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三冊目錄

總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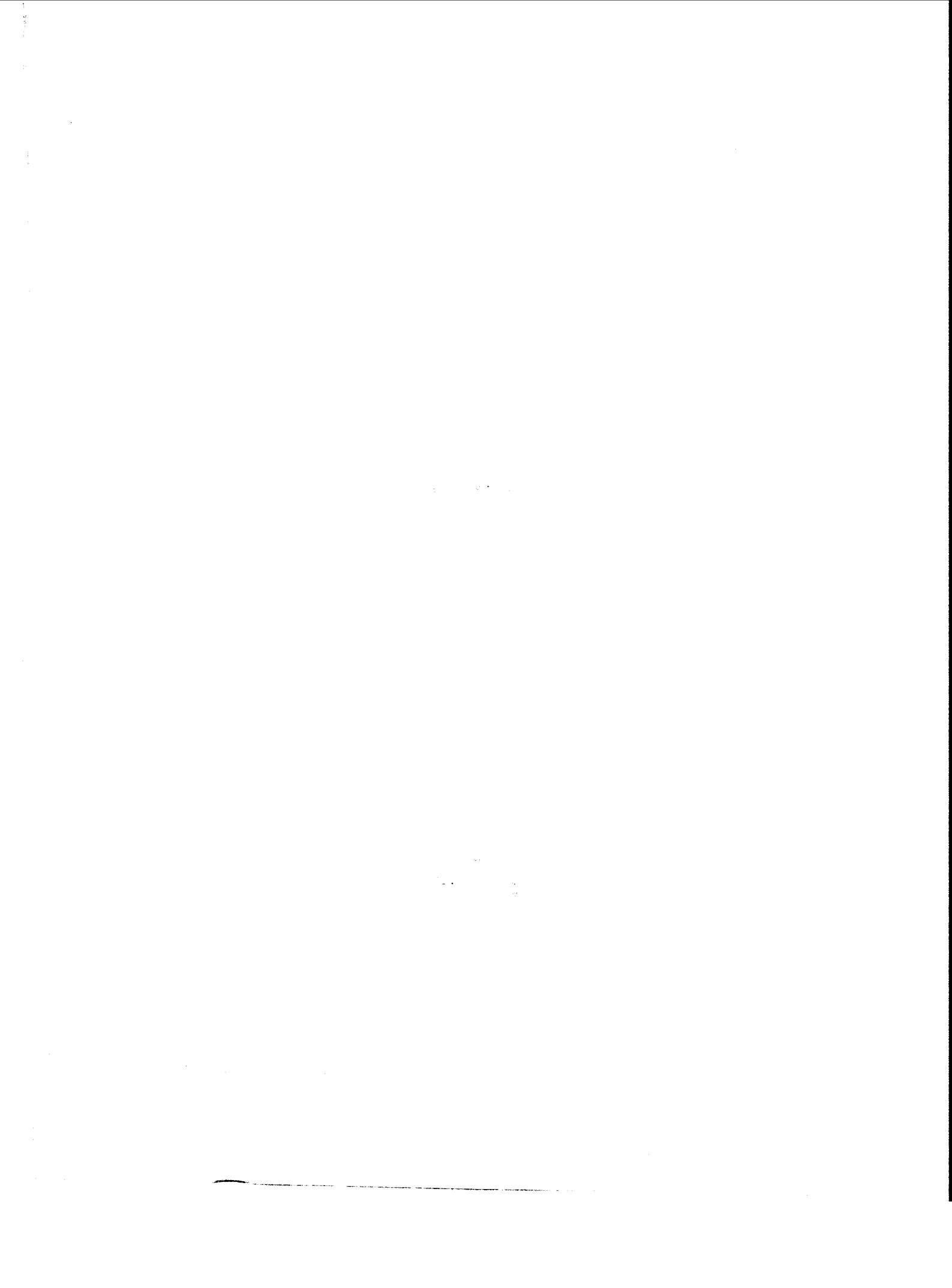
考 據

讀歐記疑五卷	清 王元啓撰	食舊堂	一
道古堂外集二十一卷	清 杭世駿撰	食舊堂	八一
禮經質疑一卷			八五
經史質疑一卷			一〇〇
石經考異二卷			一一四
史記考證七卷			一三二
晉書補傳贊一卷			二〇一
漢書蒙拾三卷			二一一
後漢書蒙拾二卷			二四一
文選課虛四卷			二五八
讀東坡志林一卷	清 尤侗著	昭代	二九七
學語雜篇一卷	清 沈思倫著	昭代	三〇七
西河棟箋一卷	清 毛奇齡著	昭代	三一三
志壑堂雜記一卷	清 唐夢賚著	昭代	三二三
梅谷偶筆一卷	清 陸烜著	昭代	三三三
偶然欲書一卷	清 方榮如著	昭代	三五五
西臺慟哭記註一卷	清 黃宗羲著	昭代	三六一
破邪論一卷	清 黃宗羲著	昭代	三六九

山公九原一卷	清	馮景著	昭代	三八一
談書錄一卷	清	汪師韓著	昭代	三八九
學海蠡測一卷	清	沈謙著	昭代	四二九
經書卮言一卷	清	范泰恒著	昭代	四四三
唐述山房日錄一卷	清	盛朝助著	昭代	四四七
思問錄一卷	清	顧道稷著	昭代	四七五
經史管窺一卷	清	蕭曇著	昭代	四八九
日貫齋塗說一卷	清	梁同書著	昭代	五二七
愚菴雜著一卷	清	朱鶴齡著	昭代	五三九
注疏瑣語一卷	清	沈淑纂	昭代	五六九
稽天錄一卷	清	柯汝鐸著	昭代	六〇五
夢蘭瑣筆一卷	清	楊復古著	昭代	六五七
寶存四卷	清	胡式鈺撰	湖海續編	七〇七

374/10

讀歐記疑



歐公著述子發等編集二百七卷曰易童子問二卷詩本義十四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凡十一種其遺逸不錄者尚數百篇則今本所載外集二十五卷詩二百四十五篇文二百有四篇共五百四十九篇是也發等所編文備而次序秩然故韓魏公爲公墓誌亦用之今世傳本五代史與唐書紀志表皆列史官故不入集詩本義歸榮集二種已失去正集外但存七種然苦編次無序其最不合人意者外集文最蕪雜兼多僞作其少年應舉之文公自謂穿窬經傳移彼僞此斥爲浮薄

讀歐記疑卷一

不足學者一皆雜然羅列乎其中今輒痛加刪汰存其什之二三以附正集之後他文則首以易童子問奏議集集古錄跋尾三種然後次之以外制內制四六雜著刊本雜著外尚有書簡十卷爲子發等編次所未及今亦附於其後通正集凡九種奏議文時有曼衍疏散之病然多深切事理之談而濮議一書扶植倫常尤有關于天性民彝之大公所以得從祀夫子廟廷者實在於此舊列四六集後今故特躋之其外制以下諸種雖亦勉爲卒業然鄙心感發甚少故評註亦略讀歐者但餘力及之可耳祇平居士王元啟

居士集上

賦

秋聲○風雨驟

秋聲即秋風風字不宜犯實恐當作凍雨爾雅暴雨謂之凍或改爲雨電

亦通

雜文

雜說一○不能自止者

韓子所謂物之鳴者大槩不出此五端有情之物或有求

或悲或樂或鳴其類無情之物大都皆時至氣作而鳴然有情之物雖曰有創而鳴要皆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不獨草木金石無情之物爲然也○余讀歐陽子雜說竊嘆君子小人各有所求各有其可樂可悲各欲自鳴其類韓子謂鳴有善否亦即干此辨之或謂君子何求吾曰求進于道求斯道之其樂與悲其自鳴其類亦然

讀歐記疑卷一

說一○足乎利慾所以辱吾身豈知厚吾身者適以速之臭腐耳可不哀

讀論片○史小官爲帝如而後唐之事當續劉昫唐

一書或比漢雖爲前後而亦無日五代者

而後至謂後二二二今按當從於理不

此承前以虛稱建興與西晉開帝年號不稱

梁僭宗天二年元便以三代之改歲以下當

唐僭宗天二年元便以三代之改歲以下當

田昇學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

故因由才口與不公然後正統之論

又據自私之心而論於非也

不知兵出於何人於鄒衍所謂怪奇故書之

非聖人之說可置而勿論專論疑與不公

正統下○後以假人而續之以假人續正統

相并兩立者不可以言正統如又不能合天下於一

雖非兩立而不能合天下於一亦不可言正統如曹

魏時孫權亦嘗稱臣五代時十國不盡稱帝亦多有

奉表納貢者然不得爲正統正統有時而絕

以其不能合天下於一也

絕此實干五德之說可置勿論詩言之昔者堯傳於

舜自此至其興也凡三十七字此等人所共知之事

不宜廣說取厭據法只當存昔者商周之興六字

初夏世衰自此至其後卒攻紂而破周衰自此至幽

十八字宜策紂不廢夏商之統此句辨暴秦不得當

其盛也亦自此至萬世之計凡三十八字於此然後見

周德之深然後二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

臨人者未移然字而字皆衍或疑上有雖字則然而

命未改何嘗字似不可少余謂左傳云周德雖衰天

必用然而字君弒而賊不討而字東晉可知焉耳簡

得爲正統承天下衰弊自此至並爭乎中國豈能干

正統乎此辨後魏不絕之何疑此言五代皆不得爲

而絕此公卓識創論可盡廢從前繆說然其實正統

論凡人之力 自此至督其不勤 蓋堯舜三代之為政

如此處即兼堯舜字 按此章發端 使天下皆知禮

義則勝之矣 孟子曰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歐公本論

實即孟韓已及之言 公為暢發其旨耳 苟但知排斥

異端而使民不踰歲而旋復 所謂撲之未滅而愈熾 徒滋

擾亂已耳 說者謂達摩以下有一片直見本性 虛

所以魁奇俊悟之士 咸宗其教 歐公言修本以勝之

是已 然僅區區於禮儀之習 其何能勝 余謂性無今

古之殊 祇為禮儀未備 使人無所遵循 性殊因而還

變耳 試問後世不及三代 謂天之降性有殊 抑國家

禮制未備乎 脩本以勝之 在禮教之脩明 說者乃以

區區小事目之 其可謂不知輕重者矣 佛能畜人

不崇尚浮屠 今即喪禮言之 始死自遷尸沐浴 喪者無

小飲大飲 成服有哭奠 上食諸儀 葬後三年中 各有當

耐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 中月而禫 三年中 各有當

盡之節 當習之儀 今一切不講 愚民無以致其情 於

是浮屠之說 得而人之日以七數 遇七則誦經禮懺

讀歐記疑卷一

以求超度 亡靈并此不為 則與無喪者無別 以為薄

於所生矣 誠使學校之官 平時誦諸生以禮 民有喪

則遣諸生 媿禮者為之 相使 愚民皆知禮教之當遵

如此 則民又何苦 舍先王之法 而反從西域浮屠之

教哉 是則脩本以勝全在明禮 以

道民不得斥為瑣節 而不務也

本論下 〇莫若為之以漸 前篇重一 漸字 就使佛為聖

人及其弊也 猶將救之 以周世宗毀佛像 以鑄錢 謂佛

詠割截 况肯惜此銅像 理至之語 使世之君子 雖見

其弊而不思 改豈又善 惑者歟 豈又當作豈皆

羽節 〇此自然之理也 先言君子小人 皆然 臣謂小人

無朋 唯君子則有之 此轉出 則天下治矣 此節撤開

無從君 竟之時 此下應舉 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 本

其子 以聖矣 此處更不宜多著語

君難上 〇莫如二君之酷也 連用莫如二字 作指點

亂之不一 各賢其臣 漢元帝答 不聞舉齊蜀之臣民

此句敘事 一句指言 其效此則 與效對舉言之

易近民 必歸之 如商鞅之刑棄 灰旌 徒木

情適足以失眾心 而欲國怨耳

君難下 〇韓子論文 首戒刑罰 前言讀歐公朋黨論

為君難上 〇莫如二君之酷也 與朋黨論 莫如紂莫如

亂之不一 各賢其臣 漢元帝答 不聞舉齊蜀之臣民

此句敘事 一句指言 其效此則 與效對舉言之

易近民 必歸之 如商鞅之刑棄 灰旌 徒木

情適足以失眾心 而欲國怨耳

君難下 〇韓子論文 首戒刑罰 前言讀歐公朋黨論

為君難上 〇莫如二君之酷也 連用莫如二字 作指點

亂之不一 各賢其臣 漢元帝答 不聞舉齊蜀之臣民

此句敘事 一句指言 其效此則 與效對舉言之

易近民 必歸之 如商鞅之刑棄 灰旌 徒木

情適足以失眾心 而欲國怨耳

君難下 〇韓子論文 首戒刑罰 前言讀歐公朋黨論

為君難上 〇莫如二君之酷也 連用莫如二字 作指點

亂之不一 各賢其臣 漢元帝答 不聞舉齊蜀之臣民

此句敘事 一句指言 其效此則 與效對舉言之

易近民 必歸之 如商鞅之刑棄 灰旌 徒木

情適足以失眾心 而欲國怨耳

君難下 〇韓子論文 首戒刑罰 前言讀歐公朋黨論

為君難上 〇莫如二君之酷也 連用莫如二字 作指點

亂之不一 各賢其臣 漢元帝答 不聞舉齊蜀之臣民

此句敘事 一句指言 其效此則 與效對舉言之

易近民 必歸之 如商鞅之刑棄 灰旌 徒木

情適足以失眾心 而欲國怨耳

君難下 〇韓子論文 首戒刑罰 前言讀歐公朋黨論

為君難上 〇莫如二君之酷也 連用莫如二字 作指點

亂之不一 各賢其臣 漢元帝答 不聞舉齊蜀之臣民

名不稱實通體只此二意反覆而所重尤在沒
其實善故說名不稱實處必兼沒其實善言之○伊

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臣謂之王也
可知隱既稱其不知所知此則不書師

春秋論下 此篇明趙盾許止之實為獄
君尤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

春秋或問○吾無所用心乎此也 也字不可少 不窮遠
之難明也 後儒讀書論古止當以孔子為法

之難明也 怪說繁興大集欲窮遠之難明耳○有物
蔽之考亦不得見也 有物蔽之則雖不盲者亦不
得見如眾說之亂經是也

泰誓論○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
明文也 學者考論古今一取信于六經足矣其他新
不惑 奇可喜之論皆亂經之邪說也惟公能卓然

縱囚論 此與怪竹辨皆非經旨當 ○刑人于死者 此下
入論類列為君難之後 五

讀歐記疑卷一
一此豈近于人情 在我則為期以君子之所難在小
人者尤者偏又能為君子之所難

意斥處論 蓋恩德入人之深云云 論事文大忌偏執
極透快 想方能曲盡事理 於茲六年矣 又就六年上著想世
此等最為可法 未有一年之德反不

如一日 所以求此名也 一語深 刺隱微 然此必無之事也 殺
之思者 所以求此名也 不立異以為高云云 結歸
而及縱其後犯者此等 本屬戲論故隨筆掃去 自此至然後可共三十一字此等

怪竹辨○由是言之 只須令讀者言外領會不宜自為
說破必須 刪去乃靈

詔册 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俯仰誠情 情當作請
太后册文亦有勉徇 誠請之語正與此同 後篇尊皇
神道碑銘

金部郎中閻公○耶之諸閻皆王後也 前云世家于
閻蓋在閻實未王以前諸閻不皆王後又此碑敘金

部三代不一語重及太原王則全部便非王後此後
字恐係族 數語訪以經術 認訪當作訪訪時真宗
字誤文 擬集本作擬○按方言凡取物而逆者謂

擬其後世 此文陳氏子弟欲別有增添公斥為不曉文
義謂此輩不向道亦終不知因與梅聖俞論

文惠陳公 義謂此輩不向道亦終不知因與梅聖俞論
之其語今○頰川公 文惠篇首不宜改稱郡望昌黎
錄附篇內 碑誌文稱謂之法始 皆開府 皆有贈字 累贈 太常

碑誌文稱謂之法始 皆開府 皆有贈字 累贈 太常
終一律不數易也 舉進士及第嘗為開封府推官以言事
丞改作遷 切直貶潮州通判歷知壽州兩浙東西路河東河北

轉運使知滑州知開封府官至戶部侍郎知鄭州景
祐四年召拜云云 自及第以下召拜以上原本詳敘
歷官至三百十有四字妄意刪定

讀歐記疑卷一
如右存四 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堯佐以散侍郎
十三字 特簡陳氏子弟嫌其於此無所發明公云此不足為
榮但問人何如爾若材堪則自肯靡亦作相若不堪

則乃是使侍近人好以庸俗臆規繩 自出米為糜
豪傑之文雖公亦不能理於眾口也 山路此二事公自謂特補行狀斷無
壽州出米及在河東河北備澤樓二州 隄以捍患而

及病民 及當每歸 下 歸當六為轉運使 集本使
字今從 以疾卒於家 卒後不書謚贈公云 多以材稱
一本 集本稱下有于時二 字今從一本刪去

文正范公○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 集本無
下六字○按公與韓魏公簡屢 追勿過河之敗蓋因
言大順實係賊地無者非是 貪賂窮追致陷賊於于
此見文正公所見之卓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字范氏

子孫私有移動歐公頗不平之蘇明允答公書云所
示范公碑文議及由公事節最為深厚近試以語人

示范公碑文議及由公事節最為深厚近試以語人

示范公碑文議及由公事節最為深厚近試以語人

示范公碑文議及由公事節最為深厚近試以語人

果無曉者又范公之葬富公為之誌公與徐無黨書
云述呂公事於范公見德量包宇宙忠義先國家於
呂公事各紀實則萬世取信非如兩仇相訟各過其
實使後世不信以為偏辭也大抵某之碑無情之語
平富之誌嫉惡之心勝後世得此二文雖論之謂其
權之亦不足怪也○按夷簡為人朱子嘗論之謂其
用事時舉措不合眾心者多晚知公議不可終拂是
以宰損故怨以為收之桑榆之計雖其慮患之意不
盡出于公然與世之遂非長惡者相去有間矣皆不
讀朱子此論然後知公作范碑其意最為深厚凡所
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謀議於上前者甚眾
非天下所以存亡皆不著文正公置義田恤宗族最
為人所難稱其他政績多可紀公但以誌于墓譜于
家藏于有司十字了之一切削
去不書可以知作文之體要矣

戶部郎中曾公接會公之葬王荆公為之○公具言其
不可事卒不行集本無事卒坐知揚州日集本無再
遷右諫議大夫惠碑以遷作贈同誤龍治鄉誌治

讀歐記疑卷一

池作而其後又晦而字晦顯常相復復集本作取其初

不見用久而益可思者如繼遷叛朝廷許還其地公
經略使節度諸將等事是也凡紀事文命意不可又請
屬處故能使敘次詳略有方否則零星雜敘便與市
肆薄券無殊

度支郎中王公○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為
盜而第殺一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為

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集本如此嫌其轉
行為盜以相殺兼其財不獲則為盜獲則引以自原
雖視集本差勝然愚意止照集本刪去不獲以下一
十二字語尤簡老蓋上有殺而不首及公行為盜等
句則不獲句為衍復又有既獲亦原及又可贖罪等
句則引以自原句又為平生不為過迫於飢寒而為
衍復莫若刪去為淨平生不為過迫於飢寒而為
之凡獲盜未不自謂迫於飢寒惟平生不為過故
特為原釋集本刪去平生五字則過盜輒縱不復

成治考諱某按質父名旭文以遺子孫生雖有止歿
也長存集本無生雖以下八字按此八字語雖稍迂
然銘詩三章章四句無此則末二句不復成
章矣

贈冀國公程公○讓其從仲父從當依前播而北遷從
遷字不讓當改作從

鎮安軍節度使程公○官階品階第一當下階以真
公太師之碑作為監佐藏庫佐當而隨即救止而
行後有與利之臣必復增之凡民稅款目雖繁必仍
增若併為一款後必別增款其舊庶使後人無可再
目以害民主計者不可不知但堅壁清野待之集本
得輒出兵謂雖一出亦不可不知堅壁清野待之集本
乎至和三年一作嘉祐元年○按是年九月始改動
元嘉祐元年三月不當便稱嘉祐動

讀歐記疑卷一

上柱國國廣平郡公當云國廣平郡公因上句
封戶云云封戶及實封註見世有其國人程氏必顯

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顯人此下
當刪去程氏必顯兩其
後世因之凡一十字

文正王公○明日有詔史館脩撰有字遷兵部郎中居
職二字有誤今當通進銀臺封駁事以上歷官不遷
特被主知累升公為人嚴重自此至監修國史為
相須用重筆提頓公為人嚴重自此至監修國史為
之不可干以私先用虛筆作提監修國史此下事
是時契丹初請盟自此至賢宰相為一二邊兵罷不
用遣世承遂欲以無事治天下上意所祖宗之法具
在公所見至今稱為賢宰相此句總公於用人此下

此句總公於用人此下

分敘此節 眾以為宜某職 集本眾上衍一而和遣使

言用人 集本召下 其語雖簡而能以理服人 其議論人

有過失 此節言其能 以病求罷 歸老卒葬 公事寡嫂

謹公下敘 與其弟旭友梯 友上集本有 輒聲為銘詩

一本無聲字 非是又此下 集本有 相所黜升 有○按

昭示後世 四字今從一本 刪去 其罪當明 二字正與

上言有賞 必當有功 有罰 必明 其罪當明 二字正與

有字相應 此言所黜 惟否所升 惟能兩惟字 蓋與所

字相應 竊謂變文 所以諭廟工 此碑唐順之評曰

於義尤長 今從集本 以諗廟工 只敘作相時事 餘

官不敘一事 愚謂用人 必以其實 語能以理服人

又務揀護人 過只此三事 至今面目 如生未更推崇

體得 觀文殿大學士晏公 公始以神童進 既以道德佐佑東

干求恩澤 而推賢進士 尤號知其 為事蹟可紀者 章

獻時能守 正不阿 作相時 能籌畫 兵食 卒臣元昊 晏

公生平 具此矣 凡讀文 先須領 其綱要 然後可以窺

作者用意 所在與其 體裁變化 之方 勿一往但為 辭

采所眩 此奉敕撰 文而於 韓范諸公 進退之由 及

小人權倖 害賢之狀 皆直書 不諱 獨見是非 毀譽

之公而 當時人主 之虛公 無我不 肯護過 飾非 索瑕

亦豈非 仁宗 之盛德 也哉 ○送至 京師 之非是 真宗 有所 諮訪

集本有 作每 今從一 本 執政者 皆罷以 公為 禮部尚書 公上 以

望其軍 整不敢 近王狀 敘繼 還追兵 相隨 屬左右 望

可以刑 落○按 王敘 此事 多至百 七十餘 言公以 百

餘言了 之意 反寬 博有 餘何也 孫樵 敘何 易于 事自

言刑垢 磨痕 卒不到 史後 以御 前忠 佐為 軍頭 謂馬

軍都頭 字絕句 或連 巡檢 邢洛 洛非 一作 步軍 馬軍

下巡檢 為句 非是 巡檢 邢洛 洛非 一作 步軍 馬軍

部 四字 今從 王狀 增 善撫 士 而 識與 不識

士下 當覆 出一 士 公為 言已 衰老 中國 多賢 士大夫

字而 係無 字之 譏 公為 言已 衰老 中國 多賢 士大夫

讀王狀 乃知 公敘 事有 法王 狀只 一顛 倒間 覺氣 懈

而語 鮮關 係○ 只衰 老二 字將 自己 撇開 下乃 極陳

中國 多賢 使外 夷有 所敬 俾 契丹 使人 覘其 軍時 契

得應 對體 王狀 却成 倒說 契丹 使人 覘其 軍時 契

求周 世宗 所取 三關 故地 當侍 上射 所無 狀稱 公待

聚兵 幽薊 為若 侵邊 者 故舊 當理 而有 恩歐 碑亦 不載 碑狀 固不 必盡 同然

故舊 事可 以不 載待 射一 節從 上文 與契 丹使 射生

照映 有情 且足 以見 公大 使士 知畏 愛 謂畏 法而

築正 史家 著意 處王 不及 也 愛 怯者 勇勇 者不 驕 愛故 勇畏 故不 驕

已 怯者 勇勇 者不 驕 愛故 勇畏 故不 驕

愛 怯者 勇勇 者不 驕 愛故 勇畏 故不 驕

愛 怯者 勇勇 者不 驕 愛故 勇畏 故不 驕

愛 怯者 勇勇 者不 驕 愛故 勇畏 故不 驕

三年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集本無居三年字○按

二次乞留應有此前此已曾乞留此是第

三字無者非是

旁句相映帶與起語 退居於漢

內殿崇班薛君篇中始終稱公標題不宜 考古所謂

賢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銘見於後世者 所謂字

所字皆可刪 其言簡而著 此句是作 又備其行事惟恐不

為人之信也此十三 然其行事終始吾亦不敢略而

誌諸墓矣今之為碣者無以加焉此二十五 則因取

其可以簡而著者則字當改作因可以字衍 按薛

者書之然此文轉折太多無事業可見自當取其簡而著

一字通剛四十三字庶不失公之本意云

連處士○應山之人至今思之首即與提明 反葬應山

讀歐記疑卷一

遂家焉此敘世 此敘捨

之而去此敘世 此敘捨

安陸蔽山之陽此敘子姓及 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

卒章應前發慨敘已表墓之由

屯田員外郎張君○今為原武人也此節次 享年五十

有九此節次其履歷 昔人譏北魏書連篇皆官爵

律以昌黎法此節自為河陽至復知陽武縣四十五

屯田員外郎以疾致仕云云中間遷著作為郎官後

於此發其凡所至有能稱 略正而文字已畢 子為西

京留守推官此下將已身 年尚少 上云他據屬多少

宜復云年少又考公至西京在天聖九年辛未張卒

公長十二歲不得云後二十年始以疾卒 此節言與

尚少此三字宜削去後二十年始以疾卒 君遊久

君雖病羸此句君其是已 之賢而不幸 君嘗謂子日

此下記其善乃遷著作為郎官 於朝贈其父云云 喪

足親從葬于原上此節嘉君之志信而有成 前讀

其親從葬于原上羸病生情使人想見其形狀卒章

竟而易足使人想見其性情哀君之賢而不幸又

嘉君之志信而有成二語收束全篇 於其葬也不及

銘八月扶柩歸葬龍岡至和二年 為葬後二

龍武將軍薛君○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

孺為後右十七字其事與 然其兄弟五人及其諸子

皆用公廕然其五人及其此 曾祖景人費氏二十六

字當明載簡肅誌中此不宜復出

讀歐記疑卷一

永春縣令歐君○皆以進士舉於鄉集本鄉下 而君獨

黜于有司君上而 君絕口不復道前事 復字衍文日

始精道之德于無濟而止矣歐集 而後世之來者之

每多此等衍字恐由繕寫者誤增而後世之來者之

河南府司錄張君凡為人作表誌於事業無可書者止

張君表皆可法也

屯田員外郎錢君碑石 昌黎外無及歐公者然律

不自撰妄欲小為改易今附昌黎外無及歐公者然律

為其說于篇內覽者詳之○試秘書省校書郎下

員外郎止在七十字直接明道二年云云 輒復起讀

此下州奉進士第一試禮部高第遂中甲科為吏

為上擬添皆有能政 潮州海陽令凡七字 其佐宜

州此四字擬改云遷在麻城麻改云監黃遂遷著作
作下擬添金堂故多盜此句擬改云知懷安軍金
佐郎二字

人爲君立生祠此下擬添一句云又遷秘書日以君

所爲最其五子以學君所爲三字甚該如前文賜

學二字與所爲並列復讀勤學意亦在其中添出以

以學二字○右鄙人所定如爲揚州廣陵令知斷州

斷水縣通判宣州等事繁從關略蓋凡人一生履歷

豈能備述專書其有事蹟可紀者而已至如海陽寧

國麻城金堂如臯則因事及之前路不用總提庶免

減去五十二字

太常博士周君○或知禮而以爲喪主於哀而已不必

合於禮者有矣此即上文所謂能哀而不知喪禮不

層此二十字當盡刪之

讀歐記疑卷一

右羽林將軍唐君○以言事切直貶春州別駕皇祐三

張堯佐除宣徽使節度使史唐介劾文彥博緣奄侍

通官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

相當弼貶春州後十有七年爲贈羽林

別駕尋改英州

胡先生授爲一節言其徒最盛次一節言其教法之備

有司至取爲太學法後十餘年一節言先生居太學

時教法白衣見天子一節總敘一生履歷爲保宰軍

推官居劾學爲國子直講居太學充天章閣侍講仍

居太學致仕歸送者皆執弟子禮無往不以師道見

尊未敘立表之由謂非此無以慰學者之

思仍歸到師道上說通體無一語泛設

瀧岡阡表○生四歲而孤公生景德四年丁未崇俾至

于成人先敘汝父爲吏次敘亡吾何恃而能自守耶

前敘太夫人守節自誓則能守意已見此句只重一

持字且如殉夫而死亦總謂之不能守下云有待於

汝便是可恃之實或疑持字失檢似以本劍汝而立

擬他適目其母者此真糠粃米之見也

于旁由禮真備陳謂之劍外集先君墓表作抱至阡表

始改修泣而志之不敢忘人訓語先公少孤力學

次敘崇太夫人姓鄭氏次敘太夫人自其家少微時

公履歷太夫人不可言少又次句即有家字不宜作此

家可言微表此句作自其子少賤時此文上句家

字亦當改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聖八

年庚午登第授祕書省校書郎又十有二年列官于

充西京留守推官時年二十四又十有二年列官于

朝始得贈封其親按公以康定元年庚辰六月自滑

子中允是公爲朝官在登第之後十年今云十二年

者考慶曆元年辛巳十一月祀南郊公攝太常博士

引終獻贈封其親又在南郊之後一年又十年修爲

其年爲慶曆壬午公年三十有六矣

龍圖閣直學士是爲皇祐元年留守南京二年庚太夫

人以疾終於官舍是爲四年壬辰三月公年四十有

六前文又十有二年指贈封其親

讀歐記疑卷一

言此此文又十年指太享年七十有二太夫人生與

夫人疾終官舍言之崇公卒時太夫人年始

崇公卒時太夫人年始入副樞密在嘉祐五年庚子

三十少崇公二十九歲十一月公年五十

遂參政事六年辛治平四年丁未三月

一明年改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是年七

知青州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是年七

猶在青州推誠保德翊戴功臣治平四年

尚書熙寧元年入上柱國治平二年加修表後一年

致仕又明年王子問七月公薨告

歸止一歲餘距立表時二歲有餘

集賢校理丁君丁君之葬王荆公遷太常丞博士

王士者由丞而轉博士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王

宗即位以屯田員外郎爲校理此云由博士編校得

校理與王誌徽真仁宗朝館閣新置編校人員

爲編校二年升校勘皆未爲正館職校勘四年升校

理始爲正館職敘事文不必逐節備書丁由博士編

也無而不下入字○明道二年即公歸政之年
懸一果可用句無謂當從別本增此八字又原本此
下有公既貴贈其食福而下三室曰太保太傅太師
某夫人凡四十一字今按三室贈官已見前文會
姚以下三世氏封今移前贈官之下使從其類此四
十一字宜并刪之

度支員外郎張公○其弟愈猶爲布衣 此事獨切張君
獨切者書之

翰林侍讀學士梅公 使人掉頭嗟謫終日而 ○其孤及
其兄之子 及當作介下文吾叔父云云蓋述其兄
叔父 嗟嗚予不及見其壯也 嗟嗚於咸平景德之際
尤爲詳焉 一篇時亦未之奇也 下文將敘公見知真
之一 一見以爲奇材 所謂一遇真宗遂 論曹瑋馬知節

才可用又論傅潛楊瓊敗績當誅 論傳上集本無論
後文有公與曹瑋得胡蘆河路一事 曹以下十字○按
應從別本增此一語方使後文不突 宰相有言不可
者故梅公不爲所喜 其後繼遷卒爲潘羅支所困
此句應前見而朝廷 轉軸 河西平一處 接軸
又言有成就 而朝廷 無事河北之兵 坐給
無事 天下無事矣 總束一句 公既見疏不用 接軸
驛馬與人奔喪而馬死 兩敘坐事之實爲國 遂請瑋
居環慶以圖出師 與前文揜映生情如衝風之欲朝
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 循節往復使人
記之 困于翼飛中垂以歛 銘亦直進 而坎 作兩
進退兩坎易所請 逼昌黎進退 而坎 作兩
來之坎坎是也

都官員外郎歐陽公○舉進士甲科 此下原本有恩南
雄州至二員外郎

三十八字當云歷官尚書都官員外郎止存 少而所
九字自餘所歷官次皆見後文不宜多贅 前既刪去歷官
與親舊 衍 公 阿吏日 此文公下當增
時爲掌書 通退而無怨言 衍
句容縣令王公○故王氏今爲開封咸平人 此句復出
歷婺州蘭溪尉陳州項城主簿 婺州蘭溪尉五字當
刪凡歷官無事業可
紀者不必備書近人讀史見他語中別有運轉之前
必備述其所歷之官則一 改華州司法 遷蘇州之
史之成其書便應充棟矣

吳江江寧之句容 縣令 遷上增一吳字改華州司
十三字皆 遂老于京師 即開封府地
應刪去

張子野 天聖九年一節敘平生之舊初在洛時一節善
筆札 參軍二十八年字今擬刪去 咸薦其能 自 河南
讀歐記疑卷一 六

稅知開州開中縣就拜 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
縣 稅上擬添一以字 刪去
孫明復先生 首一節敘得瑰璋勳人未節發明先生經
載祖父世系諱集 語精貼著肯綮尤奇 此誌不
李觀虛殷誌皆然 ○監虔州酒稅 通判陵州二十五
字今擬 不宜棄之遠方乃 復爲國
子監直講 乃下復上擬添自通 聖既歿經更戰焚本
關戰 字

蔡君山 首二節一言其能一言其廉用兩層布設作
第四節敘其政蹟第五節因天子屢下舉吏之法爲
君山深致其情通體精切無一語可移 歸他人如此
一文安得有 ○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 集本谿下
一篇同者

是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兩歸字重
擬刪去又歸迎其親五字凡敘事止孰為天銘辭從
就吾所欲書者書之不必事事踴躍後孰為天此句轉
關

黃夢升○意氣奔放意上集本 若不可禦若集本 而文章未衰也文上集本 吾不知所歸咎徒為夢升而

悲結語雖系敗筆然亦恐由傳寫之訛
今擬更其辭曰咎安所歸已矣何歸

大理寺丞狄君此篇著精神處 迺子所記穀城孔子

廟碑所謂狄君栗者也凡紀事文每篇發端處便須
田墓表及此誌可法也尋一獨切之法集中如李屯
甚多如石守道梅聖俞起法皆然而長老之民所

記纒一人而長之而 而繼之者今君也 此句而字係

乙置君其可不惜其歿乎此句乃似黃口學語何也
繼上據法當云君之歿其可不

為之深其銘曰 銘上其字衍文

薛質夫○杖而行哭至於絳州上云公葬絳州絳州字
其後公六年以卒簡肅卒景祐元年質夫 簡肅公之

世於是而絕此句棟然凡作文必就其獨切者 質夫

再娶皆無子不幸短命而疾病以死再娶無子與不
命與老而無子者異疾病再娶者與不幸短
以死與非正命者又異自古賢人君子 此節議論

某娶簡肅公之女公以景祐四年娶薛氏 庶幾以慰

其存亡者已悲夫 庶幾以慰其存者專指金城夫人
當刪去○人各有其不同乎此二字蓋繕錄者妄增法
即文字波瀾所由生也為質夫誌祇合就無後發論
如昌黎誌李千墓祇就服食一事發論即其例也 世

人自謂能文知此意者鮮矣蘇氏族譜云吾高祖
之嫡子無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為
之後集中所載墓誌如薛長孺薛良孺二人皆簡肅

兄子長孺二子曰延日通良孺一子曰遷良孺少孤
育于簡肅宜為簡肅之後否則以長孺子通為直孺
後簡肅之世可不絕金城夫人何至于老而孤公極
講于講學而亦不能為外氏延一錢之難豈非宗法
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為之後也乎○又集簡肅公
文集序簡肅蓋以弟之子仲孺為其後文集四十卷
即其所輯然後公之葬三十年始克收拾而
傳之則當質夫始卒時仲孺尚未為後也

隴城令呂君○為潭州醴陵尉廬州司理參軍寧州彭

原廣州四會縣令又為湖州司理泗州錄事參軍吉

州太和秦州隴城縣令呂君三為參軍一為彭原令
此等皆不必書又為尉不言

字亦贅以慶歷八年 下有以闕氏之喪云母闕夫
人當云闕夫人作母則似呂君之母矣

尹師魯○簡而有法言其 長於春秋言其 人亦罕能過

也言其 勇於敢為言其 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

取嫉於人實處皆空 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

能亦未必盡知之也此句更好文 昇至南陽求醫時

文正公憑几而坐云云 九卷祭文前一歲卒 子漸

守鄧五年二月師魯卒七 十年間三貶官監鄧州酒稅

略部署降知晉州為再貶自潞州貶崇信節度是為三貶 一子三歲按嘉祐四

歲為慶歷乙酉至嘉祐己亥年十五歲客其喪於南
陽不能歸此節文字從韓 葬於先塋之次公與韓
子漸同以至和元年十二月葬蓋在下葬得
日之後故書之特詳此誌前數年此作墓誌文
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之通例師魯

無知者若從其迷而求之不得也○公于編管職其
文學議論材能而獨重其忠義至致忠義處不過與
范公同貶臨終言不及私二事亦不見有極意推崇
之語故曰從其迷而求之不得也○當時有師儒借
道之論公言東方學生皆自石守道誘倡若言師儒
者所宗然以倡道相目公即未敢
輕許足知公文不立言若是

主客郎中劉君 此文不立問架自祖父世系應官行事
順敘其行事則擇其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者附書一
二千愿官之次其關一已之持守者則總為瑣屑前
行類敘于不求磨勘之後針縷井 ○舉進士此下有
然昔人所以服其作法之嚴整 ○舉進士此下有
連江尉至梓州中江縣三十八字今擬刪去 通判瀘
州不許后戚占鹽 夷亦至今不叛 此下有通判常州
井事類敘于後 夷亦至今不叛 此下有通判常州
今擬刪去止存四遷至尙書比部員外郎十字又剛
知潤州皆有能政以能九字員外郎下直接選為提
點云 荆湖北路轉運使此句自在下文誤衍于此又
云

十四字今移置後 言事者 此句直接開封
漫集亦無事之下 府判官之下 苟簡弛漫
云故態則作漫為是 於是大選轉運使 慶曆三年 他
路繩吏或過急而被按劾者多不暇 或字衍 賢否無
不當 為轉運使罷鄂州歲 蠻亦卒無事 此下接前坐
四十四字原本敘舉察當賢否及諸蠻宜鳥獸畜于
被廢起復之後既嫌倒置又先者荆湖北路轉運使
七字于舉官之前則後文以選為荆湖北路轉運使
復今滅去開封府判官下荆湖北路轉運使
下二百九十二字而於蠻卒無事下接入坐舉免官
四十四字知澧水軍後直接復為司助等語如此敘
順 皆言方今天下多事 此六字集本著作方天下多
泛論其理 事時○按本著作方天下多
集本非是 判三司度支句 院舉官不徇私請其 凡三
遷皆為知者所薦 因不求磨勘一事 君常以民為先
舊註云劉 不為勢奪不為利牽 簿以事爭于知州通

判為度支不署空名狀是不為勢奪不許大姓占
井不增市官茶是不為利牽集本勢奪利率牽作勢牽
恐非通判朱正釵者字 今官市之多疑則某縣某
鄉考原父先墓在 祥符縣魏陵鄉
右諫議大夫楊公 專就事蹟之不同乎人處著筆入首
時言事之切楊公大節已竟至其畢生履歷則于篇
未及之繼止百餘字其中敘次又極變化有法其世
系悉載銘辭韓公誌施 ○右諫議大夫楊公 後
士巧實罕慕皆如此 ○右諫議大夫楊公 後
文有臣借不幸何此處公下 其明年 是為皇
應先補諱借二字方不詫眼 其明年 是為皇
論一篇揚公所長在兵法 臣聞臣子雖死集本無臣
從別 惟陛下用臣言不必哀其死也 下有不及其私
本 宜剛否則不免 好讀兵書知古兵法 此二句一不整
有復贅之嫌 而易敗 害在 困國而難供 害在 而元昊亦解去不
元昊聞之遂解去但云已而元昊亦 公嘗為御史 追
解去若相蒙若不相蒙語極斟酌 以上敘公之大節 敘
前事因上文言事及 言事愈切 此下方次其履歷 累
之舊註果官字直貫至皆有能蹟恩謂只貫至 嘗
官 講翰林下文皆有能蹟又用嘗為二字貫下 嘗
為審刑院詳議官 方敘出身即以累官字敘及現在
敘次變化深得龍門昌黎二家秘鑰惜于 知河中府
有偽書馳 少屈而難犯其 仁心愛物至其有所能容
人多所不及也 至其二字當乙置仁心之上 祖諱
某 獨遺祖諱不可考公 又娶王氏 太原郡
君 太原上疑脫一封字封 六孫景略景
亮景讓景道景直景彥 六孫上當補二子即忱履五
字 其子忱以其喪歸于河南 二其字一又明年為皇

讀歐記疑卷一

至

讀歐記疑卷一

至

年公時以吏部其來有始集本有來其始不以銘

郎中留守南京屬於他人會祖始按楊本關西此南字當

音尼非是遂家中部惟公克大大子相叶非

徒大之將又長之此二句兩之後嗣弗迷後嗣集本

作次第則下昭穆字為贅出矣作後嗣則昭穆句正所以申說弗迷之故

供備庫副使楊君○以西鎮鎮係頭皇

三年上文已云皇祐此皇祐當作嘉祐若果

太子中舍王君○予嘗嘉尚恭而從王君遊乃為次其

世別本乃為上有予嘗以下十字與裏全而作銘以

遺之云世系遷徙履歷行

工部郎中歐公敘公清介自守處至今面○鍾氏於洪

八州自王唐江南西道轉洪江饒虔吉信撫袁八州

平王集本八州作入州恐非傳死子時敗臣于楊子

歸廣陵江西遂入于吳匡時為楊氏所敗被執

右諫議大夫張公○故晚始侍讀於中集本晚上試秘

書省校書郎此下刪去知南昌改著作佐郎此下刪

安遠縣再遷太常博士此下刪去監染院詔遷能

徒六字其雖恐當作公平居退讓未嘗肯為人先

欲敘公軍須趣辨應期雖集本作雖其

却先以此二語作引按篇中止稱杜君標

天章閣待制杜公題公字亦當作君○學通知古

今一本學上夏人違普舉兵孟香不可與夏人素孟

詔不與且能責其違普舉兵唐時悉怛謀來歸恨李

德裕不能固執前議忍使慘遺赤族之誅此真千古

比部員外郎陳君○素所知秘書丞李詡從君能知

新惜篇未竟不一語遲顧走京師以請此下宜直

今擬別加更改說見下文兄弟相持慟哭敘爭田一段

六十二字當移置篇末君以下接入前文蓋

後娶又曰王氏此下接入前文蓋銘曰銘上

字銘辭五君以下六十二字

鎮安軍節使程公○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卒之明年

十月十八日葬之禮宜銘與前議諡處合而誌於其

墓其墓一惟程氏遠有世序世族舉服勤辭學高第

此下敘公一生履歷而其行事即三司戶部判官

附書其下所謂始終之大節也三司判官部判官

使及修起居注二事同判吏部流內銓館伴契丹使

命視決河二事上與大臣皆以為小故可省公言可塞

不可塞使講者兩無分曉知益州總敘下乃以實事

公敘此一事頗欠筋節知益州總敘下乃以實事

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謀之能豫不過一二而蜀人

安之三句言其自察吏皆不能窺其所為此句總承

豫其要皆非公先戒吏為火備於無事勿白以動

眾臨時如公笑遣之如不吾自知之先制於有自號

李冰神子者此一事言治可使蜀數十年無事所謂

安公立其非禁中不得入立辯當作力辯今

當直定為其姓詩小雅樵彼桑蔭于燧爾雅

衍文刪去其姓燧姓也郭璞曰今之三隅那昂

日無釜之窳所以行窳為義姓音志又音頃公在府決

窳也按此當以行窳為義姓音志又音頃公在府決

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知開封獨先敘實事

敘益州 為三司使 專敘理財 參知政事 為參政 職
願逆相 公 至今人往往能道其語 亦先實後虛 能
誣枉凡二 至 為人往往往能道其語 亦先實後虛 能
不為繼明 屈為難 為尚書丞 獨敘其 判延州 判延州
其能得 誦祚唯幼 君臣和三 將無異志 重在此二句
大體 以坐失機會 為情 誦君臣和二句 則程公蓋亦善之
孰矣 然吾謂分弱其部 為國家杜漸 防微 此亦善然
無述 與挑釁生事者 不同 程人為立生 祠判大名 專
公無功 生事之語 究為過慮 人為立生 祠判大名 專
特推其奏 既徒鎮安 卒上書一事 累階開府 儀同
議多可喜 既徒鎮安 卒上書一事 累階開府 儀同

三司 未敘官 平生寡言笑 述性略
杜祁公 此誌第一節 述杜氏也 譜家法 第二節 述公為
自公治 吏事以下 至歲餘 致仕為第五節 敘政蹟 自
布衣至 為善惟日 不足為第六節 又敘其德行 第七
節 敘前後世系 第八節 敘卒葬 月日 又敘其德行 第七
碑其世 次官爵 譜于家 藏于有司 者皆不著 竊謂為

當代 巨公 紀述 皆當 以此 為法 祁公 誌為 公極 用意
之文 然第 四節 所敘 歷官 遷次 太繁 鄙意 慶歷 三年
由樞密 使入相 及以前 尚書 左丞 出知 兗州 二事 當錄
入第三 節告老 致仕 之前 自丞 丞出 知兗 州二事 當錄
可紀者 如第五 節所 書其 他則 盡刪 之至于 先世 官
封其詳 止可 存諸 家譜 其說 別見 三十四 卷胡宿 誌
中此二 節鄙 論根 不起 ○其 先本 於堯 之後 世其
公于九 原而 親質 之

為家有 法 敘家 性 杜氏 總結 上 公為 人 敘為 人 至其
大節 偉如 也 大節 與上 公享 年八 十 敘 歷官 而先 述
此非人 所常有 凡為 文必先 就其 異者 書之 又按 此
一節擬 改云 公慶 歷四年 由樞密 使拜 同中 書門 下
平章 事後 以尚 書左 丞出 知兗 州上 書告 老以 終 公
子少 師致 仕累 遷云 云勞 賜不 總享 年八 十以 終 公
少舉 進士 高第 此一 節敘 歷官 判流 內銓 知審 官院 流內 銓
官考 課審 官院 主京 治吏 事如 其為 人 所詞 動靜 職
朝官 考課 審官 院主 京治 吏事 如其 為人 所詞 動靜 職
下敘 錄詳 書二 事 簡而 易行 敘政 蹟先 用總 說虛
皆于 繼悉 處見 長

實訟者 皆不肯 決以待 公歸 以其 審而 自陝 以西 尤
之可 謂至 民破 產不能 足 至民 當 覈之 精而 為之 區處 計鈔
折 或東 年無 所施 必使 吏不 得 以聽 斷盜 賊為
此敘 審 官時 事 公始 視銓 事 此敘 判 在審 官
言其 善也 且本 朝故 實善 決大 事 此句 又用 虛筆
之相 而不 此則 所謂 法外 意也 及三 人者 將罷
去 感慨 處故 云 公之 罷歐 公最 公自 布衣 至為 相
此下 又總 叙 以爲 人之 所難 人之 所皆 贈太 師中
書令 兼尚 書公 叙三 代不 及妃 配封 氏此 昌黎 舊法
氏者 間有 不 母氏 獨書 妻氏 則皆 合葬 于墓 者也
非合 葬者 若 儂二 妻遺 命如 此則 亦書 他若 李素
弟為 喪主 葬其 妻主 之則 亦書 餘蓋 未有 無故 而

漫書者 母事 九弟 皆至 成然 世未 有兼 誌其 兄弟 者
如薛 公達 武杜 兼董 溪獨 孤孤 郁諸 誌皆 止因 事及
詔雖 非至 則如 公為 尹仲 宜陳 漢卿 二誌 朱生 李
事貞 耀誌 載鄭 餘慶 樊宗 師孟 簡三 人意 亦如 侯高
否則 母事 弟繁 可闕 如史 公為 四公 子列 傳兼 載
此又 昌黎 墓文 之所 本也 三子 早卒 論皆 早卒
太常 博士 尹 文貴 適肖 其人有 前一 節之 描摹 未後
至如 戒 暇輕 敵為 劉渙 論直 敘其 實事 止此 二端
殊不 肯 者筆 墨若 專在 此等 處敘 敘亦 何足 以此 傳
吾子 漸 中後 遺懷 敏一 書見 君議 論之 槩所 謂
推情 儻 或敗 後多 如其 言者 是也 只此 一節 紀事
纂言 不 公 ○與 其弟 洙師 魯 兄弟 二而 師魯 下
秦楚 間而 傳 ○與 其弟 洙師 魯 兄弟 二而 師魯 下
分剛 簡不 矜飾 能自 晦藏 與師 魯異 處 久而 莫知
說 若不 矜 飾慮 其性 不能 容常 人 剛簡 久而 益
處 承前 二項 描摹 然晦 而愈 彰不 矜飾 而人 莫及
馬 剛簡 不流 上真 恩逐 項皆 作一 抑一 揚故 筆特

讀歐記疑卷一
讀歐記疑卷一
讀歐記疑卷一
讀歐記疑卷一

讀歐記疑卷一
讀歐記疑卷一
讀歐記疑卷一
讀歐記疑卷一

讀歐記疑卷一
讀歐記疑卷一
讀歐記疑卷一
讀歐記疑卷一

讀歐記疑卷一
讀歐記疑卷一
讀歐記疑卷一
讀歐記疑卷一

讀歐記疑卷一
讀歐記疑卷一
讀歐記疑卷一
讀歐記疑卷一

讀歐記疑卷一
讀歐記疑卷一
讀歐記疑卷一
讀歐記疑卷一

讀歐記疑卷一
讀歐記疑卷一
讀歐記疑卷一
讀歐記疑卷一

讀歐記疑卷一
讀歐記疑卷一
讀歐記疑卷一
讀歐記疑卷一

天矯子與其兄弟交合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分其會

祖世系初以祖廢履思趙昊冠邊此下敘君遺懷

敵書判涇州其利不在城堡二句有不得而救者句

法不計利害三句此其所以數敗也往以上極言見利

而後動未二句進策○書凡五時提頓筆三公皆

罷去舊註韓范富公之罷歐公最感已而以疾卒續

通鑑慶曆五年二月李之才卒子漸哭之過哀感疾

卒屍以道作之才傳亦云何焯曰蓋本以時事抑塞

乃發病也至和元年距其卒其子材按子漸生材材

先生與游酢楊時謝顯道俱受業伊師魯常勞其智

川程先生之門為程門四高第弟子師魯常勞其智

於事物仍用師魯伴說亦以不長亦一作

太子中舍梅君○居者養吾體仕者養吾志陽魯捨其

父母朝夕之養以來京師雖有離憂父母之志樂也

王荆公之論又以為賢者道彌于中而釋之以藝雖

無祿位父母之心亦喜無量然而養體養志常

苦于不能兼如梅君蓋可謂享天下之全福也

湖州長史蘇君○天下怠於久安急集本作天子奮然

用三四大臣此舉天下人極快意事石守道慶歷聖

歎之誌蘇子美及此則所謂述其得奏用市故紙錢

罪以死之詳欲使後世知其有以也奏用市故紙錢

舊評奏用吾一舉網盡之矣考薛簡肅墓文幼子美

二字書法吾一舉網盡之矣考薛簡肅墓文幼子美

斥為小人而且慕其情狀使肝肺又喜行押押書

陸耀曰宋宗炳九體書內一種曰行押書以其便於

署押故謂之行押書蓋即秦時八體中之署書耳愚

按歸田錄宋時學士院申于中書用容報不書名但

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註云今俗謂草書為押字

寫此押當俗押其字從手不從犬刊本作押蓋由傳

中有半草書全草書無行書別本行故其雖短章

草書蓋不知有行押一體而誤改耳敘子美為時所重作此以

醉墨可省不能捨以去也五層描摹可云曲盡不猶

奏用錢為盜又別醒前文奏用不昭昭其永垂言豈

不也俗本不解字見其實非自盜

改作宜字非是

侍讀學士王公首敘學間次敘應官次敘為人大略次

次敘病卒時恩眷及其葬○侍臣並進講讀而公不

日葬地未敘里居世系○侍臣並進講讀而公不

在不在集本作獨病按上有方公病時一句皆先公

卒凡下有又娶某氏等句而于前妻某又娶齊氏

氏必著先卒等字皆為贅語當刪去考字誤恐

封高陽縣君齊氏二字公考朝廷當作在

文安王公賜服金紫此下有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

今擬去遷翰林學士一累字軍興而用益廣可省

張永和方用事可省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字

可及公既罷請罷三多所稱薦士為時名臣者甚眾

士字有誤必欲存此一字

則當刪去上文多稱二字

正肅吳公○俱舉進士公試禮部為第一俱舉進士兼

試禮部第一獨指公名聞天下此下有公初至久之

言試上當增一公字公名聞天下百有二字今擬改云

公自大理許事遷本寺丞知襄陽縣舉才謙兼茂明

于禮殿策入獨存三十七字知襄陽縣舉才謙兼茂明

宗室作地舉才謙兼茂為銘辭賜策句張本

境矣然後敢縱縱行遣使者存問自公罷去

謂前此罷

參政時

鎮潼軍留後李公○即以某年某月

而生長富貴間耶而字可省凡而字與句異義或

同義而又進一意者皆不可省若

而字可省凡而字與句異義或

同義而又進一意者皆不可省若

而字可省凡而字與句異義或

同義而又進一意者皆不可省若

而字可省凡而字與句異義或

同義而又進一意者皆不可省若

而字可省凡而字與句異義或

同義而又進一意者皆不可省若

而字可省凡而字與句異義或

同義而又進一意者皆不可省若

而字可省凡而字與句異義或

同義而又進一意者皆不可省若

而字可省凡而字與句異義或

同義而又進一意者皆不可省若

而字可省凡而字與句異義或

同義而又進一意者皆不可省若

而字可省凡而字與句異義或

同義而又進一意者皆不可省若

而字可省凡而字與句異義或

同義而又進一意者皆不可省若

讀歐記疑卷一終

讀歐記疑卷一

三

讀歐記疑卷二

居士集下

墓誌銘

駕部員外郎薛君○絳州正平人也

此下有贈太傅諱溫璠之曾孫殿中

丞贈太師諱化光之孫二十字今按公嘗諱尹師魯父墓後為師魯誌遂不復次其世家薦部為簡肅兄

子其祖曾二世贈官與諱見子簡補郊社齋郎有將肅誌者詳矣此二十字必宜刪去

作監至臨城縣五十三字今擬刪去獨通判漢湖滑存十一遷至尚書駕部員外郎十一字

三州抹去湖滑丙午以卒以字先娶李氏早亡後娶董氏董氏二字封范陽縣君必言但于次句封上復出董

國子博士薛君○絳州正平人也後文父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陸

讀歐記疑卷二

十四字當移著此文之下為將作監主簿此下止當

至贊善大夫二十六字宜盡刪之可哀也已此下有

祖贈太傅諱溫瑜祖贈太師諱化光十五字當刪去說見前篇又有父右班殿直以下十四字當移置前

徂徠石先生語語精切一語移用不到他人身上○徂徠魯東山而先生

非隱者也讀墓誌文入首處最宜看世俗頗怪駭其言此節活畫出徂徠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

發棺以驗此等蓋屬奇躬耕徂徠之下與章首徂葬

其五世未葬者七十棺事之僅見者乃作慶厯聖

德詩以褒貶大臣所謂遇事發憤作為文章乃詩之所斥也應前

欲以奇其所為文章為集本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

禍中傷

用心而哀其志行不符則言為妄言心不篤則志為現非徂徠虛志此一節摹寫刻切字字鱗眉畢不足當之慶厯五年是歲後二十一年是為治平魯人之欲也仍歸到魯人身上與首章相應

文安縣主簿蘇君○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寫得情景生

得褒貶法引此以比孔子之褒管仲不為文辭者五

孟子之許百里奚韓子之褒孟氏六年而所謂抑而不發應前不稟也厚故發之遲志

也愨故得之精此語確切明允治平四年治平字不宜重出

贈太子太傅胡公○漂溺居民此下有令不能救公曰

舟云云按溺字上文已見極即救也又令不能救四

字亦贊文固有舉此則彼見者專說尉能救則活不

能救可知不必顯致其抑揚蓋所重惟在下文活數

千入一句今擬改云公率公私舟救之止存七字刪

去十活數千人此下刪歲滿調廬為館閣校勘與

六字州合肥主簿九字

史四改集賢校理州通判宣三遷太常博士刑判吏

字五此節共刪二十二字出知湖州集本無出服

除刑判官七字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刑判度支局院

局院當作句院以本官知制誥刑判兼判吏部流

內銓十五字或刪余謂封還辭頭不草制此知制誥

之職雖不兼三班院亦宜如此此等遷翰林學士

不關緊要之語愈刪則愈少支蔓耳累遷尚書左司郎

判館事兼端明殿學士十四字累遷尚書左司郎

中舉兼京通進銀臺司審刑院鞏校使提判尚書禮

部判選判都省四字按韓公為楊燕奇碑文云十

者不足怪為胡公誌不應如此今姑公為人清儉謹
刪去百有二字期不失公之本意云
默內剛外和以上專次應官略見其行事之槩此下
振不動聲氣氣一作色按上有獨正相去一律難並
用新舊樂不宜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新樂不
又不可又而卒用三歲之制而字禱祠于山川本
是一意兼通陰陽五行災異之說此下專就陰陽災異
是嗣非
網陰生於子子當變法古人難之難今乙正別
本古人作在位六年密位會祖諱持景贈太傅此
古今尤非應直接祖諱微累贈太師父諱霖累贈太師兼中書
令餘改會祖妣祖妣皆追封郡太夫人集本太繁
公為范公碑謂諸於家者不賜賜推誠保德賜下當
著此等祇當存諸家諸耳
子男五人此下當云女四人蔚有嘉謀一本蔚有作
子孫九人餘可盡刪蔚名集本嘉

讀歐記疑卷二

三

謀作嘉話
皆非是
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前敘歷官世系行事分三節末
○
中天禧三年甲科就焚稿發論得尺水與波之法
○
十五字宜會祖諱某此下十五字擬改存祖諱某皆
盡刪之為縣令七字使後文世仕不顯
句有根君初監茶場前既刪去應官此句及
即已為當作知下添連州二不待自
而傳也自當宜有為之著者而字
端明殿學士蔡公○舉進士甲科此下有為漳州至校
○
切宜盡尤知其風俗今從一本增得先生周希孟此
○
勸學俗重凶事此言變公居之皆有能名初為開封
○
府及是又其治京師謂為至商財利司之職晉從事
○
為三司使

中郎克克者邕之四世孫其公以朋友重信義當
於作祖名陸羊祐之舅子

集賢院學士劉公通體一直敘下而因事曲折波瀾自
生之候書家有意波瀾態度一本自然
揆慮真有意轉絲牽之妙波瀾態度一本自然

以大理評事句中間通判以下十四字皆刪去
遷太子中允刪直集賢判尚書考功判下刪登聞鼓
字姑可以止矣此下刪至和元年九月二刪自松
亭一本自下徙知鄆州八字居月餘召還九字
公既驟屈羣臣之議公誌墓文純用史公紀傳體可
凡六百七十餘言云波瀾莫二自此至其命也夫
折貫注無所不之而絕不見有斷續之痕筆勢最為

奇因自請行而非是公為三州皆有善政因永興而
絕并及揚鄆

治公於學博因類敘治蹟而并公知制誥七年自至
○
年九月始因文八年八月召還公召一具公在
○
章而歎其淹屈其特被主知皆其語在士大夫
○
朝廷因召還而極言其在朝多建外人所不能知及侍
○
問者共知其事不聞於外廷者而人主獨知之及侍
○
英宗講讀意即從特被主知豈一翰林學士而已哉前
○
知制誥七年當以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守承與又
○
次遷翰林學士有構為謗語以怒時相者此句註明先帝所前夫人
○
先公早卒先公字贊

零陵縣令吳君○吳氏亦微不顯亦字
○
死當平陰主簿歷六縣令三字直接最後句當五代
○
時專就殺招降使及不隨日此余職也乃當
○
李煜至京二事發論

讀歐記疑卷二

四

南陽縣君謝氏詳敘來書正是述其女德或云敘○子

諾之未暇作集本無諾而世顯榮而賞者必從容以

和集本從容字作怡○按怡即和也又下文其屈已

下之耶惟以道德焉故合者尤寡○一本無此十七字

漫無者恐公仰見飛蝗而歎曰衍且其平生尤知

文字為可貴文貴達意而止不必語語

萬壽縣君徐氏○以來請銘以字事其繼母則以孝聞

則字年若干歸于施氏逮事其姑字皆可省施君

以明識敏行守正敢言達於當世其稱曰助我則夫

人之賢又從可知矣以如是之夫而稱爲助我足信

盡人皆可通用矣且上云視其所稱與我所思此句

特舉所稱下文遺思之探句補出思字與此文稱字

相應集本脫去非是

長沙縣君胡氏○生子男二人女一人男曰大年大有

女一人男四字皆當刪去下文女以某年某月某日

長壽縣太君李氏○其德備矣不可以偏書下文書其

便是不偏書此五必有以示永久而不沒者集本無

廣平郡太君張氏○楊公之夫人考後文夫人乃楊公

費筆墨莫若于此抹去夫人字直和宗族皆有法

書日後妻可省後文無擬添生子男四人承漸流運女

一人適廬陵歐陽修凡十八字享年六十以壽終此

直接鳴呼惟德與功與賢法皆宜銘自公先賢以丁百有一十八字皆刪

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凡墓飲舊文切忌準規作員依

文雖工未免太著痕跡謂此等文與其過而留

北海郡君王氏○至今而不不敢失衍

遂國公○允成之長子以下六十三字擬存官至左衛

字權厝于東法濟寺此下據昌黎法當直接嘉祐五

子男女不必備書必欲一備書此特市并貨錢記

遍舉聊于此發其凡而已遷轉妻于男女太繁不能

廣平侯○明年二月前敘兩次推恩不書年歲此當明

前文明堂南郊二句天子皆須明著年號考公年

嘉祐七年九月辛亥大饗明堂八年五月戊辰爲

平元年廣平侯蓋英宗親弟也嗣皇帝祚福南郊此明年恐是治

右監門衛將軍諸宗室墓誌度○嘉祐五年嘉祐字前

見此書葬日止當存明年二字

武當侯○謙德之躬躬字誤當

長樂郡君賈氏○祖官至失書其祖之名今當

行狀

戶部侍郎蔡公凡作行狀狀首先列曾祖以下三代

刪除○公紀事文多學史記貫串馳驟非可以常律

恣皆按次書之韓公書劉統軍碑云日事時功以著

不可誣有太史太常諸狀乃知狀體固合如此不比

誌傳可以繼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唐時維

謀宋時西夏山遇來歸恨時無持此議者致抱千古

之冤蔡公言雖不用然而兼權彼我周計前後深切

無以易之

司封員外郎許公篇首失書三君諱遜即發運使以

孝謹聞許氏世有孝德後留上江二字絕句下陰持

泗州先春亭先春亭不過遊觀休息之所却先之以都

為政知所先後至其敘次○萬有九千二百尺計長

又三分志邦人之思也註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入

夷陵縣至喜堂唐順之曰前段言風不美而太守能變

應是一格○今按仕宦得善地即從賴朱公三字生

來正見風俗轉移之有自前後照應極密唐謂不用

非也○堰井成日堰謂雷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

豈其陋俗自古然歟風俗之陋覽南北之街覽集本

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此言朱公能變其俗又治其

讀歐記疑卷二一七

休息之居皆所以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變其

改其前日之陋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先

蠻荆遂成善地為堂于廳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先

御書閣何焯曰晦翁以此為公文第一○按此文前二

說略異次言二家同處在于好大宮○則常以淡泊

室然而佛之興作易而道家獨難○則常以淡泊

無為為務則下集本有其為二字按句

畫舫齋○子至滑之三月以貧勤補外得通判滑州

因以舟名焉齋式類舟偃息其中者如偃息舟中齋

作三層豈真樂於舟居者耶則不稱非冒利與不得

已而效趨利負罪者之所為則非實幸脫于危而姑

括不知畏則非情中問發難處亦作三層翻跌

以名子齋奚日不宜尤可樂應轉首節名齋之意

王彥章畫像首節總敘大略是述案次節贊其忠義是

言之借以感慨時事是有○平生嘗謂人曰集本謂

關係之文未節乃及畫像○平生嘗謂人曰集本謂

是欲自經於帝前敬翔以縋內靴中入見未帝欲自

酌望之禮久廢祭之略者獨見於夫子豈非生民以來一人其賢過於堯舜之一驗乎至於樂舞授器之禮不備升降俯仰之儀不中乃由有司之惰非擇其非好為創論有意求勝先儒故耶

吉州學 此記正集外集兩載其敘次先後措辭繁簡悉當以此本為正外集乃其初稿耳 ○其

年十月 到滁之後公四六集中有與李吉州別紙可考

來學者常三百餘人 此節敘作學時人力材用之為勞不以爲多不以爲侈等句使實處

俱化爲雲煙否即與市肆簿券無殊 子世家於吉而濫官於朝 此數語爲後歸樂

須遲久之功 此十二字頗嫌 意以中止 集本忌作

豐樂亭 百讀不厭之文○就用武之地一語發慨首敘

平之久一見聖宋受命之真一見累朝休養之厚妙只一氣相承不作粉畫線截之界爾令讀者齒頰生

津尋味不竭後段點明豐樂包裏全篇收攝最盡結處歸到刺史職業上去更覺精神一棟遊覽小題說出如此大關係來豈 ○以望清流之關 關集本誤

復尋常文士所能 醉翁亭 ○水落而石出者 落集本 泉湧而酒香 集作泉

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 集本無而字今以

菱谿石 ○李漬爲符谿記 何焯曰李漬符谿新亭記見

字余謂引用前文不必句字全抄此節專爲考求菱谿之所由名刪去新亭二字正見剪裁自法何說

甚 詢於滁州人 日 當覆出人字 故將劉金之宅 劉

有子曰仁瞻當周世宗征淮時爲李景守壽惜其可

州歐公五代史列之死節傳與王彥章並稱 又索其

愛而反棄也 集本無 曳置幽谷 幽谷谷名即 又索其

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 公與梅聖俞書謂二石乃梅

氏之物得於白塔民朱氏蓋 遂立於 亭之南北

自劉而馮後又轉入民家

九

亭字出得無根疑亭上有脫字考公與聖俞書乃是豐樂亭在州南去治僅百步菱谿在州東五里又云山下一徑穿入竹篠蒙密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幽谷亦與豐樂亭相近前記所謂下則幽谷中有清泉是也據此則此文即豐樂亭前後所立之石記文刻置亭中覽者自知故不署其名至於選入集中宜干亭上添豐樂二字否則標題當云豐樂亭新移菱谿石記眉目方清或疑南北二字爲誤余謂所得大略之南北二字不誤 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公守廣

物一不秘之已而公之職人又恐爲好事者所奪二語足盡此文作意然未段垂戒處即從前段石即劉氏之

許氏南園 ○作某亭某堂於其間 先點 爲江湖荆淮

淮兩湖荆湖按江與淮連荆州不與淮連此文 如

諸掌 集本掌上有 惟簡與易然後其力不勞而有餘

行之骨髓 子特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 政

乃一篇之樞紐也 而 必親調 湯藥必親調 所疾

如可理 集本疾作 著於三世矣 弟之子是爲三世望

其竹樹登其臺榭 舊評得此轉方 由一鄉而推之無

遠邇 先用 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愈篤 又進一層

貢州東園 及請記緣由意尤蒼蒼遠結語是文章占地步

法 ○閱其後以爲射資之圖 望字簡字皆字法也 此

日之蒼烟白露而荆棘也 專於此等指點處見靈致

矣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 引入所以請記 東南

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歎之聲然後休其餘閑 議論極

正大如

此結東乃得大體公赴晏元獻會賦詩云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蓋設蓋于西師尚未解嚴是記觀之知公非漫以言語悅人者也

浮槎山水○或曰浮槎山二字非是自有前世論水者

皆弗道入他人手此下便接李侯得水遺子一事矣

遠迫切入題如此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又新故工部

乃有布置曲折人爲八關十六子之首長慶中逐裴

度貶李紳又新皆有力焉昌黎有遺瘡鬼一詩爲是

人作較其水味龍池不及浮槎遠甚龍池二字當有飲其

水前云浮槎龍池皆在廬州則此所云飲槎蓋羽所謂

乳泉漫流者也文最密緻而山林之士作惟其兼

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措語極凡物不能自見云云東

萊評文動云說出骨髓此數語即骨髓所在也

有美堂蓋取賈詩之首章而名之賜詩首○惟金陵錢

塘借金陵作陪客不棟柱住錢皆僭竊於亂世亂作

混忍金陵以後服見誅撤去獨錢塘本題入可謂盛矣

非所謂兼有有得于此者必有遺于彼又分出一層等

愛一寓目而盡得之所謂盡得蓋錢塘兼有天下之

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二語收攝無遺可

相州畫錦堂○惟大丞相王丞相上加大字不知是何

人非公親筆今當衛國公按韓琦本傳英宗嗣位以

定爲衍字刪去衛國公琦爲仁宗山陵使加門下

侍郎進封衛國公及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

英宗初即位時尙未改封故稱衛國近人但知

琦封魏國反疑此文衛國爲誤故爲備著其始末如

此世有合德閣百詩日衛國父國華官右諫可謂社

稷之臣矣自臨大事以下六尚書吏部侍郎考公本

部侍郎爲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此云吏部恐誤

仁宗御飛白○余將赴亳時年六十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

學之館此言一介之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此

朝廷一時山輝如虹作而

峴山亭史光祿求記不欲借碑石留名公特以名所由

當爲三復而感歎也然自來評家從未有能領略其

意者○已者致名之具至于山也亭也記也皆其附

已以傳已必不能附此以傳也文之大意如此○用

汲汲於後世之名又如茲山待己名著及石有時而

而磨滅皆極其用意之句而評者曹然無覺也

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篇眼目所在至

千流風餘韻流風諸本作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

世之名余或作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人所

自立己字須著眼鄙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稱則碑

石亦終歸泯滅公跋王政碑謂及其由後世慕其名

而思其人者多也應前名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

久遠此是史皆不復道也將自來修亭作記之人一

非是序

章望之字○如漢之大將軍按大將軍恐當作汲長孺

直諫難惑以非與伍被計欲刺殺大將

軍則大將尚非姦臣賊子所畏也

釋秘演詩集○欲從而求之不可得他人安得

吾亡友石曼卿所謂智謀雄偉庶幾狎而得之布衣

宜也

此言儒

學往

然後儒者有以焉

此言文

正儒者

所不暇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

一篇關鍵轉捩處

莫能雜也

次及韻總一書之精

宜其學必至焉耳

自鑒幸通於易以下至此言筆亦

有獨行之節就專字一面著筆亦

欲傳於其徒也

儒者文字

韻總鑒幸浮屠等字作服條理井然尤盡

心者韻總一語正言其專俗本誤以此句為繳足上

文韻總之語遂改次句世字

作幸以為下節之眼非是

送楊真

評者謂此文當肩遇昌黎而

上之余謂此直

無稽之妄語耳即以韓集送王合序較此其命

意略同而韓之神施鬼設間見

層出豈歐公所能步其後武哉

動人心深必非是

送會萃

首節惜其不中次節壯其志而冀

其後此所獲之多末節自賀得人

能求生

集本作子豈敢求生按

豈敢不如豈能之穩

讀歐記疑卷二

五

送田畫秀才宰親萬州

首節從萬州落想次及田氏將

功次及田畫秀才次及宰親萬

州道過陵夷之事末仍歸到萬州作結文止循

題敘次而筆精超曠讀之使人興懷古之思

日乃去

集本無留

一自鳳州以入

此係陸

以取忠萬以西

此係水

路是主

謝氏詩

先敘景山能詩次乃歸功子母教次

及女弟希孟之詩末言作序之意

○遂以知

名於人者

名於人者

知名集

作名知

送張唐民

○豈必生知之賢

此一節言三代盛時雖

則

凡所謂賢者

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

歐文往往多

十六字宜開去接下

亦其勢然也

善人尤少

句方緊

此言三代以後

難

且觀此所謂天人之理在於周易

知而不足怪

此節咏嘆上文推

豈終窮也哉

終集本

作必非

是安知其不艱而後通也哉

卒章易之以卒業不窮

達不足動心兼可決其

後日必

不終窮

梅聖俞詩

○自放於山顛水涯外見蟲魚草木

外上一

字

連上為句余謂上有巖涯二字不宜復出外字此句

外字下與內字為對又不宜連上為句有非是

於詩尤多

善註謂歐公亦祇許聖俞善詩余謂歐公

簡古純粹為其妻誌又云可不惜哉前一節稱其詩

他文章皆可喜善註非是

可不惜哉此一節數其不

輒序而藏之序文至此已畢後數行乃重編聖俞

柳公自以前後錯出之故強合為一

以省

其後十五

重復

就文而論當分作兩篇為是

年一句云余舊為此序五字

祕書丞宋君

○猶以是為相戒懼

為字

此蓋出於天

性於集本作其今按上下句

學而止高而愈下子

各有其字此句只當作於

讀歐記疑卷二

其

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

可知其將無所

不至焉

無黨

○則又有能有不能

無論窮通貴賤此身

不獲施於事則必得時得位而後能之然亦有德備

於身施於世而不以文著者則所謂人各有能有不能

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

華相於者

盡誦此言

氏文集

○欲奪眾人之所信

信一作

好非是有與余同於今

世者矣

集本無矣

知所待者必有時而獲

謂

者必有時而稱

備

外制集

○別材不肖以進賢能

材與裁同謂汰去也杜

義或以材與不肖並稱則

百得一二

而非是

下句賢能二字為複出矣

百得一二

而非是

得直入

而非是

得直入

十 始滿 徠音豹連日併直謂之

內制集 外制知制誥者為之內制翰林學士為之外制

故云拘 主詰命故云王者之訓在焉內制皆應用之文

帝王世次圖 ○慎所傳不以 世也 傳下恐有不字至

有博學好奇之士 此句說 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

無所擇而 惟恐遺之也 當云於是盡集諸說惟恐遺

遺皆就盛傳之異說言之論與擇則係作史者獨見

刪去未句而也 二字移置惟恐遺之四字於諸說之

下如此方為有 其不量力而務勝 孔子豈可勝之人

人哉此句斷 何其繆哉 史記所載帝王世次之舛如

盡史遷之夫 何其繆哉 三代世表禹至桀十七世湯

至紂二十九世共四十六世而大費佐禹治水惡來

助紂為虐秦本紀大費至惡來首尾才十二世世數

相懸乃至若是之遠余 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為君

于秦本紀中亦嘗辨之 讀歐記疑卷二 七

子者 後世學者專求其所不必知與夫不知不害為

譏也 讀歐記疑卷二 七 子者君子者此韓公書公安圍池詩後所以有倚推

仲氏文集 ○豈非知命之君子歟 此句結上 必將伸於

後世而不掩也 此句起下 行 狀墓誌集序

續思穎詩 ○時年四十有四 思穎 時年五十有二 此言

於強健 又復一紀矣 此言未償于 未賜允俞 此言請

卒莫償 免并得蔡 先是以公判太原府三辭不 茲又

其夙願 受徒知蔡州太原屬并州 莫大之幸焉 此言蒙恩從蔡庶 十有七篇以附之 始

續思 幸不譏其踐言之晚也 通篇 收盡

江鄰幾文集 ○困阨流離以死 此指 志不獲伸而歿 此

聖 俞 蓋發於有感而云然 結語可謂無聊然則是文雖

註解縱有深微之意姑以俟諸後世子雲可耳必欲

急急自明最為淺陋如此文結語乃係西子之輩以

勿效之孫雅為有言儲思必深 薛簡肅公文集 ○而常患於難兼也 也字 故其常視文

章為末事 其字 而往往流散於人間 而字

傳 六一居士 ○一日天子憫然哀之 此傳與續思穎詩序

三年九月七日時尚未賜骸骨一日 字特預言之故曰此吾之所以志也

上書 通進司 ○宣德郎守太子中允云云 考公年譜景祐元

耶此書即是年所上但譜云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

史充館閣校勘此云守太子中允豈是年七月後編

定館閣書著為總目 竊為三策 即後文中上中下三策

公又進秩中允乎 竊為三策 是也集本三作二非

讀歐記疑卷二 六 是始賊萌亂之初 始集本作使按下有使其

物不能加多 在于通 改法推貨 內並同今皆改正關

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 在于盡地 其一曰通漕運

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上已說明三術復云其一其

二其三則複疊取厥矣當云所謂通漕運者何也乃

得申釋上文之體下 則 則 自古用兵往來之徑

也 則下當增南陽者 為十五六鋪 俗本作 以備有事

之用 事集本 屯集本 與免其役 與當

難得也 此下別本向有四十四字言為法以因私牛

然為今議者 為今當 茶自變法以來 向時商人入粟

之自此茶利悉歸商人故言利者語以見縉入中

賈 則悉由官賣意在奪商之利所謂變法殆指官自

茶屢言三說之法為便 先是真宗景德中募民入粟

于邊給券以茶償償之仁宗

天聖初益以東南縉錢及香藥犀齒誦之三說實元
康定間又增以鹽利為四說此書景祐初所上時
未給監故解池之鹽積若山阜康定初商人入粟塞
止云三說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下者今趨江淮受茶
鹽之給此時鹽尚官賣又有價高貨壅不是惜
行故至積如山阜公請暫下其價以招商是惜
壞也前有所在積朽後又有積為朽取少而致多之
術也此下別本又有以術制商之一法凡二百三十
八字集本無之○前慮民有牛得自耕則牛不
足而官市者不多故欲為法以困私牛之客然使牛
盡為官市則官地日闢民田又日荒矣民田荒亦非
國家之利也此慮大商積貨多變法後不肯勉趨薄
利而來因欲盡括商貨官為賣之使其貨盡而後變
法則雖利薄而亦來尤為利擾民若果行此則舉
天下如沸魚不待照室間安石當國民早喪其樂生
之心矣意公定居士集時有鑒于安石變法之
殃民特為削此二條別本仍載于篇殆非公意

讀歐記疑卷二

九

不知知力行之果斷者也如當作知諸本並誤何謂三大弊集
三下脫以聖明之姿超越二帝以字疑衍願聽陛下
大字集本無聽官吏咸相謂咸集本備禮行下路
之所為字非是官吏咸相謂咸集本備禮行下路
與庶被指揮備禮當作備不善用者考前後文此
有兵非常之効報國又何患於無將哉集本無又何
字能困國力集本困下況未若今日七八十萬未若
字皆賊氣方盛集本氣下有密詔四路之帥協議而
行之集本無密字四路之帥協議而密詔四路之帥協議而
精切今定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用盡仁廟而
差遣不行五字似事勢如此矣去乃老

書

答范龍圖辭辟命舊評謂歐公不欲為范公幕府書記
可同進不可乃公托辭以對不知自已立處恩謂同退
同心協力可以有利國家雖同進亦復何妨願當此
邊際多事之時別無委重獨以書記一事為獨知其
公也淺矣公所為以親為辭也書中語語托託不知
己身只是謙辭無才此其用意深厚處○唐人書牘
每恨聲色太露一語不相知意深厚處○唐人書牘
乃爾蘊藉不但文字好亦見涵養冲粹之大焉公文
重之士不輕炫鬻終不為范公所知句句自立身分
却又得忠告善道之方讀之使人感悚○公嘗言士
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
愈難又言余之仕于進不為喜于退不為懼者蓋其
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公為諫議知貢舉歷知州
郡入登兩府無往不有以自見特未嘗為將耳然當
時以韓范富歐並稱則韓范諸公之業公亦實所優
即思傾盡以逞其才也士之好言乘時者一遇知己
耳豈所語於難合自重之士挾持甚大者乎吾于是
書見公之自信也篤自守也固使之當大任蓋無所

讀歐記疑卷二

十

往而不可所謂其志先○動止萬福別本此下得託
定而所學者宜然也○動止萬福別本此下得託
附以成其名哉此節泛就士之中夜三起此節說入
上兩層頓跌皆言必宜應召之不幸修無所能請其
意此下纔說所以辭召之故不修無所能請其
知也妙在自說無能若夫參決軍謀重蓋在乎此經
畫財利料敵制勝皆軍謀也上一軍書奏記一未事
爾區區四六文辭何關重大此一端也此一節是客
婉及之乃見為范公謀至悉不一味獨行已意而已
其精神團結處却在未後二節○此下別本尚有已
十六字既與本意相離語亦知之不盡士不為用命
稍涉漫行集本刪去為佳願用之何如爾兩層
之意業已和盤托出范公讀此願用之何如爾兩層
必為動容評者願反味也願用之何如爾兩層
反覆意尤婉摯此就現業收擇者言之下更宜少思
推到未經收擇之士○此下別本尚有八字宜少思
焉草莽之士言之談及自身仍用謙筆恨無他才以

當長者之用主意在此奈何評非敢效庸人苟且樂

安佚也此下別本尚幸察別本有焉字○此文公手

三字備載集本小註讀者將初本對校乃知刪本洗

練精純語語切要無一遺漫之辭恨他文不能備篇

如此精制耳學如者宜細參之

答李謂○苟不自滿而中止庶幾終身而有成二語為

之甚至然只借身言固欲常樂與學者論議往來

此固字當作故固樂為吾子辨也此固字言即今本

先已不疑蓋是追論從前意如此但為吾子

故無可辨

答李謂第二○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

創論實皆人事之切於世者說透六未嘗有問性者

格論也一部論語實未有問及此者子貢稱夫子及於性者

之言性不可得而聞則其自言亦少矣

讀歐記疑卷二

一言而已指相近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說到學

能達行之而不能至則誠無暇及乎此矣好為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

而不究者說盡近世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為急而

不窮性以為言指出學人切要當求故子以為其言

不過不遇字絕句集本為下有推

與樂秀才此書與柳子答杜温夫一律但歐公措辭微

捉摸率意妄評則亦良可憫矣歐公告樂秀才以

順時猶柳子特舉助辭律令為杜温夫告也前此屢

書不答蓋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論耳不然而何至索觀

其文字而吝不一與若是哉評者或以為恐誤秀才

問業之意或又悲公少時立脚不定至近時評者更

極言宋世順時之可以至于兩漢獨今世為不可惜

樊借韓公答曰壁山人書亦然但韓此似有所過聽

公入首處太酸歐則一味委蛇温雅是直齊肩於兩

也拒之之意移此儼彼舊評四字盡

漢之士也為文應舉本須原時況今時所為亦已大

抑其妄心使之去不敢出其所以為者為此也且未能

何遠矣求古業歐公答書語語温潤而峻厲之色辱

自形言外所以拒之者深矣集本出作留談也辱

書既多且切不敢不答幸察歐公雖與之書其實拒

終之曰幸察欲其知所止也

答吳充○又非待假譽而為重借力而後進者也集本

修又無借以摸言語而宏博不及孟荀之雄者道未

足而強言者也孟荀之雄蓋由集義所生故為道勝

故知其道未足而強言集本無而宏故愈勤而愈不

以下十字但存一此字未見明曉

讀歐記疑卷二

至集本故下有愈力二字

上杜中丞○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以上二節皆為石

舉勤以此辭焉可也此節言中丞中丞之舉動也

無以取信於天子故曰可惜願無易介而他取也此

并計及斥介之後將舉何人意思更為周匝

與會聲○始封得姓亦或不真氏族不明句提綱世次

考於史記皆不合此節言世疑亦非四世此可意度

者以諸侯年表推之下乃考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

者可疑一至平帝時候幾四傳者可疑都卿先已別封

宗室可疑三姓名不見年表可疑難詳如此總結上文

徒世次今所謂節氏者是也此節言得姓不真

答宋成宋公於舊註疎繆處悉加刊補自謂此書一出

語斟酌合吐不肯極口讀之使人謦氣俱平真有從者之言也○讀經必求其意尤貴平心易氣求之勿有意爭勝前人庶能得其一二于十百之中宋公補註周易想必翻駁舊註太多公書故有隱諷曰無所不欲正之則未免于過躁曰所書已多則其所失亦復不少病在有意求勝前人而弗虛心以求其意也

○及補註周易甚善蓋其中多駁自非孔子復出無

以得其真也此二句先已微露其意傳者之為學博

矣不抹舊註先贊其學之以求千歲失傳之繆次述

勤是眞所謂勞而少功者哉此數句順其然而轉

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舊註亦有得處百取其千心

求是不必卓如日月之明後使極其虛心猶未可以

俟聖人之復生也傳取而精擇之庶無大繆必欲

可已乎不經說刊正之功不可以一己妄立主張只

公下語說刊正之功不容已所謂各極其所見也此

區而不能忘也感其用心之勤

策問

問進士策三首之二以繁簡淺深三代之盛時之字何

其繁也簡而眾務繁何其忽而簡也今則大體繁欲

民望之被其教其可得乎三代時施於民者禮樂深

深生民未厚者以此也而各推其要適繁簡之宜盡

淺深之術此下策

祭文

脩城祈晴祭五龍○吏勤於城已成而壞集本城作職

壞作圯今按

職不可以言成當作城圯字叶上駮字亦不如敗字

之自然下篇祭城隍文亦云城功既成雨又壞之

早則來告否當且待得告論體

祈晴祭城隍○自繫神民民當

祭尹師魯○而其窮而至此今而集本舉世皆免而語

言未嘗以自反初董士廉以水浴事訟師魯御史劉

對榻語幾月無一語及提甫問之師魯曰提與味本

無他怨其希執政意欲害味提蓋不能自立耳甫服

其識握手為訣隱几待終別范希文守南陽馳書與

量朱炎往開諭之笑曰殊死矣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

遂隱几卒急使人報范范至忽舉頭曰早與君別何

用復來以手拱揖而逝祭文舉世

皆免握手為訣等句皆實事也

祭程相公○益悲傷非是惜也雖老惜當

祭資政范公荆公作字字精工然即事鋪陳語無餘蘊

公能窮極小人如賢之所感慨乃在人材

消長世運升降之關故進然無際李漢稱韓退之洞

視萬古惻惻當世公文庶可踵武蓋即尋常哀祭之

文中所流露者豈所能誰為黨論是不仁哉此節

尹師魯蘇子美流隕涕蓋以黨論斥

逐善人公一生最傷心處故憤痛獨深

祭杜祁公○進不知富貴之為樂退不忘天下以為心

教祁公盛德二語盡之他人難干

萬言不能及此二語之得其要也

祭吳尚書祭文體例大都先敘死者之行後述一己之

哀痛之餘不妨率意長號要必有數行整處整處未

有不協韻成文者如此文首章雖用散行至末幅仍

於句斷處用韻不專恃一也字諧聲韓

公祭女孀文亦於末幅用韻即其例也

祭梅聖俞○余存無幾當作餘皆莫余先韻未詳

祭皇妣太夫人○嘉祐之元殆今殆當

祭宋侍中劈分天子學者有司脩等

為四目文最樸老而勁

祭劉給事○念以以富身而莫贖作百

祭蔡端明○而愛子長而賢者上句已有而字此句轉旋之力在下文遞又二

字不宜又用而字作轉句首而字當刪

外集

頌

會聖官○甚盛德也

先敘作官起案

可謂至孝

此節泛言守成之孝

警咳

思親之義

此節始及作官之事

豈難於動民而遲其來耶

來集本誤

遲與序文遲

此疑字按頌辭卒章孝既克成而來胡亦

堯舜之事也

此節諷之以獻闕下末及作頌之意

章

州名急就章○以示兒女曹

文字

遂貝瑞備會

貝瑞集本誤作

具

論

讀歐記疑卷三

本論此即公所刪本論上篇後人不忍遺棄附之外○

集然其文累經傳寫多有脫繆今為校正如左

其為治者有先後

者字

以其

惟本末一善字

以理

數均天下

理當

後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

按下有用心益勞常恐禍敗及之等語則欲安且治

之意自在下文先著此語為衍說法宜刪去為淨

輒以至焉者何也

何也字上文已見不

不知先後兩

節兵節字

於

於當作已諸本亦宜刪去

均財而節兵

有誤恐當

仍前作節天下不實者何也

此何也字上文

以兵之

節兵節字

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

以兵以字衍術

此不尚

於

名之弊者

者字

官三吏部常積者

官字

十年矣

於下脫

然誰憚而久不為乎

此論發端處言

者當審其先後施之故以本論名篇短其大指則以

畜財練兵立制任賢厲名五者為治之本而前敘

三王知所先後處語多屢雜不與本義相闕後敘五代之亂文亦過於直漫至說及本朝但與五代相較鋪張時勢可為而深訝其不為究之如何立制如何任賢如何厲名之實不見一確切指陳之語竊謂此文縱意疎散紀律頗欠精嚴蓋公少作刪去為是評者乃云歐公異日相業具見於此未免過譽○鄙意自此文及正統論

七篇宜並刪之

統論七首 此七論公後刪為上下二篇載正集第十

其唾餘補相耳況正集所載於漢之曹魏及宋篇此

後之五代悉絕之於正統而此論前五篇必欲爭曹

魏五代皆為正統獨斥南北諸朝為中絕則與公刪

定之意大戾矣又其第二篇曰始雖不得其正卒能

合天下於一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矣而後

二篇又謂正統之名必擇人而加不可以苟加第二

篇以魏晉接堯舜以來之統五代接隋開皇九年以

後之統第七篇復曰晉隋盜也或者以為正統茲非

誤歟是就七篇論之亦復前後自為乖戾又七篇

中文字訛舛甚多後二篇至有不可以句讀者文至

不可句讀存之何

為悉為刪去可也

讀歐記疑卷三

原弊○知財賦財用之為急 財用集本作移用蓋因下

不言而易知 文上下相移用句致誤

去六字 中民之士 當補 賦官祿蓋所謂三分一歲之物者事指人官

食當作賦 請田賦歲獲之數故民食常留十分之九

若民食亦止用三分之一則入 上者 在字與上句

美收爲兵則一歲之糧固即凶歲所當給也所實費者預備半歲之糧耳而又量其被災輕重戶口多寡而被災之民皆可使安土復業而無他患矣

兵儲 塞垣 代會參答弟子書 此三篇皆非公

經旨 此卷自石鵠論以下十三篇並宜刪去其

易或問 此篇論議卦象辭之義出公獨見可笑也

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義員而語備此文直云人事而已天不與焉則似絕天於人非君子畏天之意矣

疑公門弟子竊公餘論爲之不盡出公手筆或雖出公親筆而其精義已採入五代史則此文輕率害理之言自宜刪去又其中字句詆

謬甚多今輒意爲核正如後 ○雖善卦亦費不免嘗字 知此然後知易矣 首言卦交辭義之不同卦多

衍 明父辭怪而居之者自願逆者有下當兼以爲中人以

下而設也 前言卦義爲中人以上設 論卦多言吉言

讀歐記疑卷三

行 由此也 此節申言卦多而變動之不可常者也而

當著變動之而爲之萬事之占也 爲下衍一之字

而明父辭怪 天不與也 此句在諸否泰在諸謙 兩在

可 疑 又曰 有或字 不云乎 下字衍文 謙之象曰 論謙

義實公窮經 人事修則不廢天地鬼神之道者 則字

獨得之見 改作而 是講師之傳 何謂子曰者 講師之言也 凡學

之不通者惑此者也 憂患之道徒沒溺於象數之學

者是自求不 通而已矣

詩解統序 序上加一統字 俚鄙不典甚矣 此下九篇原

托其措辭 乖戾雖半由傳寫之訛 然通此九首觀之

語多鄙拙 于詩義又無所發明 第六篇未更撰編文

中子語爲已 語尤足以斷 其非公之作 宜盡刪之

碑銘

衛尉卿祁公神道碑 此文辭句嫩拙疑非公作 中多疑句則由傳寫之訛 ○太原

晉公盛於春秋之際 公字誤據法當云太原 晉都晉盛於春秋之際 後幾歲

當是後 實景祐四年 據後文以天聖八年葬 其賢爲

公之配 此句有誤今當 無一人之跡 似可省 授學

校 本當從一 子即隨酒具以往 疑衍不願資產之有

無者 者字 夫享子養人之常 疑有脫謬 得爲賢也 此

又有後之父者 宜所思 當作此 誤字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 此文大勝前篇 衛尉卿碑公娶于

作無疑然其中亦頗有可 疑之句今輒意爲校正 ○九代 據後文當 而猶爲

宏農人 下云承休始分籍錢唐則自堪以上 國除

讀歐記疑卷三

隨其皇祖 隨上當有 賦一時文士爭相傳誦不及

不及字 拙當云一時 文士爭相傳誦其賦 不妄自爲進取 衍 學乎聖人

由是 以至此 由是二 而奮自獻於天子矣 衍 稱相

習 三字恐誤 今當 定爲衍文 減去 然後以謂用二人皆不無意矣 皆

二字有誤 或減去 皆 於州封號略縣男 於州二 然楊

字改不作非較穩 氏之後獨在 句首然 又以名顯於唐 句上及唐字此

省 至于今 然楊氏之後獨在 及府君又大顯 復出七

及字 自有誌 此三字 當減去 世惟厥人 此四字 未安

職方郎中歐陽公墓誌 此誌的係公作 當附正集之後 ○祖諱某贈某

官皇妣李氏贈某縣君 後有皇祖武昌令諱彬及公

十四字 亦以從公 疑有誤 此句未詳

都官王公墓誌此下讀文人首皆係公作且少誤字

內殿崇班薛君公墓誌按誌銘悉稱爲公篇題不

長安縣太君墓誌○夫人歸楊公楊公不宜

司農少卿張公墓誌○願改自爲善自當

司錄張君墓誌○尹洙書按居士集張堯夫墓表云師

語飾身臨事云云則此誌實師魯作刊本夫何能使

人之若此也夫下當

先君墓表公葬母夫人在皇祐五年癸巳時年四十七

瀧岡阡表此文太夫人初葬時作故叙皇祐以前事一與阡表無殊唯自其子少賤時子字阡表今本

誤刊作家幸賴此而膏告之日而適然耳此

字亦

讀歐記疑卷三

五

胥氏夫人墓誌銘此文雖云藏于墓其實是哀辭與後

哀辭

并序

河南使院記○百倍他邑邑當

淨垢院記○復興之集本之下有

榮鄉亭記○然其特不喜秀才儒者其三字衍韻意然其

尤字知短長以讓之爲己病也須改一三字止羅

爲穩知短長以讓之爲己病也須改一三字止羅

中以法羅中二字可疑又若吏之所爲若當君行達改作爾

而上官衍

明因大師塔記○率千百年不輒發千字誤當作

叢翠亭記○傾崖怪壑領集本

非非堂記○錙銖不失錙銖係錙闕戶於其南此戶字恐

遊大寺院記○他日語且道語且道之四字有誤

改道之爲固共索舊句固當以致固一時之勝致

朱秀才東園亭記○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雖豐年三

民給昔之抱者於生七閏矣計公爲童子時

戲其家蓋在豈能忘情於隨上句已有隨字

祥符八年前說樊侯宜有遺靈處作三層提振中

樊侯廟災記發難處亦作三層披刺未段說出正意用

反掉侯怒而爲之也先立案下乃有功德於民則

祀之者歟此就樊廟而食之宜矣縣著筆有遺靈矣

此又摘其生時然當盜之刺又腹中解俗惑不

能以一躬耶一層駭其耳目耶二層得以濫用之耶三層

駭難蓋聞陰陽之氣正論侯之威靈暴矣哉作結筆

力健徒非

伐樹記○凡其根底之廣可六七尺廣字其下之地最

壤壤即地也既而悟且歎曰怪耶知此悟字

即怪字因指而語客誤作持蓋有利之者在死世之

林者宜以有生之具利天下視其處之而已善處則

死善處則生謂生有惠利以及人也不才而善處故

生不善處則死謂生既不才而且以戕乎物也

修然其言而記之未後客對一段乃君子反身修德

禍福皆其自取也

養魚記○未嘗植物植下當童子養之乎其中

上當添 嗟乎其童子無乃歸昏而無識矣乎其字疑

乙置重感之而作養魚記勝處全在一結韓公詠李

子之下杜詩云剪翎送籠中使看

百鳥翔巨魚枯壑在旁而視羣小魚之游泳何以異此

游儻亭記○合沅湘合漢沔重出合

興化寺廊記○淳化三年止此寺時年三生乾德之癸

亥即建隆四年十月而甲子一復衍而將甲

焉是為甲而學此土耶事曲折有情不知大乎此

也疑衍益堅不壞字因聲近而誤藥師院佛殿記

以其得之豐約以其必視其用力之多少必字而必

當亦衍然後所食皆不過其勞然後閱浮屠之為善

讀歐記疑卷三

七

當云聞浮屠氏教人為善

偃虹隄記○近而且無患此言事可厚加二尺基廣三

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又三分尺之一而不踰時

以成一尺三寸三分折中得廣二十六尺上廣二十

積方八十萬尺用民力萬五千五百工每工築方五

十一尺六寸一分有奇不踰時而成每日一人之力

策方五寸八分以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以上

上言力不勞而功倍實處皆靈否即與市券吏牘無殊蓋慮於民也深

前段之意則謀其始也精所謂慮故能用功少而為

功多所謂不勞皆蒙其利焉承上為功多三字可以

數計哉此段用壁說二段皆常至於殆廢殆當豈

有遺利乎舊詳得此一段方而欲有紀於後也此言

無窮而告來

大明水記○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此句對下劉伯

謂山水上謂上當皆戒人勿食皆上亦當故井

取汲者汲下當

孫氏碑陰記○將刻銘於碑出今字其遲速不必

同也同集本

三琴記○世人多用金玉蚌琴琴暉字當移

吉洲學記此記已見正集此係初稿凡多四十五字

序

仁宗御集序○常闕然非時不聞與馬之音非下當

非其時三字當乙故叙禮祀享升歌樂章此數語不

讀歐記疑卷三

八

送方希則序此疑非公○金乎數奇字之說

送陳經秀才序此首亦公少

送楊子聰序○率一二歲而甚者半歲而易上句而

有易由河南出者出字未安當然其間能自以頭角

頎然而出者然其才能之美非有異乎眾莫能也

非字當移置句其能出其頭角矣其能當不特頎

首其字之上其傑然以獨立也矣字衍文遂

然而出矣遂特當作遂將樂其

士風土當

送廖倚序○辱之以友益此三句連敘從當君之西也

此句方及夫斯來此句方接子疑夫不能久畜於衡

山之阿也 結語蒼茫無際不說出世

送梅聖俞序 ○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 首言物之貴 其

亦珠玉之淵海歟 必之乎名都 故久而不厭 洛陽得

聖 命豈能檢之哉 別作序

張應之字序 中言物以至虛為用者有

胡寅字序 按篇未實云字說 ○言堯舜禹之事 句首

乃上句重 曰其字若此而已 大意謂名以識別未嘗

出之衍文 然辨左氏命名有義 然因考于古 然字有誤余謂當

之非未免過于辭費 然因考于古 改作爾字連上何

乃通 常所道 告之道下當 有者字

送陳子履序 按此篇多誤 ○直取古人之所以距今之

為者 集本距上有句 亦在一明其所趨 集本明下註

誤在 讀歐記疑卷二 九

送孫屯田序 此公在洛日作時公初棄時又與尹師魯

際大概似晚唐人所為公之文 能卓然自立似不在此等之文

送王聖紀序 讀自發而外民隱之不得通于上者何限

中幅借叢民發慨此節文足使人掉頭嗟嘆終日而

不厭 ○時公為館閣校勘視在洛時作高下蓋懸絕

矣 ○前時 溢博 字博字衍或連下州字為句 今歲

秋當 租 疑有脫字否 而或言災 衍 而吏結

畏約束 按此語亦出視者還言句 或入粟以 爵而

充之 以爵恐當 扶風為縣 此下續 州不壅而聞于上

縣不壅而民志通者 上文連用不壅二字此句復增

行法當 刪去

傳易圖序 此等文世所不讀然足以見公治經

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 衍 曰 差若毫釐謬以

千里之說 按下文云讀今周易有何謂日子者此句之

亦當從下 蓋有激云爾 先從三項可疑事作起日字

不得為完書也 秦時焚書易以下筮獨存存者占卜

故多殘缺蓋其所缺者非占卜之辭也此節 別夫子

申說經解所引今易亡之見今易非完書 聯屬 文下當而

與弟子之言 以子日別有子會文 聯屬 文下當而

言難次第 難次第故以子 必以子日 以起之 起上以

夫子自作 並無他弟 文有次第 未嘗別斷而不屬

不屬知其有文 而其偽 謬之失其可究耶 爲

此句兼應首節之意 而孔子日等語知非 不必復自

作語此節申說易有何謂日子等語知非 不必復自

孔子自作且經請師去取亦非孔子全文 不必復自

名其所作 不必當作必不以文王周公之作 爲

謂之繫辭也 其辭非有所繫則繫 得非不為今之繫

辭乎 又疑漢儒所謂非今繫辭 ○此節申說以文王

象亦文王周公之作孔子特為之傳耳 繫辭既名 爲

傳則如詩傳書傳春秋傳難以前人之作名篇似亦

無害故謂易非全書繫辭傳皆講師之說愚亦疑之

至以繫辭名傳却與衆傳無殊不宜據此 爲疑

易書之辭日 易解多不可信 無 爲 有 訓 故 考 證 有

疑當作 易之傳注 此下專就傳注之存于今者

有為 易之傳注 此下專就傳注之存于今者

月石硯屏歌序 ○因令善畫工來松寫以為圖 畫工姓

賢書序○其亦立朝歷其久而巧遺取也
工裝輔之書之入分初猶小與公之立朝歷其久而巧遺取也
而亦

龍茶錄後序○家藏以為富
已而
字而
公期書至所藏公為書
公期書至所藏公為書
公期書至所藏公為書

與傳○多派山
與詐取
因上文
致今當
有下但不盡知

文紀○違身使人試
次第之
所水

危司謀書○言行道本行也
此言謀書
天下之賈
甚可憐也

言謀官懼
豈不重耶
非材且賈
子莫能處也

下世之謀
則足任天
必為諫官
之重也

必范君也
知身必能
面爭庭論
將執事有

待而為也
又代他
是終無一
言而亦

必欲有
待而為也
又代他
是終無一
言而亦

其辨戶
推一按
史天聖
七年仲
淹以秘
閣校理
上書

太后請
遣政天
子出為
河中
府通判
八年又
疏請太
后復辟
蓋其風
節已著
于未為
司諫之
前至明
道二

年四月自陳州召還
即上疏論自古母后無代立者
雖楊氏太后為皇太后
改然得罷其册命
拾其小過以全大德
秋七月旱蝗請遣使循行
是冬
十有二月復以諫廢后事
出知睦州是既為司諫後
半載之後無時不有
建白公尙責其無言何耶
考公是年二十七歲
恐不免稍有所言
公定居士業時此書獨削去
毋亦以其所養未梓故耶

與郭秀才書○而先既致其意
無先後之次此六字可
省

與張秀才書○其官位學行無
動人也
以下句不足
當有足字

與張秀才第二書○履之以
躬身
以字當以下句一例
於身施之於事
可知此以字誤其道易知而可法
其言易明而可行

韓公原道篇亦云其為道易明
其為教易行可知以
自堯舜以來相傳之道無有
不易明而易行者
成隱讓而不正之
此句文理難通疑而係
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
去堯舜遠也
曰字世所

謂務高言而解事實者也
世者二
謹權衡斗斛飭使
臣下
集本無斗斛飭三字
今按斗
斛字可省
飭字必不可省
以謂養生送死為
王道之本
術不探本之
疑有誤以無形為至道

者
道下者上疑脫夫所貴乎道
而務高遠
之為屬以廣誕者無用之說
之字當乙置上文
八字皆
當刪去

與石推官書○修來京師已一歲
公以景祐元年五月
大理評事此書景祐
二年作公年二十九
修少與時人相接尤寡
少與寡

大理評事此書景祐
二年作公年二十九
修少與時人相接尤寡
少與寡

大理評事此書景祐
二年作公年二十九
修少與時人相接尤寡
少與寡

大理評事此書景祐
二年作公年二十九
修少與時人相接尤寡
少與寡

不宜並附少下疑有履
字今姑減去尤寡二字乃可為憂也
不待修之贊也後視其過仍須相見乃能盡
試先陳之專及然則何謂而若是
使人譽者前文以驚世人而得之歟
此修所以為憂而敢告也

第二書○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
正論之之略之過也先舉此二端為已
法與忽不學特不必論時字誤恐當
勉學之一者字今刪而變古為隸者非
法此十二字皆可刪歐文往往多

答西京王相公書
讀歐記疑卷三
師說者因謂書中先所奏記三月中初去西京所上
此書五月以前未入京師所答然王公于前一年七
月已為樞密題乃云西京王相公則其時尚未入
樞密可知疑兩書皆在明道二年以前書中未入
吏事入京初去府時所上此書三月以前省叔父干
漢東將還洛時所作至于因王之薦召試學士院得
改官則在景祐元年五月以後○以為離去眷意之
也王諡文康即于是年八月卒

辭連下四以為既有次第臨治以來有當以爲寵
答字餘波鎮俗救民愁絕句敢以言于其上者有三
焉末節分作三等進言之士使此直士也重爭以此
知義之士也誠三問不及而自備者薦拾陳也
對上文問此狂士也知義之士意雖甚誠其言未必
不及言之此狂士也皆善狂士乖謬之言則全然不
合道然直士之言然字報德之言雖善不字前所
謂不計善惟所賜焉昔韓公為鄭餘慶屬吏屢失歡
否是也

去而李翔行狀乃云日以職分辨於留守故軍士與
致我禁禁與與謂公卒聽其言故軍人畏服如此
也詳公此書辭意似王公非公知已然公直官許事
實由王公之薦意王公得此書後深知其直與知義
故卒薦
投時相書○能所究及作所能未嘗不無不幸焉
不無不幸焉
不有非六尺可用之軀不幸生太平有道之世
不幸無進身毀罪之懼不幸三者皆幸於古人
之所有者獨不至焉

致幸以文字試於有司
後官于洛陽與尹師魯交始相與學作古文此時猶
未學古文而其文已能如此知此事半亦得諸天性
與范希文書○解當復用
代人上王樞密書
讀歐記疑卷三

讀歐記疑卷三
之大小承前善義事之義兼為下節十餘數字之
神抑有由也引赴下亦得其史臣之書得即待家
集若干卷數而幸賜之此書前一節重待字

代楊推官上呂相公書○亦有仲勉伊尹
公召公一例不宜著者字環傑奇怪環傑本然嘗獨
傳本蓋因上句者字致誤環傑奇怪環傑本然嘗獨
念昔者有聞於先君大夫集本者字著莫能繼大先
君之世莫集本作不猶愈於望古而自為恨者耶
君之世其非是
與高司諫書
他人言之余謂公上杜中丞書有云今世之官兼御
史者則不與臺事是知宋世兼官御史特其虛銜而
已故公無所發洩而以責諸司諫書言不忍便絕足
下蓋猶望其克蓋前愆若訥竟以此書奏貶歐公是

真剛愎自用之小人矣然此書前路設辭太峻似是有
有意激之使怒畢竟與薄責遠怨之義稍遠公既定
居士集刪去此篇或亦以其未協中道歟公與尹師
魯書言師魯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
取直爾此意公亦不能自諱也

與尹師魯書○非以朋友待之也 是朋友猶須知不可
取疏況明知其非朋友乎是故論人者當諒公之發
於極憤而切責之觀過可以知仁則公諒不失為君
子修己之士却須知事有中 皆是烹斬人之物是集
道而嫉惡亦不宜太甚也 皆見有就死 此四字可省蓋云在傍則
又可知矣 此節言怨 以懲洛中時懶慢矣 此節言懼
又可知矣 嗟不可 以懲洛中時懶慢矣 逸亦不可

其二 此書非一時所作 編書 ○條茲新年已三月矣以
景祐三年十月至夷 凡百制度非如官府 一一自
陵此書景祐四年作 非如官府四字可省又下有躬親
新齊整無不躬親 非如官府四字可省又下有躬親
字上句不宜先用自字自新當改

讀歐記疑卷三

去

作創 治舊史 三字成句 蓋其進本 一篇未有國志草本
疑有脫謬 蓋其進本 一語此進本忍亦
是草本 自 可存之小說 自當 因盡刪去矣 十亦去
之誤 既云盡刪又云十去三四不但文字重 儻本
其三 復義復相背當刪去十亦以下六字 儻本
所取法此傳為 為下疑脫 脩且試撰次 五字為句
為偽公始與唐晉並列至漢周間又有東漢劉宋自
立為帝公憫其志常與他國異辭皆出公獨見故自
為撰 唐晉 師魯為之 晉下當 將五代 列傳姓
次

名寫出 分而為二 分手作傳 五代字當改作其他
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 今世所 梁臣唐臣等傳是也其他列傳姓名則
今雜傳所載諸人是也分而為二句不必贅出止存
分字作傳 今特告朱公 介馳此介是遺字 且希
四字足已

一報如 何以便各下手 一報之下如可當作如何
原大連下此 便令賣國志草本去 此上另作一首此
字為何非是 下尚有次尚欲留

陳以下二百四十二字不但與前首義不相乘兼有
年歲各殊前書景祐四年作此首慶曆四年作相去
八年不宜混而為一今統觀 ○列傳人名 此簡五十
前後諸書別加詮次如左 列傳人名 八字書列
第四書慶曆五年之後今按此論倫史體例當附前
書之後皆景祐五年初至夷陵時作某本編次錯亂
今改 不必以人死年月斷於一代 故史家體例死于
前代者始列前代之史死于後代則入後代之史五
代短世難以年月為斷故但視其人著功某代即書
為某代之臣公所謂隨代分之視也如此方
使傳與紀相連今所謂五代史體例正如此
其三 原列第五註 某頓首敢始聞師魯從晉 ○謂於晉
云慶曆四年 得相見使河東謂於洛得相見 此擬河東使及陝州
為公東歸所出之道公 奈何前後相失如此 此下刊
至陝師魯先已赴絳 鄉來即往德博視河功一節并及于漸亡後之事按
此書四年所作子漸卒五年二月不應於前一歲預
言之其為錯謬無疑又前第二書後尚欲 次 尚
留陝云云正與此文相續今載更定如後

讀歐記疑卷三

去

欲留陝 字乃前第二書後未了之語今刪去 走人至
解 字誤文期 一為會 當云期 而大暑懼煩 公以慶
四月使河東七月還京師 往復亦須三四日又不欲
六月過陝故有大暑之句 返費日且久留在陝又
久在陝使郡人有館待之勞 公欲遣人至絳則慮往
恐郡人有館待之勞故 願此勢不得留 以上謂已所
不復留陝還歸京師 願此勢不得留 以上謂已所
圖會 慶曆 不足屑屑於管中 是年師魯自涇原
州又徙晉州公書讀此其事然慶 經略部署徒知慶
晉下當添之徒二字為乃分曉 但向聞師魯有失
子之苦 此下釋已所以不 失一五歲小兒已七八年
公自費元奉 慰樂子之戚 脩素謂諸君自為 慕情
至是年甲申首尾七年 謂諸君三字衍文 自不堪 自西事以來元
自為之為當作 謂諸君三字衍文 自不堪 自西事以來元
至是已十年矣 得失不足計 然雖歡感勢既極亦

至是已十年矣 得失不足計 然雖歡感勢既極亦

當自有否泰數語跋駘不可讀今當刪去然雖跋駘四字

其四原註慶曆五年春按是歲首正蘇舜欽以祠神會公又諱知滁州是年實仁宗朝三月韓琦繼罷八月

否泰消長之關故眾君子畢退○某頓首啟○兩路

地壤相接時公權知真定府但避猶豫一嫌字

間有極言子美得罪意其時必有力排羣議為之論

有脫晉潞州又徙潞州

其五原列第三註云○某頓首今春子漸兄云亡修在

鎮陽是年真定帥田況移秦州公權府苦事苦事

字當著後文醫藥之下此述託人致四月中還家

莫且問已之洛中何苦事可言病字

在河北故轉運按察母妻皆母病妻皆即在床

讀歐記疑卷三

七

入營醫藥四字從前

不知所謂又前云四月還家如何尚日春寒此等語

皆難取他簡足成病謂得以下六字築宜刪去又

按刊本第五首後半語及子漸生清卿來何人當考

平正與此文相足今續附於後清卿來何人當考

即往德博視河功考宋史本傳及公年譜皆不載

寫朋友呼號之痛此句承前子漸則須修與君謨當

作上有須字則與李之才爾但及已與君謨二人為

士廉所訟著作佐郎董士廉城水洛師魯時為涇原

軍中師魯以此徒知慶晉其後在朝諸正士相夏君

來日詢他潞州事來字連下為句

回丁判官書○而無重前悔而字甚佞人來

當從原傳增一矣惡其來甚之辭也甚之二字衍

釋言篇有此人有厚已而泰然自如者泰然二字

待其其中有所以當之所字

使拜起則趨而走出則二字當移置上官遇之

置上官喜怒訶詰則此喜字乃係嘆字之誤亦

以無重悔而悔欲其能自悔咎而改為善也

後文增入如以無重前悔為訓入字蓋前文之欲其

知自悔本屬人主訓辭此言上官所以因辱之亦足

仰體訓辭之意故須使不窮屝而得其所當作處

增此八字其意乃顯使不窮屝而得其所當作處

為以無重悔如前訓前字當乙置無重之下為如二

移著前文亦字然非

子之閱矣矣當作已以聲近而誤非下有上當增

為更定未必悉合公意聊取屬讀無滯而已

與謝景山書此書諷景山有炫長爭短之意主意全在

至云異其少時情達之氣就于法度又嘉其能恬然

習于聖人之道其實皆為後一節作引歐公書讀惟

與高若誦自云發于極憤其他無一峻厲之辭真得古人忠告善導之方

答李淑書書言達去門館三年當是終而成之

則云幸因餘論今此成書又欲更資前此紀

指授一味謙和深得讓美歸善之法傳之作

答孫正之書辱所示書當云示不為遠近親疎然者

也然字

而氣力不足以動人而不言不見信於世兩而

何為而見及空今字

如日月道固以下

第二書○丁元珍得所示書

我者不過如此也乃字

按下有則字此句不當自向為未可則願有可進可
取重復句首則字當刪
贖之說見教公時年已及著位登二府以夙負高名
不憚屈己下之至為虛衷求益之辭卒章更欲與
孫生一見思所以報其厚惠者皆古聖賢切切惻
取善輔仁之至意昔韓子得呂豎山人不中節之議
嘉其能責之不足于我以為此正僕所汲汲求者公得
孫仲中節之義至謂父兄訓我不過此猶慮改過不
勇更期有可進可贖之說見教蓋其切于謀道樂于
問過也如是古來以文名世之士
專務辭華孰克具此悲惻之誠乎

與王源叔書○得徒茲邑謂徒學字疑非翟字按集古

與先生碑圖經云翟而卒定為婁
未知源叔云爾抑公自以意定

與刁景純書○知丈丈內翰凶計公稱晉偃丈丈猶柳

蓋女婿稱其婦翁云爾刊本篇內正文及註俱云丈
丈並誤又篇末註云與刁君書不應稱晉為丈丈若
與晉氏子又不應稱晉公以此為疑恩謂雖其後遊

景純必係公僚婿故作此稱當更考之

讀歐記疑卷三

於諸公下句便有雖字此雖字當屬衍文

與陳員外書○止於舒心意為問好問好當相以往

來作與故非有狀牒之儀施於非公之事非有當

又須移置下以傳嚮者謂舊禮不足為重以傳嚮者

所謂今擬刪去傳嚮者然始於刺謁然止施於

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此十三字係錯簡當移置下

其偽偽當居今之世無不知此而莫以易者上

以為當然下有不得以更之等句則莫易意已明白

無疑再著此句復衍甚矣自居今以下十三字竊謂

宜移置積習以牢以當然施於官之尊貴及吏

後文朋友同師友前文其講繆上一十三字當置

之刊削未猶日非古之宜用字可省將待以牽

俗積習者待當以遇我之勤之勤二

答祖擇之書中有實得故稱心而言真切詩賦雜

文兩册集本作亦當有問者諸本俱脫今

用下語而未嘗答人之問讀此知上句當故自輕其

道謂所謂習之業即不至則不能篤信惟能至之而

能至則見且未鄉曲之中能為足下之師者誰

的何能篤信

交游之問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誰

說他學無師只說無能為之師者不直說他議論未

博只說無能與之相發者然其受病即在乎此最善

于褒美處引人以無所發明而究其深源非是意得

則心定心定則道純定則不搖

與田元均書書言建利害更法制欲其必行而無沮改

語自房杜姚宋以後諸賢相皆有不能杜韓范富之

不終其業大抵困于沮改誘怨者多公實親見其敗

故以此進元均其更加精慮耳

答徐無黨書○并前所記覆駁論記恐當

第二書○今歲還京師職在言責公以慶曆三年自滑

州召還轉太常丞知

月至京數以問於人疑衍

答宋咸書○以其下臨於人者不遠而自古至今積

千萬人之智測驗之得如此故時亦有差者

千人不遠是推其所以測驗可得之故自古至今之

上當用故字作接時亦有差則是測驗未得其真與

上文異義當用而字作轉當積千萬人之見謂彙集

而故二字當互易其次戰國以

來及今述

與杜相公書慶曆四年八月保州軍叛除公河北都轉

安危所繫若不與兵事但令調發輸餉則一俗吏傷
為之故請參與議兵庶諸將不致以孟浪敗事此奏
窺而報則疑其無能而不任以事也萬一諸將
何知約束其迷之見一切便宜行事遂致有敗
易使裕吏為之則調發輸餉已足盡轉運之職他
敗誤正可藉不與兵事以卸其責公獨自請共議兵
事不恤身任其難足見至忠憂國之心前此築城之
請業許便宜從事公非別有異議但此事朝廷共知
其後故特舉為例見諸將不皆深曉事情難任便宜
從事 ○秋暑尚繁作煩

答李大臨書 能達于進退窮通之理而無累于心然後
之際有以樂雖小文中間必有一二至語動人此由
平時學力所到自然流露非可強為近文專事修辭
縱極華艷讀罷 ○修在滁之三年得博士杜君慶
五年十月至滁至七年得 不逾歲而來頴公以慶
杜君是為在滁之三年 正月徙頴州八年間正
月從官廣陵皇祐元年正月徙頴州八年間正
是為不逾歲而來頴來集本作求非是 而事得陳君與

居事係得之誤文後篇有答陳如明書云客之來自
知明 是也

與王深甫帖第二 唐大曆中越州刺史王密撰明州刺
百四十二年之語又言海隅小寇作亂明州當出兵
之衝公疑紀年失實又廣州哥舒晃作亂唐命江西
路嗣恭討平之不當自明州出兵因此有問于深甫
此帖前一節問明州出兵可疑讀此文者須兼看集
古錄中裴公紀德 ○天授庚寅載初己丑爾則天以
碣波尾方領其意 ○天授庚寅載初己丑爾則天以
年己丑十一月為載初元年明年九月又改元天授
考史武后紀載初元年初以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
為臘月入庚寅之歲況自來歲一月以至八月豈得反
列諸己丑公謂天授庚寅固是謂 大曆乙卯為一百
載初己丑則其語尚欠曉折也

四十年 自武德元年戊寅至大曆十年乙卯一百
四十年 五十八年除周年十五為一百四十三
四十年 哥舒晃事在八年 按史大曆八年九月
一三字 州刺史哥舒晃反殺嶺

南節度使呂崇實自武德戊寅至此一百五十六年
除去周年正與王密所云皇唐御神器百四十二年
合語 又江西出兵不當越數千里出於明州 此下
州當出兵 之衡一語

第三首 ○大曆八九年後做為明守而密代之以年數
推之與乾元之說不較可知 大曆八九年為癸丑
卒至王密罷明州之歲不過八九年若自乾元元年
戊戌至建中辛酉始改越州則為二十四年似密為
明守歷年太多矣此節辨前帖不除周年則自則天
武德戊寅至乾元己亥為一百四十二年之謬
是天授中改周惟 復為載初 字之說

王深甫論張憲帖 ○其心則可喜 喜當作嘉下篇莊
宗四月一日遇弒 月上脫一 四字當補
與杜訢書 ○以謂十日尙遠作十日然亦只月十日可

了月係待 范公家神 刻道碑刻 尹氏子卒
歷七年丁亥至嘉祐四年己亥越十二年公奏乞
沐子一官言沐止一子年方十餘歲則師魯卒時
數齡耳此云別請韓太尉為 紀大而略小 此公紀事
墓表者當保其兄子漸之子 紀大而略小 此公紀事
文之 通例

其二 ○所示誌文 示當作察以字 皆大節與人之所難
者 為曰公作誌 昨禮院定諡曰正獻 註云清白守節
日獻義兼文節文正矣此十九字當作大書原本有
存禮院定諡一句不加申說則空懸此語為無者惟
清白守節日正之下尙有九字謂正憲御名音同所
汝也乃是註文係改字之譌清白守節日貞本當作
貞因仁宗御名日禎應 避嫌名故改而日正
問入閣儀帖 ○甚煩尊用 用字 朔望宣政一事尤失紫
宸入閣本制 復舊正殿始於便殿召入幸臣以下自

此相沿謂之入閣宣政乃常朝之地謂之
正衙今乃以正衙為入閣故日失其本制今乃入閣
却御前殿註云自此昭宗失前殿入閣便殿可云入
朝地不可
以言入閣

與蔡君謨書○曩在河朔謂慶歷四五年為未嘗一日
忘也謂歷知壽州揚州慶歷乙酉遠嘉祐壬寅乙酉為
年壬寅為願其勤至矣此句願字及下文學者之餘
嘉祐七年願其勤至矣此句願字及下文學者之餘
定往往多此亦有功於金石之傳也僕之文陋矣也
繁贊之字下原本尚有二十五字疑是註語入
之正文似疑冗複可厭今刪去

與樂秀才書集本書上有第一二字註云京本英辭類
余謂此樂秀才必非正集所載之樂秀才彼書大有
鄙夷不屑之意語語使之去此云足下之所為高
健志甚壯力有餘又云使王良馭之節以和鑿可以
行大道是大有接引之意與正集所載之書立意各

殊又彼書發端處便云當之未暇答宜遂絕而不再
書再而未答宜絕而又辱之若經先與此書不應反
自諱言未答若以前此書為第一則此書又不應絕
無一語道及反云又苦多事是以闕然是以此為第
一書不可即改作第二書亦不可也然以此為第
則樂秀才必係兩人不得誤合為一矣○某年始二
十矣是為景祐三年講之深而信之篤其充於中者
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與答祖擇之書前後一發
深信之篤甘苦自知故不蓋公平生得力處在講之
白覺其言之娓娓如是而由其質性堅實而字
辭皆不同而各自以為經韓公所以有師其為人
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公尹開封承包拯威
事風采謂材性各有短長實不能舍所長強強為則
其所短是即所謂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強為則
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有限則易竭無深造自得之
逢源之樂與孟子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

所言之樂與孟子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

所言之樂與孟子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

鮮克自立欲為卓然自立之言必須取法於古所謂
儂彼以為浮以賢明巧勸正見待當作勤
薄者是也雖字與下是以字
敢當不接當改作愧字

策問
門進士策題第三道○不識丙魏之所以得賢於後世
者可得見乎魏相務在奉行故事丙吉不案吏兩人
並稱賢相諫止伐匈奴四方災異郡不上相輒奏言
之吉尚寬大好禮讓臨死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
三人皆其
相業也

第四道○說者曰夏時質也下文從周之文下並無說
者云云知此七字乃係衍
文而教民之事無乃與天時相戾歟此句不須用而
所謂不當律令之助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倫無
辭耳其為衍字無疑讀歐記疑卷三

祭文
所晴文○以致神禱之過禱之過三
字有誤

硯譜○而端石以後出見貴爾而字
○物之審審者必
異其類奇字誤當作奇按公品第硯石不甚精細不
陸羽論水以山水為上尤以乳泉石池漫流者佳公
謂其語雖簡而於論水盡矣君謨言端石有銜者發
墨歛石臚理者特佳君謨之
論石亦何異羽之論水也哉

牡丹記釋名篇云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
以色或旌其異者而志之風俗記卒章分出

花種花澆花養花醫花諸法并及花之所
思雖小文亦用史公記事文法讀之可喜○花品序

丹州花花當○花釋名大多葉術
跋尾○行狎大小草卿當作押解見
蘇子美墓誌

雜題跋

書李翱集後○書五十篇翱集五十篇公已情其遺屬
卒莫能得則并此五十篇者多然今藏其集五十餘年
其所著文數十篇擬一採取都為一集庶幾略見
其

書梅聖俞稿後○不知手足鼓舞之所以然集本所下
猶謂不知其所以然焉所以然字上文已見不宜
讀李翱文○使得其志使集本况乃翱一時有道而能
文者集本况乃作凡昔推是心集本作此其心○上
又時下有人字三處誤文今悉從謝

讀歐記疑卷二

蓋

君直本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歐公此說非是子
改正歐公此說非是子
慮行道之猶非歐公此說非是子
官不推准西平以書招王承宗令割地宣慰鎮州
無必入公違詔入師曉散軍士使廷湊屈膝求教其
所憂蓋有甚于翱者翱從遊久漸涵于公訓者深故
此賦一與公意符歐公得翱此賦至薄韓愈不足
為殆所謂飲水而忘其源者歟

論尹師魯墓誌○則又述其材能師魯材能先用遇事
敘完一生履歷復又備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此
言之尤重在深知西事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此
紀事文通例公為他誌亦無一不然上書論范公臨死語不及私事分
敘誌文春秋之義此節論勉徇議者添之辭仍如故
若作古文自師魯始此下又論誌文此節師魯喜論
兵此論誌文
之所載者

書冲厚居士墓誌銘後○其子弟從子學者此節徐鉉
即無黨

讀裴叔傳○坐交沙門浮屠法難坐妖言辭連寂計公
之先世

動庸不至於此數以武德時政之繆皆歸其人新史
留京師帝讓日公勳不稱位徒以恩澤居第一武德
之政間或弛素職公為之今歸掃墳墓尚何辭按公
敘太宗讓寂語不乃欲殺人滅口滅集本作滅滅者
謂人已殺矣何須復云滅口當從別本作滅新史亦云滅口

記舊本韓文後○故孔孟惶惶於一時故集本作而今
錄本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此十字當盡刪之歐
冗複之語此與求蔡君謨書公外集中往往有此

讀歐記疑卷二

蓋

書荔枝譜後○圓方刻畫千態萬狀維不以智造而功
給一任之自然故能各極其妙刻畫下二十三字集
給然于狀萬態各極其所以成其形可謂任之自然
矣凡二十七字細觀之轉折明析不如此本之善
惟不兼萬物之美故得各極其精集本惟下有一字
跋茶錄篇後載忠惠公自題云張道與旭變怪不常
係指字會子固稱其精動嚴重出於自然如動容關
旋中禮非強為者旭書楷字罕見于世即官石書想
忠惠公亦所未見故其言如此

近體賦此卷賦下卷論策純是宋體時文公以文章名
卷文宜世全不在此學公文者亦何必兼學此等此二
盡刪
易童子問
師○然其以本於順民之欲其以當
作以其

同人○於人通其志於物類其族公所往往能發易

易書他人不能如此貫通融會耳

謙○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

情斯理也公為五代史

坎○險可習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為惟能習于險然後

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然後可以當大任意亦猶此世之終身逸樂者適成其為惰廢之材而已故曰

懷與安

咸○惟異類而合然後見其咸如舜化頑傲禹格有苗

合故見

遯○陰進至於否則不正利矣不正利當云不利正否

也

讀歐記疑卷三

明夷○因其晦發其明晦者晦其明也故古註以為藏

之象難是也雖晦猶明所謂明不可息是也用晦謂用己之晦道不自彰顯其明也如公解則是因人之

晦而得發己之明思非經旨

睽○地睽其下而升天睽其上而降睽謂彼此相睽非

如公解則必女睽其內而應外事男睽其外而理內事然後其志得通乎孔氏謂高卑懸絕而生成品物

即各守其分不相侵越之意其說確不可易

夬○必使小人受其賜而知君子之可尊孔子曰人而

甚亂也東漢諸賢以決去小人而反受小人之害者多矣易所以有不和即戒之戒也公謂君子之利及

乎天下必使小人受其賜而知君子之可尊此為深得不和即戒之旨劉之六五能率其類以從陽則遂

有和无不利之占僕嘗解之曰君子立朝當羣小橫行之日道宜用率而不用割蓋亦取不為己甚之意

困○惟有守于其則不懼于其外集義所生惟有守

于中故能不懼于外也又曰行有不慎于小則餒矣懼于其外由其無守于中也公與祖擇之書云能自守則日余之任于進不為喜于退不為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皆

艮○則止而以待其可為而不為二字位之所職不

敢廢也易戒則位非成人思出乎位

歸妹○以女下男與咸漸反國策所言欲取譽已者為

彼之笑而許我者不以禮而從人卦之所謂征凶者也此雖戲言實關至理

渙○渙者流行通達之謂與乖離分散之義異以渙為

達之謂如此作解乃得切理要心謂功德流行于天下可以有廟於享帝立廟之義尤親嘗解謂祖考之精神既散王者當至于廟以聚之則大衆享

帝之義難通蓋帝之精神不可以言既散也

小過○施于行己雖有過焉無害也吾謂士君子行事

讀歐記疑卷三

至居室則孔子反以苟為善以其施於己也所謂行有其可以苟道從事乎

繫辭○然有附託聖經其傳已久有字誤莫不自信

其信信其下疑脫一言字又欲字當移著自信

是繫信其下疑脫一言字又欲字當移著自信

之或疑洛上脫一河字愚謂河不出圖明較論語之

文謂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絕書出洛之事則所謂

不必廢也公謂易大傳優於書禮之傳但不可便謂

廢之則為聖人之作其說最為平正無偏若舉凡

又過矣伏羲已授河圖已授河圖所授于天三

言取法於河圖則河圖之無預于人卦明矣即用繫辭所言以駁前文河出圖聖人則之之謬知繫辭非

出一人

表奏書啟四六集凡七卷其中詔字關及錯簡
制謝第二狀比來誤作此來此後凡過一辭免知
悉誤為此讀者可以意求不煩復舉州謝表者
蓋下脫伏遇二字揚州謝表被滯已優已誤作以
謝轉禮部郎中表遠此便番遠誤作建南京謝表
道此六年追誤作謝明堂恩表此蓋誤作此
者卷二再辭轉給事中劉子合受告勅及不致即
受兩受字俱誤作授徒領羣收誤作郡牧乃遷職
乃下疑脫一與字進新唐書表制度之美誤作英
贊正諤諫誤作偽諫乞洪州第五劉子兼便私營
營即第六狀中近便營字直刊作私營又第七狀
中將何以煩奢慈將字衍文何以當作何意謝
賜飛白并賜宴詩狀遭逢盛旦且係世字誤文謝
成之誤又誤作諫謝轉戶部侍郎表謙不周于時
用集本時用作往行歌調歸歌歌諫誤作歡羣卷
三辭轉吏部侍郎表天高或幸于聽卑或幸作幸
或再辭轉官劉子非惟臣臣上疑脫一愚字乞外
任劉字因此發動十年來久患眼疾當醫因此發

讀歐記疑卷三

完

動四字干眼疾之下再乞外任第一表出於孤平
孤平恐當作孤單卷五蔡州謝表孤平字亦然謂
眾惡者必察惡者恐不如一本作惡之乞出第三
劉子過明優優下疑脫一容字猶更哀鳴猶上衍
一而字詆臣者諫佞字當乙置者上第五劉子人
主之持其臣者係待字誤文卷四再乞根究劉子
不為辨曲直當云悉為辨曲直人誰能自保當
云人又誰能自保再乞辨明劉子期於以事必辦
以當作此亳州謝表腐儒之學小器之量學下器
下俱衍一也字乞壽州第一劉子適會東秦關守
秦疑齊字之誤然卷七謝韓侍中啟亦用東秦字
未詳何義辭判太原府劉子舊疾下疑脫一發字
第五劉子敢不必辭必當作固乞致仕三表自
駕柴車而即路即誤作印代薛儒乞御象狀薛下
駕上脫一直字卷六胥學士答啟服膺誤作伏膺
謝國學解元啟反袂用孔子泣麟事諷諷諱字有
誤謝進士及第啟百郡作百羣後篇同和通判
啟以鄰郡為鄰羣與此同誤謝校勘啟兀然而欲
枯兀誤作元卷七回蔡端明襄誤襄作讓同吳侍
郎奎右修下脫啟字回李舍人書益認認吳侍
誤代辭胥學士啟慶字回李舍人書益認認吳侍
當作遠謝張先輩啟塞塞圖塞字恐當作塞回發

通主客啟九年之儲當從一本作厚儲方與下三
載考績句相稱與辛卯中啟餘音字當作餘陰指
甘棠言之語回文相公蔡端明二啟則兼用四字
有允召之語回文與李吉州啟飲風義飲飲字
尤可證作謂之與與李吉州啟飲風義飲飲字
誤文與楊太傅狀冗瑣誤作定項答賀赴閣狀
承詔眷詔係諱字之說謝劉真州日就政非執富
作熱了者仍各註本篤之下○又按唐宋四六文
如韓蘇曾王諸家力矯排闥一以疏蕩之氣行之
惟柳歐二家尚沿六朝餘習然柳文雋傑廉悍自
然卓越流俗歐文體氣稍平不免竟墮時趨觀公
辭苑龍圖辟命書自言四六文非所樂為薛頌云
在南京幕府二年府事外章奏書疏悉以見託則
倩人代作尤多蔡康祖言王銍性之模求或即銍
甚多銍好偽撰文辭嫁名前哲凡所搜求或即銍
所自為今當取其可據信者簡存數
首其餘則盡刪之庶不至以偽亂真

讀歐記疑卷三

手

諫院謝賜章服表○陛下愛惜臣等至於如此其惻
之忠輒先就君之愛臣處發論人君尚不欲臣下有
一事見非外人况臣之於君忍令有纖毫小失為外
人所議議是君之愛惜臣下正所以教之也會子固
答孫都官書亦同此意雖君友吳倫其逐處反躬責
之意則
一而已
辭召試知制誥狀○但誓不敢干進庶幾久乃自明官
彈逐姦邪似乎傾陷然而人可共諫其心者惟不藉
此干進耳公故於包拯之為三司使直斥其有穢奪
之嫌至公知制誥初非奪人之有然且累劾解免不
敢冒承蓋其為慮深矣同時惟韓琦所云言行足矣
得美官非吾欲不以自明而取信作無蓋上干於國
也與公同志
體云云此愚所謂公論述未詳謂早來所進劉子
辭直除知制誥狀○上繫朝廷任人之體云云即前狀
干國體非止必雷同以干進見疑所謂上繫朝常陳
徇臣私是也
此說繫於國體况臣供職以來此下乃私
辭免第二狀○上繫朝廷事體云云見非飾讓損之又

損前狀云擢臣一人所損已多苟非深思熟慮理須
避讓云云公每進一官輒辭讓三四並
非矯詐蓋亦衷于理而已矣

乞洪州劄子謂之榜子亦謂之錄子今謂之劄子○眼
目昏暗此下十八字其語亂

辭明堂加恩表○擢自平進平進字未詳或云公由謝
林侍讀學士進登二府平

進恐係禁近之誤文然公辭轉左丞表亦云早由平
進則平進者似屬宋時循資敘遷恆語當更考之

再辭轉官第二劄子○睿聖睿聖聰明下文有聖仁字此
句睿聖當改睿性

特賜假停則臣不勝幸甚則臣以下六字
從後文移此合被責之

時免免字當乙置不不濫受非次之賞濫上當有不
應二字此下

原本有則臣不勝幸甚六字與
濫受句義不相續今移置上文

乞出第二劄子○豺狼當路姦邪在朝當日與公異議
如司馬光王珪

讀歐記疑卷二

范鎮等皆賢者公未嘗有所指斥且為原其情曰為
人後之禮久廢卒然不暇究其精微一議之失未足
害其賢一何深醇温厚如是而呂誨指斥歐公至目
為姦邪比諸豺狼當路兩人氣質不同即此亦可測
其優劣矣

第三劄子○韓琦會公亮胡宿等三公雖同在政府然

其義故臺臣亦特指為邪謀首議之人而三公無與
焉故彼可從容于進退公被姦諛遠寵顯名獨非去
無以遠避寵榮乃可以塞小人之口公為諫官日累
自明之體惟言事之臣不可
以速言寵榮意亦猶此

又乞外郡第一劄子○是臣寮中傷臣傷下臣
字衍文以紊煩

朝廷系煩字以此必必賜於恕必賜當
作特賜

亳州謝表○性實甚愚而疏於接物事多輕信者蓋以

至誠上句繕書者誤衍一而字因於下句復添者以
求字數相配不自知其句法微裂不安至是今

當抹去者 未乾薦福之墨已彎射羿之弓舊公薦福
而二字 史而之奇旋
劫公故云

謝禮止散青苗錢放罪表○戒小人之遂非希君子之

改過神廟諱此當為勳心介甫聞之能無切齒○此
二句以改過望神宗以遂非斥介甫集本遂非
作備非
非是

辭免青州第二劄子○如陳執中宋庠皆皆得養疾於

此者甚多下有甚多字上句不宜先
著皆字皆係輩字誤文

辭判太原府第六劄子○此乃粗為合理先設一處之
無愧之方

其如事則不然此下開出所
宜必退者三求退則得進辭少則獲

多此節專言
多義所難安使臣筋力猶強以下接入
精力已衰再念臣本出

書生此下轉入
用非所學聖慮所宜留意也精力之衰前已屢
屢言之此獨備注

讀歐記疑卷二

用非所學一屬特云聖慮所
宜留意尤可無待臣下頌言

蔡州再乞致仕第一表○士之致政而傳家禮大夫七
十而致仕

又云七十
日老而傳

第二劄子○雖年未及又又字誤或云當作艾亦非五
十未及謂未及七
十致仕之年耳

謝國學解元啟○進士及第啟讀此二啟歐公四六文
實居人家之最下無怪
乎觀坡老之作自恨老不能學也然此等必非公
作大率皆倩人為之今當刪去不宜以累公集

答胡秀才啟蓋偶儂之合道者中言修德自厚之方雖
古人明道覺世之言無以過豈得與尋常酬應之文
同視○反覆篇中之意疑秀才鄉舉被黜輒指他人
之誤舉者以訟已竟及覆加校覈胡復膺舉故特拜
書為謝公不居功且進之以異日莅官為政之道所
云當獄平心利公忘已即舉此一事為鑒尤得納約
自隲之方至胡之術已忘廉習於薄俗仍未嘗稍為

自隲之方至胡之術已忘廉習於薄俗仍未嘗稍為

諱節未言不受私門之謝蓋所以拒之余讀公與荆南樂秀才書及此啟見古人不屑之教誨此文入諸四六集中人尤過而不問余特為疏明其大旨○遂恬安而不怪首節先言不宜遂爾遺材才被屈亦將不及此用介遂兩訟之自炫此言與訟之由理將後得此為慰其將皆仰勉交與乃是原其既往未節明已所以將來其將皆仰勉之以自亦鄙志之不為不肯居功之故辭胥學士啟卷六自謝國學解元啟以下半多偽作此卷偽作頗少然自此以下續添四首決然知非公作宜盡刪之

謝張先輩啟此下十七首舊註特以此啟為公所作無愚以為皆不足存此啟正

使的係公作亦應刪去與辛郎中啟此下啟六首狀九首皆見緘啟新範舊本每題下註此五字複出當刪

讀歐記疑卷三

讀歐記疑卷四

奏議集

諫院 此下七卷奏議皆慶歷三年所上集本每卷首篇書年又每題必註同前二字今悉刪去

論按察官吏○於內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

選擇強幹廉明者公在諫院於第一次上殿首建此議詔下諸路轉運合兼按察公又

連上二狀乞專遣使人其後富弼范仲淹亦以為言

於是始選張盈之王素沈遼施昌言李絢等為諸路

轉運按察使蓋公三月中建言至

十月始得選人充使如公初議也

論罷鄭戩四路都部署○今而不復問戩能將幾何而

二字此其失者二也歐公論事每用四路把截之法此劉指陳七失逐處周計利害

疑行此其失者二也此劉指陳七失逐處周計利害

動聽放言言

論按察官吏第二狀前半言轉運兼理按察之非一恐不材者不能舉職一恐材者不暇

讀歐記疑卷四

盡心議論皆能透極事情後半言專遣使人為得如

恐不得其人則乞於臣寮中博加選擇不限三丞郎

吏仍令辟判官分行採訪此二義皆補前狀○則於

所未及結處責以實力奉行不以空文了事○則於

常行之制則字

再論按察官吏○二曰不材之人○為害至深縱而不

問當以上句置下句此三日內外一體○多作空文

多集本由繕寫顛錯致誤五日去冗官○今若見國家實求治逐一

作弄逐一字衍一本云責實是求并無治逐一人人精別

列爭進之人况今三司盡弊已深此下又就伏望

特降詔書此下進之以杜推究其所來重行朝廷果

堯臣專權侵政何不顯為彈劾乃作此鬼域害人

計公請究其由來仁宗至出賞錢官爵購捉深得杜

絕讓諸之法

論沂州軍賊事宜○不過差一兩人使臣使臣當乙置

但減去人第一條○乞訪尋被殺朱進或有男兒

諸臣例有蔭恤况使捕賊復讎尤可以張國勢而

者竟不云及是時江淮迎賊官吏如晁仲約等議者

論王舉正范仲淹等○皆謂陛下得人矣先將韓琦使

得參預大政次言仲淹王居政最號不材次言現局

全無所損宋世紀綱慶慶皆由容養不材不加顯斥

仲淹對換使仍不離兩府此豈足以布

維新之化蓋亦孟子所謂徐徐徐徐耳

再論王倫○警當第一條○益是思賊不

畏朝法宋時軍紀廢壞至於如此此等身赴賊營茶

論蘇紳不宜侍從○不可使端居之當為御史不合

令蘇紳舉人次乃追其馬端伏乞追寢成命前云終

官職此為正論今但追寢御史之命則亦乞坐此黜

外任宋時京朝官黜之外任便等流放之誅以為其

亦使合郡皆蒙其虐害公雖性直不避仇怨然其言

論河北守備事宜○能保契丹別無辭說否前文所謂

不和則責

我違言利則論功責報此契丹辭說也此下若此事
逐層剝入以見邊防慮置必須先事預圖 若此事
一動則天下搖矣公所慮不在西戎而在北狄深恐

論軍中選將○不待臣言而可知也先說禁衛內虛遣其輕便
兼舉邊備言之法此節明證諸將非材求之不

是難強當今之大患此言求將之道臣亦嘗有馬未章進策處言軍中自可選每百人團為一隊不

有伎勇不足而材識出平萬人之外者伎勇不足有
蓋上文所謂大將但取粗知變通者尚須擇知謀之

讀歐記疑卷四
佐以輔此則材識實超萬人之外是又在大將之

上故云不世之奇將如必欲此一語則於非常格
雖伎勇不足亦必拔而用之得五七萬兵隨而又

得萬人之將五七人隨而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
則坐感天下以上皆訓練衛兵之法則代取舊禁

兵萬人散出之代字恐誤如捍邊破賊奇才異畧之
人此則在試方畧時破

論郭承祐不可將兵○心知非人集本非作小按此處
直斥為小人語一誤一悔集本一悔作不悔按下云

言方有次第一誤一悔集本一悔作不悔按下云
則下句反成贅語矣懷敏既不復生亦須別求人

用懷敏不復生此時日捨懷敏則無可用之人乎
執若早為選精選將集本選作意非是

論元昊來人不可合朝臣管伴○事勢莫測必有新使
出兵之懼拘留在館之憂集本作事勢未測則必內

既不如莫測之透關又憂恐皆出於內備以憂斬
數為內而又下與次字不對遠不如別本之善

論乞廷議元昊通和事○講和之後不過欲退而休息
集本講上有自願志三字後下無不過欲三字

按此係逆計後來並非追論前事集本非是訓兵
選將如調兵選將語更周匝集本亦非

論西賊議和利害○縱使賊肯稱臣此下原本衍一
欲就和者其人有五與五代史六臣則字今滅去

若有恐當而自偷目下安逸而字
論乞不遣張子爽使元昊公慮子爽或被拘留或遭虐

使之進退不得皆足為中國之羞測料虜情保全國
體其論至為周悉正使元昊必無此意善國者不可

讀歐記疑卷四
不思患而預防之須知縱欲與和亦須先使知畏故

中國但有嚴飭邊防講求捍禦之術若汲汲遣使則
畏怯之情為敵所防彼必不急求相見集本刪此一字

則似假設速遣范仲淹嚴備邊境時仲淹已由副
差為陝西宣撫使未行

論乞不受呂紹盪所進羨餘錢○紹盪所進何處得來
真宗時監司有以羨餘進奉者議賞內批云國家賦

減刻安可賞然則以羨餘進奉者直自吐其浮入減
出之姦法所應誅公所以欲究其從來乞賜重行朝
論孫抃不可使契丹○最號難才難才二或恐中書不
能逆抃人情此等皆屬宋朝習氣事之行止當以是
臣下實恩避怨計乎

論范仲淹宣慰陝西○韓琦以仲淹已作參政欲自請
行其後仲淹赴陝西○韓琦問何事遽出仲淹對以暫
再入琦爲此請蓋即夷簡簡曰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
經制西事爲便耳公益未喻韓公此意也尤爲眾所
推服據此則守邊之勳仲淹宜在韓琦之上即如前
進計至有用兵當置勝負於度外之論則固取敗之
道也仲淹欲謹守觀變雖尹洙亦有不及韓公之歎
然其堅忍待重未嘗敢以危琦居中應副必能共濟
大事先是琦仲淹並召爲樞密副使富弼以西寇未
同意然樞府祇掌兵戎欲收共濟之功雖琦處內仲
淹處外亦無不可今仲淹已作參政中書乃天下
樞行邊參政居中調遣庶不至如夷簡有不復再入
之慮蓋夷簡謀國之忠不及諸賢謀身較仲淹速
去較當
作勅

讀歐記疑卷四

五

論京西賊事勅中所云患到目前倉忙失措事機過後弛慢因循說盡仁宗朝已往積弊臣
前所言禦賊四事禦賊四事劉子誤編在第五卷中故讀者茫然不知此語之所自來
今當以後篇盜賊事宜劉子居先以第五卷中
賊四事繼之然後編及此下二劉即先後了案矣
再論置兵禦賊欲置鄉兵須選捕盜官定賞罰法欲使
吏此劉專重官得其人賞罰有法尤在按察州縣之
在遣使按察大臣不肯以身當怨之過說盡翻夫處
有言思欲歸已怨使誰當不肯以
身當怨則使怨歸人主而已
論盜賊事宜○臣但謂朝廷見已形之患但字官吏逢
迎飲酒宴樂此等官吏罪畏賊者多向國者少宋世
墮壞乃獨不憂者朝廷爾可謂退見宰輔時呂夷簡
至如此求罷弗許孟厭忠言之多不厭盜賊之多本
五月始致仕言小人惡修異己又善言蓋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
其情狀即此可以見之

臣此爲正
本之論

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自州縣官擢而拜者集本
字非今若却令中書除人若却二置之內制或本如
是致於內三字今按或本雖差勝集本然亦嫌其冗莫
鄙意除人下當直接則是思出中書之人致於內及
置之內制等雖在天子左右與外官同也外官與上
句皆可刪雖在天子左右與外官同也天子左右
也非是今從或本

論呂夷簡○然而偶不敢亡者此句提起通體事
指隨所以夷簡在位則更不復言亦無人彈繼後平
生罪惡偶不發揚總承上上賴陛下始終保全此下
薄其恩禮與一合受官名此但予以仍慮更乞子弟恩澤
此更絕其後此于求

讀歐記疑卷四

六

論呂夷簡僕人受官○所損之體則多首節泛論謂令
深中仁廟時細疾如杜范諸公之不久於位皆由僥
倖小人忌嫉之故而所以恣其僥倖者實由朝廷自
先壞二僕得旨與官在降勅前必將此意
論止絕呂夷簡暗入文字首言夷簡既病風眩不宜矣
公言不宜暗入未言夷參國論次言即有陳奏祇合
簡子弟不少須防作偽
論李淑姦邪○三尸五鬼較之李逢吉私人所謂八
通鑑載葉清臣論時政疏亦有此語乃
知呂夷簡當國時風奔競乃如此
再論李淑○須得淑自上章淑既姦邪有迹即宜正名
則彼州之人奚罪焉然且曲避怨嫌需其自行求退
方敢差除宋世紀綱不振乃至如此又按論李淑二
爵似在夷簡既退之後此論不知出自何人考續通
鑑時晏殊爲相賈昌朝爲參政二人之賢本難與杜
富諸公並論得毋因仍積習作此委曲調停之計乎

論李昭亮不可將兵○欲徐別選擇此兩府應急則草
草且行纔過便不復留意說盡宋時鈐轄鈐當初喜

朝廷喜保意

論禦賊四事此劉當移置第四卷○自秋不雨至今麥

種未得據此則此劉必係初冬所上是時張延賢所

所指斥者而尤忘忽禍患尤當州郡復置兵富弼

已有條奏此事續通鑑不讀真一條奏集本一

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等行事未節最爲○同心叶力

之人相與維持此四句集本作而亦又各盡心思報

亦字且憂國同心且字必須先絕僥倖河循姑息之

事范富二公救時急務在此然致小人想諫使不

可謂至矣以仁宗之聖卒不免爲羣小所惑

至盡罷二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豈不惜哉

論京西官吏非人竊見去年五月詔勅此劉善註云

是年四月公始入諫院建議遣使按察天下官吏則

詔令諸路轉運兼按察使應即在是年五月官吏則

去年若謂此劉四年所上則賊人張海等已於三年

討平不應四年尚有劫掠金鄧諸州字去年事今當

定爲行用鼓樂迎賊入縣宴飲此等當入放逆之條

文刪去一切置而不問宋半年內並不按察一人承詔後

再論陳泊等○近日頓易諸路轉運此二千十月事張

選淮南王倫賊後不會行遣轉運借淮南行事以寬

謂兩路事勢不同正所以預塞議者之口又泊等

部內官吏泊等二字集本作其據上史此句須著泊等二字乃見轉到京師其非承廢不行水廢字下得好

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凡此三事許與二十

易直至京師二也不因取歟忽肯通和之意字可

清鹽池禁三也種種調議由於急和若和而復動此

方今急和謬議許物已多蓋其一事若和而復動此

句專就西賊言之故下云前後非不切言今無及矣

又在西賊請和之外非公意矣

論燕度勘滕公諒事○兼令今後用錢但不入已外狀

所謂陰養壯士招延布衣利啗敵人賞勞將校之類

論江淮官吏○竊緣韓綱是大臣之家議者欲寬貸

綱作地未節說破源實春秋誅意法也

論捕賊賞罰○區法人姓名區音歐韓據欲賞格欲字

第二條○但惡區淨盡惡當若欲兩日內捉盡已不

理爲勞績宋時賞罰皆拘守常文故復賊者不

論光化軍叛兵○畏賊過如畏國法此

論美人張氏恩寵○以此勢人枉費之事以

論張子奭恩賞此下八九卷善註○只合交割以

官員謂令丞可惜令天下指爲僥倖之人兼子吏

計義方周至所謂君子愛人以德公論

論葬荆王一行事○不得過外供須當不得民間

科買民間不科可無廣費數二也不得數外呼索

送葬禁呼並以入已賊論官吏不得過索三也

諛更改貢舉事件○當隨場去雷而後可余辛酉歲謂
江於杭州先生會與諸翰林私議貢舉法謂借萬人
為率首場試經義擇其可取者半先出一榜中者許
入第二場試論及表判又擇其可取者半如前出榜
曉示令人第二場試策至試策時不過二千餘人又
加精擇得百餘人充貢則濫舉者鮮矣此即歐公隨場去雷之說也

論三司判官擇人之利○然外人議論未允者此句當
文亦不足怪之下直接移置後
蓋見云云文理乃順弊在差省判之時不早慎擇
此為正本清源之論

詳定貢舉條狀○先策論過落過落字
之習此句有疑竊謂當從一本祇於其下添一他字
自通體以下連下及字共刪去九字如此較為
順穩

論蠻賊可招不可殺○其餘時暫鳥散時暫恐當
以我作暫時

病暑之兵集作所必慮自此貽朝廷憂患以上言不
失上下失謀必成大患此言便行能全活人命多者
其功更大仁者之言

再論蠻賊宜早招降○未有可擊之便也以上言討
有可招之理此節推其為盜之由見其餘指麾可定
此言欲降諸盜諸盜本有可招之理須得黃鄧先降不徒足志而已此言招之使降南方
燁濕何晏景福殿賦冬不寒寒夏無炎燁湖南一路
可為國家之憂此節覆言速令兩府大臣結言決

論水洛城事宜○事體須要兩全兩全字一
五也中三節專為保全劉滬首末二節則兼為此其不便
遣一中使此下言兩任卿自行軍法論青之責汝卒

論水洛城事宜○事體須要兩全兩全字一
五也中三節專為保全劉滬首末二節則兼為此其不便
遣一中使此下言兩任卿自行軍法論青之責汝卒

事以自贖論滬之俟水洛功就此下又逆計水洛成
之必有重責以上三次戒諭其見老

再論水洛城事公於尹洙最厚於劉滬素無交往往然論
俱為大將公又請移洙而不動非洙又秋青與洙
秋青皆足見公和而不同之槩○非滬守之不可說
水洛必難使共了此事此下方言若移却路分更升
須滬守難使共了此事此下方言若移却路分更升

差遣或召拜他官時洙為涇原路經畧部署公欲兼
後罷洙經畧部署而降知一州則是仍因小不於尹
將移替大將於國體微傷非公兩全之意矣
洙曲有黨庇云君子不黨於公之公心語

論陳留橋事○挾公狗私挾公狗私猶俗言假公濟私
非是挾私狗而能使民不加賦而國用粗足句首有誤其
與豪民有情誤當

論任人之體不可疑歐公論事文百孔千竅無
恕不歸已說破宋世只是好疑不決集本無只取邵
飾所奏取字集本作特

論與西賊大斤茶○天幸有此一事尚可罷和當時有
只願罷和故元昊上表請和韓琦范仲淹終以和好
為權宜戰守為實務公前後奏疏亦累言不和患輕
患大

論西賊占延州侵地○而賊盡據要害之地而集本作
得絕和議則社稷之福也未世君臣苟得便兵息戰
從至敵欲強占侵地猶不肯與之力爭則中國喪氣
盡矣公意在絕和至以絕和為社稷之福當日除韓

范二公外誰能建此偉議
論大臣不可親小事集本於此一卷劄子復註慶
歷三年竊恐三年當作四年

論中書增官屬主文書○以不銳之意行不信之言

宋時 陋弊校其稽違舉行朝典 如此方使政令所出四

論乞放還蕃官胡繼諤○來遷內地 文其真異鄉及以

其失所等語觀之所云內地乃 詔問守清 通首皆屬

指亳州非指京西集本非是 詔問守清 一節是又孟

所謂深透人情國體之言唯 詔問守清 一節是又孟

子所謂徐徐徐徐徐徐徐徐 詔問守清 一節是又孟

性之良令彼遠來迎養不宜 反問其欲否萬一犬豕

無良居然拒父則使繼諤終 死異鄉守清長為天地

問一大罪人後雖欲改悔而 不能所以處之者

兩失其道矣又詔問集本 誤作詔問今從他本

論大理寺斷冤獄不當○本因 險濫 未詳其義 而敢逼

人以死 當作 誤法

河北轉運 慶歷四年八月後作 第二第四狀則五

作年所

讀歐記疑卷四

論臺官上言按察使狀○凡被 選之者 員未知的應何

字 常能力主張 脫為字 問其何路按察之人 須令整

一事乃見所言不為虛妄若 無可指陳

則是密受權要囑託有意 沮撓善政矣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 省府推判官等○臣竊詳

臣寮上言 此狀前後分兩半 篇前半辨其所言之處

官故特借保舉他官一事 明之此云字雖不明著章

疏然獨請罷舉轉運等官 則其意必當云爾前後四

云字是駁其辭此 繁難要害之地 如經理財賦籌畫

任豈於舉官一節獨不 如 除此勅外亦更別許舉官

外郡通判等 猶堪委任 除此勅外亦更別許舉官

何以獨不許 惟此勅則徒徇私請 徒集本作頓按頓

舉轉運等官 惟此勅則徒徇私請 字義偏不如徒字

融須一歲內有四百五十 員兩制為舉主 讀至此猶

者之欺妄徒欲盡改前兩 府所行之 乞賜檢會去年

事真可謂警者無與乎鐘 鼓之音矣 乞賜檢會去年

終兩制以上舉到人數 察其果至百五十人 深悟小

人希合而欺妄也 此上皆辨其 維自去年陛下用范

仲淹富弼在兩府 此下方為推原其故 蓋

宗故事 范富二公蒙 仁宗如此委重終不敢自立一

免於去後讒惡之口 甚 幸其不在左右 此語直誅其

矣為國任事之難也 幸其不在左右 此語直誅其

讀歐記疑卷四

當國時臣寮何以不言 即鬼蜮之伎 彰矣范

往陝西河東在四年六月 富弼在河北在八月 歸至國

門臨入而黜弼先以樞副 撫河北五年正月斥知 罪

說 本是以國書檢用 祖宗所行之法 是本集本作

言聖意如此日亦是 則是為范富二 却云因諫官論

賢所刻不得作此語 其謬可知 却云因諫官論

到此云字又請從 黜罰以免人言 是年公亦

有不便者方與 改更 雖前聖所行 後聖亦時有損益

方與改更必兼 及 又命 告示賞罰之命 皆三朝之

此意於理乃足 又命 告示賞罰之命 皆三朝之

攸行 亦當作 云 錄者因句末一命 字致誤 乞賜

詳酌 法祖之心 杜小人 讒惡之口

論劉三棍事 唐時維州 悉但謀來 歸不納致遭夷滅之

慘宋時又有 西夏山 遇因內附 赤族皆由

論劉三棍事

慘宋時又有

西夏山遇因

內附赤族皆

由

當日謀國不誠致絕遠人歸化之路終亦無戮于外
夷之叛逆公恐三級復罹此禍又因其來歸可盡知
敵中虛實使彼不敢肆意南侵其有利於國家甚大
故力請納之唐之件情猶宋之郭勸皆孔子所謂好
信而賊雖欲索之於我難以爲辭此則言納之利
者也不敢來求此言尙屬近情第三條謂彼來索無明
難以為辭此則揜耳盜鈴之計耳條彼來索可敗告
之曰天子君主華夷不忍一夫失所彼既何化來歸
自當納諸覆燾之內豈宜相明唐太宗責王世充曰
四海盡仰皇風惟公獨阻聲教未太祖詰南唐使臣
云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皆偉然王者之言不知未
世中葉以後何契丹必盡疑幽燕之人此說極盡情
至自卑乃爾契丹必盡疑幽燕之人此說極盡情
然此事績通鑑不載不知究竟何如當考宋史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爲羣小逆揣中傷善類之術
曲折入情令○臣雖供職在外爲河北轉運使
人百讀不厭○臣雖供職在外爲河北轉運使
聖聰者字非是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爲朋黨也

讀歐記疑卷四

可下但存以辨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小
也三字非是誣諸賢爲朋黨公偏說他議論不同
美其有不和之節真可謂善爲說辭但見其善避權
也說諸賢避權處皆仁宗所親知授以紙筆授集本
而灼見者尤可謂善於開論仲淹深練世事本誤衍
條列大事而行之施行非是仲淹深練世事本誤衍
一然必知凡百必當遲緩自疑疑集誤力思雪恥
字雪下集本有國家之前四字

銓部

論權貴子弟○其雖無事故職疑當

翰院

論史館日歷公在史館所上劄狀凡三此狀請令史官
是所修之史備藏史院也第二劄因進本入內官守
空司仍乞付院收藏以備檢討事見後卷所載第三

御中原舊儀遺至第三劄乞添差檢討官同共對讀
原註云嘉祐六年所上劄狀第二劄當係五年以前所
上此狀係公初入史館奏陳原編至和元年九月之
後似不爲誤題註乃云嘉祐四年誤置於此未可知
據得毋以爲誤題註之言所云付院收藏者即指此
劄言之乎然此狀豈不言進本入內不復發出恐題
誤也○當外擢者乃命脩起居注疑衍事關大體
皆汲不書先言國史向多不敢書所見聞故也推其
致弊之由不敢書所見聞句不得書皆論及奏對語
亦係總綱下文乃分三目不得書皆論及奏對語
其弊不敢書事有諱避又不敢書其弊不暇及之追
積滿則目前事又不暇書其弊三○趙元昊國家置
一節大事尙遺昭示後世事須條錄方免闕
足知闕略其多昭示後世事須條錄方免闕
史本意選存警戒不得諱並書之據所聞見并牒請
以紀錄不至積滯相已上事節以上泛言史職所當
因可以法第三弊

讀歐記疑卷四

修撰官奏行責罰仍前三弊並令次月供報定期須
之法自至中書樞密院權取兩府運籌許備牒開封府句
追嚴斷問諸司如延許牒府句更不進本○闕略之
弊前文已詳故此所費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語
總上文

論臺諫官言事○與其區區自用與其萬一聖意必
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退矣則與而二字皆
可省○舊註得此一折文

論使臣差遣原註云至和二○本班見管使臣按宋史
武官有橫班諸司使及使臣三等使臣在橫班諸司
使之下三班人居使臣之最下其官本不係輕重故
濫恩爲其餘宮院別無恩例舊制入仕之原最爲僥
最多

論使臣差遣原註云至和二○本班見管使臣按宋史
武官有橫班諸司使及使臣三等使臣在橫班諸司
使之下三班人居使臣之最下其官本不係輕重故
濫恩爲其餘宮院別無恩例舊制入仕之原最爲僥
最多

倖官由慶慶郡王以下宅前殿侍云云即前所謂
殿侍等是也所有合轉殿侍云云指郡王宮殿侍等人密院劄子指
揮謂其餘宮院人等不

論罷修奉先寺等○恣侵欺於官物圖酬獎之功勞本
言公善言小人之情狀此二語幾於皮止為小人圖
面扶眼屠腸使小人肝肺盡露矣

利何苦因此輕贖祖宗是以見天意厭土木之華
侈是字誤當作足既不可止外止外二字集
不下大常誠恐一下太常圖利小並於不急處枉費

云云彼此相較益修垂拱殿及諸皇親
論修河第二狀○水合復故道水令當八倍之功三
止積二十七尺六尺之方積至作令水入倍之功二
二百一十六尺是為八倍之功就其下流求其入海

之路而浚之故曰禹以四海為壑疏浚
論修河第三狀○自古無不患之河此句透
濱下當增一所謂為害而無涯者也而字衍歐文每
稔字後同竊謂皆緒

論水災○此亦近世水災此亦二未有若斯之甚者極
為後文非小驚惶莫大之變集本驚惶思宗廟社
有為句作勢臨御三十餘年察安危禍亂之機武臣掌樞
穰之重而儲嗣未立

追已往之闕失皇儲防未萌之患害既喜聖躬
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此節尤說得淋漓酣暢
心未之知爾之知集本五行災異之學云云從水災
就水災意作結

再論水災此狀專重進賢是為預災之術後及京東西
雷清賑恤此則○已往而當救之弊甚眾將來而可
救災之方也

憂之患無涯雨而字所謂無施不可者公之薦引安
施不可及安石得政惡公異已謂此人在一郡則壞
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竟視為無一而可是所謂未
乾薦禍之墨已彎射羿之弓者也即此
一事觀之人以安石為君子吾不信也

論水入大社○裏外覲當下文又有旁側居民見臣來
去聲讀如句當觀當知觀當係當時恒語當
監當了當之當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中間說昌朝進用之由作四層詰
後言雖斷自聖心亦由左右稱譽之力使仁廟返而
自思則昌朝為人可知矣時宮中有乳母賈氏昌朝
結為姑母官官乘間言近日言近日言官奏事多虛
謂如賈姑之事全屬造言仁宗曰賈氏實曾薦昌朝
則是實有之事而安石為昌朝神道碑極致推崇與
公所言罔邪傾險者迥異竊意昌朝頗通經術以講

讀歐記疑卷四
講著功人品則無可取安○在先察毀譽之人公之
石碑辭尚恐未為直筆

昌朝却本所薦引之路攻之昔
人所謂捕之捕鼠須敲頭是也

論契丹求御容○所遣汎使汎字誤恐當作信蓋因聲
至彼非時遣使至當而嚮來宗真特於好信文宗真
及特於等字皆所未詳未可生事而欲我曲彼直
此事當求宋史考正

論選皇子疏選立皇儲借公主出降引入語極斐嫻有
一人可親居內無一人可親居內無一人得親具見依依忠愛至誠

乞寫秘閣書令館職校讎○秘閣有闕者書名件者字
衍文

校了謂當
乞罷上元放燈○所見現今供擬遊幸所是當
作有

作有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惜字提綱下分二目前為拯惜

疑有闕名節為朝廷惜後為朝廷用諫之功

而壞未幅洗制疑似處仍歸到拯一身名節上去

才愛國之意可謂倫至耳矣如此奏劄雖論者亦當為之感而服也

至和三年再論水災力薦拯清節論宜置左右必有裨補此書復責其學問不深見其才不能思蓋前

此拯以小事屏棄遠方則力言其才則有讓尊之擢此因拯連逐二賢遂以身代其任則有讓尊之

故又請別選材臣為三司使而處極他職於此見公秉正不偏不但愛惜國體兼為材臣保全名節故吾

謂懷才愛國亦勢使之然也亦字疑衍皆可以為天下

法也下文登用兩也字相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

所損不細自涉嫌疑是為拯惜所惟無所利於其間

爾得最透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耳逐處周匝無一

况如拯者拯本賢者不可以一肯掩故語偏倚過當

慮不熟此二句拯之無心讓奪而招致人言其義舉

全拯之名節此為實不欲因拯而壞之此為朝

舉丁寶臣兼問當時兼集本作牽復官資就移一親

民差遣後寶臣得復太常博士知

乞免舉臺官只命學士一員獨舉舊制如此今乃令三人

共舉改更舊制必疑一人獨罷黜之可也人獨舉足

矣不可信則雖眾舉亦未必公有可信有不可信則宜審其不可信者而罷黜之公論事文極善用四路

把截隨眾署名則臣實為取欲三人所見皆一則理

必不能讀此與辭范龍圖命書見公自信之果守

論茶法以前者行之太果者當此而王大夫而

未敢此而字及下而無不惟初無害民之意實亦本

有自信之心論事文過傷激許皆非善導之方也

又志在希合以求公賞人說透骨理今若明見其害

救失何遲前半皆陳既往之失此句舊納茶稅今變

租錢茶稅向於何處輸納租錢又作何輪納之法因

指畫明晰處當兼考宋史

論監收原註嘉祐五年今按明歸有光作馬政志謂此

封轉給事中之後年譜列之嘉祐四年四月至和中

公尚未為舉牧使歸說誤也此劄所言三事一謂

從改舊制須躬往諸監詳究根源不宜坐而遙度一

謂後項故地及河東西二路有可興置新監則河北諸監地不宜馬處可行廢罷三謂估馬

一司亦應遣官至邊訪求蕃部券馬利害岐幽涇

宜函集本作函溼謫有

舉蘇軾學問通博資識明敏文彩爛然議論騰出

蘇軾此數語最盡

議學其意則一皆屬可行其始也則教以經義文辭

其終也則取以才識德行必欲辨士能否則命以官

教其事有難行者通篇只於此二句置辨○科目者

羅網人材之具非謂羅網必皆聖賢之材也古時選

知其後日之惡而斥逐之也後世以文辭取士名臣

廣相多出其中然如柳宗元之黨附匪人王安石之

明試以功雖唐虞考績亦有黜幽之典必求於沙

樞府

論均稅○括出民冒佃田土不於見在管催數內均減

重者攤與冒佃戶生立稅數配之此非朝廷本意東

濟宜州田數舊止四千餘頃嘉靖中履畝丈量遂多

二倍余修濟寧圖記曾著論云田數既增二倍則何

不以所增之一倍均減舊田重賦使之改而就輕餘

即準此輕賦起科國賦雖增民間反有減賦之樂豈

不上下均額哉讀此知公議希意承旨者言利而不

先已及之禍自幸所言非妄

言害之善而蔽其患公言希意承旨之徒言利不言

害其所以難者固此等希意承旨之人此等人之

所以不可用者專進偏說惑聽使人主不復

知其為害故雖意欲便民每致怨於民

論馬政草地○善惡多少地雖多而所生之草不足以

是明立封疆界至因便相度其地肥瘠多少肥瘠是

別其善惡辨地多少正為欲別其善惡故本議欲以

止須就草地打量不必更去搜括民也

見在牧地給與民耕豈可却根究已耕之地二語最

所以欲讓廢置者存其宜馬之地為監民間養馬利

其餘則給與民耕何必更向耕地搜括

害甚多讀至此句知後日戶馬保馬諸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

已漸次說入深慮得在知其術而已前段固其時是

此段進之以聽言之皆挾私之說也以畏人知不與

術乃為人主開導之私尤為指陳深切雖惡逆

他即謂下文好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云云

就事剖析歐公每每如此

政府

舉劉亦呂惠卿充館閣劉欲記問該博可備朝廷顧問

石得參大政既志忌其復用凡可以善安者無不

用其智此奸邪傾險小人願亦稱為端雅之士以

見知人竟舜所難公所薦上亦尚有知惠卿之不可用者

論逐路取人致偏厚東南二欲藉此牢籠不逞不致有

難西非節中前六節關諸路數均之說後二節關牢

籠不逞之說未及科場之弊自有當革者然不在乎

更其不可者一校則南北未嘗不均其不可者二

此節以解數與中數合其不可者三捨病在顛倒其

校則東南未嘗獨厚其不可者四徒爭趨西北則

不可者四數病在縲縲其不可者五

奇應之其不可者六此節言必取均數則廣南二路

弊又生此節言其弊更甚於西北

不逞之人豈專西北此辨西北牢籠不逞當別有術

此辨借科目為此當今科場之患也此節言科場當

事者所未及

乞獎用孫沔○侍郎孫沔實錄係致仕二字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外料敵情云云此四語一推以

思信作推謀是其欲自比契丹云云敵情蓋然而

天下已困集本固下以不知邊事之謀臣云云

欺之曲盡未必不可為中國利也早以得絕和議時

最為曲盡復以其叛為利者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云

總莫如用先番休出入逸待勞五路出攻此為不用
發制人之術考史至道二年命諸將進討李繼遷五
路並出惟范廷名王超與賊遇難頗克捷而諸將失
期士卒困乏將相為謀不重先是李端請由麟府
終不能擒賊且請靜以待之帝皆不聽則是為謀不
重其責乃在太宗公獨委諸將相蓋立言之體宜然
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之說即公深於將畧如
此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然即與西夏議和
亦應如此往時失計
總在於急欲議和耳

又論館閣取士○大臣所薦之人並只上簿據後文置
則此制係嘉
祐三年所定

言青苗錢第一○公所請三事一請只納原數不取息錢
罷提舉等官庶免抑配青苗意在取息則免息之說
自必不行至後二事於取息中稍為宛轉免積壓

讀歐記疑卷四

三

管及督提抑配諸擾似屬可行而亦不依者蓋意圖
網利惟恐俵散者少則得息無多故於後二事之不
依足見當國者口口託言惠民其實專為罔利又民
間取息三分謂終此一年每百錢祇取三十文利耳今
作兩次俵散收納而云更厚於三分之息矣然則此
年百錢須納利四十是更厚於三分之息矣然則此
並不言及未嘗知當日作何取利之法○論者謂指陳
青苗淋漓悉歐不如蘇區畫明爽蘇不如歐吾謂
當日言青苗者幾遍朝列而上意堅不可回公自度
忠言難論所以開導上聽不能有加於羣議故就
在行事中設此三端姑作委曲調停之計所謂害去
其太甚也前以多乞寢罷不蒙省察引入後復以悉
採羣議追還新制望君至所陳利害則謂諸臣業已
詳盡不復贅言其意在救時不屑屑爭長於議論
之間最見忠臣愛國至情論者不察其意徒區區較
量於文字之末何異盲人夢夢

言青苗第二○何名濟闕前與但云夏料錢不納更不
支與秋料此則言秋料錢於
五月俵散正是蠶麥成熟人戶不支時則秋料錢
夏料錢全納秋料亦可不給語更直是明秋料錢
可以罷而不散公上此劄後即止散青苗錢當被謹
神宗特予免議公有謝表載四六集

○按程正叔有言新政之改亦由吾黨爭之太過
或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公適上
兩劄開導上心曲盡情無一過激之辭具見老臣
愛國至情惟是青苗法意圖網利必欲使之免取息
錢此言固難入聽第使果係貧民須至向富室揭重
債者官為依給每取二分之息亦似無妨但須先選
提舉等官又每年祇給夏料蠶麥成熟時更不給秋
料祇此二說或倘可動聽則青苗亦未至害民如是
楊中立為劉陽日官散青苗時凡酒肆食店與夫佛
優戲劇之類民財者悉有以禁之散錢已然後復故
惟恐小民損費蓋亦
委曲調停之一法

河東奉使奏草 此卷中并牒文數道是備記一時奉
使錄

免晉絳等州人戶遠請蠶鹽○當所使自稱當司及明
代人自稱為當職之類蓋
當時狀牒中自稱如此

義勇指揮使代貧民差役○竊緣勇指揮使 此下至庶
得均齊一

讀歐記疑卷四

三

使原素節文 頗見影庇 此等應用文字只合用
為修飾然此文言人戶差役不均意已了而語
不能休微傷繁複此下十一字鄙意似屬可刪 臣勸
會河東一路 此下公始自 不句追教閱外 此等自合
州縣因而請雜役使 因字衍文而字當 復有上當之
覆此句上文已見不宜 差役頻併 併字疑誤恐 主戶
小處 小恐當 稍寬已困之民 悉與轉運司同 特賜允
許施行 結處特乞充許
轉運司所請

舉米光濬○邊鄙常患難材 難材當作材難然奏講集
中論孫并劄子亦有此議
恐兩處
皆誤也

米光濬斬決逃軍乞免勸○取勸奇嵐軍使云云 先將
始未
微明漸啟兵驕 此言兵官遺 亦是常事 此言光濬事
勸則兵益驕 亦是常事 本可免勸

其損不細此言即使勘成定罪於光緒無大傷所關邊防軍政則甚大

再乞減配銀○配賣謂以銀換錢即前諸州軍錢糧云

云在官見不關錢民間即日難得見錢從得錢且欲配賣

一半先請減配只與減得些小價錢謂賤銀便知納

伏緣河東州軍云云此下申說民間況配賣銀絹云

云此下言俟縣官其銀盡可罷配本可盡罷不

都轉運使云云此下又申說所以且令先配一半現

辦此竊慮臣離河東後云云此下又明即今先乞早

摺最清必如此方所謂之難達

再舉米光濬公於光緒連上三狀見公○不易多得一

保又已知次第二宜既不留病患三宜又無過犯四宜

不若責之久任五宜累曾乞替可知光濬本非戀職

論西北事宜○第一條○今以兵屯忻并云云代與奇

邊塞於邊塞處無故大集兵馬則失持重之體今使

代藉忻并二州應援奇嵐藉嵐憲二州應援相距各

止百餘里寇來不患無備而邊塞絕不聲張但

令堅壁清野徐救兵之至如此處置極中機宜

論麟州事宜○第一條○或欲廢為寨名謂廢州何害

為州此辨廢州乘易守難攻之天險此辨移近未見

其可總論前二與不減同此言當減兵非二年一替

之吏所能為此言招輯蕃漢未得其要總論後二

○第二條○以贖二州五寨二當作一州謂麟州

中候百勝諸寨下文二則似可廢代為議者申說則

州五寨二字當作一則似可廢代為議者申說則

不可不存此則公○第三條○勞費不可勝言此言

並是後來增添此言建寧畱一千人云云原設二千

八人減去一千七百三寨各畱五百原設千二

一千四百五十三人足資巡緝寨兵所減者千二

資應緣此堡最在近東須開後載兵不煩輸運過河

供饋所以省費都不去百里之內皆不憂於無備但

那移就食而已謂四寨所減之民力可紓揭明主意

○第四條○與兵二千其守足矣委士寨可以不至

乖謀此以本人材識言之則其當自視州如家其自

衍其守自堅此以本人職分言之就知麟州一邊二

可使漸自招集委士寨兼可外能捍賊而戰守應前

不至內可轄兵以實邊應前招集蕃漢利害百倍也總結前

盡非王吉不可此下仿舉一

乞罷鐵錢○第二條○麟州大錢當二十八萬八千餘

買銅錢大錢謂當十錢故二萬八澤州大錢凡用六

千四百餘貫本得一十五萬三千八百百餘貫利

錢一萬六千餘貫足抵一十六萬餘貫銅錢內用官

未六千四百餘貫得利一十五萬三千六百餘貫據

此八百八字其利兩倍兩當作三倍下○第三條○

出糶斛斗下文支數則有和糶若本支錢此係收

下文實正絲綢際際際際際際際際

麟州五寨兵糧地此圖似應列前麟州事宜詞子

免諸州一年支移詞子並進理應屬此讀者因其

列在乞罷鐵錢之後疑當移置於前其實非也

請耕禁地○就沿邊貴價私糴北界斛斗此一節申說所以私糴北界斛斗之故下乃申言四害

乞減樂平縣課額○不得減額以上皆述樂平縣狀辭重

實難趁辦課利此下公始代為請命此虛令監官殿

降考第此又推出專副等日被比責及監官虛被殿

之故

條列文武官材能○共二十五人據後文所列實共二十七人疑五字誤

論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事原本下註疑字竊謂

事乃俟字之疑字竊謂

河北奉使奏草此卷所載亦有牒文不

舉官○李邊有膽勇材或係武字之訛連上材字

讀歐記疑卷四

奏洛州盜賊事○現已殺併散殺併是當時俗語殺併

不委謂胡承澤妄有申奏委字誤已牒令却歸本

任去賊勢交橫妄稱只有三兩人未獲是為欺罔

本任則前路不必如此張皇賊勢後亦不必責其妄

官可矣此奏前後乖謬未詳何故

乞一面罷差軍士拽磨○磨磨字未磨踏

勸罷多日不待行出上件指揮自只作本司一面行

遣如此則雖罷差兵士悉由轉

乞不令提刑司點檢賞給○蓋慮張皇却生引惹先推

子宣頭所以不如此却成引惹點檢反成引惹又全

得下司之故說得通判就點檢一近字

違不下司之意說得通判就點檢一近字

保舉王果○遂閉城門極力為果致果不能獨進抑他

所以伸奮勇爭先兵士中傷正見各完復况未損

不為無助賊肯投降亦多是叛卒遺棄之物果縱兵

奪不獨南關即東關亦被賊劫知南關被賊不戰偶

無傷中者得遷宋時賞罰乖無以勸戒此節重在保

全忠勇之士此節重在所貴云云揭明保

保明張景伯○乞指揮收捉去以上皆磁州奏聞

事宜此下乃本縣官員仰依近降指揮取勘施行公

事為景伯被勘特為保明射中賊人致其潰散因此云云不但無

有功

乞罷郭承祐知邢州○丁河北不才官吏寧切至如此朝廷正欲澄汰

讀歐記疑卷四

不住驕兵翦搖結構况又遠處驕兵翦罷為北京部

署此節歷敘當河朔多事承前驕兵丁寧留意之時

承前朝廷奴厮之材承前諸劣不忍廢棄寬一路

凡作攻擊文古人每身豈無閉處可畜養之何必

開一路使倘得有所藏身論使當

要尤須擇吏此節從邢州發論向勝承祐雖庸材倘

患捨此見此地尤宜擇人勝承祐雖庸材倘

乞推究李昭亮○即按察之司是為虛設今後官吏作

過者無由糾舉淮南按察節節體量知潤州席平不

任人之體不可疑謂如此則飾亦愈見

其下今後見事不若不為意亦猶此

乞一面除放欠負○有委實見無抵當者先是天聖編

欠負統須保明申奏本年慶曆救書又分特與除放

及保明間奏為二項公故條陳十一項分晰上請然

十一項中唯此一頂恐或尚有抵當故須保明開奏
餘項並非侵隱及無從催納者悉準今此赦書先與
放除

乞放行牛皮膠繅○全無人戶納到數目本路筋膠應

副使用不足京師支撥全不堪用諸軍急求條數

為皮角筋膠難得之故以不堪之故便合民間更無

兵器喚醒從只是禁得官中絕無禁法過嚴徒

時公私却不闕少出錢收買限半月赴官送納不復

價錢○見小利之人必使利盡歸公無絲毫漏洩

民卒至并其大利而亦失之仁宗朝變法之害大矣

如豈可二年之內舉河北牛馬全然不倒死可知不

令人白納此即又與價錢已令人戶

必不得之數已足下民之苦不償牛馬本價

白納是牛馬既死并其更令陪錢於官司使用了納

皮角而亦失之

死牛馬者一無所絕却民間使用不獨死牛馬者

得反令陪錢送納此語究嫌多贅如此則獻計

人陳告又支賞錢不多者必請厚賞以來告者

擾累愈○相度置場收買前一條雖亦兼及收買客

乃持言收

乞展便羅斛斛限○至三月終住便不得展限者以所

牛皮筋角等入中便到及住便諸稱備之以爲粟

時語也○三司主計之臣唯恐邊儲不足則當寬為

之限如何反又作此指揮宋朝諸事因循居官者無

以自見所長轉又妄思變法不深計始終利害但取

苟事紛更往往有此謬議○又按入中斛斛皆給券

三司殆因錢少故設此法以拒之耳兼恐賺誤客

從御河漕運輸邊所以軍儲不闕此節追却合相兼

計置此節言軍儲未充須兼藉方敢近裏儲積此言

修運見行三說新法地分宋景德中募民入粟於邊

厚利悉歸商人天聖初茶價外又益以東南緡錢及

香藥犀齒謂之三說法景祐康定間又增以鹽利謂

之四說然諸說各有利弊○第一條沿邊亦難入中

在奉行者之善為調視耳○此請漸

置推綱見今廣行打造次用新沿○第二條若兩處

鈔價苦相爭相爭謂相去不多若疑若字誤文然句

去二法並行未便此言二法並行則沿邊分爲兩番

若改爲分番招徠即斛斗無所往斛上疑脫則而沿

邊則當須先修運路云云仍歸到修運路復

乞不免兩地供輸人役○宣合轉運司勸會開奏劉煥

猶待轉運讀歐記疑卷四其稅賦已經

勸會定奪依所奏施行三司續奏竟不

太宗皇帝朝全放三司所奏謂兩地人戶只令輸納

納公此奏專駁三即是稅賦差徭全不屬中國所管

政事一失即土地昨來所放只是衙前客司第一等

人民皆非我有

人戶差役事已難追始於差役中別分等第

再乞不免兩地供輸人役○依奏施行先平叙三

二事甚為不便次說內有且依舊差役兩事

業仍令支下州軍差衙前管押此下專論役一事已

州支撥無有虛月先言官物只出四官物般運長無

虛月若令衙前般運州故支撥無虛月官物般運長無

運不前先苦人數不敷要人差使况本處自有重難般

運不前以上言四州河水決溢德博二州此下另

見被災二州尤宜存恤不宜復因以重役

乞條制催綱司○充潮御河等催綱謂潮河御河等處○第一

條并造國年月造下疑脫○第四條帖與綱官綱官

工字之誤○第五條取到收閉關字書無閉字恐當作關報之關

即申擬國轄司擬係提字之訛

乞預問邊事○陰為預備朝廷責任其如朝廷責任之

意然而必欲密為經略其字衍否或抹去下猶恐不

副委寄外詳邊鄙之事內不為係安撫司地分固不

得與聞矣防之事欲移界標南侵侵字絕句下文

一句是臣本路本司職事得與議臣竟不得與聞即

司職事不令與聞是內不足為朝廷取信亦不得與議二句據東前文凡事不可

不知此節就近日邊隅多事言稍得與聞邊事各州

報安撫者須令兼轄轉運應前軍城官吏不合申轉運司一節少副委任之意一切

事兼令轉運與謀應前起請兵食乞不下轉運司一節

乞令邊臣辨明地界○不爭於初此有不與之爭一而

不與之爭而字及與之字皆衍

再乞放行皮角○兼河東近已放行甚見其利禁之不

又不可只有依舊放行便不憂不至時時紊煩朝省

疑誤及不空費文移上有不至字此

論契丹侵地界○乃是引惹知不爭乃是引惹恐有引惹不

時朝議此蓋兵法必爭之地也此言險地不可讓人

之失二句指畫不得其情偽之實也此言我力實足以敵

形勢如畫之縱而不爭由未

察虜勢而反懼其不足懼此言當深為後日之遺

實弱當作剌後文遣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好指元

與中國通好以邀中國厚利元昊和議得成則契丹

至交兵降前此契丹則和議之成乃由元昊自欲求

斂山前漢人怨怒兼致以誅斂結怨漢人虜人亦

已怒矣反致虜眾離心所以離叛攻劫作所在

我乘虛而北襲契丹內外多虞正憂我何必懼其不

足懼哉彼特為虛聲以懼我遂懼豈不為我禍乎

人知二虜交攻之為禍亦此臣所謂將來之患也先

契丹因敗自奮則又將來之患大者也次言二虜復

之足為中國患則又將來之患大者也合之為患大

此臣之所未喻也此即用人一端見朝未銷過自怯

懼歸重此句見不此自古以為難也雖實論事之

之致不與力爭此自古以為難也雖實論事之

論河北財產○素所任者謂文章誠有說也先虛領

公經畫之矣邊防事另有實成不能得其要此言

必得而涉於苛碎而字未敢輕議此言鑿前官之失

乃暇及乎其他此言審察之後先實有望於見信而

從之也至於事當上聞尤望不主張之則亦不能為

也此言經畫財產之皆不得取焉此言山海之產

地官策之不許取此二節申言其故地官八

故三字於官下不許取六字亦不成句或當抹去地之

添一又字乃通捨此惟有平地耳此下專論不可勝

數平地財產在耕而塘水河災損又有有限而不取海
池泊淀監牧逃亡皆有利害於耕又有限而不取海
平地之產皆用度無常也酒稅之入又不足此近年
不足資其利度無常也以給無涯之用此近年
之弊也上乞銀絹下殃疲翼禪萬一此則其有可爲
所助武備移有無則俾畢其所爲此下專望執
所請可爲者四也

自効乞罷○塘泊水口子係事

論長卿爲臺諫所劾先人主從諫執政服義之美

不偏未又臺諫言事不爲

辨蔡襄異議先誌文字有無主上會否親見又育會

書二事作證語變擬

獨對語因議者言不進賢又因上問中書進擬之人如

讀歐記疑卷四

三館爲輔相養賢之地進用之路

不宜太狹處處得納約自備之方

陳承禮監造衮冕令承禮就少府監監造本出韓曾二

禮監造復與新出內批無礙兩兩開說故能動聽

內降補僧官○內臣干撓朝政重在此句彼必自張於外云

云此等乃事所必有自以爲朝政可迴則其攬權驚

不悚然萬事只由中書云云恐別進讒語之言使人

動聽大臣攬權獨斷須爲絕其後路本傳言公善言

小人情狀即此亦可見之又見公愛君無已之情

又三事○造謗者因甚不及他人即專就此一人造謗

誦必兼及他人如僞撰富弼詔草及公沙汰內官奏

稿當時亦何嘗爲他人別撰僞書英宗終爲流言介

意未能釋然公當用此爲解惜未解也○來日當將

上將上謂二章讀畢謂司馬光容臣等商量所除官

謂先命以自然今上累讓表此句有誤當云今上上

後再立爲皇子累讓或減去句未表字

通不由某受不受也諸勅須本人拜領詔告

名英宗初名宗實天下不煩本人自領也仍更今

後賜名曰

讀歐記疑卷四終

讀歐記疑卷四

三

讀歐記疑卷五

濮議

序○其可與庸人以口舌一日爭耶不可以一日爭故

世不可不記者小人之誣罔也濮議專為出於無情

未足害其賢為王珪范鎮司馬光等迴護○按會鞏

特禮未之有載籍以來固未之有也今欲使從所後

者為屬而變革其父母之名此非常異義也而無所考

文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非異常異義也而無所考

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讀此則王范司馬諸

賢悉應俯首公獨為之恕其辭曰出於無情蓋田學

問不深思慮未審其味作此無稽之論非故欲與公

為難也且云未足害其賢則此一議偶失豈淺與公

全德公之居心坦曠議論正平如是視柳宗元之傑

悍王安石之拘僻挾以他事發於憤恨謂臺官因言

奚啻霄壤懸殊

至發憤厚誣先命

此則其心可誅

讀歐記疑卷五

議一○其議遂格先說追崇之濮王於上父子也

作綱見父子之珪等請稱皇伯而不名

名必不容諱

無稽之臆論是也果係皇伯則以人主名一從祖伯

父亦復何害惟其為本生之父故不可耳○以上叙

異議之與臺官共加詳議此節言中書根據禮經及

所由與臺官共加詳議漢朝故事立議然猶不致

自是仍下故凡言者一切留中又因太后手

臺省共議

明不為姑息臺官言他事不可從者多寢不行此數

篇關鍵所在臺官所以因奏曰如此則未有

積念出言蓋在乎此無上文實

字是同列相顧私語此史如此則未有

奏對之辭曰上當從一本增奏字集本脫去非是事

多乖繆不可施行此數語又申釋臺官所多類此舉

一事為証見臺官所言不行乞令中書具因何不行

非由中書壅聽人主拒諫乞令中書具因何不行

報臺窃謂此言亦未為過事雖不行必明示以是非

所在不特臺官有警使天下皆曉然知人主聽

納之權衡若但慶閣不行何以服眾今世臺有戲而

官建議行止悉令部臣議蓋即報臺之意

謝之者者字從一本增集本脫去非是○按宰相

豈容濫居此位日以狂繆之言演聽既不能曲徇其

情又不取顯斥其繆之令外人傳笑稱御史董道

呈院以此相顧不特御史無顏於國體稱御史董道

然實中書批劄有以致之昭文公亦有不得辭其責

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而已臺官欲以一去沽名又

矣但乞早行先出怨言後至忿戾繼益愧

皇伯之議恥遂至詆罔不已恣為醜詆

鉗口畏禍矣而有識之士遂皆鉗口當時曾鞏私

著為人後議一篇足以羽翼公議然亦不敢出示他

人至公退老後乃始出以相示蓋亦所謂鉗口畏禍

也中書亦不更議可省後來無數口舌又因上欲先

復中閣而上下欲白過太后然後施行

省亦非中書本意太后手書所許稱皇稱

讀歐記疑卷五

論下詔後人情遂已惟建皇伯之議者

復生不能復既決不出遂各止以本官除外任

為之辨者也

含容如此一付大臣與有司而惟典禮是從爾

自是中書執議并不稱皇伯之議

此節為皆未嘗議及也

英宗辨皆未嘗議及也

至決去本心豈專為濮議耶

為濮議此節連用

三豎字總束前文

之惡誣則無惡臣等之罪也

而指為有惡矣此二節先辨詔下見琦請降手書也

議二○豈有此心書權罷一權字

此節先為上意果有所主而中書雖欲不奉行

韓琦辨則語首而字可知其

為行文今宜刪去以此知上意不主也

親者父母之稱也。此語極言。又毀奉明圖者何也。

此則論漢事。然見漢王不宜立。廟廟蓋其。其依

經合義。可以為萬世法也。奉明圖與。豈有兩統。

父之說乎。此言漢備。雨是可謂不知輕重者也。此即

父之稱。父以明所生。是不可改也。此引魏明帝之語。以

改使臣以此得罪。則固無慚而不悔也。此十四字。與

刪去歐文。往禮官議。服所生父。即相王嗣子之報

往多此。刺語。禮官議。服所生父。即相王嗣子之報

言父不改。稱伯父。愈見。漢王稱伯之非。且兩議。老發

一時而為。天子議。反不如。臣下之格。循典。禮數。語難

異議者。亦恐無辭。以答。此節。証據。確鑿。尤足。塞議

者之口。而當時之人。猶欲。堅持。皇伯。無稽。之議。此真

難與。口。又豈。因議。服而言乎。此言。父之名。不嘗。試論

之。此下一。節。見。五代。史。晉。出。帝。家人。傳。論。公。為。漢。議

之時。特。引。此文。為。証。故。曰。嘗。試。論。之。謂。舊。為。五。代。史

讀歐記疑卷五

嘗著此論。案公五代史。自景祐初。屬稿。至寶元中。

二年。論。漢。王。典。禮。之前。二十。七年。而。唐。六。臣。傳。之。論

朋黨。晉。家人。傳。之。論。為。人。後。言。痛。切。如。是。豈。道

知。後。日。有。此。二。事。哉。故。為。張。大。其。辭。乎。蓋。其。平。生。學

力。如。是。故。載。之。空。言。皆。可。見。諸。行。事。當。日。濼。議。之。興

臺。官。至。斥。公。為。奸。邪。之。臣。豈。知。公。持。論。有。素。能。忍。而

勝朝堂手詔。褒崇本親。且直稱漢王為本親。則父

之名。尊。等。本。明。知。其。不。可。沒。矣。今。復。以。稱。親。為。非。

是。自。敗。前。議。而。當。日。隨。聲。附。和。諸。公。不。敢。前。議。之。非

獨。讓。漢。宗。奉。太。后。命。稱。親。為。非。禮。是。為。禮。辨。乎。抑。欲

官。不。諱。言。父。諸。公。又。何。以。不。云。宜。稱。皇。伯。乎。以。禮。官

所。議。嗣。相。王。服。制。及。誨。等。前。疏。參。觀。足。知。當。日。滿。朝

之。議。純。自。率。其。無。稽。之。私。見。非。為。禮。辨。可。知。矣。

劄子一首。此劄治平二年十月所撰。原註云。不曾進呈

宗。即。日。行。下。即。天。下。曉。然。知。朝。廷。無。過。當。推。崇。之。禮

可以。杜。絕。謗。者。之。口。乃。因。欲。白。太。后。中。閣。然。使。此。劄

干。十。月。中。奏。上。明。告。中。外。以。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

則。亦。可。免。三。年。正。月。後。臺。議。之。紛。紛。不。知。何。故。復。未

進。呈。殆。合。當。有。此。一。番。聚。議。使。公。博。為。之。辨。得。以。不

益。致。其。精。而。成。此。一。番。聚。議。使。公。博。為。之。辨。得。以。不

廣。本。末。之。論。廣。係。原。條。列。而。辨。之。此。三。說。下。乃。逐

條。置。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先。說。中。書。之。議。有。所。據。次

君臣不敢輕議妄舉云云。議未決而中罷。遂謂上干

天。厚。誣。是。厚。誣。已。前。定。句。義。不。得。復。改。義。刑。本。俱。誤。作

為。句。考。師。丹。本。傳。及。前。卷。二。之。故。謂。不。原。本。末。也。原

不。過。稱。親。置。圖。乃。以。立。廟。以。為。干。亂。統。紀。何。其。過。論

也。無。稽。亂。統。統。紀。之。說。最。易。惑。眾。故。須。重。復。申。明。前。節

重。稱。親。置。圖。漢。儒。所。許。三。句。此。節。重。尊。崇。之。禮。皆。而

不諱為人後者有父而生明易之則欺天而誣

人矣前據禮經辨明眾說此節是本生嫡母也反為

義服乃是由輕加重者謂之義服為本生母齊衰期

功而從父則從王夫人為從祖母於禮當服小功

有禮制乘禮之正服今反為義服謂之正服齊衰期

雖降然名其為母不以從祖母之小功為服是雖降

亦節轉折太多義服正服讀其意如此正名號爾一篇主

未能曉解故特為疏明其意如此公意但欲據禮以正

句一孔孟復生不能復為之辨矣名號則中所欲言不諱

無後者立人之子為後亦不諱為人後者有父而生

及一切可以義斷獨其父母之名不可易義指炳然

如青天白日奴隸皆見其清明而當日諸臣切棄其私

見不但遠經畔聖前其數千載之議論一經辨論

亦不自精密目之竟不言孰是孰非其識更陋於當時

讀歐記疑卷五

讀歐記疑卷五

讀歐記疑卷五

讀歐記疑卷五

讀歐記疑卷五

讀歐記疑卷五

讀歐記疑卷五

讀歐記疑卷五

讀歐記疑卷五

讀歐記疑卷五

道崇之事即羣情自帖或舉朝集議以為必不可行

則須稍致從容徐觀其變如司馬光復差役法范純

仁且請先事斯言蓋格論也

為後或問上○絕則不待降也透極之論此

制降服乎制下一有為字愚謂但乙為直自於其父

子之間為降殺爾所以再從三從為分以見承大宗者

亦字膠果爾則為所生父三年為所後父

謂改作尤不可絕其天性外物可降所生父為期年

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喪服議曰罔極之

所去去昔日之名則是絕其天性矣

初不出於質諸禮則不然節復舉臺官所議代為申說

而以子夏傳喪故曰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

讀歐記疑卷五

讀歐記疑卷五

讀歐記疑卷五

讀歐記疑卷五

讀歐記疑卷五

讀歐記疑卷五

讀歐記疑卷五

讀歐記疑卷五

讀歐記疑卷五

讀歐記疑卷五

讀歐記疑卷五

讀歐記疑卷五

說出正意
理方員定

晉問 因當時議者以漢哀極稱考為不足法○篡逆賊

亂之世 世集本以耶律德光則為祖以其所生父則

臣而名之 一經說破真乃不值一笑

歸田錄

見在佛不拜過去佛 贊孟用佛語迎合上意雖類俳優

子師表萬世以外雖有殊動盛德天子皆未嘗下拜

安有以合宇神靈之主輒向西土遠裔之鬼屈膝者

程正叔有言但具人形不宜有慢 竊謂行幸所至但鞠躬肅揖可矣

奠壑 擊音吉廣韻云未燒碑也今吳人以炭屑 作團曝乾出售謂之炭壑

誦法華經七日不遺一字 以行童十年不熟之經讀 不過三遍者無怪矣或疑 言不實蓋由所見之不廣

讀歐記疑卷五

七

臣已告得侍中宅嫗 嫗者竟可不由門下直付本人可

矣何必多此尸位苟祿之人為利用者力辭而去乃

為不瘰厥職仍復僂依從適足以滋譏惡之口耳

諺云木朽而蛀生之小人奸善忠良雖非智慮

所能防然亦利用自有以召之不可不戒也

去其巾帶困辱久之 易曰君子以遠小人而嚴果

不死則當開陳善道使自知悔悟乃得曲成之道利

用之戒勵崇勳未免過嚴而惡宜使小人銜恨不解

楊文公作表云德邁九皇其門人進曰未審何時得賣

生榮 因四字音近得 賣非黃之故

阿保機 一云阿布機 一阿保謹 保字初出之聲為布以

初出之聲為機以母字收之即成謹阿係發語之聲

以保謹為布機取初出之聲今國書包衣字讀

團茶八餅重一斤小團二十餅重一斤計團茶每餅重

重八錢南郊致齋四人共分一餅則

錢思公坐臥上厠不釋卷宋公垂走厠必挾書歐公自

謂作文多在馬上枕上厠上 古人篤志勸學蓋加

中書樞密院有不降宣勅者亦用劄子兩府自相往來

亦然 可知劄子亦不專指奏牘自上行下及平等往

來皆用之表則專用奏事狀則自下申上亦用

之 婚禮坐鞍 今世新婦入門俗有坐鞍踏鞵二事踏鞵不

代時已有之然五代時女坐鞵之馬鞍父母為之合

馬鞍反在婿坐其上謂之上高坐女家遣人三請而

後入門北向坐以鞍置足下便謂之坐鞍同一

鞍而自五代及今凡三變然皆不知其何說也

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省陌 以七十七為省陌

時市井用錢有此語 學者亦不可不知

集古錄跋尾 其善者從之以省重複又考鄒嶧山刻

石跋尾照宣元 作公云集錄成書 後八年則集錄之成當在嘉祐五年

古敦銘 嘉祐中原父出為承興軍路安撫使按原父

知制誥七年原父以至和三年九月知制誥是月即

改元嘉祐又云居永興歲餘八年八月召還則出御

錄目錄之後二年故下云敘已刻石始得斯銘公於

五年作敘 說已見前

毛伯敦銘 教音對盛 ○篆文赤蒂同冕 據釋文冕下

龔伯彝銘 釋文龔伯尊彝 薛尚功釋云龔伯尊彝

龔上帝 龔終龔始 篆文直書作合又不可以云合令

故妄書為令始然以令為始字形不類當從薛尚或釋文令終命蓋古以口出令謂之命令特命之省

韓城鼎銘○原父所寫今文萬年無疆下揚南仲所屬今文用漸按所係族字之為所

商雒鼎銘○君讓謂十有四古書四字或作四月之疑曾子固則謂古字如亦作察人作久之類皆重出如此者甚眾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永叔原父君讓等博議而亦有所未達學者不可不知今流俗本將鼎銘三字直書作四則無以致學者之推求而其本字益不可復得故繕寫舊文疑即傳疑切忌以意改字

古器銘○賦工記陶人為中設銅筆字書說筆所以句中正音姓也○寶盃盃音禾敦医銘医即古董字此文首言古器所以多得之故次言古人為處之遠次言物之顯晦有時雖題跋

小文語語精貼而意常有餘於言外讀之使人感調無已

張仲器銘○薛尚功釋文鏡字書無鏡字疑與琥同糖音捉羹與同

公跋云其銘文五十有一按銘文多禮出之字集本款識皆然但彼此字形間有互易耳然總計篆文字數皆六十有七公云五十有一者蓋除去禮出之字

石鼓文○然其可疑者二下文應舉可疑止有三事四字蓋衍文耳又按公

石鼓之可疑者三余讀前一疑正可藉後二疑為解蓋惟不道於漢人不錄於隋志則近於唐以前此碑未見人世故得獨完若漢桓靈時碑近在耳目之前時有摹搨敲捶之害則未及千載磨滅者十已八九矣因鼓文完好益知隋以前實未為文細淺理豈得人世所物色則後二疑亦可釋也文細淺理豈得存云云公所疑三事似皆不足為異即以韓公及公相拒年歲計之韓去周宣千七百歲然其時

所得紙本毫髮無訛公去韓二百餘載已磨滅過半可知古物以遠人而得完近人而速壞石鼓文細刻之欠蓋有由也

秦度量銘○魄狀魄狀亦見始皇本紀秦隱誌秦祀巫咸神天○自楚平王娶婦於秦昭王時吳伐楚

而秦殺之按秦本紀楚平王來求女為哀公十一年昭王時事此昭王蓋指楚之昭王上文於秦字句絕昭上當添一至字乃明舊讀娶婦於秦昭王為一句時吳伐楚又為一句非是

秦泰山刻石○小篆之法出於李斯小篆集本作篆字李斯所創者小篆爾今從一本改正前漢谷口緇雨銘○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據此則古為石善讀班固食貨志云宣帝時穀至石五錢以二

五斗之米則可逆料其必無矣然則公之集錄古文於古書中難解之義未必無小補云

後漢樊毅修華嶽廟碑○太守生稱碑者何哉生名死集古錄所載華嶽廟碑前有珠璣後有樊毅碑生而稱其非古不足法宜乎盡人知之顧近人作文不

辨義之當否但見古有是語便謂可以襲用如古合不典或乃反舉唐世所刻碑及碑人者為例此與生

面稱碑擬援漢碑孫瑛瑛為例者奚異學者所當戒

無極山神廟碑○即與封龍靈山無極山共興雲雨上臨山請雨及山神使高僧詣三公山三公山本與封龍靈山同治法食惟無極山因山神傳言共興雲雨之語遂特來為請法食下文各以一白羊養即謂分請龍靈及無極二山也

堯祠碑○太守出錢二千太守出錢此事何足道也碑出錢數但列碑陰此更明著

碑文若竟推為盛美之事一何陋歟蓋漢時錢數史稱朱提銀八兩直錢一千五百八十他銀八兩直一千二十錢足抵他銀一十六兩故他碑雖一二百錢亦載之蓋二百錢已足抵銀一兩有餘也

脩孔子廟器碑○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近代文人好別撰新語以易故

所習見之字蓋皆霜靈皇極類也

後漢碑陰題名第三首○左鄉有秩集丞有秩按李翁

勅衡宮樣仇番治東坂有秩李瑾治西坂有秩是郡吏名又後篇朔方太守碑陰有秩曹掾之稱又曰則集丞亦是縣掾集丞有秩又縣掾之屬吏又有曰陽侯長馮翊屬縣考後漢郡國志諸屬縣以陽名者池陽外尚有雲陽頻陽郿陽夏陽諸縣未知應作何字又前碑有濟南東郡等字疑為孔子廟碑後碑列馮翊諸縣疑是華嶽碑

析里橋南閣頌○遭遇隕納納係絕字之譌李君諱會析里橋南閣漢

讀歐記疑卷五

武都太守阿陽李翁字伯都之所建曾子固云翁字殘缺不可辨得歐公集古錄跋尾以為李會余亦意其於是正文字尤番然一以其意質之遂不能無失則古之人所以即使求隱古稱亦當作安隱此關之嘲深鄭降楚釋同史蔡世家文侯十五年楚圖關城鼎銘言古萊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為多濕旁係水今從山旁係卓字今作朝此於本字為多濕旁係水今從山旁係卓字今作朝此於本惟其意之所為多濕旁係水今從山旁係卓字今作朝此於本即濕旁之濕書濕作濕即徒朝陽之平慘熊碑書顯作顯之例也顯當作顯可見古書象字多作參火減西口口高閣旁作心則由刻剛之訛高閣上疑字翁以郡之西挾閣道危難阻峻數有顛覆之害乃鑿燒大石改高挾平見曾子固西挾頃跋尾西挾閣二道皆翁所為西挾又在邠閣之前一年故此碑并及之○以上挾邠入所定釋散關之淖濕徒朝陽之平燥減西挾之高閣就安甯之石道假借不同爾四句文理從順聲韻復諧一無可疑矣

趙通作濕燥作慘皆因假借失真

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因其裔孫再立碑文并記世序題發此一篇感慨之文小題作此巨

論非公

殘碑陰○姓名完者九人此碑陰所題九人皆是字非名與楊震碑同例姓名當改

北海景君銘○蓋與遠同時人道紹封在安帝永初中年錄辭有不永慶壽之語則其卒必非強艾之年者

張平子墓銘○昔人為二本者不為無意矣此下別本中有徐方同者別得二十一字云是銘最後文疑徐方同所記二十一字迺趙球所得南陽后之亡者突人徐方同三字令人莫識其由來不及別本遠甚

司隸從事碑此碑因前北軍中侯碑讀其兄弟語詳足類今人之苟簡讀書須解處

字儒襄先生碑按就德縣圖經作翟先生公疑不能決原叔復書

郭先生碑○寬舒如好施如請作而古

桂陽周府君碑後本○名憬後曾子固從知韶州王之

邵中王君碑○金石何異乎瓦礫明此義最悉

朱龜碑○將棄去官莫曉其義將事恐遺父母喪歸當

時俚語如此

小戴門誰君碑於其卒歲諸臣者十二人封侯見孟守

宦官之盛如此鑄陳畢

熊君碑○從焜而轉為累說詳前兩項所書濕字作濕

俞鄉侯季子碑○不知為誰也思王荆之第幾子也

也二字是原文後改為思王荆之第幾子而繕書者仍留原文致成此誤韓集順宗實錄多類此今當減去誰也

二字

天祿辟邪字○疑黨綱傳轉寫宋為宗爾此國宋均傳疑宗資當作

宋豈安眾當漢時有宋宗二族此因蜀志有宗預又疑安蜀實有宋宗二族不敢決

其是非

魏受禪碑○延康元年十月乙卯以後文十七日已未推之乙卯為十三日

是月之朔是月丙午註云集本作寅按作寅是丙寅為癸卯是月二十四日若作丙午則

讀歐記疑卷五

三

為月之四日豈張愔奉璽綬反在順帝末遷位之前

九日乎又癸酉為十一月之朔丙午前於癸酉二十

七日後於癸酉三十二日總不能與朔日癸酉同月

鍾繇表真蹟○是閏十月矣先定表中所書閏月為閏十月由是此表

又別本○後未嘗出征口口口履險冒寒之復履險上錄安得先上賀表

安得有為孫權兵斬於口沮沮上恐脫

魏賈逵碑○賈要殺我賢君註云負集本作若按作若則要字讀去聲作負則要

字當讀

鄧艾碑據歐文云即魏鄧艾碑也艾嘗為兗州云云又云艾又二名不同則疑此題及凡碑文所書鄧艾皆誤作又字刊本悉從魏志作艾則歐中艾又不同艾以通用等語皆不可曉矣

吳九真太守谷府君碑○九真公守公係太字之誤封於秦谷

困而氏焉谷氏得姓之由學者不可不知

國山碑○其國將亡而眾瑞出可與五代史周王建世家論參閱

大代修華嶽廟碑此題集本所載前後二作並云真廟如前作結處簡淨而互有得失前作又不如後作今錄取前作其後作異同處則附見之

興光無二年須著此語乃見碑書二年之可疑并三月甲午之可信後作則此八字非是

立碑後六日始改元也此節解碑文所以特書興光碑後六日乃改元故猶得稱二年也按但立廟稱宗

故以為世也此節解碑文所以特書興光碑後六日乃改元故猶得稱二年也按但立廟稱宗

年正月即代王位四月改稱魏王至天興元年六月

詔有司議定國號魏臣欲稱代道武謂宜仍先號稱

魏按稱魏不始天興當云中書閣繆矣從後一作仍稱後作剛去仍字非是

讀歐記疑卷五

增此節因碑文稱代同勝道哉然予於史家非長故知魏史尚多闕繆

書之以待博學君子也集本前一作上句之末無多其真無闕切要當從後一作剛云為是

東魏造石像記○孝靜以後魏大統十六年滅當作魏甲子不繆

通志庚午歲名不繆所

魏甲子不繆云七年八年九年並繆

九級塔像銘○後周國魏大統十六年

後周當作西魏

在北七年

北齊常山義七級碑此文止百有一字注云讀後集本所載乃有二百七十九

特看發明錄

富用後集本

永樂十六角題據自下而思數塔之層次則謂之級每方五分四角則成十六角矣考魏志永樂縣屬樂

良郡蓋即十六角所建之地與義級稱常山同

又永樂縣東魏興和二年置後十年李靜禮位於齊公備其字畫似東魏北齊人書其言畫非重皮

隋老子廟碑○唐人字皆不俗此從真蹟注云唐人二

唐人名凡九字按提明碑後所書措辭最有次第

與張平子墓銘跋尾提明唐實應中有徐仿回者云

真蹟所談足知真蹟殊未足憑亦可准也佳當

龍藏字碑○君齊開府字之誤長兼行參軍前卷海

錄云長兼中書侍郎謝眺撰公講長兼者當時兼官

之稱南北史多有此名如唐檢校官之類此長兼亦

與同

太平寺碑○第不忍棄其君爾字之誤

韓擒虎碑○惟其在齊周無緣擒虎父雄已仕後

擒虎傳云周太祖見而異之後以軍功拜都督是擒

虎始仕即在後周未嘗仕齊此齊字恐即周字誤文

讀歐記疑卷五

傳皆無之此史書傳為利州之誤此史書傳載開羅王事

此史家之妄○按擒虎傳云其母見擒門下儀衛

甚盛問之則曰我來迎王又一人疾篤遂至擒家自

言我來迎王左右問

隋郎茂碑此首當從真蹟前義○閱遂書唐書即下文

讀出者而誤謂作遂耳今當減去此二字

唐郎類碑此首當○而百藥書類父於書世次穎事

唐為大理卿隋唐之時屢定律令蓋法吏也乎博學

下有此十九

皇甫忠碑○當時臺省文字如此可愛公言文字可貴

須等句

孔穎達碑○其修隋書其當傳云字仲達碑云字冲

達此與孫叔敖名鑄皆集錄

薛稷書○君謨以為不類信矣此筆褒於書畫好而不

知者也評論畫之為物尤難識此下旁皆梅聖俞作

讀歐記疑卷五

詩此下以詩作証見欣賞

徐王元禮碑○其相其德魏博具當作貝德下

刺史非兼州之官都督非一州之號都督者總制諸

徒取諸州中首一州為目蓋由漢魏舊文欲稱諸

州三州節度使治徐州遂州大節度又與徐泗

正同蓋習俗相沿如

龍興宮碧落碑○乃高宗總章三年題注云咸亨元年

年者高宗於總章三年三月改元咸亨

亭則咸亨元年實即總章之三年也

碑真蹟無立碑二字注

云集本有今從集本

智乘寺碑○以嗣王敬為敬按惠王諸子皆取玉旁字

表為正碑文偶脫其旁耳下文

新平公名則當從碑文作璉

人都壇寶錄○封龍之類有人其八七山不見其名上

入字衍○按七山可考者二一日三公山漢光和中

一曰無極山見前第一卷無極山神廟碑

有碑今亡按無極山神廟碑光和四年所立已入集

龍山碑今不見爾

魏載墓誌銘○屬維揚詭道集本如此真蹟而家譜史

薛仁貴碑○公諱禮字仁貴文士或其子孫為增之按

唐初名將如尉遲敬德秦叔寶皆以字行唐書仁貴

傳不云名禮猶史記孫叔敖傳不言名鏡蓋字既盛

行遂不復追記其名爾公於叔敖名鏡則以碑為信

於仁貴名禮則疑為後人所增未免有榮古虐今之

有為人子作名即其例也如果仁貴是名則當書諱未

楚玉碑益可知仁貴之為字而非名也

流杯亭侍宴詩此文當從真蹟○武氏亂唐此下特

余今又錄之方訂長源又自蓋亦以仲容之書可惜

通出此句見笑其與彼同癖蓋亦以仲容之書可惜

集錄之本意是以君子患乎多愛閱者勿謂於所愛

司刑寺大脚跡○俾覽者知無佛之世云云此即入首

講結處尤有感慨公當思文士不能有所發明

足以警悟來學如此乃不愧為垂世立教之文

華陽頌○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先分出

生二義為自來關老佛者所未及至說到死不可苟

免生不可苟得尤足喚醒舉世昏迷卓識偉論足當

昌黎不當以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由當

小文目之所謂使其事為不無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論

亦非其所以可冀是也能復溺於此者即不容復慕於彼世之身都

高而願崇信二氏之法者亦可謂大愚矣

有道先生葉公碑君謨論北海書以葉有道碑為最然

今世但知有嶽麓雲鹿二碑此碑獨

未之見論者亦無一語及之何也

張嘉正碑○蔡有鄰立書立書字鍾見此碑蓋立碑在

貴懸腕憑几作書時或不按李絳論事集按字從集

脫去非是

郭知運碑銘此文異同處○而或有之而當

御史臺精舍記○可為信者矣作謂能以禍福怖

小人果能怖小人倘非佛氏精言特其粗述耳然

直無所用之而猶必崇奉其說何哉

華嶽題名此文前半從真蹟○五百十一人真蹟無

三十一人錄為十卷真蹟無錄為十卷四字按昌黎

有此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子真蹟無歲在二字子

四年癸丑十二月改元開元至丙子歲為二十四年

又下文精藉大赦考唐史實係二十三年則當云乙

亥白開元乙亥至清泰乙未乃足二百一年之數若

云丙子則僅得二百零九年矣然乙亥丙子相去止一年

具蹟作丙午則為代宗大應元年相去非是

籍田真蹟無歲在乙未真蹟無歲是歲石敬瑭以太

原反按敬瑭之反在清泰三年通鑑列之五月公

將屯忻州廢帝猶遣使晉高祖入立蓋五代極亂之

時也原字不須復出且不字入立則敬瑭之人也何

蓋字亦必不可少今悉從真蹟獨五千仞之山石

羣臣請立道德經臺奏答○按明皇既書道德經按

字為下文京樣句埋根真蹟指名別見於武惠王如

碑真蹟去

萬回碑○俾皆信嚮故僧尼得享豐饒故下七字爾徒

高談清淨此惠公為登真宮御書開記嘗發之又此

安公美政頌此惠公為登真宮御書開記嘗發之又此

郎官石記張源籍字見于世者唯此曾子固評此書云

者為

開元聖像碑○追其德於雲表其德當

美原夫子廟碑○亦烏有定去耶真蹟無定字今從

之

開元金錄齋頌○實為包書也為當

干祿字樣模本○辨正偽移為當作偽藏之无足為實

讀歐記疑卷五

九

尤當

歐陽珪碑○堅石口子質按請云兄子此文自景遠始

南僊謙云景遠質徇約之子頽公以為紇子據論紇

約為紇弟徇則咸亨上元皆高宗

頽魯公書殘碑○二子頽頽頽好為五言詩上頽字從

字從火今刊本

顏魯公帖○魯公後帖流俗多傳謂之寒食帖集本無

字當從其後印文真蹟其下無後字今按此非

顏魯公法帖○吾徒安得不思守約不持顏尚書舉家

高風可仰子野摸帖刻石

元次山銘○雖少雄健而意氣不俗亦可謂特立之士

議皇前漢題梧溪石詩云次山有文章可愧只在碑

意氣不俗者相合真蹟云其筆力雄健意氣超拔不

後篇公題陽華嚴銘稱其文章用意甚奇而

氣力不足故少遺韻亦以其文雄健之氣也

李陽冰城隍神記○吳越云爾吳越有之然書史北齊

慕容儼梁武陵王皆祀城隍則似不始於唐考史北齊

為合緇雲緇雲亦無也豈至宋而獨無蓋比諸州郡

差少耳自明太祖秩諸祀典無縣不設神隍祠近

鄉里大聚亦為立廟名曰城隍遂府雖越俗好鬼然

以其為一方土穀之神故鄉民所報享社間之食

悉于是焉又古八蜡之坊猶為近正不得擊斥為淫祀

李陽冰忘歸臺銘○世言此三石皆活歲久漸生當云

石理漸長改生作長仍于漸

上添石理二字于義乃顯

緇雲孔子廟記○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按韓愈記處

州孔子廟在

讀歐記疑卷五

手

穆宗長慶初元而孟軻荀况韓嬰董仲舒楊雄五人

反多未修陽水緇雲廟記在肅宗上元二年而問

於國學外州縣各以其意為之不盡用詔書從事

自明代嘉靖九年議正文廟祀典頒行天下於是

始歸於一

重摹吳季子墓銘跋中張從紳係申字之謬

濟演廟祭器銘○濫官之弊唐世諸廟設令丞各一人

過然置至六

人則濫矣

侯喜復黃陂記○喜文世罕傳者余之所得此碑而已

柳宗元般舟和尚碑○退之以力排釋老為已任於子

厚不得無言也按子厚送僧浩初序言儒者韓退之

嘗病余嗜浮圖言皆余與浮圖游近

隴西李生龜自東都來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然則退之之為子厚言者多矣與之言不從而不之絕蓋與公改鍾山林下集序所稱當歎籍混羣我己而不絕者同意然此跋云不欲有所自毀以避爭名之議且曰雖不言後世當自知之此數言者亦為深知韓子之心

彌陀和尚碑○柳真韓門之罪人也當順宗在位時韓柳乃甘為之鷹犬至陽山之誅韓亦不能無疑于柳然則公以柳為韓門罪人誠不為過豈獨一闕佛一依佛為所學之有異也哉

元稹脩桐柏宮碑○古者刻石為碑謂之碑銘碑文為碑當作為文若云為碑則當云碑石不題云脩桐柏宮刻石且亦不可以謂之碑銘碑文題云脩桐柏宮甚無謂也桐柏宮者即首卷延熹六年桐柏廟公所謂淮濱廟也廟中固有靈牲之碑然當云重修桐柏宮碑記否或直書桐柏宮碑亦可云脩桐柏宮碑則似以碑自目其文公所為斷不可也然前卷元和二年有脩西嶽廟復民賦碑延熹十年有堯祠祈雨碑元嘉初有魯相置孔子廟

李史碑永壽二年有修孔子廟器碑未必皆原碑額意公集錄既廣自為標目以別異于他碑云爾然以是文跋語推之恐亦不為無失

子雙神道碑○司馬遷備之外五家班固備之外八流此等句歐公病其可封之後不大顯雙後甚盛姚崇抽抽字可謂確評塔廟池政刑一朝合璧齊滅周興事佛求福乃更得昌黎有佛骨之諫也

昭懿公主碑○諱昇平公主此下真蹟有字昇平公主五字非是

平泉草木記○其利害不能誘利上其衍文懷擘碑儒者張爾岐作釋迦院記純用佛書中語懷擘以入阿其好者或至憤起而代為爭今觀合孤趨為懷擘碑用泥泥茶毗等語為歐陽子所大非則

誠不為過歐朔辛相坐廟堂之上而口為斯言與諸覆笑居堯舜之朝其語言異乎此也吾謂孔孟與諸賢論道終始論語孟子之篇何嘗作此怪語近人好修說釋典示博孟子所謂服堯之服編祭之言揚子所謂傷孔子之門張衡之賢買董匡對在佛法未行以前無論唐以後韓愈自韓歐二公以外其徒若李翱曾益輩皆無有也

白敏中碑○敏中碑李德裕薦進以獲用碑字說法抵國之甚力作詆公承是國之後一年承是恐當

王重榮德政碑○歸仁澤撰仁澤為歸誠第五子官至書登求名莫如自修善譽不能掩惡此等語奚愧於之孫求名莫如自修善譽不能掩惡前哲之格言又知善譽不能掩惡即知眾毀亦奚傷於實德是故修己之功尤貴信道篤而自知明也

楊公史傳記○揚公者震也其所不朽者集本如此點方清真蹟但存揚公之所以不朽者明揚震眉目行者人字似不如集本之善為善之堅堅于金石

讀歐記疑卷五
知此則士之欲垂聲後世者惟有反己自修修如顏子之得一善則服膺弗失而已

謝仙火○何仙姑唐貞元中果州女子謝自然白晝輕象韓子直斥其為妖魅所惑近世亦無有能道其事者宋慶曆中何仙姑傳由人暮年慶慶與袁祖無殊及死衢州奏云都無神異則其術已及身而敗而今世軍奉為真仙雖婦人孺子皆知其名同屬異端其為世所惑稱與否亦復有幸有不幸何哉

張龍公碑○公與九子俱復為龍俗言龍生九子其原始出於此

書簡
與韓忠獻王按公卒在魏公之前不應生時預稱其說亦○慶曆二年安撫招討使○慶曆五年居滁州

八年時公徙知揚州蓋承魏公○皇祐元年時公自

未有邊防等語蓋 ○皇祐二年時公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

皇祐四年太夫人憂 ○至和元年時公韓國之弟以尊誌見屬及公除服富公 ○嘉祐三年口雖

先已為誌故復請公為碑文 ○嘉祐三年口雖愚拙口有以竭其思慮效萬一裨補之脫誤竊謂難

上當增一禁字有上當增一宜不敢以一言而諷三美漢正恐據為己美也 ○治平元年表啓累上云

云詳此數言似韓公因與朝議不諧力求去位故公前此並無他故惟欲刺陝西義勇為司馬光所論然

在元年十一月此簡似深秋九月所作通鑑不言別有齟齬此簡實不借載史牒借字談 ○治平四年

知所謂謂之可也 ○嘉祐八年未出使簡中龍旌即路已上三表 誣神宗初即位公遣蔣之奇彭思永二人

三月除觀文殿 ○嘉祐八年未出使簡中龍旌即路學士知亳州 ○嘉祐八年未出使簡中龍旌即路

及跋履之勞等 ○治平四年遂解機政是年夏四月語不抑文德殿當朝班為跋履琦開門待罪秋九月

會公亮力薦王安石數以間琦琦求去益力遂出判相過於周公遠矣 光一年春琦求去學士范鎮車批

鎮知陳州史臣以為公實擠之謂公為帝言鎮以周公待琦是以孺子待陛下余嘗力辨其誣今觀此札

為史臣誣罔益可知矣 然而朝廷慮而為孤危失恃時公先于尋奉拙記 堂記 某藏拙于此 州知

○熙寧元年東州難得酒公于是年八月 ○熙寧二年惟壽近頴州便私不允 ○熙寧三年勉之官守 移守

蔡州以九 ○日生新事 謂安石所 ○熙寧四年旦暮月至蔡 簡新春所作故云未去

未去間 簡新春所作故云未去 ○熙寧四年旦暮與富文忠公 ○天聖明道間思欲力行 齊國事向陔者

作 ○嘉祐元年 按是年九月始改元嘉祐簡有嘉祐七年公以六年閏八月參知政事 ○嘉祐八年時

宗於三月晦晏駕四月朔 ○屢辭新命 是歲五月以英宗御體故西漸有大故 ○屢辭新命 是歲五月以

使此簡有秋涼之語知 屢 ○治平二年 是秋以解政遂以未出使簡中龍旌即路 ○治平二年 足疾力求

簡云大施當西謂之汝也 ○治平二年 足疾力求與晏元獻公 ○皇祐六年 六年悉當作五年公以皇祐

年孟春始赴告晏公晏公亦不應遲至是年來形慰又是年三月改元至和據前後標年之例當云至和

元年不當云皇祐六年 ○皇祐六年 六年悉當作五年公以皇祐是年五月公已服闋矣

與杜正獻公 ○慶曆五年 時杜公與范韓富三公相繼從故自以不能為 ○慶曆八年 是年二月公 ○皇祐

元年 自揚移頴 ○慶曆八年 是年二月公 ○皇祐元年 自揚移頴

與曾宣靖公 ○山郡僻寂 謂諳知 時公自穎改知應天府兼南

與呂正獻公 ○皇祐二年 京西守司事西湖南州勝地公所 常遊幸此 優閑 謂此係熙寧二年所作因其語氣不

似自亳州初 ○熙寧三年 是年七月改知蔡州 ○熙寧五年 公於去年七月致仕歸頴先是熙寧元年築第

五年 於頴故有草堂僅存之語然公即於是年七月才闕成耳

與程文簡公 首簡原註皇祐三年籍謂當云五年公於冬復至頴簡有幾累 ○至和元年 公以五月服闋六

往來一語以是知之 ○至和元年 公以五月服闋六諸語 ○至和二年 此簡必係六月所作故有大暑

旨復 是歲六月公乞外得如蔡州趙拆 ○被命出疆是年八月充賀契丹國母生辰使持送仁

宗御容會廣王姐改充賀登位國信使

與富文忠公 ○天聖明道間思欲力行 齊國事向陔者

與富文忠公 ○天聖明道間思欲力行 齊國事向陔者

與富文忠公 ○天聖明道間思欲力行 齊國事向陔者

與富文忠公 ○天聖明道間思欲力行 齊國事向陔者

與吳正獻公○嘉祐六年是年閏八月自副權改○嘉祐八年是年四月朔英宗即位春夏間○治平四年

註見與韓忠獻王簡此云○熙寧四年公以六月日享安逸正謂得知亳州○熙寧四年七月歸

熙寧五年公生辰在六月二十一日

與吳正肅公○嘉祐六年是年三月侍上幸後苑賞花

獨不與迨今始遇茲盛事知前此景祐三年間亦嘗

有賞花釣○治平二年諫出蔬食所致出當○熙寧

元年公以前一年五月至亳六月視事此云暑伏已

熙寧元年深又云赴職已旬餘疑是治平四年六月舊注

年恐誤

與趙康靖公○至和三年七月是年六月公嘗奉勅

城破水簡中故○嘉祐四年簡中許解府事謂是年

有般家之語

讀歐記疑卷五

西之請未獲後篇與王懿敏公簡又有三制請洪一

也○唐書不久終篇唐書於次年○熙寧二年必能

勉追高閣公於後二年○熙寧三年然亦不承閣

亦字誤恐當作久○熙寧四年簡云經寒公歸

公時尚在青州

與馮章靖公○嘉祐三年是年六月權知開封府事

春初當有江西之行則公三制請

與王懿敏公○嘉祐二年昨日自貢院出是歲正月樓

傳年譜及續通鑑○嘉祐四年薛婆老亦多病三

公自命其夫人○唐書已了書于五年七月進紙

籍寫遂決南昌之請公于嘉祐三年冬便已三制請

申前圖一作置慮置至作置而事畢故

與王懿格公○至和二年受命使北賀國母生辰使會

期在十二月明歲二月還朝

會獻簡景祐三年之請

知政事

與執政○蒙此恩選先是熙寧二年公乞齊州不允三

路安撫監牧使兼并代澤潞麟府嵐石

與余襄公○慶歷元年簡云為別五六歲自景祐三年

六歲故云爾然謂周行萬三四千里似

自滑州初召還朝時作當云康定元年

與王文恪公○穆以事稀似皇祐元年自

五代史自景祐三年丙子公為館閣校勘時屬職至

皇祐元年已丑為十二年先是景元中與李淑書云

編述已就近又求得所關書為之正釋補遺距實

嘉祐四年中有半歲求解復尋江西前請及自入府

與滕待制○再逐淮上為滕作偃虹隱記

與章伯鎮○慶歷六年石故有偃虹隱記伯鎮為書

與王道損○范公誌文范誌本富文忠作想道損亦

蒙以頌元驅策開封○勞苦牽迫甚於書未成時

於此見校對之難蘇子瞻每恨時人好傳寫其文

而多訛字蓋一經他人傳寫未有不觸處誤謬者

與杜夫人○皇祐四年惟當日寬作自猶不可以
閑事干聒猶當

與張職方○皇祐二年是年七月自穎州改知應天故
○皇祐三年非復湖上之時湖
○皇祐六年是年三月
簡有六月一日之語題
註當改稱至和元年

與知縣寺丞○葬地在穎西四十里卜用今秋按皇祐
月公自穎護母喪歸葬吉州之龍岡今此云葬地在
穎西何也豈先擇此地繼念崇公先葬龍岡禮宜合
不用耶妻母病妻母謂金城夫人

與吳給事○嘉祐三年是年三月以公兼侍讀學
與李畱後○嘉祐三年是年二月館伴
契丹告哀人使

與向觀察按公年譜公以嘉祐五年十一月拜樞密副
使簡云待罪西府而其末乃有秋涼語似副

與劉侍讀○寓目平山原父以嘉祐三年自契丹使還
出知揚州此簡原父在揚時所

與題註嘉祐二○糾察題名原父自鞏州召還糾察
年二字當作三

與四五等字○故都遺勝時原父為永興軍路安撫
使永興治長安故曰故都

與蔡忠惠○幽齋陳當○租庸遂更作一程此

與范忠文○得毫便私時為四
年三月

與常待制○自藏拙於此按自此以前四簡題註云嘉
祐治平間按公自至和甲午

初舉開入京至治平四年始出知蔡州中間在京十
四年未嘗外出此云藏拙于此係恐皇祐二年自穎
改知應天

與沈待制○自保塞回慶曆四年八月保州軍叛
除公河北都轉運按察使

與王龍圖○竊位於此已六七年公自嘉祐五年拜副
樞六年轉參政此簡

與梅聖俞○僕來京師已及歲此與首簡集本俱云明
道二年按是年正月公

以吏事如京師三月即已還徐未嘗及歲惟明年景
祐元年五月公以西京秩滿歸京師閏六月為館閣
校勘此簡有校勘非好官一語恐係景祐
二年春夏間所作故云及歲明道字蓋誤○今春量
移此邑按公於是年三月自夷陵赴乾德是冬十一
月改元寶元簡云冬寒或向在十月中秋故集

本註云景○襄城之命是年聖俞幸襄城公○某自
本註五年

還館公自康定元年六月○貶所僻遠公於慶曆五
年八月貶除

州六年正○皇祐五年當云此下八簡皆皇祐
五年不宜每簡復出 新生

小息公於皇祐元年生子辨時年五歲○散侍郎作
相不足為榮此知州故有哀苦之語

欲載通判署中有水石足○不避一時切切所以垂
以親親所謂不曉文義也

永久也公為人作碑誌於行狀中言行己者必求
存久遠事述以實之或不備必再三咨問其

與謝舍人○頓首百拜簡用百拜字本不出於古况
尤不宜作此過分推崇百

與曾舍人○慶曆六年登嘉祐二年進士慶曆中恐
編書者特紀其所卒之官與 山川時公在
前題韓忠懿富文忠同例 而韓子所

謂而字 ○治平四年 時公初赴亳州正值六月故云暑候已深

與徐無黨 ○俗言運亨者臨事不惑人言科舉文自來然於風簷短暑中能作揮酒稱意之文 ○初欲奔馳是即具命中之能者也謂之運亨亦宜 ○初欲奔馳

久當收節或時肆放以自舒此可驗作文進詣或奔馳無節或一於簡嚴而少

舒暢之度皆文之病也

與焦千之 ○可以讀訓素所聞未舉者屬衍文 ○不

久出疆 是年八月虜主殂所以公充

與尹材 材者靖先生焯之父篆蓋祇著尹師魯墓四字同韓集李元賓柳

與 學士第二簡 按此帖又載第九卷與薛少卿公首不過知交酬應常語恐當存此削彼

讀歐記疑卷五

答陸學士 ○使北往返六千里 公於至和二年十二月入虜三年二月使還此

簡云漸喧必係三年初歸

時作題註二年字恐誤

與薛公期 簡名仲藩以簡公弟云子為其後公期在後三年直隸卒無子公為其誌曰簡之子直隸

而絕是公期尚未為後也後公期類次簡公文集公為之敘始知公期實簡為後之子公與公期者一簡註云景祐三年是在公初既夷陵之日未娶簡肅公女 ○昨至許州 告至許昌娶婦 室中驥過

之先 陋僻陋謂 ○去秋質夫有事 質夫誌云後簡肅公六

定元年而云去秋質夫有事則質夫之卒在寶元二

年質簡肅卒後之五年云六年者通首尾計之得此

數目又質夫之歿公云簡侯公期替歸但莫其制

來救是時公期猶未為簡肅後故云金城夫人老

孤蓋立後之舉恐又在 亦欲求一住京 有誤某亦時

公期丁艱服闋之後 復充館閣校勘 不慮中前疑有誤 ○身

時到宅

復充館閣校勘

不慮中前疑有誤

○身

以某欲入都 慶曆三年七月公自滑州召知諫院 ○到此已將百日 皇

二年七月公自穎 ○為前日所見偷竊者驚家人 恐

州家改知應天府 ○為前日所見偷竊者驚家人 恐

云家人為前日偷竊者所驚 ○到官忽已兩月 熙寧

繕寫顛錯又衍一見字致誤 ○到官忽已兩月 熙寧

元年九月 ○告老得請 公以四年六月 ○集序已了

至青州 集序謂簡肅公集序文

載居士集四十四卷

與陳比部 ○賢妹有事 前云杜漢州有事質夫有事此

去年有事知宋人恒 語以身故為有事

與馬著作 ○最後一削 諸簡牘中每用削字如前云如

養疾已二削與王仲儀云懇乞江西前後累削與韓

魏公簡已再削乞壽陽發削一削二削再削累削與韓

卷與大寺丞發云三五日欲遂入削又云近例一削

便允蓋即他簡中所謂奏削但奏削易解發削等恐

人不解故倫列之然奏簡簡牘皆可言削故朋友扎

問亦用之公欲邀袁州姪來辦葬煩聖俞問一消息

自云已有削 必得請是也

與 讀歐記疑卷五

與 讀歐記疑卷五

與 讀歐記疑卷五

與 讀歐記疑卷五

與 讀歐記疑卷五

與 讀歐記疑卷五

與 讀歐記疑卷五

與 讀歐記疑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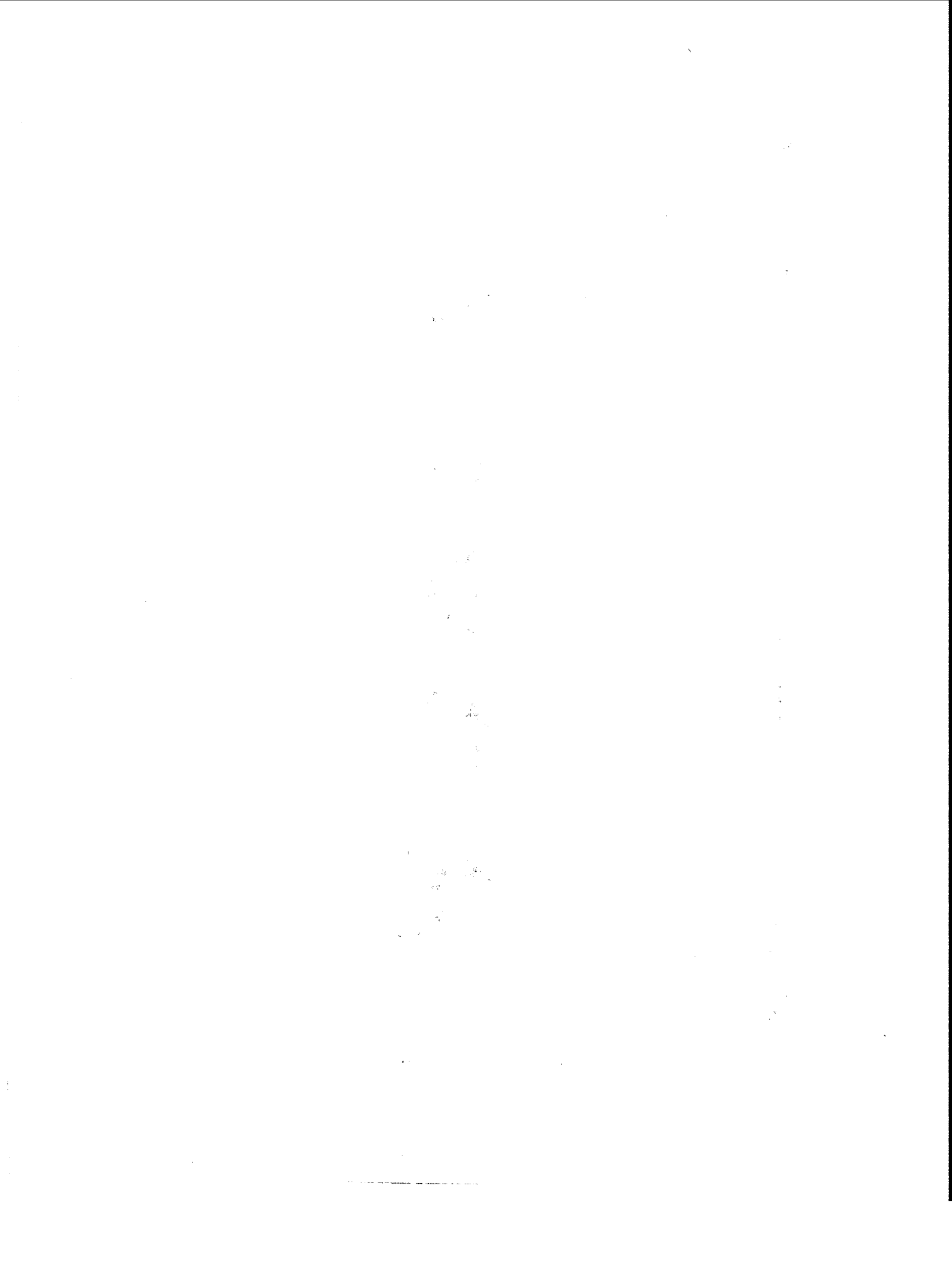
與 讀歐記疑卷五

與 讀歐記疑卷五

先君著讀歐記疑於居士集二卷則手定本以外集
以下三卷僅存稿本先君於卷首自註此冊雖以叢
雜他人莫能奪其端緒須俟大兒歸甲台只依大綱錄
全書簡一卷尙未校核姑且照本錄出以便後日再
嗚呼小子既不能讀父之書復以從仕遠遊不及親
指授早爲繕錄以資更削罪戾滋深今于苦次比錄誠
不禁涕泗之交零也

丁未三月二十五日不孝男尙珏泣血謹識

道古堂外集



道古堂外集序

古今設科之廣莫甚于唐自顯慶至天寶歷見于高似孫登科記者厥科六十有三開元十九年始立博學宏詞之名天寶十三載乃有詞藻宏麗之目培其質幹不廢葩采法至美也宋王介甫奏罷詩賦專以經術取士呂惠卿因之以罷制科求之彌高應者轉隨哲宗紹聖開復置宏詞科南渡以後舉行頗數卒收四明王氏其人焉有明取士意非不厚稽其積弊約有二端三冬可用俛首程墨一命既拜高議性天舍阡陌而守困倉指盆石以爲沼島雖有賢者或難免乎

國家稽古右文循名責實謂殊科之重未可冀行謂通儒之難必求兼副康熙己未

詔開博學宏詞科一時人才遠出唐宋蕭山毛氏秀水朱氏並生湖中尤號淹貫逮乾隆丙辰爲

皇上御極之始踵典是典多士向風故編修仁和杭墓浦先生實預其選焉先生少誦萬言暗識三篋方甲乙科卽應分校之聘及歸田里一意著書菲枕之餘燦然有述與天台齊侍郎召南齊名兩瀾蓋遠而四明近而蕭山秀水流風濡染有未沫爾所纂道古堂文集既家置一帙今令子賓仁復第其外集如干卷問世而以鴻詞所業冠之榮

既遇志發名也表事之淵析理之會篇章雖寡微引略

備夫操千曲而後審音觀千劍而後識器臨江而釣終百不能盈羅雖有鈞箴芒距微綸芳餌加以以詹何娟嬾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射者扞烏號之弓彎其術之箭重之以羿蓬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爭多何則以所持之狹也奈何挾扶寸之籍耗百年之期以爲至德要道在是得其身不敢旁鶩哉賓仁先生少子貧而遠客獨汲汲以表章先業爲事能知所先此謂務本名父之後加人一等矣

乾隆五十三年秋九月後學武進趙懷玉謹

有明一朝著書之富無若楊修撰升菴朱中尉謀璋楊凡九十餘種而朱至百餘種可爲盛矣然其間固多有

功于古人而貽誤來學者亦不少則傳與不傳尙未可定我

朝則不然蔡洲寧人振實學于前而竹垞西河繼之方康熙己未舉宏詞之科二君實預其選同舉五十人其著書之富亦無出二君右者迨

今上嗣極之初首開是科而墓浦先生及次風宗伯復首列焉其學之博而精實足以繼朱毛而追黃顧蓋國家景運之隆而百餘年來崇尚實學修明經術其效實見于此矣先生入官侍從出主講席幾四十年自通籍之後無非讀書之時而記問之廣博識解之卓落又足以副之故其所著上足闡先儒之緒餘次亦可備一

朝之故事必傳于後無疑也先生道古堂集已刊于吳中今合子賓仁復以先生外集十種就質于余余既服先生于學之勤又嘉合子之能承先志遂爲分俸助刊工甫竣而余適奉

恩命權督楚中因匆匆爲記其原始如左

乾隆五十三年歲在戊申八月朔日鎮洋後學畢沅

墓浦杭太史余垂髫友也好讀書余家小山堂藏書充棟墓浦從先徵君借觀過日輒記憶時則前輩符藥林全榭山厲太鴻吳尺鳧諸君子昕夕過從辨難今古而墓浦啟與旨闡鴻詞磊落奇偉頡頏其間知其經術文章誠有不可一世者

道古堂外集序

三

皇上御極之元年墓浦以名孝廉薦預

大科

廷對稱

旨與劉沈巨公同入史館翔翔蘭省卓卓爲士林望未幾歸鄉里名益震望下風而願從遊者日益衆墓浦乃輯道古堂詩文集各數十萬言其詞典以純其氣宏以放既已巍然大觀矣余方閑居小山堂注釋水經偶獲剞解輒示墓浦墓浦亦以其所心得者示余復續得其做帙十幾種別業外集二十六卷皆前集所未發而尤可傳者噫墓浦與余交數十年矣憶自符藥林諸前輩高軒雅集醜酒論文何其盛歟今日簡冊摩挲倡子和

汝每懷疇昔感慨係之且墓浦家貧續集既輯仍不能刊其婉惜更何如也爰序其事以俟後之君子乾隆二十八年六月之朔東潛趙一清拜識

道古堂外集序畢

道古堂外集序

四

禮經質疑

馮成章問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夫古之仕者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一命之榮亦足顯親況車馬不受得毋虛君之賜乎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則車馬亦不容盡卻矣或曰車馬尊貴之物子不敢受之以並於其親然則爵貴之尤者也父爲士子爲大夫亦何嫌於並乎舜禹受人之天下而況車馬乎

答曰孔疏云命是榮美光顯祖父故受車馬是安身身

道古堂外集 禮經質疑

安不關先祖故不受且父子爵有尊卑是量能授官辭之不得車馬是外面炫赫之物故可以辭不敢以富貴加於先人也車馬其家仍有但君賜之則不受耳

李光烈問負劔辟咥詔之則掩口而對已承 筆示

云皆指孩提之童說夫曰孩提僅可孩笑提抱者抱在長者心胸間即甚知愛知敬未必就知禮恐長者詔之之時而所謂掩口云云者亦大非不學良能也

答曰因上有提攜句故以孩提之童答之不必過泥

馮成章問斂髮毋鬣疏曰髮也髮爲何物

答曰髮垂者爲髮以纒緝其髮不使垂而不整

李若珠問就履跪而舉之二節兩時事抑一時事歟

答曰此言著履之法不必泥定一時兩時上節言取履下節言納履亦可上節言暫退下節言辭去亦可

若珠又問姑姊妹女子子何以重言子下何以專言兄弟而不及姑姪又下節父子不同席姜兆錫欲通上節爲一節其說何如

答曰專言女子子則姑姊妹亦女子也言女子子則有父可知此記者之法鄭康成儀禮喪服傳注云重言女子子是別於男子故云女子子孔疏云不云姪及父唯云兄弟者姪父尊卑禮殊不嫌也姜欲通父子不同席於上節正以上有兄弟弗與同席而坐牽合之是吳草廬纂言之論無深意也○姜兆錫字上均與僕同修三禮

道古堂外集 禮經質疑

其禮記之說頗精所著九經三禮較餘經更有本

何以不知其姓 鄭汝龍問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妾雖賤亦有父母

答曰古人有姓有氏姓者本之於祖如魯爲姬晉衛亦姬姓魯之叔孫季孫則以王父字爲氏魯嫁女二國同大夫士之支子分氏則其遠祖之姓或與已同出一祖亦未可定故卜之取則吉之古諸侯之後分氏甚多豈

能概知其姓

馮成章問古者設昏娶原爲先祖父慶嗣續之長宜用樂觀文王得后妃而宮人以琴瑟鐘鼓樂之者朱

致仕傳家事於子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或父得餒其子
餘宗婦與族人婦燕餘有餘夫得食之凡餒餘亦當祭
先而有不祭者惟此二條爲然故鄭康成云餒而不祭
惟此類也集說二解前說淺後說迂

若珠問側席專席集說俱分兩解當以何者爲是

答曰有憂如左傳孫子獲罪於君甯俞職納棗饋皆是
集說作謂親疾非是親疾則得侍湯藥無暇布席矣側
席偏設之席示閉門思愆之意有喪者寢苦枕塊坐席
不設重數不待言亦萬無與人共坐之理人亦萬不肯
坐有喪者之席呂氏之說不通

若珠問獻粟者執右契留其左契何用又尊卑垂脫

禮經實疑

五

陳氏謂主客相等於文勢毋亦有未順者與

答曰孔疏粟梁稻之屬先以右契獻待其來取則以左
契合之符則與之以梁稻未可即與故以右契先也尊
爲大夫卑爲士皆爲大夫則尊與尊等皆爲士則卑與
卑等故陳氏謂客主尊卑相等此承孔疏之說而不細
析其故故讀者致疑於文勢不順通部禮記鄭氏皆以
尊爲大夫卑爲士

鄒汝龍問君子抱孫不抱子因其昭穆之同但父子
主恩故子有三年之懷抱於其父母所云不抱子者
毋亦以義掩恩耶抑別有解耶

答曰子孫行並皆幼弱則必抱孫爲尸不得抱子爲尸

曾子問曰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明此是臨祭時
或幼則使人抱之非謂常時不抱子也

汝龍問孫既可以爲王父尸則爲君尸者即其君之
孫爲之耶如其孫爲之則何待於知何待於下况遇
之於道非復祭祀之時又何下之以致其敬抑大夫
士之賢者爲之耶

答曰既醉注云尸天子以卿鄭箋云諸侯入爲天子卿
大夫故云公尸大夫士亦用同姓嫡者曾子問無孫取
於同姓可也尸必筮吉取之散齋七日之中尸有定名
下之所以崇祭事石渠論云周公祭天太公爲尸左氏
說云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丹朱

禮經實疑

六

爲尸不必定用已孫 又曰在祭前亦與祭事有間

馮成章問古者孝子之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蓋言精誠所至儼如其形聲之相接也然祖考既沒
但可接以心而不能接以目能遇以神而必不能遇
以形也追遠雖云情切音容不可假借設裳立主斯
亦可矣子孫爲尸不幾涉於假借乎且夫宗廟之中
原以祖臨乎孫而尸則孫臨乎祖矣又何倒置也孔
子之沒也諸弟子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
之而曾子不可夫似且不可况尸未必似乎平時且
不可况祭祀乎然則事祖者第當積誠以相感耳焉
用設尸以誣之也敢質

答曰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之屬皆有尸諸侯祭社稷竟內山川大夫有采地祭五祀皆有尸外神之屬不問同姓異姓但卜吉則可爲尸新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所以必立尸者若空所依倚一則不足以樹儀容二則不足以聚誠敬三則人君全於爲君失所以敬慎事神之道故祭統謂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尸歛五君洗玉爵獻卿云云所以明尊卑之等故程子以爲其道最古至皇侃言已孫爲尸恐非則是以孫之倫爲尸也

李光烈問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誠執人子之禮而不忍遽廢也然而人子未居喪以前所升降何處

禮經質疑

七

答曰天子祭祀升阼階稱主人至士大夫祭祀亦升阼階人子親在不敢升主人之階三年無改故居喪不廢西階答所升之階父在則父升阼階人子無與人行禮之事故升西階而不升阼階儀禮士虞禮云卒哭稱哀子附祭稱孝子疏云附祭如饋食之禮既同於吉則孝子得升阼階也昏義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明以代父則阼階爲父所升降之階

馮成章問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則亦無老壯一也蓋父母之恩昊天罔極故其終也人子必搶地呼天五內分崩水漿不入於口願以身代謂不有其身也記曰七十飲酒食肉處於內謂血氣衰頹庶藉此以

養生耳然酒食可以養生飢粥疏食獨不可以養生乎繼曰年老不堪淡泊獨不思家貧食力疏水終身者固有之曷嘗因此而殞其生乎胡獨於親喪時不堪也

答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恐其滅性故七十許其飲酒食肉自始死以至卒哭爲時甚長恐非老人所能支故寬其禁非謂終日飲酒食肉也

李光烈問前朱鳥節朱鳥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陳注云以爲旗章其旒數皆放之龍旗九朱雀七白虎六龜蛇四則是旒如其星數也而姜氏又云此二十八宿也四方各七看來數若不同不知是一是一

禮經質疑

八

答曰陳氏本梁崔靈恩三禮義宗之說據史記天官書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即白虎北宮玄武其星多寡不同與崔氏之說亦不合月令四時亦不專主二十八宿以二十八宿分屬四方本於丹元子步天歌丹元子隋人不可據以證曲禮且一宿不止一星姜氏說不可從

光烈問各司其局句陳氏集說明是局字而姜氏改作屬字臨祭不惰集說是祭字而姜氏改作喪字當何從

答曰爾雅局部分也鄭注用之以列於各司其局下陳琳檄云匪遑離局李善注亦引禮記則局字不當改臨

祭不情鄭注云為無神也臨喪則尙哀下情字不得此皆古本如此不知姜氏何所據而改之

光烈又問以卑承尊生則不敢名死則為之諱禮也夫不敢名與為之諱亦何分而經曰卒哭乃諱著一乃字陳注謂凡卒哭之前猶用事生之禮則所謂事生者何禮

答曰生不敢名固也死亦不敢名為之諱也鄭注云生者不相辟名雋侯名惡大夫有齊惡君臣同名春秋非既卒哭則事生之禮終矣臣即不敢與先君同名孔疏云古人生不諱故卒哭猶以生事之則未諱至卒哭後服已變神靈遷廟乃神事之敬鬼神之名故諱之

禮記集說卷之九

九

光烈問父母親王父母亦親乃經言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夫周人以諱事神則諱亦大矣陳氏以為不聞父母之諱其祖故亦不諱其祖豈不見父之祭其祖亦可以不祭其祖乎必不然矣至注又謂即廟以事祖者則不然有廟者又當何如

答曰不諱王父母以父早沒已不及聞故得言之此言其情則然於禮則不安鄭注云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孔疏云祭法云適士二廟祖之與禰各一廟其中下士亦廟事祖但祖禰共廟既夕禮一廟是也愚按庶人無廟故不逮事父母不諱王父母士以上則諱祖此庶人祭事庶人無廟則凡為祖

者皆祭下云廟中不諱此雖無廟而以高祖臨祖則不為祖諱武王嚴父配父而言克昌厥後湯孫作樂崇禮而言率履不越古人於此處多不可解

光烈問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諱是夫人之名與抑夫人所諱之名與婦諱不出門姜疏是釋上文陳註另指衆婦講孰是

答曰夫人之祖父於臣下恩遠况尊無二上故對君則不為夫人諱姜氏以婦諱釋上文泥宮中之門遂以屬之夫人禮言父子異宮則凡人所居皆可言宮不必盡屬夫人鄭志陳鏗問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也此則與母諱同何也田瓊答曰雜記方分尊

禮記集說卷之十

十

卑故詳言之曲禮據不出門大畧言之耳母諱遠妻諱近則亦宜言也但所辟者狹耳

李夔班問旬之外曰遠某日疏云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姜氏則以用在十日之外為說生意姜說為較長

答曰儀禮少牢大夫禮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主人告筮者云欲用遠某日故少牢云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吉乃宮戒既云旬有一日是旬外一日此謂大夫禮士禮則用旬之內日姜說申明疏意並無異同

李光烈問經言至大門則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

就車大凡君乘車君居左僕居中勇士在右則勇士
即車右何以必至大門始命就車抑未便早就與
答曰在大門之內左右皆攘辟勇士亦在左右之中至
於大門恐有非常故令勇士就車

光烈問客車不入大門句客不入主出迎交敬固也
觀禮偏駕不入王門又曰墨車龍旂以朝敢問偏駕
與墨車之制何如

答曰五路者天子所乘見周禮為正四路者諸侯所乘
為偏孔疏曲禮云舍之於賓館不得入上門墨車大夫
之車見周禮諸侯入天子之國比於大夫乘墨車龍旂
交龍之旂諸侯所建乘大夫之車建諸侯之旂明不全

禮經實疑

士

於大夫也孔疏云墨車得入大門但不得入廟門

光烈問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疏云王五路玉金木
象革王自乘一餘四從行臣乘此車不敢曠左敢問
臣何以駕君車

答曰周禮典路凡會同軍旅帛於四方以路從鄭注云
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亦以華
國又戎右職云會同充革車鄭注云會同王雖乘金路
猶以革車行充之者謂居左也愚謂猶後世副車臣得
乘之祥車曠左葬時空神位君在而曠左則似祥車近
於凶故乘者自居左

光烈問立視五嶠式視馬尾顧不過轂顧者內顧也

至視遠惟明立車上者即疑眩遙矚亦何妨而必限
之尺寸與

答曰瞻視非常失嚴重之體且近於察察故不貴遐矚
陳詮問國中以策彗郵勿驅是以策彗微播摩之勿
驅者勿大力驅策之與

答曰郵勿播摩也二字連不可斷今人策馬者但以策
為其播摩則馬行而不奔馳

李光烈問乘路馬必朝服節陳注謂此人臣習儀之
節不知將何事而乘君車以習儀乎抑為君習乘車
之儀乎

答曰即是習御君之儀

禮經實疑

士

光烈問執主器操幣圭璧所謂幣圭璧即主器操節
執乎抑器是通信之器而幣圭璧即庭實乎果庭實
也胡為與執器同其敬而不小舒乎

答曰主器通言之瓚卣皆是操節執幣所以薦璧琮珪
璋則特達大饗束帛加璧朝聘亦束帛加璧親禮庭實
唯國所有初饗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饗三牲魚
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
李夔班問執玉節陳注裘葛之上皆有楊裼之上皆
有襲又云襲之上有常服何與

答曰凡衣近體有袍襪之屬其外有表夏月則衣葛其
上有楊衣楊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

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為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為褻

楊綸問古人之衣或襲或葛其上皆有裼衣裼衣之

上有襲衣此其常也今於執玉有藉則裼無藉則襲

夫裼襲之異同何以因有藉無藉別之與

答曰孔疏云垂藻之時則須裼屈藻之時則須襲聘禮

賓至主人廟門之外賈人東面坐啟楨取圭垂纁不起

而授上介注云不言裼襲者賤不裼以賈賤故不言裼

明貴者垂藻當裼也又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注

云上介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已明屈纁合襲也又云

賓襲執圭又云公襲受玉於時圭皆屈纁故賓與公執

禮記外集 禮經質疑

三

玉皆襲是屈藻時皆襲則所謂無藉者襲是也聘禮又

云賓出公授宰玉裼降立是授玉之後乃裼也又云賓

裼奉束帛加璧享是有藉者裼凡朝之與聘賓與主君

行禮皆屈而襲至於行享之時皆裼也知者以聘禮行

聘則襲受享則裼凡享時其玉皆無藻藉故崔靈思云

初饗圭璋特達故有藻餘則束帛加璧既有束帛不須

藻

李光烈問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節舊注及陳氏注俱

主去之他國者說與下去國三世合為一義此徒泥

一故字以為是自己所違之故國也不知皆如其國

之故者即所謂宜於土俗耳下其法正是其國之故

姜氏章義引能李二氏之說而又斷此節為開國定制者不求變其故俗下節謂去本國之新國者不即忘其國之故俗生稱以為得解敢質

答曰此條人臣人君兩義不同而皆不確若從人臣言去本國而往他國則下節惟與之日從新國之法此數語為複出若從人君言如楚人越人鬼齊服紫衣鄒好長纓之類君子豈能盡從愚意此條止是泛說治國之道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當謹宗祖宗成法毋作聰明而亂舊章玩謹字審字自見

禮記外集 禮經質疑

十四

陳詮問出入有詔於國注云此人往來出入他國仍詔告於本國之君云云此是他國之君有文書以詔

告於本國之君與抑去國之人自告於本國之君與

答曰不是文書陳解非鄭注云詔告也孔疏云去已三

世而本國之君猶為立後不絕則若有吉凶之事當與

本國卿大夫往來出入其相赴告故云出入有詔於國

詮問國君去其國止之曰是國人止之與下大夫曰

奈何去宗廟也是大夫去國而人止之與

答曰鄭注云皆臣民殷勤之言

李若珠問天王登假呂氏讀假為格陳氏讀假為遐

一一說俱未安敢質

答曰讀假為遐陸氏釋文之音也鄭註云假已也上已

者若仙去云耳此亦漢人之曲解聖人制禮焉得有去

而上仙之語退為達達之義陳說頗正此時尚未立廟
登假來假未暇言及

若珠問天子有世婦有嬪世婦何以先嬪且其妾幾
何

答曰先後亦無深意或序於先與妾微賤者不當列數

李藝近問注引昏義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

一御妻而不及妾周禮並不及夫人且皆畧其數何

與魏氏引春秋傳謂天子一娶十二女其間有待年

於國者俟小者年及長者已衰前後所御不過數人

與昏義不合意昏義自言定數而此則靈闕不備之

意與至世婦之職春官亦有之魏氏謂天官世婦是

禮記外集 禮經質疑

五

天子之妾春官世婦是羣臣之妻其稱卿大夫者從

夫爵也賈氏乃以奄人當之議者曰天官內小臣職

止上士斷無刑餘上躋卿大夫之理況所屬府史等

各加一女字竊意是女傳無疑

答曰唐虞以上天子四妃法天后四星也舜二妃不求

備昏義百二十人是漢儒之言春秋傳所言為可據王

莽惑於符命謂黃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置後宮位號

視公卿大夫元士者百二十人即昏義所云三夫人等

是也六經之文為後儒所屨入者不少如左傳其處者

為劉氏因漢高受命而增曲禮稷曰明矣隋祕書監王

劭勸晉宋古本皆無此句至於周禮為劉歆附會以詔

莽者甚多雜記雖出於戴聖焉知昏義一條不又為劉
歆所屨入乎

殷增夏制九女為二十七人則世婦殷制也天官次於

九嬪之後而不言數可知昏義所云非周公所制明矣

又女御即御妻也天官亦不言數春官世婦之職經文

自相違背既云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似

以士人為之故鄭以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太僕釋

之而經所言詔王后之禮事與帥六宮之人共盪盛等

又非士人所得與也且下與內宗外宗相連其為即天

官之世婦無疑一官分屬兩處昔儒所謂周公所未施

禮記外集 禮經質疑

六

夔班問天子建天官以下四節按之周禮六大惟大

宰屬天官而大祝大史大卜俱屬春官餘不經見五

官者周禮之地官春夏秋冬官是也而記則以司土

當春官答云不當春官周禮則以為夏官之屬且大府六工

周禮亦無專屬種種譌異殊不可解舊解皆為殷制

陳注謂其無可考證請得而折衷焉

答曰孔疏云上非夏法下異周典鄭唯指殷禮也鄭志

崇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

何也焦氏答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孔疏以

為天官屬天五官屬地不主春夏秋冬周則司土屬司

馬而此更別為一官孔云特以司土為名者土是官之

總首故詩云濟濟多士也六府典司六職金仁山以為本有虞之舊制土木水三司其名不易司草則毅府司貨則金府司器則火府鎔冶之事也鄭氏謂在周則司土土均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稻人也司貨卯人也

夔班問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姜注云遇禮從殺胡氏傳春秋則謂古雖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為之約自比於不期而遇直欲簡其禮云云夫同一遇耳安在古恭肅而茲獨不恭肅乎且時方衛人告亂則簡禮以過於記未為有妨必以是為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恐未為定論也

答曰春秋無善盟前此盟於宿與微者盟春秋譏之今

禮經質疑

主

此之盟將尋宿之盟不書會而書遇是欲簡其禮也若非簡其禮則定衛之亂亦同盟之善舉何不振振有詞以重其事而必未及期而往乎將尋宿之盟其為自謀顯然矣內之遇者四外之遇者二書以示譏胡氏之言未有非之者

陳介特問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集說引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按王制多是殷禮且其言諸侯之於天子也何故引之周禮秋官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殷祭名三年一祭曰殷然則諸侯於天子及諸侯之相交其聘問之年數俱同否答曰鄭康成說王制多以為真殷之禮至三年一大聘

五年一朝則用公羊之說而以為此晉文霸時所制非虞夏及殷法也知為晉文霸時所制者疏云左傳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合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云晉文霸時所制晉文霸時亦應有比年大夫之聘但子太叔畧而不言耳又云左傳三年聘五年一朝諸侯相朝之法今此經文云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則文襄之制諸侯朝天子與自相朝同也

李若珠問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諡曰類劉氏曰類當為諫夫謂諡為諫猶可言也謂見為諫不可言矣呂氏姜氏之說亦似難通敢質

禮經質疑

主

答曰鄭注以類為象代父受國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言諡曰類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王肅云請諡於天子必以其實為諡類於平生之行也何省云類其德而稱之知經天緯地曰文也此一義較鄭為長文選注云諫者累也言人死後累其德行也累積其德與比類其行事二義實相因但當分析言之况類見之類與言諡曰類之類字同而義實異類見從鄭說言諡曰類從王說其義始明

楊綸問古者國君娶於鄰邦以其長女為嫡而姪娣之屬皆歸而為之妾尚矣曲禮集說引疏姪娣二字是以姪娣從妻而為妾無疑矣然禮以別嫌明微聞

房至襲而竟以姊妹姪娣為之乎夫男女同姓既不可為昏而為婦之同姓姊妹獨可為妾與其義何如
答曰姪娣非一國古者諸侯一娶九女所以備內職二國皆姪娣之世代久遠匹偶不嫌又以同姓親屬絕猜妬廣嗣續也

周乾矩問論語稱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此云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不知夫人與妻是一是二

答曰渾言之則妻為夫人之定稱析言之則夫人自夫人妻自妻天子八十一御妻妾則無數不在百二十人之列諸侯之妾亦無數不在九人之列

道古堂外集 禮經質疑

乾矩問注云畿內諸侯之妻因助祭於王后或因獻廟之類故得以見天子不知助祭王后之禮何如

答曰畿外諸侯之夫人無見天子之禮故鄭注此云畿

內諸侯之夫人天子大祭祀王后皆與薦豆周禮太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禮記不與則后應與也詩楚茨諸宰君婦廢徹不運禮祭統夫人則禘立於房中周禮春官世婦詔王后周制內宗於卿大夫士之禮事鄭注云薦徹之節王后於卿大夫士外宗王諸姑姊妹之女皆掌宗廟之祭祀故云助祭若諸侯之國則祭統云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亦仿王

畿之制

陳詮問問大夫之子長日能御矣注與疏孰是

答曰從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射御通上下皆當學習

不當再屬之大夫之子鄭注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孔疏官有世功子學父業故有御事之目

一 註問問士之富以車數對註云上士三命得賜車馬自有一定之數必無多寡何侯以車數對乎

答曰士有上中下上士賜車馬副車隨命中士乘棧車無副車以數對者重君命

註問祭王父曰皇祖考注曰王曰皇皆以君之稱尊之也此專為天子言與抑庶人之祖考亦得稱與

答曰歐公墓志凡人皆可稱

陳介特問孔氏三世出妻檀弓所載者孔子也子思也至子思之母死於衛鄭注則以為伯魚卒其妻嫁

道古堂外集 禮經質疑

於衛未嘗詳其破出而嫁也語後序列孔安國世

系曰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至子思亦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說叔梁紇不說孔子互異之處不能無疑

答曰夫婦人倫之始刑于齊家之本春秋之世黷倫傷化者接踵而出妻一事則未之經見至戰國則吳起欲以求將章子為不得於父皆人倫中所罕觀之事孔氏明德之後禮法之宗何至刑于之化無聞累代皆有此事其語祇見於檀弓檀弓曾子之門人曾子有蒸藜不熟出妻一事檀弓曾子門人見焉知檀弓不附會孔氏嘗有此事以宗其師乎夫婦人至於被出則必有淫妬

多言竊盜惡疾無子等過而大聖之閨房則數者吾皆
決其必無有犯者而合之先貧賤後富貴之義孔子十
九而娶元官二十而生伯魚斯時尚爲乘田委吏爲貧
而仕其靡室不勞可知大聖人亦在人情中何至一事
偶迂卽令伯魚絕子母之親也其不然明矣子思之母
死於衛子思固嘗居衛矣後不使子上喪出母而已復
以有財無財爲辭天性之薄雖常人不爲而謂子思爲
之乎叔梁紇生九女其妾生孟皮此九女果何人所產
耶家語本姓解不明言之而孔安國忽有出妻之論異
矣今之家語出於王肅僞作與漢書藝文志所載不同
而顏監能辨之大概刺取大小戴記荀子韓詩外傳之

連古堂外集 禮經質疑

三

文孔安國爲尚書序宋儒尙有疑其非真者其爲家語
後序又焉知非後人所擬託乎故其異同吾未暇辨而
特辨其孔氏無出妻之事檀弓非醜儒也

羅鼎臣問易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後
世易之棺槨集說引以解瓦棺云始不衣薪也究竟
於瓦棺二字未見確注卽治土爲輒而四周於棺之
坎亦未知已有棺而以輒四周之抑卽以四周之輒
爲棺也據古者棺槨無度之說似已有棺則瓦棺豈
豈陶爲之耶

答曰鄭注云有虞氏尙陶故以瓦爲棺夏后氏始爲棺
燒土治以周於棺

陳璉問夏后氏塋周注云塋者火之餘燼蓋治土爲
輒四周於棺之坎也是殆今之所謂以磚結明冢與
抑仍有虞氏之瓦棺而更加以塋周與

答曰孔疏云夏后氏瓦棺之外塋周則梓棺替瓦棺
愚按考古記夏后氏上匠匠與陶別疑夏后氏始以木
爲棺孔疏恐非

陳玉章問長尺而總八寸長讀仗依鄉黨篇長一身
有半長字作刺字解則此云長者亦作刺耶不然何
不作長短之長爲易明也

答曰陸德明經典釋文云長直亮反凡度長短曰長皆
用此音長讀仗不錯

連古堂外集 禮經質疑

三

陳介特問西漢劉向傳舜葬蒼梧一妃不從東漢書
引禮記亦作二妃今本作三妃疏云舜長妃娥皇無
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嫫嫫比生二女霄明燭光然
則當何從乎

答曰金仁山曰今本作三妃者誤也而鄭注云舜不告
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鄭東漢人其所見本是三
妃則由來舊矣癸比之說見於皇甫謐帝王世紀霄明
燭光其名似後代人所附會以之釋經恐近穿鑿

介特問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此篇儒者皆
不信謂等夫子釋氏之流誕妄不經集說則以萬世
祀夫子爲南面坐於尊位之應陳皓知儒理者不知

何故取是說

答曰此事偏駁不純疏謂夫子禮度自守貌恆矜嚴今乃消搖放蕩以自寬縱皆是特異尋常陵且如此夫曾子啟手足而戰兢子路斷纓而曰君子死冠不免彼賢者於死生之際尚然湛定豈大聖而有反常之事乎至以坐奠兩楹為南面之應此俗儒之釋經尤為妄誕生所疑甚正

陳玉章問蟻結於四隅疏云畫蚍蜉之形交結往來何所取義

答曰鄭注云似今蛇文畫孔疏云所以畫蟻者殷禮士葬之飾

遵古堂外集

禮經質疑

玉章問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士喪禮云小斂衣十九稱大斂衣三十稱究小斂何以宜十九稱大斂何以宜三十稱且所謂稱者是即件數耶

答曰賈公彥疏云必十九者按喪大記小斂衣有十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天地之初數天一地二終數則云天九地十人在天地之間而終故取終數為斂衣愚按大斂三十稱先儒不解則法月行之數也鄭注士喪禮云小斂衣數自天子達大斂則異矣賈疏云大斂天子宜百二十稱雜記注云士襲三稱大夫五稱公九稱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以無明文推約為義故稱與以疑之單復具謂之稱見左傳杜注

羅鼎臣問裼裘而弔疏謂袒去上服以露裼衣即所謂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為裼者也細思左袒之義如軍中左袒顏師古亦以為去衣袖而肉袒今謂袒去上服以露裼衣是豈裘之外猶有上衣數重而皆不穿其衣之袖如世俗不檢者之所為乎

答曰喪大記孔疏云小斂之後來弔者掩襲裘之上裼衣若未小斂之前來弔者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朝服開朝服露裼衣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

陳璉問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經集說云麻衰以吉服之布為衰也敢問其制何如

遵古堂外集

禮經質疑

答曰孔疏云詩云麻衣如雪又問傳云大祥素縞麻衣皆吉服之布稱麻故知此麻亦吉服之布也小功布十五升是深衣之服故云吉服

璉又問牡麻經注云以雄為經夫麻別為雄者是對雌而言與

答曰男子重乎首女子重乎帶在首者為首經在要者為要經皆有喪者之服儀禮士喪禮注牡麻經者齊衰以下之經也賈公彥云牡麻者桌麻也對苴經為麻之有薈色如苴黎則此雄麻色好者故問傳云齊衰貌若桌有薈者為苴麻無薈者為牡麻喪服傳曰牡麻者桌麻也

羅鼎臣問集說云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也又問麻衰乃吉服十五升之布輕於弔服朱子云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今麻衰既非父母之服又同吉服之布則名之爲衰者於何而別之疏云士弔服疑麻衰今何以又云輕於弔服然則弔服之制又何如

答曰雜記鄭注云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皇氏云以三升半布爲衰長六寸廣四寸綴於衣前當胸上後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四寸孔疏云麻衣白布深衣者謂吉服十五升之布與緇布冠皮弁相類故知吉布也白布深衣十五升是吉布衰是凶布以吉服之布爲衰則吉凶兼故云輕於弔服衰

禮經質疑

三

服小記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諸侯必皮弁錫衰孔疏云弔必皮弁錫衰謂弔異國臣也若弔己臣則素弁環絰錫衰也此諸侯之弔服檀弓疏云若朋友俱在家則弔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總之環絰若一在一否亦然此士大夫之弔服雜記鄭注云弁絰服者弔服也其衰錫也總也疑也大夫其衰侈袂三尺三寸士則其衰不侈二尺二寸

鼎臣問毀竈以綴足注云用毀竈之毀毀字未喻

答曰孔疏云毀竈以綴足者義兼二事一則死而毀竈示死無復飲食之事故毀竈也二則恐死人冷強足跽屣不可著屣故用毀竈之毀連綴死人足令直可著屣

也愚謂疏說恐非竈居五祀爲生人飲食之用一家其之豈一人死而卽毀之不用乎士喪禮甸人掘坎於階間少西爲塋於西牆下東鄉鄭注云塋塊竈賈疏云既夕禮云塋用塊是塊爲竈名爲塋用之以煮沐浴者之潘水愚謂疑以此塋綴足也浴畢卽毀之士喪禮又云綴足用燕几此未浴前所用也既浴則用毀竈綴足

陳璉問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是卽指此二人相爲服與抑指姨甥於從母之夫甥於舅之妻與

答曰鄭康成云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爲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

禮經質疑

三

禮問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此二年之服也而魯人爲同母異父之昆弟服齊衰此則三月之服也下文又有滕伯文爲孟虎齊衰爲孟皮齊衰何以均名之曰齊衰

答曰儀禮喪服傳齊衰不同有齊衰期者有齊衰三月者以衰緝之粗細分不以衰分也

陳介特問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按此與虞書合與周官不同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漢孔氏傳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周禮大行人有一歲一見二歲一見之文又以六服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唐孔氏疏引叔向

所言歲聘間朝再朝而會請計彼六年一會與六年
一朝相當大行人所云見者非必君自朝乃遣使貢
物據左傳揣周官遷行人而曲通其說三山林氏已
駁之矣宋元諸儒或據周禮疑周官或據周官疑周
禮訖無定論生以東方諸侯來朝之明年西方諸侯
來朝推之今年第一歲侯服來朝明年第二歲甸服
來朝又明年第三歲男服來朝通計之豈不是六年
一朝一歲一見二歲一見不相合而相合也

答曰鄭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疏堯典五載一巡
守羣后四朝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
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是也堯典是虞書

遵古堂外集 禮經質疑

三

連言夏其實殷也鄭又云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
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疏云不云殷者虞夏及周經有明
文殷則經籍不見故不言也鄭志孫皓問左傳諸侯五
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鄭答云唐虞之禮五載一巡
狩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狩諸侯間而朝天子其
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如鄭志之言則夏殷天子六
年一巡狩其間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
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
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
也故鄭云朝罷朝也六經輿論大服朝禮圖元年侯二
年甸三年采侯男四年采侯甸五年采侯男六年采侯男七年侯八

年侯甸九年男十年衛十一年侯十二年王巡自甸

服以下計之元年七年十一年惟侯服朝五典並無朝
禮鄭氏謂於此年諸侯各使其大夫來殷頰也案尚書
王制云六年五服一朝初朝於京師又六年王乃巡狩
諸侯各明於方岳是朝於巡狩之所

陳在簡問王制言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曲禮則
言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兩處互異何故

答曰王制是殷禮曲禮是周禮故所言不同此梁皇侃
之說諸侯不掩羣者是畿內諸侯爲天子大夫故曲禮
云大夫不掩羣此後周熊安生之說

遵古堂外集 禮經質疑

三

陳詮問王制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
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注云百官質於三
官三官達於司徒司馬司空云云夫天子之五官司
寇與司徒司馬司空等耳豈司徒三官猶不能竟達
於天子而必假於司徒司馬司空乎
答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卽上所謂三公也三公分
主九卿則兼羣官故三官不能自達
謝得清問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
期不從政舊說主民一說主出仕退仕請問從何說
爲當集說未有明斷豈兩說可並行乎舊說又云諸
侯地寬役少故云三月不從政大夫役多地狹欲令
人貪慕故期不從政豈先王立制亦有以貪誘民者

乎然此皆主民者也若主仕三月與期不同之故又當作何解

答曰疏云周禮旅師云凡新毗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鄭注引此文以證之是據民之遷徙王肅及虞氏等以為據仕者從大夫家出仕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非鄭意也愚按從大夫出仕諸侯如公叔文子之臣僕與文子同升諸公是也從諸侯退仕大夫春秋中無此事則主民說為長且既云從政則力役之事也民有力役土無力役也益以知主肅及虞氏之說不可據令人貪慕此亦末世之法王制出於漢文帝時尤難以先王之制律之

道古堂外集 禮經質疑

无

禮經質疑畢

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冬十月餘杭黃嘉勳初校

十一月餘杭章炳麟叔三校

十二月錢塘沈元淵四校

錢塘楊振鎬春浦綜校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經史質疑

楊綸問六經之用禮最切三禮較他經更詳朱子謂周禮禮之綱領儀禮是經載記是傳而後世舍經從傳何與

答曰謂列於學官乎亦以其文易習

李若珠問堯舜同祖二女同姓為昏先儒紛紛總無定說聞前山長之言曰同姓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夫曰周道然即知前此有不然者矣而要出自明倫之堯舜則宜無不然何則上古最重得

道古堂外集 經史質疑

姓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僅十有四人舜姚姓不在十二姓之內雖曰後來分出即不得謂之同姓矣夏殷周同祖總未見有礙昏禮特同姓則斷斷不可因舉夏少康奔虞而虞思猶妻以二姚為同祖不同姓之證私心猶未安焉夫同姓不昏而必重之以百世者所以厚其別也若不問其世次之遠近槩曰異姓為昏則溯而上之二姬二西異姓寔兄弟也又何自出乎敢質之以求論斷

答曰堯舜同出於黃帝世本史遷之妄說金仁山辨之詳矣

李家樹問十有五載考績帝載歌既非商歌即為舜歌而何氏又為非何也

答曰此亦出於尚書大傳而汲冢周書亦載之金仁山據宋書符瑞志以為舜歌其師北山何先生基疑以為後人所託者蓋逸周書出於晉太康中前儒多不引其說尚書大傳於今已亡故致疑也

李夔班問都城不過百雉注長三丈高一丈為雉天子之城千雉然則果高千丈與

答曰此橫數之非直數也言天子之城橫數之不過千雉不求廣大也

道古堂外集 經史質疑

一丈若謂一經一緯則其城為不方否則高字果何著落

答曰橫數是里數長是橫高是直杜解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公羊傳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何休以為堵四十尺雉二百尺疏引五經異義載記及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五堵為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為板板廣二尺五板為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為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愚謂一丈之雉太卑疑長與高皆三丈而杜解一疑三字之調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諸說不同必以

雉長三丈為正者以鄭是伯爵城方五里大都三國之一其城不過百雉則百雉是大都定制因而三之則侯伯之城當三百雉計五里積千五百步步長六尺是九百丈也以九百丈而為三百雉則雉長三丈

李若珠問左傳稱八愷八元世濟其美堯不能舉而舜舉之又四凶之漏網於堯而放流於舜於是先儒遂紛紛致疑竊聞胡文定公之言曰虞史以人主大臣為一體春秋以天王家宰為一心以此見用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孟子有言為天下得人難是則堯之所難者獨一舜耳得一舜而敷治則舜之舉錯即堯之舉錯論語稱舜有臣五人孔子曰唐虞之際亦可謂之堯不能舉而舜獨有之乎舜相堯二十有八

道古堂外集 經史質疑

三

載據前編所書則實於四門二十八年前事也答曰紀年在七十載堯固未老舜安得而專之所見如此未知是否程子曰四凶之才堯非不知之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至舜而顯故曰因其迹而誅之也彼亦何所據而云然與

答曰古書堯典舜典合為一篇孟子云堯老而舜攝賓於四門之時堯年已七十矣曲禮曰七十曰老舜既相堯則凡舜所行之事皆堯事也迹堯典所載曰官不遺義和疇咨不過四岳驩兜共工晏然在位鯀績弗成禹猶未舉稷當其時稼穡無所舉益猶伏而在下列女傳曰陶子

五歲而明刑弼教諸臣一無所施設至舜一一舉之而天下乃大治孟子所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者此也則謂之舜有非假借之辭書其實也史記云至堯時皆舉用未有分職程子謂四凶至舜而顯意謂帝疇咨若采驩兜方舉其工帝咨洪水四岳方舉鯀有苗弗率亦在受命神宗之後故云然

楊綸問春秋書尹氏卒左氏作君氏謂聲子也胡氏本公羊說以尹氏為周卿士其說不同果何從與且夫人子氏薨句集解謂子氏仲子也隱讓桓以為太子故成其母喪稱夫人以起于諸侯穀梁謂夫人子氏者隱之妻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乎君者也又

道古堂外集 經史質疑

四

孰從

答曰尹氏譏世卿胡氏之說與節南山詩合顧炎武曰以定公十五年妣氏卒例之從左氏為是不言子氏者子氏非一故繫之君以為別猶仲子之繫惠公也若天子之卿則當舉其名不但言氏也至左傳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虜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胡偉業以為尹氏即此尹氏亦曲解子氏三傳不同左以為桓公母公羊以為隱母穀梁獨以為隱妻者桓未立母不得稱夫人隱母非嫡亦不得稱夫人隱為君則其妻得稱夫人故程子胡氏皆從之

馮成章問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
時政必書即位而隱莊閔僖諸公闕焉胡氏謂仲尼
削之也謂上不稟命於天子內不親承於先君諸大
夫援已以立而遂立焉削之所以誅篡弒正倫紀也
其不書即位宜也顧桓之弒兄而自立比之不稟命
乎君與祖者其罪又當何如而且故縱文姜以數至
於齊則幾於無恥矣春秋書公之喪至自齊一則罪
齊二則罪姜三則罪桓失君道也則不宜更書即位
矣而胡氏以爲美惡不嫌同詞書之正所以罪之深
也夫春秋書例大義不容假借謂可互異其說而變
之與胡氏之說不知有當於聖人否也

尊古堂外集 經史實疑

五

答曰古用漆書於簡歲久則蝕剝不全隱莊閔僖年代
稍遠其冊不全則闕不書孔子魯臣也以臣而不書君
卽位是無君也子爲萬世法而冒自蹈於不義乎胡氏
之說誠爲深刻上不稟命天子自僖以後孰爲稟命於
天子者晉衛齊宋之君又孰爲稟命於天子者內不親
承於先君春秋立世子不書於冊彌留受遺列國從不
見於三傳親承不親承胡氏又焉從而知之以此例合
之於桓公之書卽位遂相抵牾以美惡不嫌同詞解之
曲說也

朱聯兆問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注云五畝之宅
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不知何以如此

分別班固漢書以公田爲廬舍詩經云中田有廬所
謂二畝半在田者似有可證然漢書僅云爲廬舍詩
僅云有廬不過給之以便田事豈以百畝之地各宅
以二畝半與邑中等乎二畝半在邑者其城邑乎若
云城邑則有受田遠者將何以爲遷徙耶

答曰趙岐注孟子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周禮
大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廬在井則謂之廬井居在
邑則謂之邑居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謂九夫八家其
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
畝爲廬舍九夫之宅占地二十畝一夫應得二畝二分
有零謂之二畝半亦大率之辭不必過泥又食貨志還

尊古堂外集 經史實疑

六

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蔬殖於疆場則非二畝半不
可也所謂在邑者此鄉遂之制食貨志云在楚曰廬在
邑曰里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
爲州五州爲鄉與周禮大司徒同遂人掌邦之野辨其
野之土地上地夫一廬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
中地夫一廬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鄭康成注云
廬城邑之居此卽趙岐所謂邑居也春令民畢出在楚
冬則畢入於邑七月之詩謂聿爲改歲入此室處天子
六鄉一鄉萬二千五百戶六鄉止有七萬五千戶每鄉
共有邑其處與田亦不甚遠諸侯之制當更挾何憚遷
徙耶

朱聯兆又問文王治岐之政耕者九一注云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夫以文王當商紂之世雖三分有二以君臣論則依然臣子殷人七十而助文豈不守王制而顧行井田百畝耶行井田百畝而夫子猶得謂以服事殷耶井田之制商周並行所異者七十與百畝耳謂九一爲行井田論爲不易謂井田則必易七十而百畝文王時顧若是耶敢質

答曰孟子謂雖周亦助又謂請野九一之制仍行助法

通古堂外集 經史實疑

七

於殷制不爲悖也朱子云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馬貴與謂恐是商之末造法制隳弛故文王因而修明之

李若珠問三皇五帝之說論者紛紜以何爲定家語稱王者取法五行更王相生將以其德名之與德亦何分於五行抑以其時代制作名之與何以至商有天下史獨不書以某德王乎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說者謂不語怪也則伏羲神農諸帝之事想亦多難信

之處何以蚩尤大霧亦著於編屈軼神龜史不絕書與

答曰三皇紀是唐司馬貞補作史遷原斷自唐虞五帝德及帝繫姓世本今其書亡原載之是遷所據也家語本僞書顏師古注漢書藝文志於家語下言非今所有家語其言五行更王亦仍漢以後言之耳蚩尤五里霧之說見於緯書至後漢始出屈軼神龜是張茂先王子年一流人所撰史記原未說及

若珠問外紀曰炎帝之世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帝命其民攻殺之而來歸其地評者謂爲弒君始此若珠竊疑之夫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夙沙氏既不用

通古堂外集 經史實疑

八

君又安得有其民以君道予夙沙之君是無炎帝也且夫帝命既不用矣王道必不通當此之時豪傑之士雖欲請命而後討賊勢必不能身爲叛逆之民必不能以一朝居在炎帝猶欲修德以來遠在其民則亟欲反邪以歸正此其意固未可厚非也寒促殺羿尚有怨詞夙沙來歸反蒙首惡不亦冤乎弒君之論一出若珠恐助逆者得爲口實而豪傑有志之士反裹足不前耳敢質

答曰夙沙可誅其民不得殺之猶燕可伐齊非伐燕之人况食其毛而踐其土乎爲其民計者宜諫諫而不從則相率倒戈以迎炎帝於順逆之幾不昧而於君臣之

義無傷

若珠問外紀載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炎帝榆罔弗能征於是軒轅征服之既而諸侯叛榆罔軒轅乃修德振兵以與榆罔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夫諸侯之叛莫甚於蚩尤暴虐之政不減束急侵陵之罪不敵兼并而且炎帝遜居於涿鹿勢處無能蚩尤肆欲於西方禍方未已而涿鹿之師不先阪泉何汲汲與帝為難也毋亦作史者措辭之未善與且夫榆罔獨夫也軒轅與主也彼也益叛此也實從富亦無容再戰矣大霧之作且不勝指南之車空桑孤立之君又安能抗熊羆如雲之師乎仁人無敵於天下

道古堂外集 經史質疑

九

三戰之說竊疑其誣矣

答曰自漢以後學者好異聞而不核實譙周作古史攷皇甫謐作帝王世紀皆述上古之事其原皆出於緯如所謂寶匱元中諸紀以及河圖玉版之流太史公所謂其文不雅馴摺紳先生難言之也劉道原親與溫公修資治通鑑考據精密自周威烈王以上為斷其事獨闕故作外紀以補之上世荒遠遂有承譌襲繆之弊若珠問外紀伏羲之後有女媧等凡十五氏而前編獨以神農氏繼之豈以伏羲命官十五氏多在其中與抑當時各君一方與又天以六節地以五制何義答曰陳極云相傳者不足信况太昊命官而十五氏多

預焉則是皆伏羲佐命之臣明矣豈當其時各君一方以理民如後世諸侯之國 天以六節六氣為節地以五制五行為制

若珠問史稱黃帝經土設井立步制畝其法甚詳而孟子獨不之及其說果可盡信與迄乎夏商其制屢變若謂易代更制必新其溝洫則勞民動眾不已甚乎若謂尺度有差非關溝洫則武王克商但謹權量不聞改作且曰反商由舊何也三代以還井田遂不可復說者歸咎於阡陌之開如果可復也則古者土廣人稀今者人日眾而地力亦日盡既無一易再易之萊田則將何所餘以待後之人乎且也愚民可與圖成難與更始必將何道之從而後不惑其觀聽乎如果不可復也則時移勢易踵事增華亦不得獨罪商君矣有濟時之略者將何如

道古堂外集 經史質疑

十

答曰井田程子謂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此論某卻不謂然古來井田恆與軍制相表裏觀周禮大司徒比閭族黨之法以及車馬甲兵力役追胥種種徵發皆出於井田今若行之則民驚然而不靜矣商鞅李愷在當時為雜霸之術在今時則為救時良相且三代時不但地廣人稀連吳越秦楚皆大半不在版圖之中燕齊魯衛其地平坦施行甚易今若槩行井田經塗畫界非有十年之久不能望其成熟所謂田畯保介之屬又常

須數十萬人而失業之民愈眾左氏所謂治絲而芬之也朱子曰行之須有機會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

若珠問綱目前編於太昊既曰作甲歷定歲時外紀云起於甲寅支干相配於黃帝又曰命大撓作甲子何也豈太昊建寅黃帝建子至顓頊乃改作歷象以建寅月為歷元乎而何以不稱太昊為歷宗也於太昊既云造書契外紀曰作書契以代結繩使天下文字必歸六書而說者又曰黃帝命倉頡為左史顓頊鳥獸之跡而制字何也且顓頊倉帝與抑左史也又

遺古堂外集 經史質疑

十一

外紀曰太昊斲桐為琴瑟二十有七而世本又曰五絃廣雅又曰本五絃後折而用其半果孰是與答曰晉書律歷志云董巴議曰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歷顓頊以今之孟春作正月為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於大歷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頊聖人為歷宗據巴言太昊初定歷其時推步未甚精密故當以顓頊為歷宗漢末宋仲子集七家歷以考春秋起於黃帝顓頊而無太昊劉歆七略止有顓頊亦無太昊

書契之興代更繁密太昊始制六書倉頡更從而加密

耳楊雄作倉頡訓纂漢以後三倉與爾雅並稱而不聞有太昊所制之字是知太昊特開其先其象形會意等待倉頡而始備也今消化閣本帖中有倉頡書真偽未可定所謂古文實肇於此倉帝與左史之說又荒遠難以定矣

三皇本紀云太昊作二十五弦之瑟神農作五弦之瑟外紀琴疑瑟字之誤通鑑前編云二十七弦之琴二十六弦之瑟世本五弦疑脫十字廣雅亦用世本之說素女鼓之而悲故破之

遺古堂外集 經史質疑

十二

若珠問綱目前編於堯四十有一載書舜生於諸馮六十載書虞舜以孝聞九十載復書虞舜慕瞽瞍而以孔孟五十而慕之言實之夫孔子稱舜至孝而言五十想亦約略舉之辭非必限以五十也至孟子言大孝終身慕父母予於大舜見之則舉五十而統終身矣而乃自四十一載至九十載以為五十而慕也毋亦拘牽文義之過甚與又論語云五十以學易先儒以為卒字之誤

國朝濟齋先生云卒字正書則應譌六十草書則應譌九十則五十非卒字之誤明矣但洛書之數五十耳不知是否
答曰人生百年五十是一大關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惟學易則可以幾之古之正書是小篆草書起於漢時

應論語之譌近之

李夔班問前卿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依劉向序即孫臏是也而集覽據史記年表謂其年代久遠疑非孫臏畢竟臨武君是何人

答曰唐楊倞注荀子已嘗疑之不始集覽也臨武君未詳本楊

夔班問崩葬例云無統之君稱王公者曰某王公某薨秦自書薨以來不稱名者惟柱楚二王其間疑有闕漏書法則以不韋久蓄異謀而三王享國不永事屬可疑故綱目異其文以見焉至趙王丹楚王惲亦不稱名則云六國之事從略顧完偃者又何以稱焉

道古堂外集 經史質疑

十三

答曰從略者或詳或略不定之辭知其名則書之不以正統予之也

夔班問史稱范增好奇計由今觀之增計未始奇也夫增之得計徒以勸項梁立後耳未幾籍殺宋義而弑義帝增既不能倡義誅逆以從民望乃北面事之計固已左矣此意東坡論已及之迨至楚漢交爭又不聞定制勝之策建安民之略唯區區以殺沛公為事是則陋已夫恃德者興恃力者亡古今之通義也沛公寬仁大度四方響應受命之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彼籍者凶害殘暴所過屠滅秦民惡之痛入骨髓楚之非漢敵亦明矣而增且坐視其為漢驅率而不知好奇

計者固如是乎此意無及且其言曰沛公有天子氣息

擊勿失夫天既篤生英主又豈殺之所能為功耶聞之識時者為俊傑增誠能去逆效順佐漢以順天心則得矣此卻使不得增與羽君臣之分已定然而引身早退猶不

失為高義不務出此而屑屑與沛公為難適見其助暴為虐而違天以速咎也帝嘗謂籍不用增而亡雖然用亦亡不用亦亡增亦何補於籍哉敢質

答曰能補司馬所不及好奇計一語亦足以鍼司馬之膏肓

道古堂外集 經史質疑

十四

夔班問世皆高田橫之義生獨非之方橫之遁居海島也非迫於義特懼誅耳觀其所以應帝召者可以知之矣帝赦橫之罪而召之曰來則王侯不來則誅橫方意幸若獲宥不失侯封故與客乘傳詣洛陽耳已而終恐不赦遂自刎死是其死非死義也向使橫誠守義則與其徒俱死島中如西山兄弟可也何至忍辱就召而後死哉昌黎高其能得士為文以祭之至以闕里多士相比得毋過乎

答曰論橫平允兼有史才愚謂史特著其能得士因五百人之死遂傳之

夔班問韓信之事漢也卒以反誅先儒惜之要未有確然明其不反者生竊疑焉然則舍人何以告變皆呂后之所為也呂后之所為皆漢高之意也帝之任

信非得已也急則用之緩則棄之耳未幾而奪其軍未幾而一削其職焉蓋未嘗一日不欲殺信也特力未及耳后窺知其意密遣舍人上變因而掩殺之彼固信帝之必不問也而史氏不察相沿不改亦已誤矣方楚漢之爭鋒兩主之命懸於信手誠有如徹武所云者不以此時割據爭雄迫天下已定始生異謀雖至愚者不爲而謂信爲之耶且使信而果反必不垂手就擒擒而釋之必不復爲所紿觀其臨刑之言曰悔不用徹言以及此是亦不反之明驗矣然則謂信功高震主不急引退以取禍可也謂信謀反伏誅則過矣夫以開代首功一女子駕單辭族之至今莫

蓮石堂外集 經史質疑

十五

辨冤哉

答曰史於信之不反以蒯徹證之而是非自見班語蒯徹語別爲傳而信被誣干載此論足以一雪之

夔班問張良狙擊始皇先儒謂其急於報仇不暇自謀是已既而大索弗獲又似爲謀甚深者抑亦倖而免與

答曰倖而免東坡所謂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也

陳介特問太王遷岐之事漢書叟故傳言距伐商百餘年當在廩辛之世據東漢書西羌傳序又當在武

乙之時文王九十七而崩計其生年在祖甲二十八祀孟子曰文王生於岐周廩辛武乙在祖甲後兩漢書所言遷岐皆不得實也惟大紀係之小乙之年小乙之後武丁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然則遷岐後九十餘年而生文王也詩云爰及姜女言及姜女古公年必二十有餘可知如是又九十餘而生文王不幾百二十餘歲而薨乎無逸言享國之永者商二宗周文王夫三宗商王尙詳述以告成王豈有本朝肇基王迹之祖在位百餘年而不稱惟曰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而已也況武丁又中興合主朝諸侯撻荆楚豈有任狄橫行而不一討之理太王遷岐

蓮石堂外集 經史質疑

十六

諒不在小乙之世也然則當以何年遷吳越春秋曰古公去邠處岐周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註云太王之時商道淺衰周日強大意者其在祖庚之世乎當別有古書確證

答曰仁山金氏曰叟敬一時之言計不察察東漢書據竹書竹書載太丁歷年良久與經世歷不同皆不可考又云古公太姜之年甚少未有太伯王季也至稱其治岐之後帝省其山斯坡斯兒然後作邦作對則始生太伯王季爾愚按史記周本紀古公曰我世常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荆蠻又吳太伯世家云太伯卒無子仲雍卒子季簡

立太伯無子固已卽季簡之生亦當在仲雍適荆蠻之後三子中獨王季有子而古公及見之據史記則古公年壽之長可知也古公年逾百歲而大紀又以爲王季亦百年雖無確據然王季薨時文王已五十載則王季之年與商二宗亦不相上下而無逸不言其年歲或者古公止於肇基王迹王季第爲牧師至文王而專征伐德盛功大故周據以爲始興之祖歟聖王修德不勤遠略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而易以爲德北狄橫行古公能避而之岐原不欲以養人者害人武丁大度或同此意不肯勤師務遠此真三代以上令主之所爲而以爲武丁時必無此事是以漢武帝唐太宗例之也見亦隘矣

道古堂外集 經史實疑

七

李光烈問周安王六年鄭弒其君駟劉永新書法謂弒君者駟子陽之黨也不書稱國君之無道也雖然無道爲暴君而弒君乃逆臣天下不容有此大逆之臣故既書之曰弒則當直指其名今綱目顯不揭白子陽之黨不幾令逆臣有匿跡之處乎書法雖云然光烈心未釋然也

答曰安王四年鄭人殺駟子陽故其黨爲子陽報仇其人微故其名不著且史記鄭世家本無姓名

光烈問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素非有結於嚴仲子有然於俠累胡因一賂而代刺韓相雖屠腸肆市不

悔識者以爲刺客小人不足取故綱目書盜誠萬古不易之義也乃司馬作史固早取其人而特著之列傳累千百言而不厭若有深嘉樂與之意彼亦何取於政而然與使政而有取也則天下萬世皆聶氏子可乎

答曰史公爲刺客立傳不可爲法班固已識之不過以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詩人一語有合於禮故取之借交報仇原非古賢之道太史公仍國策之文非自撰也

李家樹問邵子皇極經世之二經元之甲一經會之午七經運之甲一百八十一經世之子二千一百六十一甲子又祝氏云唐虞當第六會之終元經會之

道古堂外集 經史實疑

六

運卦在會之世同人上爻變而爲革則天運轉移矣又是年運之甲大畜節世之子大畜節年之甲子損節說多未曉

答曰祝氏名泌宋人經世有天地始終之圖以卦配元會運世加以日月星辰石土火水 邵伯溫曰唐堯起於月之己星之癸一百八十八辰之二千一百五十七推而上之堯得天地之中數 朱子曰經世書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綱定時節卻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上是乾坤九五又曰一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歲月日辰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在己午之間 黃瑞節曰

堯之時在日甲月巳星癸辰申當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半以上為六萬四千八百年之已往以下為六萬四千八百年之方來是以謂中數 經世以元會運世配帝王歷數惜此間無此書觀其圖細算自明

家樹問夏后禹仍以寅月為歲首引唐大衍曆議一行改云開元歷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末昏東井二度中古歷以參右肩為距方當南正故小正曰正月初昏斗柄縣在下魁枕參首所以著參中也季春在昴十一度半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三月參則伏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昴則

道古堂外集 經史質疑

九

見五月節日在與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其義未能盡悉

答曰按夏小正正月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是時初昏室壁之魁星枕於參星之首則知參中月令曰孟春之月統歷在立春之後六日三月參則伏至此參初昏而西參星初度昏得中也 三月參則伏至此參初昏而西沒也夏四月昴則見是時日在畢端之初昏南門正其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角距東五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五月參則見日在井鬼 歷議云五月節日在與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以渾儀度之參體始見其肩股猶在濁中房星正中故曰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也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漢案戶 天河起箕尾間分兩道其一一道貫箕星之邊案戶者直戶也占

者戶皆南向則是時 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斗柄縣在下則旦八月辰則伏大火初昏 九月納火 三月大辰且月辰伏故 十月初昏南門見織女正北鄉則旦唐用夏九月納火 正故僧一行以夏小正為議

家樹問十有二祀周西伯演易羨里邵子云坎終於寅離終於申寅為正月申為七月水王於冬至春而盡故云終於寅與火盛於夏至秋而盡故云終於申與又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為耦下引朱子解云乾坤之交者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是則乾居北坤居南故再變則乾退乎西北坤退乎東南也又坎離之變

道古堂外集 經史質疑

三

者東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故乾坤既退則離得乾位而坎得坤位所云東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不知著落何處然後俟其既退而始各得其位與又兌艮為耦一則居東北一則居正西何以為耦前編曰自震四一陽之復為冬至歷離三兌一之交為卯中自與五一陰之姤為夏至歷坎六艮七之交為酉中夫震屬寅已為正月何云冬至卯屬離何又以離兌之交為卯中與屬申已是七月何云夏至酉屬坎何又以坎艮之交為酉中又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與自西北至東南自西南至東北所云始與盡自與至者從何而推算何一則為生卦之交一則為三陰三

陽之交與

答曰子午寅申以應春夏秋冬皇極經世觀物外篇云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黃畿解云乾生於子奇起於復也坤生於午偶起於姤也先天乾南坤北反其所自生故再變而為後天乾坤退位之本坎終於寅寅乃離位也離終於申申乃坎位也先天離東坎西原其所以交故再變而為後天離坎得位之本

道古堂外集 經史質疑

三

終
東自上而西離得乾位則自離之上而近西西自下而東坎得坤位則自坎之下而近東

伏羲用寅為正與夏時同震屬子故前編云自震四一陽之復為冬至巽屬午故前編云自巽五一陰之姤為夏至蔡元定曰以坎離而言離中當卯坎中當酉然離之所生已起於寅震中坎之所生已起於申與中矣故邵子謂離當寅坎當申也朱子啟家曰坎離者陰陽之限也故離當寅坎當申而數常踰之者陰陽之溢也離兌之交坎艮之交疑即朱子所謂陰陽之溢愚按此仁山先生演其師王魯齋論先天圓圖之說而以為此天

運循環之序

方圖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自西北至東南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皆生卦之交也自西南至東北則否泰損咸恒益既濟皆三陽三陰之交也仁山之說本於邵子之圖以圖橫貫數之皆合

家樹問黃帝命伶倫造律呂制十二筩一曰黃鐘之筩長九寸圍九分積實八百一十分三分損一下生林鐘其數易明其二曰大呂之筩長八寸二百四十分三分之一百四圍九分積實七百二十八分四釐強三分損一下生夷則不知作何推算

道古堂外集 經史質疑

三

答曰杜氏通典云鄭康成注周禮推大呂之實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十分計二千四十八分下生者倍其實得四千九十六以為法三其二百四十三得七百二十九以分其法用三千六百四十五得七百二十九者五為五寸餘四百五十一為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五十一合之為夷則夷則之實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計四千九百一十六分與大呂下生者倍其實得四千九十六以為法合蔡氏律呂新書又以寸分釐毫絲忽約之則七百二十九分餘不盡故云七百二十八分四釐強也餘倣此 史記律書大呂長七寸五分三釐通典八寸三分七釐一毫通考八寸八分數各不同

李若珠問黃鐘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中者可得聞與

黃帝咨於岐伯作內經今之內經果是當年之書與
抑後人之所託與

答曰子穀秬黍詳漢書律歷志

內經劉向編七錄時已有之秦焚詩書內經想以方術
得存其書深奧精密非後人所能偽託

麥參常問北極紫微宮五星在其中第四星主後宮
卽是句陳否柳句陳在五星之外按晉志云北極五
星句陳六星皆在紫微宮中則句陳與第四星不同
而句陳亦爲後宮何歟又云句陳口中一星曰天皇
大帝其神曰耀魄寶其星何所主也

答曰晉隋兩書天文志皆李淳風所撰淳風號爲知天

導古堂外集 經史質疑

三

文者而其言不能無疑未有人物先有星辰傳說生於
商豈商之前無是星乎王良生於周豈周之先無是星
乎占星之徒但以意強名之耳而星不以其有所增損
也是經始於巫咸衍於甘石史遷所據以爲天官書者
星歷爲史遷之家學而句陳之名不見於天官班固因
之以成天文志亦不增入其作西都賦曰周以句陳之
位衛以嚴更之署義取防衛不言後宮也揚雄作甘泉
賦亦云詔招搖於太陰伏句陳使當兵義與固同而服
虔注曰句陳神名也紫微宮外營陳星也亦不言主後
宮句陳後宮之星始於樂緯叶圖徵春秋緯合誠圖緯
讖之言誕而無據是卽淳風之所本也卽淳風所言而

論北極第四星爲後宮句陳六星又爲後宮是有兩後
宮也是一後宮而有兩星分主之也其誕幻不足信明
矣後魏張淵觀象賦曰既覲鉤陳中禁復觀天帝休息
注云鉤陳六星在紫微宮中天皇大帝之所居隋丹元
子步天歌曰句陳尾指北極顛句陳六星六甲前天皇
獨在句陳裏鄭樵釋之云句陳在紫微宮華蓋之下張
衡曰大帝所居之宮也亦將軍之象也五帝內坐五星
在華蓋下句陳上華蓋七星其杠九星在句陳上正當
大帝所以覆蔽大帝之坐也張淵與丹元子皆星歷之
專門名家據其所言皆是擁衛之義並不言及後宮何
以淳風止崇讖緯而不宗二人也馬端臨通考引宋兩

導古堂外集 經史質疑

三

朝天文志云句陳六星去極六度半入壁宿五度又引
中興天文志云句陳實主六軍大司馬巫咸曰主天子
護軍卽不當以爲後宮又不當以爲正如乾象新書以
一主月爲太子二主日爲帝王三主五行四主諸王五
主庶子其說又與淳風相左而句陳之星愚以爲應從
張衡靈憲所言爲大帝所居之宮亦將軍之象爲是至
所云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則本於春秋緯文耀鉤
鄭康成注禮用其說曰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
白招矩黑帝叶光紀并耀魄寶爲五帝而紫微之帝坐
又爲一帝故北極有兩帝也中興天文志嘗斥其非矣
李家樹問東坡制策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

交

答曰按毛詩十月之交孔疏云歷家為交食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為限據此則五月得百五十日加二十二分為百七十三

羅鼎臣問東坡以為不取靈武靈武唐之靈州則無屬朔方節度使

以通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又謂莫若捐秦

以委之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害則夏人舉等

語當時北狄之強誠不可不為之計然取靈武以通

西域果有確見乎而捐秦以委之者其意何居

答曰按五代唐明宗時安重誨以靈州深入胡境為帥

者多遇害以康福為朔方河西節度使晉高祖天福元

道古堂外集 歷史質疑

三

年與契丹修好恐其復取靈武以張希紫為朔方節度

使天福四年以馮暉為朔方節度使党項酋長拓跋彥

超最為強大暉至彥超入質留之不遣而諸部不敢寇

鈔出帝開運二年馮暉罷鎮縱令彥超歸而拓跋石存

也廝褒三族共攻靈州復命暉為朔方節度使引兵過

早海至輝德彥超扼要路據水泉以待之用藥元福力

戰敗之宋太祖建隆三年命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

至太宗至道二年李繼遷圍靈武真宗即位繼遷請降

以為定難節度使又以夏綏遷宥靜五州與之而圍不

解咸平四年張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

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

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決不可舍之以資夷狄帝

遣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言棄之便輔臣呂蒙正向敏

中等咸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

可保李沆亦主棄議帝不從以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

署將兵六萬援靈州至五年而靈州陷於李繼遷以為

西平府傳至元昊遂為西夏建都之地神宗有志興復

蔡確嘗以此啗王珪而力卒不能元豐四年帝命李憲

等五路進兵伐夏皆至靈州夏人聞朝廷大舉堅壁情

野縱其深入聚勁兵於靈夏遣輕騎鈔絕餽運不戰而

困五年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

是役也帝驚悸成疾遂致大漸此在東坡對策之後其

道古堂外集 歷史質疑

三

地形則胡三省通鑑注云自方渠乘駝路出青岡峽過

早海至靈州趙洵陝西聚米圖經曰環州洪德寨歸德

青岡兩川歸德川在洪德東透入鹽州青岡川在洪德

西北本靈州大路自此過美利寨入蒲洛河至耀德情

邊鎮人靈州自過美利寨後漸入平夏經早海中難得

水泉又曰唐懷遠鎮在靈州北約一百餘里宋時西夏

強盛即其地置興州其西九十餘里即賀蘭山東坡所

謂通西域者即此路也

西域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東則接漠扼以玉門陽關

西則限以蔥嶺西漢時役屬匈奴自張騫開其迹始通

中國至宣帝遣衛司馬使護鄯善及山北六國時漢獨

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神爵三年匈奴日逐王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乃因使者吉併護北道故號曰都護由此匈奴益弱不能近西域後漢永平中匈奴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明帝命將北征復通西域于闐諸國和帝永光初竇憲大破匈奴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為都護至任尙代超安帝初西域背叛遂棄之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為邊患尙書陳忠以為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超子勇亦言通西域則虜勢弱為置校尉以扞北撫西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苦乃以勇為西域長史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於延光西域三絕

道古堂外集 經史質疑

三

復通此在兩漢時西域係北狄之強弱如此時代雖遠地形不移以元吳之強猶稱臣於契丹則契丹之於西域為必爭之地遠遼亡而耶律大石猶屈疆於此者數十年則其關南北之要害明矣
捐秦之說近於戰國策士之習綏州本夏人所有韓琦終不肯與之逮後哲宗蒞阼夏主秉常來求蘭州米脂等五砦司馬光文彥博嘗主與之之說光又欲併棄熙河安燾固爭之訪之邊人前通判河州孫路挾地與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繞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敵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乃止東坡之論亦據情勢而言恐借此以疲

耗中國而不按地圖空然論事若全秦不守則自去其藩籬而削弱之勢不可復救矣至高宗時張浚一夫陝西而南宋遂成偏安此可證也

經史質疑畢

光緒二十二年歲次丙申春正月

仁和張鉞子春初校
餘杭黃肅靜涵再校
二月餘杭章炳麟叔四校
三月錢塘楊振鐸春浦綜校

道古堂外集 經史質疑

三

石經考異序

六經自遭秦火或藏屋壁或寘山崖大義微言幾乎中絕漢興摭拾散佚絕而復續脫漏舛譌往往而有向歆父子校之於前伏無忌劉駒駘馬融班固諸人校之於後乃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私文者於是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議郎蔡邕書丹刻石立於太學門外此石經之所自昉也厥後魏正始唐開成孟蜀廣政宋至和嘉祐紹興俱仿前規以示模式歐陽子集古錄所收金石文字最廣獨遺唐石經不載趙德甫金石錄洪景伯隸續所載漢石經僅殘缺遺字晁子止取唐蜀石本與後唐長興板

道石堂外集 石經考異序

本參校著石經考異其書不傳

本朝崑山亭林顧氏著石經考一編自漢以後異同始末該而存之可謂補前人之遺者也吾友杭君堇浦補顧氏之遺而加詳中參之以辨論如五經六經七經之核其實一字三字之定其歸二十五碑四十八碑之析其數堂東堂西之殊其列自洛人鄴自汴入燕之分其地駁鴻都門學非太學魏石經非邯鄲瀆書直發千古之蒙滯皎然如揭白日渙然如釋春冰蓋綴緝既力用思復精足以剖芒釐審同異不獨為顧氏之評友兼可上溯晁氏大碑來學者已書成堇浦屬序於鶚竟讀而嘆曰甚哉著書之不易也昔范曄楊銜之魏收魏徵諸

家皆誤以漢石經為三字堇浦援據諸書而知一字之

為漢二字之為魏請為堇浦立一佐證可乎公羊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於野井既哭以人為留何休注云甯周埒垣也今太學辟雍作側字儒林傳休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太尉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乃作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按蕃誅於靈帝建寧元年又七年為熹平四年始立石經爾時休詒公羊未卒業則辟雍所作側字其為石經隸字無疑趙氏金石錄亦云世所傳經書與漢石經不同者數百言此蔡邕石經一字之佐證也左氏隱元年傳仲子手文為魯夫人孔穎達正義云唐叔亦有文在手曰虞隸書起於秦末手文

道石堂外集 石經考異序

必非隸書石經古文魯作欲虞作表手文容或似之披

晉書衛恆傳言魏正始中立古篆隸三字石經唐書藝文志有二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二卷正義所引是古文一體此正始石經之佐證也鶚不敏不足與於校讎之役聊以斯言復堇浦或者希左袒於斯編云爾雍正十三年歲在旃蒙單閏相月二十五日錢唐厲鶚序吾友杭君堇浦葺石經考異一卷蓋惜昭德晁氏之書之佚而為亭林顧氏拾遺者也自六朝以迄今古文之日剝日落不必水火盜賊蓋有坐消於風塵俗吏之手如馮熙常伯夫之徒而一二好古儒者旁皇委曲求之片文隻字間豈不重可悲夫其中尚有與堇浦討論者

竊嘗考熹平石經始於蔡邕諸公而邯鄲涪修之正始
石經亦出於涪而嵇康等祖之魚豢魏儒宗傳序曰黃
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始掃除太學灰炭補舊石碑之缺
壞時涪方以博士給事中是補正熹平隸字舊刻者涪
也衛恆四體書勢謂魏初傳古文者皆出於涪正始所
立轉失涪法則涪於補正熹平隸字之外別用壁中書
寫一本為正始之祖晉書趙至傳曰詣洛陽遊太學遇
嵇康寫石經嵇紹亦曰先君在太學寫石經古文是即
正始間事然則邯鄲石經之上接熹平者是隋志以一
字為魏刻之誤所自也其下開正始者是范書以三字
為漢刻之誤所自也楊銜之江式所言大抵皆因此而

道古堂外集 石經考異序

三

誤況黃初所補非僅舊碑之缺壞尚有增多於熹平之
外者隋書五代史志一字石經周易一卷尚書六卷魯
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傳九卷論語一卷又
引梁有一字鄭氏尚書八卷毛詩六卷以較熹平五經
之目不合其增多者更出誰人之手然則邯鄲氏石經
之功亦謬矣若魏明帝刊典論事在太和四年隋志亦
稱為一字石經典論又屬黃初之後正始之前而酈元
謂六碑附於正始四十八枚之次不又舛歟至南齊書
魏傳佛經於城西三里刻石寫五經及其國記則不必
以魏本紀不載為疑是時崔浩方領秘書與高允等共
撰國記陳留江強即江式祖以進所緝經史文字授中書博

士而著作令史闕漢書詔浩請取浩所注易論語書詩
頌之國中以為浩所撰浩請取浩所注易論語書詩
記及五經並浩之百篇定章鄴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
以充用樹碑平成之郊壇東用工三百萬其後國記既
成而石經亦不卒業斯本紀所以不載而僅見之浩及
高允兩傳然觀浩奉詔書急就章而改寫漢彊為代彊
以媚其主則石經之為所改亂者亦必不可數計謂其
能存古文而傳墜學未必然矣董補之書所以發摘前
人之譌者覈矣如愚所言或亦附而存之以備考索之
餘則未必非負暄之一得也雍正十三年四月既望甬
句東全祖望序

道古堂外集 石經考異序

四

顧高士亭林作石經考其於胡身之通鑑注所辨漢魏
石經一條失而不載逮作金石文字記遂謂漢魏皆有
三體甚哉考據之難也吾友杭君堉浦參稽羣籍與同
志諸君質論之不特前史之疑而未定者皆得其說其
中亦有前人未發之蒙一一抉出如洪文惠公隸釋并
婁氏漢隸字源皆以殘碑之字盡屬熹平而不知魯詩
乃黃初所補北魏石經則困學記聞之所失錄開成碑
避朱梁廟諱當是尹玉羽私修嘉祐石經亡於元末可
謂縱橫貫穿毫髮無遺者也向嘗讀韓李兩文公論語
筆記其中多異字如舜有五臣章有婦人焉作般人子
路言志章浴沂作沿此類甚多未能知其所出至植

其杖而芸作置則石經實有之以是知前人說經異同參錯大抵別有依據未可以寡陋之胸臆置喙也唐人不甚崇尚經術然明經試士尚用石經以今日之尊經而使列代太學所以爲同文之治者漫漶靡所折衷惡乎可歟往者秀水朱檢討考經義存亡其末亦及累朝刊石之畧其書開雕及三禮而止春秋以下皆藏弄於家刊石五卷世莫得見堇浦之書一以補高士之漏遺一以發檢討之秘寶於學者離經不無小補而後世有作僞如豐考功其人者且明白而知所懼也夫乾隆元年歲在丙辰七月望後一日錢塘符元嘉

石經考異序畢

道古堂外集 石經考異序

五

道古堂外集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石經考異上

石經考異者何以補亭林顧氏之考也蓋衆說之齟齬者莫石經若矣史傳異地志異碑刻異唐宋元明諸家之辨證異顧氏述矣而不詳詳矣而不辨予特引而疏通之又自唐開成以後其事少畧予特取而補綴之文雖近創而義則實因汲古之士其不以予爲勦說也夫雍正十三年太歲在乙卯二月朔仁和杭世駿書於抱經亭

延熹五經

道古堂外集 石經考異上

後漢蔡邕傳及張馴傳皆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而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儒林傳序云詔諸儒正定五經刻於石碑盧植傳云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李巡傳云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考邕傳注引洛陽記亦祇有尙書周易公羊傳禮記論語晉羊欣筆法魏鄺元水經注亦祇言五經意熹平四年嘗等所奏求正定者六經暨光和六年書丹立碑祇五經耳揚廡以光程六年爲初刻熹平四年爲再刻趙燹石墨鑄華因之是并忘光和在熹平之後可謂顛倒鑿矣

鄞縣全祖望云孔氏春秋正義謂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故石經書公羊傳並無經文按隋志別有

一字春秋一卷在公羊傳九卷之外當是黃初時邯鄲清書以補之也

江都汪祚云中郎傳及張馴傳皆言正定六經而本紀儒林傳祇言五經隋志則有七經考當時所謂五經者易尚書禮記春秋而以論語參之獨無詩古之言五經者未之有也竊意邕等奏定六經蓋於五經之外增論語而為六而邕以光初元年言事被逐未及書詩於石而止同事雖有楊賜等而刊定裁正實出於邕故六年刻石告成竟無詩迨隋志有一字魯詩則謝山以為黃初所補者得之

書碑姓氏

導古堂外集 石經考異上

蔡邕傳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碑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堂谿典見延篤傳注馬日碑見孔融傳注張馴在儒林傳韓說單颺在方術傳洪适隸釋石經論語殘碑末一行有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黃伯思東觀餘論石經公羊殘碑其末云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碑臣趙陔議郎臣劉宏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惟谿上缺當是堂谿典也由二碑證之則當時奏求正定者祇邕等七人暨後立石又有左立孫表及趙陔等諸人也范史畧之耳

書丹不止蔡邕
邕傳及水經注皆言邕自書丹於石使工鐫刻洛陽伽

藍記亦言三種字石經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隋書經籍志亦言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董道廣川書跋乃云石經不盡蔡邕書如馬日碑輩相與成之洪适隸釋云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眾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辦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張續石經跋云今六經字體不一當是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

三字一字

儒林傳序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伽藍記亦稱漢國子學堂前有三體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

導古堂外集 石經考異上

三

斗隸三種字後魏崔光傳光為祭酒請命博士李郁等補漢所立三字石經之殘缺劉芳傳亦云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江式傳亦云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歐陽斐集古隸目亦稱石經遺字古文篆隸三體凡八百二十九字蔡邕書張舜民畫墁錄邵伯溫聞見後錄乃據雒陽發地所得石經以為蔡邕隸書趙明誠金石錄則又以為蔡邕小字八分書而力辨儒林傳序古文篆隸三體之非黃伯思見公羊殘碑亦定以為鴻都一字石經而唐書藝文志祇有蔡邕今字石經論語唐以隸為今字也張續又以為邕不能具三體書法於孔安國三百年之後或以邕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

於碑則定爲隸魏書江式傳云魏邯鄲滄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水經注及晉衛恒傳皆言魏正始中立古文篆隸三字石經獨隋經籍志乃言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疑於乖謬然考其目三字石經祇有尚書春秋而一字石經有周易有尚書有魯詩有儀禮有春秋有公羊傳有論語有典論與漢所立者不合故正始之碑仍不得遽以三字爲斷胡三省注通鑑則又鑿指三字爲魏所立亦似有理而顧氏獨不之採今特取而備論之其言曰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於學官故史筆誤書其事後人襲其謬錯或不見石刻無以

道中堂外集 石經考異上

四

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書而未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叙所跋石經亦爲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爲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磾等名乃云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

正始石經非邯鄲滄書

魏書江式傳及北史皆言魏陳留邯鄲滄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問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而衛恒四體書勢云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滄恒祖敬侯爲寫尚書後以示滄而滄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滄法因蝌蚪之名遂效其

形水經注以迄晉書撰恒傳曰同此說胡三省并爲計其年歲云按此碑以正始年中立漢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滄作曹娥碑時滄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亦九十年或以三字爲魏碑則是兩之邯鄲滄所書非也按魚豢魏畧以董遇賈洪邯鄲滄薛夏陳禧蘇林樂祥等七人爲儒宗傳其序曰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又邯鄲滄傳云黃初初以滄爲博士給事中滄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工賜帛千疋度滄在當時未必甚老或寫於黃初而刻於正始亦未可定不然熹平立石蔡邕馬日磾之名昭灼若此而魏世重刊竟不言書者姓氏是一闕也

道中堂外集 石經考異上

五

魏文帝典論

水經注言魏文帝刊典論六碑列於石經之次裴松之注三國志云漢世西域舊獻火浣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於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齊王芳正始元年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卽用魏廟移此石於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爲不然愚按魏志明帝

太和四年二月戊子以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
鄭元所云文帝刊之誤矣松之既稱刊滅此論又云典
論石在太學者尙存而伽藍記云典論六碑至太和後
孝文十七年猶有四存隋經籍志亦有一字石經典論
一卷意當時所謂刊滅者第芟去火浣布一條至於六
碑則仍列於太學故裴松之楊銜之等並得見也

漢魏碑目

漢立石經不言碑之數目洛陽記有四十六枚之語章
懷卽引以爲注注引洛陽記曰論語二碑二碑毀當是
論語三碑二碑毀乃合四十六枚之數
劉貢父刊誤云當是一碑毀若二碑毀伽藍記乃云石
者當云皆毀而已是貢父之弗深考也伽藍記乃云石
經二十五碑蔡邕遺跡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此漢石

道古堂外集 石經考異上

六

經目也若魏正始中所立鄭道元與楊銜之皆云四十
八枚而北齊文宣紀云蔡邕石經五十二枚蓋合漢魏
言之第不深考誤云蔡邕也宋敏求河南志稱石經凡
七十三碑蓋漢二十五魏四十八也此其碑數之異論
其形製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
四尺此是漢碑水經注云石長八尺廣四尺此是魏碑
論其位置洛陽記有西行南行東行之分此在堂東之
西南東也是漢碑朱超石以爲駢羅相接者是矣水經
注言碑石四十八枚廣三丈魏文帝又刊典論六碑
附於其次此所謂樹之於堂四者也是魏碑第謝承范
蔚宗之書均謂立於太學門外而陸機酈元楊銜之均

謂講堂前微有異耳

隋書經籍志正誤

隋書經籍志其中言石經一篇之中互異者數事張孟
奇撰疑耀未暇致辨亭林顧氏又辨之未詳子特援諸
書以證之其云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
按邕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而以五經書丹於石則石
經在漢時從未有言七經者彼蓋見一字有周易有尙
書有魯詩有儀禮有春秋有公羊傳有論語卻合七經
之數遂斷以爲漢刻而不知其與范史魏書傳水經
注雅陽記諸書多不合其云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
洛陽徙於鄴都按後齊天保元年詔文襄所建蔡邕石

道古堂外集 石經考異上

七

經五十二枚卽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則鄴都之徙乃
由文襄非關神武然善則歸親或可渾同言之至云行
至河陽值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按陸
機洛陽記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尙書周易
公羊傳十一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
二碑毀是晉時存者祇有一十九枚至鄭道元注水經
時正始石經有四十八枚後魏馮熙與常伯夫相繼爲
州廢毀分用大至積落鄭道昭崔光皆表請料閭補綴
皆見之本傳孝靜武定四年始移於鄴文宣受禪孝昭
卽位均令國子監施列當時稱有五十二枚然則徙鄴
之役或有淪毀乃文宣孝昭之世其碑見存無關所謂

不盈大半豈非言者過歟其云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內省按後周宣帝紀大象元年詔徙鄴城石經於洛陽則開皇之初石經仍在洛陽或由洛陽轉徙長安耳若云自鄴京載入大象之徒豈爲無是事乎徧稽諸史一事之顛末抵牾者衆矣

鴻都學非太學

張懷瓘書斷黃伯思東觀餘論晁公武石經考異皆稱鴻都一字石經非也按後漢靈帝紀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生蔡邕傳初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生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

道古堂外集 石經考異上

八

護多引無行趣勢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陽球傳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敕中尙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又曰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按水經注穀水又東逕開陽門南又東逕國子太學則太學在開陽門與鴻都遠矣獨怪當時待詔鴻都門下者若師宜官若梁鵠八分皆極一時之選何以光和六年立石不令寫經乃知二人特工蟲篆小技五經所以正天下譌謬偏傍增損之間度非一二俗生可了故曰邕自書丹使工鐫刻誠慎之也

全祖望鮚埼亭偶記云北魏書江式表謂蔡邕刻石

太學後開鴻都諸方獻篆無出邕者則鴻都固非太學而又可見師宜官諸人之盡遜於邕也豈以劫鴻都學生破讎而謂石經出於鴻都真大舛也

魏太武無刻石經事

南齊書魏虜傳佛狸於城西三里刻石寫五經及其國記於鄴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長丈餘以充用按魏收作後魏書皆據託跋一朝國史如鄧淵李彪等所撰卽泰常太和兩次幸洛陽觀石經猶且大書特書何有五經刻石不夸張其事者蕭子顯生在江左不遘得之傳聞其不足據也審矣矧神武秉政若平城既有太武石經何得又從洛陽轉徙三字石經卽徙三字石經

道古堂外集 石經考異上

九

亦當云與太武所刊並列畧而不言豈果收之疎漏哉

顧考脫落北齊二條

北齊書孝昭紀皇建元年詔文襄帝所運石經卽宜施列於學館考第載文宣紀天保元年一條北史陸叅傳叅子父於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父時待詔文林館也考第載後魏書劉芳傳一條劉芳陸叅事不足以證石經然觀當時稱謂則知偏傍音讀之不可不慎也

唐藝文志所載石經與隋志不同

唐書藝文志云今字石經易象三卷與七錄合今字石經尙書本五卷隋志今字石經鄭元尙書八卷七錄同六卷今字石經鄭元尙書八卷隋志無三字石經尙書古篆三卷七錄十三卷隋今字石經毛志九卷又五卷

詩三卷隋志魯詩六卷今字石經儀禮四卷隋志九卷三字

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三卷七錄十二卷今字石經左傳

經十卷隋志一字今字石經公羊傳九卷隋志同蔡邕今

字石經論語二卷七錄一卷惟無典論其云今字者即

一字也

仁和趙信云公羊穀梁皆無正經故邯鄲信書春秋

正經一卷以補之唐志所云今字石經左傳經十卷

即此以其專為正經而不連左傳故稱為左傳經實

則無左傳也其十卷則一卷之譌正經不應有十卷

也石經毛詩梁時已亡安得至唐復出恐是魯詩之

譌也

通志堂外集 石經考異上

十

唐石臺孝經

陳振孫書錄解題云唐明皇孝經注一卷始刻石太學
御八分書末有祭酒李齊古所上表及答詔且其宰相
等名銜實天寶四載號為石臺孝經乾道中蔡汝知鎮
江以其本授教授沈必豫熊克使刻石學宮云

唐石經

唐文粹李陽冰論古篆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
堂為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
此論在當時雖未施行然已為鄭賈等開先矣

朱彝尊唐國子學石經跋云唐國子學石刻九經易九

卷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書十三卷二萬七千一百

三十四字詩二十卷四萬八百四十八字周官禮十卷

四萬九千五百十六字儀禮十七卷五萬七千一百十

一字禮小戴記二十卷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春秋

左氏傳三十卷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公羊氏傳

十卷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穀梁氏傳十卷四萬二

千八十九字孝經一卷二千一百一十三字論語十卷

一萬六千五百九十九字爾雅二卷一萬七百九十一字開

成二年都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右僕射兼門下侍郎

判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兼修國史

上柱國祭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覃勣定勒石本

也新舊唐書載覃奏起居郎集賢殿學士周墀水部員

通志堂外集 石經考異上

十一

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

郎孔溫業四人校定又冊府元龜載文宗命奉更令韓

泉充詳定官而題名於石者有四門館明經艾居晦陳

玠又文學館明經不知名一人將仕郎守潤州句容縣

尉段絳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柏昌將仕郎守四門助

教陳莊士朝議郎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唐元度

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章師道朝散大夫守

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袋楊敬之并單共十八人願國

史所記者題名不書題名書者國史亦不紀不可解也

新唐書選舉志云凡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

王應麟玉海云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令國子監校正九

經以西京石經本抄寫刻板頒天下此以石經本雕板之始也按舊唐書褚無量傳無量以舊庫內書自高宗代即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請繕寫刊校以宏經籍之遺葉夢得石林燕語稱柳玘序訓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所鬻字書小學率雕本則唐固有之若九經之有雕板實始後唐詳勘者馬鎬陳觀田敏也迨周廣順三年六月丁巳判監田敏又上十一經及爾雅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刻板皆四門博士李鶚書惟公羊前三禮為郭暎書至顯德二年又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印命張昭田敏詳校餘詳胡應麟筆叢

道古堂外集 石經考異上

十一

趙嶠石墨鐫華云按六朝以前用分隸今石經皆正書且多用歐虞書法知其為唐人書矣禮記首月令尊明皇純字諱尊憲宗又知其非天寶以前人書矣然則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時石經也舊在務本坊韓建築新城棄之於野朱梁時劉鄩用尹玉羽請遷故唐尚書省之西隅宋元祐中汲郡呂公始遷今學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闕字則刻小石立於碑傍以便摹補又按唐書謂文宗

朝石經遠棄師法不足觀然其用筆雖出衆人不離歐虞褚薛法恐非今人所及惟王堯惠等備字大為批繆今華下東生文多家有乙卯以前搨本庶幾稱善焉右本喬景叔說

朱彝尊宋京兆府學石經跋云京兆府學新移石經碑記宋元祐中京兆黎持撰文河南安宜之書錢之者長安石工安民也其曰汲郡呂公者宣公大防之兄以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大忠也自唐鄭覃等勒石唐九經一百六十卷天祐中築新城石為韓建所棄劉鄩守長安幕吏尹玉羽請輦入城鄩謂非急務玉羽紿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為矢石亦

道古堂外集 石經考異上

十一

足以助戰鄩然之移置尚書舊省至大忠領漕日始克盡立於學載持記甚詳玉羽者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杜門隱居鄩辟為保大軍節度推官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高祖召之辭以老退歸秦中嘗著自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書散見於册府元龜惜歐陽子不為立傳而其書亦不傳於世也

錢唐符曾云亭林考金石文字謂開成石經左傳文公宣公卷字更濫惡而成字城字皆缺末筆穀梁襄昭定公四公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為朱梁所補刻者宋劉從乂黎持二記但言韓建劉鄩移石而不言補刻然成字缺筆其為梁刻無疑按朱二篡竊西都備

禦邪岐日不暇給況彼亦安知經學其時領佐國命者韓建而後王重師劉捍劉鄩康懷貞之徒亦非能留心於此者也竊意移石之舉皆出尹玉羽之力而自韓建委棄以來喪失必多則補刻者當即係玉羽此外更無其人

張參五經文字

書錄解題云五經文字三卷唐國子司業張參撰大歷中刻石長安太學

崇文總目云初參拜詔與儒官校正經典乃取漢蔡邕石經許慎說文呂忱字林陸德明釋文命孝廉生顏傳經鈔撮疑互取定儒師部為一百六十非緣經見者皆畧而不集

道古堂外集 石經考異上

七五

乾符三年孫毛詩博士自牧以家本重校勘定刻字人魚宗會全祖望云孫毛詩博士自牧蓋參之孫也顧氏謂當作毛詩博士孫自牧誤
張參五經文字序云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為三卷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經之要有不備者求之字林其或古體難明眾情驚愕者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為助石經湮沒所存者寡通以經典及釋文相承隸省引而伸之不敢專也近代字樣多依四聲傳寫之後偏傍漸失今則采說文字林諸部以類相從務於易了不必舊次自非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畧不集

錄以明為經不為字也非常體偏有所合者詳其證據各以朱字記之俾夫觀省無至多惑

玉海云大歷十年司業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開成中翰林待詔唐元度加九經字樣補所不載晉開運末祭酒田敏合二者為一編以考正俗體譌謬後周廣順三年六月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宋朝重和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言者謂張參唐元度所撰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辨證書名頗有依據然其法本取蔡邕石經許氏說文宜重加修定分次部類為新定五經字樣從之按中興書目五經文字五卷大歷十一年司業張參撰序曰詔委儒官勘校

道古堂外集 石經考異上

七五

經本乃命孝廉生顏傳經收拾疑文互體受法師儒取說文字林蔡邕石經陸德明釋文為定例凡一百六十部非經典文義所在皆不集錄顧氏既於九經字樣詳加採錄獨於五經文字考中言之寥寥夫二書皆附石經以傳皆有功於石經且五經文字為九經字樣之所從出焉得獨闕故書此補之書錄解題云五經字樣一元度撰補張參之所不載按此與九經字樣為兩書
洪邁容齋二筆云書字有俗體一律不可復改者如冲涼況滅決五字悉以水為之雖士人札翰亦然玉篇正收入於水部中而之部之未亦存之而皆注云俗乃知由來久矣張參五經文字亦以為譌

朱彝尊五經文字跋云唐大曆十年有司上青經典不
正取舍莫準乃詔備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升國子司
業張參辨齊魯之音考古今之字詳定五經書於論堂
東西廂之壁論堂者太學孔子廟西之夏屋也見舒元
輿問國學記其初塗之以土而已太和間祭酒齊暉司
業韋公肅易之以堅木擇國子通書法者精寫而懸諸
堂禮部郎劉禹錫爲作記當時場屋至發題以試士文
苑英華載有王履貞賦其畧曰置六經於屋壁作羣儒
之龜鏡又云一人作則京國儀型光我廊廟異彼丹青
其推詡若此是書自土塗而木版自木版而刊石字已
三易恐非參所書矣以予論之唐人多專攻詩賦留心

遺古堂外集 石經考上

七

經義者寡參獨奉詔與孝廉生顏傳經取疑文互體鉤
考而斷決之爲士子楷式爲功匪淺矣故禹錫記稱爲
名儒作史者宜以之入儒林傳而舊史新書俱不及焉
按孟浩然集有送張參明經舉觀省詩錢起集有送張
參以第還家作而郎官石柱題名參曾入司封員外郎
之列蓋參在開元天寶間舉明經至大曆初佐司封郎
尋授國子司業者也今其姓氏僅一見於宰相世系表
一見於藝文志小學類他不詳焉闕事一也參謂讀書
不如爲書度其書法必工故當時壁經羣儒奉爲龜鏡
縱不待與儒林之列參家姓氏亦宜載之而書苑書譜
書史均未之及闕事二也壁經雖無存然參所定五經

文字與唐元度九經字樣同刻石附九經之後歐陽永
叔最嗜金石文字其序集古錄云上自周穆王下更秦
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
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乃獨唐所刻石經
錄中政尾三百九十六篇此獨無有是唐刻石經永叔
當日反失於摹搨未免類於昌黎子所云倚摭星宿遺
義娥矣闕事三也今諸書皆有雕本獨五經文字九經
字樣止有拓本無雕本闕事四也予思漢魏石經既已
湮沒惟唐開成本尙存參書幸附刊於石願學者束諸
高閣罕有游目者故具書之

遺古堂外集 石經考上

七

遠開元以前未改經文之日篆籀之學童而習之今西
安府所存唐睿宗書景龍觀鐘猶帶篆分遺法至於宋
人其去古益遠而爲說日以鑿矣大曆中張參作五經
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謬失甚有功於學者開成中唐
元度增補復作九經字樣石刻在關中今西安向無板
本間有殘缺無別本可證近代有好事者刻九經補字
并屬諸生補此書之缺以意爲之乃不知此書特五經
之文非經所有者不載而妄添經外之字并及字書中
汎博之訓予至關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識者顯與
所補不同乃知近日學者之不肯闕疑而妄作如此
石經考異上

道古堂外集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石經考異下

蜀石經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石經周易周易指畧例共十一卷偽蜀廣政辛亥孫逢吉書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畧例有邢璣注此與國子監本不同者也以下有韓康印本校邢璣注畧例不同者又百餘字詳其意義似石經誤而無他本訂正姑兩存焉趙希弁附志云周易十四字將仕郎守國子助教臣楊鈞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柱國臣孫逢吉書曾悼石刻鋪敘云周易四册十二卷又畧例一卷正經二萬四千五百五十二字注四萬二千七百九十二字廣政十四年辛亥仲夏刊石

道古堂外集 石經考異下

一

尚書十三卷偽蜀周德貞書經文有祥字皆闕其畫亦闕民字之類蓋孟氏未叛唐時所刊也以監本校之禹貢雲土夢作又倒土夢字盤庚若網在綱皆作網字沈括筆談云雲土夢作又太宗時得古本因改正以綱爲網未知孰是附志云經注并序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官陳德超鑄石將仕郎試秘書郎周德貞書鑄五册六千二百八十六字注四萬八千九百八十二字毛詩二十卷偽蜀張紹文書與禮記同時刻石附志云經注千七百四十字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石刻鋪敘云毛詩八册正經四萬一千二百一十一字注十萬五千七百一十九字周禮十二卷偽蜀孫朋吉書以監本字鑄工張延族周禮十二卷偽蜀孫朋吉書以監本是正其注或羨或脫或不同至千數附志云周禮十卷千一百單三字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孫朋吉書石刻鋪敘云周禮九册正經五萬五百八十八字注十一萬

一千五百儀禮十七卷闕文獻通考不載附志云經注九十五字儀禮十七卷一十六萬五千七百七十三字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石刻鋪敘云儀禮八册十六卷正經五萬二千八百一十二字注七萬七千八百一十禮記二十卷偽蜀張紹文書不載年月經文不闕諱當是孟知祥僭位之後也首之以月令題云御刪定

蓋明皇也林甫等注蓋李林甫也其餘篇第仍舊附志注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一字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右刻鋪敘云禮記十册正經九萬八千五百四十五字注十萬六千四百四十九字左氏傳三十卷不題所書人姓氏亦無年月按文不闕唐諱及國朝諱而闕祥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刊石也附志云經注并序三十四萬五千八百四十四字石刻鋪敘云左氏傳二十八册序一千六百一十七字經傳十公羊傳九萬七千九百六十二字蜀鑄至十七卷止

十二卷皇朝田況皇祐初知成都日刊石國史藝文志云偽蜀刻五經備注傳爲世所稱以此言觀之不應無公穀豈初有之後散毀耶附志云經注一十三萬一千五百一十四字不題所書人姓氏石刻鋪敘云公羊六册傳四萬四千七百三十八字注七萬七千三十七字舉工於皇祐元年己丑元月望日帥臣樞密直學士京兆郡開國侯田況益州諸州水陸轉運使曹穎叔提點益州路刑獄孫長卿暨倅僉皆鑄於石成都穀梁傳十二卷其後不載年月志又謂公穀田況所刻穀梁傳十二卷其後不載年月及所書人姓氏按文不闕唐及偽蜀諱而闕恒字以故知刊石當在眞宗以後意者亦是田況也附志云經注百二十十字不題所書人姓氏石刻鋪敘云穀梁六册傳四萬一千八百九十字注三萬九千七百三十字

道古堂外集 石經考異下

二

論語十卷偽蜀張德到書闕唐諱立石當在孟知祥未叛之前其文脫兩字誤一字又述而第七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師衛靈公

第十五敬其事而後其食作後食其祿與李鴻本不同

者此也附志云經注并序三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字將

廣政七年四月九日校勘孟子十四卷皇朝席益宣

和中知成都刊石實於成都學宮云偽蜀時刻六經於

石而獨無孟子經為未備夫經大成於孔氏豈有闕耶

其論既繆又多誤字如以頻願為嘖蹙類不可勝計附

云不題經注字數若干亦不題所書人姓氏石刻鋪

敘方八石踰年乃成計四册歸崎亭偶記云晁氏自

論之拾疑孟子緒餘請去孟子於講筵故公武亦有此

子是何心與孟蜀時七篇未登於經其不備宜也未初

益又作謬之有孝經一卷附志云經注并序四千九

氏但題穎川郡陳德謙鑄字石刻鋪敘云孝經一册

二卷序四百三十九字正經一千七百九十八字注二

母昭裔以雍經石本校勘簡州平泉令張德到書爾

雅三卷附志云將仕郎前守簡州平泉縣令賜緋魚

石刻鋪敘云爾雅一册廣政七年甲讀書附志云

辰六月右僕射母昭裔置鑄者武令昇

以上石室十三經蓋孟昶時所鑄故周易後書廣政十

四年歲次辛亥五月二十日唯三傳至皇祐初方畢故

公羊傳後書大宋皇祐元年歲次己丑九月辛卯朔十

五日乙巳工畢又嘗將仕郎試國子四門助教州學講

說何維翰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州學說書黃東儒

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華陽縣尉州學句當王尙詰

朝奉郎秘書省著作佐郎簽署節度判官廳公事武騎

尉管句州學華參奉直郭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軍州

兼管內橋道勸農事及提舉渠堰騎都尉借緋提舉州

學解程朝奉郎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軍州兼管內勸

農事及提舉渠堰輕車都尉借緋提舉州學聶世卿提

點益州路諸州軍刑獄兼本路勸農提舉渠堰公事朝

奉郎尙書比部員外郎護軍借紫孫長卿益州路諸州

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朝奉郎尙書刑部員

外郎直史館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曹穎叔樞密直

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益州軍州事兼管內橋

道勸農使充益利路屯駐駐泊本城兵馬鈐轄提舉益

利路諸州軍兵甲巡檢賊盜公事上騎都尉京兆郡開

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田況

容齋續筆云成都石本諸經其字畫亦皆精謹惟三

傳至皇祐元年方畢工殊不逮前

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後蜀石經於唐高祖太宗諱皆

闕畫唐之澤深矣

楊慎丹鉛錄云蜀刻九經最為精確是時僭據之主

惟昶有文學故蜀不受兵又饒文士故其所製尤善

朱子論語注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

石刻鋪敘云考異一册乾道六年庚寅三月旦東里晁

公武校石經與監本不同者作為此書易五書十詩四

七周禮四一儀禮三十禮記三十左傳四十一公羊二十一

道古堂外集 石經考異 四

穀梁二十孝經四論語八爾雅五孟子七此正經不

同者如此傳注不與 古文尙書三册三卷蓋唐天寶

未廢古書前傳本中汲郡呂大防得之於宋次道王仲

至家乃元豐五年壬戌鑲板乾道六年庚寅帥晁公武

取以八石教官張大固等監刊 益郡石經肇於孟蜀

廣政悉選士大夫善書者模丹八石七年甲辰孝經論

語爾雅先成時晉出帝改元開運至十四年辛亥周易

繼之實周太祖廣順元年詩書三禮不書歲月逮春秋

三傳則皇祐元年九月訖工時我宋有天下已九十九

年矣通蜀廣政元年肇始之日凡一百一十二禩成之

若是其難又七十五年宣和五年癸卯益帥席貢始湊

鐫孟子運判彭慥繼其成乾道六年庚寅晁公武又鐫

古文尙書暨諸經考異洪文敏公邁謂孟蜀所鐫字體

清謹有貞觀遺風續補經傳殊不逮前且引魏證虞世

南相繼為秘書監日請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

手蓋欲字畫清婉可以傳久是以自經傳以後有非士

夫所書皆不著姓氏若漢石經今不易得好古者所藏

僅十數葉蜀中又以翻刊八石黃長處謂開元中藏拓

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是元宗時已罕得况

今又六百年後邪

通古堂外集 石經考異下

五

譌所當辨正然古今字畫雖少不同而實通用耳考異

并序凡二十一碑具在石經堂中席益成都府學石經

堂圖籍記云偽蜀廣政七年其相母昭裔按雍都舊本

九經命平泉令張德到書而刻諸石本朝因禮殿以祀

孔子為宮其旁置學官弟子講習傳授故蜀帥尙書右

丞胡公宗愈作堂於殿之東南隅以貯石經

李石石經堂詩云我來一登石經堂從以諸生行兩廡

諸生讀經半頭白問以始終籍不語我聞此經昔中都

中郎所隸乃其祖邇來離亂已亡失措本僅能傳蜀土

蜀士閭位供掃除獨此仍為盛時取為將嚴緝守重局

護以繚垣崇邃宇列之學宮豈無意豈但闕文存夏五

大開明鏡別妍媸時扣洪鐘諧律呂後生不復事丹鉛

抵死惟知守藤楮字音隨口妄說覓點畫分毫謬魚魯

日月當天空委照盲俗相欺紛莫覩石經雖古奈爾何

人競傳今不傳古行行矧肯振眼覩蘇剝苔封費撐拄

堅纒僅免飽蟬魚隘道爭來宅狐鼠此問鄰人儻借問

為問石經誰是主一作敵門肆訶斥幾度向牆誇僂僕

登登閣閣隱金錠聒耳散空垂電雨蠟薰煤染連作卷

玉軸錦裝如束杵豈無一物媚權豪幾紙才堪博圭組

爾之所得固么腐我則何由寬擊拊一槌只作一字譌

請至萬千那復數石經之害此其大縱有鬼神那可禦

憶昔嘗為博士官首善堂中容接武心知不是世間書

通古堂外集 石經考異下

六

雲漢森然城百堵恢恢帝所有餘地忍使石經留外府
便當連舸下瞿塘飛上三山如插羽繚緗舛謬鐘鼎暗
天罅豈容一無補魏魏玉帝殿中央河洛東西翼龍虎
雖然斯文屬興廢帝既有心天亦許作詩未用擬韓公
考篆庶幾追石鼓

胡元質蜀石經跋云石經歷年多更變故陵遷谷變煨
燼剝食之餘甚至取為柱礎為礮石者張續云後周伐
齊毀碑以為礮
石不知唐初魏鄭公首訪求之十得其一況於今哉茲
何據來少城得墜刻於一二故家雖間斷不齊然殘圭裂璧
亦可寶也因以鑲之錦官西樓庶幾補古之闕文云爾
名勝志云成都石經石凡千數胡元質
宗愈作堂以貯之名石經堂在府學宇文紹奕跋云

遺書堂外集 石經考異

七

內翰胡公每以天下自任推六經精微寓諸日用至於
屋壁所藏殘編斷刻收拾無遺常嘆石經隸畫最古旁
搜博訪合諸家所藏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三百七十字
有奇以楷書釋之又得古文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
一十九並鑱諸石永遺不朽

王象之輿地碑目云石本九經在成都府學

曹學佺四川名勝志云諸刻今皆不存所存者孔門七
十二子像石經禮記有數段在合州賓館中吳任臣十
國春秋云母昭裔河中龍門人蜀左僕射以太子太師
致仕常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張德劄書之刻石於成都
學宮孫逢吉成都人廣政中累官國子毛詩博士校定

石經分刻蜀中逢吉與向中正之功尤多

宋開封石經

朱翌猗覺寮雜記云本朝石經胡恢所書恢行事詳沈
括筆談

楊慎丹鉛總錄云淳化中刻今猶有存者

錢塘王延年嘗考開封石經云宋史仁宗命秦王廷美
曾孫克繼與朝臣分隸石經丹陽謝訥善隸會國子監
立石經召為直講又宣和書譜閩人章友直工玉箸篆
法與楊南仲篆石刻於國子監而藝文志有楊南仲五
經七十五卷是皆宋開封立石經之明驗也顧唐石經
在西安府學者斑斑可考而宋竟無片石傳於人間意

遺書堂外集 石經考異

八

二帝北狩時盡為金人所攜去耳金劉彥宗於侵宋日
謂宗翰宗望曰遼太宗入汴載路車法服石經以歸令
則也二帥納之是其徵已

江都汪祚云草臆癸辛雜識汴學即昔時太學舊址

九經石板堆積如山一行篆字一行真字則臨安亡

而開封之石經猶存也未得據金史之言為證然汴

當元時未嘗有所屠雍如楊髡臨安之禍則石版之

亡當在元末不然明初周邸剪桐其地世擅儒雅不

應及見石經而聽其忽焉以亡也

宋高宗御書石經

石刻鋪敘云靖康丁未夏四月皇宋中興高宗即大位

改元建炎至紹興十三年癸亥通十九年金人侵凌干戈之日居多乃能親御翰墨作小楷以書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左傳全帙又節禮記中庸儒行大學經解學記五篇章草語孟悉送成均九月甲子左僕射秦檜請鑄石以頒四方卷末皆刊檜跋語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云光堯石經之閣孝宗皇帝御書扁淳熙四年詔臨安府守臣趙礪老建閣奉安石經以墨本置閣上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高宗御書六經嘗以賜國子監及石本於諸庠上親御翰墨稍倦即命憲聖續書至今皆真能辨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云憲聖惡烈吳太后讀書萬卷翰墨尤絕人

通古堂外集 石經考異下

九

萬曆杭州府志云正德十二年巡按監察御史宋廷佐檄知府留志淑遷仁和縣學石經於戟門外兩偏道統十三贊於尊經閣下大學士丹徒楊一清為記曰監察御史朝郡宋君廷佐奉命按治浙江之暇嘗求所謂石經者曰在仁和學因往視之多斥棄瓦礫中曰噫嘻此南宋太學中故物也胡傾斥至是哉乃進杭州府知府晉江留君志淑問其故留君稽閱志籍蓋宋高宗初渡江都臨安即詔建學養士紹興二年手書易書詩春秋論孟中庸儒行諸篇刻石於學京兆趙礪老建尊經閣以儲之二十四年復製宣聖洎顏曾以下七十二賢贊并李伯時舊所繪像皆刻石置之學理宗紹定五年又

以所製伏羲以來道統贊刻之附諸石經之末宋亡學廢元西僧楊璉真伽謀運致諸石為寺塔址賴廉訪經歷申屠致遠之力而止然亦僅存其半矣後改學為西湖書院諸殘碑實在焉國朝洪武十二年即書院建仁和學宣德二年巡按御史海虞吳公訥慨石經殘缺屬知府盧玉潤收集之得全刻及斷毀者若十分麗其中天順三年改建學於今所其諸石悉徙以從四千年於茲宋君曰歲久而廢物理固然惟茲盛典廢莫之興則有由矣豈不以學宮專崇於郡蒞茲土者期望廟謁春秋釋奠亦惟知有郡學縣雖有學概莫之至焉知所謂石經者而葺之乃檄府命移置諸石於府學焉屬留君

通古堂外集 石經考異下

十

理其事又命通判咸寧喬遷董工役因徙圖像於尊經閣下登以甌璧石經及表忠觀諸碑則徙於櫺星門北之兩偏周廊覆之既贊既堅其屋之數左二十有二楹右如之石之數圖像十有五贊八易二書七詩十春秋四十有八論孟中庸十有九表忠觀諸碑十有四既訖工留君具書肅使者謁予記慨惟經書之在世猶日麗天水行地不假形器而存與天地同悠久者也顧秦燬漢鑿之餘不絕如綫非常之變或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有斯文之責者不得不憂託諸貞石以壽於無窮亦維持世道計耳漢中郎筆跡已不可見唐長安石經贊與臨安後先並美今長安故無恙而仁和學宮獨委棄至

此凡吏於茲士於茲者將不均有責哉夫高宗之爲君復讎撥亂慙德多矣史稱其博學強記繼體守文有足嘉者理宗之嗣統無足齒錄然能表章先賢崇正學變士習功不可少觀其所以圖不朽者而其所存可知已書家李斯鍾繇雖畔道君子猶取其長歐虞以降碑裂石至一宮觀一浮屠之微世寶之如金玉矧茲文教所關非崇長異端游心末技者比是固可重而高宗之書精麗有法置之名家中亦烏可棄哉抑又聞長安古石刻尙多散漫不一往往爲都民鑿鑿以至磨滅宋韓續修霸橋督工急民磨碑石以供罹此二厄存者遂歸後直移至西安郡庠保全至今夫寺塔之厄畧同霸橋

蓮花堂外集 石經考異下

十二

而郡學之遷其設心行事正相類雖物之興廢有數然振厲修改每存乎其人必有儒者之心而後能及此其他非惟不肯爲亦固有暇爲者矣宋君讀書好古其所猷爲務關風教留君志足以承上才足以濟世而任勞於下又有通判喬君故一指畫之間而百年之廢墜以集是固可書而謂後之人有復不能嗣守而保厥成者則非今日之所知矣正德十二年秋七月

沈儀兩湖塵談云舊仁和學宋岳公飛第也飛被禍後第爲太學元爲西湖書院至我朝爲縣學在按察西今之學天順末移建則貢院基也學有理宗御書道統十三贊高宗御書四書五經李龍眠先聖暨七十一賢像

高宗贊碑刻皆太學故物也正德辛未巡按張公承仁欲遷置府學賴學諭南寧李公璧懇留而止至戊寅巡按宋公廷佐卒遷之時李已升任無有敢能言之者矣自宋迄今四百年而此碑始不爲吾庠所有物豈亦有數哉

朱彝尊杭州府學宋石經跋云宋高宗皇帝御書石經紹興十三年知臨安府事張徵摹勒上石瀆熙四年詔知府趙礪老建閣於太學題曰光堯石經之閣置石其下洪邁曾惇楊冠卿葉紹翁李心傳陳騭王應麟潛說友記之詳矣宋亡學廢爲肅政廉訪司治所西僧楊璉真伽造白塔於行宮故址取其石壘塔杭州路廉訪經

蓮花堂外集 石經考異下

十一

歷申屠致遠力持不可然已損其什一元至正間卽治所西偏建西湖書院以祀先師設有山長掌書庫其後明常熟吳訥乾州宋廷佐先後巡按浙江或覆之廊或登以甌甌崇禎末廊圯乃嵌諸壁中左易二書六詩十有二禮記向有學記經解中庸儒行大學五篇今惟中庸片石存爾其南則理宗大書御製序四碑在焉右則春秋左氏傳四寸八碑闕其首卷通計八十七碑諸經雖非足本然書法甚工學古者所常藏弄若夫素檜一跋已爲訥推碎其詞見於學士院中興紀事本末君子無取也

石經考異下

終

自秦燔棄詩書經籍道息執經者分別門戶黨同伐異音釋屬讀各出意見名曰師承實為曲護漢末始立石太學六經迄有定論惜今石本久亡漢儒訓詁與宋儒講說門戶異同甚於曩昔學者僅得從一二好事之徒觀其考訂以決羣疑如論語石經孝于惟孝洪适董道黃伯思皆注云于板本作乎可知舊本原以孝于惟孝為句觀潘岳閒居賦可知後更誤作書云孝乎必因乎字可讀遂習而不察耳是雖長興板本尚不足據而況魯魚帝虎踵繆沿謫寔失意義固已遠矣董浦先生輯錄石經考異非特綜核詳晰校合辨證為顧氏功臣殆即以獲古之益寓尊經之旨也夫仁和趙昱

道古堂外集

十一

昔人言聖經興替上關天運子謂漢魏太學石碑之亡又古經興替一大關也隋書五代史志歷序諸家經學之傳如梁邱氏施氏高氏之易亡於西晉鄭康成之易絕於隋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亡於永嘉之亂以及齊魯諸詩大率黃初而後漸以佚失然其時雖完書不可得見而大指則未盡亡今以熹平黃初殘碑觀之詩尊魯詩而附以齊韓之說又別寫毛詩則四家之詩具矣春秋則有嚴顏論語之盍氏為何晏所未錄推之諸經知其皆備載二漢經師異同向使石經至今無恙將箋故多有存者後人參考而疏證之否可復通遊可復還也自碑之毀不特箋故渺然并七經六經五經之目三字

一字之體史臣俱翻語致謬豈不重可太息耶開成石刻舊史譏其蕪累然其中與今世所行之本多可以考證者今世之書終未能勝之也董浦先生所著遠追昭德近補亭林於經學為功臣而所以糾舊史之失者其亦覈矣乾隆丙辰夏鈔畢附識其區區之見若此歛縣許端

石經考異跋

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冬十月

仁和張鏡子春初校餘杭黃肅靜涵再校

十一月

錢塘汪知非廷玉三校餘杭章炳麟叔四校

十二月錢塘楊振鎬春浦綜校

道古堂外集

十一

仁和 杭世駿

大宗

史記考證一

有明萬曆中刊十三經二十一史於南北國子監南監之本大小不倫世遂以北本為貴其間訛闕不可指數

聖天子廣同文之化一新天下之耳目中巽以

命儒臣重加校勘條其同異附於各卷之後桐城方

侍郎苞以余名上

聞摠裁其事者華亭張尚書照也就余商榷虛心采

納竭駑鈍以答之考證所由作也既余以狂言獲譴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一

十一

天府之藏未由再得窺見同年天台齊侍郎惠寄三

冊而史記儼然在焉一再覽觀如逢故物辛苦所存

不忍捐棄錄而存之其名一仍 武英殿之舊同事

此書者長白德侍郎齡昌平陳詹尹浩歸安孫編修

人龍均有論議不敢闕入恐獵美也乾隆十年龍集

乙丑四月朔

五帝本紀

黃帝者 正義亭亭在羊陰

牟陰漢唐皆無其縣漢地理志泰山郡鉅平縣下云

有亭亭山 祠然則牟陰是鉅平二字之誤

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 集解嶺曰孔子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

周禮肆師疏亦引三朝記云庶人之強者與此異

遂禽殺蚩尤 集解皇覽曰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開鄉城中高七丈

東平郡依後漢郡國志宜為東平國水經注引此則

竟作東郡關鄉縣城郡國志注引皇覽作關城高七

丈水經注引皇覽作高七尺

黃帝居軒轅之邱 集解山海經曰在窮山之際西射之南

按山海經西山經曰軒轅之邱洵水出焉南流注於

黑水郭璞注黃帝居此邱娶西陵氏女因號軒轅邱

又海外西經曰軒轅之國在此窮山之際在女子國

北窮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軒轅之邱郭璞注言敬

畏黃帝威靈故不敢向西而射也集解不引西山軒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一

二

轅之邱而引海外軒轅之國為證已為失誤至以西

射為地名則尤誤之誤也

是為青陽 集解太史公乃據大戴禮以嫫祖生昌意及元尊

按戴德禮有孝昭冠辭則其後於太史公明矣集解

竟以為太史公乃據大戴禮疑有誤

青陽降居江水

大戴禮帝繫篇作降居泝水

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

大戴禮帝繫篇作昌濮路史後紀作景嫫

敬授民時 正義尚書考靈耀云主春者張昏中可

尚書疏引書傳云張昏中可以種穀火昏中可以種

黍

晉史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

路史餘論曰呂梁碑劉耽作碑中敘紀虞帝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橋牛橋牛生瞽叟瞽叟產舜命禹行水道呂梁特此節完備為可考實之於傳惟無句望且不言出自黃帝

陶河濱正義或陶所在則可

或陶上脫或耕二字語見水經注言無地不可耕且陶也

夏本紀

常備既從大陸既為索隱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入博陀

以漢書地理志考之宜云東北入博陀

蒙羽其藝索隱蒙山在秦山蒙陰縣西

以漢書地理志考之西下脫南字

汶嶠既藝索隱封禪書一云汶

封禪書一云瀆山

蔡蒙旅平集解鄭元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

按鄭引地理志誤漢蜀郡青衣縣蒙山所在漢嘉之名至順帝始改地理志不得有其名一誤也蔡山既不知所在而與蒙山並云在漢嘉縣二誤也

道河積石索隱其水停冬夏不增減

漢書西域傳作其水停居停下脫居字

北過降水至於大陸集解鄭元曰地理志降水在信都南

漢地理志信都國信都縣下但云絳水入海尚書疏

引地理志亦云在信都縣諸本皆作南字誤也

何良乎巧言善色佞人集解鄭元曰禹為父隱故言不及舜

禹為父隱云云今尚書疏以為馬融之言

殷本紀

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

王若虛辨惑曰尚書湯誥篇末曰咎單作明居而咸

有一德乃伊摯復政將歸時所陳在太甲三篇之下

道古堂外集卷之二

次第明甚不可亂也史記乃謂咸有一德作於湯時

而列之湯誥之後明居之前豈非誤歟

湯崩集解皇覽曰湯家在濟陰亳縣北東郭

前漢志濟陰郡無亳縣後漢志無濟陰郡梁國穀熟

為南亳蒙為北亳河南偃師為西亳亳本非縣名皇

覽是魏時人作其所用必後漢地名此云在濟陰亳

縣必有誤

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

王若虛辨惑曰三篇之書雖曰伊尹作然自始至終

皆史氏所錄豈獨伊尹褒嘉而作乎

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

彤口及訓

困學紀聞曰與書序相違王若虛辨惑曰考之於書此篇即初已訓王之辭其曰高宗者史氏追稱耳諸篇之體皆然而云武丁既沒祖已嘉之而作謬矣且立廟稱宗自國家之事豈獨出祖已意哉高宗之訓乃書篇名自當全著而但云及訓此復失之太簡矣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

王若虛辨惑曰尙書微子篇所謂太師少師即箕子比干也今乃言奔周與書所載異矣而周紀又云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奔周則遷所謂太師少師者其樂工邪若殷紀所稱亦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一

五

止於樂工則微子何至與此輩謀決去就而此輩之奔亦何為併持祭器乎至宋世家則曰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於軍門前後參差殆不可曉

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集解汲冢紀年曰湯滅夏

四百九十六年

前正義引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其相繆戾如此

周本紀

後七年而崩

毛詩文王疏曰尙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云言諸侯歸

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劉歆作三統歷考上世帝

王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曆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文

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年八十

九其即諸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王世紀云文

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為受命之

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

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九年猶召太子明其七年

未崩故諸儒皆以為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馬遷以為

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尙書周傳云文王受命一年

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

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云西伯陰

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

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大夷

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邠明年伐崇侯虎

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伐大夷與伐耆伐邠其

年與書傳不次要亦七年崩也又尙書武成疏曰伏

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為文王受命七年

而崩故鄭元等皆依用之然則史記本文是七年而

正義則依尙書武成等書謂當是九年故曰七當為

九也

百夫荷罕旗以先驅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一

木

汲冢周書作百夫荷素質之旗於王前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

汲冢周書作南宮忽

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

樂記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與此異

登幽之阜以望商邑

汲冢周書作汁汾之阜

日夜勞來我西土索隱七字連作一句讀

汲冢周書度邑解文今其文曰四方赤宜未之我於

西土益訛易不可解又一本我字上有定字索隱七字作八字

遺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一

東伐淮夷殘奄集解鄭元曰奄國在淮夷之北

尚書疏引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故孔穎達以為亦

未能詳

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

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

王若虛辨惑曰今其書但載成王末命使之率循大

卜爰和天下答揚文武之訓而已曷嘗有二申告之

事哉

康王即位備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

王若虛辨惑曰以書考之此篇乃康王之誥耳若康

誥則成王所以命康叔者也其繆誤如此且本紀既

七

先序周公作康誥酒誥等篇而於此復云書豈有兩
康誥耶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

孔安國書傳云穆王即位過四十矣孔疏云不知出

何書也

共王弟辟方立

三代世表無辟字

幽王二年西周山川皆震

國語作幽王三年

二十五年惠王崩

年表在二十四年

遺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一

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惠后生叔帶

左傳疏曰二十四年傳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氏之

寵子帶書曰天王出居於鄭辟母弟之難也如彼傳

文則襄王與子帶俱是惠后所出但其母鍾愛其少

子故欲廢太子而立之周本紀云襄王母早死後母

曰惠后生叔帶與傳不同

叔帶奔齊

襄王四年魯僖十二年也叔帶奔齊在四年此人三

年年表亦然皆與左傳不符

十二年叔帶復歸於周

左傳叔帶復歸在魯僖二十二年於襄王為十四年

八

年表亦然此作十二年蓋誤

十三年鄭伐滑

春秋經伐滑在魯僖二十年於襄王為十二年

十五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

左傳魯僖二十四年夏狄伐鄭取櫟於襄王為十六

年國語作十七年此與王緄翟后玩左傳文似一年

事史記分載兩年

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為伯以河內地與晉

左傳魯僖二十八年天王狩於河陽賜晉文公珪弓

矢為伯此是後事

三十二年襄王崩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一

此是三十二年之誤合左傳及年表證之自知

子靈王泄心立

晉語作大心

二十年景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

左傳及年表景王二十五年崩此云二十年蓋脫五

字

四十二年敬王崩

按陸德明左傳釋文曰按傳敬王崩在此年世本亦

爾世族譜云敬王四十二年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

秋之傳終矣據此則敬王崩當在哀公十七年史記

周本紀及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二年崩子元王

仁立則敬王是魯哀十八年崩也六國年表起自元

王及本紀皆云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元年

是魯哀公之二十七年與杜預世族譜為異又世本

云魯哀公二十年定王介崩子元王赤立則定王之

崩年是魯哀公二十七年也眾說不同未詳孰是

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索隱西周河南也東周鞏也王赧

都故曰東西周按高誘曰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故洛陽之地

大事記曰周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初立封其弟揭

於河南是為河南桓公河南即鄭鄆武王遷九鼎周

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陽周公所營下都以遷頑

民是為成周平王東遷定都王城王子朝之亂敬王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一

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桓公焉平王東

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洛陽也何以稱

河南為西周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稱

洛陽為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河南桓

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考王十五年河南

惠公復自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沒亦證

惠是時東西周雖未分治河南惠公既號奉王者

東周亦必自號西周矣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為二

於是東西各為列國顯王雖在東周特建空名是後

史傳所載致伯賜胙之類者周王也征伐謀策稱東

西周君者皆謂二周也周本紀云赧王時東西周分

治非也赧王特徙都西周耳當以趙世家爲正

史厭謂周君

戰國策作史厭

秦本紀

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

毛詩秦風疏孔穎達云本紀曰賜襄公岐以西之地

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

以東獻之周如本紀之言則襄公所得自岐以西如

以鄭言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言與

本紀異者按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

已引終南爲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

通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一

二

卽如本紀之言文公收周餘民又獻岐東於周則秦

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襄公

已後更無功德之君復是何世得之也明襄公救周

卽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

十三年齊人管至父連稱等殺其君襄公

左傳弑襄公秦武十二年事立齊桓公秦武十三年

事與年表同與此異

晉滅霍魏耿

晉世家獻公之十六年滅霍魏耿據年表是年爲秦

成之三年此作武公十二年相隔二十四年

既虜百里侯以爲秦繆公夫人媵於秦

困學紀聞曰朱文公曰按左氏賡秦穆姬者乃井伯

非百里奚也太原閻若璩曰按孟子言百里奚先去

虞自不至爲晉所虜益知井伯者另一人且史載繆

公四年乙丑迎婦於晉左傳僖五年丙寅以媵秦繆

姬亦差一年

太子申生死新城

僖四年左傳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是年據年表爲

秦繆之四年此入於五年後

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

齊世家秦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卒

據年表是年爲秦繆之十五年也此入於十二年

通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一

三

晉早來請粟

僖十三年左傳冬晉荐饑使乞糴於秦據年表是年

爲繆公之十三年此入十二年

十八年齊桓公卒

春秋經僖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是

年於秦繆亦爲十七年

二十年秦滅梁芮

僖十九年左傳秦遂取梁年表亦載入秦繆十九年

與傳同

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

呂氏春秋蹇叔有子曰申與視與師偕行高誘注曰

中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左傳疏曰世族譜以百里孟明視爲百里奚之子則姓百里名視字孟明也古人之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而連言之其術丙必是名西乞白乙或字或氏不可明也或以爲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按傳稱蹇叔之子與師言其在師中而已若是西乞白乙則爲將師不得云與也或說必妄記異聞耳王若虛辨惑曰秦穆公伐鄭之役考之左傳其諫而止之哭而送其子者獨蹇叔而已故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穆公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何嘗有百里奚預其間哉而司馬遷記此以爲二老同辭不知其何據也左氏云公召孟明視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一

三

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又云蹇叔之子與師蹇叔謂孟子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哭送其子曰吾收爾骨焉蓋孟明輩自爲將帥而蹇叔之子則士卒之屬也此亦不相涉而遷以孟明爲百里奚子西乞白乙爲蹇叔子又何邪或曰孔疏引世族譜云或謂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安知子長別無所據而必以左氏爲質乎曰此或有之然是役也主其謀者孟明也再敗不沮卒以得逞使果爲百里奚子何奚能苦諫其君而無一言以罪其子也以書勸之穆公自殷敗歸卽作秦誓以自悔而遷以爲取王官封殺尸之後不亦異乎又云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

乎秦穆之與人周也按左氏曰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至也至於孟明子桑皆有贊美之辭凡左氏所謂君子者蓋假之爲褒貶之主而非指乎當時之士也安有所謂聞之垂涕者哉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

韓詩外傳作內史王繆

以女樂二八遺戎王

說苑作三九

乃使魏警餘詳反

左傳及晉世家皆作壽餘

其公立五年卒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一

十四

春秋宣四年秦伯稻卒則其公立四年非五年矣考

春秋自明

十八年晉悼公遷數會諸侯率以伐秦敗秦軍秦軍走

晉兵追之遂渡涇至械林而還

是役也襄十四年左傳諸侯之師濟涇而次秦人毒

涇上流師人多死晉之諸帥不和謂之遷延之役此

云敗秦軍秦軍走年表亦然與左傳相反

二十七年景公如晉與晉平公盟已而背之

三傳皆無此盟

十一年楚平王來求秦女爲太子建妻

楚世家及年表在秦哀之十年

惠公立十年卒

春秋經哀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總計在位祇得

九年此與年表及始皇本紀皆作十年

十二年齊田常弑簡公

事在秦悼之十年今此作十二年與春秋及年表不

合

十三年城籍姑靈公卒

六國年表及始皇本紀靈公在位十年卒

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

此與周本紀及封禪書不同

與晉戰於石門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一

五

趙世家作石阿

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

魏世家同六國年表作虜其太子趙世家作太子痤

商君傳作公孫痤

孝公元年河山以東疆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

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

據年表孝公元年燕為文公韓為懿侯

齊魏為王

齊威二十六年自稱為王以令天下於秦為孝公九

年此因魏連言之耳

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

魏世家作四萬五千

十一年縣義渠

按此時義渠不得為縣厚首傳云其後五國伐秦陰

以文繡千純婦人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起兵襲秦

大敗秦李伯之下若義渠已為縣秦必更置令長何

至十年之後反為所敗年表云義渠君為臣似可據

魏君為王韓亦為王正義魏襄王 韓宣惠王也

按惠文君四年齊魏為王索隱曰齊威王魏惠王魏

世家云惠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

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與此互異豈惠王始嘗稱王

後又降號如稱帝歸帝之說耶否則秦紀但應有十

三年之書不應有四年之書矣魏世家於惠王時亦

不著稱王事

韓趙魏燕齊帥匈奴攻秦

按戰國策補注曰按秦紀書韓趙魏燕齊帥匈奴伐

秦年表韓魏趙楚燕五國伐秦不勝楚世家書蘇秦

約從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擊之

六國皆引歸齊獨後互有不同通鑑據年表大事記

據楚世家按楚世家特詳者以從長故當以為正年

表諸國皆書不勝齊獨後而不敗故畧不書與紀不

書楚者豈以世家文已明與修魚之戰虜韓申差年

表在次年而紀於此連書之則誠有誤也高誘注五

國作齊宋韓魏趙尤誤

十年韓太子蒼來質

韓世家在宣惠十九年據年表是年為秦惠後十一年

伐取義渠二十五城

六國年表在十一年

公子通封於蜀

六國年表在十二年作公子繇通

燕君讓其臣子之

六國年表此事在後九年

虜趙將莊

通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一

趙世家及樗里子傳作虜趙將軍莊豹

涇陽君質於齊

田完世家及年表俱在秦昭之十七年此入六年

八年使將軍芊戎攻楚取新市齊使章子魏使公孫喜

韓使暴鳶其攻楚方城取唐昧

楚世家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其攻楚殺楚將唐

昧取我重丘而去年表及各世家俱同是年於秦昭

為六年

趙破中山其君亡竟死於齊

趙世家及年表攻中山在秦昭六年滅中山在秦昭

十二年田完世家亦同此敘入八年內

九年孟嘗君薛文來相

年表及田完世家薛文相秦在秦昭八年

秦與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缺

楚世家懷王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軍楚軍死

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為質齊以求

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據年表為秦昭七八兩

年事也各記不同

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秦留之

楚世家年表皆在秦昭八年

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鹹氏而還

以諸世家證年表為秦昭之九年

通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一

左更白起攻新城

白起傳昭王十三年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

其明年乃為左更

五大夫禮出亡奔魏

禮姓呂見穰侯傳彼云出奔齊

再免

六國年表及穰侯傳再謝病免相在昭十五年此入

十六年內

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索隱悝號高陵君

穰侯傳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索隱曰高陵

名顯涇陽名悝兩注自相牴牾

齊破宋宋王在魏死溫

田完世家齊湣三十八年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魏

世家魏昭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年表亦同是年

在秦為昭之二十一年此入於十九年內

涇陽君封宛

十六年已封公子市宛矣此復封涇陽君疑有一誤

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工懷

魏世家安王九年秦拔我懷是年為秦昭之三十九

年十一年拔我鄴工即秦四十一年也此兩年事并

入一年

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一

九

白起傳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涇城拔五城韓世

家惠王九年秦拔我涇城汾旁

取陽城負黍

正義今河南府縣也

府字誤以唐書地理志考之或應作告成二字

韓獻成舉鞏

韓世家秦拔我成舉榮陽不曰獻年表亦同

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

按始皇十三年而立立三十七年而崩當得四十九

年

史記者證一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史記考證二

秦始皇本紀

蒙驁攻韓取十三城

六國年表云取十二城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

趙世家悼襄王元年麗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

藪不拔徐廣曰藪在新豐今此云取壽陵所將之師

一作衛一作燕亦不同

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二

六國年表衛君角以始皇十八年立此是衛元君十

二年不名角

己酉王冠

集解徐廣曰年二十二正義按年二十有一也

按徐廣云二十二者以踰年改元計也正義云二十

一者以當年改元計也徐廣以是年為二十二故三

十七年崩時注云年五十如正義之說則崩年止四

十九六國表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昭王五十一年徐

廣曰乙巳則始皇生年當是壬寅十三歲時當是甲

寅項羽本紀注徐廣曰項王以始皇十五年乙巳歲

生則始皇元年當是乙卯此處自當以踰年改元計

作二十二歲為是但秦本紀云獻公立二十四年卒

子孝公立徐廣曰獻公元年丁酉孝公元年庚申則

獻之末卽孝之初又不拘踰年改元之說矣

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

平陽武城

趙世家趙遷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

下卻之李牧傳趙乃以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

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與此齮齮

不用兵革正義協韻音棘

革與棘古通不必協也詩匪棘其欲禮記作匪革

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

求之弗得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二

困學紀聞曰周本紀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於

愚狐秦始皇本紀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

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泗水李氏曰是時泗水在

彭城宋之分九鼎何緣而至宋夫取九鼎者秦昭襄

王也始皇乃莊襄之子也世數年歲相去不遠始皇

東游過彭城於泗水欲出周鼎竟不得兩說牴牾如

此

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

容齋隨筆曰今人書二十字為廿三十字為卅四十

為冊皆說文本字也廿音入二十并也卅音先合反

三十之省便古文也冊音先立反數名今直以為四

丁字按秦始皇凡石刻頌德之辭皆四字一句泰山辭曰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琅琊臺頌曰維二十六年皇帝始作之果頌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東觀頌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會稽頌曰德會修長三十有七年此史記所載每稱年者輒五字一句嘗得泰山辭石本乃書為廿有六年想其餘皆如是而太史公誤易之或後人傳寫之訛耳其實四字句也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

困學紀聞曰春秋時殽桃林晉地非秦有也

兒良王廖索隱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

二語呂氏春秋蓋春秋上脫呂氏二字

逡巡遁逃

金石文字記曰逡巡遁逃之異文也管子桓公楚然逡遁漢書平當傳贊逡遁有恥敘傳逡遁致仕周禮司土注王揖之皆逡遁既復位儀禮士昏禮大射禮公食大夫禮注辟逡遁鄉射禮注少退少逡遁也聘禮注辟位逡遁又三退三逡遁也又辟位逡遁又辟於其東西位逡遁也又退為大夫降逡遁士喪禮注辟逡遁辟位也特性饋食禮注辟位逡遁禮記玉藻注俛逡遁而退著屨也皆同此文則隸釋以為讀如本字者非也又按晏子春秋晏子逡遁對曰漢書萬章傳章逡遁甚懼外戚傳逡遁循周讓遁又作循爾雅

釋詁注循亦巡也集古以為當作循者是也遁與循同說文從辵之字亦或從辵如往為遲後為逡復為退之類從辵之字亦或從辵如退為徂延為征返為板之類漢書王莽傳後儉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後音干旬反即逡字也逡之為後猶循之為遁耳

吞二周而亡諸侯

宜齋野乘曰賈誼過秦論言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

按秦昭王五十一年滅西周其後七年莊襄王滅東周四年莊襄王卒始皇方即位則吞二周乃始皇之

曾祖與父非始皇也

以養四海天下之士

新書作以四海養天下之士

項羽本紀

項梁嘗有櫟陽遠捕

諸本皆無捕字惟北監本有之

廣陵人召平

按水經注廣陵城楚漢之間為東陽郡高祖六年為

荆國十一年為吳城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

三年更曰廣陵此紀言廣陵者蓋史家追書之也

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正義漢都洛陽改雒陽

前加佳佳於行次為土土水之思也水

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水以加佳

此照象典畧語水經注及魏志注中亦引之火德作

火行水之忌也作水之牡也

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邦正義春秋時邦國曹姓狹居至魯隱公徙霸

春秋隱公世無邦徙霸事

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正義括地志云青州臨菑縣地一名齊城古齊之郡也

齊之郡也

文有舛誤據漢書地理志宜云青州臨菑縣地一名

齊城即古營邱之地師尚父所封齊之都也

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正義注水經云水又北左傳

羽即此也

此條今本水經注無之

高祖本紀

通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二

五

此兩家常折券乘責索隱謂禮小司寇職稱責以傳別

周禮小司寇但有正之以傳別約劑之文聽稱責以

傳別本小宰職中語

乃以竹皮為冠索隱應劭曰一名長冠側竹皮裏以縱前高七寸廣三寸如板

後漢書輿服志云高七寸廣三寸促漆纒為之制如

板然則側竹皮裏以縱前七字應是竹皮裏以纒之

訛

因襲攻武關破之索隱左傳云楚司馬起營所以臨上雒

哀四年左傳云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

今高祖雖子人主也

王若虛辨惑曰是時未有高祖號劉子元辨之誠中

其病漢書改為皇帝是矣

其以沛為朕湯沐邑集解駢案風俗通義曰漢書注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

高祖始登帝位教令

言其後以為帝爾

王若虛辨惑曰子謂不然戒辭用其字自是本法古

文如是者何可勝舉而云楚語獨爾不以妄乎

楚隱王陳涉索隱世家作幽王名擇負芻之兄

按此五字相連始皇本紀云陳勝自立為楚王月表

云二世元年七月楚隱王陳涉起兵入秦陳涉世家

云陳勝葬碣諡曰隱王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

家碣至今血食索隱乃截楚隱王三字另作一人而

楚無此王則以幽王當之殊屬牽強且幽王亦名悼

不名擇也或以六國為疑則燕韓業已不與安見楚

之必不可遺哉

高祖崩長樂宮集解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

按高祖生年乙巳至是年丙午當是六十二

呂氏本紀

齊丞相壽為平定侯集解徐廣曰姓齊

功臣表作齊受此作壽

封呂類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更始為贊其侯集解徐

云呂后弟子淮陽丞相呂勝為贊其侯又呂念為呂成

侯及諸侯丞相五人集解徐廣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

王恬開松茲侯徐厲勝侯按更始體陵侯成

按贊其侯名似應從年表作滕侯更始自屬滕侯之

名本文偶誤耳否則同時受封者有兩呂更始未必
然也勝侯與贅其皆諸侯相贅其呂后昆弟子勝侯
不詳支屬而皆以八年坐呂后事誅則其為同宗可
知然贅其不入侯相之例而勝侯不附諸呂之中其
以親疎別歟

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

年表新都作信都壽作受張耳陳餘傳云壽為樂昌
侯與此同侈為信都侯與年表同三處互異

呂榮為祝茲侯

按年表祝茲侯呂榮注索隱曰漢書作琅琊松茲侯
徐厲注徐廣曰松一作祝廣蓋以文帝紀云祝茲侯

漢書外集 史記考證二

七

軍棘門而絳侯世家亦云祝茲侯徐厲軍棘門也徐
厲封於高后四年在呂榮前中間未嘗失封則榮不
得封於祝茲明矣似應從漢書為是但上年方以劉
澤為琅琊王而榮復為琅琊侯豈琅琊有王國又有
侯國耶

孝文本紀

天下人民未有嗾志

顧炎武曰此與樂毅傳先王以為嫌於志同皆厭足
之意荀子惘然不嫌又曰由俗謂之道盡嫌也又曰
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嫌也又曰不自嫌其行者言進
過戰國策齊桓公夜半不嫌又善啗之嫌於口並是

嫌字而誤從口大舉此之謂自謙亦嫌字而誤從言
呂氏春秋荀可以嫌劑親辨者吾無辭為也亦嫌字
而誤從人

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索隱謂帝之子為諸侯
王皆同姓姓生也言皆
太子母也

阿母生故立

顧炎武曰文帝前后死實氏妾也諸侯皆同姓謂無

甥舅之國可娶索隱解非

對齊王舅父驪鈞為清郭侯索隱按表明封郭侯
不同者蓋後從封於郭

按年表作清都徐廣曰一作郭索隱曰漢表作郭此

注誤脫漢字但年表驪鈞以文帝元年封前六年有

罪國除卓國甚短並無徒封之說年表例凡始封某

漢書外集 史記考證二

八

後別封者俱次第詳載并注明轉徙絕續之由鈞果
徙封絕與表何以止錄其前封而表則直書其以清
都失國耶恐郭都郭都俱以偏傍形似而差如曹
曹時之類其作郭與郭者又并清字脫去耳

復晉陽中都民三歲正義晉陽故城在
汾州平遙縣西南

顧炎武曰此當言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言

晉陽誤也然此注已見卷首中都下

孝景本紀

二年春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武陵侯集解徐厲曰漢
書亦作係蕭何
生本作係音奚又按漢書功臣表及
蕭何傳皆云孫嘉疑其人有二名

表亦作嘉與此互異表又作武陽并封邑亦不同

孝武本紀

少君者故深澤侯入以主方集解徐廣曰進納於天子案如淳曰侯家人主方藥者也

按封禪書作深澤侯舍人此明脫舍人二字徐裴紛紛持疑未相覈對耳

二代世表

差弗生毀淪

本紀淪作淪

周昭王瑕索隱宋忠云昭王南伐楚辛由靡為左

本紀由作游

楚能驚紅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一

九

世家驚作擊

十一詔侯年表

周皇甫謐曰二十四年惠王崩

春秋僖八年為惠王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

王崩左氏以僖七年閏月惠王崩八年十二月告喪

謚之說依左氏也趙匡以左氏為不足憑吳澄曰惠

王前九年冬有疾今年歲終乃崩此不知何所本也

襄王十四年叔帶復歸於周

本紀十二年春秋左傳與表同

三十三年襄王崩

本紀三十二年春秋文八年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左

傳秋襄王崩與表同

頃王五年崩

本紀六年春秋與紀同

敬王十六年王子朝之徒作亂故王奔晉

本紀同左傳天王處於姑蘇辟僖之亂也杜注姑

猶周地據此則王未嘗奔晉也

四十二年敬王崩

本紀四十二年左傳哀十九年冬叔青如京師敬王

崩故也據此則敬王四十四年崩無疑徐廣曰歲在

甲子非一本又作徐廣曰皇甫謐曰敬王四十四年

崩元巳卯崩王戌按通鑑敬王元年壬午崩年乙丑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一

十

巳卯乃景王二十三年敬王為得稱元王戊乃敬王

四十一年豈有崩後三年元王方即位平其誤不辨

而明矣

孝公立三十八年卒

世家二十七年按周宣王誅伯御立孝公在伯御之

十一年其年乃孝公元年而表以伯御元年為孝公

元年故孝公多十一年矣

桓公十六年公會晉謀伐鄭

世家會於曹謀伐鄭春秋公會宋公蔡侯衛侯於曹

左傳會於曹謀伐鄭也則晉當是曹

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有蝕之不書史官失之

世家不載左傳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不書下疑脫

朔與日三字

文公八年王使衛來求金

世家不載春秋九年事

成公元年春齊取我隆

世家二年春秋左傳與世家同隆作龍

昭公稠

世家作稠徐廣曰一作昭春秋與表同

十年四月日蝕

世家不載春秋亦無其事

二十四年鸚鵡來巢

通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二

世家二十五年春秋左傳與世家同

二十五年公出居鄆

世家二十六年春秋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於

齊次於陽州十有一月齊侯取鄆二十六年公至自

齊居於鄆據此則取鄆在二十五年居鄆在二十六

年表與世家小有參差耳

哀公七年公會吳王於楮

春秋繪作鄆穀梁作楮

齊莊公贖

世家贖作購

釐公二十五年山戎伐我

世家山作北

桓公七年會諸侯於鄆

春秋同世家鄆作鄆

昭公二十年卒

世家十九年春秋文十四年為齊昭二十年夏五月

乙亥齊侯潘卒與表同

懿公四年公別邴歌父而奪閭職妻

左傳同世家邴歌作丙戎閭作庸

惠公二年王子成父敗長翟

世家成作城

晉孝侯十六年曲沃莊伯殺孝侯

通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二

世家十五年

晉侯澹

世家春秋俱作緡

獻公二十六年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立夷吾

世家同卓子作悼子按春秋僖九年晉里克殺其君

之子奚齊左傳里克殺公子卓又春秋僖十年晉里

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經傳不同表云及卓子

蓋依傳也

襄公二年秦報我般敗於汪

世家秦使孟明伐晉報般之殺取晉汪以歸按春秋

文二年為晉襄二年秦穆三十五年春王二月甲子

晉侯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左傳春秦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又春秋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左傳伐秦取汪以報彭衙之役據此則報殽敗汪自是兩事而表與世家連類而及耳又彭衙之戰秦本紀在穆三十四年與春秋異鄭世家穆公三十二年從晉伐秦敗秦於汪又與秦本紀晉世家經傳不同

景公據

世家同春秋據作獮

厲公壽曼

世家同春秋壽曼作州蒲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二

頃公棄疾

世家春秋棄疾俱作去疾

秦穆公十六年為河東置官司

左傳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係十五年事本紀與傳同

三十年圍鄭有奇言即去

本紀三十年助晉人圍鄭鄭使人言於繆公秦乃罷

兵春秋僖十三年晉人秦人圍鄭左傳甲午晉侯秦

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

必退紀與經傳事同文異奇言二字太史公斷文也

三十五年伐晉報殽敗我於汪

本紀三十六年以報殽之役無敗汪事說詳晉襄三年

其公五年卒

本紀文也表因之春秋宣四年秦伯稻卒則其公立

四年非五年矣

桓公元年

當在魯宣五年

二十七年卒

本紀文也春秋成十四年秦伯卒則桓公立二十八

年明矣表因本紀之誤是以秦桓之事俱與春秋異

而遞誤一年耳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二

楚文王五年息夫人陳女過蔡

世家不載春秋左傳在莊十年為楚文六年是當與

伐蔡獲哀侯以歸同入六年

十二年卒

世家文也春秋莊二十年為堵敖元年則文王立十

五年堵敖立三年表因世家之誤也

成王憚

春秋憚作頽穀梁作髡

二十六年滅六英

世家云滅英無六字徐廣曰一本作黃春秋楚成二

十四年滅黃二十九年齊人徐人伐英楚穆四年秋

三

西

楚人滅六據此則楚成二十六年六英俱未滅當從滅黃其編年亦當從春秋

莊王侶

春秋侶作旅穀梁作呂

六年伐宋陳

世家云伐宋無陳左傳楚子侵陳遂侵宋與表同

康王招

春秋招作昭

靈王圍

春秋圍作虔

七年就章華臺內亡人實之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一

十五

世家同左傳昭七年為楚靈六年為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據此即六年表內執芋尹亡人入章華之事此為羨文

滅陳

世家八年春秋左傳與表同左傳昭十一年楚公子乘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對曰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然則定陳者滅陳之詐詞也且定陳之言在楚靈七年經傳無八年定陳之文

昭王珍

春秋珍作軫

四年吳三公子來奔

世家同左傳魯昭三十年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據此則三字誤

七年囊瓦伐吳

世家同春秋左傳定二年秋楚人伐吳據此當是楚靈八年

惠王四年伐鄭

世家六年白公請兵合子西伐鄭無四年伐鄭之事春秋哀十年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年同事異疑陳鄭音近而誤耳

宋惠公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一

十六

世家三十年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與表異又戴公世家無名則立字立君之謂也表誤以為戴公名耳

殤公十年華督殺公

世家春秋同

莊公馮元年

春秋在桓三年至莊二年乙酉宋公馮卒據此則宋莊立十八年明矣乃世家誤以十九年卒表遂以殤公被弑之年為莊元年故有十九年耳

桓公御說

世家御作禦

成公王臣

穀梁王作壬

文公鮑

世家鮑作鮑革

其公瑕

春秋瑕作固

平公成

公羊成作戌

景公頭曼

春秋頭曼作癩

二十九年侵鄭衛魯

通古堂外集 史記者證二

七

世家不載春秋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無侵衛魯之文

秋宋人圍曹則魯當是實是年晉曼多帥師侵衛則

侵衛當是晉事

衛莊公十七年州吁長好兵

世家十八年

宣公元年晉共立之討州吁

世家衛桓十六年春秋隱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於

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與世家同

惠公三年朔奔齊立黔牟

世家四年春秋桓十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與世家同

朔復入十四年

按惠公立四年亡八年通十二年世家云通凡十三

年

懿公八年翟伐我

世家九年春秋閔二年狄入衛與世家同

文公二十三年重耳從齊過無禮

世家十六年左傳與表同第按左傳重耳處狄十一

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齊齊桓公妻之然則

重耳從狄過衛非從齊過衛也

成公三十一年楚伐鄭與我平晉中行桓子距楚救鄭

伐我

通古堂外集 史記者證一

六

世家不載春秋宣五年為陳靈十年楚人伐鄭左傳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據此當是

陳靈之事

獻公十五救鄭敗晉師櫟

世家不載春秋襄十一年夏晉率諸侯伐鄭衛與之

秋晉率諸侯伐鄭會於蕭魚衛亦與之無救鄭之文

冬秦人伐晉左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

鄭已丑秦晉戰於櫟晉師敗績據此當是秦景十五

年事

殤公狄

春秋狄作剽

靈公三十七年伐魯

世家不載春秋定十二年衛公孟彊帥師伐曹魯當是曹

出公十二年父蒯聵入輒出亡

世家同春秋哀十六年春巳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衛衛侯輒來奔據此則哀十六年為出十四年非十

二年明矣而蒯聵元年亦非哀十五年矣

陳弟他殺太子免代立國亂再赴陳厲公他元年陳大夫五父後立為厲公

左傳桓五年文公子他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則殺免在陳桓三十八年又春秋桓六年蔡人

遺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一

九

殺陳佗則是年佗不得稱元也桓十二年為厲七年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則厲公名躍而非佗也孔穎達

曰躍為厲公世家本文也莊二十二年傳陳厲公蔡

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即佗六年殺佗而

厲公立也陳世家以佗與五父為二人言蔡人為佗

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立七年太

子免之三弟躍林杵曰共弑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

利公立五月卒林立是為莊公按傳五父佗一人而

世家以為二人按經蔡人殺佗在桓公卒之明年不

得為佗立七年也佗以魯桓六年見殺躍以魯桓十

二年始卒不得為躍立五月也既以佗為厲公父矣

補躍為利公世本本無利公皆是馬遷妄說也據孔

氏之辨則表仍世家之誤明矣至七年表云公湣祭

蔡殺公俱非厲公躍徐廣曰班氏云桓公之弟

成公二十九年倍楚盟楚侵我

世家二十九年倍楚盟三十年楚其王伐陳春秋襄

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左傳楚子辛為令尹欲侵於

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據此則是年陳為請

盟非倍盟也且經傳俱無楚侵陳之文又襄四年左

傳春楚師為陳叛故將伐陳三月陳成公卒聞喪乃

止夏楚彭名侵陳據此則當在陳成三十年

哀公弱

遺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一

春秋弱作溺

潛公二十三年楚滅陳

世家二十四年左傳哀十七年秋七月巳卯楚公孫

朝帥師滅陳與世家同

蔡宣侯措父

春秋作宣公考父

景侯固

世家固作同春秋與表同

二十八年晉率我伐鄭

世家不載春秋襄九年蔡景二十八年曹成十四年

也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不及蔡據此疑是曹成之事誤入於蔡者

靈侯班

世家春秋班俱作般

蔡侯廬

世家春秋同左傳廬作廬

元年

世家滅蔡三歲楚平王立廬為蔡侯春秋昭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十三年蔡侯廬歸於蔡據此則昭十二年廬不得稱為元也

悼侯東國

通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三

三下

春秋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二十三年蔡侯東國卒於楚朱穀梁作東第攻朱無歸入葬之文東國無出奔之事汪克寬曰東即東國誤為朱也

曹戴伯鮮

世家鮮作蘇

宣公廬

世家廬作疆春秋廬作廬

成公二十二年伐衛

世家不載春秋襄十七年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無曹伐衛之文

平公須

世家須作須春秋與表同

靖公路

世家春秋路俱作露

鄭桓公周宣王母弟

世家云宣王庶弟

莊公帝生元年祭仲生

世家封弟段於京祭仲諫之左傳同生疑是諫

二十九年與魯璧易許田

世家云與魯昉易許田春秋隱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昉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

之昉易許田據此璧當是昉又春秋桓公元年為莊

通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一

三

二十三年鄭伯以璧假許田表同世家不載

昭公元年忽母鄧女祭仲取之

文義未詳按世年初祭仲甚有寵於莊公公使娶鄧

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則太史公書之者見立忽

之由此也取當是娶

子嬰

世家同春秋子嬰作子儀

厲公亡後七歲復入

世家厲公初立四歲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

凡二十八年與左傳同表誤

襄公元年楚伐晉來救

世家五年事元年楚縱宋伐鄭非楚伐也亦無晉救之文

十八年晉欒書取我范

世家不載左傳取汜祭杜注鄭地成臯縣東有汜水范字當誤

成公三年與楚盟

世家楚共王使人來與盟鄭人私與盟據此則春秋鄭成元年馬陵之盟自是兩事

釐公憚

世家同春秋作髡頑

簡公喜

通志堂外集 史記考證一

世家春秋喜俱作嘉

二年誅子驪

左傳襄十年冬十月戊辰殺子驪據此是鄭簡二年

世家與傳同

十七年子產曰范宣子為政我請伐陳

世家不載左傳范宣子為政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

宣子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

請伐陳也據此則子產曰三字似羨文

二十八年子產曰三國不會

世家不載左傳夏諸侯如楚晉衛曹邾不會鄭伯先

待於申楚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子產曰小國其

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據此不會者四國三字當誤子產曰下疑有脫文

定公四年火欲禳之子產曰不如修德

左傳昭十八年事是鄭定六年也世家與傳同

十一年楚建作亂殺之

世家十年

獻公蠆

公羊蠆作蠆

燕宣公五年楚圍我我申辭以解

世家不載春秋宣十二年楚子圍鄭左傳鄭伯肉袒

牽羊以迎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

通志堂外集 史記考證一

十里而許之平疑是鄭襄八年誤入於燕者

平公六年公如晉請內王

世家不載左傳昭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子太叔相曰

王室之不宣晉之恥也獻子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

年二十五年會於黃池謀王室也疑是鄭定公十二年

年誤入於燕者

簡公十一年敗宋師

世家不載春秋哀十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於

岳左傳同無燕敗宋師之文疑是鄭聲十九年誤入

於燕者

吳餘祭十七年餘昧四年

按春秋襄二十九年闔紂吳子餘祭則餘祭止四年也襄十三年爲餘昧元年昭十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則餘昧凡十七年也世家誤編年歲表遂因之故餘昧之事皆誤屬餘祭耳

餘昧
春秋作夷末公羊作夷昧

闔閭四年伐楚六潛

世家潛作瀾

夫差十八年楚敗我

世家越敗吳師於笠澤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子伐

吳吳師大亂遂敗之據此楚當是越

運旨堂外集

史記考證二

楚

史記考證二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史記考證三

六國年表

周安王三年王子定奔晉

本紀不載

秦厲共公五年楚人來賂

本紀不載

靈公七年與魏戰少梁

十年 本紀作六年大事記日出師在六年而戰在七年也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三

城籍姑靈公卒立其季父悼子是為簡公本紀傳作

十三年

簡公十五年簡公卒

本紀作十六年

惠公十一年太子生

本紀作十二年

十三年蜀取我南鄭

本紀作伐蜀取南鄭

獻公十七年櫟陽雨金四月至八月

本紀作十八年而不紀月

二十三年與魏戰少梁虜其太子

本紀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廕無太子之文

孝公十二年初取小邑為三十一縣

本紀作四十一

二十三年與晉戰岸門

本紀作二十四年岸門作厲門

惠文王八年與韓趙戰斬首八萬

本紀七年共擊秦當即此事通鑑七年五國皆敗走

八年大敗韓師於修魚無趙則屬兩事未悉溫公所

據

九年取趙中郡西陽安邑

本紀無安邑前十年衛鞅圍魏安邑降之安邑非趙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三

地表蓋衍文耳趙世家作西都中陽與秦紀表互異

十一年侵義渠得二十五城

本紀作十年

十二年櫟里子擊商陽虜趙將公子繇通封於蜀

本紀十一年櫟里疾攻魏焦降之非蘭陽也十二年

虜將莊又本紀十一年公子通封於蜀無繇字

武王元年張儀魏章皆死於魏

本紀張儀魏章東出之魏魏世家張儀魏章皆歸於

魏死字疑誤

昭王七年魏冉為相

本紀作十二年

十年楚懷王亡之趙

本紀作十一年

十五年魏冉免相

本紀作十六年

十八年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

本紀作十六年又祗稱左更錯取軹及鄧無取城大

小六十一之文通鑑亦作十八年云秦大良造白起

伐魏取六十一城又似兩事

三十年白起封武安君

本紀作二十九年

四十四年秦攻韓取南陽

通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

本紀作南郡

五十二年取西周王

本紀云周初亡

始皇二十一年王賁擊楚

本紀云王賁攻薊不云擊楚

二十三年殺其將項燕

本紀作二十四年

二十七年更命河為德水為金人十二命民曰黔首同

天下書分為三十六郡

本紀作二十六年

二十八年為阿房宮

本紀三十五年二十六年築宮咸陽北阪上二十七

年作信宮總非二十八年事也

二十三年西北取戎為四十四縣

本紀作三十四縣

魏衛悼公

世家作懷公

文侯斯

世家作都

五年魏誅晉幽公

世家作盜殺幽公

十七年雜陰合陽

通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

通鑑合作郟

十八年受經子夏過段干之間常式

世家作二十五年

二十年卜相李克

世家作二十五年

二十四年伐秦至陽狐

秦表作伐魏至陽狐

晉孝公傾

世家作順

三十六年秦侵晉

世家作秦侵我陰晉表蓋脫我陰二字

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都

世家都作堵

九年與秦戰少梁虜我太子

詳見秦獻三十三年

襄王二年秦敗我雕陰

此與五年魏獻少梁河西地於秦自是兩事通鑑與

表同世家則并入五年

哀王六年秦來立公子政為太子

世家來作求

七年虜聲子於濮

世家徐廣注聲子作賢子

通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三

安釐王十一年秦拔我廩邱

世家作鄴邱

韓文侯七年鄭敗晉

世家敗作反

哀侯六年韓嚴殺其君

世家同通鑑韓嚴遂弑其君哀侯以韓廙為相而愛

嚴遂二人相害遂刺廙於朝并中哀侯據此則表與

世家俱脫遂字

昭侯六年取陵觀廩邱

世家廩作邢

宣惠王十年君為王

世家作十五年

齊王二十一年暴為救魏

世家為作載

桓惠王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二城

世家作十三城

趙襄子元年以金斗殺代王

世家斗作料

烈侯元年魏使太子伐中山

世家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通鑑晉魏斯擊

宋使樂羊伐中山使其子擊守中山據此伐當是守

敬侯八年襲衛不克

通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三

世家不載

成侯六年敗魏涿澤

世家涿作涿正義曰音濁蓋齊康公會晉衛於濁澤

齊威王敗魏於濁澤即此地也

武靈王二年城鄒

世家作三年

平年秦取我中鄒西陽安邑

說見秦惠文後九年

十二年立燕公子職

世家作十一年

二十五年趙攻中山

世家作二十三年

惠文王元年以公子勝為相封平原君

世家不載

二年楚懷王亡來弗內

世家不載

四年圍殺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

世家三年滅中山四年圍主父餓死

十五年取齊淮北

世家作十六年

孝成王元年平原君相

世家不載通鑑趙以公子勝為相在赧王四十九年

通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三

七

惠文三十三年也其非孝成元年明矣且惠文元年

表內已書為相至此又書舛訛可知

九年秦圍我邯鄲

世家在七年

楚魏救我

世家在八年

十五年平原君卒

世家作十四年

趙王遷

世家作幽

二年秦拔我平陽敗扈軫斬首十萬

世家秦攻武城扈軫率師救之軍敗死焉

一年秦拔我宜安

世家秦攻宜安李牧率師卻之與表異通鑑秦伐趙

取宜安平陽武城與表同據此則李牧卻之者二年

事也按平陽拔宜安俱三年事世家誤其年故表前

後參差耳

楚惠王二十二年魯哀公卒

通鑑貞定王元年魯哀公卒於有山氏世家同據此

則二十一年也

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我至桑邱

世家作乘邱

通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三

八

懷王二十四年秦來迎婦

世家云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往迎婦

頃襄王元年秦取我十六城

世家云取析十五城而去徐廣曰既取析又并左右

十五城也廣蓋因表為十六城而遷就其詞

二十年秦拔鄢西陵

世家拔我西陵不云鄢

考烈王十四年楚滅魯頃頃公遷下邑

魯世家作下邑徐廣注一作下通鑑遷其君於下

春秋魯邑名即古下明國也戰國時屬楚則下邑應

作下邑

齊宣公四十四年伐魯莒及安陽

世家莒作葛陽作陵

潘王二年封田嬰於薛

世家同

高祖功臣侯年表

平陽征和二年侯宗

顧炎武日知錄曰史記作於太初中平陽侯下元鼎

三年今侯宗者作史記時見為侯也下又云征和二

年云云則後人所加也卷中書征和者二後元者一

廣嚴侯呂毆

呂漢表作召當是字形相近而誤

通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三

九

顧陰定濟淮南及下邑

濟漢表作齊是

汾陰

按第三格有建平二字以漢表核之無有漢表是

黃齊侯呂

呂漢表作傳胡害

東茅補韓信為將軍

漢表作捕韓信是也此侯劉劉漢表作劉劉

甯侯魏選

選漢表作邀

壯索隱作嚴

壯避明帝諱

據此則壯應作莊

惠景間侯者年表

軟侯倉

漢表作黎朱倉

中邑侯朱通

表作朱進

樂平侯衛無擇

樂平漢表作樂成無擇各本俱作無澤蓋誤

鍾索隱縣名

加索隱說當依地理志作腫

餅索隱名

漢表作餅以地理志證之字應從缶

范陽端侯代

漢表作靖侯范代

亞谷征和二年

顧炎武日知錄曰此表書征和者一後元者三皆後

人所加也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隨成

漢表作隨威

濼侯趙王煖晉

漢表煖作援

漢表煖作援

下麾

漢表下摩

常樂侯稠雕

騾騎傳作銅離漢書作雕離

壯索隱表

漢表作杜索隱表字衍

義陽侯衛山

傳作邢山

臧馬康侯延年

漢表作雕延年

北石索隱漢表

作外石
漢表作北石

涅陽

朝鮮傳作溫陽以漢表證之涅陽是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安成

漢表作安城

浮邱侯劉不審

漢表作不害

昭台

地理志作盱眙

壤

漢表作懷昌

劇魁侯劉墨

漢表作黑

平度侯劉衍

漢表作行

雷侯劉稀

漢表作稀

辟

漢表作辟士

封斯侯劉胡陽

漢表作胡陽

廣望侯劉安中

漢表作忠則此侯單名也

距陽侯劉白

白漢表作句當由字形相似而異耳

成平

漢表作平城

陪安

漢表作陰安

周堅

漢表作周望

安陽侯劉策

漢表作樂

富侯劉龔

漢表作樂

陪侯劉明

漢表作則

邵侯劉慎

漢表作順

蘭侯劉憲

漢表作罷軍

盛陽侯劉恢

漢表作恬

漢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三

瑕邱侯劉貞

漢表作政

郁狼侯劉騎

漢表作騎

洛陵侯劉章

漢表作童

葉侯劉嘉

漢表作喜

鈞邱侯劉憲

漢表作寬

柳侯劉陽

湯漢表作陽已

樊輿侯劉條

條漢表作修

安郭侯劉博

博漢表作博富

都梁侯劉遂

遂漢表作定

祝茲侯劉延

延漢表作延年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蜀滿氏反擊之

漢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三

此事本紀無

立大倉西市

此事本紀無漢書紀即据此書起西市修教倉

以芷陽鄉為霸陵索隱地理志有芷陽縣

索隱此句誤地理志曰霸陵故芷陽文帝更名志未

嘗有芷陽縣也

元光三年決河於瓠子

文義當云河決於瓠子

史記考證三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史記考證四

禮書

二者相待而長

荀子禮論作相持而長

側載臭莩

荀子禮論作側載翠芷

寢兕持虎鮫鞶彌龍集解徐廣曰乘輿車金薄璆龍為輿倚較

徐廣所云蓋本續漢書輿服志文劉昭注又引徐廣

曰繆交錯之形也則字作繆不作璆明矣索隱云璆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四

然龍貌非是

必信至教順

禮論作倍至教順

情勝之為安

禮論作情說一本作情性

是儒墨之分索隱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死是也

易作說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疆固之本也

荀子議兵篇作疆國

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

議兵篇捐作隕

然而兵殆於垂涉

議兵篇作垂涉楊倌曰漢地志沛國有垂鄉

莊躄起楚分而為四正義括地志云師州黎州在京西南五千六百七十里

唐無師州地理志云黎州至京師二千九百五十里

汝頰以為險正義地理志陽乾江山頰水出東至下蔡入淮地

陽乾山名江字衍

不畏外而固者

議兵篇作不畏外而明內

諸侯不敢懷

禮論作壞楊倌注云司馬貞云思也蓋誤耳

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四

禮論作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楊倌注云得當

為德言德之本在貴始穀梁傳有此語

函及士大夫

函咎字之誤禮論楊倌注引司馬貞曰咎音含苞也

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

有特牲而食者

禮論作持手而食者

利爵弗啐也

禮論啐作醮

三宥之弗食也

禮論作三臭

大昏之未廢齊也

禮論作發齊

大路之素幘也

禮論作大路之素未集也

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

禮論作始乎稅成乎文終乎說

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太史公曰至矣哉

禮論以為上則明下云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

禮豈不至矣哉

禮之貌誠深矣

禮論貌作理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四

入焉而弱

禮論弱作溺

入焉而喙

禮論喙作喪

廣驚不外

廣驚禮論作厲驚

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

性守禮論作壇宇

樂書

其聲麤以厲正義心隨怒而發揚故無殺

今禮記疏作較礙又以發揚無輒礙為喜心所感

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集解鄭元曰隨物變化

今鄭注禮記無此語

欣喜驩愛樂之容也正義賀瑒云八音克諧使物欣喜

禮記疏引賀瑒云使物歡欣

夔始作樂以賞諸侯集解鄭元曰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

今鄭注無此語

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

不節則無功

衛湜禮記集說引張守節曰樂以氣和民心如天地

寒暑以氣生化故謂樂為民之寒暑也風雨之事謂

之禮也禮以形教故曰事也天地之以風雨會潤萬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四

物猶以禮安治萬民故謂禮為民之風雨也與今本

史記正義不同

胎生者不殯集解鄭元曰內敗曰殯

鄭注樂記曰內敗曰殯陸氏釋文云內乃對反或作

骨肉之內者誤則唐時本亦有作內者矣然究是內

字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集解鄭元曰揚鉞也

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集解鄭元曰言尊卑備乃可制作以為治

鄭注樂記作可以為治法

而鄙詐之心入之矣集解鄭元曰謂利欲生也

鄭注樂記云鄙詐是貪多利偽生

彼亦有所合之也集解鄭元曰以聲合已意

鄭注樂記云以聲合成已之志

肆直而慈愛者集解鄭元曰肆正也

今鄭注樂記無此語

累累乎殷如貫珠集解鄭元曰言歌聲之善動人心之審而有此聲

鄭注樂記作如有此事

律書

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正義淮南子云湯伐桀放桀南巢之山而死

淮南修務訓云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四

五

歷山無末喜同舟之語

歷書

月名畢聚

爾雅月在甲曰畢為月陽又曰正月為陬邢昺疏曰

正月得甲則曰畢陬若史記歷書二月名畢聚也陬

古字作聚讀為陬音

天官書

絕漢抵營室曰閣道索隱又按樂汁圖微云

樂汁圖微緯書也

封禪書

宋母忌索隱樂彥引老子道經云月中仙人宋母忌

今五千言中無此語

河渠書

功無已時分吾山平集解徐廣曰東郡東阿有魚山或者是乎樂按如淳曰恐水漸山使

也平

水經注馬頰水又南北流逕山南山即吾山也

平準書

物踊騰躍索隱按漢書躍字作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然躍者出賣之名故食貨志云大熟則上躍三而舍一是也

作躍則宜屬上句作躍則宜屬下句

吳太伯世家

文身斷髮示不可用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四

六

困學紀聞曰傳言太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

皆文身斷髮示不可用與傳異

弟餘昧立

春秋作夷末公羊傳作夷昧

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皋

左傳橐皋之會但有魯君年表並同秋微會於衛乃

會於鄆耳此并兩事為一

齊太公世家

曹沫以七首劫桓公於壇上

習學紀言曰遷言曹沫以七首劫齊桓公遂與沫三

敗所亡地此事公羊先見按左氏魯莊公九年納糾

敗於乾時幾獲十年有長勺之勝劇實主之齊猶未
已與宋次乘邱公子偃敗宋師齊乃還十三年北杏
之會齊將稱霸其冬魯乃會盟於柯是三戰而再勝
未嘗失地三年不交兵何用要劫二十三年曹劌復
諫觀社詳其前後詞語豈操七首於壇坫之間者耶
諸侯會桓公於甄

年表作鄆按經典釋文甄音絹一音真或音旃又舉
然反或作鄆

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

左傳晉文公卒於齊昭公之五年在翟伐齊之前此
作六年

通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四

七

十九年五月昭公卒

年表作二十年

卽與眾十月卽墓上弒齊君舍

春秋經作九月左傳云以七月乙卯夜杜注云書九
月從告此云十月疑十爲七字之誤

六年春晉使卻克於齊

左傳及年表卻克使齊在頃公七年爲魯宣之十七
年

卻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

左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欽孟高固
逃歸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朝於原執南郭偃於

溫苗黃泉言於晉侯晉人緩之逸此云殺之與傳異
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譙爾

左傳及十二諸侯年表齊取譙爾在悼公三年

齊人其立悼公子王是爲簡公集解徐廣曰年表云簡公王者景公之子也

年表云鮑子殺悼公齊人立其子壬爲簡公無景公
之子語

子宣公積立

積年表作就匝

魯周公世家

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鬣沈之河以祝於神曰
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曰也亦臧其策於府戒王病

通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四

八

有穆及成王用事人或謂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
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

困學紀聞曰呂子進曰考之於書啟金縢之書在周
公未薨前而無揃鬣事此蓋一事傳之者不同耳習

學紀言曰是時楚未有國公奚之焉詩書以爲居東
而異說以爲南奔

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

年表武公立十年而卒是爲周宣王之十二年下文
云夏武公歸而卒是立九年也與表互異

二十七年孝公卒

年表作二十八年宣王誅伯御在伯御之十一年其

年乃孝公元年而表以伯御元年為孝公元年故較

世家多十一年

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為濬公索隱系本名曰啟

左傳疏曰杜世族譜云名啟方

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索隱濬公之弟名曰申

杜預注左傳僖公閔公庶兄成風之子

獲喬如弟芬如

左傳作焚如

襄公元年晉立悼公

左傳及年表晉悼公立於成公十八年二月乙酉非

襄公元年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四

季氏齊雞羽集解服虔曰搏齊子播其難羽可以全邱氏難目

左傳疏引此語是賈逵之說非服虔也

齊伐我取三邑

左傳八年夏齊人取讎及闚二邑齊世家亦作取二

邑

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為介適齊齊歸我侵地

按齊歸我讎闚在八年春秋經傳無十五年歸侵地

之事大約因歸成之語而誤耳

卒於有山氏集解徐廣曰皇甫謐云哀公元甲辰終庚午

年表甲辰為定公十二年哀公元為丁未左傳疏曰

傳稱國人施罪於有山氏不得復歸而卒於其家也

九

燕召公世家

十三年秦敗趙於長平四十餘萬

六國年表及秦本紀秦昭襄之四十七年於趙孝成

王為六年是年秦阮趙卒於燕武成王為十二年此

云十二年與趙世家合於秦本紀及年表差一年

管蔡世家

餘五叔皆就國索隱五叔管叔蔡叔成叔曹叔霍叔

左傳杜預注云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

毛叔聃也孔穎達疏云史記云聃季載杜云毛叔聃

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非周公同母故不數之

或杜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家為說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四

子宣侯措父立

春秋作者父

衛使史鮪言康叔之功德

左傳作祝鮓此作史鮪

隱公四十六年宋華父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

年表作四十七年

陳杞世家

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

年表在釐公五年

二十八年楚莊王卒

年表陳成公八年楚莊王薨

十

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

左傳及年表俱在陳湣公之八年

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

年表陳亡於湣公二十三年孔子亦卒於是年此作

二十四年與左傳合與孔子之卒差一年

滕薛騶夏殷周之間封也索隱周封文王子錯叔繡於滕

世本及杜預世族譜皆云周文王子錯叔繡唯漢地

理志以為周懿王子

衛康叔世家

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

連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四

亂自此始

王若虛辨惑曰酒誥之文曷嘗有用婦人語

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

顧炎武曰是頃侯以前之稱伯乃伯子男之伯也索

隱以為方伯之伯雖有詩序旄邱責衛伯之文可據

鄭氏箋曰為康叔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為州伯周

禮九命作伯然非太史公意也且古亦無以方伯之

伯而繫諡者周公召公一伯也其諡則曰文公康公

莊公五年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為夫人

生子蚤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

毛詩疏曰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

娶於陳不言為夫人世家云又娶陳女為夫人非也

左傳唯言戴嬀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為已子不言其

死云完母死亦非也

太子完立是為桓公

左傳疏曰石碻言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請定州吁明

太子之位未定衛世家言立完為太子非也

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

左傳及年表俱在二十七年

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

左傳及年表俱在二十三年

齊置衛獻公於聚邑

連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四

按左傳齊人以邾寄衛侯杜預曰邾齊所滅邾國音

來此作聚互異

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為衛君

秋左傳作剽

孫林父為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

王若虛辨惑曰吳世家云季札自衛如晉將舍於宿

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

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

此猶燕之巢於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

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衛世家云季子遇宿孫文子

為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一以為鐘一

以爲誓此未足深病然如前說則是文子自作樂而
季子適聞之也如後說則是文子爲札而作也前說
則罪其不自愧懼而安於娛樂後說則以音聲之悲
而知其爲亂之徵是何乖異而不同耶按前說本於
左氏當是後說正有他據亦相矛盾而不應取也且
左氏但言又何樂而史記改之云可以畔乎其義亦
乖蓋獲罪於君卽所謂畔也而何在於擊鐘耶可馬
貞旣知其非矣而曰畔字讀爲樂亦強爲之說也
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
而并濮陽爲東郡

六國年表作十一年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四

宋微子世家

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

王若虛辨惑曰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
能自決乃問太師少師曰云云太師若曰云云誠得
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則
微子旣已去矣而復記箕子之所以奴比干之所以
死而終之曰微子以爲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
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
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力勸微子去遂行何耶
左牽羊右把茅

孔穎達左傳疏曰史記之言多有錯繆微子手縛於

後故以口銜璧又焉得牽羊把茅也

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
於宋

詩振鷺疏曰以樂記之文知武王初卽封微子於
宋矣但未知爵之尊卑國之大小耳至成王旣殺武
庚命爲殷後當爵爲公地方百里至制禮之後當受
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史記以爲成王之時始封微
子於宋與樂記文乖其說非也
是歲魯弑其君隱公

左傳及魯世家年表隱公弑於宋殤公之八年

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爲鄭君祭仲許竟立突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四

左傳及年表俱作十年

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邱

左傳宋殤公九年爲魯莊之十一年夏宋爲乘邱之
役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此敘戰乘邱於大水之後又
書曰十年

十一年秋

按殤公立十年而被弑此云十一年秋一字蓋衍文
襄公七年宋地實星如雨與雨偕下六鵙退蜚

王若虛辨惑曰魯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中星隕如
兩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隕石於宋五五月六鷁退
飛過宋都左氏云隕石於宋隕星也史記世家乃謂

宋襄公七年宋地隕星如雨與雨俱下六鵝退盡按
春秋星隕如雨初不指其在宋且莊公七年之四月
與僖公十六年之正月相去亦遠矣安得併爲宋地
同時之事乎蓋見左氏釋隕石爲隕星故誤誌焉而
隕石之事反遺而不書

子成公王臣立

穀梁傳作王臣

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

左傳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
之此云衛伯不知何據又左傳及年表皆作鮑此云
鮑革亦互異

通鑑外集 史記考證四

孟

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穆戴莊桓之族爲亂

左傳爲亂者武穆之族攻之者戴莊桓之族與此異
其公瑕立

三傳其公名固

司馬唐山

左傳作蕩澤

乃立其公少子成

公羊傳作成

子景公頭曼立

春秋作樂

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

左傳三十九年魯哀公之十七年也

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
追道契湯禹宗殷所以興作商頌

朱子曰太史公蓋本韓詩之說頌皆天子之事非宋
所有其辭古奧亦不類周世之文

晉世家

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
虞

左傳疏曰世家謂此夢爲武王之夢也若是武王之

夢此傳直云武王方生太叔其文足矣何以須言邑

姜方震也邑姜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史安得以爲

通鑑外集 史記考證四

孟

武王夢也薄姬之夢龍據其身燕姑之夢蘭爲已子

彼皆夢發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馬遷之妄言耳

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

說苑君道篇又以爲周公曰言則史書之上禮之士

稱之褚先生補梁孝王世家亦作周公

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

年表作九年

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侯於翼

左傳晉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年表

作十六年

曲沃莊伯聞鄂侯卒乃與兵伐晉

毛詩唐風疏曰隱五年左傳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

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於翼六年傳曰翼

九宗五正須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隨納諸鄂晉人

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則言卒

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為鄭君

左傳此事在魯桓之十一年於晉侯為五年年表作

六年此又作四年

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

左傳及齊世家年表於魯為莊之八年於齊為襄之

十一年合之晉侯當是二十一年此作十九年

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頹攻惠王

通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四

七

左傳周本紀鄭世家年表俱在惠王之二年於獻公

亦二年

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

秦本紀云太子申生姊左傳亦敘在申生上此則云

女弟或弟為舅字之訛

趙衰曰上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

左傳作子犯之言且言何以易之索隱言人之出言

不可輕易之也

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

介推田號曰介山

顧炎武曰左傳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蓋子

推既隱求之不得未幾而死故以田祿其子耳楚辭

九章云思久故之親身分因縞素而哭之明文公在

時子維已死史記則云聞其入綿上山云云然則受

此田者何人乎於義有所不通矣

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

左傳作狐偃之言

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

左傳是年祗書四大夫卒而子犯不書則子犯不死

於是年明矣年表亦同子犯二字蓋衍

子景公據立

左傳據作孺

通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四

八

魏文子請老休辭卻克

左傳請老以辭卻克者范文子也

立其太子壽曼為君

春秋經壽曼作州蒲

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

左傳晉韓厥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晉師自

鄭以師之師侵楚雋夷及陳在悼公二年之夏五月

此作元年秋也

平公元年伐齊

左傳伐齊事在魯襄之十八年於晉平為二年年表

同此作元年

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

左傳昭公是年居鄆晉頃公之十二年乃居乾侯

十五年趙鞅使鄆鄆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

范吉射親攻趙鞅

左傳晉趙鞅謂鄆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

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不可趙孟怒召午而

囚諸晉陽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鄆鄆叛夏六月上軍

司馬籍秦圍鄆鄆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

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鄆鄆秋七月范氏中行

氏伐趙氏之宮據此是午前死而范中行乃攻趙鞅

也此則云午與范中行親攻趙鞅與范中行爲仇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四

九

荀傑韓不信魏侈

左傳作荀燄魏曼多

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

吳

黃震日抄曰黃池之會吳晉爭長而史於吳世家曰

長晉於晉世家曰長吳自相矛盾未知孰是

子出公鑿立

六國年表鑿作錯

史記考證四

史記考證五

楚世家

卷章生重黎

尙書疏曰按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有子曰重
顓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史記并
以重黎為楚國之祖吳回為重黎以重黎為官號此
乃史記之繆故東晉議馬遷并兩人以為一謂此是
也困學紀聞曰詩正義曰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
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為火正高陽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五

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為
此職故一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為南正而楚世家
同以重黎為祝融謬也世家又云帝譽誅重黎而以
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鄭語以八姓
為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說也
左傳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史記以重
黎為一人又言以吳回為重黎皆謬

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

大戴禮帝繫篇作無康

次子叔堪少子季徇

鄭語作叔熊季緄

蚡冒弟熊通殺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

杜預注左傳云蚡冒楚武王父劉炫據楚世家以為
蚡冒是兄不得為父孔穎達疏云世家之文多有紕
繆與經傳異者非是一條杜氏非不見其文但見而
不用耳

乃自立為武王

顧炎武曰乃自立句為武王句蓋言自立為王後說
為武王耳古文簡故連屬言之如管蔡世家楚公子
圍弒其王郟敖而自立為靈王衛世家鄭世家皆云
楚公子棄疾弒靈王自立為平王司馬穰苴傳至當
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又如韓世家晉作六卿而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五

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為獻子與此文勢正同劉炫云
號為武武非謬也此說鑿矣項梁立楚懷王孫心為
楚懷王尉佗自立為南越武帝此後世事爾

十二年卒子熊藉立

左傳楚文王於魯莊五年即位至十九年卒在位其

十五年世家年表並不同

二十二年伐黃

左傳及年表俱在二十三年

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
取穀

春秋經魯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是年為

楚成之三十八年

晉采敗子玉於城濮

左傳晉救宋在楚成二十九年戰城濮在四十年

子莊王侶立

春秋經及國語俱作旅穀梁作呂

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二年不蜚不鳴是何

鳥也

困學紀聞曰二年不蜚不鳴楚世家謂伍舉進隱於

莊王滑稽傳謂渚于堯說齊威王此一事而兩見然

莊王時嬖人伍參見左氏傳舉其子也新序以為士

慶呂氏春秋以為成公賈不言伍舉

連古堂外集 卷五

三

六年伐宋獲五百乘

左傳魯宣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

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

僕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

據年表魯宣之二年為楚莊之七年

其王審立

楚語作葢

子康王招立

春秋經及國語俱作昭

於是晉宋魯衛不往

春秋經魯昭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

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此云宋不往誤

七年就章華臺

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在魯昭七年於楚為靈王六

年

王行遇其故銅人

吳語銷作涓

遇王飢於釐澤

左傳國語皆曰乃求王遇諸棘闢

太子珍少

左傳作太子王國語及越世家又作軫

連古堂外集 卷五

四

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

正義今洪州也

左傳魯定二年秋楚伐吳於豫章是年楚昭之八年

也

王從臣子蔡

左傳國語皆作子期

二十年楚滅頓滅胡

春秋經滅頓在魯定之十四年滅胡在十五年滅胡

之年於楚昭為二十一年年表同此作二十年

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勾踐射傷吳王遂死

左傳及吳世家吳王伐越而死在魯定之十四年是年於楚昭為二十年

昭王問周太史

說苑云太史州黎

是歲也滅陳而縣之集解徐廣曰惠王之十年

左傳曾哀十七年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是年於楚為惠王之十一年徐廣作十年蓋據年表

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

按楚簡王八年三家皆初立尙未列為諸侯也周本

紀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韓趙魏為諸侯是年於楚為

聲王五年蓋後二十二年

子悼王熊疑立

六國年表及通鑑俱作類

嬰子善而用申紀

國策作申縛

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

顧炎武曰此兩國即謂秦齊也秦隱以為韓魏非

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

戰國策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

景陽將而救之此云助三晉伐燕與楚策異

楚遣將軍景陽救趙

六國年表云春申君救趙春申君列傳云秦圍邯鄲

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往救之此作景陽與彼

互異

九年秦滅韓

韓世家正義曰亡在秦始皇帝十七年是年為楚幽

之八年

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

六國年表作弟郝立

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蕪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

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

秦始皇本紀作二十三年虜荆王二十四年項燕自

殺

越王句踐世家

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

允常吳越春秋作元常高氏越史曰夏自少康至桀

中十二世按少康元年壬午至周敬王元年壬午凡

一千五百六十一年吳之伐越見春秋昭公二十

年敬王十年也至是一千五百七十年矣越之傳國

至於元常何止二十餘世耶

民師敗於橫李

越絕書作就李吳世家作姑蘇

二歲而吳歸蠶句踐自會稽歸

國語句踐與范蠡入官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越紹

書亦作越王入官於吳二年吳王歸之

大夫逢同諫曰

越絕書作馮同吳越春秋作扶同

乃發習流二千索隱虞書云流有五刑按流放之罪人請先情習流利戰陣死者二千人也

徐天祐吳越春秋注曰笠澤之戰越以二軍潛涉蓋

以舟師勝此所謂習流是即習水戰之兵若曰使罪

人習戰越一小國流放者何至三千人哉

教士四萬人

吳越春秋教士作俊士

吳王使公孫雄

吳越春秋作公孫駱國語作王孫雄

子王颺與立

運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五

左傳作適郢吳越春秋作興夷即位一年卒

商於析郟宋胡之地正義鄭

郟字無攤音疑攤字之誤

北破齊於徐州集解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

考通鑑在周顯王之三十五年

鄭世家

友初封於鄭索隱系本云桓公居絳林

鄭康成詩譜韋昭國語註皆作咸林

三十三年宋殺孔父

春秋經宋督殺孔父在魯桓二年據年表於鄭莊為

三十四年

九月辛亥忽出奔衛

辛亥左傳作丁亥

夏厲公出居邊邑櫟

春秋經魯桓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秋九月鄭

伯突入於櫟

秋厲公卒

春秋經魯莊二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此秋

字應是夏字之訛

子文公躒立

左傳作捷

冬翟攻伐襄王

運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五

考左傳事在秋

敗秦兵於汪

左傳秦晉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此汪疑彭衙之誤

鄭與晉盟鄆陵

左傳作辰陵

秋定公朝晉昭公

左傳事在夏

十三年定公卒

年表十六年卒

子獻公躒立

公羊作嚳

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

哀十七年左傳楚滅陳是年於聲公為二十二年

其公二年晉滅知伯

六國年表在其公二年

趙世家

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

容齋隨筆曰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同趙括

於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

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其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

立趙氏之說以年世考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

厲公立八年而弒悼公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五

九

嬰杵曰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為春秋時風俗無

此也困學紀聞曰左傳正義時樂書將下軍則於時

朔已死矣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晉君明諸臣強無容

有屠岸賈輒廁其間如此專恣呂成公云史記失於

傳聞之差是時晉室正盛而云索莊姬子於宮中晉

宮中自為紀綱不容如此趙朔已亡而云與同括同

時死以二者考之見其誤

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

考要曰同括死時已有趙武無遺腹之說又事出莊

姬不關岸賈未知史遷何據

更立襄公會孫周

集解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 索隱晉孫家云襄公少子名周

晉世家云悼公周者其大父捷襄公少子也與此同

與索隱不符年表亦脫曾字與此異

唯高其集解徐廣曰一作赫

韓非子及淮南人間訓作高赫呂氏春秋作高赦

命乎命乎曾無我贏

列女傳作命兮命兮逢天時而生曾莫我贏贏

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臍而死

年表在十九年

龍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

戰國策作窮有辭讓之節

禹袒裸國

戰國策云禹袒入裸國

王纒

戰國策作王孫纒

兄弟之通義也集解徐廣曰兄弟一作元夷元始也夷平也

戰國策作先王

仇液之韓

戰國策作仇赫

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

戰國策作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

反高平根柔於魏反平分先俞於趙

戰國策作反温軹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於趙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五

十

有城市邑十七

戰國策作七十

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

四十餘萬皆隗之

年表阮卒在六年

秦召春平君

戰國策作春平侯

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

戰國策平都下有侯字

吾聞馮王孫曰

馮唐傳云唐子遂字王孫與余善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五

魏世家

築雒陰合陽

六國年表雒陰作雒陽紀年作汾陰

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

六國年表在十八年此入二十五年

今所置非成則璜

說苑臣術篇作季成子翟觸又作公孫季成翟黃韓

詩外傳亦作翟黃

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

貧視其所不取

說苑臣術篇作實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

不取窮視其所不為

臣進屠侯劍

說苑謝作附

齊伐我取襄陵

六國年表襄陵作襄陽

公子朔為亂

趙世家六國年表俱作公子朝

戰於濁澤

趙世家及年表俱作涿澤

二年魏敗韓於馬陵敗趙於懷

六國年表敗懷是元年事敗馬陵是二年事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五

虜我將公孫痊

商君傳作公叔痊

是歲惠王卒

困學紀聞曰左傳後序曰古書紀年篇魏惠王二十

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

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後王年也朱子曰

惠襄哀之年見於竹書明甚史記蓋失其實邵子皇

極之書乃從史記而不取竹書

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於雕陰圍我焦曲沃子

秦河西之地

秦本紀惠文君七年敗龍賈八年魏納河西地是兩

年事此併入一年

二年又拔我三城

六國年表作秦拔我兩城

蘇代謂魏王曰

蘇代戰國策作孫臣

不濫者二版

湛一本作浸

此亦王之天時已

天時戰國策作大時

韓世家

武子後三世有韓厥秦隱系本云萬生賅伯賅伯生定伯簡簡生與與生獻子厥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五

考左傳正義引世本云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

生子與子與生獻子厥與此所引不同

韓嚴弒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

吳師道戰國策補注曰策曰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

在焉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又曰聶政刺相兼中哀

侯許異蹇哀侯而殪之是故哀侯為君而許異終身

相焉夫哀侯既弒其子懿侯即立許異將誰相哉此

乃烈侯二年之事但戰國策誤以為哀侯耳又威烈

王五年韓嚴遂弒哀侯解者引正義云紀年晉桓公

邑哀侯於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君山山堅

即韓嚴也君山即懿侯也愚按此事國策誤合二事

為一司馬遷兩存而不決故溫公與劉道原書蘇氏

古史皆疑之史記年表世家兩書韓嚴是聶政之事

乃嚴遂而弒哀侯者乃韓嚴通鑑書嚴遂弒哀侯

目書嚴遂下注哀侯以韓厥為相而憂韓遂二人相

害遂刺厥於朝併中哀侯亦仍誤也

十一年君號為王

楚世家及六國年表韓君稱王在楚懷之六年是年

於韓為十年此作十一年

公子蟊虱

戰國策作幾瑟

請道南鄭蓋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五

國策云請道於南鄭蓋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

待公殆不合兵於南鄭矣

司馬庚三反於鄆集解徐廣曰一作唐

戰國策作司馬康

田敬仲完世家

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為田氏

顧炎武曰此亦太史公之誤春秋傳未有稱田者至

戰國時始為田耳

段干朋曰

此與下文救趙之事戰國策皆作段干綸春秋後語

作段干萌

孫子曰

戰國策以為田臣思之言

孔子世家

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

致堂管見曰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

侵齊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歷定公獻公凡二十

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來使有兩武子則可

若猶俞也其年當百有五六矣何子長之疎也

心如王四國

一本無心字

孔子年七十二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巳丑卒

索隱若孔子以

道古堂外集 卷五

五

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為七十二若襄二十一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經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

考年表自襄公二十二年庚戌至哀公十六年壬戌

正七十二年若自襄二十一年巳酉至王戌則七十

四矣索隱不知如何計算

陳涉世家

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家二十家

高祖紀作十家

荆燕世家

使劉賈將一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

高紀此事在漢二年項羽本紀與此俱作漢四年

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劉賈南渡淮圍壽春

高紀在四年

以畫干營陵侯澤集解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

黃氏日抄曰田生所干劉澤之畫即明年所施於張

子卿之計日弗與云者弗與我施行所畫促之之辭

爾澤劉氏也而王諸呂乃出其計其罪大矣故太史

公之贊曰劉澤之王權微呂氏而釋之者弗察謂畫

為工畫謂與為黨與夫於干劉澤不言其所畫而於

干張子卿言之文法之相為先後如此而釋之者弗

能察故夫史遷之文深遠矣

齊悼惠王世家

道古堂外集 卷五

五

懿王于次景立為厲王

年表作次昌

蕭相國世家

封為鄼侯集解文穎曰音贊瓚曰今南陽鄼縣也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嗟屬南陽者音讚按茂陵書蕭何圖在南陽宜呼讚今多呼嗟

嗟舊字作鄼今皆作鄼所由亂也索隱瓚云今南陽縣屬顧氏云南陽郡名也大康地理志云穉武帝建

安中分南陽立南鄉郡晉武帝改曰順陽郡是也

資暇錄曰漢相蕭何封為鄼侯舉代呼為嗟有呼贊

者則反掩口而哇深可訝也鄼氏分明云屬沛郡者

音嗟屬南陽者音贊又茂陵書云蕭何國在南陽合

二家之說音贊不音嗟明矣司馬貞誠知音贊不能

痛為指揮將來而但云字當音贊今多呼為嗟遂使

後學見今呼為嗟字咸曰且宜從眾是誤也

曹相國世家

柱天侯反於衍氏索隱柱天侯不知其誰封衍氏魏邑地理志云柱天在廬江潛縣

厄林曰柱天侯亦猶建成侯奉春君之類假以微稱

不必指其食邑且漢書地理志廬江瀟縣天柱山在

南復非柱天也是時王武反外黃程處反燕柱天侯

反衍氏服虔云皆漢將則漢王所封也漢元年廬江

屬楚又安得以楚地封其將軍哉

留侯世家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索隱按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秦索賊

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譴恐非良之先代也

通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五

七

困學紀聞曰張良張仲二十代孫張老十七代孫張

氏譜云仲見詩老見春秋禮記

陳丞相世家

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集解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婿

衛將軍傳但云青姊少兒與掌通徐注或有錯誤

絳侯周勃世家

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

顧炎武曰當云元鼎五年生酎金不善國除衍有罪

梁孝王世家

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

歸有光曰安國傳因長公主謝太后事在前非為勝

詭事
使乘布車集解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

顧炎武曰乘布車請微服而行使人不知且無降服

自比喪人之意

三王世家

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修中

荀子勸學篇作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修

史記考證五

通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五

六

道古堂外集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史記考證六

伯夷列傳

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索隱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未微而飲死之輕若此又一解云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輕若此也正義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由光

顧炎武曰其重若彼謂人之重富貴也其輕若此謂清士之輕富貴也

管晏列傳

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六

餘世

索隱系本云莊仲山產敬仲表吾夷吾產武子鳴子其夷其夷產方敬方產成子滿孺產莊子盧盧產子耐涉耐涉產微凡十代世諸同

王整曰此十餘世是言鮑叔而索隱所注似言管氏

不知何故

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正義執桓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猛不若也

國語無猛字

老莊申韓列傳

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

周本紀封禪書云合十七歲秦本紀云七十七歲

司馬穰苴列傳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

古史曰太史公為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拔以為將遂以成功歸為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譖而殺之其言甚善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考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潛王殺之故大臣不附意者穰苴潛王之臣嘗為潛王卻燕晉而戰國雜說遂以為景公時耶習學記言曰左氏前後載齊事甚詳使有穰苴暴起立功不應遺落也況伐鄆侵河上皆景公時所無大司馬亦非齊官遷故稱田乞田豹由此怨高國若不考信於左氏者蓋作書之人夸大其詞而遷信之爾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六

孫子吳起列傳

批充擣虛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亢拒也擣此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令擊築之虛也此當是舊語故孫子以言之也

顧炎武曰索隱非也此與劉敬傳益其肱之肱同張晏曰喉嚨也下文所謂據其街路是也以敵人所不及備故云虛

仲尼弟子列傳

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容齋續筆曰史記稱宰我為齊臨菑大夫與田常作難以夷其族孔子恥之蘇子由作古史精為辨之以為子我者闕止也與田常爭齊政為常所殺以其字

亦曰子我故戰國之書謀以為宰于此論既出聖門
高弟得免非義之謗東坡又引李斯諫書田常陰取
齊國殺宰子於庭是其不從田常故為所殺也子又
攷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也死矣又曰天祝子哭於
中庭使人覆醢其悲之如是不應宰我遇禍畧無一
言孟子所載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子
沒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
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證矣而淮南子又
有一說云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使道不行故
使陳成田常鳴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子皮
謂范蠡也蠡浮海變姓名游齊時簡公之難已十餘
年矣說苑亦云田常與宰我爭宰我將攻之鳴夷子
皮告田常遂戕宰我此說尤為無稽是以蠡為助田
氏為禍其不分賢逆如此

通志堂外集 史記卷六

三

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

容齋續筆曰按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
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後
一年元王立歷貞定在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
始為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為大夫二十二
年而為侯又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
已百二歲矣方為諸侯師豈其然乎

孔子以為能通孝道 正義堂高九尺椽
提三尺張設百乘

輿釋詩外傳作轉

司馬耕

家語耕上有黎字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

家語作四十六歲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

家語作三十九歲

伯虔

虔家語作處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顧炎武曰按漢書注公孫龍趙人為堅白異同之說

通志堂外集 史記卷六

四

者與平原君同時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

孔子五十三歲則當田常伐魯之年僅十三四歲爾

而曰子張子石請行豈甘羅外黃舍人兒之比乎

漆雕徒父

家語名從

公堅定

堅家語作肩

樂旂字子祺

家語旂作祈祺作顏

步叔乘

朱彝尊云應劭風俗通云凡氏於字伯仲叔季是也

氏有太叔仲叔則有少叔無足異者子車之姓家語

史記諸書皆作步而廣韻注云孔子弟子有少叔乘

係複姓

原亢籍

亢家語作忼或作桃

樂欬

欬家語作欣

叔仲會字子期索隱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

朱彝尊云魯峻石壁畫像云少孔子五十歲

商君列傳

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六

五

顧炎武曰此必安邑字誤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對

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

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其王在焉豈得圍

而便降秦本紀昭王二十一年魏獻安邑若已降於

五十年之前何煩再獻乎

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索隱按商君書開講刑嚴戰

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為田開

焦竑曰司馬貞蓋未見鞅書應為之說耳開塞乃其

弟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

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

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

蘇秦列傳

前有樓閣軒轅

顧炎武曰當作軒縣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

諸侯軒縣注謂軒縣者闕其南面

驕於而不敢進

驕於國策作高躍

而燕王不復官也

國策作不復館

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

國策挑作逃

張儀列傳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六

六

則從境以東

戰國策作從竟陵以東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

戰國策補注云按此前二年五年六年皆有攻趙之

事而攻齊則無之若云不攻齊則猶可通也

梁哀王恐

春秋後語作魏襄王

館豐子止之

國策作管與止之

其後五國伐秦

戰國策補注曰按秦紀書韓趙魏燕齊帥匈奴伐秦

斗表韓魏趙楚燕五國伐秦不勝楚世家書蘇秦約

從六國其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擊之六

國皆引歸齊獨後互有不同

樛里子甘茂列傳

虜趙將軍莊豹

秦本紀作虜趙將莊

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

顧炎武曰此文誤當依索隱所引戰國策文為正

不如公孫奭

頭戰國策作却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六

七

戰勝暴子

戰國策作畢子

穰侯與白起客卿胡傷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

戰國策校注曰大事記華陽之役秦救韓而擊趙魏

年表列傳或云得三晉將或云攻趙韓魏皆記者之

誤

斬首十萬

秦本紀作十五萬

白起王翳列傳

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

秦本紀昭王十三年起為左更

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

秦本紀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非起所

取與此互異

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

秦本紀及六國表皆作十五萬五訛為三或傳寫之

誤穰侯傳又作十萬

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

秦本紀云拔九城韓世家及六國表云秦拔我陘城

汾城

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

秦本紀作十月

遷之陰密

秦本紀正義云即古密須國

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

秦本紀作十二月

孟子荀卿列傳

始也濫耳

顧炎武曰濫者汜而繁節之謂猶莊子之洗洋自恣

也注引濫觴之義以為初晉非

備亦有牛鼎之意乎

詹惟修曰牛鼎之說不必他求即上文伊尹負鼎百

八

里奚飯牛也索隱舉呂氏春秋及譙周之說意竊不
然太史公言孔孟不合於當時者始進不能投時好
如尹與奚也今衍以不軌之說見尊於諸侯是尹鼎
奚牛之意豈若孔孟哉二子求奇太過是遠近而求
遠

孟嘗君列傳

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絀年以為梁惠王後元
於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
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

戰國策校注曰史以田嬰之封在潛王三年從通鑑
則在宣王二十二年按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而文
之言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三王者威宣閔也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六

九

故大事記以嬰卒文立附見於閔王元年策曰受薛
於先王先王之廟在薛則是威王之世嬰已受封史
亦不合索隱引紀年云云考之史梁惠王後元十三
年在今封嬰前一年不得為威王之世亦皆不合惟
梁惠前十三年則正當威王時疑此處有差互而嬰
之封薛則實威王之世也

九年取宛葉以北

鮑彪戰國策注曰九字誤當云六或五又曰按楚記

三國攻楚秦救之引去與之言取宛葉小駁

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

唐順之曰魏子馮驩豈一事而傳聞異耶

收周最以厚行

戰國策作以為後行

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

習學記言曰馮驩事與戰國策馮煖稍殊史記蓋別

有所本其義為勝也

孟嘗君不悅

凌稚隆曰按國策無以為家下云左右皆惡之以為

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

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之於是馮驩不復歌史記

以左右惡之為孟嘗君不悅似誤

馮驩乃西說秦王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六

十

國策作馮煖西遊梁

平原君虞卿列傳

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

顧炎武曰當作一句讀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獨

有功而封也

趙王召樓昌

顧炎武曰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進說亦是一事

記者或以為趙王不聽或以為聽之太史公兩收之

而不覺其重爾

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

戰國策作樓緩新序同

信陵君列傳

徒豪舉耳索隱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

顧炎武曰謂特貌為豪傑舉動非直欲求有用之士

也

公子使使徧告諸侯

唐順之曰信陵君書不載之本傳中在魏世家

春申君列傳

先帝文王莊之身

國策作文王武王之身

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

戰國策作成橋補注曰劉伯莊云橋音矯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六

黃濟陽嬰城正義嬰城未詳

鮑彪戰國策注曰嬰猶縈也蓋二邑環兵自守

王又割濮磨之北

戰國策補注曰江漢南之濮乃書所謂彭濮之濮沮

水磨城遠不相涉下文北屬之燕可見濮即衛之濮

上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鉅野者也索隱云磨城近濮

按史表有磨侯程黑索隱曰表作歷歷縣在信都地

邑並無磨愚按此字作磨與歷通猶樂毅書磨室之

類新序正作濮歷則其字甚明

王之威亦單矣

戰國策軍作憚新序作單

而肥仁義之地

戰國策地作誠新序作地

鬼神孤傷

戰國策作狐祥新序作潢洋

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

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

考烈王元年春申君為相六年救趙世家年表皆同

此作五年

范雎蔡澤列傳

聞齊之有田文

戰國策作田單鮑彪注曰史云田文非也文去齊至

運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六

是已一十餘年不得近舍單遠論文也

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索隱馬服子趙括之說也

凌稚隆曰馬服君之子故曰馬服子索隱非

豈道德之符

顧炎武曰豈下當有非字

豈不亦忠聖乎

一本無聖字

樂毅列傳

乃遣樂間善

顧炎武曰燕王遣樂間書恐即樂毅事而傳者誤以

為其子

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正義言室有忿爭不決必告鄰里今故以書相告也

顧炎武曰謂一室之中有不和之語乃不自相規勸而告之鄰里此為情之薄矣正義謂必告者非樂聞樂乘怨燕不聽其計

戰國策補注曰新序以此為燕惠王遺樂毅書考之

毅答惠王書云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而史所載惠王讓毅無數罪之語前燕王使人讓毅云云當是此章之首蓋錯簡也且末云樂間樂乘繼不用其計於

乘何與史趙世家孝成王十五年廉頗破殺栗腹虜慶素樂間則是間為將而被虜燕世家則云奔趙又趙孝成王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二十

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頗攻乘乘走據策史所記多舛故知此書非樂間事而新序之語為是云

連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六

主

田單列傳

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語出孫子九地篇

魯仲連鄒陽列傳

今齊湣王已益弱

鮑彪戰國策注曰衍湣王字今乃襄王爾史亦誤

天崩地坼天子下席索隱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

東藩之臣因齊

戰國策作嬰齊

且楚攻齊之南陽索隱即濟之淮北泗上之地也

顧炎武曰南陽者泰山之陽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

栗腹以十萬之眾五折於外

鮑彪戰國策注曰此章引栗腹之事說聊城之將蓋好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為之以補亡而其人意氣橫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其細處太史公亦愛其千里而畧其牝牡驪黃至於今二千歲莫有知其非者也又按燕昭二十八年書齊之不下者唯

連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六

主

聊莒即墨聊即聊城也徐廣注此栗腹事去如長平十年而不論其在聊城事後蘇氏古史亦因之疏矣吳師道補注曰魯仲連說燕將下聊城史不著年其事引栗腹之敗此事在其後故通鑑大事記載於秦

孝文元年當燕王喜五年齊王建十五年自報王三

十一年燕率五國伐齊閔王死襄王立三十六年燕

昭王卒明年惠王立越武成王孝王而至王喜凡三

十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為一自燕攻齊至殺騎劫二

十五字或他策脫簡而初燕將至讒之十一字亦他本所無也且單由即墨起七十餘城即復為齊不聞聊城尚為燕守以齊之事勢豈有舍之三十餘年而

不攻單之兵力三十餘年而不能下與今日攻之歲餘不下可見爲此時燕將守聊城事也史稱殺破齊不下者獨莒卽墨單縱反間亦言二城而燕世家書聊莒卽墨策亦有二城不下之言果一時事則聊城亦爲齊守而非燕將爲燕守者此語因聊城不下而引與莒卽墨亂也考之單傳自復齊之後無可書之事齊襄王十九年當趙孝成王元年趙割地求單爲將次年遂相趙必不復返齊矣距聊城之役凡十六年單豈復爲齊將哉此因歲餘不下之言聊莒卽墨之混而語指以爲單也夫仲連之言正謂栗腹敗燕國亂聊城孤守齊方併攻勢將必拔其言初不涉滑

運百堂外集 史記考卷六

七

襄昭惠之際所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閔王時楚取淮北單復齊後蓋已服之不聞楚魏交攻之事二事必在後也燕將被讒懼誅連書亦無此意此因樂毅而說也史又稱燕將得書自殺單遂屠聊城尤非事實齊殺燕將惟騎劫耳不聞其他此因騎劫而說也連之大意在於罷兵息民而其料事之明勸以歸燕降齊亦度其計必可者排難解紛又素所蓄積也迫之於窮而置之於死豈其心哉夫其勸之正將以全聊城之民而忍坐視屠之哉燕將死聊城屠連何功美之稱而齊欲爵之哉策所云解兵而去者當得其實而史不可信也故論此事者一考之仲連之書則

史策之外訛殺混者皆可得而明矣鮑不此之察見其不通遂謂好事者聞約矢之訛惜其書不存擬之以補亡二千餘年莫有覺者何其謬哉史誤因策通鑑大事記稱田單誤因史真文忠公反据鮑氏爲斷而謂魯仲連之說不可爲訓皆失考也

屈原賈生列傳

幹流而遷兮

顧炎武曰賈生傳幹乘周鼎兮而寶康瓠應劭曰幹音筦筦轉也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遷索隱曰幹音烏活反幹轉也義同而音異今說文云幹蠡柄也从斗軌聲揚雄杜林說皆以爲輅車輪幹烏括切按軌字

運百堂外集 史記考卷六

夫

古案切說文既云軌聲則不得爲烏括切矣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聲類字林孽音管賈誼服鳥賦云幹流而遷張華勵志詩云大儀幹運皆爲轉也楚辭云筦維馬繫此義與幹同字卽爲筦故知幹筦二音不殊近代流俗音烏括切非也漢書食貨志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師古曰幹謂主領也讀與筦同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凌稚隆曰按馬遷卒於漢武末年此言賈嘉至孝昭時列爲九卿此句蓋後人所增

呂不韋列傳

亡赴秦軍遂以得歸

戰國策子楚歸在孝文王立後與此不同

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入覽六論十

二紀二十餘萬言

高誘序云凡十七萬三千五百四十四言

刺客列傳

光伏甲士於窟室中

窟左傳作堀吳越春秋作窟

閻闔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

吳越春秋作拜為客卿

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索隱戰國策云衣盡出血

韋中堂外集 吳越春秋卷六

七

戰國策無此文戰國策補注曰或以其怪而刪之歟

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

戰國策補注曰今本無此文

晉楚齊衛聞之

列女傳云晉趙楚衛聞之

為人庸保索隱樂布傳曰賣庸於齊

樂布傳云賃傭於齊為酒人保索隱所據或有別本

耶

道古堂外集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史記考證七

張耳陳餘列傳

恐天下解也正義解紀實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懈情不相從也

凌稚隆曰按漢書注解謂離散其心也

頭會箕斂集解案漢書音義曰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

此段集解明有脫落漢書注服虔曰吏到其家人人

頭數出穀以箕斂

黥布列傳

淮南王曰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七

顧炎武曰隨何說英布當書九江王不當書淮南王

歸漢之後始立為淮南王也蓋採之諸書其稱未一

淮陰侯列傳

齊人蒯通

顧炎武曰先云范陽辨士蒯通後云齊人蒯通一傳

互異

容容無所倚

顧炎武曰容容即顧顯字

韓王信盧縮列傳

韓王信者集解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楚漢春秋云信初為韓司徒後說云申

從因誤以為韓王名耳

釋壁識遺曰司馬遷班固漢史韓信傳贊中皆稱兩

韓信據其說韓王信古韓國之後項羽殺成復立信

為韓王都晉陽與淮陰侯不同劉知幾史通闢遷固

之謬曰韓王名信都古韓國後姓姬則名信都者非

姓韓亦不單名信二史不別姬韓兩姓且去韓王名

下都字遂與淮陰侯韓信無辨余攷班馬談姬為韓

誠如劉說但謂韓王名信都劉說亦差按王充潛夫

姓氏論云沛公起張良屬焉沛公使韓信畧定韓地

立橫陽君為韓王而拜良為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

也或為勝徒漢功臣表云張良以庶將從起下邳以

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作信都信音申史記亦作韓

道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七

申徒良傳直作韓司徒蓋信都勝徒皆司徒之聲轉

然則信都乃張良官名即非韓王名知幾之說亦未

免繆尙何班馬責乎

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

顧炎武曰韓王信說漢王語乃淮陰侯韓信語也以

同姓名而誤

不罵者黥之

高紀云不罵者原之

田儋列傳

反擊項羽於城陽正義城陽濮州雷澤是

顧炎武曰正義以為濮州雷澤縣非也漢書城陽郡

治舊史記呂后紀言齊王乃上陽城之郡孝文紀言
以齊刺郡立朱虛侯章為城陽王而淮陰侯傳言擊
殺龍且於濰水上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
此地按戰國策貂勃對襄王曰昔王不能守王之社
稷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徹卒七千禽敵反
千里之齊當是時閭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為
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之山中王乃復反子
臨百姓則古齊時已名城陽矣

樊鄴滕灌列傳

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

漢書卷七

凌稚隆曰按漢書從攻圍作從攻圍注圍地名

從擊秦車騎壞東

凌稚隆曰一本本作軍

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

功臣表作五千戶漢表同

蘇駟軍於泥陽索隱北地縣名

楊慎丹鉛總錄曰駟從馬從且音直無龍馬之訓

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

功臣表云四千八百戶漢表同

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

孝武帝即位始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此乃追書之

于康侯遂成立

功臣表無成字漢表有之

于懷侯世宗立

功臣表無世字漢表有之

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功臣表云坐祝詛誅國除漢表云嗣二十九年後

年祝詛上夏斬

嬰與蕭何降泗水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

給之故與降也

楊慎曰降也嬰與何或用兵或招降之也張說

非是

賜所奪邑一百戶漢書卷七

劉辰翁曰賜所奪邑恐是嬰以他故奪邑至是復賜

之耳漢書注亦自足說

坐行賂有罪國除

漢表元朔五年生子傷人首匿免千戶

張丞相列傳

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

歸有光曰漢書云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

免考呂后紀漢書為是

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

楊慎曰時字連計相讀為是故後言至於為丞相卒

執之

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

趙廣漢傳云使中郎趙奉壽

而丞相司直繁君

趙廣漢傳司直蕭望之也繁君名延壽見望之傳時

丙吉為丞相褚先生謀

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

張廷尉傳並無于廷尉語

鄭生陸賈列傳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鄭生踵軍門上謁

茅坤曰當入前鄭生傳而今乃以復出附平原君傳

道古堂外集史記考證七

五

後蓋太史公初本世所傳鄭生書由高帝距羽於鞏

洛之間而以衣儒衣見及與平原君之子善乃得鄭

生本由高帝過高陽時見云云遂草次如此蓋其未

定稿也誤見於此耳

傳斬劓成列傳

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漢表云坐為太常收赤側錢不收完為城旦

季布樂布列傳

上將軍樊噲曰

漢書匈奴傳曰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

將軍與此同本傳不載

袁盎罷錯列傳

百金之子不騎衛

水經注作立不倚衛

調為隴西都尉集解如清日調選

顧炎武曰此今日調官字所本調有更易之意猶琴

瑟之更張乃調也如洎訓為選未盡

錯所更令三十章

漢藝文志法家鼂錯三十一篇

張釋之馮唐列傳

用紵絮斷陳蔡漆其間

葉集韻音禡黏著也漢書水經注皆去此字

道古堂外集史記考證七

六

下廷尉廷尉治

澆確隆曰一本無重廷尉字

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索隱鄭氏云抔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孟言一勺一抔

兩音並通又音普迥反

師古漢書注云其字從手今學者讀抔為杯勺之杯

非也抔非應盛土之物也其意蓋譏鄭氏又音普迥

反則字當從土坏與抔不通

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車疑騎字之誤

萬石張叔列傳

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

漢百官公卿表慶未嘗為太僕與傳異

田叔列傳

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

容齋隨筆曰孟舒魏尚皆以文帝時為雲中守皆坐匈奴入寇獲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故官事切相類疑其只一事云

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

容齋隨筆曰班史言霍去病既貴衛青故人門下多去事之唯任安不肯去又言衛將軍進言任為郎中與褚先生所書不同杜周傳云兩子夾河為郡守治皆酷暴亦不書其所終也

運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七

扁鵲倉公列傳

號太子死

說苑辨物篇作趙太子死

國中治穰過於眾事

韓詩外傳作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于

扁鵲乃使弟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

韓詩外傳曰扁鵲入砥鍼厲石取三陽五輸為先軒

之竈八拭之陽說苑作軒光之子同藥子明炙陽

子明吹耳子游按摩子儀反神子越伏形於是世

子復生周禮疏曰按劉向云扁鵲治趙太子暴疾尸

歷之病使子明炊湯子儀脈神子術按摩

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死生決嫌疑定可治

史通曰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

知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以下它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按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

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願炎武曰按徐廣注高后八年意年二十六當作年

盡十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脫十字孝文本紀十三年

除肉刑

運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七

吳王濞列傳

即使人縱殺吳王

越絕曰東甌越王弟夷烏將軍殺濞

魏其武安侯列傳

與長孺共一老秃翁索隱案謂共指一老秃翁指實嬰也

願炎武曰謂爾我皆垂暮之年無所顧惜當直言以

決此事也索隱非

韓長孺列傳

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

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

劉奉世曰刺漢謀臣在漢已立太子之後此云求為

八

太子恐大臣不聽故刺之與諸傳不同當是此傳誤
李將軍列傳

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

劉奉世刊誤曰按青去病傳是歲出塞無中將軍而

敖傳是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此傳誤也

戴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

山

凌稚隆曰一本下無於字

匈奴列傳

顧炎武曰因匈奴犯塞而有衛霍之功故序匈奴於

衛將軍驃騎傳之前

通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七

九

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

困學紀聞曰王氏述曰自后稷三傳而得公劉自亶

父三傳而武王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表而亶父宜

在商之季世不啻五六百年而曰三百歲未知何所

據

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

困學紀聞曰以左氏考之魯文公三年秦始霸西戎

襄公四年晉魏絳和戎裁五十餘歲聞若璩曰魏絳

和者北戎非西戎也

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

蒙恬傳作三十萬眾

策四十四縣城

秦始皇本紀作二十四縣

十餘年而蒙恬死

恬以始皇三十四年擊胡以二世初即位死首尾實

四年

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畧千餘人

漢書恭及作其友師古曰太守姓名也衛青傳作代

郡太守友則及為友無疑

衛將軍驃騎列傳

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

漢表作一千戶

通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七

十

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二千七十一級

漢書作三千一十七級

益封青三千戶

漢書作二千八百戶

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

漢表從平一千一百戶

議郎周霸等索隱案郊祀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儒生也

周霸議封禪見封禪書又儒林傳云魯周霸至膠西

內史申公弟子也

誅全申

凌稚隆曰按漢書霍去病合短兵慶皋蘭下殺折蘭

王斬盧胡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

注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今史記於短兵下無

慶皋蘭下一句於斬盧胡王下却言誅全甲殊不可

解蓋傳寫之誤也徐廣注曰全一作金因其誤而注

之耳

師大率減什三

索隱案漢書作減什七小顏云被匈奴皆類此案一說為是也

茅瓚曰若如一說則是方敘驍騎之功而又計其損

失之數也當依小顏所云

仍與之勞

凌稚隆曰按仍與漢書作仍興注重興軍旅之勞也

連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七

元封元年嬗卒

封禪書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

家在漢中

程一枝曰蘇建家在大猶鄉張騫家在漢中一家字

一本作家

平津侯主父列傳

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案嚴本

姓莊漢明帝諱後並改姓嚴也

顧炎武曰鄧伯羔謂安自姓嚴然漢書藝文志曰主

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是安本姓莊非

嚴也漢書之稱莊安班氏所未改也史記之稱嚴安

後人所追改也

引為舉首

王若虛辨惑曰舉首下意似不足豈有關文乎

始之盛也

凌稚隆曰一本始作治

朝鮮列傳

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集解漢書曰凡五人

也

凌稚隆曰按師古云相路人一相韓陰二尼谿相參

三將軍王啖四應氏云五人誤也

西南夷列傳

連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七

乃拜蒙為郎中將

華陽國志作中郎將

司馬相如列傳

正若射干

考要曰此賦三用元鶴三用射干漢書文選正若下

無射干字師古李善並謂俗本誤增也其上云雉雞

孔鸞騰遠射干乃狐類其云藥本射干乃香草不嫌

其複也又如赤猿蜂犀象野牛窮奇猥誕之句漢

書文選俱無之不知二書誤脫抑亦後人所增乎

秋田平青邱傍俚乎海外正義服虔云青邱國在海東

田亦有國出凡

今本山海經注無上有田二字亦有國者海外東經
又有青口國也

歲橙若孫

焦氏筆乘曰歲橙李善本作歲持歲音鍼乃馬藍又

作寒將即葉蔣善本蓋誤以將作持也張揖曰歲持

缺故詳具之

其為禍也不亦難矣

顧炎武曰衍亦字

迭聽者風聲索隱風聲風雅之聲以言聽遠古之事則著在風雅之聲也

凌稚隆曰言風聲見其遠也索隱言風雅之聲謬

菓一莖六穗於庖集解徐廣曰菓瑞禾也劉案漢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庖厨以供祭祀

導言卷外集 紀考論七

圭

索隱鄭德云菓擇也說文嘉禾一名

楊慎曰徐楚金云菓字諸解惟鄭德得之徐廣瑞禾

臆說字林亦據此文而傳會之耳

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

而奏雅不已虧乎

王若虛辨惑曰前漢書全引此語予嘗疑之按遷傳

雖不著其死之歲月然云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

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則其死不過在

昭宣之間耳而雄以成帝元延之初始自蜀遊京師

年七十一卒於王莽天鳳五年逆而推之宣帝之二

十年雄乃始生遷著書時安得雄之言乎是必孟堅

所續而後人誤附於史記耳困學紀聞曰江氏棄曰

雄後於遷甚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以漢書實

附益之

淮南衡山列傳

一尺布尚可縷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容齋續筆曰高誘作鴻烈解敘及許叔重注文其辭

乃云一尺縷好童童一升粟飽達達兄弟二人不能

相容

漢亦使曲城侯集解徐廣曰曲城侯姓曲名捷

功臣表蟲作蠱

以令名男子若振女集解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

導言卷外集 紀考論七

西

振西京賦作振

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

呂氏春秋及宋世家皆以為箕子

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正義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關文

關文疑秦地二字之誤

產五十萬以上者

一本產上有家字

信哉是也

一本作信哉是言也

循吏列傳

虞邱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

呂氏春秋進孫叔敖者沈尹筮

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

韓詩外傳作其弟諫曰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

呂氏春秋作石渚

失刑則刑失死則死

韓詩外傳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

汲鄭列傳

愚民安知

顧炎武曰愚民安知為一句

儒林列傳

連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七

胥靡申公集解徐廣曰腐刑

楊慎曰列子云胥靡登高不懼胥隸也靡末也胥靡

未隸微賤之人腐刑無據

安得司空城旦書乎

集解舉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備法為急比之於律令

楊慎曰司空城旦書蓋太后怒言鞅固之言意欲入

以罪條比於城旦駟謂比儒生於律令非也儒家外

自有刑名家何得以律令比之

欲求能治尚書者

尚書疏曰尚字乃伏生所加

酷吏列傳

遂使書獄

集解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

劉奉世曰謂案牘耳非律令也

第鬻導官

集解如淳曰大官之別也主酒

漢書師古注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

失之旁郡園梨求

凌雅陸曰梨求漢書作追求

尸亡去歸葬

集解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

楊慎曰尸亡去者謂齊死而遺命其家潛逃歸葬耳

徐廣之說事涉神怪且不達文義

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

歸有光曰漢書作王溫舒為中尉而宣為左內史按

溫舒未嘗免作為字是張湯死溫舒自中尉徙廷尉

意即此時

連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七

本

大宛列傳

為發導驛抵康居

凌雅陸曰按連驛二字觀後書烏孫發導驛送焉

則此驛亦當作譯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

困學紀聞曰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

禹大傳豈即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

游俠列傳

近世延陵

集解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舉案韓子云趙已并代何有延陵之號但未詳其是此人非耳

楊慎曰延陵吳季札也不必引延陵生太史公作傳其不名者必其顯著者也或曰季札豈游俠耶余曰太史公作傳既重游俠矣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之援子貢也子貢既入貨殖季札獨不入游俠乎故曰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七若趙之延陵生不可言王者親屬也且無用待我待我去

王若虛辨惑曰疑重用待我字
佞幸列傳

文帝崩景帝立

史通曰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

蓮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七

何用兼書其事乎

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案庸常也言仁最被恩過於常人乃不甚篤於轉篤也
楊慎曰仁寵最過為句庸不乃甚篤為句不否同案

隱句讀已非解又可笑

滑稽列傳

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黃氏日抄曰三年不飛不鳴之語楚世家以為伍舉語莊王今滑稽傳又以為滄于髡說齊威果孰是孰非耶

非耶

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史通曰優孟在春秋楚莊王時滄于髡在戰國齊威

王時史謂後百餘年誤矣

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四百戶正義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病死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後受利地荆楚間有寢邱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姑谷楚有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邱不奪也

呂氏春秋異寶篇所言與正義所引大同小異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

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邱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讖可長有

者其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邱故至今不失

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

蓮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七

西京雜記作東方朔

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滄于髡獻鶴於楚

凌稚隆曰按此滄于髡事誤人於此

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

漢書史傳作議曹王生

日者列傳

凌稚隆曰呂東萊考訂云此太史公所作劉辰翁云

觀其辨肆淺深亦豈褚生所能

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索隱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大橫

之與盛焉

龜策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是漢興即有太卜不因

文帝而更興盛也由漢興而有者蓋言漢興以來則有之矣索隱說迂

龜策列傳

史通曰尋列傳所編者惟人而已至於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為志體向若以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

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

語本文子及荀子

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

事出莊子外物篇褚先生詛元公為元王

龜策列傳 史記考證七

九

魚者豫且

莊子作余且

以草為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

殷本紀作武乙

貨殖列傳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

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

此語汲冢書無之疑在所闕八篇之中

天下壤壤

凌稚隆曰按壤壤通用鹽鐵論此語作穰穰

計然之策七

越絕書及吳越春秋作九術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史通曰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眾不可以一介末事持為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贛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歎如

歎如

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璽函取帛絮與之食

函各本並作出程一枝曰璽字屬上句讀出字本作函蓋以字形相近而訛也今從程說改正

龜古堂外集 史記考證七

五

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勃碣碣石在西

西下宜有北字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買歸富集解歸者取利而不傳實也

顧炎武曰貨殖傳廉吏久久更富廉買歸富又曰貪

買三之廉買五之夫放於利而行多怨廉者知取利

與無求多於人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是以取之雖

少而久久更富廉者之所得乃有其五也注非

下有贖賜集解徐廣曰古贖字作贖

徐廣既有此釋則本文贖字應作跋矣又正義引華

陽國志云汝山郡安上縣有大芋如贖賜安上水經

注作江都

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

顧炎武曰說文街四通道鹽鐵論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邱鄭之陽

翟二周之三川皆為天下名都居五諸侯之衝跨街

衝之路

為督道倉吏集解漢書音義曰若今使督租穀吏上道輪在所也章昭曰督道秦時邊縣名

班馬異同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漢宮

闕疏所稱細柳倉也

盡推埋去就

顧炎武曰推埋當是推移二字之誤

太史公自序

蓮古堂外集史記考證七

其在衝者相中山集解徐廣曰名喜也

呂氏春秋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

以傳劍論顯集解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

序傳作不能傳兵論劍與晉灼所引互異必有一誤

劉曠元孫印為武信君將集解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

劉敞漢書刊誤曰此言當始皇時為武信君將則武

信君非武臣也項梁亦號為武信君然皆非始皇時

間不容翹忽

困學紀聞曰出曾子天圓章閻若璩曰曾子云其間

不容髮

甲呂肖矣集解徐廣曰肖音瘠瘠猶衰微

顧炎武曰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削也滋

甚義同徐廣注以為瘠者非是

壯有概

凌稚隆曰以上文長孺推之則下壯字疑當作莊此

鄭名也概字下又疑有闕文

史記考證七

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四月餘杭章炳麟校初校仁和景學鈴韻伯再校

閏五月仁和張鏡子春三校餘杭黃憲靜涵四校

七月仁和黃開綬印侯五校錢塘汪知非踵五六校

蓮古堂外集史記考證七

三

道古堂外集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晉書補傳贊

文立

文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也蜀時游大學專毛詩三禮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為顏回陳壽李虔為游夏羅憲為子貢仕至尚書

華陽國志曰州刺史費禕命為從事入為尚書郎復辟禕大將軍東曹掾遷尚書

蜀平舉秀才除郎中泰始初拜濟陰太守為太子中庶子

道古堂外集

國志曰蜀并於魏梁州建首為別駕從事咸熙元年舉秀才除郎中武帝方欲懷納梁益引致雋彥泰始二年拜立濟陰太守武帝立太子以司徒李允為太傅齊王驃騎為少傅選立為中庶子立上疏曰伏惟皇太子春秋美茂盛德日新始建幼志誕陟大絳猶朝日初暉良寶耀璞侍從之臣宜簡俊又妙選賢彥使視觀則覩禮容棣棣之則聽納當受嘉話駭耳之言靜應道軌動有所采佐清初陽緝熙天光其任至重聖王詳擇終非冀朽能可堪任臣聞之人臣之道量力受命其所不諧得以誠聞帝報曰古人稱與田蘇游非舊德乎

上表請以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宜見敘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

國志曰立上故蜀大官及盡忠死事者子孫雖仕郡

國或有不才同之齊民為劇又上請諸葛亮蔣琬費

禕等子孫云 云事皆施行

詔曰太子中庶子文立忠貞清實有思理器幹前在濟

陰政事修明後事東宮盡輔導之節昔光武平隴蜀皆

收其賢才以敘之蓋所以拔幽滯而濟殊方也其以立

為散騎常侍

國志曰十年詔以立為散騎常侍累辭不許上疏曰

臣子之心願從疏以求昵凡在人情貪從幽以致明

道古堂外集

斯實物情賢愚所同臣者何人能無此懷誠自審量

邊荒遺燼大馬老甚非左右機納之器臣雖至愚慮

之何顏詔曰常伯之職簡才而授何謙虛也立自內

侍獻可替否多所補納甄致二州人士銜衡平當為

士彥所宗

蜀故尚書健為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

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

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

吾善夫人也時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大

僕帝善之遷衛尉咸寧末年卒所著章奏詩賦數十篇

行於世

國志曰遷衛尉猶兼都職中朝服其賢雅為時名卿連上表年老乞求解簪還桑梓帝不聽咸寧末卒帝緣立有懷舊性乃送葬於蜀使者護喪事郡縣修墳塋當時榮之初安樂思世子早沒次子宜嗣而思公立所愛者立亟諫之不納及愛子立驕暴二州人士皆欲表廢立止之曰彼自暴其一門不及百姓當以先公故得爾也後安樂公淫亂無道何攀與上庸太守王崇涪陵太守張寅為書諫責稱當思立言贊曰廣休師譙行首四科舊交不黨賢裔是羅問馬不對恭慎恐訛情戀桑梓首邱蜀阿

陳壽

道古堂外集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

國志曰治尚書三傳銳精史漢聰警敏識屬文富豔仕蜀為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為之屈由是屢譴被黜

國志曰初應州命衛將軍主簿東觀秘書郎散騎黃門侍郎

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及蜀平坐是沈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為孝廉

國志曰大同後察孝廉為本郡中正

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

國志曰出為平陽侯相華又表令次定諸葛亮故事集為二十四篇時壽良亦集故頗不同

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干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畧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於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國志曰中書監荀勗令張華深愛之以班固史遷不足方也

足方也

道古堂外集

四

張華將舉壽為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為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躋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

國志曰鎮南將軍杜預表為散騎侍郎詔曰著作適用蜀人壽良具員且可以為侍御史上官司論七篇依據典故議所因革又上釋諱廣國論華表令兼中書郎而壽魏志有失勗志勗不欲其處內表為長廣

太守繼母遺令不附葬以是見譏

後數年起為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

國志曰除太子中庶子太子傅再兼散騎常侍惠帝謂司空張華曰壽才宜真不足久兼也華表欲兼九卿會受誅忠賢排擯壽遂卒洛下位望不充其才當時究之

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頴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誠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

道古堂外集

五

之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部耆舊傳十篇餘文章傳於世國志曰益部自建武後蜀郡鄭伯邑太尉趙彥信及漢中陳申伯祝元靈廣漢王文表皆以博學洽聞作巴蜀耆舊傳壽以為不足經遠乃并巴漢撰為益部耆舊傳十篇散騎常侍文立表呈其傳武帝善之又曰兄子符字長住亦有文才繼壽著作佐郎上兼令符弟蒞字叔度梁州別駕驃騎將軍齊王辟掾卒洛下蒞從弟階字達之州主簿察孝廉喪中令永昌西部都尉建寧與古太守階解章燦麗馳名當世凡壽所述作二百餘篇符蒞階各數十篇二州先達及

華夏文士多為作傳

贊曰承祚良史文豔益都三志簡質擊遷提固湛既壞書頴亦表布凡再被譏頴厥王路

王長文

王長文字德叔國志曰德傳廣漢郫人也

國志曰父顯字伯元健為太守

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踴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

國志曰長文天姿聰警高暢敏識治五經博綜羣籍弱冠州三辟書佐丁時衰亂託疾歸家大同後郡功

道古堂外集

本

曹察孝廉不就遂陽愚嘗著絳衣絳帽牽猪過市中乞人與語偽不聞嘗騎牛周旋郡守至詣門修敬至間走出請終不還刺史淮南胡熊辟從事祭酒臥在治罷出板舉秀才長文陽發狂疾步擔走出門罷累遣教請還終不顧

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元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揚雄太元阿郡馬秀曰揚雄作太元惟桓譚以為必傳後世晚遭陸績元道遂名長文通元經未遭陸績君出耳

國志曰還家養母獨講學著無名子十二篇依則論語又著通元經四篇亦有卦名擬易恒以春秋三傳

傳經不同每生訟議乃據經傳著春秋三傳十二篇又撰約禮記除煩舉要凡十篇皆行於時

太康中蜀士荒饑開倉振貸長文居貧貸多後無以償

郡縣切責送長文到州刺史徐幹捨之不謝而去後成

都王穎引為江源令或問前不降志今何為屈長文曰

祿以養親非為身也

國志曰長文才盛清妙沈愛廣納放蕩闊達不以細

行廉分為意亦不好臧否人物故時人愛而敬之以

母欲祿養咸寧中領蜀郡太守郵有孝子羅偶事親

至孝二親將亡時病不能食肉終身不食肉郡察孝

廉長文追為立表以旌之宰府辟三司及撫軍大將

蓮古堂外集

七

軍王濬累辟不詣濬薨以故州將軍弔祭元康初試

守江源令縣收得盜賊長文引見誘慰時適臘晦皆

遣歸家獄先有繫囚亦遣之謂曰教化不厚使汝等

如此長吏之過也蜡節慶賞宜就汝歸上下善相歡

樂過節來還當為思他理羣吏惶遽爭請不許尋有

赦令無不感恩所有人輟不為惡曰不敢負王君將

喪去官民思其政

梁王彤為丞相引為從事中郎在洛出行輒著白旃小

郭以載車當時異焉

國志曰大將軍梁王彤及諸府並辟長文曰吾從其

先命者遂應彤招為從事中書郎諸王公卿慕其名

咸與之交賈氏之誅從彤有功封關內侯再為中書

郎懸懷太子死於許下博士中書論虞祔之禮長文

議虞祭宜遷東宮以繼太子者為主配食於穎川府

君皆施行除洛陽令長文見彤曰主者不庶幾奏長

文為洛陽令彤笑答曰卿乃不庶幾非主者也固辭

不拜

終於洛

國志曰聞益州亂以通元經筮得老蠶綠枯桑之卦

歎曰桑無葉蠶以卒也吾蜀人殄於是矣拜蜀郡太

守暴疾卒時年六十四

贊曰德敷經筮尚白守元奉瑞陽恩留餅避喧祿為親

蓮古堂外集

八

養政以道宣卦筮綠桑考全天年

李密

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也一名

國志曰祖父光朱提太守

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慈彌至烝烝之性

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

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有

暇則講學忘疲而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

國志曰治春秋左傳博覽五經多所通涉機警辨捷

辭義響起

少仕蜀為郎數使吳有才辯吳人稱之

國志曰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民間自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謂蓋為人弟密曰願為人兄吳主曰何以爲兄密曰爲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皆稱善

蜀平泰始初詔徵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

國志曰大同後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爲主簿及書招欲與相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必在色養拒州郡之命獨講學立旌授生

乃上疏曰臣以險巖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

連古堂外集

九

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慈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子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

凡在故老猶蒙矜恤况臣孤苦疋贏之極且臣少仕爲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土人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鑒見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

連古堂外集

十

國志曰武帝覽之曰密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其祖母奉膳

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出爲温令而憎疾從事嘗與人書曰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從事白其書司隸司隸以密在縣清慎弗之劾也

國志曰從尚書郎爲河內温縣令敷德陳教化嚴

明太傅鉅平侯羊公薨無子帝命宗子為世子嗣之
不時赴喪密遣戶曹齎移柩載遺之中山諸王每過
溫縣必買求供給吏民患之密至中山王過縣欲求
芻麥薪蒸密騰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
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
歌且舞誅求煩碎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
溫縣盜賊發河內餘縣不敢近溫追賊者不敢經界
隴西王司馬子舒深敬友之而貴勢之家憚其公道
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
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密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
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

通志卷之六

七

帝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後卒於家二子賜與
國志曰去官為州大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勢位後失
荀勗張華指左遷漢中太守諸王多以爲冤一年去
官年六十四卒著述理篇論中和仁義儒學道化之
士凡十篇安東將軍胡軫與皇甫士安深善之又與
士安論夷齊及司馬文中杜超宗都令先文廣休等
議論往返言經訓詰眾人服其理趣釋河南趙子聲
諫詩賦之屬二十餘篇壽良李驥與陳承祚相長短
密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嘗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爲
儔而不懼者心無彼此於人也故密六子皆英挺秀
逸號曰六龍

陽字宗石少能屬文書爲元鳥賦辭甚美州辟別駕舉
秀才未行而終

國志曰舉秀才浹山太守少與東海王司馬元超友
昵每書詩往返雅有新聲

興字儁石亦有文才刺史羅尙辟別駕尙爲李雄所攻
使興詣鎮南將軍劉宏求救興因願留爲宏參軍而不
還尙自宏即奪其手板而遣之興之在宏府宏立諸葛
孔明羊叔子碑使興俱爲之文甚有辭理

國志曰興太傅參軍幼子盛碩宣浦太守
王隱晉書曰興一名安蜀記曰興承興中鎮南將軍劉宏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碑表尙命太傅張健爲李興爲文云云詳蜀志諸葛亮傳注

通志卷之六

七

表不妄有名施於爲政卓爾獨聲

杜軫

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父雄縣竹令

國志曰父雄字伯休安漢雜令

軫師事譙周博涉經書州辟不就爲郡功曹史時鄧艾
至成都軫白太守曰今大軍東征必除舊布新明府宜
避之此全福之道也太守乃出艾果遣其參軍章宏自
之郡宏問軫前守所在軫正色對曰前守達去就之機
輒自出官舍以俟君子

國志曰鄧艾既破蜀被徵鍾會進成都時太守南陽

張府君不肯出官軫進曰征西囚執鎮西在近必有
所遣軍亂之際交害無常宜避正殿府君即出住下
舍會果遣參軍牽宏爲太守數百騎擐甲馳馬入郡
前驅問侯所在云已出

宏器之命復爲功曹軫固辭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
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秩滿將歸羣蠻追送賂遺甚多
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又除池陽令爲雍州十一郡最
百姓生爲立祠得罪者無怨言

國志曰徒任山陽新城池陽所在有治

累遷尚書郎軫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施用

國志曰每升降趨翔廊閣之下威容可觀中朝偉之

漢書外集

十三

時涪人李驥亦爲尚書郎

國志曰梓潼李驥叔龍亦俊逸器知名當世舉秀才
尚書郎拜建平太守以疾辭不就意在州里除廣漢
太守初與陳壽齊望又相瞻友後與壽情好構隙還
相誣攻有識以是短之

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郎軫後
拜健爲太守甚有聲譽當遷會病卒年五十一

國志曰遷健爲太守惠愛在民遷爲州大中正軫既
才學兼該而器量侷儻武帝雅識之方用內侍會卒
時年五十八

子毗毗字長基州舉秀才成都王穎辟大將軍掾遷尚

書郎參太傅軍事及洛陽覆沒毗南渡江王敦表爲益
州刺史

國志曰平東長史尚書郎補遷鎮南軍司益州刺史
主簿

將與宜都太守柳純共圍白帝杜弢遣軍要毗遂遇害
毗弟秀字彥穎爲羅州主簿州沒爲氏賊李驥所得欲
用爲司馬秀不受見害

國志曰毗秀珪璋琬琰世號一鳳

毗次子欽舉秀才軫弟烈明政事察孝廉歷平康安陽
令所居有異積

國志曰烈字仲武貞幹敏議平坦和粹名譽侔軫歷

漢書外集

十四

平康牛鞞南鄭安陽令王國建首選爲郎中令

遷衡陽太守軫軫亡因自表兄子幼弱求去官詔轉健
爲太守蜀士榮之

國志曰烈以兄子幼弱軫喪羸羸欲扶將靈柩葬舊
墳武帝歎息軫能用未盡而嘉烈弟意轉拜徙官健
爲太守

後遷湘東太守爲成都王穎郎中令病卒烈弟良舉秀
才除新都令涪陵太守不就補州大中正卒

國志曰良字幼倫亦有當世局分爲國王郎中令遷
涪陵建寧太守

贊曰超宗明經識能瞻微勸守出舍達去就機健爲

爽李驥齊微賢子逢暴大義是歸

何攀

何攀字惠興蜀郡郫人也

國志曰漢司空汎鄉侯武弟頴川太守顯後也父包
字休陽察舉秀孝皆不行除琅邪王中尉不就攀兄
弟五人皆知名

仕州為主簿

國志曰攀少夙成奇姿卓逸弱冠郡主簿上計吏州
辟從事刺史皇甫晏稱攀王佐才也以爲主簿

屬刺史皇甫晏爲牙門張宏所害誣以大逆時攀適丁
母憂

道中堂外集

左

國志曰泰始十年養母歸家

遂詣梁州拜表證晏不反故晏寃理得申王濬爲益州
辟爲別駕濬謀伐吳遣攀奉表詣臺口陳事機詔再引
見乃令張華與攀籌量進討之宜濬兼遣攀過羊祜面
陳伐吳之策

國志曰咸寧三年濬被詔罷屯田兵作船爲伐吳計
攀進曰今見佃兵但六百人計作船六七年才可勝
萬人後者未成前者已腐無以輔成國意宜輒召因
守休兵及諸武吏并萬餘人造作歲終可辦濬疑輒
召萬兵欲先上須報攀曰官家雖欲伐吳疑者尙多
率聞召萬兵必不見聽以佃兵作船船不時成當輒

召以速爲機設當見卻功夫已成勢不得止濬善之

議欲入山裁船動數百里艱難攀曰今冢墓多種松
栢當什四市取以速爲機濬悅之任攀典舟船器仗
冬遣攀使洛攀曰聖人之功可成使後人信之不可

必也夫高祖之大器猶未察於韓信婁敬因蕭何子
房而後用之今進非常之功或莫之信羊公使君同

盟國家所重加曩日失策江陵思有夙駕宜與相聞
此一助也濬曰何但羊叔子亦宋元亮爲優君至洛

官家未有舉意便前至襄陽與羊宋論之攀既至洛
拜表獻策因至荊州與刺史宋庭論宋未許乃見羊

祜累日共畫用兵之要攀曰若令循清海以趣京口
壽春揚州直指秣陵克豫諭海並據桑浦則武昌以

東會稽以西騷然駭矣荊州平南徑造夏口巴東諸
軍固守西陵益梁之眾身浮江東下封樂鄉要巴工

則武陵零桂長沙湘東從風而靡矣但明信賞首尾
俱會旌旗耀天四面雲合乘勝席捲傳檄南極吳會

不盡平者未之有也羊祜大悅遂表請伐吳

攀善於將命帝善之詔參濬軍事

國志曰尋徵濬大司農至晉陽詔以濬爲龍驤將軍
除攀郎中參濬軍事攀頻奉使詣洛時未婚司空裴

公奇其才以女妻之五年秋攀使在洛安東將軍王
渾表孫皓欲北上邊戍警戒朝議征伐必須六年攀

上疏策皓必不敢出宜因今戒嚴掩取甚易中書令張華命宿下舍設諸難攀皆通之又潛性在忠烈受命必果宜重其位號詔書遷潛平東將軍督一州事及孫皓降於潛而王渾恚於後機欲攻潛攀勸潛送皓與渾由是事解以攀為潛輔國司馬封關內侯轉榮陽令上便宜十事甚得名稱

國志曰上論時務五篇

除廷尉平時廷尉卿諸葛沖以攀蜀士輕之及斷疑獄沖始歎服

國志曰有盜開城門下關者法據大辟攀駁之曰上關執信之主下關儲備之物設有開上關何以加刑

漢書外集

七

遂滅死多所議讞

遷宣城太守不行轉散騎侍郎楊駿執政多樹親屬大開封賞欲以恩澤自衛攀以為非乃與石崇共立議奏之語在崇傳帝不納以乘誅駿功封西城侯邑萬戶賜絹萬匹弟逢平卿侯兄子遠關中侯

國志曰太傅楊駿謀逆請眾官攀與侍中傅祗侍郎王愷等往惠帝從楚王瑋殿中中郎孟觀榮戒嚴誅駿駿外已匆匆攀與祗踰牆得出侍天子天子以為翊軍校尉領熊渠兵一戰斬駿社稷用安封西城公邑萬戶策曰於戲在昔先王光濟厥世罔不開國列士建德表功也故逆臣楊駿謀危社稷構兵飛矢集

於殺廷白刃交於宮闈攀受命奮討凶逆速殄忠烈果毅朕甚嘉焉今以魏興之西城為攀封國錫茲元社宜以白茅永為晉藩輔往欽哉敬乃有土惠康黎元無或以墮爾顯烈

攀固辭所封戶及絹之半餘所受者分給中外宗親畧不入已遷翊軍校尉頃之出為東莞校尉

國志曰西虜寇邊遣長史楊威討之違攀指授失利

徵遷領越騎校尉武庫災百官皆赴火攀獨以兵衛

宮復賞絹五百匹領河南尹

徵為揚州刺史在任三年遷大司農

國志曰遷揚州刺史假節在官數年德政敷宣征虜

漢書外集

本

將軍石崇表東南有兵氣不宜用遣人徵拜大司農

兼三州郡自表以被疾錯忘不堪銓量人物讓都職

於任熙費緡不聽

轉兗州刺史加鷹揚將軍固讓不就

國志曰遷兗州刺史錫寶劍赤舄固辭不之官

太常成粲左將軍卞粹勸攀蒞職中詔又加切厲攀竟

稱疾不起及趙王倫篡位遣使召攀更稱疾篤倫怒將

誅之攀不得已扶疾赴召卒於洛陽時年五十八

國志曰時帝室政衰多害忠直又諸王迭起好結黨

徒攀闔門治疾不與世務朝議欲以為公會薨時年

五十七天子愍悼追贈司農印綬諡曰桓公遺令勅

世子務行恭儉引荀公會諸葛德林為模範

攀居心平允蒞官整肅愛樂人物敦儒貴才為梁益二州中正引致遺滯巴西陳壽闕父健為費立

國志曰費立字建熙健為南安人也父揖字君讓巴

西太守立學義冲邃元靜沈嘿察孝廉王國中尉王

年少好輕行遊觀立常正色匡諫及上疏風喻辭義

剴切合箴規之體出為成都令縣名難治立蒞之垂

績以性公亮入為州大中正除巴西太守不就轉梁

益寧三州都督兼尚書值大駕西幸長安常與大臣

居守在洛加員外散騎常侍封關內侯每准正三州

人物品格褒貶帥意方規無復疏親莫不畏敬然委

道古堂外集

九

曲者多恨其繩墨數辭諸郡意在河秦汝穎久之朝

議欲以為荊州永嘉六年與子并沒於寇

皆西州名士並被鄉閭所誘清議十餘年攀申明曲直

咸免冤濫攀雖居顯職家甚貧素無妾媵伎樂惟以周

窮濟乏

贊曰惠興卓逸舟梁一世理皇甫寃贊平吳計豫折逆

朝宗社攸繫敦儒貴才振起遺滯

晉書補傳贊終

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閏五月

二月初張斌子春初校

六月

餘杭黃慶雲再校

校理張壽三校

道古堂外集

仁和 杭世駿

大宗鈔

漢書蒙拾上

高帝紀第一上

隆準 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

折券 此兩家常折券乘負師古曰以簡牘為契券既不徵索故折毀之棄其所負

重客 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

進 蕭何為主吏主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助也字本作才忍反陳遵傳云陳遂與宣帝博數負進帝後詔云

酒開 又與此通 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開

箕帚妾 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

被酒 高祖被酒師古曰被加也

城守 乃閉城守師古曰城守者守其城也

種族 忍事不就後秦種族其

奮勢 沛公西入關晉灼曰憤激也

唯類 項羽為人標悍調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唯類

扶義 以義自助也扶字或作杖杖亦倚任之意

攝衣 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

遲明 遲明圍宛城三而文穎曰遲未也天未明之頃已

然後天明明遲某事者義皆類此史記遲字作遂亦徐

漢書諸言遲某事者義皆類此史記遲字作遂亦徐

也音黎

也音黎

也音黎

按堵 史民皆按堵如故應劭曰按按次第堵

緩頰 謂食其曰緩頰徐言引譬喻也

乳臭 師古曰乳臭言其幼少

間出 臣請誑楚可以間出師古曰間出投間隙私出若

私出

臬騎 北貉燕人來致臬騎助漢應劭曰臬

臬也張晏曰臬勇也若六博之臬也

高帝紀第一下

殊死 其赦天下殊死以下師古曰殊絕也

辨告 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答辱師古

乘傳 橫懼乘傳詣雒陽如滄日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

傳急者乘

建飯 譬猶居高屋之上而轉飯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

復道 復音復上南下道故謂之復

擁彗 恭也如令卒持帚也

遠捕 賈高等謀逆發覺遠捕高等師古曰遠捕謂事相

直送 直送四耳劉放曰遠者其人存

中縣 如滄日中縣之民中國縣民也

張飲 上留止張飲三日

躡足 今作樂躡行之躡音灼日許慎云躡舉足小高也

躡音

躡音

躡音

惠帝紀第二

頌繁有罪當盜賊者皆須繫如瀆日頌者谷也言見寬
同谷但處青吏舍不入牲牢也師古曰古者頌與容

城旦春

鬼薪白粲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春者皆耐
行治城春者婦人不蒙外徭但春應劭曰城旦者皆耐
今皆就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釋木使正
白為白粲皆三歲刑也

高后紀第三

匡飭高皇帝匡飭天下師古曰匡
正也飭整也飭讀與教同

餐錢

時侯幸得賜餐錢師古曰餐錢賜廚膳錢也奉邑本
所食邑也

無處

呂氏今無處矣師古曰言見誅滅無
處所也處字或作類言無種類也

訟言未敢訟言誅之鄧
展日訟言公言也

文帝紀第四

喋血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師古曰喋音
大類反本字當作蹀蹀謂履涉之耳

盤石之宗

大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師古曰
庚庚也李奇曰庚庚服也庚庚文也

應志

天下人滿也師古曰應志也
或音於死服也師古曰應志也

沾

音屋於死服也師古曰沾也
沾音於死服也師古曰沾也

惘然

故音於死服也師古曰沾也
沾音於死服也師古曰沾也

結轍

故音於死服也師古曰沾也
沾音於死服也師古曰沾也

踐

自當昭使車冠蓋相結轍於道
踐自當昭使車冠蓋相結轍於道

以紅為領縵縵者禪也凡三十
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

景帝紀第五

耐高廟耐張晏日正月且作酒八月成名日耐之言
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耐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
也所謂耐金也師古曰八月嘗耐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
耐高廟耐張晏日正月且作酒八月成名日耐之言

侍祠

凡臨祭宗廟
侍祠王侯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張晏
皆為侍祭

硯

謂收放也硯音苦交
反硯音收也硯音苦交

士伍

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謂之士伍者言從
士卒之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謂之士伍者言從

管算

日管算錢算百二十七也
管算日管算錢算百二十七也

武帝紀第六

扶世

莫善于德
扶世莫善于德

續食

縣次續食命與計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郡
上計者俱來而縣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郡

九變復實

詩云九變復實是言也
九變復實詩云九變復實是言也

此九數

文內多也師古曰此九數也
文內多也師古曰此九數也

方

博聞博識也禮記曰方博聞博識也
博聞博識也禮記曰方博聞博識也

絕幕

絕幕青復將方正也
絕幕青復將方正也

贊聚 縣鄉即賜毋贊聚如清日贊會也令勿擅徵召贊

宿麥 遺謂者勤有水災種宿麥師古

橋度吏 稱詐為矯吏因乘執以侵蒸庶邪章昭曰凡

況施 與也言天地施應功賜我瑞應

負俗 夫泛駕之馬師古曰泛駕也音方勇反字本作豐

泛駕 後通用耳覆駕者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

跡弛 跡弛之士如清日跡音拓弛廢也土行有卓異不

七科 買人四故有市籍張晏曰更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

麟趾 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

昭帝紀第七 弄田 耕為戲弄也師古曰弄田謂宴游之田天子所戲

弄田 耕為戲弄也師古曰弄田謂宴游之田天子所戲

弄田 耕為戲弄也師古曰弄田謂宴游之田天子所戲

弄田 耕為戲弄也師古曰弄田謂宴游之田天子所戲

弄田 耕為戲弄也師古曰弄田謂宴游之田天子所戲

弄田 耕為戲弄也師古曰弄田謂宴游之田天子所戲

弄田 耕為戲弄也師古曰弄田謂宴游之田天子所戲

錢者武帝加口錢 以補車騎馬也

更賦 三年以前逾更賦未入者皆勿收如清日更有三

成邊 邊三日亦名為人自行所謂蘇成也雖丞相子亦在

日不可往便還因更住一歲更律說卒踐更一月居

也居官以給成者乃更也後從尉律說卒踐更一月居

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此漢初因秦法而正一歲屯休

工衡反 遂改易有謫乃成邊一歲耳通未出更錢者也師古

惡少年 屯遼東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賴子弟也

宣帝紀第八 復作 憐曾孫之亡事使女徒復作淮陽趙徵卿渭城胡

書去其錯錯衣更犯事不從徒加與民為例故

水衡 錢私藏耳晉灼曰食鹽鐵及楊可告鑄錢也

池籟 又詔池籟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曰折竹

令甲 有先後故有令甲乙丙

痼死 痼病者或為痼如清日律囚以飢寒而死日痼師古

殿最 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課居先也殿音丁見

反 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課居先也殿音丁見

祈律 貳端 祈律 貳端 祈律 貳端 祈律 貳端
 詩傳 古使 傳人 及賓 客來 昭曰 府請 飲食 傳謂 舍師
 案而 不殊 骨兩 之親 榮明 於不 殊恩 古不 離絕 也
 所子 封侯 所也 弟絕 也當 明而 不殊 恩古 不離 絕也
 弛刑 解發 三候 師古 弟絕 也當 明而 不殊 恩古 不離 絕也
 徒官 解也 無不 漢欽 注置 安中 論作 也師 古曰 弛刑 廢也 講若 今街
 伏飛 負及 應無 欽注 置安 中論 作也 師古 曰弛 刑廢 也講 若今 街
 羽林 孤兒 如將 覆飲 射士 服保 散曰 周時 度江 越人 在船 下
 元帝 紀第 九
 振業 以三 輔太 常郡 國公 田及 苑可 省者
 分判 謂自 能度 曲被 歌聲 分判 節度 章昭 曰音 于本 反也
 幼眇 幼眇 極幼 眇師 古曰
 成帝 紀第 十
 幸酒 其後 幸幸 酒樂 燕樂 晉
 王主 賜諸 侯王 丞相 將軍 列侯 王太 后公 主王 主吏 二
 王也 之主 也師 古曰 王主 則翁
 無萬 數有 青蠅 無數 日王 主則 翁
 穴食 避水 以萬 數計 之而 不可 得故 云無 萬數 欲
 日食 讀使 生不 占著 戶給 役使 也師 古曰 穴音 如勇 反
 劬農 先帝 劬農 晉灼 曰劬 勸勉 也
 流穴 關東 流冗 者衆 師古 曰穴 散
 吝土 處土 上流 以增 高爲 吝土 也

於邑 讀如 本字 於又 音鳥 邑又 音鳥 合反
 平帝 紀第 十二
 願山 天下 女徒 已論 歸家 願山 錢月 三百 如濱 曰已 論
 入錢 願工 直故 謂所 願山 錢月 三百 如濱 曰已 論
 願哀 皇帝 仁惠 無不 捕謂 所下 詔時 所捕 也
 諸侯 王表 第二
 呢區 西也 迫強 秦河 洛之 間應 劭曰 呢區 者快 也
 竊鈇 威有 逃責 之臺 破竊 鈇之 言師 古曰 鈇鈇 王者 以爲
 謂私 竊無 所隱 藏之 耳
 左官 侯爲 有衡 山淮 南之 謀作 左官 之律 應劭 曰人 道諸
 右舍 謂之 左官 也
 帷牆 不爲 于土 民所 尊
 王子 侯表 第三 上
 恐獨 萬魁 節侯 寬元 狩四 年侯 城嗣 五年 元鼎 三年 坐
 也賦 枉法 以財 相謝
 獨音 呼萬 反昧 音求
 高惠 高后 文功 臣表 第四
 愆棘 棘生 爲感 棘死 爲轉 屍師 古曰 愆
 避東 避少 布章 晉灼 曰許 慎云 避難 行也 東古 簡字 也
 古閱 彰于 下也 師
 古曰 避讀 與各 同

爭惡 亦義侯續賀漢王... 許地延壁壁壘之名也

塞路 入漢運定三秦師古曰... 敵寇

駢鄰 拍至靖侯許益以駢鄰... 博揜 安正駿張說元狩年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五... 矯制害 浩侯王恢坐使酒泉

百官公卿表第七上... 舉劾按章 御史大夫內領侍御史員十

桐馬 武太初元年更名家馬... 名曰桐馬 禮樂志給大官

火之 治改 火三令丞知清曰漢儀注別火獄令官

斗食 百石以下有斗食左史之秩... 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

律歷志第一上... 圭撮 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應劭曰

黍稷 權重者不失黍稷孟康曰... 讀亦音黍

九

九

九

辜絜 姑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 棟通 乾之九三萬物棟通孟康曰

忽微 及黃鐘意也師古曰棟音替... 鹿 桑其法用銅方尺而圓其外

禮樂志第二... 三微 其序亦如之五者而五行與三統相錯

抵冒 習俗薄惡民人抵冒師古曰抵忤... 金支秀華 羽葆以黃金為支其首數散若草木之秀

華也師古曰庶衆也庶旄旌旌謂... 冥娛 神來冥娛庶衆是聽師

助助 清思助助經緯冥冥靜也... 曼壽 師古曰曼世曼壽

宵窳 窳窳芳窳窳桂華蘇林曰宵音窳... 之形窳窳也皆謂此宮都良薛荔俱有芬芳桂華

磴磴 山也師古曰充實也師象山則法也... 練時 日練時日練時日練時

商裔 先驅也般讀與商裔師古曰先以兩言神欲行令雨... 富媪 坤為母故稱媪海內安定富媪之功耳

十

十

十

十

嗒嗒 羣生嗒嗒也 嗒嗒 春之祺服 嗒嗒 厚之貌也 音徒感反

沈碭 西類沈碭也 沈碭 秋氣肅殺 沈碭 白氣之貌也 音徒感反

泰元 惟泰元尊也 泰元 神蕃蘆師 泰元 尊而地神多福也

脗飾 謂皆振整而脗飾也 脗飾 師古曰脗飾 許乙反

紫壇 爰熙紫壇也 紫壇 求厥路師古曰紫壇 紫壇 色也

軒朱 鳴琴竿瑟會軒朱師古曰軒朱 軒朱 師古曰軒朱 軒朱 師古曰軒朱

須搖 神奄雷臨須搖也 須搖 師古曰須搖 須搖 師古曰須搖

誅蕩蕩 天門誅蕩蕩也 誅蕩蕩 師古曰誅蕩蕩 誅蕩蕩 師古曰誅蕩蕩

紫幄 照紫幄也 紫幄 幄言光照紫幄 故其珠色煩然而黃也

常羊 如鳥之翅回集或雙飛常羊文穎曰舞者骨騰肉飛

金波 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師古曰

軋忽 軋忽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軋師古曰

泛泛 汎汎汎汎也 汎汎 汎汎汎汎也 汎汎 汎汎汎汎也

千音徒 千音徒 千音徒 千音徒

碎隱 休嘉碎隱也 碎隱 四方師古曰

九閼 專精厲意造九閼如瀉日閼亦咳也 淮南子曰若

六幕 合韻音改又音亥 六幕 師古曰六幕 六幕 師古曰六幕

彪列 信星顯見信星彰著而為日鎮星為

百末 以百末草華末雜酒師古曰百末草華之末也

石漿 柘漿取甘柘汁以為飲也

往窻 窻窻復正直往窻窻也 窻窻 窻窻窻窻也 窻窻 窻窻窻窻也

官童 官童幼異披圖未謀臣瓚

復狄 狄遠夷也 復狄 復狄復狄也 復狄 復狄復狄也

益音丑 益音丑 益音丑 益音丑

容容 從容也 容容 容容容容也 容容 容容容容也

泰河 橫金光橫泰河也 泰河 泰河泰河也 泰河 泰河泰河也

奔汨 奔汨奔汨也 奔汨 奔汨奔汨也 奔汨 奔汨奔汨也

榮泉 榮泉榮泉也 榮泉 榮泉榮泉也 榮泉 榮泉榮泉也

曉瀟 曉瀟曉瀟也 曉瀟 曉瀟曉瀟也 曉瀟 曉瀟曉瀟也

裊裊 裊裊裊裊也 裊裊 裊裊裊裊也 裊裊 裊裊裊裊也

刑法志第三 刑法志第三 刑法志第三 刑法志第三

提封 提封提封也 提封 提封提封也 提封 提封提封也

沈斥 沈斥沈斥也 沈斥 沈斥沈斥也 沈斥 沈斥沈斥也

春稿 春稿春稿也 春稿 春稿春稿也 春稿 春稿春稿也

深故 深故深故也 深故 深故深故也 深故 深故深故也

奇請 奇請奇請也 奇請 奇請奇請也 奇請 奇請奇請也

條也 條也條也也 條也 條也條也也 條也 條也條也也

驛突 驛突驛突也 驛突 驛突驛突也 驛突 驛突驛突也

食貨志第四上

散民 邑亡散民地亡曠土
師古曰散謂逸游也

地著 地理謂安土也音直
師古曰

涓函 若山林藪澤原陵涓函之地晉灼
曰涓盡也為函之田不生五穀也

閭左之戍 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應劭曰秦時以適
者曹輩盡復入間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捐瘠

捐瘠 故堯馬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
者孟康曰肉腐為瘠捐瘠者或曰捐謂民有

倍稱 謂貧乞者為捐
當其有者半買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如涓日取
一債二為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

奇贏 據其奇贏日游都市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
蓄聚奇異之物一說奇謂殘餘物也音居宜反

武斷 其饒富則擅行威罰也師古曰特
代田 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晦
三剛歲代處故曰代田師古曰代田一晦

縷田 用上師古曰縷田謂不為收常過縷田晦一斛
縷田 或苦少牛亡以縷田謂不為收常過縷田晦一斛

趨澤 讀曰趣或苦少牛亡以趨澤師古曰趨
命家 命一爵為公士以上令得田公田優之也

分田 劫假無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師古曰分田謂貧者
謂貧人貧富人之田也劫者

翔貴 謂穀翔貴師古曰翔言如鳥之回翔
謂不離于貴也若暴貴稱騰踊也

食貨志第四下

畜買 人君不理則畜買游於市師古曰畜
騰躍 畜積餘贏以積市物痛騰躍晉灼曰痛甚也言計

騰躍 市物騰躍益畜之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躍也

今書本痛字或作踊者誤耳

法錢 法錢不立師古曰
冶鑄 冶鑄炭容也作錢模也師古曰鑄炭應劭曰鑄形

奇羨 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師古曰奇羨
抗敵 也巧姓抗敵以巧詐法師古曰抗音五官反

廢格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廢居 則窮治之也

郊祀志第五上

天齊謂其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師古曰

甘心世主莫不為之心焉師古曰甘

諸布諸嚴諸逐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

九臣十四臣諸星填諸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

或義逐字謂作述

權火張晏以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

也謂之權火曰權火燧火也狀若井挈皋矣其法類稱故

粉榆社及高祖禱豐粉榆社晉灼曰粉白榆也社在豐

族反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祠巫祠族人炊之

也屬師古曰族人炊古主炊母之神也炊謂館爨

巫先荆巫祠室下巫先司命施康之屬師古曰堂下在

星也施康其先常

先後神君者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師古

俗呼為先後吳楚

楹擊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楹擊而自言有禁方能神

晏溫至中山晏溫有黃雲焉如清日三輔謂日

服食其下四方地為服食聯神從祭也音竹芮反

吻爽謂日尚冥蓋未明之時也吻音忽

郊祀志第五下

乾封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師古

日三歲不雨暴所封之土令乾也

商中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如瀉曰商中商庭也師

苑祕大夫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祕之苑園也

尸臣古曰尸臣主事之臣也

數噉也言穀稼未報鼎焉為出哉師古曰噉少意

道興化色五倉及言世有儂人服食不終之藥逢興

耕耘五德朝種暮獲登退山石無極黃觀縣園浮遊蓬萊

有五色腹中與起也謂起而遠去也李奇曰思身中

天文志第六

合散犯守陵厯闕食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闕

孟康曰合同舍也散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厯闕食

犯七寸以內光芒相及也陵相變則其精散為星月相陵

不見者則所蝕也韋昭曰自下往觸之日犯居

葆旅小俗謂桑榆日為葆旅為虎首主葆旅事如清日關

軍旅也言佐參均曰葆旅也

械劔辰星過太白間可械劔蘇林曰械

狀川塞豁容也其間可械劔蘇林曰械

鱗雜米鹽故其占驗鱗不通也

鈴鈴地鈴鈴然

亂擊狀如炎風亂擊轉出西北

五行志第七上

追非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張晏曰謂釋

有罪之人而歸無辜者也解止也追非遂非也

刑臣 刑臣石顯者以日刑臣

五行志第七中之上

烏集 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鳥集醉飽吏

倉琅 琅也銅色青故曰倉琅鋪首銜環故謂之根鏤讀

門牡 日正月長安章城門牡自亡師古

五行志第七中之下

關策 臣雖欲復捐身關策不及事已師古曰言雖欲棄

騎輪 師古曰騎輪無反者服虔曰騎音奇偶之奇

五行志第七之上

區霽 貌言視聽以心為主四者皆失則

脂夜 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霽則冥晦故

名水 京房易傳曰君臣相背厥異

主窳 臣天窳臣天孟康曰謂君情窳用人不以次第為

大誰 誰長今此卒者誰也大誰本以誰何稱因用名官有大

五行志第七之下

灰慝 晦而月見西方謂之眺朝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

縮胸 肅者王侯縮胸不任事服虔曰胸音泓悒之悒

道中堂外集

道中堂外集

道中堂外集

道中堂外集

道中堂外集

道中堂外集

地理志第八上

躬鄴 左馮翊雲陽有休屠金人及徑路神祠三所越巫

盲冢 右扶風陳倉有上公明

結埼 廣二郡有一小埼在腹中埼曲岸也其中多結

地理志第八下

轅田 孝公用商君制轅田孟康曰三年爰土易居古制

陸海 食貨志曰自爰其處而巳是也轅爰同

質木 故此數郡民俗質木師古曰

躡躡 躡為反躡字與履同履謂小履之無跟者也躡音

隙或曰隙烏丸夫餘如清日有怨隙也

冰統 故統細密堅如冰者純麗溫純美麗之物臣瓚曰冰

山伐 故山伐謂山伐為業師古

而作 故朝夕取給

道中堂外集

道中堂外集

道中堂外集

道中堂外集

道中堂外集

道中堂外集

道中堂外集

道中堂外集

道中堂外集

道中堂外集

枝柱 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師古曰失讀曰

溝洫志第九 洫 水滿悍難以行平地師

填闕 注填闕之水既焉鹵之地師古曰注引也闕讀與

肥美 更合 弗鬱 魚弗鬱今柏冬日師古曰弗鬱憂不樂也水長涌

與迫同 弗鬱 魚弗鬱今柏冬日師古曰弗鬱憂不樂也水長涌

河公 皇謂河公今河不仁張晏

租挈 田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師古曰租挈收

梭 古謂者二人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梭師

外繇 古曰一船為一梭音先勞反其字從木

籀 籀也著謂者於籀

反壤 來春桃華水盛必羨溢有壤決反壤之害師

難極 必相破壞深論便宜以相難

平賈 以錢取人非受平賈者為著外繇六月蘇林曰平賈

干賈 師古曰賈音二

溢 邑是歲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

經瀆 師古曰經瀆也音普頓反

藝文志第十

三古 於中古乎然則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

碎義 博學者又不思議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迷難便

說人之攻難者故為便駢巧

鉤鈺 師古曰鉤鈺音工鈞反鈺破也音普革反又音普狄

稗官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如淳曰王者欲知閭巷

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減什三是也

流裔 衣未也其歸亦六經如水之流裔師古曰裔

五勝 日五勝五相勝也

奇胘 音該師古曰許慎云胘軍中約也

瘰癧 粗畧也音才戶反

瘰癧 金創瘰癧方三十卷服虔曰音瘰引之瘰師

漢書彙拾上

漢書彙拾上

漢書彙拾上

漢書彙拾上

漢書彙拾上

漢書彙拾上

漢書彙拾上

漢書彙拾上

漢書彙拾上

漢書彙拾上

漢書彙拾上

仁和 杭世駿 大宗鈔撮

漢書蒙拾中

陳勝項籍傳第一

奴產子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

夥夥涉之為王沈沈

眴眴音舜動目而使之也

半菽今歲飢民貧卒食之

枝梧諸將服莫敢枝梧如涓日梧音梧枝梧猶枝杆

艾旗願為諸軍決戰必三勝斬將

遁巡艾旗願為諸軍決戰必三勝斬將

鋒鍔銷鋒鍔如涓日鍔音鍔鍔足也師古曰鋒

張耳陳餘傳第二

頭會箕歛頭會箕歛以供軍費服虔曰吏到

雅遊耳雅遊多為人頭歛出穀以箕歛之

復輿復輿前師古曰復輿者編竹木以

魏豹田儋韓王信傳第三

齧齧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齧齧首用事者墳墓

全兵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尊食亭長妻苦之迨晨炊尊食

意烏猝嗟張晏曰未起而壯尊中食

也猝音

姁姁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婉婉師古

葦山自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如葦山

傳餐日餐其破將傳餐如日小飯

靡衣媮食言為靡麗之衣荷且而食

金石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金石

諭何上惡之與師古曰諭謂曰逕

避宅高祖為布衣時其家潛匿宅西

歛望歛謂相歛也望望也歛音決

荆燕吳傳第五

推轂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師古曰謂翼戴

壯王上患吳會稽輕

秋請吳王恐所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孟康

服舍日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師古

狝糠及米舌語有之蓋以狝為喻也言初地糠遂至食米

齊肩食爾反齊肩絜足猶懼不見釋師古曰齊絜也謂

方洋外從大翔也方音房又音旁洋音羊

次舍治次舍須大也須待也

事發相重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覺則相隨入

罪事相累誤 劉放曰謂田生謀欲王劉澤先說張
卿美其有而成班固作危是謂其難幸成也然觀上
言稱孤者三世疑危字亦本是偉字後人不曉改之

楚元王傳第六

工竣 韓釜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與賓客過其
日正姓也孟康曰西方謂也長女婿也婿工禮兄
亡空有姁也張晏曰史記工字作巨工皆大也禮兄
大婦為家婦師古曰史記工字作巨工皆大也禮兄

晉二說其義得之服虔曰轉音勞棘也師古曰以
韓釜令為聲也

胥靡 乃與吳通謀以人諫不聽胥靡之應劭曰詩云若
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
服役之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以鎖繫縱耳晉

說近之而云隨

坐輕刑非也

施生 平反 罪人師古曰言好施恩惠於人而生全之

蘇林曰反音播 蘇林曰反音播

移病 恭移使從輕也 移病者移書言

蠡午 水旱飢蠶 蠡午蠶起

肺附 帝室猶言託肺也 肺附謂肝肺相附

於大材木也

斷斷 朝臣斷不可光祿動何邪師古

大萬 功斷大萬餘意也 斷音平斤反

警互 或作牙謂若大牙相交入之意也 字

博見 師古曰志過絕也

間編 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師古曰脫簡遺失之間編謂

綴學 往者綴絕之

季布樂布田叔傳第七

舍匿 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
罪三族師古曰舍止匿也

面謾 師古曰謾欺誑也音媿又音莫連反

酒家 保窮困賣庸於齊為酒家保師古曰

暴坐 相常暴坐苑外師古

履軍 身履軍戰勝者數矣

感槩 無節無工代之至耳師古曰感槩謂感念局狹為

高五王傳第八

外婦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

酒吏 嘗入侍燕飲高

概種 深耕概種立苗欲疏師古曰概種也概音冀

亡酒 師古曰避酒而逃亡

擒制 也託天子之制詔也而音擒

虎而冠 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善冠

蕭何曹參傳第九

文母害 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蘇林曰無害若言無比

趙禹 為丞相亞夫勝也無能勝害之者晉灼曰酷吏傳

不任 日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

亞將 日亞將周蕭師古

請若畫 一較師古曰講和也畫一言整齊也

張陳王周傳第十

狙擊 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師古曰狙

密伺 密伺之音于豫反字本作覷

即生服公曰師說我距關內諸侯

借前箸食日臣請借前箸以籌之張晏曰求借所

穢其狡疾平之不親也生古曰亦食穢耳孟康曰

兒婦人師高帝曰小兒婦也音所甲反

主臣也晉灼曰主臣文穎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

薄曲也具曲植師古曰許慎曰薄一名曲月令

木彊木謂質樸彊音其厚師古曰反

惟少文師古曰長用事吾屬無類矣

無類師古曰云被誅滅無遺種

冒絮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為冒絮師古曰冒覆也老人

頭所提擲也

不相中尚公主不相中如滴曰猶言不相合當

簿貢辭情師古曰簿問者書之於簿一問之也

樊鄴滕灌傅斯周傳第十一

中酒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師古曰飲酒之中

為人其舍人上書言荒侯市中音竹仲反

賣友況下稱廊

躐常與兩兒棄之

雍樹為常收載行面雍樹馳蘇林曰南方人謂抱小兒

抱持之言取兩兒合面背已而

抱持之以馳故云面雍樹馳

北第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乃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柱下方書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板也謂

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秦置柱下方書自秦時為柱

下居殿柱之下若

計相遷為計相師古曰專

職志也師古曰昌為職志鄭氏曰主旗志

贊彊相師古曰獨為趙王置贊彊相及呂

緒正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文穎曰

蹶張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如淳曰材官之多力

者今之蹶張以手張弩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師古曰

弄臣上度丞相曰吾通使持節召通

蹶蹶而謝丞相曰此吾通使持節召通

蹶蹶而謝丞相曰此吾通使持節召通

蹶蹶而謝丞相曰此吾通使持節召通

蹶蹶而謝丞相曰此吾通使持節召通

蹶蹶而謝丞相曰此吾通使持節召通

蹶蹶而謝丞相曰此吾通使持節召通

蹶蹶而謝丞相曰此吾通使持節召通

蹶蹶而謝丞相曰此吾通使持節召通

蹶蹶而謝丞相曰此吾通使持節召通

蹶蹶而謝丞相曰此吾通使持節召通

道古堂外集

五

道古堂外集

六

而亦曰箕

天府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

絲叢百餘人為絲叢應劭曰立左右為學

其秋傳曰置茅菴師古曰叢與菴同並音

臚句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

攻苦食啖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如渣日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視草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

縱與日同然音則異音丑政反古曰

假母日繼傷后假母者師古曰

輶車銀矢王適使孝客江都人枚

昆弟語古曰為相親愛之言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事刃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

又作傳周官考工記

間使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

交輸婦人衣也如道日交輸如新婦袍上

圭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績衽鉤邊

蘇林曰交輸如新婦袍上挂全幅縮角割名

交輸

禪纒冠纒步搖冠飛履之纒服處日冠纒

魁岸大也為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形

蓄編御師古曰蓄編謂委於事也

直項左將軍公孫祿司隸宣皆外有直項

僕邀凡諸曹以下僕邀不足數師古曰僕

窺左足也蘇林曰窺音踉師古曰踉半步

持也謂引攝其言也音居綺反

正亭寄居正亭師古曰正亭也

決鬱日決鬱盛貌決音烏朗反

接接日接接衆盛貌接音山反

荏蘭涕泣流兮荏蘭臣瓚日荏蘭

結惰心結惰兮傷肝師古曰結音完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中幫廁偷竊問侍者取親中幫廁偷身自

戲車戲車若今弄車之技

孰何日孰何結李有日孰誰也何呵也師

施易故多移易買換之也師古曰施讀日

施易故多移易買換之也師古曰施讀日

音七

陰重仁為人陰重不泄師古曰陰密也為性密重

文三王傳第十七

抵調不首王陽病抵調置辭驕嫚不首師古曰抵距首謂不伏其罪也調証諱也抵音丁禮反調音來重反不也首音失救反

賈誼傳第十八

闌茸不肖之尊顯今讓諛得志師古曰闌茸下材

勿穆日勿穆深微貌

塊比大鈞播物塊北無垠應劭曰其氣塊北非有限齊亦猶陶之造瓦耳塊音

控揣忽然為何足控揣如溜日控引也揣音團控搏玩弄愛生之意也

擒攘國制擒擄晉灼曰擒音倫吳人罵楚師古曰擒倫擄亂貌也

美詬志分也美音胡結反詬音無

捷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音灼曰包取也如溜日捷謂立封界也或曰捷接也師古曰捷音鉅偃反

財幸唯陛下財幸師古曰財與

刺手發念快志刺利也音弋冉反

爰益龜錯傳第十九

六飛今陛下驛六飛如酒

亡何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毋反而

隋直錯為人隋直刻深師古曰

智囊天子家號曰智囊師古曰言其一身

駟發材官駟發矢者駟發駟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中

射的的謂所

革筍木薦以皮作如韃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

箭石渠苔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

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

輪將使屯成之日將送也或曰將之費也

折膠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風至膠

充賦璵以臣錯充賦如清日猶言備數也臣

騫汚日騫汚之名師古

恐諛羣臣恐諛師古曰直

煩愴言痛令煩愴師古曰愴反

覆露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

解繞除苛解繞文穎曰繞煩

陰刑晏日宮刑也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私養錢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

尺籍伍符符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五籍

相保之符信也如清日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

之符要節度也師古曰家

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猥大不猥大河猥雖有惡種無

壤子壤子王梁代晉灼曰揚雄方言

輪困離奇 蠅木根抵輪困離奇張晏曰抵根

墜言 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

白徒 蘇林曰墜猶失也 今言白丁矣

倉音 湯之滄鄭氏曰

謀祝 故舉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謀祝師

得令 太子喜而此祀於高禩高禩求子之神也武帝曉

而合 奏作祭祀之文也

詆毀 故其賦有詆毀東方朔師古曰

骹骹 又自詆也 骹音被骹骹音屈曲也

寶田 灌韓傳第二十二

昆弟 飲孝王朝因燕昆弟飲師古曰序

夷矣 師古曰夷怒貌也音赫

沾沾 自喜 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師古

引繩 排根 後及實嬰失致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

格之 也 師古曰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入生平慕與

交譬 後見其失職而頗慢弛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

吳楚 俗猶謂牽引前卻為根格也

咕囁 今猶謂牽引前卻為根格也

辟睨 視兒猶言為壽適效女曹兒咕囁耳語師古曰女

首鼠 與長孫無官位版綬何為首鼠兩端服虔曰禿

諱服 春翁言嬰無官位版綬何為首鼠兩端服虔曰禿

若蚺 號呼謝服罪也師古曰兩說皆通呼為呼或言

車旗 音帝所賜則諱音火交反服音卓反

之曜 邊鄙音按傍之婿鄧展曰婿好也自以車服之好音

逗撓 延尉當恢逗撓當斬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願

國器 唯天子器法語也師古曰逗謂留止也撓屈弱也

景十三 王傳第二十三

漫漫 王前事漫漫

警省 遂為無警省師古曰警警財

權會 使使即縣為賈人權會師古曰即就也就諸縣而

蔡欬 臣問悲者不可為蔡欬師古曰

李廣 蘇建傳第二十四

威稜 威稜擔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擔猶動也

彌節 彌節白檀李奇曰彌節少安

大黃 而廣身自以黃射其神將服虔曰黃肩弩

數奇 大將軍陰受上指以黃為李廣數奇如淳曰數為奇

騎置 日騎置謂驛騎也

媒藥 醜成其罪也師古曰齊人名麴餅曰媒

假吏 猶言兼吏也時樞為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典

焜火 鑿地為坎置焜火師古曰焜

服匿 謂聚火無焜者也音於云反

小石 燬日河東小界人呼

保宮 少府屬官有居室太初元年更名保宮

區脫 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服處曰區脫土室胡兒也晉灼曰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邊境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邊為區脫師古曰匈奴邊境為候望之室服說呼之本非官號區脫王者以其所部居區脫之處因活反音上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民母 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服處曰民母於公主

神王 得右賢神王十餘人師古曰神王

紛挐 昏漢匈奴相紛挐師古曰紛挐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殊扞 使習俗薄惡人民鬪頑振冒殊扞執鬪如此之

承學 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師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上

盤紆 紆鬱隆崇律倅 其山則盤紆鬱隆崇律倅

岑峯 岑峯參差日月蔽虧張揖曰高山壑蔽日月

地靡 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地靡師古曰登

案衍 壇曼廣之貌也

倅 倅情洌日倅音式六反倅音式刃反倅音千見反倅

練音 倅音式六反倅音式刃反倅音千見反倅

粉粉 粉粉也或舉或曳則成削師古曰揚舉也

殺之 殺之美也

猗靡 扶輿而猗靡師古曰此自言鄭女曼姬為侍從者所

扶輿 扶輿而猗靡師古曰此自言鄭女曼姬為侍從者所

扶輿 扶輿而猗靡師古曰此自言鄭女曼姬為侍從者所

反今人猗呼相撫

掩容 掩容為猗靡

猗靡 猗靡張揖曰猗靡衣張起也萃蔡衣聲也師古曰

萃蔡 萃蔡音大甲反萃音翠又音千賄反按萃蔡

紛紜 紛紜今統素聲

眇眇 眇眇忽忽若神之翳郭璞

嬖嬖 嬖嬖音先安反音

先盤 先盤音先安反音

流喝 流喝音郭璞曰言悲嘶也師古

琅琅 琅琅音郭璞曰言悲嘶也師古

淫淫 淫淫音郭璞曰言悲嘶也師古

鱗鱗 鱗鱗音郭璞曰言悲嘶也師古

洶涌 洶涌音郭璞曰言悲嘶也師古

澤弗 澤弗音郭璞曰言悲嘶也師古

偏側 偏側音郭璞曰言悲嘶也師古

轉騰 轉騰音郭璞曰言悲嘶也師古

滂漉 滂漉音郭璞曰言悲嘶也師古

宛漉 宛漉音郭璞曰言悲嘶也師古

泣泣 泣泣音郭璞曰言悲嘶也師古

滯滯 滯滯音郭璞曰言悲嘶也師古

制音 制音郭璞曰言悲嘶也師古

沈沈 沈沈音郭璞曰言悲嘶也師古

沈沈 沈沈音郭璞曰言悲嘶也師古

沈沈 沈沈音郭璞曰言悲嘶也師古

沈沈 沈沈音郭璞曰言悲嘶也師古

蒟蒻 師古曰 蒟蒻動之聲也

柴池 柴池音利 柴池音利 柴池音利

柴池 柴池音利

雜 雜音差 雜音差 雜音差

儵 儵音差 儵音差 儵音差

襄 襄音差 襄音差 襄音差

蹠 蹠音差 蹠音差 蹠音差

它 它音差 它音差 它音差

閻 閻音差 閻音差 閻音差

陰淫 陰淫音差 陰淫音差 陰淫音差

嫵 嫵音差 嫵音差 嫵音差

閻 閻音差 閻音差 閻音差

便 便音差 便音差 便音差

便 便音差 便音差 便音差

便 便音差 便音差 便音差

便 便音差 便音差 便音差

便 便音差 便音差 便音差

便 便音差 便音差 便音差

便 便音差 便音差 便音差

便 便音差 便音差 便音差

便 便音差 便音差 便音差

傲 傲音差 傲音差 傲音差

傲 傲音差 傲音差 傲音差

傲 傲音差 傲音差 傲音差

傲 傲音差 傲音差 傲音差

傲 傲音差 傲音差 傲音差

傲 傲音差 傲音差 傲音差

傲 傲音差 傲音差 傲音差

傲 傲音差 傲音差 傲音差

傲 傲音差 傲音差 傲音差

傲 傲音差 傲音差 傲音差

傲 傲音差 傲音差 傲音差

傲 傲音差 傲音差 傲音差

傲 傲音差 傲音差 傲音差

傲 傲音差 傲音差 傲音差

傲 傲音差 傲音差 傲音差

傲 傲音差 傲音差 傲音差

傲 傲音差 傲音差 傲音差

傲 傲音差 傲音差 傲音差

傲 傲音差 傲音差 傲音差

傲 傲音差 傲音差 傲音差

傲 傲音差 傲音差 傲音差

傲 傲音差 傲音差 傲音差

漢書蒙拾下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繒繞 名家苛察繒繞如清日繒繞猶纏繞也師古曰繒公鳥反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無炊火 趙氏無炊火馬師古曰無炊火言絕祀也

蓬葆 頭加蓬葆師古曰蓬葆音保

迺宮 迺宮清中備盜賊李奇曰迺連也鄧展曰令其宮中清靖不得妄有異人也

清狂 察故王衣服言語起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日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日清狂清狂如今白癡也

嚴朱吾王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拈舟 拈舟而入水師古曰拈舟也音它

顏行 如使越人蒙死徵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文穎曰顏行猶雁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蒙犯也行音反胡郎

友婿 家貧為友婿富人所尋師古曰友婿同門之婿

漏泉 漏言潤澤天下漏泉師古曰漏泉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服

夏子 虞日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康服

嚴朱吾王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矯箭 弦師古曰矯甲摩劍矯箭控

受遺 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遺師古曰博士弟子無橫草之功師古曰橫草也

橫草 草中使草徑以故云橫草也

琴汜 畫塗忽若昔汜畫塗師古曰汜汜地也

嗚喻 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嗚喻受

奧渫 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張晏曰奧渫也渫狎也

鼎貴 顯鼎貴如滄汙鼎音釘言方且欲貴矣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寔數 迺覆樹上寄生合朔射之朔日是寔數也師古曰寔數數餅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寔數薦之

呼譽 舍人不勝痛呼譽師古曰痛切而叫呼也與田蚡

伊優 亞狎牙狎牙即妄為諧語曰令壺齷老柏塗伊優所

也塗者齷如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狎牙者兩

大爭也師古曰狎音五伊反音五侯反

草田 郭杜之民師古曰草田謂荒田未耕墾也

無隄之與 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與謂天子富貴無

也隄限

執宰 傲膝上臨山林主自執宰傲膝師古曰為賤者之服

作問 古上以朝口諸辭給好作問之師古曰故動蛇之而問以音辭也

遺蛇 偶旅遺蛇其述行步偶旅師古曰遺蛇猶送

愉愉 愉愉和也愉愉和也愉愉和也愉愉和也愉愉和也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重馬 煩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師古曰重謂懷孕

武備也

輯濯 士又發輯濯士以子大鴻臚商工成師古曰輯濯

士主用輯及濯行船者也短日輯長日濯音

集字本從木其音同耳濯

山郎名曰山郎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

脛脛古曰脛脛直也

執服日下畏之豪強執服師古

斷斷行剛強之貌也斷音牛斤反行音胡浪反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尉薦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師古曰

廉茂師古曰廉廉茂慶賜不須顯功

素功古曰素功素王之功也穀梁傳曰孔子素王

霍光金日碑傳第三十八

畫室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如清日近臣所止計

黃腸題湊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服虔曰便房藏中便

亡如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

粹胡日碑粹胡投何羅殿下晉灼曰胡頸也粹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駭涼將軍士寒手足駭涼文穎曰駭涼裂也

句廉古曰句廉謂水廉曲而有廉稜也

便文自營諸君但欲便文自營師古曰便文

木樵為望也樵校聯不絕師古曰樵與誰同謂為高

累重地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

特褒簪筆 師古曰簪筆所以盛書也

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翎侯日翎侯將翎侯以下五萬餘騎師古

居次日匈奴父行及媼居次晉灼

拔距日匈奴父行及媼居次晉灼

名王而至今無名王大入見將軍受事者師古曰

稟街蠻夷邸邸問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師古曰

倂億 策慮倂億義勇奮發師古曰倂

雋莠 日雋莠無行檢也雋音蕩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樞具 不疑冠進賢冠帶樞具劍應劭曰樞具木標首之

躡履 日躡履無行檢也躡音蕩

食酒 日食酒至數石而行言其速也躡音蕩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湛冥 日湛冥不作為見不治苟得孟康曰蜀郡嚴君

苟得之業

傳街	馮式樽街臣贊曰樽促也	傳婢	其為傳婢所毒師古曰凡言傳婢者謂相	梓少	把土梓中把土手足胼胝師古曰梓少反其字從木	撥煩	吏上知勝也非撥煩才兀反還音蒲巴反其字從木	魁壘	朝臣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魁音口賄反壘音磊	請奇	請奇為姦羣小日進師古	遮世	言謂鼓鳴以事私相託也	穿空	古衣又穿空師	漿酒	霍肉廬兒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	三始	給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	聖聖	願賜數刻之間極竭聖聖之思師古曰聖	韋賢	傳第四十三	勤談	在子小子勤談厥生師	嫖秦	道秦暴嫖無有列位躬耕於野	繇繇	同悠繇行貌是放是聖師古曰繇與悠	諭諭	諭諭也失應古曰諭諭自	彌彌	猶稍也罪過滋彌彌	宗家	於計賢門下生博士義備等與宗	翔翔	四壯翔翔師古	續僚	自孟至賢五世無官擴空也	俊兄	在我俊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魏相	丙吉傳第四十四	長休	告師古曰長休不稱職輒子長休告	遺蕩	臣放也再侍其供之職而遊也	臥庭	參省之日也時皇孫夜常在福祿故指言臥也	放疊	候師古曰去離也放遊也疊放也	哇兩	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誰差	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	禮服	善說禮服師古	五際	易有陰陽詩有五際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	天士	拔擢天士任以大職李	趙尹	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受記	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履度曰受相訟牒	師簡	又教吏為師簡師古曰師簡若今盛錢賦瓶為小孔	鉤距	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晉灼曰鉤距也距閉也使	窮里	會窮里舍謀共劫人師	記召	廣以召之若今都亭長師古曰為書	盧器	度索私屠酷推破盧器師古曰接讀	盛氣	專厲強壯謙氣師古曰	過抵	日抵抵也所抵抵師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員程取代師古員數也計其人及日數為功程不得

下里張晏曰下里地也下里者乘之市道

浩穰日浩大也浩穰於三輔尤為劇師古

便面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師古也便面所以障面

造獄刑名造殺也晉灼曰歐陽向書有造獄事也師古曰非常

直符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師古曰直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史也

治所治所為治所者尊之也若今謂使人為尚書矣

首公砥節首公師古曰

牛衣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為之即今俗呼為龍具者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

卓詭切至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

不通水火杜門不通水火師古曰杜塞也不

撻舫故欲撻舫以揚我惡師古曰撻舫謂挑發之也

踵故踵故選置從事中郎師古曰

建鼓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刺其建鼓師古曰諸官曹

先令以召集號令為開閉之時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露索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

洽平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師古

金選音刑之謂小選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

重十一重十一錄二十五分錄之十三一日重六兩呂刑曰

大辟疑其宮辟疑其對辟疑其罰六百錢

金布故金布令甲曰師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存

後曹召茂陵令諸後曹如漣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發射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射則曠日

而隴反

白著成功白著為世使表師古

不首吏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左顧子高迺幸左顧存恤發心惻

不自它不自它於太后李奇曰不自它者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隨牒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師古曰階謂

便坐正寢在於便坐師古曰便坐謂非

驚著易著於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

猗違連猶依連猗音於奇反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忱愁卒無忱愁憂師古曰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導古堂外集

七

導古堂外集

八

鑄 故使操平鑄令晉灼曰王常為先武鑄說其將帥此
鑄請徐以徵言鑄鑿遺之也師古曰平據之名鑄謂琢
鑄也鑄音

養名 齊部紆緩養名師古曰言齊人之
俗其性遲緩多自高大以養名聲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授 候伺常大都授時師古曰都
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也

不道 賊後丞相宜以不道賊請遣捕督趣司隸
校尉如淳曰律殺不辜一家三人為不道

辜 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為姦利者師古曰權
專也辜權者言已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

通明相 方進知能飭法兼通文法吏事
庸亡 義與劉信奔軍庸亡孟康
曰謂挺身逃亡如奴庸也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末殺 滿 謂欲末殺災異滿譴誣天師古曰末殺掃滅
也滿謂欺罔也殺音先曷反謂音來直

檻塞 檻塞大異師古曰檻義取檻
柙之檻猶閉也其字從木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虧除 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
之而已師古曰虧減也減除其狀直令免去也

繁辟 雅拜 日行禮容拜也師古曰繁辟猶言繁旋也辟
日行禮容拜也師古曰繁辟猶言繁旋也辟

良民吏 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師
古曰良民吏善治百姓者

牢讓 能牢讓爵位師古曰牢堅也
揚雄傳第五十七上

佚蕩 為人簡易佚蕩張晏曰佚音
織蕩音備音灼曰佚蕩綏也
與周氏親連也師古曰媽音於連反

皇波 師古曰離序皇波晉灼曰離惡也皇大也
文肆 質 離 何文肆而質離應曰肆放也離狹也如
者恨世不用己而自
沈也師古曰離音穢

唼 依 靈修既信椒蘭之唼依兮師
古曰唼依謂言也唼音妾

棍 棍 申大與齒音下本反
棍 棍 申大與齒音下本反

般 般 振般也而軍裝師古曰般
般 振般也而軍裝師古曰般

總 總 齊總也總搏其相膠葛兮
總 齊總也總搏其相膠葛兮

柴 柴 齊貌也柴音初蠟反柴音參
柴 齊貌也柴音初蠟反柴音參

翁 翁 赫音霍 半散照燭翁赫音霍
翁 赫音霍 半散照燭翁赫音霍

邛 邛 夫何旒旒邛邛之旒旒也師古曰邛邛竿杠之狀
邛 夫何旒旒邛邛之旒旒也師古曰邛邛竿杠之狀

駮 駮 音高 駮音高 駮音高
駮 音高 駮音高 駮音高

擢 擢 於巧是為雲氣波瀾相譎詭而成觀孟康曰言夏屋
擢 於巧是為雲氣波瀾相譎詭而成觀孟康曰言夏屋

擘 擘 反 擘音子 擘音子
擘 反 擘音子 擘音子

樽 樽 極北極之樽樽師古曰言高臺特出乃至北
樽 極北極之樽樽師古曰言高臺特出乃至北

樽 樽 極北極之樽樽師古曰言高臺特出乃至北
樽 極北極之樽樽師古曰言高臺特出乃至北

快振 日月... 振也... 快音央 振音辰

敦園 敦園... 敦音敦 園音屯

峴 峴... 峴音峴 峴音峴

棍成 棍成... 棍音棍 成音成

矚駭 矚駭... 矚音矚 駭音駭

矚 矚... 矚音矚 矚音矚

矚 矚... 矚音矚 矚音矚

矚 矚... 矚音矚 矚音矚

矚 矚... 矚音矚 矚音矚

矚 矚... 矚音矚 矚音矚

矚 矚... 矚音矚 矚音矚

矚 矚... 矚音矚 矚音矚

矚 矚... 矚音矚 矚音矚

矚 矚... 矚音矚 矚音矚

矚 矚... 矚音矚 矚音矚

矚 矚... 矚音矚 矚音矚

矚 矚... 矚音矚 矚音矚

矚 矚... 矚音矚 矚音矚

矚 矚... 矚音矚 矚音矚

矚 矚... 矚音矚 矚音矚

矚 矚... 矚音矚 矚音矚

矚 矚... 矚音矚 矚音矚

矚 矚... 矚音矚 矚音矚

矚 矚... 矚音矚 矚音矚

矚 矚... 矚音矚 矚音矚

旭卉 上天... 旭音旭 卉音卉

神騰 神騰... 神音神 騰音騰

嘻 嘻... 嘻音嘻 嘻音嘻

曼 曼... 曼音曼 曼音曼

曼 曼... 曼音曼 曼音曼

曼 曼... 曼音曼 曼音曼

曼 曼... 曼音曼 曼音曼

曼 曼... 曼音曼 曼音曼

曼 曼... 曼音曼 曼音曼

曼 曼... 曼音曼 曼音曼

曼 曼... 曼音曼 曼音曼

曼 曼... 曼音曼 曼音曼

曼 曼... 曼音曼 曼音曼

曼 曼... 曼音曼 曼音曼

曼 曼... 曼音曼 曼音曼

曼 曼... 曼音曼 曼音曼

曼 曼... 曼音曼 曼音曼

曼 曼... 曼音曼 曼音曼

曼 曼... 曼音曼 曼音曼

曼 曼... 曼音曼 曼音曼

曼 曼... 曼音曼 曼音曼

曼 曼... 曼音曼 曼音曼

曼 曼... 曼音曼 曼音曼

曼 曼... 曼音曼 曼音曼

曼 曼... 曼音曼 曼音曼

驥駢駢音駢音力莖
駢駢音力莖駢駢音力莖
駢駢音力莖駢駢音力莖
駢駢音力莖駢駢音力莖
駢駢音力莖駢駢音力莖

莫莫紛紛貌紛紛莫塵埃
莫莫音力莖紛紛音力莖
莫莫音力莖紛紛音力莖
莫莫音力莖紛紛音力莖
莫莫音力莖紛紛音力莖

幽輶音輶
幽輶音輶輶輶音輶
幽輶音輶輶輶音輶
幽輶音輶輶輶音輶
幽輶音輶輶輶音輶

聿皇音聿
聿皇音聿皇皇音聿
聿皇音聿皇皇音聿
聿皇音聿皇皇音聿
聿皇音聿皇皇音聿

沈沈容容音沈
沈沈音沈容容音沈
沈沈音沈容容音沈
沈沈音沈容容音沈
沈沈音沈容容音沈

窮尤闕與音窮
窮尤音窮闕與音窮
窮尤音窮闕與音窮
窮尤音窮闕與音窮
窮尤音窮闕與音窮

靖冥音靖
靖冥音靖冥冥音靖
靖冥音靖冥冥音靖
靖冥音靖冥冥音靖
靖冥音靖冥冥音靖

馨峯音馨
馨峯音馨峯峯音馨
馨峯音馨峯峯音馨
馨峯音馨峯峯音馨
馨峯音馨峯峯音馨

碎磻音碎
碎磻音碎磻磻音碎
碎磻音碎磻磻音碎
碎磻音碎磻磻音碎
碎磻音碎磻磻音碎

蠶智音蠶
蠶智音蠶智智音蠶
蠶智音蠶智智音蠶
蠶智音蠶智智音蠶
蠶智音蠶智智音蠶

揚雄傳第五十七下音揚

儲胥音儲
儲胥音儲胥胥音儲
儲胥音儲胥胥音儲
儲胥音儲胥胥音儲
儲胥音儲胥胥音儲

汾汭音汾
汾汭音汾汭汭音汾
汾汭音汾汭汭音汾
汾汭音汾汭汭音汾
汾汭音汾汭汭音汾

穢者音穢
穢者音穢者者音穢
穢者音穢者者音穢
穢者音穢者者音穢
穢者音穢者者音穢

疎戎音疎
疎戎音疎戎戎音疎
疎戎音疎戎戎音疎
疎戎音疎戎戎音疎
疎戎音疎戎戎音疎

碣磻音碣
碣磻音碣磻磻音碣
碣磻音碣磻磻音碣
碣磻音碣磻磻音碣
碣磻音碣磻磻音碣

拈隔音拈
拈隔音拈隔隔音拈
拈隔音拈隔隔音拈
拈隔音拈隔隔音拈
拈隔音拈隔隔音拈

韻亢音韻
韻亢音韻亢亢音韻
韻亢音韻亢亢音韻
韻亢音韻亢亢音韻
韻亢音韻亢亢音韻

噤吟音噤
噤吟音噤吟吟音噤
噤吟音噤吟吟音噤
噤吟音噤吟吟音噤
噤吟音噤吟吟音噤

割名音割
割名音割名名音割
割名音割名名音割
割名音割名名音割
割名音割名名音割

歐忝音歐
歐忝音歐忝忝音歐
歐忝音歐忝忝音歐
歐忝音歐忝忝音歐
歐忝音歐忝忝音歐

聃音聃
聃聃音聃聃聃音聃
聃聃音聃聃聃音聃
聃聃音聃聃聃音聃
聃聃音聃聃聃音聃

儒林傳第五十八音儒

邊墜音邊
邊墜音邊墜墜音邊
邊墜音邊墜墜音邊
邊墜音邊墜墜音邊
邊墜音邊墜墜音邊

東溼音東
東溼音東溼溼音東
東溼音東溼溼音東
東溼音東溼溼音東
東溼音東溼溼音東

廉裾音廉
廉裾音廉裾裾音廉
廉裾音廉裾裾音廉
廉裾音廉裾裾音廉
廉裾音廉裾裾音廉

<p>毛華 經以屬華毛華為治師古曰言如</p>	<p>乘取 往吏律律而中乘取往吏十餘人為爪牙師古曰</p>	<p>精禍 史徒律律而中乘取往吏十餘人為爪牙師古曰</p>	<p>沈命 也於是將命命取與往吏十餘人為爪牙師古曰</p>	<p>道地 爲之將命命取與往吏十餘人為爪牙師古曰</p>	<p>新將 謂郡守延年所治也</p>	<p>股弁 張辟股弁也</p>	<p>阿邑 邑名也</p>	<p>貨殖 傳第六十一</p>	<p>答布 之布也</p>	<p>者厚 重也</p>	<p>者矣 爲音也</p>	<p>者矣 爲音也</p>	<p>會除 二家交倫其餘也</p>	<p>也駟 音子駟反</p>	<p>也駟 音子駟反</p>	<p>也駟 音子駟反</p>	<p>也駟 音子駟反</p>	<p>也駟 音子駟反</p>	<p>也駟 音子駟反</p>	<p>也駟 音子駟反</p>	<p>也駟 音子駟反</p>	<p>也駟 音子駟反</p>	<p>也駟 音子駟反</p>	<p>也駟 音子駟反</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靜悍 日解爲人靜悍</p>	<p>邑屋 居邑屋不見敬師古曰</p>	<p>曲聽 仇家曲聽其言古</p>	<p>落醉 師古曰落醉時尖八見連母</p>	<p>臧去 師古曰臧去也</p>	<p>井眉 邊居之眉師古曰亦臧去也</p>	<p>重礙 一且重礙也</p>	<p>反擊 則破也</p>	<p>佞幸 傳第六十三</p>	<p>家人 子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p>	<p>酒所 日言酒在體中</p>	<p>何奴 傳第六十四上</p>	<p>兩脫 與何奴中間有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p>	<p>伏處 若舍也</p>	<p>少吏 古以少吏之數納師</p>	<p>比疎 爲之疎比音類反疎字或以金</p>	<p>犀昆 黃金犀昆一名孟康曰要中大帶也張曼曰鮮卑郭</p>	<p>也亦 日鮮卑亦謂師比</p>	<p>也亦 日鮮卑亦謂師比</p>	<p>也亦 日鮮卑亦謂師比</p>	<p>也亦 日鮮卑亦謂師比</p>	<p>也亦 日鮮卑亦謂師比</p>	<p>也亦 日鮮卑亦謂師比</p>	<p>也亦 日鮮卑亦謂師比</p>	<p>也亦 日鮮卑亦謂師比</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孕重 匈奴孕重墮積罷極苦之師古曰孕重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任者也墮落也積敗也音讀罷讀日疲

居次 長女云為須卜居次小女為當于居次李奇曰居次者女之號若漢言公主也師古曰須卜當于皆其氏族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稱令健為自保

保就 就師古曰自保守且修成其郡縣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師古

波河 曰波河循河也波音彼義反

翔實 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耳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然尚麻留甚眾師古曰麻留言其前後離麻不相遠及也

外戚傳第六十七上 妾不敢以燕嬙見帝師古

燕嬙 曰嬙與情同謂不嚴師古

標絕 命標絕而音子小反

菱蒺 華中齊也侯風兮李奇曰蒺音敷孟康曰菱音綴

敵克 師古曰克古祝字

佳俠 孟康曰佳俠猶朱榮兮

沫悵 弟康曰沫悵猶沫悵兮

下也沫音呼內反

媯妍 媯妍太息晉灼曰三輔謂憂愁而省痠曰媯妍媯媯其媯媯也師古曰媯音在消反

窮綺 窮綺宮人使令皆為窮綺多其帶服度曰窮綺有前

袴也 袴也

衣補 作嫁時衣被也為音于偽反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 誇布 妾誇布服纈食孟康曰誇大也大布之衣也

竊窳 德象女師曰詩謂關雎及窳窳德象女師古

明詩外別有此篇耳而說者便謂窳窳等即是詩篇

對食 房與宮對食應劭曰宮人自相

方底 底盛綠縑方底師古曰縑厚縑也縑其色也方

赫蹏 武發箇中有衰藥二枚赫蹏書鄧展曰赫音兄弟

今書本赫字或作擊

涎涎 燕尾涎涎師古曰涎涎

易祖 師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師古曰

豫節 音象一曰豫首節也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後儉 後儉隆約師古曰後退也

陷假 陷假離朝師古曰假升也陷假

嬾然 多貌也行復為人所嬾然成行師古曰嬾然

王莽傳第六十九下 葦然 懼然葦然葦然漢氏之終不可濟師古曰

蹙頞 侈大也蹙短也蹙頞也蹙頞也蹙其月反頞胡感反

敘傳第七十上

於樺又音乃乳穀謂虎於樺師古曰穀讀如本字

精進搢史酒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搢也

孟晉也孟晉也迨及也何不早進也孟勉

啾發淫淫夫不可聽者非部夏之樂也師古曰啾發啾

敘傳第七十下非正之聲也不謂麗之鳴也淫

龍荒幕朔祭荒龍城非謂自龍堆也朔北方也

湏酒流移也紛紛亂也酒音莫踐反

薰胥烏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師

之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

澹易澹視耽耽其欲澹澹澹欲利之貌也澹音濼今

慎長慎也蘇林曰慎慎行步

喪安喪也古曰喪喪也

獷獷之貌言無親也獷音積又音九永反

攸攸攸外寓閭越東甌

娒娒娒古曰娒娒也

歆歆歆曲陽歆歆師古曰歆

雅故雅雅訓之故及古今之語

漢書蒙拾下

終

後漢書家拾序

撰范史蒙拾竟有難者曰蔚宗生宋季之陵遲扇江左之浮豔曼辭洵美古意寢衰今茲做做焉采擷之不已有說乎曰有是哉子之襲貌而遺神也今夫河洛之區殷宗之所都而周公之所相也亦伏應符皇圖再造京縣清密圓首思奮言經術則箋學啟而故訓明言創設則明堂開而郊祀定樹石乎蠻庠勒銘於絕域士生其間清議嚴於邦刑內學精於聖道解字備九千之文研經歷十年之久猗與那與煌煌扈扈非蔚宗之筆舌則不彰抑非蔚宗之論議所得而域也昔黃東發研精六學而日鈔百卷論范者嘆其寂寥郝仲輿撰述九經而

道古堂外集

瑣瑣一編采范者尚嫌膚末至若吳興凌氏竊林鍼之成書侈文林之綺繡空張篇目有班無范蒙竊病之倦遊伏誦溫故知新微文碎辭詳加甄錄小友周嘉猷復拾劉昭之注益余未及斐然美備有足多云仁和杭世駿

道古堂外集

仁和 杭世駿 大宗鈔撮

後漢書家拾上

光武帝紀第一上

通租初光武為春陵侯家訟道租於嚴尤尤見而奇之

反側子不省吏人與郎交關諱毀者數千章光武降者便相語曰肅王推赤心置人腹

投死中安得不相語曰肅王推赤心置人腹

卿曹力注曹輩也

族生野穀族生注旅奇也不因播種而生故曰族今字書作稽音呂古字通

光武帝紀第一下

慈兄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弟弟薄葬送終之義

三精九縣驪回三精霧塞注九縣九州也驪回謂亂也三精日月星也霧塞言昏昧也精或為象

明帝紀第二

放手殘吏放手注放手謂貪縱為非也

宿雪冬無宿雪注以其經冬故言宿也宿和帝紀京師去冬無宿雪

煖沐春不煖沐注煖也音於六反沐潤澤也言無暄濁之氣也

登衍五穀登衍注登成也衍饒也音以職反

章帝紀第三

典城初舉孝廉郎中寬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長相注任堪使也典主也

方空鮮齊相省水純方空也方空者細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即今之方目紗也綸似絮而細吹者言吹

噓可成亦紗也前書曰齊有三服官故詔齊相罷之徐文靖管城頭記曰按梁張寶謝皇太子賚果然

釋啟嚴沐在節胡熟結宇吹綸曉暖快繡懸溫南越

志威重縣有穿洲上多輪木似穀皮可以為綿吹給
蓋絮之輕者故以給名紀本言吹給絮注乃以為紗
也何

高才生 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
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令丙 又令丙筆長短有數注前書音義
日合有先後有令甲令乙令丙

儲時 詔所經道也言無得設儲時注
儲積也時具也言不預有蓄備

胎養 胎養諸人三解
胎養諸人三解

冒形 沙漢之北蕙嶺之西冒形之類注字書曰形多須
而長故舉

報囚 律十二月立春不以
報囚律十二月立春不以

鬼區 威靈行平鬼區
鬼區威靈行平鬼區

戎亭 備館獻歌
戎亭備館獻歌

安帝紀第五

長檄 在所為封長檄注封謂印
長檄在所為封長檄注封謂印

隱親 刺史舉所部郡國太守相舉墨綬隱親悉心勿取
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

順帝沖帝質帝紀第六

任出 其令中都官繫囚罪非殊死考未竟
任出其令中都官繫囚罪非殊死考未竟

桓帝紀第七

房祀 壞郡國諸房祀
房祀壞郡國諸房祀

獻帝紀第九

結童 結童入學
結童結童入學

皇后紀第十上

險謁 序曰無險謁私謁之心
險謁序曰無險謁私謁之心

妖幸 妖幸毀政之符
妖幸妖幸毀政之符

淫蠹 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陸奸合遂忘
淫蠹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陸奸合遂忘

金穴 家師號郭況
金穴家師號郭況

險情 贊行當其接狀第承恩色雖險情贊行莫不德焉
險情贊行當其接狀第承恩色雖險情贊行莫不德焉

惠心 妍狀及至移意愛析媿私
惠心妍狀及至移意愛析媿私

胸中氣 吾素剛急
胸中氣吾素剛急

息耗 數句呼相工問息耗注薛氏韓詩章
息耗數句呼相工問息耗注薛氏韓詩章

飛書 乃作飛書以陷梁竦注
飛書乃作飛書以陷梁竦注

下意 諸飛書若今匿名書也
下意諸飛書若今匿名書也

勞心 曲體帝知后勞心曲體歎曰
勞心曲體帝知后勞心曲體歎曰

卸器 蜀漢卸器九帶佩刀並不復
卸器蜀漢卸器九帶佩刀並不復

諛詞 假借威權輕薄諛詞注言思
諛詞假借威權輕薄諛詞注言思

鬱養 強執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
鬱養強執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

皇后紀第十下

皇嬪 示也言諸后皆示其貞淑配皇為儷案字書無儷
皇嬪示也言諸后皆示其貞淑配皇為儷案字書無儷

蕭該 音麗
蕭該音麗

蘭閣 班政蘭閣宣禮椒屋注
蘭閣班政蘭閣宣禮椒屋注

律歷志上第一

八能 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
八能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

律歷志中第二

八音 八音均度暑景候鍾律權士灰放陰陽
八音八音均度暑景候鍾律權士灰放陰陽

漏見曲論漏見曲論

超辰凡百九十四歲超一辰

禮儀志上第四

寬大書立春之日

親家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

禮儀志中第五

改水日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治皆絕止至立

獯劉乘之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

十二神黃門令奏曰飯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唱偈

不祥攪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

祭記志上第七

行皇光武即位於鄴劉昭注春秋保乾

重累人穴中視天直上七里兩從者挾持前人相牽後

天文志上第十

關苞授規軒轅始受河圖關苞授規

溟滓龐鴻太元劉昭注張衡靈憲曰太素之前幽

根也道根既建自無生有久素始萌而未有氣

同色渾沌不分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謂龐鴻蓋乃道

之幹也道幹既育有物成體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

分清濁定位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壘鬱構

五行志一第十三

跋眉婦女憂愁

謙儀京師長者皆以葦方筭為

蹇人出吳門望樓羣見

唯胡請為諸君鼓噍胡者

姪女河間姪女工數錢

嚼復嚼嚼復嚼者京都飲

延延白蓋小車何延

五行志六第十八

嚴能相上免太后兄弟實憲等官遺就

郡國志二第二十

驕孫附劉昭注皇覽曰子思家在孔子冢南

郡國志三第二十一

德父山祝其有羽山為德父山

郡國志五第二十三

粉水劉昭注華陽國志曰有清水穴巴人

百官志一第二十四

倜說故新汲命王隆作小學漢

百官志二第二十五

嚴郎羽林郎希遊六郡良家稱本武帝以便

百官志三第二十六

祭錢凡山澤賦池之

百官志五第二十八

無害吏秋冬遺無害吏案

屬表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則教忠及學

猥諸候其除以附及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師者亦

曰是為

輿服志上第二十九

金鏤方鈇象鑄鑲錫金鏤方鈇插翟尾劉昭注獨斷曰

馬髦後有三孔插雉尾其中

步叉戎車後以牙磨金鼓羽折幢翳轡胄甲弩

布施馬大行載車太僕每駕六布施馬布施馬者酒白

藏城北祀宮皆

輿服志下第三十

輶沂有輶沂冠有兩大夫車

縷鹿獨斷曰其狀若婦人縷鹿

剛瘳瘳我敢當

劉立劉盆子傳第一

安集掾聖公因往從陳牧

半頭赤幘俠劇為製絳單衣半頭赤幘注續漢書曰童

峭底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

王劉張李彭盧傳第二

南嶽諸劉南嶽諸劉為其先聖注聖公光武本自春

陵北從故春陵近衡山故曰南嶽諸劉也

負負謂步曰負負無可言者注

飲飯飲飯音扶遠反

隗公孫述傳第三

錯鏃牽馬操刀奉盤錯鏃制牲而盟注前書匈奴傳

也此攪也

錯置也音七故反

地絡斷地無類注

臥鼓還師振旅

騰書因數騰書騰告示禍

穴處虛言所識不遠也

糗糒糗日糗熱大豆與米也說文曰糗乾飯也

援旗糾族援旗糾族注

棧有方雄棧有四方之棧注四

帛蘭船注蓋以帛飾其蘭也

丹青之信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注揚

孩兒口以萬數

李王鄧來傳第五

消疾素消疾注消消中之疾也周禮天官

外兄子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注光武之姑

案覆及往來游說皆有信義言行不違

案覆及往來游說皆有信義言行不違

案覆及往來游說皆有信義言行不違

案覆及往來游說皆有信義言行不違

斬山 斬水灌城
宿衛 此誠聖恩所宜宿衛也
鄧寇傳第六

中大人 宮人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中書宿皆稱中大人
宦者傳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
高

元二 時遭元二之災注臣賢案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
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
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外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

白蓋雙騎 門生繞送

申證 罪無申證
分之日 未定兩處安得私
今日朕分注分猶解也

雙蓋外集

批抵 為專權之臣所見批抵注說文曰抵
倒擊也批音片支反抵音之氏反

質礪 嚴棘不復質礪其過真之嚴棘之下注質
正也質礪也苦角反嚴棘謂傲也

營魂識路 狐死首丘之情營魂識路之懷注楚
詞曰願徑逝而不得魂識路之榮榮

馮岑賈傳第七

忸怩 虞兵臨境忸怩小利注忸怩忸怩忸怩也謂
憤習前事而復為之忸音丑反忸音逝

枋算 公孫述遺枋算以竹木為之程況將數萬人乘枋算
下江關注枋算以竹木為之程況將數萬人乘枋算

古通用 郭景純曰水中律筏也枋即舫字
冒突 露橈小橈也露橈謂露橈數千艘注並船名橈

其觸 橈小橈也露橈謂露橈數千艘注並船名橈
突也橈音饒

棹卒 東觀記作權前書鄧通以權船為黃頭郎權音直
反教

東觀記 權前書鄧通以權船為黃頭郎權音直
反教

生麓 狗吠不驚足下生麓注麓長
毛也犬無追吠故足下生麓
劉甲兵 注廣雅曰劉削也謂削除甲兵
吳蓋陳賊傳第八

辦嚴 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注嚴
即裝也避明帝諱故改之 陳紀傳紀見禍亂方
作不復辦嚴

挺緩 宜小挺緩令得
逃亡注挺緩解也

耿弇傳第九

晏開 完復邊郡使塞
下無晏開之警

鏡期王霸祭遵傳第十

攝贖 被創中額攝贖復戰注攝贖正也
日案贖為馬扇汗期被創中額正也
邪喻 市人皆大笑舉手邪喻之注說文曰邪喻手相笑
也歐音弋支反歐音諭或音由此云邪喻語輕重

遺書外集

同相

良夜 帝東歸過濟幸連營勞饗士卒作
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注良猶深也

奇衣 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
身無奇衣家無私財

朱景王杜馬劉傳堅馬傳第十二

旅力 旅力既竭途無成功注旅眾也
愆過也言旅力已過而功不成

回容 帝雖制御功臣而
能回容宥其小失

麗景 婉變龍姿儼景翻飛而建大功也偶
也言諸將齊景翻飛而建大功也偶

寶融傳第十三

排迕 謂排迕不得進退
注排迕謂排迕不得進退

儀適 儀適先遠從事問會見
注儀適先遠從事問會見

脩尚 帝以穆不能修尚注
不能脩整自高尚也

陰鳴也陰音於禁反噉音一介反

釋天立甲釋天日

天聲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注

遺雜師一舉而空朔庭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

賊室是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賊室道家蓬萊山注老

馬援傳第十四

都布更為援制都布單衣注東觀記都作荅史記曰荅

陸陸共陸陸欲往附之注陸陸猶錄今更

旅距若大姓侵小民點羌欲

點點注臣謹依儀氏鞫中帛氏口齒謝氏醫

水火縣薄注鼻兩孔間也縣薄欲厚而緩縣薄股也

變鏢注是為鏢音許縛反

長者家兒注難得調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

棄葬注殺買城西數畝地棄葬而已

草索相連注嚴與接妻子女索

陶養注崇虛名注陶養猶依連也

卓魯魏劉傳第十五

蘊憤歸道注於是蘊憤歸道之賓越關阻

仁恕注使仁恕擗肥親往廉之注仁恕

風隔注星官風隔算應皆究風隔注

迂久注醉而還注迂久猶良久也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傳第十六

伏不闕注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南靜

萬石君注馮勤祖父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子皆

名家駒注名力勉之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傳第十七

詳言正色注及在鄉黨詳言正

雅壽注請上雅壽

四府注四府奉注四府太尉

桓譚馮衍傳第十八上

科比注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

駱藉注風調相連引也

桃葉注內無鈎頭也今此為駱古字通

馮衍傳第十八下

本業注欲遺其財為立基本生業也

除憚注并道其財為立基本生業也

疲曳年華疲曳猶席幾名賢之風送史猶頓也

申屠剛鮑示邳惲傳第十九

塞晏誠不欲聖朝行誅以傷塞晏之化注謝康成注尚書考靈運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

折芟送因折芟為坐以荷薦肉韻賦盈酒言談彌日

蘇竟楊厚傳第二十上

摩研編削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祝書注說文曰編次也削謂簡也一日

射書刀也

八魁夫仲夏甲申為八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注歷法春三月己巳丁丑夏三月甲申王辰秋三月己亥

陰臣又言陰臣近戚妃黨當受福注陰私也日知錄曰陰臣謂婦人下文宋阿母是也注非

鄒顛襄楷傳第二十下

四始四始之缺五際之尾注四始謂關雎為國風之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

太皓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大皓悅和靈聲乃發注太皓天也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傳第二十一

水排造作水排鑄為農器注排音蒲拜反治鑄者為排以吹炭合激水以鼓之也

泄用臣伏觀將帥之情功臣之望莫一休足於內注雖垂念北邊亦當顧世用之注泄猶難也

鳧藻將帥悅如鳧士卒鳧藻注言其和陸歡悅如鳧士卒鳧藻注言其和

掩握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掩握之物足富十世注掩握猶掌握也謂珠玉之類也

樊宏陰識傳第二十二

倚席博士倚席不講又見儒林傳注倚席言不施講坐也

朱馮虞鄭周傳第二十三

名字伯通以名字典群注以名字顯著也

滕母匹夫滕母尚能致命一餐

橫舍先建太學造立橫舍注橫學也或作曩義亦同

梁統傳第二十四

瞞眊梁冀馮精瞞眊口吟舌言注瞞眊音它謫反說文曰精直視

鉗忌也言性鉗忌能制御注鉗物也

上第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自賣人或取良人悉為奴婢名曰自賣人

張曹鄭傳第二十五

三五步驟三五步驟優劣殊軌注孝經鈞命決曰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朱均注云步謂德隆道備

勤思日月為步時事漸順日月亦驟勤思不已日月乃馳是優劣也

鄭范陳賈張傳第二十六

洮汰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

五府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

無人事此子無人事於外注無

桓榮丁鴻傳第二十七

精食少立操行經袍精食不求盈餘注東觀記曰鸞貞分賄友朋素於幼沖學覽六經莫不貫綜推財孤寡

貞伎宿楊氏其貞伎如此

劉趙滄于江劉周趙傳第二十九

辦裝錢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錢注此獨云辦裝者

辦裝錢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錢注此獨云辦裝者

辦裝錢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錢注此獨云辦裝者

事在顯宗初當時未之諱史官不復追改又清河王
慶傳云每朝諱廟常夜分嚴裝則又蕭宗敘述之
故辭不為前代追諱

案比每至歲時縣當案比注案
陰堂注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
也象注東南隅謂之奧陰堂幽暗之室又入其奧死之

反素散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
班彪傳第三十上子固

遑率連華諸夏兼其所有注遑率猶超絕也
敷蔡五穀垂穎桑麻敷蔡注兩雅曰敷

太紫據坤靈之正位太紫宮也
燭朗光燭五色以景彰

端閣立金人於端閣注
文博階級平者以文博相亞次也

增榮業峨增榮業峨登降照爛注業音五職
風纒袖貌纒音素合纒音山從反

震震爍爍注震爍爍走貌爍音雷從反
劫怒息注劫怒其十二乃劫怒而少

麗麗紛紛多也說文曰麗古麗字
酒車騰酒車而酌

警聲激越營厲天
班固傳第三十下

鴻藻景樂鋪鴻藻信景樂
注信讀日申

翽翽翽翽顯顯翼翼翽翽翽翽顯顯翼翼光漢京於諸
盛之貌案文選

梁騶傳曰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
焱焱炎炎焱焱炎炎揚光飛文注並戈矛車馬

游基游基發射注游基養由
晁煜管絃晁煜

弘說謹言弘說咸
襟然襟然意下注襟者襟

溱溱百穀溱溱庶草蕃蕪
立混命人主五德初始同平草味立混之世

立聖故先命立聖使終學立制宏亮洪業注春秋演孔子
圖曰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曰立聖莊子

奮揚奮揚不台潤穆之義廣號師矢敦奮揚之容注
矢陳也敦師敦迫也言漢取天下

虎離離其師革滅人邑注史記曰如虎如龍如豹如
鳥奕奕流商郊音義曰離與奕同

六幽注六幽幽遠之地
屯朋論論士注屯屯眾也朋羣也

緇文皓質黃暉采鱗
暉龍也

恭館寶注恭肅之館謂廟中也
三靈蒼三靈之繁社注三

將辨萬嗣煬洪暉奮景炎注

第五鍾離宋寒傳第三十一

婦公帝戲謂倫日聞卿為吏第婦

晏晏射天不遇仲兄食室有之邪

清詔南周勃辟太尉清詔使冀州廉察災害注風俗通曰汝

使冀州蓋三公府有清詔員以承詔使也范滂傳

衍食遺所削黜衍食它縣注

光武十王傳第三十二

仁祠楚王誦黃老之微

伊蒲塞也中華翻為近住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桑門

占護遺中黃門占護其妻

木勝則人殫其力故云人亡

稱妮楚角反稱妮猶整齊也行音胡耶反

朱樂何傳第三十三

潘墓於蒼墓矣注禮記曰葬葬蒼梧之野

後漢書蒙拾上

道古堂外集

仁和 杭世駿 大宗鈔撮

後漢書蒙拾下

鄧張徐張胡傳第三十四

五伯伯陳綏伯張第伯同志好齊名南陽號曰五伯

大舅張禹祖父況族姊為皇祖考夫人況為郡

溫給頃歲至懸千餘

家苦親執家苦

刻戾章注刻劑也戾乖也

郭躬陳寵傳第三十六

歸忌遺屬歸忌則奇宿鄉亭注陰陽書歷法曰歸忌日

管穴如其管穴安有讓刺注管穴言小也史記

歷注鄰舍比里共相

隔并故天心未得隔并屬

楊李翟應霍爰徐傳第三十八

牢賞簡其精勇多其牢賞

王充王符仲長統傳第三十九

游博持掩或以謀姦合任為業或以游博持掩為事注

掩也案游博持掩即前書功臣表及貨殖傳所謂博

以證互師古曰博字或作博博掩皆戲而賭取財物可

採牒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

證以互師古曰博字或作博博掩皆戲而賭取財物可

採牒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

葛子升越葛子升越葛子升越葛子升越葛子升越葛子升越

雄都賦曰布則蜘蛛不可見風笛中黃濁雄都賦曰布則蜘蛛不可見風笛中黃濁

織布至數十升織布至數十升織布至數十升織布至數十升

葛采桐木為棺葛采桐木為棺葛采桐木為棺葛采桐木為棺

滌臭上不及泉滌臭上不及泉滌臭上不及泉滌臭上不及泉

洗金攻玉以石洗金攻玉以石洗金攻玉以石洗金攻玉以石

反支正公以金反支正公以金反支正公以金反支正公以金

蔚蔚彼之蔚蔚蔚蔚彼之蔚蔚蔚蔚彼之蔚蔚蔚蔚彼之蔚蔚

徒附奴婢干羣徒附奴婢干羣徒附奴婢干羣徒附奴婢干羣

拘絜謂自拘束拘絜謂自拘束拘絜謂自拘束拘絜謂自拘束

孝明八王傳第四十孝明八王傳第四十孝明八王傳第四十孝明八王傳第四十

收汗也上天以收汗也上天以收汗也上天以收汗也上天以

李陳龐陳橋傳第四十一李陳龐陳橋傳第四十一李陳龐陳橋傳第四十一李陳龐陳橋傳第四十一

傳考禪當傳考傳考禪當傳考傳考禪當傳考傳考禪當傳考

五毒答掠無算五毒答掠無算五毒答掠無算五毒答掠無算

搏手搏手困窮搏手搏手困窮搏手搏手困窮搏手搏手困窮

止城故縣工城止城故縣工城止城故縣工城止城故縣工城

良細殘殺長吏良細殘殺長吏良細殘殺長吏良細殘殺長吏

崔駰傳第四十二崔駰傳第四十二崔駰傳第四十二崔駰傳第四十二

還時嘉昔人之遠還時嘉昔人之遠還時嘉昔人之遠還時嘉昔人之遠

九乾俯銜深於重九乾俯銜深於重九乾俯銜深於重九乾俯銜深於重

紛纒言曰纒盛凶紛纒言曰纒盛凶紛纒言曰纒盛凶紛纒言曰纒盛凶

威械威械藏而多威械威械藏而多威械威械藏而多威械威械藏而多

童牙唐且華顛以童牙唐且華顛以童牙唐且華顛以童牙唐且華顛以

四巡西上四巡頌四巡西上四巡頌四巡西上四巡頌四巡西上四巡頌

快習西安危快不自快習西安危快不自快習西安危快不自快習西安危快不自

度紀骨吸吐納雖度紀骨吸吐納雖度紀骨吸吐納雖度紀骨吸吐納雖

周黃徐美申屠傳第四十三周黃徐美申屠傳第四十三周黃徐美申屠傳第四十三周黃徐美申屠傳第四十三

玳珉文曰玳珉色玳珉文曰玳珉色玳珉文曰玳珉色玳珉文曰玳珉色

韜面腋賦於幽關韜面腋賦於幽關韜面腋賦於幽關韜面腋賦於幽關

振手不復振手而去振手不復振手而去振手不復振手而去振手不復振手而去

貞期貞期可懷貞貞期貞期可懷貞貞期貞期可懷貞貞期貞期可懷貞

理暖理暖明時也理暖理暖明時也理暖理暖明時也理暖理暖明時也

楊震傳第四十四楊震傳第四十四楊震傳第四十四楊震傳第四十四

都講日蛇鱗者卿都講日蛇鱗者卿都講日蛇鱗者卿都講日蛇鱗者卿

張王種陳傳第四十六張王種陳傳第四十六張王種陳傳第四十六張王種陳傳第四十六

詳當數與尚書辨詳當數與尚書辨詳當數與尚書辨詳當數與尚書辨

清實稱無所交黨清實稱無所交黨清實稱無所交黨清實稱無所交黨

杜樂劉李劉謝傳第四十七杜樂劉李劉謝傳第四十七杜樂劉李劉謝傳第四十七杜樂劉李劉謝傳第四十七

中文尚書推三家尚書中文尚書推三家尚書中文尚書推三家尚書中文尚書推三家尚書

虞傳蓋臧傳第四十八

單外三輔為塞則圍陵單

痕食 淫而無限極

方格 格是朝廷重其方

寬挺 賊得寬挺必謂

雄職 此人明以雄職

張衡傳第四十九

腫臃 日案紛錯人用腫臃注腫臃言未晤也

高睨 大談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平高睨而大談

皮傳 後人皮傳無所不容集注揚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

會也後人不達皮膚之意流俗本多作頗傳者誤也

塵邈 美難積以酷烈今允塵邈

文君 文君為我端著

曉崢 曉崢高峻貌曉崢音堯崢音士耕反

法汙 揚芒燥而終天兮水汙反而湧瀉注

郎潛 尉眉而郎潛今速三葉而

縣攀 母縣攀以梓謂都尉顏驥也

引憂 於引憂

龐視 日龐視以拯人注爾雅

傲惘 仰矯首以遙望今魂傲惘

磴 行積冰之磴磴今清泉沍而不流注磴音牛反

給囀 反說文曰磴磴之洞穴兮標通瀾之磴注給囀

嬌眼 威胡放麗以盡媚兮增嬌眼而蛾眉注嬌

妙婧 舒妙婧之織腰也楚辭曰婧目宜笑也

灼藥 藥指熱而還眼兮心灼藥其如湯注

響響 曳雲旗之離聲也玉鸞

蕤蒙 浮蕤蒙而上征注蕤蒙氣也蕤音莫孔反案文

馬相 如傳作蕤蒙音義並同

書相 如傳作蕤蒙音義並同

接刺 刺音力達反撥刺張弓貌也

磅礪 磅礪壁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礪

低回 劉流網羅提皇注劉音居流反低回劉流回轉之

義頰 義頰天嬌媚以連卷兮雜香義頰頰以方曠

橫汨 橫汨戾迭邊械汨戾汨以迭邊注械音一六反汨音于筆反

矻矻 矻音徒逆疾貌

矻矻 雷聲也矻音康矻音苦蓋反淫裔電矻矻

也疾 也疾

龐頰 頰音胡於宕異兮貫倒景而高厲注龐音亡孔反

選頰 頰音胡於宕異兮貫倒景而高厲注龐音亡孔反

眩 眩音縣眩音混疾貌常聞眩也

仙夫天不可階仙夫希

玄謀回志場來從玄謀獲我所求夫何思注場去也音

馬融傳第五十上

偃伯昔命師於曉棄偃伯於靈臺注司馬法曰古者武

不與也偃休也

伯謂師節也

賴覓勿罔寥豁鬱塊注瀛音眇洪音鳥

唯唯高峻貌岨岨注瀛音五來反唯音徂回反岨音隅岨音

豐形對蔚窳頊慘爽注並林木貌也對音徒對

薩扈薶焚薩扈薶焚惡可殫形注薶音以揆反郭璞注

也本作從荏者誤也雁商戶聲音胡瓦反字從圭並花

續棗擊斂九藪之動物續棗四野之飛注續音胡犬

山敦雲移鳩之平茲固之中山敦雲移

泉牢彌綸阮澤阜聚也敦音屯亦積聚也

影馳羽毛紛其影揚也影音必由反馳音羊教反

微嬉霍奕微嬉霍奕別驚分奔注

仰確隱甸風行雲轉仰確甸確注

勃滄昏注滄音鳥董反

扔輪窳伏扔輪發作梧轄注扔音人證反聲類

螟螟螟螟蟬蟬說文曰動也蟬音似

經巡歐紆大匈哨後經巡歐紆

廣虎龍熊日暴席虎博狂兇獸也音法封捕注著頭篇

輕鈔越悍度疏音或輕鈔越悍度音工昭反說文越行輕

趨枝履教反趨音尋謂長枝也音

寓屬木產蓋寓屬單注寓

絡繹續張羅網也與幕通注絡

茲飛飛即伏飛也與治通注茲

濟薄汾境貝反繞音奴教反並入水貌也

參秋山谷蕭條原野參秋注參音力

錯紵榮委注水貌也錯紵交結也紵

虹洞天地虹洞之忽反委音於危反

於賜濁同左傳曰加賜則於與

底伏疏越蘊擾賦惆底伏注底伏猶潛伏也呂氏春秋

蔡邕傳第五十下

含甘吮滋泚泚類含甘吮

旱漫旱漫無所知也

三互法至是復有三互法注三互謂婚姻

飲章臣一入牢獄當為楚毒所迫趣以飲章辭情何緣

左周黃傳第五十一

龍忌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注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為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困學紀聞曰按淮南要畧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中國以鬼神之亡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隨管忠諭隨管注

拘儒遠士鄙生忘其拘儒注拘儒猶褊狹也

荀韓鍾陳傳第五十二

芸夫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注芸除草也

李杜傳第五十三

悔之折骨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

賈城門生勃海王調賈城上書證固之枉

腐生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于試有司乎

太公自太公以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注太公謂祖公願等注言太

驚義夫專為義則傷生專為生則驚義注驚違也

吳延史盧趙傳第五十四

殺青簡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注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

兼兩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注車有兩輪故稱兩也

四行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注漢官儀曰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也

切卻詔書前切卻州郡注切却急也卻退也

郡邸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於侯覽注郡邸若今之寺邸也案郡邸如今會館一郡人公產故可賣

之若寺賦則官府所居不得賣矣

回穴穴注回穴猶紆曲也

皇甫張段傳第五十五

文降遂其証規貨路羣羌令其文降注以文簿虛降非真心也

避第仕途威明欲避第仕途故激發我耳注言欲歸第避仕途也

推方類士卒飢渴乃勒眾推方奪其水注推方謂方頭競進也

陳蕃王允傳第五十六

恨恨天之於漢恨恨無已注恨恨猶眷眷也

華首華首大辟以謝天下

乳藥當伏大辟以謝天下

黨錮傳第五十七

寬餘憲令寬餘

甘足遂乃榮華工

畫諾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弘農成瑨但坐嘯

刊章靈帝詔刊章捕儉等注刊削也不欲宣露並名故削之而直捕儉等

溷軒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臧罪猥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之以歸注溷軒廁屋

平署署猶連署也

富植比門同縣高氏蔡氏並皆富植郡人畏而事之唯護比門不與交通注比門猶並門也

寶武何進傳第五十九

此曹子此曹子復考為

儂道進驚駭從儂道歸管注廣雅曰儂疾也音仕覽反

鄭孔荀傳第六十

偏宕 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歸偏

負園 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負園委屈可以每其

皇甫高朱雋傳第六十一

蛾賊時人謂之黃中亦名為蛾賊注蛾音魚

備義真備未平注備音服說文曰備牛乘

董卓傳第六十二

傲陽狗態 羌胡傲陽狗態注言羌胡心腸傲惡情態如

按牢 淫畧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按牢注言牢固者皆搜

相竿 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轎時人號竿

庸狗 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

交兵 呂布軍有曳兵內反注交兵

劉虞公孫瓚陶謙傳第六十三

通懸 懸皆時還本國注言揮糧不續也

烏尼 歸人音丑六反喻急也

脂腴 自希室王公之肯皆

袁紹傳第六十四上

柴穀 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輯柴穀

塊濕 使說操以許下也音濕

鋒仗 價役鋒仗好亂樂注魏志曰操少機警有權數

三臺 坐召三臺專制朝政注晉書曰漢官尚書為

旁排 插今之旁排也

拋車 其發石聲震烈呼為霹靂即今之拋車也拋音普

袁紹劉表傳第六十四下

宗賊 注時江宗賊大盛

關圖 訊鼎 改名秀訊鼎謂楚子問王孫滿鼎輕重也

劉馬 袁術呂布傳第六十五

寶牀 坐寶牀而嘆曰袁術乃至此

拳捷 布拳捷得免

循吏 傳第六十六

竭流 法水乃不復為害

準約 省素 無貨積 劉放曰案文言準都無義蓋本是

觸乳 注諺曰孤孀觸

蘭輿 注謝承書曰有白

力子 游子常苦貧力子天

宦者 傳第六十八

龜鼎 自曹騰說梁冀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

實龜 龜鼎國之守器以論帝位也尚書曰龜王遺我

外舍 帝因如麻呼左與外舍不
相得者皆謂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
兩墮 天墮謂隨意所為不定也今人謂持兩端而任意
為兩墮諸本
兩或作兩也

導行費 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
外草自屏 強明審注謂在外野草中自殺也
諸價 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諸價然
作家居 每去注謂平論定其價也
翻車渴鳥 家居故聚為私藏
也上

儒林傳第六十九上
射菟首 以素木宛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
菟首 菟首為俎實射則賦
以菟首為俎實射則賦
家林 崔篆所作易林也
儒林傳第六十九下

瘦羊博士 註東觀記曰建武中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
又欲投鉤甄字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
後召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

文苑傳第七十上
淳潛 且洛邑之淳潛局足以居乎專乘
音鳥 賦曰梁弱水之淵潛淵潛小貌也淳音天鼎反潛

傲 復昆彌房傲 注方音假養馬人也字書假音真
傳讀如此不知所出
今有蕭特國恐是也
家狼 注擊狼狽也

家狼 注擊狼狽也

水劍 南劍劍水劍強越注水劍謂
鑄鑊 田田相如鑄鑊林林注鑄鑊也
緩耳 鑄鑊之君注鑄鑊也
文苑傳第七十下
嫗嫗 嫗嫗名執樞拍豪強注嫗嫗也
捷憚 捷憚逐物日富月昌注捷疾也
閃榆 閃榆也閃榆執則致富昌注閃榆傾佞
伊優 抗憐伊優北堂上抗憐倚門邊注伊優屈曲佞
分坐 親故昇堂辨音弄見
抽心呈貌 抽心呈貌
獨行傳第七十一
灌調者 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
歲稱給事 未滿歲稱灌調者
彭考 毀墮地者提而食之注彭即勢也
方術傳七十二上
怪牒 然神怪怪牒玉策金繩關屬於靈明之
鈴泱 府封勝瑤壇之上者靡得而聞也
取遺 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
航航 航航謂信與不信也
尼首 象尼正山中下四方高也

水劍 南劍劍水劍強越注水劍謂
鑄鑊 田田相如鑄鑊林林注鑄鑊也
緩耳 鑄鑊之君注鑄鑊也
文苑傳第七十下
嫗嫗 嫗嫗名執樞拍豪強注嫗嫗也
捷憚 捷憚逐物日富月昌注捷疾也
閃榆 閃榆也閃榆執則致富昌注閃榆傾佞
伊優 抗憐伊優北堂上抗憐倚門邊注伊優屈曲佞
分坐 親故昇堂辨音弄見
抽心呈貌 抽心呈貌
獨行傳第七十一
灌調者 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
歲稱給事 未滿歲稱灌調者
彭考 毀墮地者提而食之注彭即勢也
方術傳七十二上
怪牒 然神怪怪牒玉策金繩關屬於靈明之
鈴泱 府封勝瑤壇之上者靡得而聞也
取遺 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
航航 航航謂信與不信也
尼首 象尼正山中下四方高也

水劍 南劍劍水劍強越注水劍謂
鑄鑊 田田相如鑄鑊林林注鑄鑊也
緩耳 鑄鑊之君注鑄鑊也
文苑傳第七十下
嫗嫗 嫗嫗名執樞拍豪強注嫗嫗也
捷憚 捷憚逐物日富月昌注捷疾也
閃榆 閃榆也閃榆執則致富昌注閃榆傾佞
伊優 抗憐伊優北堂上抗憐倚門邊注伊優屈曲佞
分坐 親故昇堂辨音弄見
抽心呈貌 抽心呈貌
獨行傳第七十一
灌調者 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
歲稱給事 未滿歲稱灌調者
彭考 毀墮地者提而食之注彭即勢也
方術傳七十二上
怪牒 然神怪怪牒玉策金繩關屬於靈明之
鈴泱 府封勝瑤壇之上者靡得而聞也
取遺 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
航航 航航謂信與不信也
尼首 象尼正山中下四方高也

水劍 南劍劍水劍強越注水劍謂
鑄鑊 田田相如鑄鑊林林注鑄鑊也
緩耳 鑄鑊之君注鑄鑊也
文苑傳第七十下
嫗嫗 嫗嫗名執樞拍豪強注嫗嫗也
捷憚 捷憚逐物日富月昌注捷疾也
閃榆 閃榆也閃榆執則致富昌注閃榆傾佞
伊優 抗憐伊優北堂上抗憐倚門邊注伊優屈曲佞
分坐 親故昇堂辨音弄見
抽心呈貌 抽心呈貌
獨行傳第七十一
灌調者 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
歲稱給事 未滿歲稱灌調者
彭考 毀墮地者提而食之注彭即勢也
方術傳七十二上
怪牒 然神怪怪牒玉策金繩關屬於靈明之
鈴泱 府封勝瑤壇之上者靡得而聞也
取遺 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
航航 航航謂信與不信也
尼首 象尼正山中下四方高也

水劍 南劍劍水劍強越注水劍謂
鑄鑊 田田相如鑄鑊林林注鑄鑊也
緩耳 鑄鑊之君注鑄鑊也
文苑傳第七十下
嫗嫗 嫗嫗名執樞拍豪強注嫗嫗也
捷憚 捷憚逐物日富月昌注捷疾也
閃榆 閃榆也閃榆執則致富昌注閃榆傾佞
伊優 抗憐伊優北堂上抗憐倚門邊注伊優屈曲佞
分坐 親故昇堂辨音弄見
抽心呈貌 抽心呈貌
獨行傳第七十一
灌調者 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
歲稱給事 未滿歲稱灌調者
彭考 毀墮地者提而食之注彭即勢也
方術傳七十二上
怪牒 然神怪怪牒玉策金繩關屬於靈明之
鈴泱 府封勝瑤壇之上者靡得而聞也
取遺 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
航航 航航謂信與不信也
尼首 象尼正山中下四方高也

水劍 南劍劍水劍強越注水劍謂
鑄鑊 田田相如鑄鑊林林注鑄鑊也
緩耳 鑄鑊之君注鑄鑊也
文苑傳第七十下
嫗嫗 嫗嫗名執樞拍豪強注嫗嫗也
捷憚 捷憚逐物日富月昌注捷疾也
閃榆 閃榆也閃榆執則致富昌注閃榆傾佞
伊優 抗憐伊優北堂上抗憐倚門邊注伊優屈曲佞
分坐 親故昇堂辨音弄見
抽心呈貌 抽心呈貌
獨行傳第七十一
灌調者 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
歲稱給事 未滿歲稱灌調者
彭考 毀墮地者提而食之注彭即勢也
方術傳七十二上
怪牒 然神怪怪牒玉策金繩關屬於靈明之
鈴泱 府封勝瑤壇之上者靡得而聞也
取遺 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
航航 航航謂信與不信也
尼首 象尼正山中下四方高也

水劍 南劍劍水劍強越注水劍謂
鑄鑊 田田相如鑄鑊林林注鑄鑊也
緩耳 鑄鑊之君注鑄鑊也
文苑傳第七十下
嫗嫗 嫗嫗名執樞拍豪強注嫗嫗也
捷憚 捷憚逐物日富月昌注捷疾也
閃榆 閃榆也閃榆執則致富昌注閃榆傾佞
伊優 抗憐伊優北堂上抗憐倚門邊注伊優屈曲佞
分坐 親故昇堂辨音弄見
抽心呈貌 抽心呈貌
獨行傳第七十一
灌調者 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
歲稱給事 未滿歲稱灌調者
彭考 毀墮地者提而食之注彭即勢也
方術傳七十二上
怪牒 然神怪怪牒玉策金繩關屬於靈明之
鈴泱 府封勝瑤壇之上者靡得而聞也
取遺 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
航航 航航謂信與不信也
尼首 象尼正山中下四方高也

水劍 南劍劍水劍強越注水劍謂
鑄鑊 田田相如鑄鑊林林注鑄鑊也
緩耳 鑄鑊之君注鑄鑊也
文苑傳第七十下
嫗嫗 嫗嫗名執樞拍豪強注嫗嫗也
捷憚 捷憚逐物日富月昌注捷疾也
閃榆 閃榆也閃榆執則致富昌注閃榆傾佞
伊優 抗憐伊優北堂上抗憐倚門邊注伊優屈曲佞
分坐 親故昇堂辨音弄見
抽心呈貌 抽心呈貌
獨行傳第七十一
灌調者 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
歲稱給事 未滿歲稱灌調者
彭考 毀墮地者提而食之注彭即勢也
方術傳七十二上
怪牒 然神怪怪牒玉策金繩關屬於靈明之
鈴泱 府封勝瑤壇之上者靡得而聞也
取遺 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
航航 航航謂信與不信也
尼首 象尼正山中下四方高也

水劍 南劍劍水劍強越注水劍謂
鑄鑊 田田相如鑄鑊林林注鑄鑊也
緩耳 鑄鑊之君注鑄鑊也
文苑傳第七十下
嫗嫗 嫗嫗名執樞拍豪強注嫗嫗也
捷憚 捷憚逐物日富月昌注捷疾也
閃榆 閃榆也閃榆執則致富昌注閃榆傾佞
伊優 抗憐伊優北堂上抗憐倚門邊注伊優屈曲佞
分坐 親故昇堂辨音弄見
抽心呈貌 抽心呈貌
獨行傳第七十一
灌調者 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
歲稱給事 未滿歲稱灌調者
彭考 毀墮地者提而食之注彭即勢也
方術傳七十二上
怪牒 然神怪怪牒玉策金繩關屬於靈明之
鈴泱 府封勝瑤壇之上者靡得而聞也
取遺 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
航航 航航謂信與不信也
尼首 象尼正山中下四方高也

水劍 南劍劍水劍強越注水劍謂
鑄鑊 田田相如鑄鑊林林注鑄鑊也
緩耳 鑄鑊之君注鑄鑊也
文苑傳第七十下
嫗嫗 嫗嫗名執樞拍豪強注嫗嫗也
捷憚 捷憚逐物日富月昌注捷疾也
閃榆 閃榆也閃榆執則致富昌注閃榆傾佞
伊優 抗憐伊優北堂上抗憐倚門邊注伊優屈曲佞
分坐 親故昇堂辨音弄見
抽心呈貌 抽心呈貌
獨行傳第七十一
灌調者 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
歲稱給事 未滿歲稱灌調者
彭考 毀墮地者提而食之注彭即勢也
方術傳七十二上
怪牒 然神怪怪牒玉策金繩關屬於靈明之
鈴泱 府封勝瑤壇之上者靡得而聞也
取遺 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
航航 航航謂信與不信也
尼首 象尼正山中下四方高也

水劍 南劍劍水劍強越注水劍謂
鑄鑊 田田相如鑄鑊林林注鑄鑊也
緩耳 鑄鑊之君注鑄鑊也
文苑傳第七十下
嫗嫗 嫗嫗名執樞拍豪強注嫗嫗也
捷憚 捷憚逐物日富月昌注捷疾也
閃榆 閃榆也閃榆執則致富昌注閃榆傾佞
伊優 抗憐伊優北堂上抗憐倚門邊注伊優屈曲佞
分坐 親故昇堂辨音弄見
抽心呈貌 抽心呈貌
獨行傳第七十一
灌調者 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
歲稱給事 未滿歲稱灌調者
彭考 毀墮地者提而食之注彭即勢也
方術傳七十二上
怪牒 然神怪怪牒玉策金繩關屬於靈明之
鈴泱 府封勝瑤壇之上者靡得而聞也
取遺 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
航航 航航謂信與不信也
尼首 象尼正山中下四方高也

水劍 南劍劍水劍強越注水劍謂
鑄鑊 田田相如鑄鑊林林注鑄鑊也
緩耳 鑄鑊之君注鑄鑊也
文苑傳第七十下
嫗嫗 嫗嫗名執樞拍豪強注嫗嫗也
捷憚 捷憚逐物日富月昌注捷疾也
閃榆 閃榆也閃榆執則致富昌注閃榆傾佞
伊優 抗憐伊優北堂上抗憐倚門邊注伊優屈曲佞
分坐 親故昇堂辨音弄見
抽心呈貌 抽心呈貌
獨行傳第七十一
灌調者 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
歲稱給事 未滿歲稱灌調者
彭考 毀墮地者提而食之注彭即勢也
方術傳七十二上
怪牒 然神怪怪牒玉策金繩關屬於靈明之
鈴泱 府封勝瑤壇之上者靡得而聞也
取遺 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
航航 航航謂信與不信也
尼首 象尼正山中下四方高也

水劍 南劍劍水劍強越注水劍謂
鑄鑊 田田相如鑄鑊林林注鑄鑊也
緩耳 鑄鑊之君注鑄鑊也
文苑傳第七十下
嫗嫗 嫗嫗名執樞拍豪強注嫗嫗也
捷憚 捷憚逐物日富月昌注捷疾也
閃榆 閃榆也閃榆執則致富昌注閃榆傾佞
伊優 抗憐伊優北堂上抗憐倚門邊注伊優屈曲佞
分坐 親故昇堂辨音弄見
抽心呈貌 抽心呈貌
獨行傳第七十一
灌調者 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
歲稱給事 未滿歲稱灌調者
彭考 毀墮地者提而食之注彭即勢也
方術傳七十二上
怪牒 然神怪怪牒玉策金繩關屬於靈明之
鈴泱 府封勝瑤壇之上者靡得而聞也
取遺 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
航航 航航謂信與不信也
尼首 象尼正山中下四方高也

方術傳第七十二下

鷓鴣音屈頭鷓鴣息須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注鷓鴣音居妖反毛詩曰有集維鷓毛萇注曰鷓雉也

越方注越方善禁呪也

梧鼎鼎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糞注梧支也

胎息胎食胎能行胎息胎食之方噉舌下泉咽之不絕

閉氣而食之名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以鼻口噉喻如在胎之中

逸民傳第七十三

菲菲志菲菲今升降注

舍舍惟菲高下不定也

恒恒口露露今余詘嗟恒恒今誰聞

騎龍弄鳳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雲間

四業處士注真體兼四業

班草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

塵枉道就塵枉

列女傳第七十四

陝輪若夫動靜輕脫視聽

女妹昭女妹曹豐生亦有

兇離才惠注昭婿之妹也

東夷傳第七十五

舞天常用十月祭天晝夜飲

魁頭大率皆魁頭露布袍草履注魁頭猶

蘇塗科頭也謂以髮塗繞成科結也紛音計

蘇塗國各有別邑為蘇塗諸逃亡至其中皆不還之蘇

塗之義有

似持身注身朱坊身如中國之用粉也

持衰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持沐不

南蠻西南夷傳第七十六

僕鑿獨力衣注僕鑿獨力皆未詳流俗本或有改鑿

赤髀赤髀橫裙後也雜處五溪之內俗稱赤髀橫裙即其子

精夫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姨徒注說文

實布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謂

俛錢殺人者得以俛錢贖死注何承天纂文曰俛錢

蘭干緜錦帛疊蘭干細布織成章如

漢竹其竹節相去一

叩籠衆皆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至十餘

改襟往化既字

西羌傳第七十七

容頭過身今三郡未復圍陵單外而公卿選懦容

踵係傷敗踵係

西域傳第七十八

陝河自鄯善論漢出西諸國有兩道傍南山北陝河

案前作波河

飛橋又言有飛橋數

風災鬼難梯山棧谷釋法顯透天竺記云西度流沙履

有熱風惡鬼

精文善法班勇雖列其奉浮屠不殺伐而

空有兼遺詳其清心釋累之功空有兼遺之宗道書之

不有虛實

南匈奴傳第七十九

口白主斷獄聽訟當決輕重口

組帶童子佩刀組帶各一注說文

雇其較度遠及領中郎將龐奮倍雇南

烏桓鮮卑傳第八十

道古堂外集

十六

悍塞其性悍塞注說文曰

質館下通胡市因築南北兩部

後漢書蒙拾下

光緒二十二年歲次丙申春正月餘杭黃熟齋通初校

二月餘杭草炳麟叔三校

三月錢塘楊振錫春浦綜校

終

文選課虛序

文章之用虛實二者而已... 家之言虛則一心所獨運也... 巧構形似之言深探窈冥之域... 波莫挽而斯道亾矣... 也天台王若以五聲編類選字... 家辭賦學術單疏賴祭徒勤... 當句見疵一言鉅語則全篇不振... 瀟性源擺脫凡想諗夫操奇... 而或以雙字類林之例相擬...

道古堂外集

仁和 杭世駿 大宗類次

文選課虛一

天象一

烟焜 兩儀始分烟焜調元氣易天地烟焜典引

中宸 辰辰天地之交宇也

陽蓋 陰敷物言陽蓋照生萬物也陰敷蓋生於陰也

寸旬 魏都賦量寸旬而愛寸陰之旬旬時也

歷日 甘泉賦歷吉日協靈辰歷選

豨登 秣而初天門今擇樂

慘廩 下陰潛以慘廩兮

嶸嶸 嶸嶸極之嶸嶸也

旭卉 卉上之絳旭卉兮

寥廓 忽恍西征賦寥廓惚恍一氣而甄三才列子張

純殷 魯靈光殿賦承蒼昊之純殷

柔祇 圓靈月賦柔祇雪疑團靈水

助昕 幽通賦助昕而仰思助昕

雁鴻 宕冥思立賦踰雁鴻於宕冥皆天之高氣也

分之 象也龐又作蒙楚辭貫

焜鬱 頽延之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詩炎天方焜

赫義 暑方赫義盛也

火晏 謝靈運之郡初發都詩火晏圍

靈鑿 謝靈運張子房詩靈鑿集朱光毛詩天鑿在下曹

文張華女史鏡靈無私 顏延之宋郊祀歌靈監育

倭緊 股仲文南州桓公九

恢恢 歐陽建臨終詩恢恢六

泱泱 謝朓京洛夜發

圓象 盧湛時典詩靈圓象運悠悠方儀廓天曰圓象

曖曖 陶潛誦貧士詩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輝

會宵 謝惠連詠牛女詩

剌剌 皇皇天也剌剌其揚靈兮

赫戲 皇天也赫戲兮皇

沈寥 九辨沈寥兮天高而氣清沈寥曠蕩而虛

忽荒 答賓戲超忽荒而踪吳蒼也忽荒天

熹微 歸去來辭恨晨光之熹

塤隳 漢高祖功臣贊也塤宇宙上塤下隳天以清為常

豈聞 豈聞不昭察混混也豈聞豈聞不昭察也

善惡 善惡不昭察也

天象 二日星

晦晦 吳都賦旭日晦晦

晦晦 北征賦日晦晦其將暮

晦晦 楚辭日晦晦下兩頰

曜靈 歸田賦於時曜靈俄景曜靈日也 真婦賦曜靈

阿阿 江淹雜體詩阿阿秋月

日母 事云日者陽德之母

冬愛 宣貴妃詠

叛赫 戲西京賦譬眾星之環極叛赫戲以燿煌

幕幕 思今賦建回車之幕

拔刺 衡威弧之拔刺今威弧星名拔刺彎弓貌淮南子

磅礪 磅礪聲也

劉流 劉流兮劉流繞繞也

網繆 網繆通皇 察二紀五緯之網繆通皇二紀日月也

雜沓 雜沓叢穎以方曠

穢汨 穢汨淚分分布遠馳之貌

天象 三風

颼颼 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

颼颼 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

颼颼 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

颼颼 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

颼颼 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

颼颼 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

颼颼 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

颼颼 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

颼颼 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

莫莫紛紛羽猷賦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炎林

颺戾西征賦吐清風之颺戾莫莫紛紛風塵之貌

灑灑灑灑如灑灑然翁習盛貌風之貌

颺颺颺如颺颺然翁習盛貌風之貌

颺颺颺如颺颺然翁習盛貌風之貌

颺颺颺如颺颺然翁習盛貌風之貌

颺颺颺如颺颺然翁習盛貌風之貌

颺颺颺如颺颺然翁習盛貌風之貌

颺颺颺如颺颺然翁習盛貌風之貌

颺颺颺如颺颺然翁習盛貌風之貌

颺颺颺如颺颺然翁習盛貌風之貌

颺颺颺如颺颺然翁習盛貌風之貌

颺颺颺如颺颺然翁習盛貌風之貌

颺颺颺如颺颺然翁習盛貌風之貌

颺颺颺如颺颺然翁習盛貌風之貌

颺颺颺如颺颺然翁習盛貌風之貌

颺颺颺如颺颺然翁習盛貌風之貌

颺颺颺如颺颺然翁習盛貌風之貌

颺颺颺如颺颺然翁習盛貌風之貌

戾戾江淹雜體詩

嬋嬋九歌嬋嬋兮秋風

轉招理光風轉蕙池崇蘭些轉搖

天象四雷電

震震西都賦震震熒熒雷奔電激震熒熒

磅磅西京賦磅磅激激而增響磅磅象于天威雷震之音

磅磅西京賦磅磅激激而增響磅磅象于天威雷震之音

磅磅西京賦磅磅激激而增響磅磅象于天威雷震之音

磅磅西京賦磅磅激激而增響磅磅象于天威雷震之音

磅磅西京賦磅磅激激而增響磅磅象于天威雷震之音

磅磅西京賦磅磅激激而增響磅磅象于天威雷震之音

磅磅西京賦磅磅激激而增響磅磅象于天威雷震之音

磅磅西京賦磅磅激激而增響磅磅象于天威雷震之音

磅磅西京賦磅磅激激而增響磅磅象于天威雷震之音

磅磅西京賦磅磅激激而增響磅磅象于天威雷震之音

磅磅西京賦磅磅激激而增響磅磅象于天威雷震之音

磅磅西京賦磅磅激激而增響磅磅象于天威雷震之音

磅磅西京賦磅磅激激而增響磅磅象于天威雷震之音

磅磅西京賦磅磅激激而增響磅磅象于天威雷震之音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天象四雷電

滄渤江賦氣滄渤以霧香滄渤霧

鬱律時鬱律其如烟

胚渾類胚渾之未疑言雲氣香

菲菲思玄賦雲菲非兮繞余輪又作菲菲九章

生烟謝朓遊東田詩

紫薄江淹從冠軍建平王登廬

鱗鱗鮑照還都道中

晦藹離騷揚雲霓之晦藹

容容九歌雲容容

塊軋招隱士塊兮軋山曲

油油封禪文自我天覆

天象六雨道百堂外集文選課虛

霏霏吳都賦有霏

皚皚北征賦涉積雪之皚皚皚皚積雪之皚皚

藹藹奕奕雪賦藹藹浮浮漣漣

磴磴思玄賦行積冰之磴

濂濂竄婦賦雷冷以夜下兮水濂

揣封長笛賦冬雪揣封乎其枝毛詩箋

滲漉何生不有滲下漉也疏禁切漉水下貌

地形一

呀池西都賦建金城之萬雉呀池

潛穢並陷潛穢潛

泱泱西京賦山谷原泱泱無疆泱泱無限域之貌言

垠鏐經所謂大荒之野

隘害東京賦守位以仁

鑿鑿不恃隘害鑿鑿也言大岷之險同乎

區阪目察區阪隅

輶輶南都賦隄陸相

神偉察茲邦之貌

杭騎蜀都賦跨躡健悍杭騎

勁儵交趾騎奇也於儀切

豁險長城豁險豁深貌徐悱古意酬到

芒芒馮隆島嶼馮遠貌許既切

芒芒馮隆島嶼馮遠貌許既切

塊塊馮隆島嶼馮遠貌許既切

眈眈馮隆島嶼馮遠貌許既切

眈眈馮隆島嶼馮遠貌許既切

窳隆馮隆島嶼馮遠貌許既切

莽貫馮隆島嶼馮遠貌許既切

昧莫馮隆島嶼馮遠貌許既切

蹇鞅馮隆島嶼馮遠貌許既切

華離馮隆島嶼馮遠貌許既切

華離馮隆島嶼馮遠貌許既切

華離馮隆島嶼馮遠貌許既切

華離馮隆島嶼馮遠貌許既切

嶽巖倚傾賦深溝嶽巖而為谷深貌甘泉

嗟峨深貌集音業景福殿賦峨峨深貌

所識延

龜延

礎延

岑延

岨延

嵬延

屹延

泐延

嶮延

嶮延

兀延

庠延

澮延

運延

岑延

嶮延

礫延

巖延

嶮延

峒延

峒延

峒延

峒延

峒延

峒延

峒延

峒延

峒延

峒延

峒延

峒延

峒延

峒延

峒延

峒延

峒延

汨汨 音演之所汨汨奔澗之所汨汨也

碧砢砢確 水激石險峻不平之貌碧力隔切砢音客砢

澄澹 汪洗廣混罔泣 若乃曾潭之府靈湖之淵澄澹在

混幹 顯渙 混幹顯渙流映揚焜水勢清深而澄澈光

溟漭 渺漭汗汗田田 溟漭渺漭汗汗田田皆廣大無際之貌

破破 破破 破破 破破 破破 破破 破破 破破 破破 破破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漉漉

澆裁 有水也所澆切

攬搜 攬搜 攬搜 攬搜 攬搜 攬搜 攬搜 攬搜 攬搜 攬搜

頤淡 頤淡 頤淡 頤淡 頤淡 頤淡 頤淡 頤淡 頤淡 頤淡

萃榮 萃榮 萃榮 萃榮 萃榮 萃榮 萃榮 萃榮 萃榮 萃榮

汨淪 汨淪 汨淪 汨淪 汨淪 汨淪 汨淪 汨淪 汨淪 汨淪

彪休 彪休 彪休 彪休 彪休 彪休 彪休 彪休 彪休 彪休

翁高 翁高 翁高 翁高 翁高 翁高 翁高 翁高 翁高 翁高

溶滴 溶滴 溶滴 溶滴 溶滴 溶滴 溶滴 溶滴 溶滴 溶滴

霈霈 霈霈 霈霈 霈霈 霈霈 霈霈 霈霈 霈霈 霈霈 霈霈

頤響 頤響 頤響 頤響 頤響 頤響 頤響 頤響 頤響 頤響

哀壑 哀壑 哀壑 哀壑 哀壑 哀壑 哀壑 哀壑 哀壑 哀壑

澄瀛 澄瀛 澄瀛 澄瀛 澄瀛 澄瀛 澄瀛 澄瀛 澄瀛 澄瀛

澆浚 澆浚 澆浚 澆浚 澆浚 澆浚 澆浚 澆浚 澆浚 澆浚

析析 析析 析析 析析 析析 析析 析析 析析 析析 析析

寥泝 寥泝 寥泝 寥泝 寥泝 寥泝 寥泝 寥泝 寥泝 寥泝

駕軼 駕軼 駕軼 駕軼 駕軼 駕軼 駕軼 駕軼 駕軼 駕軼

汨汨 汨汨 汨汨 汨汨 汨汨 汨汨 汨汨 汨汨 汨汨 汨汨

汨汨 汨汨 汨汨 汨汨 汨汨 汨汨 汨汨 汨汨 汨汨 汨汨

汨汨 汨汨 汨汨 汨汨 汨汨 汨汨 汨汨 汨汨 汨汨 汨汨

虹洞 虹洞乎蒼天極處乎涯

淋淋 洪淋相連貌胡洞切

浩浩 浩浩深廣之貌澄澄高白之貌

爾爾 爾爾印印樞樞疆疆莘莘將將

輒輒 輒輒高貌莘莘或為莘

關關 關關感突 觀其兩旁則湧湧沸沸

沌沌 沌沌渾渾 沌沌渾渾狀如奔馬

混混 混混坳坳 混混坳坳聲如雷

厓厓 厓厓之頃清者上升 厓厓相踰

紛紛 紛紛翼翼 紛紛翼翼波涌雲亂

險險 險險戲戲 險險戲戲乃罷

澗澗 澗澗波相撲也 澗澗密澗

汀汀 汀汀何異足 汀汀澗澗

勿勿 勿勿曼羨 勿勿曼羨德盛

泉泉 泉泉貌曼羨 泉泉廣散也

劇劇 劇劇秦美 劇劇新澤

文選課虛卷一

道古堂外集

仁和 杭世駿 大宗類次

文選課虛二

地形四 宮殿

昭昭 昭昭西都賦 昭昭增盛

棍棍 棍棍建章而連外屬 棍棍

噍噍 噍噍登擢 噍噍內則別風

偃偃 偃偃迷偃偃 偃偃而上躋

脊脊 脊脊又脊察 脊脊而烏鳥切

將將 將將景靈光殿 將將賦賦

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 狡狡狡狡 狡狡狡狡

穹隆 閣道穹隆
長曲貌

弘敷 而弘敷弘敷
託高基於山岡直墀寬也

帶寬 居帶徒結切寬五結切高貌

辨華 數上也列附升高也辨音班又音葩

亭亭苕苕 亭亭以苕苕高貌
騶駼 皆臺名 騶駼 皆臺名 騶駼 皆臺名

鑄鑄列列 鑄鑄列列 鑄鑄列列
皆告切 鑄鑄列列 鑄鑄列列

轍轍 反宇業業飛檐轍轍
轍轍 反宇業業飛檐轍轍

窈窕徑廷 窈窕徑廷 窈窕徑廷
窈窕徑廷 窈窕徑廷 窈窕徑廷

遷倚 一高一下一屈一直也遷力氏切

眇眇 眇眇以弘敞

隆侈 隆侈功期不隆侈隆壞

縣縣 縣縣切

微微 微微切

膠葛 膠葛長遠貌 又作膠葛魯靈光殿賦洞膠葛乎

其無 其無

舛互 舛互切

對若 對若切

髮若 髮若切

若若 若若切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垂對高貌

晚鏡 暈堞 皆高峻之貌 晚荒軌切 晚五軌切 暈堞 暈堞切

環譎 荒環譎而鴻紛 罪切

嘔吻 吃山時以紆鬱 嘔吻乎青雲言上遠青雲 按注此賦云嘔吻乎青雲則屈字連上讀李善

雲則嘔字連下讀

嶒岷 嶒岷嶒岷以嶒岷嶒岷而龍

嶒岷 嶒岷嶒岷以嶒岷嶒岷而龍

嶒岷 嶒岷嶒岷以嶒岷嶒岷而龍

嶒岷 嶒岷嶒岷以嶒岷嶒岷而龍

嶒岷 嶒岷嶒岷以嶒岷嶒岷而龍

嶒岷 嶒岷嶒岷以嶒岷嶒岷而龍

嶒岷 嶒岷嶒岷以嶒岷嶒岷而龍

嶒岷 嶒岷嶒岷以嶒岷嶒岷而龍

嶒岷 嶒岷嶒岷以嶒岷嶒岷而龍

嶒岷 嶒岷嶒岷以嶒岷嶒岷而龍

嶒岷 嶒岷嶒岷以嶒岷嶒岷而龍

嶒岷 嶒岷嶒岷以嶒岷嶒岷而龍

嶒岷 嶒岷嶒岷以嶒岷嶒岷而龍

嶒岷 嶒岷嶒岷以嶒岷嶒岷而龍

嶒岷 嶒岷嶒岷以嶒岷嶒岷而龍

嶒岷 嶒岷嶒岷以嶒岷嶒岷而龍

嶒岷 嶒岷嶒岷以嶒岷嶒岷而龍

勢蔚 勢蔚勢蔚以勢蔚勢蔚而重注 勢蔚勢蔚起

危險 危險危險以危險危險而重注 危險危險起

揭孽 揭孽揭孽以揭孽揭孽而重注 揭孽揭孽起

勦劣 勦劣勦劣以勦劣勦劣而重注 勦劣勦劣起

喙囙 喙囙喙囙以喙囙喙囙而重注 喙囙喙囙起

歌歎 歌歎歌歎以歌歎歌歎而重注 歌歎歌歎起

礪礪 礪礪礪礪以礪礪礪礪而重注 礪礪礪礪起

汨越 汨越汨越以汨越汨越而重注 汨越汨越起

鎬鎬 鎬鎬鎬鎬以鎬鎬鎬鎬而重注 鎬鎬鎬鎬起

退概 退概退概以退概退概而重注 退概退概起

宏遠 宏遠宏遠以宏遠宏遠而重注 宏遠宏遠起

羅爵 羅爵羅爵以羅爵羅爵而重注 羅爵羅爵起

蕭曼 蕭曼蕭曼以蕭曼蕭曼而重注 蕭曼蕭曼起

邳張 邳張邳張以邳張邳張而重注 邳張邳張起

曉崢 曉崢曉崢以曉崢曉崢而重注 曉崢曉崢起

央央 央央央央以央央央央而重注 央央央央起

寥寥 寥寥寥寥以寥寥寥寥而重注 寥寥寥寥起

寥寥 寥寥寥寥以寥寥寥寥而重注 寥寥寥寥起

寥寥 寥寥寥寥以寥寥寥寥而重注 寥寥寥寥起

寥寥 寥寥寥寥以寥寥寥寥而重注 寥寥寥寥起

寥寥 寥寥寥寥以寥寥寥寥而重注 寥寥寥寥起

雍容愉場兩都賦序雍容愉場著於後
遑躒西都賦遑躒諸夏遑躒猶超絕也連音卓躒呂角又作卓舉魏都賦魏都之卓舉典引卓舉乎

州方
荒屯東都賦紹百王之荒屯

鴻藻景鏢鋪鴻藻

純懿東京賦今捨純懿而論爽德純大懿美也

殷昌六合殷昌殷盛昌熾也

旁戾方也戾至也

變諧北變丁令南諧越

禕而漢帝之德侯其禕而禕美也

越起越音祿越七木切

密清京室密清密靜也清潔也

睚刺南都賦方今天地之睚刺喻禍亂也淮南子萬物睚刺睚楚辭獨乖刺而無當王逸曰刺邪也睚虛惟

玄化魏都賦玄化所甄國風所稟蔡邕陳留太守頌玄化治矣黔首用寧曹植責躬詩玄化滂流七啟

醉醲著馴風之醇醲仲長統昌言淑清穆和之風既宜醇醲之化既泱醇粹也醲厚酒也

費留朝無列印國無費留孫子兵法戰

懷德荆南懷德德順也又

思遑朔北思遑遑音偉是也

敗敗敗敗率土遷善罔圍敗音

玄默顯仁聖明藏用玄默淮南子君人之道儼然玄墨長揚賦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

赫赫震震赫赫震震

算祀算祀有祀天祿有終算數也

玄同世篤玄同老子言者不知知者不言是謂玄同

陞制時高標而陞制以高標

阨僻阨僻狹隘三王之阨僻

登閣歷五帝之登閣也

密如長楊賦七年之間而

龐視思玄賦湯鑄體以禱祈分蒙

稜威盧謀覽古詩稜威章臺顯漢書成稜備於鄰國

友道應據百一詩友道發伊洛文子三皇五帝

靈脩離騷夫唯靈脩之故也靈神也脩遠

荃宰宣德皇后令要不得君故以喻君

灑澹難蜀父老灑灑灑灑也史紙切澹音淡言分

騁奕典引騁騁流度對越天地者

藻明藻明而行於篇籍光

人事二郊祀

炎場東京賦燧燧燎之炎場

胙蠻高麗於太一火儀猛為場

頌祇 甘泉賦集于禮禱之園登平

崑上 為焜焜煌煌火貌

配蔡 故焜焜之光同上而披離四施也

泔淡 泔胡敢切

懿懿芬芬 泔豐融懿懿芬芬言

崇崇 翁翁 崇崇園工隆隱天兮登降崩崩單

大貌塔垣圓貌崩力兩切

遲遲 徘徊招搖靈遲遲兮即樓

普淖 淖田賦蓋普淖鄭康成儀禮注普

嚴立 江掩雜擬詩粉邑道嚴立

連蜷 九歌靈連蜷兮既留靈巫

皇皇 靈皇皇兮既降靈謂

人享三 興

琴麗 東都賦風蓋琴麗餘鑿玲瓏劉歆七畧兩

森悠 森悠名裔 悠從風貌容裔高低之貌森火也

騰驥 沛艾 沛艾作姿容貌司馬相如大人賦沛艾趨也

威鞋 威鞋羽威鞋

轆轉 轆轉參差從橫說

騷殺 騷殺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殺流蘇五

隱隱 隱隱 隱隱 隱隱 隱隱 隱隱 隱隱 隱隱 隱隱 隱隱

葦 於皇與鳳駕葦於東階葦之言御也謂

旌旌 南都賦建太常兮旌旌

轟轟 蜀都賦車馬雷

騶駼 騶駼 騶駼 騶駼 騶駼 騶駼 騶駼 騶駼 騶駼 騶駼

切雪徒合

蹀躞 魏都賦與騎朝猥蹀躞其中猥眾

鞞 鞞 鞞 鞞 鞞 鞞 鞞 鞞 鞞 鞞

郅偈 郅偈 郅偈 郅偈 郅偈 郅偈 郅偈 郅偈 郅偈 郅偈

駉隱 駉隱 駉隱 駉隱 駉隱 駉隱 駉隱 駉隱 駉隱 駉隱

威威 威威 威威 威威 威威 威威 威威 威威 威威 威威

麟萃 麟萃 麟萃 麟萃 麟萃 麟萃 麟萃 麟萃 麟萃 麟萃

焜晃 焜晃 焜晃 焜晃 焜晃 焜晃 焜晃 焜晃 焜晃 焜晃

八葉 八葉 八葉 八葉 八葉 八葉 八葉 八葉 八葉 八葉

婉俾 婉俾 婉俾 婉俾 婉俾 婉俾 婉俾 婉俾 婉俾 婉俾

幽輅 幽輅 幽輅 幽輅 幽輅 幽輅 幽輅 幽輅 幽輅 幽輅

響響 響響 響響 響響 響響 響響 響響 響響 響響 響響

踰捍 踰捍 踰捍 踰捍 踰捍 踰捍 踰捍 踰捍 踰捍 踰捍

簡跳 簡跳 簡跳 簡跳 簡跳 簡跳 簡跳 簡跳 簡跳 簡跳

駱漠 駱漠 駱漠 駱漠 駱漠 駱漠 駱漠 駱漠 駱漠 駱漠

徂兩 謝肅京洛夜發

挺轡 張載雜詩挺

啾啾 離騷鳴玉鸞

邸方 九章邸舍也

人事四 服

環纒 西都賦紅羅纒纒思合切纒山徒

續紛 飾王逸曰續紛盛貌續八切

截灑 西京賦被毛羽之灑灑被羽翻之疹灑羽垂之貌

疹所 今切

扈帶 吳都賦扈帶鮫函 離騷扈江

扶掄 扶掄屬鏤秦零陵令上書荆柯挾匕首卒

髮皮 髮皮 魏都賦髮皮冠

萋萋 藉田賦萋萋春服

粹縹 粹縹牙鮮綸綸統粹縹班婕妤賦紛粹

灼灼 灼灼其華 灼灼其華

掄裳連襪 後幸曰掄裳連襪

似積 似積 魏都賦似積

粉粉 粉粉非也

粉粉 粉粉非也 戊削 粉粉非也

爾切 爾切非也

翁甲 翁甲萃蔡 翁甲衣起張也萃蔡衣聲也

萃萃 萃萃蔡與

粹縹 粹縹音義並同

間易 間易 上林賦曳獨簡之綸綸

便嬭 便嬭 便嬭 便嬭

昂昂 昂昂 昂昂

綸纒 綸纒 綸纒

娑娑 娑娑 娑娑

披披 披披 披披

倚靡 倚靡 倚靡

促衿 促衿 促衿

昌披 昌披 昌披

曼媛 曼媛 曼媛

人車五 人車五

焱焱 焱焱 焱焱

讀列 讀列 讀列

弱入 弱入 弱入

蘇蘇 蘇蘇 蘇蘇

股幹 股幹 股幹

鮮扁 鮮扁 鮮扁

鴻洞 鴻洞 鴻洞

時分 時分 時分

編纒 編纒 編纒

編纒 編纒 編纒

編纒 編纒 編纒

編纒 編纒 編纒

疑格獸名也小牙也市延切

輜轆 蹂若 蹈藉 徒車之所輜轆步騎之所蹂

他藉藉 不被削刃而死者他藉

地 跋 踏也 獵賦 稀蒼拖跋犀牽地音他跋

掌 蹶松拍掌 蔡黎

擗 擗赤豹 擗象

跣 跣超踰也

薄索 探巖排碕 薄索蛟

祛 祛音祛 祛也

擊場 射雄賦 擊場祛騶 停值蕙擊者開除之名今俗

騶 騶音騶 騶也

料戾 厥躡 哀料戾以徹鑿表厥躡以密緻料戾小而

無別內規 洞微多所

甯灑 比甯灑連鋒 甯灑

人事七 遊覽

容與 西都賦 大路鳴鑿容與徘徊 東征賦 振容與而

載雲奇

溥覽 風舉雲搖

相羊 西京賦 相羊乎五柞之館 相羊方羊也 離騷 聊

虛賦 消搖

玄覽 東京賦 春哲玄覽 玄通也 老子 條除玄覽 河上公

佇中區

聊浪 吳都賦 相與聊浪 乎味莫之 珂聊

麗靡 爛漫 上林賦 麗靡爛漫 於前言恣所觀也

章皇 羽獵賦 章皇周流 出入日月

儲與 儲與乎大浦 儲與相羊

超遙 顏延之 秋胡詩 超遙行人遠

陵緬 謝靈運 從斤竹澗 越嶺溪行詩

宣遊 顏延之 侍遊曲 列宿順極 兮衍

行漾 顏延之 侍遊曲 列宿順極 兮衍

沈澆 亦一非體 詩沈澆 安非莊子 曰彼亦一 是非此

康娛 自離日 康安也

人事八 音樂

鏗鉤 鏗也 東都賦 鏗鉤 鏗也 鏗也 鏗也 鏗也 鏗也

又作 鏗也 東都賦 鏗鉤 鏗也 鏗也 鏗也 鏗也 鏗也

鏗也 東都賦 鏗鉤 鏗也 鏗也 鏗也 鏗也 鏗也

鏗也 東都賦 鏗鉤 鏗也 鏗也 鏗也 鏗也 鏗也

鏗也 東都賦 鏗鉤 鏗也 鏗也 鏗也 鏗也 鏗也

鏗也 東都賦 鏗鉤 鏗也 鏗也 鏗也 鏗也 鏗也

鏗也 東都賦 鏗鉤 鏗也 鏗也 鏗也 鏗也 鏗也

鏗也 東都賦 鏗鉤 鏗也 鏗也 鏗也 鏗也 鏗也

鏗也 東都賦 鏗鉤 鏗也 鏗也 鏗也 鏗也 鏗也

鏗也 東都賦 鏗鉤 鏗也 鏗也 鏗也 鏗也 鏗也

鏗也 東都賦 鏗鉤 鏗也 鏗也 鏗也 鏗也 鏗也

折盤 南都賦 怨西荆之折盤 西荆即楚舞也 折盤 蜀都賦 賦歌江 上之

舞 舞貌 張衡有七盤舞賦 賦以折盤為七盤也

翦習容奇 靡靡惜情 惜容與問麗也 史記

狀靡靡惜情 樂容與問麗也 史記

經眩 鐘鼓之大聲 眩音橫 祔頽 頽頽也 前曲度難勝 祔頽 頽頽也 前曲度難勝 祔頽 頽頽也 前曲度難勝

傳響 魏都賦 響起擬震

耀歌 或引發連手而跳歌也 爾雅耀耀契契愈返急也 僂 甘泉賦 僂僂人乞乞其承鐘廣今賦 巖巖其龍鱗 嵌開張之貌 火敢切

穆羽 陰陽清濁 穆羽和兮 若夔牙之

嘲嘶 吹嘈 藉田賦 蕭管嘲嘶 嗚以吹嘈 蒼頡篇 吹眾聲也

鏗鎗 閬給 上林賦 鏗鎗聞給 洞心駭耳 鏗鎗聲聞給

陰淫 案衍 陰淫之音 流河曲也 琴賦 案衍陸離

碣磳 形碣磳 建碣磳之虞 刻猛獸為之 故其

拈隔 拈隔 球章怒也 碣磳一轄切 碣音轄

輪函 景福殿 張荀策之

噌吰 長門賦 噌吰也 音宏

道古堂外集 文選 課 五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那菌 那菌 那菌 那菌 那菌 那菌 那菌 那菌

把柄 把柄 把柄 把柄 把柄 把柄 把柄 把柄

粉離 粉離 粉離 粉離 粉離 粉離 粉離 粉離

遐律 遐律 遐律 遐律 遐律 遐律 遐律 遐律

嗜噉 嗜噉 嗜噉 嗜噉 嗜噉 嗜噉 嗜噉 嗜噉

必噉 必噉 必噉 必噉 必噉 必噉 必噉 必噉

嬖媵 嬖媵 嬖媵 嬖媵 嬖媵 嬖媵 嬖媵 嬖媵

厥感 厥感 厥感 厥感 厥感 厥感 厥感 厥感

拔殺 拔殺 拔殺 拔殺 拔殺 拔殺 拔殺 拔殺

淋灑 淋灑 淋灑 淋灑 淋灑 淋灑 淋灑 淋灑

陽遂 陽遂 陽遂 陽遂 陽遂 陽遂 陽遂 陽遂

醜醜 醜醜 醜醜 醜醜 醜醜 醜醜 醜醜 醜醜

踰曳 踰曳 踰曳 踰曳 踰曳 踰曳 踰曳 踰曳

嗒啞 嗒啞 嗒啞 嗒啞 嗒啞 嗒啞 嗒啞 嗒啞

也絕 也絕 也絕 也絕 也絕 也絕 也絕 也絕

聯語 聯語 聯語 聯語 聯語 聯語 聯語 聯語

恢哀 苛縛 舒恢哀之廣度兮細體之苛縛恢哀廣

孟夏與 台古字通 散與曲居拉搭鴉鷓鴣鶉鶉輕

鷓鴣 拉搭 鴉鷓鴣鶉鶉輕 鶉鶉鶉鶉

殞歿 舒踰鳥集 鴉鷓鴣鶉鶉輕 鶉鶉鶉鶉

蝮蛇 舒踰鳥集 鴉鷓鴣鶉鶉輕 鶉鶉鶉鶉

曲亂 賦或冉弱而柔撓 夫曲亂之繁會叢雜亂亦

穿距劫選 穿距劫選也劫選也劫選也劫選也

嗽咋嘈啐 嗽咋嘈啐也嗽咋嘈啐也嗽咋嘈啐也

調華羽焉故 調華羽焉故也調華羽焉故也調華羽焉故也

導古堂外集 文選課卷三 六

絞灼 絞灼相絞灼也絞灼也絞灼也絞灼也

駭駭 駭駭相駭駭也駭駭也駭駭也駭駭也

跣蹠 或作憤勃感貌跣蹠言其聲跣蹠如有所蹠蹠也

炭峇 雷叩銀之炭峇言音如雷之叩銀炭峇

灑漂 正灑漂也灑漂也灑漂也灑漂也灑漂也

充屈鬱律 充屈鬱律也充屈鬱律也充屈鬱律也充屈鬱律也

鄧琅磊落 鄧琅磊落也鄧琅磊落也鄧琅磊落也鄧琅磊落也

蓋滯 蓋滯也蓋滯也蓋滯也蓋滯也蓋滯也

躡蹠攢仄 躡蹠攢仄也躡蹠攢仄也躡蹠攢仄也躡蹠攢仄也

厥園寶 厥園寶也厥園寶也厥園寶也厥園寶也

蝮蟻 蝮蟻也蝮蟻也蝮蟻也蝮蟻也蝮蟻也

篋笏 篋笏也篋笏也篋笏也篋笏也篋笏也

絞槩 絞槩也絞槩也絞槩也絞槩也絞槩也

按拏 按拏也按拏也按拏也按拏也按拏也

籛弄 籛弄也籛弄也籛弄也籛弄也籛弄也

牢刺 牢刺也牢刺也牢刺也牢刺也牢刺也

務櫟 務櫟也務櫟也務櫟也務櫟也務櫟也

聃柱 聃柱也聃柱也聃柱也聃柱也聃柱也

導古堂外集 文選課卷三 七

膠亮 膠亮也膠亮也膠亮也膠亮也膠亮也

躡蹠 躡蹠也躡蹠也躡蹠也躡蹠也躡蹠也

和昶 和昶也和昶也和昶也

佛惛 佛惛也佛惛也佛惛也佛惛也佛惛也

霍漢 霍漢也霍漢也霍漢也霍漢也霍漢也

觸攬 觸攬也觸攬也觸攬也觸攬也觸攬也

豐融 豐融也豐融也豐融也豐融也豐融也

劫倚 劫倚也劫倚也劫倚也劫倚也劫倚也

參譚 參譚也參譚也參譚也參譚也參譚也

樓機揀持 皆手撫拂拉之貌樓牽也力頭切機反手擊也機擊也持取也

標線激冽 聲相糾激之貌標線也持取也

明燼際惠 靜好也際彈明燼際惠也

切曰

駢田獵擬鮒參差 笙賦駢田聚也獵擬不齊也擬音歷鮒鮒裝飾重疊貌鮒音仰鮒助

傲羅 傲羅以奔遊傲羅疾貌傲音激

傲愴惻或他韓煜燿 傲愴惻或悲傷貌他韓煜燿盛多也

昏睡 沆淫沆艷昏睡炭炭沆淫

郁拊劫悟泓宏融裔 郁拊劫口循孔貌劫悟氣相衝

訣厲悄切 訣厲悄切又何聲折訣厲

光歧 光歧嚴其借列光華飾也歧眾管也以其

涸涸 水之涸涸或竭涸也

礪頌震隱甸礪礪 礪音勞切

浩倡 九歌陳芋瑟兮浩倡浩大也言已

皓侈 麗皓侈廣博之樂也

蜿蟬揮霍 蜿蟬揮霍

文選課虛卷二

道古堂外集 仁和 杭世駿 大宗類次

文選課虛三

緣督 魏都賦上垂拱而司契下緣督而自勤莊子緣督以爲經緣順也督中也順守道中以爲常也

醞粹 徒南切粹純也

醇聽 歷執古之醇聽也

玄識 先生各識深頌靡測老子曰

蘇世 非蘇世而居

精剛 甘泉賦方攬道德之

洪鬯 鬯與暢同暢通也

翹勳 西征賦心翹勳以仰

恬澹 左思恬澹寂莫無爲者道德之至也

卓犖 卓犖詩卓犖與犖同

婉婉 謝靈運張子房詩婉婉和順貌

義心 顏延之秋胡詩義心多苦調潘

勝引 岳從姊詩義心清尚莫之與鄰

恬曠 張華答何劭詩恬曠苦

虛恬 虛恬靜以恬愉

玄曠 陸機贈馮文舉遷斥

光光 鄧琬詩光光生揚維侍中鏡光光常

玄根 衛玄圖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

眞想 始作眞軍參軍經

炯介 顏延之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炯介大也耿與炯同古迥切又作并介與山巨源絕

交書 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并謂兼善天下也介謂

立漠 興詩澹乎至人心恬然存玄漠 盧謙時

惘惘 欸欸忠乎惘惘欸欸志也

恬敏 爲蕭揚州作薦

跡弛 漢武帝詔跡弛之士弛廢也土行卓異

殆庶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照鄰幾庶

名字 爲幽州牧與彭寵書伯通也

邈邈 東方朔畫像贊邈邈先生其道猶龍

立定 三國名臣序贊神

汪汪 情立定處之滅秦

環珞 雅珞名節

都長 體貌都閑而雅性純懿都長謂

英時 廣絕交論英時俊邁魏志崔琰謂司馬朗子之弟

碩碩 碩碩高致碩碩堅也

嘉頌 西都賦第從

綯 蜀都賦思綯道

揆 揆揆天庭漢書禮樂

藻詠 魏都賦圖以白瑞粹

羣雅 上林賦檠羣雅詩小雅之材七十二

麗藻 文賦嘉麗

佛悅 於是沈辭佛悅若遊魚銜鉤而

岨岨 或岨岨而不安岨助舉切岨魚呂切不安貌

冗長 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

崎嶇 雖近止之無常固崎嶇而難便言雖近止無常惟

芊眠 或藻思綺合清麗千

嶽嶽 文綴嶽嶽

乙乙 思乙乙其若抽乙抽

光誦 江淹從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峰

嘉藻 謝瞻答靈運詩率醜嘉藻 又作盛藻

蘭藻 植詩清辭麗蘭藻

倚據 與揚修書而好詆訶文章倚據利

譬虎 答賓戲浮英華湛道德譬龍

密爾 斯文密爾自媒於

祖構 三都賦序祖構之士雷

被飾 封禪文被飾厥

萋萋 立宗萋萋辭翰

兼羸 西京賦羸者兼羸

虫眩驚良雜苦虫眩邊

邪贏邪贏愛而足恃邪偽也優鏡

遷引五都貨殖既遷既引遷講

隱隱商旅聯稱隱展展言買人多車概相連屬

轅軫軾軾軾軾

帶鸞帶鸞帶鸞帶鸞

駢生吳都賦駢生駢生

灑灑灑灑灑灑灑灑

嗶嗶嗶嗶嗶嗶嗶嗶

人事十二工巧

輻輳輻輳輻輳輻輳

文魏文魏文魏文魏

筌緒筌緒筌緒筌緒

背窳背窳背窳背窳

車既車既車既車既

蝓蝓蝓蝓蝓蝓蝓蝓

剗揆剗揆剗揆剗揆

鉤鉤鉤鉤鉤鉤鉤

華皖華皖華皖華皖

九槌九槌九槌九槌

錢會錢會錢會錢會

刷刷刷刷刷刷刷

辟灌辟灌辟灌辟灌

取睽取睽取睽取睽

人事十三容體

輝媚輝媚輝媚輝媚

要紹要紹要紹要紹

昭藐昭藐昭藐昭藐

後湖後湖後湖後湖

連卷連卷連卷連卷

躡躡躡躡躡躡躡躡

翹遙翹遙翹遙翹遙

林賦林賦林賦林賦

嫵嫵嫵嫵嫵嫵嫵嫵

眇眇眇眇眇眇眇眇

靡曼靡曼靡曼靡曼

嫻都嫻都嫻都嫻都

便嬈便嬈便嬈便嬈

柔嫵柔嫵柔嫵柔嫵

澠鬱澠鬱澠鬱澠鬱

淫淫裔裔 淫淫乎裔裔皆行貌 纓音履般音盤
洛賦賦載雲 上林賦淫淫裔裔流澤雲布雨施

听然 上林賦亡是公听然而笑听笑貌牛隱切
又作忻然廣絕交論主人忻然而笑

儵儵 儵儵進之貌
長逝也儵遠去儵忽

率乎 率乎直指率乎反鄉率徑
率乎 率乎直指率乎反鄉率徑

縣貌 長眉連娟微睇縣縣遠視貌
又作縣縣江 招魂遺視縣些

崦然 崦然與道而遷義
羽獵賦淫與與前後

淫淫與與 淫淫與與皆行貌
要淫淫與與皆行貌

殷殷軫軫 殷殷軫軫被陵緣賦
殷殷軫軫被陵緣賦

啾啾踰踰 啾啾踰踰入西園切神光啾啾眾聲也啾
啾啾踰踰入西園切神光啾啾眾聲也啾

吸鼻 吸鼻率率飛廉雲師吸鼻率率吸鼻息也鼻息
吸鼻率率飛廉雲師吸鼻率率吸鼻息也鼻息

儼雅 儼雅與道而遷義
羽獵賦淫與與前後

瞽眇 瞽眇與道而遷義
羽獵賦淫與與前後

遼收 遼收與道而遷義
羽獵賦淫與與前後

矇矇 矇矇與道而遷義
羽獵賦淫與與前後

焦眇 焦眇與道而遷義
羽獵賦淫與與前後

嗜噴 嗜噴與道而遷義
羽獵賦淫與與前後

歎歎 歎歎與道而遷義
羽獵賦淫與與前後

蜘蛛 蜘蛛與道而遷義
羽獵賦淫與與前後

粲然 郭璞遊仙詩粲然啟玉齒
粲然 郭璞遊仙詩粲然啟玉齒

脉脉 脉脉相視貌
脉脉相視貌

申申 申申相視貌
申申相視貌

蜷局 蜷局相視貌
蜷局相視貌

遺視 遺視相視貌
遺視相視貌

道爾 道爾相視貌
道爾相視貌

蹠蹠 蹠蹠相視貌
蹠蹠相視貌

人事十五 人事十五
人事十五

愕眙 愕眙相視貌
愕眙相視貌

眴眴 眴眴相視貌
眴眴相視貌

悅悅 悅悅相視貌
悅悅相視貌

洋洋 洋洋相視貌
洋洋相視貌

拘怒 拘怒相視貌
拘怒相視貌

悚然 悚然相視貌
悚然相視貌

懲兢 懲兢相視貌
懲兢相視貌

悚悚 悚悚相視貌
悚悚相視貌

震懼 震懼相視貌
震懼相視貌

安念 安念相視貌
安念相視貌

凄歎 凄歎相視貌
凄歎相視貌

德切 德切相視貌
德切相視貌

神志 神志相視貌
神志相視貌

義如舉反呂氏者

愼墨 池氣難坐 愼墨而辦 方言曰 愼荆揚之間 曰愼

冥胸 甘泉賦曰 冥胸而亡 見

徇徇 徇徇 徇徇 徇徇 徇徇 徇徇 徇徇 徇徇

怕乎 愼乎 同徒各切 愼與愼同 徒愼切 靜也

愀然 超若 上林賦二子 愀然 變色 貌材 誘切

寥朗 天台山賦 寥朗 寥朗 寥朗 寥朗 寥朗 寥朗

嘈嘈 嘈嘈 嘈嘈 嘈嘈 嘈嘈 嘈嘈 嘈嘈 嘈嘈

瞋瞋 瞋瞋 瞋瞋 瞋瞋 瞋瞋 瞋瞋 瞋瞋 瞋瞋

懣然 懣然 懣然 懣然 懣然 懣然 懣然 懣然

紆軫 紆軫 紆軫 紆軫 紆軫 紆軫 紆軫 紆軫

道古堂外集

蒂芥 細故 細故 細故 細故 細故 細故 細故

惻息 惻息 惻息 惻息 惻息 惻息 惻息 惻息

懸擊 懸擊 懸擊 懸擊 懸擊 懸擊 懸擊 懸擊

愀惻 愀惻 愀惻 愀惻 愀惻 愀惻 愀惻 愀惻

勺樂 勺樂 勺樂 勺樂 勺樂 勺樂 勺樂 勺樂

眩眩 眩眩 眩眩 眩眩 眩眩 眩眩 眩眩 眩眩

憑噫 憑噫 憑噫 憑噫 憑噫 憑噫 憑噫 憑噫

迢迢 迢迢 迢迢 迢迢 迢迢 迢迢 迢迢 迢迢

酷沁 酷沁 酷沁 酷沁 酷沁 酷沁 酷沁 酷沁

澎湃 澎湃 澎湃 澎湃 澎湃 澎湃 澎湃 澎湃

惻惻 惻惻 惻惻 惻惻 惻惻 惻惻 惻惻 惻惻

悼悼 悼悼 悼悼 悼悼 悼悼 悼悼 悼悼 悼悼

擊涕 擊涕 擊涕 擊涕 擊涕 擊涕 擊涕 擊涕

憚漫 憚漫 憚漫 憚漫 憚漫 憚漫 憚漫 憚漫

蕭歎 蕭歎 蕭歎 蕭歎 蕭歎 蕭歎 蕭歎 蕭歎

聊慮 聊慮 聊慮 聊慮 聊慮 聊慮 聊慮 聊慮

伯偃 伯偃 伯偃 伯偃 伯偃 伯偃 伯偃 伯偃

怨嬾 怨嬾 怨嬾 怨嬾 怨嬾 怨嬾 怨嬾 怨嬾

愀愉 愀愉 愀愉 愀愉 愀愉 愀愉 愀愉 愀愉

嗚嗚 嗚嗚 嗚嗚 嗚嗚 嗚嗚 嗚嗚 嗚嗚 嗚嗚

浪孟 浪孟 浪孟 浪孟 浪孟 浪孟 浪孟 浪孟

淋淋 淋淋 淋淋 淋淋 淋淋 淋淋 淋淋 淋淋

勤吟 勤吟 勤吟 勤吟 勤吟 勤吟 勤吟 勤吟

駢張 駢張 駢張 駢張 駢張 駢張 駢張 駢張

低別 低別 低別 低別 低別 低別 低別 低別

道古堂外集

十一

併性 王粲從軍詩夙夜自併性思

憊憊 魏文帝燕歌行憊憊思歸戀故鄉憊憊不滿

悵悵 古詩悵悵不能辭悵悵恨如何可言

同回 劉楨雜詩同回今昏亂

顛顛 離騷長顛顛亦何傷顛顛

浩蕩 浩蕩浩蕩無思慮浩蕩

惛惛 楚人名曰惛惛又作坎

僚僚 僚僚僚僚兮若在遠行思念暴戾心

愴愴 愴愴愴愴兮情愴愴

煩懣 煩懣煩懣兮忘食事

罔物 招隱士罔兮物王

郵然 駭然駭然驚恐貌

聊標 聊標兮忽兮聊標

洞間 洞間使人踣焉洞間

卒卒 問卒卒促速之意

泊如 泊如也守泊如也

連蹇 連蹇連蹇猶為萬乘

嘔喻 嘔喻聖主得賢臣頌是以嘔喻受之嘔喻和悅貌嘔一

愉愉 愉愉非有先生論愉愉終無益於主上之治

婉變 漢高祖功臣頌靈緒自徵婉變我皇漢書哀紀贊

弔號 弔號弔號文結

惓然 惓然惓然之意許皆切倫或為沛

睢睢 睢睢之始天地未開萬物睢睢而不定也睢許惟

勳恇 勳恇道恇思也如深切旅陳也

樓然 樓然易容樓然居其切

距躍 距躍門距躍不行也

怵之 怵之怵之怵之也

征公 征公征公征公也

攝抑 攝抑攝抑攝抑也

闕然 闕然闕然闕然也

灌焉 灌焉灌焉灌焉也

輕迅 輕迅輕迅輕迅也

輕遜 輕遜輕遜輕遜也

趨悍 趨悍趨悍趨悍也

睚眦 睚眦睚眦睚眦也

睚眦 睚眦睚眦睚眦也

睚眦 睚眦睚眦睚眦也

銳氣 銳氣銳氣銳氣也

翕習 翕習翕習翕習也

輕諂 吳都賦其鄰則有任俠之靡輕諂之吝漢書述曰
江都輕諂謂輕薄為諂也諂輕利急疾也音渺

狂趨 獷狻 任趨獷狻鷹鷂視趨子召切
僂佻 僂佻子猛切僂佻壯勇之貌其翠切

孟浪 若吾子以爲孟浪之言我以爲妙道之行司馬彪
曰孟浪野之語又作

謬言 魏都賦謬語之常倫牽謬言而喻侈李克書
曰言語辨聰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謬言

踳駁 踳駁言惡也踳讀曰外外乖也駁色雜不同也
踳駁言惡也踳讀曰外外乖也駁色雜不同也

窳果 風俗以窳果爲墟揚雄反駮何文肆而質壘壘狹
也下介切方音傑勇也果與傑古字通墟靜好也

沈剽 單慧過以沈剽之單慧
兼重性以沈剽之單慧

重性 兼重性以沈剽之單慧
兼重性以沈剽之單慧

爽曙 昏清爽曙
昏清爽曙

齊給 安得齊給守其小辨也哉荀子辨說
安得齊給守其小辨也哉荀子辨說

回沈 西征賦事回沈而好還韓
西征賦事回沈而好還韓

蒙茸 陸梁而亂走者陸梁而跳謂猛士之輩
陸梁而亂走者陸梁而跳謂猛士之輩

惑惑 鴉冠子衆人惑惑迫於嗜慾
鴉冠子衆人惑惑迫於嗜慾

華說 文賦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論衡虛談竟於華葉
之言無根之深安危之際文人不嘔徒能華說之

嘔嘔 何籊賦嘔嘔逸豫戒其失嘔吐
何籊賦嘔嘔逸豫戒其失嘔吐

諭諭 諭諭目媚貌以朱切
諭諭目媚貌以朱切

周容 競周容以爲度周合也度法也言人臣不修仁義
競周容以爲度周合也度法也言人臣不修仁義

婁直 紛婁音脛很也
紛婁音脛很也

緯縵 忽緯縵其難遷
忽緯縵其難遷

慢詔 詔專佞以慢
詔專佞以慢

呢管 呢管僕斯 呢管僕斯 呢管僕斯 呢管僕斯
呢管僕斯 呢管僕斯 呢管僕斯 呢管僕斯

呢管 呢管僕斯 呢管僕斯 呢管僕斯 呢管僕斯
呢管僕斯 呢管僕斯 呢管僕斯 呢管僕斯

突梯 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絮
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絮

佻攘 九辨遂此
九辨遂此

浩唐 浩唐七發淹流之樂浩
浩唐七發淹流之樂浩

頑素 頑素七發知頑素之迷惑素質也言
頑素七發知頑素之迷惑素質也言

謹昨辨命論曉謹昨異端斯

噤害馬洪習諫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

焚焚逐左傳伏固貪婪

人事十七疾病

氣邪痛瘡蜀都賦芳追氣邪味濁瘡瘡瀉氣不和之

之疾

眇眇風賦中脣為眇得目為眇眇

啗啗嚼獲啗嚼獲死生不幸啗嚼獲中風口動之

獲大與也宏夢切

瘵傷九辨形銷鑠而瘵傷

紛屯澹七發粉屯澹淡煩悶之貌病酒日醒

蹙痿出與人蹙命曰蹙痿之

挺解淫濯情竅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濯手

灑練灑練灑練餘乳切

灑練灑練灑練餘乳切

灑練灑練灑練餘乳切

灑練灑練灑練餘乳切

顛胸病眩惑也胸與眩同

文選課虛卷三

道古堂外集

仁和 杭世駿 大宗類次

文選課虛四

人事十八品目

慳東賦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慳

研研嚴研嚴是非嚴實也研審也

揚揚推固日揚推古今其義一也許慎淮南子注揚推班

醒醒醒而算醒

旁旁晚而論都莊子將旁礪萬物以

靦靦靦得而靦靦力切或作羅

剗剗剗推剗剗度士商推剗俗商度也推剗畧也言商

靦靦靦得而靦靦力切或作羅

靦靦靦得而靦靦力切或作羅

靦靦靦得而靦靦力切或作羅

隱隱隱而隱

隱隱隱而隱

隱隱隱而隱

羨羨羨而羨

羨羨羨而羨

羨羨羨而羨

羨羨羨而羨

蘭爾 琴賦蘭爾奮逸風

縱 琴賦蘭爾奮逸風 高唐賦縱綺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縱

往來 貌

荷 荷 東晉補山詩荷荷

頹 頹 范曄樂遊應詔

寂 寂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肇 肇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遁 遁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濫 濫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澈 澈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空 空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俚 俚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中之 中之

虧 虧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緜 緜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響 響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紐 紐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奧 奧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炳 炳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眇 眇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物產 一器用

莘 莘 東都賦銀豆

酥 酥 甘泉賦立質酥膠解

鈴 鈴 天台賦振金策之鈴鈴

擊 擊 海賦或擊擊洩洩於裸人之國或汎汎悠悠

爾 爾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賈 賈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擺 擺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行 行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情 情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燿 燿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物產 三珍異

燿 燿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燿 燿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燿 燿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燿 燿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燿 燿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燿 燿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燿 燿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燿 燿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燿 燿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燿 燿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燿 燿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燿 燿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燿 燿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留窈垂珠簾靈光殿賦綠房紫綺窈窕垂珠綠房共窈

窈窕也房紫綺的中芬也爾雅其中芬窈窕之實

切影江賦紫榮榮暉以叢被綠苔髮髻乎研上

映也蘭紅櫻采色相

映也蘭紅櫻采色相

映也蘭紅櫻采色相

映也蘭紅櫻采色相

映也蘭紅櫻采色相

映也蘭紅櫻采色相

映也蘭紅櫻采色相

映也蘭紅櫻采色相

映也蘭紅櫻采色相

映也蘭紅櫻采色相

映也蘭紅櫻采色相

映也蘭紅櫻采色相

映也蘭紅櫻采色相

映也蘭紅櫻采色相

映也蘭紅櫻采色相

映也蘭紅櫻采色相

映也蘭紅櫻采色相

映也蘭紅櫻采色相

映也蘭紅櫻采色相

映也蘭紅櫻采色相

映也蘭紅櫻采色相

映也蘭紅櫻采色相

映也蘭紅櫻采色相

映也蘭紅櫻采色相

輝媛南都賦結根連引也

下垂數華蕊之裝

下垂數華蕊之裝

下垂數華蕊之裝

下垂數華蕊之裝

下垂數華蕊之裝

下垂數華蕊之裝

下垂數華蕊之裝

下垂數華蕊之裝

下垂數華蕊之裝

下垂數華蕊之裝

下垂數華蕊之裝

下垂數華蕊之裝

下垂數華蕊之裝

下垂數華蕊之裝

下垂數華蕊之裝

下垂數華蕊之裝

下垂數華蕊之裝

下垂數華蕊之裝

下垂數華蕊之裝

下垂數華蕊之裝

下垂數華蕊之裝

下垂數華蕊之裝

下垂數華蕊之裝

下垂數華蕊之裝

下垂數華蕊之裝

下垂數華蕊之裝

周章夷猶 輕禽狡獸周章夷猶周章皇周流也

踉蹌 踉蹌乎紐中

跛踣 忘其所踣疾視也式亦切

踣 魂穰氣攝而自踣者踣也

踣 也徒郎切踣而自踣者踣也

踣 也徒郎切踣而自踣者踣也

踣 也徒郎切踣而自踣者踣也

踣 也徒郎切踣而自踣者踣也

踣 也徒郎切踣而自踣者踣也

踣 也徒郎切踣而自踣者踣也

踣 也徒郎切踣而自踣者踣也

踣 也徒郎切踣而自踣者踣也

踣 也徒郎切踣而自踣者踣也

踣 也徒郎切踣而自踣者踣也

踣 也徒郎切踣而自踣者踣也

踣 也徒郎切踣而自踣者踣也

踣 也徒郎切踣而自踣者踣也

踣 也徒郎切踣而自踣者踣也

踣 也徒郎切踣而自踣者踣也

踣 也徒郎切踣而自踣者踣也

踣 也徒郎切踣而自踣者踣也

踣 也徒郎切踣而自踣者踣也

踣 也徒郎切踣而自踣者踣也

駟 扣跋 七命駟林駟石扣跋幽叢駟以鼻搖動也

駟 我君圖謂駟虞也

濯濯 濯濯之麟

濯濯 濯濯之麟

濯濯 濯濯之麟

濯濯 濯濯之麟

濯濯 濯濯之麟

濯濯 濯濯之麟

濯濯 濯濯之麟

濯濯 濯濯之麟

濯濯 濯濯之麟

濯濯 濯濯之麟

濯濯 濯濯之麟

濯濯 濯濯之麟

濯濯 濯濯之麟

濯濯 濯濯之麟

濯濯 濯濯之麟

濯濯 濯濯之麟

濯濯 濯濯之麟

濯濯 濯濯之麟

濯濯 濯濯之麟

濯濯 濯濯之麟

濯濯 濯濯之麟

蛩 蛩 蛩 蛩
蛩 蛩 蛩 蛩
蛩 蛩 蛩 蛩
蛩 蛩 蛩 蛩
蛩 蛩 蛩 蛩
蛩 蛩 蛩 蛩

澈 澈 澈 澈
澈 澈 澈 澈
澈 澈 澈 澈
澈 澈 澈 澈
澈 澈 澈 澈

蝮 蝮 蝮 蝮
蝮 蝮 蝮 蝮
蝮 蝮 蝮 蝮
蝮 蝮 蝮 蝮
蝮 蝮 蝮 蝮

耕切

蛟 蛟 蛟 蛟
蛟 蛟 蛟 蛟
蛟 蛟 蛟 蛟
蛟 蛟 蛟 蛟
蛟 蛟 蛟 蛟

婉 婉 婉 婉
婉 婉 婉 婉
婉 婉 婉 婉
婉 婉 婉 婉
婉 婉 婉 婉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閻 閻 閻 閻
閻 閻 閻 閻
閻 閻 閻 閻
閻 閻 閻 閻
閻 閻 閻 閻

物產十一 神怪

閃 閃 閃 閃
閃 閃 閃 閃
閃 閃 閃 閃
閃 閃 閃 閃
閃 閃 閃 閃

眇 眇 眇 眇
眇 眇 眇 眇
眇 眇 眇 眇
眇 眇 眇 眇
眇 眇 眇 眇

妖 妖 妖 妖
妖 妖 妖 妖
妖 妖 妖 妖
妖 妖 妖 妖
妖 妖 妖 妖

嗽 嗽 嗽 嗽
嗽 嗽 嗽 嗽
嗽 嗽 嗽 嗽
嗽 嗽 嗽 嗽
嗽 嗽 嗽 嗽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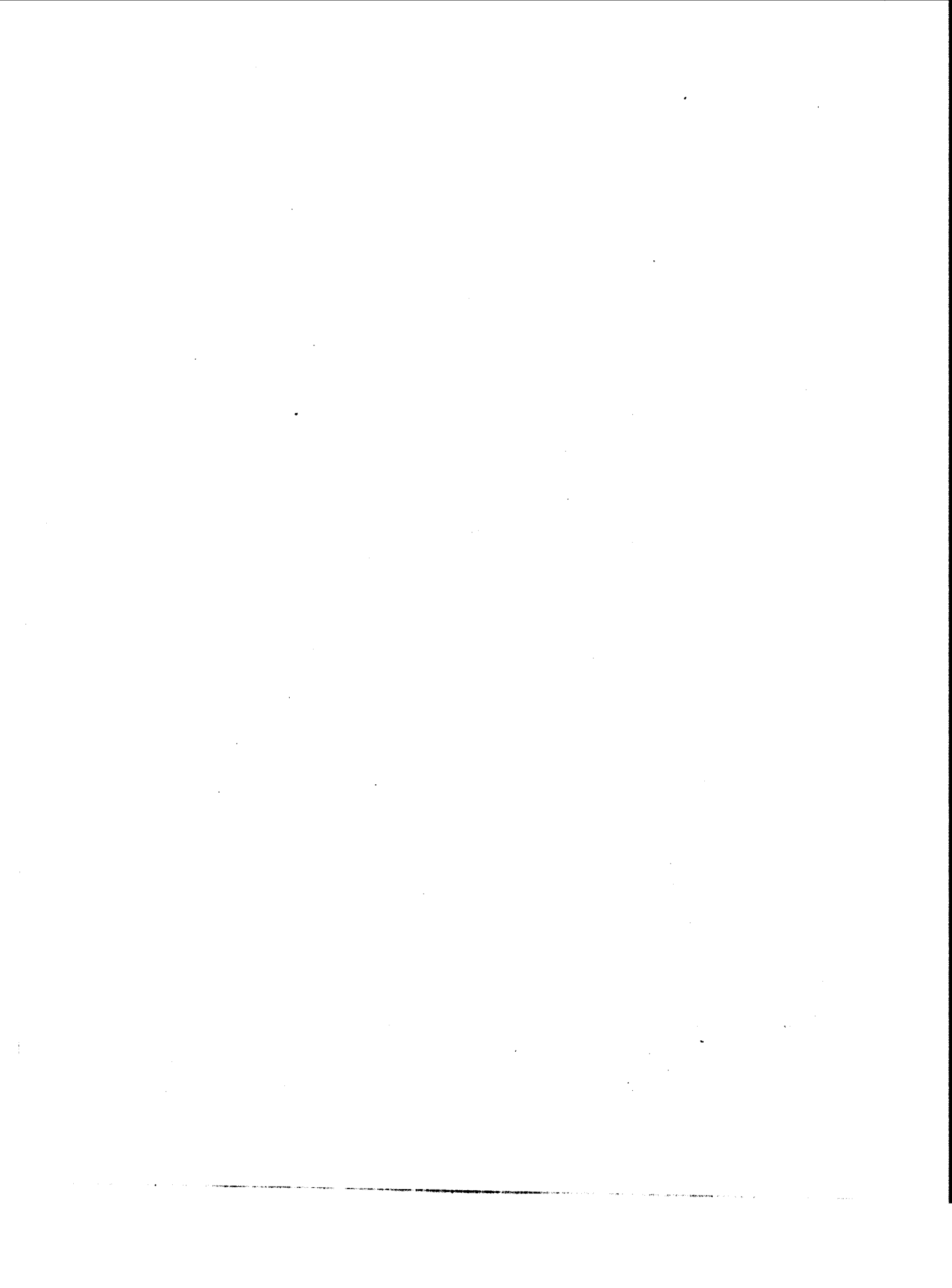
文選課虛卷四

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五月
閏五月
六月仁和楊振鎬春浦綜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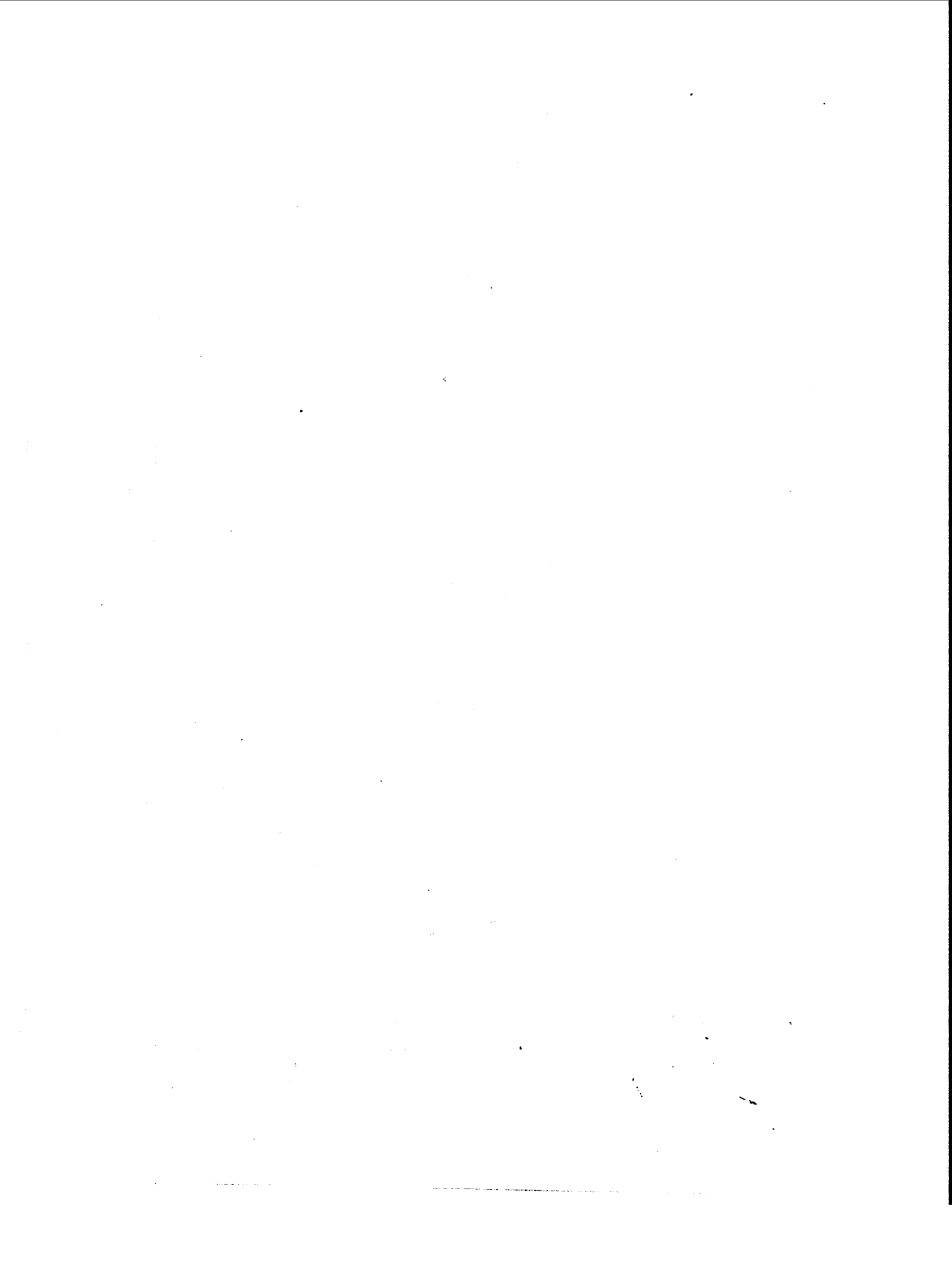
道古堂外集十種首曰鴻詞所業次曰經進講義共文
十三篇九篇已列道古堂文集四篇編入集外文首從
姪大鈞自粵東寓書於余屬手民繕寫重刻因請張子
春黃靜涵楊春浦錢朋三章枚叔沈蟾卿費恕皆黃印
侯景輻伯諸君子助余讐校又命長孫知非參讀一過
其中有原刻錯誤并遺漏字句者據所引書勘正疑者
仍之寄至粵東大鈞又讀一過始登諸板校書如掃落
葉若云焉馬盡去則吾豈敢復商之大鈞首二種已見
全集無庸贅入不若以舊刻杭七種擇外集所無之漢
書蒙拾續方言文選課虛列其中大鈞然之遂命手民
寫刻兩易寒暑始克蒞事他若禮例續禮記集說兩浙

道古堂外集

經籍志續經籍攷歷代藝文志漢書疏証北齊書疏証
北史率稂金史補元宗錄詞科掌錄詞科餘話桂堂詩
話雖刊行數種而流傳不多其未付梨棗與具稿而未
成書者半藏吾家振綺堂毀於辛酉兵燹不獲再讀追
憶及此感慨係之矣光緒二十二年丙申秋八月錢塘
汪會唯跋



讀東坡志林



昭代叢書甲集補卷十二

吳江 沈楙惠 翠嶺 輯

讀東坡志林

長洲尤侗展成著

百介作三豪詩謂曼卿豪于詩永叔豪于文杜默豪于歌賦之歌少見于世其一篇云學海波中老龍墜人門前大蟲東坡譏之謂如京東少年私飲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默之歌蓋盧仝馬異之流亦不至是余見小說載默落魄入項羽廟升神座大言昭代叢書甲集補卷十二 讀東坡志林 世楷堂藏板

日以大王之英雄不能取天下以杜默之文章不能成進士不平之事孰甚于此因大瀾泥神亦下淚此等意氣自是百尺樓上人默之歌雖不可謂豪然可謂豪于哭矣

東坡極貶文選謂李陵書及贈荅五言皆偽而不能辨此論本劉子元余謂陵既生降頽其家聲即文章果出真手豈足汗吾筆墨哉京師之變士大夫半汗偽命猶借李陵為實真不知世間羞恥事矣司馬遷曲護少卿史記尚不錄其文而昭明收之陋矣若

齊梁小兒甘為李陵優孟又陵之不如者也

坡又謂淵明閒情賦所謂園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余亡友湯卿謀嘗稱閒情賦賦之正後赤壁賦賦之變可為賦法余許為知言今觀坡語益欺其合所謂荔枝似江瑤柱杜甫似司馬遷非卿謀知兩人之深未易開此口也昭明既取巫女洛神之事而獨貶閒情非但不知賦且不知人矣

樂天為王涯所譏讀江州甘露之禍樂天游香山寺

昭代叢書甲集補卷十二 讀東坡志林 世楷堂藏板

作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

以樂天為幸之東坡曰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余嘗謂顏延之高曠士也而自寓于五君咏云一麾乃出守則有悻悻小丈夫氣樂天亦不免焉其自中書舍人出知杭州則云朝從紫禁歸莫出青門去自江州司馬為忠州刺史則云正聽山鳥向陽暝黃紙除書落枕前及被召中書則云紫薇今日煙霄地赤嶺前年泥土身小小升沉輒動悲喜豈惟聽商婦琵琶淚溼青衫乎至七十致仕乃云達哉達哉白

樂天此何異白頭寡婦自誇守節可發一笑也夫人
于富貴之情未忘則恩怨之見必不化到夢得元都
觀詩云種桃道士今何在
前度劉郎今獨來
樂天詩
意正相類耳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為太速此與
蓋自知必不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發之使更
遲疑三兩日已為少正卯所圖矣此言雖戲大有深
理使竇武何進知此必不死于王甫張讓之難使鄭
訓李注知此必不死于仇士良之亂成機事者只爭

昭代叢書

甲集補

讀東坡志林

三

世楷堂
藏板

一先字耳呂正惠嶺王繼恩書閣中韓忠獻出空頭
敕押任守忠赴斯州二公作用正從兩觀得來正德
劉健謝遷欲去逆謹謀泄竟敗豈非當斷不斷耶
郁嘉賓暨死出所與桓温密謀書一篋囑其門生曰
若家君眠食大減即呈此書方回見之怒曰小子死
晚矣更不復哭東坡曰士之所甚好者名也而愛莫
加于父子嘉賓以父之故不匿其惡名方回以君之
故不念其子嘉賓可謂孝子方回可謂忠臣也夫情
之忠是矣情忠于晉而超乃助温叛晉此不肖子之

甚者可謂孝乎吾于晉得二孝子主喪而紹是也
之孝人知之紹之孝人不知也求忠臣必于孝子之
門知紹之為孝則超之不孝片言可折矣

徐陵多忘每不識人人咎之陵曰公自難識若曹劉
沈謝輩暗中摸索亦合認得東坡曰誠哉是言予謂
畢竟名士習氣語王融遇沈昭略于座昭略數目之
曰是何少年融不平曰日出于扶桑沒于咸池誰不
知融名而願見問鄙哉二子庸次何窄也杜牧弱冠
成名聲振京邑嘗游文公寺有僧擁褐獨坐問杜姓

昭代叢書

甲集補

讀東坡志林

四

世楷堂
藏板

字具告之又問經何業傍人以累囊誇之顧而笑曰
皆不知也杜歎爾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旁兩株
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人
之以富貴名高沾沾自喜者觀此可廢然矣
顏蠲曰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東坡曰是猶有意
于肉與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于美與適足矣
何以當肉與車為哉此言深中蠲疾馮驩為孟嘗客
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平食無魚又歌曰長鋏歸來
手出無車驩求之以為利蠲辭之以為名絮其長短

相去幾何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過屠門而
大嚼雖不得肉行且快意蠅唯以肉與車為美適故
以晚食安步當之而不知晚食之美美勝于肉安步
之適適過于車也魏子擊遇田子方于道子擊伏謁
子方不為禮子擊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
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吾聞貧賤而樂未聞其
驕也貧賤而驕人是猶有富貴之見者存也戰國之
士往往外恃貧賤之名內貪富貴之實子方其亦蠅
之類與

昭代叢書

甲集補

讀東坡志林

五

世楷堂
藏板

蘇秦不禮于嫂佩六國相印則蛇行匍伏四拜自跪
而謝朱買臣見棄于妻拜會稽太守然後愧悔自經
死主父偃游學四十餘年昆弟不與衣食賓客不為
內門至相齊則迎者不遠千里世態炎涼大堪冷齒
子獨謂三子亦炎涼中人耳秦引錐刺股以求金玉
錦繡則與前倨後恭之嫂同買臣懷印綬歸郡邸以
檄掾吏則與羞歌謳之妻同偃生願五鼎食死願五
鼎烹則與朝云莫來之賓客昆弟同使嫂可佩六國
相印則秦匍伏矣妻可拜會稽太守則買臣愧悔矣

昆弟賓客有相齊者則偃不遠千里矣三子方自炎
涼何暇責人哉其後皆罹殺身之禍宜矣若吾輩不
隕穫于貧賤不充誦于富貴雖擲掄在前拜跪在後
只作平等觀豈足動心乎因感顏蠅之言故及之
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間七百管仲為三歸之臺以掩
桓公蘇子曰管仲之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
分謗焉或曰桓公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諫而不聽則不用而已矣子嘗讀蕭相國世家
何賤疆買民田宅數十萬上大說既請上林中空地

昭代叢書

甲集補

讀東坡志林

六

世楷堂
藏板

令民入田上大怒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
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買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
贖于民故繫治之夫高帝欲使相國為李斯則其自
待為何如主乎由此言之高帝之不可諫甚于桓公
蕭何之不能諫等于管仲仲所以器小何所以為刀
筆吏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仲之
後不復見于齊者余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然
後知管子所以無後于齊者利不可與民爭也桑宏

羊滅族韋堅王饒楊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于禍孔
循誅死有以也夫坡公此論爲王介甫而發然自至
言以劉晏之才猶至殺身能利人不能利己也他可
知矣陳平云我多陰謀吾世卽廢亦已矣而古名將
亦鮮善全者酷吏傳數人皆誅死甚且族而仇家燬
其尸蓋以利殺人以兵殺人以刑殺人三者之同也
可不戒與

坡云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真清狂不慧者耳烏能爲

惡既廢則已矣何至誅其從官二百餘人以吾觀之

昭代叢書 甲集補 讀東坡志林 七 世楷堂 藏板

其中從官必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

亂故也二百人者方誅號呼于市曰當斷不斷反受

其亂其有謀明矣特其事祕史無緣得之著此者亦

欲後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且疑之光

等數賀之惡可盡信哉余少讀霍光傳反覆疑之史

稱其小心謹慎又稱其資性端正雖不學無術禍萌

驟乘何至妻子棄市族滅數千家及讀坡論爲之豁

然觀未央之議羣臣皆驚愕失色從者惟故吏田延

年至按劔劫之然後叩頭聽命此與陳乞納公子陽

生何異延年引伊尹比光伊尹營桐宮使太甲居憂

三年以冕服奉鬯王歸亳光于昌邑王能如是乎卒

開莽操輩廢立之漸以光爲口實始作俑者其無後

乎光之謂矣第中鼠暴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鳴數鳴

殿前樹上第門自壞人居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亦有

此皆二百餘人冤魂怨魄變爲妖厲以相驚怪耳至

毒殺許后之事光不自發舉隱忍以藥大禍近于婦

人矣子故謂亡霍氏者光也豈顯禹山雲之罪哉

坡云西漢風俗詭媚不爲流俗所移惟汲長孺耳司

昭代叢書 甲集補 讀東坡志林 八 世楷堂 藏板

馬遷至伉儷然作衛青傳不名但謂之大將軍賈誼

何等人也而謂之愛幸于河南太守吳公此等語甚

可鄙而遷不知習俗使然也又云漢武帝無道無足

觀者惟據廁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爲可佳爾若青

奴才雅宜祗痔據廁見之正其宜也合二說觀之而

遷史穢矣然遷不獨傳他人其報任安書云日夜思

竭其不肖之才力求親媚于主上又云文史星祿

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此等語比

之愛幸殆有甚焉子乃知武帝當時竟以弄臣視遷

故下腐刑不然遷之外士大夫未有受此辱者武帝
據厠見衛青而遷以大將軍尊之遷之見輕于武帝
有由來矣遷于武帝紀口多微詞而尊者人奴是敢
乎訕上而甘于佞下何以爲伉簡自以家貧財賂不
足以自贖故傳貨殖交游莫救故傳游俠其地文字
多寓怨懟可謂奇才不可謂良史

孔道輔爲御史中丞勸馮士元事盡法不阿仁宗稱
之有意大用時大臣與士元通姦利最甚者宰相程
琳道輔旣得其情矣而張士遜不喜道輔欲有以中
昭代叢書 甲集補 續東坡志林 卷十二 九 世楷堂 藏板

之上使道輔送劄于中書士遜屏人與語因言公將
大用道輔喜士遜曰公所以致此誰之力也非程公
不至此道輔悵然愧而德之不數日上殿遂力救琳
士大怒旣貶琳亦黜道輔兗州道輔知爲士遜所賣
感憤病死嗟乎道輔可謂愚矣狄梁公素輕婁師德
師德數于上前薦之武后知之問梁公曰師德知人
乎梁公曰臣與同列未見其知人也后曰朕之用卿
師德之薦也亦可謂知人矣梁公退而歎曰婁公盛
德吾爲所包容久矣此事似同實異師德雖唾面自

乾不失爲長者若琳之姦道輔旣知之雖一歲九遷
其官尙掉頭不顧況墮其術中而不悟乎卽使士遜
之言果眞道輔將甘爲琳用是出呈身御史下道
輔使遠優人以孔子爲戲拂衣出其風槩卓然而卒
喪節立名所以貴眞哉

披云司馬相如歸蜀臨邛令王吉謬爲恭敬日往朝
相如相如稱病使從者謝吉及卓氏爲具相如又稱
病不往吉自往迎相如觀吉意欲與相如爲率錢之
會爾而相如遂竊妻以逃大可笑其諭蜀父老云以
昭代叢書 甲集補 續東坡志林 卷十二 十 世楷堂 藏板

諷天子以今觀之不獨不能諷幾于勸矣諂諛之意
死而不已猶作封禪書相如眞小人哉子謂文君之
事不足爲相如病也以相如之才事景帝孝王皆不
能知而臨邛令與諸富人又不足與言乃文君獨能
辨才國主之遇出手闔中生平第一知己在漢天子
上矣文君之從相如不減紅拂之識衛公相如之挑
文君不愈仲容之追貉婢乎楊用修云相如去戰國
未遠故其談端說鋒與策士辨者相似然不可謂非
正也孔子謂五諫曰吾從其諷故戰國諷諫之妙唯

相如得之用修好貶人而其言如此史稱相如稱病
閒居不慕官爵彼豈以封禪書邀身後之賞哉不遇
文士名心不肖埋沒此一卷書耳李長吉詩云長卿
居茂陵綠草垂石井彈琴看文君春風吹鬢影梁王
與武帝棄之如斷綆惟留一簡書金泥泰山項能知
相如矣

三十年餘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歸
爲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
別離歌揮淚對宮娥東坡謂後主旣爲樊若水所賣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卷十一 世楷堂 藏板
舉國與人故當慟哭于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何
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然不獨後主然也安祿山
之亂明皇將遷幸復登花萼樓置酒四顧悽愴乃命
進玉環琵琶彈之時美人善歌從者三人使一人歌
水調畢奏上將去復眷眷因視樓下問有樂工歌水
調者乎一年少心悟上意遂歌曰富貴榮華能幾時
山川滿目淚沾衣不見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口
鴈飛上聞之潸然出涕顧問左右誰爲此詞或對曰
李嶠上曰眞才子也不待曲終而去當是時漁陽鼙

鼓驚破霓裳天子下殿走矣猶戀戀于梨園一曲何
異揮淚對宮娥乎後主嘗寄書舊宮人云此中日夕
只以眼淚洗面而舊宮人入掖廷者手寫佛經爲李
耶資冥福此種情況自是可憐乃太宗以小樓昨夜
又東風詞置之死地不猶煬帝以空梁落燕泥殺薛
道衡乎

坡云世人見古有見桃花而悟道者爭頌桃花便將
桃花作飯五十年轉沒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
公主爭道而得草書之氣欲學長史書便日就擔夫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卷十一 世楷堂 藏板
求之豈可得哉此論可破效顰之習鄧夫人之紅頰
吳絳仙之長蛾楊太眞之金詞子趙飛燕之畱仙裙
薛夜來之曉霞粧皆偶然作而官人做之以要寵豈
曉霞粧卽夜來乎來夢兒止一韓俊娥蕭妃雖振裕
支節不能奪此名也遷固能史屈宋能騷相如子雲
能賦退之子瞻能文太白子美能詩秦少游柳耆卿
能詞是皆然矣今人必學史于龍門學騷于湘水學
賦于茂陵學文于昌黎眉山學詩于蓮鄉浣溪學詞

子山抹微雲曉風殘月毋論都無是處卽作衣冠孫叔敖未免寄人籬下何異煮桃花作飯就擔夫求書乎不然亦小兒女子之態而已

歐陽永叔云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兮一篇而已東坡亦云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此兩公輿到之言非至論也竟謂晉唐無文章則可若以二篇抹煞諸作不但他人不服卽何以服陶韓宋人做此語遂推尊西銘及章句序四篇

夫舍歐蘇而曰宋無文章兩公服乎爲法自弊固其

甲集補 讀東坡志林

卷十二 三 世楷堂 藏板

宜也謝公問詩經何句最佳元稱楊柳依依道韞稱穆如清風亦偶然語耳而李于鱗遂以秦時明月漢時關爲第一絕句王元美和之王敬美又爭之以爲

不及黃河遠上白雲開葡萄美酒夜光盃二首此三

子者大有旗亭中優伶氣東坡題太白眞贊云生平

不識高將軍手汗吾足乃敢噴可爲太白吐氣黃石

公命子房取履王生老人令張釋之結襪乃爲佳爾

高力士安足道哉坡題壁詩云七尺頑軀走世塵十

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渾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

後有數小子亦題名壁上見者乃謂予誦之也周伯

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宏之流豈此等輩哉夫力士脫

靴汗我足若容此等輩則汗我腹矣汗我足猶可浴

也汗我腹豈可沐乎至數小子者欲入坡老之腹而

不能亦可憐矣朝雲謂坡老一肚皮不合時宜彼數

小子者安能居不合時宜之肚皮中乎書此以供捧

腹

坡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山神見怪驚我頑我謝山

神豈得已有用不歸如江水吾有意隱遲久矣若得

神夜教放處置鄉里便當芒鞋竹杖浪跡湖山與曉

猿夜鷄爲伍風塵滿目誠不願久居此間也而志意

難遂如此豈江山風月與我無夙世緣與

子七友論詩詩云暖寒會上入如許不及吾家

蘇子瞻蓋讀坡仙集也子生平慕坡之人愛坡之

文猶坡之慕愛樂天也吾不知前生曾登蘇門在

四學士之列與蘇公相對幾年否不得與此人同

時豈虛恨哉今冬羈縻千畝潭窠間適有志林信

手翻閱偶有所得捉筆書之當爾時便如身入坡

手翻閱偶有所得捉筆書之當爾時便如身入坡

公座上問荅一番但無朝雲取密雲籠解吾吻渴
尚為缺事然寒窗得此亦一席暖寒會也此樂惜
不與卿謀其之甲申十一月十二日也 自識

昭代叢書

甲集補

讀東坡志林
卷十二

五

世楷堂
藏板

跋

長公之文如萬斛泉源隨地湧出讀者無從得其涯
涘若志林諸條雖恢奇恣肆然其間卻有一邱一壑
可以登陟西堂老人外國竹枝詞五九枝譚張揚兩
家已選之矣其讀志林著論二十則如與長公對話
頗中世情故亟登之翠嶺沈林惠

昭代叢書

甲集補

讀東坡志林跋
卷十二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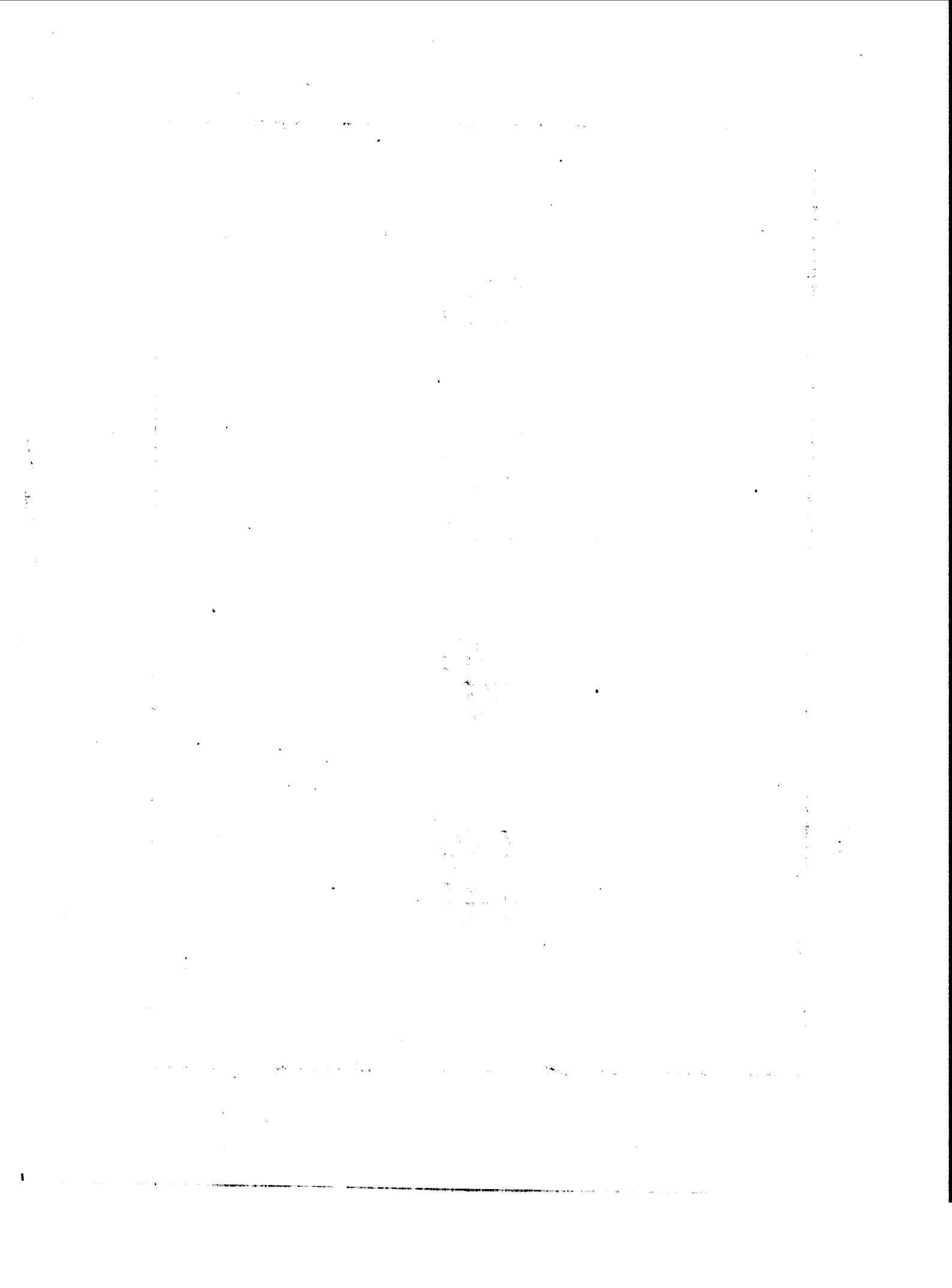
世楷堂
藏板

學

語

襍

篇



昭代叢書丙集卷二十

歙縣 張 湖山來 同輯

吳江 沈林惠 翠嶺 校

學語雜篇

池州沈思倫契掌著

有德之士必能讓讓然後能成德必能有不讓不讓然後愈以成吾德讓者利而已不讓者仁義而已

是非不明不可以言學學也者明是非而已今之學者窮年揣摹手一編而習之藉以盜名如工穿窬之

盜金而勿愧也嗚呼此真學之所以鮮也

居山人涉河見鼈誤以為龜曰爾山龜也胡不山之

處而玩於水欲挾之歸鼈曰吾鼈也吾之背蒙有皮

非若龜之骨立焉且吾周身有裳昔東坡居士恨不

生兩層者是也山人弗信質之漁子漁子曰鼈也乃

舍之他日遊東海見巨鼈悚然曰吾知爾鼈也非龜

也何突而其鉅也鼈乃昂首引頸張齒信舌泗泗然

而近山人以為親已也曲躬以就葬於其腹而不知

吁此山人之不安於山而死於水也咎鼈乎哉咎鼈

乎哉咎龜乎哉

蟹膏之可嫩玉龜遺之可貫石腐草之可化瑩敗裙

之可變蝶焚蟹之可致鼠養蠶之可落駒此理之可

解而不可解也者

元音無不同也呱呱兒聲遍天下而同及其長而異

之區於山川之謂也然而雞之鳴犬之吠鵲之噪鴉

之啼牛之哞馬之嘶羊之萃及夫鵝鴨之類齊無異

於楚秦無異於越也何哉

蚶問於蛙曰子之仰天而鳴其聲聒聒宮乎商乎何

濁乎蛙曰吾有時移宮換羽清濁不一昔公私之問

榮於華林且曾見敬楚王愛鍾磬珪吾之以音教鳴

世古矣而子獨以為濁乎蚶曰嘻陋矣子之聲雖以

殺徒怡人耳不如子音如絲如竹清越動人雨夜鳴

之可以破寂月夕歌之可以遣懷故世之知音者以

歌女見稱而子奚足齒焉蛙曰吾誠過矣然吾聞五

音缺一不可言樂吾欲以子之長合之爾且教爾導

氣習靜上跳乎蒼莽之墟而為仙子伶人可乎蚶曰

吾將棄土室而從子遊

人未有不重金者寶珠者曰吾珠價千金寶璧者曰吾璧價千金雖寶在此而已不離夫金矣

凡嘗人而類以禽獸無有能甘之者至若相者之形人曰某虎步某猿臂某龜背某鶴鄰未有不怡然喜者抑又何也

古牛子語鮑隱子曰今時知名之士猶益樹也求所謂昂昂礫礪如千尺松者罕有也鮑隱子曰然

夢蕉子語閑吾子曰甚矣子之鄉之好怪也木石本無知也而附會者以為神斯憑焉袖香囊餉趨叩之

昭代叢書 丙集 學語彙篇 卷二十 三 世楷堂藏板

無虛日也不亦怪乎仰峰子以為然閑吾子曰嘻夫豈獨吾鄉乎哉天下之不好怪者鮮矣

牛衣子曰世儒之闕佛者過其字不拜予則寧揖之非崇佛也生乎吾前者為吾前輩吾視前輩云爾閑

吾子曰善然亦惟問乎人昔者先君子之過梵寺也獨指關子像而不揖佛蓋宗姑山氏之學也

姑山氏之以婢為姬也未嘗字人者苟已字人而姬之不亦賁倫乎嶧桐氏之以一身而兩嗣也乳時

父主之者也苟其長而自主不亦斬親乎

火食自古已然而今尚有生食之者沐浴自古已然而今尚有不沐浴之者茶之興已久而今尚有不茶食之者

漢文帝之除肉刑明英宗之禁生殉千古同聖也桔槔之為用利至溥也而顧以為機變之巧何與彼

削木成屋繅繭制衣因蛛絲而為網因鴨渡而為舟因鳥跡而造字夫獨非機變之巧與

檀弓之為文也奇而可法而其引事則不經孔子三歲孤二十四喪母詎有不知父墓之所在且孔子至

昭代叢書 丙集 學語彙篇 卷二十 四 世楷堂藏板

聖也以至聖之人豈不能齊家而致出妻甚矣檀弓之為罪也大矣

郭巨埋兒為不孝也天且錫之金何也或者巨以此戲兒使知懼將勿分食耳不然曾子尚且養志而忍

背母以殺子乎王導不忠嵇康不孝世則有知之者矣霍光縱婦而

鳩后將謂忠乎漢高聞烹父而願分羹將欲以孝治天下乎考萊子之孝也取其意可也若衣綵而舞臥地而啼

不已戲乎東方曼倩之事君也夫何異此焉

豫讓之忠於智伯也謂之末節可也若以其行使天

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愧則已誣魏徵之不死

建成未可盡非也唐之天下太宗有之也且建成未

嘗即位普天之下皆淵臣也徵不死而相太宗也未

為不可也

諸葛武侯之三顧而出也人皆知其正也然其正以

從先主而見也吳與魏雖九顧而必不出也揚雄之

為莽大夫也即墮樓而死不足以自塞也荆軻之行

昭代叢書

丙集 學語雜篇 卷二十

五 世楷堂 藏板

刺秦王也是無術而輕以身試虎狼也介之推之不

言祿也有甚於言者也朱家郭解之稱游俠也真緩

急足依焉者也

吾聞諸大非子昔者陳溧陽之北也有驅之者也雲

間臥子氏之死也烈等夫樓山也通志之未立傳有

幸不幸焉者也金沙周子之未從逆也漸有白之者

邑山張氏之論亦屬尾後而不及追者也

東鄰有新娶者工於外而溺死姑欲奪其婦三焉而

三不從因去而依母傭針易粟計日以餉姑有憐其

志者有讓其離於姑者閑吾子曰三可以離矣三勿

從節也去之母家禮也仍餉姑而日以計孝也余之

族朱氏亦然

竹逸子多藝而貧性好俠不挫志於豪貴故家益落

嘗併日一食龍溪丈者曰嘻吾子過矣以吾子之藝

何往而不售蓋少貶以遊世竹逸子曰惡是何言也

以叟之貧者且無嗣尚日陶陶嘯歌自適而不已而

顧欲子少貶乎且吾聞匏隱子云君子不以貧故挫

志於人佩之久矣丈者顧諸從遊曰吁余過矣

昭代叢書

丙集 學語雜篇 卷二十

六 世楷堂 藏板

沈子居母喪將虞祭有總服之兄死不往哭卒哭後

有友死往哭或曰禮喪者不弔又云雖總必往何沈

子之反是也仰峰子曰否時不同也虞詎可往哉且

沈子哭友往哭也非弔也曩者沈子哭李君之墓語

人曰情有無服之傷過於有服者故師死心喪三年

朋友之情可以類推矣沈子之視友心有等殺者也

往哭可也鉢山邵子問之曰姜生知沈子哉

南郭貞子之妻賢而抱隱德稱未亾人者十餘年茹

苦自甘當貞子寢疾時願嗣以季之子季許之妻曰

不可也季之子季之長子也貞子之父與兄皆許可遂以為嗣而妻撫之恩如已出未幾其季死貞子之妻曰嗟乎可奈何貞子之父兄曰俟嗣子長生子兩嗣之可也及貞子之妻死以他故而食將不得嗣閑吾子曰貞子之婦固已知其不可矣雖然貞子之父若兄負貞子矣

五色當前而莫辨者瞽焉可也瞽者之心夫豈不知至問其何以成五色則不可得而辨矣五音當前而莫分者聾焉可也聾者之心夫豈不知至問其何以成五音則不可得而分矣愚不肖之於五倫何以異於是

昭代叢書 丙集 學語彙篇 卷二十 七 世楷堂藏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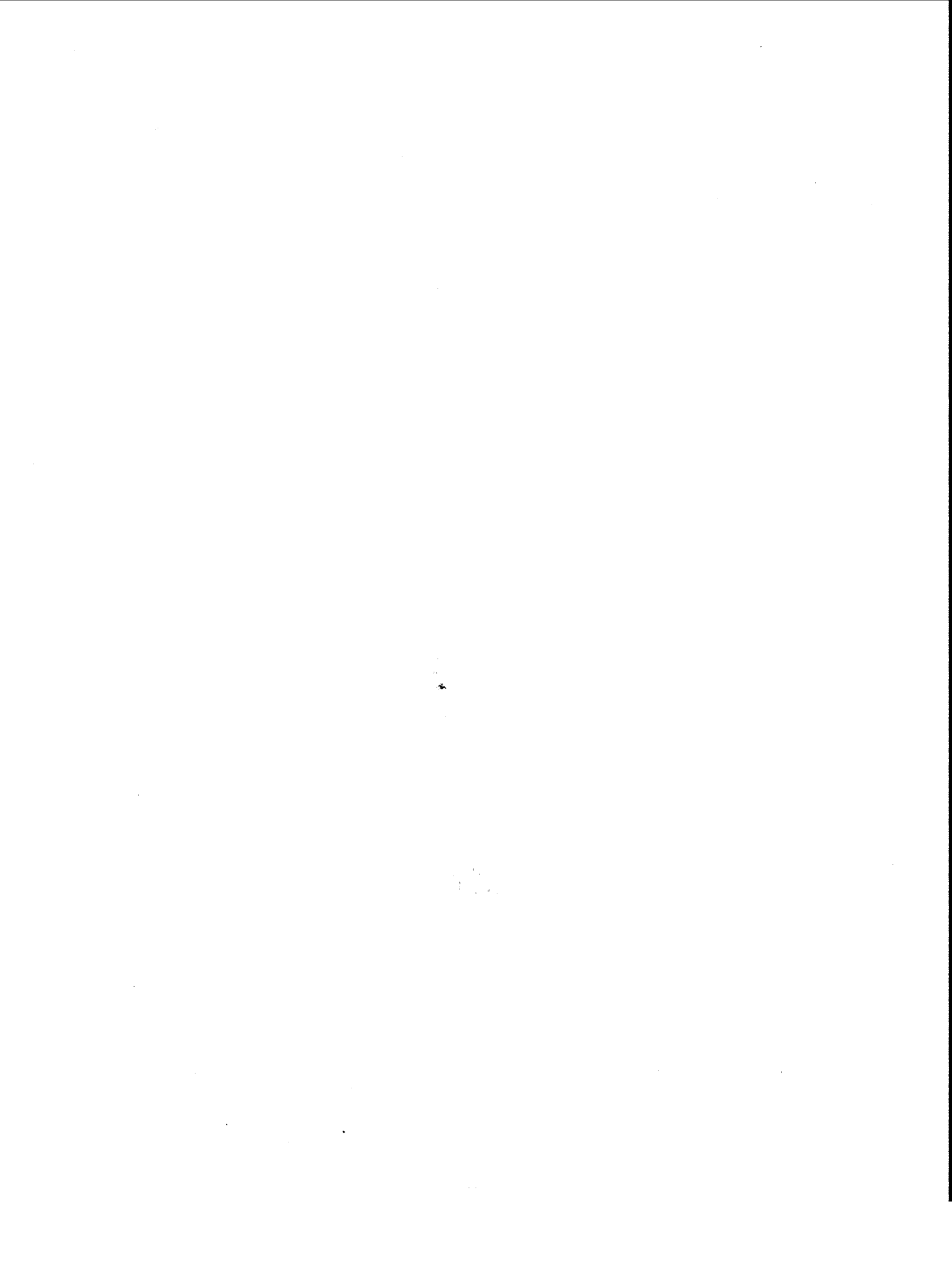
土之為德一而其色也有五金木如水則內剛而外柔其色或黃或青或黑而其迥波激浪無不白者則白其體也火則內陰而外陽其色獨赤燃一薪而剖之中無不默然黑者非體如是乎然則華於外焉者可以測其中矣乎

千斤之力者嘗輕人遇勝已則儼然矣千金之富者嘗驕人遇勝已則索然矣何也所見止此也有德之

士則不然勝吾者吾師之不及吾者吾亦資之是以終成其德如泰山之不讓尺土而成其高河海之不辭細流而成其大也君子之於學也亦若是焉而已矣

昭代叢書 丙集 學語彙篇 卷二十 八 世楷堂藏板

西
河
襍
箋



蕭山毛奇齡大可著

一

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未除以登邳人屬淮禹貢稱
淮海又稱海岱及淮故云習氣未盡也見舊淮誌信
此則後稱湖海疎矣元龍淮海之士與徐宰
鄉人稱海岱清士一類

二

宋板萬首唐人絕句李白詩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

東流至此迴此是望天門山詩因梁山博望夾峙江

昭代叢書

丁集西河雜箋
卷第十六

一

世楷堂
藏板

廣水至此作一迴旋矣時刻誤此為北既東又北既
北又迴已乖句調兼失義理因為記之浴佛日記

三

江上吳氏園小集競舉疑義或有舉世說王子敬語

王孝伯曰羊叔子故佳耳然何與人事故不如銅雀

臺上妓座中悉據王敬美評文以為子敬傷厚則必

是刺羊語不然亦微惜羊公清德過盛耳及觀孝標

註有云此正墮淚之言始悟其言之委曲也大抵深

美極讚而無以自解故為翻激乃有此句此正指墮

四

淚一節耳若云公自佳然與人何關而墮淚如此故
不如銅雀臺上妓相向六尺床得迸涕也

大學物有本末以物指明德諸條究無引據嘗讀仲
尼燕居哀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物即天也道也則即明德諸條也格物者格此而已
又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

五

子虛上林本一賦而分立二名古文多有之書顧命

昭代叢書

丁集西河雜箋
卷第十六

二

世楷堂
藏板

康王之詔魏武薤露蒿里宋玉高唐美人賦皆是也
史記直判為兩時所作至云帝令尚書給筆札作上
林賦則請思子虛篇首明列子虛烏有亡是公三人
而亡是公又三人之主也兩客喀喀懸詞以待史之
誕何至此

六

用經中字雖稍誤不害自漢以前凡周秦間引經有
與本經不謬一字者否行文自有機械引彼就我有
不能不更置者而宋人必斷斷于一字一畫之間豈

有文章黃

七

今人作詩以廣輿爲行枕之祕遂至僻縣孤壤皆有標識若指點畧濶翻訾不切不知古人所見者大名山巨浸汎徒人齒如入吳不逢張子布渡江不識王茂宏雖切認無當也嘗記予鄉雲門與禹穴距遠而駱宋考功雲門詩山圍伯禹廟靈隱與江亦距遠而駱丞靈隱詩門對浙江潮太湖與七里灘更遠而喻息泛太湖詩灘迴七里迷如此不可更僕甚者盧綸憶昭代叢書

丁集 西河雜箋 卷第十六 三 世楷堂 藏板

崔汝詩因汝客江西也故首云夜問江西客而中云晴日游瓜步則在揚州新年對漢陽在湖望嶺家何處登山淚幾行在嶺閩中傳有雪應且住南康又在閩王維同崔傳答賢弟詩爲弟客姑蘇也故首云洛陽才子姑蘇客而中云九江楓樹幾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此九江與揚也揚州初發下江兵蘭陵鎮前吹笛聲蘭陵今常州夜火人歸富春郭秋風鶴唳石頭城一秣陵一嚴陵矣周郎陸弟爲僑侶對舞前溪歌白紵前溪屬湖州地曲几書留小史家草堂棋賭

山陰墅山陰

八

每欲造仙而每厭其拙他不具論如仙家日月長卽唐子西日長如小年一句也故前人詩山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只是日長耳愚者誤會其意換爲王質觀棋劉晨採藥諸說反使仙家日月短于人世拙之極矣亂離晦冥且明幾時則有中山飲酒千日一醒之譬謂不如急度耳仙何憂患而刺感如此審然則廣成安期到今不越數歲而有唐鍾離權八君且生昭代叢書

丁集 西河雜箋 卷第十六 四 世楷堂 藏板

不彌月欲誇以大椿而反隣于朝菌欲諛彭而反爲塲非拙如何也

九

人爲天地所生而能並天地何也天地能生物天地不能生人也其不能生人何也凡天地生物則全子其生于物而生人不然必使其人自生之物不祿而藉不持而行不扑炙灌熨而能免燥濕痲厲人有生不抱持生不襁褓生不調水火陰陽而得挺然與物爲安全者乎此非天爲之而人爲之也故萬物因天

人法天因天者榮落穉革生死動蟄與天爲轉旋已耳乃若法天天有晝夜而吾法之爲顯晦天有治亂而吾法之爲進退因之者我無與計法之者人自爲功故曰人爲貴此聞之臨陽講次者丁未二月

十

杜弼與邢劭從東山共論名理鋒角不竭要只人死還生一義耳子謂天能生人人亦生人古皇之生天生人也羊叔子生從隣家兒人生人也譬之潦水初積鱗影渴絕而涵融稍發噉噉可睹水生魚也託子昭代叢書

丁集 西河雜箋 卷第十六

五

世楷堂藏板

蘋藻爲鯢爲鮪魚生魚也故蟣虱在體有自生者有抱蟣虱生者草木之在地有從土萌者有從陳根宿核作甲坼者

十一

禹州馬端肅家有嵩陽道士能爲越方時少林無盡禪師在坐木木無術客謂古多神僧而今影絕豈西來之教非耶師曰吾之教不能使吾有術能使術不及我耳端肅曰如是則神于術矣請驗之道士遍採人衣袖花菓而師無所有既而推人入屋壁人魚貫

入如壁燭之度影而師推之不少動端肅嘆曰老僧之不見不聞真無窮也此史禹州爲子語

十二

周櫟園侍郎云金沙王伯陶孝廉順治中上公車至德州城下响馬剽銀鋸去塵尙未遠解丁榜徨間城隙二馬馱進香夫婦過解丁熟視驚前曰此某捕也匍匐乞救男子垂首應曰賊多許曰四曰吾病央婦人可矣婦人搖手男子轉向逼促既而咄咄婦人不得已撤面紗去交男子抱兒束絡歛裙男子曰須吾

昭代叢書

丁集 西河雜箋 卷第十六

六

世楷堂藏板

箭乎婦人曰彈可已已而到呼曰吾某捕妻索銀鋸者賊曰雄且誰何豈况而化也四矢竝發消拂之落而以丸摩一人鼻不理遽內其目賊曰竟煩奶奶耶還之德州守饗夫婦有勞或曰此卽于七夥也伊姓婦人賣解家女子七後以叛案籍逮不得所往

十三

小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註結髻也謂鄭衛妖女工于服飾髻之殊製足激楚人故令之先進此王逸本註而朱子因之假以此入艾子有不冠拓纓絕乎向

閨舞賦云激楚結風陽阿之舞私謂激楚與結俱舞
曲耳然二曲併合猶可擬議既觀上林賦郢郢續紛
激楚結風註云激楚楚舞可以結乎其風也則激楚
卽結風矣然獨下結字猶未安後讀淮南子曰揚鄭
衛之淫樂結激楚之遺風則結直解舞言激楚之舞
耳結風亦舞風耳文一字而三訂始合世猶有以妄
臆解古文者

十四

丙申立秋日宿橫山草堂夢石級遺一書取視則西

昭代叢書

丁集 西河稞箋 卷第十六

七

世楷堂 藏板

京襍記也中有云長卿入臨邛臨邛女子皆驚曰此
間有惡惡客既醒閱記中並無此言

馬西樵曰惡惡與
好好並是妙辭

十五

淮陰侯傳漢王欲召信拜大將是使信拜如拜郎拜
尉耳俗以爲王拜信古命將出師原有推轂授律之
禮待爾時不然觀傳云信拜禮畢則信自爲拜豈拜
信乎

十六

王師下浙東時台州馮甦爲亂兵所殺視同時見殺

有未絕脰者魂憑之甦因名甦字更生別字再來丁
酉戊戌聯中式今見守永昌焉山陰吳履泰太守女
早死越十五年其僕女田氏未嫁死而甦則女也太
守疑田氏有詐謂甦嫁奩耳及詰故隱事作書覓舊
弄歷歷券合女故許配同邑祁氏至是祁亦斷姻謀
續之女執不可曰父疑我矣今見居果園爲尼家人
尙呼爲還魂小姑或曰履泰向亦爲永昌守于山人
曰人死不復生質耳若其神明則固有不然者特吳
昭代叢書 丁集 西河稞箋 卷第十六 八 世楷堂 藏板

十七

明崇禎朝宮中有位號者止田禮妃袁淑妃二人餘
幸從者名新女子又以嘗居乾清宮後房名青霞室
者亦稱青霞女子老宮云

十八

有承乾老宮云上稍寵禮妃而后以大體抑之妃嘗
變製禮服襪備五采后遺襪去又歲賀妃翟車直入

后故阻之止門外須臾一車入則淑妃也時雨雪凍甚禮妃因泣搆上以他事辱后于交泰殿既而悔之特問后起居厚賚而傳旨令禮妃啟祥宮修省凡三月其後上御永和門后請召妃上不應后遽令迎之于是始還承乾然尋病薨其五皇子則薨于啟祥者舊云因冊立皇太子日埽宮驚禮妃而妃言不孫被斥又云上欲用廷臣禮妃甫稱霍維華而外之薦維華者適至疑其通外故斥雖事皆有之然修省則不因此耳

昭代叢書

丁集

西河雜箋
卷第十六

九

世楷堂
藏板

十九

甲申之變宮人費氏爲賊出于井給曰我長公主也以獻自成自成曰主何號耶曰昭仁耳何名耶不應驗之老官非是賜帥羅甲甲輿歸將婚費又給曰我雖宮人實巨家女也今幸事將軍請召諸貴客爲嘉會可乎甲大喜召諸帥豪飲及醉費竊利刃請甲入春其喉出請行酒連刺二帥始自剄死瀕死呼曰吾之不得殺自成天也老官云費嘗給事昭仁宮因次公主幼無封號嘗以昭仁主名之故費稱昭仁若長

公主名徽妮封長平公主豈費時偶失記耶

二十

張給諫言崇禎末汴梁大家多于映壁畫水汪洋滿目又有鏤板印趙州水尺幅粘牆云以厭火苗後闖賊與大司馬傅宗堯戰于朱仙鎮宗堯死遂薄汴城圍兩月百計攻不下而城中食盡推官黃澍與巡按御史謀決河灌賊遂決堤三重水大至賊徒營去而城已浸矣急取河北岸舟得二十餘渡人然渡亦無幾河遂瀦洗榮汴間人皆謂前之畫水皆妖云此十

昭代叢書

丁集

西河雜箋
卷第十六

十

世楷堂
藏板

五年八月十六日事

二十一

康熙庚戌淮揚水苗高郵以下湖決二口各百丈許舊制修堤先柶柢水中然後下竹箝橫闌之竹箝者以竹器裹石者也忽水底淳發若水之沸鼎者所下柢與箝皆作灰燼散浮水面不得所解

二十二

呂絃績云岳州城下有鐵囊頭五沈水中秋冬水涸卽見其製若井字縱長橫短其縱之四梢皆外張長

丈厚尺有咫每具約重萬斤圍竅當中宛然囊頭土人指爲洞庭君柳水怪者然不可信也一說前代用兵時作浮艦渡江此纜艦之具然亦殊迂且不考何代且亦何鑪冶爲此

二十三

呂又云臨清州村落有大姓祖塋栝柏森密集烏鴉萬餘有年矣忽過客仰之咨嗟急詣主者叩曰可賣耶主者怪其不誠謾曰可客遽請值主者復謾曰非若干不可客忻然解橐中金如數子之遂立券主者昭代叢書 丁集 西河稌箋 卷第十六 世楷堂 藏板 一家大賊隨往塋間視其所爲見客出藥一握于塋隙焚訖揮手告別次日則樹無一鴉矣姜凡谷云河間某村亦有此事其家自鴉去後亦無恙

二十四

萊陽姜仲子出貞毅先生所藏東坡像示予則儼子像也臆頤黃黃白其色鼻垂圍根細而鬚朗然或謂坡髯仲子曰汪戶部曰髯不必懸卽關壯侯可驗也史訥齋又稱山陰朱嶸攜徐天池像亦似予予文不逮二公而兩與相類可謂顏厚然厄則與文長差

不遠耳貞毅先生名琛以諫戍宣州死仲子名實節

二十五

姜仲子儼吳門藏管夫人硯綠石徑五寸橫半之厚如橫池子與面若兩環互抱而面侵于池其蝕繡黝澤往往四射子嘖嘖久之仲子遽邀季過隣家觀宣和紅絲硯按博物志載天下名硯四十有一以青州紅絲石爲第一而宣和尤紅絲之冠也質瑩甚而朱紋隱起上如紅羽下如丹葉故又名朱雀瓊花仲子云初吳門陸履長孝廉名坦者其家得此硯時以綵

昭代叢書

丁集 西河稌箋 卷第十六

三

世楷堂 藏板

輿鼓吹迎歸每歲時祠硯帥子姓盥獻成禮故彭城萬年少有祠硯圖圖子姓男女長幼偃僂歷歷而東吳學士雲間陳黃門皆有詩歌記之今已兩易主適所藏者錢氏耳予聞之愀然嘗欲賦以詩不得因漫筆此錢氏字我安隱者也亦字臥庵時乙卯臘月初六日

二十六

往見李少宗伯于豫章酒酣語崇禎未議南遷事宗伯曰爾時主之者雅李都憲與予二人他無與焉子

嘗面爭曰易言遷國書詰遷民唐世再遷而再興宋
室屢遷而屢復諸君安諱遷哉時熹廟懿安后與周
后亦稱遷便懿安嘗曰南中我家尚可居惜政府無
力持之者一說懿安惡延儒言遷在上前極詆毀之
則此時政府無延儒矣記事之誤每如此

二十七

虞書帝不任鯀而岳曰異哉孔傳訓已止也說文訓
已舉也蔡傳則從而兼收之曰廢而復舉也夫一異
字而合廢舉二義通已已二音世頗疑之子謂異字
上已止下升是舉蓋升者舉手也則宜兼二義矣
昭代叢書 丁集 西河雜箋 卷第十六 三 世楷堂 藏板

二十八

會一日觀唐畫二一王維畫不知何圖與世傳朝川
筆墨差類一大李將軍思訓畫名御苑龍舟圖又名
御苑採蓮精細生動人長分許而意態具衣粉凸厚
皆剝落而天冶轉見其山水林木樓臺畧涉疎野然
工而彌逸則其遠勝小李者也或曰唐畫當識絹其
絹如版松玉色不辨絲縷初視之疑金粟山紙張丑

曰唐絹率熟湯細擣練如銀版其不能偽以此耳

二十九

吳道之塔構園亭于吳卽故拙政園址也因舊爲之
凡長林修竹陂塘隴坂層樓複閣雕坪曲圯極崇閣
靡漫之勝予入觀時方籍入毀折非盛時矣然一步
一境移人性情但記其一名楠木廳者大概九楹皆
楠木所構四嚮虛欄洞榻軒敞高闊中柱百餘柱各
有礎其礎縱橫絜量通約三尺而高齊人腎墨石如
鑑雕鏤之巧龍盤鳳轉錦卉錯雜詢之皆故秦晉楚
昭代叢書 丁集 西河雜箋 卷第十六 古 世楷堂 藏板

三十

可參上人講法華普門品福不唐捐以唐訓空言
不虛棄也意莊子求馬于唐肆義亦如此小至日記

三十一

越中閩秀以祁湘君徐昭華爲最二人爲從母兄弟
其母夫人皆商太傅女一祁中丞夫人一徐大司馬
子婦皆閩秀也湘君年長倍于昭華子曾于其初婚

時作催粧詩今二十年矣昭華年小好讀子詩因以
師子其人殆天授過目成誦落腕成句二人才分固
相埒然昭華不可量也予嘗貽杜陵生書曰晚得一
女弟子能為唐詩近詩已能逮韓劉間過此非所料
杜陵得書每每示人以為佳言

昭代叢書

十集

西河襍箋
卷第十六

五

世楷堂
藏板

西河襍箋跋

本朝人著作之多無出西河先生右者合集之外散
刊者尚不下三十餘種蓋幾無一日不與筆墨作緣
斯有如許名山大業也茲帙皆屬隨筆劄記而門人
李剛主輩搜集類次者雄深雅健老幹無枝才學識
三長具備可即于此見之矣甲午冬日震澤楊復吉
識

昭代叢書

丁集

西河襍箋跋
卷第十六

六

世楷堂
藏板

孫
揆嘉肇初校字

志心齋堂雜記

淄川唐夢賚豹巖著

宋太祖行事自是三代以下堯舜乃橫遭太宗趙普一輩人爲千古痛恨之事黃帝阪泉之師已成五帝時之湯武世有謂古今相去甚遠者吾不信也

檀弓子思之母出于衛猶左傳所云我所自出也周櫟園所引良足破千古之疑又曰庶氏之母死奈何哭于孔氏之廟乎言庶母不宜哭于廟也故哭于其室註乃云子思之母出于衛姓庶氏其穿鑿如此其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志堅堂雜記 卷第八

世楷堂 藏板

爲伋也妻者則爲白也母總之爲嫡庶之故春秋時最重嫡庶到戰國時猶如此後來緣人情而制禮生母始有服矣孔門三出妻之說其不足信如此

姬姜世爲婚姻自后稷時已然至後來太王又婚于姜故詩云爰及姜女聿來胥宇也當時大公已生故曰吾太公望子久矣後來武王又婚于姜總爲世中表之戚不然太公何以望子乎

黃叔度澄之不清爲其清已極矣

杜工部詩合歡卻笑當年事驅石何曾到海東各註

皆不解甚有改爲合觀者一日過余邑南寺看唐人

石幢上載捐施姓字某人進合歡瓜一顆此類甚多

始知所謂瓜者猶浮圖之尖也而以合歡名則今日

工匠落成皆云合龍門之類耳古字何可經改也

顏山雜記疑范文正祠堂當是其遊宦後人所尸祝

之地余謂若取西陽雜俎中落霞與孤鶩齊飛秋谷

到長山一百爲証亦自可據當范公從母來長山貧

讀書于秋谷往來皆窮日之力及貴仕青州優人作

戲有此語范公爲之愀然段氏所著多誕然于此亦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志堅堂雜記 卷第八

世楷堂 藏板

可作証也

杜征南沉碑爲千古有情人痴事然名之有無自是

身後事固與生前無與也余嘗一日過樓桑漢昭烈

故居昭烈祀正殿武侯五虎皆塑像配廊奕奕乎巨

觀哉獨迤西一室扁額爲碧霞元君心竊異之迨聞

行丹墀閒觀舊碑乃知彼所謂元君者蓋姜伯約法

孝直諸謀臣不知始于何年有此誤稱也余謂道人

宜急去其額爲諸公破悶道人曰不然此中賴有此

扁香火甚盛非是誰其知伯約孝直爲何人者道人

餓死矣余一晒而罷再過定州學宮觀蘇文忠所稱
雪浪石者黑質白理承以芙蓉盆盆上鐫河東兩孫
銘子瞻云得之恒嶽石可三尺餘而具有峯巒之勢
兩孫圖畫至今家藏戶珍之既而至村落間其牆陰
屋角確磴之屬皆雪浪石也石亦有幸有不幸如此
不止樓桑一扁令人長歎息矣

宋元祐間李及之知潤州園中茶悉開蓮花仍各有
一佛坐花中形如雕刻此花草之變怪也康熙丙辰

余家志聖堂前荷池未花時葉葉皆蓮花影或長幾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志聖堂雜記 三 世楷堂 藏板

如芍藥牡丹照水歷歷來遊者皆見之初以為荷影
想皆如是及看他家殊不然至來歲葉生但兀然尋
青葢影耳與他家無別矣

廬山黃匡瀑布四十丈李白所謂海風吹不斷者康
熙癸卯余在開先寺親見之在寺之西北懸流如匹
練垂自天際已而重雲橫遮分為三段已而罡風暴
起舞若虬龍大舞而斷上斷者無所注下斷者無所
承轉瞬之間不及叫絕已復為合流矣詢其水原蓋
廬嶽太高山半渚泉好事者潛而合之俾從懸崖垂

下故能如此適為海風吹斷李青蓮不及見也

康王谷玉簾泉方密之先生囑余築屋其下余宿歸
宗寺辰起往遊時煙霧密布不辨樵徑輿夫下足恐
墮湖底越數里即聞雷聲鏗訇同行僧曰泉也既至
冰簾自天而下噴雪數畝餘行人愕眙萬慮俱斷即
言亦不聞也合流處蔡葵吾中丞構樓橫澗上噴珠
濺沫危欄皆濕矣余家臨胸百丈匡瀑布正不知何
似耳

王子之夏遊勞山見海市時同行者八人初宿修眞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志聖堂雜記 四 世楷堂 藏板

觀歷上清下清菴登八仙壑水盡山窮連天一碧再
宿青玉洞觀日出回至番轅嶺微雨初晴東望海際
一城在白雲中雉堞數十仞砲臺敵樓歷歷可數俄
見一人青衣出城南行後一人肩挑雨具從之向西
望若疑眸吾輩者同人方驚疑云去時未見此城且
遷海以後寧復有存島乎詢之土人從行者乃曰此
海市也是處為滄洲島一食頃而睥睨漸低青山露
髻又移時而城盡山出恍如夢寐矣詢之膠東人云
勞山原無海市市在蓬萊膠人五七十歲者皆云未

見也

余兩次觀日出皆不同在勞山青玉澗宿民家微雨以爲事不就矣已而晴霽同遊者聞雞而起出村各踞一石東望雲蒸霞變星光搖搖浮水上既而彤雲橫亘竟天寶光欲焚雲際金絲射海中如火柱滉漾直至遊人足底漸昇漸赤直透重雲矣癸丑登泰岱宿嶽頂公署四鼓登日觀峯天宇穹窿白雲滿地已而鷄聲唱徹東望白雲中火焰堆起三峯初如紅橋乍吐漸高雲氣始赤登錦拖綺變現萬狀朱盤輪困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志聖堂雜記

五

世稿堂

同余有長歌記之

膏泛舟吳越雖江湖浩渺然卑濕而不可居又十日九陰焉得光風霽月乎至驅車燕趙自泰岱以北不二百里水苦地鹹一抹平林直至帝都始有煤爐獸炭清泉白石如吾邑矣吾邑南去過顏鎮則山逼地隘亦不可居也歷九州而卜居未嘗不懷此都耳痴人之見如此孟子之求水火無弗足惟吾里爲然

康熙丁未予偕弟姪讀書長白山中其雲物之異有

世所不知者一日入山值大雨至山脚已莫方愁登躋之難比登則照耀如白晝回望山下填澗屯壑皆白雲也蓋雲光所照如此世傳會仙山有仙燈大約在風雨之後其故可知已或者五臺峩嶻武當所傳佛光其卽是乎又一日登摩訶嶺同友人數歇而後上當歇時忽有聲如狂風振木如水春過耳仰視則歸雲也常憶王陽明詩云洞口流雲夜有聲不至山焉知是詩呼他如雨歇入戶蜿蜒朋從出石翔空雲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志聖堂雜記

六

世稿堂

家菴之幽葛稚川謂爲七十二福地信不虛矣

錦秋湖在新城之北當荷花盛開數百里如彩霞溪村罟魚放鴨宛似江南會同賓友汗漫爲日夜之遊黃昏簫鼓燈火漁舟蘆洲水鳥憂憂而起殊不似洋東海十二山河之故矣次日振柁直至臨淄午過鎮鎮橋支帷供頓居人驚怪不知爲何事自田齊以來千餘載所無也蓋湖卽齊王故苑而乾時一水乃

當日之遊溪也

世間術士欺人者十之九近又有一種騎牆之術為
游移模稜之說以俟後來之弋獲人情好奇百計以
求其驗則亦無不驗矣夫周易雖神道設教然惟其
通神明之德所以能開物成務而不僅在類萬物之
情也若通德類情皆無而漫為一說以愚名利之士
其幸而中則吾之說行矣不幸而不中誰得從而咎
之哉

淄川西南山一泉從縣厓百尺而下若疏雨驟至厓
昭代叢書 丁集補志聖堂雜記 七 世楷堂 藏板

穹窿如巨屋泉在屋脊垂注中堂一石池承之流入
潤壑為溪淄川名泉最多如此泉一老衲云跡遍九
州未嘗見也夫王嬙不沒于青塚長門之怨誰知彝
光不畱于響屨苧蘿之村自老如此泉者多矣吾邑
以此為第一泉如青塚石泉則第二泉也

衛田者古人所以養兵之苦心良法也廢藩田產有
賜田有自置田有投靠田最多若以之為兵屯則直
省之兵食可減永不問之民間今皆平白棄之民不
以為德而 廟堂之仰屋蒿目也如此若為長治久

安之策必有能及之者且幸藩衛二田尚未取價也

崇禎乙卯丙寅之間山東大饑余時年十一二歲比
隣而居有父生殺其子而食之者某弟欲食其病兒
其兄知之自投于井者某掘死人肉而藏之滿甕者
某所食死人之骨填半井者某至于死不能埋而棄
之皆井久饑一飽而頓成食厥者益復指不勝屈矣
偶一日歲莫過山村遙望石坑中一人哀叫云爾稍
待我爾稍待我舉首乃見一人持刀攜筐而至將生
割之也余驚竄而歸然是歲大約閉戶不敢出門之

昭代叢書 丁集補志聖堂雜記 八 世楷堂 藏板

日多生平每自料理衣食時偶動一奢想恇恇便
思及此即見他人衣食少華靡者便欲叙述此事諫
之而不敢驟然也

星卜能知人貴賤貧富而不能定人德行益德行非
命所能拘也

人有以壽夭疾病定人品行之報應者求之古人往
往不合蓋凡事必有因應如壽夭等自關養身邊事
猶江淮之不同源也更不待求之三世而明矣

癸丑三月袁秋絃將還膠東約遊東山之田莊王子

別墅梨花半落海棠盛開薄莫至捲雪亭上亭額乃高念東先生壬寅所題也計同遊十二年矣維時賓客几十一人既選石列坐余乃出囊中所攜金聖歎三十二快談以觀坐客已而出高月上主人命酌余日聖歎所謂快虛擬耳坐客寧無生平實歷快事可聞乎且所謂快者不必乘長風破巨浪遊月府聞鈞天也偶而晨起花開捲簾月出披襟風來窺簷鳥下亦足以當之矣

王子茂修曰憶向時嘗冬夜宿友人舍晨起歸家薄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志整堂雜記

九

世楷堂藏板

雪嚴寒風可裂面途經某村一老者出親串尊行也堅冰在鬚揖曰天寒甚可入共火及門則曰可共飲乎入其室則鄉塾也煖甚顧案側有酒甕因圍爐共酌各十五舉觥而歸殊不知有雪生平有此快事余問王公大來公之治蒲也獨無可聞與曰無有也蒲之人無不日夜思去其官者不止邑令卽縣丞尉無不思日夜去之凡官于蒲無不狼狽去也一日聞視離使者有劾章已而官文書下則蒲縣以病當免餘無事此夕之快如釋千金之負而逍遙也

高公孝酌曰余偶記一二快事嘗同人于濟南道上行赤日中渴甚望前村當乞漿共飲至村則劇譚而過同望來村悔與渴俱無何見騎而馳者踵至問何物蓋販蕪婆果者從買得數枚香液甘脆出人意表至今思之猶津津在齒頰閒也又一日雨後出都泥淖濺及衣履騎左足旋則右足陷日不能幾十里已大晴霽過涿鹿道沙淨陰濃霜蹄冲舉得未曾有矣

王公雪音曰鄉居寧有快事日者地方奸民勾旗色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志整堂雜記

十

世楷堂藏板

五六頃實無有鑛也聞旦夕且至股憂日夜計無所出乃遲之又久則不至也或曰邑令已解繫質所司矣或曰已置之法或曰已斃于法矣已而果寂然無至者諸公以此事爲快否

王子簡臣曰一日從濟南試歸試既不得意又候家騎不至肩襍被行數十里足重趼矣見者皆知其爲試不得意歸也投一店主人又擲掄之謂若何入步行而絹被豈其諸生耶遲之一客至乃同縣人見輒歎甚謂尙有閒騎可共乘今宵且共飲也既承其慰

藉明日又乘其騎一日而抵家矣

袁公秋絃曰山閒之明月江上之清風時時有此胸
次何不快也日昨赴試禮部老生雙鬢攜筆硯果食
填筐與牛馬藁穀相摩出入又值京城掬水溝時度
爲車所擠與擠其車皆爲禍惴惴三試畢買腳驢疾
歸高臥天寧寺塔下冥然都不相闕蓋海濶而天空
也

仇子協恭曰生平一最苦事閒有小快當舍姪輩沒

于官閒關忍死相從既投文書公署當分隸時官庭

昭代叢書丁集補志聖堂雜記卷第八十一世楷堂藏板

下候久謂小出就食即回比回則已分散不知去誰

何矣乃過京城巷市貼小紙謂舍姪輩倘在何地若

見此紙即書此紙上如此貼多時一日見某巷小紙

下誰添字一行認之則舍姪字也言其處當時見此

紙喜若通神

余謂人情必不快而後快也亦必快而後不快也哉

然而多在旅中者何也蓋旅中寡營偶得一苦境輒

易適耳若夫時時寧靜無求即居家亦復欣然但家

務繁多即小有適意復有一冗况相雜輒失之矣憶

癸卯浪跡江湖一僕繫葫蘆相從施藥其藥即詢之

士人某市肆丸散至効即買之以爲吾藥如確兒鴉
翎眼藥太和堂膏之類即多市之以人所共知也一
日至邳州一村桑樹下多人坐橫木圍集一人聽其
談經余至繫騎于桑坐其木尾繫藥葫蘆者侍聽其
所說偶一僕身童子來病目赤潰乃出鴉翎藥點之
已又與一確謂明日可再點也童子至其家則痛哭
而出反吾藥問何故曰其母云伊家無錢奈何擅受

人藥蓋捷之也余曰吾自不索錢何害圍木多人見

昭代叢書丁集補志聖堂雜記卷第八十一世楷堂藏板

喧笑輒聞集來詢所以聞不索錢莫不取藥于是出

其葫蘆應病而給其無病者亦索去以俟異時之或

有病也藥殆盡顧日已莫輒行眾中一老嫗可四五

十歲短上衣而肥長來肘余曰爾似是好人可至吾

家煮脫粟飯汝余遜謝唯唯而行每思之輒欲噴飯

也是日往宿無鹽梳妝樓聞一大鎮也既至纔三四

家耳業就宿忽有解逃人者十數騎來敲門而入瑣

瑣滿室與店主人商惟避之便顧夜深問訪皆無所

避可暫至無鹽廟下至則道人滋不悅正在趺趺俄

一人來甚恭謹云可至吾家可至吾家至則掃除其居室下榻且具饌酬以錢不受問何以如此則曰室人病目號哭兩日夜適晚得君藥如攫而去也故相商移室耳但祈留一確藥餘都無所受

又至吳城梅人賽江神余下舟謁廟矢願今日當救一人已遍遊廟鎮則無人也既至一寺有臥病寺門板木者裹額枕雨蓋瞿容可掬也問之云衢人病傷寒日欲歸予曾用藥乎且何以在此云為商而病同伴遂先歸投一故友其人已徙用藥頗効奈無資欲昭代叢書

丁集補 志聖堂雜記 卷第八

世楷堂 藏板

歸不能也乃從之取藥買舟謂舟人此余親屬有病先歸吾舟即啣尾來矣船價半與舟子半付其人飲食之費在其中矣扶之登舟其人在船頭稽首而舟已行矣
歸至寶應湖值余生日念是日當施生俄有漁舟滿載小黑魚買而酌之江中奕奕如長繩逐余舟也已而念當救人一命遂留寶應一日沿江岸行見葦棚穴地呻吟之聲徹于路者即而問爾何苦也曰雖病實無大苦但饑寒耳倘得衣或可起也遂取薑酒市

食飽之令至質庫市衣帽行纏既衣遂杖而起沿江趁舟去矣一時觀者如堵云捲雪亭上是時已二更客有欲過山南宿者因共起步月歸歸坐海棠下王子茂脩問止善養氣之旨于袁秋絃兄語多當另為記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志聖堂雜記 卷第八

世楷堂 藏板

志堅堂雜記跋

濟南唐豹巖先生蚤歲登上第官秘書院檢討在詞
垣兩上疏言事未久假歸一意著述然雖敢影邱園
而堯舜君民之志無時或釋著有志堅堂全集茲編
隨手掇記而性情氣概時流露于言論之間讀其書
想其人甲辰四月吳江沈沈楸稟識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志堅堂雜記跋
卷第八

五

世楷堂
藏板

梅谷偶筆

The following table shows the results of the various projects undertaken during the year.

Project Name	Start Date	End Date	Status
Project A	1998-01-01	1998-03-31	Completed
Project B	1998-04-01	1998-06-30	In Progress
Project C	1998-07-01	1998-09-30	Completed
Project D	1998-10-01	1998-12-31	In Progress

The following table shows the results of the various projects undertaken during the year.

Project Name	Start Date	End Date	Status
Project E	1999-01-01	1999-03-31	Completed
Project F	1999-04-01	1999-06-30	In Progress
Project G	1999-07-01	1999-09-30	Completed
Project H	1999-10-01	1999-12-31	In Progress

The following table shows the results of the various projects undertaken during the year.

Project Name	Start Date	End Date	Status
Project I	1999-01-01	1999-03-31	Completed
Project J	1999-04-01	1999-06-30	In Progress
Project K	1999-07-01	1999-09-30	Completed
Project L	1999-10-01	1999-12-31	In Progress

The following table shows the results of the various projects undertaken during the year.

Project Name	Start Date	End Date	Status
Project M	1999-01-01	1999-03-31	Completed
Project N	1999-04-01	1999-06-30	In Progress
Project O	1999-07-01	1999-09-30	Completed
Project P	1999-10-01	1999-12-31	In Progress

The following table shows the results of the various projects undertaken during the year.

Project Name	Start Date	End Date	Status
Project Q	1999-01-01	1999-03-31	Completed
Project R	1999-04-01	1999-06-30	In Progress
Project S	1999-07-01	1999-09-30	Completed
Project T	1999-10-01	1999-12-31	In Progress

The following table shows the results of the various projects undertaken during the year.

Project Name	Start Date	End Date	Status
Project U	1999-01-01	1999-03-31	Completed
Project V	1999-04-01	1999-06-30	In Progress
Project W	1999-07-01	1999-09-30	Completed
Project X	1999-10-01	1999-12-31	In Progress

平湖陸 炬子章著

暇日置宣和綵端硯漢銅水滴研寥天一墨盈池一爐一茗欣然靜對偶有觸發輒筆之於冊語無倫次適情而已乃友人見之有相賞而傳抄者是可笑也梅谷自識

康熙四十二年南 巡釋元璟嘗面 駕於維揚賦

詩稱 旨賜砥石硯一并傳 旨曰此石朕得之

塞外民家用為礪具見其光潤瑩潔取製為硯頗

昭代叢書

戊集 梅谷偶筆 卷第二十二

世楷堂 藏板

發墨不減端溪因嘆天下遺材無限

吾家清獻公官嘉定時有警者詣公堂請曰公聖賢

人也顧天靳吾目不能一覩公面倘得稍撫摹公

衣服使不負此一生公笑而許之或問毋乃失容

度否公曰匹夫向善之誠如此安得峻拒

有鐵道人者自沃州來能布氣成雲須臾下數點微

雨拍案叱之朗霽如故云度人無量雨可以禳災

獲福人爭施金錢延致作法時清獻公方為諸生

掉舟偶過小泊試觀良久道人忽起曰今日有大

儒竊窺某法不驗矣遂去不知所之

東觀漢記今日歲首請上雅壽雅酒問也魏文帝典

論荊州牧劉表弟子以酒器名三爵上者曰伯雅

中者曰仲雅小者曰季雅隱窟雜誌宋時閩州有

三雅池或修此地得三銅器狀如酒盃各有篆文

曰伯雅仲雅季雅當時雖以名池不知為劉表物

也廣韻盃字注云酒器盃即雅字吳均詩聊傾三

雅卮今人語曰雅量妓人送酒曰雅酒蓋本此云

元豐間米公元章自號鹿門居士其印文曰火正後

昭代叢書

戊集 梅谷偶筆 卷第二十二

世楷堂 藏板

人帝印其後絕不用之

殷仲春字方叔慕王績之為人自稱東臯子隱居秀

水之永樂南邨躬耕自適閒入城得破書殘帖以歸

輒摹玩終日晚築葆楮厂棲老其中茅屋葭牆不

蔽風雨晏如也

余聞之蘇人湯潛菴之除上方山五通邪神也既數

日公適過石湖有木偶二自水底躍入舟中衆皆

股栗公不為動徐令左右守伺各處湖口久之獲

泗水二人鞫得其實乃妖巫所使冀驚公以圖復

與於是衆皆釋然所以成大事必貴有膽有識

松江青浦學宮有先聖遺像石刻唐吳道子作

乍浦某氏故業漁無子一日曬網中庭扇戶出比還

則一嬰兒宛臥網中以為天賜旋乳哺之後家道

漸裕是兒亦頭角嶄然忽有寧波販客至聞之道

途詢其日月驚曰曾於是日放紙鳶戲以兒坐筐

籃送上風急繩斷瞬息千里旋入大海意謂必無

生理今故尚在然左臂有痣如丹可立辨也因往

索之某氏欲載與俱歸彼此爭論至訟之官官判

昭代叢書

戊集 梅谷偶筆 卷第二十二

三

世楷堂 藏板

日紙鳶弄子絕少人心網漁得兒實有天意竟歸

某氏云

西興旅店會見一人兩足跟皆殘缺數處足指亦去

者半詢之則曰曾宿山寺為鼠所齧然了無所苦

按此名躄亦謂之甘口鼠凡食人及鳥獸骨皆不

痛春秋躄鼠食郊牛角改卜牛躄鼠又食其角即

此類也

種菊老人不知其姓名自他處來平湖稻隙地藝菊

鬻花自結薪水然遇佳品輒自留賞雖擲重價勿

顧曰譬如奴婢只出小家若闕闕公子閨閣佳麗

雖黃金論斗豈可得哉某詹事素愛栽菊欲招致

之遣使者踵門老人方踞廁漫應曰其人傲睨誕

妄何所用之且其死已久骨都燒卻

古法書名畫不論紙素歲久皆生浮絨為腐敗之漸

而紙尤甚余嘗手裝王右軍二謝帖麻紙真蹟見

其絨蒙茸如繭乃以意消息用皂角子仁稠水勻

上一次乾後便光潔如鏡凡書畫得此一法可以

多歷年所裝潢家不可不知

昭代叢書

戊集 梅谷偶筆 卷第二十二

四

世楷堂 藏板

清芬不覺破江梅半兩丁香一兩荷更入麝臍燃活

火隴頭春信一時來 或加甘松苓香各五錢

後人仰慕古人以古人之字為己字自伯夷始伯夷

以虞書帝之咨伯有直哉惟清語故亦名伯夷而

卒成爲清聖

松柏之上不棲蟬余驗之惟全林松柏則然若松柏

雜衆木中則蟬亦或棲止以是不能無慨於君子

之獨立也

漢玉碗一大如常碗中有血紋成金魚形宛然注水

則若浮起楊妃春睡玉質瑩白無瑕下體適有紅
暈如秘辛所謂火齊欲吐者宋磁碗一白如碑礫
深青色作楷書精妙如率更令為綠水池光冷青
苔砌色寒竹深啼鳥亂庭暗落花殘之句回文可
讀三物余皆親見之

明孝廉馮茂遠豪於財所築耘廬別業園林之勝甲
於一郡某武弁慕之詣茂遠請一席地為宴客計

茂遠心不欲也謂之曰鄙所有如蓬萊三島條有
條無今日君所見者幻耶真耶武弁曰只乞取綠

昭代叢書

戊集 梅谷偶筆
卷第二十二

王

世楷堂
藏板

綺亭足矣茂遠曰敬當以綠綺亭奉君他不可得
也武弁許諾茂遠乃夜命工毀亭鑿池貫缸荷其
中汲水灌注明日武弁攜客復至其處則清波育
然荷香襲人乃共嗟訝而去

邵子謂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地氣自
南而北偶閱蚓菴瑣語云北方麥日中吐花江南
麥花夜放崇正末南麥花多日開邵堯夫聞洛陽
鷓鴣啼以為地氣自南而北識其將亂今地氣自
北而南天下亦亂余謂非也崇正時大亂已極地

氣自北而南乃主 本朝極治之機邵子之言不
信而有徵乎

今 皇帝二次南 巡西湖孤山梅皆三月始花駐
蹕之日寒葩正麗與桃柳相映帶誠絕無僅有者
炬擬作迎 鑿曲云新水初生似潑醅湖邊山色
翠成堆 乘輿報道行將近湖上梅花一夜開蓋
紀實也

海鹽某氏女工詩嘗詠落花云小樓春欲盡歷亂見
飛花汝跡真無賴吾生信有涯相思愁遠道離恨

昭代叢書

戊集 梅谷偶筆
卷第二十二

六

世楷堂
藏板

閱年華待挽芳魂住鶯啼過別家殆無一字不工
後此女忽失所在石塘遺繡履一中貯絕命詞數
章意其投海死後始知借一隣邑士人私奔遠去
閨閣多才乃至於此林下風掃地矣

鍾商彝嘗言山中人捕虎或于小屋置牲一口用糯
米粥黃沙土雜堆數處虎欲啖牲或誤舉足入粥
與沙一蹴不脫虎性輒暴發震怒必打滾愈滾則
愈纏須臾成一黃沙虎目盲耳塞力盡而斃
杜詩春酒盃濃琥珀薄冰漿碗碧瑪瑙寒冰漿諸家

注釋皆畧按辟荔一名木蓮負綠樹木而生無花而實實大如杯微似蓮房生則虛空熟則有子取其子曝乾搗碎入水揉取其漿細布漉去渣少加茄汁或茨菰汁車前葉汁攪勻少頃即便如冰凝結更汲井華水涼冷入糖霜薑醋調飲六月頗足清暑今人謂之涼粉亦謂之木蓮腐醫書謂之冰漿北齊徐之才曰孕婦毋食冰漿令絕嗣育即此當日鄭駙馬夏簟必設此物琥珀言春酒之色瑪瑙狀冰漿之形正是形容極妙然不讀醫書不知

臨代叢書 戊集 梅谷偶筆 卷第二十二 七 世楷堂 藏板

冰漿為何物薄字寒字都無着落且與上琅玕簟殊重複之甚信乎讀杜之難也

古人云服藥謂必中心悅而誠服之不然則喫藥矣喫藥無效

凡人身上有痣其色視初生之時寅卯辰時其痣青巳午未時其痣紅申酉戌時其痣白亥子丑時其

痣黑

吳俗尚鬼自古已然然有識者自能不受其惑高季迪里巫行云里人有病不飲藥神君一來疫鬼卻

走迎老巫夜降神白羊赤鯉縱橫陳男女殷勤案前拜家貧無殺神勿怪老巫擊鼓舞且歌紙錢索索陰風多巫言汝壽當止此神念汝虔賒汝死送神上馬巫出門家人登屋啼招魂汪荅文家人以病者請禱作詩曉之日家有病熱者往往語多嚙舉室共驚駭雜延醫巫至或云鬼求食或曰風為厲眾說頗紛紛未知果誰是從來本儒素豈暇崇淫祀稍習黃農書湯劑固應議藥物與牲鷺二者均一費神奸何能為治之以不治二公皆吳人也

臨代叢書 戊集 梅谷偶筆 卷第二十二 木 世楷堂 藏板

觀此可以悟矣

四明沈氏家遇盜時男人俱出惟二女在乃共計以石灰入風米車向盜風之盜竟不能入

民家或失火人爭汲水以救火既息視燒死小魚無數蓋倉卒汲水所誤帶也因恍悟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之義前人紛紛俱屬無謂

陸渥字淳喜性狂蕩不羈嘗手揮數萬金一日思以

三千金一瞬散盡轉展思索乃命市赤金箔數箱於姑蘇穹窿絕頂放之時大風飄泊數十里光明

爍日遠近驚以為雨金其狂類如此工潑墨寫花
卉瀟灑自得可稱逸品亦能詩

道士郭去遜研志道行後卒於京其徒扶櫬歸至中
途櫬忽輕傳為尸解去然其生平遇美色輒留盼
或以為非宜郭曰春光激澗雜花交開安有瞋目
而過者於吾何有哉

昔謝康樂守永嘉闢佳山水殆盡而獨遺雁宕余意
雁宕爾時特一頭山耳後被泉水衝激沙礫蕩盡
山骨獨存乃始刻露清秀近見臨安諸山倘稍假

陪代叢書

戊集 海谷偶筆 卷第二十二

九

世楷堂 藏板

人力疏泉徹土不久皆鑿削可觀乃知凡山根脉
皆璽瓏剔透也

葵能衛足余觀蓮亦極能衛花每一荅菖發必有一
遺覆其上日則舒以蔽日夜則卷以讓露草木無
情乃知護惜顧人有不知所自愛者

稷欄葉縷析之揉令極軟以代塵尾勝古人松塵多
矣

胡彥穎石田北窗偶談其論今樂七調高低升降之
法頗詳謂左氏先王之樂所以節五事也故有五

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
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悖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

聽也杜氏解此未為精審今更之曰中聲五音之
正聲也五節即五音聲大曰本細曰末遲速謂緩
急若前艷後趨之類有高於正聲之清有低於正
聲之濁故正聲曰中聲降者漸趨于細之謂也羽

正聲為細而由羽遞降以至徵清乃極于細不可
復高故曰不容彈正聲五為節而降亦以五為節
須淫悖堙降極求過之病故曰忘平和又謂宋玉

陪代叢書

戊集 海谷偶筆 卷第二十二

十

世楷堂 藏板

曲彌高和彌寡向來誤解此歌曲非作曲也豈若
後世詩人訓唱論詞意佳否者陽春白雪必是高

調之曲而又有高字歌喉峻者始能及之和之所
以益寡也又謂第六調凡字調即為變徵之宮中
呂之宮五清聲盡入首調虛位第五調已難歌至

此則雖最峻歌喉當亦聲嘶調嘎而不可廢者天
下固有繞梁裂石之聲或能及也荆軻易水之歌
當即此調若以聲音不過出調高聲首調高凡繞
及斯調之五何足深訝而感人至怒髮裂背耶又

調旗亭畫壁黃河遠上一詩必待雙鬢發聲蓋遠
上二上聲字工尺應低當用高調歌之次句片字
去聲應高卽爲以高調歌高字歌喉稍劣弗能及
已凡此皆能追聲音於千載之上非如昔人所謂
紙上律呂也

粵俗侏儻之音吳井渠嘗撰粵風續九或采入廣東
新語朱竹垞且選入明詩綜王漁洋錄入池北偶
談謂與子夜讀曲相近况吳歛素著者乎特大雅
君子忽其俚而不察爾余山民也知有山歌而已

昭代叢書

戊集 梅谷偶筆 卷第二十二

支三

世指堂 藏板

每當秧針新雨柳絮殘風慣和農歌斷岸曉霜澄
江夜月遙聆漁唱大都豔情之什居多而規勸之
言亦復不少偶錄數章以俟采風者裁擇焉新月
彎彎照九州幾家懽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
幾家飄零在外頭昨日花開今日雨今日花開明
日風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花開一日紅皆純任
天籟不同劉郎之於竹枝稍加潤色云

乍浦謠曰乍浦乍浦蠻羌雜處昔無城郭今十萬戶
東連粵南通倭屬翠易我金錢多嗚呼吾民幸不

見干戈

張庚字浦山自號彌伽居士隱居城市門巷蕭然寂
如山林寫山水得董巨正傳五言詩希風漢魏余
嘗於五湖舟中與客談及乘興寫菊一枝題詩贈
之曰平生頗愛東籬色未向傍人贈一枝今日五
湖煙水裏爲君特筆寫幽姿翼日先生遂過訪旅
舍相得甚懽

米海嶽硯山余獲觀於清吟堂高氏約徑八寸高半

之爲峯六右第一峯曰玉筍突然聳峙上有洞穴

昭代叢書

戊集 梅谷偶筆 卷第二十二

西

世指堂 藏板

微類笋形玉笋之下爲方壇下隘上廣方平如砥
如可坐而遊者一小峯附其下勢若拱揖中一峯
高四寸有奇如卷旗如張繖曰華蓋稍下爲月巖
圓寶相通非人力所可及也其左之第一峯連坡
陀而起如人偃僂第二峯則隆嵒離立高不及三
寸而有數十仞之勢第三峯與華蓋相連岡阜樸
野是名曰翠巒龍池出其下幽深無際疑有潛鱗
輟耕錄謂天欲雨則津潤滴水少許逾旬不竭也
下洞在方壇之趾上洞據華蓋之麓元章云下洞

三折可通上洞試滴以水果曲折流出疑是中有
避秦世界尤令人神往矣其色深黑光瑩如玉千
皺萬皺望之若或有草樹蓬勃則襄陽所謂不假
雕琢渾然天成者也余驟見之為不寐一夕老子
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以志余過又以歎南唐半
壁江山今歸何有而獨存此一片石也

儒釋道諸書皆言一心幾以惟心為有知覺矣觀素
問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
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
昭代叢書 戊集 梅谷偶筆 卷第二十二 世楷堂 藏板 五
官喜樂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則知他藏
腑皆有知覺特以心為主耳不讀岐黃之書見
不及此

松江民家剖巨蜂殼中隆起彌勒像宛然

海鹽彭羨門先生余妻叔祖也博洽強記康熙十七
年 御試博學鴻儒以璿璣玉衡為題先生作賦
畢并繪圖於卷末遂 授第一

硯之異製或以竹或以鐵近又有以漆為硯者其法
以水飛過極細磁沙和生漆為之頗輕便適於遊

笈且甚發墨在鐵硯竹硯之上

地以物產名吾鄉樵李為最古李今產淨相寺僧廬
其樹亭亭如蓋無支離屈曲狀實初嫩綠將熟輕
黃熟則殷紅如朝霞着粉鮮麗可愛近蒂有指爪
痕宛然若新捻者就日映之如紅琉璃一掬其核
隱現可觀故知尤物不特其味之移人其色亦天
然奇豔也荔支夙稱佳果然入閩粵者類能啖之
若樵李則雖近在數里之內有終身不知其味者
余嘗從寺僧乞一本歸植之園中其實甘脆仍勝
昭代叢書 戊集 梅谷偶筆 卷第二十二 世楷堂 藏板 六
他李而指爪痕全無色亦大減差與嘉興之徐園
李相亞不及僧廬多矣乃知地氣使然不可強也
昔朱竹垞鴛鴦湖權歌云徐園李子核何纖未比
僧廬味更甜見說西施曾一指至今顆顆爪痕添
王漁洋疑樵李即徐園李蓋臆度之云爾
馬嘉植子幼敏嘗授論語至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
輕裘師與語曰此以見赤之富也曰不然莫是子
路借與他否

蠶將熟時忽生小蠶俗謂之長娘係大蠶所生余嘗

見一蠅棲案閒忽生一子須臾飛去乃知昆蟲亦有胎生者

凡治定書必用雌黃其色久而不渝余嘗見李獻吉

評杜詩錢牧翁手批元遺山集皆手澤如新修補

古書漿糊中必入白芨則歲久不脫近購得宋余

靖武夷集趙璘因話錄施彥執北窗炙輶錄皆汲

古閣物裝訂極精緻而於破損接尾處皆脫蓋不

用白芨之故亦藏書家所當知也

凡鐫刻書梨棗版中有甜水易蛀每版百塊入黃檗

昭代叢書

戊集梅谷偶筆卷第二十二

七

世楷堂藏板

四五筋熟水煮透以苦易甜歷久不蛀

陶詩甲子固自有說觀古人書畫往往皆署年號若

近人則僅署甲子當相沿於國初諸公不惟使

後人漫無考據且有無君之心士大夫皆習而不

察爾

宋輒書傳于今者皆曰宋某人撰元明亦然若今人

則但署郡邑當由沿習之誤

庚辰夏予如杭城時攜一琴於旅店為鼠所溺余意

凡水不足以洗濯名材乃攜往龍井洗之時胥吏

方料工疏泉壘石輒呵止予有一官人獨日向名

泉滌古琴適相當何叱為乃憇石疑視良久且出

青絲帕佐余拂拭而罷

石菖蒲以丹砂為泥植之久久服食其根長生久視

縱不可知明目益聰當必有奇效也

作醬用臘雪水則不生蟲用甘草水味佳能解諸毒

康熙年間奕學之盛亦從來未有同時國工有黃月

天徐星友周東侯周西侯何閻公周懶子汪漢年

程蘭如婁子恒梁魏京趙雨峯卞邠原吳來儀周

昭代叢書

戊集梅谷偶筆卷第二十二

太

世楷堂藏板

元服汪幼清凌元煥汪天遠黃稼書張呂陳姚顛

孺盛大將再賓過百齡戴臣楚許在中吳孔祚

季心雪李元兆張繼芳謝友玉釋野雪諸人中以

黃君月天為冠大約可讓諸家一先其奕則冲和

淡泊好整以暇雖他人奇兵異陣彼終應之恬如

也徐星友嘗撰兼山堂奕譜評核精當其論奕謂

用虛不如用實用巧不如用拙制於有形不若制

於無形臻于有用之用不若臻於無用之用斯言

何其雋永懶子性好稗官小說家言常乘人握子

布算時出以觀之既下輒應應已復觀當交征危
迫之際其人或汗流浹背懶子則從容如故局甫
半輒語人曰若負幾路矣及竟如其言范高士路
嘗問日子於奕至矣乎對曰今之奕者雖未見加
我然竟局覆觀顧尙有所悔至者當無是也范歎
以爲名言吾人學問事後覆思其不如懶子之悔
者鮮矣汪漢年款人朱太史嘗作序贈之稱其小
詩詳雅中律謂天下是非毀譽有一定而不可消
者莫如奕方其勝負決於前某也一品某也二品

昭代叢書

戊集 梅谷偶筆 卷第二十二

九

世楷堂 藏板

三品較然論定既極其詣則其人雖吾所惡但可
詬及其人終不得詬其藝之未至噫古今成敗得
失大抵如奕其贊測臧否安能盡如奕之一一有
定評耶

今人掘地每得大缸石版函蓋中空無一物疑其藏
金以不遇人化去非也古人築室往往埋缸取其
燥溼又古人琴室尤多埋之則其聲空明噴噴鼓
之如出山谷中其或有水者則積久所聚耳

泛東洋者爲余言海中有白妓潔白如好女子而露

形或直立波上或跳上人船必鳴鼓相逐見主不
祥又有人首魚魚身人首又有鳥大如車輪深綠
色如鸚鵡

張鳴岐製銅鑪名噪一時其足率有款識余嘗蓄一
小鑪獨有銘云懷貞履潔汝品乃絕慎勿似此炙
手可熱

苦竹山有小草葉如黃楊花開翠色如鳳冠尾翹足
皆備余曾拔數本植之中庭命名翠鳳作詩紀之
曰野草何微細偏成鸞鳳形空林聊託足世網倦

昭代叢書

戊集 梅谷偶筆 卷第二十二

三

世楷堂 藏板

揚翎古路荒荒白春山靡靡青無人解相賞羽翠
幾凋零此稿已不存今年春此花盛開偶憶錄之
蘇長公秋陽賦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肅然
如秋陽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
吾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羣木云云余號秋
陽蓋本諸此

會記己卯之秋寄友人一札云諸處稻各生蟲大都
皆螟賊之類耳其蟲形如蟬治之極易死殺蟲之
品甚多特藥少蟲多不足濟事僕以爲苦棟根鄉

邨是處富有倘煮水灑之必就滅比已試有效足下若能呈之當事俾出示遍諭農夫亦善舉也跋之

古書畫之存於今者考傳記所載猶有鍾繇薦季直表晉武帝我師帖陸士衡平復帖索靖出師頌曹弗興兵符圖顧愷之清夜遊西園圖等淺人往往皆疑其偽余以為如其不佳雖近如文沈亦偽如其果佳則古蹟亦真紙素固無可久之理然試以一人之身計之苟珍藏一物不侵燥溼不受蟬螿

昭代叢書

戊集

梅谷偶筆 卷第二十二

三

世楷堂 藏板

不重襍糊不類勞辱自少至老豈有變更之理魏晉去今不過千五百餘年以中壽計之不過相傳十餘人耳其有存者固無怪也弁州謂千二百年而跡亡亦論其大概耳若收藏得地余以為更千百年當猶有存者拘墟之見誠不足道也

凡鈎摹古人法書硬黃取之不得則有嚮搨一法謂密室無光只留一穴就日映取也余嘗手摹二謝帖昏暗已極硬黃既不可得欲嚮搨又恐潰爛不敢揭背紙乃以意用雲母石薄片映取纖毫不爽

自有此法嚮搨可廢凡古法書無不可摹未必非法書之幸也

裝褙古法帖上下既截齊即將兩版夾定繩紉極緊白沙打令極光用褐布拭去紙塵卻以皂角子仁稠水粘上速解版輕翻一過以後久久其邊不毛不散且上皂角子仁後欲其華麗則上金箔一次如打金箋法欲其妍雅則上雲母粉一次余嘗手裝大觀帖如此見者皆以為精絕也

昭代叢書

戊集

梅谷偶筆 卷第二十二

三

世楷堂 藏板

書畫易破則用裝書畫易蠹則用潢潢者謂以槩染紙也所以古人書畫皆帶黃色皆曾潢過今人但裝而不知潢書畫焉能永久榮今俗呼為黃柏

董公名懿政尚清簡兼精數術官嘉興時值亢旱自巡道以下皆出祈雨公謂雨必俟七月初三日時因出示令民努力厚水道切責之至期公與眾官同禱社稷壇時亢陽天無纖雲公特命備油轎雨衣往吏皆匿笑之未幾大雨如注乃以油轎讓巡道雨衣讓府尹而已借民間傘徒步歸後移官平湖忽報獄中失囚公第令於南門外三里小石橋

侯之立獲性坦率而易近人民有請卜者皆弗拒
一日偶出見有老婦挾少女徘徊路閒公命止與
呼謂曰汝有所饋於我乎曰然前因女病問卜得
驗謹以糍團獻公曰吾固知今日遇老陰少陰有
得食物之象其數當三十六命吏數之果然

嘗見一大理石屏下作短樹平林上作微雲遠靄最
奇者雲外數點如飛鴻遙掛樹傍一人立而仰視
神態如生筆墨所不能到左角有宣和御題詩云
山與微雲兩不分那知山更淡于雲江南秋盡霜

昭代叢書

戊集 梅谷偶筆 卷第二十二

畫

世楷堂 藏板

初降獨倚寒林數鴈羣

史張父敦即鐘鼎欵識所載者余於墨莊劉丈處見
之青碧瑩徹可愛

漱浦紫雲山東檀仙嶺側有倒針石但以指南針就
石試之其子午皆倒移去一尺許則仍如故

或傳一方名筆髓丹云服之能令學書易成初未有
不笑者及觀其方乃用杜仲三兩當歸一兩人蔘
四錢罈蠶三錢獨活一錢為丸服此不過堅筋骨
和血脉耳夫臨池不熟腕或僵痛夫既有痛即便

有譬似迂而非迂也

去余居二里有邱墳名甚著而不知所自頃偶見匠
人磨斧古碑有元和十一年字詢之則曰邱墳傍
耕田所得予按唐詩人邱為為吾邑人此豈即邱
為墓歟

某紳士因公事與縣令爭論於堂令怒曰汝不聞破
家縣令乎某曰某但知民之父母

乾隆壬午正月乍浦海中有大魚追估帆至潮退沙
陷遂不得去長二十七丈有奇鱗甲皆蒼黑色如

昭代叢書

戊集 梅谷偶筆 卷第二十二

畫

世楷堂 藏板

鐵石或噉其肉如牛骨皆如椽人無遠近視竟不
辨為何魚有老媪攢眉曰此為大水之兆是秋竟
驗

道士楊姓者特善煮茶術取片紙硃書符入爐焚之
紅光爛然筆劃都成烈火比移鐺就即作松風聲
旋即蟹眼沸矣客或不知者曰勿煩再煮則火頓
息

前輩王玉衡平生有膽年七十餘矣值秋雨夜天昏
黑門有剝啄聲以為鬼也被衣追之不及去廬已

遠忽心動俄覺目光洞然凡林木鳥巢屋茅溪草
種種畢露逾時乃滅然平日目固短視不知何以
有此又一村叟亦自言曾就飲某家語不合中夜
遁回鬼嘯於林陰雲罩地踉蹌間面熱耳赤忽有
見如白晝此蓋元氣過人真精神逼迫而出理或
有之道書謂葆真養元夜可見物亦其驗也

王玉衡藏古墨一挺有朱熹監造字

鐵線粉出外洋島夷亦馬勃之類治頑瘰有效

或頗敏於才而好翻案極談王安石字說之佳余曰

昭代叢書

戊集 梅谷偶筆 卷第二十二

三

世楷堂 藏板

其字說之穿鑿不待言昔東坡舉坡字爲問介甫
以坡爲土之皮對東坡云然則滑爲水之骨乎其
人曰滑固爲水之骨也水無骨不作滑試觀石上
漬水必作滑無疑余曰君殆全不曉事

余內子在室時嘗用一紡車每操作輒若扶乩箕運
轉自如倘易他車卽不適然其車自白頭老婢已
見之一夕忽呶啞有聲察之自其車中出或移置
月明之下人潛窺之見其宛轉停歇一如人所爲
咸懼欲焚之內子曰勿怪也此特藉人之靈氣多

耳且物貴適於用彼其與人謀若是雖怪庸何傷
迫於衆竟焚之

江東俗號正月二十日爲天穿日以煎餅置屋上謂
之補天穿唐李觀詩云一枚煎餅補天穿今俗女
子常以此日穿耳

顧亭林先生目外黑而內白

書畫一藝大名之下必有絕人之作而不必皆工特

其人之有餘於書畫者傳耳昔董思白未第時館

吾邑馮氏邑有俞君書妙欲過之後董負重望歸

昭代叢書

戊集 梅谷偶筆 卷第二十二

三

世楷堂 藏板

里馮君攜扇面六令董自決去取董諦視良久擇
其三曰此可傳則正俞君書也今董書遍天下俞
君渺有知其名者後人鑒賞亦然工妙者雖賡作
皆爲真蹟其不工者反是

世傳劉將軍縱嘗遊少林呼其僧之拳勇絕倫者出
命以拳加己三撲不爲動及劉欲以拳加僧僧曰
君天人也吾輩由學而至安能與君抗手萬一相
加骨寸斷死矣向晚僧進藥一丸云服之得無恙
劉大笑曰吾毫無痛楚何藥爲僧曰不然君外雖

無損臟腑已受重傷如君安忍害之因泣請乃服之瀉黑血斗餘

左傳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下蔓字亦為句史記學書不成去學劬又不成去字為句於義皆圓足

勝原讀

芭蕉原產嶺南觀萬震載入南州異物志嵇含載入南方草木狀知當年未入中土嶺南氣候常和凡草木隆冬不凋然亦間有微雪乃知摩詰畫雪中芭蕉本非幻境後人不知輒相議擬何異不知錦

昭代叢書

戊集 梅谷偶筆 卷第二十二

三

世楷堂 藏板

為蟲食樹葉之所成耶

啞叟不知何許人也自他處來卜居雪溪嘗養鴨數十以自給鄉人與處八九年未聞其言疑其啞也遂呼之為啞叟忽一日乘釣艇去不返共啟戶視之故篋存金剛經一卷壁上畱句曰八十年華歷小劫滄桑世事何須說了然懸解悟真空一勾寒潭浸秋月

有一老嫗挾一十七八好女子來云善拳勇其實視之弱不勝衣如可乘風吹去者里中年少咸卜采

三百與之校料撒向前女輒談笑應之立仆數日之間斂錢數十緡終莫能近拳師汪某者聞之自松江促舟來女知汪名遂避去

一軍士工運氣術能以鐵剪夾銀向其腦門擊之銀碎而頭不破後因給假歸數日復試之則腦迸出而死蓋不可近女色近女色則氣急切不能聚矣凡種果核不可去肉否則不類其種

語云慎起居節飲食飲食固宜節今人動言努力加餐非遠於養生者也

昭代叢書

戊集 梅谷偶筆 卷第二十二

三

世楷堂 藏板

士大夫居鄉要自有品節其勢焰薰灼者固非若過為夷曠使等威無辨亦甚弊也今人遇鄉貴稍自位置者不曰崖異即曰器小皆得執孟子鄉黨莫如齒以詆甚之不知孟子之言乃舍爵與德言也若論德則固有鄉先生年少而抗顏為人師者若論爵則禮固云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

古諺云黃梅雨未過冬青花不破冬青花已開黃梅便不來今江南候是占霖雨極驗

昭明不選蘭亭序或以爲絲竹管弦疊出或以爲天
朗氣清非時余按史稱昭明太子性愛山水遊元
圃泛舟左右請奏樂久而不答徐詠左太冲詩曰
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或以右軍未忘絲竹管
弦故不取耳

嘉興三塔石牌坊一僧血影宛然陰雨尤顯相傳鼎
革時兵擄羣婦人銅此而往征松江僧闕其號泣
悉縱之比兵回怒甚欲故縱之乃偕一婦人射死
僧固有歷劫不磨歟

昭代叢書

戊集 梅谷偶筆 卷第二十二

无

世楷堂 藏板

江村別墅本明孝廉馮茂遠故園圍故多竹忽有一
竹去地尺許忽分爲二竹末復合爲一竹觀者莫
不嗟異

直省巡撫進貢方物有象牙席見邸報

海鹽天寧寺藏一鉢非竹非木非金非石云是其梵
琦禪師所遺究不知何物

乍浦或來倭數人留民間楊姓家其一自稱彼處駙
馬能詩工草書人有索者輒書以應點畫微意爲
增減然多可辨余嘗於友人處見絕句云出雲州

上山出雲出雲州下黃沙昏波濤一別一萬里飽
掛風帆到海門着語頗妙

藏桺欖法擇園林中大竹一株去梢通其節以桺欖
實之用著封固桺欖藉竹生氣不腐爛亦不枯瘁
欲用則鋸一節用之仍封固如初可藏至七八月
以之點茶香美逾常

楓柳人星卜家挾之有奇驗嶺南楓木之老者或生
癭瘤遇雷雨暴長一枝如人形謂之楓人越巫取
以雕刻鬼神像賂之四方者也亦名樟柳人或樟

昭代叢書

戊集 梅谷偶筆 卷第二十二

三

世楷堂 藏板

木亦有此異耶

孔雀愛其毛羽恒掠水自鏡尾重漬水中或棲石上
值天寒冰凝結人就之輒僵立不動恐斷其尾也
是其羽毛反爲身累視雄雞之斷尾遠矣

余向見畫本蝴蝶鑲金錯采盡態極妍意其姑以是
美觀未必果有此也比來索居多暇縱觀物化每
當園林春暹雜花交暝蝴蝶夢中來去栩栩自得
飄飄欲仙有時團扇驚回或被東風扶起凡諸色
相種種不一或翠綠如鸚哥毛或金碧如孔雀尾

或蒼黃如榆莢落或潔白如雪花舞或絨厚如麕
翠或光薄如繭紙或如鷓鴣斑或如虎豹眼或如
墨汁污或如筆管印或如太極圖或如古鼎蝕或
如蝸牛篆或如湘竹點或如雲紋貝紋水浪紋鹿
角紋冰紋梔子花紋其翅或兩或四或修或短或
整或斜或覆或仰或舒或斂變幻莫測蓋諸食葉
青蟲皆能蛻化蝴蝶故形態不定如是又豈畫工
所能畢肖惜余未得登羅浮一覩採香使者變相
然卽此已足觀造物之無盡藏焉

昭代叢書

戊集 梅谷偶筆
卷第二十二

三

世楷堂
藏板

梅谷偶筆跋

梅谷爲當湖韻士曾梓奇晉齋叢書及自著早春鶯
語諸集邇年隱于岐黃不復唱渭城矣偶筆一編亦
數年前所刊不衫不履饒有別致遙情胥山漱水之
間其人斯在呼之欲出癸卯季冬震澤楊復吉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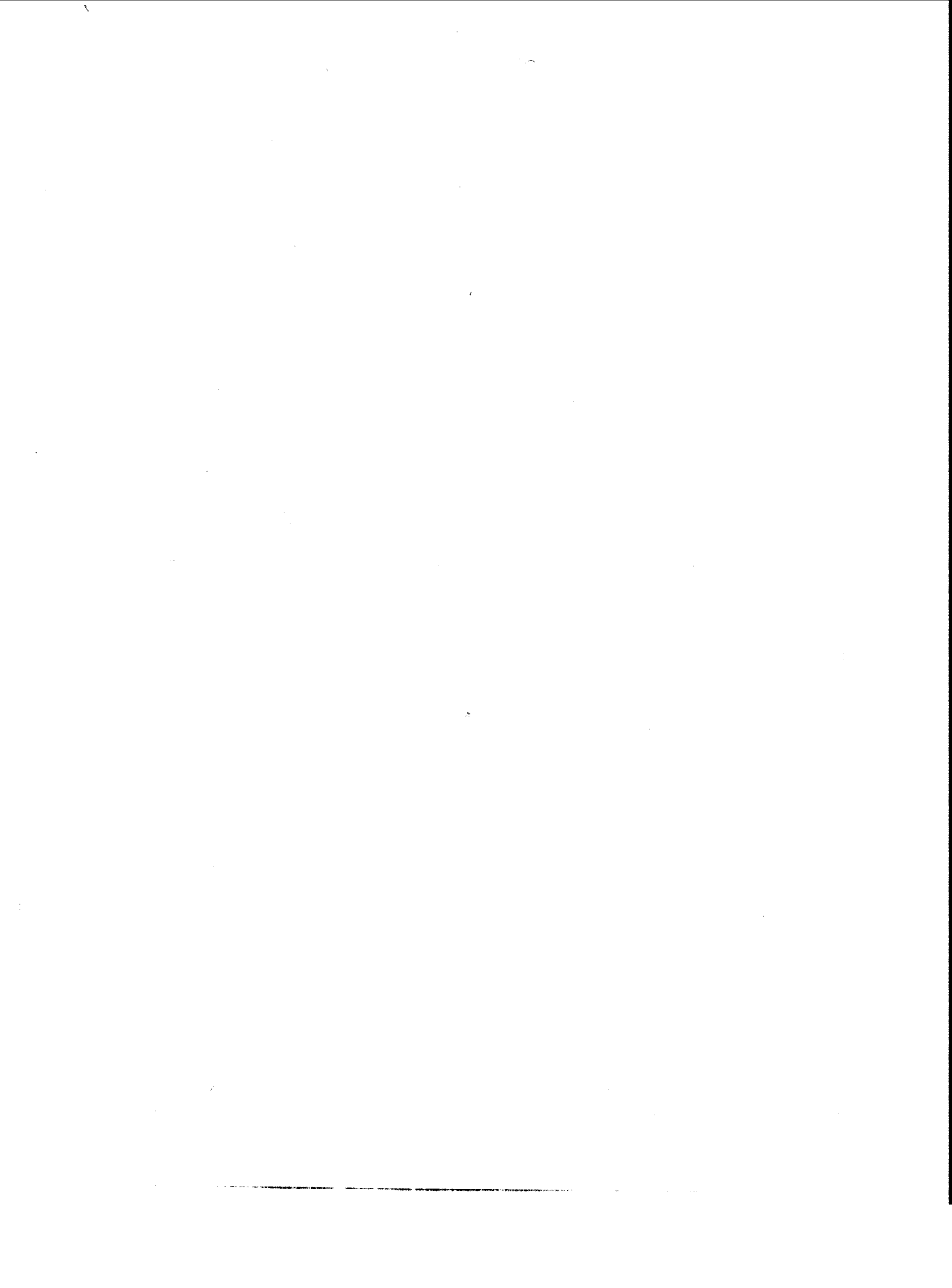
孫
揆嘉肇初校字

昭代叢書

戊集 梅谷偶筆跋
卷第二十二

三

世楷堂
藏板



偶
然
欲
書

1000

偶然欲書

廣編卷第三十九

淳安方棨如文翰著

不讀諸經無以通一經不讀諸史無以證諸經如渠

畝交通子母鈎帶又如服藥者之有君臣佐使

十三經中難讀者儀禮十三經注中難讀者何休之

注公羊十三經疏中最劣者孫奭之疏孟子朱子以為

邵武人徐彥之疏公羊今監本不載疏人名氏或

揚氏邢昺之疏論語

孔穎達詩疏如十月之交篇之論日食瞻卬篇之論

昭代叢書

已集 偶然欲書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 藏板

時維婦寺以及鄭氏詩譜序下條疏尙書疏中論

四凶皆妙絕古文可摘而讀也

左氏傳不可選太史公史記不可選班氏漢書即須

選矣老子不可選莊以下即須選矣陶彭澤詩不

可選李杜以下即須選矣韓昌黎文不可選柳州

以下即須選矣

學史記而不至者歐陽公五代史學漢書而不至者

宋景文新唐書皆有一體

謂舊唐書勝新者皆說也即如維州一事舊書於牛

奇章傳似長在牛於李文饒傳又似長在李蓋胸

無主人翁但就兩家二傳鈔入耳閱新書則不言

長短意自可見矣尤可笑者舊書為元白作傳乃

敘其中途相聚論詩一事此何關緊要乃煩史筆

耶猥釀不綱宋景文評四字盡之

舊唐書於詩似欲以元白壓李杜於文似不滿韓昌

黎其識具可知矣

陳承祚三國志若非裴松之注則可廢如武侯後出

師表亦見注中也

昭代叢書

已集 偶然欲書 卷第三十九

二

世楷堂 藏板

續史記者數家揚子雲在焉想其手筆必可觀今漢

書子雲本傳即其自敘也已窺豹一斑矣惜乎所

續者不傳

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孫可吾嘗語家望溪先生謂莫

輕元成閒褚少孫望溪亦頷之

閱後漢書注凡蔚宗諸論採之華嶠者率佳想見其

書

自晉書以下諸史皆拙於記事而工於記言新唐書

工於狀小人而拙于狀君子

國語之詞精嚴柳子厚得其嚴未得其精國策之氣

與衍蘇公得其衍未得其奧

書之當讀者昌黎進學解具之讀書作文之法昌黎

與李翊書柳州與韋中立書具之

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偏邢子才至言也然豈因讀不

可偏遂東高閣必不可不讀者讀之讀不可偏者

觀之觀之亦非徒與寓目焉而已循環理會數十

過後自能著之心本前人所云身到處不放過也

諸葛武侯之於書獨觀大略此非詳略之略乃所謂

昭代叢書已集 偶然欲書 卷第三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賢者識其大者大規模大作用也孟子云此其大

略也亦當作如是解若如項羽之兵法略知其意

不肯竟學則敗績先據矣

隋壘之勢異而文之高下分焉唐宋八家中愚所以

不愛子固子由也漢賈誼之勝董劉亦以此定之

有以賈山至言配太傅者得毋無鹽唐突

張伯松為陳崇作莽功德頌雖非所宜言文自妙絕

今古潘元茂以下靡不襲慧牙後而去之若莛與

楹昭明文選乃錄魏公冊而不及此文可謂鑒於

濁水而迷於清淵也

駢四儷六雖曰今體然如劉孝標之廣絕交論徐孝

穆之為貞陽侯與王太尉諸書在北齊與楊遵彥

書杜弼之檄梁唐李義山之為濮陽公檄劉稹語

語有風雲氣非可以一度揆也王駱諸家竊青婉

白麗而不勁風斯下矣五代之季羅昭諫所得頗

經奇

封禪書也劇秦美新也典引也攝提三足無能復往

雙之柳州貞符猶可自成一隊而後不稱前馬揚

昭代叢書已集 偶然欲書 卷第三十九 四 世楷堂 藏板

班三公則尾末捷然彌復陡舉

韓之墓碑銘柳之山水記顧後絕配瞻前無鄰宋諸

大家無所竄其手

賦至唐碌碌未有奇者李杜二公亦迴句閒起耳唯

楊敬之華山賦杜牧之阿房宮賦能以小說大以

大說小離形得似有馬季長長笛賦作用

五言詩無論古今體要以工部為大宗師有風有雅

有頌有漢有魏有晉塵垢秕糠陶鑄六季王阮亭

先生古詩選乃闕之此論未公吾不憑也

工部五言近體多詠物詩吾謂無詠物詩焉飛戾天
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惟工部知之

詩三百篇亦無詠物詩孔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
名名焉而已矣意故不在鳥獸草木也然則詩無
與比賦之別其興也此也皆賦也故曰一言以蔽
之

禾中朱竹垞先生注歐陽公五代史記其注數倍於

本書西泠吳星叟先生謂此歐陽所棄不取者耳
愚則以為唯歐公棄之故當注而存之以見歐公

昭代叢書已集 偶然欲書 卷第三十九 五 世楷堂 藏板

擇焉而精之妙昔孔子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

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此公羊所謂不修春

秋也朱子恨其書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意

竹垞先生此注則朱子之志也惜世無有力者問

而行之

郭子元注莊妙能轉經使莊不謬于聖人故不可有

二舊以為竊向秀然向秀注聞見音釋中乃反不

及之人言不足信也張處度列子注亦似未肯公

愚以為勝輔嗣之于老子輔嗣注老子遠不

非之解老喻老

揚子法言孝武篇卒章忽有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

懿也勤勞則過于阿衡三語大為斯言之玷諸家

雖曲與生說不能解免也諦視之於上下文殊不

接屬若刪此十八字徑以漢興二百一十載接上

於道則勞云云亦自泯然無際豈書成後增加之

耶然則司馬公之注信矣

法言之書今無亡脫者而李善文選注謝靈運傳論

引法言云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

昭代叢書已集 偶然欲書 卷第三十九 六 世楷堂 藏板

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

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子虛長卿亮不可

及云云今法言無之其語體亦不類不知善誤邪

亦見別本邪

南史劉杳傳局捨問杳尚書著紫荷橐相傳云挈囊

竟何所出杳荅以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孝武

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曰橐囊也簪筆以待

顧問今本漢書安世傳並無簪筆持橐四字亦無

韋張注豈杳所見者古本漢書耶抑今刻脫耶梁

蕭琛得三輔相傳班固真本漢書杳豈據此耶

學記云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康成注博依廣譬喻也

不惟詩而已諸書盡然韓非之儲說上下淮南之

說山說林解頤愈疾義兼乎此人自當不復得作

聲但應諾諾使俱正言之則未盡一簡而臥矣宋

儒之所以舌傲耳聾不見成功也

讀書難字過少陵五字訣也無禰衡之一覽便記不

可如應奉之五行俱下

揚子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

昭代叢書已集 偶然欲書 卷第三十九 七 世楷堂 藏板

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此真孔孟義疏先儒於兩

守字猶求其瘕瑕則詩三百一言以蔽之孔子語

亦費推敲矣

讀古人書博觀而約取兼能自下意者前唯王氏困

學記聞近惟顧氏日知錄出入必借不可一日無

也

事類賦雖人間小書而秩秩條條整理不愧其注尤

佳非苟作者惟鼎之一類為劣以所據強半皆鼎

錄耳

吾家密之先生通雅一書奇書也引而申之其書可

塞破屋子有未盡善者亦頗有太史好奇輕信之

過如申培詩說子貢詩傳此四明豐氏偽造也而

往往引之又如趙宦光說文長箋此史焯通鑑釋

文之類不直一笑者往往引而辯之若論韻而尊

洪武正韻則一王之制蓋猶有說也

次韻往復詩盛松陵至宋而多不可校然至蘇長公

莫能兩大蓋其牙頰間別有一副鑪鑪所引聖經

本與此事不相參涉而東西以之左右以之婦女

昭代叢書已集 偶然欲書 卷第三十九 八 世楷堂 藏板

可兵市人可戰直注曲湊如生如附鑄然韻流使

人忘其為屬而和也今人妄贖其里所恃有韻府

羣玉一書為救命之計耳觀其韻脚皆有來處而

上旅下旅斷而不屬舌本閉強韻於何有新城尙

書所以絕不為而趙秋谷太史亟稱之也

東坡教人讀書每事作一次求之不數過而博洽矣

綴學之士緣此遂欲求之類書不知事變血脈惟

躬身求之以牘受書乃差有入心處若葫蘆依樣

本不經心臨用如獺祭魚掩卷則仍蒙然如坐雲

霧矣是故求諸人不如求諸己

禪家說法有纒恁麼便不恁麼之語文家用筆訣亦必乃爾始如鬼出電入不可捉搦莊子天下篇論墨氏一段昌黎與孟簡書論孟子一段皆一重一掩三起三眠不似後人只辦得掉而闖之一死法也

何晏論語集解鄉黨篇其衣服節始於不以紺緞飾

終于必有明衣以齊始以齊終蓋紺緞齊服也其飲

食節以齊必變食始必齊如也終亦始于齊終于

昭代叢書

已集

偶然欲書

卷第三十九

九

世楷堂藏板

齊準此則不必別出謹齊一條而寢衣二句不必

改入明衣下原目若網在綱有條不紊也古人文

字何嘗盡以類從若以類從則凶服者式之二句

應改入升車條下矣

有當與諸經並肆者書序也詩序也孔安國之書序

也鄭康成之詩譜序也詩譜也王輔嗣之易略例

也杜元凱之左氏傳序也何邵公之公羊傳序也

范甯之穀梁傳序也鄭景純之爾雅序也趙邠卿

之孟子章句序也而其中如書序詩序直應號之

為經熟之復之其有分詩序為大序小序及專取首句而以下為講師附益者幸勿聽熒也

無所解而強作解事者姜白石之續書譜嚴滄浪之詩話是也古人云貂不足狗尾續孫過庭之書譜非不足也而白石續之此狗盜之子所謂裘獨有尾者也滄浪以禪喻詩觀其自運則既微且蘊小僧縛律之不如而嗜嗜然沸談空說有此所謂野狐禪也宜不免牧翁之棒喝

昔人有云學杜詩者莫不善於黃魯直評杜詩者莫

昭代叢書

已集

偶然欲書

卷第三十九

十

世楷堂藏板

不善於劉會孟此二語乃刮膜金篦也草堂詩箋

所以獨勝諸家

朱長孺注李義山詩已得八九但開卷錦瑟一篇或

以為令狐小青固為妄誕東坡清和適怨云云亦

屬傳言朱竹垞謂是悼亡之作殆於近之愚則疑

為元宗發爾元宗之移入南內也高力士令李輔

國控馬謂此五十年太平天子杜樊川詩亦有五

十年天子之句故發首曰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

一柱思華年也曉夢蝴蝶所謂一場春夢望帝杜

陽明指幸蜀藍田生玉則反以諷肅宗也其旨甚

明味之可見

義山青陵一詩云青陵臺畔日光斜萬古貞魂倚暮

霞莫訝韓憑為蚊蝶等閒飛上別枝花蓋自道也

義山隨鄭亞嶺表令狐綯以為忘恩偷合故賦此

以見志

韓孟聯句直與子雲相同工異曲唐賦馥馥當以

此補之

律詩不害詩律賦則害賦以皇甫持正之氣所為山

昭代叢書

已集 偶然欲書 卷第三十九

十一

世楷堂 藏板

雜舞鏡賦且無一字可論而况其散乎惟天隨子

神崖孤秀綠非應用之文所言皆胸懷本趣也使

束以有司之尺度則賾矣

韓文公墓志銘神道碑皆皇甫持正筆也而於刺潮

州兩不書徒鱷魚事古人記事提要其非凡所見

如此

李長吉有馬詩二十三首大抵皆感士不遇言世無

伯樂也其中有云堆金買駿骨將送楚襄王夫買

駿骨者燕昭也而反以送楚襄此所謂北首而南

轍也其能入乎用意深妙而注家以為誤使事可

笑可歎義山李夫人詩云慙愧立茅八月沒教星

替言帝帷中所望見者皆幻影非真李夫人也

以為王 但夜致王夫人乃齊人少翁事而立白茅

者則五利將軍樂大也今乃并言之古人使事不

拘亦見文成五利總一邱貉耳不足深辯而不知

者猶銖兩求之

謝康樂宋廣平皆其爵也史家不著其字人亦無從

稱之

昭代叢書

已集 偶然欲書 卷第三十九

十三

世楷堂 藏板

杜少陵贈王侍御四十韻真字韻也而中有勸字一

韻李義山送從翁詩亦有之復有殷字一韻今所

行平水韻皆不收

偶然欲書跋

偶然欲書朴山先生雜評經史詩文頗多創解考集
虛齋集無之蓋晚年所作也武林鮑丈以文擬梓入
知不足齋叢書而未果丁未初夏舉繕本見眎為手
錄之以廣其傳其命名則取孫虔禮偶然欲書一合
也之義震澤楊復吉識

孫
揆嘉肇初校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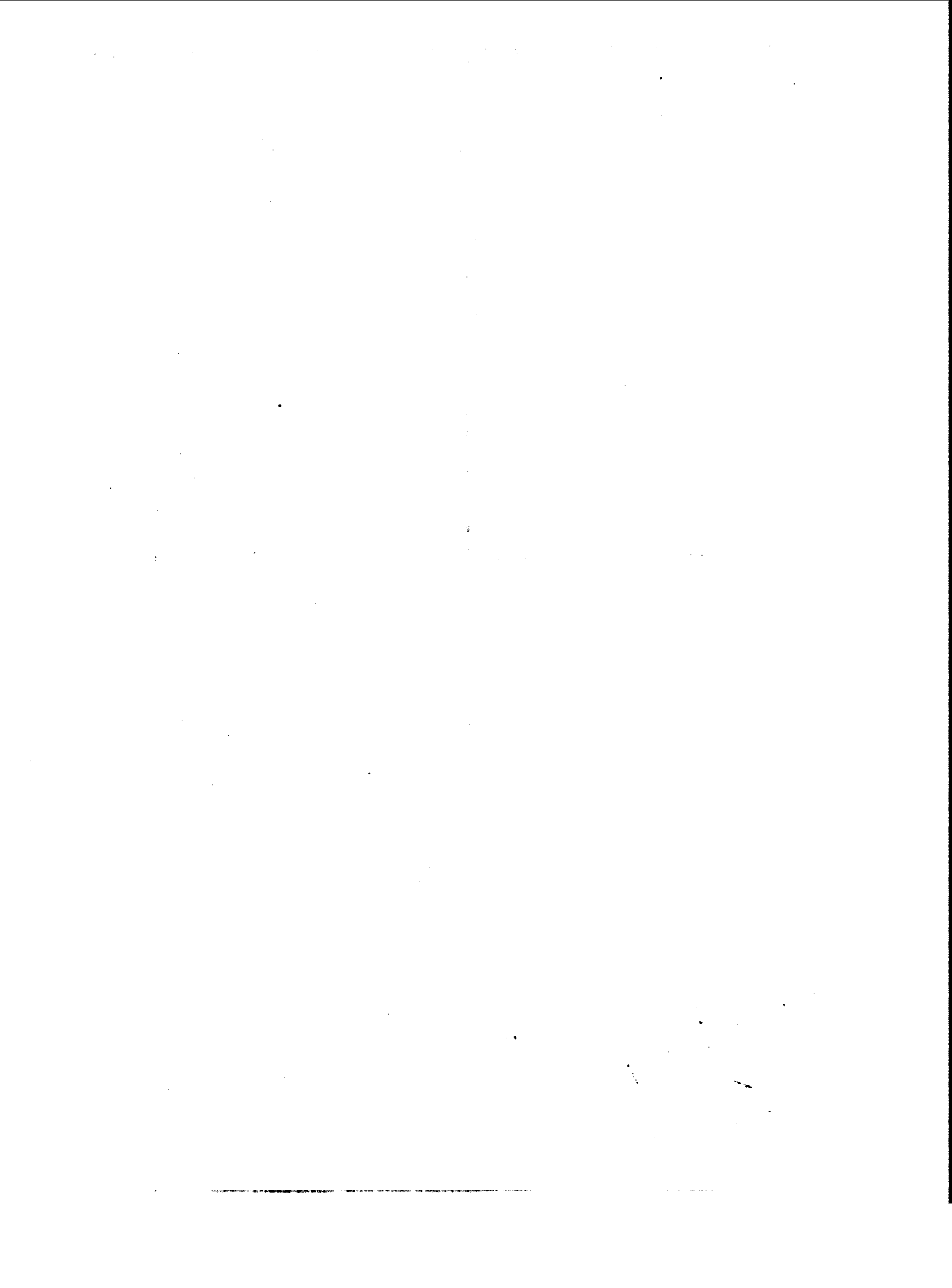
昭代叢書

已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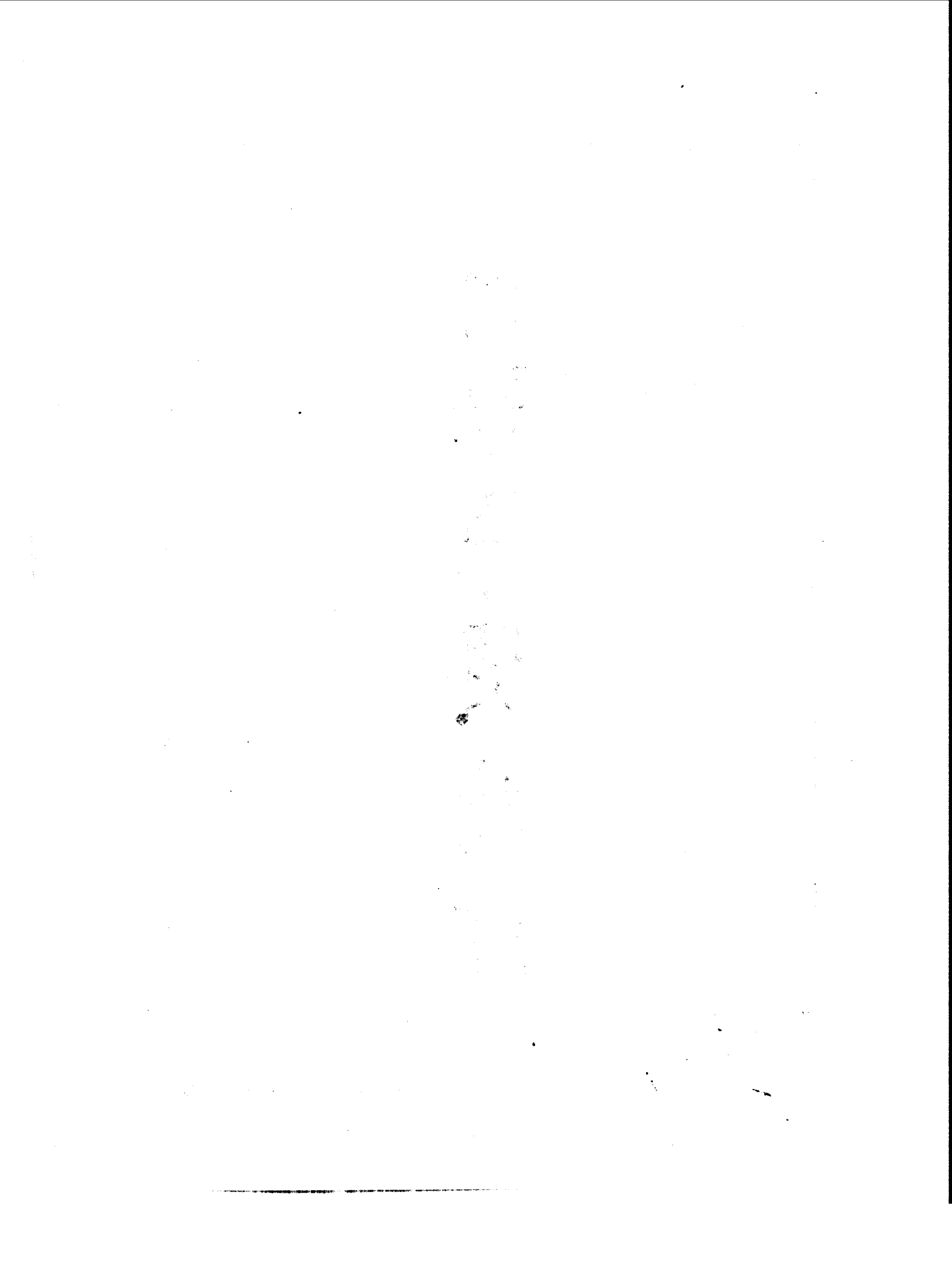
偶然欲書跋
卷第三十九

圭

世楷堂
藏



西臺慟哭記註



西臺慟哭記註

坤編卷第二十二

餘姚黃宗羲太沖著

戊寅歲讀西臺慟哭記其中多忌諱隱語信筆註釋猶未見張孟兼註也已而見之所云甲乙若丙之人都無確據因為辨證

始故人唐宰相魯公開府南服余以布衣從戎

方鳳曰丞相信公開府先生杖策請公署諸事參

軍其畧見西臺慟哭記其稱唐宰相者託言前朝

稱魯公者周文公封魯故言文公為魯公也景炎

昭代叢書

庚集

西臺慟哭記註

一

世楷堂藏板

元年丙子七月公以樞密使同都督諸軍馬至南

劍十一月入汀州所謂開府南服也是歲臯父年

二十八○張丁曰稱唐魯公而不姓者猶韓愈稱

董晉為隴西公之類徐贄民曰先子手鈔謝臯羽

詩文一編其慟哭記稱宰相信公不稱故人唐宰

相魯公

明年別公漳水湄

景炎二年正月公移屯漳州龍巖縣三月至梅州

臯父別公在是歲之春

後明年公以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嘗往來處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遊今其詩具在可考也

祥興元年已卯臯父別公後二年也公已被執九

月北行有弔顏杲卿詩云常山義旗奮范陽嗷嗷

咽□□一狼狽六飛入西川哥舒降且拜公舌膏

戈鋌人世誰不死公死千萬年睢陽詩云起師哭

元元義氣震天地百戰奮雄姿鬻妾士揮淚睢陽

水東流雙廟垂百世當時令狐潮乃為賊遊說公

被執而為以事者忌諱之辭○危素曰過張睢陽

昭代叢書

庚集

西臺慟哭記註

二

世楷堂藏板

所嘗往來處此蓋題信之永豐睢陽廟非嘗所往

來處也義拔銘山縣南二十里有睢陽廟蓋當時

名永豐也危意以公所過者在此然記言別公後

明年則是執後之過非平日之過明矣其詩在指

南後錄發建康以後又豈永豐之廟哉危為以事

二字所誤

余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即

于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之處及

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敢泣又後三年過姑

蘇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

德祐乙亥九月公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

撫大使知平江府事

壁夫差之臺而始哭公焉

是歲癸未皇父年三十五公自壬午十二月初九

日有柴市之變故每遇諱日皇父必集同志於名

臺野祭其下越臺西臺皆是也○張丁以為是歲

在乙酉不知何據其後越臺之哭丁亦云丙戌則

是後一年矣記言後四年丁說非也

昭代叢書

東集

西臺勸哭記註

王

世楷堂藏板

又後四年而哭之于越臺

是歲丙戌有別唐玉潛冬青樹引時皇父年三十

入林霽山酬皇父見寄詩云行行古臺上仰天哭

所思餘哀散林木此意誰能知夜夢繞勾越落日

冬青枝

又後五年及今而哭於子陵之臺

是歲庚寅皇父年四十二

先是 一日與友人甲乙若丙

諱其名故稱甲乙甲為吳思齊字子善子善流寓

桐廬故下文云別甲於江朱濂子善傳云思齊與

方鳳謝翺無月不遊遊輒連日夜或酒酣氣鬱時

每扶攜望天末慟哭至失聲而後返乙為嚴侶字

君友君友奉祖祠家在江岸故下文云登岸宿乙

家楊維楨高節先生墓誌云朱栢文山氏客謝翺

奇士也雪夜與登西臺絕頂祭酒慟哭以鐵如意

擊石復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莫能測其意也丙

為馮桂芳下文云與丙獨歸馮城曰鄧康莊撰會

大父處士 桂芳墓誌有云閩人謝翺奇士也嘗與

昭代叢書

庚集

西臺勸哭記註

四

世楷堂藏板

處士雪夜放舟登子陵西臺擊石作楚歌聲振林

木意悲憤人莫識○張丁曰甲乙若丙者意為吳

思齊馮桂芳翁衡也今雖不知其然唯三人同登

時詩可考見也按此既無實證吳寓桐廬縣馮翁

皆睦人無有江干住者詎言登岸宿乙家何也丁

又曰別甲別思齊也與丙歸者桂芳也桂芳衡同

家于睦歲云暮矣不應一歸一不歸也衡為皇父

之門人以乙為衡則序門人于老友之上矣故知

乙為嚴侶非僅墓誌可證也

約越宿而集午雨未止

十二月初九日文公之諱也

買榜江浹登岸謁子陵祠憇祠旁僧舍毀垣枯甃如

人墟墓

祠在臺下

還與榜人治祭具須臾雨止登西臺

富春山在桐廬縣西三十五里有東西二臺各高

數百丈以子陵故名釣臺

設主於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

昭代叢書

庚集

西臺勸哭記註
卷第二十二

五

世楷堂
藏板

起又念余弱冠時往來必謁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

君焉

按始至時阜父年十七

今余且老江山人物嗚焉若失復東望泣拜不已有

雲從南來浡池淖鬱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

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暮來歸

兮關塞黑化為朱鳥兮有味焉食

杜子美夢李白詩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白生

故魂來則青魂返則黑文公已死故魂來則黑此

其異也三統上元至是歲辛卯積年十四萬四千

五百二十一歲在星紀相對南方為鶉首故雲從

南來化朱鳥而有味也方韶卿過阜父墓詩朱鳥

食何向記此事也

歌闋竹石俱碎於是相向感喟復登東臺撫蒼石還

憇于榜中榜人始驚余哭云適有避舟之過也盍移

諸迷移榜中流

徐贄民曰先子鈔本無榜人始驚以下至移榜中

流數語

昭代叢書

庚集

西臺勸哭記註
卷第二十二

六

世楷堂
藏板

舉酒相屬各為語以寄所思

阜父詩云殘年哭知己白日下荒臺淚落吳江水

隨瀾到海迴故衣猶染碧后土不憐才未老山中

客唯應賦八哀又云總戎臨百粵花鳥瘴江村落

日失滄海寒風上薊門雨青餘化血林黑見歸魂

欲哭山陽笛鄰人亦不存子善有擬古詩云平原

一遺老九重未知名臨危觀勁節相視瞻為驚折

墜猶舉手籲天閻無成九隕期報國千古猶光晶

亦有布衣人烈烈死彌貞回風惜往日輝映豈獨

清酒酒肉食輩此類徒吞聲我聞同志士野祭
高情配享遺斯人憂心每如醒

薄暮雪作風凜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復賦詩懷古
明日益風雪別甲於江

阜父江上別友詩云相看仍慟哭欲學晉諸賢成

近風鳴柝江空雨送船別雲侵別色南雪憶歸年

擬其鋤青木無為俗事牽

余與丙獨歸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

行狀云遊倦輒憩婆睦之江源月泉故與馮桂芳

臨代叢書

庚集

西臺勸哭記註
卷第二十二

七

世楷堂
藏板

歸睦

其後甲以書及別詩來言是日風帆怒駛逾久而後

濟既濟疑有神陰相以著茲遊之偉

子善入桐廬故江行

余曰嗚呼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若神之

勘固不可知然茲遊亦良偉其為文詞因以達意亦

誠可悲已余嘗欲做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

際今人不有知余心後之人必有知余者於此宜得

書故紀之以附季漢事後

太史公作秦楚之際月表一時戰爭諸國興廢條

忽不可以年故表之以月宋亡之時義師迭起皆

不能久故臯父欲著月表以詳獨行全節之事不

曰季宋而曰季漢者亦猶唐宰相之託于前代也

時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先君諱某字某

諱鑰

登臺之歲在乙丑云

咸淳元年

臨代叢書

東集

西臺勸哭記註
卷第二十二

八

世楷堂
藏板

西臺慟哭記註跋

西臺慟哭記明初張氏之註綦詳梨洲先生又為之
正譌補漏可謂精益求精矣至臯羽生平又有會稽
徐荳公之年譜徵引奧博見 昭代叢書甲集中蓋
荳公固梨洲門人也乙丑仲夏震澤楊復吉識

孫 中梓爰琴校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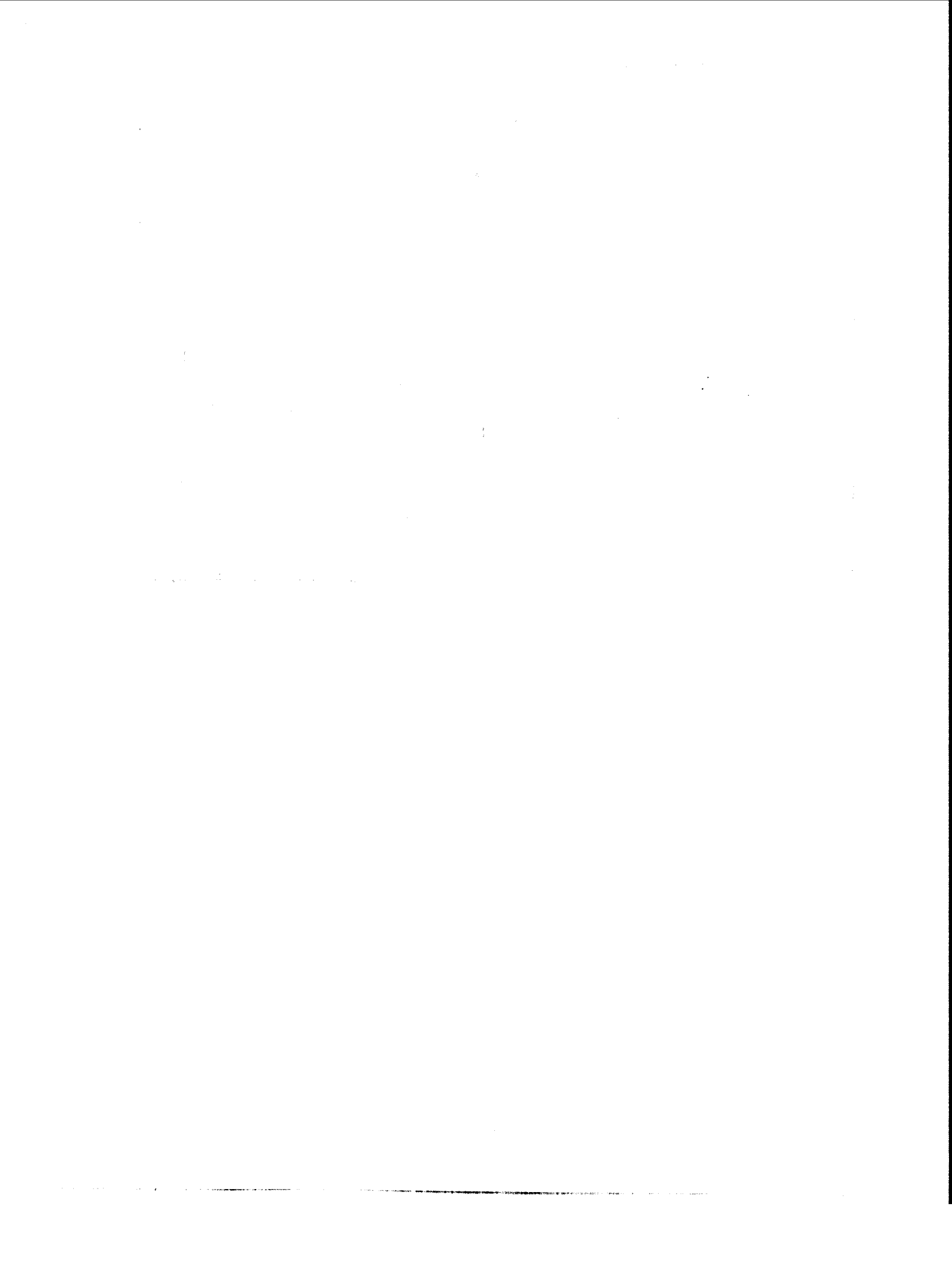
昭代叢書

庚集

西臺慟哭記註跋
卷第二十二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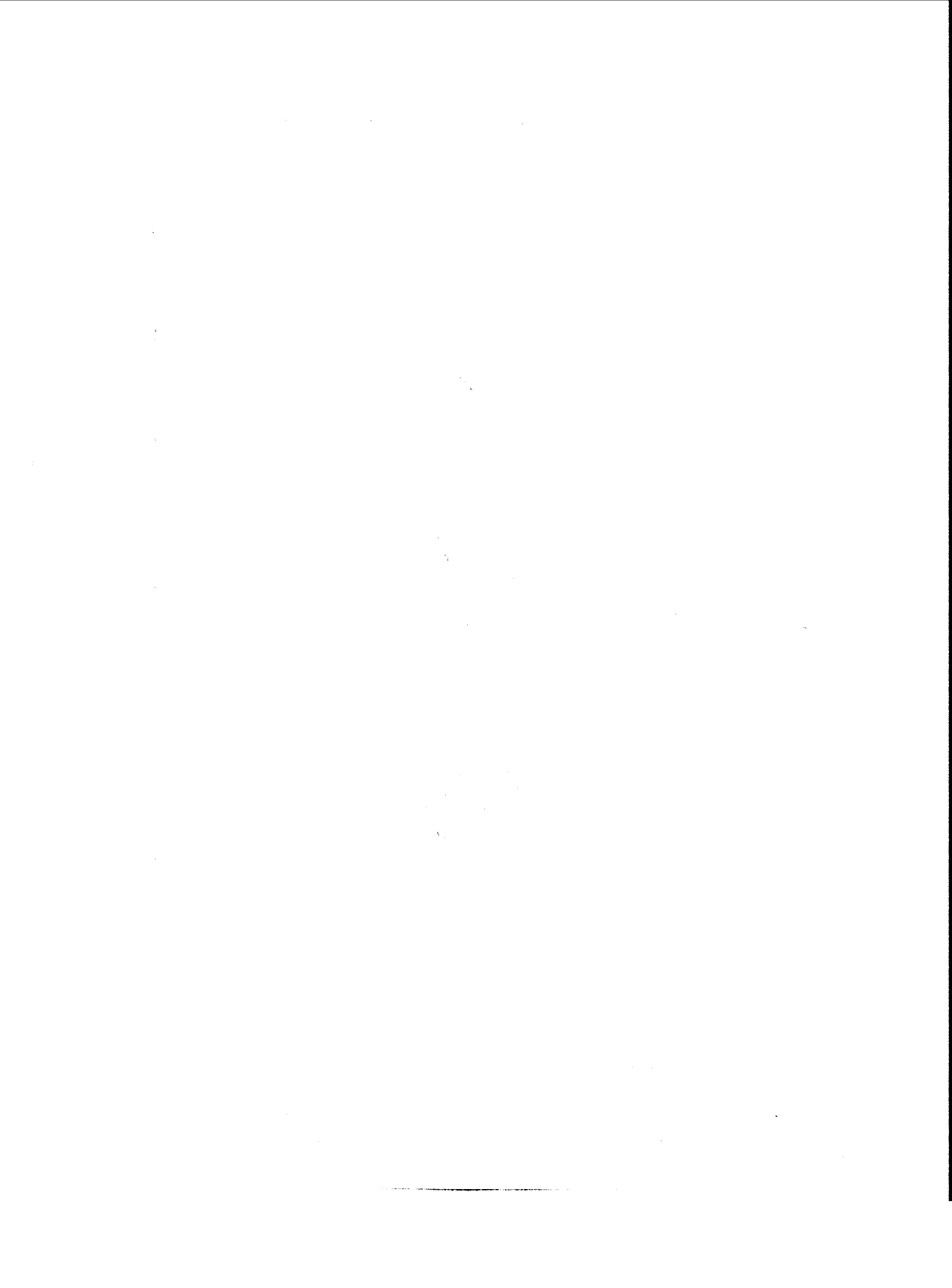
世楷堂
藏板



破

邪

論



破邪論

廣編卷第十五

餘姚黃宗義太冲著

余嘗爲待訪錄崑山顧寧人見之不以為迂今計作此時已三十餘年矣方飾巾待盡因念天人之際先儒有所未盡者稍拈一二名曰破邪夫論之美者酌古美芹彼皆戰爭經略之事顧余之所言遐邇不可稽考一歲之光不堪爲鄰女四壁之用或者憐其老而不忘學也

從祀

昭代叢書

已集

破邪論 卷第十五

一

世楷堂 藏板

從來議從祀者自七十二賢之外有以經師入者則左邱明以下二十人是也有以傳道入者則周程張朱以下是也是固然矣余以爲孔子之道非一家之學也非一世之學也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世治則巷吏門兒莫不知仁義之爲美無一物之不得其生不遂其性世亂則學士大夫風節凜然必不肯以刀鋸鼎鑊損立身之清格蓋非刊注四書衍輯語錄及建立書院聚集生徒之足以了事也上下千古如漢之諸葛亮唐之陸贄宋之韓

昭代叢書

已集

破邪論 卷第十五

二

世楷堂 藏板

琦范仲淹李綱文天祥明之方孝孺此七公者至公血誠任天下之重屹然砥柱於疾風狂濤之中世界以之爲輕重有無此能行孔子之道者也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彼周程張朱不當事任其行未大光然由其言而其行可信也七公有其行矣反不可信其人乎七公不過學孔子之學以有其行豈別有所授受出於孔子之外而自立一門戶乎抑孔子之學鬪釘拘謹止於自爲不與治亂相關凡古今震動之豪傑一槩溝而出之歟是故七公之不同與從祀甚可怪也或曰從祀者辨之於心性之微不在事爲之迹余應之曰數公堅強一學百折不回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其私欲淨盡矣若必欲閉眉合眼矇懂精神澄心於無何有之鄉此則釋氏之學從祀者從求之傳燈之中矣昔朱子陳同甫義利王霸之辨不能歸一朱子既不能緇同甫亦終不能勝朱子同甫所以不能勝朱子者必欲以天理全然付於漢唐之君不以漢唐之臣實之也漢唐之君不能如三代漢唐之臣未嘗無三代之人物以天理把捉

天地故能使三光五岳之氣不為厲裂猶如盲者行路有明者以相之則盲亦為明朱子謂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謂盲者為暗合則可謂明者為暗合則不可漢唐以下之人臣明者無代無之此七公者則醇乎其醇者也百鍊之金芒寒色正而可謂之暗合乎蓋由後來儒者視孔子門牆窄狹行焉比述誦必其響名節重於國事莫肯硬著脊梁肩此大擔徒以亢陽勝氣齟齬於事變之來只討便宜做去此是許由務光相傳遞世之學孔子之所謂

昭代叢書

已集 破邪論 卷第十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逸民者而吉凶同患之學亡矣故視此七公者皆等之為外道嗟乎七公之從祀為小使彌綸天地之道不歸於孔子其害可勝既乎

上帝

邪說之亂未有不以漸而至者夫莫尊於天故有天下者得而祭之諸侯以下皆不敢也詩曰畏天之威子時保之又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其凜凜於天如此天一而已四時之寒暑溫涼總一氣之升降為之其主宰是氣者即昊天上帝也周禮因祀之異時遂

稱為五帝已失之矣而緯書創為五帝名號蒼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矩黑帝曰汁光紀鄭康成援之以人註疏直若有五天矣釋氏益肆其無忌憚緣天上下唯我獨尊之言因創為諸天之說佛坐其中使諸天侍立於側以至尊者處之於至卑効奔走之役顧天下之人習於見聞入彼塔廟恬不知怪豈非大惑哉為天主教者抑佛而崇天是已乃立天主之像記其事實則以人鬼當之并上帝而抹撥之矣此等邪說雖止於君子然其所由來者未嘗非儒者開其端也今夫儒者之言天以為理而已矣易言天生人物詩言天降喪亂蓋冥冥之中實有以主之者不然四時將顛倒錯亂人民禽獸草木亦渾淆而不可分孽矣古者設為郊祀之禮豈真徒為故事而來格來享聽其不可知乎是必有真實不虛者存乎其間惡得以理之一字虛言之也佛氏之言則以天實有神是固於形氣之物而我以真空駕於其上則不得不為我之役使矣故其敬畏之心蕩然儒者亦無說以正之皆所謂獲

昭代叢書

已集 破邪論 卷第十五

四

世楷堂 藏板

罪於天者也

魂魄

或問醫家言心藏神脾藏意府藏魂肺藏魄腎藏精與志信乎曰非也此為五行相配多為名目其實人身止有魂魄二者而已禮記曰魂也者陽之盛也魄也者陰之盛也廷陵季子之葬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無不之也不言魄者已葬故不及魄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所謂精氣即魄也神與意與志皆魂之所為也魂魄如何分別曰昭昭靈靈者是魂

昭代叢書

己集 破邪論 卷第十五

五

世楷堂 藏板

運動作為者是魂魄依形而立魂無形可見故虎死眼光入地掘之有物如石謂之虎威自縊之人其下亦有如石者猶星隕為石皆魄也凡戰場之燐火陰雨之哭聲一切為厲者皆魄之為也魂無與焉譬之於燭其炷是形其燄是魄其光明是魂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人之生先有魄而後有魂也及其死也有魂先去而魄尚存者今筮祝家死後避喪之說是也有魄已落而魂尚未去者如楚穆王弑成王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中行獻子死而

視不可含是也然則釋氏投胎託生之說有之乎曰

有之而不盡然也史傳如羊叔子識環之事甚多故不可謂之無或者稟得氣厚或者培養功深或專心致志透過生死凶暴之徒性與人殊投入異類亦或有之此在億兆分之中有此一分其餘皆隨氣而散散有遲速總之不能留也釋氏執其一端以槩萬理以為無始以來此魂常聚輪迴六道展轉無已若是則盛衰消息聚散有無成虧之理一切可以抹卻矣試觀天下之人尸居餘氣精神矍矍即其生時魂已

昭代叢書

己集 破邪論 卷第十五

六

世楷堂 藏板

欲散焉能死後而復聚乎且六合之內種類不同何人非人地氣隔絕禽蟲之中牛象蟻虱大小懸殊有魄無魂何所憑以為輪迴乎然則儒者謂聖賢愚凡無有不散之氣同歸于盡者然乎否耶曰亦非也吾謂有聚必散者為愚凡而言也聖賢之精神長留天地寧有散理先儒言何曾見堯舜做鬼來決其必散堯舜之鬼綱維天地豈待其現形人世而後謂之鬼乎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豈無是事而詩人億度言之耶周公之金縢傳說之箕尾明以告人凡後世之志

士仁人其過化之地必有所存之神猶能以仁風篤烈拔下民之塌茸固非依草附木之精魂可以誣也死而不亡豈不信乎或疑普天之下無有不祭其祖先者而謂凡愚之魂盡散則祭乃虛拘乎曰凡愚之魂散矣而有子孫者便是他未盡之氣儒者謂子孫盡其誠意感他魂之來格亦非也他何曾有魂在天地間其魂即在子孫思慕之中此以後天追合先天然亦甚難故必三日齋七日戒陽厭陰厭又立尸以生氣迎之庶幾其一綫之氣若非孝子慈孫則亦同

昭代叢書

已集

破邪論
卷第十五

七

世楷堂
藏板

地獄

地獄之說儒者所不道然廣記夷堅諸書載之甚煩疑若有其事者蓋幽明一理無所統屬則依草附木之魂將散於天地冥吏不可無也然當其任者亦必好生如皋陶使陽世不得其平者於此無不平焉陽世之吏因乎天下之治亂亂日常多治日常少故不肖之吏常多亦其勢然也冥吏為上帝所命吾知其必無不肖者矣乃吾觀為地獄之說者其置刑有確

磨鑿鑿銅柱鐵牀刀山雪窖蛇虎糞穢慘毒萬狀目所不忍見耳所不忍聞是必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性與人殊者始能勝其任吾不意天帝所任治獄之吏乃如唐之武后也且陽世之刑止有笞杖徒流絞斬已不勝其紛紜上下若地獄言而信則故鬼新鬼大亂於冥冥之中矣陽世之愛惡攻取方謝而冥地之機械變詐復生夫子所謂鬲如畢如而願息者殆有甚焉或曰地獄之慘刑所以禁陽世之為非者也上帝設此末命使亂臣賊子知得容於陽世者終不容於陰府以補名教之所不及不亦可乎余曰不然大奸大惡非可以刑懼者也地獄之設相傳已久而亂臣賊子未嘗不接迹於世徒使虔婆頂老凜其纖介之惡而又以奉佛消之於世又何益乎夫人之為惡陰也刑獄之事亦陰也以陰止陰則沍結而不可解唯陽和之氣足以化之天上地下無一非生氣之充滿使有陰慘之象滯於一隅則天地不能合德矣故知地獄為佛氏之私言非大道之通論也然則大奸大惡將何所懲創乎曰苟其人之行事載之於史傳

昭代叢書

已集

破邪論
卷第十五

八

世楷堂
藏板

之於後使千載而下人人欲加刃其頸賤之爲禽獸是亦足矣孟氏所謂亂臣賊子懼不須以地獄蛇足於其後也

分野

周禮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註云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疏云星紀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按此十二邦乃後人所加周公作禮其時未有秦鄭若以十二次

昭代叢書

已集 破邪論 卷第十五

九

世楷堂 藏板

分配下土只當以十二州言之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并幽營也然亦不過大略耳後世堪輿分析愈細其謬愈甚星經天之圍數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有奇天之經數一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有奇至於二十八宿度數每一度計一千四百六里有奇則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合周天之數若以周天之數限於十六餘萬里之內自昔帝王而下闢地之最廣者無如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其開封之境亦不遠二萬餘里此外爲里者猶有十四

餘萬今論星宿所入度數止以角亢氏爲鄭分房心

爲宋分尾箕爲燕分斗爲吳分女牛爲越分虛危爲

齊分室壁爲衛分奎婁爲魯分胃昂畢爲趙分觜參

爲魏分井鬼爲秦分柳星張爲周分翼軫爲楚分以

地域二萬里計之不過得星之一十五度耳而乃以

三百六十五度盡入於二萬里之內可乎尾箕爲東

方之宿而乃主北方之燕危虛爲北方之宿而乃主

東方之齊奎婁在西而東主魯井鬼在南而西主秦

畢昴正西而北主於趙角亢正東而中主於鄭以至

昭代叢書

已集 破邪論 卷第十五

十

世楷堂 藏板

吳越居東南乃屬北方斗牛女之分宋與衛鄰乃屬東方房心之分周在河陽旣以爲南方柳星張之次而班固復以子爲周趙在河北旣以爲西方昂畢之次而固又以寅爲趙則東西南北互易其位靡有定據又如北斗之度居乎天中猶可謂主乎九州若夫五車九坎皆在牽牛之南偏居一方而亦分主列國何耶宋衛之與燕踰越甚遠而房心尾箕相連魯衛與趙疆理不入而奎婁畢實貫星甚相邇地絕相遠其故何耶且於南則分野太疎於北則分野太密

宋鄭二國同在豫州之東爲里幾何而乃當夫角亢
氏房心之五星魯衛二國密比於兗徐之間所封尚
狹而乃當夫室壁奎婁之四次周遷洛陽其地尤福
而分秦楚之外亦獨占夫柳星張之三次北之分野
可謂太密矣斗牛女止三宿耳而南起二廣東抵閩
浙北至江淮據江南之九路井鬼二宿耳而北起於
秦南及四川以至於瀘南溪崗滇緬諸國奄及西南
之二方南之分野可謂太疎矣或者求其說而不得
則曰其國始封之日推歲星所在如歲星在斗牛而

昭代叢書

已集 破邪論 卷第十五

二

世楷堂 藏板

吳越始封則斗牛屬吳越此又不然假如齊魯並封
是當同一歲星何以齊爲虛危魯爲奎婁即又謂左
氏遷闕伯於商邱主辰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
主參故參爲晉星杜預注主辰主參爲主祀主祀卽
分野也依此言則晉當兼主胃昂畢觜不特參也商
當主辰何以房心在卯也皆非定說矣

唐書

有唐凡二十帝不得其死者七人而元宗肅宗之死
不考憲宗雖著而弑君之故不明按晏元獻守長安

村民安氏富財云素事一玉鬻饅弟兄析居欲分爲
數片元獻取觀自額骨左右皆玉也元獻曰此豈得
於華州蒲陸縣秦陵乎民言其祖父實於彼得之元
獻因與僚屬言唐小說載元宗遷西內李輔國令刺
客夜攜鐵鎚擊其腦作磬聲元宗謂刺客曰我固知
命盡汝手昔葉法善勸我服玉及丹今我腦骨成玉
丹在其中刺客抉腦取丹而去此真元宗之鬻饅也
因命瘞之秦陵元獻又云相傳肅宗之死如武乙爲
暴雷所震可驗其不孝之罪也唐書李輔國傳但言

昭代叢書

已集 破邪論 卷第十五

主

世楷堂 藏板

元宗自徙西內怏怏不豫至棄天下不知史官爲之
諱乎抑其事秘無有傳聞之者乎元宗崩於寶應元
年四月甲寅肅宗崩於是月丙寅相去僅十一日當
元宗崩時肅宗已疾革其死於疾明矣武乙之厄詭
也唐書宦者傅柳泌以金石進憲宗餌之躁甚數暴
怒恚責左右踵得罪禁中累息王守澄陳宏志弑帝
於中和殿緣所餌以暴崩告天下初未嘗及郭后與
穆宗也裴庭裕東觀奏記云憲宗宴駕之夕宣宗雖
幼頌記其事追恨光陵

穆宗

商臣之酷卽位後誅鋤

惡黨無漏網者時郭太后無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懷
 慚懼一日與二侍兒升勤政樓倚衡而望便欲隕於
 樓下左右急持之即聞於上上大怒其夕后暴崩上
 志也唐書亦載大中十二年二月廢穆宗忌日停光
 陵朝拜及守陵宮人由此言之是郭后穆宗皆與聞
 乎故者也郭后之罪通天矣顧其列傳云中人有為
 后謀稱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耶今太子雖幼尚可
 選重臣為輔吾何與外事哉文宗問后如何可為盛
 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
 昭代叢書 已集 卷第十五 世楷堂 藏板
 詢宰相母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為腹心此盛天
 子也至於弑逆之事則為之洗刷曰宣宗立于后諸
 子也而母鄭故侍兒有曩怨帝奉養禮稍薄后鬱鬱
 不聊與一二侍人登勤政樓將自隕左右共持之帝
 聞怒是夕后暴崩讀之竟是賢后是非顛倒若此觀
 兩君被弑大節目尚且不能如春秋晉楚之史其他
 又何論哉吳縝之糾謬但取碎事煩文稽其錯誤此
 等處無有為之糾者抑末矣
 吉按二事荒謬不足憑梨洲据之以駁正史是非

益顛倒矣唐人小說此類極多如以為然則李林
 甫之為仙吏陸宣公之傾竇參將亦可信乎
 賦稅
 先王之時民養於上其後民自為養又其後橫征暴
 斂使民無以自養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田出於王以授民故謂之王土後世之
 田為民所買是民土而非王土也民待養於上故謂
 之王臣民不為上所養則不得係之以王孟子以二
 十取一為貉道以授田時言之也若其所自買之田
 昭代叢書 已集 卷第十五 世楷堂 藏板
 即如漢之三十而取一亦未見其為恩也而況於後
 世之賦輕者十取其三重者十取其五六民何以為
 生平民既無以為生則隱避催科詭計百端并亦難
 乎其為上矣夫古之賦稅以田為母以人為子人有
 去來而田無改易故履畝而稅追呼不煩今之賦稅
 以戶為母以田為子田既錯雜而戶復出入故按籍
 而徵稽攷甚難今總不能如古八家同井之法顧田
 有號數一號或千畝或數百畝則何不以一號當一
 井立為號長按號而為催科使號長董其稅事凡有

七便詭寄之術窮一也飛灑之路絕二也厥田上上
至於下下九等不得那移三也胥吏無從上下四也
丈量既定不可增減五也十年編審止在業主田號
不動六也有司按籍而索完欠井然權不旁落七也
較之按戶催征知戶而不知田者相去懸絕矣雖然
此不過催科便於有司吾誠不敢以養民者望之後
世但使兩稅之法復於前代徵其田土所自出不以
銀爲事庶幾民得以自養耳

科舉

昭代叢書

已集 破邪論 卷第十五

五

世情堂 藏板

科舉之弊未有甚於今日矣余見高曾以來爲其學
者五經通鑑左傳國語戰國策莊子入大家此數書
者未有不讀以資舉業之用者也自後則東之高閣
而鑽研於蒙存淺達之講章又其後則以爲汎濫而
說約出焉又以說約爲冗而圭撮於低頭四書之上
童而習之至於解褐出仕未嘗更見他書也此外但
取科舉中選之文誦誦摹倣移前掇後雷同下筆已
耳昔有舉子以堯舜問主司者歐陽公荅之云如此
疑難故事不用也罷今之舉子大約此類也此等人

才豈能効國家一幃一亭之用徒使天之生民受其
咎撻可哀也夫顧有心世道者亦明知此輩之無用
皆因循而莫之救何也如以朱子學校貢舉私議行
之未始不可然極重難返之勢不無惶駭莫若就今
見行事例稍爲變通未嘗不可以得真才也今第一
場經義第二場論表判第三場策五道經義當依朱
子之法通貫經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己意不必如今
日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論以觀其識見表以觀
其綺靡判當設爲甲乙以觀其剖決策觀其通今致
用所陳利害其要如何無取海行言語勦從套括嗟
乎舉子苟能通此是亦足矣無奈主文者相習成風
去取只在經義經義又以首篇爲主二場三場未嘗
過日逮夫經義已取始弔後場以充故事雖累經中
數褒如充耳亦以時日迫速不得不然也余嘗與萬
季野私議卽浙江而論舉子萬人分房十餘人每人
所閱不及千卷日閱二百卷五日可畢第一場取一
千卷揭榜其不在千卷內者不得進第二場第二場
千卷每人閱一百卷一日可畢當取五百卷揭榜其

昭代叢書

已集 破邪論 卷第十五

五

世情堂 藏板

不在五百卷內者不得進第三場第三場方依定額揭榜始謂之中式如此則主文者不得專以經義為主而二場三場為有用舉子亦不敢以空疎應世會試亦然此亦急救之術行之數科後取朱子之議行之又何患人才之不出乎

罵先賢

偶閱徐芳所記錢蒙叟言吳郡秦生某同載北舟中往往罵李卓吾不寔蒙叟笑曰卓吾非可輕罵之人也至京師生忽大病見一人前讓曰我卓老也子何

昭代叢書

己集

破邪論
卷第十五

七

世楷堂
藏板

人斯而亦罵我生大懼翌日市楮幣羹飯祭而拜之以謝愆焉病始愈余於是為之罵象山陽明者大懼焉卓吾生平喜罵人且其學術偏僻罵之未始不可而聊爾人尚不可罵况象山陽明之為先賢者乎吾恐冥冥之中必有奪其魂魄而非楮幣羹飯之可謝也吾嘗有言人即頑冥不靈必不敢罵關壯繆以其能禍之也壯繆之賢不過如象山陽明而其異者壯繆之威靈以香火像設象山陽明之威靈以書卷誦讀會謂書卷誦讀不如香火像設乎是不知二五

之為十也雖然今之敢於罵象山陽明者以晦翁為之主耳此如豪奴之慢賓客獬犬之逐行人其主未嘗知也假使鵝湖之會朱陸方賦詩問荅去短集長而朱氏之舟子與人忽起而問堂罵詈以助晦翁晦翁其喜之乎不喜之乎吾知其必撻而逐之也今人於兩先生之學不過習德性問學之常談其識見無以甚異於舟子真人也晦翁有靈必且撻之冥冥之中象山陽明獨不能如壯繆乎

昭代叢書

己集

破邪論
卷第十五

六

世楷堂
藏板

破邪論跋

破邪論一卷附刊于南雷文定四集之末家傳稱作是論時先生年已八十故能斷制精確老筆紛披乃爾惟其中唐書一則偏信無根野史殊乖論世之識余仍錄之而為之辯要不敢附和隨聲也辛亥初秋震澤楊復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昭代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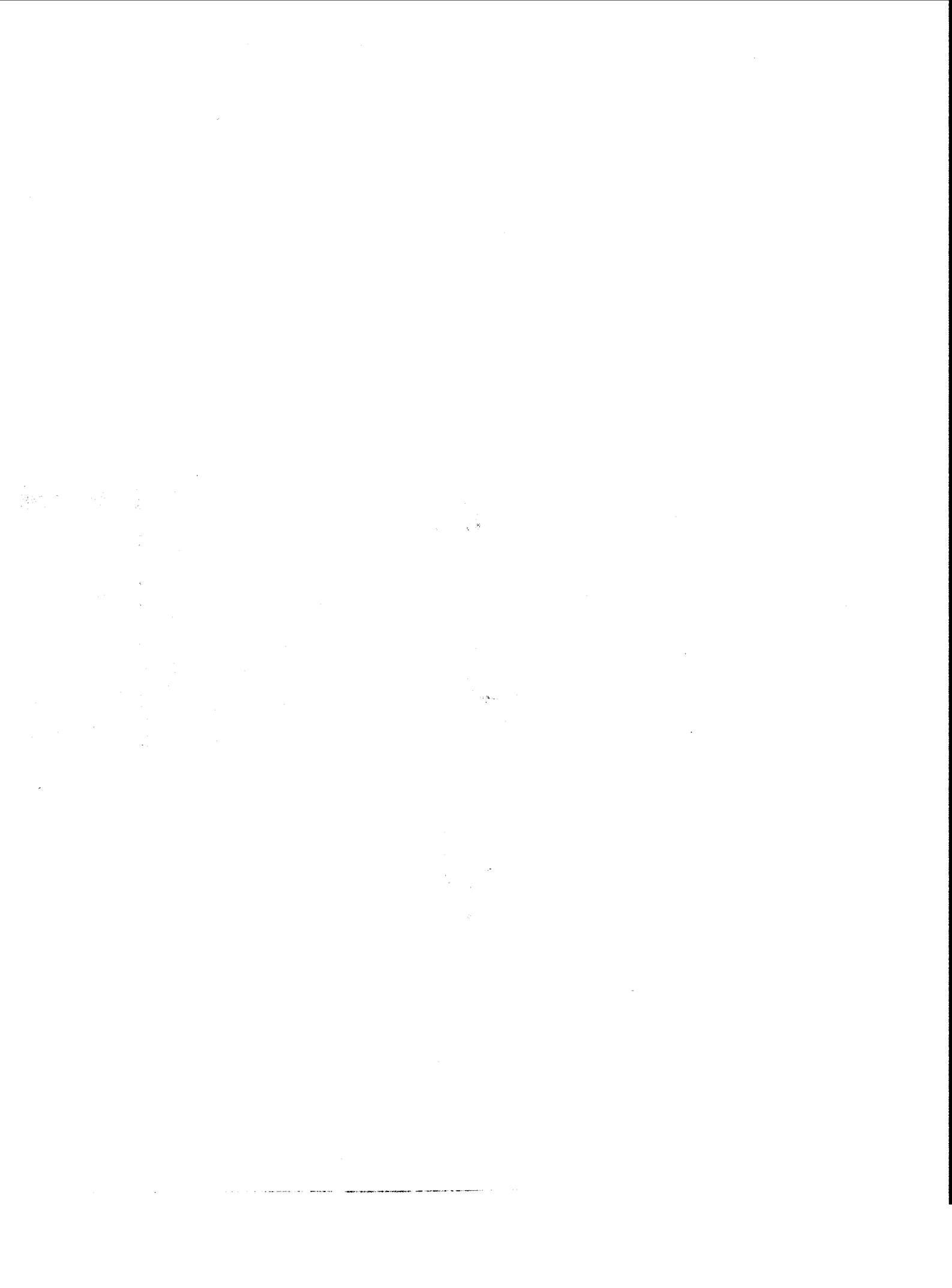
已集

破邪論跋
卷第十五

无

世傳堂
藏板

山
公
九
原



錢塘馮 景少渠著

原命

人所云云者命也而莫有究其所以命者故其言不
讐祭法曰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屈狐庸曰
巢隕諸樊閻戕戴吳是二王之命也而邾文公則曰
死之短長時也遷繹而卒君子曰知命然則命一定
而不可變乎曰奚為其然也今使有人于此以生辰
干支問都利術士李彌乾彌乾曰法當死溺吾言無

昭代叢書

已集

山公九原
卷第十六

世構堂
藏板

不中而其人戒畏巖居終身不乘船吾知無死溺法
也易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故君子脩身以俟之脩
者其可知者也俟者不可知者也至於不可知則歸
之命云爾班彪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此志士所以
專其功庸人所以息其求之道也天之命人其意亦
若是而已矣孔子罕言命而曉子服景伯則言之孟
子於臧倉之沮則曰天也非是無言天命者矣傳曰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
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夫禍福在能不能視其所養與取以分焉而奚其云

云命

毛會侯云無奇理而有高筆
吳荆山云要言不煩勝劉孝標辯命論

原性

孔子言性詳矣莫正於孟子而荀揚為雜韓子三品
之言弗顧于始仁義禮智信孰而可謂不善也王荆
公說性曰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
矣此又要終論其習雖然庶幾近之董生純儒也其
言性若左孟子而與荀卿合者何哉曰性比禾善比

昭代叢書

已集

山公九原
卷第十六

世構堂
藏板

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
可全為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於外非天在
所為之內也嗚呼豈其然禾無不米米者常也不幸
而不米而不可謂禾本然也性無不善善者常也不
幸而不善而不可謂性本然也今其言曰中民之性
如蘭如卵卵待復二十日而後能為雛蘭待緜以絀
湯而後能為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為善待而後
能云者要終而果然耳要終而果然其本無不然可
知矣卵未雛夫人而知其雛也蘭未絲夫人而知其

絲也萬有一不然亦決非其性本然而惡乎而疑之
又謂善當與教不當與性與性則多累而不精自成
功而無待賢聖夫誠以善予性而因教之以其所固
然其義精矣胡多累之有人果自成功而無待賢聖
是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也又何求哉又何求哉

邵青門云董語殊雋但未詳耳據此駁正亦一快也

原情

好善而惡惡者情也有善而無惡者性也孟子曰乃
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情之為善視其性性水也情

昭代叢書

已集

山公九原卷第十六

三

世楷堂藏板

波也動則波靜則水謂水無波謂波非水可乎不可
乎傳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情也
情性者動靜之謂也一而已矣李習之乃欲滅情以
復性曾是喜怒哀樂而可滅也乎發而皆中節則性
可復也滅情者傷性

吳荆山云粹然無疵

原生

生也者有與生俱生者也其來也無始其逝也無止
其中有主托于逆旅逆旅不可以久畱一宿出門主

人安投故曰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人情莫不欲生而
聖賢之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仁以為己任死而後

已是故道弗聞仁未成虛生浪死若蜉蝣然橫目二
足曾是以為人耶失道與仁而苟生生理亡矣雖謂
之死可也盡道與仁而考終命而凶短折生之理不
亡雖謂之生可也老子云死而不亡者壽遽廬毀矣
主人固在然荷重涉遠又不知其闕幾逆旅也亦然

疲役不繫馬而馳而曾莫知返其真於是遽廬毀主
人隨之亡可哀也夫人皆知養生而莫知生之主薪

昭代叢書

已集

山公九原卷第十六

四

世楷堂藏板

盡火傳味者頑然作原生

邵青門云以吾儒為主而通二氏之微亦奇作

原死

時有晝夜物有死生是故晝夜者天之死生也死生
者人之晝夜也生人之大夢死人之真覺世有假寐
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疑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
也入夢而不欲覺焉惑矣夫夢則戀覺則畏吾不知
其明也適來時也適去順也生為我時死為我順而
皆我之生故我耳未始得死亦我也未始喪何戀何

畏而不釋然其來也無而之有其去也有而歸無然則生也逆旅也客也死也故廬也主也古之人與吾說同者五列子之歎行而忘歸榮啟期之樂處常得終晏嬰之善息伏莊子無生向秀無死吾嘗樂此五達人之言而世之貪夫以爲不祥而諱之以爲不祥而諱之而又動而之死無怪乎動肉含氣生意盡矣人之達也難

邵青門云貪生貪死亦貪大覺則雨忘活潑潑地

原神

昭代叢書

己集 山公九原 卷第十六

五 世楷堂 藏板

鳥能爲飛而不能爲走獸能爲走而不能爲飛無他形限之也是故形有局而神無間今試語人曰爾能爲魚乎爾能爲鳥乎人人皆曰不能不能誠然也不能何病彼夫神仙幻怪亦好奇者寓言耳吾蓋曠世而未見也然夢寐所通衆爲魚人化鳥一切非意之所計樊然無不有覺而乃非也若是者何也曰神也形之所官者實而神之所運者虛也今人入萬山之間欲徧歷焉非裹糧旬月不可而又疲精殫力流汗重荷而後能至乃登高者一呼而萬山皆應萬山

一聲是萬山一我也有形之我不能徧而無形之我能徧形至之逸耶神至之逸耶聲亦氣之發而已離乎形形不能至而聲至之者惟其虛耳矣目瞻前不顧後視左弗能及右又限于隔垣而四方上下之響無不入于耳故虛之所出也神而所受也亦神故道在集虛

吳荆山云頗得莊列楞嚴之解而發妙文

原怪

昭代叢書

己集 山公九原 卷第十六

六 世楷堂 藏板

無形而形無聲而聲者物之自爲也形於無形聲於無聲非物所能自爲也見聞不恒其妖乃與惚兮恍兮爰召咎徵雷風無常易乃取象於恒者至變而不變變化風雲之際可以觀大常故曰恒韓子曰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其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疇昔之夜馮子謙於皋狼氏而見怪焉其男也服女其女也服男噫妹喜戴男子之冠以亡國何晏服女子之裙以亡身所謂陰陽反常不祥甚哉作原怪

原怪二

凡妖之作由人興也人不以為妖雖與不害故物之怪物自怪也物自怪者人莫之怪物將自及焉人之所怪怪物之怪也怪物之怪者怪不在物也怪不在物人將自及焉神降於莘石言於晉豕人立而啼白虎鬻二世之驗蒼犬據呂后之掖若斯之類皆由人興是以君子自審有致怪之道則恐懼脩省以迓天休而已不讓于物不媚于鬼苟自反無致怪之道則泰然俯仰安其故常何惑焉西門豹投巫于水阮宣子伐樹於社公沙穆戶外三呼不與語其怪自息李叔堅不詫狗戴冠魏元忠不驚猿守火數日狗暴死而魏亦無他可為善處怪矣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蓑宏而卒殺其身彼梁孝王賈誼袁盎霍禹山雲諸葛長民輩見所怪而怪之見所怪而怪之怪不在物也能無自及哉

邵青門云論正亦圖健

原怪三

孔子不語怪而子原怪何哉日子非言怪也言所以處怪之常道而已矣周書曰天子見怪則脩德諸侯

昭代叢書

己集 山公九原 卷第十六

七

世楷堂 藏板

昭代叢書

己集 山公九原 卷第十六

八

世楷堂 藏板

見怪則脩政卿大夫見怪則脩職士庶人見怪則脩身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正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予惡夫世之見怪者禱祠醮祭厭勝巫蠱靡所不為不軌與怪怪甚無謂也是故顏訓曰吾家巫覡符章絕於言議女曹所見勿為妖妄且詆譏之生凡皆所以覺悟人而使之率由典常者也夫惟聖人見異竦然脩德則瑞物可保而有也伏羲之圖禹之九疇周文武之騶虞鳳鳥白魚是也庸君反道不脩雖瑞物化而為妖孽鄭之龍魯之麟漢之白雉莽之黃犀桓靈之河清嘉禾芝草生懷愍之玉龜出霸水神馬鳴城南石季龍之蒼麟十六白鹿七皆是也苟遇災而懼反躬自救則孽可更而瑞也商之桑穀周成王之太風宋景之焚惑從可知也竇武疏曰瑞生必於聖世福至則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誠哉是言漢明日食詔云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魯哀禍大天不降譴今之動變儻尙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故孔子曰天災地孽所以警人主也夫既知儆矣常道惟明明妖不勝德奚其怪奚其怪

吳荆山云名言有補世教
毛會侯云讀原怪三篇正論運以健筆方駕韓柳
實天下之奇作

昭代叢書

己集

山公九原
卷第十六

九

世楷堂
藏板

山公九原跋

山公先生以古文辭鳴浙右身沒無後遺書散佚解
春文集十四卷皆客宋漫堂中丞幕中所作十鑿九
原則附刊集後者也戊申歲暮假知不足齋藏本閱
之採茲帙入叢書其十鑿樹議稍迂未及並錄已酉
孟春震澤楊復吉識

孫
揆嘉肇初枝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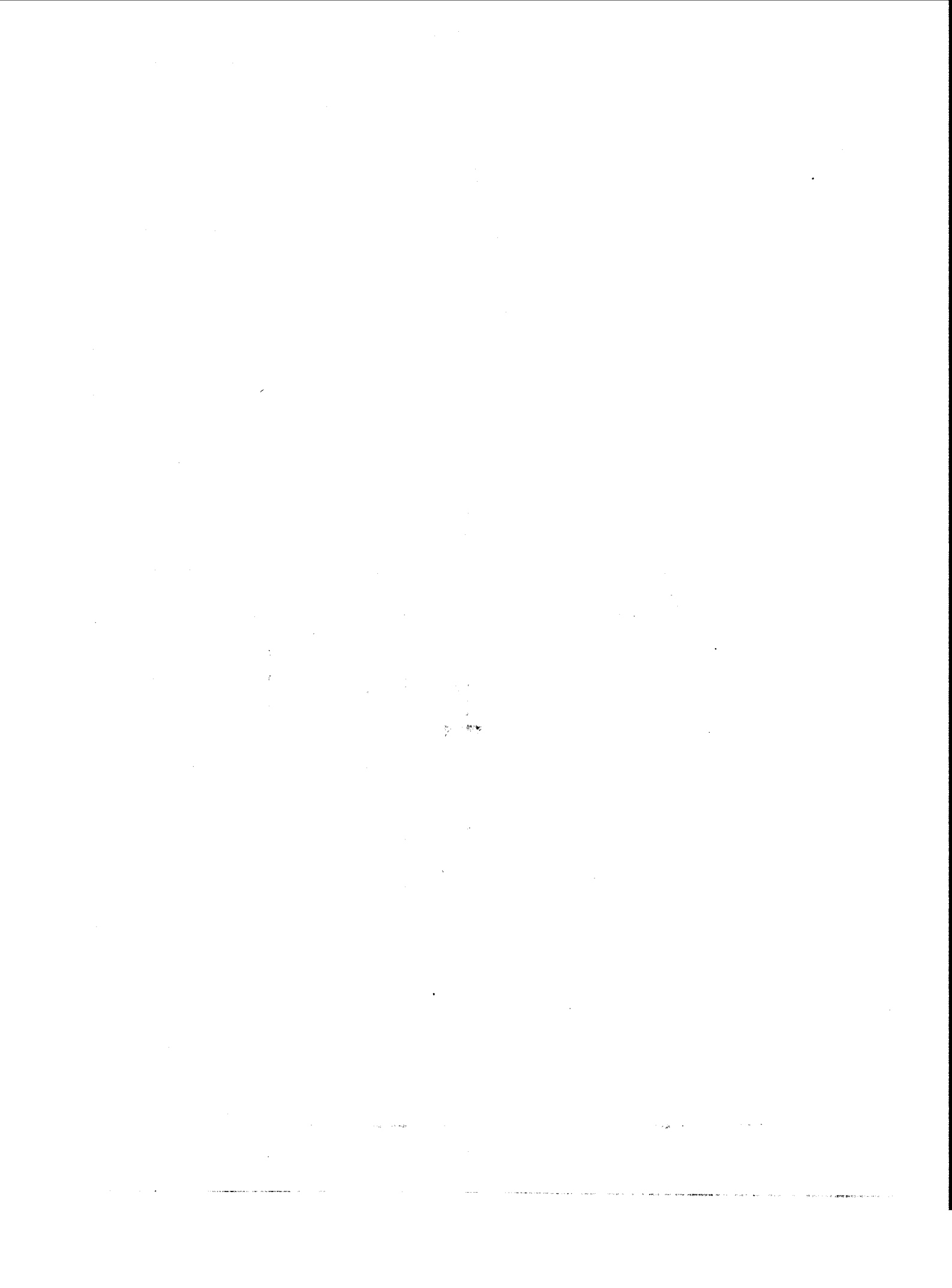
昭代叢書

己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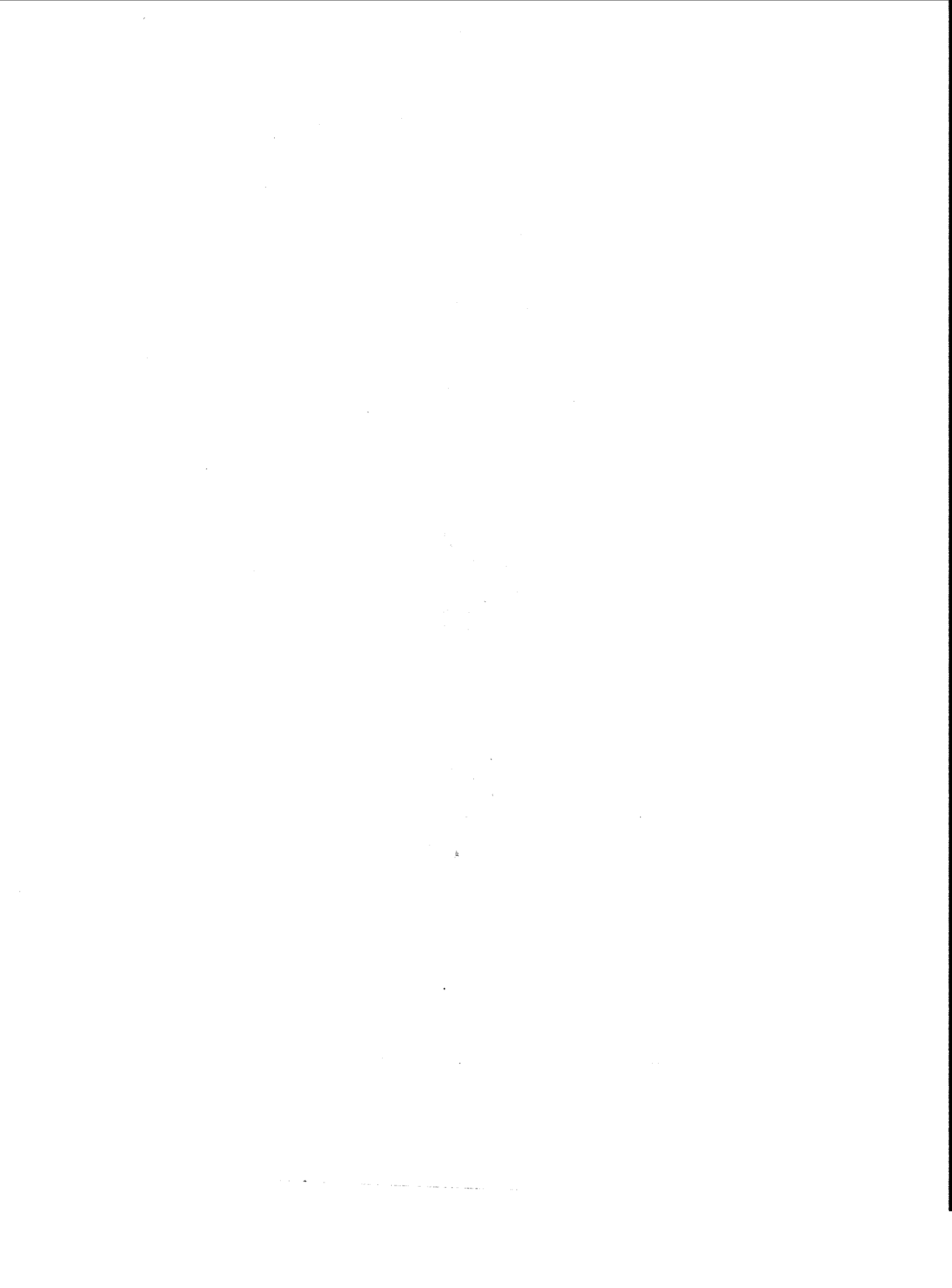
山公九原跋
卷第十六

十

世楷堂
藏板



談
書
錄



錢塘汪師韓杼懷著

儉士性耽書而鈍於口耽書則癡鈍口則拙平生
 倥偬不去書疾病不釋卷而與人交無欵曲造次
 不能以詞自達乘於天者豈可得而強哉嘗觀史
 傳所載曰能劇談曰不能劇談人各有能有不能
 也康駢之錄以筆代舌每見俗事俚言亦各有本
 不盡出於無稽時因談及而筆錄之古云以世眼
 觀無真不俗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觀者之不同也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世楷堂
藏板

顧所言不涉世事不牽時人僭僭袞袞仍是談書
 不輟耳錢唐九隴山民汪師韓

汜勝之書

漢藝文志農家有汜勝之十八篇注云成帝時為議
 郎此即班氏自注顏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使教田三輔有好
 田者師之徒為御史其書本未有名月令草木萌動
 鄭注引農書疏曰先師以為汜勝之書也李善注文
 選稱曰田農書與鄭氏合而後人引書者俱稱為種
 楠書遂不知有田農之名又文選注引王隱晉書曰

汜勝之敦睦九族見於王儉褚淵碑文內敦睦於閭
 庭之下考晉書儒林傳汜毓字雅春濟北人奕世儒
 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
 常父衣無常主汜勝之當即汜毓之先人自成帝至
 晉二百數十年正可七世但勝之漢人不應稱述於
 晉史而敦睦九族之語與今唐修晉書稱汜毓者無
 異則選注所引王隱之書亦是汜毓而傳抄者誤為
 勝之也漢書注汜音凡今本誤作几又音敷劍反蓋汜濫
 音泛人姓名凡說文只汜濫一解無平音廣韻始具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世楷堂
藏板

平仄二音汜之姓乃取諸水名也

續齊諧記

漢魏叢書有梁奉朝吳均續齊諧記一卷後有至
 元甲子吳郡陸友跋曰齊諧者志怪者也蓋莊生寓
 言耳今吳均所續特取義云耳前無其書也考文獻
 通考亦云通雅曰齊諧即莊後人或作續齊諧記按文獻通考經籍考
 陳氏曰唐志又有東陽無疑齊諧志今不傳此書殆
 續之者歟奈何厚誣通考也東陽之書載在舊唐書
 經籍志且文選注嘗引以注顏延年讌曲水詩及謝

惠連詠牛女詩而二注所引皆即續齊諧記李善冠以東陽之名豈東陽無疑即均之隱名耶至於至元甲子乃元世祖中統後改元之元年是即宋理宗景定五年陸吳郡人不應用元之號若元順帝元統後亦改號至元始乙亥訖庚辰凡六年又不值甲子或是至元二年丙子之說

論衡詩細

王仲任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時人疑邕得異書搜其帳中果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三

世楷堂藏板

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趙長君通韓詩著詩細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為長於論衡邕還京傳之學者詩細今已無傳隋經籍志注詩神泉一卷漢有道徵士趙煜撰亡神泉其即詩細耶而長君所著吳越春秋盛傳仲任又著養性書十六篇則不傳凡書之傳固有數耶王上虞人趙山陰人王師班彪趙師杜撫

東征西征二賦

潘安仁小人也其為長安令作西征賦曰某去魯而顛難季過沛而涕零敢於直稱孔子之名季則謂漢高祖也其曰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蓋自以為鄙夫矣曹大家子穀為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曰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亂之無道兮乃困畏乎聖人其後曰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勉仰高而蹈景兮盡忠恕而與人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誠通於明神無不藹然儒者之言此豈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四

世楷堂藏板

潘岳可並論也即以文論西征之冗襍亦豈得如東征之雅潔哉女中曹大家真是第一流人物立德立言兼之矣
烹小鮮
道德經曰治大國若烹小鮮蓋謂烹小魚者不事創鱗剖腹意在簡易而已後人詩文誤用似與舉重若輕一例宋史呂蒙正傳一曰上語侍臣曰清靜致治黃老之旨也如汲黯臥治淮陽子賤彈琴單父皆真能行黃老之道者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

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陛下唯清靜以鎮之足矣此可為證

從善如登白頭如新

國語周敬王十年衛彪侯適周見單穆公曰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韋昭注曰如登喻難如崩喻易言人為善難而為惡易並非以登為贊美崩為棄疾也漢書邠陽上梁孝王書曰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漢書音義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文選李注引家語孔子之郊遭齊程木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五

世楷堂藏板

言各有當

和士問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宜及少壯恣意作樂從橫行之快活卽是一日敵千年韓鳳作龜茲曲曰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為史傳載此深譏之也然觀後人詩詞多及此意則又諷誦以為達觀故曰言各有所當也因思潘岳閒居賦石崇思歸引苟非其人亦何取乎爾

顧公車公

三國吳顧雍傳雍為人不飲酒寡言語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又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晉車武子傳武子清素博學善於賞會當時有盛坐如武子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夫武子囊螢讀書其與賞會定不數數而雍從學琴書於蔡邕敏而易教邕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字元歎言為伯喈之所歎賞也然則雍固未嘗無樂之者矣世有盛坐安得盡有車公無顧公也雖然為車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六

世楷堂藏板

名勝

後世以地有勝景者為名勝非也晉書王導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教導及諸名勝皆騎從此名勝猶云名士又北齊邢邵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名勝以山水宴遊為娛亦謂人也

癡聾中醫

不癡不聾不成姑公本慎子語慎到曰不聽不明不能為宋書庾登之傳引之有疾不治恒得中醫見漢

書藝文志皆至言也

布帆無恙

今人贈遠多云布帆無恙按晉書顧愷之傳嘗因假還殷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賤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此謂帆無恙非謂人無恙也而文人多誤用

猖獗

凡言猖獗者猖狂也古今宜無異解乃三國志諸葛亮傳先主謂亮曰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七

世楷堂藏板

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是則猖獗乃場屨之意矣袁

宏後漢紀作猖屨可證三國志之訛字

觸諱

宋殷淑儀卒謝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謂靈運復出也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座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馨之室復有異物耶曰且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以觸諱遠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闔乃去靈運子鳳早卒超宗及超宗侯王僧虔因往東齋詣其子慈慈正學父也

書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雞比鳳超宗狼狽而退無亦責人明而責已昏耶

卿兄若翁

三國志趙子龍不取趙範寡嫂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此語可對漢高祖吾翁即若翁之語然而漢高有愧子龍矣

以孫為子以子為孫

五代史世家閻陳洪進傳有相者言洪進一門受祿當至萬石時洪進與三子皆領州郡而文顯之子始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八

世楷堂藏板

生洪進欲應其言乃以為子名文頊與父並行宋太祖

洪進觀察使檢校太傅以文顯為副使文顯為刺史太宗加洪進檢校太師以文顯為國繡使文顯文頊為刺史洪進上表有云至於童男亦荷殊獎蓋指文頊也宋史王溥傳溥子貽孫貽孫弟子克明尙太宗鄭國公主改名貽永令與其父同行云此皆以孫為子者也五代史晉家人傳重

允高祖弟高祖愛之養以為子故名下齒諸子出帝名重費乃高祖兄子高祖六子重英重進重信重義重杲俱早死而重睿幼故重貴得立宋史周三

臣傳李筠保澤州太祖拔其城筠將赴火妾劉氏欲俱死筠以其有娠麾令去筠子守節購得之生一男

子守節卒無後以劉氏所生之子為嗣此則以子為孫者也今蘇松嘉湖間陋俗每以最小子為長子之子其父母自始生時即以孫子呼之特鄉野然耳近見汪堯峯文集內族譜後序云繼高祖者為適子贈參政公參政公之適子贈刑部公刑部公之適子度歿無後不後兄弟之子而後母弟廣州公廣州公官刑部乃謂兄弟不相為後久之而始以己之幼子為之後又見永年申類字敬立乃端愍公佳允之孫耐俗軒課兒文訓云寧元著先生名爾講順治己亥進士官御史嘗見松江一進士

臨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九

世楷堂藏板

齒錄刻男某係胞弟蓋士大夫家亦有之不自知其非理矣

盜不過五女之門

盜不過五女之門自漢有此語後漢書陳蕃傳桓帝內寵猥盛蕃上疏曰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宮女衆多豈不貧國乎且聚而不御必生悲怨之感以致水旱之災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然則女者婦也而今人乃以生女多者當此語是亦有本顏氏家訓治家篇曰太公曰養女太多一

費也陳蕃云盜不過五女之門女之為累亦以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傳體其如之何世人多不舉女賊行骨肉豈當如此而望福於天乎雖皆引陳蕃語意各不同

荅颯

俗語云沒荅颯二字見宋書鄭鮮之傳范泰謂鮮之仕宦不及傅亮謝晦曰今日荅颯去人遼遠

正月上旬占歲

東方朔占歲書自正月一日至八日為雞狗猪羊牛

臨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十

世楷堂藏板

馬人穀其日晴所主之物有陰則災按占歲書莫識由來而其說則見於王充論衡物勢篇又見北史齊魏收傳其言本諸晉議郎董助不云出東方朔也傾亦不及王充何歟又遼史禮志凡正月之日一雞二狗三豕四羊五馬六牛五六互易與前微異七日為八其占晴為祥陰為災俗煎餅食於庭中謂之熏天

箕口

韓昌黎三星行一章三星者斗牛箕也詩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

拒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無善名已聞無惡聲已謹名聲相乘除得少失有餘三星各在天什伍東西陳嗟汝牛與斗汝獨不能神東坡志林曰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值斗乃知退之磨蝎為身宮而僕乃以磨蝎為命平生多得謗譽殆同病也通雅曰磨蝎忌犯也梁書太清元年行大捨曰羯磨術家之磨蝎本於羯磨梵云蝎磨此云作白作白猶布薩也受戒三番每月自白其所犯作白令其白也又按春秋傳曰雖蝎謂焉避之者蝎音曷木蠹也言潛由中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十一

世楷堂

人命八字總數

王魯齋云命有二百五十九萬二千命周櫟園書影云人命八字共計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卽以上四刻下四刻論亦只一百萬零三萬六千八百然則安有二百餘萬耶或有是年無是月或有是月無是日如六甲之年其正月皆是丙寅六甲之日其子時皆是

甲子故不可以六十四卦相乘為四千九十六卦之例例之也

歐陽公相

歐陽文忠公耳白於面所見宋人說鄙凡三處孔平仲談苑云歐公嘗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聞天下脣不著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眾所共見脣不著齒余不敢問公不知何也又陳師道後山談叢云六一為布衣客相之曰耳白於面名則遠聞脣不貼齒一生惹謗言語毀譽豈亦有命耶又昭代叢書已集談書錄卷第二十一十一世楷堂藏板張耒明道雜志云歐陽文忠應舉時嘗遊京師浴堂院有一僧熟視公公因問之曰吾師能相人乎僧曰然足下貴人也然有二事耳白於面當名滿天下鬚不掩齒一生嘗遭人謗罵其後公以文章名世而屢為言者中以陰事然卒踐二府以上三條惟說齒與鬚不同其以耳白為佳相同也有人焉耳則白矣又無脣不貼鬚不掩之患而乃謗罵多出意外將毋耳白正是遭謗之相而脣不著齒鬚不掩齒正是名聞天下之相安得有來和相經一為證其說

隋書來和字宏順

相術著相
經四十卷

相骨相聲

北齊書本紀高祖神武帝高歡與司馬子如劉貴賈顯智為奔走之友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儁子如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呼其二子曰何故觸

大家出囊中酒烹羊以飯客因自言善賭相徧捫諸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圭

世楷堂藏板

人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又曰子如歷位顯顯智不善終飯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按盲者善相是今揣骨相也又方伎傳皇甫玉善相人顯祖既即位試玉相術故以帛抹其眼而使歷摸諸人至於顯祖宣文曰此是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日當至丞相於常山孝昭長廣武二王並亦貴至石動略桶曰此弄癡人至二供膳日正得好飲食而已玉嘗為高歸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曰我何為反王曰不然公有反骨玉每照鏡自言當兵世宗時文裹

有吳士雙盲妙於聲相世宗歷試之聞劉桃枝之聲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犬為人所使聞趙道德之聲曰亦繫屬人富貴翁赫不及前人聞太原公之聲曰當為人主聞世宗之聲不動崔暹私招之乃謬言亦國主也世宗以為我羣奴猶當極貴况吾身也周櫟園書影謂揣骨相始于唐貞元未相骨山人捫杜循事未之考耳

歷代官名

官名各有其義虞書百揆四岳周禮六官先儒釋經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酉

世楷堂藏板

各有訓詁矣歷代之官宋書百官志有解雖未盡當度必有所自來如云三公之職太師居首晉景帝名師故置太宰以代之太宰蓋古之太師也丞相丞奉相助也太尉自上安下曰尉大司馬司主也馬武也司徒司空司馬為三司司徒又為太尉司空又為御史大夫隋唐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大將軍周制王立六軍晉獻公作二軍公則又不同將上軍將軍之名起於此也東漢位在三司上漢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三將軍位亞三司章帝始用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漢末奮威將軍晉伏波

輔國將軍並加大儀同三司征東征西征南征北四

將軍曰四征位次三公祭酒祭祀以酒為本長者主

之故以祭酒為稱太常欲令國家盛大常存光祿勳

光明也祿爵也勳功也廷尉凡獄必質之朝廷與眾

共之之義兵獄同制故曰廷尉導官令導擇也擇米

令精也大鴻臚鴻大也臚陳也大長秋皇后卿也以

皇后陰官秋者陰之始取其終而長欲其久也尚書

秦世少府遺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

猶主也漢初有尚冠尚衣尚浴尚席尚書尚食尚書令尚書僕射古者

昭代叢書已集談書錄卷第二十一 五 世楷堂藏板

重武官以善射者掌事故曰僕射僕役於射事也度

支支派也度量也黃門者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故

號曰黃門令奉朝請奉朝會請召而已越騎掌越人

來降因為騎也一說取其材力超越也長水關中

小水名也射聲士聞鼓則射之虎賁漢武帝微行出

遊選材力之士執兵從送期之諸門故名期門虎奔

言如虎之奔走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以奔為

賁謁者謁請也詹事詹省也刺史刺之為言猶參覘

也按吳有太宰晉時或用其名若周有虎賁何云王莽因古有勇士孟賁而改乎以上所釋

不無臆度附會然若後世之史但紀一代之官會不

知此官名是因是創又安問其何義耶是亦史學之

一端也

八座

百官志曰五尚書二僕射一令謂之八座有右僕射則不置

部尚書今人不知其解今所謂八座乃南齊書明帝諸

子江夏王所乘八擗輿也

太子師傅

元史許衡傳王文統奏以姚樞為太子太師竇默為

昭代叢書已集談書錄卷第二十一 六 世楷堂藏板

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太保將入謝衡曰禮師傳於

太子位東西向師傳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

若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為然乃相與力辭又

儒學傳蕭郝拜太子右諭德固辭人問其故曰在禮

太子東面師傳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二事相類是皆

合於古為師弗臣之義

做書

今童子入塾學字有做末寫學生某習字元史嘖嘖

傳云有達官曰儒有何好君酷愛之嘖嘖曰世祖以

儒足以致治命裕宗學於贊善王恂今秘書所藏當時倣書御筆於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慎若此

比卸 雲肩 繡花

比卸雲肩之製皆始於元元世祖皇后宏吉刺氏製衣前有裳無衽後長倍於前無領袖綴以兩釵名曰比卸以便弓馬時皆倣之又順帝本紀有雲肩合袖天衣輿服志云雲肩制如四垂雲青綠黃羅五色嵌金為之襯卸制如雲肩青錦質緣以白錦衷以瓊

隋代叢書

己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七

世楷堂 藏板

裏以白絹雲肩之名至今無改比卸在明曰禡子今或稱背搭背心明洪武元年定命婦之服俱用翟衣而有等焉繡翟九重翟衣八等七等六等五等五品自一品至四品三等七品凡六七品四品五品衣色用紫四品三等衣色俱用緋四品年以羣臣不敢用冕命婦亦不當用翟衣改制金繡文品金繡雲肩大雜花二品金繡大雜花三品繡小雜花四品銷金大雜花五品銷金小雜花六品大紅素羅八品至霞帔禡子墜子首飾錫釧團衫之制各有等差詳見輿服志

神射

曹子建齊瑟行名都篇曰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鸞此當虛語耳然神於射者不獨穿楊貫蝨沒石飲羽稱異前代也魏書陳留王虔昭成嘗臨陣以稍刺人遂貫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稍於地馳馬偽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三箭殺二三人搖稍之徒亡魂而散乃令人徐取稍而去宋史范廷召嘗出獵有羣鳥飛過廷召發矢並貫其三觀者駭異又范恪有弓勝一石七斗其箭

隋代叢書

己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六

世楷堂 藏板

鐵如錐名曰錐弓凡所發必中至一箭貫二人又何灌遠人來犯灌迎高射之發輒中或著崖石皆沒鐵與夏人戰遇鐵騎來追灌射皆徹卸至洞胸出背疊貫後驅文劉騎嘗從其父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援箭水注隨以一矢窰之人服其精又忠節傳康保裔善騎射嘗握矢三十引滿以射筈鏑相連而墜人服其巧金章宗本紀獵於豁赤火一發貫雙鹿

射蛟龍熊虎

漢武帝射蛟本紀馮徒仔當熊外傳班史述之後世稱焉

焉然後世更有奇者遼太祖神冊五年五月有龍見於拽刺山陽水上上射獲之藏其骨夫武帝射蛟樅

陽江中漢書亦云獲之獲蛟與獲龍猶相等也遼道宗成雍元年七月以皇太后射獲熊賞賚百官有差

十月幸豎巫閭山皇太后射獲虎大宴羣臣令賦詩豈不殊絕乎雖然射熊勇也當熊忠也上幸虎園圍獸熊失出圍

攀檻欲上馮徒仔直前當熊而立當熊其近於仁者之勇乎

錢譜

隋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亢 世楷堂 藏板

錢譜始於蕭梁唐亦有譜宋則為志為譜尤多傳者殊少所見明以來錢譜只是摹拓其文而已竊謂譜

當以諸史食貨志為本考其源委得失旁及百家雜記或有事近鄙陋而可資談助者亦載之如南齊曹

虎在雍州致錢七十萬悉厚輪大郭或傳虎每好風景輒開庫拍張向之又廢帝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

數十萬每見錢輒曰我昔時思汝一個不得今日得用汝未唐陽城傳有陳萇者俟其得俸常往稱錢之

美月有獲焉元史脫脫欲更鈔法僕哲篤請以楮幣

一貫文為父銅錢為子呂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料為母下料為子譬之蒙古人乞養漢人子為

子豈有故紙為父而立銅為過房兒子者乎一座咸笑此皆載在正史而可笑若此

券

宋蕭參撰希通錄參號通巖居士錄撰於嘉定癸未乃宋寧宗嘉定十六年或稱元人

非有論執券取償一條史記田敬仲世家蘇代謂田軫曰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又平原君傳虞卿操

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券者取其合符之義曰左

曰右皆可按謂券加合符是也謂曰左曰右皆可非也蓋古人尚右右券乃券自人與者左券乃券自我

出者

焚債券

隋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干 世楷堂 藏板

焚債券古多有之而事各不同史記馮驩為孟嘗君收責於薛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為市義也漢書高

帝常從王媪武負貫酒此兩家常折券棄負顏注曰以簡牘為契券既不徵索故折毀之棄其所負為見

光惟也宋史陳希亮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

券

券

券

券

券

券

券

券

錢息三十餘萬希亮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為志學也若後漢樊重貴至巨萬年八十餘終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北齊李元忠家素富在鄉多有出貸元忠焚券免債邵君仲臨終貸人錢物書券自焚之曰吾不能以德教子孫不欲復以賄利累之此其富而好禮為可尚矣隋李士謙出粟數千石貸鄉人值年穀不登悉召債家為設酒食對之燔契曰債了矣盧義信有穀數萬石貸民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金章宗時定羌民張顯焚券已責又獻粟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圭

世楷堂
藏板

子石以賑饑此因歉歲而施惠亦盛德事也宋王宏父珣晉司徒頗好貨貨物取息珣卒宏悉燔券書一不收責齊崔慰祖父慶緒為梁州刺史及亡慰祖料得假貸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悉焚之此皆以子焚父券為最難得也北齊蘭陵王孝璠又名長恭後主武平四年飲藥死有千金責券臨死盡燔之此由死非其命有感而然獨惜其未為於無事之日耳至前五代宋顧覲之中子緯私財甚豐鄉里庶士多負其責覲之禁之不止及為吳郡謂

緯曰我常不許汝出責近來思之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為汝督之緯大喜悉出文券一大厨呈覲之覲之悉焚之宣語遠近負三耶責皆不須還券書悉焚之矣緯懊歎彌日此則以父焚子券快哉又有以官焚民券者真德秀知泉州泉多大家為閭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而北齊循吏蘇瓊之事尤可喜焉濟州沙門統道研沙門統猶今僧綱司資產巨富在郡出息常請郡縣為徵及來謁瓊知其意每見談問元理研無由啟口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圭

世楷堂
藏板

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遂焚券夫瓊固妙矣彼道研者其猶勝於今之披紫秉拂者哉

坑

魏書儒林陳奇傳游雅取陳奇所注論語孝經焚於坑內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論語雅愈怒遂抵奇罪竟致大戮遂及其家隋書河東隱士張文詡曰吾昨風眩花坑坑即今之坑也日知錄記土坑引舊唐書高麗傳不及此二條元宇文懋昭金志云

穿土為牀煨火其下而寢食起居其上此即炕也志
又云家無大小皆坐炕上則明稱為炕宋朱弁炕寢
詩云禦冬貂裘敝一炕且踰伏汪水雲湖山類稿幽
州會同館詩云收拾碎磚神暖炕掘穿平地結寒爐
炕字自宋已入詩矣按炕見爾雅釋木甘泉賦曰炕
浮柱之飛椽兮李善注云炕舉也漢書王莽傳贊曰
皆炕龍絕氣炕與亢抗字同後人因坑音枯橫切而
土坑所以煨火乃直用炕字非字之本義也

魏宮闕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世楷堂 藏板

魏都賦所言魏之宮闕始自正殿遞及南北東西復
自左而前而後而右賴有張孟陽舊注規模猶可仿
彿魏之正殿曰文昌殿前值端門端門之前南當南
止車門又有東西止車門端門之外東有長春門西
有延秋門文昌殿前有鍾簾其銘曰惟魏四年歲在
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珽寶鐘又作無射鐘七
月設鐘簾於文昌殿前按曹操以建安十八年自立
為魏公二十一年自進魏王魏四年丙申之五月正
自進為王之月先於建安十九年十二月天子命於

宮殿設鐘簾至是年五月已爵為王乃鑄而設之漢
制諸侯王得自稱其有國之年猶之秦誓書十有三
年春秋書隱公元年也文昌殿東有聽政殿內朝所

在也聽政殿前聽政門聽政門前升賢門升賢門左
崇禮門右順德門

順德門當在升賢門之右注曰三
崇禮門右順德門當是誤紀

門並南向升賢門前宣明門宣明門前顯陽門顯陽
門前有司馬門閣守門也升賢門內聽政閣向外東
入有納言閣尚書臺宣明門內升賢門外東入有內

鑿署顯陽門內宣明門外東入最南有謁者臺閣次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世楷堂 藏板

中央符節臺閣最北御史臺閣三臺並別西向符節
臺東有丞相諸曹聽政殿後有鳴鶴堂椒梓坊木蘭
坊文石室後宮所止也鳴鶴堂之前次聽政殿之後
東西二坊之中央有溫室中有畫像讚賦曰西南其
戶成之匪日丹青炳煥特有溫室儀形宇宙歷象賢
聖圖以百端絳以藻詠其繪畫可想見也文昌殿西
有銅爵園園中有魚池堂皇銅爵園西有三臺中央
有銅爵臺南則金虎臺注訛虎
作鳳非北則冰井臺銅爵臺
有屋一百一間金虎臺有屋一百九間冰井臺有屋

百四十五間下有冰室賦曰上累棟而重霑下冰室而近寔室在臺下注作上非

三臺與法殿皆開道相通當司馬門南出道西最北

東向相國府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三少府卿寺

道東最北奉常寺次南大農寺出東掖門正東道南

西頭太僕卿寺次中尉寺出東掖門宮東北行北城

下東入大理寺宮內大社西郎中令府城南有五營

魏武帝為魏王時太常號奉常廷尉號大理建安十

八年始置侍中尚書御史符節謁者郎中令太僕大

理大農少府中尉二十一年大理鍾繇為相國始置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太常宗正二十二年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初置衛

尉時武帝為魏王置相國御史大夫也鄴城內諸街

有赤闕黑闕正當東西南北城門最是其通街也宮

東有石質橋其水流入南北里魏武帝時堰漳水在

鄴西十里名曰漳渠堰東入鄴城經宮中東出南北

二溝夾道東行出城所經石質者也宮東中當石質

有長壽吉陽二里長壽北入吉陽南入皆貴里也鄴

城西有元武苑苑中有魚梁釣臺竹園蒲葡萄諸果鄴

城西下有乘黃廐西城下有白藏庫有屋一百七十

四間鄴城南有都亭城東有都道北有大邸起樓門

臨道建安中所立也按三輔黃圖宮與宮類臺與臺

類閱之不易得其條理豈若賦中次序分明方位可

識又以見古人森蔚璀璨之文其詞不凌亂為非後

人所能及也

魏后妃出見臣下

魏文帝為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命夫人甄氏出拜

坐中眾人咸伏而劉楨獨平視太祖以楨不敬減死

輸作刑竟署吏文帝既立嘗召吳質及曹休歡會命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郭后出見帝曰卿仰諦視之父子不同若此當時宴

會輒令后夫人出見豈相沿見小君之禮耶

何晏夫妻同母

何晏何進孫也魏太祖納晏母尹氏并收養晏見寵

如公子晏母生沛王及女金鄉公主晏尚之夫妻一

母所生也

鄭表馮文熊

謝元暉新亭渚別范零陵詩云廣平聽方籍文選注

引王隱晉書曰鄭表為中郎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

錄宣帝謂表曰盧子家王子豈繼此郡欲使世不
乏賢故復相屈表字林叔榮陽人今晉書列傳文同
廣平府志職官名宦但有盧毓王肅而不及表是疎
也又陸士衡贈馮文熊遷斥邱令四言詩選注引晉
百官名曰外兵郎馮文熊集云文熊為太子洗馬遷
斥邱令贈以此詩斥邱今成安縣也又贈馮文熊五
言云佇立望朔塗悠悠迴且深注云馮在斥邱故云
朔塗此與四言涉彼朔垂語正同府志作馮熊不詳
其字又訛作肥鄉而成安縣志云無考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毛

世楷堂 藏板

劉義棊張敬兒

南史宋宗室及諸王傳義棊弟義棊封營道侯凡鄙
無識始與王濬嘗謂之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
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棊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
見苦其庸塞皆然齊張敬兒於襄陽城西起宅聚物
貨宅大小殆侔襄陽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
立臺網紀諫曰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
傅是誰我不識二事相類史言敬兒初微為護軍潛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焉將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閣因口自為鼓聲

人名猪狗

古人命名不嫌畜類故衛之史狗與遽瑗史黶同為
君子衛宣公之臣司馬狗漢書人表列在中中漢司
馬相如父母愛之名之曰犬子後乃改名南齊武帝
時有小吏姓黃名太子武帝曰皇太子不可為名於
是易名為犬子何點以為不祥又齊張敬兒傳云父
醜官至節府參軍始其母於田中臥夢犬子有角舐
之已而有娠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又生一子因狗兒
之名復名猪兒宋明帝嫌狗兒名鄙改為敬兒猪兒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天 世楷堂 藏板

亦改恭兒敬兒自云貴不可言不自測量於鄉里為
謠言使小兒歌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
阿誰非猪如是狗赤谷口敬兒所居地也後世名狗
兒者遠史懿祖之後有小將軍狗兒聖宗第五子南
府宰相狗兒皆無事蹟可紀又有遼將赤狗兒見於
金史金世宗子鄭王永蹈初名石狗兒章宗時以謀
逆賜自盡又李英傳蘭州西關堡守將王狗兒以守
關誘殺賊使除通遠軍節度使加榮祿大夫賜姓完
顏氏英以狗兒賤卒恐眾望不厭而名之至可笑者

莫如遼之皇族遼西郡王驢糞金宣宗時之漢王傅
猪糞也元史石抹狗狗以武功著郭狗狗寧猪狗皆
以孝行聞金亦有都統本紀所載仁宗延祐時有中
書參知政事狗兒不知何姓而宰輔之臣有稱醜
黑驢者夫孰非王侯將相哉

石工安民李仲寧

莫難於小人而有君子之行乃有事跡相類或幸而
名彰或不幸而名晦宋史蔡京擅政撰姦黨碑令郡
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
昭代叢書已集談書錄卷第二十一无世楷堂藏板
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
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官府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
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
之王明清揮塵錄云九江碑工李仲寧刻字甚工黃
太史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碑
姓名呼使仲寧仲寧曰小人家舊貧簞止因開蘇內
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為姦不忍下手議
之者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以兩事比觀安民
特不鐫名耳碑固鐫也仲寧竟不鐫碑似尤勝矣乃

安民事載正史而人無不知之仲寧僅紀於說部之
書人罕有知者何不幸也蓋仲寧所爭在文情也安
民所爭在行理也一人之私固不及天下之公也哉
若水若冰

宋史樊知古傳知古本名若水太宗問之曰卿名出
何書對曰唐倪若水為人亮直臣竊慕之上笑曰可
改名知古倪若水實名若冰知古學淺妄引以對人
皆笑之及後欽宗時李忠愍本名若冰欽宗乃賜名
若水事有相類而相反者若此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三

世楷堂

宗道暉展

北史儒林宗道暉附熊安好著高翅帽大展州將初
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展上自言學士比三
公後齊任城王潛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
曰我受鞭不著體復攝展而去冀州人為之語曰顯
公鐘宋公鼓宗道暉展李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
門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婦人也按安偉不知其
解應是呼痛之聲四大不倫不意見之儒林傳

儒號法師祖師釋封國公

佛法既行儒者多為所惑梁書儒林傳皇侃性至孝
常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夫誦孝經是
矣何必擬觀世音經乎魏書儒林傳孫惠蔚先單名
蔚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
號惠蔚法師焉北史儒林傳後周熊安生學為儒宗
與同郡宗道暉張暉紀顯敬徐遵明等為祖師以法
師祖師之名被於儒者當時不以為非也而釋氏顧
有稱將軍者魏志所載法果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
侯安城公等號皆固辭及卒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又曇證亦加號老壽將軍唐代宗時胡僧不空官至
特進大鴻臚開府儀同三司蕭國公通籍禁中勢移
公卿見舊唐書王縉傳及徐浩書不空和尚碑降及
元明則有大寶法王而若元之劉秉忠拜光祿大夫
位太保卒贈太傅封趙國公明之姚廣孝拜資善大
夫太子少師卒贈特進光祿大夫榮國公還俗之僧
又不足道矣

武臣不能書

武臣多不能書三國志蜀之王平手不能書所識不

過十字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聽之知其
天意往往論說不失其旨動遵履度言不戲謔從朝
至夕端坐徹日有儒將之風焉宋書沈慶之手不知
書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口授顏師伯曰微命
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
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坐稱其辭意之美慶
之每日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此二人皆
不必識字而勝識字者多矣南齊書王敬則傳世祖
御座賦詩敬則執紙曰臣幾落此奴度內世祖問此
是何言敬則曰臣若知書不過作尙書都令史耳那
得今日敬則雖不大識書而性甚警黠臨州郡令省
事讀詞下教判決皆不失理魏書楊大眼傳雖不學
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
之而竟不多識字也後周梁臺不過識千餘字口占
書啟詞意可觀此三人較之王沈抑其次也宋書劉
穆之傳高祖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被四遠
願公小復留意高祖既不能厝意又稟分有在穆之
乃曰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北史齊斛律金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為金猶以為難司馬子如教為金字作屋況之其字乃就北齊書庫狄干署名為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為吉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孫始並知書是皆不長於舉筆耳若金史赤蓋合喜傳元兵破汴司諫陳崱屢言得失切中時病合喜大怒召入省呼其名責之曰子為陳山可耶蓋不識崱字至分為兩耳以呼人名更奇矣元史本紀世祖至元十九年那旺國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主作昂以其國無識字者遣使來朝不奉表

雀兒參政

蛇無頭而不行俗語也金史斜卯愛實傳愛實括京城粟自草括粟榜文有雀無翅兒不飛蛇無頭兒不行等語以而作兒掾史不敢易也京城目之曰雀兒參政

呼臣為哥

元史董文炳傳丞相完澤用劉深言出師征八百媳婦國未及戰士卒死者十已七八百姓死者亦數十

萬文炳之子御史中丞士選率同列諫帝麾之起左右擁之以出未數月帝問師敗慨然曰董二哥之言驗矣吾愧之始為罷兵世祖常呼文炳曰董大哥故帝以二哥呼士選士選乃文炳次子長子士元本行二也近人評史者乃以父大哥子二哥為可發一笑幾疑其以父子分大二矣按八百媳婦叛是成宗大德元年事罷征八百媳婦右丞劉深等官是六年事以征八百媳婦喪師誅劉深是七年事

病瘡久任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古之仕者聾盲皆無礙於治事獨宋之楊信以病瘡而歷仕至十七年之久自建隆二年至太平興國二年其第明且尤奇者信有童奴田玉能揣度其意每上前奏事及與賓客談論或指揮部下必迴顧玉書掌為字玉直達其意無失天生信而使之瘡又生玉以佐其通顯不然則信與天下之疲癯殘疾者何異哉

隱相公相媪相

王黼父事梁師成見黼及師成兩列傳當時蔡京父子皆諂附師成人目師成為隱相又以蔡京為公相

童貫為媼相三相中媼有二焉

男服婦人服

熏衣薙面丈夫恥之何況粉黛後魏彭城王韶為北齊文宣帝薙其鬢鬚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以彭城為嬪御譏元氏微弱比之婦女此出於不得已者也後周宣帝令京城少年為婦人服飾入殿歌舞與後宮觀之以為喜樂當時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惟宮人得乘有輜車加粉黛焉但其時自有妓樂大成元年十二月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內外昭代叢書談書錄已集卷第二十一世楷堂藏板

女詐為男

命婦大列妓樂二年四月幸中山祈雨還宮令京威士女於衢巷作音樂迎候且詔天臺侍衛之官皆著五色衣以雜色為緣名曰品色衣與公服間服之蓋所鄭重獨在粉黛耳
女詐為男不獨古樂府木蘭詞也南齊書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為丈夫粗知圍棊解文義徧遊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逞作婦人服而去嘆曰如此伎還之為老媼豈不惜哉史以為人

妖陰欲為陽事不果故泄乃敬則遙光顯達慧景之

應謝疊山碧湖雜記五代王蜀時有崇嘏者本臨邛

女子黃氏蜀相周庠初在臨邛嘏以詩上謁庠稱之

薦攝府掾吏事明敏胥史畏服逾一載欲妻以女嘏

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

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矣青松操

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答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

兒庠大驚召問具述本末乃黃使君之女元未從人

惟老姬同居近王漁洋輯五代詩話遺漏此條惜乎崇嘏後事未詳

昭代叢書談書錄已集卷第二十一美世楷堂藏板

若何也明史列女傳保寧韓貞女元末為男子服被

驅入伍從明玉珍破雲南遇叔贖歸成都始改裝同

時莫不驚異洪武四年嫁為尹氏婦後有南京黃善

聰年十三失母父販香令為男子服從遊數年父死

變姓名曰張勝有李英者亦販香與為伴侶踰年不

知其女也後偕返或裝明日英來知為女求婚善聰

堅執不從有司聞之助以聘判為夫婦凡此女詐為

男女皆貞潔故其事可紀若男詐為女則前代絕無

至近代乃有之皆以詐偽恣其姦淫此王法所不容

誅也

鄧通韓子高

漢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鄧猶登也文帝甚悅尊幸之日異陳書韓子高傳本名蠻子文帝改名年十六為總角容貌美麗狀似婦人文帝其寵愛之文帝嘗夢見騎馬登山路危欲墮子高推捧而升後進爵為伯賜死時年三十兩文帝夢畧同而兩人不得其死亦同也

昭代叢書

已集談書錄卷第二十一

三

世楷堂藏板

面首左右男妾

宋孝武山陰公主楚玉悅褚淵請侍十日而夜就逼迫之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當時尚山陰者何哉也元徽初褚淵引戢為侍中戢時年二十九自以年未三十苦辭內侍史稱戢美儀容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為小褚公然則戢固不劣于淵也自褚淵之不得而乃置面首左右三十人戢女為齊鬱林王妃王所與無賴人遊妃擇其美者皆與交歡其可指名者為侍書馮澄女巫子楊珉之不知妃是主所生

否也東昏侯嘗謂左右曰娶婦得如山陰主無恨矣

齊明帝長女也遂與之亂齊之山陰主與宋之山陰主又何

其相似也文帝王后鬱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置男左右三十人男左右其即面首左右之謂歟李義山書宜都內人諫武后曰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斯誦諫哉

驢鳴好惡

後漢書逸民傳戴良字叔鸞汝南人少誕節母喜驢鳴良嘗學之以娛母此好驢鳴之在王武子前者乃

昭代叢書

已集談書錄卷第二十一

三

世楷堂藏板

宋史稱范廷召不喜驢鳴聞必擊殺之好者固奇而惡者亦太甚矣

滴血

滴血事見於史者南史梁豫章王綜母吳淑媛居齊東昏宮在潘余之亞及幸於高祖七月而生綜綜年十四五夢一年少肥壯自挈其首對綜以問淑媛知是東昏時淑媛寵衰因曰汝七月日生兒安得比諸皇子綜恒於別室祀齊氏七廟微行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死者骨滲即

為父子綜乃私發東昏冢出骨漚胛血試之并殺一男取其骨試之皆驗舊唐書博州聊城人王少元者父隋末為亂兵所害少元遺腹生年十餘歲欲求尸以葬時白骨蔽野無由可辨或曰以子血沾父骨即滲入焉少元乃刺其體以試之凡經旬日竟獲父骸以葬盡體病瘡歷年方愈此皆父子事也明史文苑傳丁鶴年回回人父職馬祿丁以世廕為武昌達魯花赤至正壬辰武昌被兵鶴年奉母走鎮江母歿避地四明及海內大定牒請還武昌而生母馮已道阻昭代叢書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義世楷堂 藏板前死瘞東村廢宅中鶴年慟哭行求母告以夢乃嚙血沁骨斂而葬焉烏斯道為作丁孝子傳此則母子事也會稽陳業兄渡海傾命業流血洒骨收葬此又兄弟事也至如南史宋吳興孫法宗父隨孫恩入海被害法宗至年十六沿海尋求父尸見枯骸則割肉灌血十餘年臂脛無完膚血脈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經終身不娶嗚呼是可哀矣

沐猴為盜

前聞陝西有猴盜庫銀事守庫者獲得猴而不知主

者姓名官先期懸牌擇一大寺廟中審訊聞邑驚詫往觀俟衆畢集乃閉廟門官佯訊猴不能語鞭扑之猴跳擲繩脫吏趕打之猴顧一人抱持不釋即猴主者也四方稱其能吏按此事古嘗有之宋楊繪知興元府庫縑被盜繪就視之見縱迹不類人所出入曰吾知之矣呼戲沐猴者詰之一訊具服此其智識似更奇也

盜割牛舌

宋史包拯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昭代叢書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罕世楷堂 藏板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又穆衍調華池令民牛為仇家斷舌而不知何人訟於縣衍命殺之明日仇以私殺告衍曰斷牛舌者乃汝耶訊之具服此兩事相同包在仁宗時穆在神宗時豈穆效包之所為耶抑其一誤耶兩賢皆以吏治著稱故善皆歸之獨奈何作史者亦不考其實而分紀兩傳也

人死於蚊

世傳露筋祠死於蚊者也查初白有詩云舊是鹿筋

梁何年祀女郎以為露筋娘乃地名鹿筋梁之訛然人固有死於蚊者劉延世孫公談圃云秦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煙熏之有一廳吏醉仆為蚊所噴而死

人無頭不死

說鈴所載兵亂之時有人頭已斫而身不死且能織履僉謂此人千古無雙矣而正不然口下舊聞引廣異記清河崔廣宗開元中為薊縣令犯法張守珪梟其首形體不死身歸飢即畫地作飢字家人進食於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聖

世楷堂藏板

頭孔中飽即書止字家人等有過犯書令決之如是三四歲世情不替更生一男一日書地云後日當死如其言又趙葵行營雜錄監左帑龍舒張宣義嘗言有親戚宦遊西蜀路經襄漢晚投一店行戶外忽見旁左側上有一人無首以為鬼也主人云尊官不須驚此人也非鬼也往年因患瘰癧病勢蔓衍一旦頭忽墮脫家人以為不可救而竟不死自此每有所需則以手指畫但日以粥湯灌之至今猶存耳此兩事一在唐一在宋至如山海經所載海外西經奇肱之

國刑天與帝至此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郭注曰是為無首之民大荒西經壽麻之國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斬耕厥前耕既立無首走厥咎乃降於巫山注曰于章山名也厥前頭在前者也走咎逃避罪也物無獨必有對人以少見多恠耳而若宋史忠義何時傳所載臨江軍舊斬一寇尸能行一里許眾瘞為肉身臯陶明史楊廷驊死義時頭已落而聲從項出則其死雖異而回不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聖

世楷堂藏板

人死得雨而蘇

人死有得小雨而蘇者宋史忠節傳曾忘鞏之孫也忘音護又與固須次於越建炎二年金人陷越城中文武官並詣府忘獨不往為鄰人逮捕見首髻八意罵之家屬四十口並遇害時子密甫四歲與乳母張氏皆死夜值小雨張氏復蘇顧見密亦蘇尚吮其乳郡卒陳海匿密以歸後知南安軍又趙立建炎三年金人攻徐王復拒守命立督戰城陷復與其家皆死立巷戰奪

門以出金人擊之死夜半得微雨而蘇乃殺守者入城求復屍手瘞之金人北還立率殘兵邀擊斷其歸路奪舟船軍聲復震

斷腸草

閩地有所謂斷腸草者蓋野葛也宋史王璘知福州閩人欲報仇或先食野葛而後趨仇家求鬪即死其處以誣仇人璘辨察格鬪狀被誣者往往釋去俗為少變又吳及為侯官尉閩俗多自毒死以誣仇家官司莫能辨又悉為讞正前後活五十三人所謂自毒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望

世楷堂 藏板

即此草也此風至今有之閩雍正年間有撫軍下令凡服此草死者得實必杖責其尸惡習頓減通雅云野葛一名黃藤即鈎吻也一名火把花言其紅也南方草木狀曰一名胡蔓草彼以毒人不半日即死山羊食其苗即肥何子元曰有野葛之地必生薤菜以薤汁滴野葛苗當時萎死薤今作薤有水薤陸薤魏武習啖野葛以食薤也

方言

永年人李同知芳莎作方言考以釋永年之音康熙

初知縣朱世緯永年縣志載之今新志已削去而亦有南北

相同者摘錄於後如薤音蒿除草也賴爭攘也左傳

鄭人貪救音聊書整治月令仲夏之月注節者

賴其田善救乃甲冑幕音漫錢之背也史記石仲容整治

城軒音家即領也幕音漫錢之背也史記石仲容整治

面野家為軒幕音漫錢之背也史記石仲容整治

項野家為軒幕音漫錢之背也史記石仲容整治

窄音牛漢書耿恭作剛去聲三國志胡列替几下

帝音牛漢書耿恭作剛去聲三國志胡列替几下

替音牛漢書耿恭作剛去聲三國志胡列替几下

左音牛漢書耿恭作剛去聲三國志胡列替几下

樹音牛漢書耿恭作剛去聲三國志胡列替几下

唐音牛漢書耿恭作剛去聲三國志胡列替几下

為音牛漢書耿恭作剛去聲三國志胡列替几下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世楷堂 藏板

也宋史張思均沙河人質小而精悍飲音喝飲水也

太宗嘗稱其樓羅按婁羅已見唐書飲音喝飲水也

吐音喝飲水也足踐也吳都賦音無名氏詩霧露隱芙蓉

竊音無名氏詩霧露隱芙蓉抗足以賦之音無名氏詩霧露隱芙蓉

東昏苗音無名氏詩霧露隱芙蓉鏡面相戲之音無名氏詩霧露隱芙蓉

妻甥姨兄弟

梁書裴邃傳其妻甥王篆之密啟高祖云裴邃多大

言有不臣之節由是左遷始安太守妻甥者妻姊妹

之子也若母之姊妹其子相謂曰姨兄弟世說曰阮

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詩所謂子親伊姑我

父唯舅是許允婿南史梁韋叔傳時叔內兄王燈姨弟杜暉並有鄉里盛名伯父祖征謂叔曰汝自謂何如燈暉叔謹不敢對祖征曰汝小章或小滅學識當過之然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元魏劉郁遇劫賊呼曰齊州主簿房景遠是我姨兄賊曰我食其粥得活何忍殺其親景遠為粥以食飢者又北史序傳李炎之自誇文章從姨兄常景笑而不許杜詩贈狄明府博濟云梁公會孫我姨弟姨兄弟之稱今惟江北有之江南但稱表兄弟若妻姊妹之子稱甥則今南北皆同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望

世楷堂藏板

其稱姪者乃妻兄弟之子也亦曰內姪

姊姪妯娌

爾雅釋親曰長婦謂稚婦為姊婦姊婦謂長婦為姪婦劉熙釋名曰少婦謂長婦曰姪言其先來已所當法似也長婦謂少婦曰姊姊弟也以後來也世俗相沿莫不以姊為兄妻之呼弟妻以姪為弟妻之呼兄妻矣余考之則別有二釋焉釋名又云或曰以來先後言之也此一解也鄭樵爾雅箋註曰考之古義兄弟之妻既為敵體故不以兄弟之長幼相命但以年

長於已則呼之為姪年少於已則呼之為姊左傳穆姜謂聲伯之母為姪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為姪是皆呼夫弟之妻也知此所謂長婦稚婦者實以婦人之長稚也此一解也至如爾雅曰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姪後生為姊所云同出乃是同嫁一夫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以姪姊從此乃姪姊而姊妹然別為一解矣姊姪名古後世又多異稱劉熙曰青徐人謂長婦曰植長禾苗先生者曰植取名於此也荆豫人謂長婦曰熟熟祝也祝始也張揖廣雅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吳

世楷堂藏板

釋親曰姊姪妯娌姊姪先後也

字書引廣雅云兄弟之妻相呼曰妯娌考

廣雅原文初不如此未知所據史記封禪書曰神君者長陵女子以

子死以子死漢郊祀志作以孔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祀之其

室民多往祠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字也顏

師古曰先音蘇見反後音胡構反古謂之姊姪今關

中之俗呼為先後吳楚俗呼之為妯娌是則先後猶

云妯娌而宛若乃其先後之字非以宛若為妯娌之

別稱而宛若又有先後也近世文人厭姊姪妯娌之

熟習以宛若為辭新即望溪先生文集中為其同族

諸母墓表亦有曰處宛若間是當別有本耳乃若方言以妯為築集韻以妯為婿應是沿訛熟視之文而字書謂兄弟之妻相謂皆曰妯則又因左傳而曲為解矣

親家公

後漢書禮儀志云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此似但言姻親之家耳而親家公之稱則見隋書李穆弟渾傳宇文述召李敏妻宇文氏口自傳

臨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晏

世楷堂藏板

授令敏妻為表奏李家反狀煬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賴親家公而獲全耳於是誅渾敏等宗族三十人又房陵王勇傳高祖曰劉金驎諂佞也呼雲定與作親家翁定與愚人受其此語我前解金驎者為其此事五代史劉昫傳唐廢帝時馮道與昫姻家同為相道罷李愚代之惡道為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訥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為也昫亦性褊遂相詆詬史吏揚言其事廢帝並罷之

阿奴

晉書列女周顛母李氏字緒秀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托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謔小字也後果如其言按周顛傳顛性寬裕友愛遇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顛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顛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夫嵩謂謔為阿奴顛謂嵩亦云阿奴然則阿奴豈是謔之小字哉蓋兄於弟親愛之詞也南史齊鬱林王本紀武帝臨崩執帝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如此再而崩又鬱林王何妃傳女巫子楊珉之有美貌妃尤愛之與同寢處如伉儷明帝與徐孝嗣王廣之並面請不聽又令蕭謙坦之固請皇后與帝同席坐流涕覆面坦之耳語於帝曰此事別有一意不可令人聞帝謂皇后曰阿奴斲去隋書麥鐵杖傳將度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殺爾當富貴是則阿奴為尊

臨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吳

世楷堂藏板

呼其卑無論男女皆有之矣晉書誤認爲小名耳

拜堂

杭謂婚夕爲拜堂唐詩有之王建失釵怨云雙杯行酒六視喜我家新婦宜拜堂蓋謂拜其堂上之尊章也

鬧房曰弄女婿法

世俗婚姻有鬧房之戲其由來已久北史后妃文宣皇后李氏傳云趙郡段昭儀詔妹也婚夕詔妻元氏爲俗弄女婿法戲文宣高洋文宣銜之後因發怒謂詔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晃

世借堂 藏板

曰我會殺爾婦元氏懼匿婁太后家終文宣世不敢

出此事北齊書不載然以女戲男今亦少有耳昭儀於後主時改適錄尚

書唐

物事

俗語物事見隋書張衡放歸田里帝自遼東還都衡妾言衡怨望誇訕朝政竟賜盡於家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按所謂作物事者謂煬帝奪宗之計也

把戲

元史禮樂志每歲二月十五日於大明殿啟建白傘蓋佛事謂之遊皇城其諸色隊仗內興和署掌妓女雜扮隊戲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掌雜把戲男女一百五十人此把戲二字之見於史者

乾阿嫺

北齊書恩倖傳穆提婆母陸令萱嘗配入掖庭後主襁褓之中令其鞠養謂之乾阿嫺遂大爲胡后所昵愛此後世乾阿嫺之稱之所自始也南史褚彥回傳宋明帝疾危殆馳使召之欲託後事流泣曰吾近危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卒

世借堂 藏板

篤故召卿欲使著黃羅襪彥回悲不自勝黃羅襪乳母之服也宋史胡寅上高宗書謂黃潛善汪伯彥方以乳嫺護赤子之術待陛下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愛重是三人者其皆乾阿嫺歟若何承天年老荀伯子呼爲嫺母直以形如老嫺耳

婦稱太太

今世婦人貴者稱太太按漢書杜鄴傳云是時帝祖母定陶傅太后稱皇太太后又外戚傳云哀帝卽位

傳太后尊為恭皇太后後歲餘尊恭皇太后為帝太
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后為皇太后蓋漢制帝母
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時成帝母太皇太后在
長信宮故變文以示不敢稱也後世太太之稱或本
於此然觀宋以前未有此稱胡應麟甲乙剩言云有
一邊道轉御史中丞作除父詩云幸喜荆妻稱太太
且斟栢酒樂陶陶蓋部民呼有司眷屬惟中丞以上
得呼太太故幸而見之歌詠讀者大為絕倒然則明
時此稱猶有差等不似近上下無別也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聖

世楷堂
藏板

恩父義父義子

宋史陳自強嘗為韓侂胄童子師因侂胄由選人至
兩地才四年嘉泰三年拜右丞相歷封祁衛秦國公
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為恩主
恩父其時倪思字正父歸安人言士大夫列拜於勢要之門
甚者匍匐門竇稱門生不足稱恩坐恩主甚至於恩
父者指自強也萬歷野獲編云趙文華先為監生值
分宜作祭酒賞其文成相知後趙為刑部主事被察
謫外分宜強留之升京堂以至大用遂拜分宜為義

父愛踰所生乃子世蕃時時嫻侮之文華又私進百

花仙酒於上為分宜所責嘗絕其温清乃潛求救於

歐陽夫人一日家宴甚樂夫人舉觴曰今合家歡聚

奈少文華耳嚴述其負心狀夫人解之曰兒曹小忤

何忍遽棄之趙先伏隱處出而百拜泣請始得侍觴

席末因濫三孤而世蕃終厭之俄以觸上怒分宜不

為救斥為民以陳趙相較似陳之稱門徒為父更甚

於趙之以弟子稱子要其無恥則一也其後魏忠賢

之黨有五虎五豹十狗十孩兒四十孫而如崔呈秀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聖

世楷堂
藏板

吳淳夫倪文煥田吉李葵龍此五虎者史明著其為

義子當時都人作百子圖演義嘲之嗚呼四維不張

國乃滅亡斯之謂矣

萼山楚濱雙山念堂

牛班頭者嚴世蕃之僕牛信也見明史黃昇等讞詞

若嵩之奴乃嚴年又名永年號萼山先生見明史又號

鶴坡見長洲呂種玉言鱗科臣吳時來疏云家奴永年富將百

萬賓客親識位居顯顯御史鄒應龍疏作嚴年嵩敗

錮於獄又有嚴冬嵩置田宅於南京揚州數十所俱

以嚴冬主之亦見鄒疏野獲編云其先有東省一詞
林大僚失懽於吳縣不薦之入開旋被白簡因作五
七九傳七者游七名守禮號曰楚濱江陵之僕也守禮
言鮑作守理賦不賦錄及廣彙俱云江陵當國家人
子游七司其出納署號楚濱翰林一大僚為記以贈
之而給事李某者與之通婚媾翰林諸公贈詩及文
而九卿給事御史投刺人至四五矣徹侯總帥延飲
必上座衣冠躍馬揚揚長安中九者宋九名徐賓從其主之姓號雙
山主人吳縣之僕也五者王五名王佐號念堂婁江
之僕也五有骨董之癖邸中游棍趨之嘗買都下名
妓馮姓者為妾然不甚為惡游七頗作威福入貲為
昭代叢書已集談書錄世楷堂
卷第二十一 五 藏板

使游七入告徐爵以違馮保注云江陵紀綱號七與
九者破其家貲可贖一軍二年之費是則九乃徐爵
亦江陵家人也夫白宋以來人無不有號降及於明
而蕩山鶴坡楚濱雙山念堂之號亦傳於世昔日知
錄稱古詩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據晉灼引漢語
以為馮毀子都其字奴有字號未有不自權要之家
也吳時來劾嵩疏云主事董傳策言吏兵二部選官
持簿任嵩填發故俗呼文選郎萬家為文管家武選
職方郎祁祥為武管家嗟乎家奴而冠蓋則曹司而
昭代叢書已集談書錄世楷堂
卷第二十一 五 藏板

樂戶

北齊神武乘魏政遷都於鄴京畿羣盜頗起有司奏
立嚴制諸強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為樂
戶其不殺人及贓不滿五匹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
為樂戶見魏書刑罰志後世樂戶之名所仿也

劊手

主刑刀者名劊手宋史所載寧宗嘉定時楊簡知溫
州以部將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

行夾立數其罪命斬之劊手非忍人不能為也而亦有善人焉潘美傳云信都人李超從潘美軍中主刑刀美好乘怒殺人超每潛緩之美怒解輒從釋全者甚衆人謂其有陰德子濟中進士官至右司郎中至如金史酷吏傳稱馮內翰璧號為馮劊此其人豈不對劊手而有愧乎

藏挾

今有所謂變戲法者即古吞刀吐火之遺意在宋謂之藏擲墨客揮犀云丁晉公謂與夏英公會宴齋堦昭代叢書談書錄已集卷第二十一世楷堂藏板

猴部頭

宋江休復鄰幾雜誌云猴部頭猿父也衣以緋優服韋布昭宗時梁祖受禪張御筵引至坐側視梁祖忽奔走號躑躅其冠服全忠怒叱令殺之唐之舊臣無

不愧作按昭宗播遷隨駕有弄猴者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羅隱詩云十二三年就試期五湖煙月奈相違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看緋今之猴演戲者衣紅布短衣乃是唐末相沿若此

選官圖

陞官圖前人謂之選格今謂之百官鐸相傳此圖乃倪鴻寶所作其官制皆明之官制也其實官名雖從時而圖戲則自唐已有房千里骰子格序云開成三昭代叢書談書錄已集卷第二十一世楷堂藏板

年春子自海上北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緊繫船野浦下三日遇二三子號進士者以穴髻雙雙為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為進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卒局有為尉掾而止者有貴為將相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震者有始甚微而條然在上位者大凡得失不係賢不肖但卜其遇不遇耳文獻通考經籍有漢官儀新選一卷劉敞撰取西漢之官而附其列傳黜陟可戲笑雜編之以為博奕之一物又有進士采選一卷趙明遠景昭選此元豐末改官制時遷除格例

也武林舊事市肆記有選官圖列于小經紀內其見於詠歌者孔平仲毅父有選官圖口號云環台官圖展觀呼象子圓飛騰隨八赤摧折在雙元已貴翻投裔將堯卻上天須與文換武俄頃後馳先錯雜賢愚品偏頗造化權望移情欲脫患失膽俱懸慍色觀三已豪心待九遷寧知卽罷局榮辱兩茫然至如遼史言道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令各擲骰子以采勝者官之耶律儼嘗得勝采上曰上相之徵也遷知樞密院事封越國公此則真似骰子選官者矣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世楷堂 藏板

紙牌

紙牌之戲前人以爲起自唐之葉子格宋之鶴格小葉子格然葉格戲似兼用骰子蓋與今之馬弔遊湖異矣世人多謂馬弔之後變爲遊湖亦非也二者一時並有特馬弔先得名耳馬弔本名馬掉脚約言之曰馬掉後又改掉爲弔謂馬四足失一則不可遊湖行明時或訛脚爲角廣三十葉爲六十葉其名自康熙間始有然前人用三十葉其曰看虎一名關虎曰扯三章曰扯五章者卽遊湖也杭之西湖蘇之虎邱揚之紅橋其船皆曰湖船客皆曰遊湖馬掉取乘馬之義遊湖取乘舟之義

其見於書而可摘錄者若唐蘇鶚同昌公主傳朱歐陽公歸田錄馬貴與經籍考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四水潛夫南宋市肆記宋史藝文志遼史穆宗本紀明方密之通雅吳梅村綬冠紀畧顧寧人日知錄周坦然觀宅四十吉祥相周櫟園因樹屋書影王阮亭分甘餘話王敬哉冬夜箋記申晷盟荆園小語鈕玉樵觚臙呂種玉言鯖孫之駮二申野錄高江村天祿識餘而如通雅所引之咸定錄惠棟漁洋詩訓纂所引之品外錄此二書猶未之見也其獨成一書者則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世楷堂 藏板

有汪伯玉數錢葉譜一卷潘之恒葉子譜一卷續葉子譜一卷黎遂球運掌經一卷龍子猶牌經十三篇一卷馬弔脚例一卷皆明代人也明時紙牌其名有曰空湯瓶曰半鬢五割切缺齒也又器缺也亦曰鬢客又曰枝花謂花未成果其自一至九咸呼爲果曰尊曰極今猶有襲其名者而潘氏所云序爲順純爲豹順又作猿或作獬音速又作獬音真豹則有半豹天豹且自一至九刻畫其邊圍曰刻畫品各有其名一爲截角二爲斜眼三爲豹牙四爲丙缺五爲雙白六爲雙箸七爲斜齒八爲外缺九爲

弦月又有曰駁曰虎曰獠亦作叩曰劫又曰穿山鈿
曰駕曰猓音付亦作縛又作富曰雄三九曰真君三三曰
少君與夫馬掉之所謂大小公突雌突今人知其名
者鮮矣

骨牌

骨牌之戲乃骰子之變故宣和譜以三牌為率三牌
乃六面也後人天九之戲見於明潘之恒續葉子譜
謂分華夷二隊至今猶然譜云近叢睦好事家變此
牌為三十二葉可執而行按此則今人骨牌拋湖之
流觴也叢睦乃吾里當時多鉅富者大凡遊戲之事
必自富貴人倡之此與詩窮而後工可反觀也

大和尚

僧之尊者稱大和尚自晉始也魏書釋老志天竺沙
門浮圖澄為石勒所宗信號為大和尚軍國規模頗
訪之唐僧惠能稱大師元奘稱法師元西番僧若八
思巴稱國師稱法王至明而虎篤度謂之活佛然虎
篤度非名也元明宗之廟號國語譯號曰護都篤正
此意此猶今云圖克圖亦云胡土克圖遂相沿以為

京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

麤

世借堂
藏板

臨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李

世借堂
藏板

再來人耳今稱達賴喇嘛應即大和尚之謂也魏志
又云漢世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然則漢僧
所服殆猶今喇嘛之紅教者歟喇嘛分黃教紅教明
史輿服志洪武十四年定禪僧茶褐常服青條玉色
袈裟講僧玉色常服綠條淺紅袈裟教僧阜常服黑
條淺紅袈裟今之僧以賜紫者為貴此猶唐宋之制
三品以上乃得衣紫也若其所謂三衣者大衣曰僧
伽黎七衣曰鬱多羅僧五衣曰安隨會此非國制乃
用彼法耳

七七

佛教典而人死有七七之期俗謂天千至七則尅地
支至七則衝以其衝尅為之禳解其事蓋始元魏時
魏書外戚胡國珍薨年八十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為
設千僧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七人出家
北齊書儒林傳孫靈暉嘗為南陽王綽師從綽死後
每至七日及百日靈暉恒為綽請僧設齋傳經行道
隋書林邑風俗七七散花香百日如之按路史發揮
云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七魄

散七七之說固亦有義因而齋僧遂為後世飯僧之
濫觴遂道宗一歲飯僧三十六萬一日祝髮三千初
不必有所為矣

釋道方術

漢書藝文志有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托名於黃帝
容成務成子堯舜湯盤庚天老天一謂之陰道王莽
傳莽日與方士昭君等考驗方術縱淫樂焉三國魏
左慈人競受其補導之術乃至閹豎嚴峻亦往從問
受房中之書出自道家之流也佛法以殺盜淫妄言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空

世藉堂
藏板

飲酒為五戒乃自佛教始興而鳩摩羅什妻龜茲王
之女及講經草堂寺謂有小兒登其肩慾障須婦人
姚興召宮人進之一交而生二子興又送以伎女十
人諸僧欲效之什乃聚針盈鉢舉七進針以愧諸僧
沮渠蒙遜傳云尉賈沙門曇無讖東入都善自云能
使鬼治病令婦人多子與都善王妹曼頭陀林私通
亡奔涼州蒙遜寵之號曰聖人曇無讖以男女交接
之術教授婦人蒙遜諸女子婦皆受其法魏主召曇
無讖蒙遜殺之舊唐書中天竺北臨禪連河云昔有

婆羅門領徒千人肆業於樹下樹神降之遂為夫婦
宮室自然而立僮僕甚盛於是使役百神築城以繞
之經日而就此特異域傳聞不知何時事也唐未之

代邪說不行矣至於元乃有番僧元史順帝紀及姦
臣哈麻傳至元十三年哈麻禿魯帖木兒等進西天
僧運氣術號演揲兒法又進西番僧伽璘真善秘密
法謂帝曰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十
四年以宮女三聖奴妙樂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
舞名為十六天魔以宦者長安送不花管領宮官受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空

世藉堂
藏板

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演揲兒法者華言大喜樂
也亦名雙修法房中術也哈麻妹塔禿魯帖木兒與
老的沙等十人俱號倚納帝以西天僧為司徒安番
僧為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淫養
帝諸弟耶璉諸倚納皆在帝前褻狎男女裸處恣所
處室曰暨即兀該華言事事無礙也大都宮殿考宜
文閣旁有秘密
然非自順帝始也英宗塑馬哈吃刺佛像於延春
閣之徵清亭下成宗塑秘密佛像於京師萬寧寺先
有是像至順帝時更有是法明示樂中建大善殿以

金銀塑佛像百六十九座於梁上備諸淫褻狀至嘉靖時乃毀之以建慈寧宮西域傳云成化初憲宗復好番僧至者日衆劄巴堅參劄實巴領占竹等以秘密教得幸並封法王其次爲西天佛子他授大國師國師禪師者不可勝紀嗟乎邪說之行雖明斷如憲宗猶不能不爲所惑哉

西遊記

小說有言極荒誕而實有本者樹生小兒載任昉述異記而舊唐書西戎傳述之云大食國在波斯之西

臨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卷第二十一

壘

世楷堂藏板

波斯國在京師西一萬五千三百里俱紛地那山在國之西南鄰大海其王嘗遣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八年而未及西岸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榦赤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脚頭著樹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便死收在大食王宮此即西遊記所謂人參果也吐谷渾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斃行旅此即所謂流沙河也通考載女國有二有東女國西女國西戎傳謂大食西北相去三月行有女國此即所謂女國也西遊記是元邱處機所作元奘西

域記但有女國流沙然通考注所引如法明遊天竺記支僧載外國事法盛諸國傳道安西域志佛國記曇勇外國傳智猛外國傳支曇諦烏山銘所載奇蹤詭迹必多即元奘之書原有書行舉至之不同非盡身歷也

琵琶記乃牛僧孺事

作琵琶記傳奇者或云高明字則誠或云高拭字則成竹垞詩話云世傳琵琶記爲薄倖王四而作此殆不然陸務觀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技盲翁正作

臨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卷第二十一

畜

世楷堂藏板

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則自南宋已然不自元明間也按牛丞相即牛僧孺而中郎之諱其說不一元人周達觀誠齋雜記云僧孺有子名繁與其同鄉人蔡生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氏力辭不得牛氏與趙相與甚歡蔡後至節度副使鈕玉樵觚臙言云僧孺子牛蔚與同年友鄧敞相善強以女弟妻之而牛氏甚賢鄧元配李氏亦婉順有謙德鄧攜牛氏歸牛李二人各以門第年齒相讓結爲姊妹其事本玉泉子作者以歸伯喈

蓋憾其有愧於忠而以不盡孝讓之也按舊唐書載
信孺二子蔚萊蔚登太和九年進士第萊登開成二
年進士第俱仕為節度使雜記所云繁者疑是萊字
之訛蔚襲封奇章侯其名尤著故玉泉子遂以為蔚
而蔡趙之姓雜記尤為符合也又考杜牧之作牛丞
相墓誌銘所載五男六女長男蔚次叢次奉侍二人
皆稚齒李珣牛公神道碑亦曰二人未知名長女嫁上黨苗愔次嫁范
陽張洙次嫁常山張希復次嫁前進士鄧淑次未笄
一人始數歲則鄧敬又是鄧淑之訛要之小說所言
昭代叢書已集談書錄卷第二十一 李 世備堂藏板

一捧雪是清明上河圖

一捧雪傳奇所謂莫懷古者隱名若謂莫好古玩好
古如以手捧雪不可久也所指乃王忬事忬字思質
弁州山人世貞父也沈德符萬厯野獲編云嚴分宜
勢熾時以諸珍寶盈溢遂及書畫骨董時那懋卿以
總醮使江淮嘉靖三十九年嚴嵩令都御史那懋卿
行裝五絲輿以十二女昇之令長膝總理天下鹽政懋卿勢焰甚盛其妻從
行蒲伏至以文錦飾屬白金飾滿器胡宗憲趙文華
以督兵使吳越嘉靖二十四年工部侍郎趙文華奉
命祭告海神并祭視江南賊情三十

五年復遣文各承奉意旨蒐取古玩不遺餘力傳聞
華視師江甯各承奉意旨蒐取古玩不遺餘力傳聞
有清明上河圖手卷宋張擇端畫在故相王文恪
君家鉅富難以阿堵動乃托蘇人湯臣者往圖之湯
以善裝潢知名客殿門下亦與婁江王思質中丞往
還乃說王購之王時鎮蘇門即命湯善價求市既不
可得遂屬蘇人黃彪摹真本應命黃亦畫家高手也
嚴時既得此卷珍為異寶用以為諸畫歷卷置酒會
諸貴人賞玩之有好中丞者知其事直發其為贗本
嚴世蕃大慙怒頓恨中丞謂有意給之禍本自此成
昭代叢書已集談書錄卷第二十一 李 世備堂藏板

或云即湯姓怨弁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又王
襄廣葉云嚴世蕃嘗索古畫於忬云值千金忬有臨
幅絕類真者以獻乃有精於辨畫者往來世貞家有
所求為世貞斥之其人知忬所與世蕃畫非真幅也
密以語世蕃會大同有虜警御史阿意論劾巡按方
失機被恪勤忬
遠論死世蕃遂告嵩票本以致論死廣葉所載較畧
而情節相同孫退谷寓日記云上河圖乃南宋人遺
憶故京之盛而寫清明繁盛之景也傳世者不一而
足以張擇端為佳上有宣和天祿等璽余於潯川土

夫家見之宋人云京師雜賣舖每上河圖一卷定價
一金所作大小繁簡不一大約多畫院中人為之若
擇端之筆非畫院人所及也孫之驥二申野錄注云
後世蕃受刑弇州兄弟贖得其一體熟而薦之於父
靈大慟兩人對食畢而後已詩畫貽禍一至於此然
有小人交構其間釀成尤烈按所云詩者楊椒山死
弇州以詩弔之為刑部員外沈叔祺告於嵩也所云
畫即此圖也所云小人則叔祺湯臣輩耳按上河圖
有徽宗宣
和之圖則張擇端何是北
宋人天麻乃元文宗號也

楊六郎

隋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卷

世楷堂 藏板

楊延昭稱楊六郎見宋史楊業傳業遼史作
楊繼業并州太
原人事劉崇為建雄軍節度所向克捷國人號為無
敵遷代州兼三交駐泊兵馬都部署雍熙三年大兵
北征業副潘美連拔雲應寰朔四州師次桑乾河會
曹彬之師不利諸路班師契丹國母蕭氏與大臣耶
律漢寧等復陷寰州護軍王侁令業趨雁門北口業
以為必敗不可侁逼之行業指陳家谷口曰諸軍於
此張步兵強弩俟業轉戰至此即以步兵夾擊援之

美與侁陣於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邏臺望之
以為契丹敗走欲爭其功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緣
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即麾兵卻走業力戰
自午至暮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帳下士
方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人馬重
傷不能進為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沒焉業不食三
日死業敗時麾下尚百餘人無一人生還者業贈太
尉潘美降三官侁除名遼史聖宗本紀云統和四年
宋將楊繼業初以驍勇自負號楊無敵北據雲朔數
州至是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至狼牙村惡其名不
進左右固請乃行遇斜軫伏四起中流矢墮馬被擒
瘡發不食三日死遂函其首以獻詔傳其首以示諸
軍仍宣諭南京平州將吏自是宋守雲應諸州者聞
繼業死皆棄城遁又耶律斜軫傳云斜軫聞繼業出
兵令蕭撻凜伏兵於路明且繼業兵至斜軫擁眾為
戰勢繼業麾幟而前斜軫伴退伏兵發斜軫進攻繼
業敗走至狼牙村眾軍皆潰繼業為流矢所中被擒
斜軫責曰汝與我國角勝三十餘年今日何面目相

隋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卷

世楷堂 藏板

見繼業但稱死罪而已初繼業在宋以驍勇聞人號
楊無敵首建梗邊之策至狼牙村心惡之欲避不可
得既擒三日死又耶律奚低傳云繼業敗於朔州之
南匿深林中奚低望袍影而射繼業墮馬先是軍令
須生擒繼業奚低以故不能為功業子延昭為緣邊
都巡檢使宋史咸平二年冬契丹攻遂城延昭集丁
壯護守會大寒汲水灌城上且悉為冰堅滑不可上
契丹遂去拜莫州刺史真宗駐大名召赴行在訪以
邊要帝甚悅是冬擊契丹進團練使復為都巡檢使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堯 世楷堂 藏板

北門外一里祀宋贈太尉大同軍節度使楊公成化
十八年禮部尚書周洪範記引宋史全文而不辨雁
門北口之非其地豐潤縣志令公村在縣西十五里
宋楊業屯兵拒遼於此有功故名並承一統志而誤
宋江
宋史徽宗本紀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盜宋江等犯淮
陽軍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
降之侯蒙傳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
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青溪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丰 世楷堂 藏板

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帝曰蒙居外不忘
君忠臣也命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張叔夜傳 張字翥
仲張者 係叔夜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轉畧十郡官軍莫敢
嬰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問者覘所向賊徑趨海濱
劫鉅舟十餘載鹵獲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
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
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關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
降按侯蒙傳雖有使討方臘之語事無可考宋江以
二月降方臘以四月擒或藉其力但其時擒臘者據

徽宗本紀以為忠州防禦使辛興宗據童貫傳以為
宣撫制使童貫而其實擒臘者乃韓世忠以偏將窮
迫至青溪崗問野婦得徑渡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
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掠其俘為己功故賞不及世
忠此載在韓傳於宋江何與焉方勺青溪冠軌云歙
守曾孝蘊以京東賊宋江出青齊濟濮間有旨移知
青社又云方臘之亂曾侍制出守賊不敢犯境宋江
擾京東曾公移守青社歙州遂陷是曾因宋江而去
歙歙所以陷也而用宋江討方臘則青溪冠軌亦無
其事若陸次雲湖壖雜記謂六和塔下舊有魯智深
像進龍浦下有鐵嶺關說是宋江藏兵處 國初江
浙人掘地得石碣題曰武松之墓當日進征青溪用
兵於此裨乘所傳不盡誣也此恐是杭人附會為之
不然南宋人紀錄多矣何無一人言之閱四百餘年
始有此異聞與

王則張巒卜吉

宋史仁宗本紀慶曆七年十一月貝州卒王則據城
反八年閏月貝州平礫王則於市知貝州張得一坐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降賊伏誅明鑄傳云王則叛命鑄為體量安撫使則
未下又命文彥博為宣撫使以鑄副之王則本涿州
人歲饑流至恩州隸宣毅軍為小校恩冀俗妖幻相
頌習五龍滴淚等經及圖識諸書言釋迦佛衰謝彌
勒佛當持世初則去涿母與之訣別刺福字於其背
以為記妖人因妄傳字隱起爭信事之州吏張巒卜
吉主其謀以慶曆七年冬至叛執知州張得一囚之
殺通判董元亨及參軍王獎既而節度判官清河令
主簿皆被害僭號東平郡王以張巒為宰相卜吉為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樞密使建國曰安陽改年曰得聖以十二月為正歲
百姓年十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涅其面曰宜軍破趙
得勝有州民約為內應夜垂緇以引官軍賊覺率眾
拒戰則期正月十四日出要劫契丹使謀者以告鑄
伏兵西門賊果以數百人夜出伏發皆就獲城峻不
可攻乃為距闌將成為賊所焚遂即南城為地道日
攻其北牽制之及文彥博至穴通城中選壯士中夜
由地道入眾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
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總管王信捕得則餘眾保村

舍皆焚死檻送則京師支解以徇則叛凡六十六日
按張得一者張耆之子耆傳云得一守貝州妖人王
則作亂得一為草禮儀伏誅後耆之孫叔夜靖康入
衛遂從以北次白溝過界河仰天大呼而卒叔夜不
知何人子也馬遂事則忠節傳詳載之

煙草

少時與友人論煙草因搜羣籍輯為一編曰金絲錄
必已見刻本者方錄之凡四卷曰原起曰劇談曰品
題曰烟戒引書三十餘種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塞

世楷堂 藏板

庭訓格言一則 清文鑑菰菜類譯文一則 露書

錯篇二則 明蒲田姚旅 物理小識一則 桐城方以智

方中履語一則 中履字素北 綏冠紀畧一則 太倉吳

駁公 曰知錄一則 崑山顧炎武 遲山堂鬼史一則 年

申涵光字 蚓庵瑣語一則 構李王通 香祖筆記一則

和孟著 分甘餘話一則 前人 黔書一則

善附錄鼻烟一則 豐山王棠 景岳本草

德州田雯 燕山閣知新錄一則 字勿翦著 龍沙

一則 會稽張介實 本草彙旨二則 錢塘倪朱謨 龍沙

紀畧二則 桐城方式濟 澳門紀畧澳蕃篇二則 澳譯

殿於篇一則 寶山印光任宣城張汝 畿輔通志土產

一則名宦王騰一則 福建通志一則 龍巖 律例二

條 紫禁 方望溪宗伯條奏并部議 條奏刻入文集部

陳格門中丞江西條奏并部議 俱見邸報刻本 其詩詞則念

山集都下竹枝詞二首 桐城方文 觚牘引詩 吳江鈕

樵 蓮龕集美人飲烟詩十五首 臨川李來泰 兩津草

堂詩一首 德州田震字子 錢良臣雜詠詩一首 常熟

木 有 敬業堂集詩一首 海寧查慎行 樊榭山房集天

香詞一首并序 錢塘厲鶚 四子聯句詩一首 山陰劉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蓄

世楷堂 藏板

蕭汪沈秀水萬光 無不宜齋未定藥長律一篇 仁和

泰宛平查學禮 今竟無一篇傳者錄既輯成復自為序之曰煙草之

名若石馬浦城衡易之繫以地黃紫以色生熟以製

大率市暨賣價之名傳於牛童馬走之口以余所聞

曰打姆巴古曰淡巴菰曰淡把姑曰大仔古曰淡肉

果曰擔不歸曰醺曰金絲醺曰金絲煙曰芬草曰煙

酒而總名曰煙世未悉其名莫究所始遂疑起自近

百年來者暇日採諸舊聞附以詞流題詠歸之於懲

戒業爲金絲錄昔東臯子述大樂畧史焦革酒法桑
葦翁備言茶之原之法之具並尊以爲經以煙草鋪
萎吟嘯歷歷冬春浮食籍之百瓊準禹筭之萬口茶
鐘酒榼時交進焉著於錄或者不爲文士所鄙笑也
耶

附錄少作四首 移根呂宋始何年芬草從新拜號

煙匹馬就羶歸漢壘一軍提鼓入蠻天漸教禁權權

豐帶就以吹噓費壯錢茶苦南中空紀錄配奴人久

漢春泉 瑤草耕煙歲取資黃雲葉柳絲絲茅柴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七六 世楷堂 藏板

壽景編籙簿僅篋宵分析縷運風俗小函盛滿把火

傳重暈結相思傾心還有壺公在鼻觀迦參出愈奇

龍巖石馬外諸餘子藁于囊聚物殊食籍數浮黃

矮菜詞林名重淡巴菰三餐果腹初虛口五字微吟

正惜鬚攜取及時供絡繹并申僅約古從無 偶其

香燒性已諳一枝煇焰手頻擔方言有底爭衡酒詩

境無聊作配藍噓氣憑依吞篆少熏心虛美落灰慙

不知通介誰邊得暇采芸編佐筆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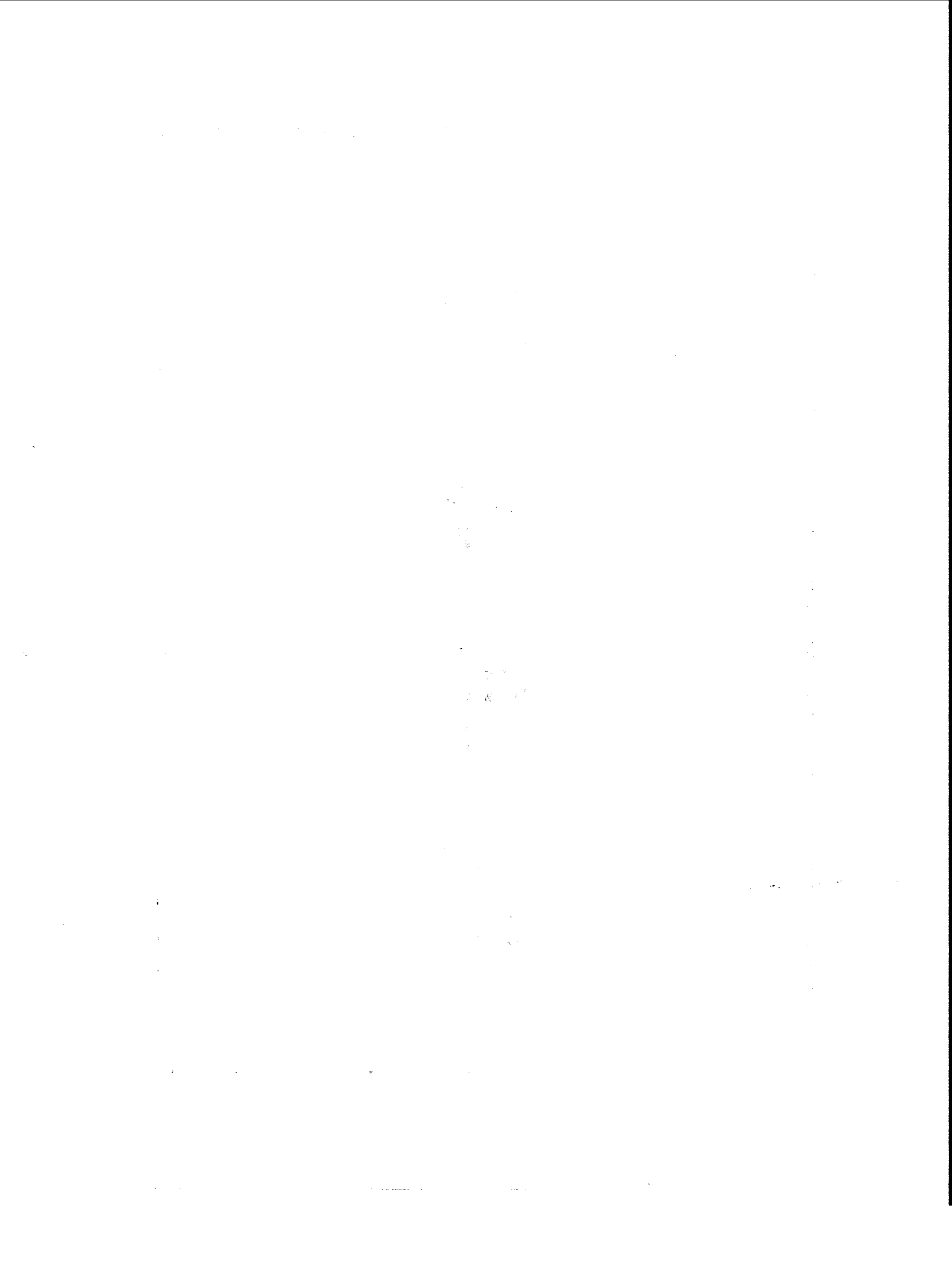
談書錄跋

韓門先生談書錄皆考證俗事俚言凡九十餘則作
者于書無所不覽故能徵引淵博原原本本如是後
同巨翟廣文晴湖擴爲通俗編則幾及萬餘言矣然
精核固遠不逮此王子仲夏震澤楊復吉識

孫 揆嘉肇初校字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跋 卷第二十一 七六 世楷堂 藏板

學海彙測



長洲沈謙去爭著

朱子周易本義現行刻本冠以程伊川序原其所自蓋因前明纂周易大全照程子易傳次第兼採朱義而附以諸子緒言故首以程序場屋校士判分上下經上下繫出題著為令書肆買人為便于士子誦習從大全中照依次序摘出本義另刊緣本義原無序文遂刊程序於編首俗本相沿習焉不察經文謬譌孰此為甚使人笑來

昭代叢書

已集

學海彙測

卷第二十二

十一

世楷堂藏板

朱子本義依古易十二篇注解因十翼有象上下傳象上下傳標目故有象者上者傳者象者凡言傳者等釋今既從王弼本取傳文各附象爻辭後標目並廢釋語無所附著刊書者妄行刪改強繫于象曰象曰之下致文義不可復通疑誤後學尤為可恨

舜典烈風雷雨弗迷說者皆循史記以為舜行不迷然馬氏亦大概就虞書順衍以成文耳按慎微節上承命位為下底績張本節凡四條每條二句上俱以職言下俱以績言出微典而宅矣由宅揆而總岳所

任彌重而其效亦彌顯納麓為最後一條宜與上三

項一例而績加愁焉不應反就舜一身歸結况雷雨

弗迷一強幹明達者所優亦未見聖人卓絕于人處

竊意堯之試舜觀德已盡于九男之事二女之女自

是以後皆所謂使之主事而事治者堯時天下之患

莫大于洪水而績用弗成以還使益使禹皆出于舜

故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則舜之績亦莫大于治水

是則納麓即舉舜敷治事弗迷宜就當時百姓言之

蓋前此川陸不分龍蛇草木塞路小民昏瞶熱溺往

昭代叢書

已集

學海彙測

卷第二十二

二

世楷堂藏板

往易致迷或維時雖堯導方殷淡災未告而木焚獸匿民之入山澤者縱值雷雨晦冥可無迷失之虞猶內傳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語意故曰底可績如此則烈風雷雨句與上三條一綫而入下節巽位亦轉順矣

漢書律志引書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

內五言而釋其義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視今

虞書文多三字

禹貢嶧冢導濊條注漢水西源出隴西嶧冢山會泉

按華陽國志云漢有兩源東源出武都氏道漾山因名漾禹貢流漾為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今誤連白水二字為一刻作泉相因莫察關經訓為不細宜刊正

顧氏日知錄引書微子之命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按統承字而謂二王之後惟朝覲會同遵用周正其于本國自用其先世之正朔此論卻恐未然書所稱統承先王祇謂承先王之統緒如創業垂統之統非三

統之名也其曰修其禮物正如左傳舞用桑林官備

昭代叢書

已集

學海齋測
卷第二十二

三

世楷堂
藏板

六卿之類及記中所載喪禮夏綢練殷崇牙葬禮夏明器殷祭器祭禮夏立尸殷坐尸夏四璉殷六瑚皆是然其間儀文之鉅者亦第施于先王之廟未必一概用之且如命辭後云慎乃服命周制上公龍衮為宋公者自必服其命服而不襲用殷火之制明矣况乃正朔所在關係一朝大統季冬頒朔諒不遺于三恪惡得顯倍王章而各用其先代之法乎若春秋隱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左傳作秋遂用此為證據而謂建酉之月周以為冬宋以為秋矣按春秋經傳中月

分互異亦何國無之有相去一兩月至四五者微獨宋國有是況此條經傳不繫月分經但書冬中該八九十三月傳但書秋于商正亦該六七八三月安見書冬者之必為孟冬而書秋者之必為季秋耶詩召南于嗟乎騶虞按騶虞史記東方朔傳作騶牙山海經作騶吾集傳二章音釋本皆是獸稱名與一字兩叶者有聞

詩蝮蝮在東暮虹也一日中自辰至申五時無虹因日光自上而下無由現也虹之起必在暑雨將闌日

昭代叢書

已集

學海齋測
卷第二十二

四

世楷堂
藏板

輪早吐其光橫射餘氣而成與風輪月暈相類朝日東出虹必在西晚日西出虹必在東其象本周正如環人止見其在上半面故有似乎橋梁其或有重輪者一則其本象一則是其影也說者謂有雌雄之別固屬附會而集傳所云倏然成質似有血氣者殆非篤論
朝隲于西崇朝其雨正謂不終朝而雨也集註引虹能截雨為說此特可語于暮虹非所施于朝隲蓋虹必起于雨後太凡時雨不宜朝晴日出太早輒不移

時復下故西虹必雨若其在東是晚晴也故虹現則雨止

春秋傳周鄭交質從來說者以結二國之信一語為左氏詬病玩此篇自君子曰以下無一語及本事亦更無交質字而辭氣若不相蒙竊以此段論議非專為周鄭而發蓋時自宣成以降霸業漸衰諸侯惟強是從屢用質信而旋復背盟君子著為此論深明用質之無益而內傳因敘交質交惡採之以附其後耳要之信不由中二十句以為泛論事理則旨遠而辭昭代叢書已集學海叢測卷第二十二 五 世楷堂藏板文以為專論周鄭則義乖而語腐細讀自見

春秋時周室衰微孔子序詩于東遷後作止稱王風與鄭衛相錯以視列國何異內傳周鄭交質之文亦當時實錄也乃輕薄為文者拈此為左氏口實不知古人措辭質直非若後世動多嫌忌至漢初風氣猶然試觀賈傳陳政事疏論諸侯王強僭一則曰漢之傳相再則曰漢之所置傳相何嘗不以有天下之號與國名並提從來不聞有議及之者而獨沾沾于左氏何耶

魯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傳謂不言朔食晦日也公羊傳謂書某月某日朔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朔在前或朔在後也說者以朔在前為食第二日朔在後為食晦日夫合朔之名由日月之會而立一歲凡十二會有奇故歲置十二朔因日月交會常不足三十日故有小盡以使合朔定在月之一日十二時內未有已逾交會與未及交會而置為朔日者若夫日食必在正交會之頃黃白二道經緯一線合并月輪上掩日光而然蓋月魄無光借日之昭代叢書已集學海叢測卷第二十二 六 世楷堂藏板照為明推其體向日一而本自常滿而日高月低自人視之不能無臄臄之異合朔時其明向上在下之人但見其魄有時適值相掩而日為之食是惡得有食在朔前及在朔後云者況己巳實係二月一日既非正月晦亦非二月之三十日也史書所紀或有食在晦者如漢孝文二年三年再書晦食顯係太初歷未作以前積差虧度第食既在晦亦惟是據實而書以著日官之失謂得竟移置下月初一乎○穀梁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謂言朔不言日既朔也

注以爲盡朔一日至明乃食果如食在二日則不言日固宜獨宜仍言朔耶

魯莊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謂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按合朔總不越月之一日十二時中必蝕在寅前酉後始可名爲夜食第食旣在夜無象可見不過出于推步則亦無庸書矣倘及見其吐與初虧則變在本日業已信而有徵何由不言日與朔耶左傳卜楚邱謂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軌度其序日上其中故午之位當王食時辰也爲公平旦臨代叢書

已集 學海叢測 卷第二十二

七 世楷堂藏板

之人並在左右故也若禺中之爲巳日出之爲卯兩時闕而不第蓋王固君也公子王朝爲臣于其國亦君也卿以下則皆爲臣惟臣不敢偏君故其間各曠一位遠嫌也時當十位其義如此浮屠氏以四月初八爲佛誕日顧微吳記魯莊公七年夜明佛生日也按春秋魯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左氏傳謂夜明也據瑞應經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傳燈錄周昭王二十八年佛生利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是佛生之臨代叢書

已集 學海叢測 卷第二十二

八 世楷堂藏板

期論其年則昭王爲西京后夜明爲東周事相去懸絕若據王簡栖二莊之文則魯莊七年爲周莊十年莊王在位年止十五又不符所稱二十八年也論其月則春秋遵時王之制以建子月爲歲首故曰王周正月所書四月實爲夏正之二月三代時西域未通中國縱令其國自精推步之法能由東漢永平時逆推數百年前佛生之始歲時月日恰符中土無少差忒然彼既云四月合爲孟夏之月豈應亦用周正爲仲春之月而恰與夜明會也論其日則麟經所書辛

卯杜元凱推以長歷為初五日又非所云八日夜者是佛據稱生子周昭王二十八年彼國之四月八日而夜明為周莊王十年夏正之二月五日歲月日無一相合率率附會堪資一笑

陸儼山謂衛宣公在位僅十九年其間不能消破生急子納急妻并生壽及朔朔與姜構殺急子等事以為勿可憑信按宣即公子晉其出奔邢當在州吁弑桓公時桓之即位係周平王三十七年立十三年而入春秋又三年而見弑以桓之間弱素不能禁禦州

昭代叢書

已集 學海齋測 卷第二十二

九

世楷堂藏板

吁即安能防閑中葺矧是時承綠衣終風後其遺風之不臧可知晉之生急或在桓紹位一十六年之內如公子頑故事亦未可定陸公所摘未遂為不易之論至其駁穆檢討以為若烝夷姜生急子時其父莊公故在不應認為已子者蓋因左傳魯隱三年有石碻諫辭誤認為本年事致忘卻桓公立一節年數不思此諫上去是時不下二十年左氏先經起義追敘于此為下州吁弑立張本耳宜以魯隱四年冬立至魯桓十二年卒計在位二十年史記稱十九年則以

踰年即位後紀年故也

左傳既而聞之曰公子禦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說者謂臧孫緣此言卜其將為君為明年立桓公張本非是此既而當在已立後蓋既為君其言始彰而臧孫因贊其宜也緣對使時尙為公子故從其始稱公子禦說

左傳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為之田史記稱環縣上山中而封之為介推田號曰介山顧氏謂受此田者何人是乃以祿其子弟閱越世家范蠡浮海不反句

昭代叢書

已集 學海齋測 卷第二十二

十

世楷堂藏板

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所云奉邑殆是奉祭祀之田介山亦應作如是觀不然蠡既裝其輕實挈家以行豈復有後在越且如滑稽傳優孟設為葬馬之制而云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馬安得有子孫而據之乎

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搆其喉以戈殺之杜解謂長三丈蓋據魯語之文日知錄駁之謂戈秘長六尺六寸若人長三丈何由得搆其喉竊以為未然蓋此為已獲之囚非殺之交戰時

也大凡行戮必縛其人坐之然後用戈尙復高三丈
子計長狄人三丈上除首下除股餘不過一丈六七
尺投戈刃胡以內長四寸援長八寸連秘共長七尺
八寸中人軀約古尺八尺以上舉手高可九尺餘合
之可及一丈七尺以上惡在不足以上至其喉然不
口斬而曰搭則僅僅及之抑可見矣孔疏以爲既改
其車必長其兵亦無事爲此曲說看來鄭聯自是異
種如僑如及虺與豹叔孫至皆以名其子則非尋常
之寇可知但如穀梁傳所紀覺太荒誕耳至顧氏駁

昭代叢書

已集

學海齋測

卷第二十二

二

世楷堂
藏板

長狄種絕引張蒼祖孫爲證失其倫矣

左傳絳縣人謂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蓋其人生于
乙巳年建寅月甲子朔而疑年時爲戊午年建丑月
癸未日師曠推算年數亦隨老人語以夏正言之所
云七十三年是七十三年蓋癸未去歲除僅不足
三日耳若以周正建子計之老人係生于周頃王三
年三月甲子朔疑年之日則爲周景王二年二月癸
未蓋已閱春秋七十有四

絳縣老人言臣生四百四十有五甲子其季子今三

之一也日知錄謂季當作畸殆因漢書歷志引此文
于其季句作奇二十日故也但釋漢志直曰二十日
故可稱奇至傳文既爲廋辭曰三之一則已全舉一
甲而析言之自須用其季字謂末一甲子也若作畸
反覺下五字接來少力不必緣志文而強易之

諡以尊名春秋時雖下凌上替猶必出自君賜觀魯
羽父衛公叔戌之請衛北宮喜析朱鉏之賜可見是
其人苟失位去國應不得與易名之典乃魯叔孫僑
如臧孫紇既皆負罪出奔名在掌惡何由得諡宣伯

昭代叢書

已集

學海齋測

卷第二十二

三

世楷堂
藏板

得諡武仲然二子尙未亡族或更有說至如衛孫文
子林父晉范昭子吉射中行文子寅業已滅祀覆宗
逃死不暇更若樂盈之見殺于范宣荀瑤之見殺于
趙襄方且死有餘毒而其諡則曰懷子曰襄子是誰
實予之哉殊不可曉

左傳博採列國史記成文故敘各國事義例不盡盡
一如宋鄭秦楚四國唯君稱諡其餘卿貳雖復勳臣
貴戚祇舉官爵名氏概不詳其諡號在鄭尙有公父
定叔武子賡兩人可考若馮簡子已不知其爲字爲

諡至餘國則全傳中不著一諡孟子第五篇有司城
貞子司城宋官可見其固有易名之典殆因四國記
注本文不載及此左氏循襲用之故闕如爾

古人賦詩斷章不問本指如內傳季文子致伯姬子
未復命而賦韓奕洵為事辭相稱至若綠衣之篇因
莊姜失位而作為宜首先忌諱而穆姜偏特賦之蓋
取義專在我思古人二句全篇所不計也

世俗于人所餽遺不受而還稱璧蓋本諸左氏受殮
反璧今遂目為完趙失所自矣

昭代叢書 已集 學海叢測 卷第二十二 圭 世楷堂 藏板

論語集註謂南容名縉又名适孟懿子兄蓋本王肅
裴駟諸家注但既為南宮敬叔則當云又名說并不
止縉适兩名矣按家語南宮縉字子容孔子以兄子
妻之止云魯人不言孟氏史記作南宮括亦云字子
容孔子以兄子妻之而不言是孟氏禮記南宮縉之
妻之姑之喪孔子誨之縉則縉之即适字子容而為
孔氏婿明甚若大南宮氏周文武時有南宮括康王
時有南宮毛敬王時有南宮極南宮嚳宋有南宮長
萬南宮牛則向來故有是族非必以居南宮見稱也

至南宮敬叔係仲孫何忌同母弟左傳中載之甚詳
名說家語作悅或作閱戴記稱其載寶而朝致與桓
司馬並譏疑素稱尚德及謹于言行者不應有是恐
未即南容也第南宮說名氏史記弟子列傳家語弟
子行弟子解皆不載意其雖嘗從孔子適周殆與懿
子並以父命學禮聖門未底于身通六藝均在三千
之列不入七十二子之數

論語集註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於或問中復云惟二
國有是官按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則魯

昭代叢書 已集 學海叢測 卷第二十二 古 世楷堂 藏板

有是官楚有太宰選啟疆伯州犁太宰犯鄭有太宰
石奕則楚與鄭皆有是官或吳或宋四字宜刪○又
按陳司敗繫官以國今直云太宰或竟作魯太宰於
魯論書法較合
中庸日月星辰繫焉註家都引左傳日月之會為辰
及邵子天之無星處皆辰為說如此則辰屬無象矣
易稱懸象實因日月有象可見故曰懸辰既無象即
安得以繫稱之按程子言星是二十八宿辰是日月
五星見程氏外書八卷則是列宿為星五緯為辰用

作此句註脚繫字始有著落

孟子昔沈猶有負芻之禍漢書景帝封楚元王子歲為沈猶侯地在千乘高苑時去古未遠縣邑多沿舊名沈猶疑卽沈猶氏居此而得名若其名曰行如魯有地名長勺而分族有長勺氏也

戰國策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于齊曰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斫之時下本誤將後至二字連讀與上文後往一例看遂致文義晦澀此當以東藩之臣田嬰齊後八字爲句至字畧作一頓貫下則斫之爲

昭代叢書

已集 學海叢刊 卷第二十二

五

世楷堂 藏板

何斫謂斫其脛卽衛出公所云必斫而足者也

漢高紀元年春十月五星聚東井沛公至霸上日知錄謂此當是建申之月史漢中凡所紀漢初月分概繫史家據太初歷追改唯此失于改正遂以泰之十月誤爲漢之十月信如是則星聚一語應移置前年七月下不得與入關連屬矣惟是上年七月沛公猶在南陽未涉秦分而項羽正于是月降章邯軍二十萬聲勢方張又烏觀斯瑞之必屬沛公乎張耳入漢遽以漢王入關五星聚井牽連爲說似乎不容判分

又馬班二氏爲本朝述史似亦不應于開基第一年第一月第一事便爾漫不經意舛錯至此

史記趙世家載司寇屠岸賈率諸將攻滅趙宗致莊姬以景公姑姊不能庇其遺孤權力遠出藥御魏荀右其喋血國都已似知趙尋戈時形勢與晉世家判不相入按左傳晉屠氏唯文公時有屠擊會將右行平公時有屠宰屠蒯以忠諫進爲大夫曾使于周未有爲卿佐者且晉制司寇與司馬等官皆大夫亦非卿列

昭代叢書

已集 學海叢刊 卷第二十二

其

世楷堂 藏板

史記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諫其子懿子曰孔某年少違禮其違者歟吾卽沒若必師之按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襄在位共三十一年洎昭公六年而孔子年十七向後十一年五六月而孟釐子始生懿子兄弟于泉邱人是孔子年十七時孟懿子尙未生也

史記張耳傳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班史作要之置厠二書舊解皆迂泥難曉按上言壁人正謂藏人于復壁也下要之置厠云者要之爲言伺也置者

供頓之所廁者更衣之舍皆帝必到之所故藏人于兩處復壁中以伺司馬氏止載其一處班氏兼舉兩處所以或言置或言置廁耳

史記黥布傳聞者其俳笑之解謂眾共以俳優輩笑之未是此句班書作其戲笑之按俳卽戲也史游急就篇云倡優俳笑

漢書南粵傳高皇帝側室之子日知錄駁顏氏解引左傳趙有側室曰穿卿置側室爲說然此所引字面雖同曰是卿家名曰非所施于帝肖按內則公庶子

昭代叢書

已集

學海叢測

卷第二十二

七

世楷堂藏板

生就側室是側室乃產舍初非妾媵名稱故孝文告辭借用之要之嫡子將生亦何嘗不居側室不必狃於俗語生嫌古昔

班家學術淵源揚子故漢書譔雄傳不及美新亦爲親賢諱義例而特于敘傳中別見篇目不沒其實所謂微而顯志而晦茲其爲古之良史歟

後漢書天文志謂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謂闔虛在星之微按月星皆借日爲明但日輪大於地線其光從坤維四面迸出闔虛之影漸遠漸小

所及有盡惟月離地最近而爲體最小故闔虛得以掩之而爲月蝕若列星則於懸象中爲極高去地絕遠非地影所能及也而曰在星之微漢時觀象固不若後代之精矣

隱侯宋書列傳第六卷係後人從他書採補故趙倫之以下三傳與全書義例不合且不惟闕到彥之傳如張劭傳後附載張敷始末與第二十二卷張敷本傳所列事狀畧同是爲一人兩傳前後重複

昭代叢書

已集

學海叢測

卷第二十二

六

世楷堂藏板

日知錄駁趙氏說文長箋眊字不見于經之語而謂五經之不載者多矣何獨眊字若傳記史書此字亦非隱僻云云按孟子則眊子眊焉明有此字駁語亦未經摘出又班史息夫躬傳云曠眊不知所爲乃上遺漢書而下引國志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

離騷經巫咸將夕降兮王逸注咸古神巫當殷中宗世恐非書君奭篇所稱蓋巫姓咸名與保衡並尊前古惡得以巫視目之且巫賢卽咸之子抑豈以巫世其家乎按山海荒經云有靈山巫咸巫卽巫盼等十巫從此升降此所謂神巫者也又海外西經巫咸國

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楚詞招魂篇巫陽亦見海
內西經注屈宋文當引此

離騷經啟九辯與九歌句李善注引六府三事謂啟
能承禹業使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者有次
序可歌非是山海大荒西經稱夏后開上三嬪于天
得九辯與九歌以下郭璞注皆天帝樂名所稱開即
啟也篇末奏九歌而舞韶句解亦然韶荒經作招

天問啟棘賓商九辯九歌亦應引山海經為解賓荒
經作嬪謂獻美女于天帝也若作賓字則當如秦穆

昭代叢書

已集

學海叢測
卷第二十二

九

世楷堂
藏板

受饗故事不應訓作列天穆之野在西方故曰裔

山海經郭景純據汲冢書以辯譙周之論謂若竹書
不出即山海之言幾乎廢矣今讀離騷如九辯九歌

等名明用荒經之文篇中所稱引若懸圃崦嵫咸池
白水閭風崑崙流沙赤水西海不周俱此書中地名

且天問一篇徵奇索隱概在是經屈子著作尙屬周
季是亦山海經為古書一明徵也

日知錄引潘岳秋興賦獨展轉于華省慨俯首而自
省連用二省字為古人不忌重韻之證然上省字所

耿切禁暑也下省字息也切察也音義各殊本非復
脚顧氏偶失契勘耳

徐陵玉臺新詠序五日猶賒句從來注家概引漢律
更五日得一下沐為解按戴記內則妾雖老年未五
十必與五日之御此徐序所本

柳河東文用急急如律令語閩本注令讀平聲律令
雷邊捷鬼語屬不經披漢書宋博傳如律令本為要
約之辭而道書襲用之轉固傳司空城旦書注云道
家以儒法為急比之于律令也註柳當據此

昭代叢書

已集

學海叢測
卷第二十二

干

世楷堂
藏板

蘇文忠赤壁賦盈虛者如彼以彼此字相配了無意
義朱子云盈虛者如代今多誤作如彼嘗見東坡手
寫本作代字則知彼字之誤自宋時已然矣

李商隱與定言曲水閒話詩用五勝字注家莫知所
本按韓非子孤憤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數歲

而又不得見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且暮獨說於
前法術之士奚道得由而人主奚由得悟故資必不

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義山為當路所
擯淪滯幕僚故以韓非囚秦自況

先生為義門入室弟子昔家大人曾執經于門牆者年幼承庭訓即竊問先生緒論迨後創驅奔走二十餘年欲訪其遺書不可得今夏自粵旋里因晤先生次孫待齋子切問齋中時適震澤楊進士慧樓有昭代叢書之續待齋亟出是編介予質之雖卷帙無多可補何氏讀書記之闕而于亭林顧氏駁正數條尤為精審校錄一過并識數語以見慧樓之篤志好古與待齋之不忘先澤如此乾隆甲辰夏日長洲戴延年敬跋

昭代叢書

已集

學海齋測跋
卷第二十二

三

世楷堂
藏板

學海齋測跋

右吳門沈去爭中翰學海齋測手彙友人戴子菴碎所攜示中皆辨證之文致為精審其春秋傳數條尤屬翔獲原本係隨筆劄記凌躐脫誤俱所不免余因為校正詮次頗覺改觀舉質荊碎或不相河漢也辛亥仲冬同郡楊復吉識

孫
中梓爰琴校字

昭代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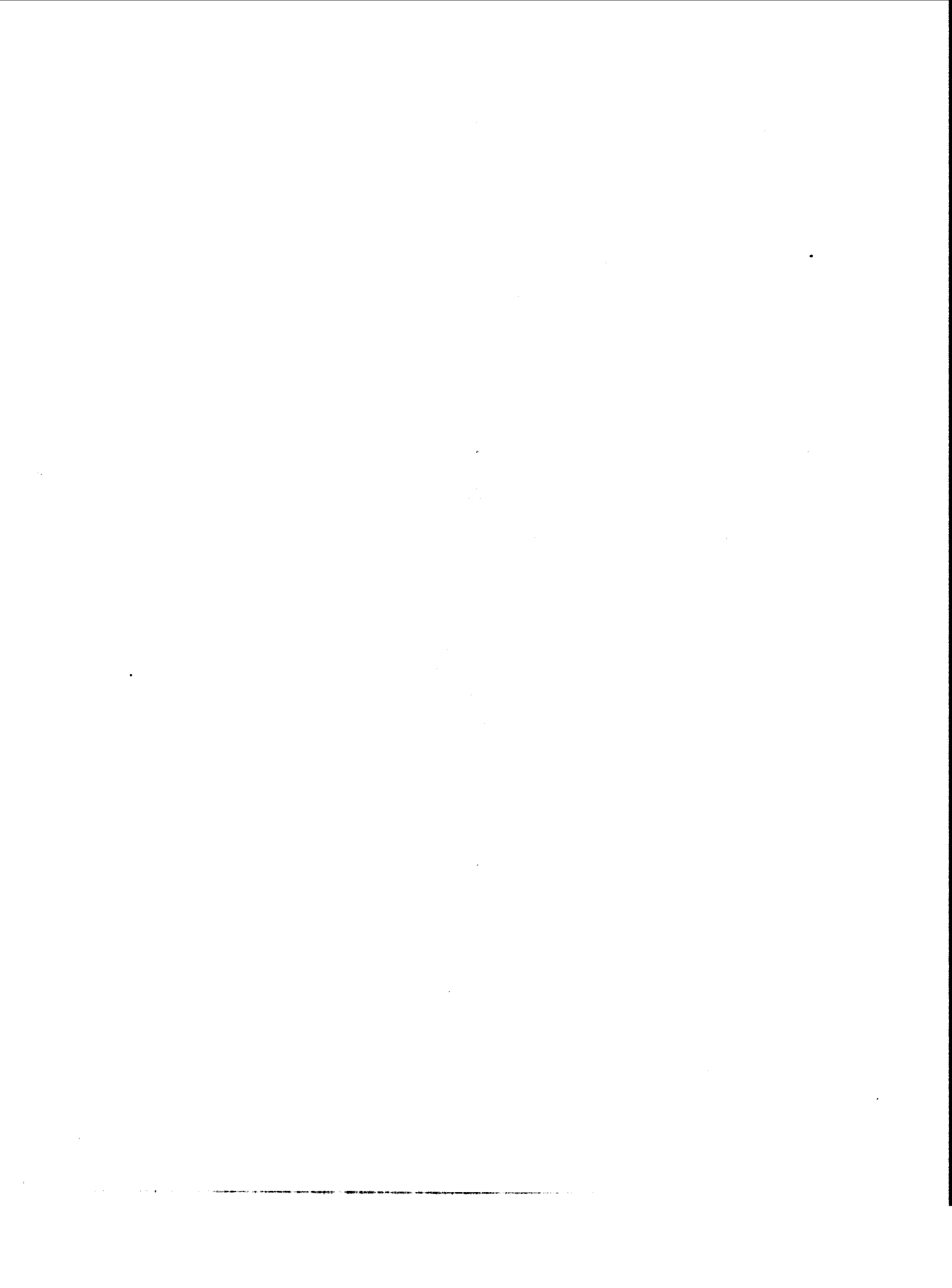
已集

學海齋測跋
卷第二十二

三

世楷堂
藏板

經書卮言



河內范泰恒無崖著

今文尚書或莊古或奇倔氣味龐厚尋繹不盡古文淺薄又多割裂增益偽造無疑前輩歸震川郝京山近日李穆堂辨之詳矣然非深人古人堂奧殊信不及宋人尚兩歧況今人乎向在京見彭茶陵座師抄本崇尚今文適合鄙見但古文氣骨雖輕有可觀者亦採之

周易文字至周始立卦爻辭尚矣孔子十翼象象傳

昭代叢書

辛集

經書厄言

一

世楷堂藏板

簡而蔚繁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奇變無方有德有言言故莫如今經殊割裂近復古經而上下繫辭尚有錯簡宜入文言者湛若水周易測義序論詳矣訂正之始毫髮無憾耳

毛詩詠歌王化象在言外後世文人但祖為風騷耳國風之隱約雅頌之鋪張大制作豈能外也余常謂史公贊得風之遺昌黎銘詩具雅頌之觀面貌或肖或不肖不足論也

禮記文最雜有周有秦有漢曲禮之古與檀弓之峭

逸月令之肅括其他樸茂溫醇亦多斐然可觀者至大學中庸二篇本無錯簡斷章亦不必李安溪王若霖李穆堂常詳論之或曰此亦漢文周人無此格亦確論也蓋漢人偽多精言但不似宋人好標榜立名號耳世有篤古者當自辨之

周禮之攷工記或曰出自漢人手但博奧奇古與檀弓並稱兩美非吳越春秋越絕書比也去彼取此有以夫

春秋經網也無傳則目不詳顧古人經傳各為書非

昭代叢書

辛集

經書厄言

二

世楷堂藏板

以傳附經也杜預分傳麗經割裂罕通與周易今經同弊向見茶陵師抄本上截書經下截列三傳可謂變而不失正者又俞寧世選左傳類經於前總傳於後事具首尾文無磔裂是亦可尚也公羊穀梁峭冷拗折三善備矣缺一則不可

國語記事為左氏外傳信矣但較繁麗善學如柳柳州可也與左氏是一是二第弗深考

論語之文淳古淡泊高不可及其中有似左史者無點綴痕有似國策者無脂厲氣他或數言成章一句

成節含蓄深遠探討無盡雖上下論記言似非一手而神妙則一也顧嘗自怡悅不敢舉似惟胡泰舒先生論文首及之故知其眼人有真賞也

孟子之文恢奇怪變隨事賦形色相不執兩論後又一開天手也無孟之奇變而妄希兩論之淡泊躡矣非外強中乾即枯木朽株庸足觀乎舊傳宋人評未當也魏叔子批點齊宣王章筆妙盡見惜他不及耳意度波瀾輒為拈出

昭代叢書

辛集

經書厄言
卷第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經書厄言跋

無厓太史古文辭隄陵錢文敏公嘗為之序稱其議論縱橫氣蓬蓬不可遏若疾風起山谷吹雲氣大小絡釋奔赴也若濟水伏流遇淺土騰躍而上出也若珠之走而汞之飛也若大火燎原野其光赫然百步炙人不可近也蓋推許之甚至惜原集無由得見因從今文存雅中錄其厄言數則以見一斑癸酉孟冬震澤楊復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昭代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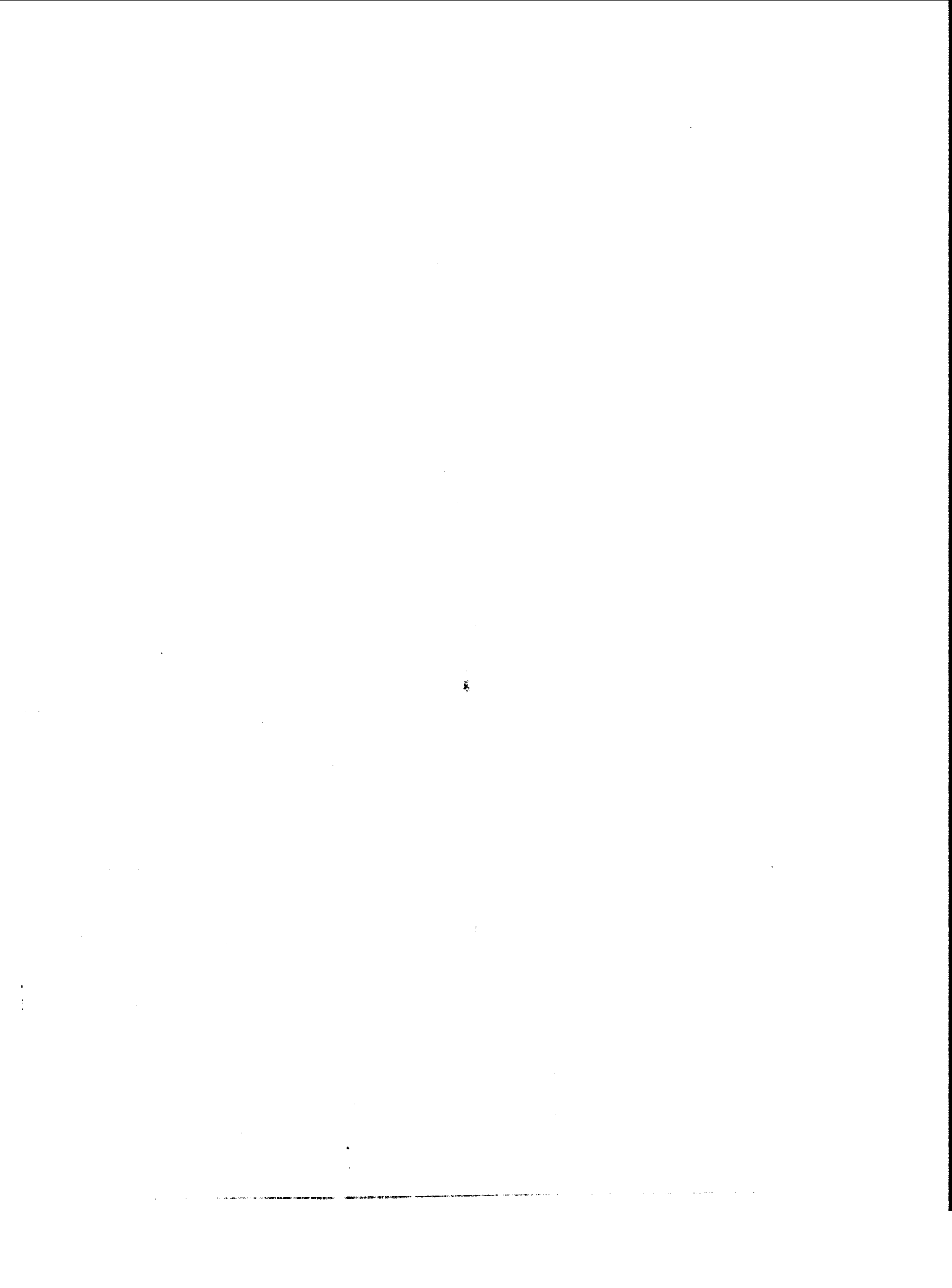
辛集

經書厄言跋
卷第四

四

世楷堂
藏板

唐述山房日錄



烏程盛朝勛介眉著

乾初九雖曰勿用然非隱士可比蓋隱而具龍德者故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未嘗與天下相忘也吳草廬曰樂則行之釋上文無悶二句憂則違之釋上文不易不成二句不求見于世不求知于人者此其所樂也則行之易乎世成乎名者非其所樂也則不為以說成巢許一流不合乾德于文義亦覺扭捏未順鄭東谷曰樂則行之常樂也憂則違之不憂也專求吾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卷第一 世楷堂藏板 一

志而已不願乎外也夫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君子雖龍德潛藏豈竟于世澹然不先天下之憂而憂哉且曰常樂曰不憂是于憂樂有偏著觀夫子疏水曲肱祇曰樂亦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亦第曰不改其樂竝非有意于樂而強制夫憂也鄭說大謬蔣仁叔曰行道而濟時者聖人之本心故曰樂則行之不用而隱遯者非聖人所願欲也故曰憂則違之此說似矣然不免顛倒經文必曰行之則樂違之則憂斯合耳且與確乎其不可拔語氣未洽合觀諸解俱不及程

傳見可而動知難而避之確

先迷句後得主句利句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必從乎乾先乎乾則迷而失道猶臣不可先君妻不可先夫也惟後乎乾則得乾為主利莫大焉西南陰方與坤同類故得朋東北陽方與坤非類故喪朋夫坤之義以承乾為主西南雖有得朋之喜而與陰相比是猶為臣者接引同類而植黨自私也為婦者下順乎諸姑伯姊而不稟夫綱也非坤之正也惟絕類從陽則從一者婦人之節忘私者臣子之義坤之正得矣占者能安于正則吉彖傳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若曰此所謂得朋不過同類為朋耳離而從陽雖若有喪朋之戚而得主有常終必獲慶也兩乃字緊相呼應此卦解釋紛紜漢晉人之流于術數無論已程朱而下亦得此失彼未見融貫故為折中之如此

一解西南陰方坤之本位士之未釋褐者學問講習賴有友朋也故利于得朋東北陽方若出而事君必絕類忘私乃得其正故利于喪朋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卷第一 世楷堂藏板 二

世楷堂藏板

利用刑人用說桎梏說最不一終以本義爲正程傳云去其昏蒙之桎梏夫桎梏刑具也上刑人既爲實事而桎梏又屬虛象恐無此文法王半山曰當蒙之初不能正法以懲其小而用說桎梏縱之以往則吝道也此屬一反一正說意雖直截于用說語勢未順東坡曰桎梏者用于未刑既刑則說之意近本義而以瀆刑況瀆蒙亦覺迂曲楊維新讀易鈔又謂蒙初有師道非用刑者也當如詩之刑于正法正之以身法也其說頗新惜乖發蒙義唯本義曰痛懲而暫舍昭代叢書唐述山房日錄 三 世楷堂藏板 卷第一

之以觀其後于經文既順又合乎恩威並至之理書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其卽此意也夫或從王事無成本義之解非也徐氏項氏謂王事卽訟事以爻辭象傳兩從字各異解亦未是楊氏啟新曰食舊德是不與人競利也或從王事無成者是不與人競功也益不必告訐乃謂之訟一有競心亦訟也○折中是楊說謹案依此象傳當以從上爲句吉也爲句如求而往明也之例從上者不居其成從上

所爲也

君子以哀多益寡稱物平施釋文哀滿侯反鄭師董蜀本作攄云取也字書作培廣雅云培減李氏集解又引虞翻曰攄取也侯果曰哀聚也愚謂哀之訓以取爲正哀之文从攄爲是培猶可也而斷不可作哀蓋哀多益寡者損高益卑也若訓爲聚則失其旨矣然考之羣經哀皆依聚爲訓如詩云原隰哀矣哀荆之旅毛訓爲聚爾雅釋詁亦云哀聚也又云哀多也別無他訓于卦義不合惟从鄭師作攄說文云攄引昭代叢書唐述山房日錄 四 世楷堂藏板 卷第一

取也取多益寡謙義明矣乃知鄭師所注爲古本後作哀者俗書譌耳唐宋石經皆作哀亦誤觀其生君子無咎王輔嗣曰觀其生爲民所觀也傳義指爲上九之自觀李安溪謂因觀之終而統言觀道于象傳志未平句皆未切合愚謂其字當指五以上觀五願常得陽剛之君子居之乃可無咎蓋觀之異于剝只爭九五一陽其係甚重其幾甚危上雖身居事外而目睹四陰之長心志憂憤惟恐觀之一變而爲剝象傳曰志未平直指出上九心事補爻詞所

未言剝之碩果不食其即斯人也夫此說本諸查悔
餘于卦象最合

既濟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二爻位中正宜得
行其志而居二陽之閒承乘皆剛為其侵難矣此所
以喪其行也然當既濟之時上與陽剛中正之君為
應盛德之士豈能久掩故勿庸競逐可屈指而計其
得行也此于傳義外別為一說似于易例為合

易非專為卜筮作故曰以下筮者尚其占本義于用
九用六謂是六爻皆變之占似聖人專為變爻說此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五 世楷堂 藏板

恐非也程子曰用九處乾剛之道用六處陰柔之道
見羣龍云云者以陽剛不可太過陰柔易至無常故
聖人特于乾坤發其凡以為用剛用柔之準

天子有籍田章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臣瓚非
之曰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籍踏籍也愚
謂天子三推後借民力以成之二義相輔始足也

見文 帝紀

說文妃匹也鄭氏注禮亦云妃配也哀公問妃以及
妃豐初九遇其配主釋文云配鄭作妃史記云呂太

后高祖微時妃也妃者妻之通稱非帝王不得稱
妃不知起于何時

禮經無師服學者不解其故晉摯虞曰尋師者以彌
高為得修業者以日新為益仲尼稱三人必有我師
焉子貢云夫何常師之有淺學之師暫學之師不可
皆為之服此說頗得禮意

說文葇屋棟也釋名云屋脊曰葇葇蒙也在上覆蒙
屋也方言甌謂之甌郭注即屋椽也廣雅云葇謂之
甌按每與葇同集韻一作檟諸家解雖小異皆依屋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六 世楷堂 藏板

棟為說方以智非之曰蒙屋之解最切但拘定屋脊
耳左傳慶舍援廟棟動于葇豈能及屋脊乎方言甌
謂之甌今字作葇音萌以萌證蒙合矣而雷上皆葇

豈非謂屋上之筵薄乎但壯麗者用木不用竹耳方
氏以蒙解葇似矣但以為筵則筵用竹木不用瓦于
字从瓦之意未得也近程瑤田曰葇者蒙也凡屋通

以瓦蒙之曰葇故其字从瓦晉語譬之如室既鎮其
葇矣又何加焉蓋謂構既成鎮之為葇則不復有所
加矣若以葇為屋極則當施椳棟覆茅瓦安得云無

所加左傳援廟楨而動于藁則藁爲覆楨之瓦可知
言其多力引一楨而屋宇爲之動也若以藁爲屋極
則太公之廟必非容膝之廬所援之楨必爲當檐之
題題之去極甚遠安得援題而動于極也天子廟制
南北七筵諸侯降殺以兩則五筵也陂陀下注又加
長焉極之去筵幾二丈矣況題接于交交至于極亦
必非一木何能遠動之乎愚按藁之釋方氏既知其
非矣未見其是至程氏而始定所謂愈推而愈明也
藁謂之甌者王念孫曰甌之言雷也說文雷屋水流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卷第一 七 世楷堂 藏板

也藁爲雷所從故又謂之甌
論語君子周而不比孔注曰忠信爲周此據國語文
也集注不從近錢大昕取古注謂先民詁訓左氏所
傳不可易也然考匡衡上元帝有曰巧僞之徒不敢
比周而望進如依孔氏解不成文理則漢時已有不
用其說矣

吾與女弗如也包曰既然子貢弗如復云吾與女俱
弗如者蓋欲以慰子貢心吁是何言哉顏子雖具體
聖人而一間之未達夫子豈不知之如包氏之說則

是欺子貢也聖人詎有欺哉皇疏載秦道賓之說曰
爾雅與許也仲尼許子貢之不如也此實集注之所
自出而邢疏顧削之何與邢疏一書依注敷衍黜落
異說致十三家之學不傳其遜于穎達等多矣

三嗅之解說者紛如何晏曰夫子歎之子路以其時
物故供具之非其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起邢疏曰
嗅謂鼻歆其氣也皇疏引虞喜曰供猶設也子路見
雉在山梁因設食物以供張之雉性明警知其非常
三嗅而作去不食其供也朱子作集注既取注疏說
復引晁氏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又引劉聘君曰
嗅當作臭古闕反張兩翅也見爾雅亦疑而未定無
所折中董銖曰共者向也眾星共之子路共而立皆
向之義嗅依晁劉注蓋古字如此徐仲車節孝語錄
以三嗅爲三歎吳草廬亦曰三嗅而作當是歎字篆
文之誤也毛奇齡曰共視也向也復引顧野王玉篋
噪叫也以爲嗅卽噪字子路之向視卽是色雉叫而
作卽是舉山梁一歎前後通徹毛氏之說似矣第嗅
改爲噪究是武斷愚謂共向也人所共知嗅字斷從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卷第一 八 世楷堂 藏板

爾雅以聘君之說為是爾雅釋獸云烏曰昊郭曰張兩翅也蓋子路方向視而雉即張拍其翅而起色斯舉矣此非証乎惟昊與嗅有別錢竹汀曰唐石經本作昊後人加口旁于左其蹟宛然晁氏所稱石經殆孟蜀本也又瞿中溶云五經文字鼻部嗅下云論語借臭字為之則此口旁為後人所加無疑觀兩家言益證劉說之確而諸說可廢矣

沈圭按昊字从目不从自

惡紫章邢疏引皇氏閒色說即皇鄉黨疏中所載穎子嚴之言也今本皇疏于惡紫章不載此說豈邢氏昭代叢書辛集唐述山房日錄卷第一九世楷堂藏板移鄉黨疏入此邢卿今皇疏已非原本故有脫落邪然邢氏所引皇疏諸說如江熙繆協皆明載其人無有混淆而茲獨以穎說為皇說何也

皇侃論語義疏十卷馬郡陽通攷載之引晁氏曰皇朝邢昺等亦因皇疏所採諸儒之說判定而撰正義此書南宋尚存也明焦弱侯嘗引公冶長辯鳥語以較楊升菴謂出皇侃疏似焦猶見之未知出于何時大約邢疏出而皇乃廢矣集注出而皇尤無用矣今盧文弨序稱汪氏翼滄得之日本足利學中其所引

晉十三家為衛瓘繆播樂肇郭象蔡謨袁宏江淳蔡系李克孫綽周壞范甯王珉侃自言皆江熙字太和所集因以采附朝勛讀其書其疏典實不如邢之詳洽解義理亦皆元言傳語之遺也然十三家之說藉以厘存盧文弨氏所謂未可輕加掩開天下廢棄之端也

宋書樂志石磬也爾雅曰形似犁鎡以玉為之大曰馨按爾雅大磬謂之馨郭注云馨形似犁鎡以玉石為之休文誤以郭注為爾雅本文又脫石字樂志所昭代叢書辛集唐述山房日錄卷第一十世楷堂藏板

引爾雅大都并郭注為文如瑟二十七弦者曰灑笙十九簧者曰巢簫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者曰言十六管長尺二寸者曰菱

三經新義詩書多出元澤及門弟子手惟周禮為荆公親自筆削者蔡約之曾見其手稟用筆猶斜風細雨

續孟子二卷唐人林水部慎思所著莆田劉希仁敘曰七篇之書先儒謂最有功于聖門而溫國文正公乃作疑孟至謂瞽瞍殺人非孟子之言韓昌黎固嘗

謂軻之書非自著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
程子遂以瞽象之事乃萬章傳聞之誤耳續孟之作
又豈非以阮逸所謂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
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畧而多闕與朝勛讀其書無甚
高論續貂之誚知難免矣其書見于崇文總目及通
志略又有申蒙子三卷慎思字虔中福州長樂人作
令萬年值黃巢亂罵賊而死

史記楚世家王負芻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于蘄而
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
昭代叢書辛集唐述山房日錄 二 世楷堂藏板

負芻滅楚與年表合考負芻四年為始皇之二十三
年本紀于是年則云王翦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
荆王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荆王反秦于淮南于一
十四年則云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
遂自殺據此是荆王之虜在四年非五年也項燕乃
自殺非秦人殺之其死在五年非四年也夫負芻被
虜項燕欲存殘楚復立昌平君迨昌平死而存楚之
心已矣遂自殺燕之于楚忠矣哉揆之情事似本紀
為得而世家年表有缺漏又不當舛誤其年月也

蒙恬列傳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與王翦攻
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亦以
殺項燕為在二十三年與本紀不合

漢書地理志右北平郡第一縣曰平岡閭百詩據水
經注曰無終縣秦置右北平郡治漢李廣為郡于此
平岡非郡治也余按田疇之對曹曰舊北平郡治在
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幾
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則閭說非也

晉書殷仲堪傳桓元論四皓以其文贈仲堪仲堪答
昭代叢書辛集唐述山房日錄 三 世楷堂藏板

之曰謂諸呂強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
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端本正原者雖不
能無危其危易持苟啓競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
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惜也持論甚正
發前人所未發不當以人廢言也

曹參守葢公治道貴清淨一言相齊相漢所往輒治
後孝文亦學黃老為守成令主是皆善用黃老者流
而為兩晉諸公又黃老罪人矣

漢高祖之斬丁公以其不忠項氏曰使後為人臣者

無效丁公其黜抑姦邪得矣季布則忠于羽者也又必欲殺之購以千金有敢匿者罪三族何其兩相矛盾邪于此可見高祖之喜怒任心並非長者史附丁公事于季布傳益有以也他若封兄子爲羹頡侯未央宮對太上皇語以及蕭何下獄韓彭就戮大都皆猜狠浮薄事以較陳勝諸人所謂彼善于此者也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阮藉之歎正謂此耳韓信亦謂陛下乃天授非人力後之論者徒以開國之君不敢加議抑亦過矣

昭代叢書

幸集

唐述山房日錄

三

世楷堂藏板

嚴助朱買臣吾邛壽王主父偃諸人中偃最有材觀其諫伐匈奴請封諸王子弟及徙豪傑實京師其言深切時務不專夸飾而日暮到行一語說盡千古才人之弊有猷有守此先王所貴乎能兼也

衛霍貴寵莫加而實無奇績史官每于加封處祇就詔書代敘武功使人言外領之真屬眇眇當時甯乘說青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以皇后故也是衛霍之得侯人盡知之詔書雖張大其功亦誰欺哉

衛太子覆盎之禍誤于少傅石德之言方充等掘盎得河人太子以問德德不以安靜制之而反用扶蘇事相激貪生寡識大味綱常是亦墮其家聲矣

田閒先生光武論謂光武之豁達過于高帝高帝外寬內忌光武內外如一惟其出之以誠故史以謹厚稱之其說與余合魏伯子所書高帝本紀後漢高陰私亦抉發無遺是皆助我張目者也

曹丕謂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邴原對以救父夫忠孝不兩全世偁其說而要自有辯人之生也非父無以有其身非君無以保

昭代叢書

幸集

唐述山房日錄

四

世楷堂藏板

其生推其先後之序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人或志趣高尚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君子不謂非也至不順乎親幾于不可爲人不可爲子蓋君皆其君而父爲我獨焉爾以禮推之事親三諫而不聽又號泣而隨之事君者則逃之可也父之讐不共戴天君之讐則不仕可也誠以合以義者不如屬以恩也故温太真之絕裾而去與徐元直之方寸已亂其相去有萬萬者至如丕者身爲篡逆其于君臣之義味矣當

其正位太子抱辛毗而語以喜否是不知父子之恩而忘其代終之戚也吁不固名教罪人宜其聞原之言而茫然莫解也哉

水經洞過水注云晉太康地記樂平郡東有受陽縣盧謚征艱賦所謂歷受陽而總轡者也元和郡縣志壽陽本漢榆次縣地西晉于此置受陽縣屬樂平郡永嘉後省魏太武置受陽縣屬太原郡即今文水縣是也開皇十年改受陽為文水縣又于受陽故城別置受陽縣屬并州即今縣是也大業三年罷州為太原郡縣仍屬焉武德三年置受州縣改屬焉貞觀八年廢受州縣屬并州十一年更名壽陽案此晉名受陽貞觀始更名壽陽今晉書地理志樂平郡下有壽陽字之誤也後之作志者沿其誤反謂壽陽晉置隋開皇時置受陽唐貞觀仍曰壽陽一統志表洪亮吉乾隆志皆然

晉書地理志惠帝永興元年以周玘創義討石冰割吳興之陽羨并長城縣之北鄉周玘傳置義鄉國山臨津并陽羨四縣又分丹陽之永世置平陵及永世

凡六縣立義興郡以表玘之功與沈約宋書同惟周玘本傳則列于誅錢璿之後謂元帝以玘頻興義兵勛誠竝茂乃立義興郡以表彰其功考錢璿之誅在永嘉四年與志不合元和郡縣志從地理志通鑑從本傳胡梅磻亦無說未知孰是

河間王 傳張方逼天子幸長安 乃改置百官改秦州為定州定州之名地理志本紀竝不載考是時遣游楷等攻秦州刺史皇甫重重為其下所殺

以張輔代之州之改當因此然是時鎮將日相攻擊昭代叢書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卷第一 六 世楷堂藏板 輔又尋為韓雅所攻死 之教令亦未必能行也故

輔傳仍書秦州刺史

東安王繇傳誅楊駿之際誅賞三百餘人皆自繇出東夷校尉文叔欽為繇外祖諸葛誕所殺繇慮倣為舅家之患是日亦以非罪誅倣案通鑑作東夷校尉文鸞

孝友傳王延西河人也繼母卜氏嘗盛冬思生魚鮓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世但知太保王祥之

事而不知又有延也其同事繼母九奇延事劉聰至
金紫光祿大夫

宋書張劭傳劭為離州刺史丹析二州蠻屢為寇劭

誘其帥因大會誅之南史同考州郡志無二州名不

知何時立後漢魏沃野鎮城元和志云在天德軍城

北六十里胡三省云即漢朔方郡沃野縣也按水經

注河水逕三封縣故城東又北逕臨戎縣故城西又

北有枝渠東出謂之銅口東逕沃野縣故城南河水

又北屈而為南河河水至朔方郡臨戎縣岐為二南河自臨戎縣西北東逕臨戎縣南

昭代叢書唐述山房日錄辛集卷第一藏板

廣牧縣北北河自臨戎縣西北北是漢沃野縣在西

河之東南河之南今鄂爾都斯界內也唐天德軍在

北河之北鎮又在軍北今吳刺武西北境地後魏鎮

地非漢舊縣明矣胡說非是沈荏按元和郡縣志天

西徽北至西受降城一百八十里西南渡河至豐州

一百六十里寰宇記軍西至黃河五里以地里求之

西受降城為漢臨河縣故理處則在南河之北北河

之南而天德軍在其東一百八十里當為漢五原郡

縣地然太平寰宇記靈州下引陸恭之風土記云朔

方故城太和十年改為沃野鎮靈州故薄骨律鎮胡

十年改薄骨律鎮為朔方故城在夏州北七百餘里

當天德軍之南河水南岸則沃野鎮在河南與元和

志不合懷遠縣下又引風土記云正始三年尚書原

思禮侍郎韓貞撫巡蕃塞以沃野鎮居南與蘭山澤

六鎮不齊別置三戍則沃野鎮偏南似不在河北然

孝明帝時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反殺鎮將廣陵王

淵表言高闕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率為亂

高闕置戍則沃野鎮必與高闕相近而高闕在河北

又寰宇記雲州雲中縣下引入塞圖云從平城西北

行五百里至雲中又西北五十二字必有誤里至五

昭代叢書唐述山房日錄辛集卷第一藏板

原又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沃野鎮又西北行二百

五十里至高闕又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郎君戍五

原高闕皆在河北以元和志所載里數細校入塞圖

之言無甚差異漢五原郡城在中受降城北四十里

至天德軍一百六十里也又北行六十里至沃野鎮

統計二百二十里少三十里蓋徑路所由人蹟屈曲

不可細為折算而大致則同矣高闕在北河之北元

和志雖不載所在度其地當在西城西北橫塞軍界

沃野至高闕里數亦大約可得矣若沃野鎮置在朔

方故城則在五原之西非西北而西北至高闕亦不

止二百五十里矣唐去魏近吉甫之言必得其實然

則樂史誤證與抑沃野鎮初在河南後遷河北與案
刀離爲薄骨律鎮將眞君七年上表云臣鎮去沃野
鎮八百里薄骨律鎮卽靈州也考靈州東北至天德
軍及朔方故城皆千餘里與雖言不合惟至豐州永
豐言縣界適八百里則漢沃野故縣所在也元和郡
縣志永豐縣本漢臨戎舊地縣東至州百六十里臨
戎旣在永豐而豐州郭下九原縣又爲漢廣牧縣地
以酈注考之漢沃野舊縣在臨戎之東廣牧之西則
在唐永豐縣之東九原縣之西矣此地西南至靈州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卷第一 九 世楷堂 藏板
八百里然則魏初置鎮在漢舊縣故雖言如此後移
在朔方故城故陸恭之謂太和十年改朔故城爲沃
野鎮後又以鎮偏南與他鎮不齊益移而北故在天
德軍城北六十里然沃野于靈州無涉樂史不引陸
說于天德軍下而引于靈州下與上下文不貫且沃
野爲六鎮之一曰與六鎮不齊則似沃野在六鎮外
矣必有闕誤但據刀離言則可斷魏初置鎮在漢舊
縣據李吉甫言則可斷後移河北矣
新唐書地理志載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道有後魏

沃野鎮城又有沃野泊其言曰夏州北渡烏水經賀
麟澤拔利干澤過沙次內橫刻沃野泊長澤白城百
二十里至可朱渾水原又曰經十十賁故城 卽漢朔方縣故
城又十里至甯遠鎮又涉屯根水五十里至安遠戍
戍在河西墻其東甯有古大同城今大同城故永濟
柵也北經大泊十七里至金河又經故後魏沃野鎮
城大同城卽天德軍也唐志本賈耽所言與李吉甫
合沃野鎮之在河北益信矣若沃野泊則敘在白城
之內元和郡縣志故白城一名契吳城在夏州朔方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卷第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縣北一百二十里契吳山唐朔方縣本漢上郡地由
白城北至漢朔方縣故城六百餘里而沃野泊又在
其南北去魏沃野鎮城幾九百里西北去漢沃野縣
城亦幾八百里非漢非魏其名乃後起耳
後魏沃野亦有二一沃野鎮爲六鎮從西第一鎮一
沃野縣屬東夏州偏城郡沃野泊旣近夏州安知非
屬偏城郡之沃野縣所在乎按偏城郡厘領二縣其
一爲廣武元和郡縣志廣武縣在延州豐林縣理東
四十里沃野與廣武同屬偏城其地必相近而廣武

西至唐豐林縣四十里縣西至延州二十里延州西
北至夏州四百里沃野泊又在夏州之北相去太遠
又唐夏州朔方縣為後魏化城郡巖綠縣地延州金
明縣為後魏金明郡廣洛縣地化城金明二郡魏俱
屬夏州沃野泊若為魏縣不得越二郡而東屬偏城
明矣

沈圭按夏州之泊有沃野之名猶之漢三封縣在
臨戎縣西河外當在唐豐州永豐縣西河外而元
和志夏州長澤縣北二十里有三封故城也其故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世楷堂藏板

總由唐于夏州城置朔方縣遂謂漢朔方即在此
因而夏州之西有三封之城夏州之北有沃野之
泊矣 長澤縣在夏州西
南一百二十里

又按三封故城元和志有二一曰在夏州長澤縣
北二十里一曰在豐州西一百里在豐州者是也
然鄜道元引闕駟十三州志曰三封在臨戎縣西
一百四十里臨戎為唐永豐永豐在州西一百十
六里而永豐縣城又未必即臨戎故城則三封在
豐州西當二百里外三百里內矣而元和志曰百

里誤也豐州初置本理永豐三封在豐州西百里
豈本指理永豐之豐州而言吉甫錄前人之書而
未及訂正與

又按漢朔方縣故城在河水之南太平寰宇記夏
州北至黃河八百里參以新唐書地理志城當在
夏州北七百餘里元和志但曰在夏州朔方縣理
北不言相距里數則似漢城去唐縣不遠且悞以
朔方德靜甯朔等縣為皆漢朔方縣地于是新舊
益淆讀者不考唐志又不知準地望漢時新秦縣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世楷堂藏板

名遂多移在上郡故土矣所以然者由不知漢城
雖在唐夏州界內而相去甚遠唐朔方等縣乃漢
上郡地非朔方縣地耳

又按漢書地理志朔方縣金連鹽澤青鹽澤皆在
縣南齊召南水道提綱謂金連鹽澤即唐胡洛鹽
沱元和志胡洛鹽沱在夏州長澤縣北五百里新
唐書地理志經胡洛鹽沱紇伏于泉四十八里渡
庫結沙二十八里過橫水五十九里至十黃故城
即漢朔方縣城又十里至甯遠鎮元和志天德軍西 按西
下當

有南 取甯遠鎮胡洛鹽沱經夏州至上都二千八

百里

又按水經注河水篇于河水經渾懷障石崖山下

即接古以三封臨戎等縣渾懷障漢屬北地郡

元郡縣志靈州懷遠縣渾懷障在縣東北三封臨戎

隔河一百里縣南至州一百二十五里漢屬朔方郡中間相去四五百里則上都西河沿

邊要地也考漢書地理志上郡匈奴歸都尉治塞外

匈奴歸障西河郡南部都尉治塞外翁龍埤是北部

都尉治增山縣縣有道西出眩雷塞當皆在此四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世楷堂 藏板

五百里之中不知鄭道元何故一不敘入致西河

上郡之縣多不可考豈今本水經有關與抑以新

秦之士率為狄場地地理淪移不可復識故不敘入

與

魏書地形志廣州永安中置治魯陽按孝文本紀太

和二十年廣州刺史薛法護南叛是永安以前曾置

廣州志失書

後魏明元帝遣于什門使于燕馮跋雷之不遣在燕

二十一年不屈節久之衣冠敝壞蟻蝨流溢燕遺之

衣冠不受及太武時始還世弟知漢之蘇武元之郝

經為千古使者之美談而不知有什門也魏書本傳

作在燕二十四年温公考異定為二十一

元和中柳宗元徙柳州刺史劉禹錫得播州宗元以

播非人所居禹錫親老不可往請以柳易播韓昌黎

稱之謂可以風世不知子厚前狄梁公已有此事按

唐書狄仁傑傳初為并州法曹參軍同府參軍鄭崇

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詒親萬里愛

乎詣長史簡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世楷堂 藏板

馬李孝廉不相語曰吾等可少媿矣則相待如初

南唐烈祖時州郡言符瑞者十數帝曰謹告在天聰

明自民魯以麟削莽以符匹常謹天戒猶懼失之符

瑞何為哉李彭奴偏霸之主而能見及此高出漢光

武宋真宗遠甚其他息兵養民恭儉裕國實為十國

諸君之首云

通鑑長編大中祥符八年七月上作讀十九史詩賜

近臣和錢大昕謂十九史之名他無所見或即十七

史之譌愚按南唐舒雅入宋後著有十九代史目二

卷見十國春秋則宋初已有十九史之名長編不誤也

俞文豹吹劍外錄云太祖用樊若冰策造浮橋平江南擢侍御以若冰類弱兵改名知古李燾長編亦作樊若冰近畢氏續通鑑號為精審仍從陳極作若水者何也

冰叔書歐陽公論狄青劄子後謂公之奏疏切直而婉至前古未有特于包拯狄青二事大為不滿論包一疏重抵賢者而推致其罪愚謂冰叔之言非也當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圭

世楷堂藏板

時言路漸開公親見仁宗用諫之效包拯逐去三使司自居其位使後之姦人有以藉口曰諫官非公且或有傾人以覬得位者是因一包拯而使人主將有以疑諫官此公之言所以切也而一段愛惜包公之意自見言外惟狄武襄為當時名將公必采外間圖識之言又引朱泚為證殊失保全之意冰叔謂幸其君為仁廟耳使過漢景宣唐肅德則公一言殺之而有餘誠哉是言也豈鄙棄武臣雖公之賢有不免邪叔子宋論所言温公諸賢姑息之病當矣以岳忠武

之受詔為非則未達事理之言也將不奉君命兵必

不奉將命臨淮戰勦豈在汾陽之下及于徐州擁兵

不朝諸將如田神功等遂不復稟畏矣而忠武可知

叔子言忠武召還之時當直言于高宗曰淵聖還必

德禮陛下不暇天下強兵大帥皆陛下所拔擢委置

陛下堅讓淵聖淵聖斷無復辟之理願無為姦下所

中臣能成功則伏闕待誅自服抗命之罪如其不然

進而死敵不徒還也如此則辭直義正而天下不疑

吁賊槍方以兩國講和二聖生還為說此言何以能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圭

世楷堂藏板

入吾恐天下未聞忠武之言而朝廷大聲疾呼轉以張邦昌對豫之事布告天下斯時忠武何以自存乎何以取信于兩河義士乎總之忠武之心可告天地即幸而有成義猶未安而況乎其未必成也吁忠武之所以為千古純臣也叔子文章傾動一世恐後人戒其說以輕議古人故為辨唐鶴徵論楊龜山曰所惡于權姦者為其屏斥君子耳黨用一人當就其悔心之萌而與之何乃并見用之君子而詆訾之也是使小人絕無從善之機君子

亦無包承之吉置天下之成敗以養一生之名節而後為君子是沮溺賢于仲尼遠矣不然亦宜考其人之出為何如也黜王氏之配享排靖康之和議必非明主之所樂聞者則知先生之出正其不忍君之顛覆民之陷溺耳余因論公山佛盼之召子亦欲往者程子所謂他雖畔而召我其心不徒然往而教之還善使不畔則已此于事有可往之理程子之語正龜山之心也特聖人明于幾知其不能改而即不往而龜山不然此正聖與賢分量有別耳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卷第一

毛

世楷堂 藏板

金哀宗天興二年崔立為西面都尉權元帥以兵殺二執政舉大梁降元自為太師尚書令鄭王又矜其有救一城生靈功諷諸臣立碑頌德時劉京叔以布衣有文名諸臣屬以碑事不允為元裕之王從之所迫始屬藁諸公以文未佳復邀京叔商定京叔自言碑序全遺山筆銘詞閒有存舊者及進碑惟京叔列名焉後求巨石不得取宋徽宗時甘露碑磨之工書人張君庸者求書刻方畢而北兵已入矣當時士議俱以碑文歸之遺山有曹通甫詩揚叔能詞可考

詳京

叔歸 潘志 遺山乃于外家別業上梁文中深訟其事有云

就磨甘露御書之碑細刻錦谿書叟之筆復云伊誰受賞于我嫁名後郝經亦有辨磨甘露碑詩云國賊反城以為功萬段不足仍推崇勒文崇德召學士庠甫先生付一死 王若 虛 林希更不顧名節兄為起草第親刻省前便磨甘露碑書丹即用宰相血百年涵養一塗地父老來看開流涕數尊黃封幾斛未賣卻家聲都不計盜據中國責金原吹堯極口無靦顏作詩為告曹聽翁 卽通 且莫獨罪元遺山近時長唐鮑氏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卷第一

天

世楷堂 藏板

遂據此謂非遺山筆愚謂京叔所言近實遺山之訟徒以京叔作草而已為點定京叔因此賜進士出身而一時口實竟似全出其手者故憤而言此陵川乃遺山弟子其詩未必不為師同護然其結句且莫獨罪云云則遺山亦非無罪矣且遺山于立賊變時仍進官左右司員外郎與議立碑當國臣君辱而甘遂迤于逆賊之朝純臣之義竊有媿焉惟後不出山一節較京叔為差勝耳 京叔名祁 渾原人自號神川 通 東路考試官後游征 土元初就試慰南 京選充山 西 南行臺 粘合幕以終

萬秣時嘉興人袁黃妄批削四書書經集注名曰刪
正刊行于時刑部主事無錫陳幼學駁正其書抗疏
論列疏雖雷中鏤版盡毀又四川僉事張世則進所
著大學初義詆程朱章句請頒天下時高忠憲公爲
行人抗疏力駁其謬其書遂不行當時三黨鼎熾邪
說橫流至有以六經亂天下入策問者使非東林諸
公爲之撐撐扶植恐聖人之道熄天下不復知有名
教矣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卷第一

无

世楷堂 藏板

魏叔子蔡忠襄傳與明史褒貶大異忠襄講學史謂
竊釋氏之餘論又譏其律身如苦行頭陀而叔子以
王文成爲比謂學本誠正出以和平而濟之通敏其
去平陽歸太原也魏傳深罪汪宗友與史不同先是
公以太原屬宗友彈厭及賊迫促公歸又啓晉王以
手書召之公歸而賊自船窩渡矣平陽列城皆陷宗
友反劾公不守河致賊猖獗史則削去宗友促歸事
第載劾公疏文又于贊曰平陽之旆甫東船窩之警
旋告死非難所以處死爲難君子不能無憾于懋德
焉則于公固有大不滿者考忠襄爲叔子父兆鳳舉

主傳中不無溢詞然叔子非妄言者宗友之事果以
何取信邪當時史館諸公或有所據當博考之

通鑑周安王元年秦伐魏至陽孤按史記魏世家作
陽狐正義引括地志謂在元城縣東北胡身之非之
謂此時西河之外皆爲魏境若秦兵至元城則是越
魏都安邑而東矣又引水經注九域志疑是絳州之
陽壺城余攷田完世家齊宣公四十四年伐晉毀黃
城圍陽狐正義亦引括地志又云黃城在魏州冠氏
縣南十里夫毀黃城圍陽狐一時事也其相距當不
遠陽狐之在元城明甚詎陽狐有二一在東一在西
邪當以質之博識者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卷第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漢武帝元鼎六年東越反入白沙武林梅領殺漢三
校尉史記索隱謂今豫章北接鄱陽界地名白沙沙
東南有武林當閩越之京道胡三省引劉煦曰武林
在蒼梧猛陵縣界隋分猛陵置武陵屬永平郡唐置
龔州按龔之武林卽今潯州府平南縣距東越遠遼
其兵安能至此當從索隱說

桓帝延熹二年以大鴻臚梁國盛允爲司空胡三省

曰西羌傳有北海太守盛苞其先姓夷避元帝諱改姓盛按戰國時秦有盛橋則先自有盛姓

魏元帝景元四年伐蜀遣鄧艾自狄道趨甘松沓中以連綴姜維艾遣天水太守王頌直攻維營胡注曰前漢天水郡後漢改曰漢陽郡魏復曰天水考晉志晉始復漢陽為天水此與曹真傳所云天水皆史官由後言之也胡注非

晉惠帝永康元年中護軍淮南王允性沈毅趙王倫孫秀深憚之乃轉允為太尉允稱疾不拜秀遣御史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口錄 卷第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通允收其官屬以下允視詔乃秀手書也大怒遂帥

國兵及帳下七百人圍相府倫與戰屢敗太子左率

陳徽勒東宮兵鼓譟于內以應允中書令陳淮

胡注曰前有中書令陳準淮 蓋準字之悞也 徽之兄也欲應允言于帝曰宜遣

白虎幡以解鬪乃使司馬督護伏亂將騎四百持幡

從宮中出侍中汝陰王虔倫子在門下省陰與亂誓曰

富貴當與卿共之亂乃懷空版出詐言有詔助淮南

王允允不之覺開殿內之下拜受詔亂因殺之胡注

曰白虎幡以麾軍進戰非以解鬪也陳準蓋以帝庸

愚故請以白虎幡麾軍欲倫兵見之以為允之攻倫

出于帝命將白潰也否則何以應允按晉書淮南王

允傳允率兵圍相府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

于內以應允徽兄淮時為中書令遣塵騶虞幡以解

鬪倫子虔為侍中在門下省密要壯士約以富貴于

是遣司馬督護伏亂領騎四百從宮中出舉空版詐

言有詔助淮南王允因殺之云云但言淮欲解鬪竝

無應允之文胡注殊屬附會又羊祜傳載郗伯子之

言曰故太尉廣陵公準黨翼賊倫禍加淮南因逆為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口錄 卷第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利竊享大邦宜在削除則準固黨于趙者也觀惠帝

紀是年八月淮南王遇害即云以光祿大夫陳準為

太尉錄尚書事可見通鑑蓋因其弟而致誤耳胡氏

不能舉正而反為曲說何哉 梁王彤傳載蔡克之議曰近者太尉陳準異姓

之人加弟徽有射鉤之隙亦得託疾辭位不涉偽朝太安二年帝征成都王穎

舍于豆田胡氏曰據晉書五行志雒陽城東有豆田

壁考志云愍帝初有童謠云天子何枉豆田中至建

興四年帝降劉曜在城東豆田壁中此城東謂長安

城東非雒陽也胡氏誤引

愍帝建興四年平夷太守雷瓘平樂太守董霸叛降
于成胡注曰平樂郡證以隋志蓋置于越雋郡之朶
部川然不知誰所置也按常璩南中志建興元年刺
史割建甯新甯興遷二縣新立平樂三沮二縣合四
縣為郡

宋明帝泰始二年晉安王子勛遣陶亮統兵東下屯
軍鵲州胡注曰鵲州在宣城郡南陵縣左傳之鵲岸
也杜預曰鵲岸在廬江舒縣鵲尾渚審是則鵲頭在
宣城界鵲尾在廬江界鵲州則江中之州也按鵲州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卷第一

世楷堂藏板

即鵲尾在今繁昌縣東北三十里江中西南有鵲頭
山在今銅陵縣北十里鵲頭鵲尾相距不遠其間江
岸皆曰鵲岸通典云南陵大江中有鵲尾州即古鵲
岸元和郡縣志鵲頭鎮在南陵縣西一百一十里即
春秋楚伐吳敗于鵲岸是也沿河當作江八十里有鵲
尾州吳時屯兵處今繁昌縣南唐所置唐時地屬南
陵胡氏不舉宋縣而曰在南陵未徵實也至引杜預
說尤謬舒縣即今廬江縣鵲尾渚無考高士奇以舒
城之鵲亭當之亦于左氏傳不合顧震滄曰鵲射自

夏汭出為啓疆則從江道交戰不應在楚之內地故
鵲岸當從通典說胡氏不能舉正反分鵲州鵲尾為
二以同護其說殊屬附會沈垚按晉舒縣當兼有今
無為州地故鵲尾渚東在
江中而得西屬舒縣唐屬南陵故杜佑李吉甫皆言
在南陵晉屬舒故杜預言在舒說本合特預言渚佑
言州二字異耳

三年垣崇祖將部曲奔胸山據之注魏收曰胸縣漢
屬東海晉曰臨胸屬琅邪郡有胸山臨海瀕今按晉
志臨胸屬東莞郡後魏復曰胸屬琅邪郡按晉志胸
屬東海郡臨胸屬東莞郡自為二縣俱仍漢舊後魏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卷第一

世楷堂藏板

之胸即漢晉舊縣今海州也晉臨胸今為青州府屬
縣在府東少南四十五里去胸尚遠魏收誤合為一
又渚其所屬胡氏糾之亦得其一未得其二也
秦豫元年魏延興二年大陽蠻酋桓誕降于魏魏以誕為
征南將軍東荊州刺史襄陽王胡注東荊州治比陽
縣按魏書蠻傳延興中大陽蠻酋桓誕攔沔水以北
蠻葉以南八萬餘落遣使內屬高祖嘉之拜誕征南
將軍東荊州刺史襄陽王誕治于朗陵在今確山
縣西南太和
和十年移居潁陽時東荊州不治比陽也沈垚按胡
說本元和

志蓋後又移治比陽也太平寰宇記引周地圖記亦曰魏大和中置東荊州于比陽古城

宋順帝昇明元年蕭道成命吳興太守沈文秀當作支季

督吳錢唐軍事胡注曰五代史志餘杭郡錢唐縣舊

置錢唐郡蓋此時置也按元和郡縣志陳禎明中置

錢唐郡非劉宋時置也沈約志錢唐令屬吳郡齊書

州郡志同蓋文季所督軍事為吳郡之錢唐縣耳

梁武帝天監元年魯陽蠻魯北鵠等起兵攻魏潁州

胡注曰魏置潁州于汝陰又潁川郡舊置潁州按是

年為魏宣武景明三年地形志潁州孝昌四年置領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卷第一

壹

世楷堂藏板

汝陰弋陽等郡魯北鵠之攻非此可知當考

三年魏置鄂州于義陽以司馬悅為刺史胡注曰魏

收地形志鄂州領安陽城陽汝南等郡按地形志南

司州宋置司州正始元年改為鄂州孝昌三年陷蕭

行又改為司州武定七年復改置領齊安義陽永安

三郡天監三年為魏正始元年司馬悅所治之州正

後之南司也胡注所引當是孝昌中僑置者是時義

陽陷沒僑置于真陽隋志真陽縣舊置鄂州即此

五年徐州刺史王伯敖與魏中山王英戰于陰陵胡

注曰陰陵縣漢屬九江郡晉屬淮南郡梁北譙郡治

陰陵城隋改北譙郡為全椒縣屬江都郡唐全椒縣

屬滁州按太平寰宇記漢陰陵故城在豪州定遠縣

西六十里魏收志所云楚州北譙郡治陰陵城者是

也又隋志全椒縣梁曰北譙置北譙郡是梁魏之時

北譙固有二矣胡氏混而一之誤以全椒為漢之陰

陵大謬下六年注云陰陵在鍾離西南合肥東北此

頗得實何前後之矛盾也

普通六年甚遠拔魏新蔡郡胡注曰魏收志新蔡郡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卷第一

貳

世楷堂藏板

治石母臺隋廢為縣唐以後屬蔡州按太平寰宇記

石母臺在平輿縣西北五十步此魏豫州之新蔡也

是時遂攻壽陽不應反向縣瓠考地形志揚州所領

有新蔡郡當是南朝失淮西後僑置者魏取壽陽仍

其舊耳地雖無考據下文拔鄭城觀之其或在壽陽

西與

陳宣帝大建八年延宗入見齊主告以欲向北朔州

胡注曰後魏太和中置朔州于定襄故城高齊天保

于馬邑西南置朔州相去三百八十里故定襄古城

之朔州有北朔州之偶按上文齊主欲留安德王延宗廣甯王孝珩守晉陽自向北朔州胡氏謂後齊置朔州于古馬邑城于西河郡置南朔州故謂馬邑為北朔州說本隋志是已此又以定襄為北朔州是自亂其說觀下卷北朔州長史趙穆迎范陽王紹義至馬邑可證前注之確

唐蕭宗寶應元年回紇助討史朝義 子昂請自陝州太陽津渡河食太原倉粟與諸道俱進從之按唐志陝縣有太原倉胡注謂隋置太原倉在河東界非也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三

世楷堂藏板

畢氏續通鑑宋真宗景德元年改甯邊軍曰永甯考異曰長編永甯作永定恐傳寫之誤按九域志輿地廣記俱作永定天聖四年始改永甯輿地廣記作天聖七年改永甯以定作甯宋史之悞非長編誤也

高宗紹興十五年九月以知虔州集賢殿修撰為福建帥修撰下脫去薛弼二字
二十三年三月金改中京會甯府為北京按金會甯府無中京北京之名地理志大定府遼為中京海陵

貞元元年更為北京是會甯當作大定

三十一年十月知均州武鉅遣將與忠義軍復盧氏縣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搏出金人不意于宿草閒乘風縱火鼓譟而進金兵披靡搏率親兵衝擊斬其總管楊萬遂整眾入城秋豪無犯按趙搏時攻蔡州與盧氏無涉此連而為一又不言蔡州似所攻者為盧氏矣當校正

孝宗乾道四年末載西遼承天太后事按西遼事雖簡略而其世次附見遼史天祚紀末尚可考也此突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三

世楷堂藏板

敘承天太后事前無所承令閱者茫然不知承天太后是何人于書之例殊未善當補正

吳任臣十國春秋地理表安州舊為雲安縣後為雲安監屬夔州前蜀永平時升安州朝勛按前蜀高祖本紀升州在永平二年

建州松源縣初為吳越處州東鄉閩太祖奪而有之以為松源鎮南唐升為縣朝勛按南唐元宗本紀保大三年升松源鎮為松源縣

劍州唐原為劍州閩太祖改延平鎮嗣王延翰改永

平鎮郡陽王延政自立于劔州升為龍津縣尋置鎮
州有唐拔鎮州以為制置鎮明年改劔州析建州之
南平劔浦富沙三縣為屬保大六年復以福之尤谿
汀之沙縣來屬朝勛按南唐元宗本紀云保大三年
九月詔以延平津立劔州以建州之劔浦汀州之沙
縣隸焉

藩鎮表定遠軍豪州朝勛按南唐元宗本紀保大元
年升豪州為定遠軍

百勝軍虔州改昭信軍朝勛按吳譚全播傳天祐六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卷第一 世楷堂 藏板

年盧光稠來附于高祖亦以虔詔二州請命于梁梁

太祖為置百勝軍以光稠為防禦使則百勝軍之置

當在梁開平乾化之間矣

武泰軍黔州王氏以黔州為武泰軍節度天復三年

徙武泰軍于涪州從王宗本奏也朝勛按前蜀高祖

本紀永平四年武泰節度使王宗訓鎮黔州貪暴不

法擅還成都及入見帝命衛士歐殺之本傳同又後

蜀高祖本紀長興元年十一月唐武泰節度使楊漢

賓棄黔南奔忠州據此則武泰後又還治黔州矣

沈垚按元和郡縣志黔州北渡江山路至忠州四

百里太平寰宇記忠州南至黔州六百五十里黔

州在忠州之南楊漢賓奔忠州乃北走非南奔也

鎮江軍忠州前蜀天復未置鎮江軍于忠州領夔忠

萬三州歐史職方考又以鎮江隸夔州下朝勛按前

蜀高祖本紀永平四年夏四月徙鎮江軍治夔州

武信軍遂州唐光化二年夏五月甲午詔置武信軍

于遂州以遂合等五州隸焉前後蜀因之朝勛按五

州者遂合瀘渝昌也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卷第一 世楷堂 藏板

高歡疾篤高澄慮侯景為亂詐為歡書以召景先是

景與歡約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為詐所賜書皆請加

微點歡從之景得澄書無點辭不至隋高祖崩煬帝

遣屈突通以高祖璽書徵并州總管漢王諒先是高

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女敕字勿別加一點又與玉

麟符合者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遂發兵反

一事相類而皆召亂可見人主不可以權詐御人也

唐德宗初立苗青李正己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

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荅宰相崔祐甫曰正己

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己奉承認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歛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為重賄帝曰善正己慙服宋真宗時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帝以問宰相王旦旦請赦百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詔德明來取帝大喜德明得詔書慙且拜曰朝廷有人一假表獻一求恩賜皆以窺朝廷得失使處置非宜即遭悔慢而崔王片言以伐其謀洵乎宰相得人強藩屈服矣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卷第一 世楷堂藏板

唐休璟練習邊事自碣石以西隴四鎮絲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姚元之吏事明敏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綠邊屯戍斥侯士馬儲械無不默記

晉書劉超傳蘇峻遷車駕石頭超時為右衛將軍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啓授孝經論語宋南渡之季陸秀夫在礪州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與超意同也

魏元忠自端州召入弗復彊諫葉向高天啓中再相不能蹇直晏殊謂蓋桂之性老而愈辣古來有幾人

哉 漢文帝時新垣平奏日再中隋文帝時袁充奏日景

加長此皆古所未聞而二主受其眩惑隋文且令天下將作後功日加程課丁匠苦之吁佞臣之言其禍大哉

齊高帝嘗怒太子贖欲廢之兩宮隔絕不通王敬則劫帝往東宮置酒盡歡太子位乃安北齊神武因宮人之懇欲廢世子澄婁妃亦隔絕不見司馬子如因間進說復得父子夫婦如初二人武夫也而善處父子之間視楊素之逢君以傾太子其相去為何如哉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卷第一 世楷堂藏板

宣帝元康二年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二端深淺不平 師古曰謂分破律條妄增辭飾生端緒以出入人罪

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無由知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蓋宣帝起田間洞知姦吏得失故能及此此真然犀手也幽怪情狀無處遁避今之當事者知之否乎

父四年詔曰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弗

坐誣告之罪雖老不宥今惡俗紛張專務攻訐宜重
誣告罪以靖之雖非清原之道亦可稍息囂風也

漢武帝徙豪族于茂陵河內大俠郭解貧不中貲吏
恐不敢不徒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徒上曰解
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又光武時懷縣大姓
李子春二孫殺人懷令趙熹窮治其姦二孫自殺收
繫子春京師貴戚爲請者數十熹終不聽後趙王良
病上臨視之問所欲言良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
懷令趙熹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
昭代叢書
唐述山房日錄
聖世楷堂
辛集卷第一
藏板

也更道他所欲良無復言既薨上追思良乃貰出子
春遷熹爲平原太守二事相類可見豪俠大姓上得
與援把持郡縣真蠢民之尤也
晉安帝義熙十年司馬國璠兄弟聚眾數百潛渡淮
夜入廣陵城青州刺史檀祗領廣陵相國璠兵直入
聽事祗驚出將禦之被射傷而入謂左右曰賊乘闇
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擊五鼓彼懼曉必走矣左右如
其言國璠兵果走梁武帝天監元年齊東昏侯嬖人
孫文明等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入衛尉府殺衛尉

張宏策司馬呂僧珍直殿內帥宿衛兵拒之不能卻
上戎服御前殿曰賊夜來是其眾少曉則走矣命擊
五鼓賊謂已曉乃散討捕悉誅之

十國春秋吳臣盧樞傳云高祖時官御史臺主簿武
義元年高祖禁民間私蓄兵器盜賊益繁樞上言今
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姦民弄干戈
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
鄉里從之按樞言可與吾邛壽王之難公孫宏後先
媲美日知錄禁兵器條失引因補錄于此

昭代叢書
唐述山房日錄
聖世楷堂
辛集卷第一
藏板
梁太清末衡州刺史韋粲徵爲散騎常侍還至廬陵
聞侯景亂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出橫江就內史
劉孝儀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豈可輕信人言
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柝抵地曰
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
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明崇禎末京師陷劉
宗周徒步荷戈詣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喪討賊鳴
駿以鎮靜爲言宗周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圖
外不思枕戈泣血激勵同仇反藉口安民作遜避計

邪鳴駿唯唯明日復趣之鳴駿曰發喪必待哀詔宗
周曰嘻此何時也安所得哀詔哉

儒者之學貴于有用明道先生之爲縣也辦藏錢之
爭斷石佛之怪興役以御水害則曰吾之董役乃治
軍法也故人不勞而事集及其均稅法塞決隄析黏
竿脯池龍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晉城之民遂
爲精兵陸梭山主其鄉之義社調度有方備御有實
皆可爲後世法象山先生守荆門科條政教無一不
當于理申嚴保伍而羣盜屏息修築子城而役者樂
昭代叢書辛集唐述山房日錄巽世楷堂藏板
趨儒者之設施果何如乎近世博辯家詆譏宋人動
以空談性命相詬病曾與張淵甫言擬輯名儒政績
錄一編以障狂瀾而有未暇也偶閱白廷玉湛淵靜
語因節錄之

無錫顧庸闇先生曰讀書是格物之一事以窮理也
卽主敬之一事以存心也不然是卽玩物喪志余性
喜汎覽誦先生言惕然自省先生諱樞字所止端文
公孫也崇禎末阮懷甯在南京先生之從弟子方與
諸名士馳檄逐之以先生望重欲首署其名先生謂

無益徒生禍端固執不可後懷甯得志興大獄以逮
諸名士而先生獨免余案東林復社之事每疑諸君
子太過君子之于小人固如薰蕕之不同類冰炭之
不可合然不惡而嚴大易言之諸君子挾其門戶之
見朝野上下攻詰成風一言不合詆譏交至事每失
之過激致使羣小遏絕自新之路陰樹黨與一旦得
志卽力抵羣賢必盡殺之而後快而國事乃不可問
矣是諸君子上旣無以謀國下亦無以保身而厯使
一段孤忠空懸天壤亦謀之拙哉孔子曰人而不仁
疾之已甚亂也觀陽貨塗遇之對是何等氣象庸闇
先生不肖署名檄首有見也夫

顧亭林不喜陽明語及輒痛詆錢田間嘗問曰顧涇
陽何如曰正學也錢曰其解學庸亦頗采陽明語何
也亭林以爲妄因問見何書錢偶失記無以應亭林
乃大噉曰君元來于此事甚淺後錢歸檢乃知出顧
先生小心齋筆記卽作札與徐公肅以明其不妄且
曰甯人詳于事而疏于理精于史而忽于經經如春
秋說不謂不精要亦史類也愚謂亭林淵博之學實

首開 本朝風氣至于研究精微剖析理道則有未也恐難免錢先生之譏矣其關心性詆陽明大屬矯枉過正

胡敬齋膏病儒者撰述繁蕪謂朱子注參同契陰符經皆不作可也見本傳 顧亭林亦謂韓文公若但作原道諫佛表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諛墓之文不作豈不誠山斗乎

南史齊晉安王子懋傳子懋為離州刺史啓求所好

書武帝賜以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善言即

昭代叢書 三集 唐述山房日錄 卷第一 聖 世楷堂 藏板

善文也隋書經籍志善文五十卷杜預撰史記李斯

傳注亦引此書為文章總集之祖

王若虛滹南詩話于宋人不喜山谷字句之間吹疵

索癡涪翁幾無完膚矣其持論頗拘泥如云繞朝贈

策當時偶以此耳非送行者必以策也而山谷送人

詩云願卷囊書當贈鞭又云折柳當馬策亦無謂矣

吁此等見解與毛奇齡論東坡春江水暖鴨先知謂

鵝不先知邪皆可一笑 若虛字從之藁城人

梁賀琛啓武帝有曰失節之嗟亦民所自忠止恥不

能及羣故勉強而為之胡三省曰此論切中人情

閻百詩曰唐德宗以順宗子源為第六子以孫為子

今吳下多有之謂之過房余案唐書王宰傳宰智與

子本名晏宰其子晏實幼機警智與自養之故名與

諸父齒 通鑑唐武宗會昌四年討昭義帥劉稹李德裕言于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今已遷延兩

月蓋宰生子晏實其父智與愛而子之晏實今為磁

州刺史為劉稹所質宰之願望不敢進或為此也上

命德裕草詔賜宰曰朕願茲小寇終不貸刑 十國春

亦知晏實是卿愛弟將申大義在抑私懷 秋開陳洪進傳文瑛本洪進長子文顯子也洪進在

泉州日有相者言一門受祿當至萬石時洪進與三

昭代叢書 三集 唐述山房日錄 卷第一 聖 世楷堂 藏板

子文顯文顯文顯皆已領州郡而文瑛始生洪進欲

應其言乃取為己子錫名與諸子齒歸宋後官至舒

州刺史德宗為帝王而以孫為子縉紳之家踵而行

之數倫害教莫甚于此其亦取夫子正名之言而一

思之乎

無錫劭文莊寶為江西提學副使俗好陰陽家言有

數十年不葬父母者寶下令士不葬親者不得與試

于是相率舉葬以千計愚人停喪禁之莫善于此至

縉紳之家則如晉書載常煒之言曰魏晉之制祖父

未葬者不聽服官又或非土非紳則禁之以捐納世俗稍有餘財必納粟入監有祖父母父母未葬者不聽如此則天下無不葬之喪矣

晉書元帝紀太興元年夏四月戊寅初禁招魂葬考東海王越傳越妃裴氏太興中得渡江欲招魂葬越越柩為石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傳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于室廟寢祔祭非一處所以廣求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世楷堂 藏板 神之道而獨不祭于墓明非神之所處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失義莫大于此于是下詔不許妃不奉詔遂葬越于廣陵四月之禁當以此也又袁瓌傳云東海王越妃裴氏求招魂葬越朝廷疑之瓌與博士傳純議以為招魂葬是謂殮神不可從也帝然之雖許裴氏招魂葬越遂下詔禁之兩傳不同然紀云初禁似瓌傳為是徇私恩而頒公令元帝政令之失此亦一端矣

漢書甘延壽傳試弁為期門孟康曰弁手搏今稱武

員為武弁殆本諸此

玉篇襪普患切帥下系也廣韻衣襪也今俗以衣受鈕者為鈕襪義本諸此又南史梁鄱陽王範傳太清元年大舉北侵初謀元帥帝欲用範因朱异言用南康王會理會理懦而無謀所乘襪輿施板屋冠以牛皮胡三省曰襪者輿輿搆施襪人以肩舉之

張景陽七命曰荆南烏程豫北竹葉文選注引盛宏之荊州記曰淥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間烏程鄉有酒官所水為酒酒極甘美與湘東鄱湖酒年常獻之世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世楷堂 藏板

稱鄱淥酒又引吳地理志曰吳興烏程縣酒有名考水經注未水篇曰桂陽郴縣有淥水出縣東侯公山西北流而南屈注于未謂之程鄉谿郡置酒官醞于山下名曰程酒獻同鄱也元和郡縣志郴州郴縣有程鄉引吳錄云程鄉出酒程鄉即烏程也景陽所指當屬此康樂在今萬載縣東宏之所謂淥水即水經之淥水鄱道元李吉甫竝不言出酒亦無烏程鄉恐誤也

俗以市中貨物之惡者為行貨通鑑則天后寶祿元

年突厥默啜移書數朝廷曰與我金銀器皆行濫非
真物胡三省曰行戶剛翻市列爲行市列造金銀器
販賣率殺他物以求贏俗謂之行作濫惡也行貨之
名殆本于此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卷第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唐述山房日錄跋

宋人地理之學遠不如唐人而樂史太平寰宇記尤
爲紕繆盛君肩菴唐述山房日錄所評歷代史事言
言中何可爲讀史者程法至其辨晉置受陽唐改壽
陽可正近人之誤寰宇記每郡縣下故實旣引于彼
復載于此不可枚舉沃野與靈州無涉論極翦截安
得取全書而一一駁正之甲辰孟夏吳江沈林惠識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跋
卷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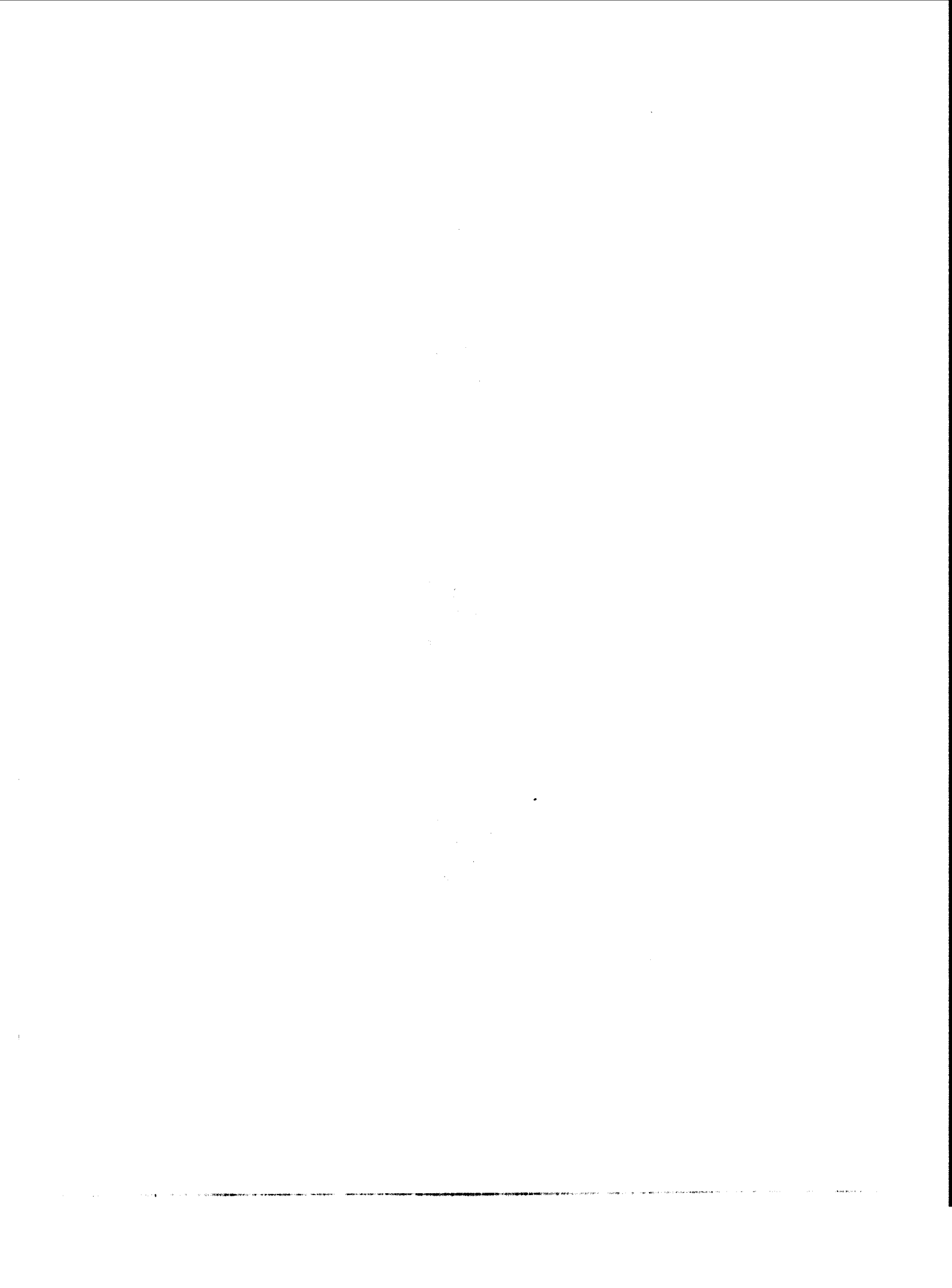
三

世楷堂
藏板

思

問

錄



吳縣顧道猷德草著

易以天道明人事春秋以人事明天通二經微詞隱義若穹隆垂象測之然而不盡然竭甘石之能窮周髀渾天儀之巧其然不然皆未能自得而況能得天乎故作易作春秋之列聖皆不言其所以然而但言其所當然以訓世必待聖人而後能識其所以然能識即能知所以然之不能言矣後之鑽研此二經而輒欲立言以為能通此二經皆不識二經之所以

昭代叢書

王集 思問錄 卷第三十

一 世楷堂 藏板

然者也故言者愈多而二經依然有不然有然不可盡然夫不可盡然乃二經之所以然也程子曰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蘇子曰治春秋者最忌繳繞苛細二子之言實從所以然上精思窮究得來不然何以作此模糊不著力語且其于他經亦曾有此等講說乎詩曰於乎不顯又曰不顯維德詩人之必以不顯為顯者以顯不能盡聖人之德故以不顯稱使人于不顯中求聖人之德而後聖人之德乃能與天同其大言顯則德止于顯矣易與春秋不顯之

經也天也天之道正變不主故常二經亦不主故常文簡而隱適當而已適當則無處不中所以覆載正變不常之道于其中也夫以聖人之智之才而言聖人之易易矣然繫辭之易不必盡合卦爻之易十翼之易不必盡合繫辭之易而彖象之易既盡合卦爻之易又惟贊而已轉不如傳注家之所發甚明者何也晰理愈明而易道愈執也王輔嗣曰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值義無所取吾于春秋亦云

易本義于爻義彌綸處必曰占者歸之于人事豈僅

昭代叢書

王集 思問錄 卷第三十

二 世楷堂 藏板

以筮書目之與以此知朱子深明易道之廣大精微非區區注疏所能載所能破者就其義以為義歸于人事以訓世而已

觀卦象傳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象傳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皆主上卦之巽德而言天之用惟風最神軼乎雨露形色之外故聖人法其最神之用設為教民之道然巽德之神不著于他卦而獨主于觀者地上之風應律之風也以之可以治世于上三爻皆主自觀不

及觀示觀仰義蓋風有狂有盲有疾有淫有旋皆不利于地上不足以言神自觀者先王之慎所以而設教也

繫辭傳參天兩地本義云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

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為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耦

故兩地而為二又朱子名震字子發河圖洛書說云陽之

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

圍三者以一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圍四者以二

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本義所謂一即朱子之徑

昭代叢書壬集思問錄卷第三十三世楷堂藏板

一本義所謂三各一奇四合二耦即朱子之以一為

一以二為一然不及本義之易曉嘗試擬諸形容矣

天必仰觀宜豎擬地必俯察宜平擬因豎擬仰觀參

天之形為內實外虛包地之象所謂徑一者陽中成

象之謂乾也一之上下空處為二生陰之象也象有

上中下所謂三各一奇即參其一陽也平擬俯察兩

地之形為二內虛外實配天之象所謂徑一者陰中

效法之謂坤也兩中空處為一生陽之象也象有四

方所謂四合二耦即兩其一陰也

書開月定四時節 天道日一周天日亦日一周天

日右行天左旋日與天會天過一度日不及天一度

朱子既與諸家同主日右行既又稱橫渠張子之說

為是張子云天左旋日月亦左旋如以一大輪在外

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太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

旋只是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蔡氏宗其日

月亦左旋之說日日麗天而少遲月麗天而尤遲雖

未明言左旋而麗則隨天左旋矣夫大輪在外其度

遠故必疾小輪在內其度近故必慢方合天與日日

昭代叢書壬集思問錄卷第三十四世楷堂藏板

一周天之度但既主左旋即極慢終是左旋焉能遂

其右行若覺得似右轉即不覺終是右轉如何道他

亦左旋覺似云者如雲西去常覺日往東行此幻象

也而言天家宗此說者曰天如推磨石左行日月右

行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

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行磨疾而蟻遲故不得

不隨磨左旋此喻更謬既已隨天左旋而又牽之以

西沒則天亦是右行矣不右行如何牽之以西磨左

旋疾蟻有行遲必蟻足不著磨而空行者方能磨一

周蟻亦一周若隨磨左旋則蟻足著磨矣右行既遲
又必隨磨左旋如何能兩行不悖或者蟻之右行甚
疾隨磨之左旋極遲則蟻一周磨磨尙未及半周蟻
方能成其右行今偏是磨疾蟻遲只有隨磨左旋耳
安能見其右行等得蟻右行一周磨必左行數十周
而後可如何同合一周之度東坡遷居臨臯亭詩云
我生天地間一蟻寄大磨區區欲右行不救風輪左
詳詩意亦謂不得不隨磨左旋也

昭代叢書

王集恩問錄
卷第三十

五

世楷堂藏板

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蔡氏引說文云侮傷也以四項
盡屬之湯按說文云侮媢易也傷也傷之釋義取轉
輾說文如釋充曰長克曰肩呈日平皆轉輾取義如
爾雅釋詁釋言轉輾之例蓋媢易必有所傷損也蔡
引傷不引媢易又以爲哀傷之傷而云亡者傷之且
經文納侮禦侮皆主媢易未有主哀傷義者此二句
與采芑詩鉦人伐鼓陳師鞠旅句法一例蓋承上伐
桀征葛而言言征葛之師以葛之兼弱昧已之無道
也故攻其昧伐桀之舉以其亂而取之由桀自侮其
亡也詩以人爲互文此以事爲互文乃與義協若左

傳士會引此以明治武子皮所引皆汎引耳禮三老
五更鄭元曰互言也言老人之更知三德五事者也
經文往往有互文類此

臣妾遁逃注臣妾軍中之奴婢兵制餘子三十五人
卽臣妾也軍中蓄奴婢子經無據以餘子當之恐非
詩小序集傳各主一見至今言詩者以調停兩家爲
中處之說無論矣歐陽子詩譜序云鄭氏詩譜序次
之異亦不言其所從及所宗何說是以可疑者多因
妄擬可疑數條于此以內夏外夷言吳楚無風而秦

昭代叢書

王集恩問錄
卷第三十

六

世楷堂藏板

則有以尊王宗魯言故魯不列于風而王則反同于
國若悉仍周太史詩次先衛後王于義何居諸侯采
詩貢天子天子受而列諸樂官魯宋無風豈不采不
貢且翰軒不降乎王降爲風何不列變風之首秦以
西京故地因錄其詩何不列曹檜之後凡此古人必
有論說予讀書不多未能博涉聊錄鄙見以俟他日
四月之首章先祖匪人胡寧忍予集注云我先祖豈
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此無所歸咎之詞然以
先祖之尊而抑揚其詞曰豈非人乎則怨誅而亂矣

河水曰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正月曰父母生我胡俾
我瘼小苑曰我心憂傷念昔先人皆憂亂之詞所謂
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此曰匪人諄已意古者
先祖之下有五宗五宗各分氏族以列於宗人周禮
大宰匪頒之式又廩人以待國之匪頒注匪讀爲分
一曰匪分也正韻敷文切音分然則匪訓分而又讀
分也詩蓋謂我先祖以下之分列于宗人者何忍分
我于亂離之國獨遭此禍也宜與下匪鱸及何草之
詩獨爲匪民異訓

昭代叢書

壬集 卷第三十

七

世楷堂 藏板

左傳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杜注物類也謂
同日杜以類釋物卽上取于父爲類之謂故以同日
爲同物曲禮諸侯既葬見天子曰類見注代父受國
類猶象也類見之名亦取于父爲類之義然以類釋
物以同爲同日于義未明妄意生年之支支各有屬
屬有物所謂生肖也生肖之說朱子亦云不知始于
何時或古來如此則同物卽同支所屬也按編年乙
亥六年爲同之生年特未攷桓公生年
鄧曼搯伯比必濟師隱諷之語先以小民諸司引出

莫放然後將莫敖心驕玩律情形進諫與趾高心不
固見識無二又復上三層再申必濟師諷意末以反
掉透徹伯比心事此復調入妙惟廬陵集有之前虛
後實前汎後切前簡後繁一朝臣三官妃都爲楚子
信任淺人不敢直諫情景畢現
齊桓受胙辭恩命而下拜曰小白余曰敢貪天子命
日以遺天子差衰美之中寫出恃功而驕假仁義聲
色真傳神之筆

昭代叢書

壬集 卷第三十

八

世楷堂 藏板

狐突遇太子太子使登僕君臣相與語讀之明明是
見鬼及秦養晉侯曰亦晉之妖夢是該始點明是夢
若將夢作平聲讀訓迷亂不明與詩視爾夢夢視天
夢夢同訓則真是載鬼一車矣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蓋秦
伯已有納重耳之心故不忍懷公而遣懷嬴懷嬴亦
以匭奔晉得立而不逆已故忍爲重耳奉匭父女之
無禮無恥實甚公子沃盥既畢而揮之以水句諺奉
匭讀沃盥既讀既字不宜連下而字蓋公子不知是
懷嬴玩與焉二字特以其備五人之數未必明著其

人及其怒而有言則知其非常輩女侍故懼而降服
自內耳所以著秦伯之無禮重耳之不檢

所不與崔慶者有上帝此盟詞全語也中間插入
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是寫晏子機變不
與弑君者徒盟也嬰所不者專己之詞忠于君利社
稷抹倒崔慶私盟之詞急語插入以成國人諸大夫
之公盟也將所不與三字分置首尾句法也即嬰所
不與忠于君利社稷者為句也唯字屬下所不與崔

慶者崔慶盟詞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晏

昭代叢書

王集

恩州錄
卷第三十

九

世楷堂
藏板

子盟詞有如上帝崔慶晏子國人諸大夫合盟之詞

一是符盟一是公盟定難所以著晏子不死君難不

與崔慶之賢

季札觀樂于鄭謂其細已甚民弗能堪是其先亡乎
于陳謂其國無主其能久乎鄭與陳皆貶詞而鄭乃
以美哉之歎發之所貶非所美何哉記曰樂者通倫
理者也故眾庶知音而不知樂魏文侯聽鄭衛之樂
而不知倦以其音之美也及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
政通其倫理國之先亡兆于樂矣美哉者就其音而

言其細已下則倫理也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此是子皮私邑故以大官大邑
庇身言而子皮亦悟遠而慢之之非吾為吾家之不
足而使學者製焉謂使學之已成者製焉非上學製
之人也添一者字自宜別異故曰不亦多乎多勝也
謂勝于學製之人也此篇連用四喻注家俱混釋特
分析之操刀喻任人棟折喻子皮美製喻善治田獵
喻尹何各喻各意並不重複他日四句正以明子皮
私邑以為忠謂子產忠于己

昭代叢書

三集

恩州錄
卷第三十

十

世楷堂
藏板

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三如身是其日數也二首

以三為首也六身以六為身也下三移首三橫子下

也如身橫者立之如身之立也依篆書字之形似

也即今記數號目之卍極易明者也注云如算之六

乃知一事一物悉是先民有作

曲禮二名不偏諱注謂可單言釋之者謂言微不言

在言在不言微之類也然正是偏諱此句宜與下廟

中臨文詩書一例看廟中臨文詩書不偏諱則尋常

時所必偏諱可知也經示其所不諱注明其所當諱

各就一邊相發明

檀弓辟踊有算為之節文疏云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為一節士三踊大夫五諸侯七天子九有算猶云有限各限以數為之節文也方哭親極哀時呼天搶地心一于哀旁參一念不得尙能心計幾踊幾跳乎故有子曰子壹不知喪之踊也子欲去之久矣

曾子問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捷如牲至未殺則廢凡日食必先告二事不

昭代叢書

二集 思問錄 卷第三十

十一

世楷堂藏板

乎此章問答所謂充類至義之盡事雖無而道可探也參也魯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此章之問才不魯不能為此問曾子問別立一章大有意在

論語予所否者指生平行已言與吾為東周不磷不涅統舉大槩說不黏著一事三事皆為子路發皆子路所不說故夫子謂自我有由而惡言不入于耳子以見子路之律身甚嚴

孔門不可得聞者性聖人罕言者命與仁性由命授立命盡性則仁矣然曰不可得聞曰罕言則平日潛

心體察于性可知仁之因問而發者精深莫過于顏

仲性則未有論及者特一見于性相近習相遠二語自中庸揭率性盡性之功而歸本于天命由是告子論性孟子辨性告子所論與聖人相近之性似是而實非孟子所辨悉本子思天命之性並不涉聖人相近之性于時言性者有荀子以人性近惡而遠善故曰性惡漢董子以性之大原出于天揚子以人性始

相近而終相遠故曰善惡混董子本子思而不添一語荀揚本孔子而各參以己見至唐韓子究心孔孟

昭代叢書

王集 思問錄 卷第三十

十一

世楷堂藏板

之源深察荀揚之非獨舉孔子上知下愚不移一語分人性為三品而不知三品之中下性混性惡在焉是欲闢之而反附之也夫荀揚韓三子豈不知天命之性豈不知人性之善哉以為宗子思孟子無寧宗孔子為信初未識天命之性何以無不善相近之性何以相遠遂使天命之性孟子而後蒙昧千餘年至宋程子始大明程子于天命分得初後二候生之初為天命之性含仁抱義方養未斲是為乾元生之後為相近之性尙未入于習而厚薄清濁有異必待習

而岐善惡是為氣質于是知不可得聞之性天命之性也相近之性氣質之性也原是一性只在初後分際上分能率不能率耳苟揚韓三子之論如亂絲遇刃矣自古生人有性至宋而始晰人道難知若此則人性之難率可見

子在回何敢死是擔得大事識得機變處是謀非吾所能及是不枉道不徇人處皆發于接吻之下若經千錘百鍊而出者淺看不得即深看亦不是善體道者千載遇之且莫遇之

昭代叢書

王集思問錄卷第三十

三

世楷堂藏板

何必讀書應是稱尚書之書書以道政事也凡後世所通稱書者古云簡策方策又云版無書稱也

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鞞以喻質文與質之本末輕重已在其中端木夫子言語雋妙如夫子之求之也將聖又多能也賢者不賢者夫子焉不學之荅皆意在言外令人尋味而得之此二語亦須尋味也鞞其質也毛其文也虎豹未鞞質有其文犬羊未鞞質賤文陋虎豹之文君子之文也犬羊之質無文不足責君子無文則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矣惟虎豹之質

本貴于犬羊故君子之文尤重于小人是側重君子之質意謂有此美質不可無文也文猶質二句是平互此二句是側互緣棘子成專說君子故亦專就君子而言若統論文質子貢自然以文與質之本末輕重告之玩此二句意指微妙苟有格于心不妨反覆顛倒以明之若云犬羊之鞞猶虎豹之鞞則所問非所對矣又云虎豹之鞞猶絺繡之朽則一是有質無文一是有文無質與上二句一例平互才是無本末輕重之差矣

昭代叢書

王集思問錄卷第三十

丙

世楷堂藏板

崩軻爭國聖人必先正名胡氏云古者孫從祖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也然軻之立父與王父各無明命安得云受王父命而辭父命哉且孫從祖謂廟中昭穆遞進之次不可以例繼體當日父子情事并非奉命辭命之可言繼祖有命立軻崩贖仍倚父來爭軻可以兵拒父乎父逆祖命子復逆父命以亂治亂未之有也又云軻宜辭于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子南在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所有我焉得為君然則子斷父獄公然以父罪有無宣之于

口商之于國人自鳴舜位之恭成何子道邪又釋正名之義曰夫子為政必將具其事之始末請于天王告于方伯命公子鄂立之則人偷正天理得而名正矣果爾則以仲夫子之明決果斷立春秋之世升聖人之堂豈不識此為正而反以為迂乎何至淺看子路若此所謂迂者是時輒在位已十二年以新進之臣一旦正其名聲其罪更立新君或權力有所不及或國人不和而生變或公子鄂堅守遜節皆可慮也迂之說在此至夫子正名之說或者以聖人不能明昭代叢書王集思問錄卷第三十五世權堂藏板言不仕于不仁之輒特正言以應奚先之問而未慮到若何施措者非也輒初立時夫子居衛固有子貢不為衛輒之論茲逾十二年若不欲仕于輒何必再至衛觀末節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君子于言無苟數語則正名作用非及門所能窺測者豈僅僅胡氏印板春秋所云而已哉所謂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正自道正名作用非人所能知也中庸常棣之詩孔子誦而歎其父母之順夫倫常之序父母兄弟妻子倫常之行孝友刑于此序此行自

天定之先後也首節以行遠登高發端則兩必自實為進道之序合之詩詞與孔子所贊所謂先邇後遠先卑後高必自之序講家都未申明詩詞之妻子兄弟云止平說勿拘詩旨遂使詩旨與書義都落塵障又惟恐以父母為卑邇而必自之序又不能以妻子為先僅將必自義空衍支離附合使人悶甚蓋注中如此二字之矣二字宜味不曰順而曰安樂又曰安樂之矣安樂非釋順之字然與詩詞極融洽故以之代順順在安樂中矣卑邇高遠只該就行與登者言昭代叢書王集思問錄卷第三十六世權堂藏板在行路曰卑邇在倫常曰親切父母至親至切倫常所必自彼行路之始于卑邇獨非以其親切于足下所必自乎原非以父母為卑邇更何必以父母為高遠子若曰欲知其父母之順觀其兄弟妻子之宜且和如此則知其宜且和之必自父母始矣詩若曰觀其妻子之和如此則知其兄弟之翕且樂為既矣曰既明明是先宜兄弟矣故下先曰宜爾室家後曰樂爾妻孥仍是順說結上兩層言必自之地為卑邇言必自之理為親切以親切合父母則詩詞與贊語皆

有必自義豈不曉然

莊子齊物論篇言地籟則小大畢舉言天籟則一吹而已一吹而受者萬則受者仍是地籟言人籟使其自己則使者仍是天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則三籟為一籟矣夫齊家之齊以己之齊齊人之不齊有所以齊之也莊子齊物之齊是萬物只作一物無物見亦無我見以一之見為齊無所以齊之也三籟地籟是主天籟人籟行文造意之佐使故以自取點明言自己既齊自己亦齊皆天使之齊不必有以齊之也

昭代叢書

王集思問錄卷第三十

七

世楷堂藏板

便生曲說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此說春秋極滿足極情當語然不辯亦是齊物之旨

養生主篇末三句指窮于為薪火傳也不知其蓋也

一句一轉縹緲迷離殊難措解注家悉困于此三句

余認以淺言譯之炊爨由于手指人事之至常人意

之至輕者每不顧薪之易盡但期火之从傳至薪盡

而猶思前薪之火傳及後薪而不知薪既盡火亦無

可傳也薪即是生也有涯火即是知也無涯挽篇首發端兩句以喻不能養生者但用無涯之知至死不能自己也惟句法如龍天矯不可捉摸故注家極意揣摩愈深曲而愈遠本旨也

人閒世者自生至死人之一世人人有一世同人同世而各各不同者人與世之閒也閒者際也人與人相際以終此世也

大宗師篇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釋名云踵鍾也鍾也者聚也謂上體之所鍾聚也據此則踵為

昭代叢書

王集思問錄卷第三十

六

世楷堂藏板

上體經脈所鍾聚猶銅人圖所云湧泉穴醫書所謂是太陰經足太陽經也然氣息呼吸丹田主之斷無由踵呼吸者蓋以喉浮且麤也以踵深且細也義主鍾聚非真由踵以息也今皆附會到煉形服氣上去泥煞踵字誤之也

在宥篇噫毒哉毒非害之之謂老子亭之毒之王弼

注毒謂成其質徒篤反音育唐書作亭育易以此毒

天下而民從之王弼注毒役也馬注毒治也

天地篇以二缶鍾或非謂樂器也小爾雅釜二有半

謂之數數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注缶四斛也
左傳甌國人粟戶一鍾注六斛四斗曰鍾古量皆八
算四斛八算實三斛二斗一缶也二缶實六斛四斗
鍾之量也言既名二缶又名鍾量同而異名惑也

天道篇鼠壤有餘蔬而棄妹注謂妹不整蔬鼠竊食
之而棄妹恐曲鄙不成話自是二事簡促作一句譏
其于物無節而又無愛于親也

達生篇工倕旋而蓋規矩注旋圓也蓋過也按考工
記注旋鍾筍也縣鍾之柄也蓋如蓋愆之蓋謂作旋
昭代叢書王集恩問錄卷第三十
九世楷堂藏板
而掩蓋其規矩之迹也

于是為之謂瑟廢于一堂廢于一室鼓宮宮動鼓角
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于五音無當也鼓之
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于聲而音之君已此數句蓋
以鼓宮鼓角喻楊墨儒秉舉兩音以概其三也以改
調喻惠子之獨異于楊墨儒秉也言廢堂上之瑟鼓
室中之瑟廢室中之瑟鼓堂上之瑟則堂上鼓宮室
中宮動室中鼓角堂上角動動謂音相應而為所動
也卽上文以陽召陽以陰召陰之謂若隨手改調不

論何弦使二十四弦齊改悉于五音無所係屬而鼓
之是不入五音之聲亦能召不入五音之應故彼瑟
之二十五弦皆應反愈于鼓一音而應止一音也蓋
調弦取音有為之音不調而亦鼓無為之聲出于自
然自然則五音之君主矣有為卽楊墨儒秉之各是
其是魯蓬之改調化五音得音之君主以魯蓬喻惠
子然仍未免鼓之近爭音之近辯也莫若置瑟不鼓
藏聲于瑟乃為不物物則并泯無為之迹矣

則陽篇是稷稷者何為者邪稷注音總同稷禾聚束
昭代叢書王集恩問錄卷第三十
十世楷堂藏板
也詩既齊既稷毛傳訓稷為疾曰齊整稷速也

司馬相如喻巴蜀檄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
帛衛使者不然若云衛使者則非使者矣不然二字
何所措意衛字宜屬上句蓋以此各五百人為賁奉
幣帛之護衛使者不是是起下發軍與制三句則文
義大明與下奉幣役役字同意今悉以衛使者不然
訓讀恐講解時格格自苦

杜預遺令云古不合葬明于始終之理同于無有也
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

也別合無在者謂別葬合葬于始終之理皆無所在所以改而合之者祇因事生有合敬同愛之道故合葬以示教孝耳

昌黎原道云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謂人皆無羽毛鱗介之禽獸以居寒熱無爪牙之禽獸以爭食甚言其無相生相養之道也

柳子厚說車云孔子在夾谷叱齊侯如蓄狗夫鄰君與吾君匹也于吾有臣道叱如蓄狗狂悖甚矣如何以此語擬聖人行文快意易生躁妄最傷體要

昭代叢書

主集

思問錄
卷第三十

三

世楷堂
藏板

思問錄跋

思問錄一卷蘇城顧君德草所述也不事攷據不爲翻駁就胸中所見筆之于簡粹然儒者之言視顧毛閻惠諸家另是一種筆墨然遇大綱節目處則又議論風生不啻多讓如辨荀韓之言性崩輒之爭國理晰詞嚴使人無所動吻恐近日諸名流無以過之也辛丑春晤其令嗣亦齋于胥江寓舍出斯本見示屬附叢書因摘錄數則付諸剞劂氏壬寅春日吳江沈林憲識

昭代叢書

主集

思問錄跋
卷第三十

三

世楷堂
藏板

附跋

先君子髫年嗜學屢試不售早歲遂棄去帖括肆力于詩古文辭著有拙誠軒詩文稿若干卷是編則研經有得信筆記注者凡六經子史類皆闡發精意不蹈鑿空聚訟之病亦不襲穿鑿附會之習直抒己見一衷于是名曰思問錄示質疑也 金益 既愧青箱莫繼復嗟剗劂無力實恐遺書將付蟬蠹今春幸晤吳江沈翠嶺參軍採訪遺書亟出諸篋笥得刊入 昭

代叢書以備說經家一種未始非佔俾之助也重校

昭代叢書

王集

思問錄附跋 卷第三十

三

世楷堂藏板

夫過慚感交深矣

男金益 謹識

經史管窺



經部

太倉蕭 墨曼叔著

誠齋易傳論乾卦云君德惟剛則明于見善決于改過主善必堅去邪必決聲色不能惑小人不能移陰柔不能奸故凶漢不日成哀而日孝元凶唐不日穆敬而日文宗皆不剛健之故也誠齋處南渡時確有所見故明目張膽言之

惠定宇九經古義需象曰君子日飲食宴樂歸藏易

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 藏板

需卦之需作溥禮記儒行日飲食不溥注云恣滋味為溥溥之言欲也故象言飲食宴樂古文易不可攷然溥字不為無說顧亭林唐韻正云歸藏易需作溥蓋平聲則轉為濡與需音相近楊升庵日古音溥人余切古歸藏易需卦作溥字同余案月令土潤溥暑注溥溼也曲禮濡肉齒決注濡溼也是溥與濡同義集韻濡洵趨切與需同音或可通用

喻澗石日泰之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為君子也厚齋取之而全謝山駁之日然則君子道消是

化君子為小人也余案小人道消即論語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之義君子道消即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說原不悖謝山不過泥著字句而云然

爾

豫九四朋盍簪古文簪作貨京作摺馬作臧荀作宗虞作戢戢叢合也竹汀先生養新錄謂三代目前無簪字當日戢為正與上大者得句協韻禹貢厥土赤埴墳康成本作戢是戢與埴同孔傳土黏日埴攷工記埴埴之工鄭亦訓埴為黏土余案戢敦銘戢立中

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 藏板

廷戢訓聚老子埴埴日為器言土性黏膩故可埴也揚子法言埴埴索塗言聞聲而來也俱合朋類合而從之之義

觀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余案大亨者裸賓之禮上公王禮再裸侯伯子男王禮壹裸洛誥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正合觀盥而不薦有孚容若之義蓋賓于王者惟裸禮為盛謂可日觀禮容焉

无妄六二不耕獲不菑畲釋地一歲日菑二歲日種田三歲日畝菑者災也謂災殺其草木也郭景純日

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蓄新田新成柔田畝和也
田舒緩也余案詩楚茨曰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咎
何為我藝黍稷可取曰為蓄畝之證言耕者必先伐
除茨棘然後可曰種黍稷今未曾除去茨棘而已可
播種言非計利而始為之也

大過九二枯楊生稊康成讀枯為姑余案枯蓋卽周
禮壺涿氏牡樺午貫象齒之樺之省文牡樺姑榆也
樺一佗姑釋木無姑卽釋草之莖莖急就篇注云莖
莖無姑之實也無姑一名樺榆此鄭說所本而俗讀
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為枯槁之枯非是
遜上九肥遯古易佗飛王注增繳不能及則晉易亦
佗飛余案淮南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
平子思元賦曰利飛遁曰保名皆可佗證佐
睽上九先張之弧後說之弧疑與下句匪寇婚媾不
膠黏余案虞翻云說與說逆猶置也離上與兌三陰
陽相應而家道睽乖故先疑後釋張弧者拒之如外
寇設壺者禮之若內賓壺誤為弧失其義矣上九六
三婚媾之象始曰為寇也故先張之弧非寇乃婚媾

故後設之壺古易皆佗壺壺尊也土昏禮設尊于室
為內尊又尊于房戶東為外尊此之謂設壺从虞說
則膠黏矣

夙九五莧陸夫夫舊注莧陸草之柔脆者馬鄭王皆
云莧陸一名商陸商同商說文商草也經義終晦余
案馬氏草木辨云莧陸卽商陸其性堅韌寄樹而生
莧陸榮則所繫之樹瘁故務于未蔓延時除其根據
此卽今俗言割人藤是也字林云韌柔也

井初六井泥不食九三井渫不食九五井冽寒泉食
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四 世楷堂 藏板

水泉當言飲而何曰言食余案米穀必得水而後可
炊蓋主亨飪言如言飲只可解渴言食才能救飢解
渴之功小救飢之功大故必言食方合井養不窮之
義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渫
者渫其惡也故不食序卦言井道不可不革蓋謂久
則穢濁宜變易之也故井水渫惡行人恻焉不用則
惡用汲則清明王變而易之則不獨行人天下皆受
其福矣余案管子杼井易水所曰去茲也水育茲人

或遭之年命促惟潔且新乃受福自是此又注脚漢書王褒傳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注云與幽也潔汚也汚穢則除去之故曰潔亦足取為證佐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鄭注云糝謂之餗周禮糝食注菜餗蒸兮穿農為竹竹之萌曰筍筍者餗之菜也餗說文餗鼎實惟葦及蒲陳留謂健為蒿健即餐一餗或餗飭古之糜今之粥也內則之醯同此

震六二億喪貝六五億无喪有事集注億字未詳或訓為度非是余案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先

昭代叢書

三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五

世楷堂藏板

師鄭注云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呂為之也億可呂為之者猶言抑可呂為之也與論語抑亦可呂為之次矣同陸氏釋文亦音抑可證

中孚九二我有好齋吾與尔靡之注靡欲也分欲而其之獲韻通伦靡皆非是靡當讀為磨與和協韻吾與尔靡言相磨礪也莊子齊物論與物相刃相靡荀子性惡篇身日進于仁義而不自知也靡使然也史記衡山王傳贊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好齋猶

孟子所謂天齋好齋本乎天吾與尔共有之故願與尔共靡之者師友之化漸靡之功也又蘇秦傳揣摩鄉誕生本伦揣摩亦可參

未濟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高澹人天祿識餘云郭琛謂震乃摯伯之名王季妃太任父也程傳呂震揚威武釋之則三年有賞于大國者何人也義自好然未知所出余案楊氏經史攷異云古文易伦歷用伐鬼方蓋指王季也今本誤伦震呂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又王賜

昭代叢書

三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六

世楷堂藏板

地三十里玉十穀馬十匹證之佶非無稽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潘次耕曰倚數一語在生著之後立卦生爻之前則此參天兩地正確指著策之數也揲策成爻奇數有一三五而獨用三謂之參天偶數有二四而獨用二謂之兩地其不用一五與四者不可用也老陽之數九必呂三三數之方為三奇若雜用他數則一四四可為一奇四偶矣老陰之數六必呂三二數之方為三耦若雜用他數則一四一可為二奇一耦矣少陽之數七必呂一三兩二數

之方爲一奇二耦若雜用他數則一五一可爲三奇矣少陰之數八必呂附三一二數之方爲二奇一耦若雜用他數則二四二可爲三耦矣故奇必用三耦必用二而後陰陽老少之爻乃可定參也者三之出剛也者二之也取三于天取二于地而交錯用之所謂參天剛地也呂此參剛成九八七六之數所謂參天剛地而倚數也愈淺近愈明顯足補向來之漏巽爲宣髮康成注髮早白也今文譌作算髮釋文具本他宣余案韓非子日身不待老而僊髮不待年而

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七

世譜堂 藏板

白如蒜不典

尙書國語太子晉日共工壅防百川墮高堙庫日害天下崇伯解遂共工之過余案竹書紀年淮南子皆載共工嘗治洪水事据此則方鳩偃功自指治水堯日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斥之象恭當佗尸位解言但外貌謙恭而不肖實心治事所日做了治水之官而仍使洪水滔天自合答方鳩偃功之義而與下節用絲一串章昭沿賈逵之誤亦呂其工爲黃帝時之

其工是顯背本文解襲共工之障水日致殛之句矣尙書中候云初堯在位七十載矣見丹朱之不肖不足日嗣天下乃求賢日異于位至夢長人見而論治舜之潛德堯實知之于是疇咨于眾詢四岳明明揚側陋得諸服澤之陽又云堯之長子監明早死不得立監明之子封于劉朱又不肖而不獲嗣余案春秋傳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日事孔甲則劉累即監明之裔孫也呂氏春秋堯有子十人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二女在監明死後矣

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八

世譜堂 藏板

尙書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惡德日子恐來世日台爲口實此正湯自新處而仲虺偏佗諂呂文之此最壞事一則啟後世篡國之禍一則啟後世逢君之惡設命王宅憂亮陰三祀康成注云亮同諒古佗梁楫謂之梁陰古佗闇讀如鷓鴣之鷓闇謂廬也而孔安國則日諒信也陰獸也余案范宣日諒闇爲凶廬禮葬爲柱櫓則梁也葛洪日橫一木長梁于東墉下著地日草被之既葬則翦去草日短柱拄起長梁謂之柱櫓一名梁既葬泥之障日避風此同于鄭說

者杜預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既葬除喪服諒
闈呂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此同于孔說者据
尚書大傳高宗有新喪居廬三年未嘗言國事則鄭
說爲是若佗信默解則無逸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語
佗復疊矣又案後漢蔡邕議郎胡夫人哀讚云敢曰
亮闇叙我憂痛晉賈后取妹丈韓壽子養之託梁闇
所生亦可參

般其弗或亂正四方說文或邦也从口从戈呂守一
一地也或亂正四方者猶詩正域彼四方肇域彼四

昭代叢書

主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九

世楷堂
藏板

海也毛傳云域有也鄭箋云長有邦域孔傳亦云或
有也言能守之是呂有之則或卽域甚明後人加土
爲域而于或字祇佗或人或曰之用并其本義而忘
之矣

天閱慈我成功所傳云閱慎也言天愷勞我周家成
功所在余案若依傳訓則閱字落空矣蓋閱無慎義
呂慎訓慈呂勞訓上句若勤之勤而閱訓安在不然
下文天亦惟用勤閱我民傳云天亦愷慎我民與上
注無異義魯頌閟宮有恤箋云閟神也又深也傳若

言天深愷勞我周家則自然周匝矣王莽大誥佗天
慈勞我成功所可夫

錢氏三國志攷異曰今本尚書同瑁連文同爲裔名
瑁爲天子執瑁之瑁仲翔謂古月佗同鄭氏从誤佗
同又訓爲酒栢呂此譏鄭之失則古本只有瑁字古
文佗月而鄭佗同也今本尚書出于梅賾或亦習聞
仲翔說兼取二文呂和合鄭虞之義乎三餘初錄云
書疏引鄭注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則鄭氏本佗同瑁
非始于梅賾也後案云推翻之意因說文玉部古文
瑁字佗瑁遂曰爲經文本當佗上宗奉瑁無同字祇
緣今文佗瑁傳寫分爲兩字遂誤佗月瑁後人呂月
佗同復誤佗同瑁鄭不能覺其誤從而訓爲栢佗勝
錢說

昭代叢書

主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十

世楷堂
藏板

詩國風行露篇誰謂雀無角音六應訓鳥味而彘
傳云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謬矣若爾則下
章鼠無牙將何呂解考亭亦白知其說難通故姑从
闕如菽園雜記云予之齒者去其角傳之翼者兩其
足或謂有齒無角若犬豕佗矣牛羊有角未嘗無齒

也角當倫角音六謂鳥味譌為角耳蓋曰為獸子之齒則無鳥之味鳥傳之翼則無獸之四足翼足互言鳥獸齒角不當專曰獸言此說有理但於之韻書角無釋鳥味義不知何所據余謂詩誰謂雀無角此便是證據文量始沿襲傳之誤而欠精核耳

一發五犯吁嗟乎騶虞梁騶者天子之園虞者司獸之臣虞人翼五犯曰待之故一發中五虞人能盡職故嗟嘆之也余案逸周書大武解有五虞五虞者一

鼓走疑二備從來三佐軍舉旗四采虞人謀五後

騶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十一 世楷堂 藏板

然之然蹂也蹂其後而從之此从禽所曰必有虞人也又射義天子曰騶虞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故曰說新書亦曰詩騶虞為騶人虞人非獸也之說

敝符序謂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考亭改極為莊失其義矣春秋極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則姜氏之淫亂極公所不能禁也夫曰夫所不能防閑其妻者而責子曰防閑其母苛矣南山刺齊襄倚嗟刺莊公而極獨從末減美刺之義安在

魯道有蕩齊子豈第箋云豈第猶發夕也朱傳作樂易訓非是介正釋言曰愷悌發也舍人李巡孫炎皆曰闡明發行鄭又引古文尚書曰弟為罔而訓罔為明蓋本介正而為之說又相如封禪書曰闇昧昭晰昆蟲閭惛閭惛猶愷悌愷悌猶開明據此知鄭箋之精當

猗嗟名兮毛傳云目上為名釋訓同義郭景純曰眉

眼之間為名玉篇引詩佻頰云眉目間也亦佻昭余

案文選西京賦昭藐流眄注云昭眉睫之間據曰證

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十二 世楷堂 藏板

毛傳目上為名自無疑義考亭不從毛傳而曰解訓

名又足曰威儀技藝之可名失之矣又冀州從事郭

君碑云卜商虎眇喪子失名亦可參

于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注云夏大也箋云

屋具也言君始于我厚設禮食大具曰食我也義本

明白考亭浴王肅屋則立于先君食則受于今君之

誤而亦曰室宇訓夏屋余案不但與下句每食無餘

不膠黏而下章每食四簋亦錯雜矣惠棟詩說

取魯頌簋豆大房佗證傳云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

跗如堂房也說是穩又檀弓云見若覆夏屋者矣注謂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房呂此為證較惠說更精當

余姪百堂云讀書不獨文義宜留心即音韻亦不可忽略如幽風蠶月條桑釋文條暢遙反則為超音條無讀如超者蓋暢字是暢字之誤暢遙則為挑矣養新錄云條桑釋文有剛音一為徒雕反與枝條之條同音一為暢遙反讀如挑亦沿前人之誤

小正伐木所醜酒有奠毛傳云所所涉貌呂僅曰

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 藏板

醜呂藪曰滑滑舊也舊古縮字是為縮酌說文依毛詩而云所所伐木聲遠聞其聲近見其貌傳言貌者

呂伐木之梯與縮酒之茅蓋所者削梯猶斯者析薪故斯所皆从斤後漢楊由傳風吹削梯謂削下木片也晉書王濬傳伐吳造船木梯蔽江而下吾彥取梯呂呈孫皓是謂削梯若从朱傳引大木者呼邪許注舉重勸力之歌呂訓許許得母改伐木為舉木乎古文所與許通漢書張良傳父去里所復還注里所猶里許也疏廣傳數問金餘尙有幾所注幾所猶幾許

故所所或他許許

之子于征劬勞于野毛傳云侯伯卿士也詩本義云使臣也彙傳則云流民自相謂也余案周禮地官鄉師呂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糶阨遺人縣都之委積呂待凶荒廩人掌九穀呂治年之凶荒令邦移民就穀倉人掌粟入之藏呂待凶而頒之蓋國家賑貸存恤必呂士大夫主其事鄉師等或士或大夫即詩所謂之子于征也巡國及野拊循流民所謂劬勞于野也若佗流民相謂則下文爰及矜人哀我鰥寡為自矜自哀于義未安惠氏詩說與余意合而詞未

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 藏板

鳴故申言之

舟人之子注云舟楫之人鄭云舟當佗周考亭彙傳用毛說余案國語若克二邑鄆弊補舟依黠歷華君之士也又禿姓舟人則周滅之韋昭注云舟人國名韓詩外傳文王舉太公于舟人此舟人非舟楫之人之證也周禮冬官攷工記佗舟呂行水注故書舟佗周朱育彙字舟為古文周字焦山鼎銘王各于舟廟漢孟郁條堯廟碑委曲舟匝此舟與周通之證也舟

人之子即上文西人之子不知朱傳何故不從鄭說
大正自大伯王季論衡云太王亶父曰王季當立故
易名爲歷歷者適也太伯覺悟忝而避之說甚新奇
而漢書議郎耿育疏亦曰太伯見歷知適遂巡周讓
据此知王說非無本者

誕先登于岸尔正釋詁登成也地官小司徒使各登
其鄉之眾寡注登成也成猶定也釋文鄉亭之繫曰
犴犴同岸詩小雅宜岸宜獄後漢崔駰傳獄岸填滿
此鄭箋所自出蓋言欲成大功者必先平定訟獄自

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五

世楷堂
藏板

與下密人不恭接洽矣若毛傳曰岸爲高位謂先天
下升于高位固非卽籀傳曰岸爲道之極至處亦自
取惠氏援釋入儒之譏又帝謂與上章帝度異帝度
之帝自屬上帝細將度字體認自知至帝謂文王是
設爲紂命文王之辭蓋紂雖暴虐文王未嘗一日不
聖明戴之否則第七章既爲上帝命文王矣而又言
順上帝之則不亦自相矛盾乎

維禹甸之韓詩甸他敝蓋古敝乘甸通音亦同後世
失其音分敝乘甸爲三矣欲求其說而不得因據司

馬法曰附會焉謂甸出車一乘故曰乘失之

條革金厄注曰金爲環纏握轡首也形似烏蠅尔正
蠅烏蠅注大蠱如指似蠶也菽園雜記謂今女人金
銀臂環累累有節而拳曲正如蠅形獨當他蠅然則
金厄之厄當他蠅矣

周頌既右烈考亦右文母箋謂右助于光明之考與
文德之母此祝傳報辭尔正右導也助也亮也介也
尙也注云介紹勸尙皆相佑助余案周禮大祝享右
祭祀康成謂右爲侑易大有自天祐之子曰祐者助

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六

世楷堂
藏板

也虞仲翔云大有兌爲口口助俾祐口助者祝之職
也据此則右與祐通義與侑同若訓古爲尊則未知
所本

魯頌駉駉牡馬傳云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說文他
駉駉注馬盛肥也駉牧馬苑也引詩他在駉之野今
本駉駉誤駉駉駉野誤坳野失古義矣

思樂泮水薄采其芾芾音柶从草而聲毛傳曰芾是
葵也俗他茆古無茆字因讀茆爲茅茅非水草不可
爲菹與采于泮水之義難通或曰芾水草杜子春讀

茆為耶康成从之故曰茆鳧葵鄭小同曰蓴采草干
寶云今之鄒躡草堪為菹江東有之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詩曰為作廟韓詩曰為作詩
箋云脩舊曰新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是為
脩除脩除者除陳而新之也毛說似勝然未能捫主
韓說者之舌得三餘初錄引巧言篇奕奕廟君子
作之為證可無異議矣若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云奚
斯頌僖歌其路寢亦沿韓嬰之誤

周禮天官內饔鳥膳色而沙鳴雞鄭注失色不美澤
昭代叢書 主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七 世楷堂 藏板

也玉篇膳牛色不美澤此訓即用鄭注鄭之失色蓋
牛色之譌余案今周禮及內則皆誤膳為饗故誤牛
為失也廣韻沙所嫁切老子終日號而嗔不嗔和之
至也玉篇嗔聲破嗔沙音義同

王府掌其王之服玉佩玉珠玉說文云珠蚌之陰精
非是鄭注及孔穎達疏曰珠玉為蠙珠蓋承許氏之
誤余案珠字从玉古人之珠皆曰玉為之續漢書輿
服志永平二年詔从歐陽氏大小夏侯說冕皆廣七
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表元上前垂四寸後垂

三寸紫白玉珠為十二旒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為珠
卿大夫五旒黑玉為珠皆琢小玉為之据此知三代
冕旒所垂之珠非蚌珠也若蚌珠乃禹貢淮夷蠙珠
又是一物而鄭孔目之訓珠玉謬矣

地官目儀辨等注故書儀為義余案古者書儀但為
義今時所謂義為誼義古文春秋經傳皆作誼古文
尙書遵王之義亦作誼漢書董仲舒傳摩民曰誼小
宗伯肆儀為位肆師治其禮儀典命五儀同作義

司市凡通貨賄目璽節出入之康成注云璽節印章
昭代叢書 主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六 世楷堂 藏板

若今之斗檢封義甚明白掌節貨賄用璽節同說文
云王者印也則本秦漢之制言之非璽字本訓左傳
襄二十九年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杜注璽
印也戰國策欲璽者段干子也史記楚懷王置相璽
子張儀此古者尊卑共用之證至說文王者印也下
又云所目主土因字本从土上王者印也四字恐與
土義不相涉故又足此四字然失古義矣

夏官職方氏竹箭注故書箭為晉案古箭讀為晉余
案儀禮大射儀冪用錫若絺緞諸箭注古文箭作晉

吳越春秋晉竹十雙即箭竹也

兄弟畢矜元注古文矜為均也余案左傳僖五年均服振注字書作衿後漢書與服志秦呂戰國即天子位滅去禮樂郊祀之服皆呂衿元又王莽傳莽紺衿服左思吳都賦六軍衿服

儀禮士冠禮旅占注古文旅作臚案古器物銘內偁旅尊旅簠旅匝旅鼎之屬蓋皆為臚字義取于陳列亦詩賓之初筵殺核維旅注陳也同義而薛尚書釋旅為言不一博古圖又取于士旅食皆失其旨矣班

昭代叢書 壬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九 世楷堂 藏板

固述贊曰大夫臚岱鄭氏云臚岱季氏旅于泰山也聘禮歸饗餼五牢注今文歸或為饋案古文論語詠而饋饋孔子豚齊人饋女樂魯論皆作歸饋猶歸也公食大夫禮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注古文簋皆作軌余案周禮小史敘昭穆之俎簋注云故音簋或為几鄭司農云几讀為軌古文軌也易損卦二簋可用享蜀才本軌說文曰古文簋或作匱或作枕渙之九二曰渙奔其枕渙宗廟中故設簋 銅毛牛養羊苦豕菽注今文苦為芣釋文芣音戶介

正云地黃也鄭注苦芣芣乃地黃余案內則濡豚包苦實蓼閒傳齊衰之喪居聖室芣翦不納注芣蒲之可為席者則苦芣非一物可知

士喪禮竹笏注今文笏作忽案說文無笏字說文云笏籀文作忽一曰佩也象形笏又與忽通鄭氏尚書曰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笏注云笏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穆天子傳曰帔帶笏笏郭璞曰笏長三尺杼上椎頭一名珽亦謂之大圭从日勿聲不述命注古文述皆作術余案漢孟郁脩堯廟碑吏

昭代叢書 壬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十 世楷堂 藏板

士歌術功傳萬世靈臺碑州里偁術韓較脩孔廟碑後其術韓君德政巴郡太守樊敏碑臣子褒術義皆作述又祭義術省學記蟻子時術之注術當作述方望谿析疑曰特牲饋食禮惟設几筵而無迎主主入之節康成注王制謂大夫士無主据此又據戴記祝取羣廟之主藏于祖廟主出廟入廟必踰周旅酬六尸皆邦國禮故後儒不能辨正獨不思若無主則無為多立虛廟而庶人私祭高曾于寢亦無術呂稽之矣記云重既虞而埋之又云殷主綴重焉周主重

做焉庶人必有重則雖庶人必立生此喪之大綱也
有重斯有主見魏書禮志鄭注非是方氏駁之是矣
余案左傳哀十六年孔慳使武車反祔于西圃注反
祔還取廟主也說文云祔宗廟主也蓋祔謂之函以
其而主故亦謂之主據此則大夫士有主可知

少牢饋食禮上佐食曰綏祭注綏或佗按按讀為墮
春秋傳曰墮幣楚有宗祧之事將墮幣焉是也祭用

幣與幣于神曰墮戰國策曰墮飯趙孝成王方饋不
墮飯是也飯曰手謂放飯于器曰墮古文墮為所又

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 藏板

按讀為情如周禮守祧既祭藏其情之情說文佗墮

古文為揆

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集說

女子子重言子者別于男子也非是余案女字亦應

讀斷子子蓋言子之子即俗云女孫也後觀喻湍石

禮說與余暗合坊記兄弟佗男子較明了

禮記曲禮幼子常視毋誑注視今之示字余案士昏

禮視諸衿整注視乃正字今又佗示俗誤行之又左

傳昭十年引詩祝民不佗注視如字詩佗示又漢書

高帝紀視項羽無東意師古注漢書多目視為示

禮運聖人耐呂天下為一家注耐古能字禮部韻略

載應劭漢書注曰輕舉不至于堯完其耐鬢故曰耐

古耐字从彡耐髮之意也蘇林呂為法度之字皆从

寸後改爲耐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

漢書音義耐乃代反亦佗耐又耐事耐久亦佗能入

登韻然則古能字佗耐又佗而古耐字佗耐也

伯兄南陵先生曰禮器父黨無容正義謂父之族黨

事之無有折旋揖讓之容非是黨所也言父所盡誠

而已不假外兒容飾也觀內則在父母之所不有敬

事不敢袒褻鄭注曰父黨無容可證左傳哀五年師

庠師庠何黨之庠杜注黨所也公羊傳文十三年何

善尔往黨何休注黨所也所猶是齊人語也此黨與

所通之證說同王氏經義述聞而引据較詳余案荀

子怪星之黨見黨見猶所見也亦可取證

郊特牲腥肆爛膾肆注佗薦解體非是余案楚茨二

章或剝或亨或肆或將剝者鬻解亨者煮熟肆者全

體先鄭訓肆為陳後鄭破肆為剔皆失之矣要如周

禮記曲禮幼子常視毋誑注視今之示字余案士昏

禮小胥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注肆全也全陳之則鐘磬各一儀謂之肆也解方得燭禮器注云沈肉于湯也上文血腥燭祭注云燭或為膾玉篇膾滿也生熟半也余案有司徹乃設尸俎注云古文鼓作燭釋文燭一本作燭聘禮注膚豕肉也惟燭者有膚則當从燭為正

明堂位夏后氏曰楬豆注云楬無飾也方言齊人謂無髮為禿楬楬與鬮同蓋器無文猶頭無髮也

祭法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相近王肅讀為祖迎余

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 藏板

攷古本禮記相為禱字之誤近為所字之誤一聲相近而誤一字相近而誤

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方氏注謂之宗者宗之為言尊也余案康成皆讀宗為祭云祭星與水旱之壇而說文引禮亦云雩祭祭水旱則是并儒已先康成而讀祭矣而周禮黨正春秋祭祭則謂雩祭則亦為壇位如社稷也晉志摯虞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祭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黨正之祭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据此則宗字

自當从鄭他祭不知集說何旨舍此而从彼

聘義續密目聚注續致也說文無續字余案詩唐風集于苞檉傳云苞檉也釋文云本又作檉箋云根相迫迮檉致也亦正釋言苞檉也疏物叢生日苞齊人名曰檉郭璞曰今人呼叢緻者為檉又周禮考工記輪人凡斬穀之道必矩于陰陽陽也者積理而堅注陽木文理緻而堅據此則宜从禾旁作檉

中庸小人反中庸余案顯然與中庸相反之小人何足當聖人指斥此乃自托于中庸敢與聖人為敵者

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 藏板

故急目反字正之下文小人之中庸也不著反字正見其無忌憚苟不干嗜聞之外隱微之內得其相反處則相侶處正不易辨少正而魯之間人孔子誅之可證

豈戎衣而有天下舊注衣讀如殷依康告文集注如字讀依武成文恐非不但武成為偽書又與上下文義不貫如云一箸而不失顯名將再箸三管顯名即因之而失康左傳宣六年引周書熒戎殷注云義取周武王呂兵伐殷盡滅之差勝余謂究竟以康告

注戎字如大疋肆戎疾不殄解與召誥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同義上下文自一串矣

反古之道鄭注謂曉一孔之人孔穎達未達其指鄭蓋取管包孔竅為喻移官換羽調為之變若但曉一孔則泥其故調而不協于新聲矣

儒行儒有不隕穫于貧賤不充訕于富貴不閱有司余初疑隕穫二字有誤曾嘗康成注隕穫困迫失志

之貌為糊塗後觀季氏文說隕穫他隕釋言古文禮記如是始悟康成本不糊塗蓋其時未誤隕釋為隕

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 藏板

大學此之謂自謙鄭注謙讀為慊慊之言厭也謂誠意自足朱注快也足也余案說文慊疑也漢書文帝紀天下人民未有愿志應劭曰志滿也說文愿快也

据此則慊當他愿

冠義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于母母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母之拜子有謂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其庸敬曰信斯須之敬者有謂嫡長子代父承祖故禮之異于餘子者此種盲說大于風化有關余案儀禮

士冠禮云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母拜

受于拜送母又拜此為母者答拜其子之明文也蓋

目冠禮禮之大者雖父母亦無端坐而受子之拜者

小戴禮紛紜枘鑿有不勝指者一郊也或曰用辛日

或曰擇元日一禘也或曰春祭或曰夏祭一廟制也

祭法大夫有皇考廟王制有太祖而無皇考一寢也

檀弓目之哭師奔喪目之哭母妻之黨一奔喪也雜

記大功望門而哭奔喪見喪者之鄉而哭一禫祭也

或曰中月或曰祥而禫其乖戾如此

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 藏板

左傳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杜預注寤寐而生故

驚而惡之顧亭林杜解補正采應劭風俗通說兒墮

地能開目視者為寤生若尔則何驚之有伯兄南陵

先生引崔鴻南燕錄晉咸康二年公孫夫人晝寢生

慕容德左右目告方寢而起慕容皝曰此兒易生但

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曰德為名三十國春秋蒍秦

蒲洪父懷歸子郢落小帥其母姜氏因寤產洪驚悸

而寤則杜說未可厚非 沙隨春秋例曰云攷錄古春秋莊十八年秋有蜮伯

蚘音待卽小正大田篇公其螟螣之騰注云短狐也
呂含沙射人非是余案後漢書明帝紀引詩公其螟
蟻呂氏春秋任地篇大草不生又無螟蟻高誘注蟻
或作騰又唐公昉碑作蟻孫叔敖碑作貸皆可證

僖四年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鹵至于河南至于穆
陵北至于無棣此言四海九州無不可到用呂破不
虞君之涉吾地也句注皆作齊境非是余案史記齊

太公世家索隱注舊說穆陵在會稽非也今淮南有
故穆陵門是楚之境唐王昌齡送人赴安陸有天邊

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毛 世楷堂 藏板

何處穆陵關之句安陸卽雲夢二縣也京相璠曰無
棣在遼鹵孤竹縣漢書地理志遼鹵郡令支縣有孤
竹城不專指齊地不辨自明

二十六年公使展喜犒師注犒勞也公羊莊四年何
休注曰牛酒曰犒然非古文故說文不載古作犒服
虔云曰師枯槁故饋之飲食亦作稟周禮小行人國
有師役則令稟贈之注云故書犒爲稟

二十有八年士會攝右余案士字當作土襄二十四
年宣子曰在周爲唐杜氏廣韻杜本帝堯劉累之後

省杜伯土詩徹彼桑土韓詩伯杜揚子方言東齊謂
根曰土非專指桑根白皮土同杜据此則土字爲土
字之譌審矣又案晉語注周武王之世唐杜二國名
豕韋自商之末改國于唐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
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杜伯爲宣王大夫宣王殺之
其子隱叔去周適晉生士焉爲晉理官其孫士會爲
晉正卿益足徵士字之誤

三十年若不闕秦將焉取之仲兄小洲云注訓虧非
是應訓開墾讀如吳語闕爲石郭陂漢呂象舜管子

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毛 世楷堂 藏板

山權篇北郭有拙闕而得龜者之闕方與下取字膠
黏余案若余當曰成十三年又欲闕蕪我公室爲證
文二年廢六關注謂關所曰禁絕末游而廢之爲不

仁家語伯置六關注謂置關曰稅行者爲不仁余案
爾書本不桷鑿不過注者有異同耳春秋宣八年壬
午猶釋萬入公籥公羊傳曰其言萬入公籥何公其
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休注曰廢置也置者不公也

文十七年鋌而走險急能擇注鋌訓疾走非是余
案孟子殺人曰鋌與刃注鋌杖也

成二年盟于蜀卿不書置盟也說文匱一日乏也咳
助曰虛也言虛而不實也伯勝訓乏百堂姪引晉語
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韋昭注言不副貌
為匱更見精核後觀養新錄亦云當用此義

襄三十年叔孫莊叔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虺也豹

也而皆呂名子莊叔之子祇有僑如與豹而無虺全

謝山据永樂大典載春秋世系世譜謂叔仲昭伯乃

虺也昭伯為惠伯之子惠伯莊叔庶兄莊叔呂其猶

子而名之事或可信但左傳名帶不名虺舉一人兩

昭代叢書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完 世楷堂 藏板

名目釋之近附會矣余案莊子螂蛆甘帶帶蛇也虺

亦蛇也虺帶音近義同觀詩推度災維帶維蛇則古

或通用

昭九年豈其弁髦而因曰徹之余案弁與髦為二物

而杜注云童子弁髦始冠必曰弁蓋緇布冠也故謂

之弁髦既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緇布之冠永不

復用故言因曰徹之蓋祇注得弁字而脫卻髦字矣

儀禮既夕曰主人說髦鄭注云今文說皆他稅兒生

三月翦髮為髻男角女鬪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

飾謂之髦所曰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
無飾可曰公之禮記喪大記同孔穎達正義云髦幼
時翦髮為之至年長則垂箸兩邊明人子事親恆有
孺子之義也若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玉藻云親
沒不髦是也

二十五年傳季氏介其雞注云擣芥子播其羽也而

質疑謂介為甲呂駁注余案應瑒門雜詩芥羽張金

距褚玠詩芥羽雜塵生劉孝威詩翅中含芥粉周王

褒詩猜羣芥粉生皆堪助注張目

昭代叢書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味有冰牢經成周宜榭焚釋文云左氏作宜榭火余

案左氏古文榭本作射郝敦銘曰王格于宜射劉達

引國語云射不過講軍實今本作榭說文無榭字經

傳通作射書秦誓云惟宮室臺榭釋文云本又作射

左傳三十一年無視臺榭注本亦作射荀子王霸篇

臺榭甚高注與榭同吳射慈亦作射慈擊處三輔決

錄注云漢末大鴻臚射咸本姓謝是射與榭通又禮

玉藻鄭注靈射之屬介正作射亦足為證

文十八年三人有子三人緩帶范甯曰共望其祿也

夫說采晉書羊祜傳輕裘緩帶日釋之白屬贊說余謂要引漢書匈奴傳父兄緩帶稚子咽哺曹植筮筴引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崔鴻南燕錄人鼓腹帶自緩日為證方合其理則贊不諱也此義亦定九年陽貨載葱靈勝于其中而逃往云輶駟時後有蔽余案慈靈即窗櫺古今字說或櫺窗閱也其制中立柱木兩旁開窗內容人臥亦可載物徐幹齊都賦日窗櫺參差若遊風取有焉木古櫺音草苦漢公羊傳楚冠弁仲裘櫺櫺柯不櫺城也何休云若漆

昭代叢書 壬集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 藏板

目草衣城或讀裝為裝謂功之等裝次第非是余案魏揚州刺史劉馥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苦數千万枚為備及吳圍合肥天連兩城欲崩于是目苦裝覆之是為裝城即目草衣城之證戰國策董闕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目荻蒿苦楚廩之其高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俯斃不能過也此義亦可取

穀梁傳莊二十三年夏如齊觀社穀梁傳日常事日視非常日觀觀無事之辭也目是為尸女也無事不

出竟范甯日尸主也主為女往而以觀社為辭讀者疑之余案墨子燕有祖齊有社稷未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得此注脚疑義消釋矣論語是謂能養養兼服勞不獨饋食故言犬馬于人亦能竭其力而不知敬人之不敬者無目自別于犬馬也聖人決無目畜擬人父母之理也包注如此邪疏亦先主此說後乃引孟子豕交獸畜之語明知義有優劣也犬馬指人子說剛能字方有箸落

五十目學易五十者約舉河圖之數猶言參互日攷

昭代叢書 壬集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 藏板

之耳五之為義三天兩地居中而無所不該十之為義一經一緯交出而無所不貫五建皇極十環終始目此學易易蘊无窮下經是人道由咸恆而訖既濟未濟上經是天道由乾坤而訖坎離凡學之境力至日有神至日無無者融徹之謂也盡人則可目無小過起風澤雷山而觀成己之會達天則可目無大過化山澤雷風而躡日月之根窮理盡性日至俟命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聖人猶畏變淳離之中恭而無禮不分兩章案恭而無禮如命伯石為卿三

辭而受策之類慎而無禮如季文子宣公篡立不能
討而反爲使齊納賂之類勇而無禮如白公好復言
而求死士之類直而無禮如國武子好直言曰直人
過之類此小人之行故有勞蕙亂絞之弊若君子則
無之矣蓋君子于禮斯須不去其身而禮之出于性
者莫如篤于親能篤于親則民自興于仁而備恭慎
勇直之德禮之推以情者莫如不遺故舊能不遺故
舊則民自不偷薄而無勞蕙亂絞之弊剛節本自相
蒙吳氏武斷夫子必不應有是言曾子之言必當如

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聖

世楷堂
藏板

是不知曾子之言皆述自夫子者說文無蕙字荀子
議兵篇認然懼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刑法
志引作總蘇林讀如慎而無禮則蕙之蕙則蕙字宜
从認或作總汗簡云篤古佗竺釋詁竺厚也

惡衣服而治美序黻冕注黻蔽膝也曰韋爲之非是
詩元衮及黼尔正衮黻也注云衮有黻文故黻衣一
名黻冕蔽亦作紱荀子天子山冕夏也傳有火龍黼
黻殷也禮有日月龍章周也且黻與黻異物黻从韋
曰韋爲之黻从黼紱衣也則黻非蔽都亦明矣今之

蔽鄒古之蔽弁尔正蔽弁謂之禕釋名曰跪禕跪時
禕然張也又謂之被卽是芾字見說文

固天縱之將聖集注訓將爲殆非是孔安國云天固
縱大聖之德曰大訓將說自優余案詩小正亦孔之
將商頌有妣方將我受命溥將皆足爲孔注之證
菽園雜記云鄭介庵問魚餒肉敗不直曰魚爛肉腐
而云然何如余不能對因請教曰魚之爛自內始如
腹之餒肉之腐自外入如軍之敗請問何出云不知
所出後讀程沙隨思問錄中具此說余案公羊傳僖

昭代叢書

三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詩

世楷堂
藏板

十九年魚爛而亡何休注曰魚爛从內發百姓苦飢
相率俱去又奏始皇本紀魚爛不可復全索隱宋筠
曰言如魚之爛从內而出沙隨亦自有藍本

子路問聞斯行諸包咸注謂賑窮拯乏余案白虎通
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曰其身不
得專通財之恩友飢則白之于父兄父兄許之乃俯
父兄與之不聽卽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
聞斯行之又吳志全悰曰父命齋米數千斛到吳市
易悰悉目賑贍士大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論語有

父兄在之文謂悖輒散父財誠非子道皆可證佐
道不同不相為謀同是善同是正而取道既別則其
謀自然不能相謀如伯夷太公太伯季歷各造地域
各行其志下至里克荀息申胥伍員一時分投更不
相顧矣雖小道如農工醫卜亦復如是邪辯傳所謂
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也若分善惡邪正則如冰炭之
不相入雖兒童皆知之而煩大聖人特舉以垂訓序
東觀漢記第五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亦可取
證

昭代叢書

二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孟子為長者折枝枝肢古通用揚雄云見君上而稽
首曰委摯見長者而操手曰折肢陶元亮云吾不能
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折腰即折枝也趙注按
摩折手節解若枝也少者恥是役

楊朱胡安定謂即莊周所稱楊子居者與老聃同時
墨翟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則又在楊朱之辨矣兩
家之說已行于春秋而特熾于戰國耳楊學于老故
莊列諸書多稱之墨子七十一篇呂貴儉兼愛尊賢
右鬼非命上同為說傅堯舜禹偃周公與聖道不甚

背謬其後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林氏之墨
隨巢子之墨胡非子之墨蓋據楊墨之跡而論伯不
至無父無君而孟子必距而闢之者深慮後人或假
托之而或至于無父無君亦是充類至盡之義也又
賈子說林墨子姓翟名烏其母夢口中赤烏飛入室
中光輝照耀目不能正驚覺生烏遂名之

子衛主癰疽趙氏曰為癰疽之醫非是余案史記孔
子世家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乘出使孔
子為次乘又報任安書云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

昭代叢書

二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通陳雍與癰古本通後漢獻帝紀分涼州河西四郡
為癰州可證至渠與疽或因聲相近而假借耳
余正釋詁權輿始也詩注同廣正造衡自權始造車
自輿始相沿至今人無有議之者陽湖孫伯胤云此
凡說也權輿者草木之始也大戴禮誥志篇孟春百
草權輿揚雄賦萬物權輿于內徂落于外釋草云其
萌蘢蒨郭景純曰蒨屬下句非是案說文蘢蘢滃滃
讀若萌即釋艸之蘢蒨權輿與蘢蒨聲相近也余謂
與正精詳一洗舟人無稽之陋

釋樂徒歌曰謠說文謠作謠注云謠从肉言余案徒歌謂不用絲竹相和也肉言歌者人聲也出自胸臆故曰肉言童子歌曰童謠呂其言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唐人謂徒歌曰肉聲亦本說文

釋鳥鵲郭注鵲屬余案鵲兼鵲郭氏不言所出詩小豷肇允彼桃蟲傳云桃蟲鵲也箋云鵲之所謂鳥也今鵲是也其雛化而為鵲據此則鵲即鵲鵲即鵲可知

史部

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 藏板

張氏談郭云春秋啟閉二分二至竝見于書傳其他節候槩未之見惟國語范無宇曰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蚩蠶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注云處暑暑至也二分亦謂之日中余案雨水小暑見呂氏春秋霜降見家語清明白露大暑大寒見管子

秦策簡練呂為揣摩高誘注練濯治余案當為瀟練說文瀟瀟也攷工記幌氏瀟絲呂說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

凍注漚浸漬之也暴諸日呂陽气温之宿諸井呂陰氣寒之如是相間則瑕垢淨而精光發矣自是瀟練注脚

潛邱劄記謂白圭仕魏當文侯時人一見史記貨殖傳再見鄒陽傳其為文侯拔中山下逮孟子游梁之歲七十餘年邠卿誤呂為即孟子之白圭而林氏增益其說不知為又一白圭也經史問答云魏人別有一白圭當昭王時是孟子之後輩見國策不知潛邱何目不一引及余案孟子時之白圭乃周人非魏人

昭代叢書

壬壬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 藏板

見呂氏春秋高誘注及經史辨正 召公奭與周同姓周武王滅紂封召公于北燕穀梁傳謂周之分子譙周謂周之支族左傳富辰言文昭十六國召不與其列而白虎通則云召公文王子論衡亦云召公公周公兄皇甫謐呂為文王庶子欲於原豐為一孔穎達力斥其謬余案燕之始封本都于薊班固曰薊故燕國召公所封陸德明云禮記封黃帝之後于薊黃帝姓姬君奭其後是則非文王子明矣亦聞恆思有神叢與叢藉其神五日而叢枯七日而

叢叢高誘注叢樹也文說云叢祠也史記陳涉世家次所旁叢祠墨子云建國必擇木之修茂者曰爲叢位余案滇南札記云雲南之俗最可患者莫如牛叢連山接塞結黨成羣于深林孤廟殺牛飲血相爲盟誓一人欲有所事則登高吹角角聲一起千百雲集擁其眾曰報復私怨挾制官長卽神叢之遺蘊也劉向說苑張祿見孟嘗君孟嘗君因爲之書寄秦王往而大遇案此則范睢乃自魏至齊自齊入秦可補國策史記之漏

昭代叢書

壬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說

世楷堂 藏板

秦本紀大費輔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而曰尙書孟子推之舜時自益外無平水土及調馴鳥獸者遂曰爲卽益也余案杞東樓公世家云柏翳之後至周平王封爲秦項羽滅之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是則益翳爲罔人而秦非伯益之後明矣

趙甌北先生陔餘叢攷史記高祖本紀高祖每酤雷飲讐數倍索隱曰高祖大度既貫飲則讐具數倍價案讐與售同賣物受直也武負王媪皆酒家每值高

祖酤飲則人競買之其獲利較倍于常也宣帝少時從民間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讐與此相類索隱乃謂貫飲而償厚價則下文折券句又何說也何義門說同余謂雷飲讐數倍者貸曰空券未必有錢也故下文及見怪此兩家常折券棄負索隱本自明白宣帝買餅事雖相類其實各別三餘初錄與余意合

昭代叢書

壬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說

世楷堂 藏板

案風俗通載劉向對成帝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爲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帛書曰闕尤尊顯佞諛得志曰哀屈原亦因自傷爲鄧通所愬也觀此則言誼爲絳灌等所毀恐未盡然又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鑿古錄謂絳陽侯華無害與灌夫之父灌孟豈其然虜匈奴傳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又曰甌脫外棄地韋昭曰界上屯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作土室曰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甌脫王正義曰境上斥候之室爲甌脫則非地名可知

司馬相如傳相如自箸犢鼻裋褌昭曰今一尺布佗形如犢鼻又曰今銅印言犢鈕此其類矣義新錄云廣正裋鼻裋也禪無襦者謂之襜褕度沒及說文無襪字當為突即犢鼻也突犢聲相近重言為犢鼻單言曰突後人又加衣旁耳

太史公言文史星秣近虐卜祝之間主上曰倡優畜之枝舉亦言為賦乃排見視如倡客謂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虐蓋孔子猶重視文若此而漢之君臣乃曰俳優相待此漢之所曰遠不逮唐虞三代也

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聖

世楷堂 藏板

余曰文曰載道離道言文壯夫不為漢時人自待已薄又何怪上之薄待邪

漢書功臣表淮陰侯韓信初曰卒从項梁梁死屬項羽為郎中至咸陽入漢為連數票客蕭何言信為大將軍師古曰高紀及信傳並云為治粟都尉而此云票客參錯不同或者曰其票疾而賓客禮之故云票客也史記功臣侯年表作典客索隱云典客漢表作粟客蓋字誤傳作治粟都尉或先為連數典客也三餘初錄謂信為連數在赤泉勝公之時為治粟

都尉在勝公既釋之後信傳紀載甚明何得混而為一顏說非是索隱之說亦贅至漢表作票客索隱又云漢表作粟客曰形近而誤五行志云崇聚票輕無該之人曰為私客谷永傳作傑則師古票疾而賓客禮之之說亦不為無据余案票字當从史記作典客景本紀典客為大行韋昭云大行官名秦時云典客景帝初改云大行及本書呂后紀勃復令鄭寄典客劉揚說祿可證功臣侯年表索隱徐廣曰連數為典客官亦可參若師古曰票疾而賓客禮之云票客不

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聖

世楷堂 藏板

成文理矣畢氏按尋證佐亦甚無謂

司馬相如傳注應劭曰方言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左傳得用曰獲又方言凡民男而婿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余案楚辭哀時命注臧為人所賤獲為人所保得服虔通俗文曰古本無奴婢即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臧舉沒入為官奴婢逃亡獲得為奴婢又貢禹論贖舉之弊言文孝曰貢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婿及吏坐贓皆禁錮不得為吏本書嚴助傳歲比不登民待賣賣資子曰接衣食如淳曰

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曰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說文贅呂物質錢也从贅貝敖者猶放貝當復取之也太公陰符曰奪人田宅贅人妻子淮南子云贅妻鬻子贅妻者賣妻與人作婢也可參楊雄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應劭引尔兀廟中路謂之唐非是當讀如周語陂唐汗庫呂鍾其美之唐韋昭注唐俗本作塘說文無塘字蓋謂醴泉出而成池唐也

古今人表戴公黔牟子文公戴公弟攷衛人惡惠公昭代叢書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藏板

之讒殺太子又惡宣姜淫亂故逐惠而立黔牟後惠日齊襄援得返國而衛之臣民不服至懿公失國遂歸心黔牟之子黔牟在位八年未有失德之事立其子吕順民心自合情理若依左傳及詩序謂公子頑烝于宣姜而生不特衛人惡宣姜與頑不肖立其子而事之即就宣姜而論雖不淑小君也豈有于君薨之後公然舉二子三女者序班說自長蕭何傳吕文無害為沛主吏掾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猶無比也一日害勝也無能

勝害之者師古主蘇說余案論衡程材篇曰偁譽文吏謂之漢長又曰選舉取常故案吏取無害又曰張湯趙禹漢之忠吏忠吏即有害吏也周亞父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居此反言之也据此則應說為是三餘初錄引文選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文而無害注引漢書音義曰文無所枉害也吕證應說之優更見精核又案文說云文無害三字係古人擇吏名目故漢律有無害都吏其曰文者謂其能持文法曰無害者謂其為人無礙于行猶言行止無

昭代叢書 壬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藏板

礙也故趙禹傳載禹之廉而周亞父有曰吾極知禹無害蓋吕廉亦行止中一節也是吕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為吏而後世保舉吏胥必曰竝無違礙等弊亦猶此意礙與害音相近義亦相通字書云妨也義自長陳平封曲逆侯讀者吕曲逆作去遇大顏小宋交譏之攷古質疑曰案陳平傳高帝出平城之圍南過曲逆孟康曰中山蒲陰縣因攷地里志中山國曲逆縣張晏注濡水至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章帝醜其

名改曰蒲陰則曲逆二字當如本字演繹露說同三
餘初錄云案漢書高帝紀戰曲遇東文穎曰地名也
蘇林曰曲音齧遇音容如曹參周勃樊噲等得曲遇
音義皆同讀曲逆作去遇者蓋緣曲遇而誤耳豈知
曲逆之曲作本音曲遇之遇作容音邪周勃得攻曲
遇最史記誤作曲逆余謂得此佐證曲逆二字如樹
看洗目矣

如淳曰馮敬即馮無擇子小宋據功臣年表曰非也

經史問答云秦漢之間有二馮無擇亦有二馮敬秦

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聖

世楷堂 藏板

本紀馮無擇是秦將軍馮敬是其子初仕魏王豹者
也文帝時為御史大夫者相去不遠故如淳有此言
功臣表別有漢將軍馮無擇呂氏私人其子亦曰呂
氏誅宋祁之所本者此也惟是馮敬曰御史大夫其
廢淮南掘百官表不詳其曰後事若如賈生語則是
為淮南所刺死所謂七首已陷其胸者也淮南已廢
誰為刺殺敬者且刺殺三公非小事絕不見于他傳
又馮奉世傳出自馮商之手詳序先世但及無擇不
及敬則如淳之說尙屬可疑若景帝詩又有雁門太

守馮敬死于匈奴則又是一人全說自詳核而筆蒼
謂馮敬有三未知何据

其樹榎楠豫章顏注豫章二木生至七年乃可分別
余案漢有豫章郡應劭云樹生庭中遂曰名郡文選
養生論譬猶豫章生七年而見覺耳李善注引淮南
子豫章之生七年可知延叔堅曰豫章與枕亦相侶
須七年乃可別据此則顏注脫一枕字豫章本一木
也

司馬遷傳報任少卿書太史公牛馬走注走猶僕也

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聖

世楷堂 藏板

言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說殊牽強余案淮南鴻烈
解偶句踐為吳兵先馬走注謂是馬并引道之人卑
賤所為据此則牛字應作先字曰字形相侶而誤
明妃之名漢書作樞亦作儻應劭曰名儻今作嬀非
伯奇之事錯出于傳記百家之書曰為伯封哀其兄
作黍離者韓嬰也曰為被放而歌首髮早白者王充
也曰為見虐于父作小弁者趙岐也曰為尹吉甫信
後妻殺孝子其弟伯封求而不得者曹植也曰為自
投江中衣苔帶藻忽夢見水仙曰美樂揚其怨歌

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歌疑伯奇援琴作
子安之操者揚雄酈道元也目爲見行中野獨無母
憐者韓愈也目爲清朝履霜編荷而衣采棹花而食
者郭茂倩也目爲勇于從而順令者張載也余案尹
吉甫與方叔召虎輩同爲宣王賢臣六月之詩人既
稱其萬邦爲憲矣而其詩言彝則言柔嘉言穆如如
其瞻譏而至殺子將何目憲萬邦而御諸友庫此真
不可解者

漢高祖父太上皇班史不載其名後漢書章帝紀祠

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聖

世楷堂 藏板

太上皇于萬年注名熾一名執嘉

班固傳翡翠火齊注引異物志釋爲翡翠鳥非是余

案乃石之侶玉者今緬甸出此石小者如拳大者重

五六十斤剖之白如雪青如翠美者價值千金

漢之班昭何曹大家蓋本百京雜記孟嘗君號其母

爲薛大家

養新錄云細素雜記歐陽永叔代王狀元謝啟陸機

閱史尚靡識于撐犁陸機事不知載何書王勉云此

見元晏春秋云予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專有

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犁天子也匈奴號撐犁
猶漢人稱天子也其事亦著藝文類聚類要諸書然
則不識撐犁者乃皇甫謐非陸機也余案匈奴傳注
匈奴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未嘗謂撐犁爲天子
也後漢書南匈奴傳注同

鄭眾傳眾在路連上書詔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後
爲軍司馬仕至大司農而東觀漢紀則云復遣眾使
北匈奴眾因上書言臣持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
怒放兵圍臣今臣銜命必見凌折臣恐不忍將大漢

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吳

世楷堂 藏板

節對璽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

強上不聽眾不得已既行後果爲匈奴所殺與范書

互異余案東漢經師有兩鄭司農則宜从范說

寶融傳有金城太守庫鈞注引持書音義云庫姓即

倉庫吏後也風俗通云古守庫大夫之後呂官爲氏

今羌中有姓庫音舍云承鈞之後也据此是庫本有

舍音今廣韻引姓苑庫系出庫狄氏宇文周有庫狄

部長其後單姓庫氏別列庫字音舍非屬無稽

陳實傳實久絕人事飾巾侍終而已余案飾當作帥

續漢書何進袁隗欲特表陳實呂不次之位實謝曰
久絕人事帥巾待終而已說文帥佩巾也廣疋巾也
吳志賀齊傳影帥陳僕祖山等屯林歷山山四面壁
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齊募輕捷士爲作
鐵戈密于隱險賊所不備處呂戈拓斬山爲緣道夜
令潛上余案戈字當是弋字之譌玉篇弋楸也一作
杙尔疋楸謂之杙注屨也可用呂涉險又可開掘言
齊用鐵弋拓暫成緣道也斬山二字段若膺謂暫字
誤分信然

昭代叢書

三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聖

世楷堂
藏板

蔡中郎月令問荅云三老五更子獨曰五更何也曰
字誤也安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借書者轉誤遂曰
爲更媵字女旁瘦字从安今皆曰爲更矣立字法者
不曰形聲何得曰爲字曰媵瘦推之知是更爲安也
余案列子黃帝篇云禾生子伯宿于田更商邱開之
舍注云更當作安史記韓世家虜得韓將鯨申徐廣
曰一作鯨晉人法帖亦書媵爲媵則安與更古或通
用又陸友仁研北雜志程義父云三老五更更字當
作安今媵字或作媵可驗知其故亦从蔡說

禰衡傳注臣賢案參過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
敬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音云參音七紺反後諸
文人多同用之吳賞叔云据此詩意參爲曲奏之名
則過字入于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參過而去足知參
過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爲去聲不知何所據也
參七甘反日知錄但引王僧孺庾信李廌等詩而云
正七紺反未及辨正其非所未解也余案楊氏談苑
徐鉉仕江左領集賢學士校秘書時吳淑爲校理古
樂府中有參字淑多改爲操蓋章艸之變錯曰非可

昭代叢書

三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辛

世楷堂
藏板

一例若漁陽參者音七監反三過鼓也禰衡作漁陽
參過古歌詞云邊城晏聞漁陽參黃塵蕭蕭白日暗
淑嘆服又見天中記據此顧氏从七紺反未可厚非
程綿莊云孔子廟有櫺星門其誤已久詩經小序云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漢高祖始令天
下祀靈星後漢書注云靈星天田星也欲祭天者先
祭靈星宋史禮志云仁宗天聖六年築南郊壇外壇
周曰短垣置靈星門夫曰郊壇外垣爲靈星門者所
曰象天之體用之曰聖廟蓋曰尊天者尊聖也其移

用之始于宋景定建康志金陵新志竝言聖廟立靈
星門惟元志誤呂靈作樗後人承而用之則不知義
之所在矣余案筆蒼已先辨之而遜此詳核又龍魚
河圖云天鎮星主得士之慶其精下爲靈星之神學
宮孔子廟尙有靈星門蓋取得士之義後人呂漢祠
靈星祈穀與孔廟無涉見門形如窗樗遂改靈爲樗
耳

東觀漢記隗囂聽杜林持弟喪歸旣而悔之令刺客
楊賢于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成喪乃

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 藏板

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
亡去與左傳晉靈公遣刺客刺趙盾事可參看

楚郡劉平遇賊扶持其母奔走逃難抱弟遺腹女而
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弟不可
呂絕類遂去不顧今人但知鄧攸棄子而不知劉平
亦棄子又魏略曰時亮豫大亂夏侯淵曰飢乏棄其
幼子而活也弟孤女

承宮于承平中徵爲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諫論
議切直名播旬及時單于遣使求欲得見宮詔敕宮

自整飭對曰彼徒炫名非實識也臣狀醜不可目示
遠帝呂大鴻臚魏應代之可見魏祖捉刀亦有藍本
晉書武帝炎報帖末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陌頭
屬與信會古者謂使人曰信今呂遺書饋物曰信失
古義矣王右軍十七帖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荅蓋
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俗讀往得
其書信爲句遂不取荅爲句誤甚觀東觀漢記鮑永
傳遣信人馳至長安及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
可證也

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 藏板

羊祜傳父道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
弟祜討逆有功將進齋土乞呂賜舅子蔡襲詔封襲
關內侯昔人謂蔡邕無子邕傳亦不言有子據此則
邕實有子女亦不止文姬一人

李密傳司空張華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
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詰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
者無已敵言教是日碎耳又陳壽進諸葛亮文集表
云或怪亮文采不豔而過于丁寧周至臣愚目告繇
之謨略而正周公之詰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

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余案兩人皆曾親炙武侯知之有素故其言自不謀而相合

郭璞江賦云總括漢泗兼包淮湘日知錄謂淮泗竝不入江此因孟子而誤余案春秋時吳伯黃池之會溝江及淮則江淮自通淮泗不入江者乃禹貢水道孟子排淮泗而注之江者就所見而言若景純賦江竝非記禹之治水自應據見在情勢言之顧延之詩何必充江淮同此意而顧氏引繩批根苛矣

王沈魏書袁紹即逢之庶子術異母兄也出後成爲

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 藏板

子余案魏志袁術傳術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通鑿太尉袁湯三子成逢隗成生紹逢生術據此可證王沈之誤又華嶠後漢書袁安生蜀郡太守京京子陽太尉陽四子長子平平弟成竝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爲公又互有異同

王右軍傳禿于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歛無半分之骨穀音搆樹名皮可爲紙史記桑穀其生尚書大傳桑穀俱生祖已曰桑穀野草也注此本也而云草未聞史記貨殖傳索隱云音確木名皮可

爲紙可證今穀穀穀三字殊不分矣

蘭亭序絲竹管絃陳正敏嫌四字複疊故昭明文選遺之吳曾王懋皆辨之謂四字本漢書張禹傳非右軍自造余案四字出陸賈新語班氏亦自有本

夏統傳宗族勸之仕統曰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戰白汗四而今人有驚惶事輒云寒毛豎本此

范喬傳濟陰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又武陟傳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侶卽一人但陟爲沛國竹邑人傳

傳爲同郡則公榮亦沛國人矣而彼傳云濟陰豈同

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 藏板

時有罔公榮序又皆有知人之鑒者序大約產于沛國而曾寓居于濟陰耳

隱逸傳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嘗采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澗水南有二石困水深不得過欲還失道遇

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皆仙靈方藥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余案開明桃花源記蓋本此而神其

說

皇甫謐高士傳顏回有郭外田六十畝足呂供饘粥有郭內圃六十畝足呂供絲麻今人但知有郭外田

而不知有郭內圃余案國語白公子張引說命云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今人攻古文尚書者目不見國語止見孟子所引祇有不瞑眩罔語遂于書文旁注上罔語雅有深致下罔語不俛見初學辨體夫同是經文同為國語所引因已見聞未廣而欲強作解人分別雅俗淺深偵矣

時入譏周澤曰一日不齋醉如泥余案山海經有蠶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晉人蓋引此又五代僞閻王王延慶呂銀葉作栝柔弱如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壹 世楷堂 藏板

冬瓜片亦名醉如泥

客有問總督巡撫始于何時余曰南史柳仲禮傳與諸籓赴授見推總督北史景穆十二王傳梁武曰為北道總督及南史袁昂傳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北史趙彥深傳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此總督巡撫字之所自若用為官銜則自明始後魏養新錄知總督始于漢書敘傳其舉遺漏猶多江革乘臺所給一舸舸體偏欹不得安臥或謂船既不平濟江甚險當移徙重物曰迨輕艚革既無物乃

于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此與陸績載石事同轍謝眺過江候江革時大雪見革敝絮單席而耽學不倦乃手割半瓊與革充臥具而去此與管寧割席事對照

日知錄云南史所傳門生今之門下人也宋書徐湛之傳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資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謝靈運傳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南齊書劉懷珍傳懷珍北州舊姓門附殷積啟上門生千人充宿衛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貳 世楷堂 藏板

孝武大驚其所執者奔走僕隸之役余案東觀漢記馬嚴傳嚴从其故門生肆都學擊劍習騎射三國志袁紹傳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于天下若收豪傑呂聚徒眾則傳門下人為門生非始于南史矣明山賓傳昭明太子贈詩曰平仲古俛奇夷齊昔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吳賞叔謂夷齊不倫當依梁書作夷吾為是余案孫頤谷讀書脞錄與吳說同脞錄又云東秦當作東齊則不然漢書高帝紀田官言秦得百二齊得十二此東西秦也據此則東秦

正言齊也。姓錄殆未檢及此。

宋書范泰傳楊烏豫元實在弱齡文士傳桓焉坐有

客為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鄭回傳云先是君大

男孟子有楊烏之才七歲而大法言問神篇育而不

苗者吾家之童烏虜九齡而與我元文注云童烏子

雲之子也太平御覽引劉向別傳楊信字子烏雄弟

二子幼而聰慧雄算元經不會子烏令作九數而得

之又疑易羝羊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

荷戟入榛楊字皆从木楊脩偁吾家子雲亦可證楊

昭代叢書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毛世楷堂 藏板

字不从手而从木潛研堂文集云攷楊氏之先出自

有周伯儻初非出于羊舌且羊舌食采之楊从木此

文从手失檢點矣

侯安都飲蕭摩訶摩訶擲銑鏡中其西域胡之額應

手而斃集韻銑鏡小鑿也非是案楊升庵丹鉛錄云

鏡為秦瓊所用之簡讀如簡銑說文金之澤者

北齊書高歡立法盜私家十備五官物十備三有後

周詔盜官物雖經赦免徵備如法楊升庵曰備音如

賄義同蓋古無賄字故呂備為賄

許散愁自少不登變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水經注

博水下變童卍角弱年女子小注角古本作及當是

少字之譌女丁一作息子音宰案方言江浙間凡是

子謂之患自高而侮人也小注音宰而廣韻收入十

四皆內音山皆切又山佳切

劉餗隋唐嘉話云太宗謂尉遲恭云朕將嫁女與卿

偁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

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

頭固讓帝嘉之而止通鑿亦采此事而唐書不載鑿

昭代叢書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美世楷堂 藏板

古錄載憲宗語韓公武亦作是云云未知一事誤認

兩事或兩事適相類俱未可知梁谿漫志通鑿載唐

太宗嘗自臂鶴見魏證來納之懷證奏事故久不已

鶴竟死懷中白樂天元和十五年獻續虞人箴云降

及宋璟亦諫元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鶴

死握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則是宋璟諫明皇非魏

證諫太宗也樂天在當時耳目未遠諒非無据豈二

事亦適相類邪

史館脩撰掌國史今翰林脩撰之所自案古無撰字

當作僕說文僕具也晉書音義引字林詮具也謂具說事理故今日作文為僕文如歐陽脩詩任君居太原白首著撰是也又文選魏文帝與吳質書僕其遺文都為一集則不獨作文編集朋友之文亦曰僕矣任彥昇蘭陵蕭公行狀乃撰四部要略昭明太子文選序云今之所撰又以略諸李善上文選注表云故撰斯一集名曰文選則編次斯人之文亦可曰撰唐時人每父為哥舊唐書王琚傳元宗曰四哥仁孝同氣惟有太平睿宗行四故也元宗子棣王刺傳惟昭代叢書經史管窺王集卷第三十九 矣世楷堂藏板

舊唐書陸德明傳高祖善之賜帛五十匹貞觀初拜國子博士與經典釋文自敘粵呂癸卯之歲承乏上庠合新唐書則云秦王辟為文學館學士補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講經德明徧析其要遷國子博士又云後太宗閱其書嘉德明博辯呂布帛二百段賜其家竟伯德明于高祖初已為博士而

卒不待貞觀十七年癸卯始承乏上庠也任意剛易不照應自敘使後人認作陳後主至德元年之癸卯矣

新唐書載張籍和州烏江人而張洎作張司業詩序云籍蘇州吳郡人二者無可攷證今烏江縣有張司業宅則伯傳載為是呂詩集攷之有贈陸場詩云共踰長安街裏塵吳州獨作未歸身胥門舊宅今誰住君過西塘與問人由是知籍為吳人無疑

李耆卿文章精義云退之誌樊紹述其文侶紹述誌昭代叢書經史管窺王集卷第三十九 矣世楷堂藏板 柳子厚其文侶子厚春蠶作蠶見物即成性極巧又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余案此皆習用語而未究出處今人又誤作韓潮蘇海故特引正之

五代史吳世家徐溫聞壽州崔太初苛察失民心欲徵之徐知誥曰壽州邊隅大鎮徵之恐為變不若使其入朝因畱之溫怒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他人何徵為右雄武大將軍余謂溫之操縱駕馭必有大過人者否則如漢景帝之削吳楚晉庾亮之召蘇峻唐潞王之移石敬瑭不旋踵而禍至矣

通鑑馬希聲居喪無戚容葬武安于衡陽將發引
頓食雞臠數盤持吏部侍郎潘起議之曰昔阮籍居
喪食蒸豚何代無賢雲漪札記云居喪食蒸豚此何
曾事潘起作阮籍誤矣余案阮籍事載晉書列傳
潘起原不誤認特自忘之耳

吳越備史錢王始在軍中未嘗自安每欲憩息必先
整衣甲備盥漱而後寢焉又曰圓木小枕綴鈴睡就
則欬由是而寤名曰警枕傳載略武肅王恆曰圓木
爲枕而寢甫睡濃枕偏則寤據此則警枕不始于司

昭代叢書

王集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李

世楷堂
藏板

馬溫公余案藝文類聚蔡中郎有警枕銘曰應龍蟠
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聞
傾其器象龍形亦曰圓木爲之此又在吳越王壽

宋史李沆傳沆爲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且
曰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
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畱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
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宅日之憂也元
城語錄李丞相每朝謁奏事畢必曰四方水旱盜賊
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色變慘然不說同列曰

爲非丞相日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思若不知憂思
則無所不知矣呂氏家塾記李文靖居相位王公來
預朝政一日便殿論邊事退公歎曰何日邊候徹警
使吾輩得爲太平宰相文靖不荅至中書獨召公語
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譬人有疾常在目痔則
知憂而治之沆死子必爲相遽與契丹和親一朝疆
場無事不有盤游之樂必興土木之工矣史采二事
而聯綴之又改竄其語遂使人疑沆爲相時年止五
十何得遽云老不及見且且與沆同年登科其參知
政事與沆入相之日又復不遠沆雖先卒然壽之修
短豈能辨知附會如是自難辨人之口若就二書本
文觀之自無可議

昭代叢書

王集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李

世楷堂
藏板

客問今人傳縣令爲父母官始于何時余曰王黃州
小畜集請居感事詩萬家嘯父母百里撫惇發自注
云民間嗾令爲父母官據此則父母官之傳在宋初
已有之矣

老泉者眉山蘇氏堊有老人泉子瞻取目自號故子
由祭子瞻文云老泉之山歸骨其旁而今人多指爲

其父明允之僭蓋誤于梅都官有老泉詩故也

咸淳臨安志無白公隄所謂白公築之隄在上湖與

下湖相隔處公自著錢塘湖石記可證今人所指之

自隄卽白詩所云綠楊陰裏白沙隄白公葺已有之

宋時偁孤山路故成化府志猶無白隄之名

鄭遨傳遨故與李振善後振仕梁貴顯欲祿遨遨不

顧後振得鼻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余案振傳在唐

時嘗自金吾將軍出爲台州刺史非呂鼻竄止是左

遷未嘗之任而卽投梁今云仕梁後南竄誤

聯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 藏板

高晦安珍席放談云富文忠楊隱甫皆晏元獻壻也

公在二府日二人已升貴仕富每詣謁則書室中會

話竟日家膳而去楊或來見則坐堂上置酒從容出

姬侍奏絃管按歌舞日相娛樂余案班史張禹傳禹

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

少府九卿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

候禹將入後堂餘食婦女相對優人筦絃蹀躞極樂

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于便坐講論經義日

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事絕相類

蘇州郡治之東有和令坊後名槐樹巷或曰爲楊和

王存中所居而得名非是余案圖經在唐季已有此

名紹興初楊始籍爲園垂三十年楊方進封和國雖

事偶合未始非先兆也

崔鷗劾蔡京曰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

逐一故吏來更枋大政無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謀

也劾京之不忠與不軌者多矣然未有若鷗言之深

誅其心也余謂拏序京者有王安石後序京者有秦

檜繼安石與檜起者凡言紹述之徒皆其門生故吏

聯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 藏板

也彼此援引積數十年固結不解宋欲不匹其可得

序

蔡京懷紆固位屢被逐而不肯退王黼切忌之乃僂

旨遣童賈偕其子攸往取表京一時失措自陳曰京

衰老宜去而不忍遣乞身者曰上恩未報此二公所

知也時左右聞京并噤子爲公莫不竊笑攷漢鼂錯

更漢令諸侯喧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

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

何謂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

劉氏安矣鼂氏危吾去公歸矣凡三噓其子為公史
書之亦表其失言日知錄云錯父偁錯為公徐孚遠
日御史大夫公也錯父噓錯為公蓋呂官偁之說殊
牽強若覆漏閒評引陸賈亦噓子為公謬甚案賈傳
無久恩公為素隱云恩忠也公賈自謂也言女諸子
無久厭患公也與高祖紀幾敗乃公事同義

遼史儀衛志金髮馬首飾也余案馬融賦揚金髮而
把玉瓊蔡邕獨斷云金髮馬冠玉瓊馬帶則此名古
已有之又見晉書輿服至金髮而方鈿

甲代叢書

二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壹 世楷堂 藏板

歲時釣魚得頭魚輒置酒張宴名頭魚宴余案張氏
談郭云春秋時衛俗季冬命漁師始漁國君親往捕
得第一頭呂供祭祀畢燕饗賓客可取為證

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
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
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
是金時銀錠已有重五十兩者而輟耕錄云丞相伯
顏按檢將士行李所得撒花銀子銷鑄作錠每重五
十兩歸朝獻納謂五十兩錠之始謬矣宣和錄靖康

元年十二月三日金人需犒軍金百萬錠銀千萬錠
十五日開封府等處鎔金銀共四千鎰每錠各五十
兩亦可證

元史太祖紀十年木華黎攻北京金元帥寅荅虎烏
古論日城降余案東平王世家作烏古論寅荅虎蓋
烏古論者寅荅虎之氏非兩人也金史白黑號姓有
吾古論亦作烏古論可證

裕宗紀嘗日我聞金章宗時有論太學生糜費太多
章宗謂養一范文正公所償顧豈少哉其言甚善余
甲代叢書 二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三六 世楷堂 藏板

案金紀承安四年尙書省奏減太學生員詔仍舊而
不載章宗語此史官之疏漏也

虞伯生語袁伯長云文章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若
川人之為庖也麤塊而大穢濃醃而厚膾非不果然
廉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則不然凡水陸之
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滑齊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蔬
之冷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介之珍
不易故性為文之妙亦猶是耳余案吳脩齡園鑑詩
話云意喻之米文則飲而為餽詩則釀而為酒餽不

變米形酒則變盡啖則飽飲酒則醉醉則憂者曰
樂喜者曰悲有不知其所曰然者如凱風小舟之意
既不可曰文章平直之道出之也可與處說相發明
程敏政緝錄諸書若明文衡新安文獻志甄綜有法
餘如宋紀受終考宋遺民錄皆有功史學在明初但
不失為多文為富者至譏孔廟祀典而于戴聖劉向
鄭眾賈逵何休馬融服虔鄭元盧植王肅王弼杜預
范甯十三人皆罷之其得學博賢百身莫贖又蘇氏
構杌一編謂科山父子學浮于王安石蓋借考亭雜
昭代叢書三集經史管窺卷第三十九李世楷藏板

蕩然矣
張江陵曰奪情為清議所不容然能自任天下之重
定陵冲年請大閱京營之士及戚武毅鎮薊大臣行
邊簡閱士馬烽火不徹于甘泉者十五年其秉國成
可謂安不忘危得制治保邦之要矣靈壽傳維麟撰
明史記乃與分宜合傳毋乃過與余案于文定與邱
尚書書云江陵曰蓋世之功自蒙固不肯甘為汙鄙
而曰傳世之業期其子又不使溢有交游其平生顯

為名高而陰為厚實曰法繩天下而開結曰恩其深
交密戚則有賂路人不敢也債帥鉅卿則有賂小吏
不敢也當其柄政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過及
其既敗舉朝爭索其辜而不敢言其功皆非其情實
矣此足曰當爰書

中山狼小說乃東田馬中錫所作今載林見素集中
世傳曰嘗獻吉數其負康德涵也攷康李未嘗隙末
黃才伯有讀見素揀空同奏疏詩云憐才不是雲莊
老愁煞中山獵後狼然則當日所嘗乃負見素耳中
昭代叢書三集經史管窺卷第三十九李世楷藏板

山狼小說為見素作明矣
說乘云王新建定寧庶人之亂吉安守伍公文定固
傳首功同時贛州則當塗邢珣袁州則武邑徐璉臨
江則臨海戴德孺饒州則晉江林城廣信則閩周朝
佐撫州則鄆陳槐建昌則瀘州曾瑛也其師至雖有
後先實同力共濟會璉有攸復南昌功而不見錄纂
修地志者皆沒其實故表出之
蔡襄愍經死非其學郡志宛之國史白之虞山錢氏
曰為東南之論殊不然傳聞異詞不可不嚴秀水朱

氏謂聞趙文華病篤命禱其平生所陷六人襄愍其一則文華已心悔其誣且與楊忠愍同日死于市公論亦可定矣

忠義王勵精傳有莆田知縣江夏朱蘊羅查宗室朱蘊羅為蒲江知縣今誤羅為羅又曰蒲江為莆田蓋莆田縣在福建張獻忠並未至福建也

嘉定徐學謨本名學詩曰與効分宜者同姓名遂更為謨余案昔杜欽損目人斥為盲郭惡其同字遽自侮疾猶見詆于當時若學謨更名乃屬患失與山左

昭代叢書 三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五 世楷堂 藏板

理寒石惡李闖之悖逆而更姓其賢不肖奚啻霄壤哉

野史載夏瑗公授命在乙酉五月但集有練川五哀詩練川城潰乃是年七月五日則瑗公尙存止水之投當是松江失守之日姑俟攷

序

子觀沈約所云無根之木朝植夕萎無源之水朝盈夕涸未嘗不廢書三歎也念自燥髮受書今杖鄉矣讀書所得筆輒為記然其間為飢驅癡者十之二為仕宦癡者又十之二雖不窮于遇而窮于學自顧能無恨恨太倉蕭君曼未前識之于同里甌北觀管弟

觀管指示余曰此吾詩友也子勿曰窮藹之稗處旬日叩其學若不僅曰詩鳴者凡九經諸史百家無不鈎元抉要政古而不戾于時通經而不滯于用視世

昭代叢書 王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七 世楷堂 藏板

之鬼瓊禱宇驚禳自恣者其醇駁不可目道里計目是卜曼未非長窮者不久當棄筆木天為吾邵張一

軍矣後不通音問者十餘年而心恆縣縣今年夏子游吳門相過于虎邱之別館而見其窮如故訝予言之不驗憐焉及稔知學業之益進也且憐且喜因慰

之曰天形窮子之遇不形窮子之學脫子入躋九卿出擁五馬榮則榮矣恐政事倥傯不復能矻矻孜孜日涉獵于宛委之山與謨觴之室矣是天之窮子未始非昌子之學也雖窮庸何傷語次出所誤經史管

窺一編示予曰知子之窮者莫如先生則序亦莫如

先生友予悲其言感其意受而讀之其考證也博而

該其匡謬也精而確其論斷處雖漢廷老吏不祗過

焉因是愈信天之曰窮玉成之也夫根之楛者其實

遂源之遠者其流長信諸今傳諸後不脛而走千里

不偪而續千秋曼未其亦可引無憾于窮矣惜觀譽

已歸道山不獲親此成書也予嘗念平昔氣誼相投

者皆次第登賢書入詞館獨江都汪容甫窮而不遇

沈沒于蓬蒿藜藿之間假著書以寫窮愁每相見予

昭代叢書壬集經史管窺序卷第三十九至世楷堂藏板

輒誦陳說巖中令知祗不薦昔人恥句自責今又

為曼未誦矣予責寧有盡哉

嘉慶二十二年夏四月望前三日陽湖孫星衍拜譔

經史管窺跋

杜詩云讀書識字用心苦沉博之彥固異于涉獵而

稗販者裴東蕭曼叔先生枕藉之餘著為是編于經

則義正設臺文從采芻既與惠松厓之九經古義相

頡頏于史則音存庫庫字析撐率復與錢竹汀之養

新二錄相出入雖姬公必不直呼皇祖之名則謂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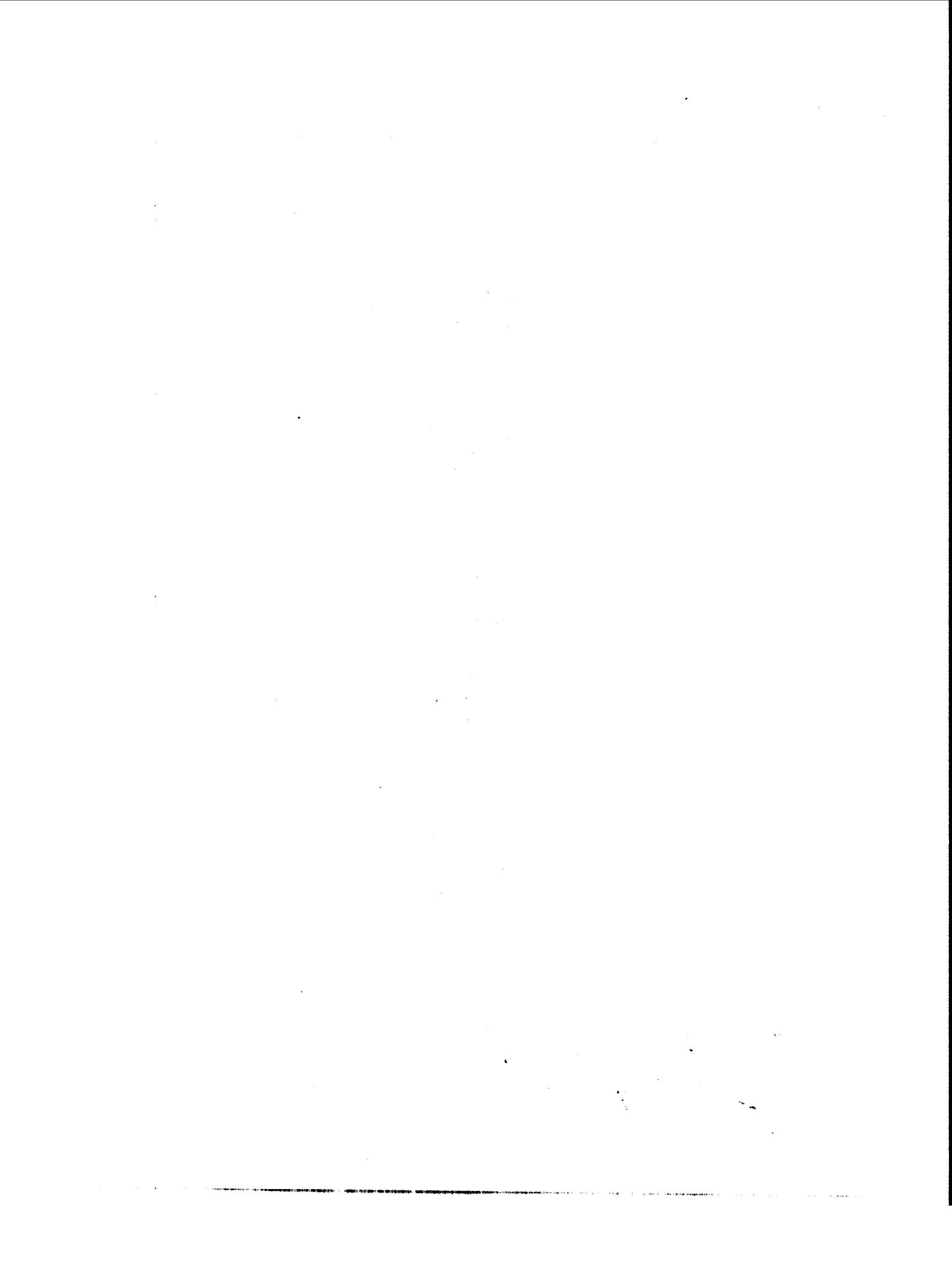
用伐鬼方固不足信然非攻索有素安能據杞世家

以證柏翳非伯益又安能據蘇子由文以證老泉非

明允哉壬寅初夏吳江沈林惠識

昭代叢書壬集經史管窺跋卷第三十九七十一世楷堂藏板

日貫齋塗說



錢唐梁同書山舟著

廣韻載姓氏獨詳而畱字下失引子嗟金字下失引

東方叔按詩傳彼畱子嗟畱大夫氏子嗟字也王

充論衡東方叔本姓金王伯厚云充字有充虞歸字有齊歸皆缺

漢冀州從事郭君碑大荒載紙月戊申紙月甚奇隸

書以為不詳所出余意紙當即子猶氏之為是飛

之為非漢隸同音通用多類此

隸書為徒隸而作執趨簡易不遵古文今之俗書往

昭代叢書王集 日貫齋塗說 卷第四十一 一 世楷堂 藏板

往因之如漢碑蟲為虫豐為豐離為離須為須圖

為骨頰為頰迴為迴準為準皆是准字自宋至今

文移用之一成不易有謂減去旁點及下十字始

于避萊公諱者周必大二老堂雜志已言其非矣

南齊書宋順帝諱準故史皆作准

答簪今韻上一字平仄兩收簪字不入青韻唯廣韻

簪字注答簪小籠或平从青仄从省一字兩寫未

可知也按唐元魯山蘇舜卿宋陸放翁黃山谷秦

少游皆押作平則簪字自有平聲可知 本朝邵

子湘古今韻略亦云當有兩讀而載入叶韻未免

騎牆之見獨元陶南村集濯足五律一首押作陽

韻最奇詩末自注云元結自釋音郎當按白釋能

帶答簪全獨而保生能學聲齟保宗而全家上二

句是以庚通青唐人庚青本通非以陽通庚也南

村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宋孫奕示兒編亦云音郎

桑東坡西齋詩杖藜觀物化亦以觀我生注師萬

物各得時我生日皇皇庚讀陽音卻與此合按今

土音省署之省省音之省並讀如穎則知桑乃穎

音之轉而當又桑音之變也三韻方音各異元道

昭代叢書王集 日貫齋塗說 卷第四十一 二 世楷堂 藏板

州之自釋固自不礙而南

爾雅曾元以下來曷仍雲太元經九屬逆推而上一

為元孫二為曾孫三為仍孫四為子則是以仍孫

為孫也前漢書元孫之子又為耳孫案漢書注耳

之子或云耳孫即曾孫晉灼則云元孫之曾孫以

世數言之元孫為五世仍孫為八世也其說不一

而太元三為仍孫

之語獨未詳及

二南非風日知錄辨之詳矣然左氏風有采繫采蘋

卻是風確證鄭康成詩譜序亦

韓昶小名苻以其生于苻離也見昶自為墓志本集

誤作符并年譜亦不知卽昶名

沈周爲趙鳴玉作化鬚疏見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又

嘗置竹莊出疏以募竹其事甚韻載孫退谷庚子

銷夏記

莊子得之于手應之于心時人每誤倒得心應手東

坡送南屏謙師詩一首其序云云已先之矣關尹子三

極篇有得之心符之手語

唐書鮑防字子慎工詩與中書舍人謝良弼友善時

號鮑謝此又一鮑謝也

昭代叢書

王集日貫齋塗說卷第四十一

三世楷堂藏板

詩教孫升木如塗塗附注疏作二事解余謂當作一

事孫善技拭故古以塗墜者爲獲人如字作而字

貫下較爲直捷

和有桓音陸德明經典釋文尙書和夷底績之和鄭

康成讀曰洹水經注桓水出蜀郫岷山條下亦引

之變文曰桓竝引西傾因桓以證之而宋賈昌朝

羣經音辨和字獨不載字同音異門考玉篇廣韻

和字下亦闕桓音此可以補諸書之漏又桓亦有

和音前漢酷吏傳桓東注如淳曰舊亭傳于四角

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

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

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卽

華表也二字古通用然諸書皆無明文

盛物之器曰盃此俗書也廣韻有此字解作去水義

與漉同其不可通明矣說文竹高匱曰篋又作箊

今人臨文用之然不若鹿綠落之爲古也國語市

無赤米而困鹿空虛圓曰困方曰鹿鹿篋大小不

同其義一也禮喪大記君大夫髻爪實于綠中鄭

昭代叢書

王集日貫齋塗說卷第四十一

四世楷堂藏板

注綠謂棺內四隅又曰將實爪髮棺中必爲小囊

盛之此綠或爲篋則篋亦篋之意又揚子方言柝

落郭注盛柝器籠也按此落字古而通俗不知今

人何以不用大約如籬落虎落四周其旁不得出

而以物實其中亦可云自上落下之落也特拈出

之

璉字無平聲世人往往誤讀唯杜詩疑疑璉璉器作

平聲用屨亦無平聲按周禮秋官赤友氏屨炭注

故書屨爲晨則屨字古亦有平聲可知

詩家用字如東坡鄰雞凍不歌歌字文同魚小猶論

尺鷗輕欲問銖銖字唐庚蛤哭明朝雨雞鳴鬧夜

潮哭字下得最奇又范石湖詩學業荒呻畢歡悰

隔笑鹽二字博考未知其詳楊揆嘉泰唐施肩吾詩顛狂楚容歌成雪

媚態吳娘笑是鹽笑鹽二字本此宋九哀全唐詩話關中人謂好為鹽故施詩云云當時語也今杖

鼓譜中尚有鹽杖聲

宋祁景文集上春晦日到西湖一首時浮蟲聿役閒

立驚琇璉聿役二字奇不審所出

論語摘輔象孔子素王邱明素臣人習用之素相未

昭代叢書

王集日貫齋塗說卷第四十一

五

世楷堂藏板

有用者論衡超奇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

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

封演聞見記儒教一條流俗婦人多于孔廟祈子殊

為喪慢有露形登夫子之榻者此事匪夷所思

公冶長解豬語燕語見皇侃論語疏他書所未有

古者年通謂之齡任彥昇哭范僕射詩不忍一辰意

千齡萬恨生王仲宣從軍詩昔人從公旦一祖輒

齡張景陽雜詩霖漑過二旬散漫亞九齡皆改

經史語今人則但以年齒為齡不更通用

子繆稱篇夫子見禾之三變也滔滔然曰狐鄉

而死我其首禾乎又廣志狐死首邱豹死首山

廣韻所引今人習用首邱而不及首禾首山

陶南村輟耕錄以陸龜蒙蟹志用緯蕭二字為奇而

不知出莊子列禦寇篇不中用三字引左傳杜預

注為證而不云見史記漢書及王制木不中伐句

注王伯厚困學紀聞以致意二字為出晉簡文紀

而不引漢書朱博傳經閣何兩先生先後校勘亦

未拈出近時如查注蘇詩于何公橋一首教字韻

昭代叢書

王集日貫齋塗說卷第四十一

六

世楷堂藏板

下注云玉篇廣韻從無平聲不思詩凡民有喪匍

匍救之卽叶平有學問人往往忽于常見之書所

謂目不見睫也

元顧阿瑛和楊鐵崖唐宮詞錦綉畫浴天驕子絳節

朝看王大孃注王母也此王母蓋謂貴妃而王大

孃三字不知何出案明皇雜錄明皇御勤政樓大

百尺上為木山狀願詩若據此則注中王母又不可解

張協詩雨足灑四溟李白詩日足森海嶠今人但用

雨脚日脚未有用足字者

騫騫二字字書從未混收而唐宋家往往通用不可
解東坡書黃庭內景經尾詩通首用先韻內殿以
二士蒼鶴騫作元韻騫字解與杜詩寄岳州賈司
馬一首同山谷次韻亦作飛騫惟子由次韻云知
我此心不虧騫押本韻不誤又東坡仲天貺王元
直自眉州來六言詩本押言騫而山谷次韻又押
先韻騫字

論語山梁雌雉鄭云孔子山行見雉食梁粟也陸德
明音義引之知梁梁古通也秦漢人印章篆梁姓

昭代叢書 王集 日貫齋塗說 卷第四十一 七 世楷堂 藏板
从米有自來耳

古人姓名有偶然湊合者漢牛崇爲隴西主簿馬文
淵爲太守羊喜爲功曹涼部云三牲備具見風俗
通岱縣人姓九百名里爲縣小吏功曹姓萬縣中
語云九百小吏萬功曹見姓苑而水經注第九卷
有主簿向斑虎荀靈龜亦一時好對

爾雅釋訓子子孫孫引無極也郭注世世昌盛長無
窮似古詩杜甫詩題野望因過常少仙似律詩
韓詩外傳藍有青而絲假之青于藍地有黃而絲假

之黃于地淮南子以涅染緇則黑于涅以藍染青
則青于藍今人只用青藍而不用假黃染緇
白香山題坐隅詩伯夷古賢人魯山亦其徒時哉無
奈何俱化爲餓殍元注元魯山山居阻水食絕而
終與杜少陵牛肉白酒之厄政同亦一奇也

淮南子秦族訓宋人有以象爲其君爲楮葉者三年
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
知也高誘注象象牙也是今廣南人製象牙花之
祖

昭代叢書 王集 日貫齋塗說 卷第四十一 八 世楷堂 藏板
九十春光三分春色習用語也而曹植詩自期三年
歸今已歷九春注以三年爲九春陸龜蒙正月十
五日惜春詩六分春色一分休是以十五日爲一
分

趙次公注杜詩以箋釋文句爲事其注麗人行蹙金
二字下云蹙金實事唐人常語故杜牧自謂其詩
蹙金結繡而無痕迹按唐摭言第十卷有趙牧者
大中咸通中數李長吉爲短歌可謂蹙金結繡而
無痕迹所云杜牧語蓋趙之譌 錢箋杜詩據
之當改正

句讀法華經作句逗馬融長笛賦觀法子節奏察度

于句投音如逗亦作句度唐摭言切磋一條書字

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又

文同詩驪聯以大語句度實奔放于此可知度曲

度字之義卽俗所謂板眼是也

癸辛雜識載松雪云杏仁有大毒須煮令極熟中心

無白爲度方可食用生則能殺人凡煮杏仁汁若

飲犬貓立死又寧都魏際瑞詩石山人畫蓮絕句

注蓮身皆藥惟心食之令人煩雜二味今醫者常

聊代叢書

壬集 日貫齋塗說 卷第四十一

九 世楷堂 藏板

用不知語出何書 張芑堂燕昌談次偶及海鹽有中杏仁毒死者余以松雪此條

證之信 不虛也

孟子被衽衣注衽畫也釋文云衣之美者卒不得確

解按魏志裴注引文帝令曰昔大舜飯糗茹草將

終身焉斯則孤之前志也及至承堯禪被珍裘妻

二女若固有之斯則順天命也云云衽衣爲珍裘

二字之譌無疑

董宗伯跋蔡帖云蘇黃米蔡宋時以蔡京爲殿已易

之爲君謨當云蔡蘇黃米康熙間毘陵四書家薛

璿白其楊大鶴唐某有薛白楊唐之目天然妙對

魏志田疇傳注引魏書鍾繇議以爲原思辭粟仲尼

不與子路拒牛謂之止善雖可以激清勵濁猶不

足多也疇雖不合大義有益推讓之風云云裴據

呂氏春秋子路拯溺事云原文不與繇所引相應

疑繇誤或事別有出余曰非也政反用此事耳詳

按上下文義自見

元好問遊天壇雜詩注仙貓洞土人傳燕家雞犬升

天貓獨不去又魏禧畫貓記云俗傳二危合畫貓

聊代叢書

壬集 日貫齋塗說 卷第四十一

十 世楷堂 藏板

鼠輒避去蓋宿與日竝直危也二事竹垞詠貓詞

隸事所未及

方言燕齊之間養馬者謂之娠注今之溫厚也他書

未見魏志袁紹傳紹使弟術遜溫厚虎賁二百人

入禁中代持兵黃門陞守門戶是溫厚二字之證

唐僕射孫會宗集內外親表開宴有一甥姪同官後

至及中門見緋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澆咄咄而

出不相識泊卽席說于主人咸無此官沈思之乃

是行酒時于階上酌酒草草傾潑也自此每酌飲

令側身恭跪一酹而已自孫氏始也見吳曾能改齋漫錄今尚有此禮謂之告奠

元遺山天壇雜詩仙貓洞一首云同向燕家舐丹鼎不隨雞犬上青雲吳梅村我是淮王舊雞犬二語

脫胎于此亦兩公心事同也

陳簡齋村景絕句蠶上樓時桑葉少水鳴車處稻苗

多上樓即今所云上山樓二字未經詩家用過

宋祁賦得敗荷詩盤側漏鮫啼以鮫啼為珠非止澀

體乃謎語矣

昭代叢書

王集 日貫齋塗說 卷第四十一

十一

世楷堂藏板

釋名拜于婦人為扶自抽扶而上下也畢沅刻疏證

云胡氏本或作曲扶御覽引作相扶愚意抽當是

袖字之譌近偶閱汪氏刻困學紀聞卷四鄒司農

注肅操一條下閻校引釋名元作袖扶亦可以為

證

宵衣旰食四字連用始于後蜀孟昶頌諸縣邑銘內

載容齋五筆

香山長恨歌序明皇在位歲久倦于旰食宵衣不始于後蜀也虞永興廟

堂碑亦有宵衣旰食四字則隋以前有之矣

山谷陳雷市隱刀鐻工一首末句云彈鐻送飛鴻余

幼年所見凡業是工者皆手持大鐻彈之作聲今則絕響矣始知彈鐻乃古也村野人名曰吳子

晉書五十三卷列傳史臣曰可以茵藹緹油作程遐世四字甚新而未解其義

木芙蓉可云木蕖因芙蓉而通用也山谷聞吉老縣

丞按田絕句苦雨初聞喚婦鳩紅妝滿院木蕖秋

孟宗獻字友之大定三年鄉府省御四試第一號孟

四元見金史楊伯仁傳其閏九日詩云俚諺難逢

兩寒食閏餘今值小重陽載中州集小重陽未見

昭代叢書

王集 日貫齋塗說 卷第四十一

十三

世楷堂藏板

他書

崔協不識文字虛有儀表號沒字碑安叔干亦號沒

字碑見舊五代史趙崇凝號無字碑見北夢瑣言

舊五代史王敬義傳善用鐵槍重三十勛後又有王

彥章是一時有兩王鐵槍也

草篆始于趙宦光不知宋已有之元遺山王華墨竹

七古云君不見忠恕大篆草書法

遺山詩有跋酒門限邵和卿醉歸圖詩首二句云邵

翁頭白甫三十高吟大醉無虛日酒門限三子不

知何語

畫夾即今之冊葉見山谷題鄭防詩橫披起于金元

中州集遺山集多有之然米元章畫史荆浩詩

緘家有橫披則唐末已有之

元遺山種松詩百錢買松羔小松也比松于羊奇又

秋蠶一首室人篋中無寸縷一箔秋蠶課諸女朝

來飼卻上馬桑隔篾仍聞竹間雨上馬桑訪之鄉

人皆不知

山谷有次韻楊君全史彥昇送春花二絕其詩云化

昭代叢書

壬集

日貫齋塗說

卷第四十一

圭

世楷堂藏板

工能幹大鈞回不得東君花不開誰道織織綠窗

手磨金翦綵喚春來又云千秋搖落照秋空忽散

穠花在眼中蝶繞蜂隨俱入坐君家女手化春風

蓋翦綵為花也以綵花為春花詳詩意似與時節

景物不同隨時皆可名春也

亭林集前門送子德歸關中詩豈可日月無弦望與

量當唐范同押按阮籍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

卻作平然相望則可弦望恐不可

成削文選上林賦眇閭易以郵削注又作成言如刻

畫作之也宋荔裳雪夜蘋園聽何山人彈琴歌醉

時攜得虎頭筆滿壁煙雲峰削成二字倒用詩中

僅見

竹垞古藤書屋長歌送別得要字一首末句相留浮

白還炊彫彫胡單用亦先生始

境上行書舍澤中守草樓二語見說文郵字樸字注

天然五言律句前人未曾拈出

歐舊集董文驥問始皇墓處詩通首七遇韻內有千

金寶客軀束縛同山足讀如足恭之足按廣韻亦

昭代叢書

壬集

日貫齋塗說

卷第四十一

酉

世楷堂藏板

收此字但解作添物也與本音不同豈去入可相

通邪因思讀去聲或齊魯之音若然則論語足恭

竟當作手足解與言色相類不知經解中曾有此

說否

陳與義詩六日取蟾乖世用三年刻楮見天機上句

不知所出

稱妻曰內子見白樂天詩題稱人之妻亦曰內子見

北夢瑣言孫內子條妻弟稱內弟見顏真卿家廟

碑

姪曰猶子習常語也又有猶女見唐摭言九卷防慎

不至條張峴妻顏蕘舍人猶女又元微之贈工部

尚書李公墓志銘夫人房氏容州濟之女在太尉

瑄為猶孫唐貞元十五年徐浩碑後題表姪前河

南府參軍張平叔題諱即今填諱杜集有送重表

姪王砮詩

杜詩火旗還錦纜疑即今船頭上所豎百脚旗四邊

作火燄紋也二字他詩未見用過

高門曾門唐段行琛碑謂高祖曾祖也

聊代叢書

王集

日貫齋塗說

卷第四十一

五

世楷堂藏板

舅母之稱屢見唐人奏議似魏晉已有此稱近古可

用開元禮舅母祖免

慶元三年信州上饒陳莊發土得唐碑乃婦人周氏

為夫曹因作墓銘其文全載容齋五筆

南史王彧傳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景文

也弓長張永也

偶閱南史摘對范縝不可賣論取官

本傳

虞寄豈願

買名求仕

虞荔傳

韋放兄弟同室臥起人比三姜

徐伯珍兄弟白首相對時呼四皓

鮮于文宗

對芋終身鳴咽蕭叡明傳陶子鑄營葺慟哭斷味

本傳兼天子孔休源傳意聖人沈不害傳

魏叔子文集有龍骨記二篇文義不可解問之戚友

許宗彥宗彥解之似有理蓋一種海外紙似魚鱗

類者作字不滅而垢污可洗國初遺民多有通

問海上事敗被戮者叔子之意謂以龍骨作書則

不致敗事所謂水有滅波洒酒飲藥之能以是物

略同魚脬故云無裏之用噓以元氣酒水藥三者

皆可盛陸有煙幕丹浮褚衣塗附之用者蓋作字

聊代叢書

王集

日貫齋塗說

卷第四十一

六

世楷堂藏板

後或塗以泥或薰以煙或塗以丹或裱以紙用水

洗之仍可去而字見焉文中云古有剗股以濟者

矣何其酷而不再也宋高宗時苗劉之亂宗室士

儂剗股肉納蠟丸中文即用此事末所云忠臣義

士當指明末遺老耳

儀禮注銘書名于旌周禮小祝儀禮既夕注並云今

文銘皆作名若檀弓則又作明旌

李商隱白文公墓碑銘序有胖胖兢兢四字胖胖重

文不知所出

唐莆田黃滔頴川陳先生集序先生諱黯字希濡十

歲能詩十三袖詩一通謁清源收時面豆新愈

戲之曰藻才而花兒胡不詠歌先生應之曰玳瑁

應難比斑龍定不加天嫌未端整滿面與裝花面

豆醫家所謂天花未有入詩者此其初見也

四十二章經夫人為道者猶如鍛鐵去屎成精器必

好也鐵屎二字今人未有道者

容齋三筆夫兄為公一則容齋使金辟景孫弟輔行

弟婦在家許齋醮及還賽願作青詞云頃因兄伯

昭代叢書

壬集

日貫齋塗說

卷第四十一

七

世楷堂藏板

出使夫婿從行蓋借用陳平傳兄伯之語而自不

以為然改用爾雅兄公云云二字既經宋人造語

亦可以備一典

廣韻葱達牀也朱稼翁無題詩嘗用之不知何出

關與貫通論衡程材篇春秋五經義相關穿廣韻扛

字注引說文橫關對舉亦此義

山谷薛樂道自南陽來詩每持君家書平安觀款縫

注引匡謬正俗款縫語出魏晉律令字林本作款

刻也古人簿領皆用簡牋其編連處于縫上刻記

之呼為款縫今紙縫上書名猶取舊語呼為款

昭代叢書

壬集

日貫齋塗說

卷第四十一

六

世楷堂藏板

日貫齋塗說跋

梁山舟先生以其雜攷一種題曰日貫齋塗說蓋自謂德之棄也雖然今之學者不假黃不假緇不首禾不首山無論須臾虫豐茵藹緹油雖公冶解豬子路拒牛咸比諸白公碑之胖胖矣是以募竹化鬚矜為奇事笑鹽哭蛤駭為怪談南村慣讀耶當稼翁長吟恣定誰則成削百家關穿羣籍論尺而問銖乎今得先生詳說之既通紙月亦悟松羔始歎六日取蟾二危避鼠莫不有典可數緯蕭即取莊子杯落曾見方

昭代叢書

王集

日貫齋塗說跋

九

世楷堂藏板

言宵衣肇自永興草篆始于忠恕山谷猶聞彈鐻牧之何事蹙金彼抽扶袖扶句投句度特點畫聲音之轉耳然則是書固有禪于綴學者也不然蟲浮聿役酒沈衣襟訝高門為何處嗟猶女為何行豈復識小重陽土大孃酒門限馬上系哉辛丑冬日吳江沈林惠識

愚菴雜著



松陵朱鶴齡長儒著

讀周本紀

太史公記三代事多疏謬本紀尤甚其有可考者當據尚書左傳國語正之又不妨取汲冢紀年帝王世紀及秦漢以上之書參伍其說如幽亡平立本紀不載歲月諸侯年表驪山之禍在庚午平王東遷洛邑在辛未世家則連書于一年以愚考之西周亡後不即東遷本紀云犬戎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昭代叢書愚菴雜著王集卷第四十四一世楷堂藏板

賂而去諸侯乃即申侯其立故太子宜曰是為平王據此則平王先逃在申諸侯求而立之立後乃遷洛也又左傳云幽王用愆厥位構王斲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邾鄰構王不言何人曰斲命必不當立而立者杜預以為幽王少子伯服非也幽王在位十一年三年嬖褒姒伯服之生不過數齡且幽王以褒姒亡國褒姒既為犬戎虜去必無復立其子之理考竹書紀年幽王見弑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太子宜曰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構構地未詳所在是謂構王

竹書之言雖未可深信而構王則不妄當是幽王既

隕構王偕位諸侯乃其舉兵黜之而迎立太子宜曰

其遷洛未定何時大抵自犬戎發難至平王東遷必

非止一二年事正月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又云

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乃西周既

亡王位未定時作也竹書又云構王為晉文侯所殺

觀文侯之命有用會紹乃辟多修扞于艱等語以此

驗之正合其時衛武公鄭武公秦襄公同獎王室而

平王于文侯獨加殊禮有柁鬯弓矢之賜殆以殺構

昭代叢書愚菴雜著三集卷第四十四二世楷堂藏板

王之故與太史公紀幽平間事甚略故為考之如此

讀貨殖傳

太史公貨殖傳將天時地理人事物情歷歷如指諸掌其文章瑰瑋奇變不必言以之殿全書之末必有深指或謂子長身陷極刑家貧不能自贖故感憤而作此何其淺視子長也趙子常訪云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觀平準譏橫斂之臣貨殖譏牟利之主此論得之而有未盡愚以為此篇大指盡于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天子之富

藏于山海高祖初興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此非所謂因之與利道之者乎迨至武帝征伐四夷大興神仙土木之事國用耗竭其勢不得不出于爭與貧民爭而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益漕餘粟關中太倉甘泉皆滿矣與富民爭而鬻爵輸粟入羊爲郎之令下矣與諸王列侯爭而朝賀皮幣薦璧以耐金失侯者百餘人矣與商賈爭而鑄鐵煮鹽算軹告緡之法縱橫四出矣至于京師置平準受天下委輸

昭代叢書

王集

思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三

世楷堂藏板

太農諸官盡籠天下貨物貴即買之賤即賣之則天子自爲商賈子長心傷之而不忍盡言故首舉計然之貴極徵賤極徵貴白圭之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深致其意若曰平準之法權衡物價輕重間者乃陶朱白圭猗頓諸人治生家之所爲也奈何以萬乘之尊而出此乎中言五方都會百貨所出商賈輻湊苟得其道以御之何至患貧且求富者人之同情也自廊廟巖穴從軍任俠以至趙女鄭姬游閒公子諸技術之人皆爲財利天子之職當重本抑末使貧富

不相耀以和其心而乃籠貨利以導之爭則雜業何所不至乎末又歷數程卓宛孔曹邴刁閻之徒以及姦事辱處者皆得比于素封以見天子與商賈爭利則人皆化爲商賈所以深嘆漢業之衰而高祖之開關梁弛山澤爲不可復見也特子長以滑稽行文故子貢與陶朱白圭例稱而于程卓輩則云當世賢人所以富若曰今世所稱賢人特此曹子耳時桑宏羊以賈人子進天子方尊顯之譏切之意見于言外班孟堅不達此旨乃非之曰傳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

昭代叢書

王集

思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四

世楷堂藏板

貧嗚呼以子長之材貫穿經傳上下數千載而乃津津豔慕市兒賈豎著之于書何以爲子長哉

讀漢書

古者史官世守其傳爲帝家之業至東漢猶然故漢書敘傳首述班氏世系次述叔皮及己之文章以見源流相續其體同于史記但史記曰作某紀作某傳而漢書曰述言不敢自居于作云爾其高五王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皆次其時代序列傳之中王楸謂諸王台敘一處如陳書唐書之類不應

混入各傳梁蕭琛傳云得古本漢書敘傳自列項籍傳前不知班書規模多依倣史記其混入各傳者正沿遷史楚元王諸世家體爾又云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不知敘四夷而後及外戚者斥之也漢燿于外戚故斥之次及元后著漢之所以亡也終于王莽而漢室之興亡具焉若以外戚次本紀後則全失作史微旨至于述韓彭英盧吳傳今本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而古本云淮陰毅毅伏劍周章邦之傑今實惟彭英化爲

昭代叢書

王集 恩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五 世楷堂藏板

侯王雲起龍騰此是傳本各有異同非必古本是而今本非也琛傳云有北僧南度惟齋一葫蘆中有漢書敘傳三輔耆老相傳爲漢書真本其書非篆非隸紙墨亦古琛得之甚秘以餉鄱陽王此恐出好事者之言未足爲據

讀後漢書

范蔚宗後漢書帝后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卷本刪取劉珍等東觀漢記及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沉袁山松七家後漢史而成志三十卷則司馬彪

所誤梁郊令劉昭注因范書闕志後人乃借以補之蔚宗高自矜詡謂過于班固至論後有贊尤自命傑作無一字虛設通考陳氏直譏爲贅洪容齋云人苦不自知班固豈可過哉余謂范書非止不及固其于史家之法益有未備也考馬遷史記帝紀之後卽有十表八書表以紀治亂興亡之大略書以紀制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改書爲志而年表視遷史加詳焉蓋表所由立昉于周之譜牒與紀傳相爲出入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旣系之以傳此外大臣無積勞亦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也而姓名爵里存沒盛衰之跡要不容以遠泯則于表乎載之又功罪事實列傳中有未及悉備者亦于表乎載之年經月緯一覽瞭如作史體裁莫大于是而范書闕焉使後之學者無以考鏡二百年用人行政之節目良可歎也其失始于陳壽三國志而後來作者又援范書爲例年表皆在所略不知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蹟或反遺漏而不舉歐陽公知之故其誤專書也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

昭代叢書

王集 恩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六 世楷堂藏板

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復班馬之舊章云

讀唐書孝友傳

孝友傳始重于唐史兩漢以下無之漢重力田孝弟科如江革申屠蟠李曇姜肱之儔非不孝友足稱然史臣不以是立傳者其時民行近古不可勝紀也迨李唐之世文皇膺父起兵推刃同氣內行虧而人紀不立歐陽公特傳孝友所以悲風尚之益偷而僅有者為足貴也夫孝友之道經典言之詳矣從未有以剜心刲股為孝者自陳藏器注本草謂人肉治羸疾

昭代叢書

王集

思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七

世楷堂藏板

讀舊唐書

石晉宰相劉昫撰舊唐書二百卷因吳兢韋述令狐峴崔龜從等舊文而增緝之宋慶祿中宋景文歐陽

承叔重修削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七續撰四志

四表事加于前文減于舊一時稱為良史劉書遂廢然議者謂新書用字奇澀頗為失體又刊削詔令使有唐三百年王言墜蔑無考吳縝至作糾謬一書以排斥之唐子西又極推舊史舉其決海救焚引鳩止渴為名言余嘗繙閱其書事詳文覈誠不可廢所憾者筆法冗長論贊尤令人厭觀若求閱博簡練有典有則洵無踰于新史矣豈可以五代卑靡之格與之同論哉削諸詔不錄蓋因駢偶非古且當時自有大

昭代叢書

王集

思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八

世楷堂藏板

志于文格王公得列傳于光祿張氏長洲賀氏遂成
完軼然書中文義多齟齬難讀又太平御覽所引唐
書皆舊書也如王棲曜遊虎丘一箭貫雲中雙雁梁
肅諸文士作歌咏之李義山詩所以有將軍一箭歌
之句而本傳未之見然則今之所行亦非全書矣

讀五代史

吾嘗歷覽史書儒林文苑何代蔑有獨五代無聞豈
五十餘年無一通經之彥著作之才可以卓然自鳴
者邪及讀歐陽公史記乃歎其致此者有由也夫彝
昭代叢書王集愚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九 世楷堂 藏板
倫爲經術之權輿教化乃文章之根柢五代自梁開
德訖周顯德凡十三帝不得其死者七天下視改號
建國如置奕棋更成長而君臣之紀數矣天位傳襲
多屬義兒未溫則割于其子楊彥珣之彎弓射母
晉出帝之臣父敬儒恬然不以爲怪而父子之恩微
矣唐莊宗以嫡母爲太妃生母爲太后宋溫淫其子
婦出帝納其叔母而夫婦嫡庶之倫俱紊矣天子居
喪用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古禮廢矣買宴有錢合
歡有杖牧守刺史多率家財得之至樞密頭子可以

易置宰相而政刑紀綱皆不可問矣馮道事九君更
四姓而時人共稱譽之其沒也歎以爲與孔子同壽
人心死清議亡矣朝野上下無一非椎埋馭僮貪冒
無恥之徒相與覲顏視息生其時者卽奮然有志于
先王之教六經百代之說其孰從而講明之風厲之
無怪乎五十餘年之久而文章行誼之士邈然如祥
麇威鳳不可復見于當時也古來篡弑之惡莫甚于
朱梁中國之禍莫甚于石晉敬瑄之臣事契丹自謂
有父子之戚矣卒之妻子爲虜求死不得楊光遠杜
昭代叢書王集愚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十 世楷堂 藏板
重威張彥澤諸人引契丹而求爲帝自謂可攘石氏
之位矣未幾而屠膾之慘身先受之蓋三綱汨而五
教墮其禍必至此極彼文章行誼之士彫零磨滅又
豈足道哉歐陽公深究治亂之源故其序五代之事
特起變例傳義兒戒亂本也傳伶官惜滅梁之功而
自棄也傳唐六臣原唐之所以降爲五代也六臣與
義兒伶官相次著其類也五代之臣傳十一而雜傳
十九明無適而非臣也無適而非臣故終五代無人
臣焉而惟王彥章以死節書甚矣其筆削嚴而垂戒

切也

讀吳越世家

民生五代時如糜鹿之命懸于庖厨得苟活且夕爲幸惟吳越以善事中國粗號小康然武肅父子世嘗重斂其民以事奢僭史稱其下至鷄魚卵殼必家至而日取每行笞以責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以次唱負之多少爲笞數多者笞至百餘少亦不下數十人不堪其苦或謂歐陽公與錢惟演不協故暴揚其先世之惡容有過辭然史以傳信因私憾而溢

昭代叢書 **王集** 愚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七** 世楷堂藏板

惡以誣人祖先此儉險小人之所爲歐陽豈有是邪再考之他書錢俶歸朝以其臣江漢臣上賦稅籍漢臣慮故籍之厲民無已也沈諸河而自劾太宗欲誅之已而舍之凡隨錢氏來者皆得官漢臣獨以廢斥死復命右補闕王永均吳越田稅錢氏舊稅畝五斗永更定爲一斗太宗不悅永曰畝稅一斗天下之中正使新附之民頌朝廷寬大願不可邪遂從之厥後永會孫珪相神宗封岐國公珪爲禮部侍郎而江氏子孫居衢睦聞登顯仕者七十有八人東里楊公以

爲其先陰德之報理有不誣嗚呼自明太祖有天下賦額之重比之錢氏加甚而卒無江王二公者以少惠民因何天之重因此一方邪

讀宋史曹彬傳

曹武惠廉慎仁慈爲良將第一而謀勇不足當雍熙之北伐也太宗戒以潘美之師先趨雲應大兵聲言取幽薊持重緩行勿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蓋山後諸州乃山前之屏蔽必定山後然後可合勢以取幽州武惠違詔取敗岐溝

昭代叢書 **王集** 愚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七** 世楷堂藏板

既敗潘美不得不拔衆退師美之失利武惠爲之也維時宰相宋琪上言國家取燕從雄霸直入非我戰地當令大軍于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乾河出保安寨則東瞰燕城才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琪燕人也其言宜可信然德威取燕之易實因李嗣源先下山後入軍劉守光坐守孤城故能以偏師克之元人取金亦道由雲中元人進金史表云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井陘口南扼其吭形勢可槩見矣山後未定而急圖幽州故有岐溝之衄其失豈

在由雄霸進師乎至于宣和之時形勢又重在平州
與雍熙異考燕雲等州石晉以賂契丹平州路則契
丹取之劉守光者海上之盟但云燕雲兩路而不及
平州不知平州之東爲渝關即山海關渝關以東乃今人
來路不得平州爲關隘則蕃漢雜處雖全得燕雲不
能守也況山後諸州金人旋背初約乎宋之武功不
競蓋不待宣和而已然矣于童貫諸人何尤

讀文選諸賦

賦爲六義之一然賦可以兼比興而此與不可兼賦

昭代叢書

王集

恩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故雅頌諸詩凡春容大篇皆賦也荀蘭陵後遂多以
賦名篇而厥體莫盛于漢孔穎達云賦之爲言鋪也
直鋪陳時之政教善惡而班孟堅亦云賦以抒下情
而通諷諭蓋古人文章未有無爲而作者如孟堅兩
都爲西京父老怨明帝不都長安故盛稱東都以風
諭之也平子兩京爲明帝時王侯以下多踰侈故作
此以諷諫也明帝欲廢南都故特稱此都之盛亦以
諷也長卿子虛上林意欲明天子之義故假稱子虛
烏有亡是三人以諷也飛燕無子成帝往祠甘泉宮

制度壯麗子雲故賦甘泉又成帝獵南山農民不得
收斂故賦羽獵長楊皆以諷諫也若太沖之賦三都
則于義何取乎太沖晉人也作賦時魏鼎之遷久矣
東京鋪揚德業以臣頌君溢美無嫌太沖生爲晉臣
而右魏以貶吳蜀已乖古義況魏實涼德豈炎漢之
可方乎若曰晉統承魏右魏者爲晉地也斯其識比
之習鑿齒漢晉春秋又不逮遠矣愚嘗考其序譏上
林之引盧橘甘泉之陳玉樹西都之出比目西京之
游海若方之玉卮無當知其作賦之意蓋主于稽士

昭代叢書

王集

恩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四

世楷堂
藏板

讀文中子

王仲淹元經十五卷唐蕭穎士依春秋義類爲之傳
中說十篇初不甚顯李翱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
柳開孫何振而張之程子稱其書勝于荀揚至有真
以爲聖人可繼孔子者溫公謂其人誠好學篤行之
儒惜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朱子亦云仲淹之

學近正稍有可用之實至強引唐初名臣以為弟子
 乃其子福時所為非仲淹雅意此可為定論矣今觀
 其書所稱門人李德林李靖竇威房元齡杜如晦王
 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皆位至公輔及考王無功
 遊北山賦自注云吾兄白牛溪之集門人常以百數
 董恒程元賈瓊薛收姚義溫彥博杜淹等十餘人稱
 俊穎而不及房杜魏則三人非及門可知矣鄭毅夫
 論中說之妄謂李德林卒于開皇十二年仲淹時
 年八九歲而云德林請見歸而有憂色援琴鼓蕩之
 昭代叢書 王集 愚庵雜著 卷第四十四 五 世楷堂 藏板
 什門人皆沾襟關子明 魏太和中見孝文帝至開
 皇間已百餘年矣而云問禮于子明二者其妄顯然
 夫仲淹沒于大業十三年五月是歲唐高祖入關房
 魏諸公或往來河汾相與講說亦未可知其子見諸
 公之盛也遂悉引為弟子以重其父豈知欲重之而
 反以誣之也哉余因是而歎古今之史多不足信名
 公鉅卿沒後必有碑銘誌傳往往據其子弟所撰行
 狀為之其狀必增美掩瑕繫師援友蓋有十百于福
 時所云者而又廣輦珍寶鬻文于有才無行者之手

顛倒元黃眩亂黑白後世是非曷從而取衷焉至于
 名行卓越者又或不為立傳隋書儒林隱逸皆不及
 仲淹其時撰隋史者陳叔達魏徵也陳魏而果門人
 不應過抑其師之美即非門人也仲淹之嘉言懿行
 夫豈不知且文帝時嘗詣闕獻十二策通鑑亦特書
 之此而不傳誰當傳乎以後如唐書不傳衛迥薛景
 仙韋應物五代史不傳韓通宋史不傳唐仲友王蘋
 丘岳謝翱以是數名賢軼行其沈淪磨滅而不彰于
 史冊者蓋不可勝數然則仲淹之書非得其子弟之
 昭代叢書 王集 愚庵雜著 卷第四十四 六 世楷堂 藏板
 書太平御覽後
 太平御覽一千卷宋太平興國中李昉等所編與冊
 府元龜文苑英華號三大部太宗尤愛此書乙夜必
 讀竟四卷洪容齋謂御覽引用書凡一千六百九十
 種今十七八九蓋其時書皆抄本經靖康兵火之後
 散佚不傳幸御覽猶存四庫書籍得以考見其十之
 一二然近代所梓行者多脫誤難句讀疑非當時全

本也中引孟子云人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糞其
心者學問是也引史記云衛皇后以更衣得幸頭解
帝見其髮鬢悅之因立爲后皆今本所無他如漢書
注文選注水經注及菽文類聚白氏六帖所引論語
孝經漢書史記國策世說諸書多有與今本互異者
向嘗疑之後見王伯厚紀聞云漢七略所錄若齊論
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篇今皆亡傳莊子逸篇
十有九淮南多襲其語唐司馬彪注猶存又見陸儼
山外集云古有后蒼曲臺禮記數萬言今不傳又有
昭代叢書王集 愚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七 世楷堂 藏板
別本周禮鄭康成嘗引之以釋周禮孟子亦有別本
與今之刻本不同然後知古時經史皆有別本自汴
宋以後諸儒校定雕刻盛行而諸本始歸于一矣御
覽所引三墳書汲冢書子華子鬻子孔叢子師曠禽
經之類都係偽書朱元晦方希直皆已辨之然出自
漢魏人之手雖砒砒亦與璠璣等價若宋人所撰雲
仙散錄唐史拾遺東坡杜詩釋事等書則皆庸妄人
假託最爲鄙陋後學不辨往往輕信類書中多引用
之近時天祿閣外史本崑山人王某爲之駕名黃憲

昧目者遂編入秦漢文選海虞人所刻女郎小青傳
出文士戲筆而流俗據爲故實至哀挽如林尤可笑
也

書北盟會編後

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乃荆湖安撫參議徐夢莘編
集所載靖康俘虜炎興屈辱之狀令人痛心指髮朱
史盡諱之而不書賴此書猶存其實中引呂本中痛
定錄曰靖康二年正月十四日上在青城齋宮召何
栗孫覲汪藻等賦詩遣典上命用時韻覲詩云噫膺
昭代叢書王集 愚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大 世楷堂 藏板
有愧平燕日當膺無忘在莒時藻詩云虜帳夢回驚
日處都城思切望雲時有以此達之金帥帥見在莒
之句又斥爲虜帳因摘此爲名邀雷車駕自古文士
以詩文得禍者往往有之帝王則僅見欽宗此可發
一浩歎也夢莘所述李綱宗澤韓世忠諸人事多與
宋史不合今略舉之中典記中興遺史皆云宗澤以
戰車追襲金人至南華遇伏大敗車大而難運盡爲
金得澤微服夜遁僅免夫澤以車戰致敗此與房琯
陳濤斜何異雖勝負兵家之常今以澤故而沒其事

豈史法乎朱勝非著秀水開居錄詆李綱為蔡京子
攸之黨淵聖受禪綱與吳敏以詭計取執政臺諫亦
劾綱道君內禪攸先引綱為授使員定策之功其言
宜非可信者然綱所自撰靖康傳信錄云吳敏罷相
言者謂內禪事敏承蔡攸密指及除門下侍郎亦攸
矯制為之責授散官安置余竊歎曰事已不可為矣
因人表劄奏狀丐罷據此則綱之黨攸蓋已自吐其
實矣朱子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而其進身乃若此
史豈可曲為之護乎世忠戰功為中興第一建炎四
年正月車駕避寇幸溫州駐江心寺汪藻勸諸將疏
曰世忠逗遛秀州執縛縣宰放兵四掠陛下親灑宸
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君
父冒不測之險而不恤也中興遺史曰世忠晚年好
赴諸統制醺莫不以妻女侍飲必酣醉而出呼延通
每忿忿不平一日飲統制郭宗儀家世忠小寢通捉
其佩刀宗儀急止之世忠覺而大驚急馳馬歸擒通
至數其罪責令于淮陰崔德明軍自救世忠十月廿
三日誕生諸軍皆來上壽通最後至世忠見即入內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四十四 尤 世楷堂藏板

不出通快快而同德明數通擅自離軍決數十下通
遂投淮陰運河而死人皆惜之史稱世忠持軍嚴整
所過民皆荷鋤而觀據此云云特一釐暴武人耳本
傳絕不之及豈以細故當在所略與抑皆不足信與
宋史成于脫脫識者都譏其鹵莽前輩謂若欲重修
必當參以東都事略北盟會編二書今幸此書鈔本
猶存而字句多脫謬學士家亦無校讐及之者甚矣
史學之不講也

書王右丞集後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四十四 辛 世楷堂藏板
王右丞為于美前輩于美贈王中允詩何等推重且
深為瀟雪其陷賊之故而右丞集中從無一詩及之
何也豈有之而集中偶佚邪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
空閉鎖松筠說者以王給事即右丞未免有不足之
意然此語亦惜之非譏之也右丞與鄭虔同汚祿山
偽命乃于美詩皆無刺語可見古人用心忠厚非獨
以全交情也今人于才名軋已者必欲發其癡垢培
擊不啻仇讐解之者則曰文士相傾自古而然嗚呼
使誠為文士也豈有相傾者耶

書笠澤叢書後

陸魯望先生笠澤叢書通考晁氏云四卷蜀本樊開序不言卷數止云八十餘篇蓋僖宗乾符六年春先生臥病于笠澤之濱撰此書中分甲乙丙丁詩文混載無倫次先生自言平日所作點竄塗抹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為好事取去此蓋其未定之書也宋政和元年季夏毘陵朱衮重其志節刻之于吾邑嘉泰口年三山王公益祥來令因前令趙君廣言此書多闕誤且示以蜀本屬校刊之益祥乃以屬司教善著

昭代叢書 主集 恩卷雜著 卷第四十四 世楷堂 藏板

韓君是正千有餘字益祥跋其末寶祐五年閏月里人葉茵始以此書合之松陵集十卷凡四百八十一篇又別搜得一百七十一篇總為二十卷刻置義莊以廣其傳而叢書原本學者遂罕睹此本予鈔得于海虞錢氏益祥跋語在焉最為完古惜字句不免漫漶耳其中有震澤別業自遣詩三十首考先生本居郡城臨頓橋又居甫里為先生躬耕處別業則在吾邑之震澤鎮自遣詩有云更感卞峯顏色好曉雲纔散便當門又云一派溪隨箸下流春來無處不汀洲

而胡宿撰碑亦稱震澤幽居南直弁峯之色西帶重湖之光弁峯卽卞峯在吳興境與震澤接壤鎮西桃源洞為朱楊侍郎紹雲之居其後卽養鴨闢故址相傳先生嘗戲內養彈鴨故東坡詩云却因養得能言鴨驚破王孫金彈丸此事未定有無卽果有之當亦在居震澤時然則此書之應屬吾邑無疑矣先生沒年唐史不載但云盧攜李蔚素與善及富國召拜拾遺詔方下而卒考盧李相于乾符元二年間五年皆罷而叢書自序乃云乾符六年春臥病笠澤是二人罷時先生尙在也若曰六年冬攜嘗再相則與蔚無與宋人林希逸固已疑之史又云光化中韋莊表贈右補闕考表贈在光化三年十二月 表詞載容 齊隨筆 與李賀溫廷筠等十五人俱追賜進士及第贈補闕拾遺生者羅隱亦與焉未幾李詢辟莊判官宣諭西川莊因往依王建而唐亡矣嗚呼先生詩文瑰異本因清風高節以傳區區遺補一官何足為先生重况盧攜之附田令致韋莊之相王建其人醜齷不足數先生顧樂蒙其齒錄也哉與言及此為之三歎

昭代叢書 主集 恩卷雜著 卷第四十四 世楷堂 藏板

書渭南集後

班固良史也為竇憲作燕然山銘卒至下獄以死馬融大儒也為梁冀作西第頌遂為正直所羞甚哉文章之不可以媚人也以韓退之名德之重而碑銘之作諛墓得金未免見薄于劉又況乎以文章媚權貴者與陸務觀詩才麗逸在楊廷秀萬里之上立朝建論亦謙亮有聲史稱其晚年為韓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時議或不平之考亭嘗言其能太高跡太近恐為有力者牽挽今渭南集中此記不載豈以物議故削

昭代叢書

王集 恩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世楷堂藏板

書朱子大全集後

王倫字正道文正公且弟勗之裔南渡後家于吳遂為吳人建炎元年以和議奉使至金及得命而返金使有詔諭江南之名胡澹菴劾之醜詆為奸邪謂可

與秦檜同斬後世三尺童子皆載手而詬厲之及觀

朱子所撰朱奉使弁行狀中弁及倫事則倫固忠義

人也考其始末倫之使金本為奉迎梓宮及太后金

人既如所請而又歸河南陝西地倫亦可告無罪矣

迨後兀朮與撻懶蒲盧虎異議復渝盟執倫以去置

之河間金之渝盟豈倫所及料哉倫痛其言之不警

拒金偽命冠帶南向再拜慟哭就縊而死其心良足

悲矣朱子于倫方與朱弁並稱而世顧與秦檜同詆

此不可不白也朱子劾知台州唐仲友極論其促稅

昭代叢書

王集 恩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世楷堂藏板

擾民貪淫不法時相王淮怨之致有道學之禁然考

之他書仲友固名儒也所著有六經解皇極經世圖

譜博聞洽識見稱諸儒而其守台日發粟賑饑抑姦

拊弱勸中津浮梁以利涉載在邑志其治行如此乃

有貪淫不法等狀何與宋史不為仲友立傳蓋以朱

子之故宋潛溪特傳之以補史闕潛溪為仲友邑人

相去未及二百載其言當不誣而朱子劾仲友之章

凡五上聞本集中不載浙本有之學者誠不能無疑于此

也天台朱右又云永康陳亮與仲友不相能朱子提

舉常平行部過其家乘問爲飛語中仲友通判高文
虎復以舊怨傾之朱子遂爲所感然則仲友之事朱
子殆有不及深察者與噫賢人君子之是非天下後
世所倚以取信也然猶有不盡然者今之人乃欲據
史策陳語以定古今人之賢不肖不亦難乎

書陽明先生傳習錄後

陽明之學源于孟子卽致良知亦吳季子之說非
論也天泉橋四語惟爲善去惡是格物與朱子解異
若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此卽正心章傳文之旨後儒
昭代叢書 主集 恩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高忠獻顧端文陳幾亭諸公皆力辨其非惟鄒忠介
深信之余嘗平心參勘知與朱子所云虛靈不昧者
無以異也人心惟虛故靈虛則安容着一物塵土固
能眯目卽金玉屑亦豈不爲目之障耶虞書頌堯德
而日光被四表德之光正心之光也日月之有耀金
石之能鳴皆以中虛心若有一物焉光何從發昔儒
嘗以雞子喻天體矣今試取雞子驗之中有白有紅
爲受形之胚胎其頂必有空虛少許此空虛者乃旋
神孕氣之處形之所從變化也心之空洞無物所以

能樞機萬物亦猶是也善與惡皆起滅于心而非心
之所繫也或曰若如子言則仁義禮智非心之所生
者邪余曰仁義禮智固根心生而心之空洞無物自
若也朱子嘗言心如穀種矣穀之爲種則心也種之
地而成禾則仁義禮智之性也禾之中有稂焉粟之
中有秕焉嘉穀不能免也然使未蒔地之時而遽取
而目之曰此爲嘉穀此爲稂與秕也雖農師亦所不
能則安得以善與惡爲心之所有也惟無善無惡而
善惡俱根柢是君子是以有戒慎恐懼之功焉涵之
昭代叢書 主集 恩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使不入于偏省之使不流于彼此之謂正其心主于
靜以養其中和操之動以觀其出入此之謂存其心
若龍谿以無善無惡爲性則直祖告子之說與天泉
宗旨微有別矣高忠獻之駁陽明又以至善無惡者
爲心夫至善無惡可以言性而不可以言心若驗之
人事性亦安得皆善孟子之說亦舉其大凡耳后漢
之子實爲封豕叔向之子生而豺聲後世若齊文宣
周天元之流一日不屠膾人則慘然不樂謂非得之
性生者邪

愚椿說

甚哉余之與世忤也世人賤老而愛少余華髮種種
世人交遠而卑近余足不出閭閻世人黨同而伐異
余則介立不媿阿世人折腰齟齬走津要如赴火蛾
余則木強任真轉喉觸諱彼巧者之效可以噓枯吹
生令疏逃為親暱拙者之效乃至于塊獨無朋時中
辛螫之毒而有風波之驚此非莊生所稱天放之民
乎好我者或解之曰今夫營萬家之都者必求平畦
廣陌而規度焉高山之巔不可以聚三戶歌折楊皇
昭代叢書 王集 愚椿雜著 卷第四十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獲虎說

壬辰正月二十八日忽有虎浮太湖而來匿吾邑西
郊蔣氏竹園中居民見四野多虎跡大駭以聞于官
總鎮耿某率兵壯圍而搏之觀者如堵虎突出傷人
一足衆喊聲震天矢如雨注健者以鎗刺其喉遂斃
之又丁亥年三月周莊之東忽有虎至守巡兵丁爭
出射之而斃已亥年十月四都南復有虎傷人居民
陳霞兄弟以箭砲殺之于徐氏竹園或告朱子曰異
哉虎以深山廣谷為窟穴松陵澤國也曷為乎來豈
靈惡之所為與抑牛哀之所化與朱子曰無足異也
昭代叢書 王集 愚椿雜著 卷第四十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天遊者也余豈其人哉彼夫逃清冷之淵燔巖穴
之行與世絕者也讓于乘而弗居爵三公而弗顧與
以東西骨醉不以麪蘖崩山在前吾以為藩翰虓虎
在側吾以為轅駒搢搢乎守無成之鈔槩億億乎殉
無益之詩書斯誠天下之大愚吾乃以名吾廬

其視耽其爪牙拏攫然廬山之虎惠永能役之宏農
之虎劉昆能驅之獨此不斑文而猛噬不耽視而哮
闕不爪牙拏攫而脯肝吮血者睢睢盱盱于人類雖
黃公赤刀亦莫可神其術焉虎獨以形異于人也卒
為削格羅落之智所困悲夫

玉說

玉之貴于石人所知也其質薰然以溫其色瑩然以
亮其聲晏然清越以長此玉之良也然玉之處璞未
嘗自異于石豈惟無異也大美在中反若以石為之
奪代叢書 王集 恩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完 世楷堂 藏板
衛世即題為玳瑁等諸旣旣光澤毫無減焉迨乎璞
剖而玉見磨礪砥礪之功又必有資于石夫石之賤
于玉人亦共知也然兩美不相治非石効能于玉則
器弗成工弗良夫惟玉不自異于石而後石出而効
其能玉之所以獨擅其美也吾觀古人之于玉用之
郊天用之禮地用之鎮社稷饗王公以至劔璣鍼秘
弁旒觴佩之類無不飾明堂東西序之間無不陳其
用玉多矣而其韞之也必藉之以藻采之文襲之以
織纈之密凡以韜其光晶勿敢屑越也夫苟執之非

其人則玉將化而為石昔者王子朝之胤用成周之
寶珪于河津人得之將賣之乃石也獻之于王則仍
玉嗚呼人其可不知所以貴玉也哉其可以不自貴
也哉

題王氏家訓

樂善王公中丞好齋之父吳文定公撰墓表稱其為
人拯飢救貧造梁穿井力行善事不怠既因子貴得
對疏善語以貽後人曰王氏家訓余甥化浩其裔孫
也一日出以示余余告之曰子嘗觀夫萬花之谷乎
奪代叢書 王集 恩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當其蓓蕾未敷無香色之可翫也終風蕩之而不搖
烈日炙之而不槁及其跗萼發榮爭紅鬪紫非不爛
漫奪人目精而飄香墜粉之虞至矣夫為善而至富
貴顯融此花之爛漫時也過此欲少味曷若其為蓓
蕾乎灑之以零露沃之以清泉吾見其韞馥含芬不
憂銷歇子能行善不怠如樂善公當年則王氏之花
其常為蓓蕾也已

題黃陶菴詩卷

陶菴先生行誼節槩卓絕千秋四子經義既為有明

三百年一人其所作樂府復旨遠辭高義精響厲真
儒者之詩也當甲申北變聞金陵嗣統謁選者屬集
都下先生獨不往吾友包子問之先生曰某公素善
於今方與當國者比余入都必當與往來往來必為
彼牢籠矣君子始進必以正豈可為區區一官捐名
義以殉之邪卒不往嗚呼先生之律身如此使之居
大僚持國是苟意所不可必當奮髯抵几義形于色
甚則激烈引分自裁其肯委人之軍師國邑甘為劉
功曹輩所笑邪論先生之詩者願欲以四聲八病三
唐格調求之過矣況其按節抗音于三唐亦竝無不
合也

聊代叢書

主集

恩卷雜著

卷第四十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題顧茂倫濯足圖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此左太冲咏史語也昔人
以太冲咏史與郭景純遊仙竝稱然吾觀太冲為人
磊落仗氣其詩曰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
自賤重之若干鈞夫以己之貴而與當世之王侯冠
蓋爭量輕重間是無異以荆山之玉抵鵲也豈若景
純所云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真可放懷八極飄

飄塵壙之表乎吾友茂倫顧子夙負邁往不屑之韻
揚山人曰補作濯足圖贈之歌咏如山吾以謂九州
狹矣黃塵眯目何處求清冷之淵而託足焉嘗聞崑
崙之丘上有白水其源飲之不死是若木之所蔭被
也玉禾之所敷榮也宓妃之所處而寒修之所求為
理也茂倫試往遊焉激飛泉濯元髮而逍遙散誕于
其間齡也請從而後也

題思子亭卷子

計孺子之殤也余謂哀詞哭之中言瓊花瑤草自當

聊代叢書

主集

恩卷雜著

卷第四十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植根天上人間不得而有此以慰甫草云爾迄今逾
十年凡宗黨嫻戚談及孺子之早慧而賢無不繫歎
太息嗟乎有餘悲焉為之父者獨能愁置諸懷哉此
思子亭之所為作也記斯亭者名賢數十人吾友若
文汪子獨引周人葬殤之文裁之以禮其言正矣雖
然禮可禁也情不可禁也情之所至金石泐而不能
移是故有婦死而至老為之不娶者矣有友亡而終
身為之絕彈者矣況乎天屬之親而又以孺子者為
之子其可以恒情論哉孺子既沒所許配宋氏女景

昭已十年矣啣悲不食卒死以殉其事甚奇具載吾友既庭所作孝貞女傳嗚呼今之敦敏夙成天折不承者比比是也孺子之殤何以能使其父徬徨悽愴之情纏綿不可已又能使許字之女亦為之崩心絕粒之死靡他此非孺子之早慧而賢實有大過人者而能然邪然則甫草之建斯亭非過也宜也程邵公之殤才五齡明道先生誌其墓以禮觀之亦過矣然至今不聞有非之者何也

邑志私考十三則 水利田糧災荒兵變諸考詳松陵雜志

昭代叢書 王集 恩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世楷堂藏板

陳書顧野王傳云侯景入寇郡將袁君正舉兵赴援文檄皆以委之口占便就未嘗起草南史云野王為臨賀王記室及侯景之亂以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隨義軍援都城陷逃會稽自綱日書袁君正以吳郡叛附侯景而失書君正赴援事莫公鱸鄉 且 遂疑野王所輔非人徐公魯菴 師 又疑陳書所云為謬愚考通鑑梁太清三年正月臨賀王記室顧野王起兵討侯景一月己丑引兵來至三月景陷臺城南兗州刺史臨成公大連湘東世子方等都陽世子湘潭侯

退吳郡太守袁君正晉陵太守陸經等各還本鎮未幾景遣于悅等將羸兵數百東略吳郡君正素怯載米及牛酒郊迎子悅執君正掠奪財物子女東人皆立堡拒之據通鑑所書顧公起兵討景墨緣從戎本不與君正同事南史所云隨義軍援都者謂與大連方等諸軍同時舉義不獨一君正也城陷逃會稽謂臺城之陷也公為吳郡人故君正赴援文檄皆以委之非居其幕府也迨君正還鎮迎降子悅則公已潔身去之史鑑所載無不合者莫徐二公不考故有紛紛之議

昭代叢書 王集 恩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世楷堂藏板

宋史謝濤字濟之富陽人進士起家累官至太子賓客吳郡志云濤自富陽遷蘇盧王二傳因之不詳其所居何邑今按邑志科第表首列淳化三年進士謝濤官太子賓客始知濤籍吳江而志家失考濤子絳絳子景初景平景同皆以文學知名絳卒立祠于百花洲蓋謝氏自絳以下始為郡人濤傳必當系之吾邑無疑也吳江本古吳縣地五代錢鏐時割置為邑今志中所載人物始于魏學士憲憲號熙豐人才豈

有朱初至熙豐歷歲百餘而無一人可紀述者哉應據科第表補入

邑志沈義甫傳云祖儼與范仲淹同舉進士考義甫宋末人嘉定中領鄉薦為南康軍白鹿洞書院山長其祖去文正公時甚遠安得與之同榜此或其始祖耳莫志採楊鐵崖所撰經麟墓誌而徐志據之必有誤

邑志梁典籍時傳云少遭家難籍沒聚徒講學于長

洲劉鳳續吳先賢傳云時父以博得婦生時逾歲又

昭代叢書王集 恩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壹 世楷堂藏板

博而負人攜之去時少則隨母長乃走會稽山中讀

書列朝詩集亦云然余考吳驥同川先哲記謂時席

父兄之資無統緒之好既罹家禍安貧晏如據此則

用行乃宦裔也子威少隨母長之說恐屬無稽又莫

志云同里陳氏子因願學文通其妻梁氏遂構藍黨

之禍後梁氏亦不終記所云家禍必梁氏乃用行之

至威于此事亦被株連耳惜志家不詳其說

邑志陶教諭振傳云以詩賦名于時所著有鈞鰲集

列朝詩集云振改安化教諭歸隱九峯間授徒自給

一夕死于虎王達善挽詩云昔為海上釣鰲客今作山中飼虎人鈞鰲客振自號也余考子昌為吾邑汾湖人未聞死于虎所云飼虎人者悲其困處深山只堪飼虎耳非實事也不然鈞鰲客亦豈真有鰲可釣乎

范石湖吳郡志云陳瓘字瑩中沙縣人元豐中進士

政和元年再被謫主吳江簿未幾卒贈諫議大夫謚

忠肅余按宋史本傳不云謫吳江簿惟見范志盧王

二志因之邑志又因之然瓘以崇寧中除名竄袁廉

昭代叢書王集 恩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美 世楷堂藏板

郡等州徙台州非政和元年也瓘卒于宣和六年甲

辰上距政和改元辛卯且十四載不得云未幾卒也

潘畊曰考瓘年譜政和元年方安置通州旋以上尊

堯集徙台州宰相編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將脅以

死安得有主吳江簿之事邪郡志所由傳訛必因瓘

過吳江詩有三年為吏此江濱之句耳今考此詩出

見聞搜玉又見王禹偁小畜集題曰再過吳江蓋禹

偁嘗令長洲松江實在其境則此詩實為禹偁作也

今改松江為松陵又以再過為再謫影響附會失之

逾遠

吳郡志云始陳文惠公堯佐題松陵詩有秋風斜日
鱸魚鄉之句屯田郎中林肇為令乃作亭江上以鱸
鄉名之陳確瑩中主縣簿嘗和肇詩云郎中臺榭據
江鄉雅稱詩翁賦卒章蓴菜鱸魚好時節秋風斜日
舊烟光一杯有味功名小萬事無心歲月長安得便
拋塵網去釣舟閒倚畫欄旁余按吳興朱臨林肇三
高贊序云熙寧中尚書屯田郎林公燿自請知吳江
縣事始至覽江湖之勝緬懷古人慨然有歸興乃即
昭代叢書王集 愚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世楷堂藏板
松江勝處作鱸鄉亭且求陶朱公張季鷹陸魯望三
像繪于亭中落成公燿遂具舟以歸公燿蓋即肇之
字一作公權未知孰的也公燿神宗熙寧中令吳江
而志又云陳確以徽宗政和初謫吳江主簿相去逾
三十載此詩不特非同官倡和之作蓋并非確筆也
吾嘗辨確未嘗謫官吳江以吳郡志此誤推之益信
或云此詩即林肇作時肇官郎中故云郎中臺榭詩
翁卒章即陳堯佐秋風斜日句也中云一盃有味功
名小又云安得便拋塵網去皆有浩然棄官之志故

知其為肇作也

吉陽廖公欽墓誌云公字敬先洪武四年以薦至京
試授河內縣丞一以忠信導民未幾化其俗八年調
吳江丞吳江繁劇難治公治之一如河內有隄護田
數千頃久廢民不得耕勢家互爭奪不決聞于朝令
官為修築勒期甚迫同僚皆失色他諉公挺然任之
即詣隄所諭民曰隄成民享其利不成我受其禍于
是民爭赴義相戒毋以害遺公至期隄成公為治精
敏絕人吏抱文案叢雜手署口決須臾而畢令簿拱
手歎服未嘗疾言遽色民皆不忍欺秩滿既去適河
內舊虧課錢三千五百文主者指以誣公公不辨遂
受謫輸作鳳陽河內吳江民間者來為公助役董役
者異之曰廖某行何政而能得人如是乃加敬焉未
幾釋歸永樂元年以解公縉薦授翰林檢討二年卒
此誌乃胡文穆公廣所撰解公復表其墓云君孝友
篤至初見天子即以民間疾苦告天子稱之其卒也
吾黨咸痛惜之同官曾日章王汝玉梁用行皆稱為
豈弟君子哭之尤哀他日史官不傳之孝友必傳之

于循良也潘暉曰嘗見王行半軒集有送吳江廖丞序盛稱其賢後得胡解二公誌表考之雖古循吏無以加而邑志至闕其名何濶略也

吳郡志云如歸亭在吳江之濱隘壤不可居康定元年知縣事秘書丞張野始為大之莫志云如歸亭即松江亭舊址宋天聖中知縣趙球修築改名如歸葉清臣作記寶慶二年仆于風雨余考康定元年在天聖後凡八年當以邑志為據又考松江亭故址在東門之側若垂虹亭自在長橋上前人詩閒有誤題垂

昭代叢書

王集

愚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完

世楷堂藏板

虹亭為松江亭者以其地相近而訛也徐志如歸亭詩都并入松江亭內得之龐激吳江集另列非

元人胡喬祖重建雷珠蘭若記云開山沙門德一宋建炎中為金人所擒宵遁兵戈中誅茅在松江之南可半舍抵驛道煮茗濟舟車之渴其徒法才操行堅密嘗危坐終日掩光後閣維得所持數珠獨存于洞然劫火之餘遠近驚異純夫全公目擊大書雷珠以揭其廬復作文記之至元丙子聖朝混一徙居卓坡凡十二傳迨今主菴某公素有至行宗法華大教盡

得清源諸師要旨慨菴宇不振乃躬任土木大而新

之歲選淨行沙門修禮雜華懺披閱法經敷陳佛事

始于至元壬午迄今至大戊申日閱大經以卷計之

則五萬三千二百九十八矣昔才公以一百八顆之

心珠躍出火聚其堅密之行不可壞也感此華嚴法

界忽從地湧今修梁偉棟一椽片瓦之安立焉知非

才公之珠所變現邪

以下漫漶難句此記至大戊申九月立

趙松雪孟頫書并篆額楷法精工今尚存八斤墟莽

中乃邑志仙釋傳以雷珠為高僧德一事又寺觀志

昭代叢書

王集

愚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早

世楷堂藏板

以雷珠菴在卓墓村宋建炎元年德一建以此記者之知得珠烈火中者乃德一弟子法才又卓墓之菴乃後人徙居非德一原建也

吳郡志載羅處約題吳江寺詩云漁翁沙鳥傍回塘

攜印閒吟遶寺廊遠岫不離青草渡片帆時過綠苔

牆風狂林木生清籟日暖漣漪動畫梁張翰思歸應

有意幾多屏障水為鄉又王禹偁詩云松江江寺對

峯巒檻外生池接野灘幽鷺靜翹春草碧病僧閒說

夜濤寒晨齋施筍惟溪叟國忌行香只縣官盡日門

前紹流水塵纓渾擬濯沈瀾徐魯菴邑志錄此二詩
子接待寺而注其下云郡志誤錄聖壽寺即北下余

按接待寺建于高宗紹興十二年當羅處約王禹偁

時尚未有此寺也太平興國中處約為吳縣令禹偁

為長洲令故同時有此作仍從郡志載之聖壽寺為

是又按聖壽寺之額賜于天聖二年則羅王二公時

寺尚未有今額故二詩原題但稱吳江縣寺耳魯菴

據今日之聖壽寺以為不當有遠岫片帆夜濤流水

之句故屬之接待不思古時吳松江直貫今城內為

昭代叢書王集 恩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世楷堂 藏板

漕渠宋初猶然魯菴未及詳審而反以不誤為誤甚

矣考覈之難也

吳郡志載褚家林亭在松江之旁莫志云褚家林亭

今舉無遺跡今按皮日休褚家林亭詩云廣亭遙對

舊娃宮竹島蘿溪委曲通茂苑樓臺低檻外太湖魚

鳥徹池中又張賁和詩云疎野林亭震澤西朗吟閒

步喜相攜時時風拆蘆花亂處處風摧稻穗低據二

詩語林亭當在太湖西與東巖直不在吳江境內莫

公收入邑志應為范志所惑耳又郡志載白居易褚

家林亭五律一首考長慶集白詩作于居洛時題本
諸家林亭與吳中絕無干改作褚既誤入吳江尤誤
當急正之

王荆公顧林亭詩云寥寥湖上亭不見野王居平林

豈舊物歲晚空扶疏自古聖賢人邑國皆丘墟不朽

在名德千秋想其餘此荆公次韻唐彥謙華亭十詠

之一也莫公收入吳江志題作顧野王讀書堆而以

顧林亭為人名大謬考吳江北門外有地曰顧墟乃

野王故宅相傳著玉篇于此即今顧公廟基讀書堆

昭代叢書王集 恩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世楷堂 藏板

當亦在其地嘉興志載府城東七里讀書堆俗名

顧節墩顧野王讀書處按六朝時嘉興本屬吳郡地

或野王有別業在焉亦未可知一統志遂以野王為

海鹽人則誤矣其顧林亭自在松江府城東三十五

里蓋松江亦六朝時吳郡地野王常居此修輿地志

元人牟巖寶雲寺顧公祠記可考也荆公詩自應入

松江府志與吳江無涉

書袁杞山事

袁杞山者了凡先生之高祖也居嘉善之桃莊為人

豪俠好義明建文初姚公善守蘇州與講易契合薦之王公叔英遊金陵諸公卿開靖難師渡江人有獻叔英著作者得所交遊遂列名黨籍時黃公子澄密謀匡復恒往來杞山家蘇州衛許指揮獲子澄于其友楊任臥所杞山遂出亡行至吳江北門作絕命詞一首行吟數四自投于水居民吳貴三援而出之詢得其狀願破家相容以告弟貴五貴五曰何論破家雖殺身可也因畱之家三月吳兄弟業銀工其師乃江西分宜人郭美與子澄同邑美言黃公死遺一子昭代叢書 王集 愚卷雜著 卷第四十四 世楷堂 藏板

文集則無傳矣子澄又有後人及墓在崑山蓋郡守姚公善與子澄倡義勤王潛以其子玉補籍崑山更名彥修爲里正子澄死彥修夜負骸骨藏焦山洪熙改元葬馬鞍山陽見劉璉所撰墓誌 誌石見于萬秭 初因其後黃熊 與人爭家地忽雷轟地 中而石出人咸驚異焉

書史仲彬事

明太祖御極懲貪甚嚴吳江稅戶史仲彬應詔與諸少年縛貪縱官吏六人見太祖于奉天門條其實六人具伏付法司論死一邑快之太祖賜酒餼予鈔給舟還家洪熙改元詔天下有戶絕而田蕪者除其額胥史抑勒不行仲彬慨然曰此朝廷德意也懼禍不可遂條上得減稅若干石仲彬行事其見于吳文定公墓表者如此至萬秭末年其九世孫某刻致身錄云仲彬爲建文帝侍書建文與位屢至其家曾孫鑑其所賜名也仲彬與補鋤匠衣葛翁雪菴和尚等二十二人相約從亡間關萬里言甚鑿鑿陳徵君 繼 錢閣學 龍 錫喬司馬 壁 諸公皆作序表章獨海虞錢氏援吳文定墓表駁之列爲十條以爲其事皆屬子虛

亡是乃後人偽誤以覬郵也此論出而致身錄幾不行然吾邑二百年以來父老相傳謂建文嘗居史氏空所遺水月觀匾額是建文篆書其說必有自來非可鑿空為之者或謂建文既出必深潛遠引不當近伏畿甸是不然方金川失守之時遺臣多亡命三吳密謀舉義事雖不成建文深得人心其閒豈無悲感故君陰相翼衛者况仲彬為人素仗氣任俠魚服暫留然後為冥飛寥廓之計此亦事理之所宜有即爾時法網嚴峻然吾邑如楊任之匿黃子澄吳貴三之

聖代叢書 **王集** 恩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聖** 世楷堂 藏板

庇袁杞山率破千金港七族而不顧安得謂仲彬之必非其人乎特錄中所云神樂觀環坐與往來滇南等語則出後裔之緣飾傳會未可據為實然耳夫建文遜國本末實錄未有明文諸臣從亡不過得之野老之傳聞稗編之筆錄其間影響失實者固多矣仲彬之事其過信之者既比之介推割股宏演納肝而力駁之者直以為子虛亡是譎張為幻而已皆非古人疑則傳疑之意也致身錄又云明古嘗修吳江志過吳江詩二首詞一首建文作也垂虹亭寄綺川張

南村二詩仲彬作也列藝文志不書名莫公且采明古稿成書俱刻作無名氏夫明古修志見楊南峯紀談是誠有之但云建文詩則大妄建文出亡永樂遣使物色未嘗少忘即來史氏亦必埋光錐影蹤跡惟恐人知豈有題詩寫興如騷人墨客之所為者乎吾學編所載遜國後三詩識者謂為贗作又載新月金陵二詩見楊鐵崖集然則建文詩章流播率好事者為之若此之傳會不尤章章乎仲彬能詩是未可知然明古生成宏閒何必諱其曾祖之詩而不書名且

聖代叢書 **王集** 恩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吳** 世楷堂 藏板

莫氏與張氏居最邇豈不知仲彬作而必代為之諱乎今張氏裔孫據錄中語刻于家集余恐後世不考而為所惑也并辨及之以諗來者

書盛公斯徵事

盛公斯徵 應 御醫啟東 寅 之四世孫也嘉靖中河決徐沛卽家起公為總河侍郎議開新河起昭陽湖以東延袤百四十里役夫九萬八千人時方冬月督責過嚴言者劾以非時興役遂鎬秩歸然其所開新河後朱公衡繼之卒循其遺跡運道至今蒙利焉實錄

稱公饒膽智遇事敢為洵近代名臣也其總督兩廣
破歸善賊李文積及思恩土酋劉召召赴火死時田
州土酋岑猛驕恣不法公謂猛怙惡非勦之不可方
條上用兵方略旋轉工部提督易州山厥蓋鎮守中
官惡其嚴覈兵籍冒濫潛入讒聞于朝調之去官實
奪其事權也近刻法傳錄者謂公脅岑猛重賄猛出
不遜語公怒遂疏猛反狀請討之未報而去盛公剛
直天挺豈容有索賂夷酋之事邪雜紀惑人不可不
辨

昭代叢書

主集

恩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聖

世楷堂
藏板

書王公可大事

王公可大有功中丞思德哲之從曾孫也由遂昌令擢
西臺萬秣庚寅巡視陝西茶馬值嗣順義王擄力良
與瓦剌部火落赤擾邊茶使不敢渡河公遍巡洮岷
河湟招番中馬十倍時經略尙書鄭洛擁七鎮十萬
師挾虜為重順義東歸渝盟公効洛欺蔽狀因陳九
邊利害甚晰洛遂坐罷本鄧忠介
公撰傳公直諫名臣功在
國本立朝丰稜首著于此乃近人華亭范形孤撰養
族志又言經略鄭洛與甘肅巡撫田樂先後有功西

陞洛招蕃部五萬餘而火落赤西遁樂築邊堡于莊
浪鎮蕃聞扼蒙古不得穿塞出入而承邵卜北走據
此言之洛亦不為無功而當時臺省劾其不能生擒
火落赤縱擄力良去為選愼畏縮豈功罪各相半與
抑求之者太過與蓋邊臣任事之難如此

書閣學周公事

周公文岸

道

以選貢入北雍受知李文清公

廷

機得入

昭代叢書

壬集

恩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聖

世楷堂
藏板

之人服其持正時黨人之戰方酣公介立一無所徇
李可灼進紅丸大宗伯孫公議當加首輔以弑君之
誅公獨不附其說且曰果律以春秋之義某與諸公
同在朝亦當引罪及居政府依傍東林者遂極口排
詆不久去位然公言實為平論後世必有能辨之者
虞山錢氏有言近代進藥之獄有二以唐事斷之可
也援春秋則迂矣世宗之升遐也與唐憲宗相似柳
泌僧大通付京兆府杖決處死王金等之議辟宜也
李可灼之事與柳泌少異以和御藥不如法之例當

之可也當國之臣則有穆宗貶皇甫鏞之法在不此
之求而遠求春秋書許止之義效西漢之斷獄此不
精于經義之過也吁虞山東林黨魁也而其言若是
然則公之不附孫宗伯可不謂宰相之識哉

書趙公蹇卿事

趙公蹇卿士按察栗夫寬之從曾孫令會稽甚有循
卓聲除兵部主事調吏部丙辰以掌察入都舟泊金
闕守令皆謁送獨崑山令某不至時令以偽刻誣鄉
紳周侍御致周逮問下詔獄頗滋物議及公抵都令
卿代叢書王集恩菴雜著卷第四十四究世楷堂
乃遣役以厚儀來餽公呼役峻責立却之又覆撫軍
勸疏謂周某著書竝未及官禁而令圖庇所私偽書
傾陷應降級調雜流周始得免方周之下獄也歟見
壁後漆人案案大駭得疾明神廟時凡事寢格詔獄
未結者人死獄吏漆其身
候及刑部覆釋得旨已沒于園扉矣後崇禎時令起
官累遷至順天開府以失機下詔獄方入獄歟見周
在側大駭因忽忽不樂是時思陵用法嚴令自度不
免遂雉經于獄得旨領埋家人以白裹屍于獄垣上
出之天道好還如此都人喧傳其事公之孫瀚語余

云

書張烈婦事

烈婦陳氏出吳江泮溪士族張士柏之妻也年少而
寡伯與剋迫之嫁張五扶持入船抵張室將強合焉
陳氏堅拒不從踰夕走就其父鳴諸縣章今日煇主
先入言斷婚于張且不堪其忿誓置之獄及出乃之
松江控告直指路公振飛隨自刎公庭而死一時縉
紳名士如許司諫譽姚宮詹孟陳孝廉子黃文學權
輩翕然褒其義烈直指撫實以聞停令俸五月邑紳
昭代叢書王集恩菴雜著卷第四十四萃世楷堂
沈桐岡宗倡議迎其喪與士柏合葬支硎方陳氏之
死也議者謂何不死于偪嫁登舟之時乃擱焉入張
五之室且淹留至信宿也余謂爾時伯氏既主婚媾
媒灼輩從而挾持之一弱女子安能拒乎不能拒而
牽率以行張五未嘗委禽陳氏未嘗入寢也何名夫
婦章令讞語定情三夕特據媒氏之口不太鹵莽已
乎或者又云當議婚時陳氏業已心許及詣張見乃
人備知為伯氏所紿也遂大怒誓決去之余謂若果
有此情亦當從容別議坐強合者以罪不當因其信

宿之匪而遂誣以衾禍之事若然則古之忠臣烈士
被執拘囹多有引分子歲月之後者豈得盡議其屈
備邪章令素負名節吏治亦矯矯惜此事失于詳慎
即百喙其奚辭焉雖然桐岡以章令暴終胥關歸之
冥殛則又未必然桐岡本銜章令僉點重役借以發
其私忿雲間許司諫又以章與溫沈二相公同郡且
溫主考甲戌所首取士也竟號于衆而醜詆之章固
不幸遭此冤對人之多言其亦可畏也哉

跋王貞媛傳後

昭代叢書

王集 恩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至

世楷堂
藏板

余嘗讀周禮地官媒氏有遷葬嫁殤之禁遷葬謂以
死而求婦嫁殤謂以死而求夫嗚呼別嫌之義若是
其嚴哉後世有未嫁之女輒奔其所字之喪持服盡
哀沒與同穴執禮者非之震川先生所云女子無以
身許人之道其論誠正乃余讀鄺風栢舟之詩又不
敢信爲然也鄺栢舟共姜自誓而作序云衛世子共
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
是詩以絕之然則其姜固未嫁女也詩云鬢彼兩髦
是維我儀兩髦者分髮作兩髻子事父母之飾齊風

甫田總角卅今毛傳謂總角爲聚兩髦是也共伯以
總角亡故序云早死其姜在室父母欲別嫁之亦人
情也其姜以死自誓尤女子所難故夫子首錄焉推
首錄栢舟之旨則未嫁守義固聖人之所許矣又禮
婦人從夫爲謚其姜從共伯謚曰共則知其姜蓋亡
子衛其亡也當與其伯同葬矣夫嫁殤之事禮方禁
之而詩顧予之周孔二聖何若是異乎曰禮以正爲
坊者也詩因情立教者也待年之女雖未成夫婦然
父母既許字之則女亦以心許之矣以心許之而復
因變改易中誠有所未安故寧荼苦終身誓無他適
此子情不可謂不正也男女嫌疑之際聖人立制不
得不嚴而守貞遂志之行聖人又未嘗不深嘉之以
爲寡廉鮮恥之砥石權衡二者之間斯可得其中矣
王貞媛事世多引栢舟詩美之然此乃鄺栢舟非鄺
栢舟也鄺栢舟作于仁人不遇劉向列女傳以爲衛
宣公夫人此蓋因其姜事而誤者也不可不辨若貞
媛之奇節稗恭礎日諸公傳贊已備矣何待余言

昭代叢書

王集 恩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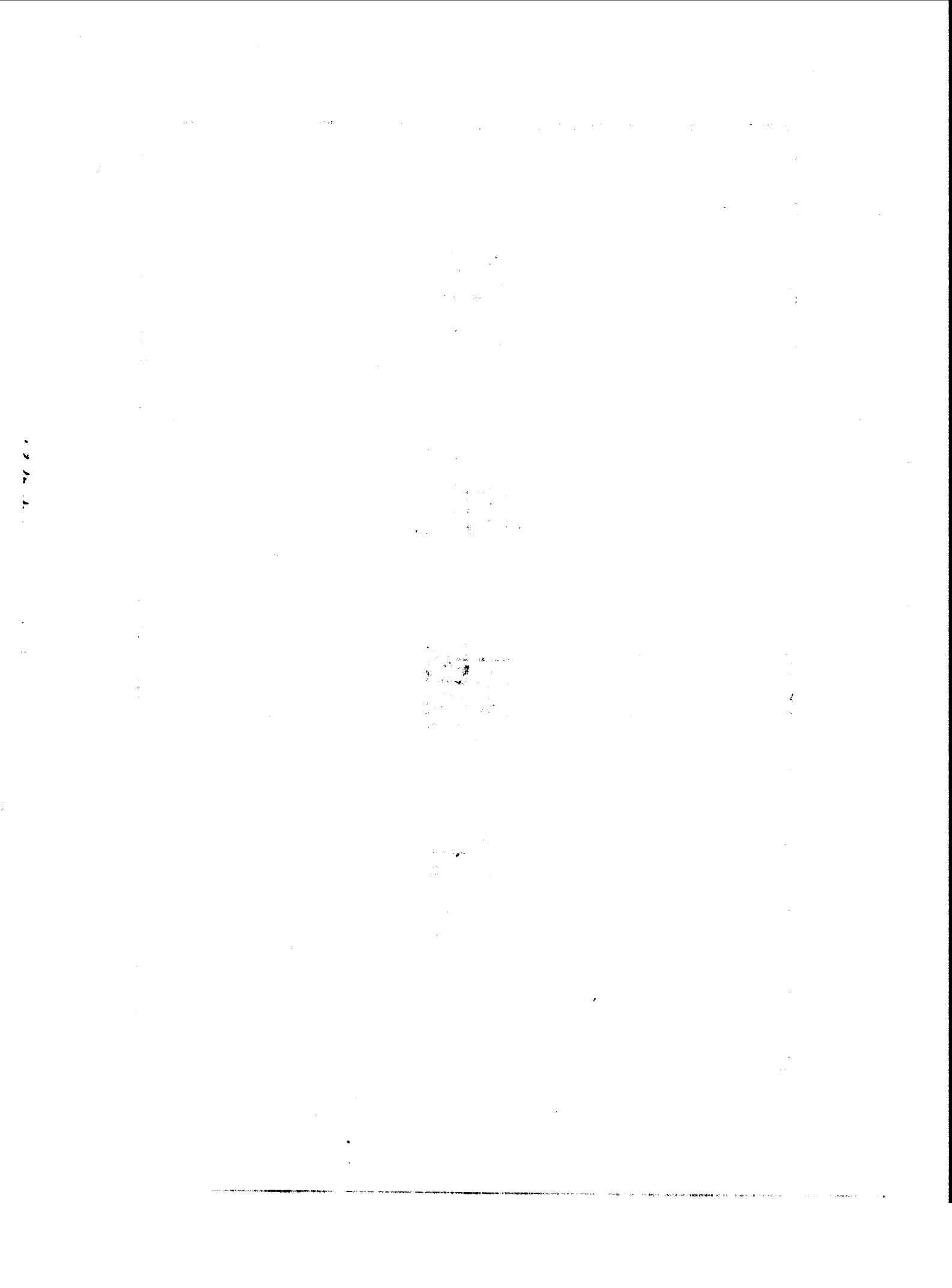
世楷堂
藏板

愚菴雜著跋

吾邑朱愚菴先生著書四十餘種若尙書埤傳詩經
通義讀左日鈔諸書凡已膾炙人口茲讀其愚菴小
集內有雜著二卷頗有資于攷證文中子稱問禮于
關子明鄭毅夫斥其妄北盟會編載韓蘄王逗遛秀
州張燈高會事朱子全集載王正道拒金偽命冠帶
南向事此皆世俗所未審而先生一一標出之使論
古者知所去取其謂漢武帝與民爭利故司馬氏作
貨殖傳唐文皇脅父起兵推及同氣故歐陽公作孝
昭代叢書王集愚菴雜著跋卷第四十四世楷堂藏板
友傳尤爲千古特識豈惟邑志私攷十三則足以補
莫徐二公之闕哉辛丑冬日同邑沈楸愿識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left margin,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reference code.

注疏瑣語



常熟沈 淑季和纂

周易

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謂之渾沌

疏易緯 乾鑿度

水土二行兼信與知 疏易緯 乾鑿度

磁石引鐵琥珀拾芥蠶吐絲而商弦絕銅山崩而洛

鐘應 疏

昭代叢書 庚集 注疏瑣語 卷第六

有德司契 注疏老 子經

禍從口出患從口入 疏先 儒語

鼯鼠五能不成一伎 疏蔡邕勸學篇王注曰能飛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

身能走不能先人

井中蝦蟇 疏子夏傳井中 蝦蟇呼為鮒魚

大夫蘭 疏王度記天子 蘭

天苞地符 疏春秋律河以通乾出 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

車劇 疏子夏傳 軸車劇也

隆眇 疏目 隆眇

烏號弓 疏家語楚昭王出 遊亡烏號之弓

版上走丸 疏

尚書

百兩箚 疏前漢時東萊張霸 偽造尚書百兩箚

舜父有目 別好惡故謂之瞽 疏鄭注禮記云舜不

舜不立正妃 告而娶不立正妃 疏康

堯正建丑舜正建子 疏康 成說

祿籍 疏名籍 疏康

米糲 疏說文今人 謂飯為米糲

昭代叢書 庚集 注疏瑣語 卷第六

粟冰 注粉若粟冰 疏粉 之花粟其狀如冰

紫磨金 疏鑿即 紫磨金

葛越 注疏南 方布名

聆風 疏簡簾 聆風也

隱括 注疏隱審檢括此 舊語不知出何書

司農少府國之淵 疏史游 急就篇

虎據鷹趾 疏帝王世紀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 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眾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 顧其後故君子臨眾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 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 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眾知之

紂號受德 疏鄭元云紂名辛帝乙愛焉號曰受德

君陳周公子 疏中庸鄭注

句子戟 疏鄭元云戈即今句子戟

從吉 疏

東萊稱 疏鄭元云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為鈞十鈞為錢

距堙 疏兵法攻城築土為山以闕望城內謂之距堙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 疏荀卿書

行百里者半於九十 疏古語

釘錄 疏音釘錄也

時代叢書 庚集注疏瑣語卷第六

其弟管叔 注疏孔以管叔為周公之弟不用孟子說

朝夕坐於門塾 疏伏生書傳禮我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坐於門

塾而教出入之子弟 疏

消帖 疏

息土 疏九章算術穿地四為壤五壤為息土

相染易 疏今俗語

胥餘 疏書傳不見箕子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

剔去 疏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剔去

無狀招禍 疏近代以來道重喪答人書云無狀招禍

三苗貫桑 疏書傳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為一穗共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

大功以上得相容隱 疏今律

青巖 疏山海經青邱之山多有青巖

狂狷 疏古言狂狷是貫習之義

蕩竹 疏荀為蕩竹

白削 疏吳錄吳人嚴白削蔡景反遣弟與詣孫策策引白削所席與體動曰我見刀為然

鏡斧 疏康成云劉蓋今鏡斧

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 疏今律

時代叢書 庚集注疏瑣語卷第六

毛詩

面稱目諫 疏

水始木始火始金始 疏詩緯汎歷極大明在亥水始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

五際六情 疏春秋緯演孔圖詩含五際六情汎歷極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陰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與四際也酉為陰陽微五際也

案酒 疏

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 疏陸璣云黃鳥黃鸝也或謂之黃栗留當甚熟時來在

桑間故里

語云云

煩稠 箋音義猶接莎也

乳母 疏香禮鄭注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賈疏漢時乳母與母別

芣苢如李出於西戎 疏周書王會

金獸之瑞 疏駁異義洪範五事二曰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於是作春秋以見志其言

可從故天應

角核 疏駁異義獄者塙也囚證於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圖土

漢世名帳為稠 疏

暗代叢書 庚集 注疏與語 卷第六

憤辱 箋憤辱無照察

兄日姊月 疏孝經識

調戲 疏

人道我 箋今俗人嘍云人道我

涇水一石其泥數斗 疏漢書溝洫志

古名舟曰虛 疏

耳聾多笑 箋

金環退之銀環進之 傳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進退之

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者著於右手

步搖 疏追師注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共遺象若今步搖矣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紛矣

假紛 見上

裀延 傳疏熱之氣也

九能 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

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

美人 疏郭璞曰俗名虹為美人

仲明 疏陸璣云鮒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溺死海中化為此魚

童容 箋韓雲童容也

曾子見益母而感 疏

暗代叢書 庚集 注疏與語 卷第六

翻車 疏郭璞曰學今之翻車有兩轆中旋骨以捕鳥

諸廬 箋卿士之館在天子之官如今之諸廬

斫植不諦得榮迷榮迷尚可得駁馬 疏陸璣云植木皮正青滑澤與

馬放里語云云

上山斫檀挈蓋先殫 疏陸璣云榮迷一名挈蓋故齊人諺云云

鷺毛稍 箋喬子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疏經傳不言子有毛羽鄭以時事言之猶今之鷺毛

學子 傳

三商 疏尚書緯謂刻為商鄭士昏禮目錄日入三商為昏

摩猴疏

子母環傳疏謂大環一也

魚大盈車疏孔叢子衛人約於河得鯉魚焉其大盈

助之餌鯉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餌則吞矣子思歎曰魚貪餌以死士貪祿以亡

居就糧梁水魴疏遠東梁水魴特肥而厚故鄉語云云

網魚得鱖不如嚼茹疏陸璣云鱖似魴厚而頭大方文席傳疏用竹為

暗咀疏嗟是口之暗咀

題肩疏齊魯之閒名題肩為正正鳥之捷略者射之難中故射取名焉

昭代叢書康集注疏瑣語卷第六

酸迷疏莫味酢而滑五方通謂之酸迷其謂之酸迷

澆飯疏說文澆水澆飯也

趨織鳴嬾婦疏陸璣云嬾婦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故里語云云

樵樗栲漆相似如一疏俗語

澀如杜疏陸璣云赤棠子澀而詐故俗語云云

迫迨相致箋相相迨

色如生鐵疏蓋者色如生鐵

討羽傳蒙討羽也

婁胃疏馬帶若今婁胃

殺紵疏陸璣云紵荆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則便生刺之以鐵若竹葉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如

霜降逆女冰泮殺止疏荀卿書

苦如蕙疏陸璣云蓮青皮裏白子為的的中有青為蕙味甚苦故里語云云

名人以瑗絕人以玦疏荀卿書聘士以圭復士以璧名人以瑗絕人以玦

羊桃韜筆管疏陸璣云羊桃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

宿田翁疏陸璣云禾秀為穗而不成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

十三月疏春秋元命包夏人以十三月為正

凍膠傳春酒凍膠也

昭代叢書康集注疏瑣語卷第六

殺子致旱疏陸璣云鶴雀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

魚獸疏陸璣云魚獸似猪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為弓鞬步又皮雖乾燥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

天晴其毛復如故

寅車疏司馬法夏曰鈞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

戰不出頃田不出防傳

達履傳鳥達履也疏所會莫是過

春執規夏持衡秋執矩冬持權疏按神契

雞知將旦鶴知夜半疏淮南子

世楷堂藏板

殺皮帛 疏陸璣云殺今江南人壽以為帛

牆在 疏今之牆在

夜衣 疏夜衣

萬世柱鎔 疏孝經鉤命決孝道者萬世之柱鎔說文柱車鎔也

暴辛公善墳蘇成公善荒 疏譙周古史考

更衣帳 疏大射注次若今更衣帳張席為之

督酒 疏

行滕 疏邪幅若今行滕疏滕緹也言行而緹束之

命民 疏書傳古者必有命民得乘節車駢馬衣文錦

昭代叢書 庚集注疏瑣語卷第六

斯白 疏今俗語斯白疏齊魯之閒其語斯白近

鼠尾沐髮 疏陸璣云陵苕一名鼠尾七八月中華紫可染皂煮以沐髮即黑

磬作 疏今俗語磬喻物曰磬作

問婦人欲買楮不謂竈下有黃土問買釵不謂山

中自有楮 疏陸璣云楮似荆上黨人屈以為釵故上黨人謂云云

時臺 疏公羊說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園臺觀鳥獸魚鼈

人先 疏蔡邕月令章句高禩祀名高猶尊也禩猶禩也謂之人先

簡狄剖背生契 疏帝王世紀

河目海口 疏孔子河目海口

冬葱 疏管子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

嬰弓 疏公羊注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

順如 疏謂順適其意

彭亨 疏傳魚休猶彭亨也

鐵驄 疏釋畜青驄鬃孫炎曰色青黑之閒郭璞曰今之鐵驄也

嚇炙 疏

旱母 疏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一名旱母

遇者得之投 疏

當盧 疏箋錫今當盧也疏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

昭代叢書 庚集注疏瑣語卷第六

巴竹筍 疏陸璣云巴竹筍入月九月生

徐靚 疏傳靚也

鬚為龍精 疏

賣錫吹簫 疏

鷓鴣生鵲 疏陸璣云鷓鴣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為鵲故俗語云云

連錢驄 疏釋畜青驄驂郭璞曰色有深淺斑駁隱顯今之連錢驄也

泥馳 疏釋畜陰白雜毛駒舍人曰今之泥馳也

祿宮 疏

稷為司馬 疏尚書刑德故

九 世楷堂藏板

十 世楷堂藏板

子尾送女器 疏王肅云太和中魯郡於地中

辯護 疏中候推河祀說堯受河圖之禮

晨露 疏呂氏春秋湯命伊尹作為

善心善容 疏揚雄云善心

九言 疏李處流別論詩有九言者洞前彼行意挹彼

度開 疏後不協金石伸

耳瑤 疏陸璣云卷耳葉青白色白華細莖日月中生

祿者錄也上所以敬錄接下所以謹錄事上 疏 神契

昭代叢書 庚集 注疏瑣語 卷第六 世楷堂 藏板

奏雞鳴 疏書傳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

鳴太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 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

抱帳 疏鄭志諸妾不必人抱一帳

平較 疏較謂車兩旁

扇汗 傳音義鑷馬銜外鐵也

水廉 傳音義

呼食為祭 疏郭璞曰今河

銓量 疏登量

曲城 疏闕是門外之城今

之門外曲城是也

佃食 疏多方云田爾田今

萬歲 疏陸璣云扭棹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為

細蕊 正自今官園

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辨音於鳴牛 疏蔡

戴星馬 疏馬額有白毛

歷錄 傳疏文

療饑 疏治也

車下李 疏晉宮閣銘華林園中有車下

女匠 疏陸璣云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

昭代叢書 庚集 注疏瑣語 卷第六 世楷堂 藏板

或曰 疏郭璞曰長跣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為喜子陸

喜子 疏云荆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

有親客至有喜也

親客 疏上見

鬼火 疏淮南子人血為燐許慎

一宿酒 傳疏毛以為言無酒明是

脆腕 雙柔謂脆腕

楚篲 疏爾雅篲謂之罩李巡曰篲編細竹以為罩捕

則以制故 謂之楚篲

萊烝 疏陸璣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

搗土 者以手平物之名

紡塼 傳五

顏叔子獨處於室鄰之發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

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

且而蒸盡縮屋而繼之 傳疏此有成

河精上為天漢 疏河圖括地象

肥膠 變肉物

宿澤 疏冬積雪為宿澤

昭代叢書 庚集 注疏瑣語卷第六

天子玉琫而珽珽諸侯望琫而璆璆大夫鐔琫而鏦

琫士琫琫而珽珽 傳疏未知

繩綖 疏言給之繩謂與之作繩猶個人接繩謂之繩綖也

桂竈 傳焜桂竈也音義桂音悲說文云行竈也

行竈 見上

黑公 疏卑陶於洛見黑公

黑鳥 疏湯登堯臺見黑鳥

白雀 疏秦穆公曰雀集於車

踐爾兵革審權矩應詐縱謀出無孔 疏確師謀說太公受兵鈴之法

四友 疏青傳散宜生南宮括闕天三子學頌於太公

得由惡言不至於門非禦侮與 疏附與自吾得賜遠方之士至非奔走與自吾得師

鈞梯 疏鈞梯所以鈞引上城者疏墨子稱

青盲 疏有眸子而無見曰

左肱三人右肱三人 疏史記楚世家陸終取於鬼方

其右肱獲三人焉 疏文王四

四乳龍顏 疏龍顏

侍御 箋米之率糶十牌

昭代叢書 庚集 注疏瑣語卷第六

周公祭天用太公為尸 疏石

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為尸 疏白

天鉞 疏六韜大阿斧重

鳳皇巢阿閣謹樹 疏中候握河紀言謹謹在樹也

阜白 箋分別

一穀不升徹鶉鷄二穀不升去鳧雁三穀不升去兔

四穀不升去圓獸 疏白

三輔 疏漢於長安畿內立三郡謂之三輔京兆在中

謂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左右後漢書始不言左右

馮翊扶風之人皆并言左右後漢書始不言左右

毛氍毹 疏扇者織毛爲之

就酒 疏陸璣云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

白魚入舟 疏太誓太子發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

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爲鵬其

授右 疏中侯合符后魚長三尺赤文有字題之曰下

目下有此授

垂作鈔 疏世

張皇 疏方言傷謂之

王鮪岫居 疏陸璣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

昭代叢書

庚集 卷第六

靈星祠 疏漢書郊祀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

驄馬 疏倉駉曰驄謂青而

黑玉赤勒 疏中候維子命天乙在亳東觀於洛黃魚

黑玉赤勒 雙躍出濟於壇黑鳥以雉隨魚亦上化爲

之予伐桀命克予商滅夏天下服

禮記

小車 注安車若今小車疏

桴棹 注橋井

挾提 注今人謂

率然 疏兵善善用兵者似率然率然者常山蛇擊其

衣車 疏隱義獵車之形今之鈎車是也衣

揮作弓夷牟作矢 疏世本注

負子 疏白虎通諸侯病曰負子

白石李 疏棋即今之白石李

黑龍之精 疏論語緯撰考叔梁紇與敬在請

蛇文畫 注般之蟻結

契刀 疏刀有二種契刀錯刀契刀直五百錯

昭代叢書

庚集 卷第六

方中 疏天子之葬掘地爲

金泥銀繩 疏封禪或曰封以金泥銀繩

行辟反支 疏前漢張竦

出辟往亡入辟歸忌 疏後漢陳伯子出

亥爲天倉 疏陰陽式法正

土長員概陳根可拔耕者急發 注農書疏先師

若盧 疏固陶秦賦名漢

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 注孝

雞鳴戟 疏考工記注戈

良與注女有歸皆得良與之家

宜成醪醪酒正注泛齊成而滓浮泛然如今宜成醪而翁翁慈白色如今醪白矣醪齊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齊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

恬酒上見

鄧白上見

下酒上見

造清上見

上通無莫注孝經說

六十律疏漢元帝時郎中京房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等六十律相生之法

昭代叢書庚集卷第六

拊治注田人所拊治疏以手拊聚即耕種耘鋤

宮致鳳皇身信羽致幽昌身知疏樂緯

銀鬢丹旆注疏援神契文

其政太平山車垂鈞疏禮緯斗威儀

先炊注老婦先炊者也

祝融為竈神疏古周禮說

强鬼注强鬼也張其丈反

筆彊注管筆彊

米澗注澗米澗也

掉臂注疏北海人謂相微之事為掉臂

鹿痿注今益州有鹿痿音義益州人取鹿殺而埋之地中令臭乃出食之名鹿痿

火脯注熬似今之火脯

膏展注狼膈膏腹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之膏展矣。展音旃

午達注疏一縱一橫曰午

琕玉六寸明自焰注相玉書

頭村注上環頭村也

裝帝注蒞裝也

昭代叢書庚集卷第六

沙羽注疏為畫飾以沙羽為畫飾

桴思注屏謂之樹今桴思也。桴音浮

桑根車注漢祭天乘殷之車今謂之桑根車

無句作磬注世本垂作鐘無句作磬女媧作笙簧

秃榻注齊人謂無髮為秃榻。榻音瞎反

警枕注類警枕也

凍客注疏今人謂地堅為客

行蟲注

六英五莖疏樂緯帝嚳樂曰六英頊頊樂曰五莖宋均注為六令之英華為五行之道立根莖

也

獼猴舞 疏漢書檀長卿為獼猴舞

袿袍 注六服皆袿制不禪以素紗

大禡 注若今大禡

鷺彌 注鷺彌也

通裁 疏士喪禮注浴衣已浴所衣之衣以布為之其制如今通裁

被議 注統以組類為之發之被領制若今之被議矣

黃腸 疏諸侯以松黃腸為椁黃腸松心也

天子之孝曰就諸侯曰度大夫曰譽士曰究庶人曰

昭代叢書

庚集 注疏瑣語卷第六

九

世楷堂藏板

畜 疏援神契

食雞知棲半露食鷺知其黑白 疏符朗善能知味食雞知棲半露食鷺知其

其黑

邪巾 疏今時始喪者邪巾

擁咽 疏古者方領

女叔 注疏謂婿之妹

君有五期輔有三名 疏易緯通卦驗天皇之先與乾

天之用事五行更王亦有

少宮王婦少商王政 疏禮緯斗威儀宮主君商主臣角主父徵主子羽主夫少宮主

婦少商

六紀九十一代 疏六藝論注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

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

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序命四

器滿則傾志滿則覆 疏六

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 疏漢

策身 疏杖以

九賜 疏出禮緯

拒衣前請 疏漢時受學有拒衣前請之法

昭代叢書

庚集 注疏瑣語卷第六

九

世楷堂藏板

今之稱除猶古之稱 疏音惹於

古者為候為進 注疏古時謂迎客為進漢時謂迎客為候

文家稱叔質家稱仲 疏合文嘉

嫡長稱伯庶長稱孟 又

烝葱 注淡蒸葱也

接沙 注

倒傳 疏寫器謂

齒本 注齒本

鼓容十二斛 疏東海樂浪人呼容十

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疏左氏說

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疏虞夏傳

送杵注相謂送杵聲

著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疏說文

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疏三正記

輅頭疏輅輅輅頭也

雷刺疏刺也

死人移書疏書謂條錄送死者物件多少如今死人移書

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注

昭代叢書庚集注疏瑣語卷第六 三 世楷堂藏板

且字注某甫且字也疏且假借此字

崑崙神州疏地統書括地象地中央曰崑崙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

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燁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

黑帝汁光紀疏春秋緯文耀鉅

今俗呼盡爲漸疏

澱汗注漬謂相澱汗而死

折聖注弟子職右手折聖音義聖屬頭燈也

白面長人疏禮緯稽命徵天命禹觀河見白面長人

黑龜與書疏洛子命湯觀於洛沈璧而黑龜負之書黃魚雙躍

牛鼻繩疏雖牛鼻繩也

癸比疏帝王世絕長妃姁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

礪漢時扇疏

承雷注今宮中有承雷以銅爲之

小要疏漢時呼棺衽爲小要

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卿大夫飯

以珠含以貝疏禮禮稽命徵

子卯自刑疏五行子卯自刑

架橙疏架橙之屬

昭代叢書庚集注疏瑣語卷第六 三 世楷堂藏板

門廡注夏屋今之門廡

題奏注音義題頭也奏聚也

南方謂都爲豬注

自陳疏文子覺議故稱名自陳

攜獎疏

鎖須疏鍵謂鎖之入內者俗謂之鎖須

鑰匙疏管謂夾取匙今謂之鑰匙

五精疏元命包周得五等法五精

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疏漢律

正衛疏駁異義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

戚施直鑄遠除蒙瓌侏儒扶廬矇瞍修聲聾瞶司火

疏音

與蔭疏釋名陰蔭也氣在內與蔭

葇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昌茹於卯振美於辰

已盛於巳萼布於午昧暖於未申堅於申留執於酉

畢入於戌該閱於亥疏律歷志

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成於丁豐茂於戊

理紀於己改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

昭代叢書

庚集

注疏瑣語卷第六

三

世楷堂藏板

又

河內葭葦金門山竹

疏律歷志以河內葭葦為灰宜陽金門山竹為管

負冰注夏小正正月改蠶魚陟負冰

候雁疏通卦驗二月節候雁北

小被疏祿謂小被

別獄注固圜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

孛乳注燕巢人堂字而孛乳

帶以弓韜禮之祿下其弓必得天材注王居明幸禮

縮粟注枝葉縮粟

草擊注王瓜草擊疏本草文

八能之士疏易緯通卦驗夏至人主從人能之士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德所行

陰陽或調正德所行

璋闕疏樂是璋闕也

大理注有虞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

丹良疏丹良發火

關中注疏關通也通取中央言之

小史直日注御者如今小史直日

赤雀入鄆止於昌戶疏中候我應

昭代叢書

庚集

注疏瑣語卷第六

三

世楷堂藏板

男八月生齒八歲而亂疏大戴禮

孚甲疏

希駘疏希駘仰慕

清祀疏廣雅夏日清祀般曰嘉平

蒼牙疏易緯蒼牙通靈昌之成運孔演命明道經蒼牙伏義也

拱較注

負竭疏五行負竭如夏火王則負竭於木

鋒杪疏劍戰鋒杪為首

赤文綠色疏中候握河紀堯時受河圖龍銜赤文綠色

丹甲青文疏河圖云靈龜負書丹甲青文

方案注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

齊人所善曰麾注

合錢注合錢飲酒曰醪

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

疏尚書無逸篇

雷公疏鄭駁異義今人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

沂鄂注幾謂漆飾沂鄂也

紳約注紳所以自紳約也

昭代叢書庚集注疏瑣語卷第六

土釜疏整土釜

梅漿注醃梅漿

藏桃藏梅疏王肅云桃菹梅菹即今之藏桃藏梅

會稽獻煎茱萸注漢律

魄莫注藏皮肉之上魄莫也

筋腱注隱義腱筋之大者王逸注楚辭筋頭也

農卒注夏小正農卒均田疏農卒田畷也

蟬鳴黍疏蔡邕云仲夏黍新熟今蟬鳴黍是也

燥頭注帶土以下皆禪不合而絳績如今作燥頭為之也

要鼓疏禮圖天子鞀制形如要鼓

天子將出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之

鐘左五鐘皆應疏尚書傳

靡區疏靡區搖動

赤龍疏河圖云慶都感赤龍而生堯

韓盧宋狔疏桓譚新論皆狗名狔音同

刀槥疏廣雅夫槥木劍衣謂以木為劍衣若今刀槥

百里有師疏白虎通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為右師其次為左師

馬子疏也

昭代叢書庚集注疏瑣語卷第六

齊人謂棘為相注

里尹注王度記百戶為里里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

三鄰為朋疏洛誥傳古者入家為三鄰三鄰為朋三朋為里

澆落疏洛誥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

緘繩注今齊人呼箱束為緘繩

三命注疏援神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遺命以摘暴有隨命以督行

辰磨注

蒼頭疏漢家僕隸謂蒼頭以蒼中為飾異於民也

宛轉繩疏張華云綸如宛轉繩

素世楷堂藏板

素世楷堂藏板

有秩嗇夫 注綸今有秩嗇夫所佩疏積漢書百官表云卿置有秩三老遊徽有秩部所置秩百

戶其鄉小者縣所置嗇夫按此則有秩嗇夫職同但隨鄉大小故名異

曲裾 注鈞邊若今曲裾疏漢時朝服曲裾明帝所為

周禮

陰爵陽爵 疏王公入命卿六命大夫四命皆為陰爵出封為諸侯乃為陽爵

衛士 注胥徒民給徭役者若今衛士矣

什長 注胥謂其有才知有什長

侍史官婢 注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為奚今之侍史官婢

冰室 注凌冰室

昭代叢書 庚集 注疏瑣語 卷第六

解止 注合行所解止之處疏解脫止息

少內 注職內主入若今之泉所入為之少內

裁縫官 注內司服主官中裁縫官之長

天子園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

疏白 虎通

東齊人物立地中為傳 疏

月奉 注祿若今月奉疏漢時奉月給之

口率出泉 注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

占會百物 注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

斥幣 注幣餘謂占賣園中之斥幣疏指斥與人故謂之斥幣

質几 疏

功狀 注治功狀也疏治職功狀文書

貸子 注稱責謂貸子疏貸而生子若今舉責

月平 注質劑謂市公平賈今時月平是也

上計吏 注疏漢之朝集使謂之上計吏

大手書 注簿書之最目獄於一札中字別之

最目 注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

小計 注主每月之小計

昭代叢書 庚集 注疏瑣語 卷第六

侍曹伍伯 注治敘次序官中如今侍曹伍伯傳朝吏也疏伍伯五人長傳在朝羣吏諸官事

引籍 注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能出亦不得入及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疏引籍者有門籍及朝也

諱觚 注諱觚非常疏兵書有諱觚之人

填街蹕 注今時衛士填街蹕疏漢儀大駕行幸使衛士填塞街巷以止行人

彫胡 疏南方有苽米一名彫胡

荊州鱧魚青州蟹胥 注疏鄭見當時有之

涼州烏翅 注

饗衛士注饗士庶子王宮

水偃注梁水偃偃水為

有病不治恒得中醫疏

酸削注消酸削也

宜成醴醪蒼梧標清疏曹植

酋人白酒注昔酒今之

常滿尊注三酒以飲諸臣

散漿注漿今之散漿疏載之言載

給事中注疏在朝羣臣親近

昭代叢書康集注疏瑣語

寒粥注涼今寒粥若

福室注鮑者於福室中

今河間以北煮種麥賣之名曰逢注

雁頭疏茨雞頭今人

魚衣注浴水

類鹽疏鹽出於鹽池

石鹽注俗鹽鹽之恬者今戎

路厠注厠路

行馬注柱板

清器虎子注表器清器

最凡注契最

圭衣注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

白縛注素沙今之白

今齊人名麴楚曰媒注。麴

卓斗注今謂梓

割察注糾猶

八月案比注大比今時入

發响注司馬法皆鼓四通為大響夜半

昭代叢書康集注疏瑣語

縣肉格注互若今屠

娶會注嫁殤者為嫁死

斗檢封注壘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疏漢法

畫指疏券兩書一札同而別

行頭疏肆長檢校一肆

街彈之室注勑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至

黏疏注黏者

文灰注白盛之屬謂飾牆使白之屬也今東

禿世楷堂

手世楷堂

石主疏今山陽俗

承祭注舟尊下臺

合歡席注以五采若今合歡席矣

捷盧注馳外有捷盧也

魂衣注奠衣服今

立基疏孝經伏犧之樂曰立基神農

下謀上見

屬續上見

九淵疏皇甫謐曰少

昭代叢書庚集卷第六

靈星舞子注據折五采繪今靈

短罷注皮買反

黃門倡注散樂野人為樂

雅拜注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

傾戲注音虧

就巫下禱注今世死既斂就巫下禱

戒浴疏今三月三

羸蘭車注有羸長蘭乘不善之車

果然注疏

居句疏也方

私火注權為

名湯熱為觀注今燕俗名

放想注疏漢時有此語

立秋驅劉注國語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

魁頭注鬼如今魁頭也

扶蘇注衛者如今之扶蘇

飛矛注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

矢箭注言出於漢時

昭代叢書庚集卷第六

善芻棘柏注行山曰藪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善

相土作乘馬注世

牧房注疏放牧之處皆

馬茲注尊馬

狐哨注疏狐者兩頭寬

狙司注疏

狼尾注疏猶今

抹拔注疏除

宿僭注疏時有夜宿

傳語 注疏傳

楊藥 注今時之書有所表議謂之楊藥

昌翔 注疏昌

次金 注疏漢時主役之官名次金

柞鄂 注疏柞鄂也疏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

扁絹 注疏張置字之屬所以扁絹禽獸

秣秣 注疏時言秣束之總名秣亦數之總號是鋪名刈麻者數把共為一鋪

摩鋼 注疏摩

紛容掣參 注疏

昭代叢書 康集 注疏瑣語 卷第六

梟碁 注疏立一子於中央

蜂藪 注疏蜂窠有孔藪然

匡刺 注疏

魚字 注疏雙魚字疏字猶名也

書刀 注疏削金之書刀

曼胡 注疏東齊秦晉之閒其大者謂之曼胡其曲者謂之句子曼胡

鬪頭無髮 注疏時俗以無髮為鬪

令裝滅 注疏塗若令裝滅疏令裝滅也滅場道也

定張車 注疏羊車善車也若今定張車

湖漂絮 注疏

切腴啗貴 注疏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疏鄭時事

竹萌 注疏竹萌

起膠餅 注疏醃粥也以酒醃為餅若今起膠餅

蒸菜 注疏今蒸菜謂之蒸菜

平帳 注疏平帳

承塵 注疏主在幕若煙中坐上承塵

火精 注疏火精疏王

偶衣 注疏偶衣注神之

昭代叢書 康集 注疏瑣語 卷第六

媚道 注疏有妾若今媚道疏漢書孝文時事

今掖庭令晝漏不盡入刻日錄所記推當御見者 注疏

地燭 注疏地燭疏對人手燭者為手燭

手燭 注疏見

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

婦從夫放月紀 注疏孝經援神契文

沙穀 注疏六服皆袍制以白縵為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穀者名出於此

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 注疏

傳

象斗 疏象斗

司空郡國輿地圖 注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

天門地戶 疏河圖括地象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天門無上地戶

四時言事 注小司徒歲時入其數若今四時言事疏漢承周後皆四時入其數今時日役簿皆在於

冬 注 於

門徒 注 徒

昭代叢書 庚集 注 疏 瑣語 卷第六

蠶螟 神 疏 漢時有蠶螟之神 又有鬼之步神 注 族師所謂以時易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 小案 比 注 族師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如今小案

漢時有置於犬之上謂之椹 疏

五岳藏神四瀆含靈五土出利以給天下黃白宜種

禾黑墳宜種麥蒼赤宜種菽洿泉宜種稻 疏 援 神 契

三老人 疏 漢法十里有亭亭 有三老人皆有宮室

洞五九禮闕郵 疏 中侯義明注闕止郵過言五帝後 洞三王之世其治各九百歲當以禮 止過 也

白矢參連剡注裏尺井儀 注 五

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衛逐禽左 注 五

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 注 九

重差夕桀句 股 注 疏 算術名漢法增之今九章以 句 股 替 旁 要 則 旁 要 句 股 之 類 也

市亭 注 次 謂 吏 所 治 舍 思 次 介 次 也 若 今 市 亭 然

候樓 注 次 市 中 候 樓 也

粉解 注 勃 壤 粉 解 者

莫下麥 注 今 時 謂 禾 下 麥 為 莫 下 麥 言 芟 刈 其 禾 於 下 種 麥

昭代叢書 庚集 注 疏 瑣語 卷第六

鹹淡 疏 康 咸 時 有 採 者 嘗 知 鹹 淡 即 知 有 金 玉

豕首 注 染 草 茅 莧 藜 蘆 豕 首 紫 荊 之 屬

目眩 注

壁色繪 注 帛 如 今 壁 色 繪 也

今南陽名穿地為竊 注

桃枝席 注 次 席 桃 枝 席 有 次 列 成 文 疏 漢 世 以 桃 枝 竹 為 席

柔囁 注

大貝 疏 書 傳 散 宜 生 之 江 淮 之 浦 取 大 貝 如 車 渠

貞子陽 注 國

抵欺 注

竹使符 注 珍圭以徵守若令

銅虎符 注 牙璋發兵若令

駟疾 注 疏常時

毛布 注 疏爾雅毛楚謂之屬則

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

樹以藥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 疏 春秋

天帝明堂 疏 春秋緯文耀鉤房心為

鼓咳 注 今時行禮於大學

昭代叢書 注 疏瑣語

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

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

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

羽則軍弱少威明 注 出兵書疏武

飛鉗涅錯 注 疏鬼谷子有飛鉗揣摩之篇飛鉗者言

東夷之樂曰鞅持矛助時生南夷之樂曰任持弓助

時養西夷之樂曰侏離持鉞助時殺北夷之樂曰禁

持盾助時藏皆於四門之外右辟 疏 孝經緯

巫咸作筮 注 世本

細目焦 注 俗讀

入會 注 疏堪輿大會有

炤炤大明滅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 注 董

持節拜 注 衰拜今時

街路祭 注 漢儀每

侏大 注 疏時語

龍度天門 疏 歲星本在東方謂之龍以辰為

昭代叢書 注 疏瑣語

輶車 注 翟車有握則

輜車後戶 注 疏漢時輜

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 注

亭長絳衣 注 屬謂徽識今城門僕射所

熱火 注 疏對司烜以夫燧

胡子 注 疏漢時戈有旁出者

皆瘦 注

馬上鼓 疏 提謂馬上鼓有曲木

無千車無自後射 注 疏漢

假馬注爭會而不審者罰以假馬

墨門注軍門曰和

南郡黃雀注春鳥若今南郡黃雀之屬

道引注前聖如

大會小會注疏漢歷有大會小會

薄借蔡注時語

逆術注五塚反

房為龍馬注疏是馬祖

禹井注疏地里有禹井

昭代叢書注庚集卷第六

苗山注疏越傳禹到越望苗山會諸侯更名苗山曰會

寸三周注方畝

小子言平注疏讀

屋笮注俗讀

鬻小兒頭注疏讀

爵族注雀窠

御食蛙注所食蛙也

決事比注事皆依舊事其無條取比類以決之

讀鞠注時讀鞠已乃論之

金印紫綬注疏漢法丞相中二千石金印紫綬御史大夫二千石銀印黃綬縣令六百石銅印墨

奉引注小司寇為王道辟若今執金吾下至令尉奉引矣

望後利日注疏日刑殺若今時望後利日疏利日合刑殺之日

大會殿注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

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灋者其

時格殺之無罪注疏漢賊律

宦男女注宮者丈夫割勢女子開於宮中若今宦男女

今律過失殺人不少死注

昭代叢書注庚集卷第六

鐵券丹書注俗語

罰作注凡害人者不使冠飾任之以事若今時罰作

坻閣注疏道名

鄉亭注有地之官有郡界之吏今時鄉亭是也

都候注夜士主行夜微候者如今都候之屬

麻燭注黃燭也

揭頭注明書其罪法也

敢盡人及教令者弃市注漢賊律

王杖注杖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今時命之為王杖

九月斷文書 注諸侯秋獻功若今計
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

不恙 注

車枕 疏軫與後橫木
卽今之車枕也

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畱 注

迫啗 注疏
俗讀

椽子 疏漢世名蓋
弓爲椽子

擁頸 注戈或謂之擁頸
疏以其胡曲故也

三鋒戟 注戟今三
鋒戟也

辟邪 注今時旋有蹲熊盤
龍辟邪疏辟邪獸名

昭代叢書 康集 注疏瑣語
卷第六

鍾乳 注枚鍾
乳也

羊豬茭 注音義未見出處俗謂羊豬
脂爲膻音素干反豈取此乎

志無空邪 注

鹿車經 注音義今北俗猶有此
語音府結反蓋古語乎

儻術 注今人以指
夾矢儻術

悁邑 注疏詩中心悁
悁是悁邑之意

兩脚耜 疏後漢用牛耕種
故有歧頭兩脚耜

皓落 注頭髮皓
落曰宜

剛關頭斧 注疏漢時斧近刃皆以剛鐵
爲之又以柄關孔今亦然

望 世楷堂
藏板

臚敗 注臚膏臚敗疏今人頭髮有脂膏
者謂之臚音義臚音臚膏敗也

裝緇 注疏俗語
○裝音督

珍縛 注疏
俗讀

乞鞠 注期外不聽若今時徒
論決滿三日不得乞鞠

金雞玉羊 疏易說云泰山失金雞西嶽
亡玉羊玉羊者西嶽之精

儀禮

假吏 注有司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
以下也今時卒吏及假吏皆是也

重錢交錢單錢拆錢 疏筮法古用木畫地今用錢以
重錢交錢單錢拆錢三少爲重錢九也三多爲交錢

昭代叢書 庚集 注疏瑣語
卷第六

積丸 注今時藏弓矢
者謂之積丸

搏風 注榮屋翼疏
卽今之搏風

橫梁 注覆今
之橫梁

隋方 注隋方曰篋疏
隋狹而長也

冠箱 注隱竹器名
今之冠箱也

逡遁 注音句
通

偃頌 注卿大夫之妻刺繡
以爲頌如今偃頌矣

筥筮簾 注筥竹器而衣者其
形蓋如今之筥筮簾

鴉鴿知來 注淮
南子

望 世楷堂
藏板

寒具筥 注竹篋方以竹爲之狀如筥而方如今寒具筥

不借 注屨不得從人借亦不得借人

鄧總 注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疏鄧氏造布有名總

刻鏤摘頭 注疏鄭時摘頭之物刻鏤爲之

酒敦 注敦之形如今酒敦

魂車 注馬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也今時謂之魂車

竹篋蓋 注篋竹篋蓋也疏篋竹青之皮

緘耳 注屬引於緘耳

禪穆 注中帶若今之禪穆

昭代叢書 庚集 注疏瑣語 卷第六

大木舉 注大木舉之制如

飯糝 注疏七桃七皆有淺升狀如飯糝疏以漢法況之

陽豫之卦 疏春秋緯演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注陽豫夏殷之卦名

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用白銀天子用黃金 疏漢禮器制度

洗之

卷幘 注今未冠笄者著卷幘

小吏冠 注緇布冠今小吏冠其遺象也

塲汗 注

射鞬 注遂射鞬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弦

官布 注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削一寸

行神 注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

祝板 疏方若今之祝板不假編連之

江淮之閒名量爲數 注

萊陽之閒刈稻聚把名爲筥 注。俱鄭時

縹素屏風 注依如今縹素屏風疏縹赤也素白也

江沔之閒謂紫收繩索爲淨 注

馬絆綦 注疏俗謂馬有絆名爲綦綦拘止馬使不得浪去

單被 疏喪大記注紵今之單被也

昭代叢書 庚集 注疏瑣語 卷第六

桑義 注神物惡桑義

拂仿 注執功布以接神爲有所拂仿也疏拂仿去凶邪之氣也

轉轆 注軸狀如轉轆疏漢名轉轆爲轉轆

轅縛 注輅轅縛所以屬引疏謂以木縛於軀車轅上以屬引於上而挽之故名轅縛

雞脾 注疏俗有此語

鑿木置食 注今時有死者鑿木置食其中樹於道側

內堂 注下室如今之內堂

弓璠 疏依者以韋依纏其

撰衣 注鈎袒如今撰衣

世楷堂 篆板

左傳

延道 注延道

餽紙 疏今人以薄糲塗物謂之餽紙餽帛

持簿 注玉笏若今吏之持簿

索藉 注纓在馬膺前如索藉疏服虔云今乘輿大駕有之

馬鞅 疏康成云纓今馬鞅

隱疾難為醫 疏俗謂

助榆 疏木有似榆者俗呼為助榆

新故 疏俗語戲而相愧也

昭代叢書 庚集注疏瑣語卷第六

管仲井 疏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

陰諧 疏廣雅鳩鳥雄曰運日雄曰陰諧

盜羊遺頭 疏杜世族諧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取不受而埋之事發辭連

李氏 疏李氏撤羊頭而示之明已不食惟識其舌舌存得免號曰羊舌

柎木 疏真薪若今柎木

領車 疏牙車領車才下骨名

緹衣 疏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以緹韋為弁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

車展 疏輓車下伏免也今人謂之車展

雄鳴上風雌承下風 疏鷓鴣鳴上風雌承下風則孕

天苑主牛 疏春

雨入鼻 注疴瘠病之人其面向上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

楚汝腦 疏俗相屬云楚汝腦

噍鹽指 疏食指俗所謂噍鹽指

馬擗 注策馬擗音義馬杖也

千歲之龍能與人語 疏元中要語

絳幡白幡 注今軍行前有斥侯踰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或舉絳幡見步該舉白幡

余車 疏司馬法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輶輦曰余

歇前 注爾雅無室曰榭謂屋歇前疏歇前者無室也如今廳是也

昭代叢書 庚集注疏瑣語卷第六

可用藉手 疏服虔云今河南俗語治生求利少有所得皆言可用藉手矣

杜後冠 疏應劭漢官儀法冠一名杜後冠左傳南冠而縶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史

白癡 注不慧蓋世所謂白癡

委頓 疏今俗語

赤紙為籍以鉛為軸 疏魏律緣坐配汜為丁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為籍其卷以鉛為

良食 疏國語子尚良食

俳諧集 疏宋太尉袁淑取古之文章令人笑者次而題之名曰俳諧集

好驚疏今人謂數

拂指疏今人謂

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懼其虎疏曹大

吳楚之人少鬚疏

積灰生蠅疏張叔皮論賓爵下華田鼠上鴛牛哀

赤熊闕屏疏汲冢書瑣語晉平公夢

枚雷疏今俗語

解冠疏今俗語

贊理疏晉語士景伯如

昭代叢書庚集注疏瑣語

五行嫁娶疏陰陽書有五

吳門白馬疏孔子登泰山

痲瘰疏俗人呼二日

白玉管疏後漢書章帝時零陵文學奚

衰家女未必慧慧家女未必衰疏今

刑神疏晉語魏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鏡

亡歸矢疏孔叢楚王張繁弱之弓載

靈子疏車蔥中豎木謂之

扈閣疏春秋緯黃帝坐於扈閣風皇

草次疏猶

觀魚臺疏今高平方與縣北有

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

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閭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

至廣莫風至疏易緯

坎主冬至樂用管艮主立春樂用埙震主春分樂用

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弦坤主立秋樂

昭代叢書庚集注疏瑣語

用磬兌主秋分樂用鐘乾主立冬樂用柷疏樂

計獻注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計獻諸公府卿寺疏

以物詣公府卿寺自漢以來三公

所居謂之府九卿所居謂之寺

白玉珠疏司馬彪漢書輿服志孝明帝永平二年初

後方朱裏元上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

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

赤皮蔽膝疏徐廣車服儀制古者蔽如今蔽膝戰國

子赤皮蔽膝魏晉

以來用絳紗為之

今人謂裏書之物為表疏

開虛 疏張衡靈憲當日之衝光常不合是謂開虛在星則星微在月則月食

發石 疏賈逵以旂為發石一曰飛石范蠡兵書有作飛石之事

臨軒策拜 疏古人之立太子蓋亦待其長大特加禮命如今之臨軒策拜

开官氏 疏世本孔子年十九取於未开官氏一歲而生伯魚

公主 疏泰漢以來嫁女使三公主之呼為公主

夷吾亭 疏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為名

王表 疏吳孫權時有人自稱王表言語與人無異而形不可見

鳩不得渡江 疏晉舊制鳩不得渡江有重法石崇為南中郎得鳩以與王愷養之大如鷓鴣

長尺餘純食 疏司隸傅於都街得此鳥奏之宣示百官於都街

昭代叢書 庚集 卷第六 世楷堂 藏板

淖糜 疏粥 淖糜 疏呂氏春秋稱六寸所以問稼 問稼也注所以入苗間也

明月珠 疏裴淵廣州記鯨鯢長百尺雄曰鯨雌曰鮠日即明月珠也故死即不見眼睛

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雋千人曰英倍英曰賢

萬人曰傑倍傑曰聖 疏辨名記

殷色 注今人謂赤黑為殷色

奔彈十日 疏歸 疏易

赤頰 疏鶴蒼色者令人謂之赤頰

百官箴 疏漢成帝時揚雄受虞箴遂依放之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後亡失九篇後漢崔駰撰子

獲子實世補共關及臨邑侯劉駒除太傅胡廣各有所增凡四十八篇廣乃次而題之著曰百官箴

決鄴水以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梁 疏呂氏春秋吳水以灌田民歌之曰決鄴水

跳 疏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

大曲之弓 疏魯連書楚子享魯侯於章華之臺與大曲之弓既而悔之

蕪蕪鹽鼓 疏楚辭招魂備論飲食而言不及政史浙急就篇乃有蕪蕪鹽鼓蓋秦漢以來始為

無射鐘 疏周景王無射鐘在王城鑄之移就洛陽秦徙之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滅姚

梁又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時鐘猶在東魏使魏收

昭代叢書 庚集 卷第六 世楷堂 藏板

皇九年平陳又遷於西京置大常寺至十五年勅毀之

胡曹作冕 疏世本注胡曹黃帝臣

挽歌 疏挽歌漢初田橫之臣為之晉初荀顛制禮以吉凶不雜送葬不宜有歌去之

公羊傳 疏宋氏注春秋說三科者一張三世二存

三科九旨 疏宋氏注春秋說三科者一張三世二存

王五天王六天子七譏入貶九絕五始者元年春王

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

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

輔君諸夏輔京師是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是也

五始七等六輔二類 見上

閉房 疏漢子年六十開房

養生注

投最注最之言聚今

得來注齊人名求

高春注淮南子日至於悲谷是謂晡時至於淵隅是謂下春至於悲泉爰止其

是謂悲與

乳犬攫虎伏雞搏狸注

狡易注

孟諫注諫有五一諫諫二順諫

郭都注信公退辟正殿飭過求已循省百官放侯臣

昭代叢書

陰威列索注

竹篴注荀竹篴

雙雙注雙雙之鳥一身二首

今呼犬謂之屬疏

馬孟注杆飲水器疏若今馬孟

食帚注

投室注人家共一卷

保辜注

籍衣墨幘疏唐傳唐虞之象刑上刑鞋

夏衣注衣復之為更衣

因諸疏博物志周曰

負極注負極

酌酒切肺疏書傳散宜生等受學於太公公

白藏天子青藏諸侯注牛璋曰璋白藏

千歲之龜青犢注

軒城注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

婦人首祭事注齊

昭代叢書康集注疏瑣語

血書飛為赤鳥注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日趨

胡破術書紀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

頭曹疏

白馬朱鬣疏禮文于得白

單馬木車疏書傳士乘飾車兩

童男女八人注使童男女各八人

蒸羊跪乳注

斗漱疏無垢加功曰漱

律親親得相首匿 注

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 注

瞬眼 疏以目通指日狀

長人十二 疏闕中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有長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百尺皆夷狄服始皇以為

瑞乃收天下兵器鑄 作銅人十二象之

就壻 注今俗名就壻為贅壻

億措 注疏億度也措置也

鸛鶴來巢于榆 斗疏運

叩頭 注類猶今叩頭

昭代叢書 庚集 注疏瑣語卷第六

以草衣城 注葦城若今以草衣城

子雉 注禮天子于雉公侯百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疏春秋說文

穀梁傳

青鼓 疏救日五鼓糜信徐邈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

龍門之戰 疏桓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春秋考異郵云時戰在魯之

胡豆 疏徐邈云戎豆今之胡豆也

精綠 疏周有藍田楚有和氏未有結綠晉有垂棘

紫微為大帝大微為天庭 疏元命也

右主左主 疏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八寸廣厚三寸祭訖則納於西壁墻中

去地一尺六寸 注謂父左主謂母

五菜 注家作一圓以種五菜疏世所謂五辛之菜也

捶打 注挽殺謂捶打殘賊而殺

木介 疏木介比木介

孝經

辜較 疏孔傳云蓋者辜較之辭劉炫云辜較猶梗槩也

天子大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黃土

若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宜以白茅而與之諸

昭代叢書 庚集 注疏瑣語卷第六

侯以此立封之為社明受於天子也 疏韓詩外傳

稷壇在社西俱北鄉並列同營共門 疏條

爾雅

人大謂之焚 疏秦晉之間凡人謂之焚

自家而出謂之嫁 注方言自家而出之嫁猶女出為嫁

那那 注左傳棄甲則那那猶今人云那那

薄勞 疏方言鄙語曰薄勞猶勉勞也周鄭之間曰勗劔齊魯曰勗茲

勗劔 見上

女人稱我曰妣 疏說文

自呼為身注今人自呼為身

阿陽注今巴漢之

呼厥極為罄注江東呼厥極為罄

拘樓注樓聚也猶

濂窳疏濂窳空貌

蹉歎注今河北

厭串注俗

貫伏注俗語頃東晉時有此厭串貫伏之語

振訊注振訊所

昭代叢書庚集注疏瑣語卷第六

契斷注今江東呼刻斷物為契斷

摸取注

嫉妒注

洮米注

結髮注

嬾人臥室疏說文窳嬾也草木皆自豎立惟瓜

好媛注美女為媛

彥詠注美士為彥

撫拍注撫掩猶撫拍謂慰恤也

歸人注尸于古者謂死人為歸人

威姑疏姑謂之威漢

兄鍾注夫之兄為兄公今俗呼兄鍾語之轉耳

僚婿注江東人呼同門為僚婿

地枋疏門根俗謂之地枋

侏儒柱注

人踐三尺疏白虎通人踐三尺法天地人

步渡約注聚石水中以為步渡約

瓶甌注甌甌小甌

昭代叢書庚集注疏瑣語卷第六

百囊呂注九段今之百囊呂

掠呂注巢今之掠呂

縮貉注縮者繩也謂牽縛縮貉之今俗語亦然

呼母為侈注今江東呼母為侈。侈音是

述氣疏律管所

刺刀注南方人呼刺刀為刺刀

厲累注以事相屬累為誣說

刺探注

凌懔注

世楷堂藏板

三隅竈注堪今之三隅竈疏無釜之竈若今火爐

隱賑注疏豐財也

幕然注暮然暮夜

黏黏注膠黏黏

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于苑已獨集于枯疏

語驪姬與優施謀飲里克酒乃歌曰云云

摻挂注

細作注問左傳謂之謀今之細作也

小斃注

昭代叢書 庚集注疏瑣語卷第六

姑然注面然

羽葆幢注翻今之羽葆幢

魚舍疏小爾雅魚之所息謂之潛潛也積柴水中魚舍也

刀衣鼻疏士冠禮注約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

香纓注縞即今香纓

鬼衣疏說文裝鬼衣也

大巾疏方言蔽鄒魏未南楚之間謂之大巾

糲飯疏

米皮注康米皮

酢餽疏方言餽或謂之酢餽

滅字注以筆滅字爲點

鐔箭注金鐵箭羽謂之鐔今之鐔箭

骨飽注骨鐵不翦羽謂之志今之骨飽

宛轉注弓有綠者謂之宛即今宛轉

羊頭疏方音箭三鐔者謂之羊頭

單館注疏田器

消搖疏徒歌曰謔聲消搖也

驚号疏徒擊鼓曰号聲驚号也

幽休叢書 庚集注疏瑣語卷第六

檐鼓注今荆楚人呼牽牛星爲檐鼓疏檐荷也

吉玉注山海經無以吉玉

磔狗止風注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

白地錦注

越王約髮注今江東呼兩頭蛇爲越王約髮亦名弩弦疏言是越王約髮所變也

松柏之風不知堂密之有美樅注尸

天井注山海經天井又有水冬無水

漢魁注今河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許漬沸涌出其深無限人壅其流以爲陂種稻呼其本出處

魁注

世楷堂 藏板

世楷堂 藏板

苦如藥注藜狗毒焚光

丹書八字疏抱朴子蟪諸壽三千歲者頭上有角額

壽子

火中白鼠疏山海經去扶南東萬里有者薄國復五

得之以毛作布名火浣布

鴉鵲厭火注鴉鵲江東人家

鳳皇高丈二疏京房

白鷺縷注白鷺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

朱鷺曲疏楚威王時有朱鷺合香飛翔

昭代叢書庚集注疏項語 卷第六 世楷堂 藏板

四足之美有鹿兩足之美有鴉疏陸璣曰鴉微小於

其尾長肉甚美故林

木山下人語云云

鴉疏郭國讚云鴉鶉之鳥一名鴉羿應弦

兔有九孔疏崔豹

舐毫而孕疏論衡兔舐毫而孕

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注晉律

肩蔽目疏郭讚云獠狒怪獸被髮操竹獲人

旋毛如乳注伯樂相馬法旋毛在

瞿有瞿有鰓背梁為酒尊于兩壺兩踰飲之三日然

后蘇士有澤我取其魚疏歸

觀犬之字如畫狗也疏說文

狗叩也叩氣吠以守也疏說文

別圖疏尸子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

矣而已皆

韻絕注於平皆

膠詐疏方言膠詐也涼州西南之

彌離注彌離即彌離

重注今呼重

昭代叢書庚集注疏項語 卷第六 世楷堂 藏板

餐飯注今呼餐

今江東呼大為駟注

叢繳注今人呼物

屋栒疏屋栒一名

唱射注容如今牀頭小曲屏

五劇鄉注今南陽冠軍樂鄉數

步橋疏廣雅

救絲注救絲

拘腸疏或曰拘腸

瑄玉 注漢書

皓盱 注疏日光

承風 疏尸子仁意篇述太平之事云獨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承風

木子 疏果木子

凍雨 注江東呼夏月暴雨為凍雨。凍音東

琅玕樹 注山海經崑崙有琅玕樹

浦澳 注澳隈今江東呼為浦澳

伯益作井 疏世本

單船 注士特舟單船

昭代叢書 庚集注疏瑣語卷第六

雁齒取繭緒 注縣馬草細葉葉羅生而毛有似羊齒今江東呼為雁齒繭者以取繭緒

三足籠六眼龜 注吳興郡陽羨縣君山上有池池中出三足籠又有六眼龜疏以時驗而

癡鳥 注鶴俗呼為癡鳥

大鳥如馬駒 注漢元帝時琅邪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

護田鳥 注今湖澤鳥似水鴉蒼黑色常在澤中見人輒鳴喚不去有象主守之官因名澤虞俗呼

田鳥

狂鳥 疏大荒西經栗廣之野有五采之鳥有冠名曰狂鳥

吐蚊 注類似鳥而大黃白雜文鳴如鴿聲今江東呼為蚊母俗說此鳥常吐蚊因名云

鷲鷲瑩刀 注鷲鷲似鳧而小青中瑩刀。鷲音梯

獐子 注俗呼小獐猪為獐子。獐音俸

豕豚 注豕豚最後生者俗呼為豕豚

犂牛 注漢順帝時陳勃王來獻犂牛及師子疏東觀記疏犂牛大如斗犂牛其領上肉隆起若封然因以名之即今之峯牛是也

駟蹄苑 注泰時有駟蹄苑疏取駿馬以名其苑也

踏雪馬 疏四蹄皆白名首俗呼為踏雪馬

官府馬 注回毛在膺宜乘禁光云俗呼之官府馬

果下牛 注犂牛庫小今之櫻牛也又呼果下牛出廣州高涼郡疏以其庫小可行果樹下

昭代叢書 庚集注疏瑣語卷第六

論語 世楷堂藏板

欲為論念張文 疏漢書張禹受魯論于夏侯建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

大震 疏司馬法前舉及乘車大震車馬焉大震大殿也

旁牌 疏于今謂之旁牌

烏曹作簿 疏

孟子

舜作竹簫以象鳳翼 疏鳳俗通

阿堵物 疏今呼錢為阿堵物

叩杯 注扣猶叩也織屨欲堅故叩之

馬衣注褌以毳織之若今馬衣

孔子冢去城一里冢營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飯饗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

之無祠堂冢營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

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

種之其樹柞枋柶離女貞五味棗檀之樹塋中不生

荆棘及刺人草疏皇覽

氣成樓閣疏張華云趙簡子冢在臨水界冢上氣成樓閣

犀首疏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

昭代叢書庚集注疏瑣語卷第六

荆蘭之衣疏高士傳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隨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荆蘭之衣

為嬰兒戲親前不稱老為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假因為嬰兒啼

斗食注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

疑首善算疏傳記有云疑首天下之善算也鴻鵠亂之也過變孤擬問以三五則不知鴻鵠亂之也

牛角歌疏三齊記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

短布單衣適至解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且桓公乃名與語說之遂以為大夫

涓蜀梁疏荀子夏首之南有人曰涓蜀梁其為人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仰視

其髮以為立魅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

五女疏泰武王時大蛇從身出復入穴五女示之五子拔地壓殺五女

雙珠疏韓詩隋侯姓祝字元暢往齊國見一蛇在沙中頭上血出隋侯以杖挑于水中而去後還到蛇處乃見此蛇銜珠來隋侯前隋侯意不擇是夜夢腳踏一蛇驚起乃得雙珠後人稱為隋侯珠

躡蹠注

昭代叢書庚集注疏瑣語卷第六

世指堂藏板

注疏瑣語跋

注疏為訓詁家言而單辭隻句中不乏麗藻特卷帙浩繁讀者艱於探索耳虞山沈季和太史佐文林綺繡之例輯為瑣語擷華采異殊令人耳目一新間考李氏函海目錄有十三經注疏錦字其體製當不甚相遠第未知與是編所載同異何如也乙丑季春震

澤陽復古識

觀舉家李氏錦字全本是編並無同異及考題名碑錄沈成進士於雍正癸卯李成進士於乾隆癸未先後相去四十年再考蘇州府志注疏瑣語收入藝文志中則此書之為沈作明矣乃李自欽有昭代叢書

康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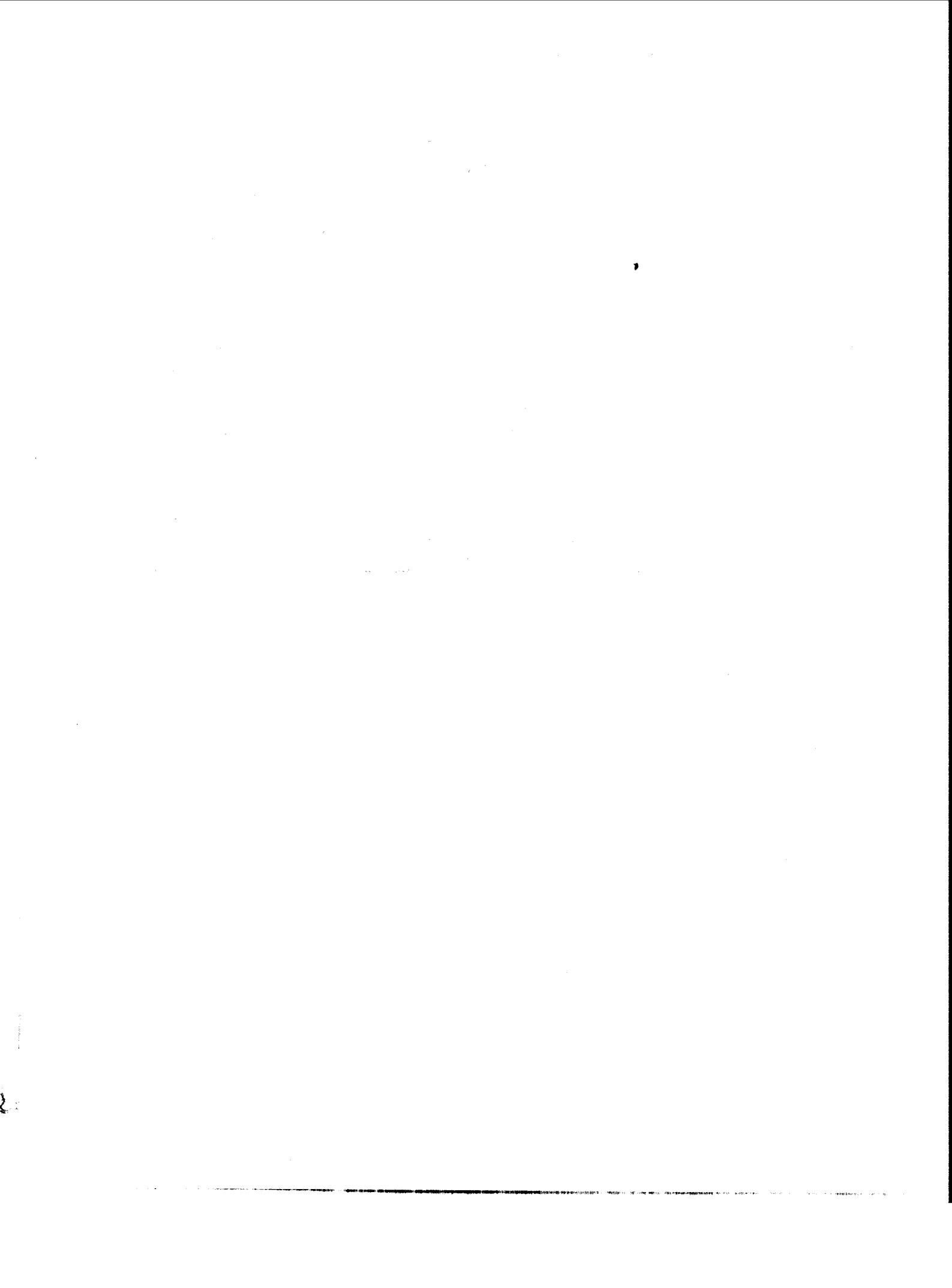
注疏瑣語跋

卷第六

葦板

余為摘其語之便於詞賦者第作四卷名曰注疏錦字云云又若自李出者豈所見之略同歟抑別有說歟姑識之以俟博雅

孫 揆嘉肇初核字



舊
天
錄



嘉善柯汝鐸伯斂著

家無賜書又質魯不能強記中年以往閱書不
數日輒忘因就所習剞而記之閒有辨正或且
譏于蚍蜉之撼余自同于醯雞之處耳嘉慶戊
寅孟陬月識

易

京氏筮法一爻變者為九六二爻以上變者為八故

晉語重耳筮得貞屯悔豫皆八本卦為貞乃三爻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藏板

變不稱屯之豫而稱八沙隨程氏曰初與四五凡

在屯為八左傳穆姜遇艮之八乃五爻變不稱艮

在豫亦八之隨而稱八艮五爻皆變惟第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

二篇孔穎達正義曰十翼者上象一下象二上象

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

雜卦十廬陵歐陽氏疑十翼非孔子所作王觀國

學林曰王弼易第七第八卷分繫辭上下者誤也

此非繫辭乃孔子所作易之大傳耳乾坤卦與大

傳中有子曰者孔子嘗為訓傳而門弟子纂集成

書故有子曰之稱何安曰夫子假說疑問非也朱

應自著子曰字案史記太史公自序引繫辭天下

疑皆後人所加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曰易大傳王應麟困學

云王肅本作繫辭上傳說于此蓋周末習易者作

雜卦皆有傳字本義從之此傳以相授受如尙書大傳之類閻氏若璩曰十

傳即在經中不必外求如十翼傳易三傳傳春秋

爾雅書詩傳也戴記儀禮傳也儀禮又自有子夏

喪服傳孟子即謂論語之傳也可孝經內有經有傳其無傳者獨周官耳其師承有自

但不必盡出于孔氏歐陽氏之疑亦自有見至文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藏板

言元者善之長也云云見襄七年春秋左氏傳此

無庸疑者困學紀聞引說苑泄治曰易曰夫君子

之言殆非也文言申象傳之意本義云此與春秋

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古已有此語穆姜稱之

而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別以子曰表毛氏奇齡

之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為古語也曰元者善之長至足以幹事古釋卦詞凡卦有元

亨利貞者皆以此釋之故孔子取以為文言劉瓛

文而言其理故曰文言朱震曰魏淳于俊云康成

合象象于經欲使學者尋省易了自康成而後其

本加象曰象曰自弼而後加文言曰案晁氏云先

儒謂費直專以象象文言參解易爻以象象文言

剛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時猶若今乾卦象象繫卦之末其雜入卦爻中者自輔嗣始也

惠氏棟曰文言一篇皆夫子所釋乾坤二卦卦爻

辭之義梁武帝云文言是文王所制然則初九以

下著荅問而稱子曰豈亦文王所制邪要之孔子

未嘗為易作傳十翼之名皆後代講師所立夫子

論易見于論語者止加我數年及不恒其德二章

其他荅問所及大率依古訓以立言古小筮書今

多不傳穆姜偶稱之于前孔子復述之于後如克

已復禮仁也及出門如見大賓二語皆見之左氏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夫子以之告顏淵仲弓述而不作夫子蓋自言之

矣閻氏謂左氏六國時人非左邱明襄九年昭十三年傳文云云皆左氏襲孔子語

為之亦未確

履霜堅冰陰始疑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後漢魯恭

傳引此四句章懷注坤卦象辭也本義案魏志作

初六履霜今當從之王應麟曰初六履霜陰始疑

也見魏文帝紀注太史丞許芝引易傳之文沙隨

程氏朱子皆從之郭京本無初六字王觀國曰說文公字只從重人其冰字乃疑

字無他音不知後人何故以冰為夬而音兵也

坤六二直方大苟爽曰大者陽也二應五五下動之

則應陽出直布陽于四方虞翻釋乾之二曰陽始

于二宜利天下直于寶曰陰氣在上二月之時自

邇來也陰出地上佐物成物臣道也妻道也臣之

事君妻之事夫義成者也臣貴其直義向其方地

體其大故曰直方大或疑大字為衍非也

屯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正義曰經謂經緯綸謂

綱綸劉表鄭元以綸為論非王本意釋文經論音

倫鄭如字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本亦作綸陸氏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自謂易以王為主不合舍王從鄭

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凶悔吝居三坤為吝嗇吝

非美德賁之五吝而終吉則與凶悔殊科矣漢谷

永傳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孟康曰膏者所

以潤人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者也小貞臣也大

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賑百姓而反吝

則凶臣吝嗇則吉論語曰出內之吝謂之有司從

政而效有司所為則惡矣其在有司雖屯其膏亦

有吉占也

蒙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釋文一本有來字王注童蒙之來求我欲決所疑也彖傳注重童蒙之來求我志應故也玩王注則彖辭及傳皆有來字

惠棟周易述師六三師或與尸疏引國策曰寧為雞尸案史記蘇秦列傳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張守節正義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國策作寧為雞尸不為牛從延篤注云口雞中主也從謂牛子也四字因形近而譌張說較顯且口與後韻協宜從史記

昭代叢書 彖集 卷第十一 王 世楷堂 藏板

比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程傳建立萬國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卦辭曰不寧方來不寧者不寧侯也祭侯之辭曰無或若女不寧侯

履上九視履考祥祥本作詳荀爽曰詳審也鄭氏曰履道之終考正詳備案古祥與詳通尚書其終出于不祥石經殘碑作其道出于不詳吉爾祥刑後漢劉愷傳周禮注皆作詳大壯上六不能退不能而處故進退不能是其自處之不詳慎也孔疏詳者善也進退不定非為善也釋文王肅作詳

玉篇草部茹相牽引貌易曰拔茅連茹案易無此語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鄭氏曰茹牽引也本義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魏志崔琳傳注魏名臣奏載安定太守孟嘉薦雄曰臣聞明君以求賢為急忠臣以進善為效易稱拔茅連茹傳曰舉爾所知古人引書多彙括其辭後人不加參考遂以為原文而引之也

女惑男謂之蠱蠱之言惑也楚子元欲蠱文夫人則是男惑女也其在易蠱者事也君子以振民育德則事無不飭而民興于善如是何惑之有故曰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先甲後甲馬融曰甲為十日之首蠱為造事之端故舉初而明事始也言所以三日者不令而誅謂之暴故令先後各三日欲使百姓徧習行而不犯也

昭代叢書 彖集 卷第十一 六 世楷堂 藏板

蠱言甲巽言庚程傳曰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庚猶更也有所變更也 焦氏易林无妄之繇曰載璧秉珪請命于河周公克敏沖人瘳愈所謂勿藥有喜也史記蒙恬傳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

及成王有疾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于河曰王
未有識是且執事有罪殃且受其不祥乃書而藏
之記府此卽金縢篇公乃自以爲功云云也而以
爲代成王意必別有所本故延壽亦主此說

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王注夫能輝光日新
其德者惟剛健篤實也案虞翻曰剛健謂乾篤實
謂艮二已之五利涉大川互體離坎離爲日故輝
光日新也崔憬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可以

觀其所養故言物畜然後可養新唐書高駢傳蜀
昭代叢書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藏板

之士惡成都城歲壤駢易以磚壁訖工筮之得大
畜駢曰畜者養也濟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吉孰
大焉昌黎與崔羣論文書明白淳粹輝光日新皆
以其德屬下句釋文引鄭氏同惟程傳人之才剛
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
其德日新從王注

離九三則大畜之嗟集韻耄或作耄馬融曰七十曰
耄王肅曰八十曰耄說文同爾雅耄老也邢疏耄
鐵也老人面如鐵色詩秦風逝者其耄毛傳八十

曰耄孔疏離卦大畜之嗟注云年踰七十僖九年
傳伯舅耄老服虔云七十曰耄何休公羊注六十
曰耄

明夷象曰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虞翻曰而如也君
子謂三體師象以坎莅坤坤爲衆爲晦離爲明故
用晦如明也春秋莊七年夏四月夜中星隕如雨
左傳與雨偕也穀梁傳范甯注如而也星既隕而
復雨星既隕而雨中微難知而日夜中是以實著
爾漢五行志星隕如雨如而也星隕而且雨故曰

昭代叢書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藏板

與雨偕也如而二字互通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王應麟曰釋文引鄭注異字然
內則注明夷睇于左股猶有所遺內則睇視鄭注
睇傾視也易曰
左股案子夏陸績夷皆作睇京房作臆並見陸德
明經典釋文九家作明夷于左股

家人象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荀爽曰離巽
之中有乾坤故曰父母惠氏曰嚴猶尊也說卦乾
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孟喜卦圖十二
辟卦卽乾坤十二畫辟君也知乾坤皆爲君也

暎六三其牛掣說文引作翥集韻翥通作掣惠棟周易古義鄭作掣玉篇翥或作掣案玉篇翥或作掣與鄭氏合惠氏誤

姤九二包有魚周易古義包讀為庖古文省包義字從此鄭氏周禮庖人注庖之言包也是庖與包通案釋文包本亦作庖王注初自樂來應已之庖說文廚庖屋也惠說本此

升六四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釋文亨許庚反崔憬曰為順之初在升當位比近于五乘剛于三宜以進德不可修守此象太王為狄所逼徙居岐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九 世楷堂藏板

山之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通而王矣避于狄難順于時事故吉无咎程傳文王亨于岐山亦以順時事而已釋隨上六曰太王用此道亨王業于西山此仰崔憬說移注于後蓋由記之不審

井九二井谷射鮒王肅曰鮒小魚也釋文引于夏傳鮒謂蝦蟇朱震曰井五月之卦故有蝦蟇孔疏井中蝦蟇以為鮒魚也案蝦蟇一名蟾蜍鮒非蝦蟇也廣雅鮒鮒也今作鮒陸佃曰以相即謂之鮒以

相附謂之鮒周公謹亦以鮒為鮒見浩然齋雅談革已日乃孚王注夫民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與樂

成難與慮始故革之為道即日不孚已日乃孚也顧炎武日知錄已日朱子發讀為戊己之已天地之化過中則變十干戊己為中至于已則過中而將變矣故受之以庚庚者更也天下事當過中而將變之時然後革而人信之矣古人有以己為變

改之義者儀禮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己注內事用柔日必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為謹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十 世楷堂藏板

敬而漢律林志亦謂理紀于已斂更于庚是也納甲之法革下卦離納己惠氏易說坎戊為己離為己日革物者莫若火乾金雖精得離乃成二為離主故六二爻辭曰已日乃革之則卦辭已日指離何疑納甲之說實本于易蠱甲巽庚革已其尤著者也

革上九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蔚釋文音尉又紆勿反徐鉉酬郭先輩詩太原郭夫子行高文炳蔚弱齡負世譽一舉遊月窟蔚與窟協蓋從紆勿切音也考窟在廣韻十一沒蔚在八物物與窟不通

用南唐徐氏精于字學其用韻不拘如此

豐九三豐其沛虞翻曰沛不明也九家易曰大暗謂之沛程傳沛字古本有作沛者王弼以為幡幔則是沛也幡幔圍蔽于內者豐其沛其暗更甚于蓀也釋文姚信作沛沛滂沛也于爻義無取宜從古木

渙九二渙奔其机悔亡王注机承物者也謂初也孔疏初承于二謂初為机二俱无應與初相得而初得遠離之道今二散奔歸初故曰渙奔其机也虞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翻曰渙宗廟中故設机二失位變得正故渙奔其机悔亡也釋文机音几說文机木也從木几聲徐錯曰木似榆出蜀中而不言與几同案左傳設机而不倚投之以机莊子公子牟隱机太息大戴禮于机為銘家語俯察机筵皆通用几机者俯憑以為安者也渙二取象于此華亭沈氏作易憲易机為机言似車之有机說文无机字机于車上為何物孔氏尚書傳机隄不安與爻義正相反周易古義渙九二渙奔其机机古文簋宗廟器

節象傳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周官為理財之書而其要在均節財用馬氏端臨曰漢隋二文帝皆以躬履樸儉富其國漢文師黃老隋文任瀟律而所行暗合聖賢如此

節初九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程傳雖當謹守不出又必知時之通塞義當出則出矣宋伯姬女而不婦不知通塞也上六苦節貞凶節既苦而貞固守之凶何如矣故曰苦節不可貞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王應麟曰易之大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象言刑獄者凡五噬嗑賁旅豐是也皆因離體以發其義中孚外實內虛其象似離離明也書曰惟明克允象刑惟明斯獄成而孚也 小雅蕩篇覃及鬼方毛傳鬼方遠方也孔疏既濟高宗伐鬼方未知何方毛氏奇齡曰易言高宗伐鬼方詩言高宗伐荆楚王質以為楚俗多鬼鬼方即荆楚也按後漢西羌傳武丁伐西戎鬼方則鬼方在西非南楚也竹書亦云王季伐西落鬼戎蓋鬼戎本西落而武丁伐之三年始克若詩言奮伐荆

楚深入其阻用兵最為神速而謂三年克之可乎

余按後漢章帝紀云克伐鬼方開道西域又曰威

霆行乎鬼區李賢注鬼區即鬼方也周書王會解正西有鬼親

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春祭曰禴禴

薄祭也王注沼沚之毛墳藝之菜可羞于鬼神在

合時不在于豐干寶曰非時而祭曰禴然則文王

儉以恤民四時之祭皆以禴禮神享德與信不求

備也故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

昭代叢書癸集 舊天錄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受其福此釋升九二李鼎祚曰鬼神害盈福善人

君至誠感神則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故觀盟而不

觀薦饗其誠信者也釋文王肅作斯即禴祭受福

之義也康成注禮坊記曰既濟離下坎上離為牛坎為豕殺牛而凶不如用豕受福于寶亦

此皆泥于卦象蒙所不取漢書郊祀志改禴為禴

師古謂禴煮新菜以祭小雅天保疏汭新菜可汭

顏注本此

阮籍通易論曰未濟上六飲酒無咎何也過而莫改

危而弗聞誰咎之也梅鼎祚曰籍之通易京房管

輅有餘愧矣漢儒訓詁寧無陋乎見鼎祚所纂魏文紀王弼

周易畧例凡言无咎者本皆有咎者也防得其道

故得无咎也或有罪自己招無所怨咎亦曰无咎

節六三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案觀初六童觀

小人无咎弼曰小人為之无可咎責猶此義也

繫辭傳效法之謂坤馬融作爻法釋文爻如字放也

李鼎祚曰爻猶效也效乾三天之法而兩地成坤

之卦也

易緯乾鑿度大衍之數五十日十辰十二星二十八

昭代叢書癸集 舊天錄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八凡五十朱子本義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

宮乘地十而得之荀爽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九九也其說特精

孔穎達曰正卦列兩為對者為變卦即旁通也蔡景君伏

曼容虞翻皆有旁通之說反卦轉兩為一者為覆卦即倒易也

瞿塘來氏作周易集注取卦之反對者名之為綜

不反對者名之為錯其自序云錯者交錯對待之

名陽左而陰右陰左而陽右也綜者高低織綜之

名陽上而陰下陰上而陽下也此即本義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

而互之一左一右

之謂綜者總而擊錯卦止八雜卦傳注云伏羲圖

圖乾坤坎離四正之卦本相錯四隅之卦兌錯艮

震錯巽故大過頤小過中孚所以相錯也綜卦有

四正綜四正者比樂師憂大有衆同人親之類是

也四隅之卦艮與震綜皆一陽二陰之卦艮可以

言震震可以言艮兌與巽綜皆二陽一陰之卦兌

可以言巽巽可以言兌如隨蠱咸恒之類是也有

以正綜隅隅綜正者臨觀屯蒙之類是也毛氏奇

齡曰來氏以為象傳所云剛來柔進皆從兩卦上

昭代叢書癸集 舊天錄 卷第十一 五 世楷堂 藏板

下錯綜而得之遂改卦變為卦綜然仍多不合蓋

推易倒易截然兩事而欲強溷而一之宜其舛也

何楷周易訂詁曰往來上下者實皆乾坤所為程

正叔謂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

繇乾坤之變賁象傳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

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為艮又曰卦之變皆

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是泰卦豈有乾坤重

而為泰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

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齊故云柔來艮在

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乾坤變而為六子

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也蘇子

瞻亦謂易有剛柔往來上下相易之說學者沿是

爭推其所變此大惑也剛柔相易皆本諸乾坤而

已愚嘗感其言有取于乾來化坤成三男坤來化

乾成三女之說而推廣之因以合于乾坤主變之

旨覺從來穿鑿附會之喋喋皆可省也總由卦變

之有甚合處即有不盡合處大抵四陽四陰後則

皆不盡合者也朱子譏漢上卦變于三爻外更覺

難通正坐此耳

宋濂曰易大傳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古之聖

人但取神物之至著者而畫卦陳範苟無圖書吾

未見其止也故程子謂觀兔亦可畫卦初不必泥

其圖之九與十也不必推其即太乙下行九宮法

也不必疑其為先天圖也不必實其與太極圖合

也若以今之圖書果為河洛所出則數千載之閒

孰傳而孰受之至宋陳圖南而後顯邪其不然也

明矣歸有光曰事有出于聖人而在學者有不必

精求者河圖洛書是也大傳曰包犧氏之王天下

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夫天地之閒何

往非圖而何物非書哉有圖書而後有易有易則

無圖書可也

昭代叢書癸集 舊天錄 卷第十一 六 世楷堂 藏板

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桓元明僧紹作仁今本乃從

桓元誤矣漢食貨志引易作仁宋衷曰守位當本得士大夫公侯有其仁賢兼濟天下

義作人云呂氏從古蓋所謂非眾罔與守邦秦傳曰后

以財成天地之道虞翻曰守位以人聚人以財故曰財成天地之道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孔安國曰伏

義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案許慎曰黃帝之史

倉頡見鳥獸之迹初造書契衛恒曰昔在黃帝初

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世本

沮誦倉頡為黃帝左右史則書契始于黃帝無疑

昭代叢書癸集 籀天錄 卷第十一 七 世楷堂 藏板

謂庖犧氏為文字之祖者六書之學原本八卦易

緯乾鑿度以八卦之畫為古文天地風山水火雷

澤字

李氏光地曰易曰德行恒易以知險恒簡以知阻人

之情偽微曖其為險阻多矣吾又以險阻之心禦

之非獨不能察見且將墮其欺罔之中而與為化

也故惟易簡者知險阻案此即不逆億而自然先

覺者濂溪周氏曰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

疑為明奚啻千里

能研諸侯之慮本義侯之二字衍虞翻曰坎心為慮乾初之

坤為震震為諸侯故能研諸侯之慮王弼周易畧

例諸侯之慮在于育物爻變告之其慮益精

說卦傳天地定位節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所謂

先天之學也帝出乎震節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

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朱子答袁仲機書曰自初

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萬斯同曰

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河圖洛書先天後天義文八卦六十四卦方圓諸

圖乃邵子一家之易以此為邵子之易則可以此

昭代叢書癸集 籀天錄 卷第十一 六 世楷堂 藏板

為義文之易則大不可王應麟曰先天之學魏伯

陽窺見其意陳搏始發其祕再傳為邵雍方圓圖

皇極經世諸書朱震張行成朱文公蔡元定申其

說象山陸氏以先天圖非易本旨又卦止有出震

齊巽之位乃孔子所繫而文王周公之遺法也安

得有先天之位此誰言之而誰傳之天地定位一

節不過言八卦之相錯耳何曾有東西南北之說

而欲以是為先天卦位乎此不特先天二字可去

即後天二字亦不必存蓋卦位止一而無二不

得妄為穿鑿也胡渭易圖明辨曰乾坤三索之次第出震齊巽之方位伏羲之易本是如此而邵子獨以為文王之易名之曰後天以尊先天之學序位皆是而其名則非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漢上易引鄭氏云共成萬物物不可得而分故合為之神說文無妙字當從王肅董遇作眇陸機文賦眇衆慮而為言本此老子注妙要也漢書元帝紀贊窮極幼眇師古曰幼眇讀曰要妙荀悅申鑒曰理微謂之妙妙猶眇也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克 世楷堂藏板

艮為果蓏釋文引京房易為果墮鼂說之曰墮古蓏字應邵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蓏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蓏應說近是集解引宋衷說與應氏同序卦傳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故易基乾坤長樂劉氏曰乾健而不息坤順以相承物理自然形影相附不可以無實而取之也王季天錫太任以配其德故克生文王焉文王天作之合以大其慶故克生武王焉書

古文以堯典為虞書說文禾部引唐書曰稷三百有六甸心部引唐書曰五品不惡尚書大傳卷首題虞夏傳又分題唐傳虞傳正義曰馬融鄭元王肅與劉向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顧炎武日知錄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而堯典亦夏書也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為言明非當日之記也世更三聖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追記二帝之事不謂之夏書而何

史記帝堯者放勳帝舜者名曰重華馬融曰放勳堯放勳堯號也又曰堯名王逸曰重華舜名也鄭氏中候注重華舜名韋昭曰堯帝嚳之庶子陶唐氏放勳也舜顓頊之後宋錢杲之作離騷集傳曰放六世有虞帝重華也動重華孟軻屈原因書文以指稱堯舜非堯舜之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三 世楷堂藏板

名也孔安國尚書傳勳功言堯放上世之功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于堯蔡傳從孔氏解得之武曰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也說文假非真也从人段聲一曰至也虞書曰假于上下玉篇假居馬切假借也至也又音格徐鍇曰訓至亦同音賈無煩音格案後漢陳寵傳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李賢注假至也音格高宗彤日惟先格王正厥事漢成帝紀五行志及孔光傳外戚孝成許皇后傳後漢律秣志引此書皆作假西伯

戡黎格人元龜伏生尙書作假尔王符潛夫論卜
列篇引作假爾王鳴盛尙書後案疑本作尔尔與
人相似故致誤耳史記作假人君爽格于皇天格
于上帝史記燕世家引書竝作假後漢章帝紀書
云祖考來假注假音格至也假于祖禰注假至也
易曰王假有廟易家人九五王假有家萃渙彖王
假有廟王注假至也釋文假更白反王觀國曰凡
詩言昭假皆同而陸德明音義于長發雲漢詩則
音古雅反案今本釋文長發詩假毛音格雲漢詩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主 世楷堂 藏板

曰東作耕也易曰利用爲大作益初九爻辭虞翻曰大
作謂耕播耨之利益取諸此也震二月中星
烏敬授民時故以耕播也侯果曰大作謂耕植也
處益之始居震之初震爲稼穡又爲大作益之大
莫大耕植故爲大作平秩史記作便程索隱曰劉伯莊傳皆依古文作平秩大傳作辨秩周禮馮相氏鄭注引作辨秩賈疏據書傳是今文平作辨也辨別也治也秩說文作辨爲之次鄭氏曰作生也毛詩天作傳作生也樂記春
作夏長林氏曰曾氏謂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
陰中萬物以成作如詩薇亦作止老子萬物竝作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主 世楷堂 藏板

之作案此卽鄭氏義朱子儀禮集注引之
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暮說文作棋
復其時也錯曰復其時謂之一周時也案暮年暮
月之暮皆當從禾禾者嘉穀民所賴以生故穀熟
謂之稔亦謂之年說文季從禾千聲季與稔皆从
禾重民生之義也晁說之曰定古文作正衛包方作定因學紀聞曰天寶誤作定
至于岱宗柴史記五帝本紀裴駙集解柴鄭本作柴
注曰柴燎也說文柴燒柴燔燎以祭天神从示此
聲禮燔柴玉篇柴仕佳切亦作柴詩時邁釋文柴

望說文字林作崇廣韻柴薪也柴祭天燔柴綠斐
軒詞林韻釋柴薪瘦植柴燔燎祭天案崇本作柴
後人因祭天改从示正如精字說文作禱徐鍇謂
精祭神之精米也故或从米祭神故從示

秦氏蕙田曰文舞羽籥武舞干戚虞夏舞干羽于兩
階干武舞在西階羽文舞在東階馬融曰舜舞干
羽有苗自服

史記秦本紀大業生大費是為柏翳司馬貞索隱尙
書謂之伯益書止張守節正義列女傳云陶子生

昭代叢書癸集卷第十一世楷堂

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

者也呂氏春秋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

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于盤孟化益當作伯益化

與伯形相亂然顏師古注漢律秣志云化益即伯

益則沿譌已久又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

氏諱益字墮數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見酈道元水

經注

冀州既載孔傳曰堯所都也顧氏炎武曰古之天子

州為中先施貢賦役載于書周禮載師注載之言

事也專民而稅之禹貢曰冀州既載胡渭禹貢維

指曰注既載連冀州讀如此則壺口為不辭當從

蘇氏既載壺口為句載謂經始治之閻氏若璩曰

鄭端簡禹貢圖說曰冀州天下所當先壺口又帝

都所當先八年于外始于此時四載之乘始于此

地

王應麟曰禹貢冀州治梁及岐先儒皆以為雍州山

鬼氏謂冀州之呂梁狐岐也蔡氏集傳從之朱子

謂梁山證據不甚明白

昭代叢書癸集卷第十一世楷堂

濟河惟兖州濟漢書作洙師古曰洙本濟水字兖史

記作沈鄭元戒子益恩書曰往來幽并

之域爾雅釋地濟河開曰沈州鄭氏曰言沈州之

界在此兩水之間王氏鳴盛曰濟洙二字音同義

別漢志洙水出王屋至武德入

河洙水出贊皇至慶陶入洙禹貢所言皆洙而濟

不見于經兖當作沈說文沈水出河東東垣王屋

山東為洙水允聲此州本以水名兖字說文所無

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孔傳貞正也州第九賦正
與九相當漢書注同孔疏周易彖象以貞為正諸州賦
無下下貞即下下為第九蔡傳貞正也君天下以
薄賦為正也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沈地

最下故收功在後同者同于他州乃者難詞

浮于淮泗達于河釋文河如字說文作荷工可反云水出山陽湖陵南王氏鳴

盛曰說文水部荷澤水在山陽湖陵南禹貢浮

于淮泗達于荷此孔氏古文當從之荷本澤名此

達于荷則自乘氏以至湖陵乃荷澤之枝流說文

名曰荷澤水者也又曰水經無荷水一目荷是沛

水所苞注以成澤在定陶縣東北沛水至乘氏西

分爲二其支流則東南流至方與會荷澤水遂爲

荷水自是至魚臺南湖陵故城南而入泗自是而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過呂梁以至淮陰而入淮則皆泗水之正流矣其

泗水從淮陰入淮即禹浮淮達泗之道荷水從湖

陵入泗即禹浮泗達荷之道也孫氏星衍曰地理

志山陽湖陵禹貢浮淮泗達于荷水在南注應劭

曰尚書荷水一名湖水經沛水又東北于乘氏縣

西而北注荷水又東過湖陸縣即湖陵南東入于泗

水注云澤水所鍾也尚書曰浮于淮泗達于荷是

也又水經泗水南過方與縣東荷水從西來注之

又屈東南流過湖陸縣南又云泗水東南過下邳

縣西又東南入淮注云泗水又東逕角城北而東

南流注于淮案乘氏縣今山東荷澤縣湖陸縣今

山東魚臺縣角城故城在今清河縣西然則徐州

之貢浮淮入泗故道在今清河縣達于荷故道在

今魚臺縣也荷誤作河應從說文等書更正

西傾因桓是來孔傳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

注桓水即白水自涇渭流經文縣平武錫川至昭化縣東入百漢水近人以爲此即禹貢桓

水西傾之戎所因康成以桓是爲隴阪名鄭以此

以來者也王氏說旋曲故名曰桓是與氏通說文巴蜀名山岸脊

之堆有脊欲落墮者曰氏氏崩聲聞數百里象形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宋葉氏曰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非中國之貢

明矣疑西傾即西戎之境熊羆狐狸織皮文與西

傾因桓是來相屬謂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

而來貢也不覺躍然猶存傾字余謂直戎字之

譌蓋西戎因桓水是來最直截了當

孔傳敷淺原一名傅陽山疏曰漢志豫章歷陵有傅

陽山古文以爲敷淺原師古曰傅讀曰敷史記裴

駟集解國語曰敷淺原一名傅陽山在豫章余案

樂史寰宇記敷淺水即敷淺原也水之南有地名蒲塘春秋時為楚之東鄙地

漢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渤海胡氏曰漢水

入江乃今漢陽軍之大別山山之北漢口是也漢

口亦曰沔口亦曰夏口江東即鄂州江夏郡也至

安豐千五百里豈江漢相合古今不同若是哉余

案史記正義大別山今沙洲在山上漢江經其左

今俗猶云甌山注云在安豐非漢所經也

導河積石疏云河源不始于此記其施功處耳蔣廷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錫地理今釋案地圖河今西番巴顏喀拉山東名

阿爾坦河東北合鄂敦塔拉諸泉源大小千百流

史所謂火敦腦兒即星宿海 滙為查靈鄂靈二海子元史所謂

名阿刺 折而北經蒙古托羅海山之南轉東南流

千餘里折而西北繞阿本你馬勒產母孫山之東

即元史所謂崑崙山又迤邐東北歷歸德堡元史作貴德州至積石

山積石山在今河州北百二十里通典云禹施功

自積石山而東今西平郡龍支縣今西寧衛地與河州接界

是也案諸家言積石者多以此為小積石別有大

積石去此尚千餘里蓋本于漢西域傳其實禹施

功之始即此積石歐陽忞輿地廣記云班固所載

張騫窮河源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

通流也

九山利旅而獨于蔡蒙荆岐言旅者陳大猷曰九州

終於梁雍紀梁之山終於蔡蒙紀雍之山始于荆

岐言此以該九山也

要服二百里蔡孔傳蔡法也疏曰蔡無正訓上言三

百里夷夷訓平守平常教耳此名為蔡教簡于夷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故訓為法春秋傳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預

解蔡放也釋文蔡素達反漢宣帝紀骨肉之親蔡

而不殊如淳曰蔡或作散殊或作誅蔡即蔡左傳

所云蔡蔡叔也言置之干法不令殊死蔡本作蔡

玉篇蔡先達切書作蔡字 杜訓為放說文蔡散之也從米殺聲

蔡為放散之義故訓放也蔡氏本以注禹貢案尙

書囚蔡叔于郭都以車七乘非放也法如是止耳

安國以郭都為中國以外地名亦未必然 則禹貢之蔡何必改而從放

馬融曰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顏師古注漢地

理志亦同

盤庚率籲衆感說文引作衆咸蓋貫戚下文由乃在位是也

尙書無也字隱六年左傳引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

原莊十四年所引同禮記引太甲無越厥命以自

覆也天作孽可爲也墨子引太誓乃聞不言也惟

此四處有也字然孟子引天作孽云云卽無也字

伏生二十八篇梅氏二十五篇則皆無之以上見

王鳴盛尙書後案盤庚篇余案周語單襄公引書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蕪天錄 三 世楷堂 藏板

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富辰曰書有之曰必有

忍也若能有濟俱有也字

高宗夢得說其事近怪說者曰高宗舊勞于外從傅

說游知其賢及卽位欲驟立作相羣臣未必咸服

隱祖黃帝舉風后力牧故事託之帝賚以神其事

商道尙鬼人皆信而不疑豈知遜于荒野卽傅巖

之野審象形求非夢中之象卽胥靡版築之象也

高宗形 曰釋文形音融爾雅曰繹又祭也周曰繹商

皆後 改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孔傳言至道之王

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漢孔光傳引此經師古

注與傳合鄭氏曰祖己謂其黨 尙書大傳武丁召

黨 孔疏此經直云祖己曰不知與誰語下句始言

也 乃訓于王此句未是告王之辭私言告人鄭說是

也 尙書大傳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

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

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

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金履祥曰此篇首稱高宗

形日終言無豐于昵高宗廟號也似謂高宗之廟

紀但言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

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形日立不言祖庚

宗之廟 釋于高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蕪天錄 三 世楷堂 藏板

微子吾家耄遜于荒孔傳在家耄亂故欲遜出于荒

野案易遜象君子以遠小人侯果曰羣小浸盛君

子避之高尙林野所謂吾家耄遜于荒也蔡傳從

之 泰誓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孔傳謂民之有過在我教

不至論語邢疏百姓謂天下衆民也言若不教百

姓使有罪過當在一人之化不至與上文引湯誥

罪在朕躬同意書蔡傳過責也言民皆過責于我

謂我不正商罪如此解上下文皆貫得去

武成大賚于四海孔疏引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

高千尺則容物多矣漢張良傳注臣瓚曰鹿臺在朝歌中引帝王世

紀云王之于財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伏生

傳說文賚賜也錯曰天下罔不欣賴也尚書曰大

賚于四海通論釋聖字曰武王散鹿臺之錢人不

得數文傾鉅橋之粟人不得數升而民悅之曰聚

者猶散之況復取乎本大傳意解悅服致為曉暢

水經注武王伐紂發巨橋之粟以賑殷之飢民服

虔曰巨橋倉名鹿水之大橋也今臨剛水湄左右

方一二里中狀若邱墟蓋遺囑故密處太平寰宇

記曲周縣巨橋倉紂所積倉縣屬鉅鹿郡郡蓋以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洪範彝倫攸斃斃當作殛說文殛敗也尚書曰彝倫

攸殛殛當故切斃解散也詩云服之無斃斃厭也

羊益切二字音義俱別雲漢詩耗斃下土斃鄭訓

敗古文本作燁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釋文陂音秘舊本作頗音普多反案蔡邕石經

及舊本尚書皆作頗呂氏春秋貴公篇史記宋世

家引亦作頗唐元宗改作陂東吳顧氏惠氏王氏

辨之詳矣元宗詔勅載冊府元龜陸氏釋文成于

貞觀陂音秘云云疑非陸氏原本吳棫韻補云古

義字音俄唐明皇以義字今音又改頗為陂以從

今音古音遂湮滅矣但此詔義本作誼故元宗謂

與頗字不協不知古義字皆作誼文侯之命父義

和釋文義本作誼日本山井鼎七經考文據彼土

古本經文義作誼鄭眾周禮注古者書儀但為義

今時所謂義為誼誼從宜聲而宜古音魚何反正

與頗協王應麟困學紀聞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

舊文以陂為頗然監本未嘗復舊也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日雨曰霽日蒙曰暉日克曰貞日悔凡七卜五占用

二衍忒史記宋世家霽作濟蒙作霧霽作涕霧在

孟克作刻孟在下周禮太卜注霽作濟霽作團蒙作

書作悌史記誤從水曰濟曰團古文尚書與周禮

注鄭氏曰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兆之光

明如雨止雲氣在上者也團者色澤而光明也蒙

者色不澤鬱冥冥也克者如稜氣相犯也劉昌詩

日讀者皆以占用二作一句史記宋世家載箕子

謂卜五占之用二衍忒鄭元注卜五占之用謂雨

霽團蒙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卜兆之名七龜用

五易用二然則卜五占者用之行武則非占也

盛日說文貞卜問也卦之上體也商書曰貞曰錫貞从卜卦亦宜从卜後人誤作心字之悔卦字遂廢不用鄭本必與說文同

金滕我之弗辟孔傳辟法也言我不以法法三叔說

文引作辟从辟井治也錯曰井治與荆同今尙書

作辟案墨子耕柱篇周公且非關叔辭三公東處

于商關叔即管叔史記魯世家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

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鄭康成詩譜周

公避之居東都二年朱子謂當從鄭氏以辟為避

昭代叢書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朱子詩傳用孔氏後與九峯蔡氏辨其不然以為當從鄭氏但鄭氏謂罪人周

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則不可郝氏敬曰其居東

何也王疑久未釋也罪人斯得謂管蔡始伏辜也

公初至東管叔謀阻而終不肖改步明年將以殷

畔成王使人執而殺之故曰罪人斯得罪人即管

叔也公不知乎曰不知也王疑公黨叔故取叔必

不使公知于後公知而乃作鴟鴞之詩貽王也畔

故曰罪人朝廷以畔殺罪人非以流言殺叔也如

王以流言殺叔自知公無罪矣何待風雷啟金滕

然後悟邪蓋流言初不知所起公知而不言及公

居東久管叔既以畔誅而王尙不悟流言之即叔

也詩詠東山破斧缺斨是為東征在成王悔悟迎

公歸之明年非居東之二年也為討武庚祿父非

討管叔也為黜商命非為流言也是時罪人已得

管叔已死序謂將黜殷作大誥既黜殷殺武庚是

也故書大誥後金縢詩東山後鴟鴞編次正同世

以居東為東征不思書記居東二年詩詠東征三

年也又以大誥為討管叔今大誥在何嘗一字及

昭代叢書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管蔡兄雖負弟詎忍棄兄常棣一歌千古含悽

七月鴟鴞皆為傷兄作大誥康誥垂泣而語公蓋

終身未忘管叔之死也豈以既殺兄而呻恫乎公

所以得免于殺兄成王二公所以能取罪人如反

掌者正惟以公居東一行耳使公聞謫不早避避

不即東管叔之叛何待三年旦夕率紂子挺戈西

向公于此時欲避不及欲不與于殺兄不可得矣

惟其聞言即去不利之謫自解是以管叔之叛遲

至二年之後罪人束手社稷晏然而公亦賴以免

于推刃同氣之慘世儒又有疑金滕非古者嗟夫
不有金滕公之寃不白于後世矣郝氏自謂金滕
之解發從古所未有

左傳胥臣云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
不相及也後漢章帝紀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祇
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注今康誥之言事同而
文異案二書所引無一字異而于今文康誥全不
相同若在古文攻之者恐不勝其嘵嘵矣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藏板

酒誥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舊注

以三父字絕句定辟總上自劫茲殷獻以下支離
難通王伯厚曰荆公以違保辟絕句圻父司馬農
父司徒宏父司空尚書大傳天子三公司徒公司
馬公司司空言父者尊之之辭

大誥王若曰鄭云周公居攝權代王洛誥復子明辟
孔云復還明君之政自茲言出而莽操以下假居
攝以濟其篡逆者若蹈一轍記曰書之失誣豈書
之誣哉蔡傳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并前解
圻父薄違三句其說皆自荆公發之
無逸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

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魯世家引毋逸同馬融
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
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為
小人也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與殷本紀

合本紀云祖甲立是為帝甲帝甲淫亂殷道衰蓋
本國語帝甲亂之七世而隕之說祖甲至紂
凡七世祖甲
淫亂周公曷為與太戊武丁並稱史公輕信國語
自相牴牾當從尚書為正孔安國又以祖甲為太
甲漢韋賢傳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太甲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藏板

為太宗是祖甲為太甲祖甲在下安國謂以立年
多少為先後要之無逸並不言太甲漢書未必無
誤王應麟曰祖甲孔安國王肅云湯孫太甲也馬
融鄭元云武丁子帝甲也書正義以鄭為妄史記
正義案帝王年代秣帝甲十六年太甲三十三年
明王孔說是王肅云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
過蔡傳從鄭說謂非太甲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
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
合亦不以太甲為祖甲閻氏若璩曰蔡傳謂祖甲

非太甲尤快在據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非太甲也明甚王氏鳴盛曰唐司馬貞史記索隱云紀年太甲惟得十二季司馬貞所見紀年舊本自是可據今本紀年朱子以爲偽書孫氏星衍尙書今古文注疏肆祖甲之享國卅有三年疏卅見開成石經今正義作三十史記亦作三十案秦石刻廿及卅載在史記皆爲二十三十則句增一字與文體不合是知後人改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三

世楷堂藏板

之無逸篇鳴呼凡七匡謬正俗云古文尙書皆作鳴呼今文尙書皆作於戲案古文尙書作烏虎伏生尙書無佚傳書曰厥兆天子爵亦見白虎通段氏玉

裁曰蓋古文尙書厥亦惟我周五字今文尙書如

此兆天子爵者卽肇基王迹之謂兆亦形相近顧

氏廣圻曰惟我周三字下屬太王王季爲句蓋脫

天子爵三字此說甚合可補注疏之遺

立政其在受德啓說文引作志馬融曰受德受所爲德也

孔傳受德紂字疏曰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

單複爾逸周書克殷解殷末孫受德孔晁注紂字

呂氏春秋當務篇受德乃紂也後漢崔琦傳李賢注紂字受德案受德與桀德一也馬說是

願命越玉馬云越地所獻玉夷玉東夷之美玉然則

陳亦是國有虞氏之後其國之寶泰尊之屬是也

曰陳寶與春秋傳言衛寶同說文引作案訓藏非

畢命孔疏漢律秣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

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臚

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

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三

世楷堂藏板

何所道也案漢書注孟康曰逸書篇名燕禮公尊

瓦兩大有豐注豐形似豆卑而大三禮圖云罰爵

作人形豐國名也竹書紀年成王十九年王巡狩

侯甸方岳黜豐侯阮謚注坐酒亡國崔駰達旨豐

侯沈涵荷罍負缶自戮于世圖形戒後

呂刑度作刑以詰四方釋文詰起一反周禮太宰注

引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石經考文提要坊本

譌作詰孫氏星衍曰詰一作詰今文尙書也大傳

曰鮮度作刑以詰四方耄荒孔傳耄亂荒忽蘇氏

以荒字屬下句讀荒大也大度作刑猶荒度土功
漢成帝紀書不云乎卽我御事罔克者壽咎在厥躬
師古曰咎在厥躬平王自謂案文侯之命作卽我
御事罔或俊在厥服下文子則罔克乃平王自謂
謝枋得曰圖任舊人共政殷所以立國也人惟求
舊無侮老成盤庚所以興也女惟商考成人宅心
知訓周公所以誨康侯也黎老播棄格人罔敢知
吉紂所以亡也在位罔有耆舊俊在厥服平王所
以東遷也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誥

世楷堂
藏板

秦誓我皇多有之公羊作而況乎我多有之尙書大
傳曰君子之于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于聽
獄乎鄭注皇猶況也

郝氏敬曰秦誓真穆公作春秋之文漸近明淺猶多
沈渾之味自然處高于左國費誓簡奧淵深自是
周初文字文侯之命峻整自是周末文字世運風
味一一可思案郝氏讀書三十條專攻古文尙書
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
孔傳汨治作興也孫氏星衍曰汨依偽傳訓治當

作汨从日王氏鳴盛曰洪适隸釋載石經洪範汨
陳其五行汨作日黃伯思東觀餘論汨于筆反从
水曰聲蔡省筆故作日也釋文共音恭王已勇反
馬同閻氏若璩曰初讀尙書釋文見書序云王已
勇反臯陶謨嚴字馬魚檢反益稷絺字鄭涉里反
馬鄭王三家已有反語疑不始自孫叔然顏之推
張守節語並誤既讀崇文總目云德明以南北異
區音讀罕同乃集諸家之讀九經論語爾雅老莊
者皆著其翻語以增損之是三家反語德明代作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早

世楷堂
藏板

非三家本實然顏張初不誤然儀禮士昏禮記注
用听使者用昏壻也壻悉計反從士從晉鄭作反
語有此一條余案薛宣書古文訓云伏生稱九共
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
之貢賦政教畧能記其語云云如伏說其宜讀爲
供職之供音已勇反者非劉原父謂九共九篇卽
九正古文正與其相近
故誤
爲共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馬曰原臣名也鄭曰伊
陟亡原命已逸案史記殷本紀帝大戊贊伊陟于

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江氏聲曰釋言云原再也命伊陟而伊陟讓乃作原命以是知原命為再命也段氏玉裁曰史記伊陟讓作原命脫作伊陟三字不得緣誤立說堯典疏云鄭注書序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山井鼎考文曰宋版作伊陟二十馬注見史記集解以原為臣名說命畢命罔命皆以臣名命篇故依以為說肆命不應是伊陟之誤肆鄭訓陳猶原訓再不必皆以臣名命篇江說是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禮坊記注君陳蓋

昭代叢書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今亡詩譜元子

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竹書紀年成王十

一年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云周平公即君陳周

公之子伯禽之弟

漢藝文志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

訖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朱子曰小序

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決非西漢文字顧氏炎

武曰益都孫寶侗仲愚謂書序為後人偽作逸書

之名亦多不典左傳定四年祝佗告萇宏其言魯

日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墟其言衛日命以康

誥而封于殷墟其言晉日命以唐誥而封于夏墟

是則伯禽康誥唐誥為周書之三篇孔子所必錄

也今獨康誥存而二書亡為書序者不知其為篇

名而不列于百篇之內疏漏顯然是則不但書序

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其解伯禽為書名

尤為切當墨子引不慎厥德天命焉葆謂出禹總

德篇孔序亦無其名史記孔子世家云序書傳上

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孫氏星衍曰今

昭代叢書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書序之次今古文或不同馬鄭又異則非孔子舊

編之次也要之書不可盡信何論乎序又何論區

區編次之未乎

詩

孔子未嘗刪詩太師教六詩即此三百篇其有逸詩

則皆不登于太史非孔子刪之也謂三百篇外皆

不足以立教固非謂三百篇其美其刺已足立吾

教而不必更及其他亦非左傳引逸詩十國語引逸詩一禮記引逸詩三

思無邪一言足以蔽三百之詩以意逆志一言足以

盡說詩之要

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惟其得性情之正也李氏光緒
而雅樂初歌鹿鳴亂以關雎日詩者化以漸而
遠故自內以及外樂樂其所自生故由後而返始
蓋相為首尾之義也然且人異其說至有以為康王宴朝之

刺者漢杜欽傳佩玉寢鳴關雎嘆之李奇曰后夫
嘆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紀詔曰昔
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薛君韓詩章句曰大人內傾
于色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王應麟曰
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
得之蔡邕未詳所出惠棟毛詩古義曰藝文類聚
載張超詩青衣賦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謂
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但願周公如以
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以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星

世楷堂藏板

詩以理情性吾不知聖人何取一刺詩以為風始

毛傳窈窕幽閒也方言美色曰窈
言開都也美心曰窈言幽靜也

史記燕世家贊曰召公爽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

其人乎張守節正義召公聽訟甘棠之下後人唐

魏徵不死建成之難有愧于召忽多矣藏有故笏

文宗語其五世孫藝曰此笏乃今之甘棠晉欒書

弑君之賊也秦后子亦曰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

之思召公也愛其甘棠況其子乎儼非其倫何乃

至是

漢廣不可休息疏曰傳先言思辭然後言漢上游女

疑休息作休思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為韻

末二字俱作思但不敢輒改李氏光地曰休息韓

詩外傳作休思荀子作認朱子從韓詩

王姬之車協華字釋文車協韻尺奢反又音居案華

古音芳無反鄭風有女同車小雅君子之車竝與

華協蓋車本音居釋名云古者聲如居所所以居人

也今日車聲近舍車舍也韋昭辨釋名云古皆尺

遮反從漢始有音居案北風攜手同車與狐烏協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歸

世楷堂藏板

何人斯寢脂爾車與盱協睽上九載鬼一車與孤

塗孤壺協困九四困于金車與徐協竝音居韋說

非也

平王之孫毛傳訓平為正與周頌成王訓成功同成

不敢康國語引之韋昭謂文武修己自勤以成王

功非謂周成王也賈鄭唐說皆然又執競不顯成

業及噫嘻成王毛傳顧氏炎武曰其曰平王之孫

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此乃

桓王女平王孫下嫁于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

而何何彼穠矣以莊王之事而附于二南其與文

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于書一也案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託始于平王四十九年平王東遷王化不行黍離降為國風不有雅何有南不如從舊說為當王柏作詩疑退何彼穠矣于王風其妄不待辨

御纂詩義折衷平王文王也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是文王為平王猶武王之為寧王當時有此稱也齊公丁公伋也邑姜與伋為兄弟故王姬歸其子也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嚴粲詩緝曰月令命僕及七騶咸駕鄭氏曰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也成十八年晉悼公使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是騶為騶御也朱子孟子解以虞人為守圉之吏故齊景公田則招虞人是虞為虞人也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謂騶御虞人皆不乏人則官備可知矣毛氏以騶虞為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璣陸佃皆和之司馬相如封禪文云圃騶虞之珍羣且謂般般之獸白質黑章張華謂騶虞具五采乘之日行千里皆

祖毛氏也今不從漢武帝時建章宮後有異物出焉其狀如麋東方朔云此騶牙也或附會此騶虞

即騶牙非也爾雅無騶虞因學紀聞曰解頤新語既以虞為虞人又謂文

王以騶牙為圃蓋或于異說魯詩傳曰梁鄒天子之圃見後漢書注與賈誼書同周禮疏引韓魯說

騶虞天子掌鳥獸官與射義合文選注琴操曰鄒虞郡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墨

子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李氏紱曰嚴氏之釋騶日騶吾豈即詩騶虞與

虞本于歐陽本義最為精核考騶之名官至漢猶存後漢梁冀傳桓帝使黃門令具瑗將左右殿騶

虎賁羽林都候劔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彪共圃冀第注騶騎士也淮南子曰好馬非騶也皆以騶為主馬之官田事以騶為主射者中否每

聽于御者故與虞並稱不言文王而言騶虞者不敢稱君而指其侍從之臣也若如毛傳以義獸言

豈有賦祀豨而歸美于騶虞者且其名見于山海

經有無更不足辨朱子從毛傳云樂官備諸儒有以騶為文王之圃虞為主圃之

官而鄭注因之與詩箋自相違異

柏舟序言仁而不遇也張氏曰不遇非不達也不受

其志也嚴氏曰仕其朝而不得行其志也易林云

汎汎柏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心懷大憂仁不達
時復隱窮居正與序同

爾雅燕燕注引詩燕燕于飛一名元鳥齊人呼

漢五行志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東坡詩公

子歸來燕燕忙本此名曰燕燕與鷦鷯同朱子集

注燕亂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毛氏奇齡曰燕

燕者兩燕也一于歸者一送者送者姜氏于歸者

仲嬀氏所謂頡頏也案此說本曹氏見嚴粲詩緝

然解漢童謠為兩燕焚尾猶可謂爾雅燕燕亦兩

昭代叢書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燕則非坊記引詩云先君之思以勗寡人鄭注此

送婦作燕燕王伯厚謂康成先通韓詩故注禮記

與箋詳異此條則鄭志所謂後得毛公傳記注已

行之也

擊鼓其鏜一作鏜說文鏜鐘鼓之聲也从金堂聲鏜

鼓聲也从鼓堂聲皆引此文石經作鏜毛訓鼓聲

宜從石經說文金部引詩非疑後人所加禮記投

壺注口鼓也其聲高其音鏜鏜然此非字之誤蓋

鄭與許說多不合
左氏暄日契濶有數義毛傳契濶勤苦也韓詩契濶

約束也朱子集傳契濶隔遠也梁蕭琛傳梁高祖

在西邸早與琛彈琛奉陳肯恩上荅曰雖云早契

濶乃自非同志魏蘇湛傳魏莊帝曰聞卿荅蕭寶

賁書甚有美詞為我說也湛頓首謝曰臣與寶賁

周遊契濶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不反臣之罪也

莊帝悅則又以契濶為款洽綢繆之意

匏有苦葉雉鳴求其牡毛傳飛曰雌雄走曰牝牡

又不得偏滯而拘執顧炎武日知錄雌雄化牡一

昭代叢書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條徵引博矣而猶有未盡爾雅辨子貍注其雌者

名緄國語土之怪曰墳羊唐固日墳羊雌雄不成

者墳玉篇作玃司馬相如子虛賦元猿素雌注元

猿又玃雌玃也之雄者素雌猿之雌者桂海虞衡志猿純黑

能也博物志日南有四象各有雌雄隋五行志

齊後主時犬為開府儀同雌者有夫人郡君之號

舊唐書高昌傳武德七年文泰獻狗雌雄各一性

甚慧能曳馬銜燭高麗史辛禡傳遺密直副使張

方平獻雄馬十五匹雌馬三十五匹皆走而稱雌

雄者也尚書鳥鼠同穴孔傳自為雌雄地理志不

為牝牡漢五行志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雄鳴後

漢楊震傳書誠牝雞牡鳴山海經帶山有鳥焉其

狀如鳳其名曰奇類皆自為牝牡羅願爾雅翼鴈

鳩一名鵠鵠牝牡翼相摩拂李觀惜雜詩一朝大

長成乃知牝牡情則飛而稱牝牡者也列子黃帝篇牝牡相

偶亦兼禽龍亦可稱牝牡元微之說劍詩神物終變

化復為龍牝牡蟲亦可稱雌雄楚詞招魂雄虺九

首陶隱居曰蝎有雌雄是也亦可稱牝牡荀子賦篇有父母而無牝牡

昭代叢書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藏板

夫是之謂蠶理沈仲容詩經傳考化蠶不咽蜂尾有岐者化銳者牡元微之巴蟻詩詭能分牝牡焉得有介蟲亦可稱雌雄焦氏易林龍岐鳴野蠶

應于泉注龍以龍為雌雄雅龜廣肩無雄集韻雌

螿為最是也亦可稱牝牡卑雅廣要蟹團勝者牝夫勝者牡鱗魚亦可稱雌雄國語魚方

多蛤蚌牡牡上下相呼累日情洽乃交

別孕注別于雄而懷子玉篇鱉形如車文青黑色

似蟹雌常負雄漁者取之必得其雙李沆夢仙謠

臨池靜聽雌蛟啼人亦可稱雌雄易林三夫共妻

莫適為雄晉載記苻堅滅燕慕容冲姊有殊色堅

納之冲亦有龍陽之姿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

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亦可稱牝牡道德經未知牝牡之合而後作晉惠帝

告愍懷太子哀策文國亦可稱雌雄史記孟嘗君

傳齊秦雄雌之國也勢不可兩立為雄雌者得天

下矣秦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焉驩曰如齊

復用孟嘗則雌雄所在未可知干支亦可稱雌雄

易乾鑿度雄生酉仲號曰太初雌生戌仲號曰太

始說梛甲子逢單日為雄雙日為雌雌甲子雖雨

不害是也符亦可稱雌雄唐車服志蕃國給符雄

昭代叢書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藏板

雌各十二是也刀劍亦可稱雌雄陶宏景刀劍錄

後燕慕容垂造二刀一雌一雄若別處之則鳴列

士傳楚王命莫邪鑄雙劍止以雌進間劍悲鳴或

曰劍有雌雄憶其雄故鳴草木亦可稱牝牡說文

牡曰棠牝曰杜酉陽雜俎牡丹前史無考惟謝康

樂始言永嘉水際多牡丹本草王孫一名牡蒙是

也亦可稱雌雄雲仙雜記九仙殿銀井有梨二株枝葉交結宮中呼雌雄樹律書注伶倫取嶠谷

之竹陽律六取雄竹吹之陰律六取雌竹吹之仇池墨記竹有雌雄自根至梢一節發者為雄二節

發者為雌銅亦可稱牝牡酉陽雜俎凸起者牡銅凹陷

者牝銅是也石亦可稱牝牡岳和聲舞蛟石歌序

石高三十丈傳有牝牡二峯此其牡是也瓦亦可

稱牝牡說文庀屋牝瓦徐鍇曰牝仰屋廣韻作牡

瓦玉篇庀牡瓦姚燧興元行省夾谷公碑高榦巨

棟重棄牡瓦是也病亦可稱牝牡靈樞經獨寒不

熱為牝瘡獨熱不寒為牡瘡是也五行亦可稱牝

牡漢五行志水以天一為火二牡木以天三為土

十牡土以天五為水六牡火以天七為金四牡金

以天九為木八牡王莽傳注張宴曰水以天一為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至

世楷堂藏板

牡火以地二為牝魏文帝詔魏于行為土土水之

牡是也亦可稱雌雄易卦卦亦可稱牝牡參同

契注乾者純陽牡卦也坤者純陰牝卦也坎者陰

中有陽離者陽中有陰牝牡相交之卦也陵谷亦

可稱牝牡大戴禮邱陵為牡谿谷為牝陣亦可稱

牝牡越語凡陣之道設右以為牝設左以為牡淮

南子兵略訓地利後生而前死左牝而右牡雜兵

書八陣者三曰牝陣四曰牡陣以牝牡名官者隋

百官志左牝署有左牝局右牡署有右牡局張南士曰

詩原本云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牝音妘與軌韻押

呂氏春秋武王封帝堯之後于黎其後黎侯為狄人

所逐棄其國而寓于衛水經黎陽縣注式微黎侯

寓于衛是也太平寰宇記潞州春秋時初為黎國後為狄境案晉伯宗數狄之罪曰棄

仲章而奪黎氏地狄侵黎舊矣失國而寓衛在宣公時嚴氏黎曰時狄已退其臣知衛宣之不足賴

故勸以歸後晉滅潞復立黎侯劉向列女傳以式微為黎莊公夫

人及其傅母二人合作毛傳以中露泥中為二邑

劉澄山川記亦載此說

旌邱流離之子陸璣疏云自關以西謂梟為流離其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至

世楷堂藏板

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毛氏奇齡曰此引以比狄雖微

末終當為患未可置之不問後衛果為狄所滅

簡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美人孰謂謂文王也鄭

箋云彼美人謂碩人非也國語西方之書注西方

謂周詩云誰將西歸又曰西方之人皆謂周也

泉水飲饒于禰毛傳禰地名儀禮士虞禮鄭注引此

釋文云禰劉昌宗本作泥鄭毛詩箋以為衛女所

嫁國適衛所經之道案禰地名無所見寰宇記宛向縣大瀨

溝一名宛水詩飲饒于瀨即此然字从水不从示說文無禰字韓詩禰作

泥泥字說文不收鄭先通韓詩後改從毛泥中衛
邑名知鄭于毛詩亦必作泥下章于言傳止云所
適國郊王伯厚曰隋志荊州內邱縣有于言山案
寰宇記于言山在堯山縣西五里堯山本名柏人
李公緒趙記云柏人有于言山衛詩云出宿于于
飲餞于言是此山也卒章思須與漕毛傳須漕衛
邑也案須疑湏之譌湏古文沫沫衛邑紂所都朝
歌以北是

前宋竟陵王誕表曰臣一遇之感感此何忘庶希借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老永相娛慰借老二字用之君臣今人因鄆詩有
君子偕老篇皆相承為夫婦之詞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表記引作姜姜賁賁鄭云爭鬪

惡貌也嚴氏詩緝曰鶉奔奔然鬪者不亂其匹也

鶉疆疆然剛者不淫其匹也與毛傳言宜姜鶉鶉

之不若也合乃鄭箋詩則解作居有常匹行則相

隨之貌朱傳從之毛氏奇齡駁之曰六經措詞自

有經解表記會引此詩矣子曰君行逆則臣有逆

命詩曰云云謂上下行逆有如奔疆之亢不用命

者未聞曰居常匹行相隨也此說甚當陳氏厥源曰坤雅釋

此詩云我以為兄兄女兄也曰兄者弟刺宣姜之詞我以為君君女君也曰君者妾刺宣姜之詞此

解最優序云刺宣姜不云刺頑毛以兄為君之兄不如陸之合序矣

定之方中終然允臧監本作終焉焉然音近論語忽

焉在後監本作忽然皆當從石經刊正

考槃在澗釋文澗韓詩作干云境塙之處次章在阿

董氏曰阿韓詩作干章句曰地下而黃曰干案文

選注引韓詩云考槃在干干與寬協疑董氏誤

伯兮焉得諶草毛傳諶草令人忘憂孔疏諶訓忘非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草名朱子曰思得草之美者玩以忘憂案諶忘也

後人加草作諶爾雅作葵說文作蕙釋文諶本又

作萱因相習為草名要非毛詩本義

孔子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此孔子之說詩也

以為男女相贈答者未見其然以為美齊桓公者

亦不知何據毛奇齡白鷺洲主客說詩曰高忠憲講學東林有客問木瓜之詩並無男女

文字而謂之淫奔何也忠憲未能答來風季曰即有男女字亦非淫奔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

何以報之英瑗瑤張衡注奔邪

二雅有正有變十二國風有變無正孟子所謂詩亡

者非降黍離于國風之謂東吳顧氏以為驪山之

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

後之詩所謂述熄而詩亡也陳傳良曰槍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

終也劉帝臣曰王深寧云槍為鄭武公所滅見于詩語甚明集傳改為桓公仍史遷之誤又引蘇氏

云槍詩皆為鄭作如鄭鄒之子衛考蘇氏並無此說顧氏云二南南也幽謂之幽詩自周南至幽統

謂之國風此先儒之誤然詩何論正變文中子曰詩者民之

情性也情性能亡乎知其解者始可與言詩

黍離新序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而作蓋

本魯詩王伯厚非之是矣韓詩云黍離伯封作伯

封尹吉甫子伯奇之弟尹吉甫信後妻之讒殺伯

奇伯封作黍離之詩此與伋壽事絕相類今讀其

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又曰悠悠蒼天此何人

哉即箕子過殷墟作麥秀歌意故序詩者繫之王

風之首與伯奇事無涉案趙岐孟子注小弁小雅

之篇伯奇之詩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

之詩曰何辜于天此與孟子親親仁也之意合

陸佃埤雅羊性前逆牛性前順故牛宜牽而羊宜驅

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案前說是莊子云牧羊者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藏板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藏板

視其後者鞭之君子于役詩曰羊牛下來羊不

居牛後者也下章羊牛下括坊本作牛羊誤

工中有麻彼雷子嗟毛傳雷大夫氏子嗟字也呂氏

記李氏曰所謂彼雷子嗟者亦猶陳風子仲始我

之子豈必求之他書詩中所陳便是事迹

佩玖孔疏美寶猶善道嚴氏曰貽我佩玖欲其遺

詩序云屈原以珍寶為仁我以善道也張平子四愁

義騷人之辭源流于風

惠氏周揚曰說文雷从雨而為酉之省文董道據此

謂雷不从雨漢人言卯金刀者緯書之附會也許

氏以劉為錘其轉為劉以田易刀也董氏又謂漢

姓自當為錘或為雷豈古文从省與錘通用邪周

有劉氏詩言雷子許氏董氏之說未為無據

將仲子毛傳仲子祭仲也蘇氏曰莊公必欲致叔子

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死毛氏不知其說以為祭

致大亂莊公豈不忍者哉呂氏讀書記無踰我里

云云辭雖拒仲而意則與之仲可懷亦可畏具文

見意而莊公之意得自來說此詩者皆主莊公祭

仲立說國語韋昭注仲祭仲也

子產使民以義一年而誦之三年而誦之段之衆相

從為不義者也其畔之也周宜

雞鳴不已鄭箋雞不為如晦而止不鳴毛氏奇齡曰

此比君子無變節處亂世而不改其度也南史韋

粲傳粲峻于儀範廢帝祿之道之使走粲雅步如

常顧而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陳晦伯作經典稽

證甚備郭廣時呂光遺揚執書何圖松柏影于微

需雞鳴已于風雨辨命論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

已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廣宏明集梁簡文于幽

汾沮洳陶定山曰公路掌路車主居守公行掌戎車

主從行左傳晉有公族餘子公行而無公路疏疑

昭代叢書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公行公路為一官箋引旄車之族為公路服注旄

車戎車之倅杜注公行之官案旄車是兵車非路

車杜訓為長兵車主行路車主守餘子守宮或卽

以餘子為公路僖十年傳七輿大夫注侯伯副車

七乘疏每車一大夫主之七輿大夫卽詩之公路

與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嚴粲曰舊說不知我者皆以

我為驕汰而謂彼魏君所行是矣矣當作哉疑辭

也如禹曰俞哉之意不當為是矣又唐宋石經皆

作不我知者下章同

江淹別賦夏簟清兮晝不寐冬缸疑兮夜何長此二

句蓋本葛生末二章意王氏質曰鄭云思者于晝

夜長時尤甚其說甚佳

鴟鴞徹彼桑土毛傳桑土桑根也釋文桑土韓詩作

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董氏曰石經作桑杜詩

自土沮漆齊詩作自 杜見漢地理志注

吳棫韻補予當讀與詩或敢侮子將伯助予楚辭目

眇眇兮愁予何壽天兮在予皆無余音王楙野客

昭代叢書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叢書佩觿曰喪子之子弋汝反本無余音經書中

凡言子處皆音上聲廣韻上平聲九魚子我也弋

諸切與余音同曲禮子一人注 于余古今字又餘佇切釋元應

一切經音義大方等陀羅尼經發子翼諸餘煮二

反今觀毛詩楚辭外張衡思元賦權龍舟以濟子

與渚佇叶班固幽通賦昆寇而喪子與禦叶曹植

蟬賦懼草蟲之襲子與罟叶陸機與士龍詩承明

子棄子與楚緒叶陸雲故丞相陸公誅上帝臨子

與許處叶劉義恭豔歌行搔首增企子與渚侶叶

張東之大隄曲日莫空愁子與炬叶張九齡雜詩
坐望祇愁子與渚許叶儲光義獻華陰羅丞別詩
道別方愁子與雨叶劉長卿湘中憶歸詩湘流澹
澹空愁子與楚雨叶孟郊宿空姪院寄澹公詩詩
思空愁子與楚竹叶皮日休貧居秋日詩端坐獨
愁子與語鼠叶彭九萬凌波辭明波淳淳兮眇愁
子含香懷春兮中心苦歷觀漢魏以來叶予字誠
如郭氏所云至近體則作余音讀者蓋十八九矣
采菽詩彼交匪舒天子所予荀子勸學篇作匪交
匪舒天子所予則取予之子亦叶余音閻氏若璩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美

世楷堂藏板

日古無平上去入四聲通為一首五
子之歌以下韻子圖馬荅古法也

伊威毛傳委黍也陸璣疏別名鼠婦在壁根下糞底
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東坡詩靜聞風幔落蟬蟻
蓋誤認鼠婦為牝鼠爾否則委黍在糞底土中生
安得從風幔落又安得如黠鼠之墮地而走于靜
中間之決然識其為蟬蟻乎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儀古音俄
隸釋載漢孔耽神祠碑竭凱風以惆悵惟蓼儀以
愴悵平都相蔣君碑感慕詩人蓼蓼者儀竝以儀

為莪又衛尉卿衡方碑感衛人之凱風悼蓼莪以
劬勞司隸校尉魯峻碑悲蓼莪之不報痛昊天
靡嘉竝以義為莪義與儀通孟民詩我儀圖之儀
釋文儀鄭作義
與莪音同義別隸多假借字非有定例菁菁者莪
四句詩莪與儀竝用又豈得以儀為莪乎

沈氏德潛曰笙詩六篇毛傳謂有其義而亡其詞亡
謂失也非本無辭也至宋儒斷為有聲無辭董道
曰笙入者有笙而無詩也鄭樵曰六章有題無詩
作序者但考二字作一篇之序朱子集傳曰南陔
六詩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其有聲無辭明甚
雖然解詩之義理宋儒為真論詩之援據漢儒為
確鄭樵既云詩之名篇多以首二字或篇中大取
二字一字為題則有南陔六詩之題明明有南陔
六詩之辭矣鄭曉有云笙詩如無辭宜曰笙調不
宜曰笙詩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卒

世楷堂藏板

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自車攻詩蕭蕭馬鳴悠悠
旆旌二句得來何等氣象何等筆力李氏曰歐陽
公詩萬馬不嘶聽號令諸番無事樂耕耘蘇東坡

詩令嚴鉦鼓三更月野宿窺貅萬竈煙皆是效此
而作風斯下矣杜明出風字詩不言風而風字已
于蕭蕭悠悠四字中繪出真乃化工之筆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陸璣疏鶴其鳴高亮聞八九里

玉篇皋古刀切澤也
臯同類篇隸作臯惠氏易說詩云鶴鳴于九臯

臯古澤字澤為陰故曰鳴鶴在陰毛傳鄭箋皆作

臯後人誤為臯失其義矣案今注疏本毛鄭皆作

臯訓澤臯同臯陰古文作臯臯與臯形相似疑易

本作在臯後人誤臯為臯遂譌在臯為在陰也史記

昭代叢書癸集卷第十一世楷堂藏板

索隱曰林書種鳩先澤謂先出野澤而鳴也是澤
本作澤家語木金父生澤夷左傳疏引作臯夷

白駒第三章孔疏二思皆助語案通思謂遠遁之思

卽下章遐心也來思思字是助語來期思協韻

誠不以富誠石經作成鄭箋女不以禮為室事成事

不足以得富也此與論語所引各自立說詩宜作

成朱傳不從今習毛詩者不復知鄭義矣

困學紀聞詩小傳云詩有真正無周正七月陳王業

六月北伐十月之交刺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

夏六月徂暑言暑之極其至皆真正也而獨謂十

月之交為周正可乎漢秣幽王無八月朔日食而

唐秣則有之識者疑其附會余按正義校之無術

孔疏周秣晉秣蓋漢初為之其
交無遲速盈縮考日食之法大衍秣日蝕議云

虞劓以秣推之在幽王六年虞劓造梁大同秣者

也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秣家因之閻氏

若璩曰余以秣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步至十

月建酉朔日是日辰時日食非惟虞劓卽唐道士

傅均僧一行亦步得是日日食乃知康成精于秣

學困學紀聞又引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涒

昭代叢書癸集卷第十一世楷堂藏板

灘謂秣有二年之差閻氏曰涒灘當作淹茂不然

則維秦六年秋無甲子朔余案日月之食人皆見

之南北分裂天無二日馬端臨謂所紀日食多不

合會是數千年間世本年月必無一之或差乎鄭

氏詩譜十月之交兩無正小明小宛皆刺厲王詩

漢谷禾傳閻妻驕扇日以不臧師古曰閻嬖寵之
族也晉詩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故
致災異日為之食閻氏謂推至周幽王六年十月

朔正得日食砥悟甚矣其孰從而信之

司馬貞史記索隱河渠書番音婆詩小雅云番維司

徒番氏也漢五行志引詩音扶元反韓詩作繁古

今人表作皮注引詩作蕃惠氏棟曰古蕃繁皆音

婆左傳殷民七族有繁氏釋文步何反漢有繁延

壽繁欽漢谷永傳繁延壽顏師古注即李廷壽也

一姓繁音蒲何反魏志王粲傳裴松之注

典略曰繁欽字蕃音皮見漢地理志及睦宏傳注

休伯繁音婆皮有婆音詩羔羊之皮左傳牛則有皮皆叶音婆

儀禮鄉射禮記注皮樹獸名今

文皮樹作繁豎是皮與繁通

騫斯毛傳騫卑居孔疏此鳥名騫而云斯者語辭以

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騫斯之目是不精

昭代叢書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也案爾雅騫斯鵠鵬法言頻頻之黨甚于騫斯因

詩有騫斯之文并其語詞而稱之鳥則騫斯獸則

鹿斯蟲則螽斯嚴氏曰斯語草木則蕭斯柳斯皆

助辭也蕭山毛氏乃謂從來竝無稱騫一字為鳥

名者豈置傳疏于不論邪

巧言躍躍兔遇犬獲之王肅曰言雖騰躍逃隱其

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鄭元曰遇犬犬之馴者謂

田犬也鮑彪注國策從王說史記春申君傳引詩

作趨趨注韓詩章句曰趨趨往來貌

何人斯蘇公為暴公所譖而作徐氏常吉日蘇之與

暴正以平日相知之深而一旦如此則既有不能

自信之心又有不忍違絕之念故言之若此姜氏

宸英曰詩言兄弟謂如墳如簾樂志云如墳為宮

而簾之徵和墳為商而簾之羽和蓋他音一音各

為一節獨墳簾二音同為一節和之至也又曰宋

史樂志八音取聲相同者惟墳簾為然墳簾六孔

而以五竅取聲十二律始于黃鍾終于應鍾其竅

盡合則為黃鍾其竅盡開則為應鍾餘樂不然故

昭代叢書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惟墳簾相應世本云暴辛公作墳蘇成公作簾諫

周古史云周幽時暴辛公善墳蘇成公善簾皆因

此詩而附會陳暘曰墳簾異器而同聲伯仲異體

而同氣故詩以況焉豈作與善云爾乎

頻弁樂酒今夕王逸楚辭章句引作今昔昔夕古字

通管子小匡篇且昔從事莊子通昔不寐春秋莊

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穀梁經夜作昔

傳曰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左傳為一昔之期楚

策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縣于朝梁宿夕而死秦

策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縣于朝梁宿夕而死秦

策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縣于朝梁宿夕而死秦

策作宿昔褚少孫補史記龜策傳今昔王子索隱

曰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夜為今昔禮

賸人注賸之言夕也此賸字不當言夕疏云夕或作久字近是酒正注昔酒今之昔久白酒

駕焉戢其左翼鄭箋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

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

爾本雅毛氏奇齡曰此是戢非掩也且未聞禽鳥之宿

有以彼翼掩此翼者此惟韓詩所解稍可通證戢

者捷也謂捷其喙于左翼也凡禽鳥止息毋論長

頸短喙必捷其喙于左翼而戢音通捷又通插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禮捷相釋 又捷作插此庶于經義物理兩不相悖

會朝清明惠氏棟曰傳云會甲也甲朝者一朝也古

以甲為一毛公以意說詩故訓為甲朝莆田鄭氏

曰會朝者會戰之朝孔疏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

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嚴

氏曰會戰之朝兩止而清明本六案會朝夾深不

從毛傳良是清明當從王說詩緝依六韜為解非

也

嚴案詩緝曰古無巨迹之說特列子異端司馬遷好

奇鄭氏信讖緯以帝武疑似之辭藉口而為是說

耳至謂姜嫄無人道而生子謬于理而妨于教莫

此為甚李氏曰穰名棄必是見棄但不知其見棄之由闕之可也毛氏不信神

怪其說甚正後世猶未盡從者謂其以帝為帝譽

耳鄭氏曰姜嫄當堯時為高辛氏世妃 孔氏曰謂為其後世子孫之妃也今依毛以

敏為疾敏言感動 敏言感動 敏言感動 敏言感動而不用其帝為高辛之說依

鄭以帝為上帝而不用其敏為拇指之說

厲王任榮夷公在位皆務培克以斂怨其下始而厥

口詛祝繼而道路以目然後世較之則猶未巧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于牟利也趙在禮在宋州所為不法一日移鎮永

興百姓相賀曰拔卻眼中釘矣在禮聞之上表乞

還鎮每日率錢一千號拔釘錢雲仙 雜記張崇帥廬州

人苦其不法因其入覲相謂曰渠伊必不復來矣

崇聞之計口微渠伊錢明年又入覲州人不敢交

語惟道路相目捋鬚稱慶而已崇歸又微捋鬚錢

江南除載蕩之次章疊言曾是沈守正曰曾是怪詫之

詞其可怪詫者孰有如在禮崇者乎

國語衛武公作懿戒以自儆韋昭曰懿詩大雅抑之

篇也三章云其在于今與迷亂于政嚴氏以錢氏與字句

曰今之興者謂厲王余案此詩不必從小序列之

雅者聲調合于雅耳賓之初筵亦武公作祗是悔過非刺幽王後漢孔融傳注

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蕭山毛氏曰風雅頌祗樂調區名如西洲吳聲等祗以聲不以辭大賦禮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

歌鹿鳴狸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今按之但鹿鳴白駒在小雅狸首今已亡餘俱國風耳謂之雅者以雅調歌之也漢杜夔傳云舊雅凡四曲一鹿鳴二騶虞三伐檀四

文王而伐檀騶虞皆風詩 考年表宣王十六年

武公元年在位五十五年楚語昔衛武公年數九

十有五云云不知作是詩後又幾年而終武公卒于平王

昭代叢書癸集 卷第十一 壬 世楷堂 藏板

年十三是詩之作要在幽平之世說者乃謂追刺厲

王或謂在未為諸侯時以求合于小序不知小序

非盡可據也

召明如彼棲苴鄭箋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

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一切經音義引作如彼棲

祖莊氏所曰棲乃棲之訛祖亦有苴音見集韻解

云以木為闢非此用也

射羊益切音亦又當故切音妬與駮通雲漢詩耗駮

下土駮敗也春秋繁露引作耗射振鷲詩在此無

駮駮厭也合韻音妬中庸引作無射葛覃服之無

駮緇衣引作無射孔氏曰爾雅作射音義同清廟

無射于人斯大傳引作無駮並訓厭並音亦

小序駮頌僖公也孔疏此雖借名為頌而體實國風

非告神之歌嚴氏詩經曰魯頌頌之變也雅變而甚于亡國實風耳存其頌名而謂之變頌可也

長發湯降不遲國語降有禮之謂也鄭箋湯之下士

尊賢甚疾與國語合

范處義曰詩之美刺實繫于序苟不據序何自而見

昭代叢書癸集 卷第十一 癸 世楷堂 藏板

其興衰之由知其美刺之當否哉馬端臨曰詩書

之序史傳不能明其為何人所作先儒多疑之以

愚觀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國風之序不可廢也雅

頌之作其意易明則序者之辭可略至于風之為

體比興之詞多于序述風諭之意浮于指斥有聯

章累句而無一言序作之之意而序者乃曰為某

事也苟非其傳授有源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

歸乎閻氏若璩曰詩必有題即古之篇名也今人

覽其題便知是詩何為而作若古人僅取篇中之

字或句以弁首覽之有茫然弗辨者故必須序以顯宋晁以道論作詩者不必有序說詩者或不可以無序案小序是衛宏作謂本之子夏此未必然今取其與左傳國語儀禮孟子合者從之其不可強通者闕焉

周禮

詩序朱子斥之不遺餘力周禮獨信之以為非聖人不能作然而信者自信疑者自疑十論七難三不可信千古聚訟蓋未有能斷斯獄者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癸

世楷堂藏板

天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易氏紘曰九賦非任民之賦也前六者皆載師任地之賦關市即司市之市征司關門關之征山澤如州人所取金錫玉石角人所取齒角之類幣餘即職幣所斂用邦財者之幣此三者雖非任地然有司所掌利歸公上故亦謂之賦鄭注賦謂口率出泉布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鶴山魏氏謂以末世弊通釋三代令典者

新唐書易儒林為儒學宋史又公儒林道學為二尊道學以歷儒林不知儒者也周官曰儒以道得民

人外無道道外無儒徐鍇曰通儒道無不通則仲尼之謂也莊子謂舉魯國而儒者一人是也其下

則能通經致用皆名為儒漢列儒林者二十七人

後漢四十二人皆湛深經術不侈談性命自章句

小儒破碎大道作史者勅立道學一門果足以接

孔孟之傳乎哉周公謹密癸辛雜識云吳興老儒

沈仲固言道學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治財賦

者目為聚斂開闢扞邊者目為麤材讀書作文者

目為玩物喪志畱心政治者目為俗吏其所讀止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辛

世楷堂藏板

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錄之類語錄

乃浮屠家法楊慎曰宋時僧徒陋劣作語錄宋儒

亦學之乃混儒墨為一黃氏日鈔曰夫子述六經

洛言道學後來者借以談釋則其害深矣

奪以取其貧奪而貧宜也而曰馭者何奪非廢與誅

之比注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非也鶴山魏氏曰

三代安得有沒入家財之灋此蓋奉職不稱而情

有可原奪其俸而仍使之効力以觀後效先王之

待放臣如此其至也乃所謂馭也

冢宰治官之屬有小宰有宰夫賈疏鄭司農宰夫注云詩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王肅以此宰為小宰鄭康成訓為冢宰孔疏主後鄭說惠棟曰古今人表有太宰冢伯是冢伯作冢伯故鄭箋以冢宰釋之案表此四字師古無注以上下文觀之冢伯似即指此冢伯然字既譌舛未可強援為證唐石經作維宰則不知其為小宰與宰夫與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列之司徒下有何不合鄭眾王肅二說皆可從孔氏駁之非也

昭代叢書

癸集

善天錄卷第十一

老

世楷堂藏板

小宰贊王幣爵之事注從太宰助王別本作玉幣治唐石經之誤

庖人注青州之蟹胥

釋文胥息徐反劉音素

說文蟹醢也劉熙

釋名蟹胥取蟹藏之使骨肉解之胥胥然也王應麟曰集韻蜻蟹醢四夜切當從集韻案集韻九魚

胥字下引說文并鄭注蜻廣韻醢藏蟹司夜切王

氏不從說文釋名而謂當從集韻蜻字作去聲讀

竊所不解王氏又曰適人注繡者析乾之出東海

陸廣微吳地記云閩閩思海魚而難于生致治生

魚鹽漬而日乾之故名為齋讀如案齋當為齋即

庖人注荆州之鱧魚也說文作鱧藏魚也徐錯曰

今俗作鮓白居易橋亭卯飲詩曰就荷葉上包魚

鮓陸游入蜀記曰過合路居人繁夥賣鮓者尤衆

內饗牛夜鳴則庖注鄭司農曰庖朽木臭也說文从

尸酉聲引此文云臭如朽木從先鄭說禮記內則

注庖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庖釋文庖音由左

傳作齋齋臭草也與庖義通本草注齋者齋也瘡宜作庖

朝踐饋食之豆籩掌之籩人醢人春官司尊彝注朝

昭代叢書

癸集

善天錄卷第十一

三

世楷堂藏板

踐謂薦血腥始行祭時饋食謂薦熟時何楷曰朝

踐以前皆交于神明之道其意在于求神薦熟以

後其事在于享尸祭以饋食為正

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掌教不屬之宗伯而屬之

司徒者方氏苞曰禮官所教秀民而已土地人民

皆隸于地官而親民之吏屬焉必地官掌教乃能

盡天下之人無一不教也

地官職歲注主歲計以歲斷王氏應電曰歲當作出

凡出內之出讀作昌稅反與歲音相類案集韻六

至出教類反自中而外也王氏志長日司會掌大

計歲計日會故以司會名官則主歲計以歲為斷

正司會之謂也不宜復有職歲有職內當有職出

牛人凡祭祀其其享牛求牛鄭司農云求牛求福之

牛也後鄭云求終也終事之牛所以釋者也案曲

禮大夫以索牛注云求得而用之此屬國之公牛

故與彼異解羅泌曰享牛凡神之牛求牛降神之

有牲熊氏皇氏以為分牲禮供二處所用尤謬

均人公旬注旬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營易坤為均

昭代叢書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今書亦有作旬者案豐初九雖旬无咎荀爽作雖

均无咎禮內則旬而見注旬當為均聲之誤也釋

文旬依注音均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云此說鄭失

之旬如字謂十日也別記異聞謂不待三日也

貸民取息豈三代聖王之政鄭氏以釋泉府之國服

自是而王田市易青苗均輸皆祖此一言以厲民

而階亂此與解洛話復子明辟為還政同謬

掌節注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或謂之傳漢文帝

紀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唐百

官志司門掌門闕出入之籍天下關二十六度者

本司給過所五代史漢臣楊邠傳凡前資官不得

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洪邁容齋

四筆關津疏議關謂判過所之處津直渡人不判

過所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然則節也傳也

過所也異名而同物皆行者所以為信也

春官小宗伯掌神位注故書位作立王應麟曰周禮

有古文校鄭司農云古者立位同字案爾雅中庭

之左右謂之位疏云位古通立論語束帶立于朝

昭代叢書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即左傳所謂有位子朝也堯典女能庸命異朕位

古文尙書作女耐壽命異朕立困學紀聞釋文序

為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為古字今未齊舊

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

欲立異依倚字部改變經文今所傳古文尙書未必皆孔安國之本

籥章掌籥籥籥何以謂之籥籥祇有風何以又有雅

有頌鄭氏三分七月之說其謬悠固不待論朱子

謂楚茨諸詩謂幽雅良邦諸詩謂幽頌不知何所

據而云然鄭注歛籥以為詩章蓋如笙詩有六金

不可得知矣劉氏做曰九夏有聲而無辭春秋

傳夏云金奏文王曰工歌則夏非頌篇明矣

夏官大司馬中冬教大閱大獸公之小禽私之注鄭

司農曰詩云言私其豨獻肩于公一歲為豨四歲

為肩案詩作豨豨說文豨三歲豕肩相及者詩並

驅從兩豨兮案詩作兩肩玉篇豨同豨豕一歲余

謂豨三歲豕非必因肩相及而名詩云兩肩與馬

稱蹄兔稱首一也玉篇加豕旁近俗云一歲則非

大獸矣先鄭曰四歲亦非當從說文三歲為是

馬質禁原蠶者注原再也爾雅今呼重蠶曰蠶天文辰為馬蠶

書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傷馬與原亦作蠨淮南

子秦族訓蠨蠶一歲再生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

之者為其殘桑也陳專農書又有一種原蠶謂之

兩生言放子後隨即再出也切不可育既損桑條

且狼藉作踐其絲不耐衣著

田僕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注提舉也晉

抑也使人扣而舉抑之皆止奔也馳放不扣王氏

安石曰提節之晉進之馳則亟進之尊者安舒卑

者戚速案王說是但提無節之義不如即以安舒

釋之詩魏風好人提提提提行步安舒貌檀弓作

折字之誤也音義並同

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浸波澁注波讀為播禹貢滎

播既都釋文都本或作猪史記猪皆作都賈疏禹貢有播水無波

水史記索隱曰古文尙書作滎波此及今文並云

滎播播是水播溢之義案馬融廣成頌曰浸以波

澁黃氏度曰水經注魯陽縣霍陽西大嶺東谷即

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也水南流入漁通典云

此為豫浸之波胡氏渭曰波非滎播當讀如字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秋官小司寇入議鄭注親故等犯瀆輕重不在刑書

或以八索即入議之刑索空也謂空設之空設之

是瀆以親故等廢也又何麗邦瀆附刑罰之有

蝮氏掌去毒蝮注鄭司農云蝮讀為蟻蟻蟻也毒

蝮蟻屬說文蟻短狐也蟻又從國臣鉉曰今俗

作古獲切以為蝦蟇之別名案蟻訓短狐非蝦蟇

蝦蟇與蛙同為二物爾雅在水者黽即黽也色

青小形而長其鳴聒耳蝦蟇一名蟾蜍大腹而短

脚不解鳴居陸地康成黽先鄭說以蝮為蛙是也

陳氏仁錫曰以冬官非闕而補之者昉于宋俞廷椿

復古編其後東巖王與之作周禮訂義元清源耶

葵作周禮釋義草廬吳澄作周禮考注明椒邱何

喬新作周禮集註皆祖述其說江氏永日記言秦

鄭是東周語淮濟汶皆齊魯間水終古咸速稗莩

注以為齊語是書蓋東周後齊魯間善工事而工

文詞者為之林希逸曰此記原無冬官二字乃漢儒所增

陳祥道禮書曰世室重屋明堂其名則殊其實一也

夏周五室則商可知殷人四阿重屋則夏周可知

昭代叢書癸集 卷第十一 世諧堂藏板

夏后氏九階四旁兩夾窗有門堂有室則商周可

知大戴禮盛德篇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聽廬氏文昭曰聽窓古通用余謂聽乃聽之誘聽亦

作廬王炎文獻志明堂之制一堂而五室考工記言

之而未可盡信若明堂有堂室而無壇墀則嚴父

配天在宮室中矣先王祀日月星辰四郊方望山

川皆壇而不屋況祀天帝之尊乃即宮室行事乎

秦氏蕙田曰朱子云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

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則明堂正取不壇為

義王氏非是

畫繪之事後素功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為其易漬汗

也鄭司農說以論語曰繪事後素朱子論語集注

素粉地畫之質也後素後于素也孔氏詩疏經傳

以色白為素如繪事後素之類抱朴子尚博篇譬

若錦繡之因素地鄭注則曰凡繪畫先布衆色然

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惠氏士奇曰白者五

色之一考工記畫繪之事後素功謂畫繪之功素

在後蓋皎皎者易汗故畫繪先布采後加素然後

五色鮮明故曰素功言功成于素也案素說文作

昭代叢書癸集 卷第十一 世諧堂藏板

縑白緻繪也釋名素朴素也已織則供用不後加

巧飾也太素者質之始禮有以素為貴者冠有素

冠凡有素几車有素車檀弓注凡物無飾曰素甘

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理有固然排擊

朱注西河毛氏為甚而東吳惠氏復左祖康成以

新安為不知而作所謂設淫辭而助之攻者也禮

古者裳繡而衣繪畫繪之事代有師傳秦廢之而

漢明復古所謂班固賦白疏密有章康成蓋目觀

之必非臆說

論語

賢賢易色顏師古謂輕略于色不貴之也易音弋二

反見漢書李尋注

蔡邕石經論語云意求之與古文意作抑十月之交抑此皇父

箋云抑之言噫韓詩云抑意也

思無邪李氏光地日邪字古多作餘解史記漢書尙

如此恐是言思之周盡而無餘也觀上無疆無期

無斃都是說思之深抑之北風亦作餘解案此解

駟詩最確若論語則夫子自訓人閑邪也

至于犬馬皆能有養集解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

昭代叢書癸集 舊天錄 卷第十一 完 世楷堂 藏板

皆養人者以犬馬比人子此是正說若人養犬馬

毛氏奇齡以為此何晏邪說不知朱子何以遵之

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不敬何以辨此與皆能有養同一語氣案王楙云鄭箋

詩有害理處如先祖匪人胡寧忍予謂我先祖非

人乎晉先祖為匪人豈理也哉不若曰先祖不以

為人乎何忍使我當此亂世其言甚當可與此章

並參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閻氏若璩日論語何晏集

解引漢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是以書

云為一句孝乎惟孝為一句友于兄弟為一句晉

書夏侯湛昆弟誥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潘岳閒居賦序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

為政也是其證也偽作君陳篇者竟將孝乎二字

屬上為孔子之言又虞山錢氏家藏淳熙九經本

點斷句讀亦以孝乎惟孝為句先是張耒淮陽郡

黃氏友于泉銘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張齊賢承

真宗命撰弟子贊曰孝乎惟孝會子稱焉太平御

覽引論語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唐王利貞幽州

昭代叢書癸集 舊天錄 卷第十一 全 世楷堂 藏板

石浮圖頌曰孝乎惟孝忠為令德梁元帝劉孝綽

墓誌銘曰孝乎惟孝與武陵王書友于兄弟則知

政從君陳篇讀者自朱子始毛氏奇齡日舊注引

包咸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蔡邕石經直以孝

乎作孝于明非斷句助字而班固作白虎通則儼

然有孝乎惟孝四字與包注同降此而潘岳閒居

賦夏侯湛昆弟誥以至陶淵明卿大夫孝傳贊張

耒淮陽郡黃氏友于銘皆有孝乎惟孝句集注誤

以孝乎作句則未有既出書云而可以攙口語二

字于經文上者王氏鳴盛曰蔡邕石經論語本作
孝于惟孝其殘字載于洪适隸釋太平御覽載華
嶠後漢書劉平江革等傳序班固白虎通德論五
經篇引竝同日本山井鼎所引足利本正如此惟
論語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故晉夏侯湛昆治
詰潘岳閒居賦序梁元帝劉孝綽墓誌銘唐李善
注邱希範與陳伯之書獨孤及衢州司士參軍李
府君墓誌銘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皆用孝乎惟
孝句後開成石經遂定作乎宋儒且以書云孝乎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全 世楷堂 藏板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全 世楷堂 藏板

為句矣余案隸釋載石經殘字作孝于疑字之誤
當作乎以孝乎惟孝四字為句陳孝行傳贊人倫
之德莫大于孝是以報本反始盡性窮神孝乎惟
孝不可不勗矣此在正史三家皆不引何也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全 世楷堂 藏板

八伯舞于庭集注每伯人數如其伯數本何休公羊
傳注服虔則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
二八其義甚允見沈約宋書樂志 章昭國語注八
也顏師古漢書注一列八
人天子八列六十四人也

主皮非貫革之謂呂大臨曰主皮者主于獲而已有

禮射有主皮之射不主皮者其容體比于禮其節
比于樂斯可以觀德行矣孟子曰其至爾力也力
不同科故禮射不主皮也 集解馬曰為力力役之
事亦有上中下三科焉
邢疏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
富兼并強弱無別同為一科

吾與女弗如也集解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
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案世說鄭康成在
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時
涿郡盧子幹為門人冠首季長所不解剖裂七事
康成得五子幹得二季長謂子幹曰吾與女皆不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全 世楷堂 藏板

如也魏志夏侯淵傳太祖下令宋建造為亂逆三
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
言吾與爾不如也曹操祭橋元文猶仲尼稱不如
顏淵李賢後漢書注引論語吾與女俱不如也集
注謂許其能自屈語意未融

自行束脩以上疏云書傳言束脩者多矣皆謂十脧
脯也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曰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束脩之問不
行竟中古者持束脩以為禮然是禮之薄者故云

以上以包之高士奇天祿閣識餘引鄧后紀云故

能束脩不觸羅網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馮衍

傳圭璧其行束脩其心劉般束脩至行杜詩薦伏

湛疏云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論語此章蓋言能飭

躬者皆可教也余案束脩有二解孔安國尚書秦

誓傳如有束脩一介臣後漢和帝紀束脩良吏進

仕路狹胡廣傳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王龔傳王

公束脩厲節延篤傳注束脩謂束帶脩飾鄭元注

論語曰謂年十五以上也魏桓範薦管寧表束脩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著行宋禮志若非束脩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

緣免役者不得為生此皆以飭躬為束脩也

吳曾能改齋漫錄孫奕示伏生尚書大傳太王亶甫過梁山

邑岐山國人束脩奔走而從之者三千乘劉向說

苑親迎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漢朱邑傳

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北齊儒林傳馮偉少從李

寶鼎遊學多所通解門徒束脩一毫不受北史冀

儻傳時俗人學書亦行束脩之禮謂之謝章陳袁

憲傳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脩君正

日我豈能用錢為兒買第邪君正憲父岑文唐書

陸元朗字德明王世充封子元恕為漢王以德明

為師即其廬行束脩禮此則以餽師之禮為束脩

也嵇康家誠前言束脩無玷之稱後言壺榼之意

束脩之好二解竝見之一篇若論語自當從弟子

餽師之禮為是曲禮童子委摯而退疏童子之摯

童子也洪邁容齋續筆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

角一餽酒一壺脩一案為束脩之禮開元禮載皇

子束脩束帛一筐五匹酒一壺二十脩一案三甡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困學紀聞論語釋文子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

曰武王有亂十人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

蓋邑姜然本無臣字彭元瑞石經考文提要尚書

泰誓中子有亂十人監本亂下有臣字案此文諸

經凡四見此與論語泰伯句同左傳襄二十八年

武王有亂十人昭二十四年余有亂十人是也唐

石經四見皆無臣字後人于泰誓左傳昭公二十

四年論語皆旁增臣字襄二十八年復失不增若

云唐石經脫字不應四見皆同也經典釋文子論

語明出子有亂十人注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是

是增臣字自論語別本始也余案爾雅釋詁注引
論語日子有亂臣十人論語有臣字自晉時已然
然即本無臣字亦不當謂文母集注從劉氏改爲
邑姜是也

孝經援神契命有三科王充論衡命義篇傳曰說命
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子罕言命蓋
指遭命言君子居易以俟命是也

麻冕集解孔曰縹布冠也續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疏
云鄭注喪服布八十縷爲升鄭謂升當作登登成也余案賈疏云布八

昭代叢書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十縷爲升此無正文雙峯饒氏曰漢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則二尺二寸只今一尺二寸御用二千四百縷爲經是一寸布二百縷其細密難成可知未子曰八十五縷爲升古布一幅只濶二尺二寸如深衣用十五升布已似今極細稍一殼又古尺短于今尺若盡一千二百縷須新安江氏曰冕有延有旒孔以縹布冠解之與始冠之縹布冠相混又謂續三十升布爲之亦非也古布幅濶二尺二寸當今尺一尺三寸七分半若容三十升之縷二千四百則今尺一分之地幾容十八縷此必不能爲者也孔意朝服十五升冠當倍于衣不知惟喪服斬衰三升冠

六升則然禮無冠倍于衣之例孔誤釋麻冕之布亦不過十五升

母意毋必毋固毋我毋與無同尙書無逸伏生大傳作毋逸史記魯世家漢韋賢傳同谷永傳引繼自

今嗣王毋淫于酒毋逸于遊田蔡邕石經有酒毋依于遊田惟七字

爾所生古文孝經引作毋忝儀禮士昏禮夙夜毋

違命士相見禮毋改毋上毋下古文皆作無禮記

月令毋五十九字呂氏春秋皆作無四書考異必也無訟乎

昭代叢書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漢書作毋無自辱焉今石經作毋曰無倦古本作毋無以萬方石經作毋

爾雅疏猶似狐善睡釋文務本作貉說文引論語曰

狐貉之厚以居詩七月一之日于貉箋往搏貉以

自爲裘也疏禮無務裘惟孔子狐貉以居明貉賤

也然縕袍狐貉與立不恥夫子以美于路蓋貉雖

賤而毛深温厚則與狐同

膳夫王齊日三舉鄭司農日齊必變食潛溪鄧氏日

王齊日三舉文誤也蓋不舉也仲輿郝氏日齊則

減嗜欲薄滋味而乃益椎牛伐鼓日三大爵以爲

變食何其倒行也莊子以不飲酒不茹葷為祭祀之齊集注引之明齋王氏謂王齊日三舉當作王齊則不舉與下五不舉文法一例

鄉黨一篇惟首末兩章及康子饋藥廢焚兩節記孔子事餘皆雜記禮文多散見之曲禮檀弓玉藻中徐錯釋綬字引論語曰禮升車必正立執綬所以安也不稱孔子而曰禮是也

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路之言非其本意朱彝尊題汪上舍讀書圖朝看收豕助邊儲莫見為郎擁傳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六

世楷堂藏板

車勒爾須拋免園冊世閒風漢乃耽書失言矣吾邑魏忠節公在詔獄中語其子學洙曰只是讀書竝無別事學洙因顏其讀書室曰只是齋

克已復禮為仁不曰理而曰禮理虛而禮實禮者身之則也程子曰視聽言動四者身之用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于外所以養其中也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能者養之以福願炎武曰養是養所受之中敬慎于動作威儀之閒乃所以養此中者耳

季武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于是魯多盜康子奪嫡以嗣攘公之翰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不然民非有竊疾也三月之治路不拾遺魯國之盜將逃奔鄰國之不暇又何患焉

居處恭執事敬集注恭主容敬主事恭字从心非主容也漢五行志內曰恭外曰敬然則洪範曰貌曰恭何也孔穎達曰恭在貌敬在心徐錯曰見恭者貌行恭者心嫌其在貌故从心心貌當相副也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稱作去聲讀即聲聞過情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六

世楷堂藏板

意說本姚江王氏少儀簪曰聞名注無目也以無目辭不稱見論語稱師冕見何也曰階曰席曰某某冕得聞此言也于夫子昭然若發矇焉故曰見也

諒陰書作亮陰傳言居憂信默儀禮喪服作諒闇注諒古作梁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楯也
釋文南反白居易德宗皇帝挽歌虞帝南巡後殷宗諒闇中仍如字讀 論語集注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案王隱晉書山濤為太常遭母喪手植松柏詔曰風俗凌遲豈宜鎮以退讓山太常

雖在諒陰古人亦墨經興戎其以濤為吏部尚書則諒陰亦臣下居喪通稱

國語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濟而已韋昭注材讀若裁不裁于人言不可食也西河毛氏援以駁論語集

注沿舊說之誤謂天下無植物而能食能飲者此殊不然萇楚之詩曰樂子之無家天下亦無有植

物而有室有家者不以文害辭說詩有然說經何莫不然王弼注易曰包瓜為物繫而不食者也惠棟周易古義包與匏同

乾之動也直故人之生也直至徑行自遂則惟昔之昭代叢書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藏板

疾非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詩曰庶人之愚亦職惟疾

古人命名多取于時日干支其以朝名者與名且名夙名晨同義周有王子朝單襄公名朝宋有宋朝

衛有史朝秦有繞朝宋衛皆有公子朝魯與楚皆有公孫朝左傳襄十七年宋莊朝伐陳釋文朝如字凡人

名字皆放此蔡朝吳公羊傳作昭吳皆如字讀論語衛公孫朝音直遙反非

周禮注鄭司農云司命文昌宮星禮記疏鄭云司命

主督察三命者方氏苞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賦之以性者湯所謂降衷是也既生而有形氣

又必有制其吉凶修短之數者孔子所謂命是也王者立神號以祀之使民知所受之有中以其

德所稟之有命以定其志王應麟曰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于彌子也不因小人而避禍叔

向之于樂王鮒也朱博之黨丁傅福可求乎賈捐之之諂石顯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四書考異 論無此章昭代叢書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藏板

孟子 漢書食貨志井方一里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

田十晦是為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曰為廬舍環廬樹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春令民畢出在野冬

則畢入于邑季氏木曰公田為廬舍之說起于穀梁而諸儒遂以在邑在野各分二畝半以合孟子

五畝之宅孟子言五畝之宅未嘗以為廬舍信南山詩云中田有廬蓋其家各就田中小苦茅舍以

為便憩息避風雨之所不占公田二畝半而正當

其中也若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另以五

畝為一處取于便農功通儲餉去田豈宜遠哉南

山詩曰虛明非宅也曰疆場明不在
公田中也曰有瓜明不可植桑也

思文后稷無隻字見于虞書伯牛無隻字見于論語

善孟子稱其善言德行蓋有德者必有言也

杜預左傳注公子糾小白庶兄而程子云桓公兄子

糾弟此程子之誤孟子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而史

記管蔡世家以管叔次周公後此史記之誤

趙岐孟子注成颺勇果者也孫奭音義颺古莧切一

昭代叢書

癸集 善天錄
卷第十一

空 世楷堂
藏板

音閏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周共和十二年宋惠公

颺元年呂忱曰颺音古莧反王觀國曰惠公名與

成颺之名同說文颺从颺扁聲景公之臣有成颺

者廣韻颺苦閑切人名意孟子本作颺後譌為颺

春秋傳曰穀出不過藉助者藉也孟子雖周亦助謂

雖徹亦助也趙岐注訓徹為取徹有取義詩徹彼

桑土是也說文徹通也為天子之通法徹之義如

是而已集注訓為通力合作則通八家合為一井

不特公與私無別私與私亦無別後世儒耕不如

自家力田之善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何力之能通

而一夫之所獲又何食九人至食五人之差乎

廣韻段字注鄭共叔段之後風俗通云段干木之後

干字注漢複姓何氏姓苑漢有干已行不言段干

是以段為姓干木其名也日知錄段氏後漢書段

頌其先出于鄭共叔段古人無以祖父名為氏者

段氏當出自段干史記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

封于段干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用完世家有

段干明余案史記索隱段干姓明名戰國策作段

昭代叢書

癸集 善天錄
卷第十一

空 世楷堂
藏板

干輪

原泉混混監本作源泉爾雅原再也源說文作灋水

泉本也从灋出厂下臣錯曰此水原字原隰字古

作遂也篆文省作原惠棟曰原田之原原泉之原

俗混為一古學之七久矣

五子之歌述大禹甘酒之戒

魏武詩何以解憂惟有
杜康世本云杜康造酒

許慎以杜康為少康不知何本疑少康當是太康

甘酒敗德者也經書太只作大大有唐佐切大杜

音相近遂譌 張子西銘曰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

幾希之存君子之所以事天也有天下而不與以

禹之所惡觀之其信說文帝字注古者少康初作箕帚菽酒少康杜康也葬長垣

望道而未之見而如也古而如字通九一而助趙岐

注而如也易用晦而明虞翻曰而如也書其能而

亂四方孔傳其能如祖父治四方毛奇齡曰樂府

艾而張是艾如張

千歲之日至是推未來非溯上古史記五帝本紀黃

帝獲寶鼎迎日推策晉灼曰策數也迎數之也瓚

日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王鳴盛尙書

昭代叢書

癸集藝天錄卷第十一

壹

世楷堂藏板

後案閏法十九歲氣朔分齊為一章此大略也蓋

十九歲猶有餘分未盡若整齊則須十一月甲子

朔夜半冬至為秝元而十九年為章二十七章為

會凡五百十三年三會為統凡千五百三十九年

三統為元則積四千六百十七年日月皆無餘分

又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而為秝元蓋日月

之運有常求其故而未來者皆可得而推與迎日

推策同也

廣韻邱字注漢複姓四十四氏孟子齊有曼邱不擇

咸邱蒙案孟子無曼邱不擇不知廣韻所據是何

本困學紀聞法言脩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

皇甫諡曰孟子稱禹生石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莘說文作佻括地志古莘國在

汴州陳留縣東五里呂氏春秋有莘氏女採桑得

嬰兒空桑之中獻之君君令乳人養之察其所以

日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人告之曰日出水而

東去母明日視日果出水告其鄰東去走十里而

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曰伊尹案周

昭代叢書

癸集藝天錄卷第十一

壹

世楷堂藏板

禮大司樂注空桑山名太平寰宇記空桑城在開

封府雍邱縣西二十里帝王世紀伊尹生于空桑

卽此處方山薛氏曰空桑是地名唐傅奕乃曰蕭

瑀不生于空桑而遵無父之教信呂氏無稽之說

謂空桑若枯桑然不亦謬與鸞道元水經注摯

詩東門之枌疏古者井田之制當井之中以二十畝

為廬舍因為市交易故稱市井此說非也趙岐孟

子注民會于市故曰市井之臣顏師古曰古未有

市若朝聚井汲便將貨物于井邊貨賣曰市井

孟子言同類者舉相似然固有異而復同者舜目重瞳尙書大傳舜四瞳子兩目皆重瞳也項羽亦重瞳隋魚俱羅重瞳宋沈約左目亦重瞳文王四乳東坡記范蜀公遺事云范氏多四乳

此天之所與我者彭元瑞石經考文提要朱子文集

答吳伯豐云此天之所與我者舊官本皆作比字

答余正甫云此間所有大官本孟子皆作比字注

中亦作比方語錄云趙岐謂比方天之與我者則

心爲大耳目爲小今从之案作此文義自順今本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七

世楷堂藏板

皆然兩說不妨並存

天地之性人爲貴故食穀者智慧而巧天地四方皆

男子之所有事有事於天地四方而後敢用穀飯

食之謂卽縣弧之義也不然食粟而已其如此腹

負將軍何

江氏永曰家語史記皆云爲司寇攝行相事其實攝

相乃是相禮如夾谷相會是也若魯相自是三卿

執政自是季氏夫子是時但言之而從公羊所謂

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者耳未嘗攝政事也案江說

是至所云欲以微罪行者微罪二字不違讀注謂

聖人于父母之邦不欲顯其君相之失罪指君相

言微者微其罪也以女樂去則君相之罪顯矣故

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行此解致爲明確若以不

致郊膳爲微罪失其旨矣

春秋傳澤門之誓杜解澤門宋東城南門也孟子埜

澤之門卽此朱彝尊西坡記宋之故城其門名見

于載記者陽也盧也蒙也桐也橫也桑林也埜澤

也埜澤云者埜以言闕伯之邱澤睢水也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七

世楷堂藏板

焦竑筆乘徧觀字書並無以追爲鐘紐者豐氏特據

考工記有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又因蠶蟲遂

附會以爲鐘紐卽周禮之旋蟲細詳其義當爲槌

擊之追蓋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槌擊處率皆

摧殘欲絕如蠶鬻之形趙鵠洞天清錄趙岐以追

爲鐘紐于義未安畫家滴粉令隆起所謂追蠶案

此蓋以追爲坳坳俗堆字此章當闕疑

夫子之設科也石經子作子案趙岐注夫我設教授

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

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

取之與否君子不保其異心也見館人殆非為是

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益之而已張栻孟子說亦

云告之以予之設科蓋此句以下乃皆孟子言也

漢司馬相如慕蘭相如之為人亦名相如初名前文

帝時有東陽侯張相如直不疑子亦名相如周公

後公孫相如平帝時封為襄魯侯此數人者名雖

同而繫之以姓則南瑜唐開元時有僕僕先生者

自言姓僕名僕姓即名也名即姓也諱其名將并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諱其姓乎之人也在五行志為人妖而東坡為作

僕僕先生贊無勇有狂疾乎

琴張琴牢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無琴牢家語琴牢

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左傳謂之琴張莊子謂之

子琴張趙岐注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為人蹉跎謫

跪論語曰師也僻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

琴號曰琴張案子張既除喪彈琴成聲見檀弓此

不得謂之善鼓琴趙注誕甚

書君夷傳甫氏宜生名馬驥釋史引尚書大傳注宜

生有文德而為相今本大傳注有散字案史記索隱皇甫謐

曰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則散宜是氏也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 藏板

蕪天錄跋

說經家有二病好奇者乘酣逞怪病在炫博好高者
妙析奇致病在探幽凡此皆說經者之弊通儒弗尙
焉夫經爲常典豈有別解卽或師承同異須待發揮
亦貴理明辭達以期有當于經旨而止然則說經者
務爲平易近情之論勿作騁妍抽祕鉤深致遠之談
庶幾經義日卽于昌明乎觀柯氏蕪天錄可以渙然
冰釋矣壬寅季夏吳江沈懋識

昭代叢書

癸集

蕪天錄跋
卷第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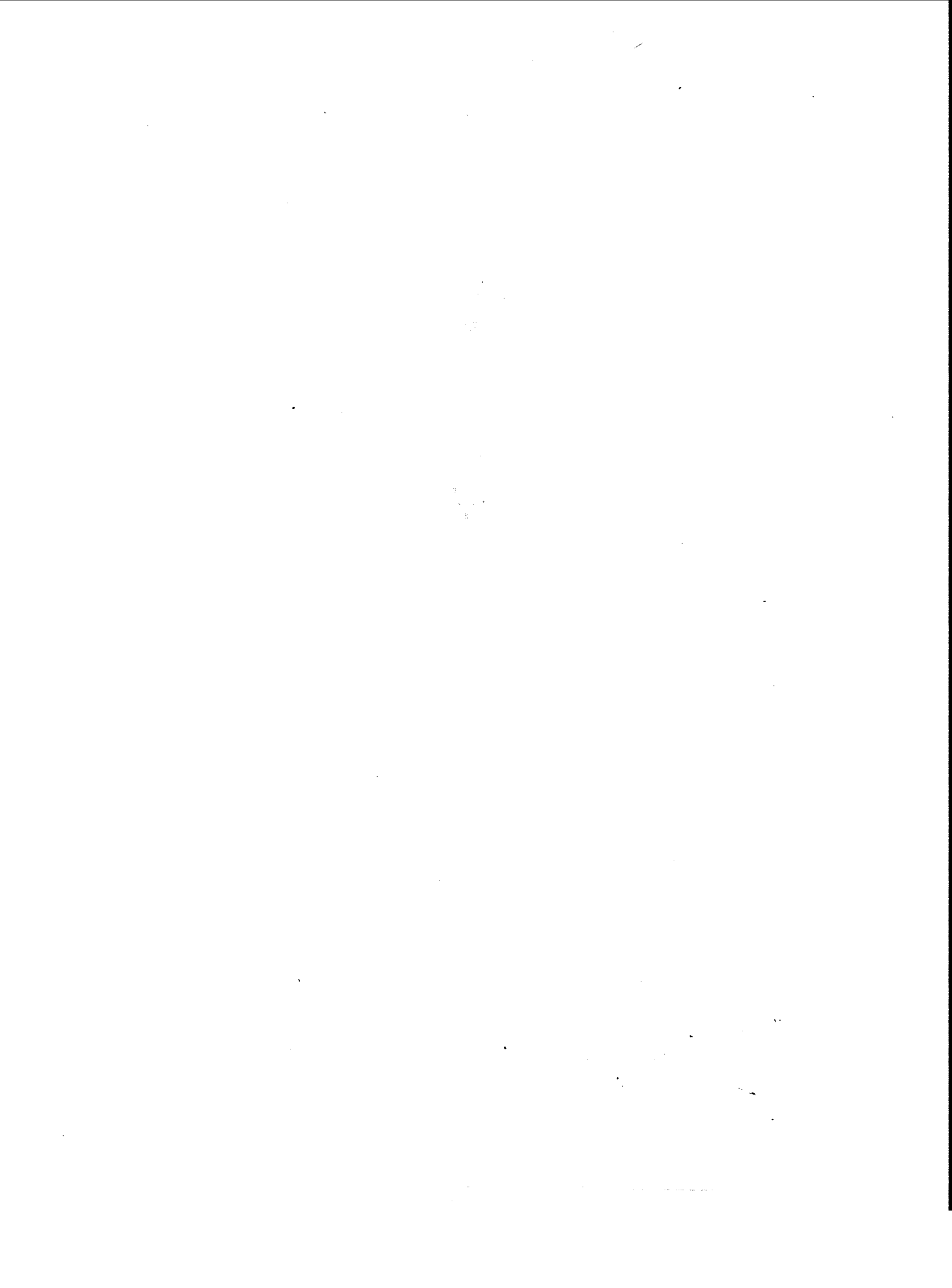
世構堂
藏板

夢

闌

瑣

筆



夢闌瑣筆自序

萃編卷第三十八

少識之無便耽書癖壯多坎坷祇結夢緣腸回二六
 時中神往百千年上鈞天響絕莫問趾離奎斗光寒
 空規脈望鍊愁魔今有術一枕蠶眠祛倦鬼兮無文
 千篇癩祭螢囊乾死不嫌故紙鑽蜂蟻國浮生最愛
 匡牀栩栩榻附瞿堂九喜休論神馬尻輪石尋圓澤
 三生奚問拍肩挹袖譜翻混沌何似圖南人是羲皇
 依然窗北黑甜可覓局推巖老之棋青鏤誰貽花墮
 邱遲之錦如斯已矣尙何言哉惟是小窗夕照當睡
 醒而偏明鄰寺晨鐘打愁心而欲碎感茫茫兮交集
 手咄咄兮書空舊事支離新因根觸輒伸毫楮以誌
 叢殘比吮嚙而稍殊較妄真而莫辨爰成瑣筆命曰
 夢闌嗟乎路鬼揄人山靈謝客相逢德操何敢言佳
 可笑張儀還教視舌蛩語秋而獨咽鵲叫月而誰憐
 憑茲冷淡生涯聊遣窮愁歲月謂余不信請參古佛
 談空問我何為不過癡人說夢松陵慧樓主人自序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自序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 藏板

夢闌瑣筆

震澤楊復吉列歐著

叢談

漢說詩者三家毛傳出而齊魯韓皆廢鄭箋稍與毛
 異迨朱子作集傳概掃毛鄭數百年來無異辭近代
 言詩者又厭常喜新詘朱尊毛余以為兩家各有優
 劣非可概論木瓜朱以為男女相贈荅毛以為美齊
 桓按家語孔子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謂非毛
 說較勝乎抑毛以為衛武公刺厲王朱以為武公自
 警按國語左史倚相曰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致傲
 于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傲謂非朱說較勝乎外若
 邱中有麻褰裳風雨子衿野有蔓草之類毛為切近
 至清人羔裘女曰雞鳴楚茨大田甫田信南山瞻彼
 洛矣桑扈鴛鴦類弁車壘賓之初筵魚藻采芣黍苗
 隰桑之類朱尤直捷毛傳則附會牽扯全無是處至
 以無衣為美晉武兼葭為刺秦襄更外謬矣
 陳見復經咫曰論語賢賢易色當主夫婦一倫言易
 色者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不形乎動靜

在婦為嫁德不嫁容在夫為好德非好色也若云賢人之賢則下文交友一倫已包之且與色不相涉按程伊川以易色作變易顏色解朱子語類已不以為然至上蔡謂易其好色之心意義更謬葛矣

元趙惠四書箋義曰吾我二字學者多以為一義殊不知就已而言則曰吾因人而言則曰我如吾有知乎哉就已而言也有鄙夫問于我因人之問而言也蓋言我者不可以言吾言吾者不可以言我孟子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因公孫丑問故曰我而氣之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所養則在已故曰吾我互言乃人已對待之稱也毛西河制科雜錄馮益都嘗集制科諸公于萬柳堂偶問浴乎沂之義諸公莫能決余謂韓文公論語筆解明作浴字豈諸公皆未之見邪余按浴作沿字微特無莫春入水之謬且與下文歸字有照應

惠定宇以念茲在茲五語左傳引作夏書以為大禹謨係偽書之證按洪範無偏無黨四語左傳引作商書將亦以洪範為偽邪

左傳桓公四年癸酉曲沃武公伐翼韓萬御戎梁宏

為右僖公三十三年甲午晉收秦師于殺梁宏御戎萊駒為右相去入十二年必非一人 衛孫林父疑是孫子仲之後楚觀從疑是觀丁父之後彭名疑是彭仲爽之後

何義門讀書記孟子齊人章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句不足句又顧而之他上文云罔良人之所之與此卒之字之祭者字之他字緊相貫注余按孔子在陳章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為斯世也集注則當為斯世之人句殊不妥又添出使當世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四 世楷堂 藏板

之人一轉更為柄鑿愚謂宜作為斯世也善句斯可矣謂為斯世之人所善正見同流合汙之意文義較直捷

費惠公或謂是庠父之後然庠父未嘗有國當孟子時三家業已分魯而季氏遂自立為費君也史記楚世家楚人言鄒費邾邳邾乃小邾改稱則頃襄王時費尚存焉而孟之成叔之邾後竟無聞蓋為季氏所吞并矣曹交非曹君之弟王伯厚謂以國為氏者余因思薛君以金匱非田嬰即田文觀國策靖郭君將城薛則

齊取薛地以封田嬰久矣此時築薛蓋城薛以威滕

卽晉城虎牢以偏鄭意金仁山亦主田嬰說

莊子奚爲奚據奚遊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通體

叶韵可作四言詩讀

程嬰公孫杵臼事史記載之趙世家而晉世家迥異

至左傳尤爲較著彰明夫晉政多門必世族自相傾

軋屠岸賈何人輒敢不恃欒卻而誅滅強宗且莊姬

既匿公官使景公果欲覆趙氏之祀何必藉岸賈之

力如日岸賈之意非景公之意天下寧有是事乎太

昭代叢書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五 世楷堂 藏板

史公喜採新說不暇審擇耳晉景公在位祇十九年

其殺趙同趙括在十七年安得有程嬰保孤十六年

之事且晉獻公詛無畜羣公子則公孫杵臼從何而

來邪

史記楚世家楚王負芻當始皇二十三年 秦將王翦破我軍

于蘄殺將軍項燕五年當始皇二十四年 秦將王翦蒙武遂

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至秦始皇本紀則曰二十

三年王翦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秦王游至

郢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于淮南二十

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
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紀事異同若
此

秦始皇琅邪臺碑武成侯王離名列通武侯王賁前
疑王離係王賁兒子而所襲侯爵則王翦之遺也

裴松之三國志注引王隱蜀記龐德之子龐會隨鍾

邳入蜀盡滅關氏家王艸堂嘗著辨言王隱之言多

誣妄余考因學紀聞亦云庾亮以筆札喻王隱隱因

爲折翼事以詆陶侃是隱生平所著述大略可知

昭代叢書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六 世楷堂 藏板

晉武帝雖由篡奪而寬厚和平實駕于唐宋其平吳

地獨斷獨行不爲賈充輩所惑尤見其沈毅惟末路

太子之立不免貽譏後世然溺愛不明人之常情未

可遽爲責備也後人援范文子外寧內憂之語以平

吳爲武帝詬病不知日中必彗時不可失且令當日

舍吳不伐至懷愍時中原大亂琅邪王將從何處更

建基業是東晉百餘年偏安皆食羊杜之福耳事之

明效如此而論史者猶復嗷嗷不已良不可解

大蘇文之悖謬至武王論而極謂武王非聖人尙屬

于家恒談夫武王心迹如光天化日本無可議使舉
舜禹之揖讓文王之服事以歷例之已乖論世之識
乃曰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不更可駭乎文若一篡國
委雄曹操之鷹犬耳黨惡助逆五尺羞稱聖人之徒
四字何爲乎來孟子所謂邪說淫辭恐未必若是之
甚

司馬文正歐陽文忠千古正人所著通鑑五代史千
古大文乃于帝魏寇蜀帝朱梁寇河東大書特書且

著論以明之若不知萬世之有公議者蓋朱氏以篡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七 世楷堂 藏板

竊得天下微論朱梁郭周一脈相承即遠而曹魏亦

是滂觴嘴矢爲忌諱計不得不出于此然則二公著

論皆昧其本心者又何怪陳壽魏收諸小人乎

通鑑之最不可解者唐文宗甘露之變一事夫李訓

鄭注始進雖不謹然當日固親奉主命討滅逆奄較

之實武何進更屬光明正大事敗遇害作史者猶當

獎其歿于王事如之何以伏誅書也元輿與謀王涯

賈餗更屬株連被禍乃累牘連篇書其慘況且著論

以聲其罪而快心于其死是直全無心肝者矣通鑑

每講體例吾特未解温公何不并削文宗年號竟以

仇士良紹統豈不更快乎唐人小說有李玖甘棠靈

會錄伸涯餗輩之冤李義山感事詩嗚咽悽愴痛恨

欲絕是皆宋人所嘗爲無足齒數者也而三代直道

一綫尙存苟有人心者取正史及二者較之其曲直

不待辨矣會昌四年昭義平李訓兄仲京郭行餘子

台王涯姪孫羽韓約男茂章茂實王璠子涯賈餗子

庠凡亡依從諫者並斬于獨柳天道至此真不可問

按宣宗大中八年始詔雪王涯賈餗等冤李訓論者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八 世楷堂 藏板

甚多舊新兩唐書外尙有秦淮海之作大約皆沿襲

腐味者也今秋見清江三孔集中經父李訓論稱訓

忠不避死義不顧難而惜其志大而謀淺情銳而器

狹王阮亭曰此足破羣瞽拍肩之論是真公論也

今人每言薛氏續通鑑遠不逮前然曲直邪正考核

頗嚴如通鑑之變亂黑白顛倒是非則絕無之朱子

常謂司馬温公通鑑虛費一生心力然哉然哉

千古多不平之事東漢宦官屠戮忠良最爲慘毒內

惟王甫蹇碩二人伏法張讓等雖死于水已得保首

領而忠如呂彊反不得其死晉魏時雲擾諸國暴虐如石虎赫連勃勃負義如姚萇沮渠蒙遜尙得正斃而寬厚仁恕之苻堅身弑國亡爲天下僂笑唐之藩鎮忠誠精白莫逾于田宏正乃父子并命殞身湛族奉順討逆者有陳仙奇劉從諫乃一則及身被殺一則傳子覆宗其他兇狡畔逆若吳少誠朱滔王庭湊輩爲天地覆載所不容者反安然無恙少誠且抗命二十餘年庭湊則傳世七葉觀此三者天道有無不其然與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九

世楷堂藏板

魏徵王珪去建成事太宗宋儒以爲嘗議夫建成被殺尙當高祖臨御之時天下非建成之天下則二子者高祖之臣而非建成之臣也高祖使二子爲太子官僚而二子必反戈報仇或自經溝瀆以從倘使建成登基則房杜輩必將擁戴太宗起兵犯闕斯不失爲臣之義乎然則後代若姚廣孝張玉之徒洵屬聖賢作用矣且也帝王之家時無支庶時無保傅必也各君其君各臣其臣則分封之日已成兩不相下之勢將日尋干戈于無已矣腐儒不足與論世如此

宋之朋黨皆君子唐之朋黨皆小人牛僧孺醒齷齪猥固無足齒數贊皇饒有霸才相業偉然實險陂殘刻觀其平昭義後殺王涯賈餗輩子孫以取悅宦者其居心大可見矣卽令韋瓘作周秦行記以傾僧孺夫豈君子所爲

千古開糊之主暴虐慘酷從未有如明太祖者其大者誅戮功臣自湯和沐英耿炳文郭英外皆不良死其幸保首領如馮國用鄧愈輩皆在天下未定之前獲天天年否則披堅執銳死于行陣不及親剗刃于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一

世楷堂藏板

其頸則戮其子姓以補之如鄧鎮常昇胡玉皆是也李文忠廖永忠輩則文致其罪李善長朱文正等則巧坐以辜至末年則借胡藍黨爲一網打盡而漏網之人尙有馮勝傅友德則先後無故殺之迨殺友德而太祖亦將殂矣鋒鏑餘生瘡痍剝骨誅醜屠夷慘及子孫雖仇讎敵國不若是矣夫淮陰侯雖冤猶以分茅裂土起尾大之嫌卽鐘室禍作亦借舍人告密至英布臧荼陳豨盧縮則更反戈內向叛逆顯然若明祖諸臣會有是乎其身在宿衛之中非有兵權

可操與援可結乃不反于羣雄角逐握兵出律之時而反于天下廓清下鼎久定之時雖至愚者不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刀鋸鼎鑊之下死不瞑目矣見殺之後尙作煦煦感歎吾誰欺欺天乎然猶曰諸臣同起壘上且皆抱逸才或未免開覬覦之漸故不得不假手除之以為後世子孫計若文人墨士更何能為乃一時如宋濂劉三吾高啟徐黃張羽孫賈郭奎張丁王彝魏觀戴良陶凱蘇伯衡謝肅黃肅楊靖王朴茹太素秦達王行黃哲張宣張尙禮陶成管徵朱同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藏板

童冀丁麟無一不罹極典此亦史書中所僅見也

若王蒙趙原康汝言周位盛著無不棄市文字之禍流及莖術至于蘇松財賦浮于

天下之半吉袁諸府令民不得安葬棺屍皆棄于水

嫠婦不許守節古今來有如是開國規模否凶德腥

聞千古罕匹鼎革以後豎儒鄙夫尙為之歌功誦德

何也

十國諸主惟淮南南唐吳越本國人若蜀主建許州舞陽人後蜀主知祥邢州龍岡人楚主殷許州鄆陵人閩主審知光州固始人南漢主隱蔡州上蔡人南

平主季興陝州硤石人皆在中州數百里內亦一奇也

慕容彥超史言為漢高祖同產弟何以異其姓其故

不詳考劉崇為高祖從弟爾時尙迎其子贊嗣位而

彥超無聞焉殆高祖之同母異父弟史諱之耳

十六國春秋前人疑為屠裔孫項琳偽作然當時事

蹟散佚已久二人自羣籍中撿拾聯絡至百卷之多

其才識亦有明所罕見矣按古書之見于永樂大典

者尙班班可考至中葉而載籍淪亡反踰于鼎革大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藏板

約因纂修大典以朝廷威令脅取之民間後則擄

割裂成一無用之書而原本遂盡化為雲煙豈非一

大憾事

唐宣宗為李錡沒入宮人鄭氏之子登極後逼其嫡

母郭后自殺史文甚明乃裴庭裕東觀奏記言郭后

與弑憲宗而宣宗正其罪蓋所以貢諛黃梨洲反信

為實然載之破邪論則其為顛倒是非益甚矣明世

宗逼孝宗后張氏不得其死張璠桂萼輩實附和之

蓋卽庭裕之故智也

自周張二程始倡道學迨南宋而有紫陽聖學中興
固無異議陸子靜與朱子同源異流然不過議論各
持一見非有仇敵水火之分也王陽明學宗象山其
于理域未盡醇正然勳業文章炳麟天壤真道學中
偉人卽所謂致良知者亦本聖訓豈得漫然狂詈之
乃近代講學者于二氏異同輒黨伐尤詞刺刺不休
詆朱者固屬妄人排王者亦豈端士且人心險陂不
可究詰居今日而果能正己修身依歸先儒毋論宗
朱宗王俱堪無媿名教否則或行濁言清或迂鄙無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 藏板

識而徒效齋夫喋喋是眞朱陸之罪人也
理道精蘊宋儒言之已悉近所著述皆浮辭賸唾耳
非但無益于風俗亦且無益于身心學者第宗訓述
不立議論吾未見世道人心之不可問也而乃斤斤
自許曰干城羽翼或則曰不排擊陸王則天下之禍
烈于洪水猛獸是何言與

語錄初自沙門本屬緇流惡習卽詩詞內採用亦宜
審擇況闢揚理學首戒異端豈可反蹈其最下體格
乃宋儒語錄全然效顰更有黑窰窰地心要在腔子

裏咬得茶根諸俚鄙之句卽注四書尙有喫緊爲人
處活潑潑地等類良可怪也

乾隆丁卯間邑人某重修吳江縣志逸史仲彬致身
錄一事刊就後閩邑士紳公憤具呈邑令不能屈卒
錄原文編入其呈詞中有曰層層瘴雨蠻煙王臣盡
瘞歲歲新蒲細柳野老吞聲顧橐儻之職維勤而貝
錦之興特甚南詔鷓鴣春莫帝子歸來西曹狴犴霜
嚴孤臣長往又曰倡私議以詆誣早警絳雲之一炬
尋餘聲以附和恐慚青簡之三長其餘警聯尙多仲
彬致身錄雖有可疑然余謂自古斷無忠臣魂行擊
空撰出而能流芳百世者如以爲僞則當時士大夫
豈止一仲彬天下之欲揚美其祖先者豈徒一史氏
之後裔而彬巋然獨傳且兒童走卒莫不談之津津
也或者當成祖誅夷忠義時語言忌諱文網密羅爲
仲彬者旣屬從亡敢著書以暴己之行跡乎致身錄
之作大抵其子若孫僞造以實之者事業勳名半從
附會遂開指摘之端是仲彬之行反爲致身錄所晦
也從亡之眞斷無可疑致身錄之僞亦斷無可疑其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 藏板

所援据者史明古之墓表及吳文定所撰明古墓表
夫明古不生于化治間乎憲孝非成祖之子孫乎明
古非仲彬之曾孫乎倘因明古形之于筆而執其曾
祖招納亡命淵藪逋逃之罪吾恐仲彬之骸骨將不
能保明古之心安乎若潘稼堂集中從亡客問致身
錄辨稼堂胞兄力田與其友吳赤漢作樂府亦以建文出亡為真稼堂安得有異議及與徐虹亭二札戟手切齒如不共戴天此何為與母論其說之是非即此一段氣矜千古笑齒皆冷矣

昭代叢書

癸集 夢淵瑣筆 卷第三十八

五 世楷堂 藏板

彬墓表謂鑑當成化間禁少弛尙何諱而沒其實而
二書乃出于萬秣時決為偽書夫成化距永樂未五
十年未弛禁也鑑求朝臣表其祖墓有觸礙者鑑或
諱之寬或削之猶受之所謂僧博洽為建文雍髮幘
詛長陵而楊士奇為塔誌削而不書也又百十餘年
至萬秣十二年始釋建文忠臣親族謫戍者二十三
年始復建文年號朝事附國史太祖本紀後于是諸
書乃敢出且受之曰今日孰非服事成祖之子孫者
而必使成祖無所容于天地之間人挾射天之矢家

畜吠堯之犬則其回護成祖而盡削建文之忠臣義

士昭然矣乃其列朝閣集載博洽事引鄭曉言長陵

間洽憾詛雍髮事怒囚之十餘年因道衍言得釋且

曰遜國之事國史實錄削而不書觀洽公下獄之故

則金川夜遁之迹于是益彰明較著矣受之在勝國

時著十辨以為尊者諱其選閣集時已入 本朝不

嫌吐露于筆墨而自相矛盾同護成祖則諱忠臣嫌吐露此何等事而可以私意出入牧齋心地之卑汚畢見矣 唐堂之言如此嗚呼

辨遜國者首發難于受之乃受之一人之身已陰陽

昭代叢書

癸集 夢淵瑣筆 卷第三十八

六 世楷堂 藏板

閃爍抵牾異同則竹垞稼堂之喙亦可少息矣按朱
竹垞上史館總裁第四書其大旨謂本之實錄屏誣
善之辭夫實錄為宣德年間諸臣所修今以為據而
盡削野紀之辭且以成祖為善是得為公論乎楊善
坐罪繫獄給得同在獄章樸家藏方孝孺文集首諸
官遂復善職而修章樸而謂當時人有敢以出亡從
亡事形之于筆以自取殺身者乎知人論世之職業
已全乖尚且強辭奪理曰作史貴乎有議可嗤甚矣
朱欠菴曰致身錄出于萬秣時人疑為史氏之後妄

作然余聞嘉善池灣沈氏其先史堦也家有建文帝
篆小雅堂額自史移至懼禍鏹其末款沈石田集有
登小雅堂哭史彬詩石田詩在萬秣前謂史彬始見
于致身錄之傳誣其說非矣

方正學之死友鄭居貞鄭公智胡之昭盧原質門生
林昇廖鏞廖銘俱坐死朱竹垞曰正學之友最莫逆
者莫如宋仲珩王孟組仲縉鄭叔度林公輔諸人叔
度之弟叔美叔端仲縉之子叔豐皆為及門高弟內
惟仲縉早卒其餘咸不及于難緝其遺文以傳足以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闕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七

世楷堂
藏板

破野史之謬夫朋友門生與親族不同無籍可稽豈
遂無一漏網今即以爲成祖未嘗株及友生之據然
則成祖之殺正學亦屬可疑矣推竹垞之意殆將正
學之友盡殺乃快乎按明詩綜言王仲縉先正學而
亡故不及黨禍蓋亦不能堅持其初說矣
萬秣一二年秀水屠叔方因釣提胡閩親族遣戍上
疏請寬于是盡釋建文忠臣親族此事載在國史乃
朱竹垞又以野史言大理少卿胡閩抄提男女二百
十七人俱死遣戍者又一百十四人云實錄不載悉

以爲誣總之一有私心卽偏持說原無所不至矣

祝允明猥談金陵教坊二十八家奉饗趙之祖齊氏
室所生也余懷板橋雜記發象房配象奴不辱自盡
胡閩妻女發教坊爲倡成祖之罪浮于桀紂矣

建文帝題羅永菴詩笑看黃屋寄團焦坊本有訛爲
曇標者夫黃屋爲帝居團焦爲僧舍去帝位而爲僧
故云與下聯款段久忘飛鳳蓋裝淡新換袞龍袍同
一意也若曇標本屬不典又與上意不貫乃王鴻緒
喜其可指爲偽造之證也亟曰是直犯孝康帝之諱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闕瑣筆
卷第三十八

六

世楷堂
藏板

鴻緒明史例議又云曰遜曰讓則登極二三年間專
行削奪之謀會無寬假之詔及至欲執戮燕王爲其
逼迫自殞厥躬卽云出亡亦是勢窮力盡何遜何讓
之有夫建文云亡所以逃死遜國之名皆明人爲周
旋燕王計強加之耳豈建文帝自云遜國讓國哉
朱竹垞據實錄以黜野史至萬秣初以建文帝所遺
三詩宣付史館則又以爲疑是點竄元朝故臣憶庚

申君而作謂天命潛移四海心豈宜出之帝曰夫此句不宜出之帝口則乾坤有恨家何在六官猶望翠華臨反宜出之元臣之口乎况庚申君亡奔漠北未嘗為僧則風塵一夕忽南侵南來瘴嶺千層迥及款段袈裟一聯又作何解且以元臣而用洪武正韻亦奇

都門仰山寺有姚廣孝像自題贊云這個秃厮忒無

仁聞名垂千古不值半文後錢蒙叟諱其為王賓所

不齒王儼齋明史例議許其為異人蓋反不如廣孝

昭代叢書夢闌瑣筆癸集卷第三十八元世楷堂藏板

自知之明也 欽定四庫全書斥其逃虛子集不錄

乃萬世之公論耳

侯朝宗于忠肅論持議偏謬前人久已訾之今春見

明人文林瑯邪漫鈔痛詆忠肅而惜徐有貞不能暴

其無君之惡殊駭人聽王西莊曰蘇人好詆毀于忠

肅其源皆起于祝希哲希哲為徐有貞外孫文林拾

其唾餘耳以梓里之故而諂忠誣善天理人心漸滅

盡矣

艾千子曰王弼州四部彙及其外集多載嘉靖間事

于世宗之大誅賞一則曰相嵩再則曰世蕃是視其

君如漢獻孺子嬰也以世宗英武威福操縱無所旁

貸世貞父死國法公論已明非真怨毒之于人也媚

時相以要贈郵遂知有時相而不知有君天下後世

讀世貞書以世廟為何如主余謂不然世宗無心于

殺諸臣特嵩世蕃巧計中之而不覺則是操縱由人

大愚不靈非嵩世蕃主之而誰主之哉嵩世蕃之殺

人不正一王仔天下後世之譽嵩世蕃者亦豈特一

弼州江右人每以桑梓之故喜為嵩訟冤于子殆不

昭代叢書夢闌瑣筆癸集卷第三十八元世楷堂藏板

免鄉人之見且世宗剛愎猜忍拒諫飾非自矜得計

而其實為權奸所玩弄行事灼灼在人耳目然則千

子且不能免諛頌之譏烏得以修怨無君訾警弼州

哉

嚴嵩為有明巨奸然温體仁實駕乎其上嵩殺人人

皆知之體仁殺人人不知也亘古奇凶唐則李林甫

宋則秦檜明則温體仁

明莊烈五十輔臣温體仁一李林甫也周延儒一賈

似道也薛國觀一丁大全也楊嗣昌一王安石也得

一人足以喪邦乃聚羣小子朝而心膂寄之十七年而後亡幸矣五十輔臣鼎革後尙存十六人後傅冠死難王應蔣德璟范復粹孔貞運隨卒黃士俊黃景昉吳姓錢士升魏炤乘數年後卒仕于本朝者六人謝陞李建泰張四知何吾騶方逢年姚明恭

元吳萊桑海遺錄止載龔聖子文宋瑞陸君實二傳序稱其文類馬遷班固所為陳壽以下不及也今歲得陶南村草莽私乘始獲見之良不愧斯語而陸傳

更為佳絕今錄其贊曰昔趙簡子使尹繆治晉陽請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曰繭絲乎保障乎曰保障哉尹鐸結民心堅壁壘以備其入也及襄子為智伯所致卒以晉陽獲濟自甲

戊大敵渡江東南如晉陽可走者何所再造而亡幾及五年竟無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使其民效死不去

惟有皇皇遷轉而已國之亡固有天數抑亦人專有不至與而吾君實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嗚呼天邪人

邪

趙與崑賓退錄載兩王安石贊最為痛快與崑不以為然而繼以陸九淵王文公祠記則誠淫邪遁之辭

矣蓋九淵江右人故左袒安石也今錄二贊于此四朝國史曰紹興二十八年修史臣曰嗚呼安石託經術立政

事以壽天下非神宗之明聖有以燭其姦則社稷之禍不在後日矣今尙忍言之哉天變不足畏人言不

足恤祖宗不足法此三者雖少正卯言偽而辯王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蓋不至是也所立幾何貽害無極

悲夫王偁東都事略曰偁或作稱考其字為季平則作稱為長安石之遇神宗千載一時也乃不能引君當道而以富國強

兵為事擯老成任新進黜忠厚崇浮薄惡鯁正樂諛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佞是以廉恥汨喪風俗敗壞孟子所謂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發于其政害于其事者豈不然哉嗚呼安石

之學既行則姦宄得志假紹述之說以脅持上下立朋黨之論以禁錮忠良卒之民愁盜起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悲夫

楊雄劇秦美新蔡邕歎董卓之死後人或有恕辭然雄集尙有元后誅曰勉進大聖上下兼該羣祥衆瑞

正我黃來天之所廢人不敢支厯世運移屬在聖新云云邕代羣臣上表言卓廢黜頑凶援立聖哲云云

志行掃地恐愛之者亦不能為解矣

明姚叔祥見只編曰吾郡宗給諫宏暹官江右方奉
旨籍分宜相宗實與監籍之員言嚴相青褶紗巾手
持小書數帙而出監籍者難之嚴曰此經驗方書欲
藉以送老耳監者曰方書有刀瘡藥否曰有曰能治
得楊繼盛沈鍊頸創否嚴默然監者曰若然則此書
猶無效者也遂奪而投之火按此事大快人心然頗
怪知不足齋叢書刻天水冰山錄後不載宗名偶檢
耳談載嘉興宗宏暹任江西豐城令行取改給事中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 藏板

乃知其非謬殆冰山錄偶遺之耳

阮大鍼既入逆案屏居金陵每夜挑燈填傳奇見池北偶

談今所傳燕子箋春燈謎半尼合獅子賺雙金榜名

石巢是也余少時得張損持太史家藏詠懷堂戊辰

年詩刊本甚為僻秘後為王光祿借閱光祿故後此

書不可究竟矣戊辰係崇禎元年正大鍼避迹金陵

時也

孫退谷春明夢餘錄載崇禎十三年大學士范復粹
清獄疏言奉命清理刑獄見有公狀一紙係未結犯

官侯恂傅宗龍等共六十六名內而尚書侍郎都察
院詞林科道部屬外而督撫藩臬道府州縣等官無
一不具點名挨審陸續先後不見其多及察各招凡
內外文武又一百四十有奇亦甚可痛矣云云嗟乎
淫刑若此國安得而不亡乎

崑山徐開禧涉園瑣記曰粵東韓宗伯若海于萬秣
丙辰天啟壬戌兩校會闈所得士丙辰有洪亨九承
疇阮集之大鍼壬戌有倪鴻寶元璐黃石齋道周此
四公者雖賢不同而成敗生死俱關國家大運乃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 藏板

皆出自一房豈非異事

有元一朝文章風節萃于婺郡至明初猶然金仁山

履祥 許白雲 謙 葉景高 容 金華人楊仲宏 載 浦江人

黃晉卿 潛 義烏人柳道傳 貫 浦江人胡古愚 助 陳鹿

皮 樵 東陽人吳濬仲 沉 蘭溪人吳淵穎 萊 浦江人吳

正傳 師道 蘭溪人戴叔能 良 宋景濂 濂 浦江人王子

充 祿 義烏人蘇平仲 伯衡 胡仲仲 翰 金華人張孟兼

丁 浦江人

命名亦有風會王莽禁二名東漢三國時遂無一人

有兩字名者晉宋六朝崇奉二氏人皆以法道僧慧
命名至五代宋初則競取重延嗣思延光紹匡敬行
宗審存繼從處彥傳知守崇承諸字為名不過二三
十字若或限之上自君公旁及契丹西夏無不皆然
南宋風氣澆薄孝光以後士大夫皆以翁老叟子命
名明太祖禁復姓命皆去其一字故大僚有司姓建
時侍萬祚時成化時嘉靖時粵
耶中公姓侍郎軒姓侍郎觀詩人歐姓嘉靖時粵
呼姓崇禎時而皇甫閩人則又不改萬祚中四皇甫
淳沖汭濂又有刊舊唐書之閩人詮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 藏板

王文簡公池北偶談居易錄載僻姓詳矣今仕籍又
有倉姓中牟人兩淮運使聖裔編蕭縣人員外
修聖脈蘇州總捕廳斯升縱姓郎翼候補知
府山西僻姓最多乾隆辛卯鄉試第二名撤夢元第
四名冀光亨第五名粟某五魁中僻姓凡三莫學使
試牘中有團維錦戊申舉人有要蘭若按鮮于樞困
學齋雜錄有撒舉山西人疑撒字係撒字之訛
有明初年不諱君名上一字係預定無論已穆宗名
載穆宗名
即世宗即元基字鎮字深字中葉人皆以命名惟張
名厚字
聰因嫌名改字敬然他無聞焉且深州憲宗鈞州神宗

名皆不避也至崇禎三年開始諱校尉為旂尉檢討
為簡討又成基命以避宣宗名以字行河南鈞州以
避神宗名改禹州洛陽上洛以避光宗名改雒陽上
雒而深州深澤縣又不改魏國公徐宏基名亦不諱
惟無棣縣則永樂時改為慶雲殆以其名近不祥邪
又按張采太倉州志諱常作
嘗由作絛校作較檢作簡
晉南渡後謝氏勳業最盛然兩漢間竟無一閩人惟
更始有尙書令謝躬赤眉黨中有一謝鯉其始見于
三國時者魏典農中郎將謝續為謝鯉之祖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 藏板

廣西東蘭州土官韋氏自云係韓信後當鍾室之難
有客匿其孤求撫于蕭何何作書致南粵尉佗佗慨
然受託氏以韋者去其韓之半也董文友嘗為韓嗣
辨言何斷不敢致書于佗佗亦斷不敢受何之託其
詞甚辨而未段則云韋未必出于韓也即出于韓亦
必信之少子知尉佗之未心服逃命往從之而佗未
必知之也若以為何之謀無是理也
李義山詩集注朱愚菴本佳矣馮孟亭本穿鑿附會
最可異者凡例載有吳江徐湛園遺藁視朱氏程氏

為優語徐為余之梓里其人本不讀書何由而有注
本乃年譜及注中間有採取則皆痛詆義山者夫取
古今人之著作而箋注之大約皆愛之慕之若欲毀
其人而為之注則千古所未有也

義山無題詩皆在可解不可解之間馮氏必每首指
其命意穿鑿無謂而于藥轉一詩乃臆斷為刺公主
私產夫義山不過偶用兩如廟事作對耳與公主私
產何與且公主私產豈必在廟上而憶事懷人兼得
句更作何解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毛

世楷堂 藏板

義山碧城詩不過曹唐游仙之類觀其用女牀海底
河源玉池等字顯然可見武皇內傳所載皆西王母
上元夫人下降語何嘗有一字涉及宮闈即鄂君
繡被鳳紙相思亦與曹詩內阮郎玉女等乃後人因
其中有七夕來時四字指為太真人宮之事胡孝轅
復以簫史水精盤五字為刺當時入道公主蝶近二
教人而作而馮本即援為藥轉注之張本如酷吏舞
文必文致人罪而後已吾于此不能無世道人心之
憂焉又以錦瑟為令狐氏青衣之名夫此詩本無題

故以首二字標題如以錦瑟為令狐氏青衣則碧城
將為誰氏青衣乎且錦瑟既為人名矣下接無端五
十絃恐義山未必如是一竅不通也惟張損持太史
以為悼亡詩玩通篇辭氣斷然可疑東坡適怨清和
之詮殊覺村氣

唐初四大家為王楊盧駱南宋四大家為尤楊范陸
元四大家為虞楊范揭明初四大家為高楊張徐內
惟楊姓不脫而俱列名第二亦奇

王宇泰鬱岡齋筆塵言王明清揮塵三錄載王淵以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天

世楷堂 藏板

露臺妓周氏賜韓斲王周既歸韓甚見寵嬖後為韓
生子享國封之榮羅大經鶴林玉露載斲王夫人梁
氏為京口倡并見于正史今又以為周何邪若並有
之則周不應膺國封也豈斲王功盛封及妾媵邪按
錢蒙叟韓斲王墓碑記載王娶白氏秦國夫人梁氏
楊國夫人茅氏秦國夫人周氏斲國夫人王宇泰未
見碑文耳斲王延安人意白氏係正室梁氏周氏以
斲王功大均受國封惟茅氏則不知其所從來又按
左與言有贈妓張穠詞穠後為張俊妾以其同姓改

為章武林舊事幸張府節略有咸寧郡夫人章氏即

其人也

市語以什物為東西明崇禎帝嘗問其義周延儒對

曰南為火北為水水火至足無待交易故言東西而

不言南北也按此乃附會之談市肆所鬻四方物產

舉東西而置南北省文耳猶市語皆言南貨不言北

貨也翟灝通俗編古酒器有玉東西之名紀的槐西雜記有半酣笑勸玉東西之句

唐堂集路氏族譜序華亭路華以丁產甲吳中明高

帝籍其家誅戮極慘華母張氏抱幼子逃至陶宅依

昭代叢書癸集 步闕瑣筆 卷第三十八 美 世楷堂 藏板

其嫻以居既長冒張姓再傳猶被仇訐遺一子成餘

遇赦而後復路姓夫明祖之籍富民豈獨路氏就松

易若曹瞿呂陶金倪諸家非有叛逆反亂謀也徒以

擁厚貴而罹極禍覆宗湛族三世不宥當時纂實錄

隱其猜忌殘忍之迹不載往往見諸野紀家乘然後

知譜之可以直史漏也按我邑富士鎮有沈萬三之

婿顧學文通某序班之妻序班之兄訐其為胡藍黨

遂滅沈顧二族并盡沈富士之民而夷其室廬余祖

母葉氏其家亦罹斯難族有一人竄匿金華戚家冒

姓為劉萬林末始歸吳江族譜亦詳其事富士至成

宏間遷居者日盛以富士之名賈禍也離合其文改

為同

明太祖平張士誠惡蘇民為張守城不下也蘇松田

畝悉照私租起賦建文二年降詔減免畝母踰一斗

成祖篡位仍復洪武舊額故爾時臣工當革易時爭

為捐軀赴義而建文帝潛蹤逖迹臣民無不其相容

隱雖破家不顧今王鴻緒明史彙止載成祖殺齊泰

黃子澄方孝儒夷其族執鐵鉉于山東至京殺之其

昭代叢書癸集 步闕瑣筆 卷第三十八 辛 世楷堂 藏板

餘屠戮忠臣數百人株連夷滅親族千餘家妻女發

教坊為倡俱諱而不書即復蘇松浮糧亦為之諱蘇

松浮糧三百七十餘萬至正統中周忱為巡撫況鍾

為知府奏減其十分之三迨我

聖祖皇帝

世宗皇帝疊降恩詔蠲免其半又收折其半始定為

今額鴻緒豈不知之乃曲筆為成祖諱耶

王又撰詩禮堂雜纂曰崇禎時軍事旁午官責民養

馬凡一馬死民賠累不貲至鬻身以償又除房租地

租更責民按屋間科出錢謂之稅房間架崇禎帝最刻吝賊薄京城徧向朝紳借餉且及民間及賊入而內帑尙數百萬人傳庫藏空虛乃戶部之庫耳

明正統中吳人徐庸用理選永洪宣正四朝詩爲湖海耆英集余少時有張損持太史藏本字做宋刻甚爲古雅今已亡佚庸詩著錄于列朝詩乃明詩綜僅見其字于王璣之下而不登其詩殊不可解

知不足齋叢書周公瑾蘋州漁笛譜後有王櫛跋黃

東發紀要逸編後有陳朝輔跋按癸辛雜識王櫛詔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 藏板

賈似道作螺鈿卓面屏風十副圖賈相當國盛事如

鄂渚守城鹿磯奏捷之類賈相大喜又魏忠賢逆案

陳朝輔在交結近侍第四等是二人適爲二書之玷

蘇伯衡題鄭宣撫墓誌後秦檜忌川陝宣撫鄭公剛

中以趙德夫領四川總制財賦德夫辟晁公武幹辦

公事且屬其物色公陰事二人合謀興大獄公謫封

州以歿檜德夫不足責公武卽著郡齋讀書志者乃

殺人媚入狡險無恥至此唐順之受嚴嵩指使劾王

忬至死正復相同

權衡庚申外史紅巾關先生破頭潘沙劉二軍入高麗王京高麗王奔耽羅其臣納女請降將校皆以子女配之軍士遂與高麗如姻婭恣情往來高麗人因而各藏其馬林中一夕傳王命除高麗聲音者不殺

其餘並殺之關先生沙劉二俱死惟破頭潘禪將左李率輕騎萬人從問道走西京降字羅已而又降擴廓此事通鑑不載按此隊尙有馮長舅王士誠

紹興沈冰壺于雍正十三年舉鴻博嘗進所作史論

欲黜蜀帝魏黜南宋而進金元并排擊宋子其言狂

詭始知天壤之間何物不有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 藏板

桐城錢澂之復社名流乃其三國論曰設使操當日

不迎乘輿而歸諸孫劉此兩人者能一一請天子命

而奉行惟謹乎殺戮妃后屠滅大臣要亦相逼使然

吾恐問操罪者當此之際爲人所圖亦未有束手就

死也劉備之寬仁忠信特以圖反操而濟事耳豈其

本心哉使備爲操亦未必不然云云以操則末滅其

已著之罪以備則巧索其未形之癥喪心病狂眞無

忌憚之小人哉徐斐然採入今文偶見無識極矣

王漁洋謂世人作詩文稱曹操曰魏武帝曹公而稱漢昭烈反曰劉備為別有肺腸余觀鍾會檄蜀文且曰益州先主是仇敵尚不忍斥其名也

王安石詩云今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安石一生效法于此可見且其得君行政也實由交結內侍張若水藍元震亦可醜矣

陶南村輟耕錄載當時量天尺子宮居中者為虛丑宮居中者為牛餘氏等九星鬼背昂婁室皆在本宮宮中乃知前人不過取司天禽星分配十二時初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藏板

無深意二十八宿皆前參後順治年間用西法算書改為參前背後乾隆十九年重修儀象志纂修官請于十九年為始依古改正仍以背前參後為序則二十八宿之分列四方以七宿分配七政皆木金土日月水火為序西方七宿亦火前水後與三方之序脗合

黃梅時節家家雨係趙師秀約友詩見清苑齋集今說作司馬溫公四時讀書樂詩係宋末仙居翁森作治家格言係 本朝崑山朱用純作今俱訛作朱子

流俗相傳牢不可破

毛西河著書每援其友張南士之橫議如經學則痛詆朱子人才則痛詆諸葛忠武論詩則痛詆李太白李義山至詩話中紀食荔枝以張南士會言啖荔枝不如啖楊梅余因設一喻南士如海上吳人而西河則逐吳之夫也

壬辰會試余詩于中聯應平平處誤用葑菲主司恐致磨勘本房胡師曰葑字固屬仄聲然唐人劉長卿畱辭詩去綠焚玉石來為采葑菲韓愈送區宏南歸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藏板

詩觀以彛訓或從違我念前人譬葑菲已作平聲用矣遂得不擯

國朝人著述之多甲于前代其最佳者則崑山徐健菴 乾學 之九經解鄒平馬驄御 驄 之釋史仁和吳志伊 任臣 之十國春秋寧波萬季野 斯同 之歷代史表

無錫顧修遠 宸 之宋文選錢瑯厲太鴻 鵬 之遼史拾遺杭堇浦 世駿 之三國志補注金史補闕無錫顧震滄 棟高 之春秋大事表是皆宇宙間不可闕之書而前人

前人不為畱以待諸公亦奇矣

本朝初年因御史楊雍建奏崇舉子不得稱考官為師并自稱門生故中式士見主司但用姓名書帖不稱門生筮仕亦不相回避以余所見若吾邑何令世所為巡撫閔公鶚元已卯典試四川所取士初不回

避迨乾隆甲辰邸抄始有州縣回避本科主試官為

統屬大吏者後江西萬安令嚴安儒因戊子分校江

南鄉試所取士丹徒張明謙為吉安知府回避改知

樂安泰安李太守堯棟因分校辛丑會試取士桐

城方維甸為山東臬使回避調江蘇則該官且回避

昭代叢書癸集夢闌瑣筆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藏板

舉子矣

四金剛之名見于釋典通俗編載王業燕在閣知新

錄云凡寺門金剛各執一物俗謂風調雨順字執劍

者風也執琵琶者調也執繖者雨也執蛇者順也按

唐書禮儀志武王伐紂五方神來受事各以其職命

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

紀事

唐韋刺史應物為蘇州郡神祠在府學中祈禱者往宿輒以平日詩句示之有楚人遊幕吳中家無音耗

至廟祈之示以居間始自遣微感忽難收之句後旋

歸其妻已歿惟一女在焉始悟此詩下聯乃歸來視

幼女零淚緣纓流也一士人夜在學之西廡見韋公

著大冠絳袍車騎人馬旌幢繖蓋並從詞前大椿樹

上冉冉騰空而去董若雨為作迎神歌曰韋蘇州山

空無人霜葉滿寶幢雲馬何時返又曰韋蘇州山情

水性詩骨寒安能局促為神官

京口王侍讀夢樓未第時曾附天使舟冊封琉球言

所見蟹螯如山魚背如城及天吳海若種種瑰異而

昭代叢書癸集夢闌瑣筆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藏板

莫神于天后之靈應當使竣時中途月黑猝遇颶風

駭浪播天船岌岌欲碎舟中人屏息虔禱見有一燈

明縣桅杪濤平浪息異香馥郁瞬息間已抵海山可

泊處矣詢之長年云嘗行海中見繡幃軒車掠雲而

過彷彿若飛或有青鳥異蜺飛集颶頭則一舟咸手

額相慶百不失一

福州蔡璿善笛讀書山寺月夜散步寺門倚樹作梅

花三弄俄有少年自石徑出揖蔡曰步月山塢忽聞

清音令人色飛眉舞某嘗學步惜未攜笛可同至傲

廬一證短長否蔡欣然同行約數武有小屋數間琴書瀟洒平頭一人烹茗相餉少年推窗月光透入如晝見壁間縣笛甚多少年隨取二枝各執其一相與鳴和笛質既佳製復近古蔡撫摩不忍釋手少年卽以持贈月倒回廊蔡起辭歸慮不能辨路少年命奴子隨行至寓謝去明日蔡將重訪之偏走山坳迄無所見

杭州有柴打鼓者以鼓吹爲業嘗醉臥古廟夜將半見道者入廟神離座迺之稱爲大仙柴躍起執其裾道者曰汝欲隨我但甚艱苦能無悔否柴曰能乃命柴閉目攬祛恍惚間如行萬里至一荒山傍巖穴茅屋一楹蕭然無所有道者入室徐取綠草一莖令柴執此于山前後采之盈數掬歸以拄杖畫地爲八卦投草于中自然生火頃刻俱燼以口吹之下有粉如霜柴撥食少許腹卽果然又令于山穴拾石子數斗投其中氣蒸蒸然須臾而熟取啖之味如芋柴愈信服晨夕侍立忽一日謂柴曰同袍約我遊瀛洲殆將至矣頃之有羽衣者十數輩羣集道者囑柴曰謹守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藏板

廬舍毋得輒離五日後我卽歸耳相率凌虛而去柴

默坐室中飢卽以拄杖畫地爲八卦投以石子熟則取啖或熟草而餐其粉無不如志三日偶至山後縱步忽有大江波濤洶湧頗似錢塘柴鄉思頓興嗟嘆不已遙望有大帆破浪而來問之乃賈舶將自乍浦入口者柴求附載舟師停桅以小舴艋泊岸柴馳歸洞掇拾石子綠草無數并竊拄杖入舟迅速如飛頃刻而歷萬山方翹望間舟師呼曰已入乍浦口矣附舟者盍起行柴倉皇登陸舟隨解纜去柴沿灘行數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藏板

里始有人煙誦其風景頗異致詢土人言語不通久而始知爲四川嘉定府界柴錯愕不勝然猶恃有辟穀之法遂問途獨行數里卽取拄杖畫地爲八卦投以石子不焚也再投以草亦不焚也柴皇急無措大號觀者麇集詢故柴以實告衆以爲狂柴不得已行乞而歸三年始抵家

錢塘袁素文名機太史子才妹幼許字如臯高氏子後高以子有惡疾願離婚素文曰女從一者也疾我侍之死我守之卒歸高高躁戾跳蕩傾奩具爲狎邪

費不足日扑扶至以火炮烙之姑聞奔救毆母折齒
既欲鬻妻以償博者不得已始歸母家長齋素衣孝
養母氏高病狂死哭泣盡哀血淚交迸越一年亦卒
檢篋笥中得手編烈女傳三卷詩一卷有詩曰有鳳
荒山老桐花不復春死猶憐弱女生已作陳人燈影
三更夢墨花頃刻身何如蠅與鴛鳴噪得天真

錢蒙叟之父嘗觴客行酒政首座者命各舉四書中
語以口字多者為勝有客舉人知之亦囁囁四句凡

為口者十八眾皆歎絕蒙叟時髫髻在末座舉謳歌
昭代叢書 琴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 藏板

者不謳歌益而謳歌敢遂奪其幟蒙叟與梅村芝麓
同席賞牡丹觴政以一字貫玉樓春三字蒙叟舉青

字梅村舉小字芝麓苦思不能得因誦服以一字貫
窮五車無之矣惟在下者蘭字可也玉蘭樓
爾春蘭也臺字亦可也玉臺樓臺春臺也

山陰翁雋公連標之父遊幕川湖間落魄歸附舟至
道州病甚舟人棄之而行翁寄一漁舟後病革命漁

人貨行李為殯資而別有金鎖命之勿遺有物色者
則出之為識翁歿後漁人為瘞于江濱後雋公早發

不就職遨遊四方覓父不得蹤迹至道州獲耗隨訪

漁人得之漁人以鎖出雋公身亦有一鎖取驗合符
漁人乃指瘞處痛哭扶輓返金鎖者雋公母夫人奩
中物翁初出遊時各分其一以為信者也江右楊公
錫紱知而嘉許之後雋公筮仕湖南某邑令例當升
轉楊適為湖南撫乃奏請以雋公牧道州

都門有錢優者其父為州牧因其不肖遂棄之弗顧
某頗解文義相傳其送人歸南有青山到處堪埋我
芳草何年復夢君之句

廣州有五女墓遺蹟五女者三水農家女居同里年
昭代叢書 琴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 藏板

相若又相善也長日瑤華次珍姑次蕙姑次英姊次
采姑旦則同入山伐薪晚同歸或田事多茶互相主

伯以為常瑤華多才為上山擔柴之謠四女和之聲
動路人好事者以正音叶之謠曰上山兮擔柴履高

空兮躡璇臺草稜稜今傷我足枯杖杪兮曾我叙日
莫今來歸呼猿兮不來碧雲合兮天變化明月兮投

人懷久之瑤華將于歸四女慘然不樂曰人生最苦
是離別瑤姊去後我輩行復然矣蕙姑曰與其生而

離不若死而聚采姑曰死何時瑤華曰是無難也遂

投淵畢命三女皆攬裾相從蕙姑獨歸告父母願得合葬而後赴江踐言明日踵其屍擁抱而出遂厝于水次久之水出青蓮花瓣皆五出有五翠鳥翔泳其上風晨月夕時聞歌聲隱隱人皆以爲仙去

永安女薛芸慧而黠風姿韶秀且與衆女伐薪于山腰鎌帕首掩抑可憐吳下士悅之遺之以藕且贈歌曰菡萏兮連枝空房兮難支花飄搖兮子心苦願贈汝兮長相思女不識藕以問士士曰此相思種也乃

代女荅歌曰苦心兮君知出淤泥兮何時爲雙禽兮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聖 世楷堂 藏板

未能願解佩兮焉舜期年士將還吳女曰噫君行可乎士曰如追者何女曰此可愚也埋藕于池歸告父母曰女本侍書仙下謫今青蓮已胎行復上昇後有異花發于池畔卽其徵也明日入山士偕之行未幾花發于池久迷瀾漫風裳翠蓋香聞數里爲邑中勝觀永安故無荷土人怪之以爲此飛來花也

潮陽某令赴任時攜其友某生同行宅湫隘甚生素豪放輒苦之一日散步室後有雙櫃畫扇自門隙窺之庭院爽塏花木葱鬱詢之祇候云園亭多怪異宿

此者俱發狂疾生以膽略自負遂請于令取管鑰啟

戶入門見亭榭頗夥雖燕泥蛛網而樹石花卉猶楚

楚可觀生驚喜狂叫令奴子襪被至欲宿亭中扞莫

命取佩劍及酒一罇置座側解衣磅礴張燈獨飲奴

子輩皆逡巡避去至三鼓屏後履聲橐橐然有紅袍

者規步而出生起舞劍格之紅袍者急趨閉屏後門

生大噉曰此鬼之伎倆甚有限耳遂以劍擊門頃之

門忽啟紅袍者亦仗劍而出生擲劍而笑曰聊相戲

耳公竟欲以讎敵相待邪紅袍者亦擲劍謝不敢生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聖 世楷堂 藏板

因延之坐叩所從來紅袍者曰某故明末將軍鎮守潮惠遭海寇之難一門子女及家丁百人皆死于此游魂不散依戀茲土耳生折之曰公爲海寇所害于後人無與前宿此者皆得疾而亡何遷怒若是將軍曰某九泉賚恨思得有心人而告之然世人如君膽略者有幾皆驚斃耳于某何尤生日公之眷屬皆殉難今仍隨侍左右否將軍曰君欲見之可一呼而集也隨有怪風起于庭戶後門大啟男女十數輩魚貫而出徘徊悲泣慘動心目樹杪風聲颯然落葉滿地

遍視皆化爲人池中泉湧如山亦有數十輩駕濤而出皆支體不全者號泣相對將軍亦掩面悲啼袍袖皆溼隨叱衆退收淚謂生曰石爛海枯天荒地老悠悠今古此恨何窮生亦揮涕謝之雞鳴月落將軍趨屏後而隱生恍如夢覺晨起出與令言之衆皆駭歎令詢諸邑中父老知其名氏設詞署側窺望奉香火而園中遂寂然矣

葉元禮舒崇年少美姿容當世有叔寶安仁之目嘗

遊西子湖夢與湖山神遇歸而不能絕作詞以自警

昭代叢書夢闌瑣筆癸集卷第三十八

望世楷堂藏板

日斗室香殘聽漏永銅壺人聲漸少欹枕朦朧身已在華胥道驀見天姿勝雪倩一片巫雲吹到問神女生涯何處可要韋那同廟繡幃斜倚湘裙展就人恣意回身抱翻悞恨兩情乍洽忽透靈犀竅黑甜豈是溫柔偏此際纏綿還要賴簷前鐵馬叮嚀好把癡魂驚覺又疊前韻曰枕豈遊仙卻夜夜藍橋合歡不少絮語殷勤未怕人兒知道怪煞往還無迹如有約五更偏到指牆內紫荆一樹彷彿盤塘神廟可憐並體紗窗下剛半响珠偎玉抱一樣有月明如水照破相

思竅盡說沈郎腰瘦觸手處那禁不要任多情同夢相甘暗損年華誰覺調寄玲瓏四犯元禮故善病又

不耐杜門嘗有青山埋骨黃墟邈紅豆關心綠鬢殘

之句朱竹垞戲之云古人或隱于卜或隱于釣今元

禮殆隱于病者邪後卒以羸卒雲間錢葆勳芳標過

其廬作燕歸慢詞曰亭午推蓬漸城迷舞鶴橋亘垂

虹陰晴蠶月後墟落柘煙中吟眸扶醉已冥濛忍更

聽山陽一笛風何人共畱香坐間疊小熏籠千里約

廿年事三生石五更鐘烏衣古巷清秋月念會與璧

昭代叢書夢闌瑣筆癸集卷第三十八

器世楷堂藏板

人同無端消渴誤臨邛漫贏得同心墓草紅寂寞望

華表但搖漾水連空

吳門某美姿容工絃管托身維揚商家出入以紫簫

自隨一夕吹簫月下忽有白髮老叟至詢其年遠以

已女許配卽邀至家設席相待偏遊園亭見其女妖

豔動人恍如夢遇越日贈資促其歸聘比歸父母疑

爲狂出懷中銀驗之非僞遂偕至維揚叟置酒畱賓

果不誣也告歸約以某日送女來嬪及期果至船泊

胥門外裝奩都麗某聞至肩輿出親迎歸從者夾道

將及門啟視輿中某及女皆失所在轉瞬間收奩諸物化爲烏有急出胥門視之船亦不知何往父悲其失重至維揚尋舊所但見古廟三楹而已

松江林生家貧館于太倉之東北鄉春日出遊偶憩荒園徘徊久之抵莫始歸入夜就枕恍惚有青衣導之行山環水複風景絕佳傍石臨流園林葱鬱入門閱數亭榭有方廣之庭簾幙深沈爐香襲郁林目眩情移觀之不足良久雙鬟導二十餘歲女郎自屏後出殷勤設席所言皆飄飄有神仙氣林素不工文吟昭代叢書癸集卷第三十八夢開瑣筆 聖世楷堂藏板于應對唯唯而已席罷歸寢女郎薦枕席曉鐘始動卽促之起握手泣別且贈之詩曰婁江煙雨曉冥冥何事章郎夢未醒惆悵問懷言不得春風魂斷牡丹亭林方戀戀不忍釋手瞿然而寤粉痕衣香猶在領袖

涪州熊映階同年弱冠登第手神濯濯彷彿過江人物壬辰夏東裝出都余送之詩曰蜀水燕雲壯客遊芙蓉人鏡識仙儔瓊枝夜月無雙品玉筍春風第一流入洛士龍工奏賦渡江洗馬善言愁遙知擲果車

回日是處紅簾不下鈎

同年孫編修辰東相寢陋自鑄圖章曰其于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取雜卦傳天造地設

岳威信公鍾琪爲西南名將威名不亞馬伏波西藏番僧號活佛者倨受主公拜不動見公則先膜手曰此前身韋陀也好書史吟詠不輟有薑園詩草其西寧口占曰幾度平蠻入不毛心傾報國敢辭勞天連塞草迷征馬雪擁沙場冷戰袍七縱計成三戍靖六花陣列五雲高壯懷自信還如舊劔匣雙龍尙怒號昭代叢書癸集卷第三十八夢開瑣筆 聖世楷堂藏板三四兩句何減王威寧胡笳烽火警聯

前代藏書之家邊尙書貢王尙書世貞焦侍讀竑最著邊書燬于火王焦書亦散失鼎革間推絳雲樓最富亦成焦土今所傳書目從焚燼後彷彿憶記非全目也 國朝藏弄之多胥在吳越崑山徐氏傳是樓金陵黃氏千頃閣鄞縣范氏天一閣秀水朱氏曝書亭曹氏倦圃杭州趙氏小山堂最著今自范氏以外俱已輾轉剖散歲壬辰

皇上採訪遺書浙中鮑氏知不足齋汪氏飛鴻堂及

范氏天一閣雜揚馬氏俱獻至六七百種仰蒙 諭
旨褒獎各頒內府古今圖書集成鉅帙此誠儲書家
不易造之榮也

徐健菴尚書嘗直起居注

上問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出何處徐不能
對歸以問閩徵士百詩閩言宋陳良時論有使功不
如使過題通篇俱就秦穆公用孟明發揮應是昔人
論此事者第不知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
傳高祖謂靖逗畱詔斬之許紹為請而免後率兵入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聖 世楷堂 藏板

百破開州蠻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又
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
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太子注若秦穆公
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于此
問諸故老言湯若士為王文肅主試江西所得士後
知其未婚屬意焉欲以曇陽子妻之文肅復命後即
膺命他出時眉公在塾課曇陽子因屬其俟若士謁
見時觀其人品學問可妻與否迨若士來見以口語
相失力沮其事故若士銜忿有牡丹亭之作未知信

否近太倉汪編修 學金 建曇陽了嗣以奉祀編修母
天人王氏蓋文肅之裔孫女也

蘇州北寺內浮圖九級最為高聳一日彙眾工修葺
于塔頂上墜折竹數莖金聖歎偶爾道經于中檢得
一枝示友曰此中有異物乃當日所用以鎮塔者也
發視之果得吳道子畫又嘗與友人遊支硎山薄暮
小憩有童子自塾抱書歸見客各一指問其所讀何
書童子尋思未對聖歎笑謂童子曰當是任人有問
屋廬子童童子驚答曰是友問何以知之聖歎曰當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吳 世楷堂 藏板

童子仰視時此句已盡現面上人自不解細心看耳
聖歎母懷妊夢則天后托生故小名武周見蔡九霞
所撰行狀
昔人多有以名字相謔若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襄無
口便成衰之類明末包爾庚與李待問相晤李詢包
曰爾庚幾何包曰何待問哉迨北偶談載姜如須 孩
與徐昭法 仿 借行吳閩市中姜願徐曰桓温一世之
雄尚有枋頭之敗徐曰項羽萬人之敵難逃垓下之
誅相與抵掌可稱勁對

嘉興魏黃中 嘉琬 孝廉嘗渡江居焦山讀書凡八寒

暑咯血而卒每當江清月白萬籟俱靜之時人輒見

黃中徙倚松際彷彿生平苦思景象

明姚廣孝訪王仲光勸其出仕仲光擲杯于地涕唾

交流其母曰衍可去吾子中風矣宸濠延唐六如至

南昌唐見其萌逆謀遂發狂嫂罵濠不能堪而遣之

溫體仁罷相後遊萬山中值莫求宿隱士之廬談論

古今娓娓不倦後知為溫卽欠伸作痛楚狀曰舊恙

陡發遂不復言問姓氏亦不荅三事世代雖殊而剛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兕 世楷堂 藏板

腸疾惡君子自有同心也

阮大鍼石巢五種曲燕子箋春燈謎牟尼合尙存餘

有雙金榜獅子賺已散失不可復見阮曲最輕倩真

歌壇作手而湮沒不彰者後人惡其行穢耳馬士英

善繪山水得之者改其名曰馮玉英嗟乎若果有馮

玉英其人恐將易名以避之矣

明末石柱女土官秦良玉以軍功官至總兵嘗統兵

入衛受賜頒詩其畫像流傳人間鍾山秀才 李研齋 夫人姚

氏名題詞曰翠羽明璫空畱得畫中春色傷心甚家

傾遠海塵蒙燕闕烽火連天悲蜀道繡旗千騎從君

側刺巫山夔水想英風難銷歇青塚恨燐明滅丹心

賫從何說對圖中遺寫儼餘碧血馬革竟埋千古恨

鵝魂長弔三更月算紅顏命薄抵天家金甌缺調寄

滿江紅用宋王昭儀韻也 崑山徐如珂天啟中任兵 備道奏議中載練閱將伍

勸語于良玉弟民屏有儀 容俊偉語則良玉可知矣

都城宣武門外有四川營秦良玉于明末率師勤王

屯兵其地故名都人王世德述莊烈帝賜詩云學就

西川八陣圖鴛鴦袖內握兵符古來巾幗甘心受何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五 世楷堂 藏板

必將軍是丈夫蜀錦征袍手製成桃花馬上請長纓

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露宿風餐誓不

辭飲將鮮血帶臙脂凱歌馬上清吟曲不似昭君出

塞詞憑將箕帚靖皇都一派歡聲動地呼試看他年

麟閣上丹青先畫美人圖寵遇之隆甲于南陳石龍

夫人矣

康熙二十六年纂修 大清一統志 命司寇徐乾

學為總裁徐適致仕遂以書局自隨回南傲洞庭山

園亭以卒業初 題請詞林慈谿姜宸英晉江黃虞

稷共事後復延德清胡渭生山右則若璩錢塘沈佳
呂澄慈谿裘璉無錫顧祖禹顧士行秦梓太倉吳嘯
唐孫華常熟黃儀陶元淳共十有四人內多知名士
而胡非熊間百詩顧景范尤地理專門也

李御史世琪劾溫體仁吳宗達疏其論宗達曰淹淹
四載寂寂無聞仰鼻息于他人貪好官之自我真所
謂危不持顛不扶焉用彼相者也

長洲汪孝廉元亮文筆雄健學問該博然素有心疾

時時輒發乾隆己丑會試題為子在陳日三句文甚

昭代叢書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至 世楷堂 藏板

警策而小講前有原題曰昔吾夫子有威于甯武子

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因在陳而思歸云云衡文

者閱至此無不怪笑榜後或舉以問汪此說有本乎

汪曰非也前科會試甯武子三句題文甚佳而不獲

售深為恨恨閣中偶有感于此遂信筆而書之耳

夢宮詹吉在京邸嘗就寢其妻女尚在燈下言笑夢

已熟寐恍惚問問叩外戶聲甚急妻女皆若罔聞夏

久夢志怒隨自起披衣出經其妻女身畔亦相視無

親出寢門至外戶啟鍵見燈火與馬候于外吏役云

遲矣奈何隨擁入輿迅速如飛出彰義門經荒郊數
里入村落至一閉閣而止門者云遲矣姑回仍擁輿
歸驚呼而覺妻女尙未寢也語其故胥驚訝明日命
車出彰義門物色所經之地至大井村有門徑宛然
問其家于昨二更分婉墜地無聲而斃始知頃刻間
已一度輪回矣

蒲留仙聊齋志異脫稟後百年無人在則劇乾隆乙

酉丙戌楚中浙中同時授梓楚本為王令君某浙本

為趙太守起杲所刊鮑以文云留仙尙有醒世姻緣

昭代叢書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至 世楷堂 藏板

小說益實有所指書成為其家所訐至視其矜易筆

時自知其托生之所後登乙榜而終留仙後身平陽

鄉榜撰有柳崖 徐崑字后山登歲庚子趙太守之子曾與留仙孫某

遇于棘闈備述其故且言志異有未刊者數百餘篇

尙藏諸家

孫可望煽亂黔中有方于宣者諂事之為可望譏國

史稱張獻忠為太祖作太祖本紀又為制天子鹵簿

朝儀言帝星明于井度上書勸進可望隨敗奔歸

本朝于宣知禍及馳書丹徒錢公邦芑云欲截擒可

望以報國邦芑得書大笑荅以一絕云修史當年筆
削餘帝星井度竟成虛秦宮火後收圖籍猶見君家
勸進書

烈婦東鄂氏歸宗室覺羅隆德結禱半載夫因弟天
哀慟而卒烈婦矢志從死族姓咸環守之不得遂亟
為夫營窀穸墓成投繯死手書同穴二字于壁蘇郡
守雅公為徵詩于吳紉芳先生賦詞曰雨損荆花塵
理玉樹池塘夢斷無尋處可堪鄰笛咽斜陽倩誰
得王孫住碧血三升青絲一縷捐生只是心相許新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畫 世楷堂 藏板

阡簇簇素車回鴛鴦飛上枝頭語調踏莎行
馬士英枋國日亦知重劉念臺欲招致之令其與阮
大鍼解紛同登啟事劉唾罵不顧士英嘗有詩曰蘇
惠才名千古絕陽臺歌舞世無多若使當年不相妬
也應喜殺寶連波益為此事作也

松江蔡少司寇 鴻業 家本素封仕宦數載嚮產殆盡
左遷甘肅方伯抱病乞歸以所居售人遷居九龍山
課僕佃山下瘠田數畝以自給遇胥篋益窮困老夫
婦朝夕祇薄粥二餐歲餘偕卒無子嗣姪居丙舍訓

蒙貧幾不能自存 本朝廉吏若湯文正陸清獻輩
高風亮節灼灼在人清苦如蔡公可敬亦可傷也
蘇州楓橋楊主事 昌霖 博學工文戊子鄉試受知于
錢塘王宗伯白齋中亞魁春官不第宗伯憐其貧招
致京寓令課公子癸巳

皇上開四庫全書館宗伯專薦司纂修之職議敘
特賜進士出身至乙未科一體 殿試授庶吉士戊
戌散館改主事仍留館分校旋丁外艱回籍服未闋
捐館室人無子亦隨卒妾方有娠竟不舉而改適母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畫 世楷堂 藏板

夫人飢寒窮困寄食無所文人命蹇自古而然
申自然善畫嗜酒每醉則為犬嗥嘗語宜與陳昭大
曰吾昔一家七十二人皆死于鋒鏑吾妻方孕而自
縊胎殞家有犬守其側鄰犬來噉家犬輒鬪殺之凡
殺四犬而家犬亦斃矣吾每念之故醉則為犬嗥也
此事梨洲申自然傳未及載

辛卯八月寓都門夢觀順天鄉榜主試官為張若淮
吾邑中式者止金春田 德輝 一人至初六日 欽點
正主考果屬張總憲時江震二邑入秋闈者不下二

十人榜發金果以第七名中式又丙午初秋夢觀江
南鄉試小錄醒而追想之彷彿吳江學中式一人名
有奎字餘不能記後吾邑果中仲錦奎一人

山陰王茂遠自超行文瓊麗少年登崇禎癸未進士

選庶吉士流寇陷都城或傳其降賊後不知所終考

毛西河傳西河嘗斬越郡詩選茂遠從賊中歸投以

詩西河選其四中有鄆城夜走及哭周介生赴西市

題因以右丞司戶評其篇茂遠之父大悲謂吾子不

從賊聚諸挾宿憾者許西河罪然則茂遠大約于甲

昭代叢書癸集 夢蘭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 藏板

乙間逃脫南歸而旋卒也

查德尹輯聞有明季二事極可笑其一保督楊文岳

出師榜緝張獻忠畫一人頭題西江月詞云此是殺

城叛賊而今狗命垂亡與安平利走東鄉四下天兵

趕上逃去改名換姓單身黑夜潛藏軍民人等綁來

降玉帶錦衣陞賞其一李自成盜據關中令諸生經

義俱散體不得排偶入股提督學政御史黎志陞等

八人各撰文一篇刊布為式

葉虞部天寥世居吾邑之分湖幼育于了凡先生故

各紹袁婦沈宛君宜修少善詩詞兼工書法生八子

世佳字雲期世傳字聲期世俗字威期世侗字開期

世儂字書期世信字星期世倬字工期世儂幼無字

世女純純字昭齊小純字蕙綢小鸞字瓊章小繁字

世瓊胥幼慧王文一門風雅自相倡酬聞者豔之擬

為仙家眷屬瓊章許字崑山張氏未嫁前七日以微

疾卒時崇禎壬申十月十一日也昭齊歸寧十二月

抱病卒于母家乙亥聲期卒于二月幼子殤于三月

宛君卒于九月庚辰閏正月威期卒于鄰村之圓通

昭代叢書癸集 夢蘭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 藏板

菴天寥彙刊午夢堂集在丙子之秋凡十種曰鵲吹

宛君愁言昭齊 返生香 瓊章 窈聞續窈聞 天寥 伊人

思宛君 百明 聲期 駕鴛夢 蕙綢 彤奩續些 瓊章詩詞

素齋怨天寥 悼 配馬哀 諸子哀母悼 庚辰重訂以靈

護威期 易鴛鴦夢仍得十種至瓊花鏡則壬午續梓

紀朱熙哲招魂事余于壬寅春始從袁氏鋤經藏本

見之而天寥自撰年譜則未得也今春得先生所著

分湖志手彙言書期歿于崇禎癸未年二十先生刻

其詩文及祭文名詹言此則更在十二種外者蕙綢

適城中沈氏女名樹榮亦有詩名千璽適郡中王石

書乾隆甲午秋假灌蔕沈君珍歲午夢堂全集讀之

雜題十二絕霜角橫吹秋滿天紙窗風擺月籠煙一

編堆案從頭讀漏盡燈殘倍黯然會聞仙子萃蓬壺

桂殿縱山境有無底事生庭皆玉樹千秋佳話擅分

湖天寥七子四女及誓期疏香芳雪紀聯芳芳雪軒

居疏香閣午夢堂中玉滿堂今日銷沈何處問秋風

瓊章所居荒隴下牛羊荒村蘭若臥碑豐妙格簪花筆陣空

西方菴有天寥碑帖括也教勞彩筆香閨雙絕更誰

昭代叢書癸集夢蘭瑣筆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藏板

同天寥每一藝就輒倩其七年連理盡空房荆樽還

教委北邙昭齊沒後其墳不復問遺棺亦委從古

紅顏多薄命莫言天壤有王郎偶隨雲影墮江鄉跨

鶴重歸仙路長自是紅塵留不得人間那有返生香

竊問曰瓊章謫下散仙女也一領青衫誤此身秋墳

桂子不知春懷清臺築魂千古愁絕山頭化石人聲

因試殞身督學倪三藍命以空名入洋婦願星娥石

隕玉如煙環佩魂歸事渺然無葉漫傳青鳥信多才

多恨礙生天無葉堂泐師鴈陣分飛莫雨昏瓊花鏡

裏未招魂演來一折鴛鴦夢檀板烏絲盡淚痕日莫

途窮更悼殤啼殘鴝血斷猿腸寒宵讀竟悲風颯賺

得愁人淚數行威期沒後天寥祭文最為雲散風流

喚奈何難將文鬼逐愁魔十年貧病詩重和老淚模

糊泣當歌貧病詩凡十疊共百首皆為宛君靈腑恒

摧斛淚傾宵燈晝卷盡愁城縣知僧寺孤蹤寄風雨

空山有哭聲考縣志天寥于順治乙酉八月一夕出

門走餘杭之徑山荒刹已而依平湖母家馮氏村居

馮感愴鬱鬱成疾卒年六十富在順治按香天談藪

昭代叢書癸集夢蘭瑣筆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藏板

年譜始于萬秭已丑終于崇禎癸未則癸未以後事

卽年譜亦未及載也茲讀星期所刊存餘草蕙綱知

香期亦先天寥而歿而開期工期讀書皋亭山寺以

誤食毒菌同時致殞又志稱雲期窮困早死顧茂倫

華注雲期窮困蓋僅有存者星期一人而已

丙申秋書賈持鈔本不全書求售內閻氏尙書疏證

祇有第一卷暨末二卷又有書目十四帙俱撮舉大

意不列總目撰人不分部類余以價昂置之後晤鮑

子以文始知為杭董浦先生歷代藝文志之草葉也

復證之道古堂題跋則康熙壬寅董浦得疏證第一
卷于繡谷吳氏雍正乙卯得四五兩卷于錢塘龔明
水特為傳鈔兼係跋語余所見者悉次悉符交臂失
之良可惋惜汪槐塘道古集序與龔于先生得館
之逾歲時為乙未之春蓋身沒未幾而
藏書俱
散失矣

乾隆乙未科放榜前一日 內閣有三白鵲飛出是
科一甲三人休寧吳錫齡 歷城汪鏞 仁和沈清藻 皆
以中書應試中式然吳沈不半載而歿汪仕亦不顯

本朝制官各省鹽院及江西饒九道兼景德鎮密

昭代叢書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堯 世楷堂 藏板

務皆必由內務府人員補授桐城方公維甸于乾隆
某年任長蘆鹽院聊城任公蘭祐于嘉慶丙子任饒
九道又原任山西藩司貴州劉公清降調山東兗沂
曹道嘉慶十九年以勦教匪功改授登州總兵官皆
異數也

丹徒徐中丞嗣會 幼時封翁為結姻于某姓其友為
媒封翁疾革某欺其榮困立意背盟其友數為致辭
決不可友憤然曰此子豈長貧賤者爾不可則吾有
一女願以字之遂訂約而封翁歿公貧甚往依其舅

楊氏于海寧遂從其舅姓入海寧庠乾隆丙子中浙

省鄉榜第二名癸未成進士授部曹旋改外任數歷

至福建巡撫夫人早歿終身不再娶世多其高誼云

雍正四年以呂畱良查嗣庭皆籍隸浙江明年會試

浙江舉人俱不准與試故先祖同榜無一浙人迨已

西歲浙撫李公衛 奏浙江士風丕變懇 恩仍准入

場庚戌會試第一名沈昌宇 殿試一甲三人狀元

周霽榜眼沈昌宇探花梁詩正皆浙人也

乾隆癸未夏初吾邑有汛兵朱某月夜泊舟太湖濱

昭代叢書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時同泊者頗多有商船載重資自蘇赴杭舟方駛行

突有盜船二追及夾持其舟徑往湖中商人呼號求

救眾皆瑟縮不前已至中流有自湖西載蔗來者一

叟持篙立船頭一童在船尾搖舫聞聲噉盜方挺

篙刺叟叟以篙隔卽刺盜曾盜墮水死旁一盜以篙

從側刺叟助叟以篙柄橫撞之盜亦墮羣盜知不敵

隨逸去眾始敢鼓噪以助叟護商船抵岸商酬叟以

五十金叟受之卽絕湖而去詢其姓字居址不肯言

蓋防盜夥之報復也

天下學官皆在城內惟我邑在城外故形家言科第

必外籍者貴如范少司空家驥秀水籍吳閣學家驥桐

鄉籍周制軍元理仁和籍金大司馬士松陸撫軍權

宛平籍周大宗伯兆基江夏籍陳觀察庭學撫軍預

大興籍至李臬使治運則國子生王觀察會翼臬使

錕則蘇州府學生也

吾鄉吳公茲受壬寅病中紀言有二事其一太倉陸

文聲會評奏復社張天如張受先者公赴永州推官

任天如屬公云陸文聲在永獄蓋為我除之公曰且

昭代叢書癸集夢闢墳筆卷第三十八空世楷堂藏板

伺得其便若殺人媚人余不為也後公蒞任會祁陽

盜馮異倡亂遣謀主張拱宸至永州勾結文聲約于

圍城日從獄中起火以亂人心公偵知之提訊得實

隨斬文聲其一福王南渡時楚撫何騰蛟言己題陞

公為辰沅道第當今馬阮當道賄賂公行每一道缺

非三百金不可宜竭蹶措三百金付賈奏盧承差與

之則沅道可得公辭以囊空後疏上止加衡永郴桂

團練推官竟不得道考吳梅村復社紀事文聲去為

道州簿賊敗瘐死蓋得自傳聞未究其實

本朝異姓功臣惟平西靖南平南以謀逆得除定南

全家殉難餘皆世及今海澄公黃仕簡則梧之後靖

海侯施某則琅之後靖逆侯張巨勳則勇之後承恩

伯周緝武則全斌之後成都將軍子爵慶成則孫思

克之後漕運總督子爵梁燾鴻則化鳳之後監運使

子爵趙之璧則良棟之後江南提督男爵陳大用則

福之後

緬甸于乾隆十九年間木梳會獲藉牙弑其長篡位

傳子猛洛及猛毒猖獗特甚至四十四年猛毒死子

昭代叢書癸集夢闢墳筆卷第三十八空世楷堂藏板

賢角牙立為猛毒弟猛魯所殺國人復殺猛魯迎其

族人為僧者猛隕立之蓋窮凶極惡終遭天譴興亡

反覆不過三十年

乾隆三十年間緬甸滅暹羅據之暹羅國王走死三

十五年有潮州人鄭昭聯海船數千襲破之逐其戍

東盡得其地三十七年會送兩廣人流落其境者回

中國稱署暹羅鄭昭今見邸抄稱暹羅國王鄭華遣

使臣入貢未知華係昭更名或昭之子否嘉慶十五

年間撫奏暹羅國鄭佛遣使請封大約佛即華之子

也

貴州諸土司水西安氏為最大終明之世屢次用兵迄未能克 本朝康熙四年吳三桂自雲南移師圍之水西破殺其酋安坤置黔西府大定府平遠府改四川烏撒府為威寧府隸貴州省二十三年改黔西平遠為州俱隸大定府二十六年又改大定府為州與平遠黔西俱隸威寧府雍正七年仍置大定府改威寧府為州與平遠黔西俱隸之按汪堯峯彭子篯傳三桂將征水西彭獻議曰烏蒙烏撒鎮雄東川四府與安氏為唇齒土司隴安藩又與安氏婚媾今且席捲四府先馘安藩然後進兵水西茂不克矣三桂如其策竟誅安坤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藏板

黃元治黔中雜記曰阿五者安坤奴也坤死五逸去迨三桂反五欲挾還水西地亦稍為之助適穆將軍提大兵恢復新疆五乃翻然出迎捐米三十石約矢將軍以為功先是安坤妻祿氏烏蒙女也安坤既誅祿氏逃入烏蒙垂二十年三桂滅阿五乃奉祿氏歸舊巢謂祿氏有遺腹子名勝祖康熙二十三年 朝

廷念捐米功授勝祖宣慰司銜阿五六品長官司銜

嘉慶五年安南阮光惠阮光平子為農耐國阮福映所滅

光惠走死福映請于 朝求封南越國王 朝議封

為越南國王按農耐國不見志載廣南阮福暹嘗自

稱大越國王安南國王之名上一字俱歷代相仍今

福映之名與福暹合疑即廣南詭稱農耐也

陳倫炯海國聞見錄曰交趾即安南海接中國廉州

陸接兩粵雲南山繞西北而環南直至占城形如半

月名曰廣南灣後以淳化新州廣義占城為廣南因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藏板

勇甥委守淳化隨據馬龍角砲臺北隔一水與交趾

砲臺為界王阮姓本中國人氏以交趾為東京廣南

為西京強于交趾

釋大汕海外紀事曰廣南國王阮福暹言東京本國

疆土其先世乃安南贅婿分藩於茲後轉強盛自此

割踞本國因是改稱為大越云

海國聞見錄言阮氏據交趾南界別為廣南海外紀

事則反曰交趾割踞本國按黎利自明宣德中始有

交趾傳至于今則謂交趾割據廣南者妄也迨乾隆

朝

四十三年阮光平滅交趾黎維祈逃入廣西後阮福映又殺阮光惠而交趾真易黎為阮矣

元陳孚安南雜詠詩注安南忌李姓凡國中李姓皆易以阮按陳氏篡國于李而國滅于黎黎季犛不能終據卒歸于黎利季犛與利雖皆黎氏而非一族也今黎氏國滅于阮阮光平之子又為阮福映所滅而阮本姓李則陳仍為李矣然阮光平阮福映雖皆阮氏而亦非一族也

本朝開勅之初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 藏板

太祖高皇帝設立入旗各以皇子統之禮親王代善

鄭親王濟爾哈朗肅親王豪格

太宗文皇帝豫親王多鐸睿親王多爾袞英武郡王

阿濟格穎親王薩哈廉也後禮親王改封康親王鄭

親王改封簡親王肅親王改封顯親王豫親王改封

信郡王而睿親王以事停襲乾隆四十一年

上命復封睿親王而康簡顯信四王俱仍舊封開國

功臣信勇公費英果果毅公額爾都為冠今果毅公

明安信勇公富銳皆其後也

嘉慶年間官兵夜追教匪于漢中侵晨至定軍山賊皆束手就縛問之曰前有兵戈旗幟阻路不能奔逸耳視之蓋諸葛武侯墓也統軍大帥以奏

上命致祭

嘉慶十八年五月浙江巡撫方公面奉 諭旨浙省鮑廷博係何功名所刊知不足齋叢書二十五集之外有無續刊方公抵任後隨令烏程令鍾祥彭公至家傳詢始末疏奏六月二十五日奉 諭旨加恩賞給舉人且有力學好古老而不倦之褒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 藏板

聖主右文耆儒榮遇並堪千古矣

河南澹縣城內有浮邱山城牆橫亘山脊山身強半

在城內而吐其南峯于城外明盧柟居其麓蟻螻集

中有詩曰衛河西畔浮邱高是也 本朝大名成相

國克鞏卜居于此曰浮邱山房自為之記嘉慶十八

年教匪叛高中丞祀駐兵于山苦戰三日夜蓋為戰

場矣

武進莊學士

存與 海陽鞠太史 體

丙子科主試浙江

榜發後失意者為對曰莊夢未知何日醒菊花從此

不須開明歲期典廣西學政作如夢令詞寄杭州門
入中有日寄語武林人今日鞠花開了

嘉定張南華官詹王西莊光祿才名爵位不相上下
皆抱馮敬通之恨余生也晚不及見官詹光祿則掌
教吾邑最久時相過從一日見公所作袁實堂夫人
壽序語多憤激余曰先生殆借題發揮否公莞爾笑
曰子真知我心也然嘗閱官詹集中新年雜詠及隨
園詩話中贈內詩殊不其然豈二公故作違心之語
以周旋世故耶官詹詩曰五十流年雪鬢齊分無富

昭代叢書

癸集 夢蘭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 藏板

貴報山妻早緣孤露搜衣篋老尚辛勤蓄饗差勝
梁家依賃廡還宜梅老尚扶攜佳辰賣畫供湯餅更
乞新詩爲品題 原注十二日爲內子五十五生辰光祿詩曰幾載東華
不自聊綠窗並坐感蕭條寒閨刀尺陪宵讀瓦鼎茶
湯候早朝馬磨勞生還憶其犬臺殘魄可能招卻嘔
割肉容臣朔但把清齋學細腰一室流塵玉漏窮更
闌深掩小房權何妨放誕時卿瑁聽唱風波欲惱公
天畔登樓長客裏燈前擁髻只愁中一龕底處雙棲
穩雪北香南結託同

崇禎甲戌會試溫體仁爲大主考出閣語同列曰外
人以吾輩主會閣欲收幾箇門生吾輩此時也不必
冀門生了況閣中就有人罵我錢嘉善士升曰閣中
如何可罵溫曰有漆園首藝大結不恭之臣若何不
敬之臣若何豈非明明罵我錢曰老先生如何打發
他溫曰本房批伸眉抗手如見其人敢不中敢不中
其陰鷲如此本房蓋詹事吳縣文湛持也時文資格
已深卽將入閣故溫語云然

昭代叢書

癸集 夢蘭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 藏板

文湛持入閣溫每讓其稟擬不發一言文欣欣語人
曰人謂烏程伎刻殊不其然何香山吾騶曰此人伏
機甚何可信也未幾溫隨揭其口語逐之去
鄭峯陽魯平公將出一章文末段痛斥小人沮抑賢
者或以告溫體仁遂搆大獄何義門評其殉曰峯陽
以此文爲烏程中傷卒搜慘禍語言文字之累一至
于此可畏哉
溫體仁之子欲入復社吾邑吳扶九峻拒之遂喉陸
文聲周之襲王實鼎露章攻擊體仁主之將興大獄
盡殺社中人會體仁敗方解

識物

秦鑄錢文曰半兩漢武帝元狩五年鑄五銖錢無邊
 王莽初鑄錢曰大錢五十後改鑄貨布錢其形長方
 狹上闊下又鑄貨泉錢其形圓宋孝武帝所鑄曰孝
 建廢帝所鑄曰景和北周武帝所鑄曰布泉唐高祖
 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歐陽詢所書幕有爪甲痕
 云是文德皇后所招然亦間有之近得一乾元重寶
 錢亦有爪甲痕則此言不足信矣肅宗乾元元年鑄
 乾元重寶錢以一當十武宗會昌五年置二十二監

昭代叢書

癸集

夢蘭瑣筆

卷第三十八

究

世楷堂藏板

鑄開元錢各加本郡州號名爲背文然余所見者止
 有洛澗興字三種宋初錢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
 又鑄太平通寶淳化九年太宗親書草字淳化元寶
 錢自後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元寶爲文太宗曰至
 道眞宗曰咸平景德祥符天禧乾興仁宗曰天聖明
 道康定慶厯皇祐至元嘉祐惟寶元以寶字文重易
 以皇宋通寶英宗曰治平神宗曰熙寧元豐哲宗曰
 元祐紹聖元符徽宗初年曰聖宋後曰崇寧大觀政
 和重和宣和高宗曰紹興孝宗曰隆興乾道

背有六十字

淳熙光宗曰紹熙寧宗曰慶元背有二字嘉泰開禧嘉定
 理宗曰寶慶紹定端平嘉熙開慶景定惟寶祐年則
 易以大宋度宗曰咸淳至靖康建炎德祐則歷年不
 久故未及鑄元止有順帝至正錢明太祖曰大中曰
 大明洪武成宗曰永樂仁宗曰洪熙宣宗曰宣德世
 宗曰嘉靖穆宗曰隆慶神宗曰萬曆光宗曰泰昌嘉
 宗曰天啟懷宗曰崇禎英宗景帝憲宗孝宗武宗皆
 未鑄錢嘉靖中部臣請補鑄以存一代年號然亦止
 補成化宏治二種餘未鑄也

昭代叢書

癸集

夢蘭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三

世楷堂藏板

遠錢則有聖宗之太平金錢則有海陵王之正隆世
 宗之大定明末則有福王之宏光唐王之隆武桂王
 之永祚五代前蜀鑄天漢咸康後蜀鑄廣政
 偽號錢則有李自成之永昌吳三桂之利用昭武吳
 世璠之洪化耿精忠之裕民安南黎濬之延寧黎灑
 之洪德
 景興錢十年來間始有之近則肆中甚多紀元韻覽
 曰安南黎維禱所鑄維禱于乾隆丙午八月卒立其
 孫黎維祁爲阮光平所逐失國按黎維祁于乾隆五

千三年竄至廣西界後挈眷進都隸旗籍其錢大約所攜人中國者有篆文者又有景興永寶

無可考之錢甚多曰延康曰景盛曰保泰曰永壽曰

永盛曰光中又有曰安法元寶曰祥聖元寶曰天符

元寶曰祥通元寶曰治平聖寶又有一錢文曰成照

元寶并不識其字又有鸞眼錢正鑄小錢值一云係

宋廢帝鑄然考文獻通考則無之

山陰章學誠所作紀元韻覽考訂頗詳然疏謬處亦

不一而足如錢文內注裕民曰不知何代錢按裕民

昭代叢書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三 世楷堂藏板

係逆藩耿精忠所鑄偽號錢也注寬永曰日本寬永

元年明天啟三年不知日本雖數更年號而錢文止

有寬永一種余幼時所見寬永錢其幕有文字乃琉

球國所行由敕封船攜入中國者近四十年來寬永

錢略小幕有長字佐字元字足字小字則日本本國

之錢長者長崎島也足者足利島也佐者元者小者

不知所謂日本與 本朝不相往來邇因採辦洋銅

始通貿易故錢文亦流入中國也其注利用曰哈密

不知吳三桂叛逆時先鑄利用錢後改鑄昭武也利

用錢幕有貴字工釐字此豈哈密所鑄

余幼時所見銀錢其範皆雙柱近則以人面為範雙

柱者南洋呂宋國之制人面者西洋干絲臘之制閩

廣近南洋故呂宋錢先入中國近則干絲臘滅呂宋

踞其地故錢文皆改從其制或云人面錢亦有分別

其卷髮高鼻者為干絲臘之錢有稍俊者則俄羅斯

之錢蓋銀錢皆範其國主之面干絲臘男主俄羅斯

女主也其範馬劍者則荷蘭所鑄雙鷹者佛郎機所

鑄

昭代叢書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三 世楷堂藏板

程墨仙紀事雲間之有願繡自願伯露母夫人始楊

光輔淞南樂府注云露香園劈絲繡衣裙屏障今女

紅猶擅其勝又云談野翁侍郎孫和以內府擣染祕

法製玉版玉蘭鏡面諸箋董香光謂其潤而絳瑩而

不滑陳眉公謂其精潔在蜜香冰翼之上又有丁娘

子布光潔細軟朱竹垞詩所謂曬卻渾如飛瀑縣看

來只訝神雲活者也造法祕不示人女嫁他族流傳

始廣

嘉興張鳴岐鑄爐名手王阮亭池北偶談會載之大

約萬林季年人故項墨林亦有交梅手爐天籟閣款
識也近平湖陸子章偶筆曰張鳴岐製銅爐名噪一
時其足率有款識余嘗蓄一小爐獨有銘曰懷清履
潔汝品乃絕慎勿似此炙手可熱

古人向火多用火爐若手爐明嘉靖以前尙無之故
屠隆考槃餘事曰薰爐書齋中薰衣炙手對客常譚
之具如倭人所製漏空罩蓋漆鼓可稱清賞今新製

單蓋方圓爐亦佳

此句似指張爐

偶得水竹居歷經爐一敞口益腹製頗敦朴考鑄爐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名手宋則有王吉姜娘子迨明宣德間聚材鳩工鑄

爐數百事流傳至今競相寶貴後倣其製者有學道

施家蔡家甘家下至粗工窳器亦無不加以宣爐賈

款冀欺俗目惟嘉靖間嚴嵩所鑄名玉堂清玩萬秣

問懷遠侯常某所鑄名飛雲閣至水竹居係我邑曹

廣文 謹 別業當元末明初林亭文酒之盛甲于一邑

倪瓚俞焯高恒徐迪王雨陳述練子寧張緯一時名

流皆有兩題迄今四百餘年園第久鞠爲茂草而此

爐歸然獨存不可謂非幸也

黃元吉鑄錫名手物理小識云以青布鍊錫作器用
久則起橘皮紋嘉興黃錫是也近尙沈錫嘉興沈朗
亭製壺背皆鑄詩句名款製亦不俗

張岱夢憶曰宜興確以龔春爲上時大彬陳用卿次
之錫注以黃元吉爲上歸懋德次之夫砂確砂也錫
注錫也器方脫手而一確一注價五六金則是砂與

錫與價輕重正相等焉豈非怪事然一砂確一錫注

直躋之商彝周鼎而毫無慚色則是其品地也李斗

畫舫錄近時則歸復所製錫壺爲貴歸復未知卽歸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吉

世楷堂 藏板

懋德否

張燕昌陶說時大彬壺舉其蓋能翕起全壺黃元吉

沈鸞雖錫壺亦如是陳鳴遠便不能到

四十年前先君子于肆中得一白砂壺作印方式古

雅靜穆底有款識曰允初親翁賞茗沈攀具九字按

攀字雲步康熙十二年進士我邑人又長孫得一僧

帽式壺底有一圓印鐫荆溪字一方印鐫鄭寧侯製

字吳槎客陽羨名陶錄載其名張燕昌陶說少年得

一壺底有真書文杏館孟臣製吳錄亦云余得一壺

底有唐詩雲入西津一片明旁署孟臣製十字皆行
香製頗醇古而筆法絕類褚河南知孟臣亦大彬後
一名手也二書俱作孟臣而余考之劉源長茶史則
曰惠孟臣蓋惠姓非孟姓也

近于肆中得一磁碗底有柄長一寸強磁質粗重色
白碗口有銅鈴銅色黯黑似百年外物考五雜俎定
汝白如玉難于完璧宋時宮中所用率銅鈴其口又
竹根杯一雕鏤極細爽信謝越王賜酒詩山家捧竹
根注酒譜云山家竹根爲飲器則六朝時已有之矣

昭代叢書 癸集 夢蘭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 藏板

明宣宗銅槃中有凸起御製錦堂春詞云映日穠花
旖旎縈風細柳輕盈游絲千尺重門靜金鴨午煙清
戲蝶渾如有意啼鶯還似多情遊人來往知多少歌
鼓散春聲宣德七年正月十五日背刻交龍中有內
用二字按此槃惟居易錄中有之詞句款識一一脗
合惟誤歌鼓作歌吹耳丁丑秋余購之于同里陳狷
亭後人狷亭會典山東學政未知卽王阮亭所藏否
也

日本胭脂平淨如紙綠色外有漢字曰源氏御懷中

紅粉

林吉人蕉白端石硯銘曰離汝一生則俗依汝一生
奚福不得不藏汝于匣硯後在曲阜桂未谷處

春明夢餘錄曰內造宣德之銅器成化之審器永樂
果園廠之髹器景泰御前作房之法瑯精巧遠邁前
古朱炎陶說法瑯乃佛郎之訛今發藍也此製蓋做
西洋佛郎機之法

聚骨扇或云明永樂間因高麗國所貢始做其製考

漁磯漫鈔載金章宗詠聚骨扇蝶戀花詞曰幾股湘

昭代叢書 癸集 夢蘭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 藏板

江龍骨瘦巧樣翻騰疊作湘波皺金縷小鈿花草鬪

翠條更結同心扣金殿日長承宴久 招來暫喜

清風透忽聽傳宣須急奏輕輕褪入羅衫袖據此則聚骨

扇不始于明初矣又新刊宋朱翌潛山集詠摺疊扇

生杏子詞曰宮紗蜂趁梅寶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

一捻生秋意搖搖雲母輕良裊枝細莫解玉連環

怕作飛花墜考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已載之大

約爾時自彼攜入中國者也

近得日本漆合二面繪畫屋角巖石俱嵌金片綉爛

奪目兩旁金屑分明底有名印二一日功茂一日傲
銘皆漢篆

金掌絲曲室瑣譚嘉定竹刻之著名也始自朱松刀
法簡淨深得畫理只有陰文其子小松克承家學延
及秦一姐沈兩之輩遞相師授各自名家後之作者
乃因其法易以陽文于是山水人物花鳥草蟲以及
真草隸篆諸體書法無所不有其更巧者變為陰陽
合刻層次分明淺深迭見益得畫家遠近濃淡之致
而雕鏤精細盡態窮神竹刻之能事備矣至于翻黃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毛

世楷堂
藏板

器皿如几榻屏障之屬愈出愈奇則初自乾隆辛未
南巡時也錢肇鰲質直譚耳曰周芝巖名顯工鐵
筆文房竹玩凡人物蟲魚泉石竹木之類雕刻高雅
擅絕一時與朱青甫父子相伯仲其姪牧山青出于
藍名盛揚州

王阮亭香祖筆記印章舊尚青田石以燈光為貴三
十年來閩壽山石出質溫栗宜鐫刻而五色相映光
采四射紅如秣鞞黃如烝栗白如珂雪時競尚之價
與燈光石相埒張寒坪曰壽山石以出黃為貴田白

次之而紅綠者最難得吾杭昌化所產石質明瑩通
體殷紅較珊瑚更勝按印章石有青田壽山昌化三
種今壽山斧鑿太甚山脈枯竭青田則新產者皆青
色頑石昌化則石俱作猪肝色不堪寓目矣

吳閩市集有牙牌式伽楠香墜大不及半寸其半鏤
山巖一角茂林之下露一小亭內有人坐竹榻倚枕
傾耳如有所聞傍列琴書皆細如縷而鬚髮俱可指
數其半面則海水汨沒雲氣滉鬱具蒼蒼莽莽之致
令人色飛眉舞取唐許渾雲連海氣琴書潤風帶潮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毛 世楷堂 藏板

新安嵯賈汪氏為其子娶婦所製牀以沈檀諸香木
為之雕琢人物縷細如畫結縉後一日夫婦方寢至
夜半燭滅忽帳中光明如晝絲竹競作仰視有乘馬
者御車者拈花者騎從儀仗歷歷分明旋繞一周皆
冉冉出幃而去鼓吹方息一室悶然二人皆驚悸而
絕天明家人呼之始甦詢之眾人疑其室中所雕刻
者為妖遂碎此牀焚之香聞數里

禾中莊姓于洋船獲一晶墜表裏瑩澈內有絳色若

桐子大形模如雞偶置之枕畔中夜聞雞鳴聲甚細
出自墜中明夜復然疑其有異碎之中一小物走出
至地而沒莊甚惋惜詢之洋賈云于異域偶獲久置
巾笥未嘗留意聽其鳴也

友人郁澄哉言其族某家有池沼夏日凭檻觀荷見
一雀飛集荷蓋上轉瞬間變為青蛙蹣跚入水而去
始歎鷹鳩雀蛤其變化倏忽良有不可索解者也

豐臺芍藥甲于天下擔鬻市上者日萬餘莖前人詩
所謂花相賜緋兼賜紫豐臺宜水亦宜山也然豐臺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堯 世楷堂 藏板

之名不知所始或曰在南城外草橋河側詢之賣花

者云初未嘗有臺也壬辰夏挈友過其地有詩云粉
黛誰教浣碧叢香車問訪鳳城東根移紫陌春無價

影入紅燈夜欲空半翦不嫌金帶小一枝還認玉肌
豐殷勤好作將離贈漫擬花神綠鬢蓬

日本奩具壬辰夏于都門寺集中見之洋髹鬼工精
麗無匹肆主云得諸故達官某家蓋百年外物也

汝文淑畫金箋十八幅內有百鳥朝皇圖最奇筭廣
尺有二三殺十之四縱不及五寸偏左為鳳約縱橫

二寸尾稱是九苞五彩昂然獨立偏右梧桐一株青
碧委翳上接雲霄紅日光燭右隅有石雖拳而磊磊
有尋丈勢鳳首向右諺所謂朝陽也前餘空幅二寸
許寥廓蒼莽一目千里鳳翼所張蔽凡鳥十有一或

舒頸或展翅或拳或跛備極無人之態鳳足之旁拳
踟躕縮者凡四逢迎冠蓋迎候棨戟望風匍伏想有
同情其梧葉疏露不全見者又十有八焉或見首或

露尾若大若小致各不同拳石所倚或前或後追隨
恐後者細數之凡三十有六鳳頸之下又得二禽馴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空 世楷堂 藏板

狎啾啾其諸櫻龍鱗而假虎威者與鳥之狀不一為

鶴為鴈為雉為燕為雀為鳥為鵲為鳩為鶉為鷓為
鷓為鷓為鷓為鷓為鷓為鷓為鷓為鷓為鷓為鷓為鷓

為鷓為鷓為鷓為鷓為鷓為鷓為鷓為鷓為鷓為鷓
列沖舉而入霄漢者凡二十有八則為寫意之筆而

不能辨其何名矣文淑為我邑黎川人當明萬秭季
年歸毛允遂山水人物無不蒼古渾樸而此冊更為

精絕一粒粟現丈六金身方此神技池北偶談徐元
歎落木菴集云訪毛休文于竺塢慧文菴出其母夫

人汝太君畫扇十八面山水草蟲無不臻妙三百年
中大方名輩可與頡頏者不過二三而已

蕪湖人湯鵬所製鐵燈鎔鐵為山水花木鳥獸昆蟲
象形寫生罔不逼肖初自心裁前此未之有也水曹
清暇錄 國初江蘇有製麥為燈者亦會充貢

上以麥係五穀後苑張燈縣之中央文震亨長物志
高麗月燈其光瑩白如初月日燈得火內照一室皆
紅小者尤可愛元時有布燈

閩中永春州織畫以羅紋箋翦為片五色相間經緯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 藏板

成文凡山水人物花鳥皆具畱青日札嘉靖間沒入
嚴嵩家物已有紙織字畫蓋前明即行之矣又滬城
以絨繡成山水人物寧國以碎石堆成真草聯扁蕪
湖以竹湊合篆隸燈屏溧陽以真花片堆粘扇頭條
幅花卉生氣宛然皆巧奪天工也

笠澤書院山長王西莊先生課士詩以燭上燒檉核
吐火成蘭花命題象咸怪其不典余因檢明文授讀
中四明周鄧山 容 燈蘭賦示之并錄于此序曰作客
莫春朋酒卜夜清歌在歇燭影猶高有起剔煤心裁

以檉核者吐燄如蘭三四而燼感而賦之賦曰客未
去兮春先歸人欲醉兮燭愈醒聽檀板之初停問更

籌兮方承爰有青樓蕩婦章臺麗人擲果誰懷拈核
在中怨燈花兮不相報聞杜宇兮何處春酒借火以
為土反令火以生木錯五行之定理亂草木之繼續

驚高燄之吐葩移東君于銀燭于是座客噎笑徵歌
賦形或曰楚畹蕭艾不生或曰謝家玉樹同榮倩護
風兮紅袖防飛蛾之赴明客有謂周子者曰昔湘子
丹成明皇鼓急頃刻花開愧茲煜熠固知盛衰之不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 藏板

必拘時而榮華之亦可偶襲也周子曰嗟乎君殆慕
燭火之榮而不悟其旋燼也舍百年之計而乃爭此
一瞬也豈遂易幽谷之性為趨炎之俊哉夫敷華者
必存爾實植本者始繁厥枝苟托基兮非地豈枯楊
而有稊況炙手其可熱寧回光而見機縱引膏以自

潤終焚身而不知客又曰然則仁質內守眾口已騰
雖近君子之清晏終恐棄擲而莫矜因烈性之難灰
著文移以自明吾子獨無意于是乎周子因淒然悲
俯而不能答也重引厄以屬客聊醉眠兮晏息視萬

物兮如此蘭雖百年兮又奚別諸客盡醉山僧亦傾
少姬垂袂微聞歎聲

都門冰車俗名拖牀其製方而長水澤腹堅時一夫
曳之以行疾踰奔馬按居易錄沈存中曰信安滄景
之問冬月作小坐牀冰上拽之謂之凌牀又香祖筆
記江鄰幾曰雄霸問塘泊冬月載蒲葦皆用凌牀雖
官員亦坐之程周量可則集中有冰車行

粵中食蛙果如南楚新聞所記不可脫去錦襖子其

煮法釜中置水次下小竿煎之候湯沸即投蛙乃抱

昭代叢書

癸集

夢園瑣筆
卷第三十八

全

世楷堂
藏板

竿而熟謂之抱竿羹

余數年前得一物狀如螺螄而文理特細膩名曰醋
鼈蓋不知幾百年矣置之醃中輒蹣跚而行洪文敏
夷堅志曰開封宋柱元老家藏一物類初生蝸殼曰
此長生蝸也其祖在元祐間得于相國寺道人處嘗
置之篋笥往往終歲一發視亦無他異但其性喜酸
徒之醃中則旋轉而行王晦叔驗而怪之戲為作贊
棄蟲介族自托佞僂譬彼醃雞喪牖彷徨豈不能飲
醇而漸甘奈鼻觀之或妨問塗微生高之鄰集百酸

于中腸幸陋質之收斂稅駕于不死之鄉時無張茂
先之多識郭景純之窮搜沒世無間其亦可傷哉此
蝸留于宋氏且百年而不知其前之歲月砉砉腐殼
中物理不可曉測者如此按周公謹雲煙過眼錄長
生螺數枚置之醋中則活異物志即君子生南海有
雌雄狀如雨劈杏仁陸廷燦南村隨筆相思子如杏
仁大兩片相合包藏篋笥中經久不壞若入醋中即
旋轉如魚撥水狀

南宋臨安人陳思以鬻書為業頗工雕板彙刻羣賢

昭代叢書

癸集

夢園瑣筆
卷第三十八

全

世楷堂
藏板

小集自洪邁以下共六十四家流傳甚罕 本朝初

年曹棟亭 寅 藏有刊本後歸郎總制 廷極 藏諸臥內

不輕示人幕客吳石倉曾得一見即捐館遺命舉臥

內書畫古玩盡畀諸火以為殉吳袖金數錠餽諸舉

火者潛以他書易之而出吳得是書寶愛甚至後不

知轉徙何所乾隆壬寅知不足齋主人鮑以文獲見

于吳門市中許以百金不售因借歸以校家中舊鈔

道過余家于舟中舉示卷帙完好靜氣迎人洵數百

年物也

鮑以文題宋刻六十家小集詩國寶爭新落棗花原

國寶新編江湖處處擅才華祇須小換紅羊劫僥倖寒灰

六十家原刻一百二十家卅年饒眼慰瓊琚好事會驚出燼

餘更五百年重照眼定知何處走蟬魚春風楊柳相

公橋詩案南都抵北朝事見瀛輪與垂虹舟一葉小

紅低唱自吹簫白石道人詩大街棚北睦親坊歷歷

刊行字一行喜與太邱同里閤余家亦在睦親坊芸編重擬

續芸香陳解元詩名芸香彙子號續芸

品外錄載成化間黎人發廢冢得秦貫所誤鄭恒及

昭代叢書癸集卷第三十八世楷堂藏板

夫人崔氏合葬墓誌銘亟登之以洗會真記之辱其

後毛稚黃詩辨坻中謂秦貫銘揭稱鄭府君諱遇不

諱恒末有眉山黃恪辨證遂據以駁陳仲醇之誣而

毛西河崔鄭合耐辨又曰墅談稱內黃野中掘得墓

誌其中是諱恒汲縣令治地得誌石地中亦是諱恒

與品外錄所載皆同但瘞止一處不宜各地掘出而

東平宋十河又稱全椒張貞甫為磁州守有民發冢

得崔鄭誌銘亦是諱恒臨川陳大士曾載跋語在崇

禎甲戌歲則誌石所出不惟地殊抑且時異矣既余

過秣陵見周雪客所藏誌揭與稚黃所藏同而中亦

稱名恒是必諸搨所傳原欲實恒名而故為贗誌以

示有由若稚黃所藏本則又改恒為遇故作疑案實

則皆贗物也豈有一誌石而瘞無定地發無定時文

無定名之理乎云云按元微之會真記止有崔已委

身于人及因其夫言于崔二語崔之夫未知為誰何

氏也鄭恒二字乃數百年後元人傳奇鑿空撰出者

何足為據唐人最重門第李鄭崔盧王楊裴柳獨推

右族世相婚姻夫鄭妻崔不知凡幾若得一墓碑遽

昭代叢書癸集卷第三十八世楷堂藏板

援為左券以證傳奇不根之談將不值有識者一笑

矣眉公學問本淺稚黃更為庸妄才如大可亦為之

總鯁焉論辨何哉

門神為神荼鬱壘始見于風俗通蓋本度朔山大桃

二神黃帝法而象之立桃板于門以禦凶鬼今世俗

所繪皆作戎裝一黔一皙未知何自起也雲間才子

周冰持髻齡時曾有春風嫵娜詞詠之曰羨恥圖鴉

鵲懶繪麒麟隨北富任南貧總相親解惜香封粉裏

窺圖忘禁竊藥隨人月黑齊眉日高對面賞徧簷花

不欠伸衫薄怕沾梅雨後命輕難看隔年春頗怪天
公懷懂雌雄未配兩相看俱是孤身支薄俸有椒尊
犬同值夜雞伴司晨儘一樣身材難兄難弟兩般性
格宜喜宜嘖借問題門舊字至今可剩餘痕長老見
之無不稱絕水持名雅廉居易錄云水持嗜食生蝸牛查夏重詠門神詩
宣明面目依稀是優孟衣冠刻畫真宣明宋謝晦字也宋劉瑀與顏
竣書曰朱修之五代叛者一朝居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向人陸放翁詩云故人自作宣明面又唐
實君一聯將軍自昔名當戶自注李廣孫名丞相于今亦抱
關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 藏板

化州仙橋以生于州治內蘇澤堂者為最清風樓次
之里人云其下有石龍靈氣化而為樹每歲花開結
實或風損鳥傷必申詳各大吏冬收 上貢吳樹珠
摩紅餘話云蘇澤堂邇年僅存半株亦不結實凡近
州治聞譙樓更鼓者亦佳
葛仙米出廣西北流縣勾漏山云是抱朴子遺種生
水草中形如葡萄止畝許地產此可治咯血
都門西直門外覺生寺帝京景物略作萬壽寺大鐘明永樂間
所鑄上楷書華嚴八十一卷金剛般若三十二卷天

啟中鐘不復擊置地上至今尚存吾友長洲戴延年
有覺生寺大鐘歌曰覺生寺裏觀大鐘旋蟲絡篆形
穹窿上架層樓下深坎撞之恐發鯨音洪紀年辨是
永樂歲梵書鐫刻表裏通緬維貫金載禹紀九鼎象
物希難逢後世師智及尊俎薦之郊廟天人融周王
嗣服尚冲幼鐘簾重器守鎬豐負宸端拱賴輔相于
秋萬歲尊姬公左五右五協雅頌紀勳勒銘文尤鴻
大牙猛業作國寶視之不異圭與琮漢唐有德讓三
代浮屠法教羣尊崇牟尼百八按聲數每于晨莫警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 藏板

羣鸞燕王靖難恣殺戮十族瓜蔓無終窮少師不了
譬嬰女大師不樹悲潛龍陶銘躍冶及斯器知于佛
氏邀何功我除間根參鼻觀疑有遺臭生堅銅吁嗟
乎當時鑄金三品同東昌城邊嘶騎攻城板一下咸
驚記惜哉血濺馬首紅錚錚頑鐵何其忠今求片葉
皆無蹤獨此猶辱慈王宮今我悲憤填心曾
唐蔣防霍小玉傳所載發殺嘴一驢駒媚少許王漁
洋池北偶談撥贊寧物類相感志云凡驢駒初生未
墮地口中有一物如肉名媚婦人帶之能媚而發殺

嘴究不得其解也近見彭羨門浣溪紗詞有曰泉厭
細按紙簾上諾龍私貯繡襟前皇華紀閩按太平廣
記云諾龍體似蜥蜴微具龍形舉朕則未知何物

宣德窰脂粉箱高二寸許狹而長有益以開闔黃如
高之數而少差長倍之四角微圓中有兩竇隔其半

為湯池通體白地青花色澤細潤釉厚如堆脂汁本
宮中物萊陽姜學在費重貲以購貽其姬陳素素

素江都人美而豔能畫又善度曲自名二分明月女
子好事者譜為秦樓月傳奇考粉器名多羅見太平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 藏板

御覽康泰扶南傳曰扶南國以純金多羅遺毗齋王
楊用修曰多羅奩器王阮亭詩曰玉窗清曉拂多羅
即脂粉箱類也

漢甘泉宮瓦徑五寸強背平可研墨銘有四字其文
曰長生未央侯官林同人從父宣遊長安得之淳化

縣亂山中朱竹垞嘗搗孔廟五鳳二年甄吳寶鼎輒
又摹此瓦合裝成一冊又為同人賦甘泉漢瓦歌

宋汪彥章 浮溪文粹十五卷明初板用繭紙印頗
工緻首有曠翁及山陰鄒氏家藏印後附刊羅鄂州

遺文二篇乾隆庚辰購之張太史損持後人又周
震石初集十卷較他本多幾倍蕪損持先生任興國
時所鈔壬寅歲鮑綠飲過訪見而愛之余因持贈後
有元文選之役向綠飲索之从無以報存亡不可必
矣

蘇城專諸巷顧二娘善治端石硯永福黃莘田秋江
集有贈顧二娘詩一寸干將切紫泥專諸門巷日初

西如何軋軋鳴機手割徧端州十里溪又題林浩雲
硯銘冊曰古款遺四積疊香織織女手切干將誰傾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 藏板

幾滴梨花雨一灑泉臺顧二娘按黃中堅蓄齋集有
顧氏硯銘序其門顧德林善製硯嗣子啟明孫公望
俱承其業公望 召入內廷啟明之妻得家傳名甚

著 閩中墨紗燈精巧異常海內爭重之曹能始曾于杭
州逢元夕人家有張此燈者賦詩云質裂橫疑水光

生薄似苔憑將彩筆畫認作剪刀裁烏向空中度花
從鏡裏開細看若無力不怕曉風催見周櫟園閩小

紀 原本有此條說
給中刪去不載

建安鄭宅茶近推為閩茶絕品然古今譜茶事者概未之及前人亦從無題詠惟宋韓元吉集中有南澗詩序略曰建安城南鄭氏居號南澗山水甚幽秋九月招客同遊攜酒集丹青閣將登陸羽亭憊不果取泉試小春新芽歡甚云云韓集名南澗甲乙橐原書久佚乾隆四十六年從永樂大典纂出者按南村隨筆聞近年入貢者又有閩之鄭宅茶

吳青壇嶺南雜記惠湖山中多產蠶繭或作于竹葉或作于樹葉山中人採而買之抽絲撚線製為繭綢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出程鄉者最佳每端三四金不等吳樹珠擘紅餘話蠶繭綢服之數十年不敝故俗稱公孫繭邇來絕少按今程鄉繭最為時尚其價倍于常繭不知其為大蠶之絲也程鄉本劇縣隸嘉應府附郭雍正間降府為州縣亦裁去嘉慶七年制府常熟吳公熊光復請陞為府仍設程鄉縣

南村隨筆鴨餛飩其名莫考所自始乃哺坊中烘卵出鴨有半已成形不能脫殼混沌而死者在他處為棄物而秀州獨以為方物桐城方扶南世舉曾以鴨

餛飩詩見示語多稱賞人之好尚各異有如此者按鴨餛飩之名始見于癸辛雜識方萬里詩有跳上岸頭須記取秀州城外鴨餛飩之句

張官詹南華詩曰春回日日典寒衣愛趁河豚雪後肥便與諸君拚一死也勝藜藿忍長飢以口腹而輕性命殊不可解楓窗小牘東坡謂食河魷值得一死王鉞畧窗臆說燕窩名金絲海商言海濱沙洲生蠶螺臂有兩肋堅潔而白海燕啄食之肉化而肋不化并津液吐出結為小窩銜飛渡海倦則棲其上海人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依時拾之以貨紫色者尤佳湖海搜奇又云出廣東陽江縣乃海燕採小魚營巢故名燕窩許青巖曰燕窩產海島中窮巖邃谷足力繩竿之所不及估舶養小猿猴善解人意至山島間以小布囊繫猿背上縱之往升木入巖盡剝塞囊中而歸猿之去也苦不得食三數日始返海客以果餌充囊中俾之遠出不飢搗者出即剝塞囊中歸而傾囊不過數片為果餌占地其點者將果餌傾巖竇間剝塞滿囊盡燕窩矣空而復去尤為便捷一猿值數百金價數倍于拙者王

大海海鳥逸誌又云燕食海菜吐而成窩歲冬夏兩
收不敢多取譬如取蜂之蜜數則敗矣每採取則結
廬其下擇吉刑牲演唱弄迎番人百十用竹梯數十
以布囊繫于竹竿之末而取焉海邊人曰海生沙筋
如石花菜之類親見燕銜作窠姚有樸曰燕窩能止
小便數本草未載

石蟬出崖州三亞港石上有脂如鉛螃蟬食之粘螯
濡足而死化為石蟬治眼疾有神效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夢闌瑣筆跋

吾邑楊慧樓先生自幼有神童之名于書無所不讀
乾隆庚寅初應試卽舉于鄉時尙墨裁而先生文則
出入經史故能賞鑒于新建曹公也辛卯聯捷後杜
門謝客惟以著作自娛乃依張氏 昭代叢書例復
輯丁戊己庚辛五集先生既歿令孫秋泉以其草藁
見示余乃取而梓之并續輯壬癸二集以成先生之
志茲錄癸集特採所著夢闌瑣筆編入焉是書援引
浩博足恣藝苑徵求卽如燭上燒欖核吐火成蘭花
能數典者其誰邪壬寅重五同邑沈林憲識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跋
卷第三十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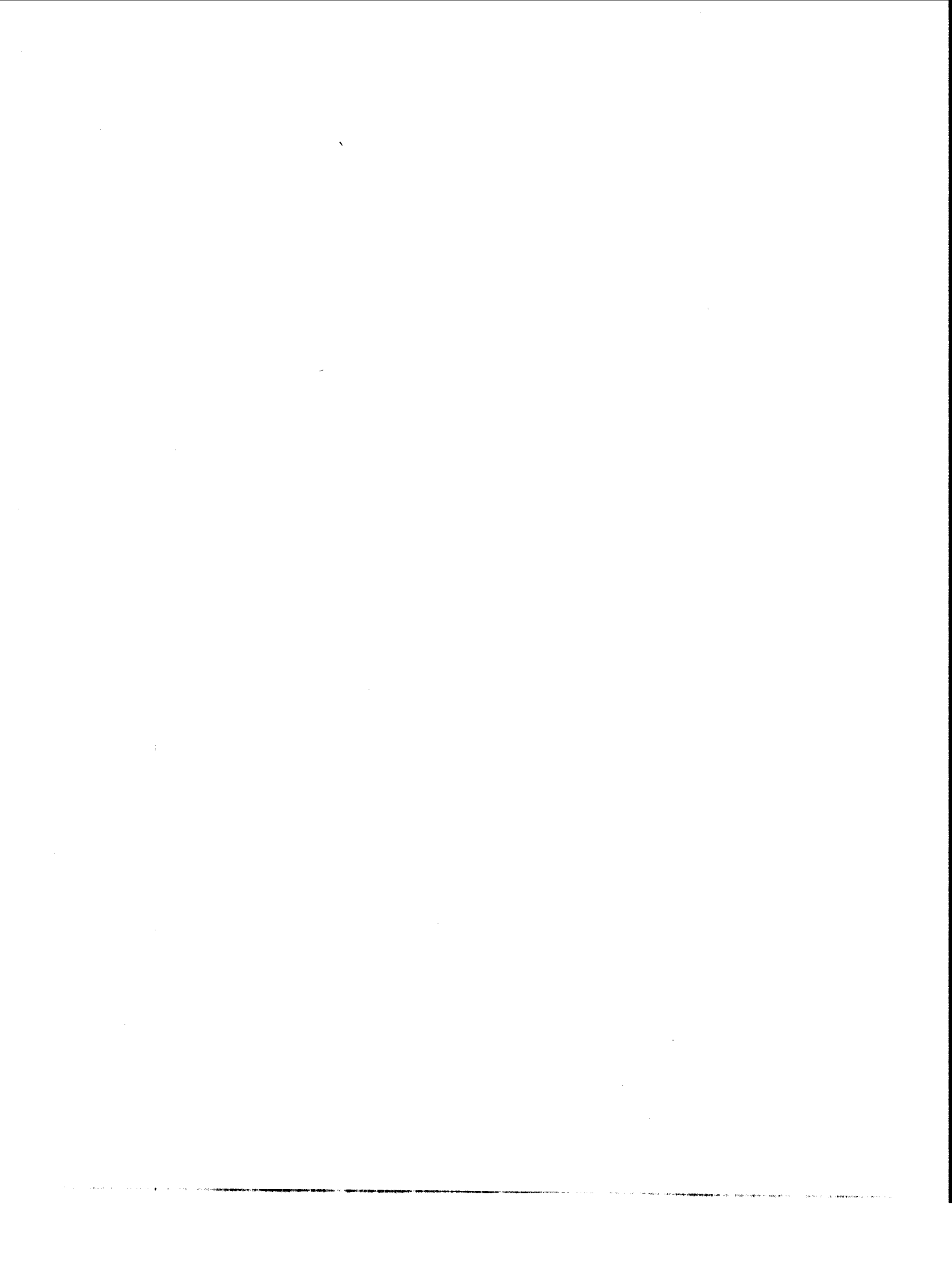
12/20/20

12/20/20

Faint, illegible text scattered across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寶

存



君子不寶異寶為願寶何常閉人寶不閉天寶所謂禮
義者順人情之大寶也予圭寶子笑傲吟誦一寶間於
凡事凡理凡物固亦不能鑿其幽如巖之寶乎決其深
如泉之寶乎抑有生吾之明者豁焉雪之寶矣又有重
吾之疑者蒙焉雲之寶矣夫書求間隙書有寶義任穿
穴義有寶子慕此寶也井中之天井祇寶管中之豹管
祇寶子不獲辭此寶也故或觸於耳而寶觸於目而寶
或沈思獨往朋友講習撫今追昔感而寶悔而寶喜而
說而怖而懣而懣而激而寶蓋幾乎無乎非寶矣錄不
寶可以證吾所明寶學庶從寶進焉討吾所疑寶才庶
寶存

序

從寶 吾不萬之弊寶 有日子露所雪
撰淡之乎其寶名矣而又存不乃侍永永存斯寶耶子
曰否否所寶猶小家珍說方家笑也寶之存不足以存
存第請得以出處之寶言夫獨不見爭門側肩越趨嘔
喘於形勢之路者乎非所以求進身之寶乎即通顯矣
有同於古之絲寶尚書者矣疇范光輩遠躒邀知音尙
寶哉彼何方幸寶有存吾屬思奮筆不必入猶蛇寶
啞若玉寶乃眉見側出連狝錯雜得視樓一編之寶行
且寶中寶寶外寶續遇寶續書寶不其其他爰以是為
匿影而潛神之寶也并可則寶斯寶者存寶何不存乎

願寶斯寶者非復存寶存特寶也寶不必存特寶也假
有好調其說者謂孔寶聖漁寶龍寶嘉名今信存則又
啞啞已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四月上海胡式銓

寶存

序

是編初稿隨手雜錄自戊戌仲冬迄今辛丑孟夏因積
帙漸夥于弟輩都欣覽之遂區區詩事語為四卷聽德
通開離惟念徵引事實宜簡毋繁而在湖其最先子謙
陋但就所見擇書一二偶有未能割愛者稍廣之不備
幸博雅君子指所未逮焉後續有得當次以卷後之後
聯為一編云琢如書

寶存卷一

上海胡式鈺青坳

書寶

陳編益智老至以燭間及未議且付且慚

著書賈充有兒黎民三歲乳母抱之當閣充就而拊之
世說云充就乳母手中鳴之拊鳴各通蓋謂拊其兒作
鳴鳴聲以悅之也猶荀子拊循之喁喁之義然鳴字耐
味杜牧之遣興詩浮生長忽忽兒小且鳴鳴

頌詩讀書知人論世謂之尙論古人孟子言之也嘗見
鍾伯敬評漢高天風歌日真帝王真英雄效漢高以假

寶存

卷一

仁假義取天下當日分我孟葵之語已無人理其後太
公擁慧御行不罪家令之言而反善之雖後人謂善其
發悟已意得崇父號無非曲為之周旋至於羹讓之封
祇以飲食細故欲示其嫂之過於天下萬世本原之地
率如是不大有以辱古之帝王耶伯敬不察猥據一歌
口吻嘆為真帝王亦失言之甚者已夫漢高者聰明卓
練謂之真英雄可也有帝王之位無帝王之德帝王之
亦可也不必真焉

聖德無涯涘聖教亦無涯涘尸子云舜之行其猶河海
乎謂德千仞之溪滿焉蜷蟻之穴亦滿焉傅子曰人之

學者猶渴而飲於河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

王長元策秀才文云將使杏花菖葉耕獲不愆清醜洽

風述遵無廢按杏花菖葉文人都喜用之慧清醜洽風

尤為雅韻四民月令引農諸杏子開花可耕白沙呂氏

稷日凡耕之道欲廣以平欲小以清又正其行通

其風必中央師為洽風高誘日央決也洽風和風也

肅洽風以搖長也

輟耕錄載虞邵庵宴散散學士家歌兒順時秀唱折桂

令起句云博山銅細裊香風一句而兩韻名短柱虞愛

其新奇席上偶談蜀漢事亦賦一曲云鸞輿三顧茅廬

漢祚難扶日暮桑榆深渡南瀘長驅西蜀力拒東吳美

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虛造物乘除問汝

何如早賦歸歟蓋兩字一韻比之一句兩韻者為尤難

今中州之韻入聲似平聲又可作去聲所以蜀衛等字

皆與虞魚相通式鈺按詩維昔之富叶方不如時維今

之疾叶不如茲又羣史所載諺如厥德仁明郭喬卿

忠正朝廷上下平之類夥不勝收又黃庭經內養三神

神可長生叶魂欲上天魄入淵還魂叶返魄道自然凡

此一句兩韻并連句也其他或連句而句自為韻者尤

多不及錄則一句兩韻有由來已易長子帥師弟子與

尸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叶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謙以

制禮復以自知以遠害益以興利象事知器占事知
來詩詩人而無儀不死何為人而無止不死何俟人而
無止何不美反過死考繫在瀦頤人然之寬心之憂矣
之子無帶美反鷄栖于時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叶四驪濟
濟垂轡瀦瀦駕我五乘馬補反說于林野與上乘我乘
駒庶見素冠公棘人叶樂樂兮無衣無褐例反何以卒
歲予手叶拮据予所持茶予所蓄租予口叶卒瘡日子
未有女反室家胡反制彼裳衣勿士行杖風雨攸除烏
鼠攸去君子五反有芋如翬斯飛君子攸躋式夷式已
無小細人殆弁彼鸞斯歸飛提提不知所屈心之憂矣

寶存 卷一

三

君子叶如怒亂庶遺沮瓶之罄矣維疊之恥驅場翼翼
黍稷或或通反以其婦子饁彼南畝叶攬其左右叶
反嘗其旨否美反禾易長畝叶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日
止日時築室試于茲蕭爾女士從以孫子不解于位民
之攸暨挹彼注茲可以饒饒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叶後反
挹彼注茲可以濯疊豈弟君子民之攸歸挹彼注茲可
以濯漑氣反豈弟君子民之攸暨天之方濟無為夸毗
威儀卒迷路車乘馬叶我圖爾居莫如南土經營叶四
方告成常于王敬止敬止天維顯思命不叶易哉龍旂
承祀六轡耳耳管侯叶燕喜令妻壽母叶管子六畜遺

育五穀過熟太元今嶽後穀終說同極結叶決其龔
錐利以治穢割其虎鬚利以無穢易緯引古語蹟馬叶
破車惡婦附破家叶始夏禹襄陵操下民叶愁悲上帝愈
咨凡此兩字一韻并連句也他或連句而句自為韻者
尤多不及錄則兩字一韻又有由來已

慝情可對顛毛專文類聚迂叟病慝齒呻吟之聲達於
四鄰通夕不寐文苑英華賀蘭進明詩云髀裏未堪運
宿肉鬢過何事遠顛毛

樂三終可對詩四始然詩四始疊韻不如詩五際漢書
翼奉傳詩有五際是也亦可對詠七始歷律志七始詠

寶存 卷一

四

是也又春秋緯稱黃帝受圖有五始王褒傳春秋法五
始之要胡廣曰五始一日元二日春三日王四日正月
五日即位期可以受圖五始對奏樂三終又玉燭寶典
元旦乃歲之始時之始月之始日之始春秋謹四始者
是也是亦一四始

唐僖宗善擊毬謂石野猪獲人日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
狀元對曰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駁放之鍾嶸詩評若
孔門取詩賦則公幹升堂陳思入室然則文章亦技也
猶近聖門專至戲雖工并難文藝况矣野獐善調
莊子秋水篇云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

陸之問不辨牛馬又外物篇云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鏤鏘于是乎始備又漁父篇云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又云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顛淵遺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竿音而後敢乘凡此開唐宋人小品風流

毛詩訓音但曰某某字反不曰切而字典但曰切所謂語爲吉祥滋厚福也

縮長源曰攷之於文發之於均益古無韻字均韻卽韻

寶存

卷一

五

也見說文先訓韻字始文賦羅氏仍古耳

馮夷馮有兩讀酉陽雜俎河伯人面乘兩龍又曰人面魚身一日冰夷一日馮夷穆天子傳言無夷則據段氏所載由冰音釋之讀若慈由無音釋之讀馮本音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攷竹書紀年一書晉書束皙傳稱竹書之異云益于天位厥殺之史通引竹書云益爲后啟所誅今本竹書

云夏啟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六年堯與束皙劉知幾所引異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故堯城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

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今竹書無囚堯偃朱事今本非晉本其僞

根證鑿鑿皆可辨之矣然囚堯偃朱殺益等事尙可信耶此必昔時有懷不軌之心者妄造此語誣聖賢以待

自文耳則安見晉本之爲實錄竊謂同一僞也猶不若今本近情可取也昔平原君以孔子於衛親見南子於

阿谷交辭漂女問於子高子高答云古者大饗夫人與馮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

言起於後世殆假其說以行其心者之爲也是南子漂女稍涉嫌疑後人猶不肯爲聖人受其罔况如竹書載

堯舜啟益等賊人事豈非小人無忌憚之甚哉故攷古者辨其書之前後真僞辭人操觚援引擇言尤宜雅焉

楊氏丹鉛錄云汲冢遺語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伊尹與桀妃妣喜交多誣而不信其文極古不起自戰

國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僂者爲之也式鉅按論語舉伊尹不仁者遠註不仁者皆化爲仁若遠去耳則

其時猶有小人造言若此哉

魯論子路無宿諾孟子不宿怨焉荀子文王無宿問管子有過者不宿其罰淮南子文王宿不善如不祥墨子

又說苑宿善不祥大戴記羊舌大夫不使其過宿宰我

寶存

卷一

六

又說苑宿善不祥大戴記羊舌大夫不使其過宿宰我

無有宿問知君子貴勇決焉

莊子天道篇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徐無鬼篇枯槁之士宿名宿字並佳

式鈺年十二時塾師講君子不重章次日回講師以無友不如已詰之曰人不如已既不友矣或已不如人亦將不與已友柰何則聖人之言豈不礙理式鈺曰無友者謂已不必往友他若他來友已不可拒也師快之明年回講嫂溺援之以手句師曰男女授受不親何以古人但言嫂叔不親授不及伯與弟妻乎式鈺曰叔亦有童子之年且不親授則弟妻夫兄不言可知舉其

寶存

卷一

七

輕以見其重也師亦快之又講堂高數仞一節曰言弗為則去數端乎式鈺曰非必數端可廢謂不若是侈耳師曰侍妾可廢齊桓公如夫人者止六人君子病之式鈺曰亦病如夫人耳師乃擊節曰有是哉司馬史有清娛之侍婢曰黎為柳巷之詩而范文正之惓惓於自栽花或信然已

予為諸徒講天下之士悅之節旁有人云孟子何輕談帝女之色且何由而知其色之好乎予曰孟子固非談閨閻者願婦有四德古人亦講婦容二女色好未嘗載之於書若必欲徵實可即娥皇女英之名按之娥好也

方言秦謂好曰娥又凡誇美女者必舉婦娥英華也註故云美如英又尚之以瓊英乎而韻會錢氏曰瓊英玉色之美然則二女縱不必先施毛嬙之美斷不同嫫母無鹽而竟以至美之名錫其女可知也不然象亦豈未嘗見一嫂而漫曰使治朕棲耶故張衡西京賦女嬃坐而長歌李善注亦引女英娥皇云况此固孟子準常人之情言則人情必意富貴家之女為好必不以貧賤家之女為好大抵然也總之為舜之憂之難解極言之耳

得得輕議大賢人耶
西京賦芳草如積積字甚微妙第竟言積草轉遞

寶存

卷一

八

或有戲問於子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女稱兄弟而不聞男稱姊妹何耶予曰所謂地法天也蓋陰法陽則可陽法陰無是理也故十月純陰用事因謂之陽月不聞日月為陰月

釋親夫之女弟為女妹禮昏義和於室人注室人謂女公女叔諸婦也賦在東曰夫之兄為公故其姊為女公夫之弟為叔故其妹為女叔

今一字或圈讀數音頗便童蒙一覽子然未識例始何時何人開張守節史記正義發字例云古書字少假借蓋多字或數音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入若發平聲每

從寅起在巳去在中入在亥也又一字三四音者同聲

異喚一處其發如字初音者皆為正字不須點發蓋自

齊梁人分別四聲而讀經者因有點發之例是據張說

則唐初已然矣然亦未言創自何人也其點易為圈則

近時錢謙相養新錄云宋以來改點為圈如相臺岳氏

刊五經於字異音皆加圈識之養新錄亦載張氏發字

例一條

六元裝卦云陽氣雖大用事微陰據下裝而欲去次二

春歸春去迎春別春送太陽

春歸春等事當本此裝字

古人引與多剪截友于色斯貽厥礪乃千木馬卿馬駢

方朔等不一而是其尤不易解者夫人娘子曰夫娘子

大夫曰大夫之類然昔人之割裂亦病也今人用之典

雅矣

今人皆知砥礪其劍而弗知砥礪其身尹人皆知以食

愈飢莫知以學愈愚說即孔子云誰能出不由戶何莫

由斯道意

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顯而微逆而

顯順而推焉

錢幸相云程伯淳之沒也文潞公題其墓曰大宋明道

先生程君之墓按明道仁宗年號也不當為人臣之私

稱而潞公以題墓伊川受而不辭皆所未喻後人亦無

議及此者式鈺竊謂明道者言其能明達大道兼能發

明大道也潞公以伯淳當之為無愧故稱之非取朝廷

年號也且王者制為年號原以示便於天下後世共稱

雖記載一切不以為憂無所避也即如年號地年號錢

宋明稱年號隨意割取一字錢氏亦嘗歷舉之而不言

其非乃獨不滿於程子之為明道何耶夫一縣一州一

府國家所馭之地耳年號之錢為民間交易之需耳年

號之甚至磁銅玉石凡在瑣細玩好輒各有年號款識

敬稱其物者即有以年號呼之曰某某磁某某爐之類

曾不聞有制禁其人為萬物之靈士為四民之首朝廷

得一鉅偽物窮理傳述著撰即朝廷之幸並天下後

世之福是即冠以某王年號亦所以明某王之得有其

入而天下後世之賴有其人也是正以公稱稱之者公

之朝廷天下後世也私云乎哉錢氏博洽宏通時有卓

識而於明道之議得毋鄰於曲謹夫為臣子者恭慎為

尚而自古聖王又無貴田謹之士焉程顯字伯淳弟顯字正叔

程子曰天道甚大豈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

何為而天路何為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攷管子宙合篇鳥飛準繩大人之義苟大意得不以小
缺為傷故聖人美而著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
家之都不可平以準程子之言即此義

鳥飛準繩之論

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管仲之達也故有
閻百詩四書釋地載陶元淳紫司交游中亦稱有才者
亦好詆宋儒來告子曰爾雅釋詁勤也大王剪商即
王季之其勤王家耳奈何作斷商害理解子曰剪勤也
亦云勤也子治毛詩讀至于牧之野敦商之旅猶得解

寶存 卷一

二

作太王勤勞於商乎紫司猶強辯子笑曰沈秋士嘗贈
子詩十年以長懶兄事萬卷初開羨後生子不記憶乎
方當開卷之時尙未到開口地於是面赤屈服而去式
鈺按論語泰伯章集註太王因有翦商之志本一時誤
筆紫司當日遂以斷商作太王心跡講不就國勢言而
百詩亦不及沈思故輒舉于牧之野敦商之旅答之殊
不知此二語亦祇詠武王事跡也不然太王果心乎斷
商武王繼之亦心乎斷商猶謂之奉天伐暴乎願自尼
宣迄今通儒鮮或議之誠諒其心也惟紫司錯認斷商
從心跡說故卒與百詩辯而百詩亦復錯認而強為援

證之自負宿學未免理屈詞窮於是為此刻毒語以劫
之講學家悻悻如是可笑已乃復筆之於書意將辱紫
司於天下後世耶何以知之觀其自序釋地云于著書
冀以垂後故知之雖然紫司究無甚他謬而閻氏妄議
薛王不容後學自是斯言之玷已詩傳剪商之稱朱子
曰交游勤商之心
楊用脩曰漢儒謂湯武逆取順守此言非也易曰湯
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焉有逆而可以順大應人
乎

乎

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閻氏之識固陳人之不如

寶存 卷一

三

三時子游年纔十八子夏年纔十九耳而概以文學名
數語截然而止奇之乎疑之也其意蓋以游夏年少豈
竟足以當文學之目又不敢質言之故作此閃條不可
捕捉語氣鄰於皮裡陽秋嗟乎閻氏自矜淹博觀其著
撰既數與朱子為讎矣乃又欲後厲聖門游夏哉須知
聖門文學雖亦在乎稽古功深尤在儲其德詣宏其器
識積之厚以流光斯爾雅可貴漢魏而下載籍日以滋
書者乃第尚博聞強識至頭童齒豁詡詡然謂之無愧
於文學淺矣且即以博洽論又安知游夏聰慧不早於
少小時徧覽古籍六通四闢乃得居文學之科耶兩僅

以留於詩書禮樂史志局游夏哉如閻氏私意則子思之十六歲作中庸尤不能信古來多有以聖童神童奇童稱於書者謂皆烏有先生可矣閻氏之妄測古賢如此甚矣其不知量也

子尤州官舍紫薇花下集飲七古後有云三商夕定花濕露高燭何可燒銅荷盃盤重整各一噓且話風月姓談他時一友云商當是商並以便用韻本示予予語之曰儀禮士昏禮注日入三商為昏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夏子喬蓮花漏銘云五夜持宵三商定夕予即本此恐便本詩韻不足憑耳後見邵長蘅韻略錫部商

寶存

卷一

十三

字下載日入三商為昏蓋早誤商為商矣又見錢氏窠新錄並載高士奇天祿識餘周禮漏下三刻為商且以儀禮鄭注為周禮其改日入三商為漏下三刻并成臆說則錢氏亦嘗譏高氏矣邇來韻本迭出為便於習誦帖用者悉宗之且謂漏下三刻為商與商字異俗多誤用云真夢謔也又華臚之臚讀上聲歸虞韻今便用韻本虞韻兼載華臚葑菲上聲今人平聲俱誤予非敢駁前人若此類者不得不為拈出恐貽誤無底也街風俗通攜也離也四出之路攜離而別也攷尸子子產相鄭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李蔭於街莫有擗

香街是指野路如潘安仁西征賦過街郵注云梓澤西有一原之類也不然城市湫隘人眾輻湊豈容桃李即有桃李固莫敢援無足異耳漢梁冀傳冀乃大起第舍壽亦對街為宅此指城中路故正字通云京師街道曰街術也至今人則專以城市通道為街矣壽孫壽妻也桃李轉子

作櫻葉對面
見呂氏卷五

閻百詩謂集註儲子齊人也與後齊相也幾二人兒迪彝曰齊人者因本文耳孟子堯舜俱例以人瞞非無位者可使亦人則儲子可人後云為相故從齊相

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會子大孝上賢祿天下次賢

寶存

卷一

十四

麻一國下賢祿田邑荀子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荀子君以德尊上也君以義尊次也君以強尊下也淮南子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錢氏注中楊廣為太子父死不問同心金盒忍為獸行及登寶位无殘刻淫侈惟恐不至誠所云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東海之波流惡難盡已乃以彼聰明才調風流自謂觀其於東都觀文殿前為書室十四間飛仙鶴幔宮女香爐隨時臨幸尤喜廣為著作猶深冀以才藻垂名後世也當世有才力將崇禮之非特以光朝廷抑所以彰毛圭

愛才之雅也奈何憐憐焉惟恐人之出其右薛道衡以
美才殺之曰更能為空梁落燕泥否王曹以美才殺之
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亦甚於鄉里鄙儒
相軋名已更可笑者及被刃時曰天子死自有法取酖
酒來夫為天子一切無法願獨於一死論法以斯法處
大無道之君乎立法猶輕故

唐太宗英明仁德之君也貞觀丁酉以武護女美年十
四召為才人迨戊申太白屢晝見太史古女主昌民間
又傳秘記云唐三世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帝乃以李
君羨為武衛將軍小名五娘官稱封邑皆有武字誅之

寶存

卷一

五

求之於外不索之內太史令又云其人已在宮中三十
年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帝乃欲盡殺宮中疑似者而
仍止之夫九年之間美女武氏在帝意中也宮中武氏
豈有多人乎帝知之臣下宜均知之願為臣者或拘於
殺之無益知而不言乃人君國祚攸關不鋤而去之何
哉試推其隱蓋太宗實見武氏之美不忍加誅也亦援
太史徒殺無辜之說以自寬姑含忍之不欲顯白其人
也此太宗當日之情事也然則武之為禍唐室烈矣雖
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武后年十四為太宗才人太宗崩時年二十六出為尼

三十一歲高宗大幸拜為昭儀旋立為后高宗崩后六
十一歲臨朝明年所幸馮小寶使為白馬寺僧名曰懷
義出入禁中七十一歲命懷義作天堂時御醫沈南璆
亦得幸於后懷義心慍燒天堂及明堂仍使懷義更造
懷義內不自安言多不順后陰使人毆殺之七十三歲
又以張昌宗為散騎常侍張易之為司尉少卿蓋易之
昌宗兄弟年少美姿容善音律皆得幸於后謂之五郎
六郎七十七歲又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府供奉朱敬則
諫曰陛下內寵有易之昌宗足矣聞侯祥等求為供奉
無禮無儀云云后乃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

寶存

卷一

六

百端攻武后自少至老肆淫無狀牝牡雖區雌雄已忘
其意方以天子有弄臣婦人為天子固宜有弄臣也可
笑尊記之人於明堂一火謂后恥而諱之但云工徒誤
燒夫后豈以懷義與南璆之爭淫爭寵為恥哉特不忍
遽誅懷義耳不然敬則豈不知陳辭女王當諱則諱而
以內寵為言且后又以直言嘉之不較然歎春秋斧衮
繫之一字武后之恥誠不敢知之

素讀莊子契其理趣幽渺文境恢奇至或有措語之清
麗用字之雋妙者誠不暇察也茲為採錄于左與諸賢
徒共賞之

摘句

解獸之羣鳥皆夜鳴治之則逆物性 其心之出有

物採之非先物而後出耳 折楊皇琴嗑然而笑音

花折楊皇琴皆怪歌俗人間之則喜 澹然無極衆美從之 秋水時

至百川灌河 未解裙襦口中珠 春雨日時草

木怒生

裙襦二語儒以詩禮發冢也固是好詩不愧詩人

作賊太元迎封裳有衣襦男子目珠似本此

摘字句中取

作則萬竅怒呼謂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

存

卷一

七

車轍 擊萬物而不為義擊碎也言雖能理萬物而不自以為義無容心也

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 雲氣不待族而雨聚

也 耒耨之所刺 塞曠之耳而天下人含其聰膠

離朱之目而天下人含其明攏音 工倕之指而天下

人有其巧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而天下之德皆

立同 其心之出有物採之 夫子盍行耶無落吾

事 子往矣無之吾事乏落 古之王天下知難落

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 實禮樂性

情為 濛濛散樸濛濛其淳也 灑心去欲而遊於

無人之鄉 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勸其色勸去其

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並傍也此 此四

六者不盡胸中則正也盡動 湯以胞膺人籠伊尹秦

穆以五羊皮籠百里奚 以駟合歡以調海內調和

又淮南子摘句

秋風下霜倒生挫傷草木首地而生 過人之智植

于高世 西老折勝黃神嘯吟西王母折其肱勝黃

也 男子樹蘭美而不芳 藜菜成行瓶甌有堤堤

過於小者措置得宜而已不 蘭芝以芳未嘗見霜

不久 蘭芝欲脩秋風敗之 鼓琴讀書追觀上古

存

卷一

六

難先稻熟農夫耨之難隨稻而生者與

倒生二字本莊子外物篇草木之倒植者過半

摘字

草木注根魚鱉湊淵 天下為之圈則名實同居圈

也名爵號 側谿谷之間也側伏 過人之智植於高

世也 萬物一團也 鴻鵠鶴鷄莫不懼驚伏竄

注喙江喬喙注江邊 春秋縮其和也縮減 走獸廢

脚田無立禾 衰世湊學不知原心返本也湊趨 精

與鬼神總總合 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形有折劫

也 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 竹之性淨殘

以為勝 水之下流州之上尋 澆天下之淳析天
下之勝 鍾為勳奇治為亂奇飽為飢奇佚為勞奇
諸侯必植耳而聽 三代種德而王

莊子漢陰丈人謂子貢子非獨絃哀歌以賣名譽于天
下者乎淮南子公孫龍祭於辭而質名以見世間噉名
輩無如風雅中人

荀子宥坐篇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
卒音解此 竊謂六朝工竿牘者鮮有此質雅冲致悟此
并可與讀陶詩

齟齬宅責二音漢書灌夫傳魏其必媿杜門齟齬舌徐陵
齟齬

與楊僕射書規規默默齟齬舌低頭齟齬也

唐制宮人用

今本家語拜官氏錢氏養新錄力辨其謬云按漢韓敕
造禮器碑云并官聖妃在安樂里宋祥符中封鄆國夫
人制詞亦作并官氏此二碑皆在曲阜孔廟又宋板東
家雜記元板孔庭廣記書并官氏未有作拜者自明人
誤刊後來依之式鈺近得顏氏家訓注本風操篇孔子
名兒曰鯉補注云家語木姓解十九娶宋之拜官氏一
歲而生伯魚名曰鯉案拜音堅漢韓勅碑作并官氏蓋
隸書之變宋大中祥符封鄆國夫人詔鄧名世姓氏書

卷一

五

辨証王伯厚急就章元至正三年廟制詞並以拜官為
并官誤也今從左傳桓六年正義作拜官攷此本 國

朝趙敬夫注而盧文弼補注之其例言云是書經請正
於賢士大夫始成定本友朋間復互相訂證厥有勞焉
其簡端鑒定姓名即首列錢莘楣然則錢氏於此條注

曷不據其所見正之也豈此書刻於乾隆間而養新錄
刻於道光時或錢氏考據之學其始猶未甚致力歟
汪慎脩論鄉黨執圭曰集註承包氏之誤以命圭釋之

命圭是天子命而諸侯守之者大夫聘執瑤圭周禮有
明文君之圭非臣所執朱子晚年脩儀禮經傳通解引

卷一

三

典瑞玉人入聘禮篇則圭固有辨矣集註未及追改
耳式鈺以為江氏讀集註此處未免錯會明明曰圭諸
侯命圭不曰天子命圭蓋諸侯命大夫所執之圭即瑤
圭也若命字貼天子說則註語似太簡獨不思大國三
卿二卿命於天子 卿命於其君乎則此命圭謂命於
其君可知也况包氏云執持君之圭此語本未嘗誤瑤
圭仍係君之圭不得謂為臣之圭也自江氏以朱子為
失檢至今隨聲附和舉世一辭矣
柳氏萬姓錄采真子干姓獨不見其書今百家姓則村
塾童子皆誦之無編輯名氏當是宋人所為故冠以趙

猶唐之姓苑李為卷首以尊國姓也陸務觀詩云授罷村書閉門睡終年無著面看人自註所讀雜字百家姓之類謂之村書

楊用脩云左傳方城以為城古本方木萬字古字萬亦作方故訛爾唐勒奏士論曰我是楚也世伯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宏境萬里故曰萬城也式銚竊以為萬里地萬城楚地皆城矣且下句何不云萬水以為池乎則安知古本之萬非訛

水經注邵國志曰葉縣有方城郭仲產曰因山以表名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淮南子墜形訓方城

寶存

卷一

三

在九塞之中高誘注在楚

又云道書以一卷為一弓音周與軸通陶九成說郭用之佛書以一條為一則洪景廬容齋隨筆史繩祖學齋估畢用之式銚謂此通儒之好異也今以為常

陶九成輟耕錄又云弓即卷字按弓弓通

路史元杲娶洪氏曰嬰敷感飛星而震副左而生儋羅王時周曰立祿羅母名羅是為伯陽黃面皓首故謂老子耳三漏故名耳而字儋儋與儋同羅邑於苦之

賴賴乃萊也故又曰老萊子壽四百有四十羅子羅別一人非萊高士傳孔子至楚見老萊子時已二百餘歲姓衣黃衣制斯則答皆禮事知非二人孔時年十七

老時蓋王氏因學紀聞陳思王靈芝篇曰伯瑜年七十

綵衣以娛親今人但知老萊子之事而不知伯瑜蓋言事有兩願老萊子何人也按元杲伯翳之裔自恩成後

世為理以命族理即李也故老子姓李一曰生賴鄉澗水之陽九井西李下故姓李說苑伯瑜母嘗而泣說苑曰今母力不能使痛

西湖志天竺寺每歲秋月夜嘗有桂子飄落寺僧拾得之故宋之問靈隱寺詩云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子

恒疑神其說也偶閱段柯古天咫篇載釋氏書須彌山南面有閭扶樹月過樹影入月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此語差近然則月中之桂昔人有不欲信

寶存

卷一

三

者彼桂子之落又可誣朱子注天問願在腹朱子亦取水影地影之說

唐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氈帽時號趙公渾脫子偶與友人談及之呼脫本音座中有云脫當讀脫渾脫帽渾脫舞皆然予方自病浴訛也廣查諸書無平聲讀

一日於村塾童子所習唐詩三百首見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註云李中麓開先太僕塞上曲云黃河萬里障邊關點鹵年來謀計殊不用輕帆併短棹渾脫飛渡

只須與自註脫音駝因憶唐人詩十字往往讀平聲若

諶丹鉛錄云謂之長安語音律詩不如是則不叶然則脫之自註音駝亦只長安語音耳非謂必讀平聲也

太元奇奧矯大易而過之然時有本分語雅麗可誦如
物登明堂商裔皇皇 交於鳥鼠費其資黍 旌旗挂
羅干戈蛾蛾 翡翠于飛離其翼孤颯隨之毛躬之賦
小子在淵丈人播船 鬼神耗荒想之無方 時天
時力地力維酒維食爰作稼穡此等語試取爲詩皆佳
句也

四書釋地云舜謂伯翳曰咨爾費贊禹功爾後嗣將大
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姚舜所受姓玉女見祭統蓋美
言之君子比德于玉豈他庶姓所可稱是益爲舜婿亦
古今所未經拈出者式鉦按路史伯翳大費服事虞夏

寶存

卷一

三

始食于贏爲嬴氏帝錫之阜旂玄玉姚女而封之費是
玉與女本二事羅氏博洽必確據古書于長簡易其句
玉字帶及之亦古人文法也且既是帝女稱女可也而
繫之姚旁支顯然矣路史並載舜次妃齊比氏生二女
曰宥明日燭光慮河大澤爲湘之神亦無益妻之說則
聞氏猶未深求之按合費上文帝錫玄玉禹受曰
大費爲輔則非場高而玉錫窮也
東坡書柳子厚牛賦後篇外俗皆恬殺牛評者曰恬字
天佳式鉦謂當本孫卿性惡屠牛而解
東坡曰武王非聖人也昔孔子嘗出湯武自以爲殷
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欺然數致意焉謂大哉巍巍乎

堯舜禹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明矣謂武盡美未盡善
又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可謂至德夷齊謂武
弑君恥不食其粟孔子予之其罪武甚矣而孟軻始亂
之日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自是學者以湯武
爲聖人之証皆孔氏之罪人式鉦稱謂以武王非
聖人豈非弑君逆臣歟論伐紂是非公私之間毫釐干
里如蘇氏言獨不憶中庸一書乎孔子以文得子武而
無憂武果弑君者則文之至德聖人也知子莫若父謂
何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弑君而謂之纘則太王
王季文王之緒何緒乎周公成文武之德文與武並提

寶存

卷一

二

何弑君者猶以德稱乎武王周公達孝夫孝可作忠孝
弟而好犯上者鮮矧弑君乎周公聖人也武王伐紂何
不問出一言以諫之且論語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孔子
必非以弑君之黨爲才而與唐虞並論可知已謂韶謂
武必非以弑君之賊與舜並論又可知已子貢曰莫不
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觀堯曰咨治堯舜禹湯武之
道昭若日星則湯武之爲聖人益不辯自明焉要以蘇
氏之言第欲爲天下萬世爲人臣者警而孟子往往歸
之於天目爲天吏註云若湯武是蓋持論最允既可以
敢天下萬世爲人臣者觀觀神器之心而又所以明爲

人君者之神器不盡是恃恃脩德也然則蘇氏以孟子為孔子罪人式錕以為蘇氏尤孔孟之罪人矣因思國朝如閻百詩者好為異論又無怪其嘗不避武王耳噫世有聰明才辯幸無輒相調前人哉

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齊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弑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為法度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亂之武

寶存

卷一

五

王代紂以定湯功也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淮南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以為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蘇氏殆本武王之問及齊桓南語又穿鑿而附會之管仲定湯百功亦義亦圓通特以善伐不善未可以概君臣不如孟子歸之于天孫卿云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又云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君而以湯武為弑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不祥

莫大焉然則以湯武為弑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耳是爾陵亦不非湯武

爾孔叢子子思對魯穆公曰且臣不佞又不任為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釣字迎神蕩字根釣字恰好鬼谷子亦云其釣語合事得人實也又云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釣人之網也又云却論者釣機也淮南王亦云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子思又謂衛君曰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射字辣悚人含沙射影側媚射心也殆本管子大臣養下而射人心一語鬼谷子亦云量其能射其意趙王謂子順曰從古

寶存

卷一

五

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嗣可云吐屬雅令管子君臣篇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食字尤深鷺又五輔篇淫聲詔耳淫觀詔目耳目之所好詔心詔字亦善描寫蓬小羊也頌先生之稷睢鳩水鳥也與好蓬之文益斯至微比王者子孫鵲巢何物擬諸侯嫁女皆可以見昔人之樸而直也而喪家狗三窟鬼尤資後世笑談已論語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人多以犬馬喻父母不倫而以喻人子故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蠶之思願之推議其方分於盡

兒適尋曰家語孔子云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予久不聞家語不省存顧即孔子一語遂可以折犬馬喻親不倫之議朱子或問及王氏題鏡無庸煩言辯之矣

庸成氏之世棲糧隴首積聚之糧晉劉裕曰餘糧棲畝未外之糧

棲字雋漢劉章歌立苗欲疎劉安覽冥訓曰無立禾立

字雋棲糧句略史採淮南子說唐武后時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權句劉裕取蔡邕胡廣碑語惟侍御史

盈脫校書郎按車載斗量已成陳言而權推盈脫却罕

引之權四齒杷權推言其多盈

賢存 卷一 毛

呂覽智伯欲滅叔絲狄名而無道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

之叔絲之君斬岸堙谿以迎鐘因滅叔絲岸不日刻而

日斬捷甚利合智昏惟肖也秦二世紀斬華為城並

何平叔景福殿賦飛柳音鳥踊雙轆是荷赴險凌虛獲

捷相加注云飛柳形類鳥飛又有雙轆承檐以荷眾材

劉梁七舉曰雙轆覆井菱荷垂美式鈺按以荷眾材作

檐荷解極是至引七舉云云以注雙轆則可注荷則非

作者之意蓋檐荷之荷本有平聲一讀故稽叔夜詩夕

得離負荷叶下阿潘安仁詩但恐忝所荷叶上歌劉越

石詩弗克負荷叶下加也又今之寺觀亭榭簷下亦列

柳以飾觀瞻人知名柳鮮知此字

張平子西京賦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蛟蛇洪涯立

而指麾被毛羽之襪襪薛綜舊注云洪涯三皇時伎人

李善注云女娥娥皇女英按賦所云云不過形容假頭

搬演女娥女之嬌好者耳古賦偶聯多似對非對李因

洪涯而以英皇實之何憂嬖妃也

漢明帝嘗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入牀下帝怒甚

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乃赦之

迴霜收電其辭可發笑也魏文帝令東阿王植七步中

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植應聲曰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

賢存 卷一 三八

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乃釋之消災弭禍其辭能

使愧也抑皆由才捷

班孟堅與引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蓋言唐堯皇漢承上

文咏嘆收之向見某時文巍巍乎其有成功一節題若

云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豈不大哉用班語即收合上文

大哉極好唐即陶唐皇為統稱亦指堯也世俗效之為

王道題文輒闌入二語都作規模宏遠套話是非惟不

審所謂並味所由來矣

世言龍取水余以為筆之於書則取字猶宜文顯無可

易者偶聞宋袁質甫夔屬詞評載夏間久旱所求而雨

隨至者都是龍捲江河之水上觀徽宗政和七年夏
大雨有一魚落殿中省廳屋上此雨是江河之水為龍
所捲而上無疑矣捲字殊得之

袁質甫曰史記黎明二字漢書作遲明遲訓待明也
黎訓雜黑白未分欲明未明之間也猶之黎民頭半白

黑故曰黎解漢書遲明而引史記黎明者非式鉦按黎
同遂蒼頡篇曰遂徐也又黎通犁又遲古文作遂是黎

犁遂遲一也黎明遲明可俱作徐明解袁說轉曲

天威中進士侯甯極造藥譜一卷改立異名陶南村取

馮子喜為偶之其不可屬對者並書于後以備採覽

寶存

卷一

三九

湯主山菜 禹孫澤 壽祖威靈 德兒杏 賊參薺 孝

梗知 仁棗川練 澀翁詞梨 飲叟黃淡 伯樸厚 野丈頭

翁 樞聖葦 藏臣柄 木叔胡 磨男甘 草兵豆 天

豆破故 鄆芝天 山屠黃 海脂麟 丑寶黃 夜金

花黃 知微老 既濟公 導河掾 木猪疥 赦肺侯 冬

假君子牛 苦督郵 兇木甲 角聖龍 鬆髮聖 五福

縵白 萬金茸 紫錦 繡根葉 吉祥杵 梗英 華庫智

縵帶米 葉玉 絲皮仲 九碗菜 蘭百 文鬚石 笑顰

金菊飛 天蕊花 拔萃團 滴金卵 延胡百 辣

雲生雨 平草活 中央粉 黃牛 夏精天 清涼種

香支 解香打 琥珀孫 陸續丸 不死剋 保

生藜本 脩身弩 花續 命箇度 尺錢連 醒心杖

志剔 骨香青 翻胃木 鎖眉根 苦破關 符蓬 莖

風稜御 史子 骨鯁元 君斜 枝大士 龍騰脫 核

嬰兒仁 含丸使 者化 米先 生翅 削堅中 尉三

調睡奈 軍酸 黃香影 子梔 綠劍真 人蒲 太青

尊者確 冷翠金 剛石 昌明童 子頭 混沌頭 蛤

生洞 庭奴隸 藁藜 尊師 仙靈 雪眉同 氣白 扁

風味團 頭砂 通天柱 杖膝 偷蜜珊 瑚草 出樣珊 瑚

寶存 卷一 三

木鍊 形松 子子 比目沈 香烏 藥延 年卷 雪皮 白

右屬對諧平仄 帝膏蘇 鬼丹蘆 金母蛻 王線 子檀 香芽 畢和尚 草

茄隱 上座李 雪如來 白水 狀元紫 鹹毒仙 預

子羽 化魁皮 黃英古 白大 壽吳 沙田髓 精

草魚目 蒜腦 蒜白 合綬 帶米 走根梅 乾滴 膽芝

連瘦 香嬌香 破軍 殺大 紅心石 綠髮 薑辛

飛風道 者碎 抱雪居 士香 附中 黃節士 府大 青

尊者銀 條德 屋山 金山 力士 銅自然 丹田霖 雨巴

安神隊 杖冬 良醫七 首亭 命門錄 事安 息腎 曹

都護巴 藁生藥王子 骨鯁元君

右屬對不諧平仄

嗽神子 火泉竹 地白瓜 瘡帶何首 死冰白僵 血

櫃牡丹 秦尖疾 貴老陳 時美中 魏去疾 魏黑司命

菴石仲 寧滑冰 喉射荷 草東牀 六停劑 子五 顯

明犯阿 黑殺星 夜明無名 印地 無憂扇 批杷 王黃瓜

馬兜靜 風尾刺 迎湯子 瓦絲 玉虛飯 龍衣驚 小

帝青無 聲虎小 昌明頭 百子堂 草果 川元泰

川百藥 綿黃 赤天佩 尉佗 圭柱 女二天 歸大 通綠

香早水 晶砂 無情手 瓦瓏 斑貝 西天蔓 胡蒜 腦詩

寶存 卷一 三

百玉靈 片石 三閻小 玉白 建陽入 座蛇 水磨橄 攪

金鈴蠻 龍舌血 藥永 嘉聖脯 乾正 坐丹砂 子附 脾家瑞

氣肉 豆甜 面淳 于蜜 痰宮劈 歷半 巢烟九 肋烏 梅籬

面還丹 參新 羅白肉 子白 附茅 君寶篋 卡蘆 頭豹 子紫

肚裏屏 鳳文 遠元大 品地 理光烏 藥良 隨湯給 事中

甘玲瓏霍 去病香

離騷云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處妃伏羲之

妃也頌 洛而死 為洛神又云 見有娥 之佚女恐 高辛之

先我有娥 氏帝倍 之次妃簡 狄也又 湘君湘 夫人二 篇

湘君湘 夫人帝 舜之三 妃帝 堯女也韓 昌黎以 娥皇上

為夫 屈子借以寄意頗形斐語曹子建因之作洛神賦

尤甚往古聖妃不幸至此文人之口孽也李善注西京

賦女娥長歌句蓋同是病後人有議之者否

揚用脩云世傳西施隨范蠡去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

一舸遂鴟夷之句而附會也子竊疑之一日讀墨子曰

西施之沈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

從范蠡去之一證後見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

西施於江合隨鴟夷以終乃嗟此事正與墨子合浮沈

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

以贈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范蠡去越亦號鴟

寶存 卷一 三

夷杜牧以子胥鴟夷為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也范

蠡不幸受誣千載遇子雪之快哉式鈺按楊氏斯論過

見猶未免也越王長頸鳥喙方自殲其忠臣矣尚念仇

國之臣而曰沈西施以報子胥乎特鑒彼尤物足以匹

國不欲有之也且使西施果不殺用給范蠡以終說者

又未必不謂惟范蠡高士乃得享西施之美入亦惟西

施美人宜終託范蠡之高士是令西施隨范蠡亦以全

西施報范蠡也西施非私奔范蠡並非偷挈之逃何損

其亮節哉雪誣之說恐范蠡不任受德耳

陸龜蒙懈志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任其

所之蚤夜曹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名
日嶼漸陶九成云緯蕭二字尤奇式鉦按指江而奔以
上數語聲情活現曰執曰朝曰任曰指曰奔摹繪入神
也而曹沸二字較緯蕭尤生新緯蕭以爲食見莊子

馮元成兩航雜錄云子華子五源之溪天下之窮處也
颺吟而颺啼且曉昏而日映也蒼蒼踟躕四顧而無有
人聲雖然其上膏脈以發其清流四注無乏於濯漑其
蘋藻之芼足以供祭其石皴栗爛如赭霞蔭草之芳從
風以揚壟耕溪飲爲力也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此
數語詞葩而乏混茫東京以後筆也式鉦以爲讀此如

寶存 卷一 三十三

觀有道子養和荒陋隨在得造化佳勝其文筆尤澹以
藻清而腴其韻如竹裏琴鳴甚冷冷有致者已顧必辨
作者真膺似亦多事

前爲黎明之辨兒迪彝見之曰黎黑明白黎明二字亦
可平看言黑白參半猶書稱味爽詩稱味且也袁氏云
黎訓雜黑白未分其以黎通犁耶卻恐明字已贅不得
云黑白未分之明乃強爲之說曰欲明未明之閒又云
猶之黎民頭半白黑故曰黎顧案孟子注黎民黑髮之
人頽老人頭半白黑者則袁氏此條縱繆種種矣漢書
之遲卽遜卽黎倘讀遲明爲黎明亦可也附存兒說於

此

肉食者鄙曹劇有激之言居官食肉不必盡鄙謂鄙者
多可耳然居官而恬於食菜必不鄙也居官食菜莫多
於前明劉璽分閩江右計廩而食妻子布衣不完人呼
爲青菜劉劉羽同知江西瑞州府終年食蔬素人呼爲
青菜劉王質爲四川參政行部所至自奉惟蔬果人呼
爲青菜王符驗守常州不攜家至任日供惟菜人目爲
符青菜胡壽安知新繁縣嘗自種蔬一圃以供日用人
呼爲菜知縣攻諸君皆品學兼裕其清德美政足爲有
位風者也徐九經爲句容令以廉儉著嘗圖一菜於堂

寶存 卷一 三十四

題曰民不可有此色土不可無此味固深有味乎其言
之也夫士既出其身以任當世誠能心勞撫字卽食不
重敵儉矣何太自苦第當風競侈靡正賴如諸君之峻
操愧之惕之爲返樸還醇之一道則彼諸君者夫豈好
爲其矯是用采譽耶

博古無取泥古之諺語固無僞撰然選齋閒覽長安
語曰槐花黃舉子忙而今之應鄉舉槐花早過矣續世
說枇杷黃醫者忙橘子黃醫者藏今吳越開枇杷時則
農者忙小有疾不及延醫故醫者不忙至立秋後未耜
既停積暑之病漸發醫者因於下半歲皆東西南北之

不逞是稱黃時正忙而非藏矣可知凡引用古諺亦須
審時辨地

韻
合吳中有諺云菊花黃尋館忙言村師也亦黃忙爲

實存

卷一

三

詩寶

尚想風雅不齒蛙靡天籟人籟泰之碩士

人或嗤昌黎以文為詩謂其近腐也殊堪胡盧泉明詩
喜用魯論康樂詩愛用經語亦各好談理而陶謝並卓
峙千古且三百篇中謝公以昔我往矣四語為不如舒
謨定命二語偏有雅人深致則詩第穢浮藻耶亦在氣
骨神味耳若沈歸愚謂韓詩不避粗險則信有之如食
蝦蟇詩雖然兩股長其奈脊效炮其尤者也然即炮字

寶存

卷二

一

之俚而淮南子云潰小炮而發瘞疽則亦非無本矣夫
論昌黎之詩本其經術以摠懷抱其實大聲宏嶸嶸嶸
兀猶之善書家劍快戟森鸞鸞鷹跬有山川流峙之勢
星辰經緯之觀者也而彼顧欲以腐字椰擻之是亦可
以知其人之技倆矣殆玉壺清話所云不過蘭蕙春悲
牡丹宿醉霞宮日城翦紅紅翠者已噫寸指可以測測
哉沈存中論韓詩押韻之文終不近古云故今人益而甚之

劉後村謂歐公詩如昌黎不當以詩論亦非真知詩者

存齋隨筆曰據言載高錯知貢舉以仇士良關節取裴

思謙狀頭思謙及第後宿平康里賦詩云銀釭斜背解
明璫小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
枝香然則思謙亦疎俊不羈之士耳史謂頗得才實恐
未盡然式銓按考核以藝烏可知其德也即平康里一
詩珠璣脫口性情流為神韻矣揆其天才處以舉首亦
自相當特關節難免清議耳洪所云轉似過求之

寶存

卷二

二

或曰古詩十九首詩品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沈歸愚
謂初無奇闢之思驚險之句而西京古詩皆在其下是
為國風之遺兩說何乖刺如之予曰奇闢之思驚險之
句可以駭耳休目不足以動魄驚心動魄驚心性情真
摯之激即詩可以興之謂彼兩說固一致也且盡觀之
劇乎當其金鼓喧騰或披髮假面之離奇或白刃紅粉
之轉戰莫不跂足恐後燦耳目也至於絲管冷然或摹
以貞義繪以忠孝極其致令人當場泣下則勾心魄矣
故言情之作本於自然非必求工字句正復無可改竄
所以為國風之遺一字千金云或又曰然則詩質而已
矣無以文為乎予曰性道發為文章知廉勇藝文以禮
樂即斯理奈之可已

欠獻通考載歐文忠公詩焚香禮進士徹幕待經生明
經者不過帖書墨義如兒童挑誦之狀故自唐以求賤

其科式錄竊觀今之哆然自矜考據學者往往輕文藝
爲小技何哉蓋世競趨於文藝斯博覽功疎又以唐時
科目本貴進士進士工聲韻明經記帖括則未免鄙考
據而空腹自賢于是考據家不啻起而爭之矣雖然文
章亦尙典瞻而點鬼堆尸昔人所忌至若專考據而不
工文詞尤等之富人慳鄙盈千累萬一守錢虜焉已
字可今則今之但忌俗體耳可今而古卽榮古陋今嘗
有客謂予曰向聞五侯九伯五侯五等侯也乃見某詩
以三侯歌對五噫詠何解予曰此侯卽兮兮與侯通史
記樂書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注索隱曰沛詩有三兮
寶存

卷二

三

故曰三侯然則兮侯皆古而今書皆兮而不侯引用者
侯非謬也兮尤可兮不詫人耳
楊柳一物而二種說文柳小楊也本草楊枝硬而易起
故謂之楊柳枝弱而垂流故謂之柳予曩詠楊花七律
四首首句垂楊垂柳云云客有見之曰詠楊花何並及
柳予曰詞章寫性情非同考據也因偶憶梁書魏太后
遣通楊華懼禍降梁太后作楊白花歌曰陽春二二三
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闈楊花飄蕩落南家含
情出戶腳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春去秋來雙燕子願
銜楊花入窠裡又抒情集韋蟾罷任鄂州於祖席書文

選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請賓從續
其句皆不能有一妓泛然起曰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
楊花撲面飛帆舉二詩爲客誦之

梵言闍維卽荼毘僧死而焚之也東坡夜聞傳燈錄燈
花燒一僧字作詩云曹溪夜岑寂燈下讀傳燈不覺燈
花落闍維一箇僧兒戲如此才人之流弊也又詠婢誰
詩有揭起裙兒一陣油鹽醬醋香之句後之惡濫詞人
疾得俚爲趣者正堪藉口

凡詩歌七言每句韻者咸謂栢梁聯句體第皇娥白帝
子二歌鍾伯敬云不論真偽非漢以下所能辦又靈寶
寶存

卷二

四

要畧重諸皆七言每句用韻似栢梁聯句其事創體則
猶襲古人也

春夜宴桃李園詩序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按禹濟江
南黃龍負舟啞然曰我受命于天竭力以勞萬民虛寄
也死歸也爾何爲者越王嘗告吳王曰民生於地上寓
也老子亦嘗曰人生天地間寄也寄者固歸則太白語
非無本竊謂寄者固歸四字理語殊簡至淵明詩既來
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可爲四字注脚固歸一作同歸
陶公榮木詩慨暮不存譚友夏謂老陶善搆此等語意
蓋指集中嘔獨在予呱聞雨泣卓爲霜下傑遇以濯我

足汎隨清壑迴飄如陌上塵之類然三百篇懺我寤歎
涼曰不可愛莫助之慶既令居漢武李夫人歌翩何姍
如其來遲古人句法固自多夏夏生新者陶公非故事
標異也

陶詩有風自南翼彼新苗翼字譚友夏謂奇古之極鍾
伯敬謂看得細極靜極友人問予曰究何如佳予曰此
傳神字得化生訣也沈歸愚謂翼字寫出性情斯言正
有理會夫凡用字之法字或板未能追取句中神理以
字之有生趣者易之則機理聲色並暢一字之摹繪入
神一句賴之全章亦恒賴之也所云化生如何有如春
寶存

卷二

五

濃曰開花動曰笑柳搖曰舞樓曰飛橋曰跨榼棋橋榼
柄之曰驪曰騰曰翔皆是故雨無手可以打水無齒可
以嚙則風非有羽亦可翼也尙書曰四方風動易林曰
萬物風興與動皆樸實說理翼則栩栩欲活奕奕有神
矣而要從鳥覆翼之輔之翼之來至謂鳳翼象風則轉
牽合翼固取生物而有生趣耳故類此用字予私謂之
化生訣也自來善詩能傳神者往往用此訣未曾道破
耳友曰善子固爲之發其覆

太元云鵝鴨慘於冰翼彼南風陶公或有觸於是顧
彼以鳥言此就風言理新而超別也

曹子建應詔詩流風翼衛當遜此翼苗

劉夢得詩云登臺吸瑞景飛步翼神機亦自奇俊似

本張平子思元賦翼迅風以揚聲

自來評陶詩者有褒無貶亦各出己見要以陶公質適
學醇至性之流有醇無迹化工也人之讀陶詩者譬猶
羣飲江海各充其量而止學識不同則所獲亦異勿執
一說耳故予讀陶詩曾未敢出一辭以評之謂莫能罄
也第必欲效諸公之管窺陶公詩愛用論語予請得以
中庸語斂在敬譜之曰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如是
則陶公地下庶乎一爲軒渠否則究未足以盡陶詩焉

寶存

卷二

六

美即陶詩
敬不敵
美即陶詩
敬不敵

李太白山中問答詩其境得陶之桃花源其意得飲酒
結廬在人境一章而約言之李將進酒一詩從陶雜詩
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隣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而
暢言之杜老北征詩平生所驕兒至誰能即嘖喝一段
從陶之和郭主簿詩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
復樂聊用忘華簪四語而瑣言之若羌村云嬌兒不離
麻畏我復卻去乃又翻用之又羌村云羣雞正亂叫客
至雞鬪爭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荆四語從陶鷄鳴桑
樹類戶庭無塵雜變化言之杜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

菜黃仔細看從陶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腸縱遙
情忘彼千載憂又今我不爲樂知有來歲不命室攜童
弱良日登遠游又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筵未知明日
事予襟良已殫諸詩而復約言之至杜喜晴及晦日尋
崔巖李封等詩置之陶集幾不別矣畧舉數條知李得
陶超逸杜得陶真摯如自餘如右丞得其冲澹蘇州
得其清贍香山得其明暢至于東坡之詆諧趣妙又從
陶之青子詩似噴似戲而甚之者也

杜醉把菜黃句註有云此詩經誠齋說盡舊曾手寫誤
作好把便覺情性甚遠因贊其妙式鉅謂醉猶把看乃

寶存

卷二

七

沈摯一句全章俱振好字淺滑唐宋之別也

趙松雪曰作詩用虛字殊不佳中兩聯填滿方好夫詩

以寫性真機之所到筆之所運不能勉強有如何中正

賴有虛字醒其意情或峻其風骨或足其情韻者反以

爲不佳而易之必難免堆垛雕繪之病少自然趣味是

誠削足以適其履也况講法律亦取疎密相間而曰中

兩聯填滿方好耶元稱虞趙楊范揭松雪一代詩人也

拂哉言矣

虞卻菴嘗以送人扈駕上都詩詣趙松雪中有山連閣
道晨留輦野散周廬夜屬橐之句趙改山爲天野爲星

虞深服之人皆謂其較原本特高亮故美不知其美固
由於雙聲

松雪云詩之出處纔使唐以下事便不古蓋松雪去唐
未遠宜如是云

唐穆宗時有征婦寄衣與夫詩云夫戍蕭關妾在吳西
風吹妾妾憂夫一行書信數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載

在語林此詩筆雋氣清韻流簡外寫性情而不輕刺者
後人和云西風吹雁落東吳自整寒衣欲寄夫一翦一

鍼腸一斷不知夫亦斷腸無第二語雜三語本杜牧之
子規絕句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未免滑

寶存

卷二

八

四語意數見不鮮矣鄧百拙以爲此作亦清麗何哉又
按牧之一叫一回亦欠通叫曰一便是一回矣豈尙可

云一叫幾回乎此病後人無議之者

麗情集杜牧游湖州崔刺史悉致諸妓牧不愜意因囑

張水嬉觀者如堵有老姥引髮髻女十餘歲牧曰真國

色也接至舟中曰吾十年不來從爾所適以重幣結之

牧歸朝比守湖州至則十四年矣所約者已從人生三

子牧賦詩自傷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

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此等詩不假取巧

求新隨手拈來醞醞有味文生於情情生於文予樂讀

之

陶南村云玉臺詩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東野詩

仙機軋軋飛鳳凰花開七十有二行凡詩用七十二不

知何所祖式銍按霍光園中鑿大池植五色睡蓮養鴛

鴦三十六對羣芳譜及之故李義山詩盡知三十六鴛

鴦或注云純舉雖言花開七十二俟攷竊以為為七十二

之數極好稱美物數之多率皆可用之猶舉成數言之

也試印七十二畧舉之不嫌古今錯雜云敘命七十二

代攝提七十二姓女皇七十二化古之封禪七十三家

陶唐氏時里七十二家路史陶唐氏篇黃帝仙去小臣

齊存卷二九

攀龍髯七十二人周公夕見七十二士禮子或司馬法

一車步率七十二人春秋時七十二君孔門身通六藝

者七十二子齊威王朝縣令長七十二人稷下先生淳

于髡之屬七十二人列仙傳七十二人高士傳七十二

人書舊傳七十二人入山制百邪其次即立七十二精

鎮符魏漢子內伏羲之策坤七十二路史四八卦之數

倍之七十二小成之爻并其偶畫七十二俱路史大七

十二策為一日元圖老子方術七十二篇賈子書七十

二篇魏劉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周易新論傳疏

七十二篇唐陰洪周公作大邑成周土中郭方七十二

里明堂七十二廡殿門去殿七十二步九軌積七

十二尺羅浮瑤房瓊室七十二所日南浮山七十二峯

江南安太湖七十二峯靈山七十二峯江西廣秋山七

十二峯吉安衡山七十二峯又洞太和山七十二峯湖

襄陽雲山七十二峯寶慶鶴鳴山七十二穴四川直隸

七十二清河濟南府七十二泉丹陽練湖納長山諸水

七十二流江湖州七十二澗漢中府七十二渡河地紀

七十二龍解福地七十二所候星去北辰七十二度

南極周圍七十二度常隱北極周圍七十二度常現五

行各七十二日一壽七十二歲三統二象十八變四營

而成易為七十二漢律歲候七十二風七十二諡品七

十二商數七十二白龜鑽七十二馬生陰八合陽九七

十二春秋考石乞迷部七十二絃琵琶阮府俞七十

二穴經內伯陽母娠七十二歲具七十二名其後則有七

十二元武漢高左股七十二黑子曹瞞七十二家吳江

七十二間蒙右七十二種並即見耕錄

神仙詩佳者呂洞賓題岳陽樓云朝遊北海暮蒼梧袖

裏青蛇劍名膽氣粗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

何其沈著劉亮揭曼碩未達時遊湖湘間月夜泊舟江

溪中流一櫂近舟有素粧女子起日妾與君有夙緣幸

勿見卻與談皆世外恍惚事迨曉戀戀臨別留詩曰盤
唐江上是奴家郎若閑時來喫茶黃土築牆茅蓋屋庭
前一樹紫荆花明日舟阻風上岸問其地卽盤塘鎮行
數步見一水仙祠牆垣皆黃土中庭紫荆芬然登殿所
設像與夜中女子無異焉此詩亦復灑然無些子油氣
按奴本賤稱古人往往小字以奴物名以奴至
自呼爲奴謙也亦媚也自宋始楊太后垂簾向臣下
稱之也又見之猗覺寮雜記男曰奴女曰婢故耕當
問奴織當問婢今則奴爲婦人之美稱云然則水仙
女仙也女仙之于揭奴矣又卽令人魂也銷矣

寶存

卷二

二

宋書沈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
東坡書戴嵩畫牛古語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
可改也

昔觀王阮亭詩閨中若買金錢卜秋雨秋風過灞橋本
唐人詩眾中不敢分明語暗擲金錢卜遠人未識錢卜
起於何時後見士冠禮疏筮法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
竊以爲據賈公彥言當卽起於唐代及閻錢氏養新錄
載筮用錢一條亦引士冠禮疏證之并云攷賈公彥疏
本於北齊王慶隋李孟哲哲二家則齊隋與唐初皆已
用錢重交單拆之名與今不異是據錢說又不于唐始

今見耳目記謂始京房從其簡易又唐詩并有君平擲
卦錢乃知實起於西漢時也

元邁山論詩絕句云金入洪爐不厭頻精真那許受纖
塵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頌合鄙意又心
畫心聲總失真文章豈復見爲人高情千古閑居賦爭
信安仁拜路塵陶昆毘穀評云文章人品分爲兩途不相
照應安仁偶拈及耳式鉅嘗觀魏文帝短歌行居然孝
子仁人乃於子建大乖友愛載在簡策千載拊膺人與
交歧其尤者也趙飴山著譚龍錄有云詩以言志今則
詩特傳舍而字句過客也趙爲是說洵非愛古薄今以

寶存

卷二

三

世儒大抵皆然尤愧乎言之耳陳元孝詩云其毒愈甚
文愈高請君記取孔雀毛真閱歷之言法言問神篇言
心聲也書心書

遺山論詩絕句又云切響浮聲發巧深研磨雖苦亦何
心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漢音按沈約宋書前
有浮聲後須切響謂前有雙聲或疊韻下句必再用以
配之也六朝以前未有雙聲疊韻名自然叢脞股肱崔
嵬虺隤高岡玄黃之類古人往往於兩句中互相節拍
不可枚舉亦孰非本於天籟流爲宮徵考於是後之五
七言律體尤嚴格調焉除是聰慧之士乃隨意抒寫牙

齒唇舌間自能暗合斯旨否則一不檢點便無以諧其音節即如遺山東國晚眺五六語云楊柳攪春出新意小梅留雪弄餘寒核之浮切之義猶賴察錯以調之故鏗鏘流美仍一片宮商耳然則研磨雖苦云云在遺山則可不足為凡為詩者訓焉楊柳一聯多雙聲出句楊母新心月與出音通近對句小雪心母留弄來母餘寒喻匪母可通

唐葉適詩云應嫌屐齒印蒼苔按漢杜林高節不仕居一室階有綠苔甚愛之輒謂人曰此可以當鋪翠耳人有躡屐者曰勿印破之葢葉詩印字本此

遺山學東坡移居詩云靜言尋禍本正坐一出矣寶存

卷二

三

妄三字殊刊削著一坐字又甚深厚按律有罪坐衡鞅為連坐法漢文除收孥相坐令則此處用坐字最合幽蘭云霰雪慘慘清入肌寸根如山不可移蘭之寸根山以擬之何等定力孤劍云君不見一飢縛壯士僵臥時自惜等飢也淵明曰驅此言縛並臻於妙也荆棘中杏花云京師惜花如惜玉曉檐賣徹東西家杏花看紅不看白十日忙教游春車熟極神來不覺其調之重矣轉成扇對

願

詞本詩餘最喜雀元豹因辭妓鼓箏有句云平生無所

謔詩妙者真方雜記宋楊德逢浙西佳士也每歲過金陵上冢事畢過湖陰先生清談終日歲率以為常後頻歲訪之不遇題一絕於門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浪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湖陰歸見詩吟賞久之稱於荆公荆公笑曰此戲君尋常百姓耳湖陰亦大笑湖陰陳輔也

轎諸韻書平聲者竹輿也肩輿也見前漢嚴助傳輿輻而輪嶺注史記河渠書山行即橋注去聲者輶車也載輿之車楊誠齋詩都讀肩輿之輻為仄聲殆可假借耶挿別有本也不敢輕下雌黃然人物只今何水部風流

寶存

卷二

四

不減章蘇州韋字固無仄聲讀後人猶效之卻不知有甚意趣

邵氏韻畧平聲橋字注一作輶竹輿車也去聲輶字注籃輿也皆肩輿義猶之誠齋詩

古詩音節謂無定而有定謂有定而仍無定苟性分中稍能為詩者取歷代名作各種體裁畧讀之便可神會吮毫灑墨固無患矢口之不成聲也近見趙飴山所著聲調譜其傳謂得之王漁洋顧其中舉昔人五古七古各如千篇以為標準者論其平仄曰若句為古體若句為半律若句為拗律若句為律體其為合拍與否亦未

明言甚至取平仄之不諧近體者字字圈點標出之幾欲以語語生澀方為合式等之填詞譜曲遂為古詩桎梏矣豈知詩之古在神味在態度兼在擇用字語固不專主調之棘口乎故工於古體有平仄諧如律句不但一語且疊作二三語參入篇中而上下合誦之仍是古意盎然者不工古體有句本非律體而仍帶律詩氣象者此固不待細審到眼可立辨也况七古篇末往往用詩三語律調以收之機趣所流轉多姿態神韻動咀玩也其譜中尤無謂者檢取昔賢五古加以半格詩名目所云古體齊梁齊梁非古乎何不曰漢魏齊梁是可笑

寶存 卷二

五

也夫漁洋正坐聲調之板故其所為古詩千篇一律畧無可以換目處節山譚龍錄云或問於予曰阮翁竹垞兩先生殆可無議乎予曰朱貪多王愛好則是節山此論亦切中漁洋之病矣奈何猶爭譜之以聲調誤後學哉雖然鈍漢學詩固不妨奉其譜作司南車又未可盡厚非焉

揚升菴云五古六朝至初唐祇可謂之半格又曰近體趙說本此歟

才之敏妙妙在即事商史沈約傳梁武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已謝莊傳王元謨問何者為

雙聲何者為疊韻答曰懸瓠為雙聲破切牛交 稿切 苦交 為疊韻蓋懸瓠破瓠當時北魏爭戰之所元謨邊將正當其地故以此答之洛陽伽藍記冠軍將軍郭文遠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元謙樂雙聲嘗過文遠宅前見其門閤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遇佳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凡婢雙聲春風曰猗奴慢罵元謙服婢之能於是京邑翕然傳之

重疊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鏡辛楣謂唐人精於聲律肺腑友于雖虛實不同而皆為雙聲故可屬對儻王子安滕王閣詩序邱墟對已矣也式銍竊謂虛實

寶存 卷二

六

作對古人本有此法若雙聲講音節耳一重一掩虛也山鳥山花實也肺腑實也友于虛也則可謂之虛實對而兼雙聲對不得云雙聲故可對也惟按肺腑二字字義本不平行而字面卻平腑寫作府便與友于二字各見參差為配耳攷玉篇腑作府金匱論肝心脾肺腎五臟皆為陰膽胃大小腸膀胱三焦六府皆為陽則正應寫府字又可寫附字史記漢書有作肺附者至已矣邱墟不但雙聲邱古讀區并以雙疊對雙疊也

翡翠窗哀被虜婦詩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胭脂嗚呼自來詞人

羅文宇謂者殆猶是已倘閱是詩能無矍然

屈翁山夷齊廟有云求仁在薇蕨書弑卽春秋白首辭
東海鷹揚奈爾何弟兄方讓國臣子乃稱兵數語議論
肅然詩佳矣但揆之爲天吏之說不取焉至如伴狂吾
不忍一死動諸侯國恨三仁少人嫌十亂多便無妨蓋
從夷齊心中說來非作者口吻耳

子題湯都督琴隱園云碑括前皇篆一徒請括字來歷
予曰史皇造字卽來歷前人經史等載籍豈別有來歷

耶然括多見各載籍卽包括檢括義言如易括囊太玄
五經括矩漢書囊括四海十六國春秋後趙錄包括二

寶存 卷二

一七

都括取民馬後燕錄總括英雄唐括田使帖括括富商
錢五代後唐有司百方歛括民財宋洛州用千步方田
法四出量括立手實法民家只椽寸土檢括無遺括茶
租甚嚴括借都城及倡優金銀元止括田可證已稽古
神聖手握括命象受括地而著書者往往括以名編括
畧括異記帝王纂要諸括之類是也括非不雅馴並可
知又攷之唐苗發等爲江淮括圖書使則子詩之括義
更近之第初亦非措此典也

杜詩江平不肯流楊升菴謂其意求工而語反拙不若
李羣玉樂府人老自多愁水深難急流也予按江無情

者也不肯則轉似有轉爲平字摹神也杜詩蘊藉深厚

處類如是若羣玉樂府體則矜直矣升庵詩氣概伉爽
亦近杜至論神味婉篤去杜蓋遠無怪有是議耳

朱慶餘詩云洞房昨夜停紅燭杜牧詩云空堂停曙燈
停字當本陸機演連珠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詩之叶音往往音與義違謂之趁韻如詩經鵲巢之御
迺迺也乃叶如馭叔于田之御駕馭也乃叶如迺何平

叔景福殿賦厥庸孔多多少之多也乃讀爲祗叶上轉
崖等字潘安仁西征賦翻助逆以誅錯量錯倉故切也

乃作入聲叶上博諱等字此類古人頗多亦謂之借韻
寶存 卷二 一六

乾隆間海甯周松雲問劉讓宗頗講韻學劉謂杜詩
微生霑忌刻萬事益酸辛又河漢不改色關山空暮雲

忌刻河漢非雙聲非疊韻對屬不工周謂是廣通雙聲
蓋其說一嚴一寬皆是也按霑潤霑恩之霑用在忌刻

非杜則不敢正不落庸鈍處
張元凱潤藤栢暝翠栢字與杜少陵秔稻臥不翻臥字

同一用字之妙當本三輔故事人柳三眠三起之
張環位光祿妓妾盈房或譏其衰老環曰平生嗜好無

一復存唯未能遣此耳齊書張子野年八十五尙買妾東
坡作詩有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鬢毛蒼句古今詩話

鍾情如二張無乃甚矣然當樽俎言歡鉛華佑飲正吾輩嘲風弄花可藉以鼓盪神襟也乃或以老大自傷或故示以高年碩德岸然操一副尊宿面目能免方頭請耶輟耕錄載龍麟州先生過福建憲府設宴命官妓小玉帶佐觴酒半憲使舉杯請曰今日之歡皆玉帶爲也願先生酬之以詩時先生負海內重名雅畏清議又不能違憲使之請遂書一絕云菡萏池邊風滿衣木樨亭下雨霏霏老夫記得披仙謬病體難禁玉帶圍於是舉席稱嘆盡歡而散觀此可以想見昔賢風致矣

寶存

卷二

九

井所以通泉吟咏所以通性也無泉亦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而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議穿咏之末功因欲矜而有之不亦妄乎郭氏斯言親切有味者已羅長源論樂云三五以降醇澆而偽璞散而器不過紀鏗鏘著節奏傲詭殊瑰爲彌文煩飾子謂今之自詡能詩者亦如之又曰不神解嘿理而持器數以爲正祇以或也子謂今之讀古人詩而斤斤索之字句格調間者亦如之又曰莫不鮮然寤然契舍其故而趣於新子謂卽詩之極則也是謂之可以興

偶閱董元宰書法雅言功序云始也專宗一家次則博

研衆體融天機於自得會羣妙於一心斯於書也集大成矣卽予常時論學詩之旨是故詩旣大成則淵深渾穆不可名以一家至於因境隨時觸子興流於筆時而雄勝時而冲遠時而豐融樸茂時或峭約新奇或珊珊娟朗譬猶塵外神仙統其所作觀之亦若迥非由於一手者則又無可無不可之說也此在作者不自知而觀者忻忻各得其性之所近仍莫窺其詣之所極蓋其詩不患無傳矣世有其人爲之執鞭忻慕焉

寶存

卷二

三

工耶不見賞則可賞耶子曰不然太工則脩飾功多恒至失其初意不工也共賞則見之淺者固謂之佳其見之深者亦不得不姑謂之佳非可賞也今試取風騷及十九首以爲言或且疑爲欺人語但卽陶謝兩家觀之並峙千古矣而讀謝者多讀陶者少究之謝遜陶也尤千古明眼人翕然一詞也而子更謂非止遜陶一籌也雖然未可爲初習詩者言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友人默然此二十年前事也乃陸放翁云詩欲工而工亦非詩之極也鍛鍊之久失本指斲削之甚傷正義是昔人有先我而言之者矣茲偶於何君墓表見之

放翁晚年有句云客從謝事歸時散詩到無人愛處工
又外物不移方是學俗人猶愛未爲詩可謂名言但世
俗學者鮮有不讀放翁詩卽此兩聯 國朝子才袁氏
學得爛熟矣惟袁生平學陸遂至才名噪於一時况有
不愛放翁者哉而推袁者謂袁淵源香山卽袁亦嘗自
謂與白不謀而似然乎豈其然乎

楊誠齋序王正夫三近齋餘錄云其詩如身閑更得憑
陵酒花早殊非愛惜春秋生列岫雲尤薄泉瀨懸崖路
更愜置之江西杜中何辨予按秋生一聯上句猶未近
江西也最可怪者宋人往往不講浮切卽憑陵愛惜殊

寶存

卷二

三

未諧聲春字略救之耳然不特宋人迄今尤甚焉夫是
以聲律之難

張祐淮南詩云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禪
智句殊新雅蓋揚州煙花之地也此人所不能道

劉後村曰臨川汪信民從呂榮陽學故紫微公尤推尊
信民其詩云富貴空中花文章木上癩要知眞實地惟

有華嚴境蓋呂氏家世木喜談禪而紫微與信民皆上
禪學式鉅按文章木上癩五字亦未經人道東坡云木

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

李長吉雁門太守詩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

開韓昌黎取之王安石曰是兒言不相副也方黑雲如
此安得向日之甲光也殊不知地高氣道雁塞連山巖
雲斷續俄頃間陰晴率無定態而秋爲甚豈澤國光景
比乎願拗如安石且見之論詩哉至如楊升菴謂凡兵
圍城必有怪雲變氣或木頹雲之說從而傳會近又見
錢塘王琦註長吉詩謂秋天風景倏陰倏晴何處何地
無之亦就彷彿而言俱非閱歷確談

按李義山長吉小傳云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
破錦囊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暮歸太夫人見所書
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乃已故安石有是兒之呼

寶存

卷二

三

然亦太嫂昔人已

長吉春懷引蟾蜍碾玉挂明弓捍撥裝金打仙鳳打仙
鳳註家未詳所出錢塘王氏本李義山詩撥絃驚火鳳
火鳳者琵琶曲名貞觀中裴神符所作打仙鳳或卽驚
火鳳之意式鉅按義山用事深僻語工而意不及昔人
病之故曰詩到義山文章一厄而議長吉者但謂之牛
鬼蛇神不知義山之病固長吉先之也李維楨曰胸有
萬卷書筆無俗點塵王思任曰眞心千古涉目萬書方
拱乾曰直欲窮人以所不能言并欲窮人以所不能解
統觀諸家之論長吉知庀蓄富而不涉奇奧大抵難焉

天地間不可無此才無此體顧篇章以平夷恬澹爲上
怪險趨蹶爲下如珊瑚鈎詩話云則九印予心矣
史言薛道衡每至構思必隱空齋踞壁而臥杜少陵詩
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踞裏裂兩脚字皆趣
詩用強半言大半也軟半言小半也

段柯古諾泉記載孟不疑詩云白日故鄉遠青山佳句
中此正超超不食人間煙火語

漁洋詩話載朝鮮使臣金尙憲蚤春絕句云王灘流水
繞江涯江上松林是我家昨夜夢尋烏石路山前山後
番梅花又嘗有句云三秋海岸初賓雁五夜天文一客
書存 卷二 詩

星觀此知海國人文未可易視五夜句遜上句

楊升庵謂杜子美滕王亭詩春日鶯啼脩竹裏仙家大
吹白雲間予嘗怪脩竹本無鶯啼後見孫綽蘭亭詩啼
鶯吟脩竹乃知杜老用此也讀書不多未可輕議古人
此升庵薄子美厚孫綽也子美言之不足信孫綽言之
始足信孫綽又本何書歟且詩境貴真使其時鶯非啼
竹而強言之謂前人曾有此說特因襲而已前人有此
說非有此說而我自目擊其境斯言之正親切耳吾且
謂子美當日有目中之鶯啼脩竹而不必有孫綽之鶯
啼脩竹可也固哉升庵之言詩也

升菴曰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詩話出而
詩與言離而予更謂律體興而詩之道廢夫三百篇與
楚騷與十九首未嘗排對求工抒寫性靈何等蘊藉後
世律體盛行爭以精巧見長往往有出無偶意爲辭窳
乃不免易其意另搜字面話頭其或欲爲一詩先求隊
仗工麗再裝起結其或平居觀書時遇有某典可對某
典愛其工妙拉綴成篇是又因辭爲意本不有詩而強
之有詩於是餽釘塗飾之風熾矣凡此作者不自慚其
醜觀者相與標榜亦不以爲陋蓋所以道性情者蔑有
焉故爲詩取真古體易真近體難真卽古體中散行者

易真排比者保無失真處子嘗謂陶謝並稱而謝究不
及陶職是故耳昔馬援往勸觀公孫進援與述舊同里
閉相善而述益陳陞衛延援援以爲子陽脩飾邊幅如
偶人形此井底蛙耳乃到洛陽見光武在宣德殿南廡
下祖憤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
頓首曰前見述陞戟而進臣今陛下恢廓大度知帝王
自有真也竊以論詩者有文淵衛人之識是誠可與論
詩矣大抵古體中有對句得之適然仍自活潑潑地原
不碍爲佳故後之律體有偷春格轉謂高致亦取真也
世謂古體難律體易須知作律詩一氣揮灑聲情兼至

運典屬對意到筆隨而真自在斯詣也必聰慧絕人胸
儲萬卷而後可古來能幾人歟然則子謂詩之廢於律
者非律之不足為詩也大都廢其真故廢詩耳

杜子美詠懷古跡明妃冢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
冢向黃昏予以為黃昏二字著邊際緣此老大講聲律
黃昏朔漠欲不差浮切也或曰惟黃昏則下聯月夜魂
有根子日不然非黃昏下句亦好蓋魂歸宜於月夜月
夜二字為魂歸起見非突也杜老讀書萬卷下筆有神
乃拘於聲律致不免湊搭處可議何律體之難歟

律詩不參以古詩之樸茂真摯古詩不帶三百篇之溫
寶存 卷二 五

如穆如縱極切剛功到非雅人深致然未易求之宋以
下也

初盛唐之詩真情多而巧思寡神足氣完而色澤不層
屑也晚唐意工詞纖氣力彌復不振矣明馮元成云然
自是的評

詩文忌勦說戒脫堅固已然所作既夥其中格調字句
保無一二偶與前人相同相似處覽之者不統核其人
生平本領輒指一二以詆排之新學鄙生全無識鑒大
雅笑焉其有以已之所撰後來適見前人集中有略相
同或相似處以為嫌而易之亦屬拘於私見陶淵明狗

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頭至今無或議之者其生平佳構
固不待此知非獨竊也予曾檢平昔所作光州南湖觀
荷前三語與宋枚仲雪夜坐相類是蓋曾見枚仲詩
既久不憶下筆時忽奔赴而來正以蹈襲因畧改之厥
後悔其多事又自題元嶽聽松圖後見蘇長公外記僧
守詮詩末二語亦正相類且各五言六句不勝驚訝至
今聽之未審彙中尚有類於昔賢者否是在明眼人鑒
之焉

近見詩人某與友論詩札謂詩之貴新一詩中舊七分
新三分為恰好新居五分則失之此說殊令人悶悶不
識所謂新者何等之新乃以分數言之又不識分數如
何判得此朱子所云務為閃倏混漾不可捕捉之形使
人茫然者也試以新之義言之譬之於人東家有一子
頭角崢嶸英姿煥發習見之不啻舊焉一旦見一西家
子亦頭角崢嶸英姿煥發而覺不同於東家子矣新矣
又如東家妻一婦曼頰皓齒脩眉鬢髮習見之不啻舊
焉一旦見一西家婦亦曼頰皓齒脩眉鬢髮而覺不同
於東家婦矣新矣何哉新其神非形也第猶是男子婦
人而已人如是亦物如是文人之寸毫尺簡噴洩一元
揮斥入極取成於心寄妍於物極之千變萬化而不離

寶存 卷二 美

其宗類如是也雖十分其新何害安有三分之二之限歟韓昌黎曰惟陳言之務去謂務去其舊乃全得其新耳大抵新其理意爲上新其機趣次之至如尖新之新詩之偏生新之新詩之面無甚高論然則某老於詩者其所請新非新殆怪也怪到五分譬之於人則固近魔近厲且近梟羊同象等物矣失之矣顧奈何怪也而新之詩境到澹到老只可自喻自悅不可共喻共悅共喻共悅不於新學時流過之

凡友朋贈答詩中稱美人本邛風西方美人又稱佳人本東漢光武見陸閏歎曰南方固多佳人

家語孔子遭程子於塗取

寶存

卷二

東鼎贈曰有夫一人清場旋兮漢書魏桓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復耳

直方詩話司空表聖棋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吾嘗游五老峯白鶴觀然後知其工但嫌寒儉有僧態竊以詠僧門景嫌僧態却當爲何態此二語又何以謂爲寒儉其以幡壇二字耶不然之論矣是蓋由坡翁先有一箇僧字在其胸耳觚賸吳東里崇禎末以諸生負重名後隱於醫有中秋家燕云大烹豆腐瓜茄蕪高會荆妻兒女孫句法奇劍竊以詞人自恃老境往往多率作此二語以粗鄙爲豪健是欺人之作乃欺人者如是受欺者又知是良可怪也全唐詩話于鵠居江湖有賞花詩自

述云三十無名客空山獨臥秋豈以詩窮者耶詩曰老大看花猶未足若江正遇一枝紅日斜人散東風急吹向誰家明月中竊以明月共者也而曰誰家明月一詩之妙在此但三十可大不可老或五十之說耳三條盧東園古今詩話選雋採之式銜蓋妄論之

或曰三字經老蘇二十七亦言老矣予曰對下文八歲七歲言耳

或謂予曰董文敏書法雅言始也專宗一家次則博研

放體予嘗取以論學詩矣楊氏丹鉛錄言近有士人熟讀杜詩此人詩必不佳宋章子厚曰臨蘭亭一本東坡

寶存

卷二

天

曰章七終不高從門入者非寶也釋楊氏之論予不與之相左乎予曰然凡人抱其聰穎誰肯跟他人脚後盤旋所謂焉不學亦何常師也鄙見本然第不得爲大概學詩者語之况始宗一家次研體則入其門仍出其門是及其成功與不從門入一也世之天資邁異者幾人哉

淮南子蘭芝欲脩秋風敗之曹子建朔風詩繁華將茂秋霜悴之人知子建二語佳而不知其婉脫淮南然淮南亦本文子叢蘭欲發秋風敗之又按張平子思立賦冀一年之三秀兮道白露之爲霜同一意

杜子美送韋評事云烏驚出死樹龍怒拔老秋出死怒
拔老五字俱然拔字尤不易

東坡曰吾於詩人無所好好淵明詩式鈺謂吾於詩人
無不好尤好淵明詩吾於詩人詩各有好有不好有好
無不好惟淵明詩

予向論詩之新矣一學徒請其詳予曰其例難以悉數
試卽家絃而戶誦者畧舉數條焉漢樂府詩少壯不羈
力老大徒悲傷言當及時策勵也魏武帝詩老驥伏櫪
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言雖過時猶當策勵也
是新梁武帝詩女兒年紀十五六窈窕無雙顏如玉三

寶存

卷二

美

春已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誰與同言無人見憐不早嫁
也提揚歌黃桑柘屐蒲子屨中央有絲兩頭繫小時憐
母大憐婿何不早嫁論家計此又言其親之論家計不
早嫁也是新唐張潮詩蒹葭瀾別西灣蓮子花開猶
未還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言其所在無
定可愁也陳陶詩舊婦句奴不願身五千紹錦裘胡塵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言其所在有定愈
可悲也是新崔魯詩草遮迴磴絕鳴鑿雲樹深深碧殿
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烘託在先正意
在後也韋莊詩江雨霖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

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隄正意在先烘託在後
也蓋同一意只一調度轉覺餘味曲包矣新矣與崔護
去年今日此門中一詩同然人面桃花分承旋折尤覺
微妙杜審言詩知君書記本翩翩爲許從戎赴朔邊紅
粉樓中應計日燕支山下莫經年燕支山塞外婦女藉
以顏色也謂不妨在燕支山但勿遲歸耳孟郊詩欲別
李郎衣問郎遊何處不恨歸日遲莫向臨邛去臨邛卓
氏女奔相如者也言不妨遲歸但勿往臨邛耳一倒轉
說情似實意轉深矣新矣金元日能詩天上瓊兒白玉
肌吳稚約畧更相宜認桃辨杏由君眼自有溪山風月

寶存

卷二

羊

知此詠紅梅寄託言當自有知之者慨無知音也元好
問云其笑詩人太瘦生誰從憐澹得經營千秋萬古烟
支錦只許蘇娘讀得成此自題之作乃言只可自知耳
亦慨無知音也新矣明劉基詩白露下玉除風清月如
練坐看池上螢飛入昭陽殿指其地而怨想之也王旬
詩南風吹斷采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雲房三十
六不知何處月明多此更不得指其地而怨想之也新
矣金誠詩江路悠悠江水長孤鴻啼月有微霜十年踪
跡渾無定莫更逢人問故鄉言雖有家不能歸也王問
詩城林聲聲夜未央江雲初散水風涼看君已作無家

客猶是逢人說故鄉此言雖無家猶願歸也新矣李攀龍塞上曲云白羽如霜出塞寒胡烽不斷接長安城頭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馬上看此在他鄉看故鄉之月傷懷也其明妃曲云天山雪後北風寒抱得琵琶馬上彈曲罷不知青海月徘徊猶作漢宮看此乃他鄉之月猶看作故鄉之月也尤傷懷矣新矣國朝董以寧聞怨云流蘇空繫合歡牀夫婿長征妾斷腸留得當時臨別淚經年不忍浣衣裳陳學洙悼內云簇蝶金泥香不存空箱顛倒月黃昏牛衣一挂渾無恙猶有當時對泣痕一言已之淚痕一則言彼此之淚痕感愈深矣新矣

卷七

三

至於言景得理趣言理及景物無不新反不覺其新則其品尤高如杜詩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宋李師中云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蘇長公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朱子云好鳥枝頭亦朋友芙蓉水面皆文章國朝查慎行云栽花覘土知肥瘦種樹因材識苦辛是已凡此苟觸類引伸神明而變化之自有無窮出新鮮勿徒屑屑取料講字面話頭令人一覽無餘味也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藉不假良史之辭不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此文選典論論文語也

不意魏文帝亦知為是論

沈休文謝靈運傳論歷舉周之屈原宋玉漢之賈誼相如王褒劉向楊雄二班崔駰蔡邕張衡魏之三祖陳王正繁晉之潘岳二陸孫楚王讀殷仲文許詢謝混宋之顏延年謝靈運數十家各具品藻已自餘多人原難備述顧漢魏以下人品文章淵明稱冠而未之及何耶其篇終云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愈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細玩數語或暗指陶公不欲直表出之以屋諸家固未可知信然則休文之立言含蓄也

卷八

三

昨庚子秋於秦淮旅次予友張篠萃交兒金壇于桐華詩一卷多新警語聰明而善用心力者聞桐華家貧以諸生年未三十卒詩多散疏新卷止三十餘首少古體沒後其族人昨相收拾彙抄付江陰繆少微少微又倦倦付篠萃篠萃將梓之恐無傳也時余匆遽但記其金山一聯云人爭高浪立秋借別洲看穎拔秀出每憶之為髮踴奮迅吟嘆不能已其詩境大都類是近間梓並竣蓋可行世矣悲夫桐華令天假數年由斯陶而化焉淵其神冲其度必高風勝諸有莫更攀者奈何降之才而奪之壽歟八求之近人中其詩已不多得乃其族

人曉湘及同儕少微篠峯之誼尤不易觀昔華亭李亦
吾追悼友萍有句云誅文作自先生婦遺稿歸於後死
朋自注近予輯其詩文誦此二語益復慨然篠峯亦華
亭人

近人於鄉會試將屆懸榜每誦陳陶隴西行云可憐無
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沈痛之至 國朝翁叔元
下第出都七律末云棄婦可憐身已去向人猶整嫁時
衣乃尤堪淚下千古絕唱矣

劉讓宗著詩經叶音辨訛一書精深允當信乎未許淺
人問津茲取其三十六母圖論節錄於後是固顯而易

卷二

知竊以為初學詩者宜先了然於胸云

見	音純	端	音微	邦	音宮	精	音商	曉	音羽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次	次	次	次	次	次	次	次	次	次
濁	濁	濁	濁	濁	濁	濁	濁	濁	濁
疑	疑	定	並	清	從	心	邪	喻	影
濁	濁	濁	濁	濁	濁	濁	濁	濁	濁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泥	泥	澄	奉	敷	牀	審	禪	來	禪
濁	濁	濁	濁	濁	濁	濁	濁	濁	濁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娘	娘	娘	娘	娘	娘	娘	娘	娘	娘
濁	濁	濁	濁	濁	濁	濁	濁	濁	濁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濁	濁	濁	濁	濁	濁	濁	濁	濁	濁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濁	濁	濁	濁	濁	濁	濁	濁	濁	濁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日商半來

音有自清入濁者有自濁轉清者影母為羽音次清
夾乎匣喻兩濁之間其聲響始達不獨影母即心審
二母亦然使心前無從審前無狀則次清次音便轉
不出影之為音似高於曉猶心審似高於精照然終
不以次清次音駕乎純清之上而從邪牀禪歸於一
處者其機不順而其聲不達也今音韻家竟以影曉
匣喻為次殊失古人作圖之意且羽音可改則商音
何以獨仍其舊 三十六母分配五音竊謂古人作
圖擬諸四時故角屬木其音有四於時為春徵屬火
其音有八於時為夏宮屬土其音有八於時為夏令
之終商屬金其音有十於時為秋羽屬水其音有四
於時為冬半徵半商各一則以閏位終焉 半徵者
泥之餘半商者禪之餘 呼疑則舌縮都呼泥則舌
抵齒 七音為綱四等為目清濁為權衡開合為門
戶 開發收閉謂之四等上二等其聲粗而洪下二
等其聲細而斂不審等子憑空翻切疑似差謬故一
標一射須針鋒相對

宋白曰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雄洪洪然開口吐聲
謂之商其音鏘鏘倉倉然張牙湧唇謂之角其音啞啞
確確然齒合唇開謂之徵其音倚倚啾啾然齒齒開唇合

謂之羽其音謂呼吁然案吁平聲

見溪羣疑角也牙音端透定泥微也舌頭音知澈澄娘次微也舌上音邦滂並明宮也重唇音非敷奉微次宮也輕唇音精清從心邪商也齒頭音照穿狀審禪次商也正齒音曉匣影喻羽也喉音來半微也日半商也半舌半齒音

武進湯緯堂公彥碩瑣譚云妙取筌蹄棄想高妙也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自然高妙也一字百鍊一語百諷興有微會緯無凡音貪使事好持論者恐終身不解式鉦謂貪使事好持論已非上乘乃至使事而以奧僻示異

卷三

三

持論而以傳會爭新揆諸風人之旨毫末不存愈可歎也明馮元成兩航雜錄云末世之詩不以明志至乃瀟食徵召刻燭分韻豈感物之義式鉦謂分韻已屬勉彙若夫和詩而次韻次韻且連篇連篇未足多而至有所謂例步原韻搜典徵事焦其心力閱之者但覺牽湊支離會不知其主意安在詩之一道幾於掃地矣見馮湯二說符於鄙意故申言之作詩者庶幾取法乎上焉緯堂公諱大奎乾隆五十一年宰福建鳳山縣以臺匪死節得 卹與卹今兩生都督令祖也彥碩瑣譚本十二卷補遺一卷攜海外沒於賊茲行世者二卷摺拾殘本

耳

韓堂公詞君與竹先生諱荀業隨父殉難並邀 旌典祀忠義孝弟祠亦工詩稿燬於兵燹讀其近刊稟稿九日同人登大平寺塔至艤舟亭訪菊云疎鐘響入雲高樹風貫斗竊謂如先生者義薄元穹而詩振金石即可以先生斯二語贈先生也聞先生著述尙有手錄琴學天門澆薇集藏於家云

彥碩瑣譚載沔陽州牧黃某宛平人一年家子贈以詩有燕臺督價黃金貴鄴水謳歌白雪清之句黃艷然曰若以我貴郎出身故相謂耶予以郭隗事解之然終未釋然也於此見操翰之難非讀書人尤不宜輕投筆墨式鉦庚子歲省試有淮安席某見予稿中借問同調誰則廣讀書大抵矜科名之語噴有後言曰胡某自高位置果卑視科名何亦千里來此也或以語予予曰讀書期濟世非科名無以出身第世有一得科名遂傲晚一切不屑同調於素相知予固覺其矜之無謂也初非薄科名也且今席某亦只一矜已不遑於予如是倘異時科名到手其爲矜也何如矣或又曰此人素不容人予曰雖然是亦予好翰弄而於出語疑似間復畧不自檢也昔人句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所以

卷三

三

勸友愼言弗貪吟也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勸之避嫌也當援以自惕因見燕臺黃金詩事觀書

北
剛中帶柔和也柔中帶剛和也剛柔適洽和之至也古者因鳳制律因鸞制鈴取其和耳法華經偈頌聖主天中王迦陵頻伽聲注謂迦陵頻伽妙音鳥鳥未出聲時卽發音微妙惟佛音類之故以借況所云音之微妙得天地之元氣全天地之元音中之發爲和也華音三字六字母縱爲四聲橫爲七音蓋宮商角徵羽加以半徵半商配四時終闋位猶玉燭之和也說者謂本於梵音

寶存

卷二

三

四十二母於以見佛音之妙正在和所以流傳中國三百篇特首關睢開口卽關關注云雌雄相應之和聲也作詩者不屑講箇和而好信屈聾牙不審其何取棘不上口爲

詩傳云在賦曰和在鑣曰鸞疏云和亦鈴也以其與鸞相應也按埤雅鸞鳥雌曰和雄曰鸞上古之時鸞與順動此鳥集車上雄鳴於前雌應於後後世作和鸞以象之又按鸞與之鸞亦作鑾鸞口銜鈴也故从絲从金

寶存卷三

上海胡式钰青助

事實

萬有弄人採心之常嬉笑怒罵無文章

京師衣帽等物視諸王府以為式謂之內造樣外省效之為新樣然行至蘇松必須數年以外而京師往往又變樣矣予在京時遇一蘇郡客新來應禮部試行李絢爛僕從豪侈初出門謁客謂謂子曰做衣合式否子曰子記盧氏雜記中織錦人詩乎詩云學織錦綾工未多亂投機杼暗拋梭莫教宮錦行家見把似文章笑煞

寶存

卷三

一

他客曰予所攜服色是吾蘇新行京式豈不合耶子曰如今花樣不同亦織錦人語

古之妖冶粧點乖常取名尤惡後世轉以為法謂易奪目也妹喜冠男子冠今輒見女子十五六歲尙然後漢梁冀家為陸馬髻今女子髮髻多有在一邊者又有音齒笑今婦女笑有撮口若齒痛者晉惠帝時婦女用金銀瑋瑁等為斧戈戟以當笄今鄉里婦人仍有用之者齊東昏宮中作散髮反髮根向後今有呼作散盤頭而為燕尾於後者其金陵女髮向前者亦謂之肥根兒唐時內人束髮極急及蜀人效之時謂之囚髻今吳

中村婦謂之撮髮頭又其時京都婦人梳髮以兩鬢抱面狀如椎髻時謂之拋家髻今吳中謂之崩髮亦云鳳頭又婦人以烏膏注唇狀似悲啼今吳中婦女更為烏其齒謂之焦牙

吳俗元旦忌掃地取積聚不掃蕩意于寶搜神記商人甌明過青草湖湖神邀歸問所須有一人私語君但求如願明依其語許之及出大呼如願一少婢也至家大富後歲旦如願起晏鞭之如願鑽入帚中家漸貧故今歲旦糞帚不出戶恐如願在其中也據此足忌帚之出戶非忌掃世俗相沿既久又附會之耳

寶存

卷三

二

倡俗作娼謂女伶也妓也不知倡樂人也兼男女言史記外戚世家李夫人兄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後幸傳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漢書東方朔傳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禮樂志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

今人登記一切日用出入簿本日賬按前漢武帝紀明堂朝諸侯受郡國計註許若今之諸州計帳也蓋計簿也則帳本之帳正應从巾从長其易巾為貝字書所無當是嗜利之徒妄撰管子七法云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眾猶左書面右息

之左手為書右手從而
止之則無時成書 世奇左書本此

都中戲園以蘇班徽班為貴尚年幼且之美者稱為相
公詞人韻士及紳袴貴遊多滿感焉予客京時聞若輩
聲價已較二十年前大減然每一侍酒在座者猶須人
賞白金二兩也吾郡倪友方壯到都應舉子試有蘇且
朱四芬者年十四與徽巨中至美者劉愛紅京城並稱
第一花因劉長一歲人又呼朱為亞紅倪狎之一日倪
宴客予亦在座朱來佐觴明眸皓齒約態柔情燭下諦
觀不異處子命之歌藏舟劇山坡羊一曲一客操笛一
客調笙子亦樂為節板起句曰淚盈盈做了江干花片
寶存 卷三 三

蓋此曲本哀感者而朱纔啟朱唇目予嫣然微笑焉歌
畢予為口占一絕以調之云看花燈下愛花明花為人
看花有情粉面春風年十四樽前笑唱淚盈盈朱曰殆
謂歌此曲不應笑耶因又唱跌包劇紅衫兒一曲嫩喉
凄利神色慘至合座傾聽不覺泣下交頤倪乃前抱之
曰勿再唱矣予私心竊歎此輩之果足溺人也倪囊費
三千餘兩旋聲復南歸得二千餘兩來京呢朱益至朱
信妮妮越一載倪由此得疾不三月遂亡而家已蕩然
矣然得疾後朱僅一往視之

鬼仙降乩語有不遠悟者予幕遊晉省既久不歸一日

往友人處正設壇扶箕時予體虛多病密書片紙云夕

一調衛良方即躬詣壇前再拜焚之扶乩者不知所問
也乩降書云靜養為佳又焚片紙問何年月日得稍
行囊回家降書云君問回家不言可知當回而回便是
回時予固駭乩之有靈又怪其語近滑稽眾亦不解其
義爾時予本在一州署司箋劄事越數旬有樵叟刺史
來食肉忌猪詢是漢回裔仍延予司前事頗相契洽兩
月餘瓜代已畢館穀外厚有資助欣然便作歸計乃就
道之日即刺史登車回本任焉由是悟乩仙之語為妙
也亦殊譎弄人矣遂於祖席上談及之眾為之付掌大
寶存 卷三 四

笑 乩仙詩恒佳近有召請乩仙既到便書一絕云蘭有秀
兮菊有芳蘭馨桂馥不同香道人為愛珠光好特控青
鸞下草堂予問之曰起句成語已見芳字二語乃重以
馨馥香仙家詩亦不無拉雜耶一友人曰仙亦人之狃
化者其在塵世若何學力則其仙也亦如之既仙而猶
學仙與仙之境語固仍有不同也予以為不愧儒者之
言

常山磁峽口外有孫姓者馭騾經紀家有兩騾為人載
貨不限遠近蓄一大狗高三尺餘小兒嘗作馬騎孫與

其婦愛養位至某年二月孫出門隨之往屢咤不日
復一日乃至千餘里每晨行在驛前後左右一日天明
不見欲返尋之又不便悵謂失此狗矣越臘月某日
孫不在家黃昏婦聞門狗號聲似前狗啟看果然狗
繞婦跳舞不已復從所居兩間屋內徧走號叫尋孫也
喂以麥飯若未暇食者顧狗已憔悴瘦甚矣鄰人曰為
十里狗旋病臥數日絕不食僅餘一息孫忽回家見狗
為欣戚交加狗目注孫強起淚泣號數聲而斃子時客
雲中間之今憶其事因喟然曰甚矣狗之戀舊主也豈
無而蓄之者狗固不願路既迷一年之間東奔西竄

寶存

卷三

五

山千水萬卒耐困而歸如是殆亦造物者有以鑒其誠
而導之弊於家者歟

楊升菴云熊行山中數千里悉有踪伏之所謂之熊
館虎出百里外迷失道路然則此狗勝於熊虎矣

上海縣蒲匯塘虹橋西一村婦者夫不在家得癩症其
孩約二歲一日謂兒不肯長大將蘆管置兒穀道力吹
之腹脹膨脝遂斃越日隣家孩死置棺野地婦旁晚往
開棺取孩屍生啖之攜骨回家其夜癩即愈隣人亦無
如何婦食屍後甚充肥至今尚存

據此知世謂害癩者取荒冢腐體囊置枕邊可即愈

信也病鬼亦畏兇人如是少陵嘗謂其詩手提
鬪鬪血一語愈吝

法華鎮西北潘家舍鄉人唐友臣一日出門索債歸肩
錢千餘經一村溪木橋墮水水及胸未遠灘也彈力不
能上咄咄嗟怪立半晌取所肩錢拋於灘覺遂有拽其
足沈中溪矣時林人持竹竿來救此竹向未削根根棘
澀入水適穿唐褲襠手旋其竹褲緊絞竹根力拖唐起
喘餘一息幸而免須臾救者有一兒數歲無端仆於地
口流血沫狂呼云吾苦守三年幸得替者今且力擋又
將累吾三年平蓋曩曾有死是溪者正三年此日也爰
具香幣酒香禱之兒漸瘳唐時五十餘歲及八十餘而

寶存

卷三

六

故因思溺鬼為祟三年瓜代江東往往有之不足異也
但如唐之肩其錢立水中無恙棄其錢便沒此理不可
解矣豈鬼亦難與有錢人爭耶潘家舍在上海縣
二十八保七畝

世俗物用都以自洋來者為貴故市井射利之徒無論
物產何地美其名則加一洋字示珍也更可笑者貴游
豪侈一切奢麗生色亦爭艷之為洋氣云然洋貨之美
多且日玩好無甚益於日用要皆西域回紇及絕域諸
國所產半近西海統謂之洋耳予嘗觀乾隆間樁園老
人所著西城聞見錄知之其謂所著類皆實有據
唐韋后妹為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辟魅今嬰孩因

用虎頭枕

今學院試牌示例不給燭按晉長興二年改令書試賣
貞固請復給燭又按容齋隨筆曰白公集云進士例許
用書策兼得通宵知唐試進士許挾書見燭改齋漫錄
日本朝循周制不許見燭又按真宗景德間詔進士就
試不許繼燭繼見給蓋一音之轉

犯死罪立決者今京師謂之熱按長編宋赦書曰熱勅
凡作書畫規仿前人則曰撫某筆意按摹摸模撫撫古
通用前漢高帝紀贊雖日不暇給規摹宏遠矣章元成
傳其規撫可見後漢蔡邕傳正定六經文字邕自書册

卷三

七

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其親視及摹寫者車乘
日下餘兩或作撫亦作摸唐書李靖傳靖五代孫彥方
家藏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文宗敕摸詔本還
賜彥方

取模又為木名淮南草木譜模木生周公冢上其葉
春青夏赤秋白冬黑以色得其正也偕生孔子冢上
質得其直也

凡書畫詩章酬應有就正乞正等語每用政字按丹鉛
錄士義之先諱正法帖中以正月作一月或作初月其
他正字悉以政代之

以碎髓和菟埋地成鼈謂之種鼈并菟與猪肉忌同
食又聞蜀中有蜈蚣蠱蛇蠱等藥以殺遠方私夫之背
約者蓋理或有之郝楚望曰淮南冥覽謂鼈肉不死之
藥於西子母姬娥竊之以奔月當作坊肉死畜之肉以
其少之可令復生後世誤作奔月耳說見通雅特于又
世有菟肉同食者是正無恙

舟子每著兜褲亦名牛頭褲套之褲外腰間并衣裹束
之便於操作司馬相如親著犢鼻褲與傭保雜作當印
此但今用開襠廣雅犢鼻無備謂之褌急就篇注合襠謂
之褌是今用者褌與褲小異小兒開襠褌以便大小遺

卷三

八

猶是也俗呼襖為兜聲近浴訛耳 褲音昆褲音視
通用襖音凸
小僮子服三年喪百日後藍絲帽結結下垂毯布履則
為蝴蝶環頭盤腿白絲一切佩帶雖從縞素其為窮巧
極靡與凡不服喪而奢侈者同至婦女頭飾尤嬰珠綴
玉金翠兼之吾徒有惡之者予因戲謂曰吾書都人簪
柰花云為織女帶孝帶孝簪花知古之人亦未嘗不愛
飾也蓋茉莉色白北土名為柰云

吳中女紅挑別於繡者以色絲刺紗羅絹葛等紋孔成
花樣行鍼長短有定不隨意跨紋也李賀染絲上春機
詩為君挑繡作腰綬願君處處宜春酒卽挑繡之挑今

京師云捺腰段腰帶也非即後解

東坡石鼎詩云錫腥鐵澀不宜煎古人茗飲輒講湯器以湯沃茶謂之燒茶燒茶人聲也今吳中稱碎泡然小家不能另辦爐鑪茶甯雖客來亦只洗飯鍋或羹釜以燒其水猶是茗也不可齋適矣予家尋常客至往往急需茶時亦於飲食釜內煮水取速也飲之卻與陶器所煮不別何哉正當水熟沸騰持淨器於中間高騰處把取之則一切油腥鐵味消散殆盡此法予室人嘗品而得之吾輩寒暖鮮有知者書以為曝背獻

泡疑潑之訛東坡與姜唐佐書取天慶觀乳泉潑建

寶存

卷三

九

茶之精者猶唐德宗鼎水方煎自可瀝之云吳淞潮沙由海發也怒東黃浦西澱湖二百里許道光初新涇金村者夏月買貨他所歸時行至江濟黑雲天眼暴風地驚四圍畫屋折木聲身飄忽雙足不撐知有籠過也踴於岸側提草屏息半晌間霧霏氣氤見百步外掛空青龍半身著水之而觸鼻異腥鱗大於鉅張翁不停而水飛如抽蓬蓬上騰半空零落水點斗大焉是日潮信正旺本極濁而轉清須臾龍又彷彿作一抽然江中頓滯數丈水斷為兩龍不見倏然一響水花半天下如濛而水斷又交矣水之濁如故焉老人聊歎口吐

乃四顧眼花旋又震霆迅電不啻旬行回家夢寐見龍

而譚云至今此老談及之而墨子嘗詩以紀之

光州治即古春申君宅中有桑榦大環五夫臂高無算旁有小廟塑神像其中曰樹神人有犯此樹必臥病或徧體塊礪極癢無何予遊豫初至其署署中人即以語予必焚禮於廟予唯唯忘之越一月忽病伏枕夜夢一長鬚丈人責子曰老桑沐日浴月守樸完真閱世多矣豈以為木不如人乎若無觀焉驚醒詰朝促僕香幣穰焉遂痊然夢中人與所塑像絕不類

憶在承德府旅寓識一市井人工書而昧文理問予曰

寶存

卷三

十

每見書年月者不明曰直書喜用隱語如某等字令人閱閱可得聞乎予舉爾雅示之又曰奈難記何願等一可記法爰綴為四歌俾誦數過即憶狂喜後雖書錢貨帳面賣產等契必用之亦令人耿耿茲錄其歌於左

干

闕逢拘蒙甲乙并柔兆丙兮強圍丁著雍為戊屠維已上章二字乃屬庚辛曰重光壬亥默癸號昭陽十干成

支

田敦為子地支首赤奮若兮厥惟丑攝提格則要推

寅單闕為卯義堪剖執徐二字實辰龍大荒落即巳
蛇走致壯午兮協洽未沼灘是申作麗酉閏茂之與
大淵懸是維戌亥相居後

月

月在甲兮乃云舉乙橋而修義不朱在丁日圍戊日

厲在巳日則庚日空辛塞壬終癸極名爾雅月陽釋

一一又五言歌口單修國馬則室寒終
標自甲亥至癸月陽陽能釋附存之

月

正月為閏二月如三月竊兮四為余五月厥惟以臯

號六月由來號以且七相八壯九為玄十陽以下乃

寶存

卷三

十一

辜涂正月得甲為畢陔二得甲兮即畢如

予家近黃浦水族之大者罕見唯鼉則往往上灘大者

其背縱橫可尋丈遇有縛岸羊則吃之無足異也近聞

新涇沈丈云乾隆間浦有一商船載米百餘石其日風

恬浪息正行間恍恍聞舟後風濤聲回望水面如糧艘

帆帆葉然一魚揚鬣寸也排流呼吟須臾逼船魚之長

大兩倍於船飛颺昂首舂人驚怖股栗謂無命矣計無

所施亟將袋米擲下吞之擲數十袋魚仍隨船不去適

載鹽六船來喚救因投包鹽俾之包三百餘斤魚咽

去三遂沈沒不復起而米船幸免焉越兩日斃於灘村

人團集到取熬其油以上燈暗中衣鈕升餘知食人無

算矣旋聞於松郡提督某欲觀之營人同村民百餘昇

魚頭赴城城門不能容于城上設法進焉各有賞村有

富農者嘗聞大魚香骨多明珠因出重價給眾獨有其

可逐節解看了無所得作日月而已如是魚者殆可謂

一希刑哉然當自海中誤入黃浦非浦中物沈丈今七

三歲蓋小時聞乃翁親見之

道光某歲冬吳淞南岸從他處來四賊於八字橋夜盜

畢潛錢氏一新厝棺一賊把鐵具纜入棺縫寸餘拔之

不出搖之復不動又一賊并力取焉亦無能為時方四

寶存

卷三

十一

也其鎮巡更者覺之往看三賊逃一賊患脚疾被執巡

中者旋取鐵具易如耳牽賊到官責釋之其時陳四橋

大氏家素封娶婦一載病亡隣里眾傭助斂畢即昇置

野地是夜有二傭往收棺鬼啾其旁竟盡摘屍頭銀

飾上體衣脫去無剩晚至紅綃裝衣杉難鬼啾甚二人

膽習仍百計脫得之亦各筋疲力憊用壞布一方掩屍

下體而去天明路人見棺開奔告吳氏即遣人往傳近

各典舖僱之二人果入某典舖舖中人諦視衣物疑之

偵者適到拘送官三日俱暴死據二人云自開棺取物

到典舖鬼響隱隱隨之又清浦珠街閣地一農家

新死少婦停棺野冢有三賊夜往開棺出屍於地一賊
最狠衣脫至褲不下二賊方憩隱邊云試將屍屍提起
如何狠賊跪地縶置屍脚於兩肩脚緊鉤其頸遂重若
千鈞不可動喚二賊俱懼逸相持至天明路人見之拘
送官斃於獄中其二賊旋又獲到亦不例處焉由是統
松江一郡數月間野外幾無完樞也蓋其秋禾場無獲
民間數載豐稔猶呼飢寒一大荒歲半皆盜賊矣

世以安息香可辟邪故高其價按樹出波斯國波斯呼
為辟邪樹今姑蘇婦女從親串家歸富有者兩三娥媼
婢子手把安息香翼轎而行氤氳滿街奇芬襲人其主

寶存

卷三

三

端坐轎中愈望若神仙其中人家無侍女者香插之轎
口至貧家步行效之亦自拈一二枚便矧於衢謂不萬
辟邪並回家安息意

致禮天子蓋已以養北魏高歡執香爐從帝步行隨

煬東都幸書室宮人執香爐前行今外省大吏轎前

有提爐人體制隆也蘇城婦女磨蕪蘭佩尚猶少之

貪以安息香行當事者盍論以香禁重焉

今官之署理古云假如楚漢春秋會稽假守是已因署
而實授古云即真如漢書拜扶風令王詵即黃是已
海濱人突聞海喧日海晴謂海有溺者必三日內激怒

濤掀屍於灘故名清淨大海淮南子云海水雖大不受
茵芥注云骨有肉曰骨海神薄而出之則海濱人非妄
言之海嘯二字絕好

人死邀道家或釋氏召七七則已謂之斷七是人之
生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死也四十九日而七魄散其
說至今以為信矣細繹之均有來復義

七七見魏書胡國珍傳自薨至七七皆設千僧齋
莫過楨柏本古陵寢風俗通魍像食亡者肝腦畏柏列
土傳延陵季子挂劍徐君墓柏通鑑德宗紀云柏城又

寶存

卷三

四

寶存

卷三

四

世間無藉之徒辨髮以髮為媚戴帽以款為俏何哉古
人解散髻斜插簪執角巾題詩者側帽飲者倒著白
接羅是其濫觴也然名士為之則為風流蘭子做之則
為匪僻西施之鞦韆不可效已

晉省處女頂東鬢髮髻下必編髮尺餘垂頭後迨于歸
之明日將旦燒燈明額理眉新玉貌挽雲鬟不復編髮
故未嫁時謂之毛女兒聞列仙傳毛女字玉妻在草陰

山中山容無師世世見之自言秦始皇宮人形體生毛
故云毛女或曰至唐時其年尚少因憶左傳宋芮司徒
生女子赤而毛棄諸隄下其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

長而美則知晉俗呼處女爲毛女毛亦韻也

子館吳松畔一日主人宴客進烹魚長尺中腹寬五寸

餘頭銳尾窄較鯉則腹潤較鮪則腹稍狹而鱗痕又粗

鮮馨撲鼻厥形頗異子以較目不食詢之主人不知並

言魚者亦無以名也座中快啖之成曰美哉魚今按西

陽雜俎廣動植總敘云鰻與鱈魚相似然則曩所不食

魚卽鱈焉矣

世以食羊腦助記憶唐肅宗張皇后專權每進鴟腦酒

令人久醉健忘

珠和燈草輕研使粉其能克剛也其猶梧桐斷角毛蔴

寶存

卷三

五

散玉乎

詞人嘲弄群芳往往曰聘曰嫁故林處士留妻梅佳話

今江東種樹者言凡李不蕃頌須於花朝之黃昏剪綵

繪條一二或繡絲稍其枝辭以危醴三庭用繫下

灰圈樹底引外人踏之名爲好李則子結郁紛倍於常

歲按西陽雜俎廣動植草篇嶺南茄子宿根成樹高五

六尺欲其子繁待花時取葉布於過路以灰規之人踐

之子必繁俗謂之嫁茄子知嫁李之說非誣也凡此猶

嫁女之嫁也皆趣嘗記黃帝之語曰君危於上者民不

安於下主失其國者其臣再嫁蓋古皇措語尤韻也而

列子云居鄭圃四十年無人識者將嫁於衛殆亦本此

矣一說嫁李在元夜儀禮表裏皆凡

韓非子博里疾曰是言自嫁於眾正鶴平陽君豹曰

此欲嫁禍於趙也王九成野錄項王訴天云高帝陰

使布弑義帝嫁名於羽以興問罪之師行前亦俊

寺有方丈唐顯慶高宗中王玄策使西域至毗耶城有

維摩居士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故名方丈一

今人食醉解醉蝦糟蟹等物雖近生吞卻另饒風味蘇

長公老饕賦云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帶糟蓋已有

然矣

寶存

卷三

五

名妓兼色藝藝必兼擅詩詞不概見焉予北遊時有金

陵詩人蘇郎者挈家寓京與予萍遇歡若生平蘇識一

妓曰傅媚蘭年十九丰姿玉瑩春代黑滴峯秋波溜泓不

塗朱不傅白嬋絲簪總筆墨凡勢豪執侈思一密坐接

歡不可得時正月中旬微雪蘇憐予邀媚蘭勸觥其神

珊珊其聲嚶嚶娉婷妙倩而婉約生情泊昏黃酒顏皆

親予乃擬借蘇郎鞍馬觀燈焉媚蘭就圍爐畔援筆題

詩云翦翦風吹檻不照燈曰欲殘添香猶飲語開戶更清

歡暗雪依人曼春燈跨馬看下一語猶未就蘇閣之曰

跨馬跨如何予曰或易走如何媚蘭微吟二過曰走固

自然子真蘇遂為燈市遊迴則媚蘭已屬成前詩曰金
情窗下待翠袖不知寒蘇因謂子吾畫意無隻字未免
汗顏也媚蘭雖然無矜才意此殆可謂今之名妓矣媚
蘭蘇州元和人

媚蘭嘗謂予曰古來美人所唱詞曲以何者為佳予沈
思未即答媚蘭朗誦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惜少
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予笑曰亦至
情至理接此詞杜秋娘製嘗為李錡歌之秋娘金陵女
年十五為錡妾後沒入宮又放歸杜牧之感之作杜秋
娘詩事見國史補

卷三

七

一日詢媚蘭小時事訴及年十三時會遊某寺歸夜夢
神告之曰爾前身一聰慧才士習為挑蕩多污人閨闈
後有貧隣迫於重賦將鬻其兒爾出已誓為輸賦始免
故今生陷孽海異日嫁作商人婦幸脫飢寒耳訴罷泣
然後四年果為浙省一販茶者妾其人亦雅好筆墨
予家屋後多植梅嘗有客於五月間過訪草堂曰梅子
熟矣予曰先生固熟讀傳燈客罷然不解因告之以傳
燈錄馬祖讀大梅和尚工夫已到固自梅子熟矣之語
道即心是無僧曰祖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大梅曰這老
漢惑亂人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
是佛僧曰於馬祖馬祖曰梅子熟矣

嘗論飲酒與其薄而多不如醜而寡猶作詩文與其膚
廓而長不如切實而短吾鄉嘗有一人入市買酒每病
其澹謂店中人曰爾家酒權斤兩有餘然何淡攪水乎
店中人曰無之旁一鄉人曰爾家酒中不攪水亦水中
攪酒耳眾鄉人一笑又一鄉人與酒店主人孔姓者交
一日有喜慶延孔到家宴飲孔舉杯飲曰酒何淡誰家
買來者鄉人曰爾店中物孔又舉杯作昨唇云雖淡卻
鮮合座粲齒孔不報然蓋鄉人乍與孔交素不任其店
買物適宴孔買其酒耳因憶袁簡齋云酒品上者苦次
酸下甜袁不善飲斯論亦復得之攪水固失酒之真即

卷三

十八

甜亦膩而俗不若帶酸猶耐尋味也宋石曼卿善飲與
布衣劉潛為友常倅海陵潛訪之刺飲中夜酒欲竭有
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可知口之於味古今有同
嗜也併通判也
今碑之坐獸皆曰肩鳳非也霸下也肩鳳乃石碑兩旁
者
博物志龍九子者一肩鳳此獸平生好文今石碑兩
旁者是也一蚩吻此獸平生好吞今殿脊上獸頭是
也一睚眦此獸好殺今刀柄上龍吞是也一霸下此
獸好負重今碑之坐獸是也一狴犴此獸好訟今獄

門上獅子是也一四牛此獸好音樂今胡琴頭上所刻之獸是也一白澤此獸好坐今佛座下獅子是也一蒲牢此獸好鳴今鐘上獸紐是也一椒圖此獸好閉故立於門上凡九種皆一龍所生子也龍吻一云龍門白澤一名後說

戊戌歲臘月潯溪陳行鎮大木橋下一樵腹恣意泊橋旁為便於上岸買物居人及本地泊船者苦之莫敢何一日篙工偶攬橋柱黃昏旋病憤憤狂叫瘡瘡鞭背臂甚痛并言橋可爾犯耶遂解纜泊於野岸病霍然咸曰橋有鬼神也按莊子沈有履窺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

寶存

卷三

光

處之西陽雜俎井鬼名瓊厠鬼名項天竺一曰輟耕錄錢義厠柳李赤喇鬼均未載橋鬼橋神之說誌之俟考俗以見口即為占謂是獲財之兆唐史董龍家貧里人賈牲祀社命龜璞文以祭分昨眾不與龍逐龍出之龍造泥符以祭將焚又有白鼠銜文入穴掘之得金一斗龍不自私眾共取縣令奏聞旌其闔名其社曰董龍社

黃浦之潮不三里而潮勢洶湧近海也雖善舟者恒患之問行鎮每踞陽並前後數日為龍舟水嬉遠近觀者雲集今歲五辰刻浦南閘港西何家渡附近眾村人

渡浦往觀時潮駛風猛登舟張帆倉猝未下柁舟遂覆舟中四十一人溺死者三十八內舟子三人免者一連日沿浦尋撈得四屍餘葬魚腹此亦一小劫也閩行鎮在浦北岸聞初四日將昏南岸人多有遙見北岸白衣者數又是夜其鎮巡司夢城隍神告以明日觀龍舟者多不吉司官晨起申戒徧鎮而禍固不在鎮民焉何家渡距鎮十餘里舊傳其鎮龍舟本十三嗣一沈於浦弄舟者俱不起故十二往往波平風穩張燈夜嬉觀者數之仍十三焉其亦死而為靈乎已亥五月識

寶行

卷三

三

入於海者無不通潮原其消長之故者曰天河激湧曰地機翁張揆其晨夕之候者曰依陰而附陽曰隨日而應月地志壽經言殊旨異胡可得而一哉蓋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沈而潮汐生焉月有盈虛潮有起伏月為陰精水之所生日為陽宗水之所從故晝潮之期月當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於餘月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於餘日一晦一明再潮再落一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因黃浦潮而節錄於此長春云四方

聖功道力不可思議揚昇卷調錢穆射湖湖
退元兵駐錢塘三日潮不至似有神司之

孔子曰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今之見譏於因小而失大者也鄒穆公謂吏口爾知小計不知大會東坡曰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今之見譏於算小而不算大者也何恢有妓張耀者阮佃夫頻求之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曰惜指失掌耶諷有司以公事彈恢今之算小不算大而因小失大者也

子權圃蒲萄一株因蔓爲棚暑夏往往蛇踞其上子過之必脫焉故棚敵不過丈繁則裁之又有紫藤架一亦如之問物以類聚藤植大率致蛇蛇團臥曲行藤植亦

寶存

卷三

三

屈蟠委蛇者也段氏廣動植篇貝耶之南有蒲萄谷蒲萄可就食取歸者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天寶中沙門曇霄遊至此持枯藤還本寺植之遂活高數仞陰地十丈若帷蓋焉其房實磊落紫瑩如墜時人號爲草龍珠帳子偶聞此笑曰是蒲萄者果仙種耶造物噓枯之幻至是且其龍而不蛇耶乃草龍珠帳錫號殊佳辭家羣玉可採已

江南果實櫻梅枇杷李桃橙柑柿栗外俱不及他省山西蒲萄往往種皆成畝顆大味甘勝南中遠甚予親歷知之茲子所植得之戚好家略亞山西亦吾鄉

偉有者惜析其種甚難

昔權圃中草堂落成偶自題楹聯巧湯雨生先生書之先生爲序於上云青坳詞兄萬里還鄉結廬村鴨時花種竹疊石疏泉與二三野老閒話桑麻致足樂也頃以試事過訪白門以自製楹帖屬書于以知君之樂在于知止慨予亦倦鳥飛還而無枝可棲平生胸藏萬厦至此真堪一笑故人相對能無羨且妬哉友人見之歎曰此老無愧名士矣以爲可妬明其羨甚自言其妬妬何言焉則其平生愛才雅量又可及歟然世之往往有妬亦殊令人不平予曰何不平等哉必已之才請與彼無甚

寶存

卷三

三

軒輕彼始妬耳果其灼然翹然足服其心亦可俾之轉妬爲美卽如桓温尙南康公主平蜀後以李勢女爲妾王問拔刀往斫及見李膚色玉曜辭復悽惋乃前抱之曰我見猶憐蓋婦人多妬且然左太冲作三都賦陸士衡聞之致書士龍曰俟其成以覆醬甕後見賦絕歎伏聞伯嶼欲誇其婿吳子章才令宿構滕王閣序盛宴請寶僚序至王勃不辭閣志甚吏報至落霞秋水二句歎爲天才然則不患妬已者也患無以化其妬耳至或有遠不逮已彼且好爲排竿誠卑不足道何傷於已祇益其陋又何不平焉友然之草堂楹聯曰花鳥無多能領

自足神佃非易得間便住

松江婁縣某村一少婦獨往母家省親著一狗隨行及

返日暮路經荒廟有惡馬七人扯婦入好汚竟夜歸無

如何但云候我歸取爾革命也懼及死婦斷其首於供

桌下揭起地磚埋蓋之又將屍身縛以石沈之野溪狗

俱熟視焉時正黎明狗奔到家撞門哀叫屍夫開門狗

齧衽拽往咤之不捨見狗雙淚流嗚咽慘感訝其故

隣人曰但隨往狗捨衽導行甚疾進破廟間無一人狗

方掀供桌下地磚爪牙並用夫驚視首級婦也猶疑旋

往其母家詢之彼此大駭而慟因向狗云屍身何在狗

寶存 卷三

嗟然而走尾之到一溪邊翠水跳號遂覓狗竿釣得之

事到官亟飭捕者借屍夫并狗往各鄉市緝犯到某鎮

丐者數人絡繹乞錢中有三人狗一一咬其脛拘送官

嚴鞠得實丐並言見狗隨婦云餘丐亦捕獲申請梟

首示眾焉官賞狗錢五緡給屍夫買肉飼之道光戊戌

五月間事得之鄉里傳說秦法斬敵一首賜爵一級因有首級之稱

詩文自注本桐柏宮銘歐公識元微之非法金明昌元年命舉人皆文自注出處

今村塾中農家童登什什伍伍成羣聚讀每至四五月

八九月耕獲忙時往往在家守望門戶疑草澤之鄙習

也攷唐制凡學士皆隸於國子監博士助教分經授諸

生每歲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乃知此例有由來矣

世俗村師每屆冬至則館事畢日散學或課至臘月

杪則另有資贈謂之冬學因學紀聞古者新穀已入

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亦言村塾事

也

今之鄉會試主司進院眾士子隔絕攷夢梁錄載宋時

禮部試知貢舉官下簾出題士子有疑難處即於簾外

上請主文於簾中詳答之云則後代關防較昔為嚴矣

夢梁錄宋元時錢塘吳自牧撰

寶存 卷三

石林葉氏曰唐禮部試詩賦題不皆有所出或自以

意為之故舉子皆得進問題意謂之上請本朝既增

殿試天子親御殿進士猶循禮部故事景祐中稱厭

其煩竇始詔御藥院具試題經史所出模印給之罷

上請之制宗祐宋仁宗手號

今殿試第一甲三人狀元榜眼探花士人狀元而外不

誇榜眼爭美探花豔其稱也攷秦中記唐進士杏園探

花宴以少俊二人為探花使東軒筆錄選最年少三人

為探花使世謂之探花郎是昔之探花原非專指第三

人今異也又攷狀元之日始於唐為進士第一人然第

三三人亦稱之見周益公省齋文集今則非大對第一
人不稱也宋時以第二人為榜眼然第三人亦稱之見
王元之小畜集送朱嚴詩今則非大對第二人亦不稱
也省齋文集有同姓狀元顯殿第二人葉元適殿
第三人李狀元寅仲殿小畜集有送第三人朱嚴先
輩從事和州詩云榜眼科名釋
上海縣二十九保四品金家巷衣匠朱鳳每出裁縫病
歸僵卧或一日或兩日既蘇則云奉王家廟廟在淨土
寺旁距金
家巷二城隍神票飭同傷司薛大只弟往挈某又嘗云
人有不易挈者用我也訪之都信一日病卧經三晝夜
方醒問之曰往龔家宅挈喬雲龍其人勇很難遠近身

寶存

卷三

五

跟三日昨傍晚伊肩物往油坊去行至鄭家橋北一草
履脫乘其鞦躬結履舉大鐵尺力擊其背拘之今死矣
頃之適獲宅近隣人來傳說雲龍昨夜大呼背痛暴死
背有黑瘡云龔宅距金巷五里又一日朱鳳有從兄某
路經秀才浜橋忽一臂痛甚歸告鳳曰兄犯傷司船
被打一篙須往王家廟禳之如其言即愈故人皆稱鳳
為活傷司然其初數年有拘人事必告人後諱之謂會
被城隍神訶斥耳去年戊戌冬故七十餘歲
雲龍好使酒兇鬪曾與屠夫金永年有隙一日永抽
刀直刺雲腹雲急拔刀刃彼此力奪刃與柄拔分為

陶永握柄雲握刃雲五指見骨也又一日隣有與人
鬪者邀雲助鬪雲脫新購禮帽值錢六百餘將帽頂
塞口咬一空如盃大髮辮穿空緊盤其帽曰如是出
問不怒落帽鬪黨俱目而駭主人壯之其平生兇狀
類如此

京口銀山其緣江石逕崖壁隘束處跨一石於上繫昭
關二字人謂此伍子胥橈載出之昭關也非攷江南通
志昭關在和州舍山縣小峴西蓋春秋戰國時楚地也
兩峯聳立為廬濠往來之衝其口隘險可守禦是則子
胥之所過者已

寶存

卷三

五

婦女脚尚纖弓裏脚纏脚繞脚恒言之間言紮脚陶九
成云道山新聞載李後主宮嬪宵娘繞脚屈上素襪舞
雲中人皆效之以纖弓為妙以此知紮脚自五代時方
為之按韻書紮纏弓靶也則脚小宜弓紮字較切
近年江左男子所佩巾囊及瓊履等物皆好白婦女之
首飾裙袖尤其并見省垣妓女有編素其襖而略植
綵緣者不知肇於何人卒加歲今已亥歲江水浮滿金
陵一帶幾于懷襄死者棺隨流水生者屋栖魚蟹聞安
徽等處又多厄於蛟禍蘇松則饑饉頻仍計數載中癸
巳特慘閭閻留男女委溝壑劫奪格問所在皆是攷魏

武帝擬古皮弁裁緣帛為白帽齊後主好令宮人以白
越布折額狀如髮帽又為白蓋議者以為皆凶喪之象
所謂服妖是也當事者可劾其習已

江南省試凡卷首書身家等事均僱慣書宋體者代之
既無錯誤通場亦得字體一例自來已久今已亥歲秋
賦特令士子親寫慎大典也攷宋真宗時貢院言進士
所納公卷考校無準請自今令舉人親自投納於試紙
前親書家狀如將來程試與公卷全異及所試文字與
家狀書體不同並駁放之據此則今之嚴密適與之同
或即倣宋例也

寶存 卷三

子應試每苦添註塗改之例往往有極快意文而於
尾未及題明者遂成違式棄置良可慨也然其例唐
末時已然已其法莫妙於每篇稿後微粘一簽以為標
或瞻寫即此自然觸目驚心不至倉皇輒接瞻下篇及
既註明添註塗改字樣隨揭去粘簽如是斷無誤者

洪咨齋引賂子錄寫試無誤筆題其後云並無楷改
塗乙注有即言字數又元史塗乙注五十字以上者
不考按不考即今之貼出

子素無辨疾年五十二右臂鉤及頸後患之隣人語以
當用生大黃根濡醋擦如其言兩月而愈越四年又患

左臂鉤前方不效或曰癬無正方耳因購得十餘方試
之略無驗者忽家人云聞柏油可旋抹兩度剷除凡用
三方膚色俱完好無他痕知無正方之說非謬也酉陽
雜俎載阿勃參用拂林國樹葉細兩兩相對花似蔓菁
正黃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加油塗疥癬無不瘥者
只油價重於金云此子所未及購者信然是癬亦有正
方

千里明尤草產蘇州洞庭山南瘋癬及疥症受風而癢
用以煮水薰洗便愈

婦女服能華摩莫過吳中邊鑲既潤加以鬼子欄杆近
又有較潤者天香邊牡丹邊等名目尤潤至一寸許者

寶存 卷三

謂之於邊鑲金織蘇爭新闢罷不計工費也惟攷深衣
圖有義欄之制是即今之衣邊鑲緣則所謂鬼子欄杆
悉鬼其序欄其式也出於鑲緣之上似猶近義欄之意
然已時其純足况侈於是乎其妙何如

全下條脫飾臂尚已今久以紅瑪瑙珠貫絲成釧尤為
所必始本古朱腕繩而皮之蓋以朱纜纏臂為媚也王
仲信云天論有絳絲纏臂之說梁昭明烏棲曲江南雅
女亦說此李義山宮中曲絳纜首香濃正朝纏左臂
地高於此而卑於南末羅亦云淮南子有文媧鍊五

色石以補蒼天斷驚足以立四極積蘆灰以止淫水等事世遂有鍊石成霞地勢北高南下之說又云地勢高於西北故良位之式鉅初俱不甚信謂無以準之也後客太原返爲汴梁之遊歷太行絕頂頂堅一碑曰晉豫分界緩轡縱目南豫境俯山根不知幾千仞城郭如村樹如薺馬牛如田鼠北晉地及山腰一切猶堪彷彿始以曉愈北愈高而愈南則愈下斷然焉

南匯縣杜行鎮張諸園名襄少孤爲人恂恂靜如山凝善事親敬養兼至經年持齋禮味以壽母母每上下其樓必躬親扶負願家人輩不謹也兩載前又以割股愈

寶存

卷三

三

母疾母今七十齡轉健客或有詢其事者諸園徐答之曰未有也亦以告者過耳蓋不欲人揚其事也視侄猶子侄之子猶孫不析居平生兼好濟人困雖在兇頑皆鵬然服其德子英而厚業儒將應試積善餘慶可云有後則是人足光史乘已子並喜諸園好講實學工書嘗有題其援琴圖詩道光庚子二月記

嘉慶間上海二十一保二十九高農人榮大觀弟國林廷章稍蓄貲產既析爨大觀無子夫妻並故國林子一廷章子二一嗣大觀長婚事既過大觀遺房二間其一爲國林用者可爲寢室與論不允還其夕譙媒將娶親

故畢集國林婦恐眾忿難爭并其牀帳什物運置於內攜子扁卧廷章無何也正躊躇間見門開闐然徙物已空傳知堂上眾賓察賓忻然競爲大觀子安就洞房同觀花燭畢眾故味彼自願還房之逆有隣董自親知之謂林婦扁卧卽願其子啟戶婦橫地瞪目屢稱還我房其家惶畏還房而願愈焉子聞之乃嘆曰嗟乎此死者有靈也或謂大觀夫妻在時國林婦素不與陸不然恐此夜新郎婦非於雞柵旁卽豕圈畔矣愁多歡少矣誠可憫誠可幸

寶存

卷三

三

湖弄舟者某父子兩人也蔣私語舟子將來事洩奈何與謀既決授舟子白金二百兩維時蔣四顧汪洋皆無帆檣誘婦出輪推婦入水婦於水中立起緊把船旁護水欄舟子乃截其指沈水底死此嘉慶初年事也蔣得銀後不數年脂田第宅耀於鄉里蔣故道光初蔣傳近復有賣棉花船到常熟歸時一客附舟言往東鄉老友蔣某家音徵女既近蔣宅舟子指點上岸警不覩矣因看向贈舟便錢二千紙也駭告其子左弼遂設位奉祀蓋左弼素亦略知乃父謀害事意此報復客女鬼也未幾家中相繼得病屈指四十日內巫醫盈戶羽士青詞

編流佛事鐘魚香火喧喧無已左弼夫婦子女媳連繫
五人於時最異左弼女方韶年無故卧牀冥冥淹淹帳
中每作一微笑矚睛搖臂春風滿臉天桃遜其冶笑定
卽面灰而喘冷百計喚救始醒如是日每三四也數日
後叫苦呼冤備訴諸事如前牀頭懸一天師像女曰
是廢紙耳瀕死又云侯盡劑根株再問弄舟者家也今
左弼僅存孫一家道十落八九或曰弄舟者家也今
亦婦婿之夫在
巧人泥刀以琢輒墜牆壁故鐵質之堅逾常澧溪口孫
姓一宿棺輒厝地損邀匠重厝撤舊厝棺灰匠見屍衣
帽無恙異之刀撥其衣衣亦灰而刀已環矣匠蹙蹙顏
黃存

卷三

三

鐵但易刀治厝至晚畢工喋無一言觀者咸謂鬼能屈
莫平於水匠人求高下至平則以水準之謂之打水平
匠之巧也非起於後世吳澄虞書璿璣玉衡說地平之
下藥以龍柱四植於水槽上一名水平周禮匠人水地
以縣淮南子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用而求之乎浣
準注云望水之平漢書律歷志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
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注云概欲其直故以水平
之水至平故也
文昌廟文昌閣塑像其中世儒多敬禮之乃爲文昌會

羣居終日聚錢譁飲其猶疎也甚者優童歌吹盲者彈
詞輒送深夜而散意可邀福於神增才慧取青紫也風
俗通義云周禮標燎司中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
星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
擔篋中居者別作小屋汝南郡多祀以腊率以春秋之
月則據應劭云文昌之重漢世然已

袁簡齋辨文昌魁星曰史記云斗魁戴匡六星文昌
宮是兼上將次將諸星而成一宮義取諸宮室非主
文學故漢尙書省比之文昌天府魏有文昌殿唐段
成式張籍俱號文昌宋龐元英在尙書省記所見閣
黃存

卷三

三

號文昌襍錄道家妄謂文昌獨司文人之命強以梓
潼神爲降生之人不已謬乎甘氏星經魁乃主獸之
官史記奎日封豕一日天豕主武庫于文學無與也
所以訛者林靈素以東坡爲奎宿路史倉頡觀奎星
圓曲之形而造字主文之說自宋始耳
王氏見聞記文昌生晉時張氏跨白驢棲蜀之梓潼
嘗見官署中堂額清慎勤三字蓋康熙二十一年遵
御書頒各督撫者取司馬昭戒長吏語也人知三字官
箴切至而未及知古人矢口輒復成韻
手醜溺器金陵肆有合古製者將買焉一友人曰磁猫

固佳子曰非也虎名虎子友請故事子曰漢朝以玉為虎子承漫故名李廣獵得一虎以其頭為枕鑄銅為虎形作漫器見西京雜記又問山西呼虎山大王猛乎子曰然抑亦曾之說文云山獸之尊也凡物之長王目之嚴君平注老子有云天地億萬道王之象靈赫赫天王之傑有穴處望人王之羽者翔虛神鳳王之毛者騰實麒麟王之鱗者水居神龍王之介者澤處靈龜王之百川並流江海王之子又按蟒為蛇長蛇王蜂有長蜂王梓木王蘭香王牡丹花王復育王瓜王芻王慧王女王鮪王唯王父王蜨陽王鱗之類又人之大父母亦曰王

寶存 卷三

父母友問何謂王女乎云爾雅釋草蒙王女注云唐也女薛別名蓋女蘿大者見唐石經今本多作王女爾牛先生官揚州時借諸詩人扶鸞仙降書自言瑤池侍女許約翠同人日與仙唱和仙往往夜間又自書其詩於玉簪花葉納之現下喜葉紋似烏絲界也又贈各詩人一詩記其贈先生有云鴉嘴撥開三徑草馬蹄驚動六街塵二語極為雅切蓋先生忠孝之裔蔭職為官所到處必為囹圄以彈琴吟諷其中也今解組買山白下林泉之勝又過髮時矣吾邑二十一保二十七岳陳宅鬼仙夙聞之未詳茲其

近隣趙士觀弱冠鈍樸儲子家譚其事云今陳銀觀母某氏故時六十餘歲距今六年其鬼到家茂率一爾度或隔一雨成空中問答靈響如生家人等已不怖也每路遇隣人於路旁稱名問安人輒駭之鬼於其家嘗自言遠從鬼門關來奉差學人并其地甚苦情事偶索食薦之道好去年夏其家男女出耕鬼在田中予聞往焉鬼稱予上觀子笑鬼云勿好笑遂彼此寒暄數語頃之謂其家人我回柳爾等當回家飯也耕傭無不聞者往往二三日便回鬼門關來時聲喜去時聲悲必囑其家人曰為善毋惡陰司有簿記之

寶存 卷三

一日陳宅近隣金姓亡一鴨鬼方回家請道偷兒鬼台餘人悉出語之曰是爾任即彼某田中埋之有跡可尋勿勿謂伊也果驗時錄其住審於偵鴨既殺不烹故陳藏於野地風後其任愧悔非復偷然家中未免洩言外八諱之至今過事有關者鬼傾口焉宋史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錄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高宗頒州縣刻石責質甫甕牖間評載今州斯戒石銘才宗取孟昶戒百官文使刊之州縣庭下庶守令不忘戒懼也或者于每句下各添一句云爾俸爾祿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轉喫轉肥下民易虐來的便

著上天難欺他又怎知其無狀如此竊念袁書此何耶
真謂或之無狀耶慨之也然斯銘也昔但勒石置之庭
下今皆堂前坊牌書之矣豈不尤易觸目歟噫

埠頭之埠同步步步水際也又泊船所也又籠貨物積販
商泊處也竊謂步步字頗古雅言瀕水可步也埠則有高

阜阜財之義除商賈喧集之所不妨從埠自餘如江步
醫步三家步統稱又魚步龜步瓜步吳靈妃步中邀笛

步金陵之類均宜從步

童蒙習書以影格為映格非六朝人以雙鉤為廓填綉
揚為影書北史周明帝令趙文深至江陵影覆寺碑皆

寶存 卷三

作影廓填影書見潛確類書又云博攝者紙覆
其上明窗開幕光映之今作映或印本此

近于飯時輒塞胸不下苦之或曰即箸戮飯碗底周通
其噎試之果驗亦以知醫之為言意也

或問衙署前粉壁畫食何說也子曰未知所本唯按食

餐之義山海經狍鴉郭注云即饕餮食人未盡還害其
身袁負甫云還自齧其軀呂氏春秋先識覽云有首無

身然則俗稱食即餐也或曰誠示警蓋有首無身乎子
曰大抵示像設教為中人士智無用此為下愚雖窮

形盡相無益也今此中材見之則思思則有不忍并不
敢矣且為士夫示警宜稍醜藉未便太不雅馴也

今人以號行古人鮮有號以字行袁實甫云禮記孔子

父叔梁紇字叔梁稱字在名上孟明視世族譜以視為

百里奚之子名視字孟明正與叔梁紇同式鉅按今人
詩文稿題中書人先姓號下注名又凡詩箋往來箋末

自書號再以姓名或不用姓殆皆古人例矣
鼓去聲俗呼平聲誤說文配鹽幽未也徐曰幽謂造之

幽暗也子以徐說為費解亦欠理恐是緘藏於器之謂
今案楊用修云幽菽幽閉於囊盎中冥果蜜煎果以錫

青浸之而冥於任中此解了當矣幽冥二字較昨藏鹽
藏藏魚之藏尤覺新妙

寶存 卷三

三蒼解詭字云龍冥果青色也音青去聲
史記貨殖傳鹽鼓干合前漢貨殖傳鼓鹽樊少翁王

孫大卿
世有不食鯉者謂可化龍故臆說也唐律取得鯉魚即

宜放不得喫號赤鯉音混公賣者杖六十言鯉為李也唐
故嫌稱之一說唐制賣鯉賣蠶者皆杖六十緣鯉朝日

蠶朝星食者有禍也二說未知孰是然後世不食之由
實原於唐固不以鯉能度禹門也

以武藝授人者稱拳教師蘇州某縣謝元龍每年聚徒
數十稍得其傳稱雄於時一日謝謂諸徒曰子有女亦

習技今且試之爾等與對校倘不勝而退相繼可也因
喚女出時女年十五雪面朱唇瘦腰纖足居然儒門秀
媛從容與諸人相見畢謝命婢取一箋筆置堂中几椅
等物移聚堂隅曠如也女便脫外衣剩著窄袖小紫綾
襖繡鑲杏黃薄綺裙峭豔奪目跨入筆箋斂手向外正
立曰願諸兄賜教諸人私忖似此弱質縱藝高烏當吾
輩一出手謂師口妹年幼未可校也師曰儘爾輩能雖
傷不罪諸人皆二十歲一一人甚稱次者超距送拳離
身尺餘不覺燈上有觸退跌於地數步外矣又一稱
最趨悍者繼之復如是自餘乃俱哇口舉舌不再前女

寶在

卷三

七

出等筆套其外衣從辭諸人進內見雲轉飄忽移步如
飛云諸人竊怪其身手凝然能器中跌人之故問於師
師曰此即名裙裡腿也旋配一茗穎文秀才某十六歲
後委才亦知搬武女更漸能詩畫

以足春人搬武家謂之起腿此裙裏腿當不滅李全
妻楊氏梨花檢矣

以鹽水抹器異姓滴血於中亦融近聞吳中一訟師過
當事左右為之

若梳載以槃便於執熱北方謂之茶船司尊彝裸用雞
絲烏齊皆有舟卿司農云舟尊下臺石今時承盤

世重張天師以為能符呪召神可制一切妖魔鬼怪也
蓋本於漢之張陵一云張道陵袁簡齋隨筆曰天師之
名起於元魏太武帝為寇謙之作天師道場宋劍南
太守林積劾天師為漢賊其教稍衰洪武初太祖亦下
旨革去天師之號稱真人本朝乾隆七年左都御史
梅穀成奏革天師之號降為五品真人式銓按天師二
字已見內經黃帝與歧伯雷公天師諸人相為問答其
稱道陵始元魏耳誠何以堪之

道家言張陵字禹雷侯八世孫漢建武十年生天目
山拜江州令棄官隱北邙山章帝以博士徵不起上

寶在

卷三

天

龍虎山司符錄以殺鬼過多遲九年上昇一統志所
載略同李膺蜀記張道陵病瘧於邱社中得咒鬼書
入鶴鳴山治鬼漢熹平末為蟒蛇所噬子衡尋尸無
所遣從子魯為嗣以惑天下漢劉焉傳順帝時張陵
學道於鶴鳴山造符惑民受道者出米五斗時稱米
賊傳子衡衡子魯自號師君三國志亦云張魯母常
往來劉焉家據漢川為逆後降操此即隨筆所引又
云三官者張魯為五斗米賊禱者令書姓名一上之
天目山一理之地一沈之水號曰三官見劉焉傳注
式銓按今三官廟得叨香火貴者莫知為米賊之遺

世間婦女言竈神每月上天奏人善惡故與人仇竈詛
之有求竈禱之又歲杪買餠擇穀草之實製焙和之俟
新歲客來佐茶故買餠於臘臘月二十四日餞竈神上
天遂用餠薦時義也乃謂恐神訴惡藉膠其口何鄙論
之可笑乎然俗之為惡概可想見

夢華錄年夜貼竈馬於竈上以酒糟塗抹竈門之上

醉司命蓋猶吳俗以餠膠口之

酉陽雜俎諾臯記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

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女六皆名察洽常以月晦日

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算算二

寶存

卷三

五

百日竈神又名壤子

路史蘇伯吉利顯類之後是世視融妻死諺於竈見詳氏

五經

莊子竈有髻竈神名

婦翁丈人也稱為嶽父女婿稱為小婿按漢郊祀志大

山川有嶽山小山川有嶽嶽故泰山有丈人峯遂稱婦

翁為嶽父嶽有嶽嶽婿形類音同故稱女婿為小婿而

婿或因之从土旁至丈人之稱實本於單于稱漢天下

我丈人行蓋其時單于之妻漢女也

寶存卷四

上海胡式钰書

語寶

操我土音雖俚而質汲古注茲洵其髣髴

鮮潔荀子以出以入以就鮮潔孔子言水也萬物出於水則必鮮潔

新鮮太玄新鮮白求珍

標致因話錄李約于叔綺坐讚招隱寺標致綺曰何如

州中對曰所賞疎野耳文獻通考載花翁集一卷陳氏

曰孫惟信撰在江湖中頗有標致善雅談尤工長短句

嬌明應嬌也俗呼如趣稽叔夜琴賦或怨嬪而躊躇

寶存 卷四

斬新傳燈錄洛浦禪師在夾山做典座三年喫師百棒

後大悟云斬新日月特地乾坤杜子美詩斬新花蕊未

應飛

鐵新鐵鐵新世說謝尚道士倚文學鐵鐵無能不新

蛙角頭白樂天詩持練蛾眉婢鳴榔蛙角奴蛙角指童

子言詩齊風所云總角非今者也吾鄉唯小娃然呼若

回閣頭或作了角衛風所云總角之宴是也

結椎頭呼若鴿椒頭陸賈傳尉佗懸結箕踞注云懸音

椎今兵士椎頭髻也予按世俗好般武者每繞髻一撮

似椎則結椎訛為鴿椒耳

上頭花蕊夫人宮詞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使上

頭陶南村云不特今世女子之笄而倡家處女初得薦

寢於人亦曰上頭男子之冠亦謂之上頭見南史

娶婦家凡親族婦女與新娘相見必有贈物為禮名繫

臂向味其義偶閱侯鯖錄云杜牧詩絳綵猶封繫臂紗

後學不解嘗見段成式高古錄晉武帝選士庶女子有

姿色者以緋綵繫其臂今定親之家亦有云繫臂者據

侯鯖錄引是繫臂今更借言之繫讀計約束也維也至

加易繫辭周禮以九兩繫邦國綱系聯綴之義俱讀系

清白見謚法方朔有云服清白以逍遙今偏與乎元英

寶存 卷四

異色楊震云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桓帝時童謠云

寒素清白濁如泥謹法清白守節

明白了然也老子明白四達墨子召其人明白為之解

之史記秦二世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東方朔七諫行明白而曰黑矣風俗通功實明白鵬冠子

無道之君任用么明助則煩濁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

明明白謂了化書禮明白之謂也蘇味道云處事不宜

書叙詩小宛傳明傳孟子孔子在陳章

歪斜白樂天詩錢塘蘇小道人道最天斜自注天音歪

收九佳按此則天即歪然歪俗寫當從嬌注亦沿訛

壓捺白樂天刺杭時荅元微之詩云嵌空石面標羅刹
壓捺潮頭敵子胥

佩歷史記陸賈傳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路
史帝譽之世涼風至而陳靡太白高而轉軟然後屈強
惠命

咆呼以茂列傳論雄豪方擾越呼者連響

咆呼大雅蕩作包然或云是咆鴉亦通蓋兇暴之物山

海經鉤吾之山有獸羊身人面目在腋下虎齒人爪曰

咆鴉是食人郭注即饕餮食人未盡還害其身哀賢甫

軟弱世紀帝虔致音軟弱唐侯德盛諸侯歸之乃致禪漢

王尊之子伯為京兆尹軟弱

寒酸正字通野人曰寒酸唐鄭光祿勳舉引寒酸土類

寶存 卷四

多之俗作寒酸誤

脛削董仲舒傳民日削月脛音鑄也今云脛削剝削也削

呼若消正韻亦音笑而無平聲

縮胸謂畏意不前也漢五行志王侯縮胸不任事

厭禱唐德宗時郾國大長宮主素不謹或告主淫亂且

為厭禱上

爛柏不振精神廢務也莊子古人之糟魄已夫音義司

馬云爛食日魄一云糟爛為魄又作粕

糊塗朝野僉載郭務靜滄州南糊塗通鑑續編端糊塗

或人三
呂端也

上天史記孔子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枚
叔上書吳王云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

婦人哭夫日天左傳注女在家則父天出則夫天喪服

傳夫者妻之天蔡伯喈女賦當三春之嘉月將言歸於

注云夫死

天年莊子人間世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天

謝人死日歸去通鑑前編禹濟江南黃龍負舟啞然曰

我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爾何為者列子精神

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又云古者

謂死人為歸人莊子老聃曰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

寶存 卷四

寄者同歸也史記鼂錯傳錯父謂錯日劉氏

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

謂少壯之死為不順老者為順莊子養生主云適來夫

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注云理當死也

斲削而傷之日椽喪見詩正月傳當本左傳

刻薄商君傳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世說衛江州名在

魯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

人便命駕李弘範問之日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前索論術死偽篇死者精神消索

嗚切杜牧之詩成途雖咽切遊蜀亦遲迴
湘疎稀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足下舊知吾煒倒屣疎

不切事情

輕借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傳論武人屈起亦有鬻綸

屠狗輕狎之徒屈同

輕趨編張平子西京賦非都盧之輕趨如盧國在合

木之上也

託詞諸葛孔明出師表恐託付不效

煩勞陸士龍願平原書但年之不工煩勞而棄力故久

絕意耳

不防當在子讓王屠羊說屠羊一名曰說不敢當史記衛

世家子郢曰亡人太子崩頃之子輒在也不敢當

寶存

卷四

五

不相干淮南子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論衡男女不

相干

不入調謂語默舉止不合時宜也按南史劉峻強濟有

世調善於流俗此可以為不入調之調一證

不值一錢史記灌將軍夫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

不值一錢宋盧多遜屢謝李昉或以告昉曰盧與我

居帝畏卿不值一錢

不分阜白漢李膺謂鍾繇曰弟何太無阜白耶

一窺不通呂氏春秋孔子曰此子若一窺通則不死矣

寒窺者窺人於微不招嫌忌也鬼谷子摩篇故微而去

之是謂塞翁同注云臣事君貴於無成有終故微而去

之若已不同於此計令功歸於君如此可謂塞翁

擅場張平子東京賦秦政利薈長距終得擅場

中有所合事在此實意注彼曰貪圖非也憚怵也中有

所欲躍然欲試曰心癢即癢心也淮南脩務訓冶由笑

目流眦口曾撓奇牙出齶齶搖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

顛頤之行者無不憚怵癢心而悅其色矣注憚者貪欲

醉心莊子應帝王列子見之而心醉謂迷惑于神

氣蓋言氣象可蓋一切也項王垓下歌力拔山兮氣蓋

寶存

卷四

六

世季布列傳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在俠大

馬察屬名曰鄧退字應元平南將軍之子勇力絕人氣

蓋當悅東坡書孟德傳後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

體面殆本司馬溫公請貢院逐路取人云朝廷所差試

官率皆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風俗在京舉人

追趨時好易知體面

魁梧留侯世家魁梧奇偉梧去聲

按梧亦借讀平聲陳子高詩府中賢尹計魁梧桂子

美詩魁梧秉質尊

凡事可乘機會曰傍熟宋蕭道成結宋主左右猛帝王

敬則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日事須及熟

吃虧計牧之隋苑詩卻笑吃虧隋煬帝破家亡國為誰

人此詩又見李義山此詩又見李義山

模擬袁伯彥二國名臣論尊曰模擬實存雅懷

安排莊子仲尼謂顏淵曰安排而去化

酌量更易曰調度後漢和帝紀仍獲管徵其令大司農

絕今歲調度徵求按文義度讀入聲今人呼作去聲猶

之唐書百官志度支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

道途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度入聲今人都作去聲

俱誤也至如離騷和調度以自英汪云調格調度法度

寶存

卷四

七

東坡云吾儕所不復作也

自當讀去聲東坡云吾儕所不復作也調度亦即謂調度之義

調停宋哲宗時熙豐舊臣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

防等欲稍引用其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

布置攷工輪人注蚤之布置必正而不斜也世說新語

補庚公道王尼非惟事勝人布置鬚眉亦勝人

帖委即委帖之倒文韓昌黎元和聖德詩獸眉騰掣圓

增帖委

作梗張平子東京賦度湖作梗梗病也謂度湖山之

牽絲猶黃絲瓜葛也謝靈運詩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

平注云牽絲初仕也蓋言進身之如近實緣義

喜信天寶遺書進士新及第者以泥金帖子附家書為

報謂之喜信

過報言不祥兆也古多過患過寒告警史皆稱過報

調戲後漢馮衍與婦弟書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十六國

春秋前秦錄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續搜神記魏士

引誘謂之釣鬼谷子飛箱云以飛箱之辭釣其所好

摩盪謂之潢音光上聲唐有裝潢匠言裝成而以蠟潢

其紙也見六典後人以裝潢為裝池誤今吳中以手摩

潢物類曰潢呼去聲即此字中州語又以閑遊為潢亦

寶存

卷四

八

猶吳中鄙語以閑遊為盪為潢也中州亦呼若去聲皆

俗音

私人婦女為偷前漢陳平美如冠干人謂其盜嫂直不

疑貌美人亦毀其盜嫂盜即偷也

或云平兒名伯常耕田縱平遊學嫂嫂平不事生業

伯運其婦而棄之平事兄嫂如母此嫂疑後娶

者予按嫂以兄尊後娶亦嫂以平揣度古人似諒之

實嫂之又人毀不疑不疑也我乃其兄然終不自明

也此不疑之高也

子獨書至平與不疑竊嘆古人姿容佳麗往往招誣

而今世凡庸小生奇衣婦態故為號以取悅他家
婦女自謂美事廼者損其行失其身不一而足惑之
甚矣

喉嚨通也隱假人洩其私忿也如宋韓侂胄欲逐趙汝
愚喉胡絃効之葉李上書詆賈似道賈喉林德夫告李
泥金飾扁不法之類然喉實使犬左傳宣二年公使喉

夫癸焉則任喉者亦猶犬已

扣同加切音透又上聲墨子扭格人之子女方言南楚
之間凡取物溝泥中謂之扭張平子西京賦據狻猊

指音若洽切說文爪世說顧雍以爪指掌魏程昱傳通

指音若洽切說文爪世說顧雍以爪指掌魏程昱傳通

卷四 九

人指之晉郭舒傳指鼻灸眉頭顏氏家訓

擲音折也莊子甦篋篇擲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
巧矣

打呼若摘歐陽公集古錄打字以音義言之當為丁歷

切音丁歷反捷也考也史丹傳天

毆人言撻猶街也左傳魯敗翟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

終甥撻其喉以戈殺之

投擲曰教呼如蒼詩王事敦我音堆今呼入聲誤

物用充足曰够音通亦左太冲魏都賦繁富夥够不可

單究俗作設非

單究俗作設非

幽音遇幽大呼用力也見集韻痛而呼也顏氏家

訓原注下音羽罪反北人痛呼之子未反南人痛呼之

阿瘡瘡音阿喊聲也輟耕錄載准人寇江南齊聲大喊阿

瘡瘡以助軍威又引朝野僉載武后時滄州南皮縣丞

郭勝靜每巡鄉喚百姓婦託以縫補而姦之其夫至縛

勝靜鞭數十主簿李想往救解之勝靜云忍痛不得口

唱阿瘡瘡音阿

失色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三軍之

士靡不失色莊子曰見夫子之失色

辰出貢禹傳放出園陵之女

卷四 十

傳音以以手措物也見篇海

掩埋曰僉音音亦作僉博古圖周有交此僉蓋鼎之僉

僉音也瑣錄錄海棠花欲鮮而盛于冬至日

凡物轉面上而面下伏者為盜說文云覆也

斥人委靡不光采為遁人揚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

四事故一壽二名三位四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

畏刑此謂之遁人

與人優譏呼窮困音塞聞人呼兒日困音若幸願况云

兒童也 三水小牘湖南觀察李庚女奴名御要美容

正巧媚才捷李四子皆年少汪俠欲悉不得嘗於清明

正巧媚才捷李四子皆年少汪俠欲悉不得嘗於清明

正巧媚才捷李四子皆年少汪俠欲悉不得嘗於清明

節夜卻要遇長子持之求偶卻要曰可於廳中東南隅
竚立又逢二郎謂之給令東北隅相待遇三郎令待西
南隅遇四郎握手不可解亦給令待西北隅少頃卻要
密然炬疾向廳事豁雙扉照之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
裏覓宿處四子皆掩面而走貧兒即窮因此亦謂之也
右諺云春寒四十五貧兒市上舞貧兒且莫笑日過相
子花又諺云霜樹如霧樹貧兒備飯資北史齊後主於
貧兒村

罵人遊手好閑曰蘭了非也列子說符宋有蘭子以燕
威干宋元君元君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注云凡物不
知生謂之蘭史記無符傳出謂之蘭此蘭子謂以技

寶存

卷四

十一

妄遊義與關同據此則蘭子者遊民無常業國之所禁
也今稱蘭了子誤爲了耳
客作罵語也然三國時焦光飢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
已是不過傭工之謂

平者美詞乃謂之平平則無奇也漢和帝時西域都護
班超年老乞歸乃徵超還以任尙代尙請教超曰水清
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尙私謂所親班君
所言平平耳尙後竟失邊和陸士龍與平原書頃得張
公封禪事平平耳世說王右軍郝夫人謂二弟曰吾家
見二謝傾筐倒篋見汝輩來平平耳
無墨水言文理不通也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課試

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進士考功郎中策賢良天子
出坐於朝堂中樞秀孝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
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
容刀

老實鞭耕錄許營齋欲雇一僕能應對嫻禮節者卻之
曰特欲老實耳

不趨邪挾詐爲正經詩君子陽陽章譜云路寢之常樂
風之正經宋馬端臨曰夫子所贊之春秋世不多見自
漢以來所編古經俱自三傳中取出故名曰正經按此
則以目人似不類願別無可證孟子經正則庶民
與豈取而創言之

寶存

卷四

三

腐儒子華子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
荀子鄙夫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坤音汗傭
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腐儒之謂也韓布列傳上折
隨何之功謂何
儒

僧謂之方外人莊子大宗師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
而某遊方之內者也黃潤云方矩也出於矩
之外所謂離方道圓也
世俗延僧誦禮鐘魚梵唄瓊瓊終日謂之做佛事三字
佛家恒言如維摩經維摩居士遺言衆香國願得世尊
所食之物于婆娑世界施作續佛事于是香積如來以
衆鉢盛飯與之傳燈錄六祖大師慧能母娠六年乃生

有僧來語曰此子可名慧能以法慧濟眾生能作佛事

也西陽雜俎云此日國王人民天作佛事收葉而去以爲瑞也東坡十八大阿羅漢頌第九尊云我

作佛事于妙法山無人水流花開東坡且屢用此三字

事體難蜀父老文斯事體大抱樸子外篇明見事體通

鑑續編宋神宗時太后曰事體至大孝宗曰恐如東漢

救成黨綱二風深害事體

刀筆古云刀筆吏不過刀以削簡筆以書之之義後漢

王充傳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又宋楊

大年有刀筆十卷劉子儀有刀筆二卷何聖從亦撰刀

筆五卷當時楊劉以文章齊名何爲詩稱簡重淳厚其

賈存 卷四

三

命名刀筆亦可思矣迺者人有訟屈於理爲出其詭算

揮空成有轉白爲黑奮毫書狀娓娓入聽長官蒙焉益

底冤不少人遂目之曰刀筆蓋鄧思賢之流也是筆以

爲刀正以殺人斯義兇甚也嗟乎彼徒以賄賂故而甘

於剝喪天良如是

關節駁耕錄引杜陽雜編元載寵姬薛瑤英英父兄與

央母相逐出入以構賄賂號爲關節又引李肇國史補

德敘進士科造請權要謂之關節

關子言緊要處也唐書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

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洽及拾遺張權與程昔

範又有從而剛麗之者時人目之爲八關十六子注云

逢吉親厚者八人而傳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有所求

請先賂關子後逢逢吉無不得所欲也

色目記纂淵海唐太宗以來禮部放榜歲取二三人姓

名稀僻者爲色目人亦曰榜花按此非今所云蒙古色

目人之爲官者多不能執筆花押見較耕錄猶中朝故

事云長安篆龍戶觀水知龍色目乃今之謂色目也

錢財莊子德無鬼錢財不積則貪者憂張儀有爭

書套日封筒李太白集有桃竹書筒元微之以竹爲詩

筒故今用紙猶謂之筒

賈存 卷四

六

若干見曲禮投壺及管子輕重等篇干簡也若干設數之言又未定之言

二十爲念以吳王女名二十故諱之見兼明錄

日足錢日八十當一百日串底錢梁武帝時錢陌減因

有足陌之日唐末八十爲陌漢王章又減三錢有省陌

之日省陌今串底錢也

日折錢日折頭錢宋時請俸料錢有見現錢折支之例

折支每貫或折錢四百或七百不一

歲音大空也元包經豐晴之歲路史禪通紀太昊伏羲

氏山準日角戲目珠衡

縉音縉也縉上聲之縉莊子雖死邱陵草木之縉

薄切曰批批削之義清異錄夜有急苦作燈之緩有知

之者批杉條染硫黃置之待用呼引光奴今京師名取燈兒

事多乖舛不濟曰糟京師又有糟醇之語糟則空醇則

浮金泰和四年定糟醇錢醇苦季切京師訛呼平聲

亂說朱子曰字書音韻是經中第一事先儒多不理會

枉費了無限亂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

盲話班叔皮王命論距逐鹿之誓說

打渾宋袁質甫癩牖開評云內宴優伶打渾惟御史大

夫不預蓋始於唐李棲筠也又作打渾渾去聲遠史伶官傳打渾得不是黃幡綽

塞責項羽紀陳餘遺章邯書曰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

亦恐二世誅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

依樣葫蘆宋時翰林草制皆檢舊本謂之依樣畫葫蘆

陶穀書壁云堪笑翰林附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

自相矛盾見詩常棣傳案尸子楚人有鬻矛與盾者曰

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

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

酒囊飯袋金樓子立言篇禰衡云苟彘強可與言餘人

皆酒囊飯袋荆湖近事馬氏奢僭文武之道未嘗留意

時謂之酒囊飯袋論衡別通篇腹為飯坑騰為酒囊

鼠竊狗偷秦二世時陳涉起兵上問叔孫通對曰羣盜

鼠竊狗偷不足憂也

捕風捉影始谷永說牟融本之有云聽之則洋洋盈耳

求其效猶握風而捕影漢成帝好鬼神谷永說上曰袁人左道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

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

笑裏藏刀唐書李義府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

刻人謂其笑裏有刀又謂之李猫柔而能害物也

老奸巨猾李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雖老奸巨猾

無能逃其術者

怒髮衝冠藺相如奉璧上秦王視王無意償趙城乃曰

璧有瑕請示王王授璧相如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

而衝于口

驚天動地昏天黑地歡天喜地哭天喊地黑漆皮燈籠

朱至正間江右儒人黃如徵邀駕上書指數散散王士

宏等罪狀云間閭失望田里寒心歌曰九重丹詔頒恩

至萬兩黃金奉使回又曰奉使來時驚天動地奉使去

時烏天黑地官吏都歡天喜地百姓卻啼天哭地又曰

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

青天白日宋袁質甫曰余曾紐與蘇東坡賦祈雨詩云

卷四

六

寶存

寶存

寶存

冠吳越春秋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

語言發乎自然曰衝口而出東坡思堂記云言發于心

白川青天沛然下阜蓋青旗猶未還元方園珍以溫台
慶元三郡附於明太祖以次子開為質太祖曰今誠信
來歸當推誠相與書天白日何以質子為哉

改頭換面變樣也朱子云少時讀禪學文字見果老與
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櫛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
掩耳偷鈴即淮南子掩耳竊鐘之謂唐書突厥相活寂
等請立代王改易旗幟以示之帝曰可謂掩耳偷鈴

斯文掃地班固漢書贊曰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
盡矣任彥昇策秀才文曰衣冠禮樂掃地無餘唐中宗
時國子
祭酒祝欽明自請准入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
憲吏部侍郎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剗地皮或曰今問閭號寒啼飢目接克之害為括地皮
是否括字于曰手取之不能盡也當从刀司馬長卿子
虛賦軍驚師駭刮野掃地注云禽獸殺獲皆盡野地似
乎掃刮也較耕錄金方所詩兩觀番成

巢穴後漢逸民傳襄陽龐公字辛笑謂劉表曰鴻鶴巢
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
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而已

沈頓猶言滯留也吳季重與魏太子牋小
沈頓沈俗呼若人

業產管子輕重丁篇桓公曰寡人欲復業產此何以洽

產業鬼谷子內捷篇治名入產業

傳子傳孫史孝山名出師頌傳子傳孫顯顯令聞東漢
事物相若曰兄弟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列子楊布

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
而壽天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
吾惑之

平常漢書王漢為洛陽令喪經弘農設祭者塞路咸曰
平常持米過洛半為司卒所鈔自王公下車此輩歛跡
曹子建送應氏詩念我平常居

平素鬼谷決篇有以平素之者鄭康成注儀禮喪服章
素食平素所食曹子建任城王
諫心存平素

揮霍張平子西京賦丸劍之揮霍孫興公天台賦
神變之揮霍

輕諛音抄亦
諛去聲說文諛擾也左太冲吳都賦其隣則有任
俠之靡輕諛之客

一塊為一坡音跋
又後坡發土也與堡同周語王耕一坡韓
退之詩予期拜恩後謝病老耕堡又同發未耕經
耕之土曰發
亂音子小蒜根也見集韻今世俗凡物塊磊而小者曰
亂子即此
像意淮南覽冥訓居君臣父子之間競載驕主而像其

卷四

七

卷四

六

意像隨也

適意抱樸子接之適意世說張翰在洛見秋風起思吳中莼羹鱸膾曰人生貴適意耳乃東歸

目不識丁唐書張弘靖傳汝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睥睨一切謂之眼界大即京師云眼睨大也唐元宗為安祿山治第但窮壯麗不限才力戒曰胡眼大勿令笑

我北里志鄭老業詩大開眼界莫言寬

三角眼兇視也言三角其眼以視也張平子西京賦隅目高睨注云隅目角眼視也明袁珙相道衍目三角影

寶存

卷四

九

音票白

物之名看所以節觀不適於用所謂看桌也唐少府監御饌以牙盤九枚裝食謂之看食故今有看桌而物之

可看不可用者因均目為看桌看食古人又謂之釘座人日為釘座黎

按困學紀聞云人而不學命之日視皮視即看也

今之強顏以飾美者人每譏之日充攷自古隱之名不

一大隱中隱小隱真隱吏隱祿隱天隱地隱人隱名隱通隱仕隱朝隱而又有充隱之目桓元篡立恥無隱士給皇甫希之資用使居山林徵為著作郎又使固辭然

後詔旌高士時謂之充隱則今之云充即斯義

局促史記漢武怒鄭當時日今日廷論局促效轅下駒古詩蟋蟀傷局促

國東顏延年精白馬賦踟躕之牽制隘通都之國東經紀善營生也唐太宗嘗賜諸王帛勅日滕叔蔣兄

窮忙宋元豐時京師語日戶度金倉日夜窮忙

唯獨按唯猶獨獨即唯也莊子德充符受命於地唯松

所由然史記孝惠時唯獨長沙全二字史記屢見之

寶存

卷四

三

項王語坑秦二十餘萬人唯獨即欣

聰明日殺聰明之類洪氏隨筆序云殺有好處自樂天

特又俗傳人死有煞或作傻不仁也不慧也輕慧也

故京都譏人不慧有傻子之目吳中譏人舉動佻媚亦

訂真論衡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偽辨其實虛

弗好離騷告余以不好王鞏坐蘇軾黨貶賓州軾臨問柔奴讀南隱是不好柔奴日此心安處便足吾鄉賦作定風波一詞以贈

窮兇極惡王莽傳黃滔天虐民窮兇極惡按窮極猶至
盡也今乃謂貧困者

窮奢極欲谷永傳窮奢極欲湛酒荒淫

窮形盡相陸士衡文賦期窮形而盡相

蓬頭赤腳莊子說劍篇趙太子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

頭突鬢羣芳錄鐵脚道人嘗赤脚走雪中晉陶侃曰君

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神仙傳有蓬頭

不耐煩本稽叔夜絕交書性不耐煩又宋庚仲文傳

沒奈何私唐書承天皇帝傳沒奈何未耐

三脚猫明善北樂府水仙子云五眼雞岐山鳴鳳雨

頭蚌南陽臥龍三脚猫渭水飛熊

卿里狗以名子左傳衛獻大史狗鄭宛射大堵狗史記

以馬相如其親名之曰犬子後漢書梁冀之子允一名

胡狗三國志曹操見孫權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

景升兒子豚犬耳齊書張敬兒膂力而性貪殘在宋世

本名狗兒宋明帝改為敬兒梁書江陽人齊狗兒反十

六國春秋前秦錄楊定叔父佛狗唐書李勣年將八表

遇疾命置酒奏伎列于孫謂弟弼曰我有如許狔犬將

付汝安祿山子慶緒遣閻監李狗兒執刀入帳中斫祿

山腹元史有石抹狗郭狗狗寧猪狗又按世本母荷

作磬世說王脩字敬仁亦稱荷子前秦錄有梁荷奴奴
狗之義言荷也狗通作狗故韓子有蠅營狗荷故從荷
之語

案敬从苟从支苟音亟敏也支音撲小擊也敬之為

言警也與苟文之旨相反沈存中云今娃敬者或更

苟更文此為無義義蓋謂此

亟敬聲本去入互轉彼嫌苟之義輒演為敬作敬不

通文義音義也可知識字之難自古而今

鴨潮道上輟耕錄載松江亢旱聞方士沈雷伯道術高

妙府遣吏迎來驕傲之甚以為雨可立致結壇仙鶴觀

齊作 卷四

下鐵簡於湖柳潭井日取蛇燕焚之了無應驗羞赧宵

遁僧柏子庭有詩云誰呼蓬島青頭鴨來殺松江赤練

蛇則是元時於道士已鴨之但鴨之謂未審

俗以億度為龜如龜鏡龜來龜伊等語疏乞紀云帝履

癸讓貸音處穀幼色是與妹喜靈惑人以龜其必亡龜

云卜也故又有約龜而並為約灼之說或曰歸算法有

歸除非唐李必傳言皆為龜鏡

罵人以牛論衡楊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賣錢千萬願載

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園中之鹿欄中之牛
也安得安載

設局邀賭以取頭錢曰按頭因史補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頭蘇長公記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賭錢不輸方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是即抽頭也止乞頭則不賭故不輸出頭者得出頭地也歐陽公所謂放他出一頭地也又跳出者不復受牽制局儕輩亦得出頭也晉魏時寫章奏如今之擡頭謂之跳出是也

發脚詩履我發兮疏云行必發足而去三國志譙周曰今大敵在前恐發足之日變且不測

語有謂之縮脚音者即古之歇後語可笑語林載貞元末妓阿軟產一女求小名於白樂天樂天曰此兒白哲

賈存

卷四

三

可愛可名之曰皎皎有文士釋其義始悟樂天之戲蓋翻其種姓不明取古詩皎皎河漢女也河借作何猶何漢子之女云又史載鄭繁好為歇後詩譏時事乾寧初帝唐昭宗以為有所蘊命以為相繁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按顏延年褚白馬賦王于興言注云王于興師興言出宿當即歇後詩之濫觴

吟音哀驚聞管管子桓問為禹立建鼓于朝而備詆吟又歎聲史記項羽紀亞父曰吟豎子不足與謀又鷹聲壯子知北游篇狂屈曰吟予知之又因飽抒氣作聲見廣韻按吟歎同一字

歛亦讀上聲肩夫一聲歛一聲乃或自相應或兩相應即此本棹船歌朱子辨歛乃云歛乃掉船相應聲歛音

馮乃音馮近日倒讀之誤矣歛生旁與全不從矣从亥與歛手

嗔音當蓋切笑聲莊子天地篇折楊皇芩則嗔然而笑

咄音當蓋切音正字通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

必諾司空圖休沐記用之即東方朔傳註云咄咄之

聲也珠林岳山廟一竈甚靈和尙以杖擊云咄只是泥

土合成聖從何來

俞行曰盤亦作躒作躒音盤呼若勃蘭切今京師呼盤

亦如之司馬長卿子虛賦嬖嫫勃窣俱音也上乎金隄

賈存

卷四

三

頓留頓也頓積也沈約撰宋書宋世祖孝武帝明諸鄙賈事齊主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明帝可思

諱惡之義

清閒前漢循吏傳龔遂曰願賜清閒竭愚稽叔夜琴賦

密微其清閒

寒溫謂謝王獻之與操之詣謝安兄多言俗事獻之

寒溫而已

隆重音桓謙曰楚王桓勳德隆重任彥昇薦士表臣位任隆重

周折書意到曲折也即周旋折旋意作盤屋亦通山曲

曰盤水有日屋西安府有盤屋縣

望呼若茫去聲釋名望茫也遠視茫茫也周禮其澤曰望諸疏云仰宋之孟諸古音孟唐讀芒今呼望為茫去聲者望本平去兩讀又呂氏春秋望諸為夢諸夢亦叶茫去聲見道藏歌故今亦呼夢作茫去聲

白之為言素也空也管子擊歐眾白徒謂空有徒卒名也乘馬漢書非周公致白屋之意蕭望之傳新序叔向日趙武舉士於白屋下言以茅苫屋無閭閻之壯麗也漢書

聞之白衣戒君勿言兩龔又白衣尙書鄭南史白衣宰相陶宏唐書衣黃者聖人肅衣白者山人李必言布衣而無青綠朱紫之華也可謂之白身即北史李敏傳云白

寶存 卷四 三

丁魏書食貨志云白民也乃俗稱破靴白頭謂白身而

疆項者不知何本路史羿以善射去下地之百難此帝之注云百難兇頑之人豈易百難為白頭豕魚之誤歟

抑復頸而非白頸猶識別字之言識白字音近沿訛未可知又語云白腳阜請所業無根柢者不知何義殆阜

隸所服通體皆阜彼託為阜以威人者實未阜歟是即今之白役例固禁之并非北齊及唐之白直比矣

晉書唐劉晏傳稅外橫取謂之白著春明退朝錄世

人謂酒酣為白著言刻薄之後人必顛倒語如飲者之著也予竊謂父母斯民者橫征暴斂觀此可以

警也又唐德宗時以宦者為官市使置白望數百人

白望者使人於市中左右望抑買人物人將物詣市

至有空手而歸者每勅使出雖沽漿賣餅之家皆撤

業閉戶子復歎後世官署中出市外物往往限以官

價必折其本猶白望之遺也亦殊非善政矣

漢景時白頭烏與黑烏羣鬪楚國白頭墮水死者數

千時楚王戊謀反敗為越人斬是白頭烏固倔彊者

偽物日修亦作履通鴈韓非子齊伐魯索護鼎魯以其

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

兒童小遺於褲日洩音出洩呼如尸即尿音去聲

寶存 卷四 三

將郭某白比諸葛屏風便面皆書三顧頻煩兩朝開濟

二語及敗於江上倉皇涕泣而匿時人謂之尿汁諸葛

兒童睡熟遺尿謝之日畫龍明成宏問李文安公傑字世賢夫人某氏少患遺溺輒夢兩宮人捧溺器至兩旁畫龍鳳迨公晉禮部侍郎贊皇太子婚禮夫人入賀適卜遺甚急作擊狀皇后詰之以直告遂命兩宮人引至一處以龍鳳溺器進恍如夢中後遺溺遂止事載王應奎柳南隨筆

何獨可岸之可訂音卽此字鍾舟石也同礎礎唐孔幾爲嶺南節度使蕃蒲泊步有下礎稅幾禁絕之又卽濁水可清之可可清或作定案定音

糞謂之惡讀去聲前漢昌邑王傳如是青蠅惡矣師古

日卽矢也越王句踐爲吳王嘗惡蓋古人於惡字多讀

去聲物之美惡情之愛惡義異音同故間有叶入聲者

要不專以入聲屬美惡去聲屬愛惡觀騷經及漢劉歆

遂初賦魏丁儀厲志賦可知其兩音各義顏氏家訓謂

自葛洪字稚始而顧寧人又謂去入分別不過分言輕

重之間其實無此疆爾界之別也則俗之以糞爲惡正

實存

此字

或作扇脂傳燈錄扇湧山尿金聖歎批續西廂有云

人言扇只極矣此并非扇然吳語是去聲當從惡字

楊用脩云九卯樂古通山海經鳳卯作鳳丸又建木葉

如羅實如樂樂卽卯也丸形如卯故梓人伐材謂之樂

節謂樂制其木丸如卯也據此則今人呼陰莖爲樂上

聲者卽此字上聲卯之轉耳不必專指爲卯矣然俱以

陰囊言則可若陰莖當是音勢又字呂不韋求大陰

嫪毒爲舍人詐爲宦者以進後以淫坐誅故世罵淫曰

嫪毒今京師呼陰莖爲嫪子音若窆殆卽罵嫪姓大陰

無行因指此物爲嫪耳嫪樂卯俱一音之轉

蘇卽鬚也謂散而下垂也胡三省通鑑注毛晃曰流蘇

盤線繪繡之毬五綵錯爲之同心而下垂者是也故世

以絛頭鬚爲蘇頭亦呼鬚髯之鬚爲蘇蘇錄碎事

丹鉛錄古者流蘇蓋樂器之節周禮金錫節鼓鄭元

注云後世合宮懸用之而有流蘇之飾楊氏援引尤

詳

臆音俗呼若紐振切禹貢傳山桑之絲其物中琴瑟之

選詩將仲子傳檀材疆朝可爲車唐張茂昭爲節鎮頻

吹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日間尙書在鎮好

實存

人肉虛實笑曰人肉腥而臆爭堪吹東坡云黃州定惠

院東小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韌筋脈呈露如老人項頸

與人不睦曰敲音敲皮皺起也又木皮甲錯也爾雅大

而敲音小而敲音榎音活音四柏賦木皴皴以龍驚亦作皴

皴音穿皮破也俗云皴傷卽此

翫音出卽高也不平也不安也韓昌黎詩我亦平行踏

翫音翫世以不肯從眾爲翫卽此又語云翫起卽翫字

物置平處動不妥貼口抗揚子方言抗不安也詩天之

抗我亦作抗作兀音阻臬兀俱不安說司馬長卿上林

賦抗紫莖注云搖也兀字兩足長短別足者爲兀

殺角而刺也春也宋書太祖不豫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遙見帝引柱斧殺地大聲曰好為之

王篇音玉篇預入錢也米芾書史瞻唐藏書金題錦暉注云卷首帖綾又謂之玉池楊氏崖戶錄古裝裱卷軸引首後帖綾口暉則今所云暉在內者即此

門望門門第望郡望締婚者動言門望富不與貧耦貴不與賤匹常其姻娅既定往來帖式猶冠郡名以自表相稱謂處必加大德望或大英望等語以致欽崇至於婦人雖常時書柬亦曰歸某門某氏或不書某門而書某郡凡以重門望如是楊用脩譏姓氏書以姓配郡望

賈存

卷四

甚為無謂並云侯景求婚王謝一事江東散亂職此之由又引韓顯宗疏曰門望者乃其祖父之餘烈何益於皇家苟有才雖屠釣可相奴虜可將苟非其才雖三后之允墜於皇隸矣

鄭樵氏族畧曰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姓以別婚姻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

家賈曰家道陸士衡百年歌子孫昌盛家道豐顏氏家訓云家道聲窮何由辨此奉營資費與易夫夫婦婦而

道正不同

素輟耕錄載孫思邈為陶隱居明後身貞觀元年應帝來見太宗官之不受辭歸太白山風素極類隱居風聞風採也漢書佗尉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和暉孝經民用和睦淮南子角生應鐘不比於正音故為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為繆律呂新書變宮為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同睦趙岐孟

務實論注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通書實勝善也恥也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

賈存

卷四

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達恥也勤謹前漢食貨志治日勤謹劃一漢惠帝時百姓歌曰蕭何為相較若劃一作類不貳價子產相鄭二年市不貳價陳相云從許子之道則市價不貳漢韓康賣藥長安市口不貳價便宜呼入聲誤籬籬呼平聲誤一作麗殿殿字字書無又鹿鹿速速見石鼓文

到頭庾子山詩詎不自驚長淚落到頭啼鳥恆夜啼賈島詩掘井須到流結交須到頭獨步曹子建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世說江東獨步王

文度謂一俗傳步也

奇貨可居秦太子王之子異人莊襄質於趙大賈呂

不韋適邯鄲見之日奇貨可居不韋娶邯鄲紀美首與

之期年而生子政後為始皇

算無遺策崔鴻後趙錄張賓為石勒謀主機不虛發算

無遺策

樂此不疲漢光武每旦視朝日昃罷數引公卿將講論

經理夜分乃寐太子永日願陛下頤愛精神帝曰吾自

樂此不為疲也

老當益壯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之北地田牧常謂賓

賓存卷四

容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敬蓋叩醋宋時駕幸臨安後諸曹口號云兵職駕部敬

蓋叩醋猶言但咬文嚼字也蓋其時諸曹惟吏戶刑三

曹吏胥多饒益耳

得隴望蜀漢光武時潁川盜賊擊起河東守兵亦叛帝

賜岑彭等書曰雨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公孫人

若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謂也曹操嘗謂既得隴右又

欲得蜀

阿堵猶云這物也若箇也凡物皆可言之今度議他人

家貨輒取此二字蓋專指錢言本晉書王衍事

錢曰家兄亦曰孔方兄本晉書錢神論

錢稱兄議得妙因憶焦延壽易占與福為兄幻得妙

秦宓遠遊詩虎則豹之兄鷹則鷂之弟其寫兒徒尤

諱得妙莊子天地篇若然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

弟之哉以兄弟代尊卑也淮南假真訓槐榆與橘柚

合而為兄弟抱樸子尚博篇文章為德行之弟俱新

臭錢漢崔烈因傳母宮中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問其

子以外議何如子曰人嫌大人銅臭耳

守錢虜馬援少時之北地田牧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

歎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遂盡散

寶存卷四

於親舊

整欺杜詩最愛輕欺杏園客也曾辜負酒家姬

註誤列傳註誤人主無若此者漢文帝詔曰濟北

王背德反上註誤吏民

溫飽之家曰小康康則盛也大雅汔可小康禮運在藪

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新書五歲小康十歲一凶

中落唐李襲譽謂諸子曰吾性不喜財家故中落

日鏤鏤日離灑所宜王子淵洞簫賦鏤鏤離灑

拉蠟晉孝武帝太元末童謠云黃雌雞莫作雄父啼一

且去毛衣衣被拉蠟栖

形容音響日釘鈴璫琅李長吉沙路出珮馬釘鈴踏沙
路鈴鐸名金琅璫其響琅璫璫璫蓋倒言之又關璫錯
落日琅璫唐玄宗幸蜀至上亭驛保衛府開鈴左右云
似言三郎琅璫故又名琅璫驛亦作郎當楊大年傀儡
詩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
舞轉要郎當舞袖長

獵音獵若王子淵洞簫賦獵若枚折注云折物聲也
碎礮張平子西京賦碎礮激而增響

燒言炭蓋焦之也楊用脩曰舊唐書吐蕃傳百里一驛
有急兵驛人臆前加銀鶻今雲南過夷有兵馬聲也

寶在 卷四

書上插雞毛火炭亦古羽書之遺意火炭示火急也
凡貯物之具物將盡必留稍許以看之蓋看守而取不
乏繩之義晉書阮孚字季之嘗稽客問囊中何物
曰但有一錢看囊恐其羞濕耳杜子美詩云囊空更羞
濕留得一錢看

無立錐地荀子非十二子篇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
與之爭韓子舜無置錐之地於天下而德結畱侯世家
秦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
四面受敵管子國蓄篇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衛國張
良傳雒陽四面受敵

家賊論衛宋華臣使家賊六人以鉞殺華吳通鑑正
慶緒安祿山子遣關豎李狗兒執刀入帳中斬祿山腹
捫枕旁刀不獲撼帳竿曰此家賊也賜已流出數斗
做賊世說王大將軍敦往石崇厠脫故衣著新衣神
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讀賊
一概屈原傳同稜玉石兮一概而相量淮南秦族訓方
指所言而取一概焉

兵部建屋先擇吉日鳩匠規木錡齊大段曰剗木剗音
團韻會裁也廣韻裁木也亦通制說文齊也故又稱齊
木俗作斷木北文王世子其刑罪則續剗論衛末吉日
出諸吏制罪宋楊時合餘統不為煩焉

寶存 卷四

小鎮稱草鎮猶草市也元微之序白氏長慶集云予嘗
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
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為微之也自注平
水鏡湖旁草市名見張湜會稽續志李嘉祐詩草市名
樵客漁家足水

按此亦微之一平生大快事旗亭畫壁何以過此
市井詩序歌舞市井孟子市井之臣劉寵傳有白首下
入市井者玉篇穿地取水伯益造之因井為市師古曰
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因井成市故名張守節曰聚
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據風俗通市

者恃也養老少恃以不匱也并者至市之人先於井上
洗濯其物乃到市也此說似分市井兩處

按內經譬猶渴而穿井則黃帝時已有井世本亦云黃帝穿井

伴和本草載降真香出黔南伴和諸雜香燒烟置上天

召鶴得盤於上伴俗誤作拌拌音潘捐棄也亦音盤上
聲

發覺前漢反者公孫勇胡倩發覺皆伏辜

購求楚將季布屢窘辱帝漢高羽滅帝購求之

躲遊珠林昔一鶴被鶴所逐即往舍利佛肩躲避六度佛經

云菩薩為鶴王

卷四

三

暗中摸索唐許敬宗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

難記若過何劉沈謝暗中摸索亦可識謂何遜劉孝

狐假虎威本國策江乙謂楚王語沈休文思倖傳賦

吹毛求疵韓子曰古之人君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

漢武帝議摧抑諸侯王奏其過惡吹毛求疵

以一警百漢宣帝時尹翁歸為東海太守吏民賢不肖

各有記籍披籍取人以一警百吏民皆服

物故劉向傳物故流離宋祁謂物音及古人之借用也

風化凡蘧氏之世其死也豪昇風化見因提紀
故事國語晉侯曰君作故事凡書所稱故事皆前事之

謂

受人給弄不惜所費曰大頭亦曰頭音頭不知義何所

取頭即大頭也羅長源曰長短頭頤百疾皆起呂覽作頤許

養鼻王充論衡云鼻不知香臭為養崔鴻後趙錄王諶

養鼻言不清暢又作鮑音坤雅語云蛇鱗虎鮑

俗以赤鼻為馱莊加切音造鼻酒馱鼻也持帝素問勞

汗當風寒薄為馱宋書朝子業入太廟指世祖像

日渠大馱鼻如何不馱立召畫工馱之俗呼如糟非柳

鼻涕三寶記齊文宣臨死患惡疾不勝楚痛命劉桃枝

寶存

卷四

三

背負而行鼻涕淋漓

重聽黃霸守潁川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欲罷之霸曰

許丞廉吏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妨

瞎子晉書荀洪子健嗣稱帝據長安子生一自童時

洪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

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

一面之識宋哲宗時范純仁乞歸養帝每見輔臣曰范

純仁得一識面足矣

一面之交崔寔曰且觀世人之相論也徒以一面之交
定臧否之決

飲諫如呼使出氣也俗云飲口氣即此班孟堅寶鼎詩吐金景兮飲浮雲注云氣上出貌

飲呼台俗云飲氣味即此班孟堅東都賦飲野歎山張

子西京賦飲豐吐錫左太冲吳都賦注朱崖海中有者無泉有大木其狀似飲之故世俗往往飲亦稱飲

語助有日能如云若箇能非也馨之訛晉人語助多有

之宵馨兒正自爾馨冷如鬼手馨之類是也甯馨爾馨

樣又劉尹云如馨地如馨作如此解

若箇似箇少陵云長安若箇邊請仙云愁來似箇長亦

唐人詩中常見者

物之墮地聲曰晚音淮史記周本紀有火至於王屋流

寶存 卷四 三

為烏其色赤其聲魄注云魄然安定意

日捲音麥曰擗強角切擊聲也張平子西京賦流鏑擗

擗注云中聲也

跋刺音辣響著實也李太白詩雙腮呀音牙呷音呼呷音呷

也響張跋刺銀盤欲飛去

挺拘上下不休聲淮南傲氣訓擗挾挺拘世之風俗

砢砢司馬相如上林賦砢砢旬磔

砢砢張平子思立賦伐何鼓之砢砢

鴻瓏聲貌李長吉詩鴻瓏數鈴響馮臣發涼思

和囉王子淵洞簫賦行鏗鏗以蘇囉注云聲迭蕩相離

也

輾輾粉忙振動聲也博雅車軌道謂之輾輾揚子方言

維車趙魏之間謂之輾輾

輾輾與輾輾聲相似唐諱用之詩黃金輾輾釣魚車又

云輾輾魚車響釣船

醉醺醺張平子東京賦君臣歡樂具醉熏熏

事到極處曰醺醺 飲酒至于醉也

麵有曰發酵古孝切亦日起酵南齊書永明九年正月詔

太廟四時祭薦起麵餅注起麵今之發酵也按發酵亦

又謂之輕高麵見章巨源食單

寶存 卷四 三

蒲萄蒲呼若勃白樂天詩燕姬酌蒲萄讀入聲

點心較耕錄引唐鄭修為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

夫人願其弟曰治粧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

畫餅充飢魏明帝詔盧毓曰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

作餅不可吹也

望梅止渴曹操行軍至含山軍士皆渴因指山上梅林

渴遂止

鞞音釘帶皮帶也李長吉詩金魚公子夾衫長密裝腰

鞞割玉方夢溪筆談海上有一船桅折抵岸

不脩邊幅漢書馬援謂公孫述脩飾邊幅如侷人形音

書簡文為撫軍時所坐牀生塵不命左右拂之見鼠之行跡反以為佳其不俯邊幅如此

故 衣要新好人要舊好賣元妻古怨歌衣不如新人不如

千里做官只圖喫著魏文帝詔羣臣三世長者知被服

飯 五世長者知飲食錢穆父云三世仕宦纔曉得著衣喫

諺云豆芽弗好做柱了頭弗好作主漢書成帝欲立趙

婕妤為后劉輔上言里謠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成無本陽阿主家歌舞齊漢成帝悅之召入宮

寶存 卷四 完

諺云鄉戶夫妻一步不相離相呼如失白樂天詩為問

長安月如何不相離注云相音思必切諺見明人書

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須我為之宋鄭絰以上書阿附新法進身有是語

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蓋邑人王歌語見說苑

三寸舌害著七尺身唐許敬宗嘗答太宗曰諺云人生七尺軀畏此三寸舌

事無不可對人言司馬溫公嘗自言言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人勿聞莫若勿言見說苑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張茂先鶴鶴賦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

名不虛傳魏志太祖時禁酒徐邈私飲沈醉趙達問以曹事曰中聖人達以白太祖怒甚由是得罪文帝踐昨

問曰頗復中聖人否對曰不能自懲侍復中之然宿癩以醜見傳臣以醉見識帝大笑謂左右曰名不虛立

齊東郭女也閔王出獵觀者如堵女採桑不顧王召之曰奇女也惜哉宿癩女曰婢妾之職慎德勤事苟稱任聘為妃齊大治

談何容易見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

寶存 卷四

老生常談何晏謂管輅試作一卦至三公否輅曰願君

侯哀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決也鄧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後司馬懿果殺何鄧等

開卷有益宋太宗勤讀書詔史館脩太平御覽一千卷

日進三卷宋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

手不釋卷吳志步騭守子孫權稱尊號代陸遜為丞相

日陪堂日伴讀元武宗定國子生為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

種領釋名令領也理領之使不得相犯也

代庖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視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白面書生崔鴻後燕錄高陽王隆曰溫詳之徒皆白面

書生烏合為羣宋書沈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

奴織當訪婢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

濟

唾面自乾唐史婁師德教弟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

乎師德曰潔之是速其怒也當使自乾耳

汗流浹背漢文帝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

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又謝不知惶愧

賈存

卷四

聖

汗流浹背人操以事人見殿中獻帝不任其憤操出顧

左右汗流浹背

自問請罪自認過也藹相如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見

相如必十之相如每望見避匿謂其舍人曰以秦王之

威而延叱之辱其羣臣蜀畏廉將軍哉願強秦之不敢

加兵者以吾兩人任也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

為上者先國家也頗聞之內袒負荆至門謝罪遂為刎

之交

各為其王正編張儀教新尚謂楚幸姬鄭袖曰秦將以

六縣及美女贖張儀王重地尊秦秦女貴而夫人斥矣

于是袖泣于王曰臣各為其主耳今殺儀秦必大怒

破釜沈舟楚次項羽引兵渡河沈船破釜持三日糧

以示士卒必死與秦軍大戰大破之

胆大心細本孫思邈云胆欲大心欲小而孫又本於文

子云心欲小志欲大

斬草除根唐書張柬之桓彥範誅張易之昌宗而不殺

三思薛季昶曰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

有志竟成漢光武謂耿弇曰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

常以落落難合落落之言有志者事竟成也

賈存

卷四

聖

太原非石敬瑭不可晉祖深德之曰為浮屠者必合其

尖石敬瑭繼唐而有天下國號晉故曰

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劉晏云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

在俊傑此間有伏龍鳳雛備問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

也統

天下無敵手李全寇揚州宋趙范趙葵擊之大敗碎其

屍遂薄淮安全妻楊氏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

公事勢已去掉打不行遂絕淮而去宋理

英雄無用武地曹操將順江東下諺葛亮請救於孫權

英雄無用武地曹操將順江東下諺葛亮請救於孫權

曰撰破荆州劉豫州英雄無所羽武

武藝十六國春秋燕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

兒戲漢文帝勞軍至細柳常所亞曰嗟乎此真將軍矣

曩者霸上劉棘門真兒戲耳

聚精會神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須聚精會神和得益彰

福至心靈史炤通鑑疏引諺語

不服藥為中醫漢書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天生五十不為夭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人

天下不稱天年

人生七十古來稀杜老句也白公詩亦云年開第七秩

寶存 卷四

屈指幾多人蓋時年六十二元日作故云開十年為一

秩 十年為一旬樂天呈夢得詩且喜同年滿七旬自注予

與夢得俱得七十

出處不如聚處管子輕重甲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

其所聚

一遭人情兩遭例即管子侈靡篇一為賞再為常三為

固然意

形容人語之殷勤曰節足蓋鳳凰鳴也宋符瑞志雄鳴

節節雌鳴足足王仲任曰禮記瑞命篇云

語取俗呼語若擠蓋殷勤瓊語之謂壁剝敲竹木聲唐

盧延遜詩樹上語取批頰烏窗間壁剝叩頭蟲

寶存

卷四

璧